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凡 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爲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紀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爲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爲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爲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收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三、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爲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四、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五、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紀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之後附加編者案語，或附錄有關文字。

六、同一日內紀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爲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

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爲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爲中央政府各部會政令，次爲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爲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七、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爲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爲原則。

八、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爲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爲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務。如今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兩職，如紀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九、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爲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別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惟偽政權及叛亂組織，於必要時得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十、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西曆一九一一年）

正月

初一日（一月三十日） 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召開成立大會於武昌黃鶴樓，時新舊會員共八百餘人，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堯激）為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司文書，鄒毓琳司會計兼庶務。

先是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鄂籍革命黨人吳祿貞，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湖廣總督張之洞委為訓練新軍教官，先後執教湖北將弁學堂，及武普通學堂。乃假武昌花園山孫凱臣所有之孫森茂花園，設立秘密機關，從事革命之活動。時相往還者有李書城、李廉方、呂大森、朱和中、張難先等數十人。未幾祿貞調任騎兵監督，離鄂赴北京，朱和中等乃組織一活版印刷公司，專翻印留日學界所出版之「猛回頭」「警世鐘」等革命書刊。張難先等則認為革命首在運動軍隊，而運動軍隊，必須加入行伍，乃先後投入新軍從事革命工作。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九月，華興會成立於長沙，湖北黨人暗中與之通聲氣。翌年五月，乃組織科學補習所於武昌，以多寶寺為所址，推呂大森為所長，約定十月長沙革命軍起，武昌同時發動。同年九月，因長沙事洩，科學補習所為清吏所查封，黨人紛紛遠避，劉靜菴（或作敬安）乃假基督教聖公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會附設之日知會繼續活動。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組織正式革命團體，士兵學生陸續填寫誓約者達數百人。同年十月，革命軍發動於萍鄉、瀏陽一帶，日知會力謀在武昌起義響應。及萍、瀏軍事失敗，劉靜庵等被捕，日知會之活動遂告停止。是時湖北安陸府所屬各縣在武昌有公益社之組織，社長彭養光，其份子或隸黨籍，或與黨人接近。故日知會被查禁後，公益社雖無革命團體之名，而陰收革命活動之實。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六月，前日知會員任重遠，與公益社長李長齡等，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於洪山羅公祠，參加者四百餘人，鑒於日知會之失敗，不立章則，舉動自行約束。十一月，改稱「羣治學社」，以「外避目標，內策自治」相號召，規定社員以士兵為限。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四月，因兩湖水災，長沙饑民焚撫署及教堂，羣治學社欲乘機在武昌發難，以湘事平息而罷。然風聲外洩，武昌全城戒嚴，黨人逃散各地。八月，章裕昆、楊王鵬等為避清吏耳目，乃改「羣治學社」為「振武學社」，推楊王鵬為社長，仍本「羣治學社」精神，以聯絡軍界為宗旨。為慎重計，規定幹部會議非標代表不得參與。

振武學社成立甫兩月，即為清吏偵知，重要幹部楊王鵬等被革去軍職，社務陷於停頓狀態。於是蔣翊武、章裕昆、劉復基（堯激）等決議改為「文學社」，以蔽官府耳目。其簡章仍沿「振武學社」。本日乃藉元旦新軍團拜為名，開成立大會於黃鶴樓之風渡樓，舉蔣翊武為正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司文書，鄒毓琳司會計兼庶務，新舊社員八百餘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皆士兵，革命聲勢為之大振。

至於共進會，係同盟會之分支團體。先是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同盟會成立後，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春，設立調查部，任焦達峯為部長，負聯絡各省秘密會黨之責。達峯以同盟會誓約內「

平均地權」四字含意高深，非知識幼稚之會黨所能了解，乃約集一部分同盟會員，別組織「共進會」，專司聯絡會黨任務，且將「平均地權」改作「平均人權」，以免吸收會黨之費力。其入會資格不若同盟會之嚴格，手續亦無同盟會之繁重。其徽章旗幟用十八錐角交錯形，取十八行省鐵血聯合之意，實係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東京同盟會本部討論國旗時之另一主張，亦即武昌首義時所用者。會員相見時另有隱語，大率以「中華民國」四字分析嵌用為準，有時亦參用同盟會之握手禮。擁護中國同盟會總理孫先生文為最高領袖，以示不另成系統，所定官制襲用同盟會之三等九級。焦達峯於共進會成立前，曾以其事告黃興，黃興以為不可，及聞其成立，而孫先生方在南洋籌劃軍事，未便商討，遂亦置之。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九月，共進會主要份子先後回國，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春，孫武等設總機關於漢口鴻順里三十四號，焦達峯則往來湘鄂間互相策應。宣統二年秋，共進會以會黨名目紛歧，特改為「中華山」以統之。宣統三年（一九一）正月，會員居正奉香港統籌部命來鄂主持，感會黨之不足恃，乃積極向軍中發展。初設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五號，及漢興里三十三號，繼設總機關於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由鄧玉麟開設同興酒樓於黃土坡二十號，專事軍隊之聯絡。凡入會者將姓名登記於流水賬簿，以錢數記其年齡，正副目記為一元，以資識別。於是彭楚藩、楊洪勝（宏勝）、熊秉坤、李鵬昇、金兆龍等，相繼入會焉。

宣統三年（一九一）春，文學社與共進會為武漢革命團體之兩大主流，其來源雖然不同，其宗旨則屬一致。（註一）

按：此為辛亥武昌首義之肇基。以地理形勢論，武昌居天下之中，綽綽南北，前枕大江，北帶漢水，襟漢陽，肘漢口；東下可制長江之命脈，西上可杜川湘之門戶；渡江而北，右可扼斷山南，左可馳驅豫魯。故明太祖克復武昌後，遂得蕩平吳楚，統一天下。洪秀全屢得而不能守，湘軍乃得用作重鎮，使曾國藩卒收不定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四

太平天國之大功。

以革命源流論，自庚子拳亂後，黨人在鄂從事革命活動，由科學補習所，經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羣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以及共進會之經營，達十餘年之久，根深而蒂固；故一舉事而動搖全局，清廷遂以傾覆。

附錄：

一、李廉方撰「武昌起義前之革命團體」

武昌首義，湖北人獨有其對國家民族之特負使命，與其創立史蹟。蓋武漢控長江中心，橫絕南北，進取利，號召便，是以歷代驅除異族，必由楚人憑其地以發難。庚子富有票起事，唐才常雖失敗，然以武漢為根據，可謂知其要矣。所以失敗者，當時湖北軍學各界，多未接受革命思潮，惟煽動會黨為發動主力。時至近代，政府武力雖不足恃，但憑無餉無械無訓練之烏合衆撲之，未有能制勝者也。然湖北人當富有票起事，雖未羣起相助，而對甲午、庚子迭遭外侮，有識者固已深感於開通民智以救國，雖匹夫亦有責焉。夫禦外侮必先傾覆滿清，以謀民族解放，此為革命最初必經之步驟，亦即成為辛亥首義之主要目的。自張文襄公督鄂以來，以建設地方、振興國家，實大有造於辛亥起義。最彰著者，首在作育楚材，非以自植勢力為務。其所設文武學堂之多且優良，冠乎各省。湖南少年有志者，皆來武昌就學。軍事則設兵工、銅藥兩廠。新軍練一鎮一協，招收士兵，必須識字，後且命題考試，衡文以定去取。有志之士，至有棄學業輟學籍而入伍者。壬癸之交，多派高材生先後赴東西各國留學，分習文武學科。黃興即其中遣派之一人。此出洋生驚睹外國文明，如夢初醒，紛紛為文宣傳，激勵其鄉人。加以中山先生領導革命，一旦海外親炙，更深信仰。最初贊助先生發起同盟會者，大抵皆湖北學生也。及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鐘，鄉容革命軍等書，以及類此新書報出版，輸入境內，士子幾於人手一編。湖北軍學各界，因此日增活氣，進至結為團體，密謀革命。由宣傳而進於實行，由學界領導而進於軍界獨立大結合，歷時七八載，演變五六次，遭患愈多，組織愈強。經無數有志者埋頭苦幹，前蹶後繼，秘不外宣。卒至取得主動地位，一發即舉大事，而清祚以終，豈偶然哉。惟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六

陳之驥、劉炳初、山西高錫山、溫壽泉、何澄、江西李烈鈞、歐陽震、彭澤霖、雲南李根源、殷承霖、羅佩金、葉季、楊昭鴻、浙江黃郭、王凱成、湖南程潛、張子結、陳煥、仇亮、楊漢澤、高兆奎、趙恆惕、安徽孫策、孫方瑞、吳和宜、范萬泰、李乾瑞、河南曹錕、文、福建王孝綏、陝西張鳳翔、四川尹昌衡等，分別組織秘密革命團體。其名有丈夫團、革命本團、死友三連。後為同盟會內軍人核心特別組織，因嚴防洩露其名冊，即以此故，由漢與副會長秘密保存，在辛亥首義時多為各省光復之中堅人物。至同盟會成立以後，湖北學生參加者最多。黨史常有詳細記載，不贅。即以此故，武漢各學堂學生，從此漸傾向於秘密結合，私印宣傳革命小冊，寢及於軍界。其二昌明公司，由湖北留日學生發起，創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任務在招待湖北出洋學生，與運售文化書報，兼密輸革命刊物，傳遞海內外消息，萬聲揚為總經理，馬剛侯副。黃興在湘創立華興會，聲揚即其在滬之通訊員也。設公司於上海，後武漢亦有分所。公司在王慕陶（宜昌人）寓處分租。慕陶早識孫先生者也。張繼、章士釗曾任慕陶寓所，亦由慕陶而知有先生也。師範生編印師範講義四冊，板權捐贈昌明公司，曾暢銷數年，獲利二萬元以上。先提二千元購幻燈機片，運往武漢放映。時功壁管理機片，耿觀文（伯釗）說明，間參以講演。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等常往講演者也。凡片中涉及世界民族運動與被壓迫情事，必盡量發揮。此片在各處放映，往觀者甚衆，於激發思潮，亦頗有效。日知會開始演變，其組織者多為參與放演幻燈片之人。此外有黃公微者，願以資財贊助革命，在水陸街設一會所，名曰武庫。每月約集同志開數次會，形式稍類閱報所，而開會又稍含有秘密意義。劉敬庵、李亞東、馮特民、范騰霄等皆常與會，迄科學補習所成立，是會遂停。

當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甲辰春，劉敬庵、曹亞伯、胡瑛、張難先、呂大森、朱元成、何季達、歐陽瑞驊等皆集武昌省垣，一日在時寓見章伯文學社運動紀念談及革命進行方略，大意以會黨發難易，成功難，即成而羈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暗殺為個人舉動，不足以搖撼全局。軍隊則將官多薰心利祿，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則事不易舉。三者固可並進，如主動不足以懾服衆士，則羣起響應，即不可期，此於革命黨已往失敗，歷歷可鑒。前此花園山聚談，早論及之。當時湖北方訓練將弁，為改編新軍預備，各營士兵不識字者已大減少矣。談者詳加研究，皆主張從運動軍隊入手，不輕率發難。於是胡瑛、張難先授工程營為兵，運動同伍，密散革命書冊。是時秀士入營者頗多，如朱元成、范騰霄、曹進等皆是。劉敬庵則已在馬隊營入伍矣。敬庵入馬隊營，范騰霄與有力焉。是年四月，假座斗級營同興樓商議組織機關，定名科學補習所，宗旨標明科學，實則掩蔽官府耳目，而以革命排滿為密約。推呂大森起草章程。大森，武高等學堂肄業。當時清廷訂中俄密約，大森鼓動學生數百人集會於曾公祠，演說痛斥政府，聽者

莫不動容。所於五月間成立，設多寶寺街，時在同盟會成立之前一年有二月也。推舉所長呂大森、總幹事胡瑛、文書宋教仁、會計時功璧、庶務高建唐、宣傳曹亞伯等。會務猛進，入會者頗多。六月，黃興自滬過鄂，到所密談，告以湘省預定十月西太后萬壽節發難，會員謀響應之，以所之房屋不敷，遂於七月遷魏家巷一號。是時曹亞伯已往長沙，在中學教課，參與黃興與劉勳之華興會機密。及暑假回鄂，在所開會，議派呂大森、高建唐往施南，何季達往荊宜，聯絡會黨，宋教仁往長沙接洽。其在武昌負責推動者，武高等學堂有劉熙卿，文普通學堂有歐陽瑞驊，馬隊營有劉敬庵，工程營有張難先，其他軍營學校亦有負責人。文學社運動紀實：呂振庭（即呂大森）朱元威、歐陽瑞驊、高建唐、劉熙卿、宋教仁、劉菊坡（劉復）、歐陽振聲、劉敬庵、毛復旦、雷天壯、何季達、王怒濤（即王漢）、李勝美、陳從新、趙光華、陳嘉謀、時功璧、馮特民等，均為最激烈所員。其時組織未臻嚴密，推動殊無把握，初期革命運動，固如是耳。詎計畫甫定，而長沙於西太后生日前，事已洩露。湘撫電鄂督稱：武昌科學補習所亦有同謀。九月二十日，鄂督派隊圍搜。幸本所已接長沙密電，幹事等當將文冊銷燬，並通知同志急進者暫避。所自成立迄是時，纔四五月耳。於是劉敬庵移住高家巷聖公會，王漢、胡瑛移住鸚鵡洲。其後數月，王漢在彰德擊鐵良末中者，即此時所攜藏之武器也。當軍警到所時，其室已空。但逮鞠房主，供屋為文普通學生歐陽瑞驊所租。鄂當局不欲興大獄，僅開除歐陽瑞驊、宋教仁學籍寢事。大森到施南後，施鶴道奉令嚴緝。大森竄山谷中，辛亥反正後始出里門，後以討袁、靖國、驅王等役三次入獄，始終盡瘁革命，未竟其志，民十九病沒西湖。

日知會原為聖公會閱覽書報之所，光緒辛丑，會長黃吉亭創辦。吉亭即甲辰在長沙匿黃興於私宅，解禁後護其出險者也。目的在開發民智，洗滌義和團遭侮之恥。會址初設武昌府街，後遷候補街高家巷，胡蘭亭繼任會長。當科學補習所解散時，劉敬庵與胡會長有舊，因避往會內。曹亞伯自長沙逃歸，與敬庵同居。旋敬庵解去文書職，日知會案發生後，各報紛紛登載，馬隊營查有張守正致敬庵書（關係黃興化名）中多隱語，黎元洪乃提前月日並除敬庵職務。由胡會長聘為會所司理。敬庵視事後，整理書報，訂立規則，應接尤為周至。數月之間，閱者日衆，閱覽室為之改觀。敬庵見擴張會務，大可引導革命，始則漸增革命書報，繼而吸引同志，進行組織。於是商准胡會長，擬製會約，名不變而質變，由傳教進而革命，是為日知會開始演變，時在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冬也。其與同盟會開始組織約同時，但彼此尚未發生關係耳。其年夏，日知會評議馮特民、陸費逵與張漢傑接辦楚報，常評議時政。九月一日湖北政府與英人密訂粵漢鐵路合同，特民覓得全文，披露報端，並為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八

文攻之。又論五大臣出洋被炸事，謂爲立憲無救於國，大爲當局所忌，漢傑因之軟禁武昌府署多日。見後章次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正月開成立會，到會者百餘人。何季達、朱元成、馮特民、孫武是時名傑仁，設其進會後改名武。等皆有沉痛演說，聽衆非常感動。是後每星期日必有類是講演。有時假座文華書院，請名人講演世界革命史事，對時事常含刺激意味。如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朱作梅等皆曾主講。又在黃州設秘密印刷機關，由吳貢三、殷子衡負責校印革命書冊，各處携以分送，各校學生幾於人手一冊。軍營則由入伍會員，每於夜間或士兵出動時，暗置床頭。因之革命書報展轉傳播鄉間，流行甚廣。當此之時，會員結合，主要任務在貫輸知識，喚起革命。其發動革命，尙無大規模計劃。即軍營內部運動，亦無系統組織。居正武昌起義經過：入盟者李瑞東、張耀先、吳寬、宋教仁、胡漢民、王漢、宛恩、孫武、李雨霖、張潤生（即張統）、劉子義、鍾大鏞、馮學光等。會同盟會派余誠爲湖北分會會長。官派者時功、張振、又陳維藩、均因故未同。同盟會先一年秋成立。誠於是年春到武昌，倚日知會進行黨務，並不以同盟會名義相號召，內外聯屬，聲勢更張，是爲日知會會務之雙重演變。誠與敬庵極相得，於是設東遊預備科，江漢公學，增置號召機關。其由會員在外創辦者，梁瀛洲設羣治社及明新公學；熊子貞、何季達即何自新等設黃岡講習社；子貞係何自新傳，未死他同志名。曹亞伯革命與尙有熊季宇、鍾大鏞、邱介甫、馮學光、張耀先、張其亞、吳寬、余誠等。彭養光、趙鵬飛等設安郡公益社，皆與日知會相呼應。此外設學社、旅館、書報社、照相館等數亦不少。張聘安、梅鼎洲、鍾劍林等以士兵辦集賢學社，即其一也。黃岡講習社集合本邑軍學界人士而設，半月後不分縣界，廣結同志。革命真史：外縣人入此團體爲主幹者，有荆門季雨霖、西陽趙光華、蕪湖郭可權、鄂城徐叔淵、圻水吳振英、孝感李實榮等。僅三四月停閉，子貞擬乘南北軍會操河高時舉事，聯絡荆襄巴蜀及河南會黨同時並起。又在陸軍特別小學等鼓動風潮，被張彭緝捕，社亦被封閉。而表現甚熱烈。安郡公益社爲四縣軍學界人士所設，至民元尙存。當日知會案發後，彭養光奔走營救甚力，對急進同志爲人指目者，延至社內居住，不以爲嫌。附設鍾祥學社內，彭養光社長，趙鵬飛副，後彭趙避往外省，李長齡繼爲社長。先是湖北軍界僅有少數志士入伍，與學界不相結合，自有本府本縣學社成立，情誼始得溝通，此於後來組織革命團體之影響甚大。又胡厚齋牧師在九江服務，亦仿日知會設開化書報社，附設平民學校，地方紳商軍學及海關人員，多受感動。國民黨老同志數人，在國民政府及黨部任最高位者，即發跡於九江海關者也。其影響及于南昌，有秀才黃復奇可捐住屋爲開化社基金，並揭帖門首，聲言有阻撓開化社管業者，當變厲鬼擊之，可想當時感召之精神矣。

是年五月，中山先生因法政府贊助中國革命，派山西喬義助隨法駐津參謀歐吉羅周歷長江口岸。馮維先知之錄隨歐吉羅來者，尙有吳寬。

革命軍史：時來者尚有劉家運，又稱歡迎人吳寬與殷子衡、朱元成、季雨霖。於八日到漢。敬庵等在聖公會開會歡迎，歐吉羅致辭，昌

言革命，會員繼續演說亦然。時鄂軍警機關派有密探與會，據情呈報，日知會不容於當道，遂肇禍於此。及湖南萍

醴會黨，乘長江流域旱災，於是年十月十九日起事，劉陽父家市曹振武紀事：王永球、陳照龍等。失敗。鄂督據報黨羽潛來鄂境，懸賞

緝拿者十三人。王聯、陳金、袁守臣（即萬鵬飛）、陳紹莊各懸賞一千兩。宗實又名夏盛、劉家運（湖北金省會首）其中惟朱子龍即朱元

成爲日知會會員，由總理臨時派其與胡瑛、梁鍾漢赴鄂響應萍醴事者。當萍醴事起，湖北方面並不知情，故緝案中

無胡梁名。至所稱湖北會首劉家運，在日知會封閉數月後被獲，與日知案殷子衡同監，可證明與劉敬庵確爲兩人。

張繼先撰敬庵於萍醴事覆時，約同志會議于漢陽伯牙臺，商討籌款事，有沔陽人郭堯階郭在日本與胡瑛、宋教仁識，其同鄂

故得與聞日知會秘事。郭存心奸狡，張約一時由教仁介紹於敬庵，極稱其能，以

告密，誣詣敬庵爲家運，時尚未獲劉家運本人也。加以日知會露鋒銳之會員，早爲馮啓鈞所忌憚處者，以故藉端一

網打盡，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派軍警圍日知會捕人。其文冊則由外國教士銷燬，未被搜去。是時劉藩侯繼蘭亭爲會

長，聞有捐本一冊，歡迎歐吉羅影片一張，尙存其家中，旋由郭堯階作引線，先後捕獲朱子龍、梁鍾漢、胡瑛、李

亞東、季雨霖、張難先、吳貢三、殷子衡、劉敬庵等九人。二十三日晚捕朱子龍、梁鍾漢於漢陽青蓮寺，劉梁瀛洲外出逃走。次日

獲吳貢三、殷子衡。敬庵則亡匿黃陂鄉間被獲。其指捕未獲者，則有吳崑、余誠、梁瀛洲、何季達、李長齡、馮特民、孫武、

徐竹坪、廖繼川、黃景亞、李楚翹等十三人。至是日知會停閉，距正式成立之時將一年矣。其後一年有六月而文學

社最初前身之軍隊同盟會成立，又閱九月而並立之共進會成立。

九人既捕獲，審訊時備受嚴刑，皆逼供劉敬庵即會首劉家運，終無一人承認。蓋湖北倡導革命不以會黨相號召

，與陳天華所持迂拙手段之旨合，自初已然。陳天華絕命書：鄙人之于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

萬不得已而後爲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會黨可以編用而不可

恃爲本營。日俄不能用賊交戰，光武不能用銅馬亦自不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馮啓鈞對捕獲諸人力主嚴

辦。旋因敬庵素見重於教友，經黃吉亭、胡蘭亭、劉藩侯等竭力營救，美人孟良佐會長、吳德施主教及其駐漢領事

迭向美公使聲訴，請其與清外部交涉，清肅王亦爲胡瑛函鄂督請設法出全。彭壽光携李廉方函入都奔走吳謙臣、劉伯明、程家

吳、劉、程均受知於肅王。其他諸人，亦有人向官廳緩頰。李廉方在李廉方所辦學校乘機。李與余乘祝聯名。胡爲李在滬之門生。李與

李曾并肅王府爲教讀一年。其後諸人，亦有人向官廳緩頰。吳謙臣在李廉方所辦學校乘機。李與余乘祝聯名。胡爲李在滬之門生。李與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次年三月病死獄中。張難先在獄四月因病保釋。同鄉黃福、王季雨霖未及一年亦保釋。季在三十一年三營爲營長官，經李廣方託力言，乃其餘又次年判罪。劉敬庵、胡瑛永憲監禁。吳貢三監禁十五年。設子衡。敬庵竟於首義前三月病死，惜哉！當各人分押監保釋。十年。李亞東五年。梁鍾漢三年。均於首義後出獄。獄時，吳貢三、李亞東、梁鍾漢、季雨霖押武昌府候審所，獄官熊家驥江西頗加庇護，親友不時前來問候。久之亞東遂與往候者發起中華鐵血軍，並時作小文，登陳紹武所辦白話報以遺閱。如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張聘安、梅鼎洲、鍾劍林，四十一標趙鵬飛、賀公俠等，常來獄問候，並送菜蔬。陸軍特別學堂學生鄭國棟、方克光、農蕭興漢立與三十一標李岳崧如饒因送菜至獄，曾聯詩言志。胡瑛押府獄，管獄談國華更器重之，許字以女。即此瑣瑣諸端，可見人心傾向，雖處萬惡勢力壓迫下，猶知所以安慰前進者也。

二、文學社 武昌首義，扛槍拖炮，以光復三鎮，鏖戰陽夏者，大抵皆文學社社員。其社基所以恢宏，實經三壇而建立。最初設者曰湖北軍隊同盟會。自日知會封閉，團體行動，停歇將近一年。當是時，湖北新軍業於丙午年改編一鎮一協，有志之士入伍者日益加多，軍營內在活氣，已漸滋長矣。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戊申二月，前日知會會員任重遠，管師事長齡，亦表同情於革命者也。任重遠入伍後，屢與黃申輝、郭撫宸等知之錄尚有郭撫宸、文華社籌組團體，就商李亞東於漢陽獄中，入獄後一議設湖北軍隊同盟會。任重遠分途聯絡，表同情者四百餘人。湖北革命運動，進由軍界自組團體自此始。蓋必如是而後分子純一，結體堅，聯絡便也。六月二十八日在洪山羅公祠開成立會，秦炳鈞主席，議定不立章程，鑒於日知會失敗也。惟對名稱觸時忌，多有異議。後因任重遠赴川，會務遂無形停頓。蓋名稱既未爲多數同意，又無章則可守，自不免於散漫也。雖經過只四五月，然陸續日知會目的，重振革命運動，亦時勢所急需也。會員於上列諸人外，可得而記者，尚有陳紹武、祝制六、林兆棟、黃元吉、王守愚、蔡大輔、廖湘芸、曹振武、唐繼支、鄒毓琳、陸國琪、李抱良、黃依僧、單道康、孫長福、或稱孫黃鵠白、李慕堯（六如）、鄒潤猷、張文選、莫定國、萬奇（後改名耀煌）等。其後六閱月改組爲羣治學社。

戊申十月，湖北陸軍與江西陸軍會操於安徽太湖，楊王鵬在會操宿營地，常與同志商改組軍隊同盟會事，外避目標，內策自治，定名羣治學社。及返武昌，遂由楊王鵬、鍾崎、郭撫宸、鄒毓琳、唐繼支、鄒潤猷、張文選、莫定國、萬奇、章裕昆等十人發起。知之錄：改組人楊鍾、郭章外有葉炳望、黃元吉、李長齡、梁繼亞、曾省三。該往：組織人楊鍾、郭章外有葉炳望、葉元吉、曾省三、梁繼亞、林翼支（即林翼棟）、杜邦俊、曹振武、容景芳、曾六悲、何海鳴、王守愚、魏、黃元吉、曾省三、梁繼亞、林翼支（即林翼棟）、杜邦俊、曹振武、容景芳、曾六悲、何海鳴、王守愚

蔡大輔、黃鵬白、廖湘芸、關龍、馮中興、祝制六。革命逸史：楊外有潘康時、林兆棟、黃元吉、鄧玉麟、梁維熙、曾省三。茲從文學社運動紀實，以編者章裕昆子創設軍務同盟、曾及遂組爲羣治學社，皆爲發起人也。逸史所記似有非羣治社社員及入社較後之人在內。談任以林震玄即林兆棟。案兆棟湖南人，百義時在川。蜀支隨州人，百義時在漢口指揮。推鍾崎起草宣言及簡章。十一月二十日在小東門外三里許沙子嶺金臺茶館開成立會。即有羣治學社之組織。案羣治在戊申冬組織。日知會丙午冬封禁，丁未年進行革命團體活動。以其地僻人少便議事也。社章組織本有社長、文書、會計、庶務、評議員等，議決

暫設庶務一人，推鍾崎擔任。蓋運動開始，羽毛未豐，不便即有起事企圖，無取乎虛設員司也。其後崎隨管帶曹進往南京，曹振武改由李抱良接任。社章最要規定，經費由社員薪餉十分之一充之。入社須社員三人以上介紹。每一社員，月須介紹新同志二人，但不得介紹官佐。何者，運動軍隊，首在奠定下層基礎；而此種結合，必地位相若，不時接觸，始能取得真實同情，且免外間疑謗也。自是社員日益增多，四十一標姚鈞、廖湘芸、王守愚（玄奕）、蔡大輔，三十一標李鑫等先後入社。祝制六原名夢熊，黃依僧原名景賢，向在三十一標當兵，因嫌疑革除，遂化名投

四十二標，祝入一營，黃入二營，分擔本標運動。四十一標左隊隊官潘康時頗開通。次年（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己酉六月楊王鵬考升司書，與康時甚投契。文學社運動紀實：一日鵬公檢看浙江潮，爲康時所見。康時微笑問曰：雜誌何來。鵬曰：借自友人。康時於其床頭取一本相示曰：是烏用借爲。於是引爲同志。社章原定不得介紹官佐入社，至是由鵬介紹，破格入社。官佐入社始於此，而社務進展亦有利焉。是後官佐入社者間亦有之，惟迄首義日止，其數無多，且止於隊官以下。其實當時管帶以上，出身學堂者頗多，甚矣利祿之害人深矣。當是時，

孫武在漢口組織共進會，於是年三月成立，黃申卿與之接納，聲勢益張。而詹大悲（原名瀚）於是年多因冤思演斥資二千元，接辦商務報，劉堯激爲會計兼發行，前充四十一標一營前隊助理書記何海鳴原名時俊與梅寶璣、杳光佛皆司筆政，與本社相應。會湖北大水，災民甚多，四十一標分防襄河一帶，從康時建議，同志分布活動。李抱良留守，潘康時、王守愚、章裕昆、彭守振駐梁山、天門、漢江。蔣翊武亦以是時由滬回漢，有意參加本社，因借堯激、大悲以訪員名義，往天

潛探訪。文學社運動紀實：蔡大輔具以社事相告。及回漢後，堯激往晤李抱良，相見甚歡。從此過從日密，商務報遂爲本社言論機關矣。而秘密社務，堯激等亦不時參與。何海鳴文學社革命史讀後感：宣統元年有一晚下很大的雪，我與劉堯激及幾

樹林內，山路泥濘，天氣又冷，我只穿了一件破舊棉袍，一雙開了獅子口的破棉鞋，一步一滑弄得一身都是泥，兩腳全是雪水。抱良又以四十一標外防，亟謀擴充範圍，因鄉誼得識砲隊黃鵬白、李慕堯及三十二標單道康、孫長福、葉正中等，皆介紹入社。此外入社者未及備述。又次年（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庚戌湘米荒，其四月，饑民集省城，會黨因便煽動，焚撫署及教堂。清廷調鄂軍前往彈壓。是時軍隊運動惟四十一

標稍具基礎，黃申卿與單道康、黃孝霖、孫長福等，逸史作黃申卿、劉繼微、查光佛等。知力主急進，謀由四十一標起事。之錄尚有李抱良、杜邦俊、林兆棟。會湘事平，未及發難而罷。然風聲微洩，復有人告密，知之錄：向左旗。於是省垣戒嚴，派憲警至南湖三十二標捕黃申卿。申卿險垣逃，走滬。林兆棟、黃孝霖、賀公俠亦走川。營彭振新出防潛江下畔湖，鼓動饑民，亦被排長革除。至是羣治學社爲官廳所注目，不得不暫停活動。然自成立以來，歷時一年又九月，湖北革命實力之瀰漫，固已肇其基矣。其後三關月改組爲振武學社。

羣治學社頓停不久，四十一標回防，時爲庚戌七月。李抱良、黃鶴白、單道康、廖湘芸、祝制六、楊王鵬、孫長福、李鑫、章裕昆等，在四十一標一營左隊開會。時潘康時尙爲一營左隊隊官也。抱良報告經過情形，咸以羣治既爲官廳注目，而時局又趨緊張，宜更改名稱，擴充組織，乃定名振武學社。推楊王鵬起草簡章，大體仍羣治，惟組織增標營隊代表，以各營同志人數激增也。宗旨亦標明聯絡軍界同袍。自是軍隊秘密活動，學界少有參加，非分畛域，以學界對各標營內部無能爲役，且免洩露內情也。八月中秋節開成立會於黃土坡開一天酒館，上次與會人均到。知之錄：尙有查光佛、江光國。逸史：劉繼微與蔣翊武、潘王。鵬、唐繼文、李抱良、蔡大帥、潘慶時、王守愚等謀改名。舉楊王鵬爲社長，李抱良文書兼庶務。並議決幹部會議，非標代表不得參與，各營惟承代表之命，分途進行，但標代表有事，得指定營代表出席。以是之故，各營隊進行極其秘密，至有不同營之社員相見，彼此不知同爲社員，其慎重如此。所以首義事，以某營隊人談整體經過，每有參差者也。

當時推定代表，三十一標江國光，三十二標單道康，四十一標廖湘芸，四十二標祝制六，砲隊八營李慕堯。知之錄：蛇山衛春學社爲機關，由查光佛可聯絡各標營同志，以衛春學社爲機關。計當時與謀者二十九標排長蔡國楨（濟民）、高向志、見客學生甘頌卿、杜武甫、夏一鳴、湯漢青、馬繼雲等。三十二標隊官張延龍，隊官潘康時，士兵吳國漢（基培）、王惠章、萬國寶、徐達明、王文錦、陳復元、馮中興、羅長駿等。三十一標營官二、黃元吉、李燕中、三十二標隊長福、向海潛、單道康、李成牧、馮扶青、朱黃強等。四十一標營官武、丁人傑、蔡大帥、廖湘芸、李抱良、唐繼文、曹珣、王華國、李達五、章裕昆等。四十二標隊官文彬、曾漢城、張青天、劉化義、胡玉珍、黃鎮中、祝制六等。砲隊徐萬年、孟發成、黃鶴白、陳國珍、陳子龍等。馬繼雲升甫、江炳輝、陳孝芬等。工程營熊秉坤、金兆龍、方興、馬榮、方乃斌等。陸軍中學席正銓、雷洪、謝復、侯源英、陸軍測繪學士存瑞京、船軍營謝祖舜等。案軍界團體未改爲文學社以前，非常時在營者在在外設機關，似無其事，且振武標明軍界同袍，更無派員以司聯絡軍界爲職。若以查光佛聯絡各標營同志，光佛非軍界人，振武已推定各標營隊代表，而以非軍界人聯絡之大軍事，光佛所設暗泰學社，大抵與影響光軍設安郡公益社同性質，無代任何革命團體司職之事。逸史所列各人姓名，有若十人確爲共進會會員，與振武無關；亦有在振武初成立時尙未參與革命團體者。當是時，翊武、堯激決計當兵。翊武化名伯慶，堯激化名汝慶，事實亦有誤例。如胡伯慶在三十一標三營前鋒，非職實爲是。由同志黃貞元介紹，投四十一標三營左隊，加入本社運動，其後遂爲幹部主持最力之人。社中青年有曹振武、黃漢清二人，皆年未及冠，而革命甚努力，同營中有小天使之稱。見河海鳴文學社革命史讀後感。當時有志革命而入營當兵者，多投四十

一標三營，則因管帶爲振武族兄進（號文思），李長齡亦在其營以進之師而兼爲書記也。重九日開標代表會於黃鶴樓之風度樓，各代表報告人數，共計二百四十餘人。蓋羣治遭遇挫折，當然有極少數份子，稍存觀望，此外因公出省或離營者亦有之。並訂標營隊排各代表負責公約及簡章口號。逸史：振武時成立後，有蔣翊武等利用星期日，約集各營代表二十餘人在此山抱冰堂開秘密會。案經密事似不當在抱冰堂開會。自後各社員吸引同志，與日俱增。詎未幾潘康時被革職。潘康時元洪傳康時司令部責問內有結社謀不軌，胡施某代爲隊官，陽與楊王鵬結歡，而陰則探其行動，報告黎元洪。元洪藉故將楊王鵬撤職。李抱良、鍾倬寅開除。鵬旋返湘，抱良走粵，如出營後潛住東門文昌閣。鄭士杰亦撤職。於是社務由蔣翊武主持，庶務及文書由鄒毓琳接管，時庚戌十月也。其後三閱月易名文學社。

振武正當風雨飄搖之時，黃岡胡爲霖於是年十一月，出銀五百兩，邀詹大悲創辦大江白話報，未幾胡爲霖父召周，大悲另籌三千元自當經理，太白話二字，日出兩張。梅哲璣、黃侃、田桐、居正、謝楚珩等皆贊作文。抗言時政，同志精神爲之一振。當是時，清廷方以立憲罔天下人，然而親貴用事，宵小競進，上下交征利，惟圖中央集權。乃於十二月命盛宣懷爲郵傳部尚書，取消鐵路商辦，借外款修築，收歸國有。川粵湘鄂等省，羣情憤激。政府悍然不顧，嗾言官飾詞淆聽，直斥反對者爲亂黨，冀百姓素奉爲不可侵犯之神聖，得以永保其家天下，若輩亦得穩固其權位。大悲反對最烈，時湯化龍爲湖北諮議局議長，與大悲有舊。一日謂大悲曰：「君何故反對國有乎？」大悲曰：「國有固是，清有則非」。化龍悚然不語。蔣翊武見時機已至，不可不加緊運動。各標同志亦以振武停頓，宜謀恢復爲言，於是約大悲及劉堯激、王守愚、蔡大輔、章裕昆、李鑫等集議閱馬廠集賢館，商改組振武事。大悲提議改名文學社，衆贊成，爲掩蔽官府耳目也。推大悲起草簡章，大體仍振武，以準備發難。幹部需多人負責，故組織於正社長副社長下分文書、評議二部。文書部設文書四人，會計庶務各一人，評議部設評議糾察各若干人。次年（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元旦，藉新軍團拜爲名，開成立會於黃鶴樓之風度樓，決議暫不設副社長，舉蔣翊武爲正社長，文書部長詹大悲，評議部長劉堯激，文書蔡大輔、王守愚，會計兼庶務鄒毓琳等。是時入社社員可得而記者，三十標王憲章、鍾仲衡、排長張廷輔等，二十九標張詰夫、李達武、李濟區排長蔡濟民等，四十一標關龍、李必勝、楊載雄、柳廸凡、梁棟、顧鴻、胡培才、王世龍、蕭國斌、鄒棟等，工程第八營馬榮等，混成協砲隊營晏柏青、符玉龍等，輜重十一營余鳳齋，憲兵彭楚藩等。計新舊社員共有八百餘人

人數見軍百分之九十以上皆士兵，官佐不及百分之三也。原有各標營代表，暫不改選。更推張詰夫爲二十九標代表，張鵬程爲三十標代表，馬榮爲工程第八營代表，余鳳齋爲混成協砲工輜總代表兼輜重二十一營代表，晏柏青爲砲隊二十一營代表。闕龍爲四十一標三營代表。此一月間入社者極多。胡瑛在武昌獄，翊武、堯激常往商之。馮逸史：辛亥正月元日

公推蔣翊武、詹大悲、孫長福等九人召集發起會於黃鶴樓，推蔣翊武爲臨時社長，詹大悲爲總幹事，各標各營均舉一人爲代表。二月十五日開成立會於小東門內同文學校，與蔣翊武爲正社長，王漢章爲副，參謀部長劉華英，參議員王華國、楊載雄，偵探科唐鼎甲，聯絡科王守愚、李肇甫，調查科鄧初、陳嘉，總務部長張廷輔，庶務科羅良駿、唐繼文，會計科鄒毓琳、科參科胡培才，蔡子機，警衛科胡王珍。此外於大帽任文書、詹大悲任漢口交涉聯絡事宜。各標營代表爲王文錦、曹子清、江光國、廖家驥、祝朝六、陳俊德、高偉志、張詒夫、單道康、葉振中、陳道行、高鶴白、李翼襄、黃繼漢、余恩齋、晏柏青、劉斌一、鍾繼武等，陸軍中學代表黃洪、席正銘、盧崇等。二月，在黃土坡招鶴酒樓開代表會。翊武提議社務日繁，非一人力所能勝，於是推王憲章爲副社長。又以本社同志惟缺馬隊營，於是推章裕昆前營入伍。由陳孝芬介紹第八標三營左隊隊官錢葆青。葆青本日知會會員，待裕昆頗優。裕昆入伍不久，與陸軍特別小學堂學兵熊楚斌善，因緣識黃維漢、韓超驥、劉治一、蕭志何、劉建一、黎瀛州、張威、范天印、晏國斌、沈翼世、邱瑞超、廖化東、黃冠羣、文東明、華斌愷、陳厲志、顧忠倬、王瑞蘭、楊國威等，旬日之間，已得四十餘人。因推黃維漢爲馬隊八標代表，黃冠羣、文東明、蕭志何、爲營代表。至是湖北新軍各營隊士兵屬於本社同志者已多，其結合具有主動實力。惟當時革命目的，專重以國民武力推翻滿清，達到民族平等地位。至於革新政治，則有待於同盟會海內外同志主持，自審身爲軍人，材力止得如此，名分亦當如此，盡其在我而已，非忽視也。所以譚人鳳到鄂，由詹大悲、胡瑛介紹，與蔣翊武、李長齡、羅良駿等相見。人鳳見翊武如田舍翁，長齡如老學究，良駿如貴子，心初不嫌。胡瑛屏左右語曰，「子勿誤，湖北黨人，具有百折不回志氣，本社尤埋頭苦幹，不以外觀誇耀者也」。人鳳始默契。詎社務正突飛猛進，忽值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失敗，各省疆吏防範甚嚴，常會不便召集。堯激恐社員失其聯絡，進行或有鬆懈，於是請假出營，潛居閩馬廠文昌閣，每日往各營探問，藉以溝通消息。其軍界以外士紳，具有資望而非絕對反對革命者，堯激多往謁之。如議長湯化龍，即由李廉方介紹晤面，而曾受其補助費二十元也。逸史：李廉方介紹往晤。曉和即長齡，實由廉方介紹湯化龍約談。當日受談者尚有副議長張國淦。國淦因事未到。臨行，廉方私語廉方，告以有人往武昌聯絡，快路費，爲化龍所聞，因助二十元，堯激不肯約，廉方強之而受。堯激與張大綱、王守愚甚通。大綱、守愚皆廉方同鄉又其同生，故堯激到鄂不久即與廉方相識，社事亦不時往商。

四月十二日在黃土坡同興酒樓開代表會，除原有代表外，復增馬隊營黃維漢，時社員增至三千人。人鳳見軍。運動已屆成熟期矣。堯激提議本社範圍擴大，有專設機關辦公必要。王憲章報告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二樓上無住戶，經

與廷輔商妥實作本社總機關。於是增設總務部，推廷輔為部長。堯激及守愚均住社辦事。堯激見本社與共進會進行分途，舉義則一，如其分途並進，易啟猜嫌，共進會既有意與本社聯合，提議及時與之協商，力謀大舉。衆贊成，推堯激、守愚代表前往商洽。首義前一切部署，皆在聯合中規畫之。端節日又開代表大會。四十二標代表祝制六為社務進行順利起見，辭代表請胡玉珍接充。玉珍提議四十二標分駐陽夏，請設支部，便於規畫。推玉珍兼支部長，書記王續承，會計黃振中，交通鄭兆蘭，戈承元等為調查，陳德元、范明山、袁金聲為聯絡，梁炎昌、張步瀛、楊洪壽、朱澄宇（原名承璽）、黃家鶴、孫業章、王家麟等為參議，一營代表陳建章、張大鵬、朱碧珍、戈成元等，二營代表趙承武、石占奎、朱承寰、陳振亞、楊振華、黃依僧等，三營代表劉化歐、羅羣英、彭學俊等。漢口集會則在范明山寓，漢陽則在陳德元寓。邱文彬陽夏義勇社紀人名數略，其併入本社者，有益智社。社由邱文彬、祝制六、胡玉珍、黃振中、鄭兆蘭、陳建章、邱坤庸、戈承元等，尚有楊樹藩、吳振難、吳振難等，為四十二標一營駐漢陽時所組織，至文學社成立，即合併之。又有神州學社，由武漢兩商業學堂學生鄧漢鼎、李濤，漢口商團團員劉少舫、林醒儂、黃小池、李鴻賓等所協組，亦為秘密團體，共有社員四十餘人，平時與祝制六互通聲氣，經制六介紹加入本社。見文學社運動紀實遂於民元四月開最後大會，議決現存社員全體加入同盟會。於是湖北同盟會支部，以王憲章為副部長，楊王鵬、王玄奔（守愚）、曹振武、黃家麟、陳三策為幹事，辦理文學社社員合併社務。見王續承紀錄，又文學社經過多本王守愚十二愚手稿展轉在潘翼如（康時）夫人處，據說近為某必試借抄，附誌於此。有留心辛亥文獻者可刊單行本。溯自戊申組織羣治起，迄民國改元，本社同志為舉義死者已十之五六，大抵皆死於戰鬥中。民元以後繼續革命奮鬥被害者不與焉。與向者亡秦之八千子弟，史家未敘姓名，惟於項羽救鉅鹿時，稱其無不一以當十，自刎前，傷其無一人還，蓋有同感矣。

三、共進會 共進會本同盟會員張伯祥、余晉城以川幫孝義會首領，約同長江流域哥老會首領，或與哥老會通聲氣者，如湖南焦達峯、江西鄧文輝等，在日本東京所組織。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秋間成立，距同盟會成立已兩年矣。其所揭宗旨與方略，略同同盟會，惟入會手續較簡，亦不宜誓。願書或平均地權為不均人權，不可解。會員相見，另有隱語暗號，有時亦用同盟會握手禮。辛亥首義所用之星旗，十八錐角交錯形，取各省城血盟令之意，實為丙午年同盟會討論國旗方式一稿。高揭黃鶴樓鐘塔尖頂，民元

國會定爲陸軍旗，今廢，即是會所製定者也。當是時，總部設南部同盟會，專力廣東，同志頗有不謂然者，於是先後加入共進會者數十人，湖北孫武、劉公、劉英、楊時傑、宋鎮華均與焉。劉公且爲第三任會長。黃興由交趾到日京時，曾與焦達峯詰難，因其意主張長江流域急進，並非立異，遂亦置之。其次年戊申，各同志分途回國組織。其多，武回鄂，初賃住武昌分水嶺，引其親友汪性唐、吳肖韓、劉玉堂、劉變卿、鍾雨廷等爲助。武在漢口秘密活動，其投契者性唐、玉堂二人外，尚有李百貞、李賜圭二人，玉堂曾入洪門青島，並經在理。性唐工許學。百貞曾爲總理相館。加入丁務堂文藝俱樂部。陽主有勢力，但辭辛亥首義史蹟。一秉共進會原來方略，以號召會黨爲主。旋焦達峯回湘，過鄂時，與武策畫進行，湘鄂地勢毗連，武漢當衝要，宜爲主動。又明年己酉三月，乃設武漢辦事機關，漢口設長清里，知之錄：會黨自焦達峯住漢整理後，口有起色。漢史：居正、孫武、鄧玉麟、李雨霖等相繼入會，居正當爲黨定章程，依其派輩分爲八部。武昌就吳肖韓寓設分機關，以紬於經費，由達峯挽其鄉人布商劉肯堂、周海文加盟，捐所販賣布錢，兩機關賴以維持。先是長江下游各會黨各守碼頭，各名山堂，至是改訂名稱，釐定章則，統一於共進會內。知之錄：會黨自焦達峯住漢整理後，口有起色。漢史：居正、孫武、鄧玉麟、李雨霖等相繼入會，居正當爲黨定章程，依其派輩分爲八部。劉英亦以是時偕宋鎮華回京山永隆河，召收會黨，響應革命。達峯則回湘，集劉陽、醴陵、萍鄉諸豪，復與楊任、余華祿等領導常德辰沅會衆，勢力頗盛，仍不時往來湘漢間。所以武昌首義，甫旬日而湖南最先響應者，達峯之力也。久之與黃申齋識。初，申齋在文學社前身羣治學社時，與武識。及羣治停頓，申齋亡走後，入共進會，擔任聯絡陽新大冶各屬會黨。又識鄧玉麟，玉麟亦軍界人。以故武稍悉新軍士兵，具有革命潛勢力。因與其同志多方結納，湖北軍界，遂漸有共進會黨員側身，與文學社運動相互並進。武於己酉冬到香港晤馮自由於中國報社，具以鄂事相告，自由介紹其正式加入同盟會。是後香港機關部與武漢黨人通訊不絕。據自由記述通訊地址：一在武昌省城黃土坡街第五號李寓轉孫治安；一在漢口新馬路大成印刷公司丁佛堂（笏堂）轉金相山。監泉同盟會總部自以全力集中南部，本部精神日漸懈弛，譚人鳳宋教仁等憂之。會庚戌四月，趙聲自南洋來，居正自仰光來，亦有同感。乃由人鳳邀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會於日京小石區左仲遠（陳猶龍化名）寓。教仁曰：「在中央革命爲上策，然運動不易。其次爲長江流域。邊地實下策也。」到會人詳加討論，議定組織中部同盟會，從長江流域着手。推人鳳赴港商之黃興，與正率孫先生命謀攻廣州，未遑也，惟使人鳳來長江流域察看而已。是時武漢軍界革命勢力分佈已具基礎，其勢力集中於下層官佐

士兵，不倚長官領導，亦不藉會黨發動，如此措置，以前革命，未嘗有也。故湖北人在海外者，有言武漢地據中心，財富械足，新軍知識冠各省，易於發難，他省同志聞者，斥為臆說，即湖北在外同志亦不明其真相。楊時傑固主張集中全力於武漢者，忿甚，乃於是年多，約劉公同鄂，與孫武、劉英、楊玉如等圖之。彭漢遺亦表同情於時傑者也。其實皆對文學社底蘊尚未深悉也。及辛亥三月廣州失敗，同志乃深感長江流域革命為必要，於是同盟會中部總會之設，成立機關於上海，湖北推居正主持，猶未意武昌能先各省而首義也。然譚人鳳、居正已於是年正月先後來漢，正即倚共進會策畫革命，人鳳並携黃興所付八百元作運動資金。共進會同志，見軍隊士兵，多文學社社員，於是力謀與之結合，共圖大舉。孫武、居正、楊時傑、楊玉如、劉燮卿、李作棟（春荳）、丁笏堂等會議決定分設機關，進行聯絡，並注重設機關於軍隊所在附近。先由鄧玉麟在黃土坡開同興酒樓，居正付一百元為開辦費，月餘即停歇。又在巡道嶺九號設同興學堂，趙詩梅、趙幻生、費孟謙、陳磊等襄助甚力。當時添設機關，據鄧玉麟紀述，武昌共有五處：巡道嶺九號外，尚有工程營後面分水嶺孫武住宅，雄楚樓五號劉公住宅，胭脂巷十一號胡祖舜住宅，談在：房屋一棟五間，地點僻靜，經楊玉如與鄧玉麟李作棟同往視宅，簽而定，月租十六串，僅第一月主如代付，以後仍由胡祖舜自籌。小朝街八十一號。漢口三處：則為法界長清里九十八號，漢興里三十三號，寶善里十四號，軍隊得此溝通，進行更活躍。首義時工程第八營砲隊第八標全體駐省，此聯絡機關不時接觸，特予鼓動，影響頗大。各機關設立後，經費漸不支，其五月，劉公之家滙五千兩捐官，經楊玉如、彭楚藩簽動，提作籌備發難之用。於是分途部署，不虞匱乏。後與文學社聯合。當時聯絡軍界最力者為黃申卿、鄧玉麟，而胡祖舜所設機關，同志亦常到其處集會，以玉麟與趙士龍、楊玉如、李作棟、楊宏勝、劉國楨、徐邦俊、羅一安、黃元吉、錢芸生等往來最密，文學社社員李濟臣亦曾下榻其處。客饑則煮粥以食，碗筷不敷，代以面盆茶碗，革命黨人生活情況，大率類此。如吳肖韓革命斷片，見辛亥首義史實潘善伯夫人談話見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大剛報皆有相同情事。初祖舜在營，聞趙士龍談羣治學社事，心甚嚮之。遂約徐邦俊、張振勳、劉國佑、羅一安偕士龍等共組蘭友社，旋因士龍得識楊玉如，遂偕蘭友社同志加盟共進會，後又介紹趙振民入會。張振武則起義兩月前由李作棟引其助理加盟，為臨時會計。先後隸軍籍入會者，則為胡祖舜、鄧玉麟、黃申卿、熊秉坤、徐萬年、蔡漢卿、彭楚藩、蔡濟民、吳醒漢原名培基、李鵬昇、方興、李翊東、甘績熙、楊宏勝、蔡鵬來、黃元吉、高尚志、馬驥雲、趙士龍、錢芸生、杜武庫、陳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一八

龍、江慶林、胡干城等，其中有數人亦爲文學社社員。其餘大抵非軍界人居多，如李作棟、牟鴻勳、查光佛、謝石欽、丁笏堂、潘善伯等，其尤著者也。至他省共進會同志回國組織者，焦達峯尤復長沙，不久爲叛軍所戕；黃毓英返滇後亦被害；張伯祥以孤立無援失敗；鄧文輝僅得領有兼職營長之隊伍，光復贛西數處而已。惟湖北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首義，創立民國，光照史冊；然非由最初目的領導會黨以建此殊勳也，斯可鑒矣。首義後張振武憑藉軍務部聲勢，獨樹旗幟，聳動孫武創立民社，與同盟會對立，又因一部分會員活動政務，與黎元洪左右接近，其後遂成爲與國民黨抗衡之共和黨。逸史稱與黃毓英見不治，殊非幸內。然如居正、劉公、劉英、楊時傑等，則仍隸國民黨。（註二）

二、章裕昆撰「文學社之組織與活動」

集賢館之商榷

振武學社經施化龍破壞，停頓兩月餘，風潮略靜，各標同志力促恢復，時已季冬，蔣翊武約詹大悲、劉復基、章裕昆等會于閱馬廠集賢酒館，討論名稱及進行策略，詹主改爲文學社，從之，詹起草簡章如次：

文學社簡章

一、名 稱

本社以聯合同志研究文學，故名曰文學社。

二、組 織

本社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文書部長一人、評議部長一人，均由社員推舉之。

（甲）文書部：(1) 文書四人

(2) 會計一人

(3) 庶務一人

（乙）評議部：(1) 評議員若干人

(2) 糾察員若干人

三、職 責

社長管理本社一切事項，督同社員發展本社社務。副社長協助社長發展社務，如社長有事他往時，副社長得代行社長職權。文書部長管理本社一切文件冊籍保管事項，會計庶務等屬之。評議部長專司指導本社社員研究學識，糾正錯誤。文書協助文書部長辦理本社一切文件保管冊籍事項。會計專司本社捐款收入支出保管事項。庶務專司關於本社一切事務事項。評議員協同評議部長專司指導本社社員研究學識之責。糾察員專司聯絡本社社員感情，及糾正社員錯誤。標代表管理全標一切進行事宜，營隊代表亦如之。

四、經 濟

本社社員繳入社金一元，每月按月薪繳納，月扣十分之一。各隊由隊代表收集，於放餉二日內，送交營代表；營代表於放餉三日內收集，送交標代表；標代表五日內集全標捐款，送本社會計點收存放銀行。開會時會計須將簿摺交會審查。

五、入 社

凡願為本社社員者，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之介紹，經本社派員調查，認為與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為本社社員。

六、附 則

本簡章如有未盡之處，得臨時更改之。

詹大悲製訂簡章交大江報館印就，由蔣翊武通知原有各標代表，定期開成立大會。

黃鶴樓之第二次文學社大會

辛亥年元旦，開文學社成立大會于黃鶴樓之風渡樓（今改名奧略樓）。屆時三十一標代表江光國，三十二標代表單道康，砲隊八標代表李慕堯，四十一標代表廖湘芸，四十二標代表祝制六及蔣翊武、詹大悲、孫昌福、劉復基、章裕昆、鄒毓琳等，先後到齊。蔣翊武主席，報告本社改名文學社之意義及簡章，均無異議。旋蔣提議選社長、部長、及代表職員。章裕昆動議，此時暫不設副社長，俟範圍擴大至相當時期，再行增設。又各標代表無須改選，衆贊成。遂推蔣翊武為文學社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為文書員，鄒毓琳為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二〇

會計兼庶務。再論進行方針，均以擴大範圍爲要，各同志可盡力介紹新同志入社。嗣後即照所議執行，遂有猛飛突進之勢。三十標之王憲章、張鵬程、鍾仰衡，排長張廷輔；二十九標排長蔡濟民及張喆夫、李達武、陳偉、李濟臣、馬驥雲等；四十一標闕龍、李必勝、楊載雄、柳旭凡、梁棟、顧鴻、胡培才、王世龍、滿國斌、鄒棟等；第八鎮工程第八營馬榮等；二十一混成協砲隊十一營晏柏青、符玉龍等；輜重十一營余鳳齋；憲兵營彭楚藩等，均先後加入本社。張喆夫爲二十九標代表，張鵬程爲三十標代表，馬榮爲工程第八營代表，余鳳齋爲二十一混成協砲工輜總代表兼輜重十一營代表。晏柏青爲砲隊十一營代表，闕龍爲四十一標三營代表。時胡瑛在獄、蔣翊武輒往問策，故文學社之成功，而胡贊勸之力實多。

文學社在招鶴樓之大會

本社成立僅月餘，而聲勢幾達湖北全軍，其進步之速，初非意料所及。辛亥二月十五日，照章召集代表開常會於黃土坡招鶴酒樓。屆時，二十九標代表張喆夫、三十標代表張鵬程、三十一標代表江光國、三十二標代表單道康、砲隊八標代表李慕堯、四十一標代表廖湘芸、四十二標代表祝制六、工程第八營代表馬榮、憲兵代表彭楚藩、二十一混成協砲工輜總代表余鳳齋及蔣翊武、詹大悲、劉復基、王憲章、鄒毓琳、章裕昆等，先後蒞會，蔣翊武主席，提議推王憲章爲本社副社長，衆贊成。蓋三十標多旗人，非精明強幹，恐難制馭，王爲三十標正目（即什長），極有才，足勝任。又提議：湖北全軍無不有本社同志，惟馬隊八標尙付闕如，應設法聯絡；均主推負責同志前往入伍，決議推章裕昆前往。又提議本社社員採取新聞及言論，務請大江報盡量登載，各營隊送義務報一份，以供同志閱覽，詹大悲允之。當時由各代表開出負責收報同志姓名，按址分送。繼由章裕昆動議：取銷社員月捐及入社捐，本社經費，如各職員月捐照常繳納，已足維持。劉復基獨出反對。裕昆云：各標營士兵月入最多者，銀四兩八錢，最低者三兩九錢，除伙食費外，尙虞不敷，且多有家庭負擔，無力再應付此項捐款，有許多熱心同志，亦因此裹足不前，妨礙本社進步甚大。反復辯論，衆均贊成。嗣後各營同志加入本社者，更形踴躍。重以大江報盡力鼓吹，於不法軍官攻擊尤力，凡軍官對於士兵有平等事件，大江報輒揭櫫之，軍官畏若蛇蠍。未幾，二十九標統帶李襄鄰剋扣軍餉，大江報大書特書，卒致免職查辦。斯時大江報權威無有駕而上之者。

章裕昆往馬隊入伍

章裕昆遵本社決議，由陳孝芬介紹，往馬隊第八標三營左隊入伍。隊官錢葆青見爲陳孝芬介紹，甚器重之。蓋錢爲日知會老同志，日知會失敗後，不憚，對裕昆不加拘束。未幾得識熊楚斌，熊爲陸軍特別小學學兵，頗具革命思想，與裕昆談甚歡，過從日密，交誼漸厚。裕昆即以組織團體勸之，熊深贊成。初猶不敢以文學社告，惟約另組同文學社，熊即介紹黃維漢、韓超驥、劉治一、蕭志和、劉建一、黎羣洲、張奇烈、范天印、晏國斌、沈翼世、邱瑞超、廖化東、黃冠羣、文東明、華斌愷、陳勵志、顧忠偉、王瑞蘭、楊國勛、張威等相見，俱極熱心，且謂欲擴充，非馬隊所獨能奏功，裕昆即舉文學社事盡情語之，喜甚，旬日之間，已得同志四十餘人。一日，劉復基至馬隊，章裕昆介紹晤各同志，談次以各營實況傾吐無餘，並言及今後進行方略，各同志均敬服。

劉復基出營

本社範圍既大，爲人所注視，又自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有黃花岡諸烈士之大舉，各省疆吏防閑益嚴，致常會亦不便召集。劉復基慮失聯絡，決計出營，蟄居閱馬廠文昌閣，逐日輪流往各標營相問訊，諸同志得以明瞭近日狀況，精神愈奮，團結愈堅，力量日漸充實，劉復基所獲之效率洵不小也。

文學社設立機關部

本部前以範圍尙小，無特設機關之必要，茲爲勢需求，非設機關辦公，不足處理一切事務。適有新加入本社之社員，三十標排長張廷輔，遷居小朝街八十五號，尙有空屋。王憲章因商張分租，擬設機關部。迨廣州風潮息，遂在黃土坡同興酒樓召開代表會議。是日，除原有到會各員外，復加馬隊八標黃維漢。劉復基主席，報告本社進行狀況畢，即提議設立機關部及地址。王憲章語以與張接洽情形。遂決議賃小朝街八十五號設立本社，推劉復基任社主辦公。並增設總務部，推張廷輔任部長。時辛亥四月十二日也。

文學社不受補助費

辛亥四月十三日，文學社幹部劉復基、王守愚等，與共進會代表楊玉如、楊時傑、李春萱在長湖堤龔震初處商聯絡之策。楊玉如謂孫武有款甚鉅，擬撥付文學社補助費。楊時傑請改推孫武爲領袖。文學社同人均反對。劉復基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謂本社決不受補助費；但孫武如有所計劃，本社在可能範圍內，當竭誠接受，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壞。衆皆謂然。

黃維漢退出共進會

初，馬隊同志尚未正式加入文學社也。至本社召開代表會議時，約派代表參加。共進會亦同時函邀開會。馬隊同志公推黃維漢偕章裕昆，前往兩處到會察看，宜加入何者，再行決定。黃、章先往共進會詣孫武，見有楊玉如等數人在坐，並非開會，即出志願書二份，囑二人填寫。章即托故出，復往招黃，而黃已填就。繼赴文學社開會畢。返營，黃維漢即夕召集馬隊同志開會，報告往文學社、共進會經過情形。衆謂黃君今日乃團體行動，不應個人獨填願書。黃默然。熊楚斌謂先決問題，是各同志加入何種團體，如願加入文學社，則去函共進會請取銷之，未始不可。咸主加入文學社，當推黃維漢爲馬隊八標代表，黃冠羣、文東明、蕭志和爲營代表，並請黃函共進會取銷所填願書，議定，散會。次日，黃修函由蕭志和送共進會。陳孝芬旋函章裕昆謂宜一致行動，不可各樹一幟，致生黨同伐異之嫌。章亦復函謂殊途同歸，決無伐異之足云。一日，劉復基至馬隊，以此事相告。劉曰：現在時局逐漸緊張，吾人正宜與共進會結合，勉同心，以厚革命勢力，下次開會可提出討論，但勿與外人道也。

胡玉珍接充四十二標標代表

端節日，本社開代表會議。劉復基提議與共進會聯絡。衆贊成，當推劉爲聯絡員。又推王文錦、羅良駿爲評議員，助理本社計劃。四十二標標代表祝制六，爲求社務進行順利起見，特辭標代表職，以胡玉珍接充。胡籍河南鄭州，精幹多謀略，先二年與四十二標一營後隊司書鄭兆蘭組益智社，謀革命。今合併文學社。繼由胡玉珍動議，謂四十二標分駐陽夏兩鎮，北至河南信陽，相距數百里，銜接不易，須擴大組織以資溝通，擬設文學社陽夏支部，並書組織表。衆無異議，即時設立支部長，支部長由標代表兼，標代表下設正副代表，外設書記、會計、交通、調查、聯絡、參謀、參議各組。胡玉珍兼支部，並推邱文斌爲副標代表，王纘承任書記，黃振中任會計，鄭兆蘭等任交通。並以鄭寓爲陽夏支部交通處。戈承元等任調查，陳德元、范明山、袁金聲等任聯絡，梁炎昌、張步瀛、楊洪濤、朱澄宇、黃家麟、孫業章、黃家麟等任參議。一營代表爲陳建章、張大鵬、朱碧珍、戈承元等，二營代表爲趙承

武、石占奎、朱澄寰、陳振亞、楊振華、黃衣僧等，三營代表爲劉化歐、羅羣英、彭學俊等。漢陽集會定陳德元寓，漢口集會定范明山寓，每星期開會一次。支部經費分常捐、特捐兩種，常捐兵士每月五百文，伍長一千文，什長一千五百文，除繳職員月捐於本部外，餘悉付支部，由本部一律備案。劉復基自被推爲聯絡員後，即日與共進會同志，籌商聯絡進行方法，陳孝芬、梅寶璣等從中斡旋，此種團結實爲湖北革命之大進步也。

神州學社之合併

武漢兩商業學堂學生鄧漢鼎、李濤，漢口商團團員劉少舫、林醒儂、黃小池、李鴻賓等，原藉互相切磋爲名，組有秘密團體，神州學社有社員四十餘人，平時常與祝制六等，互通聲氣，今經祝等之介紹，全體加入本社。

譚人鳳來鄂考察

湖北革命日露頭角，譚人鳳銜總理命來鄂視察，藉策其成。鄒永成、焦達峯先後至，協議組織中部同盟會。譚往大江報館晤詹大悲，得知有文學社事，乃約蔣翊武、李長齡、羅良駿、王守愚會於武昌府獄胡瑛所。譚見蔣、王如田舍翁，李如老學究，羅如貴公子，心初不慊，經胡瑛譽揚，方知係湖北黨人之中堅份子，是爲本社與海外同志最初相結之始。

大江報被封

六月，詹大悲著一文題曰：「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何海鳴一文題曰：「亡中國者和平也。」清廷聞之，飭疆吏逮捕詹、何二人，封大江報館。何走避，僅獲詹大悲。清吏訊大悲，何海鳴安在。大悲謂我係報館主筆，願一人負責。清吏不許，仍索何海鳴急。越二日，海鳴投案。幸得各報援助，兩人均判徒刑一年半寢事。此案發生，外間空氣頓形緊張。劉復基星馳各營報告情況，並囑各同志慎重，謂現時各標營本社同志已達五千餘人，陸軍中學本社同志亦不少，並有席正銘、雷洪爲正副代表。惟輜重第八營駐督署，及鎮司令部，不便前往運動，餘均有本社勢力，且與共進會聯絡已有端倪，現在籌商大事，爲期或將不遠。本月例會鑒於外間空氣勢將停開，望諸同志加緊慎密，勿洩露消息，靜候時機之至。凡本社同志，對於非社員之態度，務宜溫和，使感情融洽，萬勿樹敵。此於本社前途關係重大，各同志其特別注意焉。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二四

文學社共進會之開聯合會議

本社與共進會，經劉復基、陳孝芬、梅寶璣數月奔走斡旋，始決定兩團體開聯合會一次，同策進行。七月，乃擇定武昌山後李宅開聯合會，俱謂時機將成熟，湖北革命團體宜聯合組織最高機關，統一指揮，籌備大舉，以免臨時張皇。討論良久，其關於軍事者，公推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王憲章副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張廷輔、蔡濟民、劉復基、祝制六、彭楚藩、蔡大輔、徐達明、羅良駿、杜武庫、黃鵬白、陳孝芬、楊載雄、王華國等為軍事籌備員，現在任各標代表，如二十九標張岳夫、三十標張鵬程、三十一標張光國、三十二標單道康、四十一標廖湘芸、四十二標胡玉珍、砲兵八標李慕堯、馬隊八標黃維漢、二十一混成協砲工輜總代表余鳳齋、陸軍中學正副代表席正銘、雷洪均參與軍事籌備會議，蔣翊武即組織總指揮部於武昌小廟街八十五號，文學社總機關部推蔡濟民為總參議，劉復基、王文錦、羅良駿、吳醒漢等任參議，彭楚藩、胡培才任偵查，楊洪勝任交通，鄧玉麟任傳達命令，王守愚、劉復基、陳磊為常駐軍事籌備員，杜武庫、王華國為軍事計畫起草員，其關於政治者，設政治籌備處於漢口，推劉公為總理，孫武、潘善柏、李春宣為常駐政治籌備員，居正、胡瑛、李亞東、李長齡、邢伯謙、牟鴻勳、張節、湯銘三、查光佛、梅寶璣、龔霞初、蔡大輔、劉復基、陳洪誥、楊時傑、楊玉如、詹大悲、何海鳴為政治籌備員，又推居正、楊玉如赴滬迎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大計。會議既定，即賃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宅，籌備政治草擬文告，製定旗幟符號，並盡量製造炸彈備用，軍事籌備員則調製武昌街道圖，預定分佈隊伍，及首事一切方略，居正、楊玉如即往滬。此為本社與共進會聯合之前後情形也。（註三）

三、胡祖舜撰「東京共進會」

乙巳（紀元前七年）秋，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孫中山先生為總理，各省留學東西各國有志之士，紛紛加盟，尤以湖北為多。在日本者如劉成禺、曹亞伯、居正、孔庚、劉公、田桐、白逾桓、但懋、吳岷、耿伯釗、彭漢遼、劉英、楊時傑、時功玖、馬伯援、戢翼翹、馮亞佛（原名鎮東）、張昉、李君城、匡一、魯魚、姜明經、李基鴻、蔣文漢、劉芬、范騰霄、沈鴻烈、范叔衡（原名鴻鈞）、吳秉樑、蕭萱、李四光、袁麟閣、駱繼漢、陳重民、周斌、葉于蘭、張軫、劉蕃、陳裕時、黃愷元、石志泉、葉佩薰、龔國煌、龔國輝、董必武、張伯黃、范續熙、

莊印甫、王黻緯、劉一清、蔣作賓、任本昭、唐克明（原名黎本唐）、石星川、程守巖、王晉藩、吳祿貞、劉繩武、許緯、羅杰、李碧、李元（碧女弟）等；在歐西者如史青、胡秉柯、朱和中、賀之才、魏宸組、周澤春、黃大偉、陳寬沅、石瑛、潘宗瑞、劉家倅、張若柏、唐多、羅虔、李以祐、劉蔭弗、王鴻猷、喻毓西、馬德潤等皆與焉，其直接間接，大有助於湖北革命之宣導。惟時清廷防範周密，對於海外留學生，極為注意，因之日本有取締中國學生之舉，孫總理亦受迫而離日，同盟會會務，由黃興主持之。湖北士官學生耿伯釗、李書城、朱綬光、張華甫、范緝熙、何成濬等，與李烈鈞、黃郛、閻錫山、張鳳翽等數十人別組丈夫團，冀保秘密。其有主張急進回國實際行動者，如秋瑾、徐錫麟、陶成章、李燮和等，則組織光復會，而東京共進會，亦即胚胎於此。

先是同盟會庶務幹事劉揆一等，擬將東京本部改組，聯合各省實行同志組織聯合部，集中人材，分途進行。丁未（紀元前五年）三月，由劉先期約定各省同志談話，當即決定以滇人呂志伊爲部長，常駐東京，以有聲會黨之川人張伯祥副之，期以五日再會。及期，呂竟爽約，與會者咸憤而去；就中張伯祥尤不平，歸途與鄂人彭漢遺等商定，另行結合，實地進行。復於某日會於神田區川人舒祖勳寓，湘人焦達峯、陳作新，贛人鄧文輝，皖人方潛等，一致贊成組織共進會。遂推舒、鄧爲章程宣言起草員。籌備有日，旋於清風亭開成立大會。原發起人除方潛外皆列席，鄂人居正、劉公、楊時傑、劉英、劉鐵、宋鎮華、彭漢一、袁麟閣、馮振麟、鄭江灝、馮亞佛、李基鴻、張次青、李國驥、張公道、許漢武、彭惠羣、王炳楚、向壽蔭、李壽泉、羅杰、董祖椿等，川人吳永椿、吳文叔、何樞垣、王正雅、張知競、翟蓬仙、雷桂臣、熊克武、秦遂生、黃曉輝、何其義、晏祥五、陳宗常、周滔蓀、李香山、胡香白、劉錫華、李策安、余克成、尹侗、蘇理成、李肇甫、薛晉賢、唐敖、譚毅公、張治祥、喻培倫、鄧襄臣等，湘人覃振、楊管康、潘鼎新、鍾劍秋、黃小山等，贛人彭素民、黃格鵬、湯增璧、曾小巖、鄒懷淵、盧式楷、文羣等，浙人傅亦僧、陶成章、張恭、龔味純、金鼎、王軍等，粵人聶荆、熊越珊、陳兆民、夏重民、孫光庭、黃霄九等，桂人譚嗣黃、劉玉山、黃鎔、鄧鵬肇等，滇人王武、趙聲、張大義、喬宣齋、楊鴻昌、杜恆甫等，皖人孫作舟、方漢成等皆與焉。遂公舉張伯祥爲第一任總理部總理。其他會員，各任職有差，假居正、羅杰寓處爲臨時會所，旋遷於青山區華羣學會。初以團結會黨爲着手辦法，徐謀聯絡軍學各界，所定宗旨，一如同盟會；惟平均「地」權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二六

，則改爲平均「人」權耳。其宣言文曰：

我們這個會，爲甚麼叫做共進會呢？這是很簡意思的。……這共字、是共同的意思，單就我們立這箇團體說，就是在會的人，個個都要同心合意，共做事業，不可一人別懷他樣的異心；就本會以外說，凡與我們同樣的，不論他叫甚麼會名，我們總要聯合起來，結成一個大團體，共同去做事業。所以這共字，就是合我們全國中各種的會，一同去做事的意思。至是這進字，就是要長進我們各會員的智識，把從前那些做偏了做小了的事丟開，尋一個正正大大的題目去做。我們的智識，就是要認真這個題目，把題目認真了，就趕緊去做，只有進無退，不許有絲毫懈怠的心。那題目好比射箭的梁子，我們的眼睛，把那梁子認真了，把我們的身子，就當作一根箭，如飛的一般務要釘在那梁子上，若是稍有一點兒躲閃，就半路落下來，所以我們取個進字。前一層，是進我們心中的智識；後一層，是進我們的身子去做那智識上認定了的事。這是我們取共進二字字面的意思了。……我們中國自從盤古以來，就是漢種人居住，漢種人做皇帝，到了明朝崇禎的時候，那東邊夷狄滿洲的滿種，忽然強起來，趁我中國有難，就乘虛殺進來，把我們漢種人，殺得屍骨堆山，血流成河，姦淫擄掠，無所不至，就做了中國的皇帝，把殺不完的漢人，當作他的奴隸，隨便他虐待。……若是守我們本會的正大宗旨，去驅逐滿人，世界上就稱我們爲革命的英雄。……有些人說，這滿人雖是韃子，但他已經在中國做了二百多年皇帝，只要相安無事，何必定要排他呢？這箇話是大錯了，怎樣說呢？他來的時候，殺我們的祖宗，姦淫我們的祖姑祖母，占了我們漢族的江山，把他那些賤種，當作貴族，世代封王，又派些賤種，分駐各省要地，叫做駐防，防着我們漢族，好像防賊一般，這就已經可惡了，他還要吃着穿着我們的哩！……又放些貪官污吏，替他來收糧徵稅，我們辛苦賺點兒錢，白白送給了他還不够，或者加一箇罪名，還要斷送我們的性命哩！這樣看起來，滿人到相安，可是漢人一日也不得安呵！況且他到如今，朝綱紊亂，只有奉承洋人，跟洋人作奴隸，拿我們給洋人做三層奴隸；又把我們的地上，今天割一塊來送這個，明天割一塊來送那個。若百姓和着洋人鬧起事來，他不但替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到要替洋人殺些百姓出氣，動不動又講要賠款多少，鐵路也送給洋人，礦產也送給洋人，稅關也送給洋人，你看近來各項東西，都越過越貴，過活又一天難似一天，不是一些財產都被洋人搬窮了嗎？這滿人他只顧請洋人來保住他做皇帝，那管得漢人的死活？只可憐我們漢

人白白替別人做世界，做不了。我們若不早點把這滿人打倒，再過幾年，就會把我們的中國和盤送給洋人。到了落在洋人手裏，那洋人的手段，又狠又辣，我們受當得什麼？還能够把中國掙得回來麼？請看現在洋人對中國人，就是這樣利害，將來若讓滿人把中國送給他，難道不把漢人斬盡殺絕麼？……所以我們革命，一來是要替祖宗報仇；二來是要早些預備，免得子孫絕種。這豈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嗎？……所以我要勸告我們的同黨，不可分門別戶。……須要曉得我們，同是漢人，同是軒輊黃帝子孫，合中國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像一個大家。……所以我們纔要取這共進二字，增進我們兄弟的智識，共拼死力，有進無退的去殺滿犍子，取回中國，仍舊漢人作主人，……纔算得是英雄。……還有一句要緊的話，我們革命，切記不可打教堂，殺外國人，本來這外國人到了中國，沒有好心，但是我們只要把滿人殺了，把中國整頓好了，那他也就不敢欺凌我們了……革命本是英雄的事業，應該要守着大家定的公法，纔算是英雄的本領哩。……以上說這些話，……就要大家趕快去做，再等些時候，就來不及了。

逾歲（戊申紀元前四年），張伯祥因回國離職，改選鄧文輝繼任總理。未幾鄧亦去，以劉公繼之，居正任參謀，彭素民任文牘，何慶雲任交通，潘鼎新任黨務。時孫武逃到日加盟，則任軍務部長，聶荆任內務部長，彭漢遣任外務部長，焦達峯任參議部長，袁麟閣任理財部長，陳兆民任調查部長，溫爾烈任糾察部長。復移會所於大森體育會首和旧屋，制定三等九級軍制，十八星軍旗，及入會願書；並擬派負責人員，前赴各省組織實行機關，遂推定聶荆爲廣東大都督，劉玉山爲廣西大都督，鄧文輝爲江西大都督，何起義爲四川大都督，孫竹丹爲安徽大都督，傅亦僧爲江蘇大都督，羅潔爲河南大都督，劉公爲湖北大都督，並分別先遣特派員回國，切實進行。於是孫武偕焦達峯叩命到漢，湖北共進會之活動，於茲肇始。（註四）

四、胡祖舜撰「湖北共進會」

當張之洞總督湖廣，厲行新政，興學堂，練新軍，一時風氣大開。兩湖有志青年，不負宏求學，即投筆從戎，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科學補習所及日知會，雖告失敗，而湖北軍學界秘密革命團體之組織，若雨後春筍之茁發。如黃申鄉、覃秉鈞、戴洪炳、林兆棟等之種族研究會；賀公俠、黃元吉、曾省三、江炳靈、丁人傑、梁維亞、湯壽煊等之文學研究社；蔡濟民（原名國禎）、吳醒漢（原名基培）、張廷輔、王憲章等之將校研究團；高尚志、陳孝

芬、曾尚武等之自治團；任重遠、李長齡、秦炳鈞、王子英、黃駕白、容景芳、曹振武、李奇傑、陳紹武、彭振新、張統、黃家麟、徐繼庶、劉斌、黃孝霖、鄭士杰等之軍隊同盟會；楊王鵬、鍾琦、鄒毓林、張文選、郭撫辰、章裕昆、唐儀支、莫定國、萬耀煌（原名奇）、蕭驥、鄒潤猷、廖湘雲、李抱良、王守愚、蔡大輔、單道康、孫昌復（或作昌福）、陸國琪、李鑫、胡冠六等之羣治、振武兩學社；胡祖舜、趙士龍（原名父雲）、張振翮、羅一安、徐邦俊、劉國楨、趙振民、俞鶴翔、蕭鴻飛、袁濟安、楊毓林、羅人俊等之蘭友社；胡玉珍、王續丞、鄭兆蘭、邱文彬、黃振中、趙承武等之益智社；董天人、李嶽嵩、高世傑、戴宗毅、李建中、李鏡明、何見龍、秦茂梅、張步雲、宋韜、張羽等之武德自治社；謝超武、杜武庫、涂吉祥等之千餘人、陸軍中學本社同志亦不少、並有席正銘、雷洪爲正副代表。惟輜重第八營駐督署，及鎮司令部，不便前往運動，餘均有本社勢力，且與共進會聯絡已有端倪，現在籌商大舉、爲期或將不遠，本月例會鑒於外間空氣勢將停開，望諸同志加緊愼密，勿洩露消息，靜候時機之至，凡本社同志，對於非社員之態度，務宜溫和使感情融洽，萬勿樹敵，此於本社前途關係重大，各同志其特別注意焉。

文學社共進會之開聯合會議

本社與共進會，經劉復基、陳孝芬、梅寶璣數月奔走斡旋，始決定兩團體開聯合會一次，同策進行。七月，乃擇定武昌山後李宅開聯合會，俱謂時機將成熟，湖北革命團體宜聯合組織最高機關，統一指揮，籌備大舉，以免臨時張皇，討論良久，其關於軍事者，公推蔣翊武爲湖北革命軍總指揮，王憲章副指揮，孫武爲參謀長，張廷輔、蔡濟民、劉復基、祝制六、彭楚藩、蔡大輔、徐達明、羅良駿、杜武庫、黃駕白、陳孝芬、楊載雄、王華國等爲軍事籌備員，現在任各標代表，如二十九標張岳夫、三十標張鵬程、三十一標張光國、三十二標單道康、四十一標廖湘芸、四十二標胡玉珍、砲兵八標李慕堯、馬隊八標黃維漢、二十一混成協砲工輜總代表余鳳齋、陸軍中學正副代表席正銘、雷洪均參與軍事籌備會議，蔣翊武即組織總指揮部於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柳營詩社；謝石欽、鄧江源、單家榮、董祖椿、康秉鈞、向炳炆、黃麗中、李宗瀚等之德育會；李春萱（原名作棟）、費振華、李欽、饒校文、何世昌等之數學研究館；馬驥雲、聶豫、楊選青、陳人傑、冉雪峯、余慈舫、何鏡澄、徐移山、熊品三、陳俊德、黃

大有、吳超、羅雲波、龔俠初、張慶餘、朱復漢、賈結三、陳習之、鄭楚珩、康錫之等之振武母心會；杜邦俊、張融、楊永康、楊秉之、葉茂林、羅良駿、李承裕、黃維漢等之義譜社；鄧漢鼎、李濤、劉少舫、黃小池、李鴻賓等之神州學社；向海潛、李紹白、秦培鑫（原名鴻勝）、姚鴻聖、丁洪本、薛金勝、劉承儒、盧德元、羅椿三、鄂功春、唐積亭、駱秉驥、谷雨亭、楊幼銘、黃連升、黃炳南、熊開鑑、余來坤、章國瑞、梅占鰲、魯伯超、王龍彪、卜邦柱、蔣楚傑、王國棟、李德高、郭長富、盧保漢、王仁山、江文卿、王協揚、阮世濤、余協卿等之羣英會；席正銘、雷洪、易正柏、耿丹、余鴻鈞、孫毅、蕭宏濟、向明瓚、楊澤民、胡冠南、嚴午樵、李儒清、劉文島、許宗武、張政綸等之競存社及黃漢光復黨；陳佐黃等之輔仁會；陳國楨等之忠漢團等先後秘密組織，名稱雖殊，潛謀革命則一，或一人而入數團體，更或數團體而合爲一團，共進會、文學社，大率以此等團員爲基幹也。

湖北之有共進會，以孫武等回國資爲號召者也。孫武（原名葆仁）字楚欽，一署搖清，夏口柏泉鄉人，嘗肄業湖北武備學堂，與同學傅慈祥、吳祿貞友善。任岳州武威營大隊長時，適傳與唐才常、林圭等組織自立軍，被約參加。唐、林事洩，波及湘，武以辭差免。癸卯（紀元前九年）秋，約瞿銘齋遊學日本。時日本取締中國學生，武被黜，抱憤回國，與程公度創辦中國公學，一面參加日知會活動。迨萍醴事敗，株連及鄂，武乃奔走於北京及奉、吉、黑各地，訪吳祿貞、宋教仁、吳佩孚、白逾桓、岳開先、方霖、徐子敬、商啓予（震）、辜天保等，無所成就。至海城資竭，得志士黃子揚助力，遂相結納。已而至海參威，聞黃興在雲南起義，因偕李偉赴香港，而鎮南關已得復失。武乃復返東京，入大森軍士講習所，研究野外戰術，同時加入共進會。戊己間（紀元前三——四年），武復與焦達峯、彭漢遺等先後回國。乃以共進會爲號召，黃申卿、鄧玉麟、查光佛等相與結納。時黃申卿在興國（今陽新）、大冶，劉英、宋鎮華在安陸、德安，彭漢一在黃州，袁菊山在襄樊，均有所活動。劉玉堂爲長江會黨之頭目，任水師探長，開新大方棧於漢口，對於長江會黨，頗具勢力。因以黃、劉、彭、袁、劉等五部，編爲五鎮：以黃申卿爲第一鎮統制、宋鎮華爲第二鎮統制，其餘三鎮，擬以彭、袁、劉等分統之；仍推劉公爲大都督、劉英爲副都督。設總機關於漢口鴻順里三十四號，分設通信處於上海公學會忠恕處、岳州高等小學堂彭蠡處、長沙太平街同福公棧、宜昌潘級陞寓。劉燮卿、汪性唐（名鑒）、鍾雨亭、吳肖韓、李賜生、李伯申、邵煥章等俱爲之助。焦達峯則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三〇

往來湘鄂間，互相策應。卒以餉械兩缺，進行匪易，而會黨人物，尤不受約束。湖南潘平界部之焦逸山，湖北劉英部之龔世英、劉伯旗，黃申癉部之柯玉山等，先後暴動，因之全功盡棄。而孫武遂以聶荆之召，秋間偕潘公復及吳肖韓夫人汪鈺女士由粵赴梧州，參加廣西溫德臣、劉玉山發難事。旋以事洩至香港，遇馮自由、趙聲、胡漢民、謝英伯、洪承點等，計議一切，同時乃加入同盟會。至冬，鄧玉麟以汪定忠介紹，投入江督衛隊。而湖北共進會進行，則由軍隊同志分途運動，以黃申癉為軍界中心，彭漢遺、查光佛任聯絡。查光佛嘗以孫總理具名，札委會省三、黃元吉、江炳靈、蕭國寶、丁人傑、陳孝芬、高尚志、黃鵬白、陳獻斌、陳復元、謝鎔成、湯習兵等為大都尉，申癉與李建中、余復堂、鄭玉成、夏超發、李存牧、馮扶青、劉清漢、曹逢寅、王應斌、吳超貴等編為指揮團。一面由劉函三、黃麗生、朱秀松、胡志雲、胡作仁、黃文甫、胡子昂、柯茂山等編為補充籌餉等九隊。庚戌（紀元前二年）三月，長沙饑民鬧米風潮起，湘撫電請張之洞派遣步隊第二十九標及砲隊一營馳赴彈壓。時焦達峯在劉陽，以為有機可乘，電鄂相約舉事，申癉等議定於三月十五夜十二時發難。一面由郭撫辰至京山劉英處，約同派人至武勝關拆毀鐵道，扼守要隘；一面由黃金龍、胡得勝至田家鎮，運動奪取砲台，並商由潘祝一、涂壽卿擔任漢口聯絡，保護商教。規劃甫就，忽湘事已平，焦亦中止。武昌機關亦因孫昌復、朱道源等運彈事洩，朱且受傷。黃申癉因被推為指揮官，名列首要，清步兵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奉令查緝，陰縱之。黃元吉、江炳靈、曾省三、梁維亞、潘鼎新等助資走贛；彭漢遺、黃孝霖、林兆棟、江炳靈、賀公俠等走川；黃元吉、梁維亞、李建中、羅定維等亦紛紛離營。宛思演、詹大悲、何海鳴、楊寶璣等之漢口商務報被封。查光佛旋亦去皖。湖北革命，又一大挫折。

是歲秋，劉公、楊時傑由東京返國。劉因病回籍（襄陽），時傑則與雄風報楊玉如（原名寶珊，筆名古復子）居於武昌之沱泥灣，亦以共進會相號召。辛亥春，孫武自香港返，居正自南洋歸，鄧玉麟亦由孫電召回鄂。時黃與謀專甚急，擬結湘、鄂以為聲援，由譚人鳳携款八百元來漢，密與居、孫謀，促其積極進行。比見會黨之不足恃，且不可用，乃積極謀軍隊之運動。初設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五號及漢興里三十三號，繼設總機關於俄界寶善里十四號。一面由鄧玉麟在武昌與軍隊接近之黃士坡二十號，開設同興酒樓，專事軍隊聯絡。凡各標營隊之入黨者，將姓名登記於流水賬簿，以錢數記其年齡，正副日記為一元，以資識別。孫武則賃居於武昌分水嶺三十三號，

積極活動。以其名曰「武」，誤傳爲同盟會孫總理文之介弟，由是加盟者日衆。原隸文學社籍者，亦多推誠交納。軍界如彭楚藩、楊洪勝（洪或作宏）徐萬年、蔡漢卿、雷震、熊秉坤、馬驥雲、容景芳、孟華臣（或作發成）、方興、高尚志、李翊東、吳醒漢、徐達明、杜武庫、甘績熙、王訓民、席正銘、雷洪、謝超武、陳孝芬、錢芸生、孫繩、趙士龍、李鵬昇、蔡鵬來、曾尙武、金兆龍、程正瀛、朱次璋、范義俠、徐兆賓（或作紹斌、少賓）、胡干城、郭楚屏、胡效騫、方維、耿毓英、金明山、蔣蘭圃、陳人傑、李紹白、朱樹烈、陳龍、艾良臣、黃繼超、田智亮、祁國鈞、向海潛、孫斌、馬明熙、方殿甲、孫鴻斌、王翰飛、王鳳翔、蕭理堂、錢非南、彭瑞麟、高建飯、李樹芬、羅一安、趙振民、李子林、周邦佐等；學界如李春萱、牟鴻勛、謝石欽、蘇成章、陳宏誥、梅寶璣、邢伯謙（原名述祖）、高振霄、錢守範、趙師梅（原名學魁）、趙學詩、周之瀚、費渠、費振華、向炳焜、向炯、張振武、邢子文、朱峙三（原名繼昌）、張育萬、張祝南、郭寄生（原名啓孝）、李啓育（李德安女弟）等，指不勝屈。其時湖南同志如閻鴻飛、鄒永成、楊晉康、謝介僧、劉承烈、張斗樞、譚二式等，亦參加奔走。越三月，鄧玉麟同興酒樓，以資竭遷於巡道嶺九號，開設同興學社，仍爲革命運動重要機關。一面特設機關於武昌胭脂巷十一號，由楊玉如等商推胡祖舜主持之。其時公來省，則與楊玉如賃居於武昌雄楚樓十號爲入黨主盟。蔡濟民、吳醒漢之分水嶺七號，馬驥雲之曇華林奇英學社，楊洪勝之中和門正街雜貨店，李春萱之數學館，吳肖韓之磨石街，錢芸生之下新河，陳子龍之巡司河，徐萬年之義莊前街等住宅，以及漢口劉玉堂之新大方棧，劉覺卿、鍾雨亭之漢昌里七十二號住宅，李伯申之新馬路榮昌照像館，丁立中之鴻順里大成印字館等，皆爲交通接洽之所。其時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軍學各界，相繼加盟而益衆。經費日感竭蹶，譚敦早經告罄，需要急迫。居正、焦達峯等乃有計取蕪州（今蕪春）西北鄉洗馬坂達成廟金佛之舉，卒無成就。未幾劉公來省，以五千元濟黨，始準備一切。劉公一名湘，字仲文，襄陽人，家富有，幼讀書不第。癸卯（紀元前九年）東渡日本，畢業同文書院，復進東斌學堂習軍事。同盟會發起，劉即參加，東京民報刊行，頗有資助。丙午（紀元前六年）萍醴之役，偕龔繼黃回國謀響應，以事洩居里門者三月。旋復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治法律。丁未（紀元前五年）繼鄧文輝爲共進會第三任總理。庚戌（紀元前二年）畢業回國，因病回里。至是由潘公復遂同來省，日與居正、孫武等策劃首義。其乃翁忽以銀五千兩，令其入京報捐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二日

三二

道缺，其夫人劉一以告楊玉如、鄧玉麟等，由彭楚藩、李春萱商以濟黨，劉以滙票與之（彭、李取存道勝銀行，除支用銀五千元，餘數仍返劉）。衆得資，乃推居正、楊玉如赴滬與宋教仁等商購械彈，並約黃興、譚人鳳等來鄂。詎囑押武昌府監獄之胡瑛，先遣漢川人岑樓賈函訪宋，備言武昌首義，決無可能。宋等受其惑，躊躇不前，所商陳其美購械，亦久稽不報。楊聞武漢事急，悵然先返，居留以待。其時共進會與文學社洽合作，已有成議。（註五）

東三省疫疾蔓延，哈爾濱本日病死一百六十餘人，北京居民染者漸衆。（註六）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秋冬間，東三省開始流行鼠疫，來勢猖獗，各地每日死亡相繼。十二月十三日，清廷於山海關一帶設局嚴防，並撥款於奉天添設醫院檢疫所。二十七日復以東三省鼠疫流行，命奉天至山海關客車停開，由各省各海口到上海船隻，均須照章停候查疫。（註七）本日，東三省疫疾再度蔓延，哈爾濱因疫疾死亡人數高達一百六十餘人，北京居民染者亦衆。

註一：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五五至二〇八，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至一九，民國五十年十月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載革命文獻

第四輯（總四四五至四六一）。

註二：「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至一九。

註三：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記實」。

註四：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載革命文獻第四輯（總四四九至四五三）。

註五：同註四，（總四五四至四五九）。

註六：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初四日專電。

註七：「大清宣統政紀」（以下簡稱「宣統政紀」）卷四十六頁二四及三四。

初二日（一月三十一日） 孫先生文自紐約抵舊金山。（註一）

先是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孫先生在美期間，三月中與美國友人荷馬李（Homer Lee）、布斯（Clare Boothe）等，會議於洛杉磯長堤城荷馬李寓，決定今後革命方針：（一）暫行中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周之起義。（二）由孫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名義，委任布斯為海外財務代辦，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以應大規模革命起義之需。（三）運送在美訓練之軍官若干，以充實革命武力。（四）貸款總額為三百五十萬美元，分四次支付。（註二）孫先生旋取道檀香山、日本、新加坡，於同年六月十三日抵庇能。沿途迭函荷馬李、布斯，商討籌款及起義計劃。十月十二日在庇能召開幹部會議，決定籌款謀在廣州大舉發動。十一月自庇能啟程赴歐洲，經法國、比利時，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抵紐約。二十一日函張繼，囑吸收歐洲學界入盟。書曰：

「溥泉我兄鑒：弟已於正月十九號行抵紐約。二十三號動程往金山，此間機局頗佳，籌款想可達目的，有成當再報聞也。歐洲學界，兄宜出頭收羅之入盟，不必計其精粗美惡，久之必能同化為精美也。此為革命黨增長勢力之第一法門，若不倡行之，則人人放棄責任，中國前途更無可為矣。望兄當仁不讓，奮勇前進，則歐洲學界一臂之力，將必大有造於革命事業也，幸為勉之。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同志祈代問好。弟孫文謹啓。正月二十一號。」（註三）

同月二十三日，孫先生自紐約赴舊金山，本日到達。

按：孫先生文第一次到美國係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第二次到美國係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第三次到美國係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此次為第四次到美國。

廣西南寧駐軍謀起義，失敗。

革命黨人迭次在西南諸省發動革命，風氣所播，粵、桂、滇等省新軍思想為之一變，起義事件層出不窮。據「東方雜誌」記其事云：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三、初四日

三四

「廣西南寧府營兵謀叛。……桂省南寧府城，駐有新軍數營，又向有舊軍數營，本日忽約同謀叛。舊軍駐離城三十里之青山塔地方。時有一哨官及兩什長，因不允同謀被槍斃，當即起事。幸另有一什長聞之，逃往府城，謁提督龍濟光，言各軍謀同反叛，請即往剿捕。龍提督隨即派親軍隊擒獲叛兵五名，帶回營中，餘皆望風逃走。是日龍提督會同道府，在署會審，該叛兵直認欲於是夜四時，先劫軍械局，後劫宣化縣監，救出劉瑞棠、劉捷三兩人，然後一齊起事等情。蓋劉捷三係去年行劫雲南茶幫，擁有巨資，由龍提督懸賞捉獲者。劉瑞棠係在龍提督部下爲管帶，因知龍提督欲往捉劉捷三，飛信與劉，令其逃走，被龍提督查知，將其收監，尚未斬決者。至初三日，即提該五犯及劉捷三、劉瑞棠共七名，赴北門外處斬。事後查點新舊二軍，各逃走數十名，其餘各軍槍械，盡行繳回。」（註四）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三二七。

註二：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頁四七至四八。

註三：「國父全集」，第二冊，頁玖——九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九至一〇。

初三日（二月一日） 清廷外務部電駐奧公使，訂購防疫藥料壹萬包。烟臺染疫者已有二十餘人。（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初四日專電。

初四日（二月二日） 清廷緩徵山東濟寧等地被災各村莊錢漕。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夏，魯西各地發生水災，本年春清廷頒佈蠲緩錢漕上諭。諭曰：

「內閣奉上諭：上年山東被災各州縣，業經分別蠲緩錢漕，小民諒可不至失所。惟念今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加恩著將被災之濟寧等州縣各村莊應徵本年上忙錢漕租課等項，均分別緩至本年麥後及秋後啓徵。其坐

落該州縣境內之寄莊電課與裁併衛所並永阜等場，均隨同民田一律辦理，以紓民力。該撫即按照單開詳細數目，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始和布澤惠愛羣黎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欽此。」

(註一)

清廷准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撥大連稅關銀十五萬兩充防疫經費。(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正月初八日，頁四，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初五日專電。

初五日(二月三日) 清廷接受日本南滿鐵路會社捐贈日金，助東三省防疫。

東三省各地疫疾蔓延日廣，人民死亡甚多，日本南滿鐵路總裁中村是公捐贈日金十五萬元購置防疫藥品，並在鐵路沿線廣設醫院收容病民。清廷接受其捐贈，並着錫良傳旨致謝。文曰：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錫良，據電奏：准日本南滿鐵路會社總裁中村是公函稱，東三省疫癘流行，特呈日金十五萬圓，為補助防疫藥餌之資等語。此次南滿會社，於始疫以來，沿鐵道各處，廣設醫院，療治中日商民，茲復投贈鉅資，殊堪嘉尚，著准予收受，並著錫良，傳旨致謝。」(註一)

駐京外交團咨請民政部，禁止演戲以防疫。(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十八頁二至三。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初六日專電。

初六日(二日四日) 清廷命出使英國大臣劉玉麟交涉撤退雲南片馬英兵。

光緒三十二年(一八八六)，中英緬甸條約簽訂後，緬甸成為英國之屬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五、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六日

三六

兩國勘定滇緬邊界，光緒二十五年復訂立續約。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冬，英國出兵千餘人，侵佔滇西片馬、江心坡等地，清廷與之交涉，終無結果。「東方雜誌」記其事如下：

「中英滇緬界務交涉，日久未見解決，去年秋間，英議派兵駐片馬，冀以兵力定界。至十二月中旬，英軍竟由密之那府分兩路前進，聲言高黎貢山以西爲彼國領土，於片馬偏築地營地道。雲貴總督李經羲與駐英領事交涉，請速撤退兵隊。英領事覆謂英兵現駐地方，皆屬英國版圖，並未過界，何能退去云云。李總督遂電奏請派兵巡邊，又請飭部嚴軍交涉。英使亦謂片馬係英屬，外務部與之辯論數次，未得要領。乃電交駐英公使劉玉麟向英政府直接交涉，先求根本解決，再議派勘。中國要求先撤兵而後勘界，英人謂須先勘界而後撤兵。劉大臣後電外務部，言英廷謂各國所繪輿地全圖，可以證明片馬非中國屬土，且中國所爭者片馬，該地實名利馬，與中國無涉，故難認撤兵再勘云云。就歷史上觀之，片馬之爲我屬，證據甚多：（一）滇邊各彝，向納中國貢賦，供中國使令。前此英人在該地，租價供給，罔銀允償，是久已承認爲中屬經允可之轄境矣。（二）片馬各寨，分隸左揚段各撫彝，均執有中國道光年間兵部割符。又確鑿之證據也。滇省諮議局上滇督書，於界務之輾轉，言之尤爲詳盡。」（註一）

附錄：宋教仁撰「滇西之禍源篇」

一、片馬問題之解釋

近日道路相傳，英人遣兵入雲南片馬築營而居，爲永據計。且聲言高黎共山以西爲其領地，我政府聞此警耗，瞿然驚懼，紛紛議防禦交涉，幾不知所措，滇人亦毅然以領土權促當道，力爭將來作何解決，尚在不可知之數，亦西南邊防上一大問題也。

此事發生之原因傳聞各異其詞，或謂片馬與英屬緬甸接壤，滇吏向不治理，匪類匿跡其間，時出擾亂兩國商民，故英人遣兵防戍。或謂片馬爲野人山地，去年中國官吏發見由滇經過野人山入藏之道，派兵駐紮，而英人指爲英國領土，故亦遣兵抵禦。或謂英人於去夏潛移騰越西邊界碑，冀侵占邊地，迨西道與之交涉，相爭不下，英領事巡調兵入占片馬。三說未知孰爲真實，然要之因我國素不關心邊事，以致境界不明，啓人覬覦，乃有此禍，則當爲此

事之真相也。

片馬之地中國圖籍載者少，英國新出地圖中有之，其地望在北緯二十六度，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三十五分之交，當騰越西北大塘關外高黎共山之西，英人謂滇緬交界爲高黎共山，猶在片馬東五英里，故其地爲英屬；中國人則謂滇緬交界原爲恩買卡河，片馬已在河東，且野人山各夷向納中國貢賦供役屬，片馬各寨素分隸各撫夷，執有道光時兵部劄符，故應爲中屬。且據滇緬續約爲盾，吾人以謂英人之說直是矯誣之言，吾國之說頗得實據，惜誤解滇緬續約，反有授人口實之虞耳！

考滇邊界務之交涉始於英滅緬甸以後，自光緒二十年與英人會同查勘劃定，締結條約，始克無事。其後光緒二十五年復行查勘訂立續約，其騰越西北之界兩次約文皆載在第一條，無有異同，其文曰：「兩國邊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經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隨山脊而行，向西南至瓦崙山尖，即高良山，由此直至薩伯坪。」云云。考尖高山與瓦崙山皆即高黎共山之一脈，（高良即高黎共一音之轉）約文所載，是明定兩國境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高黎共山起，向西南至瓦崙山尖，皆以高黎共山爲界固矣。然高黎共山由此而東北，尙蜿蜒不絕，而約中無何等之載明，則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以北，當日未定在條約以內可知。換言之，即自此以北之高黎共山未嘗以爲國界也。是英人之誤一也。片馬之地既在北緯二十六度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三十五分，則尚在當日劃界起點之地之北稍東，不得以爲當日條約範圍內之地明甚。既非當日條約範圍內之地，則不得以爲已劃歸英國之地，更彰彰矣。是英人之誤二也。夫英人之說之不足據如此，其或狃於條約之文，未詳審地望之實，而漫爲此言，亦未可知。然而出以利人土地之心，而行違法之舉動，則甚爲英人不取也。吾國引歷年撫治夷人之事實，以爲證據，此大得體，然以滇緬續約爲盾，則亦未審當日條約所指之地望，滇緬續約實未嘗規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以北之界線，則何得漫然引以證據耶！若果如所說，則自此以北之高黎共山，亦不可不爲分界之標識，豈非反假人以柄乎！故其所據實不足以折服英人也。

然則如何而可，曰有條約者據約以折衝，條約所不及者則新開交涉，另訂補充之約，此國際之慣例也。北緯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六日

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之高黎共山以南，既有明約，固無所容其疑矣！其以北之境界，自昔原在野人山地之內，曩者薩爾庵爲駐英使，嘗與英人力爭野人山主權，滇緬條約成時，卒以總署王大臣援之不力，割以與英，然而潞江以西，恩買卡河以東之間，其境界未嘗明定，此實當日之疏漏也。今宜乘此時，再與英人新定劃界條約，我既有歷年收賦役給劄符之事，則是歷史的證據已確實，又有恩買卡河舊界之迹，則是地理的證據亦已具備，固不患英人之不我服也，是在秉國鈞者之善爲因應耳！

嗟乎！自緬甸越南淪亡以還，滇中有日蹙百里之勢，光緒二十一年猛連車里亡於法，二十五年騰越邊外諸土司失於英，西南二面遂致門戶洞開，邊事日非，滇中危急存亡之象迫在眉睫，迄於近日滇越鐵道由南而北，已貫滇南之腹，滇緬鐵道南線由西而東，亦橫滇西之腋，皆前此當局愚昧不暗邊事之結果也。今者英人經營野人山地日益進步，而其北緬鐵道下達密芝那府，正當騰越西北之衝，蓋其虎視耽耽之謀，欲據高黎共山東下渡潞江出大理附雲南之背，以取高屋建瓴之勢也。片馬之事不過其見端耳，噫我當局者其勿再蹈前此之覆轍矣乎！

二、片馬地理之考證

吾人於昨日本報解釋片馬問題之真相，既略述片馬地望，在北緯二十六度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三十五分之交，當騰越北方大塘關外，高黎共山之西麓矣，今且再敘片馬之地理的狀態，以益證吾所主張之不誣。

片馬之地勢 片馬原爲一寨，屬雲南省永昌府保山縣，距保山縣治北稍西二百八十里，東隣大理府雲龍州之六庫寨，南望馬面大塘二關，西通北緬之密芝那，北方爲野人山腹地，自大理、雲龍西來，與白騰越北來往野人山之道，皆會於此，足稱迤西之要害，若據而有之，則南可以制永昌，東可以窺大理，乾隆時嘗因夷人寇片馬各寨，而迤西震動，卽其證矣。蓋高黎共山之險不可與敵共之者也。

片馬之沿革 周秦時爲滇國地，（雲南通志謂力些人自莊蹻通滇時已有之，力些人卽片馬居民種族，見後。）漢爲益州郡地，後漢爲永昌郡地，蜀漢爲雲南郡地，晉宋齊因之。（俱見大清一統志）梁末入於蠻，（見皇朝輿地通考）南詔國時，爲雲龍甸地，大理國因之。元平大理，爲雲龍甸軍民府地。（俱見雲南通志）明爲茶山里麻長官司地。（雲南通志、騰越州志。）國朝初爲大理府雲龍州土目段氏地，乾隆十二年因騰越邊外官寨夷人劫掠雲龍州

上日段連第管下片馬、魚洞二寨，經官兵剿平，乃以段氏管地移屬騰越，徙居登埂，片馬寨亦隨之，（見雲南通志）道光中又移隸土日左氏，仍屬騰越，光緒二十年與英國訂劃界條約棄永昌騰越邊外野人山地，其約中明載：「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以北，俟將來查明情形，再定界線。」（同條約第四條）因是片馬等寨之界反成暗昧。光緒二十五年又與英訂劃界續約，騰越西北邊諸土舍均割與英，左氏亦亡，片馬由是又無人治理以迄於今日。

片馬之人文 片馬之居民爲力些人種，（亦作標標，亦作標微。）一名赤髮野人，相傳爲緬甸之馬留人與中國人之混合種，所用言語，近世言語學者謂其屬於藏緬語辭，其人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衣麻衣，服毳衫，無文字，善用矢，性情桀放，勇悍而質直，多從事幼穉農業，時以土產出與漢人交易，漢人亦多往商其地者，蓋善撫而用之，亦邊徼之保障也。

由以上觀之，則片馬之地原爲我屬而非英屬如是，原不可棄爲英屬而不可不保持爲我屬又如是，惟以光緒二十年之約使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以北之地變爲不明之域，且以吾國官吏素重放任，故有此次之糾葛耳！使假吾國仍復因循苟且聽其侵略，吾知英人必執前約高黎共山爲界之文欺吾當局，以爲久假不歸計，復延長其密芝那鐵道使至斯地以爲根據，然後據前此雲南如修建鐵道允與緬甸鐵道相接之約，（滇緬條約第十二條）要求展至滇省內地，以衝吾之心腹，此蓋事有必至者也，吾當局可不猛然深省也耶。（註二）

革命黨人譚人鳳至香港統籌部，報告兩湖同志正積極籌劃起義情形，並商今後連繫呼應辦法；旋奉統籌部命赴湘、鄂一帶活動。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十月十二日，黨人庇能會議，決定大舉於廣州。十二月黃興自南洋歸，乃組織統籌部於香港，以爲發動之總機關。舉黃興爲部長，趙聲爲副部長，內分八課，計：調度、姚雨平，交通、趙聲，儲備、胡毅生，編制、陳炯明，秘書、胡漢民，出納、李海雲，調查、羅熾揚，總務、洪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六日

四〇

承點。以跑馬地三十五號爲部址，分設各機關於他處。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夏，旅日革命黨人宋教仁、陳其美、居正、譚人鳳等，鑒於同盟會屢次起義偏於南方，決定籌組中部同盟會，以謀長江革命，而以武漢爲發動目標，乃推譚人鳳至香港，就商於統籌部。建議武漢設立機關，俾於廣州發動後，以收策應之效。鄒魯所著「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記其事如下：

「舉義總計畫，既在會師長江，並專設交通課以主任其事，則第一著江、浙、皖、湘、鄂等處不可不籌設機關，聯絡軍人，以備響應。辛亥年一月六日，譚人鳳至統籌部，亦以此意與趙、黃諸人言。曰：南京之事，向謀之矣。若兩湖居中樞，得之可以震動全國，控制廢廷，不得則廣東雖爲我有，仍不能以有爲，願加以注意，俾收響應之效。黃（興）、趙（聲）即詢以辦法，譚曰：今居正、孫武二人，日夕爲武昌謀，惟缺於資，不能設立機關，以張大其勢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於資，不能爲進行之部署。誠能予金以分給於同志，則機關一立，勢力集中，廣東一動，彼即響應，中原計日而定也。黃、趙等諾之。」（註三）

清廷緩徵常德、澧州、茶陵等被災地區錢糧。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夏，湖南濱湖常德、澧州等處，山洪暴發，河湖汎濫，低窪田畝悉被淹沒。秋季，湘東茶陵等州縣亢旱不雨，禾稼欠收。清廷乃決定緩徵上述被災地錢糧。據上海「民立報」記其諭云：

「內閣奉上諭：楊文鼎奏：查明常德府屬及澧州茶陵等州縣被災情形，請分別蠲緩遞緩錢漕蘆課一摺。湖南上年五月間常府屬山洪暴發，沿河鄉村田廬被淹，澧州等州縣，河湖泛漲，低窪田畝，悉被淹沒。茶陵等州縣，入秋後雨澤愆期，高阜田禾，被旱花乾，收成均形歉薄。若將應徵錢漕蘆課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常德府屬及澧州茶陵等州縣，均著按照被災輕重情形，將應徵錢漕蘆課，分別蠲緩遞緩，以緩民力。該撫即將所開詳細數目刊刻磨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

該部知道，欽此。」（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一號，「中國大事紀」，頁一〇。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十七日、十八日第一頁。

註三：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二〇，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帕米爾書店出版。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初八日第二頁。

初七日（二月五日） 孫先生文自舊金山抵溫哥華。

孫先生文抵加拿大溫哥華，假華人戲院演講革命真理，在加拿大西部停留月餘，華僑抵押產業以助革命軍費。據「國父年譜」記其事云：

「先生抵溫哥華，洪門會人士迎候於車站者千數百人，遂相偕赴致公堂茶會，先生與衆寒暄後遍問座衆對革命有何疑義。會員起而質疑者數人，經先生解答，咸表悅服。繼由致公堂假得華人大戲院，逐日由先生演講革命之道。連續演講四日，每日聽衆逾千人，保皇黨徒及中立各派來聽者亦踵趾相接。時同志馮自由已來溫，主大漢報筆政數月，知人心可用，遂在致公堂提議設立洪門籌餉局，從事募捐，以應祖國大舉需要，衆無異議。於是推舉劉儒坤爲籌餉局總理，岑發琛爲司庫，陳榛如爲中文書記，黃希純爲英文幹事，黃紀傑爲交際幹事。規模既具，成效漸著，溫埠致公堂首捐港幣一萬元，以爲衆倡。時香港統籌部屢來電催款，自由語先生曰：各埠致公堂皆置有產業，若能使之變賣助餉，實爲事半功倍。先生以爲事屬公營，不便進言，僅授意熱心青年倡議而已。某日，域多利埠致公堂歡宴先生，席間有會員倡議，謂先生現接香港急電，廣東起義在即，急需軍餉，本堂既有樓房，應可抵押現款等語。當時未即決定，次日召集大會研討，先生與馮自由出席，報告起義需餉情形後，即退席。於是各會員紛紛提議將公堂樓宇抵押充餉，經全場一致贊成。旋得押款合港幣三萬元，電匯香港。先生在加拿大西部之溫哥華、域多利兩埠及附近數處，經營籌款，一月有餘，已得所需之半數，擬再往加東各埠籌之，因於二月十九日（西三月十九日）離溫哥華東行，當晚抵 Kamloops。該埠有僑胞四五百人，甚熱心贊成革命，先生在此留一日離去。」（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

四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二七至三二八。

初八日（二月六日） 東三省防疫，經辦官員侵吞鉅款。

據上海「民立報」報導云：

「某御史奏參東三省防疫濫糜鉅款，如購血清僅二千分，報銷至三十餘萬。故總用已逾三百三十萬，而毫無實際。」（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初九日專電。

初九日（二月七日） 北京嚴防暗殺，添派巡警值夜，並以警衛軍輪值查察。（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初十日專電。

初十日（二月八日） 清外務部致電粵督增祺、桂撫張鳴岐，照約保護在北流傳教之美國傳教士。（註一）

東三省總督錫良電奏：自鼠疫發生，長春以北蔓延數十州縣，死者近萬人，華洋醫生死者數十人，動用撫卹及防衛費數百萬，請飭大清交通兩銀行各撥五十萬以應急需，允之。（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十九，頁六，民國五十二年三月，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十一日專電。

十一日（二月九日） 清廷減免江蘇蘇州、長洲、丹陽、宜興、靖江、崑山等被災地區錢糧。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夏，江蘇所屬府州廳縣，因霖雨連綿，河湖泛濫，普遍發生水災，收成歉薄，清廷從兩江總督張人駿請，蠲減被災地區錢漕。據「政治官報」記其諭云：

「內閣奉上諭：張人駿等奏：蘇州等屬秋收歉薄，請將應徵錢漕分別蠲減緩徵一摺。江蘇蘇州等屬，入夏以來，霖雨連綿，河湖泛漲，田禾被淹伏，後又復亢晴，收成更形歉薄。若將應徵錢漕，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長洲等二十八州廳縣，拋荒坍廢等田銀米，震澤等七縣被淹無收田銀米，宜興等二縣被淹無收田下忙條銀及漕米，丹陽縣被淹無收田下忙條銀，靖江縣被淹無收漕田銀米同蘆田課銀，崑山等二縣拋荒蘆價田條銀，一律全行蠲免。長洲等廳縣歉收田條銀，漕米各等項，均著分別減免，以緩民力，餘著照所議辦理。該督等即照所奏詳細開明區圖村莊頃畝及應行蠲免細數，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胥吏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註一）

東三省鼠疫有減輕趨勢。

據上海「民立報」譯電及新聞報導云：

「北京電：滿洲疫事通都大邑均已稍殺，但其他小區則逐漸增加，總共染疫死者約七千左右。有主張用火焚燒傅家甸者，然竟地隔離該處居民不易。自疫氣傳染後，商務衰敗，大約政府與人民均蒙大損失，倘外國有人肯捐助，則千萬之生命可救。」

「營口函：自元日大雪後，百斯篤菌倏忽潛形，新歲哈爾濱、長春、奉天等處傳來極多消息，皆謂疫氣大減，病者不多。」（註二）

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奏請派南洋僑商張煜南考察南洋各埠商務，並經營長江一帶實業。

原奏略曰：

「江南本財賦之區，兵燹以來元氣至今未復，自非振興實業不足裕課養民。現在勸業會地基館已由候補三品京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二、十三日

四四

堂張煜南等捐資承領，另闢市場，若能乘此機會昇以事權，飭令糾集公司與辦農林工藝，並開采鑛產，商出資本，官任保護，數年之後人民之生計必舒，國稅亦可期增入。」（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正月十二日，頁二至三。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十二日譯電及新聞。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三年正月十五日，頁一四。

十二日（二月十日） 黃興以起義在即，致書南洋黨人鄧澤如，促籌款接應。

黃興在香港主持統籌部，謀大舉發難於廣州，致書南洋黨人鄧澤如，催請速籌軍費。原函如下：

「澤如我兄鑒：昨由港呈上之函，並催款之電，想早已入覽矣。英屬之款，計去臘至本日止，所收得者約三萬五千之譜。（惟有檳榔五千元。頃接美洲函云，匯有美金二千至該處，不知此款內有美款否？俟貴金慶君詳函來，方得明晰。）而五萬之數，尚差一萬餘元。現各方面皆開手運動，需用甚急。除前電懇火急催收外，用再函示撥冗，馳往怡保埠，與源水、螺生、孝章、應章各兄籌措，以竟五萬一簣之功。如能逾額多籌，則更為感激。緣此間選鋒效死之士甚多，專備發動時之衝鋒陷陣，非有多少利器以資之，不足致勝。且不忍任其血肉相搏，致損銳氣而多失我人才也。故此項之款，亦屬不資。（預算約在五萬以外）美款尚無確實消息，將來能達半數與否，不可得知。荷屬亦未見其匯來。漢民兄之於暹越兩處，據函稱所得亦不過萬金左右。是各處之款多屬希望，而可靠用者亦無幾。近日弟與伯先兄等頗為焦灼。此刻專望兄等籌足五萬之數，以為基本之用。乞兄等鑒弟等苦忱，其有以速救之為幸。前兄由芙蓉匯來港銀二千元，今由出納課長出具總收執一紙，今特呈上，以昭憑信。其餘經手之項，望將姓名數目彙開清摺寄來，以便造冊存案。匆匆不盡，即叩籌安。弟黃興頓首。辛亥正月十二日。」（註一）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五七，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正中書局出版。

十三日（二月十一日） 日本關東都督大島義昌晤東三省總督錫良，商中日聯合防疫。

東三省疫疾漸退，關內疫勢增加。據上海「民立報」譯電稱：

「北京電：滿洲各處疫氣四散，直隸各處稍覺增加。長春則比哈爾濱更甚，蓋哈埠疫菌四散，染者已漸減少，天津、煙臺兩處均稍爲增加，其他各處未有改變，中國政府已將歡迎德儲所撥百萬兩之款，以七十五萬兩作爲檢防之用。」（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十四日譯電。

十四日（二月十二日） 安奉鐵路日本巡警無端槍殺華人。

東三省中日人民雜處，時有衝突發生。日本利用守備隊兵及警察，遇事干涉，槍斃我民人之案一再發生。本日，安奉鐵路巡警橋頭第二分局管內，有苦力茹士臣，被日警姜恒超誣竊妄擊，我警向索不交，因此苦力與日本居留民互毆，我警彈壓不及，致被槍斃苦力曹振明一名，傷三名，日人亦傷八人。

（註一）

註一：「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頁二九。

十五日（二月十三日） 清廷准度支部奏，命各省維持年度預算。

本日，度支部奏試辦全國預算，擬定暫行章程，並主管各衙門事項。摺中約舉辦法三端：一爲規定行政之統系，一爲暫分國家歲入地方歲入，一爲正冊外另造附冊。又奏陳維持預算實行辦法摺，內亦列舉四端：一、各省預算冊內出入各數，仍應嚴行查核。一、各省預算款項，宜通籌盈虛慎重出納。一、宣統三年預算，度支部與各省商定增減之款，不得翻異。一、嗣後各省追加之案，應令先籌的款。當奉諭，照所議行。（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一號頁一〇。

十六日（二月十四日） 黃興為起義催款事，再致函鄧澤如。

黃興接鄧澤如本年正月五日自南洋芙蓉來信，因南洋英屬滙來之款僅有三萬，距離五萬目標尚差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七、十八日

四六

萬，再函鄧澤如，希望電催各處，一俟款到即可發難。書曰：

「澤如我兄鑒：頃奉到正月五日手書，敬悉一切。英屬之款，今所滙到者，共三萬五千元，內有檳榔五千元，不知由何埠轉來，昨據美函云：有款電滙該處，如此項果係美款，則英屬只得三萬，合五萬之數，尙差二萬。除電告速寄外，前已函達詳情，想早入覽矣。仍懇我兄電催各處，以竟一簣之功，不勝切禱。漢民兄由星加坡來函，滙貢之款，約各六千。貢尙有望，今又由星往貢矣。謝良牧兄之款，尙未有著落，前有函云去文島，結果若何，不可得知。若果如文輝兄所云，亦不必多此一助矣。今各方面進步甚速，惟待大款一到，即可興師。中山刻已至坎拿大之雲哥華，日內或可得多少。金山與檀島，亦有電去催籌，但不知能達五萬之數否也。我兄血性之友最多，能有特別法以籌得否？時機逼近，焦灼殊甚，望有以救之爲幸。手覆即請籌安。各同志統此問安。伯先兄附筆致意。小弟興頓首。正月十六日。」（註一）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五八。

十七日（二月十五日） 清陝甘總督長庚奏：甘肅優級師範學堂開辦情形。

甘肅優級師範開辦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正月，採取分科授課辦法，除通習科外，分歷史地理科、理化科、博物科、數學科。陝甘總督長庚原奏略曰：

「在甘肅優級師範學堂於宣統元年正月按照部章開辦，選科本科二年畢業，經前督臣由京調取博物理化數習來甘開辦。惟本科課程最爲繁重，其科日除通習科之倫理教育、心理、論理、英文、體操外，本科主課列爲四科，曰：歷史地理科，曰理化科，曰博物科，曰數學科，各有專重，用意至深。當即擇學生中資性所近，分別派定學科，以王德元等三十四名入歷史地理科，楊漢公等三十名入理化科，張榮等三十名入博物科，李步瀛等三十一名入數學科，各按部章所定鐘點，分堂授課，以期功無曠廢，學有進益，俾得如限畢業。」（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頁一八。

十八日（二月十六日） 駐北京俄使廓索維慈（Korostovetz）向清外務部提出最後通牒，要

求六款，並以戰爭相威脅。

本日清外務部接駐京俄使廓索維慈照會，提出要求六款，聲稱苟不全部承認，即證明中國政府不遵守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之商約，俄政府將採取自由之行動。照會如下：

俄政府以近時中俄交涉，中國政府頗不以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商約爲然。中政府及各地方官，毫不注意條約之細則，且有時任意違背條約內原文。然俄政府以中政府對待此約之行爲，實有不能交好之情，故俄國政府應詳細辨明，並請中政府將願否遵照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條約內容，及中俄各條約之總綱辦理等意見，作速復答：

第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條約，以及各項國際協約，除華俄交界五十俄里外，並未限制俄政府在中俄交界貿易納稅之自由，凡在兩國陸路邊界五十俄里內，中俄兩國彼此運出輸入物品，一概無稅。

第二、俄人在中國境內有領事裁判權，故吏治裁判交涉，專屬於俄員，若遇民事訟事，如華俄人之交涉，須由中俄會審解決。

第三、蒙古及中國長城之外，以及天山左右，俄人有權自由往來居留，及貿易貨品，一概無稅，亦不得以專利或禁止限制其通商自由。

第四、俄政府除已設之領事外，有權在科布多哈密古城設立領事，雖云此權須經中政府認可，惟現在各該城華俄商人，每有興訟之事，顯然不能不實行此權。

第五、凡設領事之處，中國地方官聲明承認遇有華俄爭辨之事，不得推辭與俄員公同裁判。

第六、蒙古及長城以外各城，俄政府有權設領事署，即庫里、得日楚、古查克、庫倫、烏里雅蘇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科布多、哈密、古城，以及張家口等處，俄人有權置地建築。爲此，俄政府特照會中政府，若不承認以上六款、或一款不欲，即可謂之中國不欲遵守前約，敦固善鄰，如此俄政府即可自由進行，以便申明條約權限。

（註一）

按：俄國割裂我疆土始於咸豐八年（一八五七）之璦琿條約，及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之北京條約，取得

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之廣大土地，並享受沿邊貿易之特權。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及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之塔城界約，西北要區包括齋桑泊、伊斯色克湖，以及烏梁海、哈薩克、布魯特等遊牧地，盡歸俄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正月二十六日，曾紀澤與俄議定「改訂返還伊犁條約」，同時復簽訂「中俄改訂陸路通商章程」，規定兩國百里內自由貿易，均不納稅，中國沿邊遂無國防可言。甲午戰爭表面為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所引起，實為中、日、俄三國在遠東彼此利害衝突之結果。故戰後俄國合法國貸款清廷，企圖控制中國財政，引誘李鴻章締結「中俄密約」，陰謀攫取東北，促成英法諸國之效尤，招致列強在華劃分勢力範圍，而有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九）美國對中國門戶開放宣言之提出。

八國聯軍之役，由於日俄在華勢力之衝突，引起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之戰。翌年之日俄「樸資茅斯條約」，及「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之締結，日本得享有在中國南滿之特權，俄國乃致力於北滿外蒙之經營。中國外患日趨嚴重，各國在華之明爭暗鬥益趨劇烈。

先是日俄戰後，德國欲與美國合作抵制日俄在華勢力之發展。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德皇建議中國駐德公使，成立中美德三國同盟。翌年秋，清廷乃分別試探德、美兩國政府之意見。十月，德總理普羅電令其駐美公使與老羅斯福總統進行商談，羅斯福答復曰：「通知貴國皇帝，余準備與德一致。……余預測德美海軍有共同行動以抗衡日本之可能。」（註二）其實如三國向日俄宣布政治戰爭，德國有歐洲糾紛，美無作戰之準備，其不能為中國之助至為明顯。故三國簽訂條約之談判，終未實現。中國仍舊孤立，徒激起日俄對華之更強硬政策。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三十日），日俄簽訂第一次密約，劃分南北滿界限，俄承認日韓之政治關係，日承認俄在外蒙之特權。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五月二十八日（七月四日），日俄簽訂第二次密約，維持滿洲現狀，並互相協助，以增進彼此在滿洲利益。同年八月，日本遂無所顧忌合併朝鮮。十一月一日（十二月二日），俄國內閣會議時，陸軍大臣薩克赫里諾夫(Sukhomlinov)要求對華採取軍

事之行動，並以中國開始改組軍隊爲藉口，要求立即合併北滿。惟爲外交大臣沙查諾夫所反對。彼認爲注意力應觀察歐洲局勢之發展，在軍事上應保留後備之部隊，目前合併北滿，並非適當之時機。經內閣會議定一折衷辦法：「現今之合併危險殊甚，此後之發展或可迫使俄政府採此步驟，各部工作之進行，應維持在北滿之條約權利爲假定，俾將來能進行真正之合併。」（註三）於是俄國對華之行動乃變本而加厲。本日向清廷所提出之最後通牒，即係根據內閣之決議，惟純限於經濟及商業之要求，北滿則未提及。外交大臣沙查諾夫致其駐華公使函中解釋曰：「就他國對我國之要求所採取之態度觀之，我等認爲與現有之條約無關各點，以不加入哀的美敦書內爲宜。」於是中俄關係乃處於緊張狀態之中。俄國軍隊集中於札爾肯特（Zhetysay），並增援佈防於齊齊哈爾周圍，沙皇宮中每日均有重要會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俄對華之政策有基本之不同。德國反對日俄在中國之發展，堅決拒絕承認在中國領土之「特殊權利」，更不肯承認俄國在蒙古及新疆之特權地位。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七月，德皇威廉二世復會晤沙皇於波羅的海濱俄皇別墅，德皇告俄皇及其閣臣曰：「俄國必須瞭解，最好辦法，乃在合作增強中國，以解除日本之勢力，及使中國成爲日本不友誼計劃之障礙。」俄外交大臣沙查諾夫乃報告俄皇曰：「復興強大之中國與日本聯合，亦可能有反抗俄國之危險。」於是沙皇乃率直告德皇，謂德俄在華之政策絕對不同：「德國所注意者乃中國之購買力，因而深懼中國之瓦解。而俄國爲中國毗連之國，有長而未設防之邊境，是不願見其鄰國之勃興！因此祇能靜觀新中國之崩潰。」（註四）

就沙皇之上項談話，顯示中俄兩國邊界相連數千里，基於地緣政治之觀點，勿論其爲帝俄或蘇俄時代，其不容有一強大之中國存在，以增加對其本身之威脅，爲俄國對華不可移易之基本政策，固已昭然若揭矣。

附錄：宋教仁撰「二百年來之俄禍篇」（節錄）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八日

五〇

近日中俄改約問題

此次中俄交涉問題之條項，以政府秘不外宣之故，莫得悉其內蘊。惟藉外報所傳，粗知梗概，外報亦簡略不能詳其原委，故僅略舉大端而已。大端蓋有六：一曰俄人在蒙古自由貿易也。二曰俄人在蒙古保有治外法權也。三曰俄國在松花江設關收稅也。（按：此條西報載之不明，吾以謂當是松花江稅關問題。）四曰俄國設置蒙古新疆各處領事也。五曰中國地方官仇視俄領事之不當也。（按：此條無甚價值，不知俄人何以相提並論，疑自誤。）六曰俄人在蒙古購地造屋也。六者之中，除第五款為非條約上問題不論外，餘五款者皆是條約上重大事項，而北方存亡安危之所繫者。此外西報又傳俄人有要求以唐努烏拉山為界之事，（按此條恐不確）若果真實，則不獨關於政治上經濟上之交涉，而且有領土喪失之懼，尤不可輕視之大問題也。俄政府已於前日令其駐華使臣照會我國，且謂若不允者將自由行動。我國政府旋即答覆，允者二拒者二，允而加但書者二，將來如何收局尙不可知。夫此等之條項，其是非利害有關於法理上者，有關於事實上者，從兩方面以觀察之，然後其真是非利害可得而見也。吾人請逐次為說如左：

一、俄人在蒙古自由貿易問題

此條項就法理言則俄人有可據之理由，而就事實言則我國萬不可許之者，吾嘗論俄人在中國之貿易計可分四種：（一）國境貿易，（一）內地陸路貿易，（一）海路貿易，（一）海路與內地陸路中間地貿易。（可謂為準海路貿易）國境貿易者，俄商在交界百里內往來貿易不納關稅者也。（尼布楚條約六，恰克圖條約四，咸豐十年北京條約四，同治八年陸路通商條約一，光緒三十三年北滿稅關條約一。）內地陸路貿易者，俄商由陸路往來內地各處貿易，亦不納關稅者也。（咸豐元年伊塔條約，十年北京條約五、六、七，同治八年陸路通商條約二，光緒七年伊犁事件條約十二。）海路貿易者，俄商在各國公共通商口岸貿易，照各國通商慣例須納關稅者也。（咸豐八年天津條約三、四，同治八年陸路通商條約九。）海路與陸路之中間地貿易者，俄商由陸路往來各內地各處貿易，而酌準各國通商慣例須納關稅一部分者也。（同治八年陸路通商條約四、五，光緒七年續約四、五、七，光緒卅三年北滿稅關條約二。）國境貿易，海路貿易，與海陸中間地貿易，姑不具論矣，內地陸路貿易，即蒙古與新疆天山南北路各處是也，蒙古內地之貿易，始規定於咸豐十年之北京條約（五），繼規定於同治八年之陸路通商條約（二），終規

定於光緒七年伊犁事件條約（十二），皆無不反覆申明以不納稅爲主旨者，此蓋由於吾國當日不解國際貿易爲何物，惟知傲慢自大，謂爲優待遠夷而然，而亦實基於俄人注目深遠之所致也。今日者行之既已二百餘年，而值此改約之際，忽然欲剝奪其既得權，此必非俄人所樂許者，而況其狡焉思啓之心較前愈熾，其又安能禁其不質前約以爲要挾也乎。所謂就法理言俄人有可據之理由者此也。

國際貿易有輸出輸入二稅，此次俄人所欲免而中國所欲不允者不知並指輸入稅抑單指輸入稅，考各國關稅近世皆只徵輸入，而所以區別自由貿易與限制貿易者，亦只視乎輸入稅之有無，俄人所爭者，蓋亦單指輸入稅而言可知。夫自由貿易今日世界各國亦有行之而有利者，然其主義，實出於發達自國產業，以自國之意思行之者，未嘗有出於獎勵他國產業，由他國之要挾行之者也。蒙古之地土地瘠薄，人民圖饑，原無可與他國通易之物，所謂貿易不過以輸入西伯里亞皮貨織物，與輸出茶葉藥材爲大宗，此後吾國若仿沿海各口通商例，徵收關稅，而特免俄人之輸入稅，則是大開漏卮之穴，而使蒙古之經濟主權悉握於俄人之手。甚或延及於內地之產業亦未可知耳！是其不可者一。自來蒙古雖爲俄所窺伺，然猶爲各國勢力之緩衝地，故各國皆不甚注目，近來滿洲問題既解，蒙古鄰近之交通漸次發達，（南有京張鐵道，北有西伯利鐵道。）移殖人口亦日益多，生產力較前增加，故各國近來注目於此者亦日益深，若日美二國其尤甚者也。且將來錦洮鐵道、張綏鐵道、張恰鐵道等開通又不在遠，各國之關係必愈密切，使此次改約而仍不收回關稅之權，則將來若許他國通商於蒙古，亦必援均霑之例，而吾國北方之產業必永無救濟之日，是其不可者二。所謂以事實言萬不可許者此也。

由是觀之，俄國有條約上之主張，而我國惟有事實上之關係，欲拒駁之固難，欲不拒駁之則又不得，固此次交涉最棘手之問題也。雖然俄人所主者過去之例也，我國所主者未來之事也，俄人所主者是非問題也，我國所主者利害問題也，國際條約之事爲國家安危所關，不可以過去之是非而定將來之利害，固彰彰矣。且此次交涉爲改約而起，前此蒙古貿易之條約無不有將來可以（會議酌改）之文，（咸豐十年北京條約十四，同治八年陸路通商條約二十二，光緒七年伊犁事件條約十五。）則不納稅一節亦可歸於會議酌改條項之中，既可會議酌改，則我拒絕其自由貿易之提議亦非事理之不應有者也。使我政府而果能洞知交涉之款竅，深顧北方之大局，據理力爭，堅持不懈，則俄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八日

五二

人苟非真欲恃強力以解決者，吾知樽俎折衝之間固大勝利之餘地在也。

二、俄人在蒙古保有治外法權問題

此條項就法理言，俄人亦有條約上之權利，就事實言則我國固不必許之，雖或萬不得已亦須提出相當之條件者，夫此所謂治外法權，蓋單指領事裁判權而言，即甲國人於乙國領土內不服從其國法權，而由自國領事裁判之謂。爲屬人主義之制度，與普通所謂治外法權相異者也。（普通所謂治外法權者，甲國之元首公使及軍隊軍艦，在乙國領土內不服從其國之統治權之謂，與領事裁判權原不同，蓋普通治外法權爲相互的平等的，領事裁判權爲一方的不平等的也，但世人多混稱之。）凡文明國對於非文明國，以其政治法律不完全，故則特設此權，我國而遂爲非文明國乎，吾固不忍言之。然自海通以來，各國在我國久行此權，則固不可隱諱。俄人自乾隆五十七年訂立恰克圖條約，有兩國人民交涉各治其罪之文，爲治外法權之濫觴，其後咸豐元年復結伊塔通商條約，準俄人入我內地貿易，並得派遣商務委員與以究辦俄人案件之權（七、八），當時所謂商務委員實即領事，是爲俄人在我國確立領事裁判治外法權之始。及咸豐八年天津之約，又許其設立領事於海路各埠，一切權責照各國例（五、七），於是其領事裁判之權，更復推廣。其後咸豐十年北京之約（八），光緒七年伊犁事件之約（十一），皆無不規定領事有會同查辦照本國法治罪之權，是其在我國之治外法權，原由條約上而來，固不可掩之事實也。

雖然俄國與我壤地相接，東西萬餘里，其來我國貿易勞動殖產傳教者隨處有之，其關於蒙古則更有條約上（同治八年陸路通商條約二）許其「前往毋阻」之自由，故近年俄人之來蒙古各處者甚衆，而除庫倫、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外，其他各處固皆未嘗有允其設立領事之約者，因是其關於俄人之一切行政司法事件，吾國官吏狃於曩日之習慣，（尼布楚條約四款，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送所在官司懲處。恰克圖條約十款，如有持械越境殺人行竊者，於罕獲地方正法。蓋曩日原爲屬地主義之制，迄今各處猶有其遺習也。）嘗自爲治理，若東蒙古之洮南等處，若西蒙古之阿爾泰等處，其尤著者，此亦事實上不得不然之事矣。

蓋治外法權制度與領事及租界二者有不可離之關係，必有領事而後乃得有實施此權之機關，必有租界而後乃得有集中此權之地域，若二者皆不具，則此制度不能確定，現俄人在蒙古即成是現象者也。今若使俄人於蒙古獲有此

治外法權，則必使之偏蒙古設立領事及租界；否則亦必禁其貿易勞動殖產傳教之自由而後可，然此又皆不可行不能行之事耳！夫俄人此次亦要求增設領事矣，此條項當別論之，貿易勞動殖產傳教之自由大抵皆有明約，即無約者亦已成爲不文之法。且俄政府亦未嘗不陰爲獎勵勸誘，雖曰我國言固爲不利，然既成之事實，亦無可如何者，則不能置之不顧。而慢然議設領事裁判權於各地也亦明矣，使此條項而果如俄人之要索乎，吾恐自是俄人既握商權復增官力，政治的關係倍經濟的關係而並進，經濟的地位藉政治地位而益固，舉內外三十餘部一百六十餘旗之城悉聽斯拉夫人之橫行，非終爲埃及沙摩亞（二國皆以外人領事裁判權，阻害一國政治經濟致亡其國。）之續焉不得也。且夫我國受治外法權之禍亦甚矣，今日朝野上下莫不引爲奇恥而欲去之。頃者立憲之詔既下，汲汲焉定刑律設審判，無非爲收回此權之張本。前歲與瑞典定通商條約，彼允以將來法律完善時撤去領事裁判權之但書加入約中，是不可謂無見信於人之成效矣。今與俄人改約而復認其保留此制，吾不知我國政府何以驟負初心如是其易乎。後日若與各國開撤回治外法權之交涉時，而或以是爲反對之藉口，是今日之事遺禍於大局不亦深且遠耶！故自各方面論之，此條項實有不可承認之理由也，然則如何而可，是有變通之法焉。蒙古之地大矣，庫倫、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三處，前此條約已許俄人設立領事者，暫仿沿海通商各埠之例，劃一區域，（不必定爲租界亦可）認其有領事裁判權，猶必仿中瑞條約之例，於新約中加但書，載明俟若干年後我國法律改良時即當撤消，其外內外蒙古各地無俄人之貿易者，絕對不許其染指，有俄人雜居其處者，則仿前歲中日圖們江界約，於江北韓人雜居地，聽其雜居，而收其治外法權之例，亦劃一區域許其自由置地造屋貿易居住，而我握其一切之權，與內地無異，果如是也，則蒙患庶乎其有昭蘇之望也。然而苟欲行此則亦非有相應之準備與實力焉不可也，吾將更端於後幅有以論之耳！

（今日本應論俄人要求之第三項，但因傳聞異辭，未能確悉內容，吾向以爲即松花江稅關問題，昨閱東報所傳，知又非是，故不即評釋，俟查明再論之，而今日直及於第四項。）

三、俄國設置蒙古新疆各處領事問題

此條項當分別言之：一爲前此條約已允其設領事之地，一爲未嘗允其設領事之地。聞我政府前日答覆，已盡行允許，惟以尙未至其時爲辭，以吾人觀之，則亦未見其盡善也。夫國與國間因交通貿易而相互設立領事，此近今國

際之通例，原不足爲疑懼，俄人前此與吾立約亦先後允其於蒙古新疆各都會設立領事，伊犁、塔城咸豐元年允之者，庫倫、喀什噶爾咸豐十年允之者，吐魯番、哈密光緒七年允之者，烏魯木齊、古城、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則與吐魯番同時允之，而申明俟商務興旺時始實行設立者，其外阿爾泰、綏遠城、張家口、洮南府各處，要求新設亦爲國際常事，固無所容其驚恐者也。雖然有對於文明國之領事制度，有對於非文明國之領事制度。前者其駐在國任外人有往來居住貿易之自由，且其政治修明，法律完善，足以統治保護外人，故領事除普通權責外，無何等行政上司法上之特權；後者其駐在國政治不良，法律不備，不足以任外人之保護，其駐在國之經濟產業不盡發達，難使其國人與外人自由競爭，不得不設特別地域（租界），以限外人之居住貿易，故領事於普通權責外，嘗有司法上或行政上之特權，吾人固不願各國在我國之狀態則固已成實事不可掩者。吾前者不有言乎，謂各國久行治外法權於我國，又謂治外法權與領事及租界有不可離之關係，皆卽爲是也，

是故新設一領事，卽新增一治外法權之施行機關，且不可不新闢一租界，任其管轄，此固吾國歷次之慣例如是矣。（日人在東三省及蘇州、杭州、沙市皆然。）今果使俄人而悉設領事於蒙古新疆各地，則不得不爲之另闢租界，任其國之商人置地造屋居住貿易，又治外法權既不能撤消，更不能不照例使之行其裁判及一部行政之權。（警察工程等）夫沿海各埠租界之爲厲，吾國人所痛心疾首者也，而其所以如是者，實以其領事有裁判權，及租界行政權耳！今復聽俄人推廣其機關而爲屬於北方之奧區，又烏乎可也？我政府而果知其爲害乎，則徑情直遂，辭而闕之，固爲上善。如其力不勝也，則亦宜盡其所能，至以與力爭，至萬不得已而後許之，且必附以相當之條件，以爲將來收回領事裁判權之預備者也。而乃游移其辭曰尚未至其時，又不分別可設與不可設，而統與以承認，吾不知當局諸公果眞爲俄人自由行動之恫喝所震耶！何絕不爲吾北方大局一加之意也。

夫所謂附以相當之條件者何也，曰是宜避其銳而擊其虛，俄人所要求者設領事耳，與此相關者治外法權問題耳，皆爲條約上之權利，是其銳之不可當者也。治外法權問題吾既言之矣，設立領事照各國通商例，除裁判權外，既可握租界之行政權，則租界必爲其相隨而起之問題。設立租界非條約上之規定也，此則其可乘者也。又阿爾泰、綏遠城、洮南府，爲前此條約未規定之處，張家口雖曾規定可以貿易，而同治八年之約已經申明不設領事，亦其不應

提出者也。我國宜於前此已允之各處，及俄人已經設立之各處，（庫倫、塔城、伊犁、迪化、喀什噶爾）承認其設立，而前此未嘗允者，則直拒而絕之。其承認設立者，又宜加以但書，規定劃一區域，歸其專管，使俄人得自置地造屋居住貿易其間，（此貿易之自由與俄人所要求之自由貿易不同），此區域之劃定法，則不宜再使爲租界，須仿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東三省條約，申明自行開爲商埠，而拒絕其領事之行政權，（其已經立租界者亦收回）其領事裁判權則依吾前所陳，亦爲收回之預備。夫領事非惡也，領事而有附麗之治外種種特權乃爲惡耳！去其治外種種特權，而容其爲普通國際保護商業之一機關以存之，而後始爲不允也。徒事驚懼，因循苟且，遂致欲留以爲將來再次糾纏之問題，不亦慎乎。或曰：然則所謂劃一區域使之自由置地造屋居住貿易者，不與俄人所要求者無以異乎？曰：是有說，吾將於次節中論之焉。

四、俄國領事與中國地方官會審問題

此條項閱我國政府又已允之，但吾謂所允亦未免失之過汎，固宜加以制限而後可者。考會審制度爲一種之類似混合裁判，實隨領事裁判權而發生，有領事裁判權制度，則必有會審制度，蓋外國人既有由領事裁判之治外法權，而又不能不與本國人有交涉，苟因交涉事故而起爭訟，則不得不有司其裁判者，裁判權而專歸於一國，則他一國應有裁判其人民之權被其蹂躪，故立一通融之法，使外國領事與本國官會審以相互保維其裁判權，與本國法院參用外人爲判官之混合裁判稍異，此會審制之所由來也。我國自與各國立約通商，允外國領事行裁判權，因以有此制度已久，沿海各埠往往設立會審公廨，由我國派員與彼領事共掌其事，蓋數十年於茲矣。俄人迫我之始，原無所謂治外法權及會審制者，自乾隆五十八年恰克圖之約（五），規定邊界官員會同審訊罪犯，爲會審制之權輿，然此時既無領事之設，且約中又有「你處（指我國）屬下人由你處治罪」之文，蓋不過兩國邊界官會同以行審訊，其定案處刑皆各自爲政，非真正附隨領事裁判權之會審制也。其後伊塔塔通商條約（七），准其伊塔二處之商務委員（即領事）究辦案件，且申明照恰克圖現例辦理，故其領事以獲有領事裁判權故，亦得行其一部之會審制（即審訊權）。及乎咸豐十年之約（八），規定「兩國商人事件兩國官員商辦，有犯罪者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天津和約第七條者，即規定中國官員與俄領事在海路各埠會同審理之例者也，於是俄人在蒙古新疆之真正領事會審權

始確立。自是以降，經光緒七年伊犁事件之約，迄今未變，是俄人在蒙古新疆之會審權亦條約上之根據也。

雖然會審既為相互保維裁判權之制，則凡裁判權之全部（即傳呼權、審訊權、定案權）與夫附隨裁判權之司法行政權（即檢察權、逮捕權、公訴權、行刑權、司法監督權等），皆不可不平等互相保維。又會審既為裁判兩國人民有交涉爭訟之制，則凡兩國人民無論何者為原被告之爭訟，亦不可不平等互相裁判，且兩國人民無交涉之爭訟，及無領事裁判權之外人爭訟，更不當入其範圍之中，此法理上應有之事也。我國各埠領事會審之制。其始創為先例者為英國，而各國皆仿照之者，其行之最久為各埠之模範者則首推上海租界。英國於咸豐八年與我結天津條約，其第十六條即規定會審制者。前二項言，華人凌害英人者由中國查辦，英人犯事者由英官查辦。後一項言，兩國交涉事件當會同審斷，其所謂兩國交涉事件，即指華人凌害英人而為被告之案件而言，此外無有關於英人凌害華人而為被告之規定。同治七年訂立上海租界會審章程第一條，言華民控告華民，及洋人控告華民，皆歸其訊斷。第二條言案件牽涉洋人者，必須領事會同審斷，其所謂牽涉洋人之案件即指洋人控告華人之案件而言，此外無有關於華人控告洋人案件之規定，是會審之制僅及於本國人為被告之爭訟，而不及於外人為被告之爭訟也。其失平等者一。又租界會審章程第三條，謂凡為洋人聘僱服役華人之案件，須先以所犯案件移知領事請其交出，並由領事來堂聽訟，既非洋人為原告以控告華人之案件，而徒以僱役關係，使領事干涉其傳呼權審訊權，是會審之制並及於兩國人民無交涉之本國人爭訟，其失平等者二。又會審章程第六條，謂無領事管束之洋人案件，仍邀一外國官陪審，無領事管束之洋人，應完全服屬我法權者，而亦以訊審權與彼共之，其失平等者三。又光緒中修改會審章程第一條，言會審公堂於捕房解訊及會審案件，應分立華文冊檔，案件而可由外人設立之捕房解訊，是我固有之司法警察權檢察權亦被其侵害，其失平等者四。又修改章程第六條，凡提究傳訊租界華人各票，應由領事畫押蓋印，是專關於本國人之檢察權傳呼權亦被其總攬，其失平等者五。合而觀之，我裁判權中之各部，及附隨裁判權之司法行政權，實為其所侵蝕，我應完全保有之本國人裁判權，及無領事國人裁判權，實為其所干涉，我應相互均沾外國人裁判權，實為其所獨占，此其大略也。上海既如是，其他通商各埠皆無不有然。故自通商以來，不但不能保維裁判權，實益損失主權極多，雖有直理不能置辦，雖有抑屈不克伸張，國人之身命財產皆被外人之蹂躪而不獲保護者不知凡幾，致使外人

反輕侮嘲笑，日我爲埃及緬甸婆羅洲之續。(三國皆以混合裁判爲亡國一原因。)此非我朝野上下近日所引爲大痛者乎。夫俄人條約上會審權之規定，一則曰會同，再則曰會同，皆只混括言之，無以上所述不平等之形者也。今若因改約而漫然許俄人由領事裁判權以行會審於蒙古新疆，則必仍仿沿海各埠之例，給以種種不平等之權可知。即或稍變通之，亦不至大易其實際，是使瀚海東西天山南北之間，復流無窮之毒，吾恐自是斯拉夫之民族益將高視闊步，而蒙回數千萬編氓之衆益受其法權之抑屈，遂終沈九淵耳。夫既許人以領事裁判權，其辱國病民已足爲亡國之一原因矣。而況又與以繼長增高之不平會審制乎，既不能爭領事裁判權，而區區致力於會審制之平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已覺可恥之甚矣。而況並此而不能得之乎，此吾人所爲三歎息於政府之愚弱也。

然則其果能撤消此會審制乎？曰唯唯否否，夫領事裁判權一日不撤消，即會審制一日不能不存在者也，既認其有領事裁判權矣，則且將就焉而姑致力於會審制，以圖補偏救弊之法，亦未始不可者也。謂宜乘此改約之談判，與彼另定會審專章，循前此各約混括無分別之「會同」意義，以爭回彼我平等會審之權，凡沿海各埠所行之一切不平等制度，皆宜廢絕，雖不能言收回其領事裁判權，亦差強人意之事也。而蒙古新疆人民受保護身命財產之賜，則不鮮矣。今者我國允許之照覆已去，無事再論，吾惟望其於商訂約文時加之意焉耳。

五、俄人在蒙古新疆購地造屋問題

此條項聞我政府亦已允之，蓋亦因俄人有條約上之理由而然者，吾則以謂亦宜加以制限而後可者也。夫所謂購地造屋者即得享有土地所有權與家屋所有權之謂。屬於國際民法，所謂外國人財產權之一部者也。俄人而得購地造屋，即俄人得享有土地所有權家屋所有權之謂也。俄人始與我立陸路內地通商之約，(伊塔通商條約)即於伊塔二處指定給與住人存貨之地(十三)及墓地(十四)，牧地(十一)，並得建造行棧。後立北京條約，於喀什噶爾亦然。及乎伊犁事件條約，汎定俄國應設領事各處，皆准俄民建造鋪房行棧，或自置地方，或照伊塔之約由官給地，又承認俄人占領伊犁時所自置田地照舊管理，蓋允彼以土地家屋之所有權已久，惟始尙由我國指定土地，彼無自由設定土地所有權之事，繼則改爲或自置或指定(又不劃定區域)而自由設定之權，乃聽彼得任意爲之。約言之，即俄人在蒙古新疆終獲有無制限之土地家屋所有權者也。夫國際民法上之外國人財產權，有應享有者，有不應許其享

有者，其應許其享有與否之分別，一視乎其國之經濟文化等之狀態何如以爲標準，使其國經濟發達文化增進，其國人可與外人自由競爭，則財產權大抵皆許外人完全享有之；使其國經濟不發達，文化未增進，其國人尙不能與外人自由競爭，則大抵加以制限者居多，家屋所有權於一國經濟文化較無重大關係，故各國無不公之於外人，此無論矣。土地所有權之應許與否，現則今世界各國政治家立法家所殫心竭慮研究之一問題也。歐美各國以其國民經濟文化差相等齊之故，大抵許外人享有，然如美國各州，巴爾堪半島諸國，亦有不許者。日本在昔禁止外人取得土地甚屬前歲始議開放，然猶附以各種之條件，即此次交涉主人翁之俄國，亦厲行禁止之制者也。蓋此等諸國，或人口稀疏，或產業幼稚，或人種宗教風俗習慣與外人絕異，不能自由開放，使其一國之經濟文化大受劇變，故不得不采制限政策，如是焉耳。夫謂我國民不能與外人爲自由之競爭，此厚誣我國民者也，然而審觀我經濟文化之一切狀態，則尙未臻於發達增進之域，則又非矯誣之辭也。吾嘗謂我國將來之土地政策宜亟師社會主義之意，禁豪強兼併，設增價稅以保護多數國民之利益，使一國經濟平均發達，本國人猶宜制限其所有之分量，而謂外國人可許其自由占取也耶。今夫蒙古新疆者，於我國中最號稱經濟不發達文化不增進之地域者也，語其人口則不及千萬，語其產業則尙未脫游牧時代，其人種則半開化也，其宗教則迷信也，其風俗習慣則無不居劣敗之地者也，是不能與強悍狡黠之俄人自由競爭也，亦明矣。而我乃以無制限之土地所有權許俄人享有之，是不啻許其有自由雜居內地之權也，是不啻以蒙古新疆充俄人之殖民地也。近來俄人之侵入蒙古新疆者，除探險隊而隊外，構屋永居者幾於無處不有之，去歲洮南府之交涉猶在人記憶中之事，席捲之勢蓋已將成矣，自是而後若仍不講制限之法，吾不知俄人滔滔之勢將伊於胡底耳！每一思當日我政府之鑄此大錯，安能不爲之痛哭流涕也。雖然吾人審觀當日許俄人置地之約，雖爲混括無制限之辭，未嘗有場所及數量之規定，然正惟其混括，則亦不得解爲即無場所及數量之規定，蓋場所及數量問題當日固保留之以待再議者，且約文不汎言凡蒙古新疆全境，而只言「應設領事各地」，則實專指領事駐節之地已不煩言而解，固不得包括全蒙古新疆者也。今宜乘此改約之際，亟得折彼盛氣，則即提出允彼置地造屋之場所與數量問題，以與彼磋商，無論所許場所之良否，數量之多少爲何如也。但使彼允與我磋商場所及數量即可矣。而後再以專章定之，則不制限而自制限者也。是即與吾再三反覆陳言，謂宜劃一區域使彼置地造屋居住貿易之說也。果如是，則禍庶乎其稍瘳矣。抑吾聞之，日本當維新以前，亦嘗許外人以土地所有權，蓋其當日愚暗，亦與我無異，及乎維

新以後，乃悉收回之，而又以外人既得之權之不能沒也，乃爲變通之法，改爲土地永久租借權，（日本名永代借地權）一以符立法上土地不與外人之精神，一以和外交上條約已規定之事實。我國沿海各埠許外人之租地亦即是制也，我政府而果善於樽俎折衝也，又何嘗不可仿行也耶。

六、俄國在交界百里以外俄境設關收稅問題

此條項不關中國領土以內之事，爲俄國主權所應有者，我政府已承諾之，似無所容許研究，雖然吾人固不欲干與人國內政上立法之事，而關於條約上之解釋則有一疑問焉，固不能不亟一商榷之者，蓋此疑問其解釋有不利於我之虞，我國人亦不可不注意者也。咸豐元年，伊塔通商之約，開中俄兩國內地陸路通商之始局者也，其第三條曰：「通商爲兩國和好，彼此兩不抽稅。」夫此條文果何所指而云然乎？以條約締結之關係言，則此約爲規定俄人在伊塔二處貿易事項者，此條文之適用亦當以伊塔二處爲限。然以兩面言則固明，明曰彼此兩不抽稅，「彼」云「此」云者，不可解爲指抽稅客體之商人而言，而必須解爲指抽稅主體之兩國政府而言，此理有固然者也。

兩國政府則伊塔二處固爲中國之領土，不能容俄國政府有抽稅權利亦爲常識所得判解之事，由是不得以俄國政府抽稅與否之規定，爲對於伊塔二處而設又可知者也。換言之，即約文中所謂兩不抽稅之主體之一方既爲俄國政府，則其所規定不抽稅之消極的義務不屬於中國領土內，而屬於對手國之俄領土內者也。夫以條約而限制兩國之課稅權，亦國際數見不鮮之常事，當日俄國對於中國久居不平等地位，（咸豐八年以前之中俄交涉事務中國以理藩院掌之，俄國以元老院掌之，皆規定於條約，即此可知也。）中國既予以免稅之惠，則俄國亦不能不以互惠之例予中國也亦明矣。故俄國亦規定不課中國在俄國貿易之稅，亦當事之所應有者也。其後伊犁事件之約，此條款亦未見更易，以第十九條「從前條約未更改者仍照舊行」之文例之，則俄國政府不課我稅之義務，迄今不謂爲猶有効力焉不得也。或曰中國在俄國之內地貿易，自咸豐十年之約始規定者也，伊犁條約即如以上之解釋，又安見果爲對於中國商人在俄國內地之貿易而設耶。曰是固然，然吾讀尼布楚條約，已有準兩國人互相往來貿易之文（六），且未嘗規定只限於國境貿易，雖當日我國人夷狄視俄，實際上或未有往俄內地貿易者，然無論何時可往俄內地貿易之權利，則未嘗制限者也。既未嘗制限，則締結伊塔條約之時，對此權利而與以免稅，固非不適當之解釋矣。咸豐十年之約，

以始立國境貿易內地貿易二種分別之故，故於規定交界各處無稅交易（四）之外，乃重申前義，曰中國商人亦可往俄國內地行商云耳（五款二項），其不明規定不納稅者，非取消中國人免稅之例也。以伊塔之約既規定之，故不再申明也。觀其約中關於俄人在中國之內地貿易，亦不申明免稅之事，即可知其意矣。

且夫以經濟的眼光觀察此條項，又極不可輕視之問題也，蒙古新疆之現狀未脫乎游牧之域，其產業既不足稱道，則原始業生產品之輸出不能不設法獎勵而保護之，此稍有識者所能言也。俄國既爲我尾閼之域，則我雖無條約上之權利，猶當乘改約機會以謀對手國之讓步，近世各國每值改正條約關稅輒爲其一大問題，即可見矣。而況有條約，具在善爲解釋即得此權利者乎。去歲俄國設義爾古德各處稅關，我國商人嘗以展期乞於彼政府，而彼亦允諾之，此亦足見我商人之解此利害，而俄政府亦非無因而後然者也。使我以上解釋而果不誤乎，則我國當乘此據理力爭，而不容稍讓，何事驚惶失措而敬謝不敢也。彼事力爭上遊，我事事不問其原由如何，而惟知退屈遷就，而猶曰謹守條約，此人之所以宣告自由行動而不稍顧慮也。抑吾聞伊塔條約有滿洲文俄文之本，吾所據爲譯本，固不知滿洲文俄文之本爲何如也。若果能對照而盡發其覆，而又不蹈中英天津條約十六條三項之覆轍，（天津條約此條，英文與漢文不同。）則又何患協定關稅制度之不能施諸羅利之邦也。

結 論

以上所述大端若是，要而言之，俄人此次對於蒙古新疆之舉動，其蓄意深而規畫甚巨，其目的所在，要不外乎欲握蒙古新疆之政治勢力經濟勢力，以圖展其極東政策中東政策（中亞方面）之雄略，蓋聖彼得堡諸政治家處心積慮者已非一日，此次適逢改訂條約之期，爲彼最易藉口之機會，故乘時而作，欲以其所處心積慮之方策，使益明現於條約，垂爲國際成文法上之規定，我國而欲講抵抗之策，亦不可不注意於此點。較量事實，運用政治的方法固爲必要，而根據條約提出法理的理由亦所常有事者。果能統貫以前諸條約，（有効力於今日者）而研究詳實，參以現今蒙古新疆之政治的經濟的各種狀態，審其利害，酌其先後緩急，可者許之，不可者拒之，與彼爲嚴整公明之交涉，吾意俄人雖狡黠，豈真悍然而不顧道理乎？且吾人更可進一解焉，此次俄人所盾之理由，以伊塔事件條約爲主要，蓋以該條約有十年改訂之期，而本年正月適爲期滿之時故也，然條約改正之事，爲舊約死新約生之過渡，當舊約

期限將滿之前，一方可以通告其事，而申明滿後之舊約無效，苟舊約已至其所通告之期，而新約猶未成立，則兩方皆爲無條約之國，不得再以舊約之條文使之復活，此國際之常例也。此次應改之伊犁事件條約，亦有期滿前六月通告之規定，我國政府於去歲八月卽通告該約爲無效，此後新約當協議再訂，則今日俄人已失可藉口之根據，其不能盾前約以爲責備，可斷言也。卽彼有要求之新條件，亦只可於協議新約時提出，爾時乃視兩方談判之巧拙如何，而前約不能以爲口實亦可知矣。且不特如是而已，自咸豐以後諸條約，大抵爲偏務的性質，而我國常居不利之地位，其伊犁事件條約則尤甚，除此大俄人所要索之外，固猶不鮮其例者也。使我果通告廢約，而以新條項提出與之協議，則雖不能全部改正，然必有若干條可爲協議問題，苟輔以公正明敏之手段者，吾知其未始不得獲勝利也。乃我政府則不知出此，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致釀成安奉鐵道事件以來第二之奇辱，眞所謂冥頑不靈之被動的外交也。

雖然吾人固未嘗以此奢望政府者也，往事既已矣，繼自今惟願政府圖亡羊補牢之策，答覆之書雖已去，今後協議新約條文之事則猶重大之責任也。聞新約之決定，期以二月十日，當局諸公不審方作何研究，爲何準備，以應爾時之折衝，使果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吾蒙古新疆之域受惠豈淺鮮耶。嗚呼！白日俄第二次協約立，而俄人東下滿洲之策息，自德俄協商成，而俄人南出波斯之計阻。今日者俄人遺傳之大彼得政策固惟有橫臨蒙古，躍進中原，突貫新疆，席卷西藏、印度、阿富汗，或可易於集事，此其極東政策與中東政策所以必置重於蒙古新疆之主因也。近年以來，其所設施與計畫無不可爲其左證，此次之要索不過其乘機而動之一端耳！今而後吾知黃河以北皆將有不能高枕之勢，而此次改約之交涉，則正其政策成敗勢力消長之關鍵也。嗚乎！當局諸公固可不慎重將事也哉。

補論俄人在蒙古新疆自由貿易問題

此次俄人所要索之各項，以在蒙古新疆自由貿易一項爲最關於利害，而我所得拒駁者亦以此爲最易。乃政府答覆之詞則只言照約辦理，暫不納稅，而不明斥其要求，可謂柔弱之甚者也。夫自所謂變相侵略政策發明以來，世之墟人國屋人社者往往習用經濟的侵略政策，而貿易尤爲先驅，誠以一國之經濟力大半爲貿易所支配故也，貿易發展之法不一，而以輸出入於其國時得減免關稅爲最要，苟能自由出入貿易於其國，則其經濟主權卽可入於掌中，而其國亦隨之，此近世通商史上數見之事也。俄人知其故，而尤能神其用，故前此乘洪秀全之亂，於同治八年條約索得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八日

六二

蒙古貿易免稅之權利，又乘伊犁退還之役，於光緒七年條約索得新疆貿易免稅之權利，及至今日又欲乘改訂條約之機，肆其要挾，使其權利益得確定，此其志蓋路人皆知之者，以蒙古新疆文化野劣產業枯槁之域當之，其不能與之競爭而抵抗之也亦明矣。前此我外交當局迫於一時之利害，貿然以此存亡攸關之權利與彼，其失策已不可及，今若更展其期限，以諾其要求，是直以蒙古新疆充俄人第二之西伯利亞也。且俄人之所以肆其要素者，以有同治八年及光緒七年之條約固矣，然詳審二次條約之全文，固非永久絕對許其貿易不納稅者也。

光緒七年之約其第十二款曰：（此約文據日本東亞同文會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篇）

俄國人民在中國蒙古地方設官及未設官之處，均准其貿易，照舊不納稅。俄國人民在伊犁、塔城、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及關外之天山南北兩路各城，亦准其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有須由兩國議定稅則之必要時，即將此免稅之例廢棄。

觀約文之意，則蒙古貿易因有前此條約，故不得已以照舊不納稅允許之，而新疆貿易則明謂不納稅之期，只在「暫時」時，將來中國政府固有徵稅之權利者也。然此猶只專言新疆，且第十六款則更有廣汎之意，其文曰：

將來俄國陸路通商興旺，如出入中國貨物必須另定稅則，較現在稅則更為合宜者，應由兩國商定，凡進口出口之稅，均按值百抽五之例定擬。

以此文與該約各條及前此各約參觀，其所謂「現在稅則」者，固專指陸路與海路中間地貿易，（即張家口、肅州、嘉峪關）之稅則而言，而其所謂「陸路通商」，所謂「出入中國貨物」，非解為凡陸路通商各地，及凡出入中國各埠之貨物不可，既解為凡陸路通商各地，及凡出入中國之貨物，則蒙古新疆之通商亦屬於陸路之內，其出入蒙古新疆之貨物亦不得謂非出入中國之貨物明矣。約文明謂俟通商興旺即由兩國按值百抽五例定擬稅則，是蒙古新疆將來亦在徵稅之列，固理所應爾也。且此次條約專為蒙古新疆關係而設，約文所指舍蒙古新疆亦無他可當之者也。惟其後約文中所謂商務興旺不指定何時為標準，頗為解釋上之疑問，然觀該約第十款之文有曰：

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哈密、烏魯木齊、古城五處，俟將來商務興旺時，由兩國協議添設領事。

此所謂「商務興旺」，殆即與第十二款所謂商務興旺，第十六款所謂陸路通商興旺相映者。蓋當時立約者之意，以

爲設領事與課稅爲利害相反之二事，將來一國若以己所利者提出要求，則他一國亦有所應之以爲對抗，故設此互相抵換之制，以爲後日紛議之豫備，其用心亦良苦矣。今者蒙古新疆各處其貿易聚臻於發達之域而可課稅與否，固不易言，且自我發議，彼亦未必承諾，然俄人前此所規定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設領事之約，此次亦要求實施，則不謂俄人已認蒙古新疆各處爲貿易發達之域不可，既認爲貿易發達之域，即是設領事與課稅二者皆已臻實施之期矣。我以課稅條項提出以覆彼焉，亦何不可之有乎。不特此也，此次俄人復主張有在交界百里以外俄境徵收華商關稅之權利，依吾人所見，以解釋伊塔條約第三款「彼此兩不抽稅」之意義，則俄國對我亦有不課稅之義務，要求其棄此主張，固亦準據成約之一條項，若以此條項與彼所要求在我領土內自由貿易之條項對抗而抵換之，吾諒俄人當亦不能不稍有所顧慮也。乃我政府不知出此，惟姑息其辭，而徒曰照約辦理，使此有關西北存亡安危之條約上權利，拱手讓人，是真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註五）

清廷以補用參將張紹曾充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官。（註六）

清廷以班禪擬為達賴乞恩，命駐藏大臣聯豫趁機籌商。

據「宣統政紀」記其電云：

「電寄駐藏辦事大臣聯豫：此次班禪來見，爲己革達賴乞恩一節，現在達賴是否確係悔過安分，自願回藏。如班禪與達賴消除從前意見，爲彼求復職掌，似可趁此機會，體察情形，酌量籌商。惟權限必須分明，只准管理教務，不准絲毫干預政權，一切均應從嚴限制，以杜後患。至留班禪在前藏暫掌教務一節，己革達賴所屬之噶布倫一切人等是否悅服，彼此可以相安，著駐藏辦事大臣就近詳慎酌覈，從長計議，再行詳細奏明，候旨辦理。」（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一號頁一二至一三。

註二：Grosse Politik, XXV, 78-79.

註三：Diplomatische Aktenstücke, ed. Siebert, pp. 272 ff.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十九、二十日

六四

註四：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ries 3, 1, 156, 158 (January 26 and 29, 1914).

註五：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念二日至二月初四日。

註六：「宣統政紀」卷四十八頁一五。

註七：同註六。

十九日（二月十七日）中俄關係突趨緊張。

俄國恫嚇清廷接受其所提要求。據上海「民立報」新聞專電云：

「倫敦電云：據俄京聖彼得堡來電言，俄國官報載，俄陸軍省已開重要會議，討論中俄交涉事，並言中國向來藐視約章之舉動，已令俄國忍無可忍，故吾人於數日內可望外務省之活動宣告文。」

「據俄京來電謂：俄國近來已頗憤恨中國，聞其故係因中國對於防疫多所阻撓，致疫得以傳染而起，故決定以強權對待中國，將重佔新疆省之伊犁地方。按該地係俄人千八百七十九年立約時退還中國者，俄國此次之舉動，不欲施行千八百七十九年之約，惟決定逼中國守千八百十一年約章，俾俄國得享約中所載權利，及蒙古自由貿易，治外法權，暨在蒙古科布多設立領事等，此次俄人之舉動，當視中國狀態若何為定。」（註一）

「英法日三使警告外部，謂已得俄政府宣布，俄軍決定一月內整列在黑龍江邊境示威，政府大震，今日又開特別會議。」（註二）

清廷電伊犁將軍，留心俄人在邊境舉動，催新疆巡撫袁大化迅速赴任。（註三）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二十日新聞。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二十日專電。

註三：同註二。

二十日（二月十八日）清外務部照覆俄使，拒絕俄國要求。

清外務部照覆俄使，謂中國並非不守條約，實俄人時欲擴張原議。中國素持和平，固守友誼，俄國

不應以強硬之辭相逼。(註一)

片馬英兵進窺大理。(註二)

英人自庚戌(宣統二年)冬擅行侵佔片馬後，至是復欲進窺大理，以是國人仇英言論激烈，雲南人士尤爲激昂，昆明各界特組織「雲南中國保界會」，共商保界之策。茲錄其宣言如下：

「嗚呼！我中國四萬萬同胞亦知西南天末，亡中國之萌蘖今已漸漸發生乎！我四萬萬同胞不及此時協心并力，預謀鋤遏，則勢將滋蔓，蔓不可圖，我國樞軸必總握於他人之手，隨所欲之，無不如志也已矣乎。中國從此尙可爲乎？尙可爲乎？同胞！同胞！事棘矣，請垂涕泣而道之。夫我中國廿一行省，具倒挈全國之勢者雲南也，而雲南所以能倒挈全國者，形勢多在迤西，樞紐蜀藏，高據長江上游，是何如險要也。緬界毗滇，自歸英占領後，東封不已，又肆北封，日假勘畫界址之名，實行蛇豕吞噬之策，昔者我滇牧圉，遠在大金沙江外，乾隆以後，孟莪、孟拱、蠻勇等土司，潛折入緬，疆吏憤憤，不知索還，可爲痛惜，然猶瀕江而守也。乃英人狡焉思啓，日甚一日，浸假而越據大金沙江矣，浸假而進占野人山矣，至奪得樹漿廠，而滇之藩籬潰，英人之根據成。前我政府慎睦邦交，隱忍退讓，壹示包荒，而我人民罔獲聞知，無可如何，即有少數識時務者，亦祇得私相太息，敢怒而不敢言。且前政府官吏視雲南如甌脫，即使且歸外有，似不大惜。疆界日蹙，職是之故，而英人野心勃勃，不可億及，去年多杪，突如其來，派兵千餘，據我片馬，夫片馬滇地也，(屬我保山縣登埂土弁)，載在志乘，章章可考。我滇於宣統二年五月間，曾設土民學塾，教授該處邊民子弟，英人於邦交修睦之時，橫使強權，擅自稱兵，甘爲戎首，據地不已，復毀我既設之各學塾，野蠻無理，達於極點，全滇同胞一聞警報，忍無可忍，憤不勝憤，莫不髮指脣裂，擬先鳩集十四府義烈子弟，同心抵赴，雖斷脰陷胸，暴骨流血，即致化沙化蟲亦所甘心，甯盡死一千七百萬同胞以爭片馬，不能讓片馬寸土以受橫逆。即使全數灰燼，則我川黔粵楚各同胞，此大局累卵之秋，必不忍坐待死亡，甘爲印緬。誓將結袵同袍，鼓再接再厲之氣，前仆後繼，保滇疆以保全國，亦意中事。特以現今世界文明各國，同聲結合，主張和平，何能腴顏破壞公例，而自居於野蠻，又何可以激烈抗禦而轉成效，我等聚議，彼以野蠻手段待我，我何可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日

六六

文明手段待彼，用敢偏告我廿一省同胞，同聲相應，凡足跡所到處，雲南中國保界會所有與外國毗連處，援古證今，精心研究，實行調查，繪圖出版發行，一人如是，十人如是，以至四萬萬人皆如是，滄海可變，此約不可變，南山可移，此約不可移，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并心堅守，銳意實行，非至返我侵地，片馬爭回，撤彼駐兵，復我學塾之一口，斷不議解。羊亡補牢，前失雖已無望，後禍或可漸弭，未始非救亡一策也。若禍已燃眉，復行觀望，英人得寸進尺，虎狼無憾，則不惟藏蜀滇之扼塞，立見蕩然，患將不測，而舐糠及米，屠亡齒寒，長江上游行且入彼掌握，稍加經營即可順流直下。萬一野心大逞，則楚鄂吳越諸省勢如破竹，而列強此時乘機攘臂，實行瓜分，我四萬萬同胞奴隸之厄必致共飲，馬牛之鞭必致同受。萬一至此，曰雲南人先無能力陷極，是雲南人不惟死有餘罪，不惟爲亡雲南之中國之罪魁，九原雖深，所可藏衆罪之魂魄也。嗚呼！我雲南同胞，奮！奮！奮！同胞，起！起！起！

！」（註三）

清陸軍部奏請補授陸軍速成學堂第二班畢業生官階。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正月，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設陸軍速成學堂於保定，以造就初級軍官，二年畢業。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四月，第一班畢業。同年十二月，第二班畢業，分發近畿各鎮試充軍職，茲因見習期滿，陸軍部奏請分等補授官階。原奏略曰：

「（上略）竊查臣部陸軍速成學堂第一班畢業生業於上年四月間，按照定章奏准遵辦在案。茲查該堂第二班學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間入堂肄業，於宣統元年十二月間，據該堂呈報畢業，經臣部派員照章分場考試，均按所習分學術兩科，各依門類詳加考驗，核定分數，分起發往近畿直隸各鎮，試充軍職。嗣見習期滿，據各該鎮統制官將該生等在軍隊見習分數，列表申送到部，復經臣等各按學科術科，試充軍職。三項彙核分數，列定等第，並傳集各該生，面加訓勉，按名發給執照在案。查定章各省陸軍學堂畢業者爲三等畢業生，考列上等者准補副軍校，中等者准補協軍校，歷經遵照辦理。又軍諮處奏定，嗣後陸軍官佐應按所習科目，冠以陸軍某隊字樣各等語。此次臣部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與各省陸軍學生事同一律，應作爲三等畢業生。計考列上等何家瑞等五百一名，中等索文案等九

十九名，謹照章按科分擬應補各隊官階，繕單呈覽，恭候欽定。俟奉旨後，即由臣部欽遵註冊，並發給文憑，以符定章。所有擬補陸軍畢業學生官階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奉旨依議，欽此。」（註四）

按：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官學校之前身，優秀學生得保送日本深造，清季革命黨人早年肄業其中者甚多。其學員由各省督練公所招考保送，蔣先生中正及張羣等，均為該校第一班學生，經保送至日本士官學校深造者。（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一號，頁一四。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念一日專電。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二月二十日第一頁。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初一日，頁四。

註五：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九至一〇。

二十一日（二月十九日） 清廷命東三省總督錫良籌備在奉天舉行之各國防疫會議，並派外務部右丞施肇基代表參加。

據「宣統政紀」誌其電云：

「諭軍機大臣等：電錫良，東三省時疫流行，前經外務部照會各國，選派醫生前往奉天，定於三月初五日開會研究，所有會中籌備接待事宜甚關緊要，著東三省總督會同外務部妥速布置，並派施肇基屆期赴奉蒞會。」（註二）

清廷調杭州將軍志銳為伊犁將軍，伊犁將軍廣福為杭州將軍。（註二）
清駐英公使劉玉麟致外務部譯送英外部面交滇緬界案節略。

附錄：英外部大臣面交滇緬界案節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二日

六八

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及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條約，滇緬邊界除（甲）南汀至那拉一段，及（乙）恩買卡一段外，其萬難逢以北者均已劃清。恩買卡一段，即本月二十四日中國公使來函所爭論者，英政府前以中政府遷延作難，故於一千九百零六年照會中國政府，謂厄勒瓦諦江與希爲黎河間之分水嶺以西，中國若不實行治理之權，則英政府即爲兩國土地在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之希爲黎河源以上者以分水嶺爲界，自此直至西藏，則循厄勒瓦諦江與三爾溫河中間之分水嶺脊爲界，英政府並代印度政府允償還登埂明光兩土司所失在該界線以西所有之各村落向例進貢之稅物，若中國再不允，則令緬甸政府不俟磋商，即將該地土地佔領治理。

經此照會，然中國官吏於一千九百零六年以來，侵犯英國政府所指之邊界不止一次，近登埂土司又剽掠分水嶺西之一村落，致英政府不得不以此時爲實行一千九百零六年警告之時。

今者不過實行一千九百零六年所預告之辦法，故遣一文官前往，並帶護兵自衛，因此情形英政府已飭北京駐使，照覆中政府如下：

所爭之地曾於一千九百零五年由烈領事與石道台會勘，英政府並未查出有與中政府之意見前後相異者，故一千九百零六年薩使又於照會中重申此意，乃中政府四年以來，除擬覆勘已勘之地外，別無辦法。故英政府即實行薩使一千九百零六年之預告，已遣兵至片馬，嗣今以後分水嶺以西之土地可保平安治理矣。

英政府以爲中政府若不以此舉爲然，則應由中國指出理由，以辯是非，至分水嶺以西各村落之賦稅，應當如何賠償中政府，示以憑據，英政府願在北京閱驗。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正月三十號。（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十八頁一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九頁八至九。

二十二日（二月二十日） 清民政部奏：催設江寧新疆等處巡警道缺，以專責成，而重憲政。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七月，清廷頒佈預備立憲上諭，改考察政治館（按：因去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所設立）為憲政編查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五月，憲政編查館奏定編改外省官制，各省省會增設巡警道一員，專司全省警政事務，而江甯、新疆等地，遲未設立，民政部故有是奏。略曰：

「竊查憲政編查館奏定直省巡警道官制細則，各省應酌裁分巡各道，增設巡警道缺。嗣臣部於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片奏尚未設立巡警道省分，應催令增設，毋再延緩，奉旨允准在案。上年十月十一日欽奉諭旨，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臣部調查戶口，籌設巡警，均屬關係重要。聖訓周詳，莫名欽仰。是全國警政，為憲政各項基礎，必須早籌完備。未設巡警道缺，各省萬難再緩。現在江甯、新疆等處，尚未遵章設立。江甯巡警事宜前經該省督撫奏稱：甯屬地廣於蘇，越江兼治，統轄為難，宜仿藩學二司之例，甯蘇分設兩缺各等語。新疆巡警由兼提法司銜鎮道督理。現在司法機關，業經獨立，未便兼攬行政之權。且新省高等審判廳廳丞檢察長，現已奉旨簡放，警察為執行各項行政機關，尤為切要。臣部與各該省督撫，於應行提前籌備事宜，同荷仔肩，應即起期籌畫，所有江甯新疆等處巡警道缺，亟應遵章設立，以期切實進行，無誤程限。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各該省，迅速欽遵辦理。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註一）

清廷命民政部及東三省直隸山東各督撫，早日撲滅時疫。

東三省疫疾流行甚久，蔓延關內直隸、山東等地，人民死亡日多，清廷命染患地區督撫設法消弭。令文云：

「內閣奉旨：東三省時疫流行，地方官防範不密，以致蔓延關內。直隸山東兩省先後傳染，日斃多人，朝廷殊深憫惻，迭經嚴飭民政部暨各該督撫設法消弭，以重民命。現在哈爾濱等處，成效漸著，日見輕減，著民政部東三省直隸山東各督撫，令各屬趕速清理，務期早日撲滅，勿稍延玩，欽此。」（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二月初一日，頁七。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念三日，第二頁。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三日

七〇

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一日） 清度支部陸軍部會奏江北新軍協餉仍由豫、皖、魯、蘇等省協濟。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八月三日，清廷練兵處會同兵部奏定全國新軍兵額，就其形勢分爲三十六鎮，其中江北一鎮餉銀係由河南、安徽、山東、江蘇等省協濟。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冬，河南巡撫寶榮以豫省財政困難，請將協餉免除。原奏略曰：

「江北陸軍編練成鎮，前經陸軍部議，由南洋大臣及蘇皖東豫四省協籌的款一案，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經前撫臣林紹年以豫省庫帑奇絀，奉撥江北協餉無款可籌，據實陳奏，懇請免撥在案。現在復准部咨，以江北成鎮明年已屆期滿，仍飭分籌協撥，力任其難等語。伏思江北爲南北衝衢，蘇皖豫東，壤地毗連，如屯紮重兵，便於四面策應，但使力所能爲，自應遵照部咨，設法籌措，以固國防。無如豫省財力匱乏，本年核計預算不敷甚鉅，不得已逐款刪減，雖得出入相抵，而實行復仍須增加。況籌備憲政縮短年限，則遞年應用，經費必致愈形支絀，明年本省陸軍應編一鎮，尙不克依限成立，更無餘力可資挹注，惟有據實上陳，仍懇准將奉撥江北編練新軍協餉，免其協撥。」

同年十二月六日，諭命度支部、陸軍部覆議，至是度支部、陸軍部會奏，仍照原案辦理。略曰：

「查江北添練成鎮，歲需餉雜銀一百五十餘萬，前於光緒三十三年由前兩江督臣周馥奏明認籌銀一百餘萬兩，其餘不敷之款，經陸軍部會同臣部議令由安徽山東江蘇河南四省分籌。是年十二月即據前河南撫臣林紹年奏陳豫省無力籌解，請由部另籌撥補。查江北與豫省相距僅數百里，接濟江北練兵之餉，實不啻增練豫省籌防之兵，應令該撫設法籌濟，勉任其難等因，奏奉俞允，遵行在案。今該撫以明年預算不敷，出款增加甚鉅，本省陸軍尙不能依限成鎮，更無餘力可資挹注，請將江北編練新軍協餉，免其協撥等語。查豫省應撥江北協餉臣部行令分籌數年之久，並未據該省籌解，本年江北提督奏練餉奇絀，懇籌撥的款，摺內聲明編練一鎮年需餉項一百六十萬兩，混成一協，年需餉項八十餘萬兩，而江北所入協款年除短欠僅有四十萬兩左右等語，是該處練餉無論明年成鎮與否，短絀均屬甚鉅，況該撫亦謂江北爲南北衝衢，與豫省壤地毗連，屯紮重兵，便於四面策應，是此項協餉撥諸輔車相依之誼，

亦屬不容推諉，且財政困難，各省所同，前據陝西湖南等省請將應解協餉酌量減撥，均經臣部奏駁在案。該省事同一律，未便辦理兩歧，所有應協江北練餉，自應仍令該撫查照。」（註一）

清廷准陸軍大臣蔭昌等奏，以俄事緊急，命軍機大臣、外務部、度支部、陸軍部、海軍部、郵傳部，會同軍諮處，通盤籌畫國防。（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初一日，頁八至九。

註二：「宣統政紀」，卷四十八頁二一至二四。

二十四日（二月二十二日） 清郵傳部奏請撤換鐵路局長梁士詒，並裁撤鐵路局。

御史趙熙參奏侍郎沈雲沛、鐵路局長梁士詒。郵傳部尙書盛宣懷與梁士詒本不合，乃奏請撤免梁氏本兼各職。原奏曰：

「臣部左參議鐵路局局長梁士詒，初隨前署尙書唐紹儀辦理鐵路，先派五路提調，逮臣等奏設鐵路總局，梁士詒即經奏請派充局長，平時任事勇往，款項悉歸其動撥，路員聽命於一人。遂不免有把持之名，致煩聖慮。應請撤銷鐵路總局局長差使，及交通銀行幫理兼差。其經手路局銀行款項，歷年既久，頭緒繁多，現奉諭旨，飭將所有每年收支出入款項，通盤澈查，有無弊端。臣等遵查該總局雖有季報，而路政司，會計科均不能稽核。故非倉猝檢查簿記所能究其根底。該局管理委員呈閱賬冊，亦不完全。現擬暫設清查款項處，嚴其關防，寬其時日，遴派精於會計者數人，調齊路局銀行各項賬目及歷來收支出入憑據，逐一核對；其不明白者，隨時責成該員聲復，方能界限劃清，水落石出。有無弊端，自當據實奏明，自不收絲毫袒護，亦不能預存成見。」

至臣部原奏：「以立法、司法之事，屬之路政司，而行政之事，歸之鐵路局，並聲明外人借款，交涉機要，臣部有不便之處，是以仿照日本設局辦理」等語。諒因本部有實行營業性質，與曩日六官成例，僅有司法而無行政者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四日

七二

迥不相同。

今之議者謂路局未免專權糜費，似宜撤局留司以符舊轍，惟念路政之外，尚有郵電，均係仿照東西各國設局辦理，即輪船商股商辦，亦有招商公局。四政四局，天然成立，按之事實，恐將來礙難一起撤銷。至於裁節浮糜，要在用人簡當；防維專擅，要在權限分明。否則局糜費，司亦可以糜費也；局擅權，司亦可以擅權也。

臣等再四思維，事非實在經驗，難究其利弊，即難定其因革。擬暫由臣部親自督飭該司局人員，認真整頓。署侍郎臣李經芳，洋務久經歷練，凡有各國交涉，以及駕馭洋員；當可協商妥慎經理。所有該局人浮於事，一面分別汰留。不久郵政收回，容再統籌四政。或宜裁局併司，抑竟改差爲缺，屆時各部官制，如有規模，自可酌察情形，妥擬章程，請旨定奪。

總之，臣部人才，務實不務虛，欲其勝任，本非容易。似祇能爲地擇人，萬不能爲人擇地。臣等值才難款綢之時，力加裁節，謗必隨之。但時事日亟，財政日難，苟徇私情，必誤公事。不得不懷遵面諭，破除情面，認真辦理。一俟清釐整飭，稍有頭緒，再當據實奏明。一面分別造冊，咨明度支部查照。」（註一）

按：梁氏爲清末民初交通界之一能員，對中國鐵路事業不無貢獻。其頻被參劾，乃由於盛宣懷之發蹤指示。據其年譜所載，記其被黜原委頗詳，特附錄如後，以備參考。

「時郵傳部右侍郎吳郁生深知一切內容，慮盛過于羅織，特于此奏中加以調護，其間『亦不能預存成見』七字，即吳所加也。」

在盛宣懷未長郵部之前，已有給事中及各道御史七人奏參先生把持路政，任用私人，虛糜公款等詞。及盛長部，參揭益厲。發蹤指示，固昭然若揭也。時人謂之七煞除五路。先生交卸鐵路局長後，將經手賬目送清查款項處，竟數十人日夜鉤稽冊籍，凡三閱月，無絲毫出入。事遂白。

先生嘗自言，管鐵路後，以與各國訂立合同，及聘用洋員，購買材料，預算營業種種關係，以用陽歷爲宜；故一切新工簿據，悉用陽歷。又嘗訂定鐵路人員制服，在當時以爲爲便利計，應如此耳。後於公府中閱清末內閣檔案，竟發覺有某御史以「改正朔，易服色」，欲加以夷族罪者。閱之舌橋不

能下。幸當時留中不發耳。政敵之險，險乃若是云。

先生自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任郵傳部五路總提調，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改任全國鐵路總局局長，初則管京漢，滬寧，道清，正太，汴洛五路。後增京奉，廣九爲七路。又經營展築之津浦，吉長，株萍爲十路。對外則更改合同，收回主權；對內則展拓路線，清理積弊。辛苦經營，爲我國交通開無限前路。其奈親貴昏亂，讒人高張，至是竟以撤職。」（註二）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九一至九二，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影印本。

註二：同註一，頁九二至九三。

二十五日（二月二十三日） 譚人鳳奉香港統籌部命抵漢口，進行長江流域聯絡，籌劃響應廣州大起義。

同盟會香港統籌部，鑒於迭次起義偏於西南，而武漢居全國中樞，得之足以動搖全局。自譚人鳳到達後，武漢革命黨人士氣爲之大振。據「國父年譜」記譚之活動經過云：

「譚人鳳欲在江浙皖湘鄂等處，聯絡軍人，先在各省設立機關，以備響應。一月六日，人鳳至統籌部告黃興、趙聲，謂南京早有所謀，而兩湖居全國中樞，地勢險要，得之足以制清廷之死命。並謂居正、孫武口夕爲武昌謀，惟缺於資，不能設立機關，以張大其勢力。湖南同志甚多，亦以缺於資，不能爲進行之部署。誠能予以經濟資助，則兩湖機關一立，勢力集中，廣東一動，彼即響應，中原計日可定也。黃、趙然之，即交人鳳二千金，使向各方進行。人鳳即乘輪北行。是日至漢口，召集居正、孫武、楊時傑、查光佛、劉英等開會，籌商響應計劃。以六百金子居正，二百金子孫武，俾設機關於漢口租界地。人鳳再至長沙，籌備湖南黨務，適謝价僧、劉承烈自日本歸，道其事於同志，同志聞之，極爲熱烈。人鳳即以餘款交由曾伯興、謝价僧等，部署一切，事畢去上海，旋赴香港親自參予黃花崗之役。」（註一）

黃興致函鄧澤如，謂信箱被人窺破，請即作廢；函件仍由中國日報李以衡轉交。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五日

七四

黃興致鄧澤如函云：

「澤如我兄鑒：啓者，前請以後函件，照開來之信箱付寄，茲因該信箱爲他人窺破，請將該信箱作廢，仍由中國報李以衡君轉交，俟另設立妥後，再爲通告。專此即請大安。弟興頓首。正月二十五日。」（註二）

胡漢民自越南西貢致函鄧澤如，報告募款經過。

胡漢民致鄧澤如函云：

「（上略）克強兄等又屢電促弟返，最近得兩湖等處捷音，弟已決定返港矣。……越南西堤界內，籌得款約一萬，已收八千餘，已滙港。福建人一方，得邱德祥（即菽園之弟）之介紹，籌得四千餘。……海防河內，據林君（按即林煥庭）來書，籌得五千餘元，視今春之力爲倍。（越南西堤今存祇得三千，此次則數倍矣，然資本家究未得力。）」（註三）

按：本年正月初四日，漢民離暹羅，初十日抵新加坡，見香港同志來信，催漢民返港，旋又接西貢同志來書，謂有殷商相助，可得鉅款，約漢民再往。十六日漢民由新加坡抵西貢，本日乃自西貢致函鄧澤如報告經過。

俄國駐北京公使至外務部，要求中國承認本月十八日所提通牒。（註四）

此爲俄國向清廷提出之第二次強硬照會。是時國人鑒於外患嚴重，各報紙排俄言論日趨激烈。茲錄「民立報」刊載漁父（宋教仁）所著「討俄橫議」，以見一斑：

「嗚呼！近日俄人之舉動，其蠻橫無理，蓋可謂自有國際交涉以來未見其例者哉。前月中旬之照會既以自由行動恐喝吾政府，而吾政府亦既敬謹聽命承諾其要求條項矣。頃者乃復爲第二次之照會，謂中國答覆有關約章者未滿俄政府之意，顯有不顧和平之態度，難免擾亂兩國邦交云云。而其後面之舉動，則方日日耀兵以示威於我滿蒙新疆，合前後觀之，其蔑視國際法其蔑視條約，其玩弄我政府，侮辱我國民，已洞若觀火。此次而果任其跋扈飛揚，不稍爲計，是吾人直甘爲亡國民，影響所及，釀成瓜分之禍而不辭矣。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俄人之所以出於是者，以改訂條約問題也，吾國與俄人所結之伊犁事件條約，今年爲第三次期滿之日，其已得之種種特權，恐因改約被我收回，乃爲先發制人之計，於未期滿之前肆其要索。其要索之條件大都違約背法，已不俟論，即其要索之形式已是不法之舉，欺吾太甚，足令人髮指目眦盡裂者也。夫國際條約之締結，以雙方合意爲必要之條件者也，其期滿改訂亦無不然，前此之伊犁事件，條約既聲明十年，限滿後可以商議酌改，且曰如限滿前六個月未請商改者，應仍照行十年。既言商議酌改，是明謂期滿六月前兩國政府無論何方皆有通告改訂之權，一經通告，一方即宜與之商議新約，不能頑強不應者也。既言如未請商改，應仍照行，是明謂若一請商改則不應仍照行者也。蓋一方既通告改訂，則是約中條款必是與此一方之情事不合，不能適用，故此一方之政府不欲再照行之，而其條約之實質已失此一方之合意，不能再有效力，非再以新生之合意另定新約不可也。此蓋國際之通例，而亦伊犁事件條約正當之解釋也。吾國政府去歲秋間既以改訂伊犁事件條約與俄人互相通告，而俄人又無他種之異詞，則是明已承認前約期滿後之當歸無效，而前約期滿之時日實應扣至本年八月爲止，自此以後前約條款已失効力，苟新約未成立，則兩方皆爲無條約之國，而可以自國主權在白國領內施其關於他一方之立法行政，故俄人之於我國，雖在前約期滿前，不能據以爲擁護期滿後之權利之符明矣。苟其不然，是即俄人自違前約所謂商議酌改之精神者也。乃俄人一則曰依據條約，再則曰中國破壞條約，夫前此之條約，前此中國皆依據之而未嘗破壞，即如俄人此次所要求之六條，亦未嘗有不照行之事，亦爲俄人所認知者，則其所指應爲將來新約，此將發生而未發生之新約，而強人以依據，責人以破壞之罪，天下豈有是國際法理乎？實而言之，即是欲以前此已得之權利要索再規定於新約中，而牽強其辭云耳！噫！蠢爾俄人，爾誤矣，爾欲繼續享此權利，爾但傲然曰改定新約須以爾爾之權利與我，否則吾自由行動不猶直捷乎？何爲是牽強前約而責吾以期滿後猶須依據，以自陷於不合論理之失態也。前約所定吾國斷乎無期滿後猶須依據之義務者也，夫俄人所爲其不合國際法不遵條約，并不能使其主張之理論免去矛盾，如是俄人豈不自知之，而乃以是欺吾國民，迫吾政府，如弄小兒，其尙有我國民及當局諸氏在其心目中乎。

雖然吾國人其勿以是爲可恐也，俄人非真能以是與我戰者，其責我擾亂邦交，其宣告自由行動，其日日耀兵示威於滿蒙新疆，皆彼虛聲恫喝之狡計，斯拉夫人慣用之長技也，自由行動云者，雖作俑於前歲日本之對於安奉鐵道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五日

七六

，然實爲國交斷絕之變名，在他國領土內而自由行動，惟兩國開戰時得爲之，俄人以自由行動通牒宣告，固不啻對我挑戰，故西報謂爲半哀的美敦書，其侮辱我實甚，然俄人而果欲與我一戰，則直驅其哥薩克之鐵騎南下牧馬可也，自彈春以迄於喀什噶爾，無在不可以任其馳騁，何事徒爲大言，使敵設備乎？天下豈有如是之戰略耶，（俄人進兵伊犁之說，張聲勢虛，亦彼作勢以恐人者。）日本前歲之宣告自由行動，同時即在鐵道自由開工，然亦未嘗有所謂戰事，今俄人宣告已閱月矣，而其所要求之條項則大抵現今皆實享有之，無待以自由行動獲得，其他則除是進兵占領土地外，無可以當此者。而迄今彼亦不敢公然爲此也，是其虛聲恫喝明矣。且俄人今日果能以此改約事而與我一戰乎，吾人觀其外交形勢，察其軍備政策，審其交通計畫，考其財政預算方針，雖不無預備將來戰爭之形迹，然本年之中，未嘗有與一外國開戰之計畫，則實事也。蓋亦以滿洲戰後創痍未復不敢輕啓外釁故耳！是故以吾人斷之，彼雖日日言自由行動，日日耀兵示威，亦可預料其必不能實行開戰者也。使吾當局諸氏者洞悉情僞，屹然不動，毅然辭而拒之，詳審形勢，善用外交操縱之術，以爲因應以待其策術之窮，何患乎彼之虛聲恫喝也乎。

然則所謂善用外交操縱之術以爲因應者何也？曰是有三策，以強硬手段爲正當防衛，嚴然拒絕其要求之全部，不少退讓，此上策也。擇其重要條項而拒絕之，以爲半部退讓，此中策也。全不拒絕，惟再延約數年以爲後圖，此下策也。三者之策各有其利害，請論崖略如左：

俄人舉動之蠻橫無理，即彼歐西之輿論亦多不直之，其所要求之條項又皆爲未來新約之事，無有藉口前約之理由存乎其間，其國內情僞不能以此事而遂與我一戰已瞭如指掌，我政府對此固不難以強硬手段對付之者也。前次我政府之答覆，對於其所要求六條大抵已允許之，然吾詳觀答覆文義，無一語及於將來新約，蓋單就俄人責我破壞條約之點而加以辨駁者。嚴格論之，此答覆所允許之各條，只能解爲對於前約之追認，而不能解爲對於將來新約之承諾，其効力只能及於前約之期滿前，而不能及於期滿後也。（即俄人照會所要求者，亦未明言及將來新約也。）今宜再度正式照會彼國，而言曰：伊犁事件條約，在本年八月以前我當謹如尊命遵守無違，八月以後則當按照該約十五款全部廢除，所有俄人在蒙古新疆自由貿易等各種特權皆歸無效，至於新約則兩國當和衷協議另訂，夫果如是，吾意俄人必不能再以破壞前約責我其所要求之各條項，皆將變爲無用之長物，苟其必欲攬而有之，則非另以之作爲

新約之條件而要索之不可。我既得居上游之勢，是未嘗無可勝之機也。夫俄人既處心積慮欲保有前約中之種種特權，則必不因是而遂中止明矣，其重振旗鼓，肆其咆哮，向我要素固意中事，然此時乃視談判之巧拙如何，不能再以前約爲口實，則正宜賭之於外交手段，訴之於實力者也。使俄人而果來乎，吾惟當嚴整其詞，斷然拒絕，且聲言曰：貴國若自由行動，敵國亦可自由防禦，彼或耀兵示威於滿蒙新疆各處，而我但宜嚴兵守備邊境，勿令闖入，雖如何恫喝亦屹然不爲之動，一方力爲開戰之準備，復以其原委理由，布告天下，聲明卽有破壞平和之事，我國不任其責。夫俄人之不能與我戰亦既昭然，則斷不能因此而遂實行宣戰也。然後乃以敏巧之外交談判折衝其間，吾意俄人亦無能爲耳！夫外交之勝敗雖視國力，然亦存乎當事者之人，前年婆茲馬士之口俄媾和，俄國雖戰敗，而猶得外交勝利之名譽，千八百十四年維也納之各國會議，法國雖滅亡之餘，而猶能聯英盟奧抗普以挽既倒之頽勢，其故不可思乎？是故俄人之虛聲恫喝，實不足恐者也，此吾之所謂上策如是也。

雖然我政府未必能行此策也，則不能不思其次矣，俄人此次要求之條項，都凡有六：一曰俄國在國界百里外俄境徵收華人關稅也，二曰俄人在蒙古新疆及長城外自由貿易也。三曰俄人在蒙古新疆保有治外法權也。四曰俄人在蒙古新疆各處設置領事也。五曰俄領事與中國地方官會審也。六曰俄人在蒙古新疆及長城外置地造屋也。六者之中，尤以自由貿易與置地造屋二者爲最不利於我，蓋以蒙古新疆人口稀疏，文化野劣，產業貿易皆極幼稚，俄人永保此二特權，是即使蒙古新疆終變爲俄人之經濟的領土者也。故我拒絕其要求，亦以此二者爲最要，餘者第一爲俄國內政之事，第三第五爲各國在我國久行之制，第四爲普通國際之慣例，皆有可以容忍之處也。交涉之始時，全部拒絕之固宜，若談判不協，萬不能使其全部撤回，則我不妨先爲讓步，以第一三四五款酌量允許，緩其盛氣，而後再與力持自由貿易與置地造屋二問題。夫俄人所據以爲口實者伊犁事件條約也，以吾人詳審此條約，其第十二款雖言俄人不納稅，然第十二款但書及第十六款明有中國將來可以徵稅之文，其第十三款雖言准俄民建造鋪房行棧，或在自置地方或（中略）在地方官所給地，然所謂自置地方，實專指第四條所謂俄人在占領伊犁時所置田地交收伊犁後仍准照舊管業之文而言。其所謂官給地亦專指領事所駐地而言，非謂俄人可自由置地造屋於各處，則我之拒絕實爲遵守條約之精神，俄人亦不能有反對之辭者也。苟能拒絕此二者，則此次改約之主點已得勝利，而蒙古新疆所受俄

人經濟的侵略庶乎少息，其他之問題則固不必計較焉亦可矣。前日我政府之答覆，對於此二者雖已聲明依據條約辦理，然實未能詳細解釋約文，以與爭辯，今而後吾甚望政府諸氏之注意也，此吾所謂中策如是也。

雖然吾恐我政府亦未必能行此策也，則更不得不思其次矣，自咸豐以來，我國與俄所訂諸約大抵皆爲偏務的而非雙務的，即其他各國與我所訂諸約亦不能及，而伊犁事件條約則尤爲不利之甚者。不言改訂則已矣，今既有改訂之動機，則預備謀所以另立完全對等之雙務的條約，亦根本之要圖也。惟是俄人頃者方處心積慮日謀擴張其權利，而我國國勢極弱，對於各國之條約改正事業，亦未着手，則必不能許我之完全對等矣。故宜用緩進之法，且下不必與爭，惟聲明仍照原約再行十年，或能商減至三五年尤宜，夫前約既明謂限滿前六月如不請商改則仍照行矣，則今日仍依原例，延展數年，且未嘗有背俄人要求之六條，俄人固不致不允者也。然後我一方力爲改正之準備，定法律，整軍事，修築張恰、庫科、蘭伊諸鐵道，振興蒙古新疆產業貿易，俟數年之後顯有效勳，國力充實，乃再通告俄人，開改正談判，爾時既不患俄人之脅迫，可以一舉而收奇功，較今日與彼徒爲枝枝節節之爭議勝數倍也。特思我當局因循成性，讓步之後猶是無所事事，不能收最後之結果耳！此吾之所謂下策如是也。

以上三者，雖各有長短，苟能真實行之，皆足以解決此次之交涉問題而有餘，是在當局諸氏之妙用而已。噫！蠢爾俄人，豈足畏哉。」（註五）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三二八至三二九。

註二：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五八。

註三：同註二，頁五三。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念六日專電。

註五：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二月念一日、念二日第一頁。

二十六日（二月二十四日） 清法部奏：停止刑訊各省多未實行，擬請旨重申誥誡，嚴

飭遵守，以慎庶獄，而維憲政。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三月二十一日，清廷從兩江總督劉坤一請，諭命遣流以下罪犯不准刑訊，各省地方官多視為具文，不肯奉行，法部乃有是奏。略曰：

「先朝詔誡，不啻三令五申，京師審判衙門，尙能遵守；惟聞各省州縣，猶復視為具文。日久生翫，動輒藉口非取供無以定讞，非刑訊無以取供。不知現行刑律，於死罪證據已確而不肯供認者，尙有板責，以濟其窮，自不虞其刁狡。至遣流以下人犯，果係衆證確鑿，即可照例定擬，更不必定取輸服供詞。古稱惟良折獄，並非淫刑以逞。蓋定讞方法，不止一端。問刑官果能盡心民事，極意研求，何至有不得已之情，亦斷無難結之案。竊疏減裂，苟且從事，竟不惜殘他人之肢體爲一己便安卸責之圖，積弊相沿，習非成是。既違朝廷欽恤之懷，亦乖立憲文明之制。影響所及，貽累法權，臣等時用滋懼。查各省省城商埠各級廳已於去年成立，各省提法使業經奉旨改補，所有各該省司法行政事宜，提法使是其專責，相應請旨重申詔誡，嗣後無論已未設廳地方，統由各該督撫責成提法使認真督察。凡遣流以下人犯承審各員，一律不准再用刑訊。其死罪人犯，應行刑訊者，亦應恪遵現行刑律辦理。從前一切非刑私刑名目，永遠革除，刑具即時銷燬。儻有奉行不力，或陽奉陰違，仍不脫從前問刑習氣，斷非文明法紀所能寬恕。一經查出，或被告發，擬卽由該提法使據實申部，將該承審官分別輕重，從嚴參辦。提法使瞻徇容隱，卽由督撫隨時咨部揭參，督撫知而不問，亦由臣部隨時查明奏參，並飭京外問刑各衙門，恭錄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諭旨，敬謹懸掛法庭，以資儆惕，而申禁令，庶酷吏無可藉口，而訟獄盡得其情。」（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正月三十日，頁三至五。

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五日） 俄使再照會清外務部，聲言如不全允其要求，彼此友好恐難保持。

清伊犁將軍廣福奏：改辦伊犁駐防兩等小學堂情形。

清廷預備立憲期間，於沿邊要地設立學堂，專收旗營子弟。伊犁兩等小學堂共有學生五十名，分爲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

八〇

高等初等兩班，所授學科依照學部規定，並加授滿文，歸新疆提學使考核。原奏略曰：

「邊地民智未開，人材消乏，振興學務雖視內地爲倍難，實較內地爲尤切。當此百端待理，欲謀教育普及，斷不容視爲緩圖。查伊犁駐防，前以僻在邊遠，未定學額；各營雖有向學之士，奈因進取無階，遂多中阻，以致學務迄無進步。前將軍馬亮設養正學堂，其時學部尚未設立，一切仍沿舊法；嗣因伊犁創辦武備速成學堂，其學生聰穎秀良者，均挑選改習陸軍，經臣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在署任奏明，將該學堂改爲興文學校。本擬重加整頓，因所用教員均非由師範畢業，一切規條程度，仍較新章未盡相符，難稱完善。長庚到任後，復擬切實改良，並另籌捐款建築堂舍，購集書籍，漸圖擴充。甫經議辦，尙未就緒，旋即交卸。臣接任後，因學部新章，各省駐防學堂應由提學使考核，以歸劃一。當經札飭將原有興文學校，改爲伊犁駐防兩等小學堂，另委署伊犁府知府賀家棟兼充該學堂監督，令將堂中教育管理事務悉改照學部奏定新章辦理，即由新疆提學使一律考核，已據具報。自宣統二年下學期起，作爲開學日期。長庚捐修新學堂，業經落成，不敷修建經費，已由臣督同各旗營官員捐墊彌補，經臣督率各員生詣堂行禮，各學生精神爲之一振。現在堂中共有學生五十名，擬分爲高等預科一班，初等第三學年一班。所授學科，暫照學部續訂小學書文全科教授。惟清文爲旗營子弟根本，若棄而不教，不獨阻該父兄送學之心，亦非勵各子弟敦本之道，且學部所訂蒙旗中學堂課程亦有清文一門，未嘗偏廢，擬將此門加入，每星期酌勻鐘點，令其講習，以免數典忘祖。所需經費，仍由原支哈薩克歲捐租馬變價盈餘款內動用。前次試辦宣統三年預算表冊，業已估計彙案造報，惟興修學堂，規模較闊，可容學生二三百人；新舊兩營，尙有私塾數堂，明年擬令一律歸併改良，以宏造就。將來學徒人數既增，尙須添用教員，加籌經費。屆時再由臣督同所屬各員，設法捐措。」（註一）

清海軍部派海琛艦巡視南洋，撫慰華僑，農工商部奏請派員隨行。

清季海軍循例隔年一巡南洋，撫慰華僑。本年正月中派海琛艦前往，兼赴荷屬各埠。農工商部奏請派該部工務司郎中趙從蕃隨同出洋。原奏云：

「農工商部奏：派員隨同兵艦巡歷南洋各埠，前年二月，農工商部曾奏派農務司員外郎王大貞，偕同海圻、海

容兩兵艦，前往南洋各埠，撫慰華僑，現在又屆派艦巡歷之期，海軍部擬派海琛巡洋艦巡閱南洋，兼赴荷屬各埠，於本月十五日後，由滬放洋，商請該部派員先期赴滬，偕同前往，該部以工務司郎中趙從蕃，曾赴南洋，情形熟習，擬即派令前往，因海琛艦放洋期迫，特飭該員先期赴滬，以便接洽，適該員被僑為廣西勸業道，因奏請俟該員差竣回京，再行飭赴新任。」（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初一日，頁二八至二九。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一號，頁一七。

二十八日（二月二十六日） 清學部奏：考試京師法律學堂乙班畢業及甲班補習學員，請獎給以副貢生出身。

本月十一日至十七日，管理京師法律學堂事務大臣沈家本，在學部考場考試法律學堂乙班畢業生，及甲班裡習生，評定試卷後，分為最優等、優等、中等、下等、最下等，學部請將中等以上獎給副貢生出身。原奏略曰：

「竊臣部於上年十二月奏明定期於是月十一日起考試法律學堂畢業學員，並聲明專歸臣部辦理，以專責成等因，奉旨允准在案。即經咨行管理京師法律學堂事務大臣沈家本，調集該堂乙班畢業及甲班補習學員，於是月十一至十七等日，在臣部考院分場考試。除因病未到及扣考各生外，共計應考學員三百六十三名，當由臣等遴選法學專門人員分司襄校。先將各科試卷，悉心校閱，酌擬分數，再由臣等詳加覆閱核定，與本學堂平日學期分數平均計算，計取最優等九名，優等九十一名，中等一百六十一名，下等八十名，最下等二十二名，謹將該生等分數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查上年五月十七日，臣部奏准嗣後法律學堂畢業學生，考列中等以上者，均獎給副貢出身，該生等此次畢業，所有考列最優等優等中等各員，擬請先行照章給予副貢出身，以資鼓勵。至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管理法律學堂事務大臣沈家本具奏乙班畢業，酌擬改官辦法一摺，事關法官任用，係屬畢業以後之事，應由臣等咨行法部會同核議，另摺具奏，以清權限。」（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二十九、三十日

八二

註一：「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二月初四日，頁七至八。

二十九日（二月二十七日） 英兵逾片馬進據登埂，俄兵五千侵入恰克圖。（註一）

留日學生集會，商討救亡辦法。據上海「民立報」報導云：

「留東學生今日爲伊犁、片馬事，開全體會。憤極，當場集捐二萬餘元，議決設救亡機關，組織國民軍。散後整隊全赴公使館，要求電爭，汪使（大燮）允發電。」（註二）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正月三十日專電。

註二：同註一。

三十日（二月二十八日） 清廷從貴州巡撫龐鴻書請，命各省欠解黔省協餉，按照五成數目，設法補籌，分批匯解，以資濟用。

貴州地瘠民貧，省政開支向恃各省協濟。清季各省財政困難，多不能如數解交，茲錄黔撫龐鴻書原奏如下：

「貴州素稱貧瘠，專恃各省協濟，藉作補苴之計，而歷年應協之餉已積欠至一千一百七十餘萬兩，乃自奉部咨以後，迄今仍鮮有應者。維奉行新政，非財不辦，前此數年間，庫存略有雜款，尚可設法騰挪，今則庫空如洗，如不預爲籌備，一旦遇有緩急，更有不堪設想者。黔爲滇蜀湘粵各省中心點，利害相關，黔省不支，影響所及者甚大。惟有籲懇天恩，俯念黔省財政艱窘，非合力協謀，不能自立，非集資補助，無以圖存，請旨敕催欠協之江蘇等省查照。部議於應協黔餉，勉籌五成，迅速解黔，以濟眉急。」

復據度支部奏稱：據黔撫咨開，自光緒十年（一八八四）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江蘇、山東、湖南、湖北、廣東、浙江、江西、福建，及九江關、東海關，欠餉達一千一百七十八萬一千一百兩之鉅

。茲錄其原奏如下：

「臣等伏查各省應協黔餉，歷年欠解，前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間經臣部議，令各省照欠解銀數，先行籌解五成。嗣據該撫奏稱：黔省派練陸軍，期迫款絀，復經陸軍部會同臣部於宣統元年閏二月，奏令各省仍遵照前案五成之數，分批解黔，又於上年七月臣部議覆該省預算虧絀情形摺內聲明各省歷年欠餉，迭經奏令，各照所欠銀數，先行籌解五成等因，奏准行知在案。今據該撫奏稱：前因並將各省歷年欠解銀數，開單咨部，據單開自光緒十年起，至宣統元年止，江蘇省欠解銀六十八萬二千七百兩零，山東省欠解銀一百六十九萬一千四百兩零，湖南省欠解銀一百萬一千五百兩零，湖北省欠解銀一百八萬一千兩，廣東省欠解銀三十七萬三千兩，浙江省並運庫欠解銀二百三十四萬六千兩，江西省欠解銀二百六十六萬六百兩零，福建省欠解銀九十一萬九百兩零，九江關欠解銀四十二萬兩，東海關欠解銀六十二萬三千兩，共欠解銀一千一百七十八萬一千一百兩。臣部按單查核，各省欠解黔餉，爲數甚鉅，卽按五成計算，江西浙江二省，各應解銀一百餘萬兩，最少如廣東，亦尙需銀十八萬數千兩。此項欠款，各省均未列入預算。惟既已欠數多年，積成此數，該撫所稱財政艱窘，亦係實在情形，自未便概令無著，相應請旨，飭下湖廣、兩廣、閩浙各總督，江蘇、山東、湖南、江西、浙江各巡撫，迅將欠解黔餉，按照五成數目設法補籌，分批陸續匯解，以資濟用。至黔省腹地遺利尙多，應仍令該撫查照。臣部前次奏案，於入款實行整頓，出款再事減裁，認真辦理，以重財政而裕餉源，是爲至要。」（註一）

清廷派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充會勘中俄邊界大臣。（註二）

按：依照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之中俄璦琿條約，規定黑龍江以北自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爲俄所有，惟自精奇里河至霍勒木爾錦屯，原居中國人仍准照常居住，歸中國政府管轄。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之中俄北京條約，中國復喪失烏蘇里江以東至海土地。惟額爾古納河中洲渚甚多，滿洲里以上兩國疆界無約可循，而興凱湖至圖們江一段，因河流湖泊山嶺交錯，北京條約內又文字含混，遂成爲此後兩國爭執之端。加以俄人擅自越界墾荒採礦，雙方時生糾紛。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三十日

八四

自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五月欽差大臣成琦與俄國勘界大臣喀咱切斐齊（Kansawitch）會議自與凱湖至琿春東界起，兩國邊界交涉幾無年無之。俄人甚至銷毀界牌以爲侵地之藉口。而拳匪期間非法禁錮驅逐江北海蘭泡華民，死難者達數千人之多。清季中俄會勘黑龍江邊界，始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四月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派該省鐵路交涉總局總辦宋小濂與俄國伊爾庫次克總督所派代表儒達諾夫之滿洲里會議，雙方就履勘邊界卡倫鄂博事項先後會議十二次，因俄方欲將滿洲里劃入俄界，不獲結果。（註三）至於額爾古納河水路界線，本年正月查勘工作始全部完成。總計自額爾古納河口至阿巴海圖洲，共勘得大小洲渚二百八十個，由宋小濂整理完畢後，呈報外務部核備，作爲正式議分邊界之依據。（註四）故本日清廷乃有派周樹模爲勘分中俄呼倫貝爾邊界會議全權大臣之命，飭其會同俄國遠東商務專員菩提羅夫，於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會商中俄邊界重劃事宜。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初七日，頁七至八。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九頁一三至一四。

註三：「總理衙門清檔」，俄人黑龍江滋事案，前字一六五號。

註四：「黑龍江通志稿」卷三十五頁二六，張伯英等纂，民國二十一年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月

初一日(三月一日) 清直隸總督陳夔龍以東三省疫疾蔓延關內，奏請在直省山海關、秦皇島、天津、保定等地，實行檢疫措施。

東三省疫疾蔓延甚久，清直隸總督陳夔龍奏報直省近來實施檢疫防疫情形略曰：

「奉直京線銜接，溝幫子山海關一帶，遞派華洋醫員設局查驗，就車站設立臨時醫院，由溝幫子至北京，並節節嚴防，沿長城一帶各口，則均駐兵查禁；關外小工，尤易傳染，由奉直二省分籌安置。至秦皇島為不凍口岸，東三省旅客自海道以達內地，咸必由之，復經派醫駐島檢查。現值春融，大沽口亦經派員布置，天津近接京畿，防範尤為緊要，區分地段，由醫官隨時查察，巡警隨時報告，遇有疫證病亡之人，實行消毒方法，患疫人民，概由衛生局辦理，並有紳商設立臨時防疫會等以資輔助。保定省會，亦經特設臨時防疫局，專在省城一帶，切實防範。附近各府州縣遇有疫患，並由該局派醫前往，設法消毒；且各屬設有防疫專局以臻周密。京津一帶，已有醫官隨車查驗，其畿南赴京要道，復在長辛店、蘆溝橋等地，切實查驗。現查天津疫氣已滅，旬日以來，漸就消滅，保定則並無染疫之人等語。奉硃批：仍迅速清理以衛民生。」（註一）

清直隸總督陳夔龍以禮部主事楊肇培等，辦學管理有方，教授合法，現值期滿，奏請升遷任用，以資獎勵。

原奏略曰：

「據提學使傅增湘詳稱：北洋法政學堂自光緒三十三年七月開辦，扣至宣統二年年底，已逾三年，先後成就學員學生在三百人以上，其在事各員管理有方，教授合法，不無微勞足錄，擬請將禮部主事楊肇培加四品銜分省補用，知府方爾謙俟補缺後以道員用，直隸試用知縣柳廷瀾俟補缺後以同知直隸州用，揀選知縣舉人劉吟泉以知縣指分到省試用，雙月選用府經歷徐福年俟選缺後以知縣用，附生劉煥文以縣丞選用，以昭激勸等情，詳請核奏前來。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三、初六日

八六

查該堂各員任差三年，成就衆多，所請獎勵，核與請獎章程及奉天成案，均屬相符合，仰懇天恩，俯准照擬給獎，出自鴻施。除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二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註二）

清民政部編訂戶籍法，共八章一百八十四條。（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二號，頁一。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初十日，頁一二至一三。

註三：「宣統政紀」卷四十九頁二。

初三日（三月三日） 清度支部奏請以四川候補道葉景萃簡署造幣總廠正監督。（註一）

清四川總督趙爾巽奏：調查戶口、編訂戶籍，為實行憲政之根基；川省調查戶口，一律報齊，覆核無誤。（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二十日，頁五至六。

註二：同註一，宣統三年二月初七日，頁八至九。

初六日（三月六日） 孫先生文自洛杉磯致函美國友人布斯，討論籌款計劃。

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孫先生赴歐途中，曾致函布斯，希望設法籌款以應亟需。本日復自洛杉磯函催之。略曰：

「近以行止不定，未克握管，現將離此約一週，前往 Kamloops 等地，然後去紐約，預計一個月內可到。由於你們未及時籌到所需之款，我們必需以自己的辦法發動起義。如今我正向自己的同胞們籌募，已得所需之半數，餘款則望能在東行途中獲得。一俟籌足，即開始行動。你計劃如何獲得款項，籌集較小數額仍有希望嗎？如我再到紐約之前，你依然無所作爲，我必須請你寄還我的同志簽名書，因我曾許諾同志，若借款不成，即原件退還也。」（註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趙聲、黃興、胡漢民，致函美洲致公堂，報告國內起義進行情形。

革命黨人趙聲、黃興、胡漢民，自香港致函美洲致公堂，感佩該處同志毀家捐助革命，並告以目前在兩粵之軍事計劃。書曰：

「致公堂同志列位仁兄大鑒：前日收到尊處滙來軍事費三萬元，當即電覆由溫哥華轉達，想已收悉。此間諸事俱已著實進行規畫，以兩粵為主，而江湘鄂亦均爲布置。經濟問題自得尊處鉅款後，亦已解決過半，若美洲如舊金山大埠等皆能實力相助，則成功必矣。尊處同志關係先變產業以急應軍需，熱度之高，洵爲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勝感服，內足以振作戰士之氣。而他埠同志聞風而起者，當亦踴躍倍於尋常矣。不審中山君此時尚在英屬否？各埠致公堂情義相通，尊處以大力爲倡，想必已有電函轉告，使皆傾力贊助。事機甚迫，於現時多得一分之經濟，不止有百十分之效力也。專此奉報，即頌義安。」（註二）

清法部奏報補行考試大理院及京師各廳法官。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十二月初十日，法部補行考試大理院及京師各廳法官，分筆試口試兩種，第一次合格二十二名，第二次合格一百二名。原奏略曰：

「竊臣張英麟、臣紹昌、臣曾鑑、臣王埈等，遵奉諭旨，於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十日起，在臣部律學館分場考驗大理院及京師各廳法官，業於十六日具摺恭覆恩命陳奏辦理情形，並聲明將錄取名員分數等第由臣等開單另行具奏等因在案。竊維審判爲斯民生命之所關，而考驗尤審判人才之所繫，臣等遵照定章，恪慎將事，既分筆述口述，規蘊蓄之淺深；復以品行成績，較供差之優絀，平均計算，棄取不敢不嚴。等第所關，銖兩務求其稱。謹將考驗第一次合格二十二員，第二次合格一百二員，分數等第，繕具清單，恭呈御覽。除錄取名員由臣部照章分別任用外，所有補行考驗大理院及京師各廳法官緣由，謹恭摺會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三年二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欽此。」（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六日

八八

四川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流，設邊北道及登科府。

據「東方雜誌」記其事云：

「先是德格土司獻地輸誠，春科土司後絕無可承襲，高日土司情願辭職，經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准改設流官。至是四川總督趙爾巽及趙爾豐會奏，擬於德格、春科、高日交界之登科地方，設知府一，曰登科府。於德格適中之龔垭，設知州一，曰德化州。於德化之北，與俄洛及西寧毗連之雜渠卡，設知縣一，曰石渠縣。於德化之南，與巴塘相連之白玉，設知州一，曰白玉州。德化之西，與乍了及察木多迎界之洞普，設知縣一，曰同普縣。德化之東，與麻書孔撒土司連界之處，暫歸德化州管理，兩州兩縣皆隸於登科府。並於登科府治設分巡兼兵備道一，曰邊北道，以資督率，歸邊務大臣統轄。」（註四）

清廷改巴塘為巴安府，打箭鑪為康定府，並新設康安道。

據「東方雜誌」記其事云：

「先是四川總督趙爾巽、駐藏大臣趙爾豐會籌邊務，以自巴裏兩塘及鄉城、稻壩、鹽井、中度等處改土歸流後，所有應與應革諸務，幾與內治同一股繁。選員分理，政權散漫，擬改巴塘為巴安府，打箭鑪為康定府，裏塘為裏化廳，三壩為三壩廳，鹽井為鹽井縣，中渡為河口縣，鄉城為定鄉縣，稻壩為稻成縣。設兵備兼分巡道一，曰鹽安道，駐巴安府，轄新設各府廳，並加按察使銜，以裏化、河口、稻成隸康定府，以三壩、鹽井、定鄉隸巴安府。裏化廳設同知，三壩廳設通判，並添設貢噶嶺縣丞一，各缺均由邊務大臣奏補，惟康定府會同四川總督遴補。並以打箭鑪為川藏樞紐，擬將打箭鑪以外屬地，悉歸邊務大臣管轄，以一事權。經會議政務處議請，准如所奏。惟以打箭鑪為古康地，打箭鑪既改為康定府，而道缺不宜仍稱鹽安，定名為康安道，改加提法使銜，覆奏。奉旨依議。」

（註五）

註一：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頁四五。

註二：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二二一至二二二。

註三：「政治官報」，事由單，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頁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二號，「中國大事記」頁二至三。

註五：同註四，頁三。

初七日（三月七日） 清農工商部奏：議覆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奏：「請派張煜南考察南洋商務，並招集華商經營實業摺。」

張煜南爲南洋富商，曾捐資舉辦江南勸業會，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奏請派往南洋招集華商經營長江一帶實業，經農工商部議覆，准如其請。原奏略曰：

「查原奏內稱江南勸業會地基館院由候補三品京堂張煜南等捐資承領，另闢市場，若乘機畀以事權，飭令糾集公司興辦農林工藝，並開采鑛產，商出資本，官任保護，數年之後，人民生計必舒，國稅亦可期增入。查候補三品京堂張振勳，前由商部奏派充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督辦閩廣農工路鑛各事宜，已有成效可觀。張煜南久居南洋，經驗既多，信用尤著，仰懇特派考察南洋各埠商務，並招集華商經營長江一帶各種實業各等語。臣等伏查農林工藝鑛產，爲今日刻不容緩之要圖，而長江一帶，尤屬財賦之區，各種實業正宜次第擴充，如能經理得人，裨益實非淺鮮。候補三品京堂張煜南久居南洋，富有經驗，若派往南洋招集華商，經營長江一帶實業，必有成效可觀，擬請准如該督撫所請，以資提倡，恭候命令，即由臣部通飭欽遵辦理。」（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十六日，頁五至頁六。

初九日（三月九日） 清廷頒布陸軍部暫行官制，以陸軍大臣蔭昌補授陸軍正都統，副大臣壽勳補授副都統。

清廷頒布海軍部暫行官制，以海軍大臣貝勒載洵補授海軍正都統，副大臣譚學衡補授副都統。（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十日

九〇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十九頁九至一〇。

初十日（三月十日） 同盟會黨人陳與樂在臺灣募得軍費三千元，以備廣州起義之用。

臺灣自乙未（一八九五）陷日之後，抗日運動始終不懈，若丘逢甲之義烈，連雅堂之志節，蔣渭水、林獻堂之奮鬥，羅福星等之犧牲，在中國近代史上均佔有光輝燦爛之一頁。而潛懷故國之思，欲圖恢復之士紳，更比比皆是，宜蘭進士楊士芳之籌建「碧霞宮」（取「碧血丹心望曉霞」之義），以祠岳飛，含義尤為深遠。

臺灣革命黨人之活動，始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冬，陳少白奉孫先生文命來臺所組織之興中會臺灣分會，重要份子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朝、容祺年等。翌年春少白再來臺灣，停留將近半載，募集軍費二三千元。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月，孫先生為策劃惠州起義，曾有臺灣之行，停留達四十二日，及惠州之役失敗，始返日本。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臺籍愛國志士參加者甚衆，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五月，在祖籍漳州黨人王兆培主持下，中國同盟會臺灣分會成立於臺北，臺南籍同志翁樵（俊明）擔任交通委員，主要份子有林徽閣、蔡法平等。本年春，旅日黨人欲回國參加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因短於川資，第十四支部長林文（時埭），接受福建同志林森建議，派陳與樂、王孝總二同志，前來臺北，求助於林徽閣，林立捐三千元，作為黨人川資及購械之用。林文、林覺民等同志，始能及時趕至廣州。至臺籍同志參加黃花岡之役，尚有許贊元、羅福星等人。

附錄：

一、黃季陸撰「有關臺灣與中國革命的史料」

我在「國父援助菲律賓獨立運動與惠州起義」一文中，曾記述中山先生當惠州起義的那一段時期，以臺灣為革

命軍事指揮重心及其所作的奮鬥。在前文發表以後，我又陸續發現一些臺灣與中國革命的有關史料，愈益感到臺灣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之不平凡。自經過八年艱苦對日抗戰，臺灣於割讓給日本五十年之後光復，重入於祖國懷抱不久，而不幸大陸又繼之淪陷於共黨之手。今日的臺灣已成爲光復大陸、重建國家的基地，民主世界反對極權的自由燈塔；而本年十月三十一日又值總統蔣先生的八十整壽，在此時會，草寫此文，我認爲是十分具有重大意義的。

回溯歷史，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謀政治之改革，是在甲午年（一八九四）五月，而是年六月二十三日便爆發了中日戰爭。中山先生在獲知謀政治改革無望後，在是年十月（陽曆十一月二十四日）創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檀香山，時正值清軍不敵，日軍陷旅順之時，兩者之間似不無相互交織的因緣關係。次年乙未，正月二十七日，興中會總機關成立於香港，時值日軍陷威海衛，滿清海軍被日軍殲滅。乙未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割臺灣予日本。中山先生領導的第一次革命行動亦正發生於乙未這一年。由於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的簽訂，引起了臺灣同胞的反抗，奮起而拒絕日本依據條約來接收，於是便不得不訴諸於對日慘烈的戰爭。是年九月日軍陷臺灣，而第一次廣州起義亦適於九月九日發動。由上述史實的演進，可知臺灣的割讓予日本，一面激起了民族主義在臺灣的狂潮，暴露了滿清政府的積弱與腐敗，同時對中國革命勢力的成長不無具有催生的作用。據可信的史料，中山先生曾蒞止臺灣多次：一、比較重要的是我前文所述的庚子年惠州起義時期；二、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三、民國七年護法失敗之後。總之，都是在革命最艱難的階段，又多半是中山先生不容於國內外其他地方之時。這在研究歷史的人看來，的確是值得注視的一個環節。今日之臺灣，更復成爲反共的堡壘，中國數億同胞希望之所寄的革命基地，這也決非偶然，細察起來，是有其歷史的脈絡可尋的。

中山先生庚子年（一九〇〇）所以選定臺灣來做革命事業的前進指揮站，就庚子年當時的情勢言，自然是對日人兒玉總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抱有獲得援助的希望，且臺灣地近中國大陸，與廈門一水之隔，接濟和內渡均很方便。除此之外，與中會的革命組織，遠在丁酉年秋（一八九七）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後經由美、加重抵日本之後，就已由陳少白先生來臺打下了一個基礎，在臺成立了興中會第一個組織，也是原因之一。陳先生在其所著「興中會革命史要」中曾有詳細的記述，可說是陳先生爲庚子年中山先生到臺早已作了鋪路的工作。因爲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

平，原是陳少白先生的舊友，見玉總督派作和中山先生聯絡和協助的亦是此人。此外，庚子年爲中山先生效馳驅的亦不乏與中會的臺灣志士，其中日本同志亦大有其人。最近我從日本方面獲得一封中山先生致日本友人菅原先生的親筆信，細考起來，此信係一九〇〇年，中山先生策動惠州起義，自臺北發出的。我特把原信真跡附載入於本文，以供研究此段歷史的人們的參考。

中山先生第二次到臺灣，是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那時他以寧滬方面軍事無望，乘德國輪船離滬南下，本想由香港轉粵，繼續指揮討袁軍事，船抵福州，日本福州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往謁，言廣東方面軍事已失敗，陳炯明逃往南洋，岑春煊又被香港政府扣留等等傳說，如果他到香港必定十分危險。中山先生初尙不信，多賀以所得電報證實，乃搭乘日輪信濃丸秘密到臺灣，然後再轉赴日本。他這次到臺已是十一月杪，由臺灣總督派員接待，行館爲臺北御成町梅屋敷，即是現在的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由於日人警衛森嚴，知者不多，除在臺黨員翁俊明曾親謁請示和遊覽赤嵌樓、吳鳳廟、日月潭等名勝外，似乎沒有什麼活動。但據臺灣志士蔣渭水傳，在袁世凱稱帝後，曾密派同志數人組暗殺團赴北京謀袁，則是一個事實，不能說他們和與中會早期在臺灣的活動沒有關係。據謝東閔先生最近告訴我一段翁俊明先生對他面告一段故事說：翁先生是一位醫生，他激於義憤，特培養了幾瓶殺人的細菌，預備用以赴北京毒殺袁世凱。他以此意請示於中山先生，先生問以將以何法而達到此一目的？翁先生說：預備以此毒菌置於北京的自來水水源內便可。中山先生說：如此豈不害了北京無數的人民嗎？此法是萬不可行的。翁先生說：北京城裡，能飲自來水的人都是些達官貴人和革命的對象，把這些人毒死，並不值得顧慮的。據說，翁先生本人曾親赴北京照他自己的計劃進行，在他把毒菌施放之後，在北京停了一段時間，但袁世凱和他認爲那些達官貴人，並無一人被毒死的信息，使他感覺非常失望！他於回到臺灣之後曾把他培養殺人的細菌自己服下作一試驗，但並未發生若何的效果。他的毒菌既沒有毒殺敵人，亦沒有毒害他自己，可能他培養的毒菌並不高明，故未能發生作用。一說翁先生到了北京之後，由於警衛森嚴，未能下手，而轉回臺灣。這一故事是否與蔣渭水傳中所說派人赴北京暗殺袁世凱事有關？其可靠性如何？則又有待考證了。

中山先生這次在臺灣勾留的時間很短，是年十二月初仍乘信濃丸離臺到日本神戶，在途中曾電日本友人犬養毅

、頭山滿、萱野長知等，請他們照料。當時袁世凱已通牒日本，請拒絕中山先生上岸。日本內閣總理山本，本想討好袁氏，信濃丸剛泊神戶，警察紛紛上船檢查，幸得船長善為庇護，才沒有被警察發現。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日本友人為援助中山先生的義行。據日人古島一雄的記述：

山本內閣對北京政府，不敢得罪，乃拒絕孫之亡命，神戶官憲奉命制止孫等登陸。犬養事後談及此事，曾謂：「當時余以為窮鳥入懷，獵者猶不忍殺之，孫於第一次革命成功後來日之際，到處歡迎若狂，今則竟拒其亡命，覆掌之間，冷暖如此，豈非卑鄙？正欲與政府交涉，勸其改善態度之際，不料頭山怒容滿面，排闥而入，見余即高聲曰：『余覓死所不得！今始覓得！』余當詢其為何遽作此言。渠謂：『余正欲前往神戶，與警察作殊死戰！』余始知原委，當告知切勿妄動，即令玄洋社正氣動人，然人數實不及警察之多，縱令戰勝，孫文之能否上陸，亦未可知。……」當時犬養即召余前往，欲余往迎孫文。頭山在旁謂余「必須捨命為之，後事余可全部負責！」頭山之意，蓋欲余萬一失敗，應與孫先生相抱投海，以示日人氣節。……後來幾經犬養等人奔走，始獲山本內閣諒解，中山先生得以上岸居留。

中山先生第三次到臺灣，是在民國七年六月，辭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以後，由粵赴汕頭，由汕經臺北東渡日本。中山先生由廣州到汕頭，曾至閩粵邊境的三河堤視察，其時今總統蔣先生亦正在軍中，特到江干迎接，見中山先生形容憔悴，不覺懷感流淚。當時革命環境之惡劣可以想見。中山先生這次到臺的原因似乎很少人提到過，近見戴季陶先生民國十六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臺灣青年的講詞，曾說到中山先生民國七年臺北之行的用意，戴先生說：

「民國七年我們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因為在廣東革命失敗，離開了廣州第一步先到汕頭，然後經由臺灣轉赴日本。這時我們的總理有一個計劃，就是到臺灣，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精神。我們的總理抵達臺灣的時候，臺灣同胞非常高興，很想要表示熱烈的歡迎，可是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拒絕總理和臺灣同胞接近，所以總理計劃在臺北和我們親愛的同胞見面，不但受了阻礙，總理一抵達臺灣，臺灣總督府不許我們的總理逗留，用盡種種方法，要阻止總理上陸和臺灣同胞見面的機會，臺灣同胞雖然十二分誠意歡迎總理，但受了日本政府阻撓，終於未能達成目的。臺灣的日本官憲派人到船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十日

九四

中招待，並幫助我們隨時可以去日本，他們的意見是要阻止臺灣的民衆和總理會見，結果我們雖然上陸到了臺北，但日本官憲發表『總理因急欲赴神戶，將乘明日開往神戶的輪船只逗留一天』的消息，催促我們離臺。由此我們可見日本如何急要離開我們的革命同志。」

讀了上面這段話，可知中山先生之所以要經由臺北到日本，除了順道之外是有其重要的計劃與意義的。戴季陶先生在這篇演講中，還提到日人板垣退助在臺灣活動的經過。板垣先生是日本民權自由運動的始祖，他在晚年看見日本政府對臺灣的高壓政策和不平等待遇，認為是人道所不許，於是發起臺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應該撤廢特殊的統制臺灣的法律，給臺灣人一樣有憲法上的權利。但板垣先生的努力沒有收到什麼成果，最後是被臺灣的日本政府趕走了。戴先生說：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不僅不准臺灣的民衆和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接觸，並且對同情臺灣的日人，也不許他們留在臺灣。」

戴季陶先生在其所著「日本論」中，有一節論到板垣先生，對板垣可說是推崇備至，他說：

「在明治維新的人物當中，他（指板垣）是一個最特殊的人才。當時日本的維新志士，他們的思想，都是很簡單而且是復古的。維新這一個大事業的動機，完全在歐洲的勢力壓迫，對於世界的問題，那些志士們，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來。只有板垣退助，他不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見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後舊的生命，才可以繼續；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求生存。在國內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見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爲民衆的幸福着力；必定普遍的解放民衆，才可以創出新的國家。所以他拿起當時剛翻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地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志，不單主張解放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放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段。直到後來，他和他的幾個舊同志，離開了政治社會之後，大江草也還是奉着他的教義專門從事水平運動。今天社會運動當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確是發源於板垣一派的自由運動。這一個民族運動，一方面使下層民衆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制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是日本農

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濶老官，也沒有不受他們的恩惠，更應該要感激他的，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那裏有這樣文明，這樣發達，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了。」

板垣先生的晚年是十分令人同情的，戴季陶先生說：

「我從『文明』『人道』的意義上，很欽仰這位先生，從前每到日本，總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裏去一回，感傷一回。他本來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發財，所以才落到這個境遇，苦是他的本分，窮也是他的本分，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的原祖，竟沒有人理睬他。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的。至於他的生活呢？每月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但是我們再仔細研究一下，何以他們會潦倒到如此境遇呢？這是很明顯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張的一切主義一切政策，已經都成功了。而民權主義的毛病，同時也出現了。在這時候，他還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運動呢？還是隨着時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作，第二件他不願作。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願。他又不能開一個新生面，另立一個工作的方針，另造一個社會的事業。自然他的社會生命隨政治生命以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個使後人追慕的道德人格！」

就一個社會革命的導師而言，進步後的社會對他的報償何其殘酷，但他最初本不為社會的報償而行事，還有什麼報償能比一個進步的社會更具體更有價值呢？如果我們要在東方民族中找尋美國傑佛遜那樣的民權自由的先導，除了中山先生以外，日本的板垣退助也可算是那一類的偉人了。

民國七年，我曾在日本慶應大學就讀了一段時期，課餘常到慶大附近的芝公園遊覽，在芝公園裡立有一座板垣先生的銅像，每次去到公園我總愛在板垣先生的像前徘徊，緬懷他倡導日本民主自由運動的往蹟，不禁為之唏噓感慨。經過五十年歲月遷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因代表國家出席亞洲區聯教組織的會議重到日本，在會議結束後，我特別找出時間去慶應大學一遊，同時也到慶大附近的芝公園遊賞，但却尋不到昔日我常徘徊留戀的板垣先生銅像。初以為也許是年代久了，我忘記了以前樹立銅像的地方，但總覺得我還不致如此健忘，我如果再有機會到日本去，一定要到芝公園去追尋出一個究竟。隔了幾年，我因出席第九屆國際原子能大會再到日本，找遍了慶大附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十日

九六

近的芝公園的每一角落，都尋不到板垣先生的銅像，我存着懷疑不解的心情詢問園裡的日本遊人，他們告訴我說，這園裡的確有個板垣的銅像，但他不清楚在什麼時候拆除了，也許是在戰爭時期，被軍閥們搬去熔鑄砲彈了，也說不定呢。我聽到他們這樣的解答，愈益感到悵然，如果真如他們所說，那是如何的可悲呀！

在戴季陶先生這篇講詞中，亦曾說到中山先生十四年逝世以前對臺灣問題的意見，他說：

「總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總理談及了日本有關的二三重要事項，總理說：『我們對日本應該主張的問題，最少限度有三項，一是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使臺灣和高麗最低限度獲得自治。……』這是中山先生逝世前對臺灣的遺言，他是臨死不曾或忘被壓迫統制的臺灣同胞的。」

中山先生逝世前所主張的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今日臺灣經過八年的對日抗戰而重回祖國懷抱，中山先生死而有知，當是如何的欣慰呢？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是臺灣光復的因，臺灣光復是中國革命的果。不幸的是，臺灣雖已光復，而中國大陸却被共匪竊據，今日之臺灣，又成為復國建國，完成革命的基地，以今日情勢來衡量，臺灣的光復和建設的進步，已為復國建國種下了因，未來復國建國，才是臺灣建設、進步的果。這一艱巨重大任務，要由臺灣的不斷的建設，不斷的進步來完成！亦是我們當前應有的一項重大而堅定的認識和努力的方向！（註一）

二、李雲漢撰「同盟會時期臺籍同志的奮鬥與貢獻」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於東京。有全國十七省的留日學生參加了這個由國父領導的革命組織，開創了全國革命青年大團結的新局面。這一形勢的出現，不但使革命黨人增加了革命可「及身而成」的信心，也為被割讓已達十年的臺灣同胞帶來了希望。因為只有國民革命的成功，才能使中國富強；只要中國富強，臺灣就必然光復。因此，臺灣史學之父連雅堂及乙未抗日失敗後內渡的民族詩人丘逢甲，都對同盟會的活動作了桴鼓之應。年青一代的臺籍愛國志士更有不少人投身於這一革命的組織，為祖國的革命事業與臺灣的光復，呼號奔走，出錢出力。

連雅堂對臺灣的最大貢獻，是他那部不朽巨著「臺灣通史」——在這部書裡，保存了民族精神，宏揚了民族志

節，也激勵了臺灣同胞的愛國精神與抗日決心。他又是國民革命運動的鼓吹者，他於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携眷返回祖國，在廈門創辦了福建日日新報，開始發表排滿的言論。在南洋的同盟會員，讀到了福建日日新報，認為是革命黨的喉舌，曾派閩人林竹癡到廈門來，商洽將福建日日新報改為同盟會的機關報。他這樣的言論，當然惹起清吏的妬恨，於是向廈門日本領事館提出抗議，福建日日新報遂遭封閉。他不得已回到了臺灣，主持臺南新報的漢文版，仍不時發表睽懷故國，革命排滿的言論，與同盟會在香港的機關報——中國日報——相互應和，對革命思想的影響極大。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秋天，他又回到了上海，這次親歷辛亥革命的爆發，目擊民國開國的氣象，而對臺灣光復的期望遂益殷切。在當時所題詩篇中，曾有「中原雖克復，故國尚沉淪」的警句。章太炎讀過後，亦不禁嘆稱為「英雄有懷抱之士」。

甲午割臺時的抗日領袖，「臺灣民主國」的大將軍丘逢甲，是民族的鬥士，也是革命思想的播種者。他於乙未抗日失敗內渡後，初任韓山書院山長，繼應南洋僑商邱菽園之邀，赴新嘉坡僑居。這時康有為、梁啟超、徐勤等輩，在南洋大唱保皇之論，屢邀丘氏參加保皇會，他却嚴詞拒絕，且率直表示贊許國父孫先生革命排滿的主張。其後返粵，設立嶺東同文學堂於汕頭，尤注意啟發學生的民族觀念與自由思想，以是同文學生之畢業者多成為革命黨人，如何天炯、何天瀚、劉維燾、謝逸橋、謝良牧等均為同盟會重要幹部，李思唐、李次溫、林國英等曾參加黃岡起義，姚雨平、鄒魯等則曾參與三二九黃花岡之役。三二九之役爆發時，丘氏適任廣東諮議局議長，對失敗後的黨人，曾力加維護。如當時的巡警道王秉必欲查辦主編「可報」宣揚革命的諮議員鄒魯，丘氏即警告王秉必曰：「鄒魯余學生也，果有罪，可先辦我。」王乃以禁報紙發行而不敢深究鄒魯的革命行動。辛亥功成，民國建立，這位革命黨人的良師，遂以臺灣歸國義士被推為廣東省的代表，參加了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的選舉，祭告了明太祖的靈臺，這也真是臺灣同胞的無上光榮。

民國紀元前二年即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春，一位年青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會員王兆培來到了臺北。這位祖籍福建漳州的革命青年，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同時也是一位堅毅的革命鬥士。他於到達臺北後，一方面在臺北醫學校註冊修習醫學，一方面却秘密的在師友同學中找尋革命的伙伴，想在臺灣建立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組織。終於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十日

九八

，他在同班同學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己——臺灣臺南籍的翁俊明。在王的影響下，翁深受同盟會革命宗旨的感召，遂毅然於同年的五月一日，宣誓加入同盟會，成為中國同盟會的第一位臺籍會員。同年九月間，中國同盟會設在漳州的機關部委任翁俊明——當時化名為翁樵——為交通委員，負責發展臺灣的會務，也同時宣告了臺灣同盟會亦即中國同盟會臺灣分會的成立。

在王兆培、翁俊明的審慎推動下，同盟會在臺灣的組織逐漸開展。兩年以後，即民國元年時，會員已增至三十餘人，其中包括了嶄露頭角的民族及社會運動領導人物將渭水等人。會員分佈的範圍，也已由臺北醫學校推廣於當時臺灣高等學府的國語學校及農事試驗場。他們並曾組織了一個「復元會」，秘密集會，討論政局，並研究如何能使臺灣光復。及民國三年十一月九日，該會在臺北艋舺平樂遊酒家舉行會員大會時，會員已增至七十六人。不幸的是，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惡劣，這個具有四年活動記錄的革命組織，不得不於民國三年的年底宣告解散了。

臺籍革命志士們，不僅是在中國同盟會的旗幟下建立了自己的組織，而且曾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援了祖國的革命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最壯烈的一次起義便是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岡之役，臺籍志士們在這一役中，不但出過錢，而且流過血，這段光榮的史實是不容湮沒的！

為三二九之役秘密籌劃，踴躍捐輸的，首推林薇閣志士。林薇閣，別號肇權，世居臺北大稻埕（今延平北路），原是從福建龍溪遷臺的世家子弟，林家聘請了由候官來臺的蔡法平為其管理龐大的產業，也因此建立了林蔡兩君長期間的賓主兼密友的關係。由於兩人都懷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壯志雄心，很自然的便結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們參與革命的第一步行動便是參加了林森在滬組織的革命團體「福建學生會」，而且居於極為重要的地位。「福建學生會」的會員們都具有反對滿清的強烈的民族思想，他們所用的箋紙，一律不用滿清的年號而用黃帝紀元，稱為「黃曆」。一九〇五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林森遂偕同福建學生會的會員們全體加盟，林、周兩位志士自然也就成為同盟會的會員了。一九一一年黃花岡起義之前，同盟會第十四支部部長林文（時嶽）應黃克強之電邀，決定率領十九位同志由日本前往廣東參加。然而志們由日赴粵的這筆旅費，却不易籌措。事聞於林森，林建議派遣同志去臺灣訪林薇閣和蔡法平兩位同志設法。林文遂派陳興樂、王孝總兩位同志前來臺灣拜見林薇閣，林

於聞悉革命黨人將於廣東起事的消息後，喜不自勝，立即捐獻口幣三千元，請陳與樂帶交同盟會第十四支部的同志們作旅費和購械之用。有了這一筆款項，於是林文、林覺民等志士們才能如期趕到廣州，參加了這次轟轟烈烈的壯舉，用自己的鮮血頭顱寫下了最光輝的革命史篇。

出錢之外，臺籍志士們也曾當仁不讓的實際參加過革命的戰鬥。根據已發現的文獻資料，證實最少有兩位臺籍志士曾經參加過黃花岡之役。第一位是臺南籍的許贊元，他是臺灣著名愛國詩人許南英的次子，名作家許地山（筆名落花生）的胞兄。許氏祖籍廣東揭陽，南英先生在甲午割臺抗日之役中曾擔任籌防局統領，事敗之後，乃挈贊元兄弟內渡，這時贊元只不過六歲。南英先生歸國後曾出任三水縣知事，贊元則被送入廣州陸軍小學就讀。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在廣州起事了，時年二十二歲的贊元即躍身而起，參與了這次轟轟烈烈的義舉。黨人失敗了，贊元也不幸被捕，碰巧清軍副將黃培松與南英先生有舊，當他發現被捕的年青志士許贊元就是南英之子時，就偷偷的把贊元釋放了，贊元因此成為黃花岡生還的義士。

第二位參加黃花岡之役的臺籍志士是羅福星。羅字東亞，號國權，祖籍廣東鎮平，寄籍臺灣苗栗，早於一九〇六年即在漳州加入同盟會，為參加早期革命活動的臺籍志士之一。他曾擔任過新加坡及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兩處中華學校的校長，與黨人黃興、胡漢民、趙聲等，過從甚密。黃花岡起義時，他從南洋趕往參加，雖倖倖未死，但却受了重傷。脫險後，再與胡漢民等前往南洋活動，準備再舉。及辛亥八月武昌舉義，羅福星果又率領了一支在南洋募集的義軍，歸國効命。民國建立後，羅又回到臺灣發動了一九一三年的反日大革命。（註二）

三、宜蘭碧霞宮概況

甲、建廟沿革：

民國前十六年春，當日人據臺之初，進士楊士芳暨地方諸士紳不甘被日人奴役，欲返福建，而行程未決乃扶鸞請示時，神諭「疆土豈可輕棄，應宣揚忠孝節義，維繫國魂於厄難之中，時機一到，雲霧自散，不必回鄉」云，於是創設鸞堂奉祀民族英雄精忠武穆王，迨至民國前十三年春覓得現址籌建本宮，是年八月落成，為遮日吏耳目，取「碧血丹心望曉霞」之義，定名為「碧霞宮」。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初十日

一〇〇

乙、廟務紀要：

本宮同仁一本建廟之宗旨，負起崇高之使命，朝乾夕惕，確立穩重之步驟，七十年來繼續不斷推行後列工作，不遺餘力。

一、保留民族禮節：日人據臺後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圖消滅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及民族精神，然本宮同仁奉岳武穆王爲中心，每年聖誕及春秋二祭，均排除萬難舉行古色古香之三獻大禮，以期喚起蘭陽之民心思漢，故雖經日人五十年之摧殘，我中華正氣不但絲毫無傷，且蘭陽地方民族志士輩出，前仆後繼領導全臺志士，轟轟烈烈展開抗日活動有史可證。

光復後蘭陽地方各廟祭典，凡欲舉行三獻古禮者，無不至本宮學習或請本宮派員指導之，五十八年，宜蘭縣後備軍人運動會曾請本宮聖火鎮場，意義重大也。

二、開設宣講：民國前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神諭創立勸善局，開始宣講。嗣後每年元宵起至臘念之日止，遍歷各鄉村，闡釋民族固有道德喚醒國魂，循循善誘宣揚不倦，祇期維繫中華正氣化育社會聊盡綿薄之忱，最近更響應 總統復興文化之號召，配合孔孟學會，並承中國廣播電臺雅意，每星期一次有廣播宣講之舉，所收效果必非淺鮮也。

三、賑救貧民災黎：民國前十五年冬創設樂施社（後改稱賑救部）辦理施棺、施藥、施茶及冬令施米，收養棄兒等工作未曾間斷。

丙、廟務管理：

設董事長一人，副董事長二人下分總務、典儀、鸞務、宣講、賑救經理等六部及監事、參議、顧問之職分工合作訂立章程，辦事細則等以明職掌，經費則統收統支，每月舉開乙次廟務興革檢討會以期發揚光大。

丁、年中例行行事：

元旦

新年交禮會

元月四日

啓籤典禮

元月十三日

上元祈安消災法會

元月二十日

開印典禮

二月十五日

岳武穆王聖誕（宜蘭縣各界籌組祭典委員會由縣長主祭舉行三獻大禮）

三月八日

春祭

八月三日 秋祭

九月一、九日

朝真禮斗

十二月二十日 封印典禮（註三）

奉天撫順千金寨日本守備隊兵及警察逞兇，殺傷中國警察。

「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記其事云：

「二月初十日，撫順縣屬千金寨地方，因防疫事隔絕交通，日本居民三人強欲通過，經阻不服，逞強砍傷我警白福。有華工大憤，毆日人神谷茂三郎身死，即有日居留民與守備隊警察包圍我警署，該居留民追逐我警何福臣，槍刀齊施，當被擊死。」（註四）

註一：黃季陸「有關臺灣與中國革命的史料」，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五期。

註二：李雲漢「國民革命與臺灣光復的歷史淵源」，頁二一至二九，民國六十年六月幼獅書店出版。

註三：宜蘭各界岳王八六九年誕辰祭祠籌備委員會編印。

註四：「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頁二九。

十一日（三月十一日） 清駐日公使汪大燮電北京外務部，報告日本陰謀取得粵漢、川

漢鐵路借款權利情形。

電曰：

「英、法、德借款同盟，日本非設法破壞不可。美既插入，日本尤欲效尤，聞伊使（按：指日本駐中國公使）近因與彼國政府討論此事，決定回北京後實行。謹聞。變。十一。」（註一）

註一：「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頁二七。

十二日（三月十二日） 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自香港統籌部致函旅加拿大革命黨人馮自由，告以各地籌募軍費情形，因加屬所得最多，推崇馮氏貢獻最大。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一、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二日

一〇二

函曰：

「自由我兄大鑒：連讀手書兩通，敬悉。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萬後，即具公函作覆，並請轉寄一函向域埠致謝，想俱收覽。昨午得來電，知溫哥華父滙到一萬元，以加拿大一屬而籌得如許鉅款，微兄贊助之力，必不
及此，佩感何似。第二手書云：兄尙可力任籌餉事，爲源源之接濟，真是餘勇可賈。即從大局論之，事若發起，幸
而有成，內地固不乏資，而外力仍不能無賴。以軍用浩繁，無能預算，且購船等類有不可限於何方面者，歐美皆須
有黨中可恃之人，則前途乃大得力，兄能力任於外，匪細事也。（日本於日俄戰爭時期中，其派任專員於歐美者，
其得力不止在外交上，彼爲成國且然，何況吾黨。）現在時期已迫，惟款尙不足，除英屬收到四萬餘元（日厘坤甸
在內），西貢暹羅不過數千，加屬四萬，美屬僅收過金山五千，距預算總額尙差五萬元左右。（預算額中以購械爲
最大宗，蓋新軍無子，則必有爲之助者，此事兄可推測而知，而其謀已經告知中山，中山亦大以爲然，惟原擬購械
之價，今以困於窘難，每個之價常逾於原擬，乃不得已之故。）至當時所以預算至十四五萬，第一固出規模不得不
大，第二則收入之預算，以爲英屬及西貢暹羅可得五萬，（今所差無幾）美洲全境可得六七萬，荷屬可得六萬，（
此爲謝良牧、姚雨平、劉子芬數人運動，當港軍事部成立時，據彼處資本家報謂八打威、泗水等處已籌定此數，而
豈知其後不然。）今美洲加屬亦已籌到四萬，金山雖則僅五千，然尙曰仍籌，則美洲或亦去原預算無幾。所難堪者
，荷屬所滙到者今不及萬元，此外則以款絀要緩之電相報，於是荷屬之預算收入乃差五萬，於全局關係至大。中山
東行，則紐約、波士頓、檀香山等處必仍有希望。然能使時期展開，以待款來，則不可知。此次籌款以加屬所得爲
最鉅，即兄之能力可知，若於加屬以外，更爲中山之助，使得速舉，亦所望也。專此，即頌近安。弟與、聲、展堂
頓首，二月十二日。」（註一）

臺灣新竹廳地區山胞起義抗日。

臺灣大安溪上游山胞千餘人起義，與日本軍警發生激烈戰鬥，日軍警損失慘重。

先是日本第五任臺灣總督佐文間左馬太就任後，積極整頓山地行政機構。是時樟腦事業漸盛，出

入山地者漸衆。日人爲防止山胞「出草」殺人，乃增設隘寮隘勇，在警察本署內設置番政課，並訂立強硬彈壓政策，期以武力征服山胞，以開發山地產業。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新竹廳爲保護轄區內「北勢番」製腦事業，曾出動警察隊，自馬那邦山，經司馬限山，至鹽水隘勇監督所，延長隘勇線三里半；又自司馬限山，經洗水坑至汶水溪，再延長六里半，以包圍山胞，而遭山胞之頑抗。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日本總督府番務課長奉命率隊入山收繳山胞槍械，開砲威嚇，壓迫梅巴拉社山胞頭目就範，於是「南勢角」鴨籠社山胞頭目乃聯合「北勢番」山胞，襲擊梅巴拉日警防線，日總督府乃急調警察隊赴援，各社山胞勢孤力弱，各種武器被日警繳械一千三百餘件。本日本安溪上游「北勢番」山胞八社三百餘戶一千餘人，聞日警隊往征「南勢番」鴨籠社，乃集衆乘機圍攻大湖支廳司馬限隘線。新竹廳長家永乃率隊往救，並得日陸軍增援，以大砲二十四門猛轟各社，乃得推進至隘勇線。日軍警頻遭山胞突襲，損失慘重，乃再由桃園增援，並築砲臺以防禦山胞。

（註一）

註一：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二〇至二二一。

註二：「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一八至一二一。

二月十四日（三月十四日） 黃興為催募軍費致函旅居南洋黨人鄧澤如。

黃興以南洋英屬各地籌募軍費不足，影響軍事發動計劃，致函鄧澤如，盼望催促黨人踴躍捐助，並贈鄧氏照片一張，表示必死決心。書曰：

「澤如我兄鑒：英屬之款，計今滙到者，共港紙三萬七千二百餘，內怡保埠尚不及萬（王、鄭、李三人僅千零）前所云籌足五萬者，所差甚遠。今各方面着着實行，此五萬均入爲預算額，在正月二十前，應盡支出者。而延至二月中旬，尚差萬餘，殊爲焦灼。除再電乞兄求轉各兄設法外，再爲詳陳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一〇四

源水兄前承諾於弟者，應出星銀千元，螺生兄亦如此，李貴子兄亦如此。且螺生兄尚有將鐵路股票出賣之說，源水兄亦有將鐵地出賣之說（交秋霞兄者），是當時之熱心，能毀產紓難，與譚揚君相同。此間同人聞弟之說，無不感奮，禱祝無已。是望我兄有以催督之，使踐前言，不勝切禱。此間事因滿吏防備之嚴，用款更多（專購器用），今預算在十五萬以外。美洲之款，已有着落，但不能出五萬之外。荷屬近亦少滙來，（泗水五千，巴城四千。）然總不能足預算之額，若英屬之萬餘不能寄來，是所羨不啻霄壤也。弟等身命何足惜，為大局計，不能不稍籌完備，冀有以不敗。況今各國瓜分之局已見實行，若仍徒冒萬險以爲之，使國民吃苦，心何忍也。現如引絃已滿不發不得之時，公等豈能坐視？望大發仁慈，其有以救之。謹呈小像一枚，以爲紀念。願他日尋尸馬革，尙能識我之眞面目也。臨書不盡，伏維垂鑒。卽請籌安。弟黃興頓首。二月十四日。各同志乞致意。」（註一）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五八至五九。

十五日（三月十五日） 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假武昌黃土坡招鶴酒樓召開代表會議，由蔣翊武任主席，決議推王憲章為副社長，章裕昆負責運動馬隊工作。

湖北文學社自本年元旦成立後，社務發展極爲迅速，新軍士兵參加者極爲踴躍。本日蔣翊武復於黃土坡招鶴酒樓召開代表會議，（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謂本日文學社假武昌小東門內同文學社開正式成立大會）由蔣翊武任主席，報告社務，提議推王憲章為副社長，章裕昆運動馬隊，（註二）並議決章程，（詳本年元月一日條附錄二）職務分配略有變動，其人選如下：

張廷輔爲總務部長，劉復基爲評議部長，王華國、楊載雄爲評議員，王守愚、李擎甫任聯絡，龔俠初、陳磊任調查，唐犧支、羅良駿任庶務，胡培才、蔡子勝任糾察，鄒毓林任會計，蔡大輔任文書，唐鼎甲任偵探，胡玉珍任懲罰，詹大悲、何海鳴、宛思演、胡爲霖等主辦漢口大江報，梅寶璣、查光佛、

黃侃等則襄辦筆政。胡瑛於武昌府獄中，亦參預機要。（註二）

附錄：

一、文學社社員名錄

蔣翊武

詹大悲

王守愚 玄一，京山，任文書。

彭楚藩 亦加入共進會。

劉復基

楊宏勝

張廷輔 字清臣，直隸人，三十九標排長，在社任總務部部長，即其家為機關。後起義，任謀略及第二師師長，民元遇害。

張鵬程 字翼洲，恩施人。三十標代表，攻督署，守藩庫，隨討袁。民八護法殘廢。

章裕昆 字德藩，湖南寧鄉人。自軍隊同盟會至首義，努力革命，不爭權利。

何海鳴 湖南衡陽人。起義，任漢口軍政分府副主任，兼參謀長。

廖香芸 四十一標代表，攻督署最出力。

羅良駿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王贊丞 字連三，漢川人。起義時，任宋錫全參謀。

祝制六 荆門人，四十二標代表。秘密時推為總司令部參謀。八月首義，光復漢陽、漢口，民元遇害。

鄒樹藩 天門人，四十二標二營代表，起義後，在京山為巡防統領劉韞玉槍斃。

李濟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二月十五日

一〇六

蔡大輔 字雲舫，京山人。任文書。秘密時，推爲總司令參謀，民四討袁，爲襄陽鎮守使黎天才捕解武昌遇害。

胡瑛

龔霞初 湖南人，八月十八日，同三烈士被逮，首義出獄，後辦震旦報。

王憲章

查光佛 字競生，蕪春人。事前被推爲副都督，起義後，任教育部副部長。

唐繼支 字以祀，湖南慈利人，在荆宜反正。

闕龍

李長齡

鄭兆南 鍾祥人，陽夏支部長，卽其寓爲漢口交通處。起義時，任兵工廠廠長。

邱文彬 質如，四十二標副總代表，恢復漢陽，砲擊瑞澂兵艦。

胡玉珍

曹振武 世傑，京山人。努力革命，數十年如一日。

林翼支 隨州人，光復漢口時，任標統兼代指揮官。

熊偉

鄭桂芳 爲劉英營長，同李濟臣遇害。

金壽芳 民四討袁，在襄陽同蔡大輔被捕，解省遇害。

李鳳鳴 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誘殺。

羅羣英 四十二標二營副代表。

趙承武 四十二標二營正代表，後任標統，九月四日攻漢口陣亡。

楊選青 襄陽人，攻督署最努力，擢標統。漢口戰爭緊急，因結婚未上前線，槍斃，人多惜之。

余鳳齋 二十一混成協砲工輜總代表，掩護第十一營砲兵，佔據鳳凰山，攻督署。

王世龍

湖南龍山人，起義後，任銅藥廠總辦。靖國之役，在施南遇害。

李達五 應城人，二次革命爲馮國璋殺於寧。

劉九穗 任會計。

鄒毓琳 光復漢陽，任營副。

邱庸坤 咸寧人，三十一標二營營代表，民二遇害。

李忠義 黃梅人，斥資辦報，鼓吹革命。

宛思演 亦隸共進會。

蔡濟民 在天門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謀害。

黃競 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誘殺。

尤洪勝 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誘殺。

李青蓮 民七護憲，爲王占元槍斃。

楊梓青 起義前，派往岳州，召蔣翊武從速回鄂者。

李擎甫 起義前，送信各標營者。

李文元 四十二標三營正代表。

劉化歐 二十九標代表，挾其營長何錫蕃反正。

張喆夫 攻督署最努力。

胡培才 湘人，起義時，四十二標學爲協統。後以冤獄死於湘。

宋錫全 秘密時，預定爲總司令蔣翊武參謀。

秦洛民 一營代表，光復漢陽，任宋錫全營長。

陳建章 一營代表，首義，充宋錫全營長。

戈承元 一營代表，首義，充宋錫全營長。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一〇八

張步瀛 恢復漢口，帶隊迎詹大悲出獄。

孫昌復 陸軍學生，戊申主張發動最力，運炸彈進城，因湘事定而止，辛亥攻督署最勇。

黃振中 首義任宋錫全部團長。

石占奎 四十二標二營副代表，在漢口劉家廟陣亡。

江采萍 原名有紀，漢川人，三十一標二營左隊代表。

顧鴻 沔陽人，攻督署最努力，後任季雨霖參謀。

黃依僧 二營代表，自軍隊同盟會努力起至首義，未嘗間斷。

李森堯 砲隊八標代表。

張大鵬 一營代表，恢復漢陽，帶隊迎李亞東出獄。

湯啓發 在漢陽首義，包抄清兵。

朱璧珍 秘密時，任一營代表，負傳達命令之責。

單道康 字刺夷，湖南平江人。三十二標代表，攻督署最猛，首義後，任禁衛軍團長。

尹達元 民四討袁，爲黎天才逮捕，解省槍斃。

楊梓俠 民四討袁，爲黎天才逮捕，解省槍斃。

莫定國 自軍隊同盟會努力起至首義，未嘗間斷。

王紹斌 三十一標二營前隊代表。

梁炎昌 光復漢陽，爲宋錫全協司令部副參謀長。

張文彬 字仲緘，首義充宋錫全部營副。

陸國琪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首義，未嘗間斷。

黃駕白 帶砲進城，攻督署者。

胡玉山 起義後，隸季雨霖部，攻鍾祥最勇敢。



仇國華 恢復漢陽，復同張大鵬帶隊迎李亞東出獄。

梁謀如 民四討袁，與尹、華、楊三人在武昌就義。

華裕隆 民四討袁，爲黎天才逮捕，解省槍斃。

鄒潤猷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辛亥起義，未嘗間斷。

李鑫 起義後，漢口軍政分府派爲糧台總理。

李金山 二十日帶隊佔領漢口者。

江國光 三十一標代表，最勇敢，民二爲改進黨案被害。

胡冠南 與唐繼支光復宜昌。又有名胡冠六者，工作亦同，不知是否寫誤。

陳德元 秘密時任聯絡，其寓即漢陽集會處，首義，任宋錫全部營副。

范明山 四十二標兵士，任聯絡，其寓即漢口集會處。

王文錦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首義，未嘗間斷。

姚斌

黃維漢 馬隊士兵。與章裕昆負聯絡襄、鄖同志之責。

滕亞光 參加首義，民元遇害。

李文燦 攻督署最出力。

李必勝 攻督署最出力。

楊載雄 一曰再雄，字璘軒，湖南澧縣人，首義後任協統。

馬榮

李嶽松 一名若松，湖南湘鄉人。起義後，任經理局某兵站支部長。

黃孝霖 秘密時，運動最努力。戊申，主張發動極力者。

鄧漢卿 京山，首義時，見兵力單薄，倡議四縣起兵以援武漢。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張文選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辛亥起義，未嘗間斷。

梁棟 攻督署最出力。

柳濂凡 攻督署最猛。

沈嶽 字嵩生，湖南寧鄉人。

蕭尚志 漢川，起義，轉戰陽夏，最勇敢。

李德山 與張鵬程同攻督署，民四討袁，在襄河上奔走極力。

萬疇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起義，未嘗間斷。

葉正中 隨端方入川，與唐犧支聯絡發動者。

馬雲卿 攻督署受傷。

姚鈞 攻督署最努力。

徐繼庶 潛江人，共同恢復漢陽，佐漢陽府知事李亞東治事。

陳朗如 同張鵬程攻督署，保護藩庫，及接胡瑛出獄，又赴天門佐劉英者。

黃柱國 首義，任宋錫全部標統。

任實存 起義後，詹大悲派赴湖南響應者。

宋玉廷 首義，任宋錫全部營副。

王家麟 首義，任宋錫全部營副。

陳復元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彭紀麟

曹子清 隨端方入川，與唐犧支聯絡發動者。

胡冠六 隨端方入川，與唐犧支聯絡發動者。

鄭繼周 攻督署最努力。



馮中興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鄭棟 攻督署最出力。

萬逢霖 光復漢陽，爲宋錫全部標統。

王殿一 首義，任宋錫全部標統。

蒲志斌 宋錫全部營長。

黃家麟

朱旭東 首義，任宋錫全部營副。

袁金聲 任聯絡，首義時，在漢口槍斃排長瞿煥明反正者。後任宋錫全部營副。

溫楚珩 任漢口軍政分府秘書。

張明陽 漢川人。

徐紹儒

楊洪濤 任參議。

孫業章 任參議。

陳振亞 二營代表。

彭學俊 三營代表。

蕭國斌 四十一標士兵。

周拓疆 四十二標在漢陽反正者。

朱澄宇 任參議。

朱澄寰 二營代表。

楊振華 二營代表。

鍾仲衡 首義同攻督署，後任劉英營長。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馬驥雲 馬隊首先響應者。

符玉龍 混成協砲隊十一營士兵。

韓超驥 馬隊士兵。

蕭志和 馬隊士兵。

黎瀛洲 馬隊士兵。

范天印 馬隊士兵。

沈翼世 馬隊士兵。

廖化東 馬隊士兵。

文東明 馬隊士兵。

陳勵志 馬隊士兵。

王瑞蘭 馬隊士兵。

張威 馬隊士兵。

晏柏青 混成協砲隊十一營代表。

熊楚斌 馬隊士兵，十九同張廷輔被逮，起義後出獄。

劉治一 馬隊士兵。

劉建一 馬隊士兵。

張奇烈 馬隊士兵。

晏國彬 馬隊士兵。

邱瑞超 馬隊士兵。

黃冠羣 馬隊士兵，首先響應者。

華斌愷 馬隊士兵。



顧忠偉 馬隊士兵。

楊國勛 馬隊士兵。

原註：文學社、共進會，在辛亥聯合之聲甚盛。兩派黨員，即有互相加入者，如彭楚藩、楊宏勝、蔡濟民等即其一例，故名錄間有互見者。（註三）

二、姚跨鯉撰「蔣翊武傳」

一、少有大志 翊武，初名伯夔，湖南省澧縣人。少倜儻，有大志。他十八歲時入澧州高等小學讀書。次年，入常德師範學堂肄業。該校，為湘西革命志士聚會之所，翊武也為其中的一分子，其時頗為當局所注意。後來因為宋教仁謀革命，由湖北至常德，消息洩露，清吏嚴加追究，學校當局，竟因此把他和梅景鴻開除校籍。

二、奔走革命 翊武脫離常德師範後，乃和同志劉復基（堯激）奔走於沅湘間，與各地的會黨聯絡，傳播排滿復漢的思想，聞者頗多樂從，得同志數百人。於是設機關於常德城內祇園寺，策劃革命。

隔了一年，翊武預備赴日本，向同盟會接洽一切，不意到上海就患病，未有去。病癒，適值中國公學開辦，翊武遂入校肄業，並助楊卓林創辦競業旬報，用白話文鼓吹民族主義，提倡革命，又被端方封閉，卓林後竟被捕遇害。翊武痛心異常，遂潛歸故里，閉門不出，無聊的時候，常把酒高吟，假詩酒以解悶。

翊武居家歲餘，清廷偽立憲的宣傳，甚囂塵上，淺識的人，頗以為立憲實行，中國可強；翊武深知其為假面具，極力駁斥。翊武乃走訪劉復基，以湖北新軍多革命志士，約共投身其中，以便運動革命，復基甚為贊成。翊武與復基遂於己酉（清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九月同到武昌，投入鄂軍四十一標，充當士兵。時鄂軍新軍同志，秘密組織羣治學社，圖謀革命，翊武與復基加入，大受歡迎，即請翊武主持社事。至庚戌（清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春，湖南饑民變起，翊武與共進會合謀響應，以洩露消息失敗，翊武遂將羣治學社改為振武學社，旋為清吏所破壞，乃用講學為名，更組織文學社，舉翊武為社長，王憲章為副，劉復基等分部任職，宣傳活動愈力。於是革命思潮，瀰漫軍中，遂為武漢起義的原動力。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一一四

三、發動武漢起義 辛亥（清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七月，四川鐵路風潮突起，羣情憤激，全國震動。八月，湖北同志謀在武漢起義，乃推翊武爲總司令，設機關部於武漢三鎮，約期於九月一日舉事。不料，清吏忽撥調新軍四十一標三營防岳州，翊武不得已，隨軍到岳。旋於八月十八日，秘密遁回武昌。後以漢口機關部消息洩露，乃通知各營於當日夜發動，聽城外炮聲舉義。但所派傳令楊宏勝同志爲清軍邏卒所獲；於是武昌機關部被圍，翊武遂與劉復基、彭楚藩、邢伯謙、龔霞初、牟鴻勳等同被捕。至警局，翊武故作鄉愚狀，稱房主伙夫，伴問拘我做什么？監守者以其長衣大袖，且垂髮辮，與所捕諸人不同，監視稍疏，故得乘間逃去，遁至岳州。

武漢光復，衆舉新軍協統黎元洪爲都督，元洪任翊武爲軍事顧問。翊武建議：兵貴神速，宜急派兵守武勝關，扼清兵南下的咽喉；議未決，清兵已迫武漢，翊武以兵法先發制人，又主速戰。元洪乃任翊武爲防禦使，任戰守。反對者，忌其能，請任張景良爲總指揮，牽制他。張固剛愎，凡翊武所有計劃，一概不聽；遂致漢口失守，漢陽亦敗。及黃興去鄂，元洪退駐葛店，武昌幾於不保，翊武始繼黃興爲總司令，區分沿江爲四部，命張廷輔、杜錫鈞等分駐扼守，武昌遂轉爲安。

及停戰議和，翊武被任爲駐漢招撫使，開誠布公，清軍多被感化，釋甲來歸者，踵相接。迨和議成，翊武長湖北軍務部，不久引疾去職。

四、討袁殉難 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孫大總統辭臨時大總統職，袁世凱繼任。臨時政府北徙，世凱召武漢首義各同志北上，翊武到北京，任爲軍事顧問。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成立，翊武被選爲參議。居京數月，憤袁氏蹂躪民權，違背約法，且陷國家於危亡，慨然想要匡救它。正式國會選舉畢，翊武遊上海、漢口，與新議員商救國大計，以大局不堪再事破壞，力主從政治上和平解決。

民國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於上海，黨人大憤。袁世凱復派兵南下，咄咄逼人。翊武知和平絕望，乃回家辭親，誓以殺賊保障共和爲職責，否則不再生還。時湖口起義討袁，長沙準備響應，促翊武赴湘省，宣布獨立，任鄂豫招撫使，顧有陰忌翊武的，凡所需求，故勒不予，至未能尅期出師。翊武方赴岳陽部署一切，而長沙取消獨立。翊武得訊，大驚！痛斥彼等的反覆；但孤掌難鳴，無可如何。

翊武以謀獨立不成，聽其部下某勸，欲往廣西活動，道經全縣，爲桂防統領秦步衢所獲，檻送桂林，報告袁氏。袁道以翊武主張保障共和，深爲所忌，即電囑桂林鎮守使陳炳焜：「着將蔣翊武就地槍決。」及翊武至桂林，陳炳焜出示袁氏的電報，翊武神色自若，與陳氏痛論討袁的必要，若無其事似的，旋索紙筆作遺書數千言，寄其夫人。內有：「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煙，同氣連枝原等於瀕履行路。」又有：「如夫人遺腹得雄，便爲家門之幸，取名繼武；二夫人遺腹得雄取名幼武。予之靈柩，運回葬于後園，每逢寒食盂蘭，亦可以享清水寒燈，則予願畢矣！」

翊武遺書作畢，復吟四絕，今錄之於左：

當年毫氣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寞終無了，空留磨劍作寒鳴。

祇知離亂逢眞友，誰識他鄉是故鄉？從此情絲牽未斷，忍餘紅淚對殘陽！

痛我當年何味味？只知相友不相知；而今相識有如此，滿載仁聲長相思。

斬斷塵根感晚秋，中原無主倍增愁！是誰支得江山住？只有餘哀逐水流。

第二天，陳氏於署內設席招待翊武，翊武饗宴畢，坐陳氏輿，同炳焜赴刑場。當出署的時候，令士兵佩齊服裝，列隊署前，舉槍致敬，翊武舉手答禮。至麗澤門外，先作最後一次講演，然後端坐紅氈上，從容就義。時爲十月九日，享年二十有九。妻劉氏，子二：長繼武，次幼武。女一。

民國十年，總理督師桂林，追念翊武前助，於就義處立碑紀念，胡漢民爲文紀其事。其正面碑文云：

開國元勳蔣翊武就義處，孫文敬題。其餘三面刊字云：

蔣公翊武，豐縣人，善志革命，辛亥武昌發難，以公功爲冠。以武昌防禦使，守危城，却強敵。事定，即引去。當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討袁，將有事於桂林，到金州，爲賊將所得，遂戕公於桂林麗澤門外。今年冬大總統督師桂林，念公勳烈，特爲公立碑，而命漢民書公事略，以昭來者。公之死事，與瞿、張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義之志，則一也。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胡漢民謹記。

碑文中所記瞿、張二公，是指明末常熟的瞿式耜，江陵的張同敞，二人均以忠於民族，抵抗滿清，殉難桂林；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五日

一一六

翊武以保障民國，被殺於桂林，是和瞿、張二公同樣的流芳百代。（註四）

三、李翊東撰「王憲章傳」

君諱憲章，王姓，貴州遵義人也。英敏魁偉，有大志，弱冠，親時事日非，欲得權藉以自效。入貲捐知縣，旋悟其非計，聞湖北新軍多懷匡復者，乃入鄂軍第三十標爲士卒，與張廷輔、王文錦、羅良俊等組織將校團，君任團長，連結士兵，以圖義舉。後將校團與文學社併力，推蔣翊武爲社長，君副之。辛亥八月十八日，湖廣總督瑞澂，捕殺彭、劉、楊三烈士，君避匿夏口鄧兆蘭同志家。翌夕，武昌革命軍起，瑞澂逃，君乃潛入漢陽降登堤軍營。指揮部衆，光復陽夏，以宋錫全爲協司令，君任總指揮，兼標統。迨漢口戰事失利，宋錫全奉黃公密令，移據岳州，黎公未之知也，竟電湘督譚延闓，以臨陣脫逃罪，捕殺錫全，君亦下獄，浹旬始釋出，充鄂軍府參議。二年春，袁世凱使賊殺宋教仁，君憤激，謀討袁。七月，黃公克強至江寧，說都督程德全，以江蘇獨立，任君爲討賊軍第四師師長。既而德全遁，黃公亦去，江寧瓦解，孫公乃密令翊東爲江蘇都督，再起江寧，翊東推何海鳴爲主，君乃任師長，與馮國璋戰二十餘日，敵械精良，數倍於我，君指揮中度，士又善戰，時超出敵軍後，或趨左右襲擊之，敵終不能勝，然卒以彈盡糧絕，不可支，金陵遂陷，君乃亡走日本。明年夏四月，奉孫公命，與詹大悲返上海，謀集舊部，圖江寧。有高華廷者，曾犯刑章，繫金陵獄，討袁時經君釋出，授以軍職，遇之厚，其後華廷爲馮國璋作鷹犬，伴爲君運動江南軍隊，而君不知其計，輒給之資，華廷乃設計，與賊奴耿華堂、張秀全等，譏君於上海一品香，以酒醉君，強載汽車中，駛解南京。越五日，馮國璋殺君於金陵舊撫署前，義故馮某收其骨，葬王府園老鴉山側，居民傾渣滓其上，寢久，成阜。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時，又關建居室，其尸骨不知拋置何所，嗚乎哀哉！君死時年三十，妻陳氏，妾任氏，子二，長東林，次元林。

李翊東曰，憲章英勇，善用兵，有大將材，陽夏光復，功最高，惜不自重其死，爲奸人所賣，身死名滅，妻子無所覆露，悲夫。（註五）

四、李翊東撰「詹大悲傳」

君諱大悲，詹姓，字質存，湖北蘄春人也。穎悟過人，博聞強記，言語文章，犀利雋妙，有識皆以大器目之。

清季廢科舉，君肄業黃州府中學，鄂東應試者近二萬人，君年最少，獲署第一。監署吳兆泰奇其才，而君亦雅自負，卒以爭坐位，忤監學趙雋華，除學籍。時同學有黃梅宛思演者，創立證人學會，謀匡復，款君於其家，君因是入盟，始言革命矣。恩演走武昌，斥資辦漢口商務報，以君任總主筆。適鄂軍第四十標，有懷匡復者，組織羣治學社，出防天門、潛江等縣，君聞之，亟思聯絡，乃與蔣翊武、劉堯激走天、潛，抵張截口，識京山蔡大輔，大輔故在武昌羣治學社，自是互通聲氣。未幾，羣治學社敗露，而商務報亦遭封閉，君乃籌資創刊大江報，與蔣翊武等組織文學社，被推任文書部部長，章程皆出其手，而大江報遂為文學社機關報。辛亥夏四月，清廷諭將鐵道收回國有，君力持反抗，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曰：「明達如君，不應反對鐵路國有」。君曰：「國有固當，清有則否」。化龍聞之咋舌。復為文，題曰：「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何海鳴亦倡言，「亡中國者和平也」。皆刊之大江報。湖廣總督瑞澂聞之大震怒，捕君入獄，海鳴避匿，清吏追捕急，君曰：「大江報乃余負責，應獨坐余罪」。不許，海鳴遂投案。武漢報界共聲援營解，瑞澂令處徒刑十八月，君名噪國內外。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起，陽夏同時光復，公推溫楚衍迎君出獄。時武昌立都督府，擁黎元洪為都督，元洪非革命黨，初無固志，漢口特建軍政分府，以君主之。十月六日，臨時總指揮張景良通敵，君執而殺之，不予以元洪，人服其英斷。漢口將陷，君遽走九江，說江西軍援鄂，而軍政分府遂消滅。未幾，胡瑛以山東都督由寧赴煙台謀北伐，君往助之。二年春，民黨內定君為湖北省議會議長，故先選為省議員。無何，宋案起，遂與王憲章、楊王鵬、溫楚衍、夏述唐、鍾仲衡等謀討袁，事洩，仲衡死焉。七月，江寧討袁軍起，贛督李烈鈞以江西獨立，君馳赴，事敗，走日本。適孫公在東改組中華革命黨，遂加入。旋奉命與王憲章等返上海，連動江南軍隊，馮國璋設計誘捕，語在王憲章傳中，君幸免，復走日本。及袁氏叛國，君又自日返鄂，謀討袁，甫抵上海，與溫楚衍同就逮，繫租界獄。世凱死，上海各團體共迎君出獄，時國會重開，各省亦恢復，君當選為湖北省議會議長。王占元以北洋凶獷督鄂，忌君，不許到會。君復組政團，主持清議，未幾，曹錕等叛變，黎大總統出走，孫公率海軍南下護法，命君赴川，說諸將領。九年，任廣州大本營宣傳員。十年五月，重入川，及還粵復命，適陳炯明叛，孫公蒙難於永豐兵艦，君急趨侍。後奉命赴泉州，與何成濬商討伐。十三年，任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十五年，任國民政府駐滬代表。北伐軍下武、漢，任

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兼湖北省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倡議設水利局，規定湖北堤工經常費，人民稱便。十六年春，任湖北財政廳長。是多，中央西征軍胡宗鐸統軍漢上，其部將林某執君殺之，時年四十。婿陳以新收殮其骨。明年，弟俊存葬之原籍，妻查氏，子詩華，女芝芳。君歿後，十有六年，以名敗，世莫有追念其功者，翊東少識大悲於黃州，日擊其事稍詳，乃刺其犖犖大者爲之傳。

李翊東曰：「世固有求全之毀，然潛移默化之功，則有不可毀者。大悲少卓絕，其才不可一世。年及冠，即明夷夏大防，武昌首義，功亦高，天門胡石菴稱其在武、漢鼓吹與籌策之功，與江流不朽，非阿好也。顧大悲好自負，不拘拘於進退小節，致以異黨嫌疑被害。生未竟其才，死不得其所，惜哉。」（註六）

註一：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一五八。

註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四六一）。

註三：同註一，頁一六〇至一六六。

註四：「三民主義半月刊」八卷四期，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註五：「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三六七至三六八，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

註六：同註一，頁一六八至一七〇。

十七日（三月十七日） 清廷裁撤駐藏幫辦大臣，改設左右參贊。

駐藏大臣之設，始於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雍正時派大臣正副二人，分駐前後藏，其後遂沿爲定制。每季一人出巡，一人駐守。至是清廷從駐藏大臣聯豫請，裁撤駐藏幫辦大臣，改設左右參贊二員。原奏略曰：

「現值朝廷釐定官制，責任必專，權限必明，督撫同城，皆荷裁併；況藏地規模較簡，所駐大臣兩員，政見一有參差，治理即多窒礙。現在駐藏幫辦大臣一缺尚未簡放，擬懇即予裁撤，請於前藏添設參贊一員，以前藏參贊作

爲駐藏左參贊，稟承辦事大臣籌辦全藏一切要政。以後藏參贊作爲駐藏右參贊，稟承辦事大臣總監督三埠商務。」

(註一)

清直隸總督陳夔龍奏：直省疫勢漸次平靜。(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二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二：「宣統政紀」卷四十九頁一五。

十九日(三月十九日) 清廷蠲緩安徽宿州等三十七縣新舊錢糧漕米租課。

上年安徽宿州等三十七州縣，被水被旱被風，秋收歉薄，巡撫朱家寶奏請分別輕重蠲免應徵民衛丁漕各款，及應徵漕糧。(註一)

國民禁鴉會公舉代表入京，請廢中英鴉片條約。(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十九頁一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二號，「中國大事記」頁五。

二十日(三月二十日) 清度支部奏：裁撤土藥統稅各局，善後事宜責成各省督撫辦理。

清度支部以鴉片禁種禁運勢在必行，而各省管制辦法不一，請將各省土藥統稅局一律裁撤，以免互徒藉口違禁。原奏略曰：

「竊維土藥統稅之設，係屬寓禁於徵，與禁種禁吸相輔而行。近年朝廷銳意圖強，嚴申煙禁，不惜蠲棄鉅萬稅款，爲民生消除痼疾，故臣部於各省所設統稅分局，如江蘇、安徽、山東、山西、浙江、福建等處，業經先後裁撤，祇以各省禁種未淨，存土尚多，不能不酌留局所，以爲稽徵之地。現在禁種一事，疊奉嚴旨，將奏報不實之督撫，量加懲戒，並將保安撤銷，又責成各省督撫將粉飾之地方官從嚴參處，風聲所樹，薄海咸欽。各地方官上懷嚴諭，下顧考成，當不敢仍前玩忽，自蹈愆尤，禁種前途，自可冀收實效。茲於正月二十五日奉旨：長庚電奏禁煙不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十九、二十日

一一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日

一一〇

禁運，民情不順，請仍將甘肅土藥統稅局裁撤，以免匪徒藉口等語，著度支部議奏，欽此。在各省或禁本省之土出境，或禁鄰省之土入境，商民不勝擾累，稅收亦日形短絀，詳閱各該督撫奏報於禁吸一層，雖未甚注意，而禁種當已有把握。臣等與督辦土藥統稅大臣柯逢時往覆函商，意見相同，擬請將各省土藥統稅局即行裁撤。惟本年禁種即能一律淨盡，而各省舊存之土，為數尙復不少。若部局裁撤，即免收稅項，亦屬無此辦法。應如何籌辦之處，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詳細斟酌奏明辦理。至土稅局既撤，禁種一事非臣部權限所及，仍請飭下民政部欽遵。」（註一）

清廷派度支部右侍郎陳邦瑞、學部右侍郎李家駒、民政部左參議汪榮寶協同

纂擬憲法。（註二）

俄政府不滿意於中國答覆，聲言將於七日後採取自由行動。

附錄：中國第二次答覆俄國照會

俄國所指中國茶務公司專利一事，並無的實根本之爭論。查千八百八十一年所立之約第十二款，俄國雖得有伊犁、蒙古、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及天山一帶各地自由貿易權（即不須納關稅），並洋貨輸入輸出之權；然茶本中國土產，俄商無在各該處發售之例。千九百零七年曾訂有伊犁塔爾巴哈臺運茶出口之專約，其第三、四兩款即可證明千八百八十一年約內所載之辦法。故中國茶務公司與俄國商務不涉，並無損害俄人之事。且俄商均得向公司購買茶葉，但須承認於運出時不得在中途銷售。（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頁四至五。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二號，「中國大事記」頁七。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二月二十一日新聞。

二十一日(三月二十一日) 清山東巡撫孫寶琦奏：試用道黃華，辦理工藝成績昭著，請賞給二品頂戴，以資鼓勵，而勸來者。

山東試用道黃華，研究改良魯省博山磁器，享譽國際。所辦工藝傳習所製造之繡貨玻璃絲屏等，運赴德國展覽，曾獲最優等金牌獎。魯撫孫寶琦故有是請。奏曰：

「山東試用道黃華辦理工藝傳習所已歷四年，提倡改良，日臻進步，所製繡貨玻璃絲屏等器，前年運赴德國賽會，曾得有最優等金牌暨德文憑照。上年南洋開辦勸業會，又派該員爲東省協贊會總理，督同員司陳列出品，經密查長審定，亦得列入優等。東省工藝以傳習所爲最，傳習所製造實該員之力居多，東省博山縣土質含有製磁原料，該員體驗考察試辦磁器，就本地土工製成器皿，翻新仿古，俱極精良，頗能行銷內地及通商口岸。臣查農工商部奏定商勳章程內載：凡能就中國原有工藝美術翻新花樣，著有成效者，或仿外洋各項工藝，一切物件翻新花樣，著有成效者，獎給四等商勳，並五品頂戴等語。細譯部章，原係指齊民而言，該員苦心創造，始終不懈，成績既已昭著，微勞似不容沒，惟官階較崇，可否仰懇恩施賞給二品頂戴，以資鼓勵，而勸後來。出自鴻慈逾格，臣爲提倡工藝起見，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農工商部議奏，欽此。(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頁一二至一三。

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二日) 清廷改以大學士世續充資政院總裁，侍郎李家駒充副總裁。

去年九月資政院正式開院後，因接受留京國會諸願代表請願，專摺奏請明年召開國會，設立責任內閣。清廷被迫雖於去年十月三日下午詔將立憲籌備期限縮短，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而銜怨於議長溥倫、副議長沈家本，遂有是命。(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一二三

北京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致電各省人民團體，催請各省諮議局議長即時入都，討論國事。

北京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由孫洪伊等領銜，致電各省各團體，請各省諮議局議長即時至北京，共擬國事辦法，其理由凡三：(一)可以破政府輕視國民習見，(二)可以動外人尊重國民之觀念，(三)可以充吾民最後自立之方針。(註二)

註一：民國二年正月「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七號「十年來中國政治通覽」，上編「通論」第四篇，詹父「議會及政黨」。

註二：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報」，來稿「國會同志會請各團體電約各議長入都定計畫」。

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三日) 清度支部、鹽政處會奏：湖南鹽務加價已重，慮有民變發生，礙難再行加價。

湖南巡撫楊文鼎，因預算不敷，擬增加鹽稅，每一斤再抽錢六文，專作教育經費。原奏內稱：

「湖南全省地方行政經費，以學務為大宗，統計每年辦理官立各學堂，補助民立各學堂，滙解京師湖北上海東西洋留學費，共需銀四十萬兩有奇。現在財力困窮，若不早為設法，勢必窮於應付。臣督飭布政司一再籌商，惟有就湘省淮粵各岸，無論川粵淮鹽，凡全湘食戶，每購鹽一斤，再加抽錢六文，專作教育經費。此項口捐，非就場竈征收，不致有累場商，於岸銷並無窒礙，捐款雖收自商販，而食鹽則皆屬湘人就地籌捐，仍以之培湘省子弟，多數學款不患虛懸無著。」

度支部、督辦鹽政處，以湖南鹽稅自光緒十年以後，凡十次增加，每斤已增至二十六文，應體恤民艱，嗣後各省鹽價應按照部章辦理。原奏略曰：

「查光緒三十四年五月臣部奏准酌加鹽價抵補藥稅以後，江南山東兩省先後相繼請加鹽價各二文，奉旨允准。

旋經御史王履康奏：民生拮据，各省莫不類然，請飭度支部咨行各省督撫，嗣後各省鹽價仍宜按照部章辦理。山東增加成案，他省不得援以爲例，以清界限而恤商民。奉旨：度支部知道，欽此。當經臣咨行各省遵照在案。又宣統二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諭：資政院奏核議雲南鹽斤加價一案，請旨裁奪一摺，著督辦鹽政大臣察核具奏，欽此。當經臣載澤覆奏，以雲貴督臣李經羲整頓滇鹽辦法，每鹽百斤，提加馬腳銀五錢，名爲提加馬腳銀兩，實屬加增鹽價，核與光緒三十四年度支部通行御史王履康奏案不合，應即停止。奉旨知道了，欽此，欽遵，亦在案。查鹽爲國家專賣品，鹽斤加價，有益於國，爲計臣者豈不願贊成其事，惟辦理鹽務，必須統籌全局，不可但顧一隅，又必體察輿情，不可過圖重稅。溯自光緒初年以來，天下多故，往往不得已而加鹽價，以佐公家之急；於是有籌餉加價，練餉加價，江防加價，海防加價，新案償款加價，抵補藥稅加價，以及要政口捐，軍艦鐵路等項加價，或由臣部奏准，無論何省一律征收。或由各省督撫奏准，各就該省特別征收。故有各省通行之加價，亦有一省獨有之加價，名目既多，辦法亦彼此各異。大抵銷路稍暢之區，每鹽一斤，率已加至二十文內外，論稅法既輕重不一，論民情亦苦樂不均，此誠不能不懲前毖後，審慎圖維者也。竊念臣載澤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奉命督辦鹽政，伏讀上諭，各省鹽務疲敝日甚，務當通盤籌畫，尤須體恤民艱，等因，欽此。仰見朝廷整飭鹽綱，眷念邦本，莫名欽佩，是以上年覆奏雲南鹽斤加價一案，仰體德音，即經駁令停辦，未敢稍事通融。今湖南籌補教育經費，請加抽口捐，每斤六文，名爲口捐，實屬加增鹽價，與上年雲南提加馬腳銀兩事同一律，自未便辦理兩歧。且查湖南鹽務，自光緒十年以後，十次加價，每斤計共加至二十六文，今若再加六文，則每斤計共加至三十二文，無論他省加價，不及此數，即以湖廣所行准鹽論之，湘岸加價亦較鄂岸多加十四文，壤地相接，鹽務相同，而兩省加價，乃懸殊如此，未免畸輕畸重，殊非鹽法所宜，現在淮南積壓綱分已屬不少，湘岸若再加價，將來必至私充官滯，壓綱愈多，原奏謂於岸銷並無窒礙，恐非確論。況屢次加價，民氣未紓，又豈可操之過感，不慮其挺而走險。前據湘岸督銷局稟稱：湘省上年之變，百姓遷怒鹽價，幾毀鹽局，此雖愚民無知，凶頑大義，不識刑章，而民情亦可概見。如果再加六文，實難保其相安無事。擬請飭下湖南巡撫，查照臣部通行御史王履康奏案，仍將該省鹽價按照部章辦理，不得再加鹽價，以維鹽法而杜隱患。其該省教育經費，既據聲稱就地籌捐，應由該撫另行就地籌補，奏明辦理。如蒙俞允，即由臣

處行知該撫遵照。所有湖南鹽務加價已重，礙難百加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此摺係督辦鹽政處主稿，會同度支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議，欽此。（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初七日，頁四至六。

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四日） 中日在北京簽訂郵傳部借款合同十五條，借日本正金銀行一千萬元。

郵傳部於京漢鐵路贖回時，曾借用度支部官款五百萬兩，此次所借日本正金銀行一千萬元，規定以二十五年為歸還之期，除償還度支部官款五百萬兩外，作為各路借款還本付息之用。

按：是約中國喪失利權之鉅，論者認為較俄窺蒙古、伊犁，英佔登埂、片馬更為嚴重。約中規定准許日本正金銀行在華發行五釐利息票面一千萬之金幣公債，價格照票面為九五扣，中國政府以京漢鐵路收入為擔保，攤分二十五年，每六個月償還本金一次。倘京漢鐵路收入不敷償還本利時，中國政府應就不足之數設法以別項款項補足，而以度支部收入之江蘇漕糧折價進款一百萬兩，作為頭次擔保之款。

附錄：

一、中日郵傳部借款合同十五條（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訂立於北京）

按：此項借款因償還鐵道款，及政府其他之用而訂借，本借款之期限為二十五年。

中國郵傳部尚書因償還鐵道借款及政府其他之用，決定借款一千萬元，現於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即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代表清國政府之郵傳部尚書（以下稱部）與正金銀行（以下稱銀行）訂立本合同。

第一條 中國政府允准銀行發行五釐利息票面一千萬元之金幣公債，本公債由發行之日名曰宣統三年中國政府五釐利息鐵道公債。

第二條 公債價格照票面為九五扣，即中國政府對於票面百元之公債實得九十五元，公債償還時依本合同附表

付還公債所有者，照票面金額百元。

第三條

本公債之利息按票面數目定爲常年五釐，即對於票面百元利息則爲五元，每六個月由銀行支付於公債所有者，此項利息自銀行支付公債於郵傳部之日起算，中國政府首以京漢鐵路收入（除去千九百八年中國政府五釐金幣公債，及同年京漢鐵路買回公債本利之後。）依附表，每六個月於應支付期前十日支付於銀行。倘上列收入不敷支付時，中國政府應照上法設法支付之。本合同所載各期，限須照陽歷計算。

第四條

本借款之期限爲二十五年，中國政府經過借款十年後，對於銀行以京漢鐵路收入，（除去千九百八年中國政府五釐金幣公債，及同年京漢鐵路買回公債本利之後。）依附表於支付期十日前，將本金分年償還。倘上記之收入不敷支付時，中國政府應照上法設法支付之。

第五條

由本公債發行之日起，經過十年後中國政府無須依據附表，得償還公債之全部或一部。至二十年照債票上數目加價二釐五；係每一百元還一百二元五角，至二十年後無須加價。如遇有前開臨時償還時，中國政府須令部於六個月前通知銀行，該償還時應於普通償還爲附加之償還。

第六條

銀行既爲本公債代理人，依據第三條第四條所載應還之本利，照第三第四兩條之辦法，並本合同附表由部交付於銀行，部在天津或上海以上海銀兩或天津通用新幣，照當日滙價兌換日本金幣之數支付之。但部於本利償還期日六個月前，無論何時有與銀行商定滙價之權利，中國政府若在日本或歐洲存有金幣，爲減省滙兌起見，可用此項存款償還之。銀行應照經手款數，每次對於一千元計收二元五角，即二釐五毫，作爲經理本借款本利之費用。

第七條

中國政府應支付本公債本利，倘京漢鐵道收入不敷償還本利時，部應奏請中國政府就不足之數設法以別項款項補足，至時應如數償還於銀行。

第八條

本公債以度支部收入之江蘇漕糧折價進款庫平銀一百萬兩爲頭次擔保，倘到期不能支付本利時，中國政府爲維持公債所有者之利益，委派適當之官員將該款收入移交於銀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四日

本公債全部或一部，以不能償還之時爲限，關於本公債之本利對於上記之收入，應有超越他項公債抵押，有先取特權，將來如將上記收入爲抵押時，均應次於本公債，須以此義記載於將來抵押契約內，並於締結以前通知銀行。

第九條

銀行對於本公債之全部有發行債票權，債票之形式與駐日中國公使商議後銀行定之，債票因易於流通起見，用中日文字或中日英三國文字，郵傳部尙書所簽姓名及官印均摹刻於上，駐日中國公使所簽姓名及官印亦摹刻於上，以證明中國政府發售此種債票。在日本之銀行代表者亦署名爲發售債票之代理人。

本公債之票遺失被盜或破滅時，銀行應速即通知部，及駐日中國公使，中國公使飭知銀行在報紙上登載廣告，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款，並依當事國法律習慣爲適當之手續，其一切費用由銀行擔負之。

第十條

所有本公債之債票息票以及本公債付利還本等事，當借款期內在中國概免各項釐稅。

第十一條

所有借款招帖以及付利還本一切辦法，未經本合同詳載者，駐日中國公使與銀行酌定，俟本合同簽字後銀行速發行借款招貼，中國政府令駐日中國公使遇有必須之事即與銀行協同酌辦，並令於本借款招貼上簽字。

第十二條

銀行於本合同簽字後，迅速以一次發行本公債，並將公債實收額通告部，因須供郵傳部之提用，即由銀行轉入郵傳部賬。

前項之款遇郵傳部請求時，即可向中國或他國滙兌，又因欲獲一時之利息，亦得存於日本，此種交易悉從經過銀行之手再爲辦理。

第十三條

本合同簽字後一個月內，銀行於二百萬元之範圍內，以年利六釐之利率約定預借於郵傳部，其利息於預借之日起算，右預借及利息全部，均由首次出售債票進款內儘先扣還。

本預借金之交付及存放處分之交易，應照本合同第十二條第二項辦理。

第十四條 郵傳部尙書遵奉上諭，於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即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千九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蓋印於本合同，由外部以公文通知駐北京日本公使。

第十五條 本合同繕寫中、日、英三國文字各五份，中國政府存三份，銀行存二份，若有疑義，以英文爲準。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註一）

二、宋教仁撰「政府借日本債款十兆圓論」

「嗚乎！吾國近日發生一極危險之事件，其影響較之俄窺蒙古、伊犁，英占登埂、片馬而猶重大十倍，直可使吾國變爲埃及朝鮮者，吾國人其猶未之知乎！」

前三日外電，忽報北京政府向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借債十兆圓，已於廿五日簽約，（按：係二十四日之誤）其債款之用途則以充郵傳部之行政經費，及補以前之虧缺，此消息之傳來，始吾人猶以爲未實，今則世界各國已喧傳爲極東之一重大事件，而競加批評。日本朝野上下又無不額手稱慶，贊美其外交之奏功，噫嘻！此消息而竟成事實耶！哀哉耗矣。

夫吾人非反對借外債者也，且極主張借外債者也，惟以管理債款之方法，使用債款之目的，與夫選定債權國之政策，皆非審慎周詳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後逐緒行之不可。而現政府皆不足以語此，故素昔不敢主張現政府之借外債，今則已矣，彼竟借最危險之外債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國，固不俟論，而其最可惡者，則選定債權國政策，直是全昧於國際形勢，開門揖盜，以斷送四百餘州之運命，故吾國人不可不深惡痛絕之也。

今試略言其故，自日俄戰役既終，世界各國之對中國政策皆變爲維持均勢主義，即所謂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三綱領是也，其所以如此者，豈真有所愛於中國哉？實以各國在中國之勢力未均，且各國之他方面事情亦各自不同，不能一致以對中國而實行分割，故不如暫維持現在之狀況，勿使變更，以待將來，而中國得以暫延餘命，以有自振之機會，亦即在此者也。此形勢之成立，尤以日本之力爲最多，蓋以日本盟英結法親俄和美四面八方皆彼爲樞紐之故，但其原因既非真有所愛於中國，且各種同盟協約亦爲暫時性，而非永久性，將來必有破裂之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四日

則各國自皆不能不豫備將來應付之政策。而近世紀來各國所謂對外侵略之政策有二種：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爲先驅。一變相的侵略政策，以經濟力爲先驅。二者之中，變相侵略政策尤爲最新發明之利器，各國所以滅人國墟人社，大半皆采用此利器者，故各國預備將來應付中國之政策亦有採用此新法之勢，其政策之手段除經營產業貿易交通外，而尤以經濟上投資與政治上貸款爲最有效，其見之最早而謀之最劇者，則爲英、美二國，其次德、法諸國，亦汲汲焉注力此點。如近來川漢、粵漢鐵路借款，始則英國獨占其利，繼則德法美三國先後加入。錦愛鐵路之借款，雖有日俄之嫉忌，而美國終僉僉不休，期於必成。幣制改良之借款，美國既捷足先得，英、法、德三國亦要求均霑利益，皆可謂爲對吾中國新政策之見端者，此亦足以視方今國際形勢變化推移之大概矣。雖然彼等之爭先恐後而來投資或貸款者，既非一國，而其間又往往有互相疑忌爭奪之事，則苟有一國壟斷其利，而破壞各國均勢之局者，其他各國必不能默爾而息，此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有此連雞之勢，互相牽制，此正吾國善存以自處之一機會也，不特有以自處而已。更宜進而爲牽制各國之主動力，使各國不得不成連雞之勢，以長久維持均勢之局，此尤爲吾國今日外交之要訣，而借債亦當如是者也。

蓋以吾國今日之狀況論之，資本缺乏，產業幼稚，國民經濟枯槁之現象已達於極致，各國投資貸款之來，雖由於其經濟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諳於管理之法，使用之途，與夫一切關於財政之準備，亦未嘗不可利用之，以潤澤吾枯槁之經濟現象。惟各國既爭先恐後，視爲大利，而不許一國之壟斷，則其間苟有一國焉而占特別之優勢者，各國羣起嫉之，即足使均勢之局立至動搖。又或吾管理之法，使用之途，與夫一切財政之準備未能改善，以致債還之義務不能果，則均勢動搖之後，彼占特別優勢之一國，必至藉口以干涉吾財政，夫至於動搖均勢之局，且使債權國而干涉吾財政，則吾國之事尚可問乎？故今日而不言借外債則已，苟言借外債，則善講管理之法使用之途與夫一切財政之準備，固爲必要，而施操縱之術，審取舍之方，使各國中不致有一國得占投資貸款特別之優勢，尤爲必要中之必要也。是即吾所謂選定債權國之政策也已。

今夫日本者，以雄飛東亞大陸爲志者也，其戰後內政之整理，滿韓之經營，亦既略就其緒，則今日者正其豫備對外發展之期也。其所恃以爲和平保障之日英同盟，此後又僅有四年之期限，將來期限滿時，若不能再繼續，東亞

之政局必爲一變，而現今各國之解得此消息者，既已豫備經濟的侵略政策，以爲將來應變之張本。一旦果有國際政局動搖之事，此等經濟的侵略政策之勢力，必滔滔乎瀰漫於東亞大陸，則今日者又其不可不豫備與各國經濟的侵略政策相呼應之方略之期也。一二年來，彼之所以節節進行者已不鮮矣，爲對清貸款機關之不備，則勸誘各大資本家，而有組織東亞興業會之事，因對清金融機關之不靈，則慫恿全國商業會議所，（即商會）而有設立日清銀行之案，正金銀行則議增資本矣，臺灣銀行則設支店於中國各地矣，粵漢川漢鐵路之借款，則議加入；幣制借款，則議分擔。種種舉動，皆其將欲實行經濟的侵略政策之見端也。至於近日彼國益覺經濟的侵略之適宜於吾國，學者政治家無日不主張貸款政策，載其言論於新聞雜誌，故彼政府處心積慮日夜思有以拊吾背扼吾吭以致吾死命者，遂至欲超絕各國經濟的侵略政策，不受牽制，獨立行動，而爲貸款之計畫，其日釐多金以運動吾外務部郵傳部之官吏者，蓋已成爲公然之秘密，其眼光之遠，心思之敏，手段之辣，可謂無以復加矣。使吾美國鈞者而稍有知覺，則當深拒固絕之惟恐不速，斯爲上善。若必不得已，亦宜使之加入各國共同借款，以保連鷄之勢，而後可者也。乃竟喪心病狂，甘於吞餌自斃而不辭，竟借其十兆圓之鉅款，使其經濟力單獨盤據於吾國政府之上，而招各國嫉妬之心，今而後各國皆默爾而息毫無責言則已耳，苟各國中有不與日本利害相同者，則必不能聽日本之獨立行動，得吾財政上將來可以干涉之權者也。夫機會均等之主義日本所日日宣諸口者，今日日本而先破壞之，則各國尚能長守之乎？不能長守之，即是破壞現在各國均勢之局，而謂此時吾國猶得有高枕之日乎。且即無均勢破壞之懼，然以吾國之政治財政現象言之，債務償還之約亦不能不爲一問題，今而後舉吾國之政治日臻良善，財政日就整理，償還之義務如約不爽，則亦已耳，然此乃萬無可望於現政府者，吾料數年之後，吾財政既益枯竭，彼乃挾其債權之威力，以逼吾償還，吾不能償還者，是即吾國財政被其干涉之日，其或監督之矣。夫至於吾國財政被日本國之干涉，或監督之，各國亦不能忍者也，則豈非猶是破壞均勢之之局乎？斯時而謂吾國猶有幸乎？

吾嘗謂吾國今日而欲聯與國，惟美爲害較少，然苟有借債於美之事，則亦惟國民產業之資可單獨倚賴於彼，若現政府而專由美國借巨大之債，不使他國均沾，則亦最危險之事也。觀於幣制改良借款百兆圓，其始僅有美國，而英、法、德三國必加入之而後已，即可知矣。以號爲好和平重人道之美國，獨占吾國之借債，而猶不可，而謂其他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六日

一三〇

國可以使其獨占耶？而況素以雄飛東亞大陸爲志之日耶！嗚呼！吾國而有此昧於國際形勢開門揖盜之政府，吾國人苟猶與之共戴天者，豈人類也哉。」（註二）

註一：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中日條約，頁一八三至一八四，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初一、初二日第一頁。

二十六日（三月二十六日） 清任命載振爲頭等專使大臣，出使英國，慶賀英皇加冕，載振奏調隨員以相贊助。

本年五月爲英皇加冕之期，清廷派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充頭等專使大臣，前往慶賀。本日載振奏調隨帶記名副都統前署外務部左丞周自齊、農工商部左丞祝瀛元、農工商部右參議邵福瀛、外務部參議上行走浙江候補道廖恩燾、農工商部郎中力鈞、海軍部軍醫司科長學部主事謝天保六人同行辦事。原奏略曰：

「奏爲奉命專使英國，酌調隨員，以資贊助，恭摺仰祈聖鑒事。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明年五月，爲英君加冕之期，著派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充頭等專使大臣前往致賀，以重邦交，欽此。跪聆之下，悚惕莫名。竊維加冕，爲該國大典，禮文備極繁重，臣奉命前往致賀，用敦陸誼，使任綦要，且各國專使，屆時萃集，彼此周旋樽俎，交際所繫，國體攸關，尤須隨宜因應，以免貽誤。所有一切事務，在在需員贊助，自應酌調隨帶人員，以收指臂之效。茲查有記名副都統前署外務部左丞周自齊、農工商部左丞祝瀛元、農工商部右參議邵福瀛、外務部參議上行走浙江候補道廖恩燾、農工商部郎中力鈞、海軍部軍醫司科長學部主事謝天保，以上六員堪以隨帶前往，派令分辦各事，可期勝任。如蒙俞允，卽由臣飭令各該員遵照。至所需專使經費，仍照歷次成案，由外務部在出使費項下酌撥應用，事竣核實報銷。所有酌調隨使人員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奉旨，著依議，欽此。（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三月初七日，頁六至七。

二十七日（三月二十七日） 清廷決定接受俄國之六點要求。

中、俄交涉自本年正月十八日駐京俄使廓索維慈向清外務部提出之六點通牒後，月餘以來，俄人迭次以絕交訴諸武力相要脅。本日俄使照會請外務部，聲稱三日內不作切實答覆，即下旗離京。清內閣舉行緊急會議，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等，均主對俄讓步，乃決定接受俄國之要求。（註一）茲錄時電五則，以見俄人之橫暴：

一、北京電：俄國又照會中國，要求將二月十六號（按：陰曆正月十八日）來文所要求一切，從速承認，不得再有辯駁，聞中國若不立時允認，則俄將以強權從事，俄國軍事一面經已預備，情形之重要可無疑義。

二、倫敦電：據俄京電云：俄政府又下戰書於中國，限本月二十八日內將俄國一切要求如數承認答覆，否則自由行動，乃中國自誤云云。

此事宣傳後，倫敦廠主之運貨東往者多保戰時水險，故航務總會水險保費竟由每千磅三格尼亞（三鎊三先令）漲至十至二十格尼亞。

三、北京電：中政府以俄國限三日答覆，大為驚措，日下俄國七河省兵隊均預備候令，外務部與俄使懇商甚久，後允決定星期一日允認照辦，外間均以中國並未預備開戰，故惟有依從而已。

四、柏靈電：俄國政界某代理，頗憤中國不允俄人在中國界內貿易。

五、柏靈電：駐華俄使已奉有政府諭，言俄國因中國態度遲遲不決，要求速將二月十六號來文所載一切承認照覆，至細詳之點，必俟承認後再為磋商，否則自由行動，乃中國自誤云云。據俄京傳來私電，均謂情形極為重要。

（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二頁專電。

註二：同註一，譯電。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一三二

二十八日(三月二十八日) 梁啓超應臺灣耆宿林獻堂等之邀，抵臺灣遊歷。

先是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啓超亡命海外，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六月，臺灣耆宿林獻堂等於奈良旅館得晤梁氏，邀其訪臺。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梁氏乘笠戶丸自日本神戶啓程，二十五日舟泊馬關，曾至春帆樓憑弔馬關條約簽字舊地。二十六日由門司出發，本日抵基隆港。同行者有湯覺頓(號荷庵，後任中國銀行總裁)，及長女令嫻。臺灣耆宿林獻堂、連雅堂、甘得中等十餘人迎梁氏於基隆碼頭，抵臺北後，當晚宿「日之丸」旅館，臺紳先後來謁者復數十人。(註一) 梁氏記其事曰：

「舟入鷄籠，警吏來盤詰，幾爲所窘，幸首途前先至東京乞取介紹書，否則將臨河而返矣。臺灣乃禁止我國人上陸，其苛不讓美、澳，吾居此地十年，而無所知，眞夢夢也。鷄籠舟次，遣老歡迎者十數，乘汽車入臺北，迎於驛者又數十，遺民之戀戀於故國，乃如是耶！對之惟有增慙。」(註二)

關於此次梁氏遊臺灣之目的和動機，梁氏於遊臺時致國風報社信中有詳細之說明：

「編輯部諸君鑒：僕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茲遊舊志五年，今始克踐，然幾止者且屢，若有荏苒，則彼中更炎歊不可住，又當期諸一年以後，故毅然排萬冗以行，首途前蓋數夜未交睫也。吾茲行之動機，實緣頻年居此讀其新聞雜誌，咸稱其治臺成績，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謂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數年以來，又往往獲交彼中一二遺老，則所聞又有異乎前，非親見又烏乎辨之，此茲行所以益不容已也。大抵茲行所亟欲調查之事項如下：一、臺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以後，乃漸加至二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預算且四千二百萬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尙何貧之足爲憂者。二、臺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此四千餘萬者，皆臺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三、臺灣政府前此受其中中央政府補助數千萬金，又借入公債數千萬金，就財政系統言之，則臺灣前此之對於其母國，純然爲一獨立之債務國，今則漸脫離此債務國之地位矣，此可謂利用外債之明效大驗也。吾國外債可否論，方喧於國中，吾茲行將於茲事大有所究索。四、臺灣爲特種之行政組織，蓋沿襲吾之行

省制度，而運用之極其妙也。吾國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議，方嚶嚶未有所決，求之於或可得師資一二。五、吾國今復言殖產興業，要不能不以農政爲始基，聞臺灣農政之修，冠絕全球，且其農事習慣，多因我國，他山之石，宜莫良於斯。六、臺灣爲我國領土時，幣制紊亂，不可紀極，日人得之，初改爲銀本位，未幾遂爲金本位，其改之次第如何，過渡時代之狀態如何，改革後之影響如何，於我國今日幣制事業，必有所參考。七、日本本國人移殖於臺灣者，日見繁榮，今日我國欲行內地殖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諸地，其可資取法者必多。八、臺灣之警察行政，聞與日本內地系統不同，不審亦有適用於我國者否。我國舊行之保甲法，聞臺灣采之而卓著成效，欲觀其辦法如何。九、臺灣之阿片專賣事業，自翊爲禁烟之一妙法，當有可供我研究者。十、臺灣前此舉行土地調查，備極周密，租稅之整理，其根本皆在於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擾。又其所行之戶口調查，係適用最新技術，日人自誇爲辦理極善，今者日本本國將行國勢調查，即以爲法，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吾茲游所調查之目的略如右，其他則俟臨時當更有所觸發也。首途以來，入夜必爲游記，歸後當更布之，或亦吾國治政聞者所急欲觀乎。」（註三）

按：梁氏其在臺灣停留十五日。三月三日，臺灣紳耆開盛大歡迎會於東薈芳，梁氏即席賦詩爲謝，傳誦全臺。三月四日林獻堂等陪同抵臺中，投宿丸山旅館，當晚出席臺中櫟社歡迎會，並聽取各方面對臺灣總督府之批評。三月八日下榻霧峯菜園五桂樓，梁氏勸林獻堂不可以文人終身，應獻身社會，從事民族解放運動。三月八日梁氏接到神州日報對其訪臺批評剪報，大爲懊惱。又接業師康有爲電召，乃提前於三月十三日離臺，由基隆乘讀岐丸回日本。梁氏留臺成詩五十六首，名海桑吟，並作有臺灣遊記。（註四）臺大教授黃得時，論梁氏訪臺，對臺胞之影響曰：「梁任公遊臺期間，在公開的場面，皆極力避免談政治問題，但是下榻霧峯菜園的時候，却和林獻堂及林幼春先生，談了不少有關政治問題，尤其是臺灣人的將來和祖國的關係，任公的意見，可分爲三種：

- 一、他主張溫和主義，在合法的範圍內，爭取臺灣同胞在政治上的地位。
- 二、他勸臺灣同胞結識日本中央政府的顯要達官和兩院議員，藉他們的力量，來控制臺灣總督的專權。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一三四

三、爭取臺灣同胞在日本的參政權，獲得議席，處在兩大黨之間，可以舉足輕重，左右日本的政
治。

這些意見，均為林獻堂所接受。後來由林獻堂氏所領導的一連串社會運動，如要求撤銷六三法令，組織新民會，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創立臺灣文化協會，創刊臺灣民報等，可以說是間接受梁任公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註五）

附錄：林獻堂與梁啟超邂逅訂交經過

「先生（指林獻堂）與族侄林幼春，以及櫟社諸人，夙慕梁任公之名，尤以幼春對任公之道德文章，極為傾倒，居常輒以能獲識荆之機會為快。民前五年秋，先生偕甘得中由東京歸臺，先到橫濱大同學院晤林儒探詢任公行踪，但林亦不甚悉，謂須問神戶同文學院之湯覺頓，或可獲得正確之消息。於是，先生携林儒氏之介紹函擬到神戶（日本臺灣間之班輪均由神戶啓碇）訪。不意途次奈良，同行之甘得中，翻閱旅客登記簿，偶然發現有三個中國人投宿，其姓名一曰潘博，一曰陳宮筌，另一人則已忘記，三人之中，陳宮筌係新民叢報之發行人，而潘博之大名，則早在新民叢報讀其風靡一時之賀新郎詞矣。此甘以為探詢潘陳二氏，或可得任公之去處，乃將此意告先生，並同先生到三樓訪潘，及至三樓，甘詢下女，不得要領，而室中人見有人動問，及出而應接，於是甘乃用其不甚高明之藍青官話，告知來意，謂欲探詢貴同行之潘氏，是荷得知任公先生現在何處？其人乃曰：『我就是梁某。』同時招呼先生入室坐談。初見面時，甘之官話尚可應付一二，但終無法暢談，乃改用筆談，任公寫曰：『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誼有同情……今夕之遇，誠為偶然』云云，文字委婉動人，而又充滿情感。其與先生大受感動，幾至下淚，惜全文已不復記憶矣。是晚傾談甚歡，先生並為臺胞爭取自由問題，有所請益，任公告先生曰：『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臺人爭取自由，故臺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無謂之犧牲，最好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臺人。』繼先生敦請任公來臺一遊，當荷首肯，先生並囑於蒞臺之前，最好取得日本中央政要致臺灣總督之紹介書，以免受警察人員之刁難，此為先生之遠謀深慮處，蓋當任公遊臺時，若非携有伊藤博文之介紹函，幾被基隆水上警察攔駕而不得入境。先生

臨別時，特請任公將當日筆談之稿底攜回，以便轉示族侄林幼春一閱，任公點首稱善。

上述先生與任公初次見面之情形，係根據甘得中之談話。甘現雖年過古稀，而身心健康，當日情形，印象極深。故所談當屬信史。任公與先生，初見面之一夕話，不但影響先生個人之思想與行動，間接亦決定臺人政治運動採取溫和之路線，以當時日人在臺灣政治力量之強大，與夫臺灣地理之特殊環境而言，臺人之政治運動，必不容有流血革命之出現，即使出現亦必無成功之可能，然非任公之真知灼見，掬誠相告，則臺人爲爭取自由，或不免多所犧牲也。吾人嘗觀其後民國二年之苗栗事件，暨民國四年之嗶嘰事件，羅福星與余清芳，均受辛亥革命之影響，而從事武力反抗，然皆敗死，而後者又株連無辜且數千人後累之慘痛，令人觸目傷心，益見任公所見之遠與謀事之忠，無怪先生拳拳服膺，未嘗須臾忘懷也。」（註六）

復按：臺灣抗日運動，當時有二潮流，一爲上述溫和派之主張，一爲武力抗爭之主張，梁任公所見恰與革命元老戴傳賢先生對臺灣之見解相吻合。臺灣耆老甘得中記其事曰：

「渠於民國二年在東京時，因震於革命元勳戴天仇之威名，曾得板垣退助之介紹，而晉謁傳賢先生，痛陳臺人處境之慘狀，戴告之曰，祖國現因袁世凱行將竊國帝制自爲，致力討袁無暇他顧，滅袁以後，仍須一番整頓，故在十年以內無法幫助臺人，而日本乃未經民權思想洗禮之國家，視革命運動如洪水猛獸，絕無同情，君等與革命黨人來往，必受壓迫，未見其利，先受其害，爲君等計，可先覓門徑，與日本中央權要認識，獲得日本朝野之同情，藉其力量，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施策，以期緩和其壓力，俾能減少臺灣同胞之痛苦。戴對臺灣之見解，不期竟與任公吻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而兩位先覺指導之親切，與籌謀之周密，真有披肝瀝膽之慨矣。」（註七）

註一：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二十頁三三一，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世界書局版。

註二：「飲冰室全集」第四十一冊，書牘頁二七，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文光圖書公司影印版。

註三：同註二，書牘頁二五至二六。

註四：「文獻專刊」第十六卷第三期，臺灣省文獻會出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三六

註五：同註四。

註六：「林獻堂紀念集」卷一第四頁。

註七：同註六。

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二十九日） 奉天日僑與巡警衝突，日領事提出無理要求。

「民立報」記其事云：

「奉天函：前月二十九日，日本總領事小池氏，爲橋頭及撫順日人與巡警衝突事謁見東督，爲種種要求，如處罰官吏及付賠償吊慰金。又須保後日不生此項事等。（按：以上種種要求，前爲橋頭案日人已與中國官場交涉，曾見本報中國官場未之允故，今小池仍持前說。）東督許其處訓官吏而不允其他，聞日人意在必達其目的，故欲移至北京，向政府交涉云。」（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宣統三年三月八日，第二頁。

三月

初一日(三月三十日) 清廷更換各地提鎮及道臺知府等官。

清廷猜防漢人，更換各地漢人提鎮及道臺知府等官。諭曰：

「雲南提督李福興，陝西漢中鎮總兵程鼎，甘肅涼州鎮總兵岳登龍，山東兗州鎮總兵張宗本，均著開缺。湖南衡永郴桂道譚啓瑞，雲南大理府知府鄒志清，雲南臨安府知府李世楷，貴州石阡府知府陳武純，山東曹州府知府黃篤瓚，山東萊州府知府鮑祖恩，河南彰德府知府顧家相，均著開缺送部引見。」(註一)

粵省各項賭博一律弛禁。

清廷准度支部奏：自本日起將粵省各項賭博一律同時開放。(註二)

清出使日本大臣吳宗濂奏請推行國語。

內稱：清廷出使日本大臣吳宗濂，建議倣照日本推行國語，統一全國語言，以加速普及教育之實施。原奏

「查日本學校設有國語一科，以統一全國語言，我國疆域較大，人民衆多，各操土音，是以教育之普及未能速化，且其流弊不可勝言。擬請飭下學部，通行內外各學堂，無論官立民立，一體添設國語科，如日本辦法，凡入校識字即令該教習等授以官音，不得參用土語。並飭有編成國語課本者，准其呈由提學使咨請學部審定施行，以期語言統一。」(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頁一。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一。

註三：同註一。

初二日(三月三十一日) 清廷任命江朝宗等為各鎮總兵官。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一、初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二日

一三八

是日，清廷頒令：

「以記名總兵江朝宗署陝西漢中鎮總兵官，記名總兵馬萬福爲甘肅涼州鎮總兵官，記名提督田中玉爲山東兗州鎮總兵官，前雲南昭通鎮總兵蘇掄元爲雲南臨元鎮總兵官。」（註一）

清廷以浙江中學堂監督翰林院編修邵音辦學著有成績，賞以四品卿銜。（註二）
同盟會員劉文錦等，開秘密會議於長沙城南天心閣，計劃發動起義。

同盟會本部決定本年三月舉義於廣州，派譚人鳳、謝介僧等來湘聯絡同志，以謀響應。推劉文錦負責組織軍隊，文斐負責鼓吹學界，湖南革命事業大爲開展。謝介僧述曰：

「劉文錦既膺組織軍隊密謀革命之使命，開始向保定湖南兩陸軍學校同學之下級軍官及各同事着手，皆以任重力微時機未至爲辭，不得已乃向本隊目兵入手宣傳，並派頭目熊光漢、湯執中、劉安邦等分向步砲工輜各種兵運動。斯時混成協各目兵多係具有智識，能明種族大義者，其革命思潮反較各軍官爲熱烈，故談旬之間，輾轉聯絡，得同志數十人。適同盟會會員熊光岳自日本歸，相助鼓吹，乃於三月二日召開秘密會議於城南天心閣。計到會者，步隊爲安定超、張海斌、徐金甲、徐鴻斌、劉清安、彭友勝、劉光瑩、丁炳堯、陳林戟、丁惠黎、張建良、鄧超、楊玉生；馬隊爲劉安邦、蘇德輔、熊光漢、凌樞籌、何致堯、湯執中、秦子桂、趙鶴渠、嚴濟寬、陳岑樓、何猷生、李振民、張虎臣、蕭福林、黃遂蔭、盧俊彬、徐昆、王同茂、丁俊彥、鄭亞蘭、黃葆清、陳主興、曾傳述、秦中衛；砲隊爲謝斌、李金山、邱長蔭；工程隊爲歐陽鈞、譚滿芳、賴楚；輜重隊爲熊光南、張元春、李悅生、余典儀、黃靜邦、李全勝、胡奎樞、余雲南、鍾鑑屏、李孚素、蘇彩章、袁浩然、黃起翰等都五十六人。當由劉文錦報告開會意義及革命宗旨，略謂：清政不綱，國土日削，我輩爲救亡圖存光復祖國而革命，必須羣策羣力方克有濟，幸勿稍懷疑懼等語。報告畢，旋即對江宣誓，共約死生，並由各個自行認定擔任聯絡。由是湖南之革命武力基礎，遂建築於此天心閣之會議矣。」

在天心閣三樓同盟之際，不意撫院探日汪子林，探兵劉宏德、唐子英亦在二樓飲茶，覩狀心疑，待會散乘間刺

探消息。殊同志中之年少氣銳者，罔知顧忌，又不識若輩爲偵探，故言詞間不免流露。撫探竟以此情密報巡撫楊文鼎。楊據報乃與混成協統蕭良臣計議，謂劉文錦爲亂首，若在湖南殺之，恐激成兵變，擬陽派劉赴北方購馬，陰囑湖北統制張彪於途次截殺之。蕭召馬隊管帶張翼鵬至，詰劉文錦不軌狀，張力辯其無，且謂劉以酗酒滋事早撤職他去。蓋預爲劉作逃脫計者；既而以告劉，劉遂脫離部隊，潛匿省會近郊暗事工作。」（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頁二。

註二：同註一，頁三。

註三：謝介僧、文斐等「湖南辛亥光復事略」，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九至一〇。

初三日（四月一日） 孫先生文自加拿大函慰宮崎寅藏病。

孫先生自上月十九日離溫哥華東行後，爲籌廣州起義軍餉，近日遍遊加拿大東部各埠，所到之處，備受僑胞歡迎。匆忙中聞宮崎貧病交加，因寄日金百元，託橫濱永新祥商店林清泉代交。函曰：

「宮崎先生大鑒：近聞先生貧而病，弟心殊爲戚戚，然客途無力，愛莫能助也，故久缺音問。今僅奉寄日銀百元，託橫濱永新祥商店林清泉君代交，祈爲察收。知杯水車薪，莫能濟事，不過聊表區區而已，幸爲愛照。弟近日遍遊加拿大，所到頗蒙華僑之歡迎，不日當能大達目的也，可爲告慰。日本近事如何？請時時詳示，俾得週知一切，幸甚。此致，即候大安。夫人、公子各人，並此問好。弟孫文謹啓。」（註一）

清廷賞雲南陸軍統領鍾麟同陸軍副都統銜，充陸軍第十九鎮統制官。（註二）
梁啓超與臺灣遺老百餘人，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

臺灣遺老百餘人，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開會歡迎梁啓超，梁氏有感，即席賦長句奉謝。詩曰：側身天地遠無歸，王粲生涯似落暉，花鳥向人成脉脉，海雲終古自飛飛，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

憶附公車昔上書，罪言猶及徙薪初，珠厓一擲誰當惜，精衛千年願總虛，曹神鬼謀成永歎，楚人天授欲何如，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四日

一四〇

最憐有限哀時淚，更灑昆明劫火餘。

間氣神奇表大瀛，伏波橫海舊知名，南來蛇鳥延平壘，北向雲山壯肅城，萬里好風回舶艫，百年麗日照春耕，誰言鶯老花飛後，贏得胥濤日夜聲。

劫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顛日日新，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餘生飲淚嘗杯酒，對面長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樓風雨紀殘春。（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五集頁一二五，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六年五月版。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頁五。

註三：「飲冰室全集」第四十五冊頁二八至二九。

初四日（四月二日） 清度支部奏：議覆湖廣總督瑞澂電奏，准另借外債，清理舊欠。

原奏略曰：

「前總督張之洞任內，因練兵及籌備各項要政，積欠華洋各款二百四十餘萬兩，每月籌本籌利，實甚爲難，且事關交涉，稍一不慎，貽害無窮。擬請向英法德三國銀行借二百萬兩，分十年還清，年息七釐，並無折扣，惟須用漢口鹽釐作抵，業經該省諮議局議決。」奉旨交度支部速議具奏。本日度支部覆奏，奉旨依議。（註一）

清廷以羅長椅補授駐藏左參贊，錢錫寶補授駐藏右參贊。

是日，清內閣奉上諭，文曰：

「前經會議政務處議覆：聯豫奏請裁撤駐藏幫辦大臣，改設左右參贊兩缺，業經照准。羅長椅著補授駐藏左參贊，錢錫寶著補授駐藏右參贊，欽此。」（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初五日，頁二。

初五日（四月三日） 萬國防疫會舉行於奉天省城。

萬國防疫會出席有中、英、美、俄、德、法、義、荷、日等國專家，及印度之醫學人員，為我國近代召開國際會議之首次。

先是，東三省總督錫良以東三省鼠疫蔓延，奏請設立防疫研究會，知照各國公使，轉請各國政府遣派醫員來奉，研究傳疫之由，並籌議一切辦法，奉旨允准。旋外務部以各國所派醫員先後抵奉，定期開會，奏請派外務部右丞施肇基，蒞會招待。至是開會於奉天省城，以惠工公司之陳列室為會場，我國及英美俄德法義荷日印十國均特派醫學專家與會。攝政王電諭略謂：各國政府派醫蒞會，欣慰良深，本監國攝政王於此次疫事，極為注意，既經各醫學專家到會研究學理，暨一切防疫之法，必能多所發明，為將來滅除疫患，實世界仁慈之事，為民生無量之幸福。嗣經會中將研究所得編纂成書，呈送政府，於月杪閉會。（註一）

顏惠慶記載當時東三省防疫情形，及萬國防疫會議經過如下：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冬季，施君肇基時任外務部左丞（按係右丞），和我在北京組織滿洲防疫處，進行消除正在東三省流行的肺炎疫。在哈爾濱成立防疫事務所，由伍連德博士主持。伍博士係留英醫學專家，由中外醫生六十餘人協助，執行防護工作。醫生之中，不少來自北京，及滿洲的教會醫院，不惜冒生命危險，為人羣服務。竟能在短時期內，將來勢洶洶的瘟疫予以撲滅。否則且將引國際干涉。羅疫死亡人數，成千上萬，屍體埋葬，頓成嚴重問題。棺木用罄，凍地難掘，益使情況惡化。集體火化，雖屬惟一辦法，然格於習俗，事乏先例。若貿然執行，可能引起民衆反對，仇視防疫人員。幸而外務部主官，與攝政王，明達決定，特降上諭，飭准就地集體火化，以重公共衛生，始獲進行無阻。後來復在奉天省城，召集「萬國防疫會議」，各國派遣專家代表出席，討論瘟疫病源，及防治方法。此次防治瘟疫措施，不獨得到出席代表們的讚賞，而召集國際學術會議，在我國，實為有史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註二）

清廷頒發全國軍隊訓諭六條。

清廷制定軍隊訓諭六條，交陸軍部頒發全國各軍隊，其大綱如下：(一)崇信義，(二)敦樸素，(三)重廉恥，(四)盡忠節，(五)守禮節，(六)尚武勇。(註三)

清廷准東三省總督錫良、御史溫肅奏：東三省中學以上學堂實施軍事訓練。

清廷以東三省情形特殊，各學堂學生體育訓練未臻完備，地居邊陲，形勢衝要，准其變通定章，實行練習打靶。清御史溫肅原奏略稱：

「中學以上各校體操一門均習兵式，然比之陸軍之教練相去懸殊，有形式而無精神，於體育未完備，不足養成強毅堅卓之人才。矧綜覽奉省時局，尤以補救文弱之敝，提倡尚武之風爲當務。應請量予變通，定章酌減隨意科目，實行練習打靶。」(註四)

四國銀行團借款交涉發生困難。

四國借款因折扣利息問題發生枝節，原議在六千萬借款妥訂時先付千萬。本日四國代表忽欲於合同中加入一款，申明六個月內中國須示以東省實業及幣制改良辦法，如合宜方照約付款，否則由中國償還，東省將來有變亦負責任，故未定議。(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註二：「顏惠慶自傳」，見「傳記文學」第十八卷第六期，頁五四，民國六十年六月號。

註三：同註一。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初七日，頁七至八。

註五：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初六日專電。

初六日(四月四日) 東三省測繪局正監測官焦滇以盜賣軍用地圖罪就地正法。

焦滇，山西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考選派往日本，入振武學校，以日女爲妻。卒業改送測量學校，回國赴奉天，供職測繪局，盜賣東省軍用地圖於某國，以私函誤投，爲人告發，經軍法會議研訊，證據確鑿，東省大吏咨部按覆，就地正法。(註一)

德國公使雷克司呈遞國書。

德國公使雷克司，及其隨員頭等參贊盧克卜等在乾清宮呈遞國書。「政治官報」記其事云：

「本日巳刻，德國使臣雷克司，率頭等參贊盧克卜，漢文正參贊夏禮輔，二等參贊安錫德，繙譯隨員華根納，繙譯隨員師特禮，繙譯員鮑敦古，後備軍守備玖樂，隨員威廷厚，駐天津領事克尼平等，呈遞國書。」(註二)

奉天驛站全部裁撤，另設文報局。

東三省總督錫良將奉省驛站全部裁撤，另設文報總分各局，由勸業道接管，專司驛遞全省文報事務

。(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初七日，頁二。

註三：同註二，宣統三年三月初十日，頁一六。

初七日(四月五日) 國際防疫所落成，各國醫學專家及中國伍連德博士等，遷入北京國際防疫會所，從事研究工作。

北京國際防疫會所，今日行落成禮，各國醫員及中國伍連德醫師等均遷入工作，開始試驗。(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六、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八日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初八日。

一四四

初八日（四月六日） 山西司法公所成立。

山西巡撫丁寶銓報告該省司法公所組織、職掌，及司法人員待遇等事項。原摺云：

「茲據提法使王慶平詳稱：憲政事宜既已提前趕辦，舉凡審判籌備，監獄改良，亟須計日程功，力求進步。自應遵章派員，分科治事，以資臂助，而策進行。擬就司署隙地修治房舍，改立司法公所，分總務、刑民、典獄三科，每科各設科長及一等科員各一員，總務刑民兩科事務最繁，各設二等科員三員，典獄科日前景較簡少，設二等科員二員。書記官亦分為兩等，一等五員，二等七員。科長以下各員仿照蘇省奏定辦法，就向在司署辦公刑幕委員成績較優者，切實甄別，考取合格人員分別委用，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成立，俟一年期滿，察其能否稱職，再行分別詳補。此項司法屬官既稱實職，不得兼充他差。本應優給月薪，第晉省財政困難，不得不力從撙節，現定科長每月八十兩，一等科員六十兩，二等科員五十兩，一等書記官二十四兩，二等書記官十六兩，以資辦公。」（註一）

清駐英公使劉玉麟、駐法公使劉式訓，電告清廷，俄、日、法、英等國密議瓜分中國。

駐英法兩劉使電告政府：各國在法京大開密議，商定瓜分中國之割據範圍，俄國分蒙古、新疆、甘肅、伊犁、山西、直隸，日本分奉天、吉林、黑龍江、福建，德國分安徽、江北、山東，法國分廣西、廣東、雲南、貴州，英國分江西、浙江、江蘇、湖南、湖北、四川、西藏，留陝西、河南兩省安置一小朝廷，美政府出而反對，事因發露，清政府中人接此電相向而哭，連夜密議未決。（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十三日，頁一一至一二。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初九日專電。

初九日（四月七日） 清廷賞陸軍各鎮統制官及各協統領官爵銜。

清廷賞給陸軍各鎮統制官馬龍標、曹錕等十一人以陸軍副都統銜，賞給陸軍各協統領官李奎元、王占元等三十七人爲陸軍協都統銜。清諭文曰：

「陸軍部奏請將陸軍鎮協歷年派任統制統領各員，懇恩分別給銜一摺，陸軍各鎮統制官何宗蓮、馬龍標、曹錕、吳鳳嶺、張永成、張彪、徐紹楨、孫道仁、張紹曾、呂本元、孟恩遠，均著賞給陸軍副都統銜。陸軍各協統領官李奎元、朱泮藻、王占元、鮑貴卿、盧永祥、徐萬鑫、陳光遠、王遇甲、洪自成、賈賓卿、李純、周符麟、王得勝、鄧承拔、孫銘、杜蘄川、王麒、許崇智、黎元洪、田中玉、楊晉、吳玠章、馬增福、趙理泰、施承志、易盛富、伍祥禎、潘矩楹、楊善德、蕭星垣、姚鴻法、高鳳城、張春霖、毛繼成、藍天蔚、張行志、陳甲福，均著賞給陸軍協都統銜，欽此。」（註一）

四國銀行團代表，要求中國須延聘外籍財政顧問四人。

四國借款代表在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宅商議，合同稿大致就緒，最後要求中國須延聘財政顧問官四員，每國一人。盛宣懷已允與樞臣商覆。（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初十日，頁二。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初十日專電。

初十日（四月八日） 革命黨人溫生才刺殺清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清廷震驚，廣州革命大舉之風聲日急。

清兼署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至城外燕塘觀看飛機演習，歸時在東門諮議局前突被革命黨人溫生才所槍刺斃命。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九、初十日

一四五

溫生才，原籍廣東梅縣，爲南洋霹靂埠黨員，見時勢日非，瓜分日迫，乃於元月間歸國，潛蓄暗殺之志。甫抵廣州，致函南洋同志，以示決心，函云：「弟別後返省城，在朋友處暫住，想欲先尋頭路棲身，然後緩圖心事。看滿賤種太無人道，恨火焚心，時刻不能忍。自徐、汪二君事失敗後，繼起無人；弟思欲步二君後塵，因手無寸鐵，亦無鬼砲，莫奈何，暫忍。能得手有鬼砲時，一定有好戲看。弟心已決，死之日即生之年，從此永別矣。望君等盡力進行，達到目的而後止。勿學我溫某謀事有頭無尾也。」自是更趨積極，本欲北上燕京，刺殺滿洲親貴，奈短於川資，不果行；遂屈身廣九鐵路傭工，購置手槍，伺機實行狙擊。初欲除李準，苦無機可乘。三月初旬，駐粵滿洲將軍增祺被召入京，副都統孚琦承其乏，是日適有飛機師馮如在燕塘試演飛機，居民爭睹。生才乃預伏要路中相機行事。薄暮，孚琦歸自燕塘，旗兵多人，擁衛嚴密。至諮議局前麒麟閣商店，生才突自人叢中躍出，闖至轎前，迎面槍擊，中孚琦額，孚琦大呼，左右以事起倉卒，相顧錯愕，皆作鳥獸散，與夫亦棄輿而走，生才再三擊之，孚琦頭部腹部俱中槍，立斃。時行人擁擠，驚駭狂奔，生才乘機棄槍，雜人叢中，從容向東門積厚坊一帶逸去。但爲諮議局巡警鄭家森發覺，尾隨之，沿途呼集偵探巡警數人，追至永勝街，與站崗巡警相遇。鄭乃上前將生才抱持，鳴笛召諸警士，生才高聲大喊，頗撲數次，終被捕。先後刑訊於番禺縣營務處，又經張鳴岐親加嚴鞫，生才傲抗不屈，侃侃而言，張問曰：「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濟？」答曰：「殺一儆百，我願已償。」遂於十七日就義於諮議局前。（註一）

關於溫生才刺殺孚琦一事，鄒魯在「中國國民黨史稿」再版自序中，謂黃興本命生才謀殺李準，蹉跎時日而未達目的，黃興怒責之，生才無以自容，憤而刺殺孚琦。實則黃興雖早有去李準之心，且曾派馮憶漢司其事，惟對溫生才此舉，事先未必與聞。黃興自述派人謀殺李準之經過曰：

「初擬於去年十二月先殺李準，以去一大阻力。適馮憶漢自庇能回，伊力任其事，已教以裝配發擲炸彈之法，

且爲之佈置一切，而馮屢次推宕。延至正月，弟等以此事行之不宜於發難時期過近，乃與約限不得過二月十五。馮則匿跡十餘日始出，自云墮水，染病返鄉。及出，再爲之謀，伊急言彈藥須人代裝。及派人往，則又言無須。其始於去年，克等即問伊，需否租店爲業？伊力言不必。到二月，則又言必須覓舖，否則僕僕爲勞。二月初旬重來香港，伯先怒其反覆游移，毫無決心，面責之，彼若稍發憤者，則再請給費五十元（以前已屢支公款約數百元）使爲最後之經費。（蓋彈藥各事已爲佈置，此祇係居省城之旅費耳）馮揚長而去。臨行與約最遲不得過二十，以要其決心，且以經過許多時間，仍不能圖，則必不實也。馮去後未幾，而又還鄉。其在省未嘗到省機關索取利器，以是貽誤。當時伊若不自負，則尙有他人擔任。乃彼色厲而內荏，蹉跎誤事，此着關係不細，以彼之慷慨自承者，竟無其事。而溫生才則不謀於朋友衆人，一擊而殺爭琦，其志行真屬高卓。但爭琦死，而我黨之障礙物尤（按：係猶字之誤）在，且使彼驚駭而預防，真吾黨之不幸也。」（註二）

革命黨人在香港統籌部開發難會議，決定分十路進攻廣州。

革命黨人決定組織敢死同志八百人爲「選鋒」，分作十路進攻廣州各機關。並決定三月十五日爲發難之期，初以事洩改爲二十八日，後以候軍火到齊，乃改爲二十九日。並推定趙聲爲發難時總指揮，黃興副之。另設放火委員若干人，先入旗界租屋九處，以備起事時放火，擾敵軍心。

先是香港統籌部成立後，各部人員分頭入粵，多設機關，以利進行。然廣州租屋不易，一須店鋪擔保，一須有眷屬同住，乃先在海旁西街、育賢坊二處，開設二米店，以爲擔保租屋之用；至於眷屬，則除有姊妹妻女者外，則由女同志僞飾家屬，以掩人耳目，即傭婦亦由女同志充之。計城廂內外，共設機關三十八處，另旗界預備放火機關九處。軍械則由暹羅、安南、日本等處購運最新式最犀利槍枝八百餘桿，自製炸彈三百枚，白刃三百柄，以備「選鋒」之用。運赴粵時，則飾作頭髮米包，或納諸傢私花盆罐頭，免被搜檢。及至戒嚴，所有城門，因受軍警嚴密檢查，乃多扮作婚嫁，將軍械藏在花轎禮物中瞞過

。初，各同志以李準擁兵狡狠，尤爲舉義障礙，擬於發難前先刺殺之。任來自檳城之馮憶漢司其事，約以最遲不得過二月二十日。憶漢臨事畏縮，蹉跎誤事，關係是役成敗匪淺。而溫生才不謀於衆，一擊而殺孚琦，其志行高卓，惟誤以孚琦爲李準，自是清吏膽寒，防範益密。李準乃由順德調吳宗禹三營回省，駐靖海門河沿一帶船上，然黨人與之聯絡益便。是日，開發難會議於統籌部，議決十路進攻，另派放火委員入旗界。在所賃九處房屋，以備臨時放火，用壯軍心而寒敵膽。「選鋒」原定爲五百人，以不敷，增至八百人。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總督署殺張鳴岐爲第一路；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臺殺李準爲第二路；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爲第三路；陳炯明、胡毅生率民軍及東江同志，防截旗界，兼占領歸德、大北兩城樓爲第四路；黃俠義、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爲第五路；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領飛來廟軍械局，攻小北門，延入新軍爲第六路；李文甫領五十人入旗界，攻石馬槽軍械局爲第七路；張六村領五十人占龍王廟高地爲第八路；洪承點領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爲第九路；羅仲霍領五十人破壞電信局爲第十路。計畫既定，決以三月十五日爲發難期。惟以美洲及荷屬之款未到；且自日本、安南所購之械，多數尙未能到；乃粵吏自溫生才事件發生後防備日密，偵探四出，旗界尤甚，至按戶查詰，所租旗界放火之屋，被迫遷出者已有四處；南洋以籌款之故，風聲早露，効忠清室之保皇黨，已有報告至粵；清廷亦電令粵吏嚴防。黨人之進行因亦遲滯。然同志決不肯知難而退。是時，外省之選鋒，到者十之九；南洋、安南之同志來者，悉願從黃興，皆集居於港。決定先期齊集於省城。港機關部恐省中無主，因共請興於二十五晚入。興未入時，省中已欲定二十八舉事。及興入省，爰定二十九。蓋預計西貢及日本之械，至此日方能運到接收分配也。（註三）

黃興嘗述其此次起義延期之原因曰：

「原議三月十五爲發難期，顧不能不緩者：一則美屬款未到全，荷屬萬五千元，更到於二十以後；二則適遇溫

生財（原文筆誤財爲則字，溫生才亦作溫生財）事件發生，省會方戒嚴，欲俟其防弛；旗界所租備放火之用屋，有數處被查詰，詎其後任事者竟由怯遷避；三則日本所購之械，其大數尚未到。」（註四）

本日討論起事計劃時，譚人鳳仍主張先日將李準炸斃後，再合兵攻擊總督署，並由趙聲率新軍從城外夾攻。黃興以時迫切，起義計劃不容變更，乃挽人鳳至別室勸曰：「此是久定之計劃，同志視吾輩之勇怯爲勇怯，請勿再持異議，免同志生恐怖心。」人鳳始默爾而息。（註五）

按：廣東新軍自庚戌倪映典起義失敗後，其中仍有不少革命同志，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未能以新軍發難，全憑黨人之犧牲奮鬥，而招致失敗，未始非原因之一。譚人鳳所見，至堪追憶。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二九至三三〇。

註二：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再版自敘，頁一至二。

註三：同註一，頁三三〇至三三一。

註四：黃興與胡漢民致海外同志報告廣州之役經過書，引自「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〇三至一〇四。

註五：譚人鳳「牌詞」。

十一日（四月九日）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以邊備空虛，電奏清廷，調兵赴滇彈壓。

原奏略曰：

「滇省邊備空虛，事機危迫，請調左江鎮總兵陸榮廷挑帶勁旅四五營，迅速赴滇，以資控攝，並由滇給餉。」

（註一）

清廷從外務部奏：將游美肄業館改名清華學堂，訂立章程，先行開學。（註二）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清廷以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作爲選送留美學生費用，設立游美肄業館，主持考選事務。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曾兩度舉行甄試。至是改稱清華學堂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十一日

一四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初十一日

一五〇

，予考選學生以基本教育，以充足其外國語文，及其他學科之基本知識，是為清華大學之前身。

附錄：劉崇鋐撰「國立清華大學」（節錄）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學校，建立優良的學風，培植學者，貢獻學術，乃是艱辛歷久的成就，需要多年的培養，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見功。所以要檢討一個大學的傳統學風與學術貢獻，需要明瞭他的歷史。說起清華，不祇當說民國十四年方成立的清華大學，要追溯他的前身，宣統末年所成立準備學生留美的清華學校。從清末的清華學校，到今日為赤潮所捲的清華大學，中間經歷滄桑四十多年，這四十多年的積累，構成清華特有的學風。

民國紀元前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決定退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藉以增進中美兩國的友好情誼。我國政府為了答謝這番好意，就把這筆款子指定專用於教育事業，作為選送學生留美就讀的費用，設立留美學務處，主持考選的事務。曾兩度（一九〇九、一九一〇）舉行考選，後來認為不如設一預備學校，予學生基本訓練，等到外國語文及其他學科的初步知識，充足够用，然後出國求深造，或許收效更宏。於是在辛亥年初成立清華學校。清廷特將一個西郊的名園，「水木清華」的清華園，撥作這個新學校的校址，遂將「清華」作為校名。園在北平城外西北十餘里，鄰近被毀的圓明園，有地好幾十畝，引玉泉山的泉水作荷池，池畔有工字廳舊建築，宏軒曲廊，花木掩映，景色很是可人，「水木清華」便是此處的一個匾額。這個廢園，是一個理想的學校校址，有自然的景色，無都市的煩囂，是個安心讀書陶養性情的好處所，日後清華學風的養成，不可不說是部分得力於優美的環境。

當時所收學生，分兩部分，第二屆留美考試所錄取的備取生，編為高等科學生，入學不久即派留學。另外又收一批幼年生，為中等科，從基礎訓練做起。作了日後清華的基本隊伍。（註三）

清廷派吳宗濂充專使大臣，致賀義大利立國五十年慶典。（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頁二七。

註二：同註一。

註三：張其昀編「中華民國大學誌」，第一冊頁七五至七六，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註四：同註一，頁二九。

十二日(四月十日) 清郵傳部與英國大東電線公司、丹麥大北電線公司，訂立整頓電報電話借款合同。

附錄：中英丹大東、北電報公司預付款項合同

第一款：公司允將英金五十萬鎊，預付郵傳部，按照後開各條辦理。

第二款：此項預付之款，不折不扣年息五釐。

第三款：此項預付之款，英金五十萬鎊，分兩次交付，第一次付英金三十萬鎊，於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一號即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由公司交與郵傳部，第二次付英金二十萬鎊，於第一次款交清後六個月，均付與郵傳部指明之銀行兌收。

第四款：此項預付之款，連總共利息應由郵傳部每年均勻英金二萬一千零十八鎊付還公司一次，其第一期每半年還款應於宣統四年五月十六日，即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六月三十號交付，末期則於西曆一千九百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號或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前交付，此項還款，應將金鎊或合成金鎊之數，在倫敦或上海付與公司指定之銀行兌收，如遇還款之期適有無論何種不及預知之事，郵傳部不能如期交付，當將應付之數全照周年五釐認息付與公司，自到期之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本合同應付之款，若到期不付或短付則公司可查明電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二日

一五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三日

一五二

與東北兩公司或一公司所立合同，於公司應付電局之款項內扣除。

第五款：大清國政府今承允擔保英金五十萬鎊，本利全按照第四款清還，並許公司於中國應得之歐美攤分報費，及中北報費儘先索取以爲預付款之擔保，至電局與公司現行之合同內，公司凡有應得之款，仍照辦理。此項報費今特聲明別無他項借款及抵押之事，所謂歐美攤分報費者，即西曆一千九百四年七月二十六號電局與公司所訂合同序中，第六節內所指之報中北報費者，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五月十三號，電局與大北公司所訂合同第一款內所指之報，及西曆一千九百二年十月二十二號合同第七款內所指之報。

第六款：以上所云之擔保於此項預付之款未清還以前，不能再以之借款或抵押，郵傳部及電報局於本合同施行期內，不得另設他法，或另訂合同，使以上所云中國所指之歐美攤分報費，及中北攤分報費爲之減色。

第七款：本合同係宣統三年三月初八日奉旨照准，由外務部照會駐京英國及俄丹國公使查照。（註一）

註一：「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宣統條約」，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國風出版社影印版，頁七八至七九。

十三日（四月十一日） 清廷諭令內外諸臣不可託故請假。

諭曰：

「現在時事多艱，朝廷宵旰憂勤，孜孜求治，凡在臣工應如何夙夜在公，勤供職守，乃近來京外大臣，動輒託詞請假，幾於無日無之，甚有一再續請者，殊屬不成事體。嗣後內外諸臣，務當共體時艱，力圖振作，除實在患病准其請假外，儻再有託故請假，藉圖安逸者，一經查出，定即嚴行懲處，將此通諭知之。」（註一）

清廷派程璧光率艦訪問英國。

海軍大臣載洵以英皇加冕，大閱海軍，奏請派巡洋艦隊統領程璧光率領「海圻」艦前往英國訪問，以表敬意而敦睦誼。清帝諭允。（註二）

按：程璧光，廣東香山縣人，早年出身福建馬江水師學堂，曾留學英國，甲午戰前歷充廣丙、廣甲管帶，戰後迭任監造軍艦專員，海天、海圻艦管帶。至是副貝子載振出使英國，參加英皇加冕典禮。民國建立後，璧光曾任海軍總長，民國六年隨孫先生文率海軍南下護法，以見忌於陸榮廷，民國七年二月遇刺於廣州海珠渡口。其弟奎光為興中會會員，參加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廣州之役，不幸被捕死難。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頁三二。

註二：同註一，頁三二至三三。

十四日（四月十二日） 清廷調升海軍將領。

長江艦隊統制薩鎮冰為海軍副都統、巡洋艦隊統領程璧光、長江艦隊統領沈壽堃為海軍協都統，賞一等參謀官嚴復、煙台海軍學堂監督鄭汝成等協都統銜，以海軍部各司長李鼎新及蔡廷幹、林葆懌及湯廷光等為正參領，以海軍部軍儲司司長林葆綸、艦隊統制官鄭祖彝、海籌巡洋艦管帶黃鍾瑛等為海軍副參領。原諭曰：

「以長江艦隊統制薩鎮冰為海軍副都統，並賞海軍正都統銜。巡洋艦隊統領程璧光、長江艦隊統領沈壽堃為海軍協都統。賞署巡洋艦隊統領吳應科、海軍部一等參謀官嚴復、駐滬一等參謀官徐振鵬、煙台海軍學堂監督鄭汝成為海軍協都統銜。以海軍部軍學司司長李鼎新、軍制司司長蔡廷幹、署軍政司司長鄭清濂、駐英威克斯船廠監造員李和、駐英阿摩士莊船廠監造員林葆懌、海圻巡洋艦管帶湯廷光、巡洋艦隊總管輪孫輝垣為海軍正參領。海軍部軍儲司司長林葆綸、艦隊統制官一等參謀鄭祖彝、海籌巡洋艦管帶黃鍾瑛、海琛巡洋艦管帶楊敬修、海容巡洋艦管帶喜昌、南琛練船管帶曾兆麟、鏡清練船管帶甘聯璇、江元砲船管帶何廣成、楚春砲船管帶馬頌鈺、楚有砲管帶朱聲岡、江貞砲船管帶饒懷文為海軍副參領。」（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六日

一五四

湖南巡撫楊文鼎電奏：粵漢鐵路湘境一段，湘人力能自辦，無須借款，紳商環請陳奏，請飭部設法維持。（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十五日，頁二三至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頁三二。

十五日（四月十三日） 清憲政編查館奏：將法制事宜歸各省督撫會議廳參事科辦理，並成立專處，處理統計事宜。

奏曰：

「憲政編查館以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奏明，奉旨每省設立調查局，分法制統計兩科。嗣據資政院議決，宣統三年豫算，議裁調查局。憲政編查館乃變通各省調查辦法：將調查局內，所有法制事宜，併歸各該督撫會議廳參事科辦理。統計科尤關重要，即依臣館原奏，在各督撫衙門內設立專處，以爲彙覆全省統計之地，仍遵前奉諭旨切實經理。每屆上年統計表冊，限於次年六月以前咨送到部，由部彙編送館覆覈，以備編成年鑑。似此變通辦理，庶於撙節經費之中，不失專任責成之意，於憲政財政兩有裨益。」（註一）

清學部奏第三年應行籌備憲政事宜。

清學部對於憲政籌備事宜第三年應行預備工作共計二十二項，區分爲三類：教科書籍爲一類，法令章程爲一類，督飭各省舉辦事項爲一類。原奏略曰：

「查單開應行頒布各書，一爲高等小學教科書，一爲小學中學教授細目，上年六月已將底稿一律編齊，由臣等悉心校訂，統共成書七十二冊，業經分別刊印裝發，並飭各省照樣翻印。應行編輯各書：中學教科書，初級師範教科書，初級師範學堂教授細目，女子師範教科書，女子小學教科書，官話課本，以及各種辭典，皆係本屆編訂之件

，有尚在纂輯者，有已經脫稿者，有正在校正者，計可按日成書，以期無誤頒布之期限。其女子小學教科書，並經提前頒布，至改正已發行之教科書籍，查初等小學既經改章，其從前已經頒布初等小學教科各書，仍應從事釐訂始能適用，現已改正過半，計印成者共有二十餘冊，業於去年頒發京外應用，此外各高等專門學堂咨送講義，亦經隨時派員審定，此臣部辦理各項教科書籍，頒布編訂之實在情形也。又單開頒布檢定中學教員，初級師範教員，及優待中學師範教員章程各節，臣部已於上年督飭司員，酌核東西各國辦法，準以我國情勢，擬具章程奏明請旨頒布。其訂擬蒙藏同興學章程一節，事關邊徼興學情形，與腹地不同，准資政院咨送蒙古興學議案，由臣等酌量情形，參照原案擬訂章程，業經咨商理藩部妥籌辦法。至編纂臣部則例係屬按年編纂，其續編奏咨轉要一書亦於上年督飭司員選輯刊印頒行，又統計報告事關全國教育成績，臣部續編光緒三十四年統計表，業經辦理完竣，於去年十二月繕呈御覽，並分咨京外各衙門查核，此臣部籌辦法令章程之實在情形也。又單開實行檢定教員及優待教員章程一節，在京已由督學局實行檢定，其外省有已具文咨報實行者，有因辦理窒碍准其暫行緩辦者，惟新疆雲貴等省尚未咨報有案，應由臣部酌核情形，分別咨催辦理。又圖書館章程上年業經奏定，存古學堂章程本年復加釐訂，亦經奏准，均已咨行各省欽遵，切實辦理。官話課本，尚在編訂期內，未及頒行。臣部已於去年十月按單咨行各省初級師範學堂，及中小學堂，仍遵原章講讀聖諭廣訓直解，至各省興學款項應分別國家經費地方經費一節，仍應俟度支部釐訂稅則，分別國家稅地方稅，再由臣部咨行各省一律辦理。其分劃學區辦法已於地方學務章程及臣部奏定地方學務章程施行細則內，詳細酌定，咨行各省，按照原章妥為規畫。此臣部督飭各省舉辦事項之實在情形也。」（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十八日，頁九至一一。

十六日（四月十四日） 清廷電令張鳴岐嚴辦革命黨人溫生才。（註一）
清廷實授張鳴岐為兩廣總督。（註二）

註一：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八〇〇，民國五十四年十月臺灣商務印書館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五日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一。

十七日（四月十五日） 刺殺滿清駐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之革命黨人溫生才慷慨就義。

生財於清吏初次審訊時，供稱姓溫名生財，四十二歲，順德人。六歲時被人拐往大吡叻，十餘歲回粵，在某提學處當長隨數年。又在臺灣鎮張其光部下保五品頂戴。回粵後再往南洋充當煙草錫鑛等苦工，又曾入公益學堂稍習英語，習聞孫先生文等排滿革命之說，遂入其黨。去年乘利生輪船回香港，在客棧居住，帶有友人薦函，在廣九鐵路做工，故常往來港澳深圳等處。現居省城東市街均安店對面。無父母兄弟妻子，即為順德何村人亦記不得。生平不賭不飲，祇好嫖。此次刺殺將軍，係為四萬萬同胞復仇，先刺滿人，後刺漢官，今義務已盡，心殊快樂。獨恨吾無百金舟車費，否則入京師可以大得志。今日雖達，吾心猶有憾焉。又言我一人，手槍一枝，竟嚇散數千旗兵，如入無人之境。可見官兵無用，將來對待外人必不可靠。又言手槍自外洋帶來，只剩五粒子彈，平時出門常携在身，聞演飛機，連續二日均前去觀看。詰以同黨，則稱十八省皆有，以廣東為最多。詰以何人主使，則稱出自自己。詰其同黨何在，則稱遍地皆是，惟伊額頭無字，故不能識。今事出我手，則我是革命黨。侃侃而談，絕無懼色。此連日訊問之情形也。又生財自言，是日係在旗人所開茶店飲茶，聞將軍至，乃出而擊之。獲我之警兵本非我敵手，因自己目的已達，不忍傷及同胞，故聽其立功。且語之曰，你們不過想陞官，請勿動我，可隨你們同行。在緝捕局訊問時，問官云：孚將軍與爾何仇，何以將他擊斃？答云：方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皆係滿人為之，此次係為四萬萬同胞雪憤。問官又詰其同黨，答云：係一人所做之事，並無同黨。詰以何不約幫手，答云：此事非比鄉中械鬥，人多可壯聲威，若所約者，偶一不慎，洩漏出來，豈不誤事。況人多亦屬無用，即如昨日，將軍前呼後擁百十人之多，何以我一聲鎗即盡行跑清。問官恐其迴

護同黨，嚇以此處刑法利害。答云：何不拿來一試呀。問官亦無以難之。是日訊問時，又傳其同居之何福等三人至堂質訊。何福係在廣九鐵路磨機器者，對生財哭曰：聞得爾打死將軍，我已嚇得魂不附體，今又奉官傳案。生財答云：此係我一人所做之事，與別人無涉，爾不用慌。又供稱已故知縣沈某即沈學司之伯父，及現在候補知縣榮勳（粵省駐防）均係舊東。問官恐其說謊，即請榮令到場，已隔別二十餘年，尙能認識。生財身上仍穿舊藍布衣，頭髮頗長，氣體甚粗，滿口北音，兼能操上海旗下各處語言。訊畢，當堂取其掌模，即據此定讞。

未幾，水師提督李準復往營務處，親提生財審訊。據供實係嘉應州人。訊至行刺情形，生財眉飛色舞，揚揚得意，雙手拍腿而言：謂放第一鎗即見各衛隊走散，心甚暢快，接連放三鎗，見均中要害，更爲欣慰。並對李云：吾二十餘年前即已識爾，彼時爾方爲人少，今已爲大人，因教以爲將之道，謂爲統領者，應如何恩威並濟，軍士方能用命，應如何紀律嚴明，方爲良將。絮絮不絕。再訊問同黨主謀姓名，堅不吐實。喝用四人跼扛，仍不吐。十四日已刻張鳴岐親訊生財，先由兵勇用無頂轎將生財押赴督署，轎簾密蓋，外垂鐵鍊，一警差執之，前後各擁槍械頗衆。在二堂開審，中設長公案，張坐左，春石都統坐右，兩邊列公案二，左藩司陳夔麟及巡警道兼營務處差王秉恩，右提法司俞宗穎及廣協兼營務處差黃培松。兩邊又另設兩案，一史廳承，一文檢察長。張親自訊問，先問生財姓名籍貫，皆操粵語以答。錄事言汝能操北音，可用北語直說。生財遂改操國語，侃侃而談，詞氣鎮定。但以在營務處曾經跼扛，雙足受傷，不能步履，且釘腳鐐四度，故以四人掖之而行。然其狀態軒渠，並無半點畏縮氣象。所供無非排滿革命等語。及供至初放一鎗，各衛隊員役均慌忙奪路而走，故放心再擊三鎗從容而遁。張問曰：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濟？生財曰：殺一儆百，我願已償。張乃不復問。轉請春石都統覆究，冀得特別供詞。而春聞生財供詞，似有無限感慨。且其時天烏地暗，大雨傾盆，故不再訊，仍交回番禺縣

收押。

生財禁在番署時，常派差役四人勇丁十人輪流看守，其手脚頸項均用鐵練鎖牢，不能舉動，每飯必須役人旁餉。十六日張督奉京電，即傳文武屬官密議數小時，不動聲色。十七日正午張督升堂，提法司巡警道旁坐，隨由番署提出生財，張訊驗畢，問曰：不錯了麼。生財答曰：不錯了，不用多講。即押出督署頭門外。番禺顏令設公案訊之，生財乃痛斥官屬腐敗情形。已而喝令綑綁，生財伸直兩手，劊手竟不能屈。未幾生財云：吾今可任你綁，然後綁之。遂用竹籬昇坐，兵勇數百人及文武各官押至大東門外諮議局前，生財神色自若，絕無怯容，沿途自言自笑，若不知轉眼即為斷頭鬼者。迨至惠愛街一帶，乃大聲笑曰：今日我代同胞復仇，各同胞務須發奮做人方好。既而曰：許多事歸我一身擔任，快死快生，再來擊賊。時兩旁觀者人山人海，與平時決囚迥異。東較場兵警重列，禁止路人觀看。番禺縣知事一到，喝令行刑，而生財即為國就義矣。事後，上海民立報評曰：「粵語『丟那媽』三字，經溫烈士一呼，而增無上之榮譽」，信然。（註一）

附錄：溫生才傳

溫生才，字練生，廣東嘉應州人。六歲失怙，家貧常為小販資母，然性穎好學，十齡時見兒輩均讀書，因亦以讀書為請。母佳其志，托戚攜至鎮平縣天主教堂，肄業數年，智識益增。二十四歲，赴南洋各埠，訪其兄，不遇，歸里省母。後又經省赴南洋，三十一歲投怡保機器廠習工藝。三十四歲復赴南洋霹靂高啡山就工，時高啡山有同盟會黨員，辦書報社以鼓吹革命。生才因閱報而見楊州十日記，種族思想，勃然發生。及聞孫總理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號召革命，亟思一見，見後即以身許黨。民國紀元前一年，黃興、趙聲等奉孫總理命在廣東謀大舉。生才聞之，二月由南洋返粵，因其堂弟有為陸軍排長者，遂因之以運動軍隊，嗣知清水師提督李準，擁兵狡狼，屢次舉義，多

敗其手，思除之以去此次大舉之障。復思謀多事洩，乃獨自挾南洋携回之手槍，以伺李準。適三月初十，馮如在燕塘演放飛機，清大吏空城往觀。生才喜曰：「今日得所矣。」乃候於東門外諮議局前茶館，日將暮，見有呵道而來者，前後夾以軍隊，氣甚盛，意為李準。伺轎至，突然排夾轎軍隊直入，出手槍，擊轎向內一擊，前後軍隊鳥獸散，轎夫亦委轎落荒而逃。生才從容向轎內連發三槍，始知死者為清將軍孚琦。乃向東較場積厚坊而去。巡警尾之，沿途並號集偵探隊值段巡警數人，將溫逮捕。刑訊悉侃侃談主義，斥諸吏不少饒。及清督張鳴岐集羣僚親訊，問曰：「何故暗殺。」曰：「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官吏階之厲耳。死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借此以為天下先，此舉純為救種，既非與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鳴岐等為之嘿然。十七日被斬於諮議局前擊孚琦處，年四十有二。贊曰：當生才之擊孚琦于諮議局前也，余與古應芬適在諮議局，初聞槍聲而奇，倏而局警走告曰：「將軍為人暗擊，斃於局前。」余等疾出視，及議場，迎面一少年奔跪而前曰：「我是將軍子，我父被擊，乞救命。」及門則見一轎委於道中，近視之，內有一人，直臥而死，足外伸。隨員軍隊見余等至，始漸集。十七日生才就義，余臨觀，見身首異處，碧血瑩然，欽哀欲絕。即揭其事於可報，記其末曰：「記者遊東門，見各新軍過者，無不聚觀。觀畢大有憑弔欷歔之慨，甚至有流涕者，記者佇立而觀，見此情形，亦為之惻然。」清警廳卒摘此語以封可報。回首當年，歷歷如在，生才為主義而犧牲之精神，即百世後，聞者猶見其凜凜如生也。（註二）

孫先生文復函革命黨人蕭漢衛，解釋發行債券籌餉辦法。

函曰：

「漢衛我兄大鑒：來函誦悉。知兄勇往任事，所提議籌款各法，甚合機宜。債票初時印刷，為美官收押，後又批准印行，是以阻滯多時也。今既得准行，便可於美國賣買無碍矣。弟自接曹君電，已即電金山，着寄十元票萬張到來，每張賣實價五元，萬張該價五萬元，想已照付矣。另弟已着朱君卓文帶十元票萬張來紐約，及百元千元票盡數帶來，明日彼當抵紐約矣。時機甚急，恐不能久待。貴埠如有法能得款，宜先電港，然後再發債票，乃不延誤也。」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七日

一六〇

。電報乃報省城刺將軍之事，因金山紐約俱有此密碼，弟以貴埠亦曾有之，故用也。弟禮一往紐約。此致，即候列位同志大安。弟孫文謹啓。四月十五日。」（註三）

清度支部尚書載澤，與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團，訂立一千萬鎊（五千萬元）之整頓幣制及興辦實業五釐遞還金鎊借款合同。

度支部原奏略曰：

「擬定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借款合同二十一款，其大要：此項借款名爲一千九百十一年大清政府整頓幣制及興辦實業五釐遞還金鎊借款，即爲畫一幣制及興辦擴充東三省實業事務之用，總數一千萬鎊，利息五釐，折扣九五，還本以四十五年爲期，由發售債票之日起，第十一年始還本，每半年一次，如在立合同十五年後，二十五年以內欲全還，或於分期應還數目之外，另還若干，則百鎊須加付二鎊半，至二十五年後，即無須加價，所有應還本息，由度支部按期撥付，指定以東三省菸酒稅、出產稅、銷場稅、各省鹽斤新加價四項，每年共庫平銀五百萬兩爲頭次抵押，如屆期不敷交付應還之本利，先將東三省他項餉源補足，如尙不敷，再用他項補交，自合同簽押之日，即將幣制用款，及東三省用款兩單，交與各該銀行，在六箇月內籌畫一切，一經該行知會度支部，即從速發行借票，如東三省幣制局兩處亟須款項，該銀行等允先各備銀百萬金鎊，聽候提用，按周年六釐起息，俟第一次債票發售後，即將此款連息一併交還，以後售票所得之款，由該銀行歸入大清政府整頓幣制振興東三省事務兩項，存候度支部知照，匯款來華之後，再給與撥款憑單，聲明該款爲何項支用，其格式須照幣制局東三省用款兩單開列，再由該銀行撥交指定之中國銀行，或各銀行，其四國銀行因合同第十款所定無滙兌之利益，又無他項合同所予購料扣用之好處，是以允於售票首次所得之款，扣支七萬五千鎊，以作酬費，並聲明合同由度支部欽奉諭旨允准簽字，並由外務部用正式公文，照會美英德法駐京大吏等語。以上各款籌商數月，實已無可再商，較之近年借款合同，及四國銀行原開條款，受虧已少。」（註四）

註一：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二九二至二九五，民國三十二年商務印書館版。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八九至一九〇。

註三：「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一九五頁。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一至四。

十八日（四月十六日） 清廷命新任伊犁將軍志銳，將應辦各事認真整頓，實力經營，所有附近伊犁地方文武各官，均歸節制考察。

諭曰：

「伊犁爲西北門戶，亟宜實力經營，志銳到任後，著將應辦各事，認真整頓，所有附近伊犁地方文武各官，均歸該將軍節制考察，其練兵察吏一切事宜，著會商袁大化妥籌辦理，隨時具奏。」（註一）

清伊犁將軍志銳奏：邊防危急，財政艱難，責任雖專，事權不一，欲期整頓，必須設法變通。

原奏略曰：

「查伊犁協饌，每年不過五十餘萬兩，而所練一協與各營兵饌，各公司支銷，每年總在八九十萬兩，方能敷用。無米何以爲炊？遂由所設官錢局開票支發，年復一年，開票愈多，賠累愈重。現在錢局票存已過百六十萬，每年祇得此五十餘萬現銀，倘票存統歸俄人所得，持以索銀，則國際交涉何法能結，此錢局交涉亟宜變通彌補，另定章程也。伊犁所設皮毛公司、製革公司，原爲興利，無如匆遽創設，規則不周；況製革一廠，銷路無多，俄人又加稅，並亦製革以抵制之。兼之皮毛公司以壓力待蒙哈，減價收來，增價售去，致俄人有壟斷納稅之照會到部饒舌，此公司交涉亟宜變通，另定章程也。伊犁將軍除管兵外，毫不得干預他事，即附城之鎮道府縣無論如何優劣，無法去留，以致遇有交涉，將軍無權以處之，此又事權亟宜變通，另定章程也。伊犁緊鄰俄界，練兵爲亟，無如孤懸西北，器械則轉運維艱，招募則馳驅不易，擬在錫伯一營，挑選教練，總期先成一鎮，再作後圖，既可省費，又易成軍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九日

一六二

，此與旗兵生計，與化除畛域，均能各受其益，此練兵亟宜變通，另定章程也。以上四端，爲今日急務，必須速爲辦理。」（註一）

清廷准郵傳部奏：在吳淞創立商船學校。

原奏略曰：

「商務振興必藉航業，航業發達，端賴人才。我國雖有輪船招商局，僅通域內，未涉重瀛，管駕各員且皆借材異地。臣部管理全國航業，就就以建設商船學校，爲船員之需。正擬相度地勢，剋日經營。旋准臣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唐文治咨稱：翰林院修撰張謇願將上海吳淞口漁業公司地基，並所領官款六萬圓，呈送戶部，辦理商船學校。復准籌辦海軍大臣咨稱：浙紳李厚祐報效寧波益智中學堂一所，奏明豫備臣部商船學校之用。當即派員前往吳淞、寧波兩處，履勘地址，籌議辦法。據稱兩地交通至便，建校招生甚爲合宜，均堪備用。惟商船學理深邃，程度極高，一旦兩校兼營，不獨財力維艱，且恐教習學生，均難應選。不若併力先辦吳淞一處，較易觀成。查臣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於路電兩科外，已設立高等船政專科，擬即就此擴充，添招學生名數，以爲商船學校之基礎。一面在吳淞建築校舍，俟工竣後，將學生移入該校，並歸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管理，以期接洽。其寧波益智學堂所有房屋地基，均應作爲船校產業，將來或改爲商船中學，當視日後之款項人材，以爲進退，此時暫從緩辦。至學科辦法，前經咨商出使大臣，調查各國船校現辦章程，以資仿效，並擬暫定開辦經費十萬兩，常年經費六萬兩，將來籌有的款，再行隨時設法擴充辦理。」從之。（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四。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一頁六至七。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九至一〇。

十九日（四月十七日） 孫先生文自加拿大赴紐約。

香港統籌部決定發難日期之後，即電先生云：「請於五日內籌電三萬元，否則危。」時先生適與同志謝秋至卡加利(Calgary)，接電時，焦急萬狀，故捨各處小埠不到，直往雲尼辟(Winnipeg)，冀有所得，豈料不過數百。及至杜郎度(Toronto)，廣州副都統李琦被刺消息傳來，乃得杜郎度變賣公堂萬元。惟仍不足所需，決於是日往紐約。經努力奔走，得款二千。(註一)

清候補四品京堂趙炳麟奏：廣西鐵路宜訂統籌全局辦法以利進行。

原奏略曰：

「查臣奉飭督辦廣西桂全鐵路，籌款運料，人事地勢均屬無可設法，若輕易下手，必至國帑耗散，路線無成。惟長永鐵路，能於二年內修到黃沙河，自當先修桂全鐵路，以接湘漢而通京畿。如長永一路遙遙無期，則廣西鐵路當先修由梧州到桂林一線，此線運道方便，由桂林通至梧州，由梧州乘輪船，可旁通南寧、潯州，直達廣東，交通便捷，利息較優。惟此線尚未勘定，可否請飭令郵傳部銜知工程司，勘完桂滇鐵路之後，就便勘定桂梧路線，需款若干，詳悉報告。此項勘路經費，由部擔任，再由臣會商督撫，體察情形，請旨辦理。」(註二)

清廷准步軍統領衙門奏，將防疫檢疫局所裁撤。

原奏略曰：

「計自開辦檢疫以來，檢驗尚無染疫之人，業將辦理情形於二月二十二日恭摺會同民政部奏開在案，嗣經臣等體察地方情形，並稽覈各門出城靈柩，與往年數目比較尚不懸殊，四郊病故人民亦未增劇，當將各局官員兵丁陸續裁減，以節經費。伏查臣衙門所屬地面，仰賴聖主福庇，得以謐安。現擬於三月二十日將臣衙門設立防疫檢疫各局所陸續裁撤。」從之。(註三)

清察哈爾都統溥良奏：請將柴草兩項捐稅，一律加以豁免。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日

一六四

原奏略曰：

「查柴草兩項非煤炭可比，張家口內外地氣恆寒，貧苦之家無力購買煤炭，惟熬柴草以取煖，自經抽捐，價值較昂，民間有度日維艱之歎，而稅收所入爲數甚微。現在警察經費，經臣等於上年春間，飭令警察局勸辦商捐，再三開導，至秋冬始集有成議，雖未十分充裕，然就目前而論，尚可勉強支持。且此項征捐，從前本屬試辦，既關貧民日用所需，似宜量加體恤。當飭警察局出示曉諭，將柴草兩項捐，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一律豁免，以恤民艱。」

(註四)

清廷命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嚴密查拏革命黨。(註五)

本日晚，清吏在北京天樂戲園，拘拿革命黨嫌疑犯七十餘人。據上海「民立報」報導云：

「十九日晚，步軍統領衙門，會同民政部順天府尹，在外城天樂戲園，拘拿七十餘人。」(註六)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三二至三三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九至一〇。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頁九至一〇。

註四：同註二，宣統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一三。

註五：同註二，頁八。

註六：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二十一日北京專電。

二十日(四月十八日) 黃興致函李源水等，請竭力籌款以支援廣州起義。

黃興以廣州起義在即，致函李源水等，告以需款甚急，希望竭力籌募。函曰：

「源水、螺生、孝章各盟兄足下：啓者，弟前在檳城與澤兄晤時，即披陳弟等此次之決心，當蒙鑒許，轉達各兄。後得澤兄由巴羅致中山先生函，知各兄亦深諒察弟等苦衷，允許親往各埠運動，力集鉅款，弟等不勝感激奮勵

之至。惟是時機日迫，需款甚急，南洋各埠雖得各兄爲之勸募，恐普通之中不能一時得此大數，而事終不辦，用是憂心如焚。弟自願獻苦肉之計，身入重地，圖恢復一城一邑以爲海外同胞勸，弟雖薄德，明知不足以感動同人，而區區私心，聊願繼精衛之後，效一死而已。更望各兄竭力設法，速爲籌措，雖死之日，而大事可成，其榮譽多矣。匆匆不盡欲白，詳情請漢民兄轉達。謹此哀鳴，伏維垂鑒。即請大安。弟黃興頓首。辛亥年三月廿日。」（註一）

清廷命在灤州開平一帶，舉行陸軍秋操。

清管理軍諮處事務載濤等奏：

「本年擬援照舊案，舉行秋操。在灤州開平一帶調集軍隊練習野外勤務，及攻守一切戰法。所有會操軍隊，擬以陸軍部直轄駐紮小站馬廠第四鎮爲主力，將禁衛軍混成一協，及駐紮保定第六鎮步隊一標，馬隊一營，工程一隊，酌量併入，編爲一軍，是爲西軍。另以駐紮北苑第一鎮爲主力，將駐紮保定永平第二鎮混成一協，酌量併入，編爲一軍，是爲東軍。定於本年秋間，舉行會操，其一切計畫規則，及應行舉辦事宜，應督飭員司，調查歷次成案，詳細妥籌，務期完善。並分咨禁衛軍訓練大臣陸軍部轉飭各該鎮協，趕將應行籌備各事，遵照舉辦。」從之。（註二）

清太后以茶點款待各國公使夫人。

太后在內苑接待各國欽使夫人，此爲清廷國喪後第一次，由英使朱爾典夫人領袖。太后則由各福晉侍候，並以茶點款待各使夫人。（註三）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頁四三至四四，中央黨史會編，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版。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一〇至一一。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二十一日專電。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

一六六

二十一日(四月十九日) 孫先生文函告芝加哥同志，刻在紐約處理重要問題，望協力進行革命工作。

函曰：

「芝加哥同志公鑒：弟前日以滙款阻遲一日，至今早始抵紐約，到後接到蕭兄一電，梅就兄、喬林兄、湯三兄各一信，統悉。芝加哥人心不變，機會大佳，本當即日趨前領教，惟是紐約有緊要問題待解決，且此處致公堂同盟會聞芝城已聯絡安良、協勝各堂，合力以助革命軍之進行，亦欲做法行之，即晚已發人運動，故必欲留弟在此過禮拜也。如其議有成，則弟要下禮一乃能來也。此候義安不一。弟孫文謹啓。西四月十九號晚發。」(註一)

清廷派出使德國大臣梁誠出席海牙萬國禁煙會議。

清廷從外務部奏：和京舉行萬國禁煙會議，請派出使德國大臣梁誠代表出席。原奏略曰：

「臣部前准駐京美國署使臣費勒器照稱：美國政府擬請各國於和國京城公立禁煙會，請中國酌派會員，加以全權字樣。並准駐京和國使臣貝拉斯照稱：擬定西曆一千九百十年九月開會各等因。已於宣統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奏請特派臣部右丞劉玉麟屆時前往入會，並祇領敕諭在案。嗣又准駐京和國使臣貝拉斯照稱：和政府擬改於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在海牙開萬國禁煙會等因。臣等以是年西六月，係英國君主舉行加冕典禮之期，劉玉麟現經簡放出使英國大臣，理宜參與其事，勢難赴會。當經商令和國使臣轉達和國政府，將禁煙會提前兩個月舉行。現准該使臣照稱：開會期早，中有種種妨礙，本國政府擬推延會期至西曆本年七月初一口等因。臣等查該會展期在英國舉行典禮之後，爲日仍屬促迫，且禁煙爲中英最有關係之問題，劉玉麟係駐英使臣，似宜留英，以便遇事與英政府接洽，另行遴選他員前往赴會，較爲周妥。查出使德國大臣梁誠履歷使事，才嫻因應，擬請簡派該大臣屆時前往和京入會，仍請頒給敕諭，加以全權字樣。謹擬敕諭一道，繕單恭呈御覽，伏候命下，即由臣部遵繕清漢文，送交軍

機處，請用御寶，發給該大臣欽遵祇領。並一面知照出使英國大臣劉玉麟，將前奉敕諭敬謹繳還，所有擬請另行簡派大員赴和京禁煙會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奉硃批依議，欽此。（註二）

俄人違背條約，反責中國失信。清政府擬將此問題，提交國際仲裁。

俄人既責中國以背約（指一八八一年之約），中國認為有約更重於一八八一年之約者，俄人乃自背之（指一八九六年之約）。關於此約之爭點，所有秘密事實悉在美利堅（美國）政府之手。如必不得已，中國政府甚願取此秘密文件而公布之，且將此問題付之萬國之仲裁。（註三）

清熱河都統誠勳請准在熱河設立高等審判廳。

熱河管轄兩府一直隸州，並兩盟十七旗，幅員遼闊，熱河都統誠勳請設高等審判廳，以利司法而便治理。原奏略曰：

「伏查熱河地面與直隸本同一省，惟以孤懸口外，又山徑險巇，與保定交通不便。自雍正乾隆以來，均歸都統主持，惟遇有重要之件，與督臣會銜題奏而已。至命盜詞訟一切案件，昔年本歸直隸管理，嗣因距離遠兼顧難周，道光初年宣廟從前督臣那彥成之請，將熱河所屬案件劃歸熱河道審，由都統臣題奏，是司法機關熱河早已儼然獨立，相沿至今，吏民稱便。茲若僅設高等分廳，即不得不遙受節制於總廳，既恐位卑權輕，於荒野之區難資督率，且一切公事亦窒礙良多。誠以熱河管轄兩府一直隸州，並兩盟十七旗，南北二千餘里，東西一千七八百里，幅員遼闊，以蒙民交涉案件為最多，素稱難治，實與各省情形迥別。當此司法改良之際，但使有裨治理，似不妨因地制宜，期於變通盡利。擬請仍照歷次奏案，准其特設高等審判廳，暨加熱河道提法使銜，以便司法而裨治理。」從之。（註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二日

一六八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九五，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版。

註二：「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三)「宣統條約」，頁一四四。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二十一日刊載英倫通信。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一三至一四。

二十二日(四月二十日) 革命黨人以廣州發難在即，派區河東至香港，陸續率南洋同志來省。(註一)

清北京警察廳秘密審訊天樂園革命黨嫌疑犯，並請移交大理院審訊。

今日警廳秘密審訊天樂園要犯約三小時，力辨革命嫌疑，供出某內監挾嫌誣陷，牽連某親貴。警廳以案情重大，請民政部堂移交大理院審訊。(註二)

清外務部奏請速派員會勘蒙古邊界。

外部以蒙邊界石宜速勘定，及內蒙古各地尚有與俄人交涉，懸案數起，速須了結，特奏請欽派理藩部司員馳往查辦。(註三)

清廷授四川總督趙爾巽為欽差大臣，調任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註四)
清禁煙大臣唐景崇等奏：續擬嚴訂禁煙查驗章程。

附錄：禁煙查驗章程

一、此次遵旨調驗在京各部院衙門二品以下各官，凡冊結不符，及曾報實已斷淨者，一律切實查驗。擬請自二品至四品官秩較崇各員，無論實缺候補，查照該衙門來冊，由臣所核實，定期指調。先三日行文，該署長官接到臣所咨文，即將指調之大員，自行具奏候驗。臣所於查驗後隨時奏明，如無別項情形，即請飭下照舊供職。倘有

嗜好未除，即專摺奏參，請旨懲處。

一、二品至四品應調各大員，如有事故，未經先期奏明請假，一經臣所指調，無論有何要差，均不得臨時奏請假期。倘咨調不到，即由臣所按照規避例，請旨從嚴懲處。

一、五品以下各員，凡由臣所指調者，如查有嗜好未除，由臣所專摺奏參，該管長官按照臣所奏定續擬禁煙章程第二條，請旨交部議處。其由各部院送驗人員，查有嗜好未除者，仍咨回原衙門照章辦理。

一、五品以下各員，凡請假出差丁憂病故，均在本衙門呈報，由該管長官核實，隨時咨明臣所立案。惟請假須有限期，出差確係因公，不得稍涉含混。倘事前未經咨明有案，一經臣所指調，即依限投驗，不得臨期繕故不到。即或患病屬實，先未呈報，亦應赴所驗明，方允給假。該管長官，不得於行文指調後，意存徇袒，咨稱漏報出差請假在先，如違此章，由臣所嚴行參辦，以杜規避取巧之弊。

一、出結官處分，從前定例太輕，往往有見好同寅，視出結無關輕重。現既加嚴禁令，出結官未便從寬，擬請嗣後凡查出有嗜好未除者，除將本員奏參革職永不敘用外，其出結官亦一併議以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俟奉旨後，由臣所咨行各衙門，自二品以下各員，無論有無嗜好，一律遵照此次奏定章程，重具同鄉同寅切結一次，咨送臣所核辦。如出結之員，確知所保不實，准隨時呈明撤結，臣所立即調驗。無論查出有無情形，出結官概免議處。

一、調驗人員到所，往往於衣被內潛帶藥丸等類，歷經臣所搜出奏參在案，然作偽恐難盡悉，斯立法不厭求詳。此次擬由臣所設立浴室，製備新衣，凡應調各員到所，無論堂司各官，均令沐浴更換。其隨身衣履，一概不准服用。儻不遵章更沐，或故為挑剔，任意刁難，即照違旨例奏參。其所帶衣物，如查有暗藏違禁藥品，無論多寡，均作戒斷未淨論。

一、調驗人員到所後，不准親屬來所省視，亦不得攜帶僕役，及平日所服補益藥餌等物，以防弊竇。

一、調驗人員到所，無論情形有無可疑，均須住所七日，方准出所。如有可疑形迹，即滿七日，仍應展期，以免疏漏而昭詳慎。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一七〇

一、凡已調各員，出所後，每屆三月，仍須取具印保切結，咨送臣所備查。如無保結，難免無任意復吸情事，應由臣所指名復調，庶人皆知儆，不至視屬禁爲具文。

二、調驗人員到所，一切食宿起居，俱應遵守臣所原定規則，不得任情自便。倘有不守定章，衿驕使氣，及故違以上各條，即由臣所據實糾參，以肅禁令。（註五）

註一：鄭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三五，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帕米爾書店出版。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二十三日專電。

註三：同註二。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一三。

註五：「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中國大事記」，頁七至八。

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一日） 清廷以趙爾豐署四川總督，王人文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

周儒臣為四川布政使，張鎮芳為湖南提法使。

清廷以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署四川總督，命四川布政使王人文開缺，賞侍郎銜，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以湖南提法使周儒臣為四川布政使，長蘆鹽運使張鎮芳為湖南提法使。（註一）

海參威三萬餘名華工被俄人驅逐出境，返抵芝罘。

向在海參威工作之山東小工三萬餘名，近被俄人驅逐出境，一律遣回，昨運抵芝罘，總兵竟派勇校巡，防其滋事。（註二）

清湖廣總督瑞澂奏：擬定湖北各府廳州縣署常年經費。

湖廣總督瑞澂擬定湖北各府廳州縣署常年經費，綜計十府共需銀九萬一千二百兩，六十九廳州縣共需銀五十一萬二千兩。原奏略曰：

「茲據署湖北布政使馬吉樟，會同清理財政局司道詳稱：府廳州縣本署經費，包括幕僚員薪書役工食一切因公用款在內，職掌有繁簡，用度有多寡，彼此各不相同。武昌、漢陽、荊州三府，以繁要之區，兼管關稅事務，尤爲繁重。濱臨江漢各州縣，以隄工爲要務，夏秋防險，春冬勘修，車馬往來之資，倍於他縣。施南、鄖陽、宜昌各屬距省均千有餘里，或險灘林立，或道路崎嶇，赴任用資，所需尤鉅，斟酌苟有未當，即不足以免偏枯而垂久遠。至州縣進款以丁漕平餘爲大宗，近年銅元充斥，錢價奇昂，平餘因之短絀。田房契稅，從前多爲州縣私款，今已悉數歸公，僅提一分爲辦公之資，所入有限。兼之邊瘠之區，在釐捐餘利項下，撥給津貼，將來票額遞減，此款更不足恃。迭經委員再三調查，各廳州縣署用，出入相衡，大半虧多盈少，其間浪費濫支雖亦在所不免，而實則進款短絀，迫與往歲不同，此由時勢使然，非可強爲一致。茲經通盤籌畫，酌盈劑虛，擬請各府於原定公費之外，每年均給本署經費銀三千六百兩；武昌、漢陽、荊州三府，繁要而兼關稅，每年各加銀二千四百兩；鄖陽、施南兩府距省較遠，又各加赴任川資銀六百兩。各廳州縣視其原定公費等級數目，分別各加一倍；夏口廳、荊門直隸州、江夏縣三處，每年各給銀四千八百兩；漢陽、沔陽、黃陂、孝感、鶴峰、江陵、黃岡、天門、鍾祥、東湖、襄陽十一廳州縣，每年各給銀四千八百兩；武昌、興國、大冶、蒲圻、安陸、應山、隨州、雲夢、麻城、廣濟、黃梅、蘄州、蘄水、漢川、監利、京山、潛江、南漳、棗陽、光化、巴東、鄖縣、恩施二十三州縣，每年各給銀三千六百兩。……綜計所擬各項經費，連同上年原定公費，十府共銀九萬一千二百兩，六十九廳州縣共銀五十一萬二千兩。茲就查出府原有歲入各款銀五十七萬五千餘兩，兩相比較，尚有贏餘，應以留備遇閏照加及進款短絀隨時抵補之用。此次規定之後，所有府廳州縣原有歲入悉數歸公，不容涓滴入己，如有侵隱即以犯贓科罪，將來定議實行，統由藩庫收支抵撥，此外廉俸及役食祭品各項悉仍照舊辦理。」從之。（註三）

俄政府所派財政顧問臺奧賢抵達北京。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一七二

俄政府已簡臺奧賢爲財政顧問官，並充北京銀行代表，辦理借款，及東方一切財政，昨已抵京。

(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四。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二十四日專電。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頁一至一三。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專電。

二十四日(四月二十二日) 起義革命黨人紛紛進入廣州。(註一)

清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因病乞解職，允之。(註二)

註一：劉揆一「黃興傳記」頁二四，帕米爾書店民國四十一年四月版。

註二：「宣統政統」卷五十一頁一五。

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三日) 黃興抵廣州佈署起義軍事。

黃興是晚自香港統籌部乘輪抵廣州，主持起義軍事。頻行，致絕筆書於海外同志，以示犧牲之決心。茲錄黃興絕筆書兩通原文如下：

一、致 培臣等絕筆書

「培臣、源水、螺生、孝章、應章各兄鑒：事冗無暇通候，罪過，罪過。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即頌籌安。弟黃興頓首，三月二十五日。」(註一)

二、致鄧澤如絕筆書

「澤如先生大鑒：事冗未獲時通音問，罪甚，罪甚。本日即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寄呈公埠宣佈，次荷屬，次南北美洲各埠，無論成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俾共曉然此次之款，涓滴歸公。弟等不材，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雖寸磔吾軀，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此明字作光明釋，非明察也。與註。）足以對諸公耳。絕筆於此，不勝繫戀，即頌籌安。弟黃興頓首，三月廿五日。」（註二）

按：廣州起義時之軍事總指揮原推定趙聲，黃興副之，但興以趙聲在粵日久，面貌爲粵人所熟識，乃決心先入廣州，代行總指揮職權，佈置一切。

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偵得革命黨起義消息，惟尚不知發動確期，密運械彈亦未被破獲。

註一：「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頁四八。

註二：同註一，頁四五至四七。

二十六日（四月二十四日） 林覺民以廣州發難在即，致絕筆書於其父、妻。

附錄：

一、林覺民赴義前別父書

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死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註一）

二、林覺民赴義前別妻書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尙是世中之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爲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

犬，稱心快意，幾家能數。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其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

吾眞眞不能忘汝也，回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屋，爲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回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妻，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我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圓？則較死爲尤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吾今死而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汝旁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恤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摹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爲幸。（註二）

三、林覺民傳

覺民字意洞，號抖飛，又號天外生，閩之閩縣人。幼嗣季父可山先生孝穎名士也，詩詞稱於時，君嬰年善病。幾殤。八齡失母無依，寢食與父共。從授國文，未嘗就外傳，性慧甚，讀書一覽輒不忘，意緒瀟灑，目灼爍如流星。雖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氣象儼然。年十四，入高等學堂，時新學說西來，學子心醉平等自由之說，君私自號抖飛，校中數起風潮，同班輒推君爲魁，以君不畏疆圉也。居平襟度曠達，雖屢空未嘗有戚容。喜與童稚游，迎機利導，終日不倦。善談諧，涉口成趣，一座爲之傾倒。每同輩縱論時，無君不歡。校長獨愛其倜儻，嘗謂君父：「是兒不凡，曷少寬假，以養其剛大浩然之氣。」父笑諾。君憤官校之腐敗，間與同志私立小學於城北，父於城南創設閱報所。他如社會公益，朋友急難，罔不效死力。課餘談及時事，輒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慨懷激昂，聲望大著，殉國之志，長而彌堅。十九歲以父命成婚。未匝月，一日君父突接郵函，折視則君手書，謂兒有急事赴南洋，猝不及叩辭。歸期可卜，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父爲慘然。翌晨搭輪赴廈，圖阻其行，大索三日不得，復買棹歸，至家，則君笑而立於門，詰之則以他語支吾，堅守秘密。踰年夫人舉一子。既卒業，力請自費東游，父許之。留東一年，專習日語，費竭趣其歸，適有官費生丁某蹈海死，補其缺，遂入慶應大學文科，專肆力於哲學，兼嫻英德兩國言文，孜孜力學，夙夜不懈。篤於伉儷，暑假輒歸，閨房之婉變，家庭之和洽，有加於往時云。君生有至性，不二色。嘗語人曰：「吾妻性癖好尚，與余絕同，天真爛漫女子也。」嘗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眞理，讀者擊節。有友致書曰，讀大著原愛，理義公正，才情高絕，乃知文學家，自有眞也。其推重於人如此。當國事日亟，噩電紛馳，

友朋聚首，相向涕零，君獨疾起言曰：中國危殆至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耶？吾輩既以壯士自許，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呼！凡有血氣，寧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哉，衆聞之，咸肅然起敬。君於國文愛莊騷，逼肖其筆意，辭藻超逸，援筆成篇，美詞氣，談笑風生，每登壇演說，左顧右盼，久而彌壯，因於癒心齊名，人稱陳林。與南散及族弟無我，同儔一廬，並知名，號爲三林。人稱南散爲大林，君爲中林，無我爲小林，蓋以齒序之也。父聞其在東所與遊者，率皆赤心會中人，恆寓書規之。君答書云：「太人所不安者，恐兒學非所用，將有殺身之禍，今習文科，文科主心理倫理諸學，豈有學心理倫理之人，而得禍者？」父無以折。噫！豈知其廣州起義，卽本心理組織，以解決根本問題耶。辛亥春，廣慶得黃趙來書，謂事大有可爲，衆議以廣慶赴港主粵事，君旋聞謀響應。於是二君最先行，同舟赴港，蓋欲與在港當事諸人接洽後回閩，庶便於舉措，不至抵牾，嗣後消息愈佳，於是癒心子明希吾諸人，皆相繼離東，時余以病不果行，而靖菴尚在閩度歲未到也，衆乃留東招之，君既抵港，黃興喜曰：「意洞來，天贊我也，運籌帷幄，何可一日無君？」因罷福州響應謀。專注於粵事，而君以廣慶命，旋聞召集同志。父見君闖然歸，駭問其故，則云東學櫻假，東友拉歸，導遊吾國吳越諸勝耳。滯十日事竣，卽返港。於是郁莊元棟肩宇任之諸人，始相繼而至。故是役閩人赴義，視他省獨多，君之力也。陽歷四月廿三日晚，君偕廣慶希吾鑄三郁莊諸人先入粵。廿四日晚，聞靖菴及余，已由東蒞港，特偕鑄三復來港爲前導。是夜癒心靖菴仲謀及余，同宿於濱江之樓，子明元棟明鑑諸人，則別宿他處。至夜半，君與鑄三始到，談竟，鑄三及余等疲倦甚，遂就寢，君獨挑燈草絕命書寄家，至破曉始輟筆。翌晨攜囑某友云，我死幸爲轉達。遂偕靖菴仲謀及余入粵，舟中靖菴仲謀居一室，君與余居一室，低聲謂余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惟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緩，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余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釋兒者耶？願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爲我墜淚，況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嗟呼！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寧有憾哉！」既抵粵，以廿六日，當尙有同志自閩中來，須導之入省，故君復於廿五晚馳港。至廿七早，（按卽陰曆三月廿九日），

遂偕子明癒心鑄三郁莊元棟肩字任之等，率全部閩人入，與廣鹿臺，會於城內。午後四時許，同馳轟攻督署，君揮彈當先，直擣署內，不見張賊，心知中計，怒不可遏，橫目奮擊，所向風靡。巷戰既久，飛矢洞腰，身忽踣地，縱聲一呼，忍痛躍起，力殺多人，又被數創，鮮血暴注，偏體淋漓，力盡始見獲。報載獲一斷髮西裝之美少年，蓋即君也。訊於水提署內，委員卒然問君曰：「爾爲孫文黨羽耶？」君大怒，厲聲叱之曰：「吾堂堂男子，寧如若輩，阿附個人者，孫雖黨魁，是乃活動而非固定也，數年一改選，稱職仍舉之，不職乃黜之，黜陟之權，操之大衆，非若永永尊戴萬世不易者，若輩謂革黨，動曰孫黨，是大誣極謬也，吾之起義，所以自行吾志，何以遽目爲個人黨羽？且此役，吾乃偕黃興林文諸人舉義，孫不與也。」君斷爛國語，毫無閩腔，然以委員多粵人，恐難曉喻，因操英語，問其解否，蓋以粵人多嫻此也。移時李準諸民賊出訊，君則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羣賊爲之心折，傾耳以聽。君初坐地，至是賊爲開去鐵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君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大有文不加點之勢。吾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復忍吾者。書罷一紙，李準持與張鳴岐閱覽，更書第二紙，臨畢稍爲停頓，狀似欲嘔，猶恐污地未遽吐，以早受文明教育，性嗜潔故也。李賊親持唾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煙，猶起鞠躬爲禮，慷慨捐軀，從容就義，合而有之。書罷供詞，又在堂上演說，說至時局悲觀，捶胸頓足，甚勸羣賊，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漢族鞏結，則吾死瞑目矣。繫數日，勺飲不入口。備受慘酷，體無完膚，棄市之時，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引頸就戮，春秋二十五。事後，由友轉寄一大函至家，則君三月廿六夜，（按即陽曆四月廿四夕）絕筆書也。一寄其父，斬截數言云：「兒告大罪，兒今死矣，然兒所負大人者，不過垂老喫虧，至所益同胞者甚大。」一致夫人陳氏，婉轉千餘言，曲當情理，而彌注意者，末數語云：「吾死汝當善撫遺孤，他日使成吾志，若汝腹中亦是男，則一意洞死，尙有兩意洞存，不患不達吾目的。」夫人聞耗，瀕死者數，後遺腹果得男云。君在東所譯，有六國比較憲法論，已付刊，其遺著僅存三篇，一原愛，一駁康有爲物質救國論，一告父老文。（註三）

廣州清兵防備益嚴，風聲漸緊，革命黨人佈置更為積極。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

本日，滿吏防備更嚴，張鳴岐調巡防營數營入城，駐觀音山。廣州城內之觀音山，猶南京城中之北極閣，居高臨下，極佔形勢，故張派兵駐此，以扼革命軍。此日有倡議改期者，然種種機關已備，勢難再延，故黃興及少數同志堅持不可。謂改期無異解散，將來前功盡棄，殊爲可惜。是晚，又議以趙所部多外鄉人，易爲滿吏偵知，不如暫退駐香港。（註四）

是夜，胡漢民得黃興電曰：「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乃阻黨人進省之隱語。港中同志相顧失色，是夜有仍進省者，有暫留港者。（註五）

另據劉揆一「黃興傳記」，載廣州黨人是日對於發動意見之紛歧，及黃興欲一死以拚李準之情形：

「不意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告密，張謀於水師提督李準，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回省，以三哨保守龍王廟高地，令旗兵運砲上城，並加發警察鎗彈，且擬收繳新軍鎗械。因此胡毅生主張展期，陳炯明、姚雨平，及趙聲之代表宋建侯和之。公乃提出三理由：一謂吾黨萃全力而謀此舉，稍存畏葸，何以謀事。二則軍火既已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同人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必致斷送革命軍餉源。三則黨衆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何以示威信於後來。故吾願己身一死，與李準輩相拚，以謝海內外同胞，而維黨人名譽及信用。並欲各部保全鎗械，留爲後用，乘機退出，以免搜捕之禍。遂令宋建侯、洪承點先遣趙聲所部，全數離省，餘亦相繼退去。俄而林時爽、喻培倫報告，四日前警局已奉搜索命令，機關且晚必爲所破，空遭危害，堅欲集四五十同志，襲攻督署。公爲首肯。忽陳炯明、姚雨平來言，李準調來之防營二營，中多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可乘機響應。公即命與林、喻等商議，遂變原定計劃，以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姚雨平衝破小北門飛來廟，並延入防營與新軍，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公則自攻督署。約定二十九日晚間十二時出發。」（註六）

註一：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一二六至一二七。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二一至一二三。

註三：同註二，頁一一九至一二一。

註四：黃興「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因後果」，引自「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八至一九。

註五：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編八〇五頁，民國五十四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版。

註六：劉揆一「黃興傳記」頁二四至二五。

二十七日（四月二十五日） 廣州風聲愈緊，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電調吳宗禹所統三營巡防軍回省，黨人姚雨平與該軍哨官同志溫帶雄、陳輔臣等密商舉義計劃。

鄒魯記其事云：

「李準因溫生才之案發生，電調吳宗禹所統三營回粵省，駐靖海門河沿一帶船上。姚雨平親與其哨官溫帶雄、陳輔臣、范秀山、范錦堃，哨長羅燦等商學義，又運動其營中丘錦芳、羅俊、郭冠雄、曾福山、溫若農，又因羅俊而運動羅紹雄、王濬匯。」（註一）

廣州革命黨人為分配槍械及發動時間仍爭執不決。

黃興、胡漢民記其事曰：

「兩廣總督張鳴岐、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已先得密報，遂繳收新軍槍械，調回巡防兩營，以三哨防守龍王廟高地，並搜捕黨人，連破機關數處。胡毅生提議展期，陳炯明從而和之。趙聲在省之代表宋玉琳亦贊同此說。姚雨平雖持反對，惟須配槍枝五百桿，方能言戰。時槍枝接收者，不過七十餘桿耳。黃興痛心異常，決以一死拚李準。以謝海外華僑，而維黨人信譽。乃令各部即速退散，免被搜捕之禍。當與宋建侯、洪承點商量，先將伯先所部全數退港，餘亦陸續退去，一面保存已到之槍枝，留為後起者之用。

後林時煥君、喻紀雲君到克處云：不但不能緩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以巡警局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札，且夕必發也。（河南一巡官係四川同志，報告於喻者）克以兩兄之決心，則欲集三四十人以擊督署。議已決，聞之仍不謂然，復說林，使遣林部十餘人歸」。（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七日

方聲洞以即將赴義，致絕筆書於其父、姪。

附錄：

一、方聲洞赴義前稟父絕筆書

「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此爲兒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者，則兒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兒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稟告大人，實爲大罪。故臨死特將其死之原因，爲大人陳之：竊自滿洲入關以來，凌虐我漢人，無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州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之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兒蓄此志已久，祇以時未至，故隱忍未發，邇者，與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祇以大人愛兒切，故臨死不敢不爲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爲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爲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卽爲身家計，亦不得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卽所以保衛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爲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爲大人分憂，甚爲抱憾！幸有濤兄及諸孫在，則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茲附上致穎媳信一通，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書時，卽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東，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稍輕兒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旭孫將來長成，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爲將來爲國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敬請萬福金安，兒聲洞赴義前一日稟於廣州城。」（註三）

二、方聲洞赴義前致姪絕筆書

「和生賢姪鑒：去年橫濱一別，刻將一載。前日爾在□□寄書，知近日漢文大有進步，慰何如之！洞因念祖國之危亡，故共諸同志起義於廣州城。此書如能達覽，則吾已別人世久矣。則祖國之存亡及家人之健康，均不得而知矣。此舉如能成功，則吾雖死，亦瞑目於地下。蓋祖國已強，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敗身死，則吾之責已盡，而吾姪則有無窮之責任生。蓋上須爲祖國盡力及善事祖父大人；下須教導諸弟妹，以盡爲長兄之責。幸吾姪勉之。此書須留存，以示諸弟妹，切切。臨死書不盡言。即問百好。叔聲洞書於香港，辛亥三月二十七晚。」（註四）

三、方聲洞傳

方聲洞，字子明，閩之侯官人。幼警敏，事親孝。比長，姿貌魁秀，膽略過人，尙氣節，重然許，見義必爲，應機立斷，有智辯，能傾靡一座。性抗直，友朋有過，每駁詞面責不少恕，人以其誠，故雖被責而無恨，且致敬焉。立身簡素，鄙遠浮華，常徒步而餐粗糲，同輩多非笑之。君曰：「諸君以我爲守錢虜者耶？聲洞雖愚，詎鄙吝至是，特念勞則習苦，儉則不匱，吾輩志吞逆胡，來日艱難，正未有艾，今而不自勵，他日何能與士卒忍饑勞，涉險阻乎？」言已泣數行下，衆始歎服。有志陸軍，十七歲東渡，入日京成城學校。時成城爲我陸軍學生之普通學養成所。君既入學，益自負，蓋以他年易於自見也。值強俄爲暴，邊境騷然，東京學生憤懣已極，於是有義勇隊之組織，（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入會決死者，至五百餘人，君與焉。後經解散，悲憤欲絕。逢人便痛論國事，謂非一刀兩斷，顛覆異族專制，以建共和，漢人烏有貧枕之日，識者矚之。旋丁母憂，乃馳歸閩，度革命非軍界發難不爲功，思入武備肄業，以竟乃願。又以孤立無援，消息隔闕，有大舉或致見遺，因復中阻，以是殊鬱鬱。既而思開通風氣，乃出家藏新舊各種書籍，創立書報閱覽所，縱人觀覽，期文明輸入，革命思想普及於國民，俾達民國之目的，其熱心於公益率類此。越二年再渡東，入成城學校。於時虜廷方厲禁自費學陸軍，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之性質，君大失望。顧念此心不易，但有一藝之長，亦能貢獻於國家，由是遂投考千葉醫學校，堅苦力學，無間寒暑，甚有聲於時。年二十三，暑中旋國，娶王氏女，相得甚。假期既滿，遂挈以東渡，同居於千葉，並習醫。翌年舉一子在懷抱中，已桓桓有武概，君奇愛之。雖有室家，而未嘗須臾忘國事，語及時局，則熱血如沸，涕淚交集。初孫

中山先生在日組織同盟會，君與兄聲濤，暨一姊二嫂，皆相繼與盟。至是又白介夫人入黨，舉族赴義，古今所未有也，聞之者，莫不歎羨焉。辛亥春，同志得港信，知粵東且大舉。議以廣應諸人赴港主專事；意洞諸人旋閩謀響應，留君在東繼廣應職，君愕然曰：「諸君不許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他雖不才，習醫數載，頗自信有得，義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於此，亦有微長，且吾願爲國捐軀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吾去？況事敗，諸君盡死，我能獨生耶？留我奚益？」衆曰：「君誤矣！同投凶暴之一爐，不有人以繼其後，於事何補？倘此行不利，全軍悉殲，他日捲土重來，義旗再舉，各省豪傑雲集，獨我福建，闕若無聞，君死能無慰乎？今日留君，正以君堪重任，而末容輕於一擲耳！」遂揮淚而別。時英俄寇邊，風雲一日千變，血氣之倫，罔不奔走呼籲，開會研究救亡之策，君善演說，登壇疾呼，聲淚交迸，聞者莫不感奮，是以有國民會之成立。閩人尤爲激昂，千金立集，熱度之高，凌轢乎他省，遂使寂寂無聞之福建，一躍而見重於時，君力居多。然君自入黨以來，對於外界，持論和平，一若別無趣旨也者，人以其有器幹，咸推崇之，於學校，則被爲總代；於同鄉會，本爲議事部長；又被選爲歸國代表；而於黨內，又爲福建會長，以一人而兼四職，其能而勞可想也。卒業期在六月間，港事日佳，竟犧牲功課，日夕馳驅，數致書諸友，略謂：「警電紛至，中國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黨此舉耳！不幸而敗，精銳隨盡，元氣大傷，吾黨必久不能振，中國因之而亡，然則此舉，非特關吾黨盛衰，是直繫中國存亡也，吾安忍重爲洋奴哉？」因預草家書累函，囑夫人仍照常按期寄父，以安其心。復託故向使署學校告假，國民黨同鄉會辭職，以陽歷三月晦日，離東。瀕行笑顧余曰：「昔密開會，追悼吳徐諸烈士時，君曾戲爲文以祭，中有句云：『嗚呼！壯志未酬，公等啣哀於泉下，國仇必報，我輩繼起於方來。』今所謂方來者，成爲現在矣，寧不快哉？」既抵港，聞其戚魏某，在粵領船政，遂投刺趨訪，託言來粵與辦醫院，欲假小艇載藥品，以免沿途騷擾，實欲資以密運軍械也。魏初諾而後謝之，衆聞之憤甚，嚼齒誓曰：「事成必殺此獠，以雪今日之恨。」至四月廿七日早，（按即陰歷三月廿九日）偕諸友入粵垣。事既洩，午後乃同赴撲攻督署，君噫鳴咄嗟，奮彈直前，所向皆摧，擣入署內，遍索不見張賊，獨偕黃興，攘臂大呼，敵衆潰亂，遂衝圍而出，馳攻督練公所，至雙門底，與黃興復相失散，身被創，忍不顧，怒眦欲裂，戰益力，而敵來益多，四面環攻，君孤身被圍，略無懼色，猶揮彈突擊，計殺哨弁兵勇等二十餘人。背負刃，胸中槍，血流

遍體而不衰，彈盡矢窮，卒力戰而死，春秋二十六歲。少頃黃復經其地，遍覓其屍不得，痛哭而去。是役也，激於義憤，人人奮勇，靡不以一當百，而君與靖菴、鑄三三人，尤爲絕倫。靖菴力可撼山，氣概蓋世，惜早中槍死，猶未盡其能。獨君與鑄三，所殺最多。鑄三美風儀，兼資文武，手斃敵管帶金振邦，及哨弁兵勇等數十人，敵軍望之，輒股栗四竄云。學校自君歸國，查無耗問，詢之君同學某，某恐駭聽聞，漫應曰：「中途業爲盜所殺矣！」校長大惋惜，向使署詰其實，使署不能答。事見東京朝日新聞，於君一則曰：「成績優良之俊才。」再則曰：「非常之慷慨家。」三則曰：「太息支那之現狀。」時放激烈之言，嗚呼！人莫不有死，君之死，能使外人稱道至此，雖謂之生焉可也。夫人聞君凶聞，一慟幾絕，遂偕君姊旋國，遺腹得女云。（註五）

註一：鄒魯：「廣州三月廿九革命史」，頁三〇至三一。

註二：黃興、胡漢民「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報告書」，引自「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頁六四至六五。

註三：「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一八。

註四：同註一，頁一二三。

註五：同註三，頁一一六至一一九。

二十八日（四月二十六日）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加派軍警防守軍械局，並破獲數處革命黨機關，捕去十餘黨人。（註一）

廣州革命黨人決定二十九日午後五時半發動，黃興電告香港統籌部，悉派同志來省參加起義。

是日姚雨平、陳炯明偕至報告云：「李準調來三營，由順德返者，內皆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即可乘此機會。」姚、陳遂往與其人商定。不久即回復，言某人已決心。當即密電港，仍定期二十九。黃（克強）意此三營若能反正，不患餘營不降，既有新軍之大力從外而入，又巡警教練所有學生二百人，皆

決心相助，事當可成。即定計畫：陳任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姚任破小北門飛來廟，並迎巡防營與新軍；胡（毅生）以二十人守大南門；黃（克強）自攻督署。定約二十九午後五點半鐘。（註二）

香港統籌部以黨人衆多，乘早輪不便，決定展緩一日，改為三十日發動。計劃黨人乘明晚夜輪出發，推譚人鳳等乘二十九日早輪進省連絡。

二十八晚，胡漢民復得黃興電曰：「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蓋令黨員悉來之隱語。由港至省之夜輪已開，時在港尙到有槍二百餘枝，趙聲主張率同志帶往上岸，被檢查，即開槍攻擊。胡漢民、譚人鳳等，以與省部無接頭，恐誤事，阻之。但在港尙有三百餘人，且多數無辦，省港早輪祇有一艘，晚則有數艘，若悉在二十九日早輪上省，則爲數不多，且易召嫌疑，故欲請展緩一日，並推譚人鳳、林直勉等，二十九日早上省，向省部陳述。趙聲、胡漢民因識之者衆，決於二十九日夜輪上省。已定早輪上省之人，全體不眠，以候至天明，到輪已無隙地。宋教仁、何天炯、呂天民、何克夫、黃一歐，及福建、安南同志，均乘此輪，舉目四顧，悉是黨員，各皆點頭會意而已。陳炯明因據香港請展緩之電，至始平書院告胡毅，謂改期三十日，並以趙聲未到，親請黃興如港展緩一日。胡毅於二十九日下午三時許，據人報告，謂黃興對於港中展緩一日之電，若官不入屋搜捕，彼當相機以待。衆因而阻選鋒進城，但譚人鳳由港至省，見黃興述港中同志欲請展緩一日之時，而黃興已束裝待發矣。（註三）

清陝甘總督長庚奏：甘肅籌設洋蠟胰皂廠情形。

原奏略曰：

「甘肅地近蒙番，畜牧甚繁，所產牛羊油質，每年不下億萬餘斤，本地商民僅用土法製造紅白蠟燭，不知講求進步，以冀改良。當於光緒三十四年多詳請與比國參贊林阿德，訂購製造蠟燭胰皂機器各一，全副於宣統元年七月

間，由比輓運抵蘭，爰於城外西北隅黃河南岸租賃地基，並買民房十餘間，鳩工庀材，建修廠所，至宣統二年三月竣工，隨即延聘工師，並招募民間聰穎子弟入廠學習，開工製造。數月以來頗著成效，所出成品購買者尙屬不少，所有籌辦經費由統捐局金價項下，撥蘭平銀一萬兩，煤稅項下，撥蘭平銀六百九十八兩一錢七分一釐七毫。職道兼充洋務局總辦，應支未支薪水，以及員司薪工連年節儉項下，挪庫平銀一萬兩，共計折合庫平銀二萬六百五十六兩五錢九釐四毫，均經先後呈明在案。除購機器價銀一萬兩，開辦經費銀五千兩另案造銷外，餘庫平銀五千六百五十六兩五錢九釐四毫，作爲該廠購料成本，藉資周轉。一俟銷路暢旺，逐漸擴充，再行酌呈籌撥。」（註四）

清郵傳部奏：張綏鐵路續辦情形，並請派鄭誠督理。

原奏略曰：

「查張綏一線，係由京張展築，關係西北交通，臣部業將該路辦法迭次奏明，並派京張總會辦詹天佑等一手經理各在案。惟該路工費並無專款，係擬就京奉車利項下提撥，本屬不敷甚鉅，而監工又無專員，係派詹天佑兼辦。先爲川路公司訂充總工程師，繼爲粵路公司舉充總理，早由臣部奏派，業於去年十月赴粵任事，其手下工程司亦隨往數人，且時當凍沍，不易施工，以致暫時停輟。現在臣部勉籌的款，並電調張工熟手二員，值此天氣融和，亟宜趕緊接續開工，以速進步。惟該總辦詹天佑，粵路任重，碍難調回，白應遴員督理，俾專責成。查有臣部候補員外郎鄭誠，諳習路工，堪以派充張綏總辦，仍兼京張會辦，其京張總辦一差，即派關冕鈞改充，並令會辦張綏鐵路，藉收互相聯絡之效。」（註五）

註一：劉揆一「黃興傳記」頁二五。

註二：「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頁六五。

註三：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八〇六至八〇七。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初一日，頁一三至一四。

註五：同註四，宣統三年四月初五日，頁九至一〇。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七日) 黃興率革命志士一百七十餘人起義於廣州，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義聲震天地，氣勢吞河嶽，不幸失敗，先後死難者八十六人。

上午，革命黨人謝恩里之總糧臺被清吏破獲，粵督張鳴岐發緊急命令三道：(一)預備開戰；(二)城外火警，不准開城赴救；(三)大索黨人。(註一)革命黨人以敵情變化，加以發難日期更改，黨員有退出省城者，乃將原定十路進攻發難計劃臨時更改為四路：(一)黃興攻兩廣總督署。(二)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迎防營及新軍進城。(三)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四)胡毅生以二十人守大南門。趙聲在香港所部二十九日早輪雖有數十人抵廣州，但未至其代表宋玉琳處，故不能獨當一面。(註二)

下午五時半，黃興率所部一百七十餘人如期發難，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直入督署，置火種而出，行至東轅門，與清軍遭遇，黃興傷右手，黨人死難甚多。巡防營哨官溫帶雄、陳輔臣本革命同志，率部接應革命軍，至雙門底，以事前聯繫未周，發生誤會，溫帶雄中彈死，功敗垂成，雙方傷亡均重。別路出小北門黨人，遭清巡防營圍攻，傷亡殆盡，少數被俘。

鄒魯記其事曰：

「發難之時間已定，並預派象牙印黑鐵夜光錶於選鋒隊，以為信守及準時之用。選鋒黨員並每人派一元藏身應用。發難以白巾纏臂為誌，吹螺角為號，足着黑面樹膠鞋。黃興任攻督署，所部為四川、福建、花縣華僑黨員。出發分二部：一部蓮塘街吳公館三十餘人，四川華僑各半。一部在小東營，約一百三十餘人，福建、花縣華僑及其他黨員均屬之，分作二隊：一攻督署之衛隊，林時爽主之。一攻督署之正門，何克夫主之。在省黨員，二十九日上午已集小東營黃興寓。二十九早輪到省之福建華僑黨員，亦船到即集小東營。花縣黨員則二十九晨由徐維揚統率，攜械到三華店前之搭脚，俟車出發。九時餘，莫紀彭由省到為述省中戒備情形，乃卸械徒手乘午車赴省，由熟路程者

或三或五率入城隍廟，由徐進坤再率至小東營。四時餘，黃興即集衆激昂陳詞，衆益鼓舞，即給大餅一個，毛巾一方及槍械炸彈，立時裝束。羅仲霍本有十人任發電信局，李文甫原任五十人攻石馬槽，因二十七日得令退出，至是隻身附入。朱執信本任他務，適到，即剪去長衫下截加入，阻之不可。譚人鳳由港至，見黃興束裝已妥，正發子彈，請休息接談，不聽。再據香港各情告之，請緩一日。黃興頓足曰：老先生，毋亂我軍心！譚乃整裝加入，向黃興索槍。黃婉言曰：先生年老，事後尙須人辦，此是決死隊，愿毋往！譚怒曰：君等敢死，鳳獨怕死耶？黃不得已，乃以兩槍相授，譚誤觸槍機，砰然一聲。黃將槍奪去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時譚已鬚髮蒼白矣。譚無奈還之。至五時三十分鐘，由黃興率隊向兩廣總督署進攻。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鐘，黃興率革命軍舉義廣州，由小東營進攻清兩廣總督署。黨人皆臂纏白巾，足着黑面樹膠鞋，手執槍械炸彈，司號者手執螺角，爲林時爽、何克夫、劉梅卿及□□四人。一時鳴鳴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皆槍殺之。疾行入督署，見衛隊，即曰：我輩爲中國人吐氣，汝等亦中國人，若贊成請舉手，衛隊不悟。革命軍槍彈並發，號角大鳴，殺其衛隊管帶金振邦，破入督署，直衝入二門。二門有兵八九，聞聲走避而退入。兩廡及大堂之衛隊，則憑欄倚柱以狙擊。杜鳳書、黃鶴鳴爲大堂伏狙之衛兵所擊，死之。黃興由大柱後還槍，傷其一，餘被截擊，入署不能，出，棄槍請降，求爲引導，如是直入內進。黃興、林時爽、朱執信、李文甫、駱驥等，分頭親行逼索，渺無一人，惟見衣架長衣數件，茶碗數具，水煙筒猶熱。其時張鳴岐等會司道於署中，正議防範事。聞警，穿後壁入某押，轉入水師行臺。黃興擬在督署舉火，號召各方，欲覓放火材料，如書籍文件之類，悉不可得。蓋張早得探報有備也。黃興乃以火種置於床架上而後出，出後火光融融矣。其時死於署內者，尙有徐廣滔、徐進始、徐禮明、徐臨端。死於署外者，有曾日全。及出至東轅門，遇李準調其衛隊親兵大隊迎頭衝來。林時爽尙聞趨聲言李部下有同志，遂突前招撫，高呼曰：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言未畢，彈中腦，立仆。是日林身服黃斜衣服，右手持槍，左手執號筒。劉元棟彈中太陽穴，林尹民彈中胸部，均死焉。其餘死者尙有數人。黃興亦中傷，右手斷兩指。時黃興就所部分爲三路，以徐維揚率花縣數十人，出小北門，擬與新軍接應。以川、閩及南洋同志攻督練公所。黃興自率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

夫、李子奎、鄭坤等十人，出大南門，擬與防營接應。黃興與方聲洞行最先，遇防營數百於雙門底，見其無相應之臂號，且舉槍相向，方乃發手槍，斃其哨官溫帶雄。黃興且戰且前，四顧所部，不見一人，乃以肩撞破一洋貨店門板，入之。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防營七八人，防營退却。聞彼營中傳語，往保護提署。實則此次雙門底黃興等所遇之防營，即順德調回之三營，約定接濟發難者。其先行之一營哨官爲溫帶雄，哨長爲陳輔臣，實黨人之最熱心者，其哨中黨人尤多，約定城內起事。該哨即借拱衛之名，直至水師行臺擄李準。因欲達此作用，決定未至水師行臺前，不掛白布，以免入城及進提署之礙。溫、陳得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發難之命，即於下午四時許同入城購白手巾三百方，分給各兵士，僞云賞賜，傳令晚餐提早半時。餐畢，即聞警訊。溫即下令整隊入城，並告陳以擒李計劃。陳乃以親信兵士十餘人衛溫。適李準令該哨入城攻黨人，溫聽悉，即令扣留傳命之人，並大呼天授機緣，使吾黨成功！立命全隊整裝即入，溫持刀在前，陳殿後，至雙門底，猝見短衣臂纏白巾者十餘人由北直趨而來，知爲黨人，溫即口呼兄弟，隊中亦有十餘人呼兄弟勿走者。執意方聲洞見無臂號，且認爲舉槍相向，發槍擊去，溫爲首立倒，隊兵陸續死者十餘人，陳伏地匍逃於方言學堂，隊兵亦散。彼此誤會，遂至黨人自相殺傷，否則轉敗爲勝，亦左券可操者。蓋由此役爲嚴密計，各部之事不相問亦不相告所至。惜哉！痛哉！何克夫、李子奎、鄭坤隨黃興出大南門，至衛邊街，即已衝散，三人由觀蓮街出流水井，在觀蓮街遇中協何品璋，李子奎擊之，各分頭走。至寺前街，遇防營約百人，三人與戰。未幾李中彈，猶鼓勇出大南門，至高第街而死。徐國泰、華金元、阮德三由攻督署後轉戰至雙門底。華金元、阮德三陣亡。徐國泰受傷，被執。劉梅卿、馬侶及川、閩同志由黃興攻督署後，派往攻督練公所者，至蓮塘街遇黨員一隊，與防軍正酣戰，遂加入共同作戰。蓋此隊爲蓮塘街吳公館出發之黨人，其任務係攻督練公所及蓮塘街口，堵截觀音山龍王廟之防營救督署者。至五時三十分鐘，喻培倫、饒國樞、熊克武、余濟堂、但懋辛、羅允等整隊而出，至蓮塘街口即與敵遇，奮戰，及劉梅卿等由攻督署殺出加入共戰，至夜九時，折至大石街，又與敵戰。卒以衆寡懸絕，隨戰隨走。馬侶在小石街陣亡，饒國樞至大北門遇敵迷途，誤入敵營，被執。餘出小北門，與旗兵警察遇，又戰。時已深夜，遂各散失。羅允至虹橋，又遇敵，相持二時，彈盡逃走。

由黃興攻督署後赴派小北門接應新軍之徐維揚及花縣黨員，未幾見敵分頭來，徐維揚急遣徐滿凌等至洛城街以

拒觀音山之敵。徐維揚則率黨員向司後街拒水師行臺。徐滿凌等至宣德街口與敵遇，乃巷戰於蓮塘街。江繼復當先衝敵不顧身，陣亡。時敵居高臨下，勢難仰攻。徐滿凌等乃入蓮塘街轉大石街之機關部，會同莫紀彭等攀登屋瓦向觀音山射擊，久而不克，擬退去。徐滿凌等初至省，不辨路途，莫紀彭任先導，無何燈息相失，遇擊柝者，丐其引至小北門，擊柝者不北而南，反引至倉邊街，與防營遇，徐等且戰且走。李德山亦由攻督署戰退，合焉。及小北門高陽里口，復有大隊防營至，乃入源盛米店屯米囊作壘，與敵死拒。支持一日夜，彈垂罄，張鳴岐下令燒街，店前又爲敵燒，乃越後垣而出。是役也，徐燦成、徐培添、徐日培死焉。徐容九則受重傷，至家而歿。李德山、徐滿凌被捕，不屈死。餘人出險，不復成隊。後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燦、徐金鑪四人，至二牌樓之萃慶里，復爲敵圍，一日夜不食，乃取人泔米之水以充腹。徐茂燦因中彈而死，徐越簪而走。徐維揚率黨員至司後街應敵，敵由新豐街、正南街紛至，奮勇與戰。徐允潛、徐佩旒等在前，陳鎮廬、徐滿樞等在後，手槍炸彈齊發，徐允潛、陳鎮廬雖炸傷，弗顧。敵乃退保水師行臺，徐等乃折入小東營，由都行街、錦榮街、二牌樓環攻之，敵垂敗矣，而援軍至，乃突圍出。陳鎮廬、徐振益、陳洪基、徐紀垣、徐滿樞，先後被執。後均保出，奇矣。徐維揚退後，遇李文甫等，乃謀會襲飛來廟，奪彈庫，不克。徐佩旒、徐廉輝傷焉，乃退。李文甫率數人，由北較場向東南去。後李被執，死之。徐維揚越山至三元里，僅餘徐佩旒、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徐懷波七人，乃囑徐佩旒六人扶傷歸里，而與徐懷波返城西。乃徐佩旒等六人至高唐火車站，與清兵遇，此時彈盡人傷，不能再戰，急將槍棄水中，已爲所覺，遂均被執。送至水師行台，後悉就義。此役之受傷者，尚有朱執信、歐陽俊、王振國、嚴驥等。仙湖街始平書院炸彈轟發，軍警圍之，陳潮從內擲炸彈傷其數人，已亦殉焉。」（註三）

「當二十九日舉義時，將原定十路進攻計畫改爲四路，同時並由新軍、防營、民軍等接應，一面放火以亂敵人軍心。執意自黃興所部按時間按計劃發難外，胡毅所部初本合東莞黨員有百五十人，因二十七有改期之議，遂遣之退，二十八晚由朱執信馳往某鄉測度其情，不及復來，乃由其擇陳炯明所部二十人守大南門。詎臨時胡毅謂與陳炯明所部言語不通，請陳炯明另行派人指揮，復誤信改期之報，親至大水圳阻所部入城。及見火起，再集所得百數十人往助，得報東門已閉，已不及矣。因胡毅任守大南門之責，故派駁亮槍亦多，否則加入黃興所部，亦可加增戰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一九〇

力。(黃興所部只駁壳槍三枝，馬侶、何克夫、劉梅卿各攜其一)陳炯明始任攻巡警教練所，其所屬爲馬育航、陳達生、鍾秀南、陳其尤、馬時輝等，已到選鋒有七八十人。及聞胡毅讓回其部下二十人，則謂以全衆守大南門，後則並大南門而未守。姚雨平領去三千五百元自購槍枝，當日復由女同志收到子彈三千餘，所部選鋒已多藏於小北門內附近織布房一帶，頭日則在加應會館候槍彈。姚雨平二十九日上午疊遭吳雨蒼、郭典三持黃興條往始平書院領槍枝炸彈，不獲。姚雨平正在嘉屬會館調集新軍防營選鋒主要人授發難方略，見此乃急同郭典三、黃嵩南、邱錦芳進城，晤黃興，由黃興令陳其尤偕往始平書院領取。姚等親裝夾內，雇肩輿四乘擡出，至歸德門，則事發城閉，仍將槍彈置回始平書院，僅各取槍一枝，到雙門底，冀與所約防營接應，然已敗散。各選鋒在嘉屬會館者，以姚雨平不回，未發槍械，一無所動。至新軍自子彈刺刀被收後，已無自動能力。擔任發難者，原定到嘉屬會館領少數手槍炸彈，俾得奪軍械局取子彈應用。及姚雨平進城不獲出，遂束手作壁上觀。至防營方面，由順德調回之吳宗禹三營駐天字碼頭者，溫帶雄率隊入應，及雙門底，溫被擊斃，遂星散。各處放火機關，火亦不舉，只見黃興所率百餘健兒，橫直衝突，與督署之烈焰融融相應而已。設當時各部能如計而悉起，清吏實莫如何。新軍能由北入，防營不致誤會，則清兵孰能抵抗？蓋革命軍舉義風聲洩露之後，敵膽早寒，加以炸彈之烈，黨人之衆，尤爲清吏談之色變。故平時已競慄萬分，事起旗兵皆棄城不守也。」(註四)

是役黨人除壯烈犧牲外，被執者有林覺民、龐雄、陳可鈞、李雁南、宋玉琳、羅仲霍、李文甫、韋雲卿等四十餘人。(註五)皆意氣凜然，從容就義，供詞洋洋灑灑數千言，斥清廷之罪惡，申民族之大義。問其家世，則多世家子弟，大都爲勤學篤行之士。(註六)

孫先生文嘗論是役事蹟之壯烈，及其影響之偉大曰：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躡跡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吾黨青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之變色，全國久熱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

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註七）

又曰：「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復曰：「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爲甚。」（註八）是以此役，實爲辛亥革命成功之先聲。

上海「民立報」於是役後，曾以「政府當及時悔禍說」爲題著論曰：

「今人一聞革命，則驚心動魄，瞠目變色相告語，以爲此非常之變故，僥焉發生於域內，誠爲國家莫大之不幸，於是名之曰『暴動』，謚之曰『叛亂』，而張其職者之極惡大罪，遂若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其說倡於官，而附和於曲學之小儒，弄權之紳宦，平民雖心知其非是，亦莫或能起而爭之者。嗚呼！此革命之禍，所以不絕見於今之中國也。夫吾寧不知革命之起，足以破壞和平之幸福，擾亂安寧之秩序？苟使國家永無此慘痛之事，寧非吾生民之大幸。然而撲之愈急，激之愈厲，由今之道，而求消弭革命之後患，是猶欲南轅而北其轍也，雖欲不踣於內亂，得乎？」

吾今且不暇評論革命所由起，而惟有一語，請以質諸政府官吏曰：彼號稱爲革命黨者，果猶是吾中國之人類否乎？彼其膏公等之鋒刃，而染公等之頂色者，果猶是人類同具之塊塊白肉與滴滴赤血否乎？彼既同具此血肉之軀，寧能獨無生命之觀念，而今必付之孤注一擲，以與公等相搏擊者，彼果何爲也乎？夫天下事，一切皆可以僞爲，而獨至以血肉爲先軀，以生命爲代價，則非迫於萬萬不得已，亦誰甘冒死爲之者？況其事之成敗，又毫末無與於私利，其決然出於此拼命之一擊者，此其中之消息，亦可令人深長思矣。

吾今請更爲政府官吏告曰：彼革命者之目的，雖非吾人所能彈述，然一言以蔽之，則將曰：『逼汝政府官吏之命而已。』夫彼誠何惡於汝政府官吏，而必欲起而與汝爲仇？則將應之曰：『以政府官吏，無日不逼我數萬萬人民之命而已。』逼人之命者，人亦逼其命，此以徵諸因果感應之說，固斷然無可遁者，而汝政府官吏，獨悍然若不稍

覺何也？迹汝政府官吏之所爲，無非欲殘我國人之命，以餒養汝少數肉食者之命。以新政爲之餌，而吾民其皆爲魚。『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即欲今日之廣州，而汝政府官吏之受禍，亦必不遠矣。汝雖不暇自悼，而吾人一念及殺慘之慘，輒不能不爲汝泫然流涕也。

今此廣東一舉事，而汝曹忽大張其旗鼓曰『殺殺』。其可以止革命乎？夫革命者，汝曹殺機之應也。前者以無形之殺召起今日之革命，今且猶未悔禍，而又以有形之殺繼之，滿肚皮之殺心盈，中國之殺氣，互相感召，而無寧息之日，則吾敢斷言殘殺之禍，受之以數千百革黨而不足，當之以數十百肉食餒養者而有餘。政府乎！官吏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汝兵雖勁，汝刑雖厲，吾敢斷言爲汝自殺之具而已，又寧惟是革黨之不幸哉！嗚呼！」（註九）

黃興於是晚九時安全脫險，女同志徐宗漢爲之裹傷。鄧慕韓「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續編」所錄梁鏡球「黃興三月二十九日脫險之片面情形」，謂黃興攻督署傷指後，避入文明書局，得店主郭季文幫助，始能脫險。梁文記曰：

「黃君克強攻督署後，當下即逃出，至雙門底，時遇廣兵大隊，由大南門直入，因手指受傷，恐爲迎面瞥見，隨即推破廣東文明書局之門，走入暫避，將店門關閉。是時街上已無行人，各商店一律閉門，文明書局諸伴，以初經亂事，完全匿上三樓，故店面空無一人。該店司理郭季文，因事由西關回，絕不知圍攻督署之事，目擊路上情形，祇抱一不知發生何事之疑團而已。質貿然抵店呼門，黃君在內問是何人，郭聽之大奇，何以店中忽有外省口音之人答應，莫非錯呼上海店之門。舉首一視，並無錯誤，祇得再敲，聲明是司理回店，黃君始不慌不忙，啓門納之。郭驟視一素不相識之巨漢，手染鮮血，心中即時明白，蓋社會上月來即轟傳黨人起事之消息也。郭隨即爲之取水洗手，又以巾爲之拭血，黃君詭對郭言：『沒有甚事，上邊打架耳！』詎郭之心早已了然矣。黃君洗手後，隨於梁上取一長衫，老實不客氣穿在身上，又取一草帽戴上，說聲有勞，即邁步而去。」（註一〇）

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則謂黃興係避入小洋貨店，得店中小伴之助，始得登艇渡至河南

。茲錄之如下：

「黃興攻督署後，自避入小洋貨店，以身塞門禦敵。敵散後喚店伴覓茶已無人。時指傷血積痛極，乃以凉水沖積血，血水流二三丈，沖後自縛之以止血。無何，有小伴十三四歲衝板入，板開，黃興仍以身塞之，謂小伴曰：我爲人傷，急欲出長隄。小伴由長隄來，知城門仍閉，乃取一窄黑長衫換血衣，帶一小草帽即擬出城。但路途不悉，小伴送之至五仙門直街，喚艇過海，言明渡海墮寺，意欲至溪峽機關也。艇索重價，與之乃渡。至河南東路，促上岸，詢之，知距目的地尚遠。步行至漱珠橋雜貨店，詢溪峽，語不通，乃詢警察，並在漱珠橋頂，立觀對岸之火，良久始行。又不知何門牌，但知節胡宅娶親者，黑夜中有大紅對聯標門首者，即叩門。各黨員悉外出，只留僕婦，不與進。央久始許，時已九時餘矣。登樓舉目無人，惟見一人直立，疑勒死者，急前視之，方知係小婢瞌睡。無何，女同志徐宗漢歸，見狀大驚，而指血猶流不止，乃爲另裹，次早莊六出購止血藥。」（註一一）

按：此次之失敗原因約有數端：（一）新軍同志未能適時呼應，僅賴黨人之犧牲奮鬥。（二）與軍中同志連絡欠周，誤殺防營應援同志溫帶雄。（三）原定十路發動計劃臨時改爲四路，且又未能同時行動。（四）起義消息洩露，清吏防範嚴密。（五）發動時間屢次更改，調配不同，以致臨時黨人未能集中全力以赴。

是夜粵督張鳴岐電奏清廷，報告廣州革命黨起義經過：

「粵省自孚琦被刺後，即聞香港亂黨有潛圖來省起事之說。當與水師提督李準及各文武會商，廣派偵探，酌調防營來省，密爲防範。近旬口來，迭據水陸兵船營汛，搜獲私運軍火數起，並由巡警道拿獲匪黨九名，正在研訊。詎本日五點鐘，突有亂匪多人，懷挾手槍，擁至督署，拋擲炸彈轟擊。岐督飭衛隊極力抵禦，一面飛調防營援救。無如衛隊人數寥寥，管帶金振邦中彈陣亡，各兵亦有死傷。且炸彈著處，火即延燒。因移駐毗鄰之水師提督行署，會同李準督飭防營，分途扼守圍捕。旋據各營稟報，生擒及槍斃匪黨數十名，奪獲手槍炸彈多件。訊據匪黨供稱：該股共二百餘人，本日在香港及省外，分搭輪船火車，陸續來省取齊，直往督署轟擊等語。詰以此外有無黨羽，堅不供認。當經督署時，另有一股往劫軍械庫。日前已派重兵駐守，匪往撲時，當即擊退。此外各衛警局所大清交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

通銀行、造幣分廠，均經分派兵營守護，未被擾害。日下餘匪四處竄匿，已閉城嚴搜，俟天明後，當不能漏網。新軍全駐城外，日前聞匪徒有煽惑勾串之謠，經飭該協官長等，密為防範。城中事起後，詢據該協統電覆，尚無騷動。其餘城內外各處，亦未見有另股起事。至匪徒前往督署轟擊，均係改服洋裝，乘坐肩輿，與夫亦皆係匪徒，是以沿街巡警均未覺察。此次衙署被匪轟燬，實係事出倉卒，調兵不及，並非各文武不力為救護，情尚可原。惟鳴岐事前布置多疏，咎無可諉，應請旨嚴加議處。此外各文武，現正踴躍用命，搜捕匪徒，擬懇大恩，概免置議，以策後效。除詳細情形續奏外，謹先電陳。再沙面領事洋商，早經派有專營及兵輪保護，幸未被擾。城內外商民，亦尚無被匪搶掠之事，合併陳明。乞代奏。」（註一二）

附錄：胡漢民撰「籌劃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起義」

仲實等行後，余內自訟，覺黨人當自求犧牲獻身之路。孫先生嘗云：「惟積極始有善惡可言，消極則有惡而無善；余對於革命職責，斷不容憂傷憔悴以死，余惟繼續奮鬥耳。」適孫先生由三藩市取道檀香山、日本過港（按：是年總理未嘗過香港，而係在此能），約余與伯先、克強等往而再舉計劃。先生一見余，即曰：「我知子等謀營救精衛，我意再起革命軍，即所以救精衛也。夫謀殺太上皇而可以滅死，在中國歷史亦無前例；況於滿洲？其置精衛不殺，蓋已為革命黨之氣所懾矣。子亦管料滿洲必覆，則何不勸仲實、璧君諸人，集中致力於革命軍事，而聽其入京作無益之舉，中於感情，而失却辨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余自承初實舊亂，最近所見已不然，且能振奮如故。先生乃不復言。既會議，克強等亦因新敗，且困乏，相顧有憂色。先生更舉其生平歷遇挫敗未嘗稍餒之狀，以激勵之。（蓋余從先生久，每遇失敗或至拂意之事，為他人所難堪者，先生常處之泰然。其視革命為當然不斷之進化，且時綜其全體，以為衡量，故以為祇有成功，而無所謂失敗，其樂觀由深切之認識而來。余等每有乞靈於詩詞小說之時，以為消遣；先生則正於其時取專門研究之巨著而細讀之。精衛亦謂生平未嘗見第二人能如此也。）先生又言：「國內革命風潮已日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吾輩有計劃，有勇氣，則事無不成。」伯先乃言：「果圖再舉，當恢復內外機關，且指揮各省同志，分任進行，如是種種，實需鉅宗款項。」先生然之，即集當地同志，畷以大義，

一夕贖資八千。更遣同志分行勸募於各埠，數口之內，已達五六萬元。

於是余與伯先、克強歸，復設統籌部，推伯先爲總指揮，而克強副之，余則爲統籌部秘書長。懲於既往屢次之失敗，共以爲必有武裝同志數百人，爲之主動。蓋自正月事變後，新軍重行招集，黨人雖仍參入其中，而警戒至嚴，且不給以子彈，徒手暴動，咄嗟爲人所乘；巡防營與附近民軍，則祇可使爲響應，故當首先發難時，須另有主幹部隊。伯先定其名爲「選鋒」，由伯先、克強、林時壘、熊克武、何天炯、姚雨平、陳炯明、張嶠村、徐維揚、劉古香等分任召集，而以同志中之敢死善戰者爲合選，計四百餘人。執信、毅生仍任民軍響應事，新軍則由雨平與伯先舊部繼續進行。其時本部重要同志悉來港，會議結果，分爲兩種任務：一就統籌部分科辦事；一於長江上下游謀發動應援；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按即譚人鳳）、居覺生等皆受約束而行。密輸武器與佈置機關，乃爲事前之重要任務；運輸之事，以毅生、仲實完之；運至省城，則以女同志任秘密配送之責，淑子、寧媛與徐宗漢等日爲此奔走。又設製造彈機關於城內二處，喻培倫與李應生兄弟分任之。克強以伯先與余俱爲粵人所熟稔面目，乃請先入部署一切，因決議於伯先未到時，由克強代行總司令職權，時爲一九一一年四月（舊曆辛亥三月）。是月初，準備將完好，黨員溫生才突於初十刺殺廣州滿將軍孚琦，其事至壯烈，然省港黨部俱不預知，則此成仁取義之舉動，轉爲革命軍發動之妨礙；蓋革命軍一方面於倉猝中不能利用敵人恐怖之機，而敵軍一方面轉以此加緊戒備也。

克強瀕行，已共定猛攻總督官署之策；同時以一部襲擊水師行臺，一部襲督練公所，使不能調兵相救；新軍與巡防營之嚮我者，則使於最短時間內入城鞏衛，傳檄全省，計可一二日而定。克強既入，初使人密報，擬於廿五舉事，旋確定爲廿九。至廿六日，聞觀音山之防營原已受運動者，忽被他調；而同志之機關有一二處洩露，幸未牽連。克強與在省幹部同志會商，決定展期，即再報統籌部，併遣各組選鋒暫先返港。至廿八日，統籌部復得克強密報，則又定於廿九日發動。余與伯先急遣選鋒復上省（但多不及行者），而余與伯先以廿九晚分船上抵省，則船不得停泊碼頭，而清軍艦派員至船檢查，余知朕象非佳。時余與仲實、璧君、君瑛、佩書同船，以假辦襲帽中，檢查員併持有余等照相，乃熟視若無睹。旋登岸，亦有警察盤詰，余以普通話答之，乃不疑，遂共入海珠酒店。仲實先返其家，旋使其姑母來，具言：「黨人圍攻督署已失敗，死者甚多，現時緹騎四出，旅館已布偵探，君等宜急避入鄉

間，繞道往港。」佩書聞言，失聲大哭，璧君急止之。余曰：「此非死所，宜急入城，我料必猶有未破壞之機關，則可據以殺賊。」璧君請試探能入城否，遂與仲實姑母去。約二小時，返言城堅閉，不許入，宜作他計。君瑛有感魏某，爲水陸師學堂總辦，家在城外，姑往其家，或可因以入城。余然其說，遂偕往。至則魏某與眷屬避匿，惟餘婢媼。璧君遂令作飯。余等以日本語私商，共以手無寸鐵，求死無術，不宜久留落賊手，遂登港夜船。船中已有警官稽查，惟視余輩乃似外省官眷之避亂者，乃不甚留難。船久之乃啓行，在船中猶勉自鎮靜。夜半抵港，淑子、寧媛乃以廿九夜返港者，至是候船，得見余等，遂同返璧君處，痛定思痛，惟有相對痛哭耳。

余爾時以爲克強固絕無望，即以余等往復情形推之，伯先恐亦不免。迨翌日，伯先先歸，併得克強手書，始知其未敗於敵。又一日，克強裹創，與徐宗漢數人亦僞作避難者至港。（余知港中警察將逐戶搜索黨人機關，乃亟銷燬秘密文件，而分別遷徙，余與克強即移居九龍。）克強已斷其右手兩指，爲述經過情狀。蓋初本決計展期，而姚雨平復來言，調防來省之軍隊，乃比較而更有把握。於是在小東營黨司令部更議進止。林時埏等皆慷慨主速發，且曰：「余輩求殺敵耳，革命黨之血，可以灌漑於無窮，事之成敗，無足深計！」克強亦謂：「展期則須避出，重入險地，乃至不易，謀之期年，全黨屬望，遷延退却，實無以對天下人！」列席者無一人言退，遂復取消展期之議。廿九日下午四時，遂以百餘人持手槍炸彈，猛攻督署，衛隊管帶金振邦當前抵禦，擊殺之，餘兵皆逃。克強偕執信、林時埏、李文甫、鄧坤、嚴驥等直入內室，遍搜張鳴岐不獲，置火種床上而出。適李準大隊至，與戰良久，乃三路突圍。克強率數十人走大南門，與防營遇，且戰且走，回顧不見一人，乃以肩推一店門入而閉之，敵有近者，發槍擊之，斃七八人。及敵引去，乃乘間出城。執信與何克夫本隨克強行，及至雙門底，槍彈已罄，始避入友人家以免。而林時埏（文）、喻培倫、方聲洞、宋玉琳、劉元棟、李文甫等七十餘人，皆死之，蓋自有革命戰爭以來，吾黨之損失，未有若斯役之鉅者。中有被捕後始遇害者，使爲供詞，輒揮灑數千言，斥清政府之罪惡，而申民族革命之大義，及所以爲民衆犧牲之由，意氣凜然，從容就死！問其家世，則多世家子，而勤學篤行之士也。張鳴岐、李準等雖秘之不敢宣，而問官愛其文詞，輒暗誦而流傳於外。（其純粹由工人出身者，則如王○○、鄭○，由農人出身者，則花縣徐氏十人。）

克強傷心失敗，而右手不能作書，乃口授余作報告，致海內外，淚隨聲下。且言兩平、毅生、陳炯明三人虛妄誤事，罪皆當死；余時亦悲憤已極。克強固主持軍事，且血戰而出，固當悉以其言爲依據。乃同署名，後執信、克夫出，更從各方面調查，則克強對於三人之批評，實有誤會。然未幾武昌起義，余與克強日在軍書旁午中，不及改正，今此書原稿尙存，其述此役之本末，要爲革命史中最有價值之材料。此役之敗，以再三改期，致不能完全集中，減少力量。如同時李準亦受打擊，則事未可知。又與防營通謀而未確實，其聯絡作戰方法，臨時乃不相照應。從軍事上言，此兩點不能無微憾；然爲義而動，有進無退，諸烈士甘死如飴，至不復有成敗利鈍之見，以表示革命黨犧牲偉大之精神於天下，時移代易，猶足使人感念不忘，頑廉懦立，而況於當時？由是而滿廷上下震恐失措，民衆萬萬愈有「曷喪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應，則正以三月廿九之役，爲之先聲！故從革命總體爲之衡量，此役雖失敗，而其功乃較戰勝得地者百倍過之，今日已可定論矣。

余等未及報告，而先生自三藩市飛電來，文云：「聞事敗，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後？」電致港機關，而上無人名，蓋尙不知吾輩何人得生還也。時國內報紙初有言余已死者，精衛在北京獄中見之，哭至暈去，悲吟三律，有一如何兩人血，不作一時流」之句。數日乃知其不實。民國元年與精衛相見，始以示余。余與克強尙能支持，伯先則悲憤無聊痛飲，半月而病。病爲盲腸炎，既危，始就港醫院割治，內已膿化，遂不起。余與克強以嚴避省港偵探耳目，不能送其喪，其妻欲自殺以殉，賴其父救止之，同志護其喪歸里。伯先少於余二歲，有大將才，且能以精神提挈革命青年，大江南北軍界同志，尤傾服之。使不死，則南京光復後，決不至任程德全、莊蘊寬爲都督，洪承點、冷通、孫榮輩，亦當奉令惟謹。余等雖不能前知，而感於革命領袖人物養成之不易，三月廿九以後又失伯先，其愴悼可知矣！（註一三）

孫先生文致函南洋同志曾壬龍，告以滙款辦法。

孫先生以文島、巴城無銀行可通電滙，特函曾壬龍，請其將籌得之款，託人帶新加坡。函曰：

「子龍仁兄鑒：四月十九號曾致一書，但未合船期，想亦與此書齊到也。前函云：籌得款電滙加刺巴，由加刺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三十日

一九八

電滙新加坡，後聞有人說文島與巴城，亦無銀行可通電滙，祇由信館可滙小款，大款恐有不便，反爲延滯云云。未知是否？果如此則籌得款後，不如仍由人帶出新加坡，更爲妥速矣。昨日申元兄已着人帶到五千餘盾，今日即電滙前途應急。如能陸續源源接濟，則軍事必能一躍千丈也。此致即候籌安不一，弟孫文謹啓。四月廿七號。」（註一四）

（四）

註一：劉揆一「黃興傳記」頁二五。

註二：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八〇七。

註三：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四二至四六。

註四：同註三，頁四六至四七。

註五：同註三，頁五〇至五五。

註六：「胡漢民自傳」，引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四一一）。

註七：「國父全集」第三冊，拾貳——二三頁。

註八：「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引自「國父全集」第二集頁九四。

註九：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初六日，社論。

註一〇：梁鏡球「黃興三月二十九脫險之片面情形」，引自鄧慕韓「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續編」。

註一一：同註三，頁五五至五六。

註一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初二日，新聞。

註一三：「胡漢民自傳」，引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四〇七至四一二）。

註一四：「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五八頁。

三十日（四月二十八日） 趙聲、胡漢民盡率留港黨人至廣州增援，途遇黃興，知事敗，乃分別回港。

趙聲、胡漢民於深夜聞起義訊，盡率留港黨員李恢、鄭烈等二百餘人來省，三十日早到，分頭上岸，始知事敗。漢民等以城門嚴扃，不得入，乃分別回港。趙聲迷途，渡至河南，得與黃興晤，二人相抱大哭。黃暈倒，及醒，欲裹創渡河與清吏拼，聲與宗漢力勸乃止。三十夜船，由同志莊六送聲由澳門返港，與於四月初一由宗漢送赴港，與漢民等晤，相對唏噓。興入雅麗氏醫院，因割指故，宗漢權用其妻身份簽字，黃、徐姻緣，遂由是結。（註一）

順德民軍響應革命，豎旗舉事。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舉義決定後，即通令惠州及附省各隊伍三十日響應。屆期惠州等處悉未發動，惟順德民軍集樂從圩者，於三十日依期豎旗舉事，計數百人，佔樂從團練分局爲兵營，奪其槍彈。樂從巡警不敵，紛紛逃匿。四月初一日佔鷺溪公局，奪其槍械，聲威大震。是晚江固、江輦兩艦，自省河至，用探海燈照射，民軍漸退。初二日下午，由樂從圩河取道瀾石灣，進窺佛山。方半渡，江固、江輦兩艦發礮轟擊，民軍被擊斃者百餘名，紛紛落水，折其無線電天線一條。卒以衆寡不敵，退淺水河灣。兵艦以水淺，不能前襲。我軍三百人，遂直進佛山，分一隊攻入正埠，由碼頭撲攻，焚燬都司署，並炸燬警卡，嗣因兵艦發礮，退出鎮外。至通濟橋，遇防營。初防營駐於蜘蛛山贊冀誠善堂，方用膳，我軍猝至，斃其管帶馬惠中及防勇二十七名，燬其善堂。防勇退縛犁嘴（即分署前），路單而險，民軍不能進，退守通濟橋對面山崗。適大雨，向各店購籐笠及床板，均償其原價。有店主某不取償，同志云：「不取償，不敢借用。」遂冒雨去。軍紀之嚴，舉止文明，佛山之人至今猶樂道其事。初三日下午，李準大軍至，民軍不敵，遂退，分散各處。順屬之容奇、桂州、龍江、龍山、甘竹、馬寧，及南海屬之九江等處亦紛起，均即被擊散。（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月三十日

二〇〇

孫先生文抵美國芝加哥，得知廣州起義消息，旋即赴舊金山。

孫先生於是夕偕朱卓文抵芝加哥（Chicago），廣州起義失敗消息，西報已傳之殆遍，先生對同志生死安危，道遠莫知真象，倍極關切；而袍澤情深，尤愴然於懷。乃致電香港機關部慰問，其文曰：「聞事敗，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後？」上無人名，蓋先生是時尚不知黃、趙、胡諸人是否生還也。先生雖連日赴會演講，而顏色不怡。至四月四日，始接胡漢民復電，命梅喬林譯之，甫譯電文首句：「克伯展歸」四字，先生露笑容曰：「天下事，尚可爲也。」當時同志莫解其意，先生旋告曰：「克者，黃克強；伯者，趙伯先；展者，胡展堂也。吾所慮者，同人盡遭不測耳。今得安全，余心慰矣。」繼將全文譯竟，文曰：「克伯展歸，克夫（何克夫）、克武（熊克武）、執信（朱執信）力戰出險。佛山事，毅（胡毅生）或在彼。死者姓名後報。」翌日，又接漢民來電云：「恤死救亡，善後費重，奈何？」先生閱電告同志曰：「展堂等亦極擔憂，惟籌善後費，是在同志之努力而已。」於是各地同志先後電滙巨款接濟，辦理善後。先生旋即赴舊金山。（註三）

奉天疫勢稍減，中日防疫會議撤消。

東三省總督錫良電奏：

「現在疫勢稍減，派出委員與日員會議情形，並聲明撤會。」（註四）

註一：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五六。

註二：同註一，頁四八至四九。

註三：「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三九至三四〇。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一頁二四。

四月

初一日(四月二十九日)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上海開成立大會。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開會，到會江蘇、湖南、浙江、河南、奉天、直隸、江西、山東、湖北、福建、廣東、廣西、安徽等十二省代表，議決最重要者，爲請學部施行五案。(即請定軍國民教育主義、統一國語方法、請停止畢業獎勵、請變更初等教育方法、請變更高等教育方法。)各省自謀進行二類九項。(第一類爲通告本省各地方施行事件，其目五：一、定軍國民教育主義，二、改良師範教育方法，三、變更初等教育方法，四、組織各種學堂職員聯合會，五、實行義務教育之預備方法。第二類徵集意見，研究方法，以備下次聯合會提議事項，其目四：一、學制系統問題之研究，二、通告各小學教員徵集對於現用教科書之批評，三、小學科目及學科程度授課時間諸問題之研究，四、檢定小學辦法之研究。)查此爲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之嚆矢。(註一)

上海「民立報」記其開會盛況曰：

「昨日江蘇教育總會發起之全國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成立開會之日，上午十一時，先由江蘇教育總會預備大會場所。各省代表陸續到會，敦請浙江張菊笙(生)君，安徽江亦園君爲來賓，席間由會長唐蔚芝君起立致歡迎詞，舉觴爲祝，安徽代表吳季白答謝，賓主盡歡而散。」(註二)

清華學校本日開始上課。

留美學務處於清華園自建校舍告成，定名清華學校，先後招生四百六十人，分別編入中等科，及高等科，於本日開始上課。(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一日

二〇二

廣東順德革命軍攻佔鷺溪公局。

順德革命軍本日佔鷺溪公局，奪其槍械，聲威大震。是晚江固、江環兩艦，自省河至，用探海燈照射，民軍漸退。（註四）

清廷電令兩廣總督張鳴岐，認真督飭文武搜捕革命黨人。

電曰：

「張鳴岐電奏悉：廣東省城猝有匪徒多人轟擊督署，殊堪詫異。經該督會同李準督飭防營，分投扼守，圍捕擒斃多名，未致蔓延，辦理尚稱迅速，所有文武各員，著照所請免于置議。張鳴岐事前已有防範，臨時布置亦尚周妥，所請嚴議之處，著一併寬免。廣東為沿海重要地方，屢有亂黨勾結滋事，實屬不成事體，倘不嚴加防緝，誠恐釀成大變，不可收拾。著張鳴岐認真督飭文武搜捕餘黨，從嚴懲治，勿任漏網，以靖匪氛，而保治安。嗣後尤須加意防範，切實清查，毋稍鬆懈，仍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此次陣亡各兵弁並著查明，奏請優卹。」（註五）

智利國新總統呂格就職，清廷按照通例，去電致賀。

清外務部奏：

「智利國與中國尚未立約，今該國新總統呂格膺選履任，通告各國，於我國亦專書布告，應請按照通例賜書答復，以聯邦交。」從之。（註六）

註一：「教育雜誌」第三卷第五期，記事頁三七。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初二日，新聞。

註三：「國立清華大學一覽」，校史概略頁四。

註四：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四八。

註五：「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二日，頁二至三。

初二日（四月三十日） 黃興由徐宗漢護侍平安抵達香港。

黃興由徐宗漢女士陪同，乘哈德安輪抵香港，入雅麗氏醫院割治右指傷。住院期間，憤此役失敗，以左手書告海外同志，說明是役失敗之原因。書曰：

「良友盡死，弟獨歸來，何面目見公等。惟此次之失敗至此者，弟不能不舉殺生（胡）、雨平（姚）二人之罪。殺生所主張用頭髮公司之陳鏡波，據現在事實觀之（昨新聞紙已載有用頭髮送槍彈之說），陳實為大偵探。弟到省時，殺生即言陳自云曾充李之哨弁，殺生以不敢將前寄之子彈取去（共計十包），以致臨時無多子彈分配。其已儲於石屏書院者，又臨事畏懼，云有警查（察）窺伺，取出了姚雨平，致雨平有槍無彈，不能出隊。（所謂警察窺伺者，皆自相警擾之詞，以彼方張羅，任其投入，為一網打盡之計，必不為小破壞，以驚吾黨。故司後街、小東營、蓮塘街一帶，至廿八九更為注意。然聽吾人自由往來，如取如携，絕不查問。有一次老喻搬炸藥入屋，李應生之弟聞警察自相語云：此物又是那東西。據此則何懼之有？）廿八之期，原殺所主張。及弟到省公議廿九，即電告港都。而港見龍王廟添兵，即運動競存、執信（朱）提議緩期，健侯亦憂不敵，贊同其說。（後雨平到，甚反對改期。然伊亦要槍，數在五百以上，方允辦。此刻槍所到者，不過七十餘支，而弟上期尚未取出，不敢作必得之數，是直不辦而已。）弟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者，實解散而已，弟之痛心當何如也。故弟當即決心願以一死拼李準，以謝海外助款之各同胞，亦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禍。（當即與宋、周二君商量，先將伯兄邵全數返港，隨即遣回籍。）一面保存已到之槍枝，當與公等作後圖，此即緩期之一段落也。後林時埭、喻雲紀兩君到弟處，云不但不能緩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此巡警局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札飭，旦夕必發也。（河南巡官係四川同志，報告於喻者。）弟以兩兄之決心，欲集三四十人以擊督署，議亦決。殺聞之，又運動林時埭兄將已到三十人遣歸，喻聞之憤憤（喻是日自來搬炸彈二次）。適李文甫兄來，多方勸慰，喻尚未允。而陳、姚偕至云：順德三營之同志皆歸，現泊天字碼頭，即可乘此機會。（喻聞即三躍，携彈以去。李文甫兄即返港報告。）陳遂往，與其人商定，不久

即回覆，其人已決，當即電港，定期二十九。弟意此三營若能反正，不患餘營不降。現有新軍以助之，事必可成，即定計畫與龔存兄。弟即召集餘人，以當督署。意欲督署一破，防巡即入，李準不難下也。孰料事竟相反，死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無一人，觀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報紙所云藩司、學司適在開審查會者，皆是捏詞。如兩司在，必有輜及儀仗各物。今一切皆無，此中非又有一最密切之偵探報告，不能有如是之靈活。吾黨頭腦既多，姚又逢人運動，以巡防爲最可恃，使弟部犧牲多人，姚之罪亦不少減。又可憤者，既約定時刻陳破巡警局，殺率陳二十人守大南門，（毅自云：欲駭殺拾餘支，只給弟部六支，後毅亦不知何往。若當時自己不出，多給弟十餘支，則殲賊必多，或全部擊出城外，亦未可知，弟思及此，尤嘆毅之無良。）姚部即不能出，則馳往新軍，必可成功。何姚並此不爲，徒作壁上觀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嗚呼！閩友四十餘人，川友十餘（五）人，戰時無不以一當百。林時堦兄在西轅門，（當攻衛隊時，見當門投置炸彈，曾彈如雨集，屹立不動，無人能當其勇者。）當街中招撫李準之先鋒隊，腦中槍以死，餘弟衛隊門首死者多。方聲洞兄偕弟往奔大南門時，與巡防遇於雙門底，首先開槍，擊斃哨弁，並傷多人，曾聞於南門口就義。弟歸途覓其尸無着，不知果在何處？喻雲紀兄當攻龍王廟時，一人當先拋擲炸彈，巡防見之，無不拔靡。昨報紙所載某米店疊米爲壘，與敵鏖戰，三十餘人盡被其焚斃者，弟料必喻兄所率諸人。朱執信兄當攻督署，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督署二門時，爲後到誤擊，傷其肩際，當時顧坐地，告以傷處，弟慰止，勉忘其痛苦，則立起如前，其勇有加。後偕弟往大南門時，弟與方君稍前遇敵，遂不知以後事。昨聞得養傷於陳村，是亦不幸中之一幸也。李文甫兄亦奮勇向先，當攻衛隊不久，即不見其人，弟料其必死於是間。昨晤徐維揚云：往小東營處，不知確否？何克夫兄本率弟部，攻督正門後再攻其側門，至收隊攻龍王廟時，聞不見其人，想亦死於是也。弟嘗謂得生還者，僅劉梅卿一人。此人屢戰向先，臨機敏捷，竟不帶一傷，尤爲可喜。鄭坤聞帶數傷脫險返來，思之淒然。聞兩人有入舍殺人事，惟屬自衛，情尚可原。鄭坤請給資就醫爲要。此次攻督署者共約三十人左右，內有徐維揚四十餘人，劉古香十四人，徐、劉部稍弱。徐部由督署分隊時，即馳向小北門去。是時城門洞開，城上並無守兵。七時二十分頃，弟往南門時亦然。當時巡防新軍若能入城必無阻者。且有弟等往大南門，徐往小北門，亦足資接應。惜皆虛僞，徒陷弟部多人，豈有人心者出此？嗚呼！吾不爲我死衆友哀，吾爲

生友哀，吾並自哀；且寄語仲實、璧君、毅生諸人，兄等平日所不滿意之人，今竟何如？毅生平日自詡一呼卽至者，今竟何如？二十八晚勞朱執信馳往該處，二十九午後三時歸來云：有十人來，至蓮塘街頭髮公司。比朱兄往視，則弟部李羣帶來有十人，朱兄始恍然曰：受其騙矣。噫嘻！此騙字朱兄言之，恐毅生此刻還不言之，反爲辯之，其愚有不可及者矣。弟本待死之人，此等是非，本不足表白。惟此次預備時期，推弟爲統籌部長，事之成敗，非可逆料，而事之實際，不可有誣。以前屢次革命，傷吾黨人材，未若如是之衆。今若聚閩、蜀之精華而殲之，弟之躬雖萬劍不足以蔽其罪矣。今手足雖瘡痍，大約兩禮拜卽可就痊，報吾良友之仇亦近。今乞力助藥費，以維弟往醫院療治。並乞展兄向仲實兄假三千元，爲弟復仇之資，將來用去，剩餘還上。就是因出血過多，頭部時爲昏眩。不此多書，勉以左手拈筆。」（註一）

書中對陳炯明、姚雨平、胡毅生均有不滿之詞，對陳炯明自誤誤人之罪，尤深痛恨。其後炯明亦避居香港，黃興見之，曾語諸同志曰：「競存此人，不足與共大事，觀其眸子，足知其陰險，須亟除之，免爲後患。」（註二）復據黃一歐「回憶先君克強先生」，認爲陳炯明不能及時發動，確爲此役失敗之主要關鍵：

「陰曆三月二十五日（陽曆四月二十三日），先君由港到省，確定三月二十九日發難，並將原來決定的十路進攻計劃，臨時改爲四路。其中陳炯明一路進攻巡警教練所，由我們作內應。二十九日午後二時許，我們四個人一起去見該所所長夏壽華（益陽人）。陳方度對夏談了一番革命道理，並出示手槍（統籌部發給我們每人手槍一支）對夏壽華說：『我們就是革命黨，今天下午五點半鐘就要發難了。』夏壽華對我們說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話，並堅留我們喝一杯酒。我們在夏壽華的簽押房裏吃了酒菜，就飛奔到小東營五號機關裏。先君正在發號施令，整裝待發，沒有和我們多講什麼話。只交代陳方度趕快回去，待機行事。於是我們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練所，等待陳炯明來攻，以便裏應外合。不料陳炯明不按計劃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門，後則並大南門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機，對整個起義影響很大。先君後來還幾次對我談到陳炯明這次的誤事，感到十分憤恨。」（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二日

二〇六

惟胡漢民認爲黃興對三人之批評實有誤會，至於失敗則另有原因，而其影響乃促成武昌起義之成功。其言曰：

「克強傷心失敗，而右手不能作書，乃口授余作報告，致海內外，淚隨聲下。且言雨平、毅生、陳炯明三人虛妄誤事，罪皆當死；余時亦悲憤已極。克強固主持軍事，且血戰而出，固當悉以其言爲依據。乃同署名，後執信、克夫出，更從各方面調查，則克強對於三人之批評，實有誤會。……此役之敗，以再三改期，致不能完全集中，減少力量。如同時李準亦受打擊，則事未可知。又與防營通謀而未確實，其聯絡作戰方法，臨時乃不相照應。從軍事上言，此兩點不能無憾。」（註四）

平心而論，黃興於新敗之後，傷痛之餘，情緒難免憤激，然論事實，尚不失持平公允。觀民國十一年陳炯明之叛國，黃興當非盡誣之詞也。

革命軍進攻佛山，為清軍擊退。

革命軍本日下午，由樂從圩河取道瀾石灣，進窺佛山。方半渡，江固、江鞏兩艦發砲轟擊，民軍被擊斃者百餘名，紛紛落水，傷海軍五，折其無線電天線一條。卒以衆寡不敵，退淺水河濤。兵艦以水淺，不能前襲。革命軍三百人，遂直進佛山，分一隊攻入正埠，由碼頭撲攻，焚燬都司署，並炸燬警卡。嗣因兵艦發砲，退出鎮外，至通濟橋，遇防營。初防營駐於蜘蛛山贊冀誠善堂，方用膳，民軍猝至，斃其管帶馬惠中，及防勇二十七名，燬其善堂。防勇退縛犂嘴（即分署前），路單而險，民軍不能進，退守通濟橋對面山崗。適大雨，向各店購籐笠及床板，均償其原價。有店主某不取償，同志云：「不取償不敢借用」，遂冒雨去。軍紀之嚴，舉止文明，佛山之人至今猶樂道其事。（註五）

清廷召見王大臣，商議內閣官制。（註六）

註一：「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頁四九至五六。

註二：李睡仙「陳炯明叛國史」，引自「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二冊頁四二四，正中書局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出版。

註三：左舜生「黃興評傳」附錄頁一六五，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傳記文學社出版。

註四：「胡漢民自傳」，引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四一四）。

註五：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四八至四九。

註六：「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頁二。

初三日（五月一日）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死難黨人忠骸收殮，由潘達微出資會同各善堂，安葬於黃花岡。

鄒魯記其事曰：

是役，黨人死者，因事前爲慎密計，各自部署，不相告問，故事後莫知其確數，而檢收遺骸則得七十二焉。清吏之於革命黨，恨之澈骨，視諸烈士屍，不勝其蔑視。自諸烈士之死至四月初三日，始函知廣仁、愛育、方便、廣濟各善堂，收拾遺骸。各善堂聽其言而檢收之，以次移置諸議局前曠地，分十數堆，折臂斷腦，血肉模糊，於是葬地之議起。初，南海番禺兩知事，擬葬諸烈士骸於狗頭山，嗣擬葬之於東門外臭岡。臭岡者，刑人於市，叢葬於岡之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揚穢，過者掩鼻，故名。有外國教士某聞之，歎曰：「諸烈士死義也！皓皓俠骨，使與犯人同葬一處，揆之於理實不能平。」乃自獻一地以葬。善董等以葬烈士而用外人所購地，爲國之羞，遂却之。徐樹堂亦曰：「向日善堂收葬各骸，自有地方，不能與犯人同葬一所。」議未決。黨人有潘達微者，時以未名捕，聞之，至廣仁善堂商葬事於善董。善董曰：「唯官命。」潘曰：「諸義士爲國捐軀，純爲國民謀幸福，彼此均國民一分子，如是葬，心奚能安？且慈善事業，不計誰是誰非，施棺施地，應唯義之所安。」各善董多動容，詢潘以辦法。潘謂：「官檢刑屍，指定地址，囑善堂殮埋。殆屬慣例。若營葬別地，官亦不事深究。」潘又表示由其擇地葬埋之意。各善董有難色，蓋慌於淫威，恐事洩株累也。潘不得已，乃以電話達其意於江孔殷，求其助。江諾，轉電各善董，謂此事可力任，縱有不測，可負全責。各善董得江電，乃允潘請。潘遂去，爲葬地謀。偶憶某西醫生

新購一地於沙河，以此事請，或可慨讓；遂造醫生之廬而告之。醫生慨然許諾，且謂地價毋急償，區區數百金唯公便。潘德之，謂：「七十二烈士英靈，至是其可安也。」醫生將以地券相付，卒爲旁人所尼，遂中止。潘聞之撫案大哭，醫生意不忍，乃謂潘曰：「余可助君者，舍讓地外，唯君欲。」潘知此地不可得，不如別圖。遂貸數十金於醫生，復之廣仁善堂，將抵座，哭不成聲。善董見狀，欲相慰，不知其由。潘痛少定，起告善董以父名，曰：「座中多爲余父執，詎忍此不爲小子助？」並告以頃求地不得事，淚涕潸下。善董徐樹棠語潘曰：「本堂有地一段，位沙河馬路旁，名紅花岡；青草白地，可繕淨土。今獻此爲葬地，棺殮營葬諸事，並由本堂任之，何如？」潘感之，卽赴岡視察。岡地勢雖非巍壯，然倉卒中得此，亦甚難能。遂與徐約，星夜屬仵工，晨起集議局前，督葬事。明日四月初四日，潘至尸場，見仵工昇棺至，均薄板製者，喟然歎曰：「男兒死國事，今桐棺三寸，乃不可得，死者已矣！生者何心？」欲市棺以易。方便醫院善董某見狀，謂棺可由院另備，不必求諸市。遂易以院所備棺，以次成殮。諸烈士自死至葬，陳尸數日，繼以夜雨，屍體霉漲，有小蟲蠕蠕自髮孔出。體則鐵索相連，合二三人爲一束，屬仵工解縛分之，去其枷鎖。仵工故難之，予之錢而諾。旋殮旋昇諸葬所。仵約百人，絡繹於道。自午前十一時至午後四時，殮乃畢。中有一屍，衣藍布長衫，不類黨員，乃拖至他處；旋領去，知爲清吏李某隨僕。是日也，陰雲四布，微雨霑霑，路上行人，惟殮屍之仵工耳。潘隨最後一棺，步送至紅花岡。岡上擴分四積直列，蓋先一夕屬土工照式經營者。惟掘地不深，潘以所貸醫生金子土工，始深掘而後葬。初，潘欲隱其事，而「國事報」首先揭出，詞有不利於潘。潘乃宣布之，並改「紅花」名爲「黃花」；以「紅花」二字不若「黃花」之優美也。各報沿用之，而「黃花岡」之名遂與民國歷史而並永矣！（註一）

附錄：

一、八十六烈士英名錄

碑文所列烈士，共有七十二名。但在民國十一年後，繼續查出者，尚有十四名，共計八十六名。茲將烈士名單，分省籍再列於次：

福建：碑文記載者有方聲洞、陳更新、林覺民、林文、馮超驥、陳與榮、林尹氏、劉六符、陳可鈞、劉元棟、卓秋元、黃宗炳、陳清濤、胡雁昇、王燦登、陳發炎、魏金龍、羅乃琳十八人。

廣東：碑文記載者，李炳輝、李文楷、龐雄、杜鳳書、饒輔廷、李晚、周華、李文甫、李雁南、徐佩旒、郭繼梅、陳春、徐應安、余東雄、馬侶、羅仲霍、黃鶴鳴、徐廣滔、徐茂燎、江繼復、勞培、徐保生、徐容九、陳潮、林修明、徐禮明、游壽、徐松根、徐昭良、曾日全、徐廉輝、徐進始、徐日培、徐臨端、徐滿凌、徐培添、徐燭成、陳文褒、羅坤、林西惠、周增、張學齡四十二人。十一年後查明者：張朝、羅遇坤、羅聯、羅進、羅幹、嚴確廷、陳甫仁、李祖恩、陳福、陳才十人。廣東共計五十一人。

廣西：碑文記載者：韋統鈴、李德山、林盛初、韋榮初、韋統淮、韋樹模六人。十一年後查明者：韋雲青一人，廣西共計七人。

四川：碑文記載者：饒國樑、秦炳、喻培倫三人。

江蘇：碑文無記載：民國十一年後查明者：葉金元、阮德山、徐國泰三人。

安徽：碑文記載者：宋玉琳、石德寬、程良三人。（註二）

二、辛亥廣州之役殉難烈士表

姓名 或字	原名 籍貫	年 歲	經	歷	殉	難	情	形	備	考
杜鳳書	鉅興	廣東南海	二十八歲	星加坡機器工人	攻督署入二門戰死					
黃鶴鳴	鳳	廣東南海		星加坡機器工人	攻督署入二門戰死					
徐進猷	德熙	廣東花縣	三十四歲	農民	攻督署在署內戰死					
徐廣滔		廣東花縣	三十五歲	農民	攻督署在署內戰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三日

一一〇

徐臨端

廣東花縣

三十七歲

工人

攻督署在署內戰死

徐禮明

廣東花縣

二十三歲

西貢工人

攻督署在署內戰死

劉元棟

鍾羣

福建閩縣

二十七歲

南台消防會會長

攻督署出太陽穴中彈死於東轅門

林文

時堞
廣塵

福建侯官

二十五歲

日本大學學生民報社經理中興日報編輯

攻督署出時招撫防營被彈中腦死

林尹民

靖庵
無我

福建閩縣

二十五歲

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

攻督署出彈中胸死

方聲洞

子明

福建侯官

二十六歲

日本千葉醫學學生同盟會福建支部長

攻督署出在雙門底遇防營擊之被反擊而亡

余東雄

廣東南海

十八歲

南洋華僑

攻督署出轅門戰死

馮超驥

郁莊
雨蒼
敬

福建南平

三十二歲

南洋水師校學生協軍校官任職南口砲台

攻督署出東轅門與敵戰死

曾日全

廣東花縣

四十五歲

工人

攻督署戰死於署外

李炳輝

祖奎

廣東封川

二十八歲

南洋教士

攻督署出中彈至高第街死

華金元

逐電

江蘇江寧

九鎮三十三標一營正日

轉戰至雙門底而亡

阮德三

江蘇丹徒

九鎮三十三標一營左隊代理司務長

轉戰至雙門底而亡

馬侶

廣東番禺

海防河內商人

攻督署後轉戰至小石街而亡

江繼復

廣東花縣

四十九歲

農民

攻督署出轉戰至蓮塘街而亡

列第二碑

列第二碑



陳福	廣東南海	三十六歲	安南機器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至司後街而亡	列第二碑
陳才	廣東南海	三十歲	海防商人	攻督署後轉戰至司後街而亡	列第二碑
卓秋元	福建連江	三十歲	國術教師	攻督署後復攻軍械局腦中彈死	
郭繼枚	廣東增城	十九歲	壩羅育才學堂學生	攻督署後退至大南門與敵戰死	
林修明	廣東蕉嶺	二十六歲	蕉嶺中學松口公學教員	攻督署戰死	
周華	廣東南海	二十九歲	安南商人中興日報職員	攻督署戰死	
勞培	廣東開平	二十六歲	星州晨報記者	攻督署與周華同戰死	
魏金龍	福建連江	三十二歲	國術教師	攻督署戰死	
林西惠	福建連江	二十七歲	南校場正兵國術教師	攻督署後巷戰死	
羅乃琳	福建連江	三十二歲	學界	攻督署後巷戰死	
陳發炎	福建連江	三十一歲	國術教師業農	攻督署後巷戰死	
陳清疇	福建連江	三十歲	技擊家	攻督署後巷戰死	
李文楷	廣東清遠	二十五歲	星洲晨報印刷工人	與清軍巷戰死	
李晚	廣東雲浮	三十八歲	吉隆坡洋服工人	與清軍戰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三日

一一二

陳文褒

廣東大埔

三十餘歲 南洋大吡叻商人

與清軍戰死

游壽 壽昌

廣東南海

十八歲 海防洋服工人

與清軍戰死

張學齡

廣東興寧

二十四歲 本鄉小學肄業

與清軍戰死

秦炳 遂生

四川廣安

二十九歲 成都弁目隊畢業

攻水師行台戰死

石德寬 經武

安徽壽縣

二十六歲 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生

守馬鞍街機關與清軍搏戰而死

陳潮

廣東海豐

二十餘歲 農民

清軍圍搜始平書院擲彈擊敵已亦死之

徐茂燦

廣東花縣

二十六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二牌樓華慶里中彈死

徐熠成

廣東花縣

三十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徐培添

廣東花縣

三十九歲 安南工人番花同盟分會幹事員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韋統淮 義廷

廣西平南

教士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拒敵一晝夜陣亡

韋統鈴 香泉

廣西平南

教士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拒敵一晝夜陣亡

韋榮初

廣西平南

二十八歲 教士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韋樹模 煥初

廣西平南

教士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拒敵一晝夜陣亡

徐日培

廣東花縣

十九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張朝 廣東順德 十八歲 機器工人

樂從起義至佛山陣亡

羅坤 廣東南海 二十八歲 安南芙蓉吉隆坡商人

攻督署被執就義

羅仲霍 廣東惠陽 三十歲 庇能師範學堂畢業任教職

攻督署被執就義

劉六符 福建連江 二十五歲 福建講武堂學生閩新軍砲營士兵

攻督署被執就義

陳可鈞 福建侯官 二十四歲 日本弘文學院卒業

攻督署後受傷被執就義

林覺民 福建閩縣 二十五歲 日本慶應大學學生

攻督署後受傷被執就義

陳與燦 福建閩縣 二十四歲 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

攻督署後彈中目身受創被執就義

李文甫 廣東東莞 二十餘歲 香港中國日報社經理並主時事報筆政

攻督署傷足戰至北校場被執就義

徐國泰 江蘇邳縣 二十二歲 第九鎮砲標二營正日

攻督署後轉戰至雙門底受傷被執就義

程良 安徽懷遠 二十八歲 陸軍小學畢業任廣東憲兵排長

攻督署後轉戰至華寧里與敵戰力盡被執就義

徐滿凌 廣東花縣 五十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中彈被執就義

宋玉琳 安徽懷遠 三十二歲 皖軍一標書記官

攻督署後轉戰至華寧里與敵戰力盡被執就義

羅遇坤 廣東南海 二十六歲 安南機器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各處被執就義

林盛初 廣西平南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復與馬巡戰彈盡被執就義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三日

二二三

列第二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列第二碑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三日

二一四

羅聯

廣東南海

五十二歲

河內商人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被執就義

列第二碑

羅進

廣東南海

二十七歲

安南海防機器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被執就義

列第二碑

羅幹

廣東南海

四十二歲

星加坡洋服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被執就義

列第二碑

李祖恩

廣東翁源

軍人

攻督署後退至龍川口被執就義

未列碑

饒國樑

紹峯少霖作霖

四川大足

二十三歲

四川陸軍速成校畢業上海中國公學舍監

在蓮塘街堵截清軍轉戰至大北門被執就義

喻培倫

雲紀

四川內江

二十六歲

日本千葉醫學學生擅造炸彈術

與敵軍抗被執就義

饒輔廷

可權軺夫

廣東梅縣

三十一歲

上海中國公學畢業任教員

二十九日機關被執就義

周增

能益

廣東梅縣

二十歲

暹羅營木廠

二十九日三眼井機關部被抗敵被執就義

陳甫仁

輔仁文友

廣東興寧

隨季父作客南洋

運械至澳頭被執解省起事後就義

列第二碑

嚴確廷

廣東惠州

因澳頭運械事在惠州被執解省起事後就義

列第二碑

徐佩旒

廣東花縣

三十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二牌樓等處扶傷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保生

廣東花縣

二十二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各處行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應安

廣東花縣

二十九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各處行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廉輝

廣東花縣

三十一歲

西貢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各處行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松根	廣東花縣	二十八歲	西貢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各處行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昭良	廣東花縣	二十四歲	西貢工人	攻督署後轉戰各處行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黃忠炳	福建連江	四十五歲	技擊家業農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胡應昇	福建連江	四十歲	馬江兵勇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王燦登	福建連江	四十歲	技擊家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龐雄	廣東吳川	二十一歲	新軍砲兵參與庚戌廣州之役	攻督署後翌日復往督署前察看被執就義
李德山	廣西羅城	四十二歲	龍岸民團管帶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受傷被執就義
韋雲卿	廣西永淳	三十八歲	軍官	攻督署後轉戰至源盛米店被執就義
李雁南	廣東開平		南洋華僑	攻督署後至四月初一在觀音山麓六十四號機關部被執就義
陳更新	福建侯官	二十二歲	長門砲術學校畢業任協軍校	攻督署後與敵抗三日被執就義
陳春	廣東南海	三十四歲	安南華僑	攻督署後至四月初五在觀音山麓工人館被執就義
徐容九	廣東花縣	三十九歲	農民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等處受重傷及家而歿

【附註】

一、本表係依陣亡被執就義及受傷返家死者之次序排列。

二、本表共八十六人，民國八年參議院議長林森約集當日參與是役之同志，開會審查，得五十六人，十一年續開審查會，得十六人，合七十二人，即今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碑所記者，二十一年，復經廣東革命紀念會審查得十三人。補立一碑，又有未列碑者一人，見鄭魯所撰烈士就義表，今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三日

於備考欄內註明之。(註三)

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派軍攻擊粵省各地革命軍，革命軍不敵，敗散。

是日下午，李準軍至(佛山)，民軍不敵，遂退，分散各處。順德屬之容奇、桂州、龍江、龍山、甘竹、馬寧，及南海屬之九江等處亦紛起，均即被擊退。(註四)

清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宣懷，派協理李維格與日本製鐵所、橫濱正金銀行，訂立預借漢冶萍礦砂價值合同。

清外務部奏：中荷領事條約議定。(註五)

清廷准湖南巡撫楊文鼎奏：緩撤湘省防綠各營。

清廷諭曰：

「電寄湖南巡撫楊文鼎：據電奏：湘省會匪充斥，伏莽徧地，所有防綠各營，現時斷難一律裁減。近因粵省匪徒起事，人心浮動，更當防備等語。該撫所陳一切，自係地方實在情形，著該撫速即認真妥籌辦理，毋稍疏懈，防綠各營著暫緩裁撤。」(註六)

註一：「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頁七二至七三。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一五至一一六。

註三：許師慎：「國父革命緣起詳注」頁一六二至一六八。

註四：同註三，頁四九。

註五：「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頁一七至一九。

註六：「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五。

初四日(五月二日) 俄國以新式武器，接濟蒙民，從事作亂。

傳聞蒙古亂匪已進攻齊齊哈爾，防兵已退守。據哈爾濱電謂，已添派兵隊前往。聞亂匪所用均係俄國新式槍械。（註一）

清廷調廣西提督龍濟光赴援廣東，以陸榮廷兼理廣西提督。

廣東自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各地風聲鶴唳，清廷爲防範革命軍再起，積極作軍事佈置。清廷電文曰：

「電寄張鳴岐等：據電奏：粵垣匪亂漸清，省外土匪乘機蠢起，剿辦尚未得手，兵力單薄，大局垂危，請飭廣西提督龍濟光抽調廣西防勇八營，親自統率星夜赴援等語。又據沈秉堃電奏：情事相同。廣東省城亂事甫定，各屬匪徒又復糾合起事，該省營隊不敷分布，自應厚集兵力，移緩就急。業由沈秉堃電促龍濟光抽調防勇，並飭潯防督帶呂春瑄就近率帶所部兩營赴援。著龍濟光迅速選所部精銳剋期前赴粵東。有此兵力，當可暫敷調遣。著該督飭營隊，迅赴事機，以期早靖匪氛，毋令蔓延爲患。廣西提督著陸榮廷暫行兼署，並准其移駐南寧，居中兼顧，仍商同龍濟光添募得力舊部，分別填防。至所稱槍械缺乏，請飭兩江、湖廣總督速提精利五響，每枝配碼五百顆，派輪剋期運解衡州，由桂派員接運一節，著張人駿、瑞澂迅即委解，毋誤事機。」（註二）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初五日專電。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六至七。

初五日（五月三日）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及常駐議員因抗議總督張人駿不尊重諮議局職權，全體辭職。

自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九月各省諮議局開幕後，因係立憲之初步建設，國人多抱無窮之希望。而清廷則視諮議局爲各省督撫之隸屬機關。一年餘來諮議局議決之案件督撫頒佈施行者甚少；因督撫於議決之案，如不同意須照章交局覆議，而諮議局開會有一定期限，清廷又限制常駐議員不得有覆議之權，

不得有上奏之權，故閉會後督撫是否同意亦不申覆，致其決議多無效力。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及常駐議員，乃憤而全體辭職。「東方雜誌」記其事曰：

「上年江蘇諮議局議決預算案，呈報督撫後，蘇屬預算案，即經蘇撫答覆成立。寧屬預算案，閉會後，兩江總督張人駿於年底始行答覆，提出不以爲然者十數件。諮議局請開臨時會，二月朔開會，議決呈報，如例以二十日閉會。江督久不答覆，至三月中旬，常駐議員協議，謂憲政編查館定督撫受諮議局之呈報，或可或否，限十日內答覆。今已逾半月，呈催答覆以重預算，並請將未交覆議者，公布施行。江督剴覆，將全案送資政院核辦。議諮局以江督所指交覆議者，不過數款，其未交覆議者，固已得江督同意，當公布施行，今送資政院，而全部預算皆爲無效，謂江督有意破壞預算，遂於初三日開會協議，正副議長常駐議員於本日全體辭職。」（註一）

北京加強警衛，以防革命黨之行動。

北京城內滿洲親貴，因警報均驚惶，大議防緝政策，後門景山及南海子一帶，禁衛軍加班守護民政部肅邸，諭警廳於王公尙侍邸第，加派警兵防守，並嚴查內外城廟院，旅店盤詰旅客，防匪黨匿跡，一面又電各省督撫，嚴防革黨乘間擾亂。（註二）

俄兵入侵庫倫。

據「民立報」載：

「庫倫辦事大臣電樞臣，俄人由恰克圖增進兵隊，直達庫倫，防兵寡弱，不能阻，請速向俄使交涉。」（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中國大事記」，頁一。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初六日專電。

註三：同註二。

初六日（五月四日） 清廷諭令外國借款，不得移作別用。

清廷諭文曰：

「近來國家財政竭缺，由於幣制不一；民生困苦，由於實業不興。朝廷洞鑒於此，不得已飭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國銀行一千萬鎊，日本橫濱銀行一十萬元，專備改定幣制，振興實業，以及推廣鐵路之用。該管衙門自應竭力慎節，不得移作別用，並著隨時造具表冊呈覽，以副朝廷實事求是之意。」（註一）

按：此為清廷收回鐵路國有之肇端。先是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三月，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美國合興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訂約，由該公司承造粵漢鐵路。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合興公司三分之二股票被比利時人所收購，以致問題複雜，湖廣總督張之洞乃發動鄂、湘、粵三省紳商，向英國香港政府借款，將鐵路贖回自辦。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川總督錫良奏請自設川漢鐵路公司，集資籌辦。西起四川成都，東達湖北廣水，連接京漢鐵路。以湖北土薄商貧，兩省協議鄂境宜昌以西由四川代修。

廣東因對外貿易發達，復得華僑匯款接濟，股本籌措較易，截止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五月底，集得商股一千四百萬兩。四川則規定年收田租十石以上，需認購股本百分之三，亦籌得一千六百六十萬兩。惟僅川省境內川漢鐵路，即需款九千餘萬兩，經費仍相差甚遠。湘、鄂兩省截止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九月，實收股款祇一百七十餘萬兩，而湘境粵漢鐵路需款約四千萬兩，鄂境粵漢鐵路需款約一千六百萬兩，鄂境川漢鐵路需款約六千萬兩。至宣統三年五月，湖南股本增至五百數十萬兩。湖北則增加甚微，加以紳商意見不洽，營私舞弊，迭起風潮，路工因之稽遲，是以清廷有改歸國有之動機。（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七日

三二〇

註二：全漢昇「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載「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民國四十九年三月正中書局出版。

初七日（五月五日） 清廷從給事中石長信奏：將全國重要之區定為幹路，悉歸國有，其餘枝路，准由各紳商集股辦理。

原奏曰：

「奏為鐵路亟宜明定辦法，昭示來茲，免誤大局，而蘇民困，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鐵路實為交通要政，我國幅員廣遠，風氣各殊，尤非鐵路聯絡，不足以收行政統一之效。況值時局艱難，民生困苦，商務衰頹，凡一切軍事實業財政民瘼，無一不受交通之影響。近年內外臣工，疏陳補救之策，咸以大修全國鐵路為請。乃歷覽各省已辦未辦等路，或以款絀而工程停輟，或因本虧而衆股觀望，固因民間生計困難，集股不能踴躍，亦由各省紳耆，自私鄉土，枝枝節節，未能統籌全局，長此因循，實於國利民福，大有妨礙。茲當朝廷力行憲政，注重統一，自應以鐵路為當務之急，而規畫線路，尤宜貫通南北，扼要以圖，謹據要端，為我皇上縷晰陳之：溯自我國興造各省鐵路，其病在事前並未謀定後動，如有一定方針，使率土有所率從，自無擾亂紛歧之弊。夫鐵路者，為縮地之良法，國與民所利賴，然利賴之中，有輕重緩急之分，幹路枝路之別，其縱橫直貫一省或數省，而遠達邊防者，為幹路，自一府一縣接上幹路者為枝路，幹枝路互相為用，如百川之匯於江河。今為國計民生，兼籌並顧，惟有明定幹路為國有，枝路為民有之一定辦法，明白曉諭，使天下人民咸知國家鐵路政策之所在，此後上下有所遵循，不致再如從前之羣議靡繼，茫無主宰。當此時事日急，邊防最為重要，國家若不趕將東西南北諸大幹路迅速次第興築，則強鄰四逼，無所措手，人民不足責，其如大局何？此中利害，固不容疑，惟有仰懇乾綱獨斷，不再游移。在德奧法日本墨西哥諸國，其鐵路均歸國有，而我分枝路於民，已為優異，況幹路相輔，上下相維，於理尚順，於事稍易，此路政之大綱，亟宜明定辦法者一也。又查東南幹路，以粵漢議辦為最早，光緒二十六年，督辦大臣會同湖廣督臣等奏准借美款興造，當時定訂合同後，業已築成粵省之佛山三水鐵路一百餘里，廣州至英德幹路，亦已購地開工，乃三十年春

間，張之洞忽信王先謙等之言，不惜巨資，竟向美公司廢約，堅持固執，卒至停罷而廢約。後欲集鄂湘粵三省之力以成此路，詎料悠悠數年，粵則有款而紳士爭權，辦路者甚少，湘鄂則集款無著，徒糜局費。張之洞豁然悔悟，不護前非，仍議借款築造，乃向英德法三國銀行，定訂借款合同，簽押後正欲入告，因美國援案插入，暫緩陳奏。張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擱至今，計自廢約以來，已越七載，倘若無此翻覆，粵漢亦早已告成，亦如京漢，已屆十年還本之期矣。至川漢集款皆屬取諸田間，其款確有一千餘萬，紳士樹黨，各懷意見，上年始由宜昌開工至歸州以東，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將川路招股之所入，倒帳竟至數百萬之多，此又川粵漢幹路之潰敗延誤亟宜查辦者，一也。近來雲貴督臣李經羲議造滇桂邊路，於國防尤有關係，然不有粵漢幹路，自湖南之永州與廣西之全州相接，則滇桂路何能自守。考之列強造路，無不由腹地造起，以達邊陲，斷不能邊路孤立，與腹地不相聯貫，不特修養之費難籌，即防守之兵，亦難往援。是以日本欲籌造朝鮮之鐵路，必先收回國中民辦之鐵路，今我粵漢直貫桂滇，川漢遠控西藏，實為國家應有之兩大幹路，萬一有事，緩急可恃，故無論延數千里之幹路，斷非民間零星湊集之款所能圖成，即使遲以十年或二十年造成之後，而各分畛域，儼於有事之際，命令不行，仍必如東西洋之議歸國家收買，此幹路之必歸國有者，又一也。國家成法，待民寬雖厚，當財政極困難之際，不肯加賦。四川、湖南，現因興造鐵路，創為租股名目，每畝帶徵，以充路款。聞兩省農民，正深嗟怨，偶遇荒年，追呼尤覺難堪。但路局以路亡地之說驚嚇愚民，遂不得不從。川省民力較舒，尙能勉強擔負，湘民本非饒足，若數年之間，強逼百姓出此數千鉅萬之重資，而路工一日不完，路利一日無著，深恐民窮財盡，欲圖富強而轉滋貧弱，是以幹路歸國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無阻撓之處。況留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資易集，其利易收，其土貨得以暢行，亦如河南之芝麻黃豆歲入數千萬之多，民間漸滋饒富，此枝路之可歸民辦者，又一也。以上數端，如蒙皇上俯加採擇，應即責成度支部籌集款項，並令郵傳部將全國重要之區定為幹線，悉歸國有，其餘枝路，准由各紳商集股辦理，庶幾緩急輕重，不為倒置，民政軍政財政，從此皆可扼要以圖，關係似非淺鮮。所有鐵路亟宜明定辦法各緣由，臣愚昧之見，謹具摺瀝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一）

清廷諭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七日

二二二

「給事中石長信奏：鐵路亟宜明定幹路枝路辦法一摺，該給事中所奏不爲無見，著郵傳部按照所奏各節，妥籌議奏。」（註二）

清廷從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之請，以傅嵩林代理川滇邊務大臣。

清廷諭曰：

「電寄趙爾豐：據電奏邊務緊要，代理需人，請將已保道員傅嵩林以道員代理邊務大臣事宜，並將長庚查參知府原案開復等語。著照所請。」（註三）

按：趙爾豐字季和，漢軍正藍旗人，以山西知縣累保道員，光緒末年充川滇邊務大臣，屢敗犯境藏兵。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二月，清廷調川督趙爾巽改督東三省，以趙爾豐署理四川總督，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文護理。

芝加哥同盟會開會，請孫先生文指示籌餉方法。

是日，芝加哥同盟會開會，請孫先生指示籌餉方法，企籌鉅款，以備下次大舉。孫先生曰：「籌餉方法各處不同，南洋籌餉多爲地方政府所限制，秘密而行；美國是自由之邦，籌餉公開，做事較爲容易，最好想出一個統籌辦法，集合鉅款，分途舉義，一方得手，就地因糧籌餉，革命事業便可成功，請同志各抒所見。」梅喬林問曰：「分途舉義，約須款若干？」孫先生曰：「須款多少，似難預定，暫以一百萬元爲目標，想一可行方法進行。」於是梅喬林獻議：「設立革命公司，股份一萬股，每股收美金一百元，待革命成功後加倍還之；似此一舉而義利兼收，應無不樂爲者，歐、美南洋華僑衆多，想不難達到目標也。」孫先生曰：「可。惟股份須認定半數以上，方可收款，以免流弊。」孫先生乃親撰革命公司緣起文，至詳細辦法另訂之。並於是日，由孫先生通電全世界，佈告革命宗旨。乃散會。（註四）

註一：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百七十一，郵傳十二。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九。

註三：同註二，卷五十二頁八。

註四：梅喬林「廣州三二九舉義前後」，節錄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臺灣新生報」。

初八日（五月六日） 清廷從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請，所有東三省用人及各項要政，准其便宜措置。

清廷諭曰：

「東三省情形本與腹地不同，自日俄戰後，改設行省以來，朝廷鑒及辦事諸多棘手，更未嘗盡以文法相繩，現值事機愈迫，尤須內外協力維持，以期稍補萬一。著即照所請，所有用人及各項要政，均准其便宜措置，有應斟酌及變通事項，即就近與各主管衙門接洽，各該衙門務當揆度情勢，勿過拘守成例，一切量予通融辦理，並著隨時請旨遵行。吉林黑龍江兩省，仍著遵照從前奏定官制章程，均由該省巡撫會同總督具奏，不得單銜率請，俾一事權。又片奏擬於公署特設審計處，委員專司會計檢查一節，係為慎重財政起見，亦即照所請行。此後三省安危，均惟該督一人是賴，尙其殫竭血誠，力副委任，無論如何為難，切毋稍存諉卸之心，一切大政朝廷主持於上，更無所用其遲迴顧慮。該督忠直性成，當必能仰體朕意，勉濟時難，各該衙門念及危局不易支撐，又何忍各存意見，自不待朕諄諄誥誡也。原摺著分別摘鈔給與各該衙門及吉林黑龍江各巡撫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註一）

四國借款各國所派銀行代表到北京，設立機構專辦借款事務。（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一〇至一一。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初九日專電。

初九日（五月七日） 孫先生文致函謝秋同志，檢討廣州起義失敗原因，並囑其為中華實業公司鼓吹。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八、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九日

二二四

孫先生將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軍起義情形函告同志謝秋，檢討其失敗原因：在於不能適時接濟款項；人猶未集，而被敵之嚴防。並告以「此埠發起一中華實業公司，欲籌資本百萬元，專以供充革命軍費，而收成功之利權。刻已訂立章程，不日可以印就發布，望兄回經各埠，順以此事通告同志。此公司每股百元。以一萬股爲限，將來革命成功後，專承辦開礦，專利十年，亦爲僑民求利之一大法門也。」囑其鼓吹之。並云定一二日再回紐約。茲錄原函如下：

「謝秋兄大鑒：來信讀悉，近日省城之事失敗，其原因皆金錢不足，故不能於殺將軍之日起事，□□嚴防，三月二十九日謀洩，迫勳黃興君親率□千人，力破督署，轉而攻軍器局，勢孤不克，力戰出城，黃君受傷，幸安全出險；其他之將領，如胡君漢民，趙君聲，皆無恙，但傷亡士卒數十人，然敵之傷亡，十倍於此，聞李準亦死。此役□□革軍之勇敢英烈，爲全球各國所□□嘆未曾有，革命之聲威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今日急務，必當籌足大款乃能速收成效也。兄可不必急於回港，望到各處鼓勵人心，使之同心協力，則大事易爲也。此次以限於資財，不能經營北方，只能就廣州城下手。但廣州自去年新軍事變之後，清政府加倍嚴防，收去新軍之子彈鎗械，並調李準之巡防營防守之。吾黨計劃，欲選敢死之士八百人入城，劫督署，占軍器，爲打開城門，俾新軍入城，取回子彈鎗械，則必能制巡防營及旗滿兵之死命矣。乃此八百人選定之後，以費用不足，不能早集，此弟與兄到卡加利之時，得接港電云：『請於五日內籌電三萬元，否則危。』則指此事也。弟當時接電，如何焦急，亦兄所知也。故捨各處小埠不到，而直往雲尼辟，冀有所得；豈料不過數百。及至杜郎度，則刺將軍之事發矣。若此時有款，乘機而起，當可成事也。此事發現之後，始得杜郎度變賣公堂之萬元，然後黨軍乃能陸續進城；然款猶未足，人猶未及，而被敵之嚴防。三月二十九日事洩人拿，不得不動，故此失敗。自省城失敗後，四處亦繼起，此足見人心之可用。惟省城爲主動軍，已遭失敗，各處偏師，雖或得移，恐難持久矣。此埠發起一中華實業公司，欲籌資本百萬元，專以供充革命軍費，而收成功後之利權。刻已訂立章程，不日可以印就發布，望兄回經各埠，順以此事通告同志。此公司每股百元，以一萬股爲限，將來革命成功後，專承辦開礦，專利十年，亦爲僑民求利之一大法門也，望兄鼓吹之

。第一二日內，當再回紐約，事妥之後，乃順路過各埠而回金山大埠，擬在彼地立一總機關，以聯絡美洲各埠華僑，實行擔任革命之義務，此致。請代問各同志義安。弟孫文謹啓。西五月七號。」（註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一九五至九六頁。

初十日（五月八日） 清廷頒布內閣官制，以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梁敦彥等為各部大臣。

清廷裁撤舊設之內閣、軍機處、會議政務處，頒佈內閣官制十九條，內閣辦事暫行章程十四條，並任命內閣總理大臣，及各部大臣。（舊設內閣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仍序於翰林院，學士以下裁缺各員仍食原俸。）

按：清廷假立憲之名，行中央集權之實，依其所頒佈之內閣官制十九條，則內閣與過去之軍機處實相差無幾，國家大政仍操皇帝之手，故其立憲與不立憲實無區別也。

附錄：

一、內閣官制

一、內閣以國務大臣組織之。

二、國務大臣以內閣總理大臣及左列各部之大臣為之。

外務大臣 民政大臣 度支大臣 學務大臣 陸軍大臣

海軍大臣 司法大臣 農工商大臣 郵傳大臣 理藩大臣

三、國務大臣輔弼皇帝擔負責任。

四、內閣總理大臣一人為國務大臣之領袖，秉承宸謨，定政治之方針，保持行政之統一。

五、內閣總理大臣於各部大臣之命令或其處分，視為實有妨礙者，得暫令停止，奏請聖裁。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二二六

六、內閣總理大臣就所管事務，對於各省長官及各藩屬長官，得發訓示。

七、內閣總理大臣就所管事務，監督指揮各省長官及各藩屬長官，於其命令或處分，如有認為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暫令停止，奏請聖裁。

八、內閣總理大臣，依其職掌或特別之委任，得奏請頒發閣令。

九、內閣總理大臣得隨時入對，各部大臣就所管事件，得隨時會同內閣大臣入對，或請旨自行入對。除國務大臣外，凡例應召見人員，於國務有所陳述者，由國務大臣帶領入對，其蒙特旨召見，及法令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關於國務之具奏事件，其涉各部全體者，由國務大臣會同具奏，專涉一部或數部者，由內閣總理大臣會同該部大臣具奏，除國務大臣外，凡應例奏事人員，於國務有所陳奏者，由國務大臣代遞，其法令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一、法律敕令及其他關於國務之諭旨，其涉各部全體者，由國務大臣會同署名，專涉一部或數部者，由內閣總理大臣會同該部大臣署名。

十二、左列事件應經內閣會議。(一) 法律案及敕令案，並官制。(二) 預算案及決算案。(三) 預算外之支出。

(四) 條約及重要交涉。(五) 奏任以上各官之進退。(六) 各部權限之爭議。(七) 特旨發交及議院移送之人民陳請事件。(八) 各部重要行政事件。(九) 按照法令應經閣議事件。(十) 內閣總理大臣或各部大臣認為應經閣議事件。

十三、內閣會議，以國務大臣之同意議定之。會議以內閣總理大臣為議長。

十四、關係軍機軍令事件，除特旨交閣議外，由陸軍大臣海軍大臣自行具奏。承旨辦理後，報告於內閣總理大臣。

十五、內閣總理大臣臨時遇有事故，得奏請於國務大臣內特派一人代理。

十六、各部大臣臨時遇有事故，得奏請以他部大臣代理。

十七、本官制第二條所列國務大臣外，有因臨時重要事件，奉旨列入內閣者，為特任國務大臣，但不在常設之列。

十八、特任國務大臣，所有入對具奏署名，均以臨時事件爲限。仍依本官制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之例，會同內閣總理大臣辦理。

十九、本官制奉旨頒布之後，如有應行變通之處，隨時恭候特旨裁奪，或經內臣奏明，仍恭候特旨裁奪（註一）

二、內閣辦事暫行章程

第一條 內閣總理大臣一員，協理大臣一員或二員，均候特旨簡任，各部大臣均候特旨簡任，爲國務大臣。

內閣總理大臣，如因事未能到閣，協理大臣得代爲辦理。

第二條 內閣設政事堂，爲國務大臣會議之所，按照內閣官制應經閣議事件，由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會議。

第三條 內閣官制第三條第九條第十一條之規定，內閣協理大臣均適用之。

第四條 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每日入對，各部大臣分班值日，如有召見及因事請對者，得會同內閣總理大臣或協理大臣入對，其關於各部主管事件，應由該部大臣加班入對者，得隨時會同入對。除前項會同入對事件外，各部大臣仍得請旨自行入對。

第五條 內外新官制未經一律施行以前，按照向例得蒙召見人員，於國務有所陳述者，由內閣總理大臣或協理大臣帶領入對，其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軍諮處、海軍司令部、宗人府、內務府各大臣、弼德院院長、資政院總裁，及其他蒙特旨召見，或法令有特別規定者，（如八旗都統、前鋒護軍、步軍各統領，或辦理旗營，或宿衛宮禁，不負國務上之責任等官皆是。）不在此限。各省將軍督撫，除請安請訓及奉特旨召見外，其於國務有所陳述者，應先商明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或主管各該部大臣會同入對。

第六條 關於國務陳奏事件，在內外新官制未經施行以前，凡例應奏事人員，及言官奏劾國務大臣，仍得自行專摺入奏，候旨裁奪。凡關於一部之具奏事件，其重要者，應會同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具奏，其尋常例奏，可逕由該部大臣具奏。仍俟上奏後鈔稿咨送內閣查核。前項重要事件，及尋常例奏事件，應由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會同各部大臣分別規定，奏請聖裁。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二二八

第七條 按照內閣官制十四條，由陸軍大臣海軍大臣自行具奏事件，應由該衙門自行具摺呈遞，毋庸送交內閣。

第八條 內外行政各衙門應奏不應奏事件，除陸軍部海軍部外，由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會同各部大臣另擬章程奏請聖裁。前項章程未經奏定以前，所有內外循例具奏事件，照常具奏，候旨裁奪。其關繫緊要應行籌議事件，仍應具奏候旨交付閣議。決定後，由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請旨裁奪。遇有緊急事件，不及付閣議者，由內閣總理大臣隨時請旨辦理。

第九條 除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每日入對外，其值日之各部大臣，每週星期及按舊例推班之期，應行推班。但有最關緊要事件，不在此限。

第十條 除各部分班值日外，其餘各衙門應否照舊值日，由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妥酌後，請旨辦理。

第十一條 各衙門帶領引見，暫仍照舊辦理。如有應行酌改者，隨時候旨施行。或由內閣奏請候旨施行。至驗放事宜，應由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分別酌擬辦法，奏請聖裁。

第十二條 此項章程施行之日，所有舊設內閣，及辦理軍機處內閣會議政務處，一律候旨裁撤。

附則

第十三條 官制及官規未經改訂施行以前，所有文武官員關於特旨簡放，暨記名請簡，奏補咨補，及文武爵職襲封各項事宜，均仍照現制，由內閣會同主管衙門分別辦理。

關於職官參劾及議處事宜，亦照前項分別辦理。

第十四條 此項暫行章程，與內閣官制同時頒布，將來應否撤銷之時，仍奏明恭候聖裁。

此項暫行章程施行之後，如有應行變通之處，隨時恭候特旨裁奪。或經內閣奏明，仍恭候特旨裁奪。

(註二)

茲表列清廷新授內閣總協理大臣，及各部行政長官姓名如下：

內閣總理大臣 奕劻 內閣協理大臣 那桐 徐世昌

外務大臣	梁敦彥	民政大臣	善耆
度支大臣	載澤	學務大臣	唐景崇
陸軍大臣	蔭昌	海軍大臣	載洵
司法大臣	紹昌	農工商大臣	溥倫
郵傳大臣	盛宣懷	理藩大臣	壽耆（註三）

按：上列十三大臣中，漢四人滿八人，其中皇族又占五人，蒙古旗籍一人，故號稱「皇族內閣」，於此可知攝政王載灃對於立憲之缺乏誠意。而諸親貴又皆不經世故之少年，非驕縱無知，即顛預糊塗，於是熱心國會內閣之立憲黨人乃大不平。江蘇諮議局長張謇於失望之餘，於其「舊翁自訂年譜」記曰：

「政府以海陸軍政府權及各部主要均任親貴，非祖制也，復不更事，舉措乖張，全國爲之解體。至滬合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諸君，公函監國切箴之，更引戚、同間故事，當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趙慶寬爲醇邸舊人，適自滬回京，屬其痛切密陳，勿以國爲孤注。是時學國騷然，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力百倍，可懼也。」（註四）

清廷頒佈弼德院官制，以陸潤庠為弼德院長，榮慶為副院長。

依照弼德院官制，弼德院係皇帝之顧問機關，其議奏事項不得干預主管衙門之職。

附錄：弼德院官制

第一章 編制

- 第一條 弼德院爲皇帝親臨顧問國務之所。
- 第二條 弼德院設顧問大臣如左：（一）院長一人（二）副院長一人（三）顧問大臣三十二人。
- 第三條 前條顧問大臣，均以著有勳勞及富有政治上學識經驗者任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二三〇

第四條 現任國務大臣，及宗人府內務府大臣，均候旨兼任弼德院顧問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憲政館政務處原擬國務大臣，硃筆改爲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不得兼弼德院院長及副院長。

第五條 弼德院設參議官十人，以著有政治上學識經驗者任之。

第二章 職掌

第六條 左列事件，應由弼德院議決具奏：（一）按照皇室大典屬於弼德院權限以內事件。（二）憲法及其附屬法令之審議及解釋。（三）憲法未頒以前，按照憲法大綱，關於君上大權第八第八項十一項第十二項所列事件。（四）條約及重要交涉事件。（五）弼德院官制改正事件。

第七條 前條所列各款外，如有臨時顧問事件，得由弼德院議決具奏。

第八條 第六條議奏事件公布時，應敘明該事件業經弼德院議覆。

第九條 弼德院於議奏事件，不得干預主管衙門之施行。

第三章 會議

第十條 弼德院會議非本官制第二條所列顧問大臣半數以上到會，不得開議。

第十一條 會議時以院長爲議長，院長有事故時以副院長爲議長。副院長並有事故時，以本官制第二條所列顧問大臣位次居前者爲議長。

第十二條 議長有整理議場秩序之權。

第十三條 會議時，本官制第四條所列顧問大臣，均得列席，共同議決。

第十四條 會議取決多數，若可否同數，則取決於議長。

第十五條 會議時，參議官得列席發議，但不列議決之數。

第十六條 會議時，關於本官制第四條所列顧問大臣主管事件，得由各大臣派員到會說明事由，但不列議決之數。

第四章 院務

第十七條 院長總理全院事務，所有奏咨文件，由院長行之。

第十八條 副院長佐院長之職務，院長有事故時，由副院長代理。

第十九條 弼德院所有審查纂擬事件，由參議官辦理。

第二十條 弼德院設秘書廳，掌本院文牘會計議事紀錄及一切庶務。

第二十一條 秘書廳設秘書長一人，承院長副院長之命，總理本廳事務。

第二十二條 秘書廳設秘書官若干人，承院長副院長及秘書長之命，辦理本廳事務。

附則

第二十三條 弼德院議事及辦事細則，由院長定之。

第二十四條 憲法頒布以後，本官制有不適用之處，應候特旨交議改正。（註五）

清廷改軍諮處為軍諮府，以載濤、毓朗為軍諮大臣。（註六）
中國與荷蘭關於荷屬領事條約簽字。

中荷關於荷（和）屬領事條約，本月三日雙方已磋商成功，本日由滿清駐荷大臣陸徵祥，與荷蘭駐華大臣貝拉斯訂於北京。

附錄：中荷（和）關於荷屬領事條約十七條

按：此約以五年為期，但未經雙方宣告廢止，故仍照行，其附件關係於國籍問題至巨，因和蘭國籍法採出生地主義，我國國籍法採血統主義，如不設立此約及附件，則我國在和蘭地之僑民受和律之拘束，蓋為和蘭人民矣。

和蘭國君后陛下，大清國皇帝陛下，願於和蘭中國間通商行船條約之外，特訂專約，確定在和蘭國領地殖民地，中國領事官之權利、義務、職權、特權、特典，及豁免利益，是以和蘭國君后特派駐華使臣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二二二

拉斯爲全權大臣，大清國皇帝特派駐和使臣陸徵祥爲全權大臣，兩全權大臣各將所奉全權文據互相校閱，合例會同議定各條款如左：

第一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得駐劄於和蘭國海外領地殖民地中，諸外國同等官吏所現時駐劄與將來駐劄之口岸。

第二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係商業事務官，爲其轄內本國人之商業保護者。

領事官應駐劄於其委任文據所指定之和蘭國領地及殖民地各口岸，除本條約專爲該領事所定特例外，凡領地殖民地之民事刑事法律皆應遵守。

第三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於受其執行職務之認可及享其職務所附屬之一切職權、特權、特典，及豁免利益之先，應將所載該領事管轄區域，駐劄地方之委任文據，呈於和蘭國政府。

領地殖民地政廳發給領事官執行職務所需照章副署之認可文據，應不收費，領事官因確保其自由執行職務有出示認可文據，而受政廳保護地方官援助之權利。

和蘭國政府有示其理由收還認可文據之權能，並得命領地殖民地督撫收還之。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如有死亡或因事故或不在之時，學習領事官書記生或書記官應將各員資格通知該管官，經其承認之後，得暫時管理各領事官事務。惟代理之員須與不經商之外國人地位相當者，始得於暫時管理期內享受第十五條所允與領事官之一切權利、職權、特權、特典，及豁免利益。

第四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得於其居宅門戶銘記中國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代理領事館等字樣，並標本國政府徽章。

所有標章不得以之庇護罪人，其房屋及居住之人亦不能免地方法權之查追。

第五條 凡關於領事官事務之檔冊及一切文件，應不受搜查，無論何項官員及裁判官亦不問其用何方法，或藉何口實，均不得檢閱捕取以及查究。

第六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毫無外交上之性質。

無論何項請求，非經駐紮海牙外交官，則不得逕陳於和蘭國政府。

遇有緊急事情，各領事官得直接請於領地殖民地督撫，但須證明其事確係緊急，並當備文記載能不請求於次級官吏之故，或陳明前已向次級官吏請求絕不見有效果。

第七條

總領事領事得派代理領事駐紮第一條所載各口岸代理領事，凡在派駐之地居住之中國或和蘭臣民，或他國人民，及照地方法令可以准其居住該口岸者，皆得充當。惟任命之時應經領地殖民地督撫承認，並奉有執行職務上應受節制之領事之文據。

領地殖民地督撫，無論何時得將理由通知總領事，向代理領事收還前項承認。

第八條

執有領事官所給或經其查驗之護照，在和蘭國領地殖民地遊歷或居留時，凡照地方法令所需各文件，仍應一律具備。又領地殖民地政廳對於執有護照之人，仍有禁其羈留或命遠離之權，決不因此護照有所妨礙。

第九條

和蘭領地殖民地沿岸，遇有中國船舶遭險，一切救助事務，由中國總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指揮之。地方官若為維持秩序，保護遭難船員以外救助者之利益，并確保所救商品實行進口出口時應守之規則，方得干與之。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不在或未到以前，地方官亦應設法衛護個人，保存遭難物件。

又所救之商品，除在內地行銷外，所有關稅概無庸納。

第十條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因逮捕拘押或監禁中國商船軍艦逃亡之人，得照請地方官援助，其照請應備公文。儼在逃之人據船艦簿記冊及船艦上人員名冊，并其他確實文件，可證其實係船艦上人，地方官不得拒其所請，但和蘭臣民不在此例。

地方官有盡力緝捕船艦逃亡者之義務。緝捕之後交領事官處置。如須交還其所屬船艦，或他項之中國船艦，則可以應要求者之所請為之。暫時拘留所需費用，應歸請求交出逃亡之人者擔任，從捕獲之日起四箇月內如尚未經交還，當即釋放，將來不得因同一事件再行緝捕。

逃亡者犯有重罪輕罪或違警罪，未經和蘭領地殖民地或其國受理該事件之裁判，所宣布判決，並業已結案，則應展期交出。

第十一條 中國船舶在海上所受損害，一經駛泊口岸，無論其為逼急避難，或出於自願，則除船主貨主及保險者之間另訂契約外，均由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裁定。

該船舶及其所載之貨，如與領事官有利益關係，或領事官為船貨之代理人，或和蘭國臣民及第三國之臣民人民與其損害有關係時，當事者間不能協和議結，應由該管地方官決定。

第十二條 中國臣民在和蘭國領地殖民地死亡，如無嗣續人，並無從查知執行遺言之人，則和蘭國領地殖民地法律命令所定管理嗣續事務官員，應從速知照中國領事官，俾其切實通知利益關係人。如領事官先知其事，亦當知照和蘭國管理嗣續事務官。

該管地方官應將死亡證據，正式錄稿送交領事官，以為補證，前項之知照而不收費。

第十三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於其事務所及私宅，並有利益相關之本國人住所，或本國船舶內，有收受本國船長，船上役員，及船客並他項本國臣民警告之權。

第十四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得專任維持本國商船內秩序。

船長船上役員並水夫之間，在海上或港內所起一切紛議，專由領事官一人處理，其關於整理薪工或履行相互承認之契約等事有關係者包括在內。

前項紛議除於陸上或港內之安寧秩序有所妨礙，或與船員以外之人有干，或領事官因欲實行其所判決與維持其實行之權力而請援助之外，和蘭國領地殖民地裁判所以及他項官員，無論用何名義皆不得干涉。

第十五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於領事職務之外不宜從事商業及他項職務職業。該領事官儼非和蘭國臣民，則一切兵役及軍事上之徵派抵代，軍人宿舍及兵役之課款，以及對人稅與有對人的性質之各項徵稅市村賦課，如中國有以同等恩惠允與和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者，方准豁免。但關

稅對物的稅，以及他項間接稅，不包括於此項豁免之內。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雖不合前項規定，然非和蘭國臣民，則一切兵役及軍事上之徵派抵代兵役之課款，但使中國有以同等特典允與和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者，亦准一律豁免。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僅係和蘭國臣民而經准其執行所受中國政府委任爲領事官之職務者，於所有稅課及徵派諸費，不論其性質如何，仍應照納。

第十六條

中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並學習領事書記生，及書記官，應享和蘭國領地殖民地已經允與或將來允與最惠國同等官吏之一切職權特權特典，以及豁免利益。

第十七條

本條約以五年爲期，批准互換之後自第四個月起實行，其互換日期，自畫押之日起，四個月以內從速在海牙舉行。

本約將屆期，如此國欲將本約效力停止，通知彼國，則應從其知照之時起仍行一年，惟其知照應至少在一年以前。

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中歷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八日（註七）

清廷詔命各省諮議局不得擅踰權限。

本月五日江蘇諮議局長張謇及常駐議員，因爭執預算案辭職，江督張人駿據以上奏，清廷偏袒疆吏，故有是命。諭曰：

「諮議局議決本省豫算，祇能議減實在浮濫之款，若強爲增刪移補，即屬踰越權限；況該局呈內措詞，以責難國家行政經費騰出地方行政經費爲要旨，是竟涉及國家行政經費，尤爲不合，豈得以違章辭職相要挾。督撫有行政之責，原應彼此和衷定議，倘竟不服勸告，亦自應照章辦理，未便遷就。著張人駿明白剴切宣諭該局，一切務須遵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初十日

守定章，不得逾越權限。儼仍不受該督之勸告，應即奏明，請旨裁奪。」（註八）

清廷添派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參訂外省官制。（註九）

吉林省城大火，延燒二十一小時，民居街店被燬者二千餘戶，街市繁盛之區，大半蕩盡

「東方雜誌」記其事曰：

「本日申刻，吉林省城，離公署二里許江沿之鐵店起火，江沿木板山積，引火勢甚易，適西南風大作，直撲沿江街市，江水挑灌不易，驟難施救。吉林舊習，每因磚瓦不便，輒架木板爲屋，沿江一帶尤甚，時風烈火猛，木屋見火即燃，蔓延極速。又因白沿江以迄西北各大街，道路均鋪以木板，上下接連，火威尤厲。未數刻，火即撲到公署，軍隊等拚命搶救，公署撫署督練公所均未被焚，而署外東西北三面房屋，皆已焚盡。風忽轉正南，火遂轉撲街心，東西街道，同時起火，旋又延及東北，官書局、官銀錢號、陸軍糧餉局、度支司署清理財政局、官醫院、圖書館、巡警局、電報局，以至東北城隅離沿江十里之高等審判檢察兩廳，及吉林省獄，均先後被燬，民居街店被燬者二千餘戶。十一日天明，火勢稍衰，至午正始熄，計延燒二十一小時之久，吉林街市繁盛之區，大半蕩盡，被火者無家可歸，窮民尤慘，人心惶惑，幸尚無乘機擾亂情事。」（註一〇）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中國大事記」頁二、至三。

註二：同註一，頁三至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二三至二四。

註四：張謇「齋翁自訂年譜」卷下頁六六，引自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錄，民國二十年五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註五：同註一，頁五至六。

註六：同註三，頁二五。

註七：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頁三一八至三一九。

註八：同註三，頁二六。

註九：同註三。

註一〇：同註一，頁六。

十一日（五月九日） 清廷宣佈鐵路幹路收歸國有。嚴諭：「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以違制論。」

清廷明令「幹路均爲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均由國家收回興築。命郵傳部「凜遵此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不得「依違瞻顧，一誤再誤。」諭曰：

「郵傳部奏：遵議給事中石長信奏：鐵路亟宜明定幹路辦法一摺。所籌辦法尙屬妥協。中國幅員廣濶，邊疆遼遠，綿延數萬里，程途動需數閱月之久。朝廷每念邊防，輒勞宵旰，欲資控禦，惟有速築鐵路之一策。況憲政之咨謀，軍務之征調，土產之運輸，胥賴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轉機。熟籌再四，國家必得有縱橫四境諸大幹路，方足以資行政，而握中央之樞紐。從前規畫未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准商辦。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帳甚鉅，參差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膏脂，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恐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爲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銷。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凜遵此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該管大臣無得依違瞻顧，一誤再誤。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將此通諭知之。」（註一）

附錄：盛宣懷「覆陳鐵路明定幹路辦法摺」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一日

二三八

奏爲遵旨議覆事。竊於四月初六日，欽奉上諭：「給事中石長信奏鐵路亟宜明定幹路枝路辦法一摺，該給事中

所奏不爲無見，著郵傳部按照所奏各節，妥籌議奏。」欽此。仰見朝廷慎重路政，採納羣言之至意，莫名欽服。

竊維天下大事，必經實驗而後知其難易，又必臨機定斷而後免於游移。已故大學士張之洞，老成謀國，於粵漢、川漢鐵路之事，計畫最深，幾經試驗，乃恍然於書生空論難以實行，重定國家籌款造路之策，以赴事機，而正從前築室道謀之誤，此蓋有識之士大夫所共諒其苦衷者也。總之環球大勢，皆以起造鐵路爲治內禦外之惟一政策。我國幅員廣闊，欲謀行政之統一，必須路線之交通。又況天富中原，饒於地利，若無鐵路之風馳電掣，朝發夕至，則數萬里之膏腴沃壤，何以保全利益，鞏固邦基。然欲路之縱橫四達，則非國家出以全力，斷難辦到。聞德國於數十年前，民間亦欲造路，而聚訟多年，一路不成，該政府洞見國家如此重大要政，將爲民間牽掣所誤，於是毅然定策，悉歸國有，不久即四通八達，蕃布星羅，今日德國餉源之最大者，即鐵路進款是也。此誠可爲中國前事之師矣。近年以來，邊防日亟，疆臣輒以籌造邊陲鐵路爲救國第一策，然欲修邊路，必先通腹路，若不有腹路微調之神速，何以固邊路之防護；不有腹路營業之進款，何以供邊路之修養。今我置內地幹路爲不急之務，而欲侈談國防，是何異建高樓而不平其地，灌百川而不深其源也。

查各省商辦鐵路自批准之後，苟能隨時集款隨時興工，則六七年來，亦必已有成就，雖終不能化門戶鄉土之見，他年再援日本之例，買歸國有，亦何不可。而無如經理之人，或植黨以營私，或蹈虛不務實，集茲鉅款，已由閭閻搜括而來，乃猶不免虛糜坐耗，甚至侵挪倒帳，失之於董司之手者，仍必索之於小民，此皆苦於當局者程度不足，副其責成，以致路工濡滯，耗費浩繁，皆出於意料之外。不知鐵路不能完工，則所入必不敷所出，遑論股分之息，是欲利地方，而適所以害地方也。

該給事中所奏「利害間不容髮者，速成之利，國與民共之；延誤之害，實亦國與民共之也。」諭旨嘉其不爲無見。臣等謹按原奏各節，皆屬詳盡，而其要尤在幹路收歸國有，迅速籌辦，枝路則仍可由商民量力辦理，此爲要領。臣部經與外務部、度支部王大臣再四面商，意見相同。惟從前批准商辦各案，並不分別幹路、枝路，且有已定官

辦而又續准商辦，又有已定商辦而又續改官辦，更有一幹路而使官商錯雜其間，不特將來路政無以收統一之效，即目前駁下亦未免軒輊攸分，實不足以成政策。如該給事中所奏「國計民生兼籌，明定統一辦法。」似不可再事因循，應請聖明裁斷。並懇明降諭旨，曉示天下，俾臣民共知遵守。所有遵旨議覆緣由，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本月十一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註二）

據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則謂滿清親貴之主張鐵路國有政策，目的在於斂財；盛宣懷之堅持鐵路國有政策，乃藉鐵路借款擴充私囊，鞏固權位，茲節錄如下：

「自日本戰勝俄國後，日本的國威膨脹，加入世界帝國主義者的隊伍，與他們並駕齊驅，想執中國問題的牛耳；西方的帝國主義者，看見日本的來勢兇猛，對於侵略中國的方針，也發生變動。如日英同盟的改訂，（一九〇五年八月）日法協約（一九〇七年六月），日俄協約（一九〇七年七月）的成立，日美照會（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宣布等，都是日本和西方列強整理步調的動作。及日俄兩國在滿蒙進行囊括的計畫過於猛烈時，美國有些眼熱，便向各列強提出一種「滿鐵中立案」，想牽制日俄的行動；結果滿鐵中立案失敗，反促起日俄的結合，於是有日俄第二次的協約（成立於一九一〇年，並有密約）成立。（第二次日俄協約的成立，最驚動國人耳目，革命立憲兩黨的運動積極猛進，都因感受這種局勢的危急。）美國自滿鐵中立案失敗，後轉變方針，另採一種聯合投資政策。此時清政府，因為要粉飾新政，處處需錢，財政又日趨窮迫；一班貪婪的少年親貴，擁着一個貪而且庸的奔動，更相互以斂殖私財為事；聽到一班獵官的新人物供獻他們一種「利用外資開發實業」的政策，就喜歡的了不得，於是內外湊合，在辛亥年春夏的幾個月間，外債驟增約二萬萬；其最著者為：

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幣制借款一千萬鎊；（即一萬萬元，三月十七日成立）

日本鐵道公債一千萬元；（三月二十四日成立）

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川漢粵漢鐵道借款六百萬鎊。（六千萬元）

主持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就是載澤和盛宣懷。載澤之妻與光緒帝后（此時稱太后矣）為姊妹，在親貴中勢力

很大，任度支大臣，總攬財政全權；盛宣懷本是由張之洞卵翼而得勢的，甲午戰爭時，盛爲天津關道，因犯貪污賣國之嫌，爲輿論所攻擊，奉旨開缺查辦。此時任查辦者爲北洋大臣王文韶、南洋大臣張之洞，王本祖盛，張則素惡盛，盛因乞張保全。張此時因辦漢陽鐵政局，（即漢冶萍公司前身）虧空公款六百餘萬，受戶部切責。乃謂盛曰：汝若接辦鐵政局爲我彌補虧空，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得已允之，並謂鐵政局既有虧空，所出之鐵又無銷路，則負擔太難；若能保舉宜懷辦鐵路，則此事易任。張亦允之，於是遂與王文韶聯銜保盛督辦鐵路，是爲盛宣懷與路政發生關係之始。從此盛以路續致巨富，而漢冶萍公司則虧累日增，陸續借入日債，其權遂落入日本人之手。此則張之洞提倡實業之大功也。現在黃緣親貴，把結載澤，任郵傳部大臣，想藉鐵道借款，一面擴充私囊，一面鞏固權位，因投合皇族內閣集權的心理，提出一種鐵道國有政策，於辛亥年四月十一日，用上諭宣布。四月二十二日，盛乃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川漢粵漢鐵道借款，這便是鐵道國有政策的由來。」（註三）

奕劻、那桐、徐世昌請辭內閣總理協理大臣，清廷不允。

奕劻原奏略曰：

「竊維內閣爲立憲重要之機關，總理有輔弼行政之責任，揆諸舊制，職權既異於樞垣；考之列邦，地位實居乎政府。必得賢能始克從事，斷非衰朽足以有爲。況宣統五年召集國會期限僅止兩載，籌備何啻萬端，定大政之方針，求國務之進步，關係艱鉅，迫出尋常。臣材本至庸猥，蒙特簡居恒已形竭蹶，大受豈復堪勝。速謗疾顛懼負非常之任；寄循資序進敢竊逾分之寵榮。是以再四籌思，萬難稍涉遲徊，致貽君父知人之累。惟有直陳悃悃，免滋聖明反汗之嫌，爲此不揣冒昧，仰懇宸衷獨斷，收回成命，俾免隕越，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註四）

清外務部奏：與英國駐京公使續訂禁煙條約。

本月初十日，清外務部與英國駐京公使訂立禁煙條約，規定十年之內（至一九一七年）禁絕鴉片進口，惟中國應於限期內自動將土藥概行禁絕。

附錄：中英續訂禁煙條約

按照三年前中英政府訂定之辦法，自一千九百零八年正月一號起，三年之內，如中國一方面，能將土藥減種減銷，英國政府允將印藥出口，每年續行減運一成，如是十年，至一千九百十七年止。今英國政府業經承認三年以內，中國於減種一事，立意誠篤，且成效卓著，英國政府願於未滿之七年期限內，接續施行一千九百零七年所訂之辦法，是以再行商定各條如下：

第一條 自一千九百十一年正月一號起，七年之內，中國每年減種，當以英國按照此次條件及附件所載，每年減運之數為比例，至一千九百十七年全行禁盡。

第二條 現在中國政府對於土藥，已定嚴行禁運禁吸之宗旨，英國政府深表同情，且願贊助，其實行贊助之法，英國政府允如不到七年，能有確實憑據，凡土藥概行絕種，則印度出口運華之煙，亦同時停止。

第三條 無論何省土藥已經絕種，他省土藥亦禁運入，顯有確據，則印藥即亦不准進入該省，惟言明廣州上海二口，應為最後之結束，務須俟中國政府盡行以上辦法，始可將該口禁止印藥入口。

第四條 在此條件年限內，英國政府得派一員或數員，會同中國政府所派之員，（如中國政府願意委派）隨時就地考查減種情形，其於此事所定減種之多少，應兩面認可，在此條件年限內，當給與英員一員或數員一切利便，俾凡通商口岸以外，所有限制煙土及徵稅事宜，彼可調查報告。

第五條 按照一千九百零七年所訂辦法，英國政府應允中國派員赴印查視售賣印藥，惟言明該員不得干預，今英國政府又應允所派之員，可查視印藥裝箱，惟仍不得干預。

第六條 中國政府，應允所有中國出產之土藥征收釐一之稅，英國政府允將現在稅釐併征之額數每百斤箱加三百五十兩，該項所加之稅，與中國政府加征於土藥上比例相同之稅，同時起徵。

第七條 此項條件准行後，起徵新定稅釐併徵時，中國應將各省憲所有在廣東等省近准行於印藥大宗貿易之各項限制，及徵收各他項稅捐，立即消除，煙臺續增專條，現仍施行，自不應另行設立此等限制及他稅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一日

二四二

捐。又言明印度生土，如釐稅並徵一次完清後，在所進之口岸內，全行免其輸納他項稅捐。若查得以上二節中所載有不照行之處，則英國政府，可將此次所訂條件，或暫行停止，或即行作廢。

惟中國政府爲禁絕吸煙及整頓稽察煙土零賣事宜，凡所已經頒布或將來頒布之法令，不得因以上條款，致其效力稍受阻抑。

第八條

英國政府實爲襄助中國禁煙起見，允自一千九百十一年起，凡出口之煙，印度政府於每箱煙土，報明運赴中國，或在中國銷售者，皆發給出口准單，按箱編列號數。

一千九百十一年內所發該項准單，不得過三萬六百張。後六年內，計至一千九百十七年止，每年遞減五千一百張。

凡印藥出口時，報明運赴中國或在中國銷售者，於其起運之前，應將該項准單，鈔交中國所派之員，轉呈中國政府，或轉交中國海關員，英國政府應允，每箱印藥，凡領有該項准單者，由印度政府所派之員粘貼印花，若中國所派之員欲在場查視，當照所請辦理。中國政府應允如此粘貼印花之印藥箱隻，領有出口准單者，如印花並未破壞，乃准其運入中國各口，毫無留難。

第九條

此次新定條件，日後兩國彼此歷經考驗，若有他故，於七年限內，或將該條件全行刪改，或但改數款，均可隨時由兩國政府互相商酌辦理。

第十條

此次條件，定於簽押日施行，全由兩國大臣各奉本國政府之命，將該條件畫押蓋印，以昭信守，在北京繕立漢文四分，英文四分，共八分。

附件 條件簽押日，所有在通商各口岸存放關棧之印藥，未經粘有印花者，及香港存積之印藥，未經粘有印花，確係擬銷中國市面者，由中國稅務司會同港屬官員及領事官等開單登記，所有該項印藥，務須一一標記，完納稅釐一百十兩後，即得在中國享受條約權利。一與粘有印花者相同，如此標記之印藥存積於香港者，務於條件簽押後七日內裝運出口，前赴中國口岸。自條件簽押日起兩箇月內，凡未粘有印花之印藥，止准在上海廣州兩口起岸。兩個月期滿後，如中國政府業經商允各國，則所有未

經粘有印花之印藥，一概不准運入通商各口岸。兩箇月內所在上海廣州起岸之無印花之印藥，非爲本附件所載明之有標記之印藥，當由中國海關開單登記，該項印藥應即交納新定之併徵稅釐，並由關管束，不得運他口。除業經商定每年減運五千一百箱外，英國政府現允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一千九百一十三年一千九百一十四年，每年再爲減少，其所減之數，按照條件簽押口所查明存放關棧之無印花印藥，暨香港存積之無印花印藥，及條件簽押後兩箇月內起岸之無印花印藥之總數，合三分之一。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即西歷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五月初八號。（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二八至三〇。

註二：盛宣懷「愚齋存稿」卷十七頁一至三，民國五十二年六月文海出版社影印版；「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中國大事記」頁九。

註三：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頁二九五至二九六，民國四十六年五月商務印書館版。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三日，頁七。

註五：「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中國大事記」，頁七至九；「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二二至二六。

十二日（五月十日） 英國駐華公使再度聲明，否認尼泊爾爲中國屬邦。並謂如仍有干涉，英國即採取對抗行動。

清廷定於八月二十日召集資政院第二次會議。

清廷諭曰：

「本年九月初一日，爲資政院第二次開會之期，著仍於八月二十日召集，所有該院議員，均即遵照定期，一律齊集。」（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二日

清郵傳部、度支部會電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張鳴岐、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儘速與各該省鐵路公司洽商接辦川漢、粵漢鐵路。

清廷既決定幹路國有政策，郵傳部、度支部乃聯電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張鳴岐、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通知各該省鐵路公司，毋庸停工，原有員役繼續留用。並查明商辦已成之路，及已造未成之路，並用款及存款情形，迅速電覆。電曰：

「昨奉諭旨：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商辦幹路各案一律取銷。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等因。除全錄電咨，並行知各路公司外，查川漢粵漢皆屬幹路，遵旨會議收回詳細辦法，尚須時日。應請貴督撫知會該鐵路公司毋庸停工，以免夫役分散，原用員司，一概仍舊。並請迅速派大員前往該公司，查明商辦已成之路及已造未成之路各若干？已用股款若干？現存材料及銀兩各若干？迅速電覆，一面冊咨，以憑請旨辦理。再國家收回幹路，係為國計民生並籌明定統一辦法起見，將來會議詳細辦法，擬俟查明帳目咨到公司實收實支款項，或由部籌，還聽商民自辦支路及可靠礦務。或一時無支路礦務可辦，願領國家公債股票，按年保息，分期歸本，亦可聽便。請分別電覆，藉資參酌。目下工程，仍責成總協理及工程司辦理，俟奏派督辦大臣到工，並循舊案會同督撫趕辦，原有之總協理，或可酌量改為幫辦，以資熟手，希即轉飭遵照。」（註二）

奕劻再辭內閣總理大臣之職，清廷不允。

清廷諭曰：

「慶親王奕劻奏：內閣總理大臣斷難勝任，仍懇收回成命一摺，朕披覽均悉。現在朝廷勵精圖治，豫備憲政，新設內閣，創辦之始，殊關重要，是以令該親王充斯職任，原期其籌畫試辦，俾成郅治，朝廷因其功勳懋著，年歲已高，本不忍令其久勞王事，今復具摺懇辭，出於至誠，惟朝廷荷任方殷，仍當勉為輔弼，共濟時艱。儻至數月以後，精力實有難勝，彼時候諭旨，所請仍著毋庸議，不可再行固辭。」（註三）

清內閣總協理大臣奏：閣印未頒以前，擬暫請用辦理軍機事務印記。

原奏曰：

「查內閣業經設立，需用閣印，應另行奏明請旨飭鑄頒發，新印未頒以前，所有一切重要公文，擬暫請用辦理軍機事務印記，其舊設內閣日行事件，擬仍令暫用內閣典籍廳關防，俾各資信守。」（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三日，頁三。

註二：「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五至六。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三〇至三一。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三日，頁一〇。

十三日（五月十一日） 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籌商與共進會合作辦法。

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自本年正月元旦成立以後，發展極為迅速。二月十五日，社長蔣翊武在武昌黃土坡招鶴酒樓開代表會，復舉王憲章為副社長，社員已有八百餘人。本日復開代表會於原地，討論與共進會合作辦法，除原有代表外，並有馬隊代表參加，社員已增至三千餘人。

共進會成立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係日本東京同盟會內之個別組織，重要幹部有居正、孫武、焦達峯等。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三月，設總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會務日有起色。本年正月，譚人鳳奉統籌部命來武昌佈置長江軍事，訪問兩革命團體負責同志，勸雙方合作以厚實力。上海「申報」記其事云：

「十二日，（文學社）復在黃土坡同興酒樓召開代表會議，除原有代表外，復增加馬隊代表黃維漢。會議由劉堯激主席，（按：劉堯激為文學社評議部長）報告本社近狀，並提議覓一適當地點，遷設機關部。王憲章報告與張廷輔洽商情形，決議賃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寓樓上作總機關，劉堯激、王守愚、蔡大輔住社辦公，並增設總務部，推張廷輔為部長。堯激復謂時局逐漸緊張，吾人宜與共進會結合，以厚勢力，衆贊成。翌日，劉堯激即與王守愚同共進會協商，經數次及多人之斡旋，始聯合一氣。」（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四日

二四六

吉林省城火災，巡撫陳昭常疏於防範，清廷令交部議處，並命度支部頒發帑銀四萬兩，救濟災民。

清廷諭曰：

「昨據錫良電奏：吉林省城民房失慎，延燒各衙署局所街市，當經諭令將因何失慎暨被災情形詳查速奏。茲據錫良電陳：災情甚劇，趕辦賑撫。又據陳昭常電奏：被災暨撲救情形，請頒帑撫恤，並自請議處各等語。此次吉林省城猝被火災，延燒甚廣，小民困苦流離，殊堪憫惻，加恩著頒發帑銀四萬兩，由度支部發給，著該督撫等，迅速派員查明被災輕重，分別妥為撫恤，毋任失所。陳昭常疏於防範，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仍著認真稽查彈壓，毋任別滋事端。其失慎原由暨事後辦理情形，並著查明具奏。」（註二）

註一：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一五九，民國三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四日頁二至三。

十四日（五月十二日） 各省諮議局代表假北京順治門外松筠庵開會討論國事。咸認：治標首在練民團，以武力達成憲政之目的；治本則在改組新內閣，反對親貴任總理大臣。否則各省諮議局將聯合宣告各鄰邦，凡清廷對外借款，概不承認。

先是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申孫洪伊等領銜，致電各省各團體，邀請各省諮議局議長即時入都，擬定國事辦法。其理由凡三：（一）可以破政府輕視國民習見。（二）可以動外人尊重國民觀念。（三）可以充吾民最後自立之方針。（註一）四月上旬，各省諮議局代表陸續到京，本日聯合各省諮議局留京代表，假順治門外松筠庵開會討論國事。到會凡十二省代表，計：

省份代表

表省份代

表省份代

表

直隸	閻鳳閣、王振堯、梁庭華	吉林	慶康、何印川	山西	梁善濟、李素
	王邦屏、張汝桐、丁宗峯	奉天	袁金鎧、曾有嚴、劉興甲	四川	李文熙
	孫洪伊	四川	蕭湘	安徽	寶以珏
湖北	湯化龍、陳登山、鄭萬瞻	河南	方貞幹	廣西	吳賜齡、甘德藩、蒙經均
湖南	譚延闓、周煦姬	陝西	李良才		

其後每日籌商，咸認定當前要務不外治標治本兩大端。治標主義首在練民團，利用武力以達成實行憲政之目的，治本主義則在改組新內閣，反對親貴充任總理大臣。另決議如政府不改弦更張，收回成命，各省諮議局必將聯合宣告鄰邦，凡清政府對外借款，國人皆不負責任。（註二）

清廷以革命黨「潛謀不軌」，下令嚴密稽查，毋得疏忽。

清廷諭曰：

「有人奏：革命黨潛謀不軌，亟宜嚴加防緝，以保治安一摺，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嚴密稽查，毋少疏忽，原摺著鈔給閱看。」（註三）

清廷密令東三省士民鎮靜圖功，充實內力，共濟時艱，並令總督趙爾巽進行要政，曲通民隱。

清廷諭曰：

「東三省為國家發祥地，比年以來，地方之凋敝，民生之困苦，幾至於聞不忍聞，朝廷深以為憂。舉凡設官改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五、十六日

二四八

治，與商勸學，及一切重要事宜，不惜挾全力以爲傾注，期以救數千百萬生靈之身命財產於危急呼吸之時。我東省士民，惻懷大局，志氣激昂，其情可憫，其心亦可諒。惟值此事機危迫，朝野上下，皆宜同心協力，發憤自強。顧自強之道，要貴鎮靜以圖功，不當叫囂以速禍。允宜各安其業，各治其事，充實內力，方能共濟時艱。茲特簡趙爾巽總督三省，該督忠愛性成，三省情形最爲熟悉，且與士民淪挾甚深，蒞任之後，當必能上以朝廷之心爲心，下以吾民之心爲心，進行要政，曲通民隱，拯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進吾民於文化範圍之內，交鄰有道，匕鬯無驚，庶幾邊圉乂安，民生樂業，實有厚望焉，著趙爾巽將此密諭知之。」（註四）

註一：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申報」，來稿。

註二：宣統三年四月十七日上海「申報」，緊要新聞。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二頁三七至三八。

註四：同註三，卷五十二頁三六至三七。

十五日（五月十三日） 清廷優卹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

本年三月十日，兼署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被革命黨人溫生才刺殺，清廷照將軍陣亡例從優議卹，開復任內一切處分，其子禮部主事嵩堃，著以員外郎補用。（註一）

俄兵驟入伊犁，清將軍廣福潛逃。（註二）

資政院請開臨時會，奏摺留中。（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六日，頁二至三。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十六日專電。

註三：同註二。

十六日（五月十四日） 清郵傳部定於五月一日接收全國郵政，並於都會大埠添設滙兌

儲蓄所。

是日，郵傳部議定五月初一日接收郵政，統歸部管，並將郵政章程略改，於都會大埠添設滙兌儲蓄所，又將包裹尺量放寬加大。（註一）

清監國攝政王載灃在勤政殿召見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Korostovetz）。（註二）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十七日專電。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七日，頁二。

十七日（五月十五日） 湖南巡撫楊文鼎致電郵傳部，告以湘路自改歸官辦後，羣情憤激，全體譁謀，請勿操之過急，以免肇致禍患。

原電曰：

「湘路自奉改歸官辦後，羣情憤激，全體譁謀，連日開會聚議，詞極激烈，不可理喻，不能勢禁。文鼎竭力勸諭，允為代奏乞恩，力戒暴動，現雖暫時解散，而人心終難平靖。此間民情本囂，自去年之變，匪徒輕視，時刻生心。現又值粵省亂事，地方戒嚴，更慮伺隙思逞。倘聚眾要挾，牽動下流社會，藉端滋鬧，必釀大患。文鼎有守土之責，實不敢擔此重任。俟各代表具呈，即當據實陳奏。鄙意擬求鈞部，先行電飭公司，略云：『該公司所籌經費既係的款，具見商情踴躍，自應一切仍舊辦理，亦不另派員司及工程司，將來應俟督辦大臣進止，以昭同軌畫一之制等語。』俾可暫安人心。蓋無論官辦商辦，此路均屬國有，現值衆情恟恟之時，惟有設法轉圜，徐圖就範，若操之過急，禍患立致。事機危迫，謹先密陳籌商辦法，立候賜復，禱切！盼切！」（註一）

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李稷勳，電請總公司，如鐵路收歸國有，應以現銀償還用款。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七日

清郵傳部因各省商辦鐵路公司紛紛電詢幹路支路分別，特命路政司將全國現有路線，劃出幹路五線，計東西三線，南北二線。（註二）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七。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十八日專電。

十八日（五月十六日） 清廷公佈廷試游學生等第單。

計：一等江古懷等一百七十四名，二等高國瑛等二百四十八名，三等王英濰等二十七名。（註一）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湖廣總督瑞澂，說明鐵路國有政策萬難變更。

清郵部大臣盛宣懷致電湖廣總督瑞澂，說明鐵路國有理由。因湖南保路風潮日漸擴大，而巡撫楊文鼎力難應付，主派得力人員協助鎮懾。電曰：

「俊帥來電：湘人反對幹路國有，請一切照舊辦理。不知湖北湖南借款係張中堂與四國簽定，旨交郵部，近日四國公使至外務部，立請照辦，在部權不過照議辦理，本難更改軍機中堂奏定之約，今將原合同內枝路刪去，改歸民辦，實已費盡口舌，此宜揭明者一。若照張中堂原定辦法，川粵兩省本可暫緩國有，政府恐湘鄂藉口，何獨厚於川粵而可民辦，故作一次頒布，此宜揭明者二。湘省援辦田捐名曰租股，又收通省房捐名曰房股，實則湘民困苦不及川中饒富，而況米捐鹽捐房捐，累上加累，政府擬先飭停川湘租股以恤民艱，而暫准收米捐鹽捐以興實業，實係變困民而為裕民之策，此宜揭明者三。粵漢分段趕辦限三年接通，十年准可還本，如京漢例，且商民均准附股，與國家同受利益，此宜揭明者四。時局甚危，不有鐵路何能救急，上意甚堅，內閣會議後即當復奏詳細辦法，朝廷勢難反汗，致礙主權大局。惟經手紳士，造言亡路，搖惑人心，難免滋生事端。俊帥頗覺難支，公望公才，務請預籌抵制，勿致燎原，並希授意湘撫，或預派得力人員以資鎮懾，是為至要。」（註二）

川漢鐵路公司董事會致電郵傳部，請求川漢鐵路仍歸商辦。

清駐俄公使薩蔭圖電奏：蒙古危急，應注意邊防。

薩蔭圖電奏：

「蒙古危急甚於東省，請先實行邊防，條陳八款；注重教育、實業、練兵三端。又請簡派滿蒙知兵大員，赴各邊埠巡行訓練。監國將原電交內閣及陸軍大臣會核。」（註三）

清廷命湖廣總督瑞澂加強戒備，防範湘桂邊界亂事擴大。

清廷諭曰：

「電寄瑞澂等，據電奏：寶慶等屬，均有桂邊土匪滋擾，已飭軍隊前往防剿，省垣爲重要機關，尤須扼守防範。擬添募防勇四五隊，以資策應，並向鄂廠購新式快槍子彈，價分三年勻付等語。著照所請，仍著該督撫等，懷遵前旨，認真籌辦，毋稍疏懈。並將詳細布置情形，隨時電奏。」（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十九日，頁三至六。

註二：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八。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十九日，專電。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二至三。

十九日（五月十七日） 資政院請開臨時會，將預算借款兩事交院討論，清廷不許。

資政院不滿意預算及借款兩案，奏請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清廷命俟九月開常年會時從容評議。清廷諭曰：

「據議員等呈請開臨時會請旨遵行一摺，朕披覽呈詞，似於預算借款兩事，不無疑慮，茲特明白宣示，本年試辦豫算案，度支部兩次奏請維持，均經嚴飭京外各衙門遵辦。自本年一起，試辦全國豫算，亦由該部籌有切實辦法，奏准施行。朝廷主持於上，部臣復稽覈於下，此豫算之無可疑慮者也。至特借兩款，前已降旨申明，專備改定幣制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九日

二五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十九日

二五二

，振興實業，以及推廣鐵路之用，並諭令該管衙門竭力慎節，不得移作別用，即係爲豫防危險起見，此借款又無可疑慮者也。以上兩事，雖屬重要，尙非緊急，自可於開常年會時從容詳議。著度支部將內外各衙門應造全年豫算，及借款用法，各項表冊，分別嚴催，剋期辦妥，一俟九月開常年會，即交該院議決，毋稍延誤，所請開臨時會之處，著毋庸議。」（註一）

清郵傳大臣盛宣懷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建議粵路收回辦法。

盛宣懷建議粵省鐵路收回特別辦法：或更換國家鐵路股票，六釐保息，定歸還期限；或領國家保息股票，歷年虛糜之款，除倒賬外，准不折扣股本；或由總工程司估價歸還資本，聽其自造枝路及開礦實業之用。電曰：

「奉旨：各路均歸國有，定爲政策，須候尊處查明核辦。本部前慮粵路先成，湘漢不能相接，則粵股無利可收，虧損必鉅。現在湘鄂即派督辦大臣分段趕造，三年可成，粵省大佔便宜，川湘租股朝廷飭令停止，其餘商股無多，粵則全係商股，本部及度支部遵旨會商，總協理大臣擬即奏明數款：（一）該公司股票准其更換國家鐵路股票，六釐保息，須定歸還期限，須准大清銀行交通銀行抵押。（二）該公司股票如願換領國家保息之股票，則該公司歷年虛糜之款，除倒賬外，准不折扣股本，俟將來得有餘利再行分別彌補，以示體恤。粵境幹路仍可責成詹天佑一手趕造，不得遲延。（三）該公司股票如願向國家領回資本，則必動用洋債，應由督辦大臣所用之總工程司估價歸還，聽其稟請自造枝路及開礦實業之用。一股分兩種辦法，應俟奉旨後交專督督飭總協理，特開股東會聽股東多數取決。以上會擬粵省特別辦法，希即鈔文該總協理一閱，並候電復。」（註二）

清湖廣總督瑞澂致電郵傳大臣盛宣懷，贊同鐵路國有政策。

清湖廣總督瑞澂致電郵傳大臣盛宣懷，已電商粵、川、湘三省，酌定查賬辦法。目前湘紳已漸知悟，當可徐圖安靖。電曰：

「幹路收歸國有此要素所主張，來電所揭明四端，詞意明切，佩甚。鄂省自奉旨及准部電後，即已電商粵川湘

酌定查帳辦法，除粵川省公司，各選派員調查外，鄂省川粵漢鐵路局商辦鐵路公司，已札派勸業道往查。湘省公司已由湘撫會銜札派王道銘忠，宜昌有川路公司，則同川督派員往查，俟稟復到後即摘要電聞。湘民無識，聚議反對，湘撫因此事先後共來兩電云：羣情憤激，已允代奏乞恩，設法解散。激當以宣布枝路仍為商民所有，屬即協商士紳剴切喻導，如有暴動即遵煽惑抵抗以違旨論之，廷旨嚴重對付復之。頃得巧電云：現責成正紳曉以利害，衆漸知悟，當可徐圖安靖。至代奏一節，俟代表具呈到後，必上奏，亦必奉旨申飭。若輩見撫臣已受申飭，無可藉口，久則勢散氣渙，不難就範云。似此情形，湘撫以不拂輿情為宗旨，亦是急脈緩受辦法，激現以尊電揭明四端，轉電湘撫，並電藩學兩司闢道，責成商承湘撫妥密布置，以免再有煽惑抗違之舉。激一得湘耗，當即飛電商辦。既承指示，用特瑣陳。」（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三至四。

註二：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九。

註三：同註二，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一至一二。

二十日（五月十八日） 革命黨人趙聲卒於香港，享年三十二歲。

趙聲於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後，居香港，憤功敗垂成，壯志未申黨人盡死，悲憤悒鬱。四月八日，腹痛不可止，醫者謂是盲腸炎，須割治。十七日，始就港日醫馬島病院割治。因遷延日久，內已化膿，既施刀割，腐處已不知痛楚，經宿咯黑血，遂入昏迷狀態；時發狂呼。十九日稍清醒，對待疾者備加勉勵，誦杜甫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句，淚涔涔落。復張目曰：「吾負死難諸友矣，雪恥唯君等！」言畢，雙目漸闔，淚出不已，遂不能復言。延至是日下午一時，竟棄世長逝，享年僅三十二歲。黃興、胡漢民等以避省港偵探耳目，不能送喪。其妻欲自殺以殉，其父救阻，乃止。黨人葬之於香港茄菲公園之側，立碑署曰「天香閣主人之墓」。民元追贈上將軍，其弟迎遺櫬歸鎮江，葬於南郊竹林寺。（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日

二五四

附錄：趙 聲傳

一、幼年特性 趙聲，字伯先，別號雄愁子，因是宋王室之後，亡命時，曾易姓名曰宋王孫，江蘇丹徒人。父蓉曾先生，字鏡芙，是邑中諸生，以理學聞名，行止端正，兩次入鄉闈不第，遂絕意功名，退隱講學，門弟子受他薰陶而發名成業之甚衆。生子三人，長即聲，次念伯，再次光。聲幼時就聰慧異常，加以家學淵源，八歲就能作文，一時都日爲神童。九歲應童子試，文章應列首名，但因作字縱橫溢格，失去冠軍。然他的書法，正自有異稟，後來頗負書名。此外又善作詩，興之所至，便信手揮成，毫不修飾，因是真情所寄，聲調多悲激動人。然詩與書亦不常爲，所以得到的人，都視作珍品。他於文事之外，又擅神力，疾惡如仇，見義勇爲。十四歲時，有惡吏枉捕市人入獄，市人母哭訴於蓉曾先生。蓉曾先生尚在躊躇，聲已奔入獄中，破囚械挾人出，一時邑人都驚，惡吏亦無可如何。十七歲入邑庠，有向他道喜的，他却說：「大丈夫當爲國宣力，區區一秀才，何足言。」其後舉拔萃科，才名更甚。然他的志向，固不在科第，不久便往南京投考學校。

二、游學和立志革命 聲至南京，心想爲國建樹，必從武備下手，就投考江南陸師學堂，不料被黜。正自無聊，準備歸去，有觀察某，聞名聘他去任西席，他因居留都會，可以擴張見聞，就應其聘，那知觀察頭腦頑舊，聆了他的言論，常常搖舌搖頭，因之賓主不投，而弟子又不好學，任教三月，就辭職去投考水師學堂，竟以第一名錄取。入校後，因才學出衆，深受同學愛戴。正值校中章程不良，衆皆要求更改，他便被推爲代表，向當局力爭，因性情仇爽，言語侵犯監督，雙方都動了憤怒，他就自請退學，然其才名，就由此次洋溢於學界了！他退學後，雖居妙兒山僧寺，閉戶讀書，可是學界中聞名來結交的，終日不絕。有陸師學堂學生某，偶然將課藝文請他捉刀，爲監督俞明震窺出，經詳細詰問，吐出實情，大爲稱賞。便將其文張布於課堂，召聲往見。見後深爲器重，特許他入校肄業，於是他的素願得償。欣幸之下，便刻苦於學業，課餘則和同學抵掌論時事。那時歐風美雨，已隨革命潮流澎湃於東亞大陸，國內外有識之士，都已受自由平等學說灌輸，一致貶計異族專制的淫毒，提倡民主政治，新論譯著，像雨後春筍勃生。他便致力鑽研，尤心折於民族民權之義。每見旨趣正大而駢詞犀利的論著，就欣然說：「這都是我

胸中所欲言，不料他竟先我而發。」自此就以革命事業自任，嘗告同學說：「我輩今日刻苦求學，豈爲高官厚祿，乃預備他日手拯神州於茫茫巨浸中，使之重觀青天白日！」同學都爲感動。

畢業後，見清政更腐敗，就欲聯合同志，爲實行革命準備。可是他環顧國內士子，正咿唔咕嚕，埋頭於科舉，全不知世界與國家爲何物，他所提倡的，竟無人應和，於是居常鬱鬱。後聞國中俊良，都集中在日本，就假考察軍政的名義，東渡一游，果然同氣相求，革命志士都來訂交，他一時得了許多同志，心胸大快。然而想到革命非可徒託空言，久居異國，也非得計，就束裝回國，另尋實行革命的途徑。

三、北極閣演說的壯舉 聲歸國後，先從事啓發民智工作，在鄉里創閱書報社，繼又辦一小學堂。又以革命事業，須賴武力，更組一體育會，使地方青年都在其中練習體力。其他公益事情，也多有所學劃。不久應兩江師範學校之聘，任教習，於是內結員生，外聯同志，黨徒日衆。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俄人強佔東三省，威迫清廷改訂滿洲新約，清廷無能，勢將屈從。上海商學界見國事危殆，紛電表示堅拒。留日學生也組織拒俄義勇隊，預備回國殺敵。時拒俄風潮，瀰漫全國，聲乃假拒俄事，召集學生大會於北極閣，登壇演說革命，慷慨陳詞，聲淚俱下，聽衆個個動容。清兩江總督聞訊，謀置之於死地，同志得訊，勸他走避，他先不允，直至勸者泣下，方才出走湖南。

到長沙後，兩湖同志聞北極閣演說壯舉，都來納交，並薦他爲實業學堂史地兼體操教員。於是湖南學界，亦受他革命思想的培植。然他仍以無所發展，不能爲民族爭榮爲憾。不久聞袁世凱在北洋練新軍，就和同志密謀說：「學堂只能造就人才，不能挽救目前危局，我本是軍人，應趁這良機，投効軍中，俾爲日後革命實力基礎。」同志都以爲然，他就北上保定，見袁世凱。世凱巨奸多智，知聲有革命思想，見時虛與委蛇，詳問履歷住址及生活所需，聲不知是計，竟以實告，世凱暗喜說：「這小子雖英俊，但涉世未深，當可入我牢籠。」於是委辦文書，月給贍家費五十金，使其下榻於署中樓上，樓下設兩守衛任監視，一切便和外界隔絕，到此，聲恍悟已入彀中，就百計設法逃往北京。到北京後，默察清廷虛實，又出榆關，觀邊塞形勢。那時皖省黨人吳樾，正在京師窺伺機緣，謀殺當道。聞聲由榆歸京，便專去訪候，兩人相見，互傾肝膽，聲喜甚，對樾說：「我此行遇君，誠爲不虛！」就訂心交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日

二五六

別。聲南歸後，接樞書中有「某爲其易，君爲其難」語，聲閱後，大爲感動，寫詩數首報樞。樞接詩後，反覆誦讀，竟至心酸淚下，聲詩感人之深，可見一斑。其後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樞竟以彈擲清廷所派出洋考察憲政之五大臣於前門車站，不中身死。聲得訊大哭說：「天呀，喪我良友，我誓報這深仇！」那天竟未曾進食，聲對友情的真摯，於此也可見到。

四、服務新軍時的革命運動 聲南歸時，聞保定陸軍是歲舉行秋操，以爲機不可失，急投某鎮爲隊官，不料那時北方軍人思想之銅塞，正和官僚一般無二，所以大失所望。然却因此得了秋操數月的經驗，返後對人說：「余自學陸軍以來，至此始確有心得，乃知學校中所學，不實地練習，未可盡恃。」

那時端方已去兩江總督任，同志就招他往江寧充督練公所參謀官，因策劃多中，特受當道的器重。不久便派赴北洋調查新軍編制和教練方法，返後改任教練江陰新軍職務。當時有道員郭人漳，以新學負名，又和革命黨人黃興、張繼、陳天華、章行嚴等有交，聲深爲嚮往，人漳也聞聲名，二人就結了兄弟父。不久，人漳約聲同往廣西任新軍管帶，聲除日夕灌輸士兵民族主義外，因廣西是洪秀全革命策源地，士大夫多有太平天國君臣的後裔，就借之常爲論天國之得失，說：「洪王定了金陵，不乘機席捲，直搗幽燕，而乃安坐謀議，袖手待困，遂至反客爲主，情勢一變，豈不可嘆！」聽衆都爲咨嘆感奮。這樣過了年餘，衆心大部歸附，本想就此發動軍事，後因那時兩廣和湖南的革命運動，鬧得正烈，廣西大吏，防範特嚴，無可下手而罷。同時南京已創辦徵兵，同志都招歸去，他便對所部士卒，撫慰再三而去。

南京徵兵初創時，地方阻力甚大，應者極少，新軍統制徐紹楨，正感缺乏得力幹部，陶駿保與聲同鄉，就薦聲與紹楨，紹楨便將徵募全責交聲，他奉命後，奔走故鄉，苦口勸喻，鎮江府屬青年，大多來歸。將校中日後負盛名的，如柏文蔚、林述慶、顧忠琛、冷通、楊希說、林之夏、鄭爲成、倪炳章、熊成基、薛哲等，都是由聲輾轉援引而來。所以第九鎮的官兵人才特多，守紀律識大義，也爲全國陸師之冠。徵募既畢，紹楨委他任第三十三標第二營管帶。

聲自肄業陸師，就隱以匡復河山自任。畢業後，決計入軍，謀握兵權，待時而動。奔走數年，遷徙軍職好幾次

，都爲期甚暫，未曾有機發動。這次到新任後，仍本一貫精神，養成兵士革命思想，設閱書報社於營中，爲兵士研究學識之需。某日假野操之名，親率隊伍出朝陽門，謁明孝陵，猝然向士兵說：「你們可知道這是大明太祖高皇帝的陵寢麼？」士兵有回知道的，也有回不知道的，他就慷慨大聲說：「高皇帝逐去胡虜，重奠漢業，功業之高，無與倫比。至聖安皇帝，又亡於胡虜，於是閩浙被陷，滇黔遭劫，吾輩亡國民，應怎樣報高皇帝於地下？」衆人聽了都大聲說：「決服從主將命令！」他大喜，從此誘導更力，不上半年，全體士兵，都有革命思想，而南京徵兵雄武之名，也漸漸地揚溢出去。不久，紹楨因他有治軍大才，擢他任三十三標統。他見事有可爲，就約同志組織一俱樂部於標本部，做聯絡聲氣討論進行的機關。當時合全鎮士兵和各校有志學生以及黨人可以受他指揮的，約有二萬之衆。他本慕項羽八千子弟起而滅秦壯舉，暗喜羽翼已成，只待所運動的蘇皖贛各軍成熟，便可大舉。那知規劃未就，端方重督兩江之命忽頒；同志有勸他乘端方蒞任時，即狙殺之以起義的，但他却因蘇皖各埠運動尚未成熟，南京巡防水師兵艦也不及聯絡，軍裝子彈又不敷應用，主張不可輕動。他說：「如果這樣做去，豈不是破壞了第九鎮的基本，而演一套漢人和漢人滴血的慘劇？」同志聽了，都佩服他的見解。

端方於聲在北極閣的演說，本已生恨，復任後，又聽見他在明陵誡衆的話，更爲深忌。正值新軍在後湖神廟毀所懸曾國藩像，嘗曾爲戕同種媚虜廷的罪人，並數清軍下金陵日慘無人道的罪惡，就想趁此根究，羅織大獄。對人說：「三十三標都是革命黨，可用砲轟毀它。」滿將舒清阿尤又從旁慫恿，一時同志都驚駭自危，並爲聲危。幸賴紹楨的庇佑，向端方力保，而端方也憚紹楨有兵權，就褫免聲職了事。所部官兵，聞他將行，如失慈母，列隊相送，甚至泣下。他却撫慰說：「大丈夫勿作兒女態，共事之日正長，幸各自勉，勿忘我言！」說時，也不禁淚珠奪眶而出，和士兵一慟別去。

五、參與革命各役 (一) 紀元前六年萍瀏之役 聲於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夏，曾因蔡民友、孫毓筠的介紹，和中國革命同盟會會員胡毅生相契，因之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深表服膺，允相機協助。端方重督兩江後，黨人多畏端方殺人手段毒辣，都謀乘其立足未穩，猝時發難。那時贛、湘、鄂、川都遭荒歉，人心浮動，黨人急進的就在贛省運動會黨，於十月十九日以安源礦工起事於萍鄉，瀏陽和醴陵的會黨，

同起響應，幾天之內，集衆數萬，佔據三四縣。贛督電端方告急，端方遣紹楨率新軍赴援紹楨，力薦聲毅，請仍任爲三十三標標統，可是端方終疑不許。紹楨就任聲爲中軍官，使和倪炳章、熊成基就道。行後，端方忽又疑悔，就再派心腹跟蹤偵察。聲未行時，已先使人報率鄉，可是到萍時，革命軍已敗於清軍，首領蕭克昌、龔春台、蔡紹南都已身殉，聲和江南同志，雖欲相機盡力，已來不及；又加偵斥在旁，更難入手，只有暗中抱憾。這一役，在革命史上稱爲萍瀏之役，係會黨自動發難，並非奉有同盟會命令而發。當東京同盟會本部得訊後，急派孫毓筠、楊卓霖等分赴蘇、皖、湘、鄂爲聲援，不料事機不密，同志有被捕的、被殺的。毓筠在端方的嚴審之下，又供露黨情。端方便急調紹楨回省，嚴加防範，營弁有嫌疑的，多被撤職。聲知不能立足，就走廣東。

(一)紀元前五年欽廉之役 聲到廣州後，先爲督練公所籌運科提調，不久便擢升爲第一標新軍統帶。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春，屬欽州管轄的那黎、那彭、那思三墟人民，因苦捐稅繁重，舉代表向府吏請求減捐。不料府吏竟將代表囚禁，因之引起墟民公憤，組織萬人團和政府對抗。由豪族劉思裕爲首，率數人操械入城，破牢劫囚而去。官軍追擊，死鄉民數十人。於是鄉民團結更堅，而清吏竟指爲匪黨，飛報粵督張人駿，請發兵赴援。聲見機會到來，就向人駿自薦，率步兵一營施四門，即日乘船赴北海。那時人駿也在粵任防軍統領，轄新練軍一營，巡防隊三營，亦請命援欽。人駿就命聲和人潭會同總兵何長清進剿。聲到目的地，察知黨內同志，已有入抗稅兵內主持的，就一面邀胡毅生去約黃興入郭軍結人潭，一面密派代表去和思裕接洽。那知人潭原是革命動搖分子，他前當失勢憤抑之時，雖曾倡言革命，並曾和黃興幾番訂盟，然其本心仍存利祿。此番身任軍職，正想立功進官，故聞聲通思裕，便向人駿告密。聲知事敗，急諷思裕逃走，而思裕不理會，只得揮兵急進，企圖相機應援。無奈到時，何長清已殺思裕，並慘屠三那，因是無能爲力。

三那自被屠後，民怨益深，便派梁建葵、梁少廷請援於同盟會越南總部。原來那時國父正和黃興在河內規畫攻粵、桂、滇三省。國父見胡毅生和建葵、少廷等先後到來，立即派員赴欽州調查實情。及知民氣可用，便派黃興往欽州佐人潭；毅生往廉州助聲；王和順入欽州腹地陸屋、三那等地，聯絡民團，預備大舉發難。人潭見與千里赴約，做賊心虛，不禁一驚，然仍假爲周旋。興性素來坦率，不疑有詐，竟盡將所謀告人潭。人潭便刻意防範，陰圖破

壞。毅生與和順到聲軍後，聲囑和順改名張德興，給他軍事委員名義，並派差弁送往欽州，沿途防軍，但信爲委員張某，不知其爲革命黨人。和順到達三那，三那父老都出郊遠迎。和順便告訴他們，趙郭二部，都是革命軍隊，以前抗捐舉動，多有誤會，主屠殺的，乃是何長清部隊。現下如能高揭革命旗幟，必得響應，大事可成，並引高胡二人在趙郭軍中爲證。衆人聽了，都大喜。於是糾集民軍約千人，槍數百桿，本擬照聲所約，先取南寧，由聲部從後尾隨，相機暗助。後因南寧清軍，不受關說，就改計取防城。防城駐兵，如約內應，和順率部入城，殺清吏，安百姓畢，就揮兵進取欽州，適因大雨滂沱，道途泥濘，黨軍行一日夜，才到達城外，而人漳奸算在胸，已約了欽廉道王瑚，扼險相待。黨軍見城上燈火如織，就不敢前進，與見狀，便商於人漳，欲假名出巡，去晤和順。人漳就託與告和順說：「城中有王瑚爲梗，請先攻廣西，佔南寧後，當謀誅瑚反正，並助和順彈藥。」和順聽了，不允。與就私約和順，當夜襲城，自己開門迎軍。原來人漳所部，大多是與故交，沒有人漳命令，與也有指揮可能。不料興的出城，已被王瑚所疑，竟親自督軍巡視，防備極嚴，使興無從下手。當夜和順率部到城下，見城上沒有動靜，就如事變，只有退去。不一會，興密使到，告和順城中已有備，不易動，仍應設法攻南寧。和順想：自己部下能戰的，只有數百人，城中的兵有數千人，戰必不能勝。南寧又屯有重兵，前次聯絡又失敗，也不敢去。人漳又背約，說不定還要來襲。只有靈山方面，清守軍單薄，便率軍直趨靈山。興也已察人漳變節，便設計脫身出走。

聲在合浦，知黨軍將取欽城，正謀響應。忽聞改取靈山，大異。當夜和胡毅生馳往武利軍中，營長彭大松告他說：革命軍攻靈山，駐紮環秀橋，命陳發初製竹梯三十具，備登城之用。到期只成兩具，兵士僅上數十人，梯已折斷，無人再能繼援。先登的數十人，就和城中防軍，苦戰一晝夜，傷亡殆盡，清援軍又至，革命軍就分兵拒敵，戰至彈盡械折，晨間始率隊他去。聲聽後，暗暗太息。後聞梁建葵已率精銳入十萬大山，和順退越南，方始釋念。

欽廉事定後，省令頒師回省。聲就在廉州南門海角亭，設宴款待同袍將校。飲至半酣，感慨叢生，使賦詩寄懷，中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句。這十四字，寫了他所志弗遂，爲虜馳驅的鬱感。後聲偵知人漳負約始末，憤甚，又知人漳借故殺死軍中傳遞黨人消息的哨弁王得潤，圖滅他自己曾通黨人的口實，更憤，就於知府柴維桐座上痛斥他，宣布絕交。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日

二六〇

(三)紀元前二年廣州新軍之役 人漳既爲聲所攢斥，就口對人駿進讒，同時端方也自江南密電人駿稱：「聲才堪大用，顧志弗可測，毋養虎肘腋，致自貽後患。」人駿遂漸漸疏遠他，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冬，調他爲第一標統帶，第二年春降任督練公所提調。聲覺事無希望，就棄職回江南省親。端方得知，即令文武協捕。同志急報其家，促他快避，就於夜半間逃走西湖。第二天，省中探吏和丹徒捕役巡防營兵，果來圍宅，搜索不得，乃派密探伺窺，數月後方離去。

當聲任標統職時，各標的統率和教練事務，都由聲獨任，所以士兵之間，早已受民權民族學說的灌輸，同時新軍的下級軍官，大多是陸軍速成學堂和虎門講武堂畢業生，在校時已由黨人姚雨平、張六村、劉古香等，以同學資格聯絡，所以同情革命的，十居八九。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粵省設模範學兵營，黨人又有屈身應募的，畢業後，皆充新軍下級官，所以新軍中已布滿革命種子。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冬，倪炳章、方楚因因助熊成基起義安慶，事敗被緝，來粵投聲。聲其時雖已解去軍職，但仍有力量，見粵軍新編未久，正缺砲隊軍官，就薦炳章爲砲營排長，易名映典，以避耳目，砲營兵卒大部是皖籍，映典皖人，故部勒甚易。聲既離職他去，映典就借了聲的威望，繼續經營。事前胡漢民受國父命，在香港已成立南方支部，爲一個指揮南方革命進行的總機關，支部內有實行委員林時壘、胡毅生、洪承點、林直勉、李文甫、莫紀彭等。其後朱執信、李海雲再行加入，分爲軍事、民軍、宣傳、籌餉四組，由胡漢民任支部長，主持一切。這年，爲籌備新軍運動，乃由支部派員到廣州城內天官里設立機關，後遷高第街宜安里，由方楚因主持之。又派胡毅生、朱執信運動各屬民軍。各處會黨，則由支部和分會同志分頭接洽。籌備稍稍就緒，映典便請港支部電聲南來主持。那時聲因清吏偵伺稍弛，又潛歸故里，得訊即忙南下，爲主謀劃。軍中聞聲到來，歡聲如雷。於是協議於明年（紀元前二年）元旦發難，胡毅生率會黨攻城，映典率新軍夾擊。師期將近，毅生因內地民軍彈藥尚缺，漢民亦因籌款未集，商主展期至元宵後。那時黃興、譚人鳳都已從東京來，與說：「期已定，不應輕易。」毅生方臥床上，笑說：「你想馬到成功嗎？時局還寧靜呢，急甚麼？」與默不作聲。到二十六日，支部尙無發動的意思，而省中新軍目兵入會證，已有洩呈粵督的。聲情急了，便對漢民說：「令出難收，我們不能因區區數千金壞大事！」過了二天，映典亦由省來

港說：「軍心已蠢然動了，延期太久，勢將不可收拾，如何是好？」衆人聽了，都很着急。然計算時日，元旦決來不及，最早也須初六日，那知道後命尚未至，省城方面的事已發動了。

原來廣州的警兵，和新軍向來不和。大除夕，有二標兵士因購圖章論價小事和警兵衝突，一巡尉受微傷，警兵就把兵士二人捕去。三標管帶戴慶有去領保，不許，求見警官，也不許。新軍就於元旦日集衆入城，打毀局所，並毆死警兵以洩憤。清吏見出了亂子，大懼，等新軍退後，便令關閉城門，同時下令取締軍士年假。那時一標軍駐燕塘，並未參與毆警事，標統劉雨沛也令禁年假二日。軍士不服，漸漸鼓噪。忽有人呼警隊來攻營，全體便嚴裝操械出營去。雨沛喝止無效，協統張哲培忙逃入城，揚說兵變，水師提督李準聞訊，馳往彈壓，路遇斥候隊，軍士對他

說：「我輩是革命黨，若不降，就請決戰！」準大驚，急入城，和總督袁樹勛將軍增祺調旗兵連砲登城守禦。

映典在港得到事變消息，急馳返軍中，已是初三日早晨。看了長嘆說：「半生心血，敗於一朝，若守師期，君等必無噍類！」就殺一標管帶祈某，宣布起義，衆推映典爲司令，和李準戰於城外，映典着藍袍，手持大紅口光旗，馳馬持揮，目標太顯，不幸竟被清兵炮中，映典死，軍心就亂，外援又不及來，槍彈又於前被查獲入會證時被收繳不敷用，經營多時的軍事，一旦就告潰散了！

當事變時，聲正在城內，不能出，後賴同志何侶俠之助，方纔出險。至南海上淇村，遇胡毅生，兩人就抱頭大哭。聲尤痛映典之死。當即揮書稟老父云：「大事去，良友死，無面目見人矣，乞恕不終養之罪。」是夜，就馳往順德，想運動會黨發難，後因會黨志趣不相同；清吏方面，又因此次舉動，是聲爲主謀，懸賞購捕甚急，同志乃力促他赴港。到港後，變更姓名，躬耕沙港鄉，朝荷鋤，夜執筆，自食其力，並招呼同志。然從這時起，便有鬱氣病，時痛時隱，成了痼疾了。

(四)紀元前一年廣州之役 聲居港數月，聞國父由美抵日，就同胡毅生、林文專談到東京去謁見，致了多年欽慕之意，國父亦深爲器重。秋初，國父在庇能謀再舉，就召他往商大計。時當新敗之後，新軍亡命的極衆，衣食且有不繼。在座的都爲經濟擔憂，主張暫緩；獨他主速發，並且慨然說：「請先付五千金回國接濟同志，免得散去，然後集合同人，再接再厲。至經濟方面，若募得十萬金，事無不濟。」國父聽了，深以爲然，即約各埠黨人來庇

，十月十二日，在四間街國父寓所開會，到會的有國父，國父的長兄孫眉、聲、黃興、胡漢民，庇埠的黨員，和怡保、芙蓉的代表，決定先籌款十萬元，仍以新軍為主幹，另選五百人（後增至八百人）為選鋒。發難地點，聲在東京時，向主長江流域，興因不忘河口之敗，主經營雲南。會議後，乃一意謀廣州，並決粵事定後由聲統一軍由江西取南京；與統一軍出湖趨武漢。理由是：聲是江南新軍創辦人，衆情愛戴；與曾舉事於湖南，羽翼衆多，易於收功。大計既定，國父因受居留地約束，不便久留，便自任赴美勸募款項之責，而將南洋籌款之責，委給興、漢民、鄧澤如、謝良牧等，將撫慰新軍事交聲。未幾，興和漢民從南洋歸，就組織統籌部於香港，舉興為長，以聲為副，兼主交通。漢民任秘書，姚雨平、胡毅生、陳炯明、羅熾揚、李海雲、洪承點分主調度、儲備、編輯、調查、出納、總務等事，定三月十五日發難。分頭運動新軍防營、海軍、警察，以及近省各縣的民軍會黨。三月十日召開發難會議，推聲為戰時總司令，興副之，決定十路進攻。興率南洋和福建同志百人攻總督署；莫紀彭、徐維揚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胡毅生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人防截旗界，並佔領歸德門大北門兩城樓；黃俠毅、梁超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攻小北門，以延燕塘新軍入；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率五十人攻龍王廟；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羅仲霍率五十人破電信局；聲自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臺。水師行臺為李準所駐，準是粵吏中的梟雄，屠殺黨人最酷辣，營戰而狡，聲因準是殺映典的兇讎，又為此役的目標，所以決定由自己來承當。大計方定，事出意外，十日那天，忽有新從南洋回來的粵人溫生才，在廣州謀刺李準，誤殺了孚琦，一霎時把平靖的廣州弄得大大的泛動起來，清吏使立刻戒嚴。接着黨中的謀事，又被走漏一些風聲，李準和張鳴岐就更加嚴防，一面將新軍的槍械收回，一面下令搜查。黨人居所因嫌疑被迫遷出的有好幾處。黨人見謀已洩，有提議立刻解散待後再圖，與反對說：「網羅已布，散無可散，戰也亡，不戰也亡，不如先發，事即不成，也可以謝天下激後人！」就於二十五日率同志先入省，聲因省中識他的人太多，暫與漢民留港。

黃興入省時，省中同志，因荷屬及美洲之款未到，軍械也須緩期方能抵達，已擬緩展師期為二十八日。興到後覺二十八日仍不能到齊，主再展期一日為二十九日，這樣一再展期，同志集省的，因避免人多生疑，行止進退，都

感到參差。清吏方面，也已有所覺。開始嚴查。二十六日夜，漢民接與電云：「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在港同志，都相顧失色。聲憤甚，欲即入省和虜拚命，被同志力阻方止。省城方面：二十七日胡毅生和陳炯明察知已有奸細混跡黨中，向與建議再改期。與見衆心已渙，改期無異解散，心中大痛。欲以一身和李準拚命，以謝海內外同志，立命各部退散，以免多受犧牲，一時聞命出省的三百餘人。不料衆人散去不久，忽傳清吏將實行搜索戶口，若不速發，必不能自救。二十八日，炯明、雨平又偵知從順德開來的防營都可恃，告與，與便於當夜又急電港：「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聲接電後，渙散的心情，爲之一振。因同志都沒有辦子，省港往來，早輪只有一次，晚班較多，爲避耳目計，就定計分兩批進省。宋教仁、何炯等和閩、粵、皖一部同志搭二十九日早輪先行，自己因省中熟人多，就和其餘同志乘晚輪進省。又因港人到齊，最快須待三十日，先電請展期一日。又派譚人鳳、林直勉上省向與陳述改期的理由。不料黃興在省，因清吏實行搜查戶口，謝恩里和二牌樓的重要機關部都被破獲，事機益迫，萬不及待，就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時，變計爲四路，親率黨人直撲督署。鳴岐早逃，李準率大軍應戰，姚雨平來不及延新軍入城，北江民兵團亦未得全入，防營兵本已入城援義師，因方聲洞錯殺其弁將，遂致反顏助清軍。在這種惡劣情況下，革命黨人乃以一當百，曾不稍怯。和清吏巷戰歷一日夜，卒因傷亡殆盡而散。事後檢查忠屍，得七十二具，葬於黃花園，稱七十二烈士墓。這便是驚天地，泣鬼神，植辛亥武昌革命基礎的一役。

當省中事敗之時，聲和漢民等正率二百餘人分登二輪，三十日拂曉抵省，見城門嚴閉，知事已敗，漢民即率黨人回港，聲獨自馳往順德，欲促順德民軍譚義、陳江、張炳等踐約攻省，方欲渡河南，遇見莊六，告他與斷兩指，已負傷逃出，避女同志徐宗漢家中，聲即去視與，兩人見了，相抱慟哭，都暈過去，宗漢等灌救過來，與欲裹手渡河，聲竭力阻止；與知聲刺激過甚，亦不令聲赴順德，當夜聲病大作，由莊六送他歸港寓。

六、逝世和身後遺志 聲歸港後，痛大志未遂，精英全喪，自己又未及親執干戈，殲一國讎，環顧黨內人力財力都竭，來日舉事大難，感憤之下，病更加劇。後聞順德民軍，也給李準所創，更爲氣傷，從此便縱酒狂歌，哭笑無常。四月八日，聲大痛不止，醫生斷爲盲腸炎，必須速割。與和漢民扶他入口醫馬島病院。十七日用手術，可是因遷延太久，已成了腸癰，腐處不知痛楚，十八日咯黑血，就入昏迷狀態，時時狂呼「黃帝」「岳武穆」，所言已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日

二六四

無甚理則。十九日午後，稍清醒，對侍疾的人，極加勉勵。又誦唐杜甫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句。誦時，淚落兩枕。接着又張目說：「吾負死友，君等當爲死者雪恨！」說畢，雙目漸闔，淚出不已，其後就不能再言。延至二十日下午一時，就棄世長逝。聲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一年（清光緒七年、西曆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七日，年僅三十一歲。死時距辛亥武昌革命告成僅半載，竟不及目覩日月重光，誠是他最抱恨之處。噩耗傳出後，海內外同志，均爲傷嘆。夫人嚴氏，秉性賢貞，聞耗自裁，卒由家人救護得以不死。無子，以弟光之長子俊岸爲嗣。聲死後，遺體初葬香港茄菲公園之側，黨人爲他立一碑，署口：「天香閣主人之墓」。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國父緬念勛烈，追贈上將軍。弟念伯迎遺櫬歸鎮江。四月一日，鎮人舉行追悼會於琴園，越日舉殯，送者十萬人，即日安葬於南郊竹林寺。再過十五年，黨軍北伐，奠都南京。同志又爲他築園立像建祠，以資紀念。聲爲人重義嫉惡。善感人，治軍有儒將風，士卒愛戴如父兄。江南軍中聞聲死，有失聲痛哭的，有結伴登山遙祭的。譚人鳳論他說：「君豪邁爽直，肝膽照人，不喜用權術，待下和平樂易，所在得士心，見忌官場亦以此。兩撤總統差，一撤統領差，議者疑其爲過於激烈所致，則未窺其真際也。」程德全爲聲墓誌云：「以一匹夫持民族民權主義，日與專制政府相激戰，其敗也固宜。然君堅直之性，英風之姿，屢仆屢振，不達目的不止。迨身死，中外之士，識與不識，聞之皆爲流涕，尤足以振蕩天下之人心。繼此接踵而興，以發揚神州之光榮者，何莫非君之英聲義氣有以扇被之耶？」古人蓋棺論定，看了兩氏的文章，聲是怎樣的人，可以不言而喻了！（註二）

清廷命端方以侍郎候補，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清廷諭曰：

「端方著以侍郎候補，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迅速前往，會同湖廣兩廣四川各總督，湖南巡撫，恪遵前旨，妥籌辦理。」（註三）

清廷定於本年秋季調集禁衛軍及近畿各鎮陸軍，在永平舉行大操，特派馮國璋、舒清阿擔任東、西兩軍總統官。

清廷諭軍諮府曰：

「本年秋季調集禁衛軍及近畿各鎮陸軍，在永平府地面舉行大操，著派馮國璋充東軍總統官，舒清阿充西軍總統官。即著禁衛軍訓練大臣及陸軍部按照欽頒訓令，編成東西兩軍，限本年六月內通報軍諮府，餘均遵照方略訓令，分別妥慎轉理。」（註四）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代表，再度集會於北京順治門外松筠庵。商討質問政府，應付時局。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代表，在北京順治門外松筠庵繼續開會，討論國事。鄂、湘、川、粵籍京官，爲保路事多與之互通消息。決定質問清廷，並舉辦民團以自保身家。上海「民立報」記其事曰：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二十日在松筠會議，主張全國舉辦民團，並謂國民爲自保身家，並保護外人在中國財產計，不得不急速進行以助政府之不及。」（註五）

湖南保路風潮擴大，長沙紳民千餘人齊至撫署請願。

湘省諮議局會同紳民千餘人，齊至撫轅，要求巡撫楊文鼎奏，懇請收回鐵路成命，楊撫不敢出見，且訛傳有數萬人，即密派人急電至武昌乞援兵，鄂督已派淺水兵輪兩艘下駛，諭勿操切。（註六）

同日湖南巡撫楊文鼎所致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電，竟稱湘民爭路事，雖聚衆譁噪滋鬧，但近日已漸畏悟，並無擾亂情形。電曰：

「湘路事，聞聚衆萬餘，譁噪滋鬧，鼎允爲代奏，立刻解散。此本救急權宜辦法；否則早已釀成大亂，風潮必較前年爲烈。現在一面責成紳士勸導彈壓，一面布置軍隊保護外人，一面出示禁發傳單，如有匪徒滋事，格殺勿論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二六六

。近日衆漸畏悟，已無擾亂情形，候各代表具呈，當爲繕摺代奏，不著一字以杜藉口。如奉旨申飭，亦所甘受。倘竟因此獲譴去官，豈不更好。湘非福地，早去爲幸。此事發動極烈，必先使其解散，日久則若輩氣衰勢渙，不難就範，所謂急脈緩受，剛柔互用也。公以爲何如？仍乞教之」。(註七)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四一。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五五九至五六九。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四。

註四：同註三，四至五。

註五：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二十一日專電。

註六：同註五。

註七：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一二。

二十一日(五月十九日) 中國駐英公使劉玉麟致電清廷，報告在倫敦舉行之萬國禁煙會第二次年會，重要決議案。

清駐英公使劉玉麟是日電告清廷：萬國禁煙會在英京開第二次年會，決定議案：(一)派同宗旨之人赴海牙和平會，參預禁煙條議。(二)派員實查中國禁煙草情形。(三)禁止與鴉片同等之毒藥。(四)布告各國鴉片等稅爲不正當之毒藥稅，要求一律禁止。(註一)

清恭親王溥偉因病開缺，以順承郡王訥勒赫爲禁煙大臣。(註二)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二十二日專電。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五至六。

二十二日(五月二十日)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代表(滙豐銀行、東方滙理銀行、德華銀行、美國資本團)，簽訂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及川漢鐵路借款合同。

清郵傳部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所簽訂之借款合同，共二十五款，計借英金六百萬鎊，年息五釐，四十年還清，以兩湖、川、粵釐金鹽稅作抵押，其重要內容如下：

- (一)借款總額為英金六百萬鎊，由政府准交銀行團發售債票。(二)借款用途：(1)贖回合興公司代政府發售而未贖回之金元債票計美金二百二十二萬二千元。(2)建築由武昌經岳州、長沙至湘、粵邊界與粵路相接之幹線，約九百公里(稱湘鄂鐵路)。(3)建築由京漢鐵路廣水附近起經襄陽、荊門至宜昌約六百公里，又由宜昌至夔州約三百公里之幹線(稱鄂境川漢鐵路)。又借款中聲明以六十萬鎊為收回湘、鄂兩省已做路工之用。(四)簽約後六個月內，在武昌、長沙、廣水、宜昌四處同時開工，開工起三年完成。惟宜夔段工程困難，工程期限得稍延長。(四)借款週年利息五厘。(五)借款期限定為四十年，第十一年起開始還本。(六)頭次抵押品為：(1)湖北省百貨厘金，每年關平銀約二百萬兩。(2)湖北省川淮鹽局江防經費，每年約四十萬兩。(3)湖北省川、淮鹽新加二文捐，每年約三十萬兩。(4)兩湖賑捐，鄂款每年約二十五萬兩。(5)湖南省百貨厘金，每年約二百萬兩。(6)湖南鹽道庫正厘，每年約二十五萬兩。以上六種共計每年關平約五百二十萬兩。(七)政府選用英國人為湘鄂段總工程師，德國人為漢宜段總工程師，美國人為宜夔段總工程師。(八)銀行團自給薪水任用粵漢、川漢各查帳員。(九)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擔任購買外洋材料之經理人。除鋼軌及配件應儘先由漢陽鐵廠承製外，其餘須在公共市場擇價廉物美者購買。如品質價值相同，儘先向英、法、德、美公平購買，照原價百分之五為經理費用。(十)將來如展長路線須借用外國資本時，先儘與銀行團商辦。(註一)

附錄：湖南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省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二六八

此合同係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二十號，在北京訂立。其訂立合同之人，一係郵傳大臣，已奉旨允准訂立合同。一係德華銀行、滙豐銀行、東方滙理銀行、及美國資本家。（以後即簡稱曰銀行等，至美國資本家，乃紐約城開設之摩根公司、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國立城市銀行，四家合成者。）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大清政府准銀行等辦五釐利息金鑄借款，數目係英金六百萬鎊。此次借款期限，由發售債票之日起算，名為大清政府一千九百十一年湖廣鐵路五釐利息遞還金鑄借款。

第二款 此借款係為籌備資本，一為贖回前美國合興公司代大清政府所發售而未贖回之金圓債票，計美金二百二十萬二千圓，並此票按每百分應加價二分半，及應付之息。一為建造官鐵路幹線，由湖北省城武昌府，經過岳州湖南省城長沙府，至湖南省南界郴州境內宜章縣，接連廣東省所造粵漢路線為止。此路線，以後名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估計約長一千八百華里，約合九百塔羅邁當。又官鐵路幹線，由湖北省附近廣水京漢路線之處起，經過襄陽荊門州至宜昌，估計約長一千二百華里，合六百塔羅邁當。又由宜昌起至四川夔州府止，（此段路線，係抵補截去之荊門州至漢陽枝路。）估計約長六百華里，合三百塔羅邁當，以後名為湖北省境內川漢鐵路。二共長約一千八百華里，約合九百塔羅邁當。其勘量路線，均由郵傳部核定。以上所言金圓債票，一經銀行等稟請收回後，大清政府應允照辦，其贖票需用之款，銀行等由此次借款進項內撥用。此項贖回之債票作廢後，即呈交與大清政府，大清政府收到已贖回之債票後，即將從前案內所訂粵漢鐵路作抵押之字樣，全行註銷，並函知銀行等。現並聲明贖取上開美國合興公司所售金圓債票所需虛數五十萬鎊，俟該票全數收回後，倘尚有餘款，此所餘之款，應撥歸上所載兩鐵路項內。

第三款 此借款所備之資本，除第二款內所載贖回金圓債票之用款外，其餘專為建造以上指明各鐵路，購辦地段車輛一切應配物料，並經營行車。又於造路期內，付還借款利息，均在其內。其建造工程，自實在開工之日起，估計約需三年造竣。惟宜昌至夔州路線，工程艱難，期限准其稍長。此合同畫押後，於

六個月內，在武昌、長沙、廣水、宜昌四處同時開工。該銀行等亦於此期限內，須備六十萬鎊，知會郵傳部，如有需用款項之時，或測量路線，或建造工程，或訂購材料，或由大清政府收取該兩省已造之路，聽其或在歐洲或在美洲或滙中國提用，作為銀行等代墊出售債票進款。此六十萬鎊全數或經實在提用之數，並其利息，均由出售債票進款儘先扣除，其利息按週年六釐計算。此合同未盡押以前，所有湖北湖南兩省，已由各該省籌款築造之路線，並該兩省鐵路之產業，應即收歸粵漢川漢鐵路官局管理，及照第十五款所載，將來郵傳部，因建築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川漢幹路線款項不敷之故，續籌之款，均作為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川漢幹線項之成本。惟此項成本應收之進款，不得有妨礙此次借款歸還本利之處。

第四款

此項借款週年利息，按票面本金虛數百分之五計算，每半年一次，交與執債票之人。該利息自借款發售之日起算，由大清政府付給，於造路期內，或由此次借款進項，或由他款指撥。鐵路工程告竣後，先由該鐵路進項，次由大清政府以為合宜之他項進款交付，自借款發行之日起算，按本合同附表開列數目，照西歷每半年應交付之日期，前十二天交付。

第五款

此項借款期限，定為四十年，除後開第六款所載外，自發行借款之日期後第十一年始還本，每年應付還之數，由各該鐵路進項或由大清政府以為合宜之他項進款交付。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於西歷日期前十二天交付銀行等。

第六款

自發行借款之日起至第十年後，無論何時，若大清政府欲將借款全數清還，或欲先還合同附表所載未到期之數若干，均可照辦。惟未滿第十七年以前，照債票面額加價二鎊半，即每一百鎊債票一張，還一百零二鎊半，滿第十七年後，無須加價。每次預還若干，大清政府應於六個月之前，用函知會銀行等。其預還之數，照借款招帖內載拈圖日期，多加圖數，一俟借款全數還清，本合同即時作廢。其已廢之債票息票，由銀行等順次收齊，交與中國出使英德法美大臣，所有已經抽出之債票及息票，自每次本息到期之日起，三十年之內，不來領取，則該項本息，銀行等應悉數繳回大清政府。

第七款

本合同第四五款所載，每半年應還本利，按照此合同附表所訂數目日期前十二天，由郵傳部或在上海以規銀或在漢口以洋例紋銀，及或新國幣，（一俟此項國幣行有實效）足數在歐美洲交還金鎊之數，均分交付銀行等。其鎊價與該銀行等同日訂定，郵傳部亦可於還本利期前六個月內，無論何時，皆可隨意同時與銀行等訂定。大清政府遇有金款實在存於歐美洲，並非爲還此款而滙去者，亦可於到期前十二天，在歐美洲用以付還到期之本利，每年付還借款之本利，銀行等於每百兩計收用銀二錢五分，作爲經理費用。

第八款

此合同借款之本利，大清政府承認到期如數照付，若各該鐵路進項或借款進項，不敷到期還足本利之數，郵傳部奏明，由大清政府設法，以他項款補足，按期交付銀行等，清還本利。

第九款

本合同內借款六百萬鎊，並第十五款所載之第二批債票之本利，以下列之款，作爲頭次之抵押：湖北省百貨釐金，每年關平銀約二百萬兩。湖北省川淮鹽局，江防經費，每年關平銀約四十萬兩。湖北省川淮鹽新加二文捐，每年關平銀約三十萬兩。兩湖賑糴捐鄂款，每年關平銀計二十五萬兩。湖南省百貨釐金，每年關平銀約二百萬兩。湖南鹽道庫正釐，每年關平銀計二十五萬兩。以上各釐捐，每年共計關平銀五百二十萬兩，特此聲明，並無牽連於他項債款征納抵押情事。此項借款本利，按期交付，則不得干預各該省之釐捐。惟其本利倘屆期無著，除展緩公道時日外，則應將湖北湖南足數歸還以上所開之釐捐，及他項合宜之內地捐，即行交與海關管理，以保執票人之本利。此項借款，或全數，或一分、未還清以前，倘再有將以上釐捐，作他項抵押，或作質保等用，總須先儘此項借款本利還清。除第十五款所載之本借款第二批債票外，更不得有他項借款押款或征納各事，加於此次借款之上。亦不得與平行，無論如何，不能損害其此借款之擔保利權。又在此借款之後，他項借款押款或征納各事，由指上文所開定各釐捐抵付者，必先儘此借款有餘再及他款。並須於在後他項借款押款或征納各事之約內，載明以上第二節所載金元小票贖回以後此借款未還清以前，不得將各該鐵路及其收款抵押他人。此借款未還清以前，倘遇大清政府議定修改海關稅則減免釐捐，特彼此聲明，一則不得因此借款

係釐捐抵押，而阻止修改稅則，一則不得將此次所指釐捐減免，如欲減免，應先向銀行等商明，務於新增關稅內如數撥足，儘先補抵。

第十款

此項借款，准銀行等按總額數日發售金鎊債票，與承購之人，其債票每張數目，由銀行等斟酌定奪。債票式樣文字，由銀行等與郵傳部，或中國駐柏林倫敦巴黎或華盛頓出使大臣核定，並將郵傳部大臣簽名字樣及其關防均摹印於上，以省其親自一一簽押。未發售債票以前，可聽憑銀行等請中國駐柏林或倫敦或巴黎或華盛頓出使大臣逐張蓋印，並其簽名字樣加印於上，以爲中國政府允准及承認發售此項債票之憑證。銀行等之駐柏林倫敦巴黎或紐約代表人，亦須在債票上加簽，以證其爲發售債票經理人。倘此借款發出之債票，或遺失，或被竊，或經焚燬，資本家及或銀行或銀行等，隨即知會郵傳部，由中國駐柏林倫敦巴黎或華盛頓出使大臣，飭知資本家及銀行或銀行等，在報紙刊登告白，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款，並設法按各該國例章辦理。倘所失之票，已過資本家（及或）銀行等所定之期限，仍未覓回，則中國駐柏林倫敦巴黎或華盛頓出使大臣，應照原數重發別票，加蓋關防，交資本家（及或）代表。該票主之銀行或銀行等所需一切費用，概由資本家（及或）銀行或銀行等代失票主擔任。

第十一款

所有此借款之債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款，在借款期內，不納中國各樣釐稅。

第十二款

所有借款招帖以及付利還本一切詳細辦法，未經本合同詳細載明者，由銀行等會商大清國駐柏林倫敦巴黎及華盛頓出使大臣核訂。茲允准銀行等於本合同簽押後，將招帖從速分發，由大清政府飭知駐柏林倫敦巴黎及華盛頓出使大臣，遇有應會同辦理之事件，即與銀行等協同酌辦並簽押此項借款招帖。

第十三款

此借款六百萬鎊，俟本合同簽押後，全數從速一次出售，不得延過十二個月外，其價值係按照虛數九五折交付大清政府。銀行等在歐美洲及在中國招人購買，中國人與歐美洲人一律照章辦理，若大清政府定購，自應儘先照給，但須於未發出借款招帖以前，至少四日定購。發出借款招帖日期，由銀行等先七日告知大清政府。

第十四款

借款進項，或在中國，或在柏林，或在倫敦，或在巴黎，交付德華滙豐滙理各銀行。或在紐約交付美

國資本家，或在中國交其現所指定之花旗銀行，或以後隨時指定之他銀行，收存歸入湖廣官辦鐵路內，至此款收帳辦法，係按照購票章程內所載購票章程其所載購票人交付票款之日期辦理。其在柏林倫敦巴黎紐約所存之款項，按週年三釐給發利息，在中國所存之款項，作為往來帳，其利息隨後酌定。借款進項暨生發之利息，除照本合同第二款第三款所載應先交付各款外，所餘減數，歸銀行等收存，聽候郵傳部提用，在中國所需款項，可由郵傳部定奪，向德華滙豐滙理各銀行，及美國資本家現所指定之花旗銀行，或隨後指定之他銀行，滙至中國，惟每一禮拜不得逾二十萬鎊之數。凡由歐美洲滙寄借款來華，以及在中國由銀行等撥交款項，與以下所指定之中國銀行等，或其數日須設法各使銀行相等，每次由歐美滙款，其滙價由郵傳部與滙款之各銀行同於當日訂定，郵傳部亦可隨意，於滙款之日以前六個月之內，任選一日或數日，預先而定滙價，由各銀行滙撥款項。倘難使其數目均勻，則郵傳部應與銀行等定一彼此以為妥善之滙款辦法，郵傳部可自行核奪，將以上所載淨數之一半，存於郵傳部所指定為經理此事之交通銀行及或大清銀行，歸入湖廣官辦鐵路帳內。此項存於中國銀行之款，全為大清政府所擔任。在中國所存於銀行等及所指定之中國銀行之款，隨時由郵傳部按照預佔造路工程一月所需之款，撥交德華銀行收入鄂境川漢造路帳內，並交滙豐銀行收入湖南湖北二省境內粵漢造路帳內，以期於造路工程無所間斷為要。郵傳部每一季應將存於所指定中國銀行此次之借款，報告於銀行等，為使下文所載之查帳員，易於明瞭，除為撥入以上所言造路帳內外，概不得提撥。由此造路帳內提撥款項，總辦應照下開辦法，以銀兩提用，至於提出之款，如何由中國票莊，分派於需款之處，均聽總辦遊郵傳部命令辦理。凡提用款項，應按照建造鐵路工程隨時所需，由各該鐵路總辦或其代辦，出支款憑單，向滙豐銀行或德華銀行提用，並須將所提用之款，先兩日另出兩單，聲明緣由，一單交該銀行，一單交該查帳員，如查帳員於所支款項，有以為不應開支之處，可一面向總辦詳細詢問，如總辦仍不能解決，該查帳員可呈請郵傳部示遵。各該鐵路帳目，中文及英文登記，按照妥善新法辦理，並佐以收支單為據，於造路期內，該帳目並收支憑單，隨時任由銀行等，自給薪水僱用之粵漢

川漢各查帳員查看。該查帳員之責，專爲銀行等查察此項借款，是否按照本合同第三款所載提用開支，並在明按照第十八款內載鐵路總局每月所購外洋材料帳目，鐵路總局，每一年結帳時，將鐵路收支帳目及行車進款，用中英文刊印，以便任人取閱。

第十五款

設若此次借款並生發之利息，除付本合同第二款所載贖回金圓債票所需用之款並於建造鐵路期內付借款利息外，所餘之款，不敷修造第二款所言之各鐵路，以及裝配一切，其不敷之數，先由中國款項提付，以免延誤建造工程，如有不敷，則再由銀行等照本合同條款，續售此借款之第二批債票，其數不逾四百萬鎊，此第二批債票，即以本合同第九款所指內地餉源平行抵押。至於發行該批債票日期，准銀行等自行酌定，倘以後尚須再借洋款，以完該路工程，其辦法各節，屆時商訂，倘若鐵路造成後，鐵路項下，尚有存款，可將此未用之款，移入後項第二十款內所載借款利息公債項下，以備大清政府撥還此合同承認應還之款，或撥作於該各鐵路改良及有益各事之用。

第十六款

倘於未發此次借款招帖以前，遇有政治上或財政上意外之事，以致大清政府現在市面之債票，價值有礙，銀行等以爲此次借款未能按章辦理，准予銀行等展緩公道期限，如於商准期限內仍未發行此次借款，則本合同即行作廢，大清政府除按照本合同第三款，應交還預支款及其應有之息外，毫無他項酬費。

第十七款

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大清政府獨自辦理，建造此項工程，大清政府自行選用英國人一名，爲建造湖北省湖南兩省武昌至郴州之宜章縣境內粵漢鐵路之總工程師。復自行選用德國人一名，爲建造湖北省廣水至宜昌境內川漢鐵路之總工程師。又自行選用美國人一名，爲建造宜昌至夔州府境內川漢鐵路之總工程師。一面知照該銀行等，若銀行等以所選之總工程師爲不合宜，須將實在不合宜之切實理由聲明，此總工程師，一切自應聽命於督辦大臣及總辦或其代辦，所有布置造路各事，須遵照郵傳部之意辦理。其平日行爲，須敬重郵傳部與督辦大臣及總辦。該總工程師合同，由郵傳部訂立。至鐵路上派用專門人員，分派各該員應辦各事，以及辭退各該員，均由督辦大臣及總辦或其代

辦與總工程司商酌。若遇有意見不合，可商請郵傳部判斷，判定後，彼此均不得有異言。工程造竣後，在借款未清還以前，大清政府仍派歐洲人或美洲人，作為各該鐵路總工程司，但其選派，不須與銀行等商酌。

第十八款

建造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及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建造期內，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分別作為購買外洋各材料機器什物之經理人，除鋼軌一項並其附件等，郵傳部奏明應由漢陽鐵廠自行製造供用，其價目一切，由郵傳部與鐵廠比較他路歐美購運鋼軌之時值訂立，惟不得遲誤。倘漢陽鐵廠不及按時供應該鐵路所應需者，即應令該經理人由外洋購買不敷之軌。所有購買一切緊要材料，由督辦大臣或總辦招人投票，若所購之材料貨物，係購由外洋者，該經理人須以於鐵路最合宜之價購買，按照原買實價，每百分加用錢五分。惟定購材料及支取費用，非經督辦大臣或總辦核准簽字，不能照行。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既得上文所詳之用錢，自應各在其路內代為監購鐵路所需建造裝配各外洋材料。此等材料，須在於公共市場，擇價值最廉而質料最佳者購買，並用專門工程司之由郵傳部所選聘者，驗看此項貨物，此等專門之驗費，由郵傳部及該經理人等均勻分給。至英法德美所製貨物，若質料及價值，與他外國所製者相同，應先儘由英法德美公平購買，郵傳部鐵路總局，如欲在中國，或欲在外國，招他人經理購買各項外洋材料，以為更覺合宜者，可以有權照辦，惟用錢仍照上所詳給該經理人，其輪船運費及保險費等，須選用最廉者，並將其帳單及所有原來買貨單驗單等項，呈送督辦大臣及各該總辦查核。所有各項回用扣頭，均歸入鐵路項下，所有該經理人購買各材料，須有製造廠原賣單並驗單為據，該經理人除得上文所詳用錢外，別無他項用錢，惟遇有聘用工程顧問人員，其酬費由鐵路總局鐵路項下提給，中國材料及經在中國各廠製造之貨物，若質料價值，與英法德美或其他外國材料相同者，由郵傳部派用之驗貨料員，會同總工程司商酌定奪，儘先購買，以鼓勵中國工藝，購買中國材料，不給用錢，全路造竣後，於此借款未還清以前，鐵路總局，若為此兩路內購買外洋材料，應先儘向由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經理購買，其辦法章程嗣後彼此商酌辦理。

第十九款 大清政府或將來爲有裨益於該地方起見，以爲須將本合同第二款內所言之鐵路展長，自應由大清政府先以中國款項自行建造，如須用外國資本，倘銀行等所給之條款，利益不少於別家，則先儘銀行等商辦。

第二十款 此合同未滿以前，歷年除付借款本利外，鐵路總局將本年鐵路淨進款盈餘之內，酌提足數交付來年到期借款利息之數，在漢口或在上海存放，銀行等所存放之款，隨時按照市面情形，給與利息。

第二十一款 所有經理此項借款之費用，如分給外國各行經紀費分售經用電報告白郵票刊印招帖債票各費印花稅律師酬費等及其餘一切用項，概由承辦銀行等擔任。

第二十二款 此項借款，係德華銀行、滙豐銀行、東方滙理銀行、及美國資本家，均分承辦。惟彼此均無互相擔任之責。

第二十三款 德華銀行、滙豐銀行、東方滙理銀行，及美國資本家，可將其本合同應有之權利及責任，或全體，或分別過割，或付託與德國他公司，英國他公司，法國他公司，美國他公司，或董事等，或經理人等接辦。或再轉過割，或付託代辦，惟其接辦代辦，均須先請郵傳部核准。

第二十四款 本合同係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二十號，欽奉諭旨允准簽字；並由外務部用正式公文照會德國英國法國美國駐京大臣。

第二十五款 本合同繕寫華英文各八分，大清政府執收華英文各四分，銀行等執收華英文各四分，如文意有疑難之處，以英文爲准。

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二十號，本合同兩造在北京簽押。（註二）

孫先生文致函日本同志宮崎寅藏、萱野長知，向日本新內閣交涉其再赴日本入境問題，並詢問東亞大勢。

孫先生致宮崎函文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二七六

「宮崎先生大鑒：前兩月弟曾寄日銀百元，托橫濱永新祥商店林清泉君交來，未知得收到否？弟近日由加拿大到米國，明日往米京，專為見彼政界勢力人士，想可得好結果也。近聞東京內閣變更，未知對支那政策有改換否？弟入日本之問題，能否向新內閣再開談判？過來東亞大勢如何？日本人心如何趨向？請時時詳告，俾得有所取資決策。犬養、頭山等公所發起之東亞議會，進行如何？附和者衆否？亦望順為示知。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五月二十日寫。」（註三）

孫先生致萱野函文曰：

「萱野我兄大鑒：正月二十二日來翰，早經收到。前數週弟道過芝加哥，曾訪貴親戚大塚太郎，甚蒙歡迎。惟弟尚未談及款事，因見彼甚為匆忙，無機言之。數週之後，弟再過芝加哥，到時如有機緣，當言之也。弟明日往米京，見彼外部大臣，並一二元老及其他政界之有勢力者。此間人士，漸留意於支那問題矣，想不日必能得其實力之助也。弟回日本之問題，何時可以辦到？現聞內閣已更變，其後之對支那政策如何？望足下詳以告我。有信仍照前時地址寄來便妥：此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五月二十日寫。」（註四）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粵路風潮擴大，鐵路公司將於五月二十日召開股東大會。

電曰：

「粵路迭釀風潮，股東各懷意見，自定歸國有後，輿論頗多反對，商股益滋疑慮，三期股款續收有無把握，此時尙難預決，現定五月二十日開股東會，遵當竭力設法剴切勸諭，容隨時續陳。」（註五）

註一：凌鴻勛「中國鐵路志」頁二二六至二二七。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三至一九；「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頁三八至五一。

註三：「國父全集」第二冊頁玖——九七。

註四：「國父全集」第二冊，頁玖一九六。

註五：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一二至一三。

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因美國人士已漸留意於中國問題，本日抵美京華

盛頓，運動美國外交當局及其他政界之有勢力者，冀能獲其實力援助。（註一）

清貴州巡撫龐鴻書解職，以河南布政使沈瑜慶繼任。（註二）

粵、湘、鄂、川、豫等省，對鐵路國有政策，紛紛表示反對。

「民立報」記其事曰：

一、廣東 盛宣懷久欲韓斷各大幹路盡歸部辦，以遂其濫借外債之私。而石長信受其嗾使，其摺朝上而奏夕覆，爲從來所未有。然內中粵路受損尤甚，廣東同鄉京官因之大憤，集議對待之法，已決定一面奏參盛宣懷蔽蔽壟聽，侵權違法，一面質問總協理大臣，此事是否應負連帶之責任，並電請梁敦彥領銜，梁已覆電允，俟回國後如議辦理云。

二、四川 川漢鐵路以宜萬一段工程最鉅，川人苦心孤詣經營數年，一旦收歸部辦，全體憤激。在京官學各界以爲盛宣懷種種欺君罔上，於政治上法律上皆可彈劾，現在倡議組織團體設法對付云。

三、湖南 湖南諮議局、教育會、商農工自治各會，及一般人民，聞盛宣懷主張將粵漢路託名收爲國有，其實不過外有，且因歷年籌措贖路及築路各費，煞費經營。郵部既未經閣議，又無國有鐵路法案交資政院議決，且盛爲從前盜賣粵漢鐵路之人，全體大憤，聚至二三萬人，要求湘撫代奏抗爭。揚撫已允諾，如政府不允，將來事變必不可收拾云。

四、湖北 盛宣懷奏請取消鄂路南辦後，湖北京官由哈漢章等聯名抗爭，且指劾盛宣懷罪狀多端。湖北諮議局亦刊發傳單，於十一日在四官殿鐵路公司聚集軍商學界會議，對付借款問題，自午後二鐘起至六鐘止，到會者千餘人，由諸議員演說路權損失之利害，聽者莫不悲憤交集，對於盛宣懷感情尤惡，謂非設法對付不可。聞自爭回路事以來，未有如此大會議之激烈者。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二七八

五、河南 河南鐵路不承認借款興辦，亦擬集議對付盛宣懷，其傳單云：江浙之拒借款，已由全省人民大聲疾呼，奔走駭汗，並公舉代表伏闕上書，爭持廢約。河南人民觀國有二字不勝鼓舞歡騰，大呼中國萬歲。惟又恭讀另傳諭旨新借東西洋各款，有藉以擴充鐵路之說，不審洛潼鐵路是否收爲國有，抑是否即以借款興修，如果收爲國有，我河南全省土地人民何非國有，孰敢於鐵路而私之，則收爲國有一層自應懷遵諭旨，毫不敢違。惟或借款興修，則直以他省所不承認者移之河南，河南亦同在覆轍之中，豈能任本有利權名義上屬之國家，實際上則間接而付之外人。河南人民于鐵路之利不敢與國家爭，亦未便自外於江浙各省，而不與外人爭也。茲請公同認定，如由國庫撥款建築，無論如何河南皆當遵辦，如以借款興修，現在洛潼鐵路已費全省同胞汗血脂膏經營就緒，應求皇上許我力底於成，無令公同失信地方，即不至俾朝廷失信全國，即以後礦務實業等，或有復藉民力集股合資之處，謂必易從舉辦，將來富國強民皆國勢主權所係云云。（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頁玖一、九六。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七。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二頁。

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二日） 清廷命停止四川湖南兩省鐵路租股，其已收之款，由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會同該省督撫妥擬辦法。

清廷諭曰：

「前經降旨鐵路幹路收歸國有，並派端方以候補侍郎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飭令迅速前往，妥籌辦理。朝廷所以毅然行之者，固以統一路權，亦藉以稍紓民困。當川路創辦之初，該省官紳，遂定有按租抽股之議，名爲商辦，仍係巧取諸民。至今數年之久，該路迄未告成，上年且有倒虧鉅款之事，其中弊竇，不一而足。是貽累於閭閻者不少，而裨益於路政者無多。嗣湘省又復踵行租股，該省地方瘠苦，更非川省可比。際茲新政繁興，小民之擔負已重，倘不諒加體恤，將此項無益於民之舉，早日革除，農田歲獲，能有幾何？取求之而未有已時，其將何以堪此

？現將鐵路改歸官辦，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兩省租股，一律停止。其宣統三年四月以前，已收之款，著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會同該省督撫詳細查明，妥擬辦法奏聞，總不使有絲毫虧損，以致失信吾民。倘地方官有隱匿不報者，一經發覺，立予嚴參不貸。此外如有另立各項名目，捐作修路之款，一併查明，請旨辦理。著該督撫迅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以示朝廷體念民艱之至意。」（註一）

清廷命查辦四川鐵路公司虧倒鉅款。

上年九月，內閣侍讀學士甘大璋等奏：川漢路款虧倒過鉅，請按律查追。十月，四川京官鄧鎔等呈都察院，奏請撤銷總理，追收欠款，均先後奉旨交郵傳部核奏。十二月，復奉諭旨：據資政院議決，四川鐵路公司虧倒鉅款一案，請旨裁奪，著郵傳部查照前案，妥籌辦理。至是郵傳部始查明覆奏，謂該公司駐京總理喬樹枏，似尚不至扶同串弊，濫用股款，僅請撤銷總理，而歸罪於施典章，請責令擔任虧挪各款外，並監禁三年，罰金一萬元。至該公司所收畝捐等項，由四川總督派員查核，由部通盤籌畫，另奏辦理。奏上。奉旨依議。（註二）

清廷嚴令禁止湘人反對鐵路國有活動。

清廷以湘省人民反抗鐵路國有，命巡撫楊文鼎嚴行禁止，「倘有匪徒從中煽惑，擾害治安，意在作亂，准如所擬，照對亂黨辦法，格殺勿論。」諭曰：

「鐵路幹路收歸國有，業經降旨宣布，定為政策，並經簡派大員督辦，萬無反汗之理。茲據奏稱：湘省羣情洶懼，譁噪異常，徧發傳單，意在煽動。當即切誠各界紳首，趕緊勸諭開導，並嚴飭分投彈壓等語。湘省民情浮動，易滋事端，著該撫嚴行禁止，剴切曉諭，不准刊單傳布，聚眾演說。倘有匪徒從中煽惑，擾害治安，意在作亂，准如所擬，照亂黨辦法，格殺勿論。責成該撫認真防範，毋稍姑息。設有疏虞，釀成重案，定惟該撫是問。並諭郵傳部、端方、瑞澂知之。」（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五日

二八〇

清廷以候補道周萬鵬為電政總局局長。

郵傳部奏曰：

「請派電政總局局長各差等語，候選道周萬鵬，著賞給四品卿銜，充政電總局局長。」（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七至八。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中國大事記」，頁二〇。

註三：同註一，頁八至九。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頁四。

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三日）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告以廣東紳商

似已領會粵漢鐵路商股改領國家股票之利，風潮當不致擴大。

張電文曰：

「粵漢商股事，連日晤省紳，並招集各報館主筆，剴切開導，告以改領國家股票之益實較商辦為優，及此次借款於國家大局裨益匪細，當合力贊助，不宜反對。紳界報界似均能領會，當不致煽動風潮。俟開股東會時，當再竭力勸諭，特先密陳。」（註一）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連日在北京順治門外松筠庵開會，決定事項多端，由各
省諮議局議長，向清廷直接談判。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連日在松筠庵開會，籌議民兵辦法。先決定對政府要求，推湖北議員張國溶起草，提出閣制、民兵、外債，及參預憲法四問題。決以諮議局議長資格向政府直接談判。（註二）

外蒙危急，清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急電速調毅軍（按：姜桂題部）馳駐庫倫

防守。(註三)

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咨報外務部，所派奉天交涉司韓國鈞，與瀋陽日本總領事小池張，已於本月十四日，簽定中日共同經營撫順煙台煤礦細則。

附錄：中日協定撫順煙台煤礦細則

清日兩國委員，各奉本國政府委任，按照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四日），大清國政府與大日本國政府在北京所訂滿洲案件協約第三條，議定關於撫順煙臺兩煤礦細則如左：

第一條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單稱會社），對於撫順煙臺兩煤礦（以下單稱兩煤礦）所出之煤，允以出井原價百分之五計算之出口稅繳納於清國政府，但出井原價在每日出煤未滿三千噸（英噸，以下同）期內，每噸定為庫平銀壹兩，又每日出煤過三千噸時，每噸定為日本金幣壹元，以此計算稅額。

第二條 會社對於由海口運出兩煤礦之煤，每噸以海關銀十分之一兩，即銀一錢，計算之出口稅，繳納於清國海關。

第三條 前兩條載明所納之稅，適用於在北京所訂滿洲案件協約成立日，即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四日）以後之煤，會社對於同日以後採煤之出井稅，繳納清國政府。又會社在同日以後，向清國海關多納每噸二錢之出口稅，由清國政府交還會社，將來之出井稅會社允每年分四次於日歷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將前三月之稅額繳與清國所指定之收稅委員。至出口稅每月一次，將前一月之稅從速繳於所在地之清國海關。

第四條 兩煤礦之煤，如艦船因自己消費而裝載出口時，按照海關章程辦法辦理。

第五條 會社所用之煤免納出井稅，但其數量每日定為七千噸。

第六條 兩煤礦之煤除按照第一條第二條徵稅外，所有內地稅賦鈔課釐金雜派一概豁免。但對於他處之煤有較該煤礦減輕課稅時，亦允會社一律均霑。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五日

二八二

前項釐金等既經豁免，會社對清國政府每年當繳納日本金幣五萬元以爲報償，照第三條第二項分四期繳納。

清國官憲將對於兩煤鑛煤井豁免釐金等之意通知各省，俾使周知。

第七條 兩煤鑛之鑛界，以兩國委員會同勘定之附圖爲準。

第八條 清國政府允兩煤鑛鑛界以內之煤，除會社外，不論何人均不許其試掘，或採掘，其已許可者即當取消。

第九條 在鑛界內遇有不受會社之許可或允許而採掘煤或擬採掘煤者，由會社即行通知清國官憲嚴行禁止。

第十條 關於兩煤鑛採煤或僱傭鑛夫等事，清國官憲允竭力照料。

第十一條 會社如在鑛界內因鑛業上必須收買民地或延長鐵道時，當通知清國官憲，雙方協議後，決定會社如採煤完竣時，當將鑛業上所使用之土地交還清國政府。

第十二條 會社承允在鑛業用地內遇有墳墓或房屋必須遷移時，當與所有主協商酌給遷移費。又此等物件如因鑛業生損害時，亦應酌給賠償金。

第十三條 會社承允關於鑛夫之取締及救濟等事，必設相當之規定。

第十四條 此細則自成立之日起，以六十年爲限，如至期煤尙不能採盡，再行延期。

本細則繕就中日文各四份，兩國委員署名簽印，兩國政府暨東三省總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各存中日文一份爲憑。

大清國奉天交涉司韓國鈞印 大日本國總領事小池張造印 撫順炭坑次長阪口新圃印。

宣統三年四月十四日明治四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註四）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一六。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二十六日專電。

註三：同註二。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四至六。

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四日） 清廷派陸徵祥為修改中俄通商條約全權大臣。

清外務部奏：

「中俄通商條約，現屆應行修改之期，請簡派修約大臣前往俄京會議。得旨：著派陸徵祥為修約大臣，給予全權。」（註一）

清外務部密陳中英滇緬界務之曲折利害。

清外務部詳細密奏：自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英續議滇緬邊界商務條款簽訂後（按：乃根據光緒十二年中英會議緬甸條款第三項而訂立者），緬兵迭欲入境滋事，及英人擅自侵界，強佔片馬，並歷年與英政府交涉之經過。奏曰：

「光緒二十年中英滇緬界約第四款載明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等語。蓋滇緬界線，當時以尖高山為起點，向西南勘定，其尖高山以北一段，尚未勘劃。光緒二十三年間，緬兵越境滋事，英使實訥樂，謂應先以恩買卡河與潞江中間之分水嶺，為暫時從權之界，當因彼所指之分水嶺，在中國界內百有餘里，若從此橫截為界，則其西中國世襲土弁茨竹派賴等寨，收歸英屬。經總理衙門覆以應各守現管小江邊界，該使堅執不移，且謂分水嶺為天然界限，應即以為定界。相持至於光緒三十一年，滇督派委已革道員石鴻韶，與英國所派領事烈敦。會勘會勘之結果，烈領主由高麗貢大雪山順分水嶺而下，以大啞口為界，並願仿照前租芒卯三角地成案，所有大啞口以外村寨地方，作為水租。該革道則按土司治理，主以尖高山起，由磨石河源頭直上歪頭山，過之非河，經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順小江邊上至小江源，抵板廠山為界。當經繪圖，彼此蓋印，聲明會勘不會劃各在案。英人初混恩買卡河為小江，滇省既勘明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遂擬以近該江處之扒拉山，當彼所指之分水嶺。適烈領病故，外務部要求英使派員另勘，彼以已有完全報告，必欲就此商定，其所主界線，係循大金沙江及龍江之分水嶺脊，至過龍江上流各溪，再循潞江及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脊，至西藏邊界之處

，即本於烈嶺所勘之線也。外務部當即聲復，不願照允。並據滇省圖說，主以從尖高山起，過青草嶺熊家寨，過狼牙山之非河，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沿小江西岸之浪漾大山，即扒拉大山，接連他夏甲大山，爲分水嶺。甫與提商，而英使竟述其政府之言，謂中國若不允所擬各節，當令緬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無需再商。迨宣統元年，英領事遂藉端干預片馬各寨案件，旋即進兵占據片馬，外務部疊與英使交涉，並電駐英使臣劉玉麟，向英政府商令撤兵，而英使終執前議，謂不肯以分水嶺界線作爲根據，斷不受商。英政府亦一味推宕，不能得其要領。外務部一面電滇督李經羲籌商辦法，該督之意，以現所爭執各地爲一截，如磋商不成，屆時即交保和會公斷，以未經議勘各地爲一截，應先派員審查。當由外務部酌復英使，請其先將兵隊撤退，彼此各派大員將兩國所主形勢，詳細考查，再行覈定，其向北未勘之地，一併查明，以爲將來勘界地步，且聲明以公斷爲最後結果。旋准該使照復，英政府以分水嶺迤西，除片馬崗房古浪外，不認爲中國屬地，派員考查一節，鑒於往事，非兩國豫定根據，難望妥結。分水嶺形勢，宜作根據，嶺西登埂土司向收禮物崗銀等項，可以銀錢相抵，並面稱派員前往審查，與英兵必起衝突，中國應任其咎。如以分水嶺爲界，則此段屬緬地方，或有歸入中國之處，以爲交讓。當復羅列各土司證據，與之反復辯論，其詞意強硬，不稍相下。同時亦准劉玉麟電稱，片馬等處英政府擬向中國永租各等語。此滇緬北段界務與英人磋商之情形也。查此段邊界，南爲土司所屬各夷寨，北爲滇省與野人山交錯之處，從來籌邊者恆注重野人山地，以爲川滇藏之屏蔽，其形勢誠所必爭，惟國界例以高山大川爲限，滇緬若早就大金沙江分界，則其東各地自可包舉，乃前使臣曾紀澤爭之卒不能得，迨薛福成劃定南段界線，不但去大金沙江絕遠，且由尖高山起點，將流入大金沙江之恩買卡河下游劃於界外，所謂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一段蓋已成爲不易解決之問題矣。英人取緬後，經營邊境不遺餘力，在野人山各夷地探察綦詳。我國治理屬夷，向取羈縻主義，滇省官吏於所管疆索，既無詳細之圖志，又無切實之調查，論國力固人強我弱，論邊勢又人明我暗，泊乎石鴻韶與英領會勘，該領執高麗貢山以南恩買卡河東之分水嶺，該革道既不能據山形以定分水嶺之正脈，復不能審水勢以證恩買卡之經流，輒自九角塘河折而東行，溯小江源而上，雖意在保全小江內片馬各寨，而小江外狼獾等地，遂已屏諸化外。嗣經外務部改定扒拉大山一線，以與英使提商，而界員照會圖說具存，在我既失之於先，在彼轉持之有故。且石鴻韶即於此時失地獲咎，彼更疑我有失推誠

和商之道，凡斯種種，遂積爲英兵進據片馬之原因。現雖暫時退至他憂，而於該處築壘掘壕，駛運糧食軍火，徧徵各夷寨戶稅，添兵侵入狼獾，意在經營全界，不僅爭片馬一隅。滇督所擬兩截辦法，原欲急脈緩受，然審查一節，既難商允，若貿然派員前往，必至衝突。至於交會公斷，必須兩國先有公斷專約，且須出於雙方允願。中英未有專約，由我提議，彼如不允，更無他術可以轉圜。且彼既意在全界，斷不肯一面允我公斷，一面復任我審查也。竊維國家疆土，尺寸本不可以與人，況此段界務，南爲滇省險要，北爲川藏藩籬，豈容輕言退讓。自片馬事起，滇省紳民所以冀望外務部者甚至，不知外間相傳之議論，即係外部一向所主持，苟有一線可望，豈肯遽與放鬆。惟果至情見勢絀，智盡能索之時，則亦不能不計及於結束。現在扒拉大山一線，彼固萬不受商，如就九角塘河順小江西北流入恩買卡河之匯流處爲界，尙係前此外務部與滇省商酌之線，而彼於小江邊暫守之界，始終未允照行，則此線恐不易就範。至如板廠山小江源一線，係石鴻韶會勘原案，據以磋商，措詞似順。然此際彼方野心逐逐，把握亦正難言。除兩線外，惟有認高麗貢山爲根據，而就彼承租交讓之議耳！臣等再三商酌，情實明乎彼我，害必權其輕重。疆場險要，本屬無常，阻敵之謀，亦非專恃地勢。英人於小江內外各地直已視如固有，詞氣悍決異常，循此堅持無論決裂堪虞，即使終歸和商，恐稽延愈久，枝節橫生，其結局更有不如今日者。昔薛福成訂約之奏有言：決機宜速不宜遲，防患宜遠不宜邇，不值以一隅而妨全局，未便競小利而墮詭謀。當日距曾紀澤商辦時甫及八年，已有艱易損益相去倍蓰之語，迄今距薛時又二十餘年，艱易損益，自更倍蓰於當口。且中國積弱至此。防禦百無足恃，惟有藉感情爲作用，或可聯羣雄而求多助，乃得以及時自強。各國於東亞之事恆視英國之左右爲重輕，若以一彼一此之邊界，明知不敵而重傷感情，似非保持平和之至計，此尤臣等所長慮却顧，而不能不請速定辦法者也。謹將此事曲折利害，詳細密陳，究應如何辦理之處，恭候聖明裁奪。」得旨：「內閣議奏。」（註二）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通過對清廷之質問書，並推舉代表與內閣談判，同時計劃組織政黨，作為政治活動之團體。（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二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二八六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三，頁一六至二三。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四月二十七日專電。

二十七日（五月二十五日） 清廷以湖南瀏陽人民，因米貴暴動，搗毀警察總分局，命巡撫楊文鼎查辦。

清廷諭曰：

「電寄楊文鼎：據電奏：瀏陽縣匪徒，因米貴糾集多人，入縣要挾，並將警察總分局所搗毀無存。又擁入各碓坊米舖及紳士家兇鬧，旋復愈聚愈衆，聲言放火焚燒，並向防隊兵勇奪取槍械。當將爲首之黃興三、張二兩犯，拏獲正法，餘黨退散等語。仍著該撫查拏匪要，盡法懲辦。並嚴密防範，毋任再生事端。」（註一）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主張粵路未收之股仍舊續收，一律換給國家保利股票，以免多借洋債。並請與粵路總工程師兼總經理詹天佑商酌辦理。

盛電文曰：

「經電已轉呈政府公閱，甚佩盡籌。四省情形各不相同，而數年來商民喫虧則一，粵路工少費多？究竟虧損若干？尙待查核。鄙見必須未收之股，仍須續收，一律給國票保利，方能免借洋債。詹（天佑）以總工程師兼總理，請與商之。鄂川兩督來電尙妥靜，可見有事之秋，全在疆吏之善於操縱。開會後如何情形，尙乞密示。此間擬即會奏詳細辦法，弟所慮粵工仍須借洋債，必須詹有實在預算，乃可放心。」（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二五。

註二：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一七。

二十八日（五月二十六日） 清郵傳部接管郵政。

清廷從郵傳部奏：命將稅務司兼轄之郵政，移交郵傳部接管。原奏曰：

「郵政附屬稅務司，本係未設專部以前，暫歸兼轄。現經咨商稅務大臣，定期移交郵傳部接管，以歸統一，而符名實。」依議行。（註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二七

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 川漢鐵路公司具呈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請電奏收回鐵路國有成命。

清廷賞北洋大學及山西大學西學專齋畢業生進士出身。

清廷賞北洋大學畢業生進士出身，考列優等者改為翰林院庶吉士，考列中等者以主事分部儘先補用。又山西大學西學專齋畢業生，無論考列優等或中等，均賞給進士出身。是日清內閣奉上諭：

「本日引見北洋大學畢業生，考列優等之朱焜、郭養剛、陳祖誨、于震、吳熾榮、鄭英傑、梁朝玉、詹榮錫、楊卓、鈕翔青、水崇遜，均著賞給進士出身，改為翰林院庶吉士。考列中等之周鎬川、趙玉田、鄭禮謙、孫亦謙、劉永嘉、呂金藻、黑樹銘、陳朝棟、水崇龐，均著賞給進士出身，以主事分部儘先補用。其同日引見山西西學專齋考列優等之仇元璿、成元治、劉學聖，考列中等之左儒、武講、郭元章、孫晉祺、趙魁元、池莊、李蔭鐘、常克勳、解雲輅、曾紀春、米佩榮、侯德旺、張景良、葛尚功、柴維梓、孫鴻業，均著賞給進士出身，欽此。」（註一）

清廷派員至內外蒙古，調查司法、教育、商務。

清廷從理藩部奏：派員至內外蒙古，調查蒙疆司法、教育、商務，及風俗習慣諸端。所派人員由政府優給公費，自備交通工具，不許接受地方官供應。理藩部原奏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二十九日

二八八

「派員前赴蒙疆，擇要調查，並豫計行程，及調查辦法，約分三端：

一、調查事項：如司法之籌設審判廳，改良監獄，添設習藝所等類，皆列爲應辦事項。然向來盟長札薩克均有審判死罪以下之權，與將軍大臣無異，其中祇分單蒙案件與民蒙交涉案件而已。因案件不同，而審判之權遂有會同不會同之別。是不獨行政官兼管審判，即審判人員又有蒙員漢員之差異。如欲籌設審判廳，則司法不能不獨立，究竟將軍大臣與盟長札薩克能否盡棄其審判權，而單蒙與蒙民交涉案，能否全歸審判廳辦理，或暫行分別審判等級。凡關於初級審判廳案件，無論民蒙均歸各旗自審，關於地方審廳以上案件，無論民蒙統歸審判廳審理，仍以將軍大臣爲監督機關，暫定過渡辦法之處，均須就各地情形，切實調查，乃能定改正之方法也。又如教育一節，爲開通蒙民之要政，而教育之善不善，其結果尤在入手之初，採用何種教育，可以無流弊。否則蒙古素重黃教，迷信者多，強迫太深，徒滋爲淵馮魚之害。現在各將軍大臣與內盟各旗，有已經設立學堂者，有甫經組織者，應由調查員先赴各將軍大臣駐所，並已設學堂之蒙旗，切實調查其教育方法，與其所用教科書及教育人員，是否宗旨純正，不染歧趨，並應如何推廣，如何收良，可以收開通蒙民之效。此外尤關緊要者，如蒙古商務，向以茶爲大宗，理藩部例有清茶票規，爲大宗入款。近來銷數頓減，不及舊額十之三四，實由西伯利亞鐵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華茶實礙費重，難與競爭。加以向來限制華商最嚴，票額有定，轉不如俄商之任便貿易，此皆宜詳細調查，急圖改良，以維商業而抵外貨。又蒙古素重牧畜，惟不知牧養之法，頓形銷滅。其餘風俗習慣，凡有堪資政治學術者，均由調查員就近調查，以資參考，漸圖改良之豫備。除實業交通警務財政兵制：既據各該衙門覆稱暫不派員，擬由此次所派之員就調查之便，如有所得，亦擬咨商各衙門以資補助。至邊防一端，事關秘密，應由軍諮府酌定宗旨，另行會同辦理，此調查宗旨之宜豫定者也。

一、調查區域：擬由察哈爾入手，先行調查其所屬八旗，次多倫諾爾廳，錫林果勒盟。東至熱河，及昭烏達、卓索圖兩盟，錫呼圖札薩克喇嘛旗。北至庫倫，及圖車兩部落，恰克圖哲布尊丹巴沙畢游牧。西至烏里雅蘇台及三札兩部落，又南至綏遠城，及依克昭、烏蘭察布兩盟。如時期短促，則烏里雅蘇台及三札兩部落暫緩調查。其哲里木一盟，交通甚便，擬另行調查。其西路各盟，擬俟來年續辦，此調查區域之宜先規定者也。

一、調查辦法：凡調查員所經之處，須由各將軍大臣派員協同調查，並派明白通事，以便傳語。至各盟旗之處，亦由各盟旗派員導引，以資接洽。又向來各部所派調查員，均優給津貼公費，自備車輛，不用地方官供給一切，所以省擾累，便調查也。此次亦仿照辦理，凡調查員在內地行走，及至將軍大臣駐所，並有旅店飲食可購之處，均須自備資斧，不受地方官供給。惟由臺站行走，及出外調查，所須飲食房間，仍由臺站供應，按值發價，以免擾累。臣等公同商酌，意見相同，伏候命下，敬謹遵辦。」依議行。（註一）

清學部奏：楊斯盛傾產興學，准付國史館立傳。（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初一日，頁二至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三頁三二至。

註三：「教育雜誌」第三卷第六期，記事，頁四三。

是月（五月） 溫哥華同盟會分會成立。

庚戌，馮自由至溫哥華埠主持大漢日報筆政，有志青年即有以發起同盟會為請者，自由亦密秘收納同志黃布純、吳俠一等二十餘人，及孫先生文親來溫埠籌餉，同志尤感振奮。孫先生離埠後，自由即着手同盟會分會之組織，於是月召開正式成立大會，舉馮自由為支部長，周連盛為副部長，黃希純為中文書記，先後加盟同志達百數十人。（註一）

黃興、胡漢民聯名致函海外同志，報告「三二九之役」始末，及革命軍費收支情形。

本月二日黃興抵達香港後，以右指受傷曾用左手書告海外同志，說明三二九之役失敗原因。嗣以對此役籌備經過，及革命軍費之收支情形，不能不作一詳細報告，復以斷指尚未平復乃由胡漢民執筆，聯

名函致各地資助革命軍費之僑領。

附錄：黃興與胡漢民聯名致南洋同志書

德棟、澤如、心持、亦寬、夢生、培臣、源水、螺生、孝章、應章、敏飛、黃子、秋露暨芙蓉壩羅各位同志大鑒：自起事至今，始能執筆，綜述報告，蓋以善後事繁，頭腦昏痛，未暇作詳細之書也。今請將此次舉事先後情形，一一敘之。自去冬克、伯、展三人到底能，與中山先生會議後，即提起籌款大舉之議。於是伯先先歸港，顧存前此支部之機關，一面為擴張進行之計。十二月，克既由仰光出，詣芙蓉、壩羅，與各同志熟商，知南洋款已有着後即歸港，就港部辦事諸人草定章程，分科擔任。

(一) 軍事部分科擔任之情形 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畫，選舉克為長，伯為副長。次則有調度處，以運動新舊軍事，舉姚雨平為長；有儲備課，以購器械兼運送事，舉胡毅生為長；有交通課，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處，舉伯先為長；有秘書課，掌文件，舉胡展堂為長；有編輯課，草定制度，舉陳炯明為長（展未歸港時，秘書亦由陳代理）；有出納課，以司全部財政之出入，舉李海雲為長；有總務課，以司其他一切之雜務，舉洪承點為長；有調查課，以調查敵人之情形，舉羅熾揚為長；其餘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於各課，共同效力，此分科擔任之情形也。

(二) 破壞粵城之計劃 發動計策，原以軍界為主要。從前運動在新軍；此次調度處之設，則兼及巡防營警察。但警察無戰鬥力，巡防營自正月舉辦清鄉，駐省不常，故仍倚新軍為主。新軍有槍無彈，所有僅備操時數警之用；則必先有死士數百發難於城內，破壞滿清在省之其重要行政機關，占領其軍械，開城門以延新軍入，然後可為完全占領省會之計。此亦在庇時與中山先生所共定者。初擬招集死士五百人，名曰選鋒。後以方面多，而力量恐不足，則加為八百餘人：一、攻殺張鳴岐，克任之；二、攻殺李準，伯任之；三、占領督練公所，徐維揚任之；四、防截旗滿界，並占領大北、歸德兩城樓，毅生、炯明二人分任之；五、攻破巡警道中廣協署，兼防大

南門，梁起、黃俠毅任之；六、攻占飛來廟軍械局，兼破小北門，延入新軍，姚雨平任之。以上各率百人，李文甫任五十人，入旗界攻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任五十，占龍王廟高地。洪承點任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羅則軍任十人，破壞電局（以上選鋒之計畫。）選鋒之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皆在其要地，預備臨時放火，以擾其軍心。此發難計策之大略也。

(三) 預算並支出之大略 以有八百人之選鋒，則最少要有槍械六百，故預算儲備課之經費四萬餘元，為購械及運送之費。調度之預算二萬餘，統籌部二萬餘，交通課五千。選鋒八百人，召集屯聚種種之費，約人需三十元，故亦預算二萬餘。惠州預算費五千。合以總務課雜費及放火委員等費，共總預算必要費約十二萬餘。另預算預備費數萬。當克到壩羅時，承熱心數同志擔任英屬南洋籌足五萬，因預算中山到美洲，至少有五萬元；而謝良牧於十二月到爪哇泗水，已報告已籌得五萬。其後有姚雨平之友，再為運動，飭彼中人必交雨平。而泗水來信，則擔任六萬。又劉芝芬往荷屬，自任能另籌一萬元。文島籌款員報告可得二萬元以上。伯先回港，即就港與曾伯諤商，令姚雨平切實與之交涉。據其答應，兄弟各出萬元，故大略定為荷屬有六、七萬元之收入。詎其後泗水於正月來五千。久久無信。至三月始又來五千，三月二十幾始又來萬五千元。前後共計二萬五千元。芝芬交來出納課三千，合之古亮初、謝魯情所交，總共不過三萬。謝良牧回港，未交一文，曾伯諤兄弟始終一錢不出。二月間，英屬南洋運西貢、暹羅之款，亦已及五萬。美洲則域多利致公堂變產，電到三萬三千，溫哥華致公堂電到萬九千，滿得可埠電到一萬一千，金山一萬，檀香山二千，紐約二千餘。故英屬南洋與美洲，俱不失預算之數（美洲且過之。）獨荷屬款未符原擬，且遲到。弟等信海外愛國同志，其熱度無有高下；惟籌款員到荷屬者，實不統一，紛言運動，經手又不一人，所以與各處稍異。此經濟出入之大略也。（出納課組織嚴密，凡各處捐款以交到出納課發回收據為憑。其未交到者，即惟經手人是問。凡用款，必統籌部長認可簽字，由出納課長支付。事後當使出納課將總數收支部寄南洋，以次轉美洲，昭信用於各埠，此係發難前弟等公決如此辦法者。）

(四) 事前殺李準之無成 初擬於去年十二月先殺李準，以去一大阻力。適馮憶漢自庇能回，伊力任其事，已教以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

配發擲炸彈之法，且爲之佈置一切，而馮屢次推宕。延至正月，弟等以此事行之不宜於發難時期過近，乃與約限不得過二月十五。馮則匿跡十餘日始出，出云墮水，染病返鄉。及出再爲之謀，伊急言彈藥須人代裝。及派人往。則又言無須。其始於去年，克等即問伊，需否租店爲業？伊力言不必。到二月，則又言必須覓舖，否則僕僕爲勞。二月初旬重來香港，伯先怒其反覆游移，毫無決心，面責之，彼若稍發憤者，則再請給費五十元（以前已屢支公款約數百元），使爲最後之經費。（蓋彈藥各事已爲布置，此祇係居省城之旅費耳。）馮揚長而去。臨行與約最遲不得過二十，以要其決心，且以經過許多時間，仍不能圖，則必不實也。馮去後未幾，而又還鄉。其在省未嘗到省機關索取利器，以是貽誤。當時伊若不自負，則尙有他人擔任。乃彼色厲而內荏，蹉跎誤事，此着關係不細，以彼之慷慨自承者，竟無其事。而溫生才則不謀於朋友衆人，一擊而殺孚琦，其志行眞屬高卓。但孚琦死，而我黨之障礙物尤在，且使彼驚駭而預防，眞吾黨之不幸也。

(五)

惠州事件之失敗 軍事既以省城爲主力，同時若手於惠州，以惠州爲省之屏蔽，形勢所在。故其始自南洋歸，克等即與商辦；惟察其人，軍事上智識不周，決不足以當一面，因與伯先共任羅熾揚主其事，（因姚雨平力保之，伯先亦素器重其人。）羅嘉應州人，曾爲新軍砲營排長，去年正月之事犯險而出者。預算其經費需五千元，運動會黨，購槍彈爲補充，羅使同鄉陳甫仁入惠交通嚴德明，而身自帶銀數百往汕，謂將購械，前後共支四千餘元。自汕歸港，（其在汕又令港寄五百元爲械價，言已定購，須此數立付價也。僅携回六響數枝。每支最多不過值十餘元者。是時羅則軍，曾其光二君因展之約自南洋歸，展邀羅曾與熾揚共事。熾揚不欲，謂二人有攬歸惠州人自辦之意。將來必且壞事，而羅則軍、曾其光則調查得熾揚挾妓浪費，及種種不名譽事。克等猶未敢深信，然汕頭購械滙銀五百，而祇購小槍數枝，則已不能無疑。及二月下旬，熾揚見陳甫仁偕嚴德明出，則謂運動已成熟，須親入惠，求補加槍枝，遂給以駁壳一、八響一〇七響，曲尺九，切囑其設法運帶。（是晚支銀千五百元，連前後伊一人實支過四千餘元。）迨伊行至澳頭，遽被搜去槍枝，同伴四人，陳甫仁，嚴德明被捕，伊與沙姓幸免。伊歸港報告，則云同時失去現銀二千三百。閱二日，嚴德明自虜手逃出，則言當被搜時，既發現槍械，即將行李物件一點明取去，其中並無銀兩。以此質熾揚，熾揚惟矢天日而已。德明被捕，熾揚

見之，既捕一日尚未起解，借入廁所潛逃得免，熾揚未之料也。及德明聞熾揚支過公款四千，則大驚奇，謂甫仁入惠，所用不過二百餘元，餘款安在？而熾揚嗣是亦匿迹不出。克等始爽然知人之不易！然熾揚不可恃，而惠州未可不顧，則以之專責嚴德明與鍾君任之，另外備款二千五百元爲用費。嚴、鍾皆若操必得之券。顧二十七，（是日克已入省展爲代理）鍾尤出，求加款數百，謂可多得數百人云云，展以時期已迫，鍾尤來港，且得人亦復何用。叩其槍械，則云已購定，未到手。大約二十九或來不及，則縱火焚城亦是一策云云。及二十八晚，省再定二十九之期。展乃發密電與之，使三十發動。然至今尙無消息。初一日有嘉應州人黃醒民質貿然來，自云報告惠州已破。卽其說，則報紙之傳語，語荒唐，展立斥去之。惠州之無效，實不得其人以辦事也。曾秀初不愿與人共事及熾揚兵敗舉以專任，則伊亦不敢承。眞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六)

展緩時期之原因 原議三月十五爲發動期，顧不能不緩者：一則美屬款未到全，荷屬萬五千元，更到於二十以後；二則適遇溫生財事件發生，省會方戒嚴，欲俟其防弛；旗界所租備放火之用屋，有數處被查詰，詎其後任事者竟由怯遷避。三則日本所購之械，其大數尙未到。（其中尙有一誤事之人，則由日本帶槍係托日本留學同志以行李分次携歸，港無入口稅，向不搜查。一日洪承點眼見金山上海船到，有上船搜查者歸報，克因電日本，令來者注意。日本吳君是時主任發付之事，因告之帶資之周來蘇（湖南留學生），並爲改搭頭等位，周以爲專令伊自己注意防衛也，舟過門司，已盡棄之大海，凡七響無烟七十五枝，金山單口飛箭之六響四十枝，碼子數千。船到香港，則並無搜檢者，許多利器盡付洪流，不知是何肺腸？而此幫貨到於二月下旬，倘無此顛預之人，則早已接收得用矣。然早知四月初有二標退伍之確消息，故時期亦祇能盡三月底。乃粵吏自溫生才事件後，防備日密，偵探四出，南洋則有報告，北京則有電報，風聲漸緊，然同志決不肯知難而退。

(七)

選鋒之召集 是時外省之選鋒，到者十九。伯先所部悉江南安徽人。克則有川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數人，皆留學生之最程度者。閩同志並招其鄉死士三十餘人來，南洋、安南之同志來者，悉愿從克。既皆集居於港，初衆議恐選鋒臨時不及照應，故公定先期齊集於省城。至二十四、五，伯先之人已半上，克所偕爲將領之同志亦先上，餘人所部亦陸續上。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

(八) 器械之運送接收 至於器械則子彈已由頭髮密運到達，槍則僅運到七十餘枝（係西貢到者，由周之貞、郭漢圖與展妹從他路運入）。毅以十幾上省，儲備課事，由克、展代理。頭髮及他路輸運之策，原定於毅，其擔任頭髮者為陳鏡波。於港設頭髮公司一家，（名為公司，不過一小舖，月租十餘元，店夥即自己人，不須修費）省設公司三，其始凡運碼子三次，以少續多，皆無失，乃頗恃此路，毅亦因此而愈信鏡波。至二十四，日本之械已陸續到，則續由頭髮裝運，同時王鶴鳴與杜君（俱星洲同志，業機器者）發明一法，用罐頭裝載，於二十六日始付寄。二十七西貢大二次械到，日本之械亦全到，則俱由頭髮裝運。連日風聲愈緊，港部恐省中無主，因共請克於二十五晚入。克未入時，省中已欲定二十八舉事。

(九) 克入省定期及二十八改期之事 及克入省，爰定二十九，因電告港部，蓋預計西貢及日本之械至此日方能運到接收分配也。詎二十七日張鳴岐、李準調回巡防二營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毅生即提議改緩時期，陳炯明和之。宋建候亦懼不敵，贊同其說（宋君伯先在省之代表也）。姚雨平則反對，惟姚亦要槍數在五百以上方允。此時槍枝接收者，不過七十餘枝。罐頭一幫，尚未取出，不敢作必得之數，原公議到期必發槍械，或有意外，則不能照原數分配。今姚為此要求，知必難辦到。克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無異解散，克之痛心為何如！故克即決心願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胞，而令各部即速退散，免被搜捕之禍。當與宋建候、洪承點商量，先將伯先所部全數退港，餘亦陸續退去；一面保存已到之槍枝，留為後起者之用。後林時埭君、喻紀雲君到克處云：不但不能緩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以巡警局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札，且夕必發也。（河南一巡官係四川同志，報告於喻者。）克以兩兄之決心，則欲集三四十人以擊督署，議已決，毅聞之仍不謂然，復說林使遣林部十人歸。

(十) 仍定期二十九之原因 是日姚雨平、陳炯明偕至報告云：李準調來三營，由順德返者內皆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即可乘此機會。姚、陳遂往與其人商定。不久即回復，言其人已決心。當即密電港，仍定期二十九。克意此三營若能反正，不患餘營不降，況有新軍之大力從外而入。又巡警教練所有學生二百餘人，皆決心相助，事當可成。即定計畫，陳任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姚任破小北門飛來廟，並起巡防營與新軍，毅以二十人守大南

門。

(1) 臨時改定任務 克自攻督署。約定二十九午後五點半鐘。是早早船克部閩省同志及海防同志俱上省，但入克處。伯先所部亦有數十人上省，但俱未到其代表宋君之機關，致宋君無一人，不能獨當一面。（伯先所部更有領盤費上省而即他逃者，謂不滿意於軍令之忽退忽進，於是歎李文甫、羅則軍為難及也。）

(2) 克獨攻督署之情形 克即召集餘人，以攻督署，由小東營出，槍殺巡警於道，疾行而前猛擊衛隊，殺其管帶，破入督署，守者皆逃。並有一二衛隊被迫署內，不得出，棄槍降，求為引導。於是直入內進，克與林時埭、朱執信、李文楷、嚴驥君等親行遍搜，無一要人。克欲寬放火之材料，如書籍文件之類，亦不可得，乃置火種於床上而後出。及克出大南門到河南火始大。觀其情形有似二三日前去者，（報紙云：藩臬適在開審查會皆虛捏之詞，以內外無輿輟儀仗一切物也。知發動之期，知督署之必攻，當另有最密切之偵察報告，否則不能如是之靈活。二十六七，毅生已疑陳鏡波為偵探，後益知其確。然再定期二十九，臨時克親攻督署，此等事陳尚不足以及知之。姚雨平逢人運動，力信巡防營為可恃，此必又為人賣，而使滿吏知吾軍一切內容。）

(3) 以後巷戰之情形及黨人死事之勇烈 初入督署時，僅死三人。既出督署，則林時埭（福建人）於東轅門招撫李準之先鋒，蓋是時李準衛隊已至與張鳴岐衛隊合。（以伯先所部常言先鋒隊已交通多人也，）突然腦中槍死。克中傷右手，斷兩指，他同志亦多死於衛隊門首者。時就分兵三路：克與十人欲出大南門，欲與巡防營接，徐維揚以花縣四十人，欲出小北門，與新軍接，徐川、閩同志及海防南洋同志，欲進攻督練公所。方聲洞（福建人）兄與克俱與巡防營遇於雙門底，見其並無相應之號，且舉槍相向，乃急發手槍，立斃其哨弁。敵來愈衆，戰死喻紀雲（四川人）。與七十人攻督練公所，途遇防勇，繞路攻龍王廟，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為之披靡，後失手遇害。李文甫（廣東人）兄攻督署時，非常猛烈。既出，傷其足，後為虜獲，從容談笑以死。其餘殉國而死者，粵同志則有羅則軍、李子奎、李羣、周華、王鶴明、杜君、李文楷、馬昌、羅坤，四川則有饒國樑、秦炳，福建則有林覺民（林覺民君素學法律皆編輯科員也）、陳可鈞、陳與新、劉六湖、劉元棟、陳更新、吳任之、馮郁莊、林尹民、郭炎利、郭增興、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

達、林七妹、曾顯、劉文藩、虞全鼎、周團生、吳順利、吳炎妹，尙有不知姓名者一人。徐維揚之部下花縣之衆死二十四人，被捉在監者六人，負傷生還者十六人。克既負傷，偕方聲洞等在雙門底遇防營，猶豫未肯先發槍，既審敵槍聲，回顧部下不見一人，乃以肩撞破一小店門，入而後，掩之從內發槍，轟中七八人，敵却，且不知克所在，亦停槍聲。久之，聞其傳呼，須急往保護提署，乃相率去。克遂易服出大南門，入河南女同志家，初二日始返港。朱執信兄攻督署時，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二門，爲後列誤傷肩際，仍偕克攻出大南門，遇敵相失，幸遇其門生家，入易服走出。何克夫負傷力戰出大南門後，就至戚家易服至初三日出。四川熊克武、福建王以通、嚴驥，皆負重傷而出。鄭坤負傷走大南門，入一店，爲所逐，且呼賊，坤憤殺之，奪衣而出。劉梅卿展轉戰於小北門一帶，衆既散亡，闖入人家，亦殺人奪衣而出。此二人事由自衛，情尙可原。鄭坤甚驍，然甚勇敢。劉梅卿則每戰必先，臨機敏捷，洵爲戰將。周之貞、楊十兩人，戰後亦幸走免。克同攻督署者百三十人左右，內有徐維揚四十餘人，劉古香十四人。徐劉部稍弱。餘雖以朱執信、李文甫、陳興新之溫文，而敢先當敵，無絲毫之怯懦，蓋義理之勇爲之也。林時埭本同與陳興新、林覺民在日本籌得經濟，將歸閩起事；既來港，則同效死於粵。閩省同志多在東畢業專門學校者，年少俊才，傷心俱燼！喻紀雲學藥學畢業，能製炸彈炸藥。精衛北京事件，喻實同謀。炸彈發現，喻再往日本合藥，而精衛、黃理君被捕。此次舉事，喻最先決心，蓋已置死生於度外。羅則軍本有十人，擔任毀電局，至二十七令其退返。李文甫有五十人，欲攻石馬槽，亦於是日受令退返。而二人再知定期二十九之說，隻身赴難，殉義而死，俱爲難能。王鶴明、杜某、李文楷，事事勤慎，不辭苦瘁，倉猝戰死，可惜可哀！戰之翌日，海防同志數人入米店，據米爲壘，拋擲炸彈，營勇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焚燒，惟羅穩走出。伯先在省代表之宋健侯君，亦輕裘緩帶之上，既已遣散其部下，仍與數人合克隊攻督署，後不知如何被捕。各報登有宋玉琳口供慷慨仁明，如見其生平矣。龐雄爲高州吳川人，素運動廣州灣方面，此次亦遇害。石經武留守建侯所住機關被捉，亦從容就義。其餘江、皖、湘、粵之士，雖未與戰，而陷在城內，以無辯被害者不少。

(四)

失敗之原因與擔任任務者之不力 此次經營過久，人先械到，日露風聲。（此着乃事勢使然，因豫料購械之地，

多不如願也。而周來蘇之棄槍大海，要重購重運，亦貽害不細。）且知人不明，內藏偵探，使敵爲備；至溫生才之事件，新軍之退伍，皆屬意外之障礙，然使各任事之人俱能盡其任務，則虞雖密防，而其戰鬥力如彼祇百餘人，橫直衝突，虞幾無如何。克卽晚出大南門，徐維揚到小北門，俱無守備者。當時若巡防營從南入，新軍從北入，必無抵禦。張李爲空衙空城之計，若軍界有變，卽不啻自貽伊戚，而孰知一皆虛僞。平日專任調度處之人，不敢出，僞言其衆有槍無彈。（是時雨平所部全在省，並未退去他處。初雨平言毅生不肯發彈，克亦姑信其言。後查知伊已由女同志忠漢手收彈三千餘，且是日雨平到某書院取槍彈，二三其說，後亦不自取而去。惟有彈三千，儘足以起。又伊另支公款三千五百元，爲自購槍彈之用，此項又安在？以平日慣爲運動，至難信爲可卽反正之軍隊，一與觸接，又復何難？倪映典隻身入軍，而三千人皆反，人之賢不肖，相去遠矣。）是日再三言巡防營必反必應，克等因之再定二十九之期。詎伊臨時並不往應接，（防營與我黨相遇，亦隨處敵視），非詐僞欺人，卽忍心作壁上觀耳。此姚雨平誤事之罪也。毅生本任百人，連東莞五十人爲百五十人。二十七因有改期之說，乃盡遣返。二十八晚由執信兄馳往順德。二十九午後歸云有十人至蓮塘街，比往視，則克部李羣帶來之人，克知毅衆不能復來，乃聽其擇陳炯明二十人守大南門。詎其日三時，隨炯明馳至□□書院告毅，謂又改期三十。（此說係港部二十八晚發電求緩者，因二十八晚十時，港始接省再定二十九之密電，以早船不克全部來，乃分早晚發（早船少晚船五隻也）。而同時發電求緩，然克等在省議已決定，陳炯明初以爲言，克卽拒之，再使其友馬君來，則克衆已裝好身將備戰，不知炯明何所據，而謬謂克以允改期之妄傳？讓還守大西門之職務與炯明，因謂與炯明之衆言語不通，（炯明之下爲海陸豐人），而身自出大南門，會順德派來之人後，遂不及入城。毅生既有任務，初豈不知炯明之衆爲海陸豐人，何至臨時，方始悟及。輕將守大南門之任並還於炯明，其誤事一。惟其任守大南門，故克聽其多分駁壳槍，否則克部戰鬥力增，傷亡或少。其誤事二。陳炯明本不知兵，然既承指揮之任不辭，乃便造爲克已允改三十之說，自誤誤人，殊不可解。先擔任攻巡警教練所，因毅讓還其部二十人，則云如此我並以全衆守大南門不攻督練公所，既已非矣。後則並大南門而不守，徘徊於城外，此皆陳炯明誤事之處也。至二十六日，克已當公衆定二十九爲期，倘始終不改，不撤退各部之衆

而，且陸續仍進，則在省多三四百人，虞不足懼。即敗，或能盡衝出，而殺生、炯明等則僅以風聲之過露，以爲事必不成。（以事勢論，防營新軍不能反正，雖有黨人數百，恐亦難於佔領廣東，如殺所料；然究竟有進無退，方爲我輩之決心。）教懼頭髮公司之有偵探則不敢往取彈子。見巡警之屬目與防勇之加增，則憂其難圖。殊不知張、李二賊方設網張羅，任我輩之盡數投入；倘爲盡數之拚命，未必果全燼也。當二十八晚港部接省電，仍定二十九之期，其時在港者餘三百人，翌日早船只有一隻，以當時謠言已重，恐一船數百無辦之人不得登岸，故分小半上省，而大半入夜搭船上；同時發電，請省緩一夜。展與伯先俱以嫌疑重而識面者多，故俱搭夜船上。至則廿九晚之事已敗，城門已閉，不得入，乃相率歸港。

(四) 善後事宜：共議暫將外省外鄉之人先分別遣散；一面派人上省，分別招呼其負傷者延醫給費治之；戰死之士則撫恤其家；其在內地之軍器則設法保全之計。巡防營實不足信，新軍與警練之人，則因臨時無人接洽不得責以不來，幸事後尙無大牽涉，可留爲後圖。

(五) 預算不足之原因：至於此次辦事，由開辦至發難之日，共收款十七萬餘，溢出原來預算四萬餘，統籌部溢出一萬餘，儲備課溢出一萬餘，選鋒課溢出一萬餘。統籌部之溢出，因經營既久，費自稍多，且內含有電報費三千餘，又去年各科未成立之時，一切費用，俱屬於統籌部故也。儲備課之溢出，則原擬購槍六百，約價三萬八千餘，加入運送費四千，炸彈費一千及他種軍用品費，定預算爲四萬五千餘。後因選鋒加多人數三百，於是另發款，由該主任人自購槍械，即如下開姚、張、莫、鄭、黃所支購槍費。又爲新軍補充子彈增購炸藥，在日本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子彈及運送費（四千餘元），用銀三萬五千餘，由西貢購槍一百六十餘支，用銀一萬二千九百餘（此兩處所以加購槍械浮於原額者，以周家蘇乘槍於海，凡失去七響七十五，大六響四十也）在港購得三十餘枝，用銀三千七百元。三共銀五萬一千餘加入各主任人購槍費七千三百餘，打刀費七百二十，省港運送費、秘密保存費軍用品費共三千餘元，總共用銀六萬五千九百餘。現尙欠日本槍價債銀一千元（日本銀）。附表如別紙。（編者按：附表見後。）

此外惠州一方面，已被羅熾揚先後用去預算之款，而其後再給費嚴德明謀之，此處去款二千五百元。交通課本

算定五千。伯兄所任爲交通委員鄭贊臣者，既盡去所指定三千之款，更攪伯選鋒款千數百元用之，猶以爲未足，三月初儲備課使林直勉往滬購械餘款二千，鄭竟僞造電報，將該款騙去。人固不易知，知人不明，弟等當共負其責也。其餘尚有各項瑣碎之費，爲當初預算所未及者，此超過原來預算之情形也。此次以黨之全力舉事，中外周知，而事機貽誤，不能有成，省會既失（樂從圩未幾即退），各處都不能發。雖廣以黨人之敢死勇戰，至今猶草木皆兵；然費如許力量，得此結果，豈初思所能及耶？又況死我仁勇俱備之同志之多耶？謀之不臧，負黨負友，弟等之罪，實無可辭！惟此心益傷益憤，一息尚存，此仇必復，斷不使張、李等賊安枕而臥也。此數日內痛悼戰死之良友，哀方未艾，而忽又有一大傷心之事，則伯先兄於幾患腸病，加以鬱鬱，初不肯調理；至劇痛時，延西醫再三診視，乃知爲盲腸發炎。展克即催其入醫院割治，既又數日始行割治，則腸已灌膿，割處亦竟不知痛，內流黑水，飲食俱不能進，且嘔且噎，至十九日竟長逝矣，哀哉痛哉！以伯兄平日之豪雄，不獲殺國仇而死，乃死於無常之劇病，可謂死非其所，彼蒼無良，殲我志士不已，又奪我一大將，想公等聞之，亦將悲慨不置，若弟等則更無可言矣！書至此，不能復記，惟公等鑒之。卽頌道安！弟黃興、胡展堂頓首。

此書太長，各埠不能一一錄寄，故乞尊處摘抄要略，分寄附近如星加坡、麻坡、吉隆、麻六甲、太平、金堡、龍邦、閩丹等埠，並乞代爲申明弟等不暇一一致書之故，求我同志恕其疎略也。弟展堂又及。

儲備課用款略表

日本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碼運送費四千餘元，又補銀共用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元四角。

西貢購械一百六十餘枝，連碼費一萬二千九百零九元五角九。

在香港購槍三十餘枝連碼三千七百元。補充新軍子彈一千元，炸藥費二千五百元，打刀費九百二元。

省港運送費、保存費、軍用各品費，共三千元。

姚雨平支自購槍費三千五百元。

莫紀彭支購槍費一千零八元。

黃俠毅支購槍費八百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

三〇〇

張六村支購槍費五百元。

鄭平波支購槍費一千零五元。

共用銀六萬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占。另欠日本槍價債銀一千元。此爲大略計算表。其詳細則俟一一清算後，奉呈察核。

選鋒課用款略表

趙伯先選一百五十人八千四百元。

陳炯明選一百人，三千元。

胡毅生選百五十人，四千六百零五元。

克選二百人，四千二百四十元。

姚雨平選一百二十人，四千二百元。

莫徐選一百二十人，三千一百八十元。

黃梁選一百人，三千三百元。

張六村選五十人，一千七百五十元。

鄭平坡選五十人，一千七百五十元。

劉古香選二十人八百一十元。

共用銀三萬五千二百三十五元。

「說明」人數加多，爲此課超出預算之總用。趙選費重者，因於正月時在省已有所組織，未幾破裂即嚴德明事件，重複招土於江南也。克人最多而費省者，閩同志四十人，自備資斧來港，何曉柳數十人李羣數十人，皆臨時就近招集也。鄭平波自稱已運動督署衛隊多人，硬欲獨當督署，故使自招五十人，此亦在於預算之外，乃臨事則不見其人，而衛隊亦非有聯絡。姚張鄭羅四人，共支出公款四萬二千七百一十元，姚雨平選鋒支四千二元，調度處支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元，自買槍械支三千五百元，共三萬二千六百六十元。張六村選鋒一千七百五十元，自買器械五百元，共

二千二百五十元，鄭平坡選鋒支一千七百五十元。自買器械支一千零五十元，共二千八百元。羅熾揚惠州運動經費四千元，失敗後營救費三百元，自借一百元，失去槍費六百元，共五千元。姚雨平專任運動軍界兼選鋒，而臨時並不與軍界接洽，其選鋒則有槍有彈，在省坐視。張六村念九下午到克強處，見克強發，即急走避，至於羅熾揚之債事，鄭平坡之荒謬，更不足論；然此數人，則支出公款四萬餘元。尚有統籌部運動調度各費數萬元。容日詳細一一清算，奉呈察核。

附：(考訂)

一、原書未署年月日，考係民元前一年辛亥四月十九日（西元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七日）後不久所發。時黃先生正在香港療治右手斷指，乃口述由胡漢民執筆，雖非黃先生親筆，然胡先生親筆已不可多得，況經黃先生簽名。且此書報告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經過甚詳，極具歷史價值，故特收入。

二、此項報告，共抄發數份，分致有各地資助革命軍費之僑領。其中字句，略有出入，視各地資助情形而異。此書係致譚德棟、鄧澤如、黃心持、朱赤寬、□夢生、□培臣、李源水、鄭螺生、李孝章、郭應章、□敏飛、黃子、陸秋露等，均係南洋籌款最力之華僑同志。

三、書中所稱「克」即黃先生，字克強。「伯」即趙聲，字伯先。「展」即胡漢民，字展堂。「劉芝芬」即劉芷芬。「溫生才」係民元前一年三月初十日（西元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在廣州謀刺清水師提督李準之革命烈士。因李擁兵狡狠，黨人屢次舉義，多敗其手，思先去之，以去革命大舉之障礙，而當日被刺死者却為清都統孚琦；但由於此舉使清吏提高警覺，嚴密防範以致影響三月二十九日起義之密謀，為使失敗重要原因之一。「溫生則」係溫生才之筆誤。「羅則軍」即羅仲霍。「陳與新」當係陳與樂。「杜某某」、「杜君」是否為杜鳳書，尙待考。在黃花岡革命烈士中屬姓杜者，只有杜鳳書一人。「黃理君」即黃復生。

四、此書發表後，關於牽涉姚雨平及胡毅生、陳炯明部份，姚氏曾提出異議。據鄒魯著「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載稱：「此報告書發布後，姚雨平到星加坡得見，以為不實，函黃、胡，並函陳炯明及胡毅生同赴南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四月

三〇二

洋，約集同志開大會評判。書函四出，卒由南洋同志勸告而中止其事。（註二）

註一：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一一〇。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總一四三七至一四四八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月

初一日(五月二十八日) 郵政脫離稅務司，改歸郵傳部，由郵傳部左侍郎李經方兼郵政總局局長，派法人帛黎(Theophile Piry)為總辦。(註一)

郵傳部接管郵政事宜，經歷年之協商及籌備，始由代理總稅務司安格聯擬具郵政交替辦法五條，呈由稅務處咨行郵傳部，經郵傳大臣盛宣懷酌定後，會同總理大臣奕訢，於四月二十八日奏明定於五月朔一日(陽歷五月二十八日)實行接管郵政，次日奉旨依議。郵傳部乃將總稅務司所擬交替辦法酌加修正如下：①現任郵政總辦帛黎即派充總辦一缺，上承郵傳部經理郵政事務；②交替後所有郵政事務統歸郵政總局局長督理；其經理各局暨所用各項人員應照總稅務司看待稅務人員之法，由局長督同總辦斟酌施行；③在事之華洋人員，凡經總稅務司准定者，現在均仍定用，即按現行之郵政章程，所有長久留用及薪水、陞階、請假、養老等事，均照在總稅務司轄下時無異；④以上三條已奏明奉旨依議；⑤新關歷年撥墊以助郵政暫行浮用之經費，由郵傳部承認歸還。於是郵政遂脫離海關自立，由郵傳部接收。在部內設立郵政總局，置局長一人，局長之下設總辦會辦各一人。並由部通飭宣示華洋人員安心辦公，所有人事規定，均按現行之郵政章程辦理，與在總稅務司管轄時無異。(註二)

成都川漢鐵路公司舉行股東及各團體代表會議，要求清廷收回國有成命，暫緩接收。

四川川漢鐵路在省股東，約集各團體代表，在鐵路公司舉行會議，人心憤激，咸認為「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斷無收回國有之理由。」幹路國有，「係全國鐵路一大變局，即川省人民生死存亡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二日

三〇四

之一絕大關係。」決議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銜編修伍肇齡領銜呈請總督電奏，請旨收回成命。文曰：

「具公呈翰林院侍講學士銜編修伍肇齡等，為籲懇電奏事：恭讀四月十一日上諭：各省商辦幹路，收回國有，定為政策。京外股東，聞命惶惑，憤激異常，函電交馳，日數十起。當即催促公司董事局，先行呈懇電奏，收回成命，一面定期速開股東大會，籌議辦法。二十日即奉上諭，派端方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二十日又奉上諭，飭川湘兩省，刊刻謄黃，停止租股，並聞政府已先派員接收。朝旨日切，人心益形憤激。在省股東，乃約集各團體於五月初一日，往公司會議，人心慘痛，議論紛歧。大致皆以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即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致釀成外有之慘禍，應即合懇督部堂，據情電奏，請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並應速懇督部堂，迅予電奏請旨飭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致激亂人心，別生枝節，俟閏六月初十日開股東特別大會，議決辦法，再行請旨辦理。紳等竊以幹路收回，係全國鐵路一大變局，即川省人民生死存廢之一絕大關係，民心浮動，岌岌可危。倘不速懇維持，誠恐股東誤會，人民憤極，貽誤後來不淺。祇得具呈公懇大公祖，俯順人心，預防隱患，迅予賞准電奏，請旨收回成命，飭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緩接收，則造福川民，保全大局，實無涯矣。情辭迫切，不勝屏營待命之至。伏乞大公祖大人察核施行。」（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中國大事記」，頁一至二。

註二：Postal Circular 261-262. May 30-31, 1911.

註三：周開慶「四川與辛亥革命」頁九五至九六（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四川文獻研究社出版）。

初二日（五月二十九日） 四國鐵路借款合同簽字後，清廷內部發生暗潮。

川漢粵漢借款簽字後，清政府頗有暗潮，鄂省京官參摺已有五起，又有某某員勒在監國前，力請主持。盛宣懷頗惶懼，哀求閣臣言：「此策有變，東省益危，祖宗發祥之地將不保，當請王爺顧念。」慶邸謂：「大局已定，決無反汗。」因又寄諭端方速赴要差，以免另生枝節。（註一）

清廷派陸軍四十二協統領官蕭星垣，充任陸軍第二十一鎮統制官，並賞陸軍副都統銜。禁衛軍步標統帶官應龍翔，充陸軍第二十九混成協統領官，並賞陸軍協都統銜。(註二)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五月初三北京專電。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

初三日(五月三十日) 清廷命停止湘省因築路所抽米、鹽、房捐等股款。

清廷從湖南南京官署大理院少卿王世琪等奏：停止湘省因築路所抽米捐鹽捐及房捐等名目。諭曰：

「署大理院少卿王世琪等奏：湘路加抽各股請一律停止一摺，前因鐵路幹路改歸國有，曾經降旨停收川湘兩省租股，並飭將此外另立名目捐作修路之款查明，請旨辦理。誠以閭閻困苦，日甚一日，鐵路既歸官辦，凡因辦路累民之舉，即悉數蠲除，俾減輕負擔。茲據湖南南京官聯名奏稱：該省路股除出租外，尚有米捐鹽捐房捐各名目。似此層層剝削，不惟取之富戶，且致擾及貧民，倘不一律停收，仍不足以示體恤。詳閱該員等所奏，頗能仰體朝廷德意，俯察民生疾苦，著即將湖南省所有因路抽收米捐鹽捐房捐各股，與前項稅股，概行停止。其已收之款，乃著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湖南巡撫，恪遵前旨，一併詳細查明，妥擬辦法奏聞，不使有絲毫虧損。並著該撫刊刻謄黃，再行曉諭，毋任隱匿遲延，以廢仁施而紓民力。」(註一)

附錄：署大理院少卿王世琪原奏

「臣等籍隸湖南，於該省商辦招股困難情形，知之較悉。若非明詔收回，雖數年可策全功，恐民力亦將不逮，豪將租股首先豁免，湘民雖愚，亦當感悟。惟湘省素稱貧瘠，無富商大賈，可集鉅資，不得不借共同之機關，以爲並力投資之計。除租股外，尚有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合計每年約收七十八萬兩，當時民間曾無怨言，茲既借債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三日

三〇六

官辦，無須商股，此等股款，若不一律免收，蚩蚩之氓，將疑郵傳部既奪其修路之權，復攘其收股之利。昔者民自竭其力以爲衛國之策，今卽假其策以厲民，不體陛下視民如傷之心，而有因利乘便之意，以爲此等款目，既創收於前，似可踵行於後，不知湘路公司所收米鹽各款，乃股本也，非稅源也，乃民間自投其資本於鐵路，非公司強取以爲補助也，既撤銷築路之案，若復授此爲湘民無窮之累，稍知大體者必不忍出此。比來收回幹路，湘民初頗憤激，及聞免收租股之諭，有識者欣然解顏，縉紳父老，宣布德意，正可從容開導。擬再懇明降諭旨，將米鹽房各股，一律停止，並將以前已收各款，統照租股辦法，不使有絲毫虧損。以後不得藉口款項難敷，巧立名目，照常抽收，移作別用。」（註二）

清廷從浙江巡撫增韞請，將已故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之杭州專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註三）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均屬浙籍，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拳亂期間，力阻開釁外人，並請嚴懲禍首。開罪於慈禧太后及頑固諸臣，七月相繼被誣害。同年十二月，以聯軍要求，清廷開復原官。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三月，復著加恩予諡，並從浙人請，建三忠祠於杭州。

清廷命粵督張鳴岐，嚴防革命黨，毋得鬆懈。

清廷電寄張鳴岐曰：

「據電奏：桂軍一律到粵，當就主客各軍，權衡緩急，酌量分布，並添募各營哨及桂軍改編各營，請飭部立案等語。現在亂黨分布各處，謠言未能盡息，省外各屬亦時有土匪糾聚，仍著該督嚴飭各營，隨時隨地嚴密查防，切實勦捕，毋得稍涉鬆懈。」（註四）

四川京官連日會議，討論幹路國有問題，嚴劾郵傳部，呈書都察院代奏。

四川京官於初二初三兩日，又開會議，幹路國有事擬公呈郵部，先追齋樹柵倒款；再調查公司損失

，請部籌策萬全。又呈都察院代奏一摺，嚴劾郵部。（註五）

清鄂督瑞澂、湘撫楊文鼎，電催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兼程南下，與鄂、湘紳民，開誠布公，籌商路事。（註六）

清郵傳部核定郵政總局暫行辦事章程四條，扎飭郵政總局認真遵辦。

章程規定如下：①華洋各員升調懲罰由總辦上承局長酌量施行；②所有收支簿冊，每月由總辦閱後呈送局長核閱簽字；③所有發出華洋各支票由總辦閱後呈送局長偕同總辦簽字；④平常日行文件，由總辦酌定辦理，隨時呈局長畫行，緊要事件應先請示局長酌辦，至上行及對外各衙署局司之華文文稿，應由總辦閱過呈由局長核定畫行。（按此項章程並未完全施行）（註七）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至三。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中國大事記」，頁二。

註三：同註一，頁四。

註四：同註一。

註五：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五月四日專電。

註六：同註五。

註七：「交通史」郵政編頁二〇六。

初四日（五月三十一日）清學部制定章程十四條，奏准設立中央教育會。

清學部訂定中央教育會章程十四條，召集各項學務人員，在北京設立會所，研究中學以下各事宜，並奏請設立中央教育會，原奏如下：

「竊以教育之興廢，為國家強弱所由繫；教育之良否，為人民知昧所由分。惟是教育理法，極為博深，教育業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四日

務，又益繁重，決非一二執行教育之人，所能盡其義蘊。日本曾訂有高等教育會議章程，彙集教育名家，開議教育事項，上自大學，下至初等小學，均可列作議案，公同討論，文部省頗收集思廣益之效，意美法良，足資采取。伏念自創興學堂以來，分科大學及專門高等各學，中外辦學衙門，雖皆竭力籌設，然以中學畢業學生尙少，並困於教育經費，一切規畫，均未能驟期完備。揆諸近日情勢，尙可徐爲籌議。惟中學以下普及教育，與憲政尤爲息息相關，在今日實有迫不及待之勢。中國幅員遼廓，民生艱窘，其間土俗人情，又各自爲風氣，措辦學務，每多扞格。其普及教育之推廣，維持教授管理，在在均須廣集教育經驗有得人員，周諮博訪，始足以利推行。臣等籌思至再，惟有酌采日本高等教育會議章程，變通辦理，訂定中央教育會章程十四條，召集各項學務人員，在京師設立會所，由臣部監督，專議中學以下各事宜。其中難解之疑問，滯塞之情形，均可藉以溝通，取便措注，以爲臣部教育行政輔助之機關，似於學務前途，不無裨益。」奉旨均著依議。（註一）

附錄：中央教育會章程

第一條 學部爲關於全國教育，徵集意見，奏請設立中央教育會。

第二條 中央教育會設立於京師，由學務大臣監督之。

第三條 中央教育會應議事項：一、關於中小學堂教育之主旨，及關於學科程度設備管理事項。一、關於兩級師範中等以下各學堂監察事項。一、關於教科用圖書事項。一、關於兩級師範中等以下各學堂職員資格事項。一、學齡兒童就學義務及小學學費事項。一、國語調查事項。一、推廣義務教育事項。一、擔任維持學務經費事項。一、國家及地方補助學堂計畫事項。一、學堂衛生事項。一、此外學務大臣認爲必要之事，得臨時提議。

第四條 會員資格及人數：一、學部丞參，及各司司長參事官，各局局長。二、學部曾派充視學人員。三、學部直轄各學堂監督。四、民政部內外廳丞及民政司司長。五、陸海軍部軍學司司長。六、京師督學局二人。七、各省學務公所議長或議紳，及教育總會會長副會長，由提學使推舉一人或二人。八、各省

學務公所科長及省視學，由提學使遴派一人。九、各省兩級師範及中學堂之監督教員，及兩等小學堂長，由提學使遴派二人。十、著有學識或富於教育經驗者，由學部酌派三十人。

第五條 學部大臣認有必要事項，於前條會員外，得臨時派員到會與議，惟不得加入可否之數。

第六條 中央教育會，應由學務大臣於會員中選派會長副會長，奏明辦理。

第七條 會長有事故時，副會長代理職務，會長副會長共有事故時，學部於會員中指定一人代理職務。

第八條 會員任期，以二年為滿，但於其職務上當為會員者，不在此例。其因補闕而為會員者，任期以接續前任所餘期間為斷。

第九條 中央教育會規則，由學部詳細訂定，一律遵守。

第十條 會長依會議規則，整理議場秩序，及報告議決事項於學部大臣。

第十一條 中央教育會議決事項，由學部大臣酌核採擇，分別施行，其有關於各行政衙門者，由學部咨商辦理。

第十二條 中央教育會，每年於暑假日開會，其會期以三十日為斷。

第十三條 中央教育會辦事官及書記各員，由學部酌派本部人員兼充，辦事官聽會長指揮，整理庶務，書記秉承辦事官辦理一切事宜。

第十四條 此項章程，如有應行推廣增改之處，仍即隨時奏明辦理。(註二)

湖南巡撫楊文鼎代奏湖南諮議局呈稱：湘路「湘人力能自辦，無須借款。」目前因政府「虧信用，失民心」，以致「民心驚疑，罔知所措，尤恐釀成意外之變。」奉旨：嚴行申飭，「如有匪徒暗中鼓動，致生事端，即著從嚴懲辦。倘再措置失宜，釀成重案，定惟該撫是問。」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四日

三一〇

附錄：湖南諮議局原呈

「湖南諮議局爲呈請代奏事：四月十一日奉上諭，幹路均歸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商辦幹路各案，一律取銷，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等因。欽此。自係爲國計民生兼籌明定統一辦法起見，竊惟東西各國鐵路國有之用意，重在握路權而不在于爭路利，蓋各國商辦鐵路公司，不限國籍，他國人之投資入股者，人人有股東之權利，故商辦公司之管理路政者，或不盡爲本國人，遇有軍事上之運輸，良多不便，此其所以必收爲國有也。查湘境粵漢鐵路，其始誤與美國合興公司訂立包辦合同，迭經三省人民奔走呼號，欽奉德宗皇帝睿斷，贖回自辦。以公司細則中明定有不附外股之條文，集款如鹽捐米捐及商股租股勸股，皆湘人磨膏瀝血，以爲國家競保此路權者，如成後悉遵國家頒定鐵路法律，凡憲政之諮謀，軍務之徵調，土產之運輸，無不服從命令，以期便利交通，與各國商辦公司之附外股者，性質迥然不同。而與各國國有政策之握路權者，目的絲毫無異，此爲各國所希冀有此商辦公司而不得者，豈有收歸國有必要之理由乎。世界各國如英如美，皆採民有鐵路主義，而鐵路事業之隆盛，遠勝於歐洲大陸。其鐵路國有政策之最著者，莫如德國，其國本由二十六聯邦而成，非此不足以資連絡，而鞏固中央帝國之權力，然迄今尚未盡能實行。日本自明治三十九年，由政府提出鐵路國有法案，經第二十二期議會通過，然現今國內輿論，多已知國家財政，固不能舉行鐵路國有之事實者。夫以日本財政組織之完善，而鐵路國有，尙極困難，今郵傳部之所謂國有者，不過借外債以築鐵路耳！此其名稱雖與各國之爲國有相同，而其實際則與各國之保路權相反，債未還清以前，路權多爲外人所干涉，是爲國有而主權轉不能保，何如聽民自造，號爲商辦，而實爲完全之主權耶。近日主張借債論者，多謂吸收外資以開發國內利源，國家經濟政策，固亦有出於是者。然國會尙未開，審計院尙未成立，則侵蝕虛糜之弊，不可勝言。而盤剝負累之害，不堪設想，埃及之覆轍，奚容再蹈耶。縱令借債由於逼迫，或亦非可得已，然國家應築之路甚多，何不移此款以築人民無力經營之路；國家應辦之事甚衆，何不留此款以辦人民力不能逮之事乎。本年三月間，業蒙撫院電奏湘人力能自辦，無須借款。奉旨郵傳部知道欽此。是湘省集款之艱辛，築路之確有把握，久荷聖明洞鑒，更不能與他省相提並論，如能准予商辦，則衆志自益堅凝，必能刻期成功，無誤路政。且各國於批准商辦之路，大抵限路成數十年後始收買歸國，誠以全

國鐵路建築之費，斷非國庫所能遽集，而交通事業，又不可須臾緩，故不得不獎勵私設以爲線路普及之基。商民既竭力營造，必使得沾路利以示酬償，而買收時尤必給與平價，以使無稍損失，其恤民可謂至已。吾國鐵路敷設，現甫萌芽，則政府之對於私立公司，宜如何提倡保護之，乃遽於人心踴躍死力爭回商辦之路線，急謀奪取，而必借外債築之，使陷入奇險而後快，誠令人不解其何故矣。即謂全國重要幹線，宜爲國有，而不宜任爲民有，亦當效各國持之以漸，明訂期限，俟路成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後，再議收回，抑何可立予取銷，以重增民累而摧殘民氣乎。如謂私立公司，率多弊竇，而現時官辦諸業，弊或甚於私辦。或又謂私立公司，率多延宕，而官辦諸業，亦未見指顧成功，且曷不促其速辦，況於湘路公司正汲汲進行，而未可故加遏抑者乎。伏念國家政策，首在不失民心，其次在不失信用。湘路自光緒三十一年欽奉德宗景皇帝諭旨，借款修路，流弊滋多，應由三省集股興修，以保權利，不准借用外債等因。欽此。湘人仰稟聖謨，奮起自衛，自通都大邑以至於窮鄉僻戶，人人懷速成路工之心，即人人負籌集路款之責，乃忽取民人所力拒之外債，陰以施之此路，而陽託名國有，以強迫吾民，違聖訓而召外侮，棄前功而滋後患，虧信用，失民心，莫此爲甚。湘人出資以營業之利既爲所奪，湘人保路以保國之忱，又不見諒，民心驚疑，罔知所措，尤恐釀成意外之變。上貽朝廷無窮之憂，議員等目覩阽危，礙難緘默，理合備文呈請撫院據情電奏，並咨度支部郵傳部察照施行。」（註三）

清廷諭曰：

「楊文鼎奏：湖南諮議局呈稱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據情代奏一摺。鐵路幹路，收歸國有，業經定爲政策，明白宣示，並飭將川湘兩省租股，一律停止，及將已收之股，妥籌辦法。係因商辦幹路，徒增民累，朝廷爲減輕小民擔負起見，改定政策，仍不使少有虧損，在百姓當樂從之不暇，豈有反抗之理。該省諮議局不免誤會，所呈各節，語多失實，迹近要挾。楊文鼎身任地方，息事安民，是其專責，既經明降諭旨，果能仰體朝廷愛民之意，曉以利害，剴切開導，羣疑當不難盡釋。乃於甫經決定政策，竟率行代爲覆奏，殊屬不合。著傳旨嚴行申飭。昨又有旨：飭將湖南省因路抽收之米鹽房各捐，概行停止，朝廷體卹民艱，無微不至，仍著該撫懷遵法次諭旨，一面切實勸諭，一面會同妥籌辦法。如有匪徒暗中鼓動，致生事端，即著從嚴懲辦。倘再措置失宜，釀成重案，定惟該撫是問。」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五日

三二二

。』(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中國大事記」，頁四至五。

註二：同註一，「中國大事記」頁五至六。

註三：同註一，「中國大事記」頁三至四。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四至五。

初五日(六月一日)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會電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所有川路現存及已用之款，一律更換國家保息股票。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川漢粵漢督辦大臣端方，會電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請查明川路已用未用款項實數，對公司倒賬表示不能承認。並請查明「未用股款實有若干？現存何處？已用股款實計若干？」以憑會商內閣度支部奏明核定。電曰：

「川路奉命改爲國有，實因民力艱難，雖竭二十年款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偈，川路不成，邊防難辦。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專虐農民小戶，非數十年不能湊成一股，利永絕望，害難脫身，民財盡鎔，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項均無報告，路線延長原估額金九千餘萬，且現開工二百餘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數十年，後路未修，前路已壞，永無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款盡路絕，民窮財困，等語。朝旨毅然官辦，一面停止川捐，上下兼顧，萬無動搖。昨湘撫據諮議局公呈代奏，有旨申飭。內閣函屬敝處電覆，請尊處早刻瞻黃，徧行曉諭，以安衆心，免再要挾。至川粵漢借款，係照張文襄所定草合同，以度支部所有兩湖財政作保，並無鐵路作抵，借數仍六百萬鎊，息仍五釐，四十年期，第十年起即可先還。此次正合同將枝路刪去，准歸民辦，宜昌至夔州六百里雖工，准用美國總工程司，因其慣造山路，可望速成。合同已分咨夔州，至成都尚未借款，應俟度支部會議詳細章程，再行奏定。四月十二日度郵兩部公電，擬候尊處查明帳目，咨到公司實收實支款項，或由部籌還自辦枝路，或願領公債股票，按年保息，分期歸本，悉聽股商之便等語。惟由部籌還必借洋債，必照湖廣以部

有之川省財政作虛抵，已成之路必須估價，而自辦枝路礦務未必確有把握。若再放倒帳，或徒滋耗費，商民必受虧損。經度支部會議數則：一、該公司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換國家鐵路股票，六釐保息，須定歸還年限，須准分派餘利，須准大清銀行交通銀行抵押。一、該公司股票如願換領國家保息之股票，則該公司歷年虛糜之款，除倒帳外准不折扣股本，俟將來得有餘利再行分別彌補，以示體恤。一、宜鑿工程既用借款，即由督辦大臣會同郵傳部商派總辦，趕緊接辦。夔州之上工程較易，擬將華工程司移前開辦，以期早日相接。一、未用股款實有若干，現存何處？已用股款實計若干？應請尊處迅速查明電復，以憑會商內閣度支部奏請核定，明白宣布，幸勿遲延。」

(註一)

按：川人要求保存現有之股款，發還已用之股款，故此電到川，更激起各方之反感，均詆清廷不但奪路，並且奪款；於是反對鐵路國有之意見漸趨一致，紛紛成立團體，保路保款之運動遂逐漸展開。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討論組織政黨，將帝國統一會改組，推定黃為基、雷奮、張國溶、徐佛蘇四人為起草員，擬定章程二十九條，政綱六條，定名為憲友會。

茲錄憲友會宗旨及主要政綱如下：

「第一條、本會以發揚民權完成憲政為目的。第二條、本會期達前條之目的，而為一致之行動，議定條件如左：

：(甲)尊重君主立憲政體，(乙)督促聯責內閣，(丙)釐理行省政務，(丁)開發社會經濟，(戊)講求國民外交，(己)提倡尚武教育。第三條、本會為資統一而謀團結之故，於京師設立總部，於各省設立支部。第四條、凡中國人有選民資格贊成本會宗旨者，皆得為本會會員。」(註二)

按：憲友會為中國議會政黨組織之先聲，在清季資政院中居有重要之地位，民國初年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統一黨、國民協進會等政團，均係憲友會分化而成。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四，頁二五至二六。

註二：宣統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海「申報」新聞。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五日

初六日（六月二日） 清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奏：據四川諮議局呈稱：「川省紳民自奉鐵路改為國有之命，紛請暫緩接收，並請緩刊膳黃。」傳旨嚴行申飭。

清廷諭曰：

「鐵路改歸國有，乃以商民集款艱難，路工無告成之望，川省較湘省為尤甚，且有虧倒鉅款情事，腹削脂膏，復歸中飽，殃民誤國，人所共知。朝廷是以毅然收為國有，並停收租股以恤民艱，既經定為政策，決無反汗之理。該省諮議局不明此意，輒肆要求，並有緩刊膳黃之請，是必所收路款，侵蝕已多，有不可告人之處。一經宣布，此中底蘊，恐不能始終掩飾，難保該局非受經手劣紳之請託，希圖朦混，為延宕時期接續抽收之計。不然前降諭旨指明停止租股，並飭妥籌辦法，何至誤為捐款，強詞奪理，情偽顯然。該署督日擊情形，一切弊竇，應所深悉，乃竟率行代奏，殊屬不合。王人文著傳旨嚴行申飭，仍著迅速刊刻膳黃，徧行曉諭，並隨時剴切開導，俾衆周知。至已收租股，並著趕即查明，由度支部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會同該督妥籌切實辦法，請旨辦理。」（註二）

清廷實授三多為庫倫辦事大臣。（註二）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八至九。

註三：同註一，卷五十四頁一〇。

初七日（六月三日） 清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主張川路存款七百餘萬應儘還川人，已用之款除倒賬外，照度支部所議辦法，全換給鐵路股票。並謂川紳對路事意見初分兩派：甲派主自辦，乙派主國有，但要求「不以路作抵，不提存款，全還用款。」現乙派已佔優勢，五月一日會議，兩派皆表示「合同無論直接間接，但有拘束四川鐵路財政之力，川

人萬不承認。」希望郵傳部速將四國借款合同全稿宣佈，以釋衆疑。

電曰：

「迭奉兩電，敬悉川紳路見現分兩派，甲純主自辦，乙則主歸國有，而要求不以路作抵，不提存款，全還用款。初甲勢頗張，經人文再三譬曉利害，頃幸明白，有力量者漸趨乙說。當初一日各團體集議，即有持國家或以路權委之外人債票換提現款之說，激煽衆議者，因有議局公司之呈，請代奏。細查乙派卒占優勝，蓋因路難望成，而禁煙驟失利，若能以路之餘款遵鈞部前電爲開可靠之礦，及興辦實業，增加生產之用，川民生計亦可得一轉機，以此衆情多主其說。若換提現款，則希望兩絕，恐非筆舌所能譬解。人文之意，存款僅七百餘萬，以應儘給川人，俾彰朝廷信用，而救川民之窮。已用之款較多，除倒帳外，則照度支部所議辦法，全換給鐵路股票，雖未必盡壓川人之望，然國家既仁至義盡，或足塞川人之口。惟合同內傳之全體注意之件，應請早日宣佈。初一日會議，皆以合同勿論直接間接，但有拘束四川鐵路財政之力，川人萬不承認。兩派一致，情詞較議款尤激。人文忝護疆符，萬不敢不念此次借款備極委曲艱難，稍存見好川人之意。特川民向來浮動，鐵路又關全省權利，尤不敢不深維終始，致或措置失宜，貽誤大局。近日謠言甚多，兩電均未敢宣洩，敢布其愚，上備採擇，仍乞迅賜將合同全案宣布，一面裁示處分存款辦法，再當招集明白士紳，盡力勸導，總期不生枝節，免煩厘慮。公司帳目現正清查，惟頭緒太多，恐尚須旬日乃得總數」。(註一)

他變。

清廷電諭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迅速赴署川督任，妥為勸解川民，勿令滋生

「民立報」記其事曰：

「內閣因川湘兩省反抗幹道國有，決持強硬壓服主義。昨又電諭趙爾豐迅速前赴署任，妥為勸散，勿令滋生他變。」(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七日

清廷查抄天津鹽商王賢賓等，私借洋款。(註三)

清廷駐墨西哥代辦沈艾孫，致電外務部，報告墨人排華，僑民被害三百十六人，損失近百萬，墨政府同意償卹懲兇。

電曰：

「奉旨償賑，僑民感恩。統斃三百十六人，損失或近百萬。榮埠毀國旗，已索償。禮、債、卹、辦兇、保僑五條，墨允，惟數待磋磨。美大使薦西律師極妥練，Wichley, Casselt，曾充滬美法庭，囑電鈞部，專派助理此事較益，由賠款酬給，乞裁示。艾孫。」(註四)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七，電報五十四，頁二七至二八。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五月初八日專電。

註三：同註二。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一八至一九。

初八日(六月四日) 憲友會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

諮議局聯合會重要份子孫洪伊、徐佛蘇、雷奮、湯化龍、黃為基、譚延闓、籍忠寅、謝遠涵、張國溶、梁善濟、林長民、蒲殿俊、康士鐸、袁金鎧、蕭湘等所發起之憲友會，正式成立於北京，以尊重君主立憲政體，督促聯合責任內閣相號召。是日推定徐佛蘇、雷奮、孫洪伊為常務幹事，籍忠寅、李文熙、謝遠涵為候補幹事。其各省分會之發起人，由各會員當場推定，計：直隸為籍忠寅、河南為方貞幹、山西為梁善濟、奉天為袁金鎧、湖北為湯化龍、湖南為譚延闓、四川為蒲殿俊、江西為謝遠涵等。(註一)

按：徐佛蘇係政聞社舊社員，與梁啟超關係密切，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十二月隨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議員北上，從事聯絡宣傳工作。宣統二年七月，創辦國民公報，以開導國民對憲政智識及興趣為目標，係立憲運動

之大本營。此次憲友會成立，徐氏貢獻甚大，梁啓超亦暗中參予其計劃。會後徐氏曾致書梁氏曰：

「前設手諭，知有急需相商之件，弟之所以遲遲不能成行，且久未及奉函陳述一切者，實因各省議局代表來京組黨，極形忙碌，蓋多數同志平日本係舊交，彼既遠方來會，共以聯合同志，弟本在京者，若偏行他往，不與之參而，無乃太拂人情，且此團頗有大結合之象，其結合分子之難，不可殫述。弟若不加力聯合，則勢必有少數人才無從團結，足爲金甌之缺，所以弟竟滯留以至於今也。現在此會已成立矣（原注：名爲憲友會），其總攬者係三頭政治，弟與雷繼興，孫伯蘭當選，此會聲勢極隆，三數月之內，各省必有分會成立，且必有七、八省佔全盛之勢，在宣統五年之國會，必佔大多數之議席。若中央總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則眞泱泱大黨之風也。弟對於國事，原始終認爲萬無可救，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無事以送生涯，故此會弟亦願視爲一生之大舉也。」（註二）

註一：宣統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海「申報」新聞。

註二：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三六至三三七，民國四十七年一月世界書局出版。

初九日（六月五日） 清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奏：辛丑和約實行已屆十年，其中第七第九兩款，亟應設法修改，以重國防，而保主權。（註一）

按：辛丑和約第七款：「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住用之處。並獨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館界線於附件之圖上標明如後：東面之線係崇文門大街圖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圖上係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線，西面圖上係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線，南面圖上係十二、一等字之線。此線循城牆南址，隨城壕而畫，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

第九款：「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守之處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初十日

三一八

係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註二)

清出使美、墨、秘、古大臣張蔭棠，奏請整頓財政，速定金本位，改鑄法幣，以期裕國富民。

原奏辦法：「一、宜首定金銀本位，一、宜確定金銀比例價格，一、宜妥籌本位金之豫備。揆度時勢，宜速定爲金本位，改鑄法幣，以期裕國富民。」(註三)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一九至二〇。

註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頁七七。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一一。

初十日(六月六日) 廣東鐵路股東反對鐵路國有，舉行股東大會。粵督張鳴岐派勸業道到場監視，羣情激憤，撕毀表決票，分電中外以為抗拒，並定於十五日繼續開會討論辦法。

「東方雜誌」記其事曰：

「粵路公司以收回國有事，開股東大會。先由總協理刊定決事表五條：(甲)遵部電，換國家鐵路借票，保六釐息，核定還期，准分派餘利。(乙)遵部電，換領國家債票，按年保息，分期歸本，歷年虛糜之款，除倒帳外，准不扣股本，俟得餘利後，分別彌補，粵境幹路，仍責成詹總理趕辦。(丙)遵部電，如欲領回資本，由國家估價歸還，聽其稟請自造枝路及開礦實業之用。(丁)遵部電，續繳三期股款，概換國家保息債票。(戊)仍照原案力爭商辦，當場分派決事表，請股東將贊成何條，填注表內，投筒取決，不許股東發言，股東大噪，卒重行開議研究，獨照戊條決議，全主商辦，有已投筒之決事表，散會時亦要求銷毀。」(註一)

英圖侵略雲南，由其駐北京公使照會清外務部，提出苛刻要求多端。

「民立報」載英國之要求如下：

「一、開築由緬甸直至雲南之鐵路。二、將片馬開放爲租界，並指廣州、香港間□□商埠，均做德租膠州例，作爲永遠租界。三、所有由緬甸至雲南之進口英貨概不徵稅。四、英人在雲南犯事，及華人在租界有違背事，皆屬英員裁判權下。」（註二）

江蘇諮議局長張謇自漢口乘京漢鐵路火車北上。

江蘇諮議局長張謇，由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四處總商會公推，至北京陳請組織中國報聘美國團（按：報聘宣統二年八月美國遊華實業團之蒞華訪問），及中美聯合興辦航業公司事，於上月二十七日自上海乘江裕輪赴鄂，本月二日抵漢口，本日晨乘京漢車北上，夜宿駐馬店。（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期，中國大事記，頁六。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五月十一日專電。

註三：「張謇日記」第二十三冊。

十一日（六月七日）張謇至彰德，晤袁世凱，交換對於時局意見。

張謇自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隨吳長慶離開朝鮮後，與袁世凱已二十八年不通音問。此次相會，袁氏熱情款待，對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之請願國會，極表同情，使張謇大有「不虛此行」之感。（註一）「張謇日記」記其事曰：

「十一日午後五時至彰德，訪袁慰庭於洹上村，道故論時。覺其意度視二十八年前大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其論淮水事，謂不自治則人將以是爲問罪之詞。又云：此等事乃國家應做之事，不當論有利無利；人民能安業即國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開。夜十二時回車宿，倪某自京來，持久香書；京師人士羣以余前電久香十三日至京，各團體將於車站歡迎，余不願爲此標榜聲華之事，故以十三日至京告久香，而必以十二日到。慰庭留住，未之許也。」

（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二、十三日

三二〇

註一：劉厚生「張謇傳記」頁一八〇至一八一。

註二：「張謇日記」第二十三冊。

十二日(六月八日) 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rdan)照會清外務部，解決兩國已訂之浦(口)信(陽)鐵路合同。並請咨告郵傳部，早日與英商「華英公司」代表梅爾思(Mayers)開議。

照會略曰：

「現在中國已將各省鐵路辦法酌定，凡昔與英商訂立合同之鐵路，如何辦法，此時亟應商定。查郵傳部謂浦口至信陽鐵路，係戰略要線，與貿易流通，均無甚關鍵。余意以爲，浦信一路，能連貫中國兩大幹路，不可謂爲無關緊要。從前合同所言路線，中國政府如甚不以發然，華英公司亦非不肯將路線酌改，本大臣以爲久未議妥之事，此時應即商定，並合請貴部咨轉郵傳部，早日與華英公司之代表梅爾思開議，是爲至要。」(註一)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會電駐日公使汪大燮，轉知現在日本考察財政之陳宗嫻，向日本訂購黃銅五萬擔，以爲鑄造輔幣之用。(註二)
張謇本日抵北京。(註三)

註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戊篇，鐵路一，頁九六四至九六五。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五月十三日專電。

註三：「張謇日記」第二十三冊。

十三日(六月九日)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出示取消粵路股東會初十日議案，並禁止十五日股東會預定召開之會議。

附錄：兩廣總督張鳴岐告示

「初十日粵路公司股東會議幹路收歸國有，經派勸業道到場監視，投簡取決，原爲徵集股東意見，冀上不阻撓朝廷政策，下不虧損股東血本，務得確當辦法，由本部堂分別奏咨定奪。詎是日散會後，疊據勸業道路公司股東紛紛來告，謂是日開議，原定表決五條，在場股東，多已書明意見投簡，正待開簡核驗取決，因有人倡議，迫脅全羣反對國有，竟將已經投簡之票，盡行撕毀，分電中外，恫喝抗拒，另倡立機關部，入公司辦事，情同挾制，不知是何居心，此種不規則之議事，實爲擾害股東權利之舉動，殊堪痛恨。本部堂先已訪聞，是日議案，全爲黃紳景棠一人所主動，即日備閱各報登載，大致相同，雖經詢查陳勸業道，據稱當場曾向黃紳嚴切制止，惟該紳自任能發能收等語。粵省方在多事，適值郵部實行收路，黃紳若明大義，自應從實際利害上詳慎解決，何得任意激躁，鼓動生事，致礙政策之進行。似此囂陵，萬一釀成違旨抗拒之事，本部堂實不能爲該紳任咎。初十日之議，既已不成規則，應即取銷，所定下期十五日再議，應一併飭行巡警道制止，另候本部堂博採正論，另定條款，責成路公司總協理董事，召集股東，擇日另開正式會議，務得真意以期解決。粵路大小股東，須知此次幹路收歸國有，朝旨已定爲必行之政策，至股東血本，朝廷於川湘兩路，殷殷垂念，一再明諭，不忍令有絲毫虧損，粵路事同一律，當可想見。今爲爾股東計，各有切己利害，應從保全資本上着想，不可隨同囂張，自取損害。自經此次曉諭之後，應候本部堂辦理，無論何人，不得藉端生事，致干咎戾。」（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期，「中國大事記」，頁六至七。

十四日（六月十日）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呈請，親貴不宜充內閣總理大臣，請實行內閣官制章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本日由都察院代遞，留中不報。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本日請求都察院代奏，以「皇族組織內閣反君主立憲之公例，失臣民立憲之希望。」懇請「實行內閣官制章程，另簡大員組織，以固國本而尊皇基。」其原呈如下：

「爲內閣宜實負責任，總理宜不任懿親，請實行內閣官制章程，另簡大員組織，以固國本，而尊皇基，恭請代奏，仰祈聖鑒事：竊本年四月初十日，頒發內閣官制，同日奉硃諭，慶親王奕劻若授爲內閣總理大臣，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統一政權實行憲政之至意，欽佩莫名。查內閣爲代君主負責任之機關，總理大臣爲內閣全體責任之總樞，故君主立憲國，內閣大臣有組織內閣之權，能負完全無缺之責任，責任之所集，功罪之所歸，即國家安危之所繫。立憲國家，重內閣之組織，尤重總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公例，在不令組織內閣之總理，歸於親貴尊嚴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謂其無組織內閣之能力，實皇族內閣，與君主立憲政體，有不能相容之性質，勢不得不然也。談君主立憲政體者，類無不知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語，君主立於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則隸於君主之皇族，亦即立於特別不可動搖之地位。內閣之地位，則可動搖而更新者也，立於君主之下，以受議會之監督，有政策之衝突即發生推倒之事實，組織內閣之總理大臣，於君主無親族之關係，倒一內閣，不過倒一某總理內閣，君主毫受其影響。組織內閣之總理大臣，爲密隸於君主之皇族，倒一內閣，即爲倒一皇族內閣，皇族緣內閣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嚴，君主之神聖，必有不能永保之慮。恭讀欽定憲法大綱，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列爲專條，新內閣官制十九條，絕無組織內閣必以皇族總理之規定，蓋以守君主立憲國之公例，而第一次內閣總理，適爲親貴之慶王，慶王內閣既成，對於皇上擔負責任，使不可以推倒，於設立閣制之真意何？使其可以推倒，於我皇上神聖之體統何？此某等所以熟思深慮，不能不披瀝呼籲者也。或謂慶王內閣，不過暫行試辦，原非以此開皇族內閣之例，某等亦知暫行內閣，不至成爲經制，然朝廷不組織內閣則已，既已組織內閣，須具內閣之真相，似不可有暫行試辦之制度。蓋試辦者，必成績之良否不可知，姑爲籌畫試行以定進止。設內閣以定政治之方針，保行政之統一，但當期成績之優良，決無可暫行嘗試之理。以皇族內閣先爲嘗試，在皇族即爲發尊，政治之前途，尤有舉棋不定之隱慮。慶親王受命之始，兩次懇辭請收回成命，另簡賢能。一則曰，速謗疾類，懼負非常之任寄。再則曰，惟聖王能無我。咸知朝廷用舍之公，誠不欲開皇族內閣之端，以負皇上者負天下臣民之望。所以爲皇上計，爲皇族計者，至深且遠，非僅自爲退讓計也。且皇族僅不爲組織內閣之總理，不患無自展所長之地，皇室經費，親貴各有定給，法律上政治上之特例，均不同於一班之臣民，安富尊榮，當然一受中外之尊敬，原無取乎當政事之樞紐，以自陷於危

途。且若以皇族總理開希冀之門，萬一內部生競爭之萌，尤非國家前途之福。某等若非有愛於皇上，有愛於皇族，但求得良內閣以得良政治，其或不良，任議會內閣之衝突，組織內閣之總理爲皇族與否，皆可不問。以吾君主之團體，皇族密繫於君主，君主密繫於國家，今衝突之發生，屬於皇族，國家之根本不固，亦無善良政治之可言。某等具愛國之天良，不能不望我皇上之預杜其漸也。夫古者宰相，率不任親貴，本朝舊制，親王不入軍機，伏讀仁宗睿皇帝諭旨曰：本朝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親王在軍機行走，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璉入直辦事，但究於國家定制未符，成親王永璉毋庸在軍機處行走等因。欽此。當時之軍機，尙無負一切政治責任之明規，尙嚴親王之限制，今日之內閣，責任重於軍機，組織內閣之總理大臣，更不可不循限制之舊矩。伏願皇上爲國家計久遠，鑑立憲之通例，守祖宗之經制，俯念閣制爲國本所繫，取銷暫行章程，於皇族外另簡大臣充當組織內閣之總理，責任明而政本以立，皇室固而國祚益昌，天下幸甚。某等愚忠所發，不敢不言，所有請代奏實行內閣官制另簡大臣組織各情，伏乞皇上聖鑒。謹呈。」（註一）

張謇謁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註二）建議奕劻「公誠虛受，惕厲憂勤。」勿「失人望，負祖業。」

「齋翁自訂年譜」記其事曰：

「謁慶王於其邸，極陳東三省之重要危迫，亟宜殫力自營，不當聽人久久鼯睡，趙督所謂二千萬，實至少而至不可已之數，王但應謀其用之得當數實與否？不可掣其肘。復爲言國民疾苦之甚，黨人隱忿之深，王處高危滿溢之地，丁主少國疑之會，誠宜公誠虛受，惕勵憂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負祖業，語多而摯。王爲掩面大哭。於此見此公非其昏愚，特在廷阿諛者衆，致成其闖茸之過，貪黷之名，可閱哉。」（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中國大事記」，頁七至九。

註二：「張謇日記」第二十三冊。

註三：張謇「齋翁自訂年譜」頁六八。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五、十六日

三二四

十五日(六月十一日) 清廷從兩廣總督張鳴岐奏，命度支部、郵傳部、督辦粵漢川漢

鐵路大臣，妥速議定幹路收歸國有歸還股本辦法。(註一)

清郵傳部電飭各省電報局，不許代發有關路事電報，羣情大憤。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爲避免川、粵、湘、鄂紳民通電呼籲保路之煩，本日由郵傳部電令各省電報局，不許代發有關路事之電報，因此更引起四省人民之憤激。(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一九。

註二：周開慶「四川與辛亥革命」頁四七。

十六日(六月十二日) 革命黨人劉靜菴卒於武昌模範監獄。

劉靜菴一字敬菴，湖北潛江人，生於清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自幼有志新學，熱心救世。稍長，投身武昌基督教聖公會爲信徒。旋感國事日非，矢志革命，主張應從軍隊入手，乃參加新軍二十一混成協黎元洪部，以書記自效。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九月，華興會發動長沙起義失敗，武昌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被查禁，靜菴得牧師胡蘭亭之助，乃假聖公會附設之日知會繼續鼓吹革命。每星期開會演說一次，散佈革命書刊，軍學兩界聽者甚衆，入會計以萬數。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十月，革命軍發動萍鄉、瀏陽一帶，日知會計劃在武漢發動以爲策應。及萍、瀏軍事失敗，清廷懸重賞緝拿黨人，於是靜菴及胡瑛、張難先、季雨霖、李亞東等先後被捕。靜菴繫武昌獄，鄂督張之洞命按察使梁鼎芬、知府趙楚江等嚴刑取供，靜菴被籐笞背至一千四百下，肉盡見骨，死而復甦者數次，堅不供出同黨，惟慷慨言中國危殆，痛罵清吏不絕。旋與胡瑛定爲永遠監禁，

其餘分別判刑十年或十五年不等。

靜菴在武昌獄中達四年半之久，仍暗與革命黨人通消息。至是因舊疾復發而卒，享年僅三十七歲。靜菴雖未及參加武昌首義，其開倡兩湖革命風氣之功，實不可沒也。

附錄：

一、姚漁湘撰「劉靜菴傳」

一 幼年身世 靜菴，原名貞一，字靜菴，一字敬菴，在軍名大雄，湖北省潛江縣人。父琪，母好佛，於乙亥（清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年生靜菴。靜菴，生而不食肉；和善穎悟，天性過人。少隨父讀，凡詩、書、禮、易、春秋、及諸子百家，程朱陸王之書，釋、道之旨，靡不學習，能窺其精奧，又有志於新學，尤熱心救世。稍長，即投身武昌基督教聖公會為信徒，道號保羅，隱然以普渡衆生為己任。

二 救亡排滿 靜菴有大志，當清季，國事日非，外人覬覦圖我，救亡政策，宜從根本下手。於為矢志革命，主張從軍隊入手。黎元洪方為新軍管帶，駐鄂垣，靜菴乃投營，以書記自效。

甲辰（清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年五月，呂大森、胡瑛等設科學補習所於武昌多寶寺街，推呂為所長，一時軍學界參加者甚多。該所陽為講學，實則運動革命，將聯合湖南黨人，乘十月西太后生辰起事。科學補習所所員，均軍學界中英俊少年，靜菴加入，傾誠相結。關於密計，靜菴必參預。是年秋因黃興在長沙，謀起事，預與科學補習所同志聯合，均同時舉事，未至期而長沙機關破，湘撫陸元鼎得知鄂中秘密，電湖廣總督張之洞，查封科學補習所，緝拿黨人。靜菴從容措置，銷燬文件，維護諸同志避禍。是年多，清廷派戶部侍郎鐵良南下，搜括民財，靜菴與胡瑛、王漢相議曰：「此國賊也，弗除，民力竭矣，宜狙擊之。」漢、瑛願任其事，狙擊於京漢路彰德，不中，漢憤，跳井死。

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年，靜菴與聖公會會長胡蘭亭素善，因緣為會中司理。一日靜菴商諸蘭亭曰：「國勢誠岌岌矣！公中國人當不忍其淪胥；下走愚妄，竊願偕此謀革命以救國，公能許我乎？」蘭亭慨然允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六日

三六

諾。於是假得日知會爲革命機關，購列新書，新聞雜誌甚夥，日來覽者，踵趾相接。並散佈猛回頭、警世鐘、黃帝魂諸書，得灌輸其革命義旨。又每逢星期日，即在日知會演講革命大勢，扶別癥結，聲情激昂，軍學界往聽者甚衆，無不大受感動，紛紛入盟。自是入會者，計以萬數。更籌辦東遊預備科，江漢公學，育材待用。及東京同盟會成立，湖北分會會長余誠（字劍修）歸國，即用日知會以進行革命。凡日知會會員及以前科學補習所社員多加入同盟會；治各方革命勢力於一爐，聲勢益盛。

丙午（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五月，總理以法國當局有贊助中國革命的代表，派黃岡吳崑山西人喬義生與法國武官歐幾羅（Ca Pavin O'Gau）至鄂視察黨務；靜菴約集同志軍人開歡迎會于日知會，縱談革命，無所顧忌。時巡警道馬啓鈞的密探，亦雜入叢中，因得盡覘其實，遂益注視於靜菴。

三 瘐死獄中 丙午十月，劉陽、萍鄉、醴陵學義，總理派胡瑛、朱子龍、梁鍾漢還鄂晤靜菴，謀響應。適湖廣總督張之洞接直隸總督袁世凱電云：「據日本謀告：長江上下游匪頭爲劉家連。」於是懸賞重金緝拿。有無賴名郭堯階者，以遊學識胡瑛與靜菴，偵悉內情，即指靜菴爲家連，告密於巡警道；兼逮捕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張難先、季雨霖、李亞東、殷子衡、吳貢三八人。靜菴急走黃陂村中，郭導役捕獲。張督命按察使梁鼎芬暨司道七八人會審靜菴，必欲他自認爲家連，且供出同黨。當時靜菴慷慨言中國危殆，觸鼎芬怒，答靜菴。靜菴怒，罵鼎芬；鼎芬益怒，越答靜菴。靜菴越罵鼎芬，鼎芬更答靜菴。於是靜菴血肉橫飛，肉盡骨見，自首至足，遍體鱗傷，無寸膚完好，死而復甦者數次。稍蘇，仍舉手罵不絕。惟曰：「吾革命黨也，他俱不悉。」當時號稱鐵漢。

九人下獄後，迭經嚴刑逼供，羅織成獄，將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部署行刑，聖公會黃吉亭牧師，乃請美人孟良佐牧師及吳德施主教致電北京美國公使東克希向清政府極力營救。而同志吳祿貞、程家樺時在北京，亦屢向慶王，肅王條陳，主張勿殺黨人，以免加增漢、滿兩族之惡感。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外務部遂電知鄂督，有：「關於聖公會之日知會劉靜菴等從緩辦理。」之語，此案延至第二年丁未（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五月，始確定罪名，靜菴與胡瑛均定永遠監禁，其餘則分別監禁十五年或十年不等。

迨辛亥（清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夏，靜菴舊疾復發，五月十六日，卒于武昌模範監獄，享年三十有七。

以國難不娶妻，歿後令以弟子應松承嗣。獄吏及衆囚久受其薰陶，愛敬如慈父，死時皆撫尸痛哭；且遣使飛報聖公會。中西牧師聞耗哀痛，迅至獄中，昇屍至武昌聖馬可堂厚殮。靜菴入殮的時候，靜菴老母痛不欲生，見其屍幾乎不能辨別他兒子的真相。因為骨瘦如柴，年僅三旬有餘，而鬚髮盡白的緣故。當時其爲國所受的苦，可以想見。民國十七年，湖北省政府公葬靜菴於武昌東郊伏虎山麓（即卓刀泉），張難先先生撰碑及碑陰詳記其事。

四 遺聞軼事 靜菴在獄中被打，遍體鱗傷，同獄殷子衡常用白布手巾拭其背血，留作紀念。閱三年爲靜菴所見，乃題數語於血巾上曰：「櫟州傷血，承恩親淚，傍大病枕，汝實吾患難中之紀念品，而亦實吾紀念主恩膏之一要件也。吾安忍棄之，吾焉得不留之——戊申（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重陽之後一日保羅誌於湖北之模範監獄中。」

靜菴在獄時，信奉耶穌救世真理，久而彌篤，每夕祈禱的聲音，喃喃不絕。獄吏及同獄的多爲感化，因爲皈依基督教者頗不乏人。同獄的殷子衡一日問靜菴曰：「連夜聞君祈禱之聲，何爲？」靜菴曰：「維摩詰病在斗室，佛法及於三千大千世界；耶穌降生馬槽，福音遍傳於南北二極；予持耶穌之名，求救中國之苦，身在縲絏，心在大堂，汝未觀新舊二約乎？三界唯一，有所歸依，卽不亂也。自度度人，汝其急信道以求解脫患難中之業障乎？」子衡聞之，五體投地，自此口從靜菴學道，於極苦中求至樂。

同獄有因萍醴黨案入黨的湘人歐陽道垠，是一個豪傑之士，性剛直而不能下人。見靜菴等研究福音，早晚禱告，頗以爲異。靜菴乃不惜瘠音若口，開導以基督教教真理，歐陽豁然領悟，日就靜菴領教，如親師長。

一日靜菴納一囚犯，獐獐凶悍，吏卒畏憚，與靜菴居之，和易過於他人。

某年六月，靜菴大病，垂危床褥七十餘日，賴從其學道的諸友獄卒等殷勤奉侍，潛餽藥餌，得不死，病愈後，乃與同獄胡瑛，吳寅三，李亞東等秘密組織一中華鐵血軍於獄中，陰與日知會會員變名分設的各種機關通聲氣，實爲日知會破案後革命運動的中堅。

靜菴性沈毅寡言。務躬行實踐，不尚空談，平生莊敬自持，無一怠懈，雖盛時未嘗去衣冠。動止皆有常態，與人交，久而敬，嚴毅誠摯，儼然可憚，然相接既久，則覺其藹然可親。（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六日

三二八

二、烈士劉靜菴先生墓碑（已刻）

清光緒三十二年冬，湖廣總督張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會司道七八輩鞠囚，時一囚慷慨言中國危殆，觸鼎芬怒，笞之，囚怒詈鼎芬，鼎芬怒益笞，囚益益詈，鼎芬益益笞，囚自首至踵趾無寸膚完，瀕死者數，稍蘇，仍執手罵不絕，當時號鐵漢，即辛亥前吾鄂革命黨首領潛江劉靜菴先生也。先生少隨父琪讀，縱觀六經諸子，并究心閩洛姚江，旁逮內典道藏，罔不學，學俱有心得。稍長，見中原多故，投鄂軍爲管帶黎元洪司書記，欲假軍隊作根基進行改革。有呂大森、胡瑛、朱元成、何季達等，設機關於武昌，名曰科學補習所，以愚官府耳目，先生與宋鈍初先後入所，急謀聯合湘省期於清那拉后壽節舉義。亡何湘事洩，破獲機關，得鄂中秘密，湘撫飛章報鄂督按治，時甲辰十月，鼎芬方官武昌知府，承旨封科學補習所而逮捕黨人，先生亦被逐於黎氏。旋清廷命鐵良南下搜括財賦，先生聞之怒，密令胡瑛王漢偵刺之，不中而漢死，先生益憤，復勾合同志圖再舉。先是美教堂設有日知會，即教士閱報所也，先生素善其會長胡蘭亭，因緣爲會中司理，將藉其地爲機關，集同志。會例星期演講，先生每登壇，痛述大局危亡狀，以輸其革命義意。不數月，軍學界大感動，相率入會者達數千人，更設東遊預備科，及江漢公學，廣事號召，至是教會之閱報室，遂變爲革命黨之根據地矣。湖北黨務，自科學補習所撓敗，經先生呼號，聲勢復振，孫總理在海外聞訊，大喜，爰派黃岡吳同志崑，與法國同志歐幾羅，來鄂視察，以期大舉，歡迎時，歐幾羅不知有暗探，倡言中國應如何從事革命，語瞬息傳遍，當路側目，時丙午五月也。及秋萍醴事起，勢甚張，孫總理在日京，謂時不可失，派胡瑛、朱元成、梁鍾漢等同鄂，晤靜菴，謀響應，適無賴郭堯階者，以遊學識胡瑛，偵悉內情，告密於巡警道馮啓鈞，導捕及胡瑛、朱元成、梁鍾漢、季雨霖、李亞東、殷子恆、吳保春、張難先九人，以攫賞金。初，鄂督得諜報，云長江上下游匪首爲劉家運，因懸賞萬金緝，郭指先生爲家運賈之，先生急，走黃陂，遲騎追及執還，對薄之口，鼎芬、啓鈞心欲先生自承爲家運，并迫供同黨。先生名貞一，字靜菴，一字敬菴，在軍名大雄，故始終遠拒，第承已爲革命黨，不涉誰何，後家運被獲，與殷子恆同監，實另一人也。卒羅織成獄，十二月二十六日，已部署行刑矣，忽聖公會教士，羣起聲先生冤於領事公使，爲直於外務部，下鄂督，得不死，仍判以永遠監禁，竟於辛亥五月瘐斃獄中，年三十七，距起義方三月，嗚呼痛矣！先生之在獄也，學行益進，禁卒囚徒俱感化，願爲

弟子者數輩。一日納一囚，瘴瘴兇悍，吏卒畏憚，移與居，久之，和易過他囚。先生平居不苟語言，儀止莊肅，賓朋過從，雖最輕佻者亦莫不歎容相對。以國難不娶，歿後，令以弟子應松嗣。去年、湖北省政府政務會議議決，公葬先生於武昌東郊伏虎山之麓，系曰：使公遲數月死，得見專制推翻，吾輩亦有所歸矣，噫嘻天耶，聊壽貞石，以爲吾黨紀。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一日 沔陽張難先撰並書 大冶許長清刻石。

碑 陰（待刻）

靜菴烈士碑文刻竣後，覺有一事，猶須詳說者，即海內刊物，多誤指劉家運即劉靜菴是也。此事一見於中山先生之自傳，再見於劉揆一先生之黃興紀傳，其他以訛傳訛者，尤指不勝屈。茲事弗辨，則後來幾只知有劉家運，而儕劉靜菴於烏有虛無之列，或渾靜菴家運爲一人，因孫、劉之言論有力，而訛傳周徧海內故也。今試以致誤之由，一一剖白之以明眞象：丙午冬，余輩九人被逮，微聞官府指逮捕之劉靜菴即家運，俱驚愕，以靜菴向無此名，比對簿，按察使梁鼎芬必欲靜菴自承爲家運，施刑慘毒，靜菴抵死不承，只慷慨自承爲革命黨耳。先是湖督張之洞接直督袁世凱電，謂得日本探報，稱長江上下游巨匪爲劉家運，適萍醴獄興，之洞舉劉家運、胡瑛、朱子龍等併案立格偵緝，有同邑郭堯階者，因友人之介紹識余，厭其儂薄也，輕之，維未嚴拒其往還。會余等組織科學補習所，因緣得識胡瑛、宋教仁，旋東渡留學，與教仁尤暱，堯階歸國，教仁致書靜菴，爲之延譽，且謂湖北黨務，須與商洽，余戒靜菴無輕信，謂堯階浮薄，非可與計大事者，靜菴以余繩人刻，置之。堯階好冶遊，負日商四千金，控訴夏口廳，拘其兄追比，堯階計無出，見名捕劉家運懸賞萬金，胡瑛、朱子龍各數千，心動，時湖北黨魁望屬靜菴，自歐幾羅來後，風聲益大，賞緝中雖無靜菴名，然官廳與社會之指日均在靜菴，靜菴不自安，遂匿黃陂，堯階即誣靜菴爲家運，告密巡警道馮倬鈞，導索黃陂村中。其實家運乃哥黨渠魁，久洋溢長江上下游者也。胡瑛、朱子龍、梁鍾漢適奉中山命回鄂，謀響應萍醴，其謀報均來自日本，萍醴事起倉卒，湖北黨人，未嘗濡跡其中，故賞緝牘中無靜菴名，堯階深悉黨部內情，以姓同事同時同牽合而株連之，於是構成冤獄，未幾家運在湖南被捕，遞解來鄂，與殷子恆同錮一處，數月提付他所，竟不知所終，一時士論，謂家運既明白被捕於湘，則靜菴與家運顯是兩人，承大吏旨者，既欲誣指靜菴爲家運，靜菴抵死不承，乃復酷刑逼，案牘盈尺，不料家運竟獲，則官廳之誣陷何以自解，且

恐吾曹揭其隱而審之，乃謀竄取家運移置他監爲名，即牽連別案置之死以滅其跡，此當日官吏移甲換乙李代桃僵之慣技，以規避處分者也。余撰靜菴碑文，雖知事實經過如此，然局外言人人殊，究不能不矜慎從事，爰邀集同難之見存者李君亞東、梁君瑞堂，吳君保春、殷君子恆，并請日知會與靜菴同居數年之胡蘭亭、黃吉亭兩會長，及歷來參預日知科學兩團體之曹君亞伯，丙午夏與歐幾羅偕來之吳君崑，聚首證明，吳君曰：「我自中山所來，從未見靜菴有家運名。」胡君曰：「余與靜菴朝夕相處，烏有此稱。」而殷君並謂家運實別一人，與我同監，隨取丁未二月十四日漢報一報宣示，標題爲湘省又獲劉家運，其言曰：「去歲在黃陂拿獲之劉家運，研訊數次，自供爲劉敬菴，僅認爲革命黨，不認爲劉家運，現聞湘省又拿獲一劉家運，究竟孰真孰僞，將來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由此觀之，可思見當日之官吏張皇失措，不得不以詭謀消滅其事矣。此外諸同志均不認靜菴有此名，靜菴本烈士夫，既已承爲革命黨，當無倖生餘地，其名果爲家運，又何苦忍死茹刑，爲此無意識之狡展耶。且靜菴學人，其原名或曰大雄，或曰貞一，而字則爲靜菴，或敬菴，俱寓有深意，何取此凡俚之家運二字？是年在文華書院書一聯曰：「大塊噫氣嗟勞苦，帝天無言遂生成。」自署丙午年重陽前一日敬菴劉子書。又前三日書一聯，署曰靜菴書，現在前聯存文華校長盧春榮家，後聯存胭脂巷張祥侯家，有目共睹，黨人爲應付環境計，常有變姓名以避偵伺之法，靜菴既身爲領袖，其化名當秘示親切之黨員，以便應付事機，何以會中會外，任有機要者，概無一人知之耶？據上種種爲證，則靜菴家運，迴屬一人，已無絲毫疑問。惟孫、劉等記載訛誤之由來，有說明之必要也，吾鄂自來風氣，大抵恥聲華，厭標榜，木訥質直，不爲時賢所注意，匪第丙午爲然，即辛亥上年，譚人鳳奉派來鄂。視察黨務，謂王玄奔、蔣翊武如田舍翁，李長齡若老學究，羅良駿似紈袴子，即可見黨人彼此之意態矣。鄂中內地黨人，多自田間來，丙午以前，咸無赫赫名，萍蓬事起，牽涉及鄂，聲譽始大，故傳者祇能舉萍蓬之名名之，初無暇計其實在也，日復一日，以訛傳訛，於是靜菴之名，爲家運二字所奪，以轟轟烈烈之奇男子，因名字之訛誤，幾成爲全身疑案，詎非吾輩極痛心之事乎？所以余於靜菴之名，急於別白糾正，不絲毫遷就也。碑文體尙簡要，未克詳述，因復列之碑陰如右，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夏張難先補記於東湖之思舊菴。（註二）

廣州發生紙幣兌換現款風潮。

粵省人民自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人心浮動，佛山一帶迭次發生抵抗酒捐事件。近因保路運動，紙幣信用大落。本日廣州大清、交通銀行，及廣東官銀局，乃發生大擠兌現象。兩廣總督張鳴岐，發佈查拏藉端煽惑，「格殺勿論」之告示。

「民立報」記其事曰：

「十三日晚，香港已有抵制廣東紙幣之說，事為政界偵探查得，已密稟張督辦理。張督即電請度郵兩部，允截留廣東應解之洋債以週轉，且有日本所借之借款六十萬，其已過付者先可撥作週轉，故十五日紙幣之風潮未起。十六日晨早，商人持票往交通行換銀者，竟開動至數百人，途為之塞。惟細察十六午以前，到交通所換者俱為零星小數，午後自兩點起，有兵隊派到彈壓，人叢不致擁擠，往來出入尚有條理。」（註三）

附錄：兩廣總督張鳴岐告示

「照得粵省自革黨滋事以後，人心浮動，匪徒動輒藉端聚眾，肆行行滋鬧，西關、長堤等處，迭釀事端。日前佛山地方，復有藉口抵抗酒捐，毀拆居民情事，風氣熾凌，實堪痛恨。頃據大清、交通等銀行，暨廣東官銀局面稱：日來商民持票換銀者，絡繹不絕，應附稍遲，輒即喧鬧，難保其中無匪徒混集，希圖藉端生事等情。查大清、交通兩銀行，及廣東官銀局，資本均甚充足，本督院復籌有大宗現款，預備隨時接濟，各該行局所發紙幣，不慮無著。第領取人既多，兌付需時，自須靜候按次發給。凡屬安分商民，豈肯有意生事，倘有不法匪徒，從中混雜，希圖藉端煽惑，無理滋鬧，應即隨時查拿究辦。如敢倚恃人眾，暴動拒捕，並有格殺勿論，以逞亂萌。各行號遇有持票領銀者，亦應隨到隨付，不得稍有遲延，致資藉口。」（註四）

清外務部咨文郵傳部，早日與英商華英公司議商浦信鐵路合同。

咨文略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七日

三三一

「接准英來使（朱爾典）照稱：『浦信鐵路一事，係由貴部與郵傳部商辦。惟本年以來，郵傳部事務繁冗，現在中國政府已將各省鐵路辦法酌定，凡從前與英商訂立合同之鐵路，如何辦法，此時亟應商定。本大臣以爲久未議妥之事，此時應即商定，諒必表同情。請轉咨郵傳部，早日與華英公司代表梅爾思開議。』應如何辦理之處，相應咨行。」（註五）

註一：「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三六至三九。

註二：同註一，頁三九至四二。

註三：辛亥年五月二十二日「民立報」第三頁。

註四：同註三。

註五：「海防檔」，戊篇，鐵路（），頁九六五。

十七日（六月十三日） 清攝政王載灃召見張謇，討論內政外交。

本日上午八時，清攝政王載灃召見張謇於勤政殿。張謇於歷陳外交之危險後，認爲當前內政以注重民生，實行憲政爲要務，而「諮議局爲道達民隱之地，須得各督撫重視輿論，方足宣示朝廷德意。又須朝廷體察民隱，方能得輿論之真像，但得民心不失，則內政可修，外患猶可漸弭。」（註一）載灃仍惟敷衍塞責，不肯腳踏實地做起。張謇記其事如下：

（五月）十七日八時，引見於勤政殿，王命坐，云：「汝十餘年不到京，國事益艱難矣。」對：「丁憂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於戊戌，中更庚子，至於西狩回鑾，皆先帝艱貞蒙難之日，今世界知中國立憲重視人民，皆先帝之賜。」王語甚嘉獎。對：「自見乙未馬關訂約，不勝憤恥；即注意實業教育二事，後因國家新政須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雖不做官，未嘗不做事，此所以報先帝拔擢之知。此次因中國報聘美國事，又有上年美商與華商所訂中美銀行航業二事，被滬粵津漢四商會公推到京，陳請政府，蒙上召見，深感攝政王延納之宏，求治之殷。今國勢危急，極願攝政王周咨博訪，以求治安之進行。」王云：「汝在外辦事多，閱歷亦不少，有話儘可說

。」「對：「審所欲陳者，外交有三大危險期，內政有三大重要事。三期者：（一）今年中俄伊犁條約。（二）宣統五年英日同盟約滿期。（三）美巴拿馬運河告成，恐有變故。三事者：（一）外省災患迭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諮議局爲溝通上下輔導行政之機關。（二）商業困難，朝廷須設法振作，金融機關須活，（三）中美人民聯合。」王云：「都是緊要，汝說極是，可與澤公商量辦法。」又說：「四川鐵路收歸國有，須寬恤民隱。」餘說尙多，計時逾三刻。（註二）

四國借款合同寄達成都，川中各團體各學校紛紛開會研究，一致認為該項合同喪權辱國，民情更形激昂。（註三）

清廷以粵人抵制官發紙幣，從兩廣總督張鳴岐奏，向外國銀行借款五百萬以備周轉，命度支部、郵傳部速議具奏。並與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速商歸還股本辦法。

清廷諭曰：

「張鳴岐電奏：收回粵路有人倡議抵抗，不用官發紙幣，紛紛持票領銀，牽動省垣市面，擬向外國銀行訂借現款五百萬兩以備周轉，請特予照准，並請早定歸還股本辦法各等語。借款周轉事關緊要，著外務部、度支部速議具奏。還股本辦法一節，仍著度支部、郵傳部、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妥速議奏。」（註四）

註一：「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三「辛亥五月十七日召見擬對」。

註二：張謇「畜翁自訂年譜」卷下頁六七至六八。

註三：周開慶「四川與辛亥革命」頁四七。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一。

十八日（六月十四日）張謇建議清度支部大臣載澤、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應將川路現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八日

三三四

存已用及虧倒各款，一律允還川人，平息保路風潮，載澤、盛宣懷不納。

張謇記其事曰：

「澤公約盛宣懷與余議收四川鐵道爲國有方法，盛以調查川人用於鐵道工款中，爲川紳所虧者三百餘萬，政府不應受此虧，應以實用者給還川人。余曰：『輸出者川之人民，虧擲者川之紳士，當然一面查追紳士，一面允給川人。』盛主在給數中扣除，澤公復問余，余曰：『如所言，未嘗非理，但甲商與乙商言，當如是，政府與人民有涵覆之義，且收民路歸國有，政策也，政策以達爲主，不當與人民屑屑計利。且聞川人爭路款，頂先帝諭旨，勢洶洶而意未悖，尤須審慎。』澤公無言。」（註一）

清山東巡撫孫寶琦奏：宗支不宜預政，傳旨申飭。

清廷諭曰：

「本日朕覽山東巡撫孫寶琦摺一件，所陳宗支不宜豫政，不爲無見。然不知朝廷因時制宜之苦衷，且摺中頗有措詞失當之處，著傳旨申飭，原摺留中。」（註二）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奏：請釐定全國鐵路軌制，以昭畫一。

原奏略曰：

「茲值奉詔明定鐵路政策之際，擬請將幹枝各軌均按照川漢所訂之英式爲定式，而鋼質皆取馬丁，不得紛歧攙雜。重量則幹軌定爲八十五鎊，枝軌定爲七十五鎊。其叉軌及附屬如魚尾片、狗頭釘、螺絲門等件，各視其軌式量爲率。從前各路軌制，擬令於將來修理之際，逐漸改歸一律。」（註三）

湖南常德府長沙府所屬各縣發生水災。

「東方雜誌」記其事曰：

「五月十七、八等日，狂風暴雨，山水猝發，湖南常德府屬之武陵、龍陽等縣，田廬多被淹沒，並溺斃人口。長沙府屬之益陽縣城堡一帶，亦被淹灌，屬民皆在水中。」（註四）

註一：張謇「齋翁自訂年譜」卷下頁六八。又張謇與載澤、盛宣懷晤談時間，參考「張謇日記」第二十三冊。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五。

註三：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二十頁八至九。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七至一八。

十九日（六月十五日） 清廷從度支部議，准兩廣總督張鳴岐借外債五百萬兩周轉市面，挽救官發紙幣危機。並命張鳴岐嚴加防範，倘有「不逞之徒，從中搆煽」，「糾眾作亂」，准如所請，「格殺勿論」。

清廷諭曰：

「度支部會奏：議准張鳴岐電奏，訂借外國銀行現款五百萬兩周轉市面一摺，著即照所議行，由該部電知該督遵照辦理。惟此次粵省因收回路事，突然倡議不用官發紙幣，紛紛持票取銀，顯係不逞之徒從中搆煽，藉端滋擾。著張鳴岐嚴飭地方文武，隨時防範，認真彈壓。若有不法行爲，立予拿辦。儻敢糾眾作亂，准如該督所請，格殺勿論。」（註一）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以請都察院代奏兩摺，反對皇族內閣，皆留中不報。本日致電各省諮議局，逕電內閣請願。

「民立報」記其事曰：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電各省諮議局，謂都察院代奏兩摺皆留中，請各省議局同時徑電內閣，無論允拒，須請明發上諭等語。」

「此間報界以中國諮議局聯合會，請都察院代奏不認皇族內閣事，皆謂皇族不宜置責任者之地位，且非立憲政體，聯合會此摺極得要領。」（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日

三三六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三至二四。

註二：辛亥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民立報」專電。

二十日（六月十六日）廣東鐵路公司股東會議，反對鐵路國有政策。

湖南諮議局邀集湖南各團體，討論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來電，決議電請清廷，速將聯合會上閣制民兵兩摺，明降諭旨，以安人心。（註二）

湖南反對鐵路國有風潮繼續擴大，學堂停課開會，議員決議全體解散，商界罷市。（註一）

清郵傳部再度電飭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四省電報局，凡路事電報不准收發，違者撤差。（註三）

近因錢莊倒閉日多，清廷從御史德壽奏，命度支部試辦紙幣。（註四）

總稅務司赫德（Hart）因病未痊，清廷再賞假一年，命副總稅務司安格聯暫行代理。（註五）

按：赫德英國人（一八三五至一九一一），鴉片戰後來華，初任寧波英國領事館繙譯，後調香港任督署書記官。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改任粵海關副稅司，同治初年，總統稅務司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去職，由赫德代之。參予新政，並多次贊助對外交涉。在華垂五十年，交游於士大夫之間，屢官至太子少保，加尚書銜。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十二月，因病請假回英就醫，清廷迭次准予續假，以示優異。

註一：辛亥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專電。

註二：辛亥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報」，第三頁新聞。

註三：辛亥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立報」專電。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頁四。

註五：同註四，宣統三年六月初三日，頁二至三。

二十一日（六月十七日） 清廷從度支部、郵傳部會奏，宣佈川漢粵漢鐵路收回詳細辦法。

法。

按：依照清廷所宣佈之川漢鐵路收回辦法：粵路每股先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發給國家無利股票，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還。川路因籌股較多，清廷不願償付現款，規定現存之七百餘萬，悉數更換國家保利股票，五年後分作十五年還本。其宜昌已用之四百數十萬，如法辦理。至經手人施典章虧倒之三百萬兩，則不聞不問。川人乃大憤慨不平。

附錄：

一、清度支部郵傳部會奏籌畫川粵漢幹路收回詳細辦法

「臣等會議：粵漢鐵路於光緒三十二年改歸商辦，不惜鉅資贖銷美國借款合同，實係張之洞主之。宣統元年，又與四國訂立借款合同，亦係張之洞主之。豈好爲其難哉，亦實見商辦之難見成效。鄂湘商股，固甚微薄，瑞澂電稱：鄂路並無尺土寸料。湘路雖有米捐田租房捐，然路線甚長，民計甚窘，竭力搜索，告成無期。故張之洞絕不迴護前言，遺摺尙言此次粵漢川漢鐵路，關繫繁重，必須官爲主持，俾得早日觀成，並准本省商民永遠附股，藉爲利用厚生之資。又查移交案內總理余肇康致張之洞函稱：湘省財力有限，斷難驟得大宗，以之專造洙昭，或可敷用，此外工程，自非多分數國籌借不可，惟盼早日定局，以期從速開辦，此張之洞奏請鄂湘借款紳士認可之情形也。至川省則已收租股等項一千數百萬兩，粵省則自丙午起已西四月止，商股已收第一第二期銀一千數百萬兩，果能切實進行，粵路自黃沙至坪石不過六百里，川路自宜昌至夔州亦僅六百里，已可觀成，將謀接線。乃六年之久，粵路僅造一百七十里，尙有前用美款造成黃沙至高塘幹路棠涌以下六英里，已安鋼軌；棠涌以上六英里，築基已成，未安鋼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三三七

共計十二英里，合三十六華里在內。又石圍塘行車處接收物料，值銀九萬三千餘元。又黃沙貨倉接收物料，值銀四十四萬六千餘元。又已買地價，計銀十二萬三千餘兩，一概估折移交。詹天佑到粵新釘鐵軌之路，由黃石站至黎峒二十一里，尙未開車。自黎峒至韶州二百二十九里內僅築過半，而支款已一千四百七十七萬餘兩，僅存材料價銀七十四萬八千餘兩。去年郵傳部覆奏袁樹勛奏參粵路弊混一摺，據候補參議龍建章等查：粵路自丙午開辦至己酉第五段通車止一百四十五里，用銀六百二萬五千餘元，每里攤四萬一千三百餘元，核與梁誠電稱每里二萬暨鄭孫謀面稱每里二萬六千及二萬九千元數目不符。造路如此之少，用款如此之多，且歲月遷延，新路未成，而一百七十里之枕木已朽爛矣。又川路據道員馮汝驥電稱：宜昌路工，除北京滬漢成渝費用不計外，自光緒三十二年七月設局起，至宣統元年十月止，支開辦費約計三十三萬餘兩，自元年十一月開工起至三年四月止，共支出銀四十餘萬兩，現在材料約值六十餘萬兩，內有未付之價十一萬餘兩，購入地畝計值十九萬餘兩，現存錢莊生息十萬兩，現銀二萬餘兩。宜局向無多存款，按月須在滬漢撥支。路工計由宜昌至歸州線長二百八十餘里，分十段均勻開工，已成通車運料者三十餘里，橋峒未完未通車者八十餘里，在工夫役四萬餘人，俟接收之員到工，方能截數造報。又據四川護督王文電稱：存款僅七百餘萬兩。與宜昌所報合而計之，共計一千一百數十萬。其餘施典章上海倒帳約計三百萬，前經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嚴劾在案。總之，鐵路國有民有，本屬無甚出入，目下國計艱難，果能商民實力舉行，不致延曠虛糜，亦可無庸遽歸官辦。無如取諸民捐，則如王人文所言：催比追呼，繁興訟獄，閭閻愁嘆不絕。取諸商股，則如袁樹勛所言：糜費作弊，工程草率，股東概不與聞。在商民受害無窮，而國防關繫尤鉅。朝廷毅然收歸國有，銷除商辦各案，實亦出於萬不得已之辦法。今據御史黃瑞麒奏稱：收回幹路而不將所收股款絲毫給還，固爲失信；但還股款而不使民間享修路之利，仍不免爲失信。且京奉鐵路至今商股未退，幹路國有，不必完全官股可知。擬請明降諭旨，將川漢粵漢以前所抽所招各股，改換官辦股票，仍照原定官利，按時給息，路成之後，一律分給紅利。其有不願領換股票者，則將原股如數給還，不使有絲毫虧損。且各項加征之股款雖當停止，以恤民艱，而全國富商，未嘗不可招之使來。以期衆擎易舉，所陳不爲無見；臣等電致各省督撫，卽是此意。其所爲難者：四省情形各有不同，受弊輕重亦異。臣等仰體聖意，俯察輿情，但求於國際力圖進行，決不與民爭利，應卽准如該御史所請，將粵

川湘鄂四省所招所抽之公司股票，盡數驗明收回。擬由度支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粵漢川漢仍分兩種，照數更換，仍照長年六厘支息。倘欲抽還股本，約以五年後分作十五年還本。從前京奉鐵路所留商股不分餘利，此次格外從寬，如有餘利，按股均分。並准將此項股款，向大清銀行交通銀行按照行市抵押，以便流通。惟該公司願領此項國家保利之股票者，則悉照歷年路工支出之款，除倒帳外，毫無折扣。倘或願領資本，不願換領國家保利股票者，必應分別辦理，以昭平允。一、粵路全係商股，已收之第一批每股一元，第二批每股一元五角。近因路工遲滯，糜費過多，票價每一元跌至二角，刻因有人收買，漲至四五角。現擬每股從優，先行發還六成，每二元五角，先發現銀一元五角。以路工及材料支款一千四百七十餘萬按里攤算，實不知袁樹勛所奏每里費銀五萬七千餘元之數，虛糜已達極點，其餘每股四成，久在虧耗之列。此皆任事人及股東查帳員應職其咎，在出股者不無可原。然所舉非人，漫無覺察，亦屬自失股東權利。現擬格外從寬，將四成一元之數，另發國家無利股票，俟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給，以示體恤。一、湘路所收五百數十萬，內有米捐鹽捐租股各項四百餘萬兩，商股約一百萬兩左右。支款內開修路購料約二百餘萬兩。據余肇康電稱：洮洲至長沙一百餘里已經完工開車，碼頭各項均已齊備，約數耗費無多，擬定將實在商股一百萬兩，照本發還。其餘米捐鹽捐租股房股，除美國贖約經費三百餘萬兩外，准即另發國家保利股票，年息六厘，五年後分作十五年攤還，以充本省實業公用。一、鄂路所收商股，粵川兩共一百十四萬五千餘元。據湖廣總督上年冬季冊開：除已支用外，尚存現銀三十二萬餘元，向歸官局經理。又該省上年所設公司，共收新股九十七萬餘元。續據湖廣總督單開：現尚存銀九十一萬餘元。其真正商股，應准湊足歸還現銀。至川漢彩股票，另發國家無利股票，俟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還。另有動用振耀捐，除美國贖約經費不計外，其餘如有實用者，准照湖南米捐一律辦理。一、川路現存款七百餘萬，如願入股，應准悉數更換國家保利股票，五年後仍分十五年還本，亦准隨時抵押，並可得餘利。除倒帳外，其宜昌已用之款四百數十萬，准給國家保利股票。又宜昌開辦經費三十三萬及成渝各局用費若干，則發國家無利股票，與粵股一律悉歸本省興辦實業之用。此外粵漢未贖之美比小票二十二萬二千二百金元，在此次借款內撥還，前已奏明在案。至所借贖約英款尚有本息五十七萬餘鎊未還，三省路工既經收回官辦，自應由郵傳部查照原約，按期另行籌還。以上所擬辦法，臣等時衡時局

，博採衆論，似已仁至義盡。大約以商股與公捐不同，實用與虛糜又不同，不得不稍示區別。或還現款，或給保利股票，或給無利股票，分作三項辦法，而終不使其資本虧折絲毫，仰副朝廷德意。如蒙俞允，應由臣部咨明各督撫，並會商端方迅速派員分往各省，按章妥辦，一面由端方收路開工。至趕辦工程之法，必須多分段落，庶可剋期告竣。擬請以武昌至長沙爲一段，長沙至郴州爲一段，郴州至廣州爲一段，廣水至宜昌爲一段，宜昌至夔州爲一段，夔州至成都爲一段。武長，長郴，郴廣均限三年完工。郴廣本擬實成詹天佑一手辦理，必令長郴同時完工，俾得接軌。如粵商欠繳之二批，未繳之第三批股分如數照繳，便可無庸借款。或夔路線甚長，尚須另行籌款，限於夔宜完工之時，俾得接軌。從前用點工自造之法，未免稽擱，此次各段，擬參用洋匠包工之法，以求迅速。惟各段分局，斷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兼籌並顧，應由督辦會同郵傳部遴選切實可靠之員，奏明委派，並於監工之外，各派管理收支一員，以資稽核。借款銀行雖派有查帳員，如我得人不爲彼所輕視，其中保守利權，自必不少。各員派定後，即飭各段總辦分往各路接收工程，截諸界限。其商辦公司前此已用之款，飭令督同趕造實報實銷之帳冊，以憑核辦。各路總辦外，並由督辦遴選正紳各省一人爲總紳，遇有地方交涉事件，應令認真照料，俾免隔閡。」（註一）

二、清廷核准川粵漢幹路收回辦法上諭

「內閣奉上諭：度支部會奏遵旨籌畫川粵漢幹路收回詳細辦法各摺片，鐵路收歸國有固以維持路政，實以體恤民艱，前經降旨停收川湘等省各項股捐，並累次諭令將已收之款妥籌辦法。茲據奏稱：請將粵川湘鄂四省所抽所召之公司股票，盡數驗明收回，由度支部郵傳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常年六釐給息，嗣後如有餘利，按股分給，倘願抽本五年後亦可分十五年抽本，未到期者並准將此項股票向大清交通銀行照行規隨時抵押。其不願換國家鐵路股票者，均准分別辦理，以昭平允。粵路全係商股，因路工遲滯糜費太甚，票價不及五成，現每股從優先行發還六成，其餘虧耗之四成，並准格外體恤，發給國家無利股票，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給。湘路商股照本發還，其餘米捐租股等款，准其發給國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並准一律照本發還，其因路動用難捐款，准照湖南米捐辦理。川路宜昌實用工料之款四百數十萬兩，准給國家保利股票，其現存七百餘萬兩願否入股，或歸本省與辦實業，仍聽其便等語。籌畫屬妥協。著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迅速前往會同各該省督撫，遵照所擬辦法，將所有收

款分別查明細數，實力奉行。朝廷於此事審慎周詳，仁至義盡，經此次規定後，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爲名，希圖煽惑，滋生事端，應由該督撫嚴拿首要，盡法懲辦，毋稍寬徇，以保治安。欽此。」（註二）

按：以上之收回粵川漢鐵路辦法及上諭，「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誤列爲五月二十六日。盛宣懷「愚齋存稿」卷十七列爲五月，無日期。周開慶「四川與辛亥革命」第三章頁八四至八五，誤列爲四月二十一日。茲從「宣統政紀」卷五十四，及「政治官報」。因「宣統政紀」之收回川粵漢幹路辦法係節錄，故內容仍從「清宣統朝外交史料」。

四川鐵路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反對鐵路國有，羣情激憤，齊赴督院請願，護督王人文親對大衆致詞，表示同情，人心感奮；旋成立保路同志會，展開活動。

四川鐵路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羣情激憤，經討論決定：川路爲清德宗批准川人自辦，不能收歸國有，四國借款合同條件太苛，川人不能接受，懇請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速即電奏，請清廷收回成命。關於是大會情形，全漢昇「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綜合各種記載，敘述如下：

「正當四川紳民因政府的岐視而憤慨不平的時候，盛宣懷與銀行團簽訂的借款合同於五月十七日到達四川。十九日、二十日這兩天，成都各團體、各學校都到處開會，研究借款合同，都一致表示不滿。二十一日，鐵路公司召開臨時大會，討論借款合同。到會的人數非常之多，多年不出來參加活動的老紳士，翰林院侍講學士銜編修伍肇齡，也由人攙扶到會參加。午後一時開會，由顏楷主席，報告借款合同寄到了，請大家共同討論。在各人分別發表意見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站起來流著眼淚說：『鐵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說完了，就大哭起來。會衆也就一齊大聲號哭起來。有一面拍桌子，一面踢腳的，吼得屋瓦都要震動了。照料會場的八個警察也丟了警棍，伏在桌子旁邊一同號哭起來。當日到會者數千人，皆以收路國有，川人可從；收路爲他國所有，川人死不能從。此次鐵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實則供奉。況外此借債，聘請顧問，路權政權，兩受干涉。埃及覆轍，危機在即。僉謂吾輩今日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三四二

集會，實亡國民之集會也。死中求生，惟先決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分人之生。」（註三）

此次川人保路請願，提法使周善培爲當時清吏中之樞紐人物，親歷其事，有如下之記載：

公歷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五月十日。清政府的上諭到了成都，要把光緒三十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清廷批准四川商辦的鐵路（自成都到宜昌）收爲國有，由政府借英法德美四國的款了來辦川粵漢鐵路，同時派端方爲川粵漢鐵路督辦。上諭雖到了，借款合同却沒有寄到。

第三天，成都鐵路總公司召集了一個在成都的股東臨時會議。鐵路是我做勸業道該管的職務，我就去參加了。到會不過兩三百人，鐵路公司總理曾培（號薦齋，成都人，刑部主事）宣讀了上諭之後，請大家討論。發言人很多，大概分爲兩派：

一派以爲：政府批准四川商辦已經過了四年，收集租股（隨糧帶徵之股）和認購的股款已有二千多萬，路線已勘察了幾次，宜昌已築成路基三十里，人力財力已耗費不少。政府在前不和四川人商量一下，忽然借用外款，把鐵路收歸國有，取消四川商辦的決議，借款合同又沒有同時寄來，喪失權利多少，對四川有無重大利害關係，尙不可知。非待合同寄來，經過詳細研究之後，是不能隨便承認的。

一派以爲：成宜鐵路太長，需用資金太大，認購股既不踴躍，只靠每年收點租股，只怕三十年還修不成功。加之總分公司每年開支太大，上海分公司經理人又不妥當，拿存款去投機失敗了，竟損失了二百多萬。照這樣拖下去，只怕錢用光了，路却一里也沒有修成，不如聽政府收爲國有，既可減少川人每年徵收租股的負擔，且使成宜鐵路有尅期完成的希望。

幾天之後，川紳鄧孝可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贊成鐵路國有，却要政府把四年來已用去之款及上海損失之款，一併用現金償還，再連同未用之款，改作四川建設經費。如此成宜鐵路既可早日完成，四川應當建設的事項甚多，騰出這筆二千幾百萬的大款，也可次第自己建設起來。

開會的第二天，司道上院。我報告了開會時兩派情況，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字采臣，下稱采帥，雲南人，係由四川藩臺護理總督。新任川督趙爾豐，尙在邊務大臣任內，一時不能到任。）面有憂色說：「此事怕有麻煩。」

藩司尹良（係前川督趙爾巽的表侄。趙奏調來川，一到就由候選道署鹽運使。趙調東三省，又派他署理藩司。）面帶怒容說：「上諭叫辦的事，怎麼能不承認？」其他提學司，提法司，巡警道，都沒有表示意見。最後我說：「有一點在會議時雖沒有人談到，我却想到：就是憲法問題。欽定資政院章程定明：對外締結條約，要交資政院通過。又欽定各省諮議局章程定明：本省權利興廢事件，要交諮議局通過。兩項手續沒有完備，借款就簽了字，四川商辦鐵路就收爲國有，恐怕還有波折。」尹良說：「北京一定考慮過了，不需我們操心。」采帥長嘆一聲說：「慢慢看罷！」因爲有兩派的意見，就紛紛組織起「同志會」來。同志會有些個，都是研究的性質，還沒有用「保路」兩個字做標誌的。

不反對鐵路國有的意見是：要求政府以現金償還鐵路公司開辦八年來用去的幾百萬元和上海辦事處損失的二三百萬元，連同公司租股購股收入餘存未用的一千餘萬，一並改作四川建設的經費。不料五月初五日端方給采帥的一個「歌電」，內容是：「不但公司已用和上海倒折的款項政府概不承認，並要把公司現存未用的現款一千餘萬由政府提用，換發一種債票。」初六日早，采帥把「歌電」交給我。我看完了，請他保守秘密，並立刻復電端方，說明：「這種辦法與川人意見矛盾太大。一發表後，不但給反對的一個極該反對的理由，就是不反對的人也全激成反對了」。采帥以爲有理，就照我的意見，初七日復了端方一個「虞電」。端方是欽派的鐵路督辦大臣，怕采帥不發表他的「歌電」，就給宜昌鐵路分公司經理李稷勳（字姚岑，四川秀山縣人）一個電，要他電知成都鐵路總公司向采帥索取歌電閱看。曾培去見采帥要電報看，采帥無法，只好將歌電交給曾培。第二天，公司召集臨時會議，一致忿怒痛詆政府不但要奪路，並且想謀財。不反對的人，也一齊站在反對方面，要「保路」，「保款」了，要成立「保路同志會」來討論如何保路的方法了。因爲采帥有將端方來電扣留不發表的嫌疑，於是鐵路公司就不經過采帥，直接與郵傳部及端方通電爭辯起來了。

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怕和粵川湘紳民通電的麻煩，十五日由部電飭各省電報局，不許代發關於路事的電報。消息到了四川，公司召集一個臨時會議，羣衆更加憤激說：「政府要硬對付爭路的人，我們也將改變方法，來一個硬對付了。」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三四四

十七日，郵傳部把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了。我先仔細看了一遍，把合同內極壞的幾點摘了出來。

十八日早，我帶合同去見采帥。采帥看了皺着眉頭說：「川人既不肯承認路歸國有，更不能承認這樣不公平的合同，郵傳部却和四國簽了字，事已不能補救。政府這回亂子闖大了，我和你既遇着這樣風波，只有掌穩舵，看準方向；能渡過去或渡不過去，就看國家的命運了。」采帥爲人極和藹，相交兩年餘，從未見他面有憂色；今天却不只面有憂色，而且聲帶哀音，若有前知，實爲怪事。

十九日，二十日這兩天，各團體各學校到處開會，研究借款合同，都一致表示不滿。

二十一日，鐵路公司召開臨時大會，討論借款合同。到會約有千餘人，多年不出來參加活動的八十老翁伍肇齡，也由人攙扶到了會。我問他：「怎麼肯出來？」他說：「此事關係四川的存亡，即使走不動，抬起也得來！」午後一時開會，由顏楷主席，報告借款合同寄到了，請大家討論，並沒有說甚麼激動的話。接着發言的，不過三四人。忽然有個人站起來流着眼淚說：「鐵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說完了，就大哭起來。會衆也就一齊大聲號哭起來。有一面拍桌子，一面踢脚的，吼得屋瓦都要震動了。照料會場的八個警察也丟了警棍，伏在桌子旁邊一同號哭起來。哭了三十分鐘以上，我看結不了局，只好站起來說：「諸位在會場大哭是無濟於事的。要保路就得請護院電奏才有辦法。」於是衆口一齊說：「我們就到院上去求護院去！」（總督衙門稱院）我又站起來說：「諸位且等幾分鐘，待我先去報告護院，把接見的地方預備一下，立刻來電話請諸位再去，比現在就去適當一點。」大家以爲是我立刻去把會場情形報告采帥。采帥說：「快請他們來。」我一面用電話邀請會衆，一面預備接見地方。督署大廳容不下許多人，又不好要他們推舉代表，只有在大堂簷前用立談方式接見。

鐵路公司距督署有三四里路，會衆全體步行上院，伍老翰林堅不坐轎，也由兩個人扶着走，因此走了一個多鐘頭才到督署。采帥站在簷口迎候。會衆就排列在簷下。

采帥先對會衆說：「大家儘管盡量發表意見，我的責任該辦的，力量能辦的，一定替四川人辦。」會衆輪流發言的有好幾位，綜合起來都是說：「四川鐵路是光緒皇帝批准四川人自辦的，不能收爲國有。四國借款合同條件太苛，川人不能接受，請護院速即電奏，請政府收回成命。如不得請，川人是要力爭到底的。」說話時，語氣無不激

烈，有且說且哭的，有哭得話不成聲的，也有光哭不說的。

采帥聽完了，要答話。因為身體矮小，怕大眾看不見，臨時搬張方桌，站在桌上。答覆的話不多，但句句都極誠懇極沉痛。他說：「四川總督是政府派來代四川人辦事的。四川人對政府有甚麼意見，總督有代你們轉達的責任。你們快把方才所說的一切具個呈文來。我立刻代你們電奏，並代你們力爭。一爭不行，就再爭。那怕爭到丟了官，能把我的責任盡到了，丟官也是快樂的。」說到這裏，伍老先生首先跪下，會衆跟着一齊跪下，采帥也從桌上跳下來還禮，羣衆就磕頭致謝。極肅靜極愉快地由大門退出了。

第二天，鐵路公司呈文送到督署。次日就根據呈文並把二十一日和公司開會和會衆到督署請願的情況電告政府，並請收回成命。想不到竟是奉旨嚴加申斥。

各州縣保路同志會雖然已到處都有，但到了二十一日的大會之後才正式成立掛起牌子來。采帥和我商量，由于不便公開承認，只有用「不干涉」爲承認的辦法，羣衆也很諒解。（註四）

附錄：四川保路同志會簡章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條 本會集合同志，對於此次國有之幹線鐵路，以拒借洋款，廢約保路，力圖進行爲宗旨。

第二章 定名

第二條 本會發起於四川，故名四川保路同志會。

第三章 會員

第三條 本會會員，不限於本省人。凡表同情者，報名本會事務所，均得爲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會員，每十人公推評議員一人。每評議員五人公推評議長一人。本省評議員，由各州、縣按照入會會員人數推舉。外省評議員，不分省籍，按照入會人數推舉。

第四章 分部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一日

第五條 本會事務分左之四部執行之：

- (一) 總務部：總理本會一切事務，保存啓用本會圖記，以及不屬於他部事項皆屬之。
- (二) 講演部：主宣布本會之宗旨及其意見。與各州縣，並客籍股東分層，及各直省海內外一切團體，聯合進行。

(三) 文牘部：主關於路事一切論著章則，及往來函電文牘之撰擬事件。

(四) 交涉部：主關於路事與本會宗旨反對者之交涉事件。各部部員，不限人數，由會員自由擇任。

第五章 會議

第六條 本會會議，分左之三種：

- (一) 全體大會。
 - (二) 評議員會。
 - (三) 評議長會。
- 應用何種會議，由總務部認定招集。

第七條 本會會期無定時。但各部員，每週期內至少集議一次。

第八條 本會假四川漢鐵路總公司爲會所，事務所亦附設於內。

第六章 規約

第九條 本會會員應守規約如左：

- (一) 凡入本會能任何項事務者，須自行擇任；
- (二) 凡有緊急事故，招集會員時，不得無故不至；
- (三) 凡本會進行重要事件，須經會衆議決，方得執行；
- (四) 凡經本會議決事件，無論如何，不得諉卸。

第十條 本會以達到第一條所定宗旨時爲解散。(註五)

另據「國父年譜」記載，成都保路同志會之成立，黨人朱之洪等分途活動，激揚民氣，部署羣衆，貢獻甚大：

「四月，清廷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請命，收川漢、粵漢鐵路鐵路爲國有，以端方爲川漢鐵路督辦，借英美德法銀行款修築，且不允退還川民股本。成都耆老伍肇齡及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綸，川路股東會董事顏楷等請收回成命，均被申斥。於是川路公司召集股東大會，羣起力爭，各縣股東代表咸集成都，於是日成立保路同志會，各州縣成立協會，以與政府抗爭。黨人朱之洪以重慶股東代表至省，與曹篤、方潮珍、蕭參、曾昭魯、張頤、劉裕光、王殿颺、楊伯謙、劉泳闌、龍鳴劍、劉永年等及新軍中黨人密議，謂爭路者日與政府言法律、辯是非，政府終不悟，不如激揚民氣，導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敗，清吏防革命甚嚴，黨人無兵力可恃，即發難亦無所濟；唯有各路同時發動，而成都乘時響應，庶可集事。於是之洪歸重慶，在省黨人亦分道四出，篤返自流井，潮珍返井研，參、頤則之青神、榮縣，裕光則之威遠、富順，部署羣衆，陰爲之備。」(註六)

清廷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兼程馳赴四川總督署任。(註七)

四川京官內閣學士甘大璋等，公呈郵傳部，聲稱川路股東情願領取國家股票，為旅京川人所不滿。

內閣學士甘大璋等，公呈郵傳部略言：「川省人民情願領取國家股票，作為附股云云。」同鄉多反對者，擬開會議對付辦法。(註八)

黃興、胡漢民致書加拿大同志，說明革命黨在國內新軍中發展情形。擬乘鐵路國有風潮，激動民心，共圖大舉。並以「天時人事，近在咫尺。國仇友仇，誓

以必報。」相助勉。

黃興、胡漢民致書加拿大同志，分析廣州三月二十九日失敗原因，告以黨人在新軍中勢力甚大。而清軍虐民，國人願參加革命者日衆。擬乘鐵路國有風潮人心激憤之時，作捲土重來之計。希望美洲同志仿效南洋同志，早作籌款之預備，以免坐誤事機。錄其原函如下：

「加拿大各埠同志諸兄公鑒：此次事前各部之組織，與臨戰黨人殉國之烈，已詳於前寄白山兄（按：馮自由）書矣。當時以廣東爲主動，而雲南、廣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隸數省爲響應，各處皆有黨人在新軍中預備反正，擬廣東省城一得手，則以次續起，因廣東財政充足，交通便利，各種形勢爲天下最，抑且極宜於建立軍政府之地也。豈知以經營過久，又猝遇溫生財之事件，致虜加意偵察提防，未及期而事洩，迫於發動，遂無成功，幸新軍不致受影響。同人等爲大局起見，亦遂電止各省，不使遽發，蓋恐其發而不足以制虜死命，則不如養其全鋒。今虜雖知我黨人此次必係聚精會神之舉，然究不審我致力所在。所幸事後人心益憤，今雲南、廣西幹部將升學校俱已畢業，更加入同志數十人爲新軍將領。直隸第六鎮有吳六徵（按：吳祿貞之誤）爲鎮統，密召其心腹同志於各省，使到其軍爲臂助。江南聞廣東事起，有數營露甲欲起，幸爲總統某同志婉止。廣西同志蔡松坡，調往雲南（按：係湖南之誤）總攬新軍之事。凡此皆軍界愈見進步之情形，而鐵路國有問題激動民心，更使廣東、兩湖、浙江、四川五省，反對政府之氣益熾。從此港、澳兩處密接省城，我黨祇利用爲秘密辦事之地，不爲顯揚之運動。今則殷實商人願附入於吾黨者日衆，因見革命軍起，而民間絲毫無擾。三月二十九之夜，竟有開門而觀戰者。事後粵省民賊乃藉口搜捕，縱兵擄掠，以總督之總文案。（即胡銘鑒，廣西勸業道，而張鳴岐特調來東者。）其住眷亦被搶，並槍傷僕婦。此外商民之受害者，更不勝言。故民心專嚮於吾黨，而視虜政府如蛇蝎，此又普通社會進步之情形也。聞之先哲有言曰：『經一度之失敗，可得良好之經驗。』此次失敗其大端有二：（一）則仍蹈往年一面辦事一面籌款之轍。軍事部組織於去年多月，而南洋、美洲之款大半到於三月中，對外則未免日露風聲，而內部且有極多障礙；（二）則待械以應用，待款以購械，械未至而人衆已集，疏虞既所不免，伸縮更難自由。故弟等深維

其理由，於此時黨力方盛，人心激昂，捲土重來，不宜少懈。然經濟無預備，必臨渴而掘井，則費時失事，屢屢由此。現在南洋同志已爲籌款之預備。弟等之意，深望美洲同志亦爲此綢繆，更宜於未事之先，各分貯於本埠，力量既厚，應機同集，庶不致遷延歲月，坐誤事機。天時人事，近在咫尺，國仇友仇，誓以必報；惟我同志兄弟共圖之。」（註九）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二九至三七。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頁二至三。

註三：全漢昇「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引自「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二冊頁二三二至二三三，民國四十九年三月正中書局版。

註四：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

註五：周開慶「四川與辛亥革命」頁一〇至一一。

註六：「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四二。

註七：「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八。

註八：辛亥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民立報」專電。

註九：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二三八至二三九，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商務印書館版。

二十二日（六月十八日） 孫先生文抵舊金山，由同盟會與致公堂分別布告，彼此聯合一致，共圖光復大業。

「國父年譜」記其事曰：

「先生自美東蒞舊金山。此行之主旨爲合同盟會、洪門會於一爐，並籌募巨款，爲革命之需。抵埠後，爲促進致公堂與同盟會之合作，乃與致公堂大佬黃三德，大同報司理唐瓊昌，商議聯合方法，欲令同盟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而致公堂則開特別會，刪除繁文縟禮，以優待同盟會員入會，庶可共同革命救國。黃、唐咸熱心贊成。遂由雙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三四九

方各在大同日報、少年中國晨報，揭登聯合布告以示合作。彼此聯合一氣，共圖光復大業。」（註一）

山西巡撫丁寶銓因病乞休，清廷以內閣學士陳寶琛為山西巡撫；未到任以前，以布政使王慶平暫行護理。（註二）

清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准外務部來咨，派員與俄國議商邊界。陳述歷年俄人越界侵擾，及俄國官員之狡詐背信，並逆料此次會議之難成。

周樹模原奏文曰：

「宣統三年二月十四日准外務部咨開：本部奏請簡派大員會勘中俄邊界一摺，奉硃批著派周樹模充會勘中俄邊界大臣，欽此。欽遵咨行前來，旋准外務部電開俄使照稱：本國政府派哈薩克馬軍部長協都統著提羅福充會勘邊界大臣，又派幫辦正參領錫特倭，副參領施達諾福，並派駐齊齊哈爾領事阿發那思充隨議員，中國官員何時與本國官員開議等語：當即遵擬於中歷五月十五日與俄會勘邊界大臣在齊齊哈爾省城開議，並派試署黑龍江民政司宋小濂充會議幫辦，留江補用道張國淦、盧弼，留江補用知府涂鳳書、吳文泰充隨議人員，業經電咨外務部轉照俄使在案。屆期俄會勘邊界大臣未能到江，茲於五月十五日，該俄大臣著提羅福率同幫辦隨員等已抵齊齊哈爾省城，彼此不日定期開議。查此次會勘邊界係江省西北境內國界之一段，水界自額古訥河起至流入黑龍江止，長約一千四百餘里，陸界自阿巴該圖嶺起至塔爾巴幹達呼山止，長約一百八十餘里，水有天然之河流，陸有石砌之鄂博，界限初本分明，乃歷年既久，河中洲渚漸有遷移，陸界鄂博亦多坍塌，俄人意圖侵佔。該國人民不時越界，伐木刈草，視同己有，竟不照章納稅，始有兩國會勘之舉。上年秋間，委派呼倫道宋小濂會同俄員履勘水路界點，雖經會勘竣事，而俄員多方狡執，強指我岸河汊為老河身，藉為攘奪洲渚之計。至陸路鄂博本係人為，可增可毀，且鄂博所在，又非世界著名之山，從前圖誌多疏，彼此譯音互異，俄員所指界點竟越舊界向南，意圖包括滿洲里在內。現在陸路鄂博尚有塔奔托羅海一處，俄員不肯會勘，索克圖、察罕放拉兩處，已勘而尚未立案。此次俄勘界大臣到江，能否將爭執之處公同核定，和平解決，殊難預知。樹模身任邊疆，責無旁貸，自當力任其難，堅持審處。特圖界關繫至重，惟有將

會議情形隨時電商外部，妥慎辦理。伏懇朝廷指示機宜，俾無隕越，所有奉命與俄會勘邊界大臣、開議日期、緣由，理合陳明，除分咨查照，暨俟議有端緒，再行具奏請旨外，謹請代奏。樹模。」（註三）

清直隸總督陳夔龍奏：在天津設立北洋菌學研究所。

本年春，天津流行疫疾，法國駐北京公使馬士理，贈送製造藥漿機器，直隸總督陳夔龍乃命衛生局籌設北洋研究菌學所，並延聘法國專門醫生協助籌劃。（註四）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四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八。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二六至二七。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頁一〇至一一。

二十三日（六月十九日）清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嚴劾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所簽鐵路借款合同，「於路權國權喪失太大」，「欺君誤國」，請速予治罪，然後加以修改，以救危亡。

清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同情川民，嚴劾盛宣懷，分析其所簽鐵路借款合同各款，乃「舉吾之國權，一畀之四國。」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團體鐵路公司之大會，「人人皆憤盛宣懷之欺君誤國，既無一語怨望朝廷，尤無一人稍形暴動，又不可繩之以法。」請求清廷先治盛宣懷以欺君之罪，然後申天下人民之請，提出修改合同之議。奏文如下：

「奏為鐵路借款合同於路權國權喪失太大，內亂外患，事機已迫；簽字大臣欺君誤國，請速治罪，然後提出修改，以救危亡，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維非廣修鐵路，則政治、軍事、實業均難敏活發達；非借入外債，雖日議修鐵路，終等築室道謀。數年以來，士民懲羹吹壺，遂欲因噎廢食，自辦鐵路與拒借外款之議，交與並起。臣

嘗憤嘆：不研究借款之自有法，而惟恐外款之不可借，是何異於不研究藥石之性，而惟拒醫以待死？乃者，幸得樞臣部臣之協心毅力，使四國借款合同竟能成議。自奉鐵路改歸國有之命，臣不勝歡幸，以爲天佑中國，救亡圖強將在此舉。及昨承准郵傳部咨寄合同底稿，反復尋繹，不覺戰慄。臣之初心，以爲此次借款可以救亡圖強者，不意合同乃舉吾之國權路權，一畀之四國，而內亂外患，不可思議之大禍，亦將緣此合同循環發生，不可究詰。蓋天下之人無論智愚，一聞借入外款，無不掩耳而去者；懼夫一借外款，則必有抵押，則必受監督也。臣之愚以爲借款之自有法者，則以中國自來借入外款從未遲誤本息，既有信用，即不必有抵押。即以此次借款過巨，亦僅指一關稅以爲抵押，非我遲誤本息，則彼不得過問，是與不抵押等。至於借款當作何用，有信用則彼不得過問；有抵押則彼更不得過問；萬無受其監督之理。既有一定不易之法，循此法以借款，即抵押亦無害。所謂外款之可借者在此。乃按之部臣會奏，則明明謂四國催促實行。我苟無信用，如此巨款，雖約成不難中廢。今而自彼催促，是童蒙求我也。準諸情勢，惟當以逸待勞，強其就範，不謂合同第九款竟以兩湖財政抵押也。既有抵押，則此六百萬鎊勿論中國如何支用，雖以浮支濫費，皆我完全自有之權，非彼所得毫髮預聞；不謂又與以鐵路之範圍，又用彼之工程師以督工，又由彼派經理人以購料，又由彼派查帳員以監款。至於第十四款所列，隨時所需之款均必聲明緣由，而查帳員有可以認爲不應開支之權；既用之款，查帳員又有隨查時看之權。夫款乃中國以厘稅作抵借入之款，路乃中國以厘稅抵借外款自修之路，第九款之規定抵押厘稅，既如彼其嚴重。我即不以修路，即以修路而用不得力之工程師，購不合算之材料，有不切實之支款，於彼銀行何涉？而第十四、第十七、第十八款之規定：查帳員工程師經理人之資力權力，又如此其嚴重。然則款雖我以抵押借入，彼四國者固猶認爲彼之款，非我之款也；路雖我以抵押借款自修，彼四國者亦竟以爲借彼之款，即彼之路也。外人之狡猾則如第十七款之自言自行選用，若以主權畀我矣，而其下即緊接英國人一名，德國人一名，美國人一名，以定其國其人，而限制我不准用他國他人。又如第十八款，郵傳部鐵路總局如欲在中國或欲在外國招他人經理購買各項外洋材料，以爲更覺合宜者，可以有權照辦，惟用錢仍照上所許給該經理人等語，亦若與我以特權者。實則我以厘稅作抵押借得之款，乃並招人經理購買合宜之材料，亦非該銀行特許，竟不得有此權，且猶必扣回用費，使我有兩重用錢之負擔，自不得不仍托銀行所用之經理人包攬購買。就可以有

權照辦一語觀之，則不止狡猾，直刻薄矣；就仍給用錢一語觀之，則不止刻薄，直慘毒矣！最可駭怕者，則第二款小注云：此段路線抵補截去之荊門州至漢陽枝路數語。部臣會奏之解釋，則謂刪除以分枝幹界限，抵補乃爲宜變難工；而天下人之解釋，則謂：此乃劃分地域；十餘年慘不忍聞所謂瓜分之謠傳，於此始合力以實踐。臣初疑爲過慮，反復思之，我刪除漢荊枝路六百里，於彼何損，而必以宜變六百里補之？苟非認此路爲彼之路，則不得認刪除爲損失，即不得索宜變爲抵補。奪我兩湖猶以爲未足，必加入四川一節以補之，六百之里數相當，四川之咽喉已失。外人之處心積慮而誕我已非一日，夫何足怪；臣特不審以盛宣懷愛國之誠，外交之熟，乃不解此抵補二字之至可危、至可怖，而竟許之，且爲作一尋常無所關係之解釋；稍有識者，讀此合同，無不痛哭流涕，以爲落落二十五款，雖標目爲湖北、湖南兩省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而借款二字乃外人標以弄我之詞，其實則送與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省境內又加入四川省境內川漢鐵路之合同。路者國家之土地；路不爲我有，土地寧國家所有？既索我九五扣，五厘息，又限我十七年，又質我兩湖厘稅，然後借款；而終明目張膽視我之路爲彼之路，奪我之權爲彼之權，較之許該四國在兩湖境內修路利害我不過問者，此則利全在彼，害全在我；名若自修，實則加酷。臣實不料以誠於愛國，熟於外交，又慣於借款之盛宣懷而亦不悟外人之陰狠，不解合同彰明較著之意義，不以剖陳於我皇上，我監國攝政王之前，而竟與之簽字；且猶歷陳其困難，列舉其爭回之條件，亦似有大功於國家者。二十五款之中，其爲中國利益保障最力者，獨該尙書自辦漢陽鐵廠之鋼軌一事。然則非盛宣懷智慮有所不及，天下皆謂盛宣懷非於合同別有個人莫大之利益，決不簽字，而貽國家無窮之患害。臣雖不敢斷言其貪狠至此，然敢斷言其欺我皇上之在沖齡，欺我監國攝政王之初爲國際條約，故敢悍然肆其詐欺貪竄，置國家一切利害於不顧。該尙書亦知合同一定，天下必羣起相攻，因委其過於既死之張之洞；又知合同既定，聖哲亦無從措手，又委其責於將來之督辦大臣。其用心之奸，必爲聖明所鑒。合同既經簽字，國際關係已成；臣雖至愚，亦豈忍以無可挽回之事，上煩宸廑。特自合同宣布以來，不惟有識者奔走號呼，羣若旦夕不能自保。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團體集鐵路公司大會，到者二千餘人，討論合同及於國家鐵路存亡關係，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道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泪。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紛四出，禁不勝禁，防不勝防。人人皆憤盛宣懷之欺君誤國，既無一語怨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

三五四

望朝廷，尤無一人稍形暴動，又不可繩之以法。四川所受合同之影響較兩湖爲輕，而人民對於合同之感情已哀痛至此。臣又復深維：已簽字之合同，若提議修改，外患必由此而生，交涉誠不宜輕率。然合同內容既如此失敗，強爲含忍，雖免有形之患害，實蹈無形之危亡。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強爲抑制，內亂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再進而爲輕重利害之比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過索我賠償損失：比之損失國權路權既有輕重之分，比之激成內亂，不幸而見非常意外之變，其賠償損失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而語。臣嘗窮思盡慮，而得提出修正合同可以謝外人謝天下之一法，惟有乞我皇上我監國攝政王先治盛宣懷以欺君誤國之罪，然後申天下人民之請，提議修改合同之議。外人於近年中國民氣考察甚習，朝廷又將簽字之大臣嚴加治罪，且未嘗取消借款，不過修改抵押及路權用人購料查帳之條件，未必始終固執，必待激成變亂，使其在內地之人民財產先蒙損失。合同幸有轉機，是誠國家之福，天下人民之幸；即不可得，而天下所欲得而甘心之盛宣懷，既蒙嚴譴，人民感激聖明，一切怨憤必當彌化，內亂自可消弭。外人知我君民上下一心，成了然於權利之關係，不特後此交涉不敢再爲牢籠一二人以肆其剝削，即此次合同所定種種狡猾刻薄慘毒無形之限制，或亦有忌憚，不敢實行。盛宣懷此次主定合同，即有委曲難求共諒之隱，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謝外人，可以謝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內亂；臣知朝廷必不愛一盛宣懷，而輕聖祖列宗艱難貽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懷之患，亦必不惜損一身以愛朝廷，且知盛宣懷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難修改，朝廷即優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則未來之患方永。臣以書生蒙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恩遇之隆，二十年間叨竊疆符。值此時局萬難挽救，大患已在眉睫，如復貪戀職，是直毫無心肝。然既不能於合同未定以前，先事以竭愚誠；又不能於合同宣布以後，盡力以解羣惑，負恩溺職，實莫如臣。應請皇上天恩，准治臣以盛宣懷同等之罪。既謝外人，使知發難者臣；又謝盛宣懷，使知糾彈者臣。但得鐵路有萬一之轉圜，國權路權有萬一之補救，內亂外患無自而生，臣雖身被斧鑕，甘如糜飴。事機危迫，不勝千冒屏營之至。謹密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註一）

關於此奏摺發出經過，四川提法使周善培有如下記載：

「采帥對鐵道國有問題有一個最大舉動，就是專摺奏參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這件事。經過如下：

我因爲十八日看到采帥面有憂色，聲有哀音之後，認定路事前途極不可測，必要把主持借款的，只想從中取利不顧國家死活的盛宣懷結實參奏一本，去掉這個禍根，路事才有轉圜。想定之後，就把合同逐條研究，費了三天功夫，擬好一個奏稿。二十一日會場情形更激動了我。二十三日我就去見采帥。先把理由說一遍，再拿奏稿請他看。稿的篇幅太長，采帥足足看了一點多鐘。看完了對我說：「好得很，我就發。」我說：「這是一本許多年來朝廷沒有見過這樣直言無忌的奏摺。聽了，自然是朝廷之福；不聽的分數，恐怕要多一點。你恐怕就要受譴責。說輕點，怕會革職；說重點，還怕有不測之禍。」采帥以很沉着的態度說：「我從二十歲得進士，到今天不過二十九年，做到這個地位，朝廷待我不薄。不幸遇着今天這樣關係國家安危存亡的問題，如果閉着嘴不說該說的話，不但對不起四川人民，也對不起朝廷。只是奏稿文字太長，正副兩本非寫幾天不可，那一天寫好，我約你來看着發摺，你不必過於替我擔心。」過了五天，他約我把正本全看一遍，一字也沒有改動。（註二）

清廷派吏部左侍郎于式枚總理禮學館事宜，以前廣東按察使鄭孝胥為湖南布政使。（註三）

清陝西巡撫恩壽奏：續辦擴充延長油礦情形。

延長油礦開辦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每年由陝西省籌撥二十萬以爲資本。歷年秦省派員出洋購辦開井煉油機器，並派學生至國外油廠實施練習，及延聘日本著名技師勘查油苗顯露之區。目前經測定礦區二千八百八十九萬餘方尺，穴井數百號，每日可採上等礦油四千餘斤。

恩壽原奏曰：

「竊查陝省開辦延長油礦，於光緒三十三年第一井見油，業將開辦情形及整頓辦法先後奏咨在案。迭經部派專員洋工到陝測勘運道，考驗井廠，以爲路礦兼營大舉興工之計，適以財力不繼，嗣准部咨，仍歸本省試辦。當經督同勸業道，詳晰規畫，設法擴充，暫由司庫籌撥銀二十萬兩以爲提倡開辦資本，選派委員出洋購辦開井煉油各機器

，並派學生前往越後油廠實地練習，僱聘日本著名技師技手鐵木工匠，馳赴礦廠歷將油苗顯露之區逐一測勘，計勘定礦區面積約英度二千八百八十九萬餘方尺，測定井穴不下數百號之多，分晰繪圖編輯報告，隨於宣統二年十月開工，運料安機併力興作，本年正月第二井設置完備，即行開鑿，當飭管理各員督率工匠晝夜加班進取，至二月下旬掘至三百二十尺，始得見油，安管吸取，每日可得油四千餘觔，確加考驗，允為上等油質，現仍督飭開鑿，務期達於極旺之油層為止。一面仍鳩工庀材，經營推廣，建築第三井之檣臺，拓定第四井之基址，通籌並舉，計日程功，預算續開五井，均可於本年一律告成。惟是地處北山，岡嶺叢沓，建修鐵路財力既有未遑，長待路連挽載亦多不易。查該處地瀕黃河，計惟有改由水運較為利便，業經選派熟悉地勢人員，實測黃河運路，將□銅灘至潼關一路水勢灘險船量運費等情詳加調查，一俟各井落成，出油暢旺，即速改道試辦，以利轉輸，此近兩年來籌畫整頓逐漸擴充之實在情形也。據勸業道光昭詳請奏咨前來，臣查延長礦產擅美全球，開辦歷年，每因經費不充，鮮有成效，惟有就本省之財力，督飭該道經營整頓，漸次擴張，以期仰副朝廷振興實業有加無已之至意。所有陝省延長油礦籌辦擴充情形，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四）

註一：王人文「辛亥路事罪言」，原稿石印本。

註二：周善培「四川爭路親歷記」。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二九。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頁八至九。

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 清廷從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奏請，設立東三省屯墾總局。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奏：「東三省籌辦實業，擬先從移民墾荒入手。現就奉天省城暫設立屯墾總局，為三省移民開墾總機關。下部知之。」（註一）

清學部奏准中央教育會議規則六章四十條，並奏派翰林院修撰張謇為會長，前郵傳部左參議張元濟、直隸提學使傅增湘為副會長。（註二）

附錄：中央教育會議規則

第一章 開 會

第一條 會員於學務大臣所定開議時日，應即按照時日齊集會所，行開會禮。

第二條 會員到會之始，須在會員簿註到，其由各省派選之會員，並將其公函文件交驗。

第三條 會員坐位次序如左：學部丞參，學部參事官司長局長，學部視學人員學部酌派會員，直轄各學堂監督，民政部民治司司長，民政部內外廳丞，陸軍部軍學處處長，海軍部軍學司司長，各省學務公所議長議紳及教育總會會長副會長，京師督學局人員，各省學務公所科長及省視學，各省學堂監督教員堂長。

第二章 開議中止散會及展會

第四條 開議時刻，每日以早八鐘爲始，十二鐘爲止，由會長酌量應議事件，編爲議事日表。

第五條 會議之時，會長遇有必要情形，得酌定時刻，中止議事。

第六條 若本日應議之事未畢，已屆畢會時間，會長得宣告展會。

第七條 會長若未宣布展會，已屆散會時，無論何人，即不得就議事發議。

第三章 會議及討論

第八條 中央教育會議，不得涉及教育範圍以外之事，如有逾越範圍時，學務大臣得即行禁止提議。

第九條 會議事件，須按照議事日表所定，以次議決，不得更動錯亂。惟學務大臣交議事件，應先付會議。

第十條 學務大臣交議及會員提議事件，得先期開具節略，由書記員繕印交會員閱看，以備按照議事日表到會議。

第十一條 會員欲就各項事件提議，應擬具議案，附加案語，得全體人數三分之一以上贊成，會同署名，提出於會長，再編入議事日表，交會員會議。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四日

第十二條 討論時，或贊成，或反對，欲發議者，應先起立，自報姓名，或號數，聲請於會長，得允准而後發議。

第十三條 同時不得有二人以上之發言，其同時聲請者，得由會長指定先後，以次發議。

第十四條 發言者應就本位起立，其有須特別說明者，得聲請會長，待其允准而登議臺發言，惟不得演說議題以外之事。

第十五條 會長如欲自行討論者，得改就特設議座，此時職務，即由副會長代理。

第十六條 發議畢時，由會長宣告討論終局。

第十七條 會議分初讀再讀三讀，初讀時討論議案大體，再讀時逐條詳議，三讀時就全案確定議決。但再讀三讀，得因事宜省略之。

第十八條 修正案得於初讀或再讀提出，惟須有三人以上之贊成。

第四章 表決及審查

第十九條 會長副會長及會員均有表決權，其不在會場者，不得加入表決。

第二十條 當表決時，會長應先將應付表決之議題宣告。

第二十一條 表決法分起立表決投票表決兩種，由會長臨時定之。

第二十二條 投票表決法，分記名與不記名兩種，由會長臨時定之。

第二十三條 用不記名投票表決法，若檢得投票總數，與當日到會人數不符時，得由會長重付表決，或改用他法表決。

第二十四條 議案有應付審查者，由會長宣告，於初讀後行之，其由會員聲請付審查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審查員由會長臨時指定。

第二十六條 審查員審查既畢，應具報告書呈交會長，由書記繕印分送，即行會議。

第五章 會場秩序

第二十七條 會員入場後非宣告散會及議事中止時，不得離座及退場。

第二十八條 會場內不得吸煙咳嗽。

第二十九條 會議時不得諷詞私語，並喧笑鼓掌。

第三十條 會長當整理會場秩序時，得鳴號鈴，此時無論何人，均須肅靜。

第三十一條 會長見爲會員確有妨害秩序時，得指名令其暫行退出。

第六章 告 假

第三十二條 會員因事不能到會者，須聲明事由告假。

第三十三條 會員因事告假至三日以上者，應自請他會員代表一切。議決後，即歸該會員負其責任。

第三十四條 前條代表之會員，應將告假會員之委託書，呈於會長。

第三十五條 會員告假，如接續十日不能到會者，即作爲辭職。

第七章 議事錄及議決錄

第三十六條 會場每日所議之事應載於議事錄。

第三十七條 議事錄記載之事如左：一、開會閉會展會散會日時。二、開議中止展會散會時口。三、會員姓名。四、

、每日到會人數。五、交議提議事件。六、會議議題。七、議決事件。八、表決可否之數目。

第三十八條 凡會員議決事件，其辦法應詳載於議決錄。

第三十九條 議決錄所載之事件辦法，應由學務大臣分別採擇施行。

第四十條 除本規則所定外，有未盡事宜，得由會長臨時決定辦法。（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四頁三一。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頁一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二至一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推派代表，至陸軍部陳述各省練預備兵意見。(註一)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本日發出札巡警道文，聲言：幹路收歸國有，乃朝廷既定政策，不容稍生異議。

札文略曰：

「幹路收歸國有，朝廷定為政策，各省一律欽遵，不容稍生異議。現在籌還股本辦法，亦已體卹入微，如累各股東為保全資本，或有所見，仍不妨據理直陳，各盡意見，本督院力所能為，自必代為奏請，以盡維持之責。並由該道照會公司知照。」(註二)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五月廿六日專電。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二日第三頁新聞。

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二日) 革命黨人所辦之天民報，本日在廣州創刊。(註一)
清外務部為騰越驛馬捐事，照覆駐京英使朱爾典。

英國駐京公使朱爾典，照會清外務部，自本年六月五日起停辦雲南騰越驛馬捐。外務部照覆，謂此項驛馬捐前經兩國商定辦理，英欲改章，仍須彼此商定，不能單獨停辦。照會略曰：

「查此項驛馬捐前經彼此兩國商定辦理，今欲改章，亦須經彼此商妥，不能由一方面斷定停辦。本部前次照會，既聲明滇督之意，尚允通融稅務處，亦飭令和衷商議。乃貴大臣竟不允飭領事再商，似非持平之道。想因領事屢議無效，致不願與該關道耿葆燦再商。現本部擬電達滇督，另派委員商議。相應照會貴大臣，仍查照本部前次照會

，轉飭駐騰越領事遵照可也。」（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四日，第三頁新聞。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二九。

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 清廷從內閣奏：頒佈內閣屬官制，設立承宣廳、制誥局、敕官局、統計局、印鑄局，以及法制院，裁撤憲政編查館、吏部、中書科、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批本處等衙門。

內閣原奏曰：

「竊臣等前於遵擬內閣官制摺內，聲明內閣屬官官制，已由臣館草擬就緒，俟妥酌後，即行照章會同奏明請旨辦理在案。現在內閣業經設立，亟應將屬官官制，詳為擬訂，以資贊佐而使遵守。查東西各國，內閣制度不同，有專設官署者，有不設官署者，且有僅設秘書官一二人者。惟日本自書記官長而外，設有法制、統計、賞勳、印刷各局，規制特詳。中國漢晉宰相及三公等府，官屬多至百數十人，分曹且逾十數。唐宋三省，如吏兵等房舍人及左右司郎中之類，屬官亦多。元代又有參議中書省事等官，蓋由機務股繁，必得官盛任使，始足以裨庶政。現以舊設內閣及軍機處會議政務處併於新設內閣，而憲政編查館與吏部，亦常為內閣職掌所賅舉。凡應辦諸務，事體重大，頭緒繁多，斷非設立專署不可。擬即參酌日本內閣屬官辦法，折衷現在情形，分別釐定，計設承宣廳一，制誥局、敕官局、統計局、印鑄局各一，設閣丞以總各廳局之事，設廳長局長以下各官，分治各廳局之事。別設法制院，釐定法制，設院使以下各官，專治院事，各司其職，以重責成。所有參議僉事以下各官額缺，擬由內閣總理大臣妥慎釐定，另案奏明辦理。現議釐定官制，凡官品官等各項，尙擬參酌古今，另訂合宜辦法。此次擬設各官，均暫令以原品治事，俟官品官等辦法奏請欽定後，再行遵照施行。謹將酌擬內閣屬官官制，暨內閣法制院官制，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至內閣各廳局及法制院設立後，憲政編查館及吏部日應一律候旨裁撤。惟吏部原管事件，甚為繁冗，擬請旨派員督率清理歸併，以期簡捷。至中書科衙門，職掌無多，已規定於制誥、印鑄兩局之內，應與事項最簡之稽察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七日

三六二

欽奉上諭事件處、批本處，一併請裁。並將禮部鑄印局及各衙門應行劃歸事項，併入辦理。其舊設內閣之撰擬繕寫，關於祀典，及無關於行政各事宜，應劃歸翰林院及典禮衙門，分別管理。舊隸於軍機大臣之繕書房，所管事項，以譯繕翰林院撰擬事件爲最多，擬請改隸於翰林院，庶足昭整齊劃一之規，而免權限參差之弊。再內閣辦事暫行章程，既設有協理大臣，則此項官制內，凡稱總理大臣各條，協理大臣皆得適用，俾免窒礙。其官俸章程未訂以前，各項屬官，均須暫定公費，應由內閣總協理大臣另行奏定，藉資辦公。」（註一）

清廷諭曰：

「內閣會奏酌擬內閣屬官官制暨內閣法制院官制，著先將此兩項官制頒布，除應簡之閣丞各員另行簡補外，著即遵照設立內閣承宣廳，及制誥、敕官、統計、印鑄各局。應設之內閣法制院亦即同時並設。所有憲政編查館、吏部、中書科、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批本處等衙門，著一併裁撤。其所管事項，與已經裁撤之舊設內閣軍機處、會議政務處所管事項，凡應併入內閣管理者，統即分別接管。舊隸軍機大臣之繕書房，著改隸於翰林院。至各衙門應行劃入事項，及劃歸各衙門事項，均著妥慎交接，以清權限，而專責成。餘俱照所擬辦理，此外各項官規及京外官制，仍著遵照修正籌備清單；妥速擬訂，陸續奏聞。」（註二）

附錄：

一、內閣屬官制

第一條 內閣屬官如左：一、閣丞簡任，二、廳長簡任，三、局長簡任，四、副廳長簡任，五、副局長簡任，六、僉事奏任，七、印鑄局藝師奏任，八、印鑄局藝士委任，九、錄事委任。

第二條 閣丞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管理閣務，監督指揮各廳局，並進退本閣委任各官。閣丞有事故時，由承宣廳廳長代理。

第三條 廳長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掌機要文件，管理承宣廳事務，並監督指揮本廳各官。

第四條 副廳長佐廳長之職務，廳長有事故時，由副廳長代理。

第五條 局長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管理局務，並監督指揮本局各官。

第六條 副局長佐局長之職務，局長有事故時，由副局長代理。

第七條 承宣廳掌事務如左：一、頒發諭旨及法律命令，二、典守諭旨及法律命令，三、收發呈遞摺奏事件，四、閣議事件，五、請用御寶，六、收掌閣印，七、本閣公牘文件，八、本閣會計庶務，九、編纂本閣檔案，十、管理本閣圖籍。

第八條 制誥局掌事務如左：一、進擬徽號及尊諡廟號，二、恭進尊藏實錄，三、進擬制誥詔敕，四、進擬賀表賀本，五、勅封藩封世爵世職之封賞承襲事件，六、恩賞封贈卹廕諡法勇號事件，七、頒賞勳章寶星事件，八、外國勳章寶星受領佩帶事件，九、庸勳會議事件。

第九條 敍官局掌事務如左：一、內外簡任奏任各官履歷稽核存儲事件，二、內外簡任各官開單請簡事件，三、內外奏任各官資格審查事件其節目如左：（一）關於任用事項，（二）關於升轉事項，（三）關於俸給事項，（四）關於品級事項。四、內外委任各官冊報及履歷存儲事件，五、關於文官考試事件，六、關於文官處分事件。

第十條 統計局掌事務如左：一、統一各部統計事件，二、辦理不屬各部統計事件，三、刊行統計年鑑及報告事件，四、交換各國統計表事件，五、統計會議事件。

第十一條 印鑄局掌事務如左：一、官報及法令全書職官錄之編輯發行事件，二、官報等其他官文書印刷事件，三、冊寶印信關防圖記等鑄造頒發事件。

第十二條 倉事承閣丞及廳長局長之命，分任各廳局事務。

第十三條 鑾輿承局長之命，辦理印鑄事務。

第十四條 藝士承上官之命，辦理印鑄事務。

第十五條 錄事承上官之命，繕寫文件，辦理庶務。（註三）

二、內閣法制院官制

第一條 法制院直隸內閣總理大臣，掌事務如左：一、法律命令案撰擬事件，二、法律命令增刪改廢事件，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七日

三六四

、各部所擬法律命令案審查覆核事件，四、現行法律命令解釋事件，五、各項法規編纂整理事件，六、其餘關於法制統一事件。

第二條 法制院設官如左：一、院使 簡任，二、副使 簡任，三、參議 簡任，四、參事 奏任，五、僉事 奏任，六、錄事 委任。

第三條 院使承內閣總理大臣之命，管理院務，並監督指揮本院各官。

第四條 本院奏任官以上之進退，由院使具狀，陳由內閣總理大臣辦理，委任官之進退，院使專行之。

第五條 副使佐院使之職務，院使有事故時，由副使代理。

第六條 參議及參事承院使及副使之命，掌第一條所列事件。

第七條 僉事承院使及副使之命，掌文牘會計及一應庶務。

第八條 錄事承上官之命，繕寫文件，辦理庶務。

附 則

第九條 憲法未頒以前，按照籌備清單，關於憲政編查館承辦事件，一律歸併內閣法制院辦理。（註四）

清廷以李家駒為法制院院使，章宗祥為副使，吳廷燮、林炳華、徐宗溥、阮忠樞為法制院參議。華世奎為內閣閣丞。趙廷珍為承宣廳長，英秀為副廳長。楊壽樞為制誥局長，裕隆為副局長。寶銘為敕官局長，張錯為副局長。楊度為統計局長，張國淦為副局長。陸宗輿為印鑄局長，黃瑞麒為副局長。（註五）中俄勘分呼倫貝爾邊界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

本年正月三十日（二月二十八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奉派為勘分中俄呼倫貝爾會議全權大臣，會同俄國遠東界務專員協都統菩提羅夫會商，本日於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舉行第一次會議。中國方面出席者

有勘界大臣周樹模，幫辦宋小濂等八人，俄國方面爲界務專員菩提羅夫，幫辦儒達諾夫等六人。開議之初，除商定在會議程序外，並由中俄首席代表共同聲明，上年兩國派員履勘邊界係由兩國督撫所派，此次中俄兩國政府特派全權議界大臣，會同核定上年勘界，自應遵照正式國際會議程序爲之，以昭慎重。

(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五號，「中國大事記」頁一四至一五。

註二：同註一，頁一五；「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頁二。

註三：同註一，頁一五至一六。

註四：同註一，頁一六至一七。

註五：「政治官報」，宣統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頁三。

註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務部俄國檔，黑龍江勘界案。

二十八日(六月二十四日) 廣州天民報被清吏查禁。

天民報係革命黨人所辦之報紙，言論激烈，本月二十六日創刊，甫二日即遭查禁。茲錄廣東巡警道查禁天民報佈告如下：

「爲飭遵事：照得省城自亂事發生，人心時覺不定，是以粵東公報前因論說遑聞，類多淆惑視聽，搖動人心，即經遵奉督憲電諭，勒令停版，禁止發行在案。乃天民報甫在出版，而弁言即多張皇革命之詞。兩日要件欄內，均登載革命之大文章一則。而新聞欄內，復多附革黨二字，不遺餘力。當此大亂稍平，未便任其鼓吹革命，擾亂治安，自應勒令永遠停版，禁止發行。除中報督憲，暨行區所外，合行諭飭，爲此諭仰該報館立即遵照，即日停止發行，毋違，切切特諭。」(註一)

江西臨川發生饑民搶米風潮。(註二)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四日，第三頁新聞。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三六六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十日第四頁新聞。

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 清內閣通告京內外各衙門，自六月一日起，凡有關承宣廳，及制誥、敕官、統計、印鑄各局事項文件，統投內閣收文處。凡有關法制事項文件，統投法制院。（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初二日，頁一六。

是月（六月） 本月下旬，湖南諮議局代表左學謙等，赴京請願，要求廢止四國借款合同。同未准；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因請願被押解回籍。各省君憲派人士，感滿清之不足有為，態度益趨激烈，轉而同情革命。

按：湖南諮議局，因前推舉副議長陳炳煥等到京請願，要求廢止四國借款合同久無結果，復派議員左學謙、周廣詢等前往。左等抵京未久，而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等因拒借款請願被押解回籍，留京各省諮議局代表送之行。殿俊憤激之餘告衆人曰：「國內政治已無可爲，政府已彰明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國，捨革命無他法。我川人已具有相當準備，望聯絡各省共策進行。」於是各議員遂多暗中組織機關，以謀革命之進展。殿俊返川時，四川保路同志會已告成立，乃一面繼續請願，一面策動顛覆清廷。（註一）

註一：栗鐵時「湘路案」。

六月

初一日(六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資政院總裁副總裁，會同內閣總協理大臣，改訂資政院院章。

資政院院章頒布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八日，共十章六十五條，另附則兩條(已詳宣統元年七月份)，其內容與各國議院之共同原則多相背謬，而文義字句之間不可索解之處甚多，大爲國人所不滿。至是清廷乃以時勢不同，「與新頒法令未盡脗合」，諭命修改。清廷諭曰：

「資政院院章前於光緒三十四年，由資政院總裁，會同軍機大臣具奏；復於宣統元年，經資政院會奏，續擬院章，並將前奏各章改訂，頒布施行。現已閱兩年，時勢又有不同，覈與新頒法令，未盡脗合，亟應將資政院院章修改，以免窒礙而利推行。著資政院總裁副總裁，會同內閣總協理大臣，悉心斟酌，妥速改訂具奏，候朕欽定頒行。」

「(註一)」

清廷從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奏：緩裁川省巡防各營，以資鎮壓。

原奏略曰：

「伏查蜀處西陲，幅員遼闊，遠通藏衛，近接滇黔。加以松、建兩鎮，懋功、五屯、雷波、戛邊、馬邊各屬，夷疆交錯，不時出巢，伏莽滋多，乘機竊發，緝捕彈壓，在在皆需兵力。自制兵盡撤以後，腹地尤覺空虛，而陸軍甫成一鎮，又須屯聚訓練，勢不能遽供調遣，全恃巡防各營四路奔馳，零星扼紮，尤時時有不敷分布之虞，若復如院議同時核減，貽誤恐非淺鮮。……臣與司道等再四籌商，現在川省防軍實有不便驟減之勢，仍請查照前督臣趙爾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二日

三六八

巽所籌辦法，隨時體察，逐漸抽裁，力圖改進。務將國防、軍餉、地方三者通籌兼顧，使邊陲重鎮可免疏虞。」

(註二)

清安徽巡撫朱家寶電覆民政部，報告皖北各縣災荒及辦理賑濟情形。

電曰：

一、「皖北災荒，荷蒙垂念，痾瘵在抱，欽感莫名。查上屆水災，實於去年籌放急冬工賑三次，本年籌放春賑一次，約計銀近六十萬券；益以盛、馮兩大臣籌放巨款，各省義賑，華洋義賑又復源源接濟，幸獲濟此沈災，現均先後放舉。」

二、「今春雨水過多，皖北沿淮各屬低麥被淹，當由馮大臣於被淹無麥之處加放急賑，實復委曹守鼎分赴查勘，並電請華洋義賑會，於四、五兩月加放黃荳、綠豆種約五萬石，以作秋糧預備，復電商馮大臣應否接辦夏賑。」(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一。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初四日，頁六至七。

註三：同註二，宣統三年六月初二日，頁五。

初二日(六月二十七日)清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四川紳民羅綸等二千四百人呈：反對郵傳、度支兩部所定收回川路辦法。

清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四川紳民羅綸等二千四百人呈稱：此次四國借款合同，損失國權。「收路國有之命，川人尚可從；收路而為外國所有，川人決不能從。借債主辦內政，川人尚可從；借債而令外人奪我財政，川人決不能從。」盛宣懷此次主持借債收路，「從其遠者而言，則為外人佔我幹路，扼我財權，足召亡國之禍；從其近者而言，則使人民生憲政上之缺望，增財政上之疑沮，一切新政皆墮廢

而不能進行。」錄其原呈如下：

「奏爲據情代奏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四川紳民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聯名呈稱：紳民等疊讀收路國有諭旨，並盛、端兩大臣會同度支部酌定辦法電，川民等惶惑疑懼，不敢從命。謹竭愚慮，爲我皇上披瀝陳之：竊查此次收路國有，與四國訂立借款合同，定名大清政府一千九百一十一年湖廣鐵路五釐利息遞還金鎊借款。其中規定條件，除抵押兩湖五百二十萬部有之釐捐外，自路線、工程、用款、用人、購材、息利等項，凡路政所有權限，一一給予外人，不容我國置喙者，且四十年。損失國權，莫此爲甚！夫即以收回幹路爲政策，亦不可輕借外債；然必使外人惟對吾有債權而不有抵押權，不可使其握抵押權而更握路權。若借一欸而兩承其害，則非直接之讓予，即間接之斷送也。今四國借款，既以兩湖釐捐作抵，並授以三千六百里路之實權。據湘粵鄂川四省兩兩平分，各千八百華里，吾國東南從茲已矣。亡印度者，英金三十萬鎊之一公司；據吾東南者，必四國六百萬鎊之兩銀行。遠維臥榻之虞，近凜厝火積薪之懼，禍機迫矣，可爲寒心。況聞此外尚有四國借款，准設外國顧問員；果爾，則與六百萬鎊合同之失等。蓋我即舉外債，即設顧問，亦當使債與顧問判爲二事，免其藉彼債權，掣吾財政之肘。今債務與政務互相牽混，萬一外人藉此實行監督我國財政，後患曷可忍言。收路國有之命，川人尚可從；收路而爲外國所有，川人決不能從。借債主辦內政，川人尚可從；借債而令外人奪我財政，川人決不能從。該合同失敗若此，即盡其款優恤川人，川人亦所不受。即郵傳部橫施壓力，強制川人，川人有死而已，不能從也。又查盛、端兩大臣電稱：川股由部籌還，必借洋債，必照湖北，以川省部有之財政作抵等語。是意在挾持川人，不還股款可知。又度支部會議細則：謂公司股票，如願領保息股票，除倒賬外，准折扣折等語。是倒款固永不歸還，路本亦必折扣可知。又度支部會奏：謂湘粵商股，一律照本發還，川路用款，准給保息股票，其存款或令入股，或歸本省舉辦實業等語。是川路雖有商股，不得如湘鄂商股照本發還又可知。部臣對待川民，種種均以威力從事，毫不持以公平。川民等恭逢立憲，沐浴仁恩，實不願有此專橫之部臣，污我鄂省之聖治，敢同聲呼籲於我皇上之前，惟冀察焉。且川民者，我皇上最懇摯之人民也，常年負擔重於各省，抑已羅掘俱窮。祇以時艱財窘，宵旰憂勞，絀血瀝膏，輸將恐後。推其忠愛之忱，此次千餘萬之股本，即令國家以公用徵收之法行之，但使於國有濟，川民等亦當含辛茹苦，竭蹶以從。乃郵部收

路既如此，而四國借債又如彼，此所爲不勝其寒慄者矣。川民等非必對於國家路政財政計畫敢於故事爭執，惟此次盛宣懷辦理借債收路事項，從其遠者而言，則爲外人佔我幹路，扼我財權，足召亡國之禍；從其近者而言，則使人民生憲政上之缺憾，增財政上之疑沮，一切新政皆廢而不能進行。推其禍始，皆由盛宣懷蔑棄欽定資政院章程，不以外債交院議決。又蔑棄欽定公司律，不容股東置一詞，敢自挾其奸私，先從根本上破壞，遂令國家欲尋蹈危，而川民首被其害。害川民之事猶小，害國家之事甚大。立憲國特以法治，乃聽一奸人破壞若此，甚爲我皇上惜之，竊見千古忠諫獲罪者，明明見其事關宗社大計，不忍其君躬蹈其害，而宗社隨之以亡，故泣血力諍以死。諍果何罪，忠乃其罪。今川民等敢昧死以效款款之愚忠，泣請諭旨敕下內閣，會同各部妥議具奏，速將郵傳部所訂借款合同，即行廢棄。嗣後關於外債事項，請敕下資政院照院章十四條第三款議決施行。其川路公司辦理及款項事件，請敕下四川總督，令該公司遵照欽定公司律召集股東會解決，呈請查核施行。至盛宣懷蔑法媚外，誤國殃民，尤懇嚴治其罪，以重國典。所有川民等冒瀆泣請各端，如蒙皇上愍其愚而鑒其誠，曲予采納，實爲扶危定傾之至計。如不見宥，則無論何等罪名，川民等惟懸命以待。爲此泥首泣陳，並簽註合同一紙，理合具呈協懇代奏等情。據此。伏查鐵路收歸國有，川省紳民初意惟注重股本，尙無他議。自五月初五日，郵傳大臣盛宣懷督辦大臣端方會致臣電，處分川路股款辦法，有川股如必由部籌還，必借洋債，必照湖北，以四川部有財政作抵之語，引起紳民向來恐怖借款必有抵押之觀念。十三日郵傳部又有通飭電局禁止收發關於路事之通電，羣情於是大激。迨十九日，奉到鐵路借款合同。二十一日，各團體二千餘人齊集鐵路公司會議。其哀痛迫切之狀，臣已於前摺附陳，並電達閣部在案。是日會衆齊到臣署，堅請電奏，廢棄合同，情辭異常激烈。經臣再三勸導，以合同既已簽字，即欲提出修改，亦必詳細陳明失敗之點，及不得不修改之理，萬非電奏所能詳，以此權爲推緩。此後會議人數漸增至四五千之多，講演雖甚痛切，然從無擾亂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論行動，未便輒加干涉，致激他變。惟日約知利害明事理之士紳，告以朝廷之委曲，時勢之艱難，盜亂之可虞，桑梓之當愛，相與開誠布公，反覆譬解，尙能略見信諒。雖對於借款合同，詞意仍多激烈；而於戒暴動，守秩序，保外人之在內地者，則彼此諄切告誡，是以地方如常安靖。現據呈遞公呈，陳請甚迫，不敢壅於上聞。除將公呈全體姓名另單咨送內閣外，理合連同簽註合同恭摺代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宣統三年六月初二日。」（註一）

清烏里雅蘇台將軍畢桂芳，致電外務部，循例派員赴烏梁海與俄代表會勘邊界。

原電略曰：

「現屆年例會查界牌之期，已派委員前往烏梁海，會同俄員照例詳查，並密飭查察焚燬證據，一俟查覆回烏，應即據實電覆。惟查上年例查時，俄員未能前往會查，僅由前將軍堃（岫）等所委之員一面查勘，報部有案，此次該俄員能否遵例會查，尙無把握，理合附陳。」（註二）

按：清例每年夏由烏里雅蘇台將軍派員與俄代表會勘烏梁海界務一次，俄人經常焚燬越界侵擾證據，俄政府亦不能按期派員會勘。

清廷派員交涉墨西哥人屠殺華僑事件。

「民立報」記其事曰：

「墨西哥革黨慘殺華僑一案，已由政府電飭駐墨代使及駐巴拿馬總領事前往實地調查；近又電飭駐美張蔭棠星使親赴墨境調查損失；即順道前赴墨京直向墨政府要索相當賠償，賠償額定一千萬佛郎。聞墨人虐殺華人時，往往以其四肢分縛於四馬上，用鞭箠馬，馬奔，人身即分裂以死。又以死尸割斷，用繩束好，懸掛街頭，種種慘酷爲五洲萬國所希有，誠不圖五牛分屍之奇刑峻法，竟實行於二十世紀中號稱共和之墨西哥也。嗟我籌國諸臣，其亦思所以慰我僑民哉！」（註三）

註一：王人文「辛亥四川路事罪言」，原稿石印本。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三八。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二日第三頁新聞。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二日

初三日（六月二十八日）清署理四川布政使尹良致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告以近來四川衆情已漸收縮，川力薄於湘粵，但附和而已，不足為慮。

電曰：

「省電遞告采帥（按：護理川督王文）：川人初意僅在股款，嗣染湘潮，激於禁電，遂有開會抗拒之舉。五月二十一日旨早下四五日，必俯首聽命，采帥和平開導亦因機勢不能不出以柔克，連日議場秩序井然，是其效力。近來察看衆情已漸收縮，川力薄於湘粵，附和而已。」（註一）

輿論不滿清廷中英片馬交涉態度之軟弱無能。

滇西邊民性本純樸，內向之心極強。以騰越同知葉如桐虐民，土司效尤，居民歷年逃入緬甸者達數萬之多。英人乃以為嚮導，侵入片馬。清廷交涉態度軟弱，內閣會議，多數閣臣竟主張永遠租借給英人，大為滇人所不滿。茲錄六月三、四日民立報新聞兩則，以見輿論之一斑：

「京函：片馬問題外務部不負責任，前日將一切案卷呈交內閣，請決定辦法。昨內閣已開閣議討論此事；大多數人之意見主張永遠租借，惟海軍部大臣洵邸、學部大臣唐景崇，不允畫押，此案乃暫擱置，現已決定於三數日之內再開閣議決定……又此事關係國權甚大，各省人士已一致協爭，函電絡繹。若雲南人民爭持尤力，誓以生命殉之，謂外部若以片馬割讓與英，則滇人將自由行動，不守政府之法令；並於前日公舉張之林，段字清兩君代表入都，向內閣及外務部陳情，死拒英人。其重要之理由謂：吾國若允將片馬永遠租借，而主張保守國權者爭持於上，則勞民必響應於下，英法教黨林立，滇省隨時皆可暴發；倘英人以得地數千里為未足，責我賠償；法國乘勢尋隙，又將何以禦之？聞滇省代表即將以此情上書外部矣。」（註二）

「京函：片馬交涉案，外部有認為永遠租借之議，茲更將關於此案之事調查登錄如下：日前雲南諮議局據永保

紳士調查公啓云：騰越富商伍嘉元、徐祥麟等欲奪登埂段土司之權利不遂，竟將該土屬茶山五寨及片馬私賣與外洋，立有木刻作據。……又雲南迤西地方多屬與英毗連，而騰越與英交界之處尤多，其各土司所治土民性極樸厚，從前向內之心極熱。自葉如桐來任同知後，以種種苛虐手段蹂躪良民，或縱丁敲詐，或任意殺掠，已激成多次上控之案，土司見官如此，遂亦從而效尤，邊民受其殘毒，無所告訴，不得已移居緬甸，求英寄護。計先後由滇入緬者已不下數萬人之多，英人即利用之以爲嚮導，長驅直入佔我要隘，追原禍始不能不咎此輩官吏之爲叢敵雀矣。……又聞滇人對於片馬交涉一事，誓以生死力爭，人心異常激憤。日前滇諮議局有電到京，謂外務部若將片馬割讓與英，則滇人必不能承認，現已籌議種種對待之法，如張、段兩代表到京無效，即將實行。」（註三）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九。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三日，第二頁新聞。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四日，第三頁新聞。

初四日（六月二十九日）清廷派廣西提督龍濟光充陸軍第二十五鎮統制官，並賞給陸軍

副都統銜。以左江鎮總兵陸榮廷爲廣西提督，賞廣東陸軍混成協統領官蔣尊簋陸

軍協都統銜。（註一）

清廷從湖廣總督瑞澂、湖南巡撫楊文鼎奏：緩裁湘省防營，以鎮壓革命黨人。並挑選精壯三百名，以爲不時之需。

原奏略曰：

「現偵粵省匪徒滋擾，人心浮動，湘粵接壤，自應認真防範，省垣及沿邊地方，尤關緊要。……茲將議定緩裁之撫標練軍挑留精壯三百名，酌照防營體制編爲三哨，合作一營；其官弁額缺仍全行裁撤，改設營哨各員以資約束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四日

三七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五日

三七四

，即以原有廉俸餉乾抵作新餉。此外邊要各處，原議分十年遞減裁者，現亦暫緩實行，弁兵均仍其舊。」（註二）

按：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八月，清練兵處會同兵部奏定全國新軍三十六鎮（其中湖南一鎮），規定各省舊有防營，酌量情形分作十期裁竣。目前湖南除緩裁各營外，已裁至第八期，瑞澂、楊文鼎故有是奏。

張謇赴東北考察，劉坦、江導岷、孟森、許振、王敢等同行。（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三至四。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七日，頁六至七。

註三：張謇「舊翁自訂年譜」卷下頁六八。

初五日（六月三十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以迭次請願國會目的不達，及不滿意清廷成立皇族內閣政策，發表告全國各界書。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連日在北京會議，推定張國溶起草宣言，通告全國，說明連日會議之結果，認定今日政府之失信於國人者，約有下列數端：（一）借債政策。（二）改定幣制政策。（三）興業政策。（四）鐵路國有政策。（五）禁烟政策。（六）外交政策。最後歸結謂今日之政府，「名爲內閣，實則軍機。名爲立憲，實則爲專制矣！」認定「欲救中國之亡，必得良美之政治。欲得良美之政治，必得完全之內閣。欲得完全之內閣，必求不反乎責任內閣之原則，君主立憲國皇族不能充當內閣。」（註一）因原文甚長，茲錄民立報逐條之批評如下：

一、借債政策：略謂四國借款與日本借款，兩次合同根本損失。又另議幣制顧問之約，以巧避外人監督之名，藉聘四國以外之工程師，以迴護其實路之實。

二、改定幣制政策：略謂新幣借外債爲準備金，未見銀行改良之方，未定準備之數，終至亂幣制之統，係盛國

民之生計。所擬舊幣辦法不外暫照市價行用，按年限制，隨時設法與新幣並行，難保於國民無累。

三、興業政策：略謂以東三省工業爲計劃，範圍既狹，而資本幾何？先營何業？曾無詳細表示，近且有主張礦產國有政策，以議續舉鉅債之實者，而國法不問，國權不問，國民不問。

四、鐵路國有政策：略謂築路不外借債，借債不外抵押，收回不外壓制，以守商辦成命者爲違制，援用格殺勿論之條，草菅人命，誣攤股派捐博休養民力之舉。

五、禁煙政策：外部與英續訂禁煙條件，仍以七年爲原則，仍以減運爲原則，不惟我國民不認此條，即彼國民亦不直之。

六、外交政策：略謂不外延宕與退讓兩途，片馬之事外部迄未與英嚴重交涉種種失敗，筆不勝書。（註二）

在籍候補四品京堂張鴻南辦理僑學，捐助鉅款，清廷命以三品京堂候補。（註三）

註一：宣統三年六月七、八、九等日，上海「時報」，要件，連載「諮議局聯合會告全國書」。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八日第三頁。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四。

初六日（七月一日）清學部奏准小學經費暫行章程三十三條。（註一）

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將關內各省移民分配滿洲各地：直隸、山東、山西、河南之移民分配吉林、黑龍江。湖北、江蘇、浙江、廣東之移民分配奉天、洮南府及東邊一帶。（註二）

註一：「教育雜誌」第三卷第七期，法令，頁七三。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七日專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六日

初七日（七月二日）四川保路同志會連日開會，本日諮議局副議長羅綸演說，言詞沉痛，聽者無不感動流涕。

四川保路同志會自五月二十一日在鐵路公司開會後，連日會議，有時至深夜不散。依其組織不設會長（實際由蒲殿俊負責，因蒲係諮議局議長，未便公開露面。），而設總務、文牘、演講、交涉四部。總務部由諮議局議員江三乘負責，文牘部由蜀報主筆鄧孝可負責，演講部由諮議局議員程榮度負責，交涉部由諮議局副議長羅綸、議員劉聲元（劉赴京請願）負責。

此後川人發行保路三日刊（後改爲日刊），以盛宣懷爲攻擊目標，另編印宣傳小冊，勸告川人團結以爭路。茲錄爭路歌一首以見一斑：

「來、來、來，伯伯叔叔，哥哥弟弟，姊姊妹妹，老老少少，要死大家都一路，寧爲中國鬼，不爲外人奴。」（註一）

川民之情緒如此，而清廷固執如舊，川路風潮乃一發不可收拾。

清郵傳大臣盛宣懷、度支大臣載澤、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電促趙爾豐迅速由藏赴川就任署理四川總督，「力為維持」，勿令川民「再有煽惑，滋生事端。」

清郵傳大臣盛宣懷、度支大臣載澤、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署川督趙爾豐，告以收回川路附股辦法，係清廷德意，希望迅速赴任，「鎮撫羣情」，務使川民「共知國有政策，並非與民爭利；收路辦法又與人民有百利而無一害。」錄其原電如下：

「川粵漢幹路實因國防危迫，要在速成，次帥到京亦以川省租股多弊，民困宜停。四月間降旨收回國有，停止出捐。五月二十一日又降旨分別辦法，著督辦鐵路大臣會同各該省督撫，遵照所擬辦法，分別查明細數，實力奉行。果能仰體德意，全行附股，則毫無虧損，並可均分紅利，視京奉所留商股不分紅利者尤勝。且路歸國有，限年可成，成即得利。王護院來電尙存銀七百萬兩，此係通省租股，勢難分還，若留辦本省枝路礦務實業亦無把握。川省京官議換國家鐵路股票，以完宜昌至歸州一段工程者居其多數。因宜昌若用借款，則英國工程師難保不改勘路線，然政府不欲強迫紳民，故於准民附股之外，另備分別還本一法。川路宜昌已用工料之款四百數十萬兩，准給予國家保利股票，歷年宜昌及成渝各局虛糜用費，猶給以無利股票，分年籌還，以示格外體恤，況川省租股居多，係藉官力而來，更非粵省可比。乃聞成都諮議局爲首，仍有開會聚議，未能體會諭旨之處，政府特電催公迅赴川任，鎮撫羣情，凱切勸導，但使人民共知國有政策，並非與民爭利，收路辦法又於人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則一切浮議自可平息。倘使人人以爭還現銀爲挾制，勢必多舉外債，凡稍具常識者均應見及。總之朝廷收回國有政策已定，湘撫等前爲公司奏請，皆已駁飭。粵督則出示將其議章取消，萬無動搖之理。惟因收回有兩種辦法，或存銀全數附股，則將給保利國票；或存銀不附股，則僅將工用實款核給保利國票，虛糜之款除倒帳外另給無利股票。以上兩辦法應由貴督按照原奏迅速傳旨川路公司議定，即日電復，以憑照辦。聞川省閏六月初開會，川京官傳言糾集人數甚衆，尹署司來電，近來察看衆情已漸收縮，川力薄於湘粵，附和而已。其實湘粵均已平服，川公司即使會議，只應准其遵旨妥議兩項辦法，自應由遵處督飭議定，未便聽其再有煽惑，滋生事端，務希迅速到任，力爲維持，並先電王護院尹署藩知照爲要。」（註一）

粵省爭路風潮日趨激烈。

曰：

報載廣州通訊，謂兩廣總督張鳴岐，禁止粵人集會討論路事，粵民羣情激憤。「民立報」記其事

「張鳴岐初抵粵時，以輿論趨重禁賭，藉此機勢，出與社會聯絡施禁，粵人對之頗有感情，故一切設施尙稱順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八日

三七八

利。自路事發現，彼惟迎合郵部意旨，願以機心立不世之功，遂使官民感情盡歸消滅，且不特消滅而已，以莫大之惡感生焉。查此次紙幣風潮，全由禁止路事會議之一示而起，聞所擬示稿，極為嚴厲，後凡改易數次，若照原稿宣示，則風潮之大，尤不可思議也。」

「又聞粵省行商，與滬漢及外埠各華僑向來聯絡，其主旨全在力爭商辦，所有來電及書函，凡數百起，皆無有不罵政府為蠻橫者。此次竟受強權制止集議，人愈不平，羣欲各自組織股東會再出抗拒。惟省會多事，謠言紛起，一有舉動，恐累大局，故所有組織皆聽外埠華僑為之。故就省會而論，其表面上但抵制紙幣而已。」（註三）

註一：石體元「憶成都保路運動」。

註二：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九至一一。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七日，第三頁新聞。

初八日（七月三日）清廷公佈資政院修訂院章。

本月初一日，資政院奉旨改訂院章，本日會奏：應行改訂者約分四類：（一）官制新定應改從一律，（二）法令歧異應改從一律，（三）立法偶疏應改歸完密，（四）易滋誤解應詳為申明。原奏曰：

「遵旨改定院章，繕單呈覽，所有組織之法，議決之權，皆最關重要之端，規定均尚妥洽，自可毋庸輕議更張。其餘應行改訂者，約分四類：

第一類因新定官制改從一律者，如院章原文所稱軍機大臣等官，現已裁撤軍機處，改設內閣，不便仍沿舊名。又現在資政院總裁副總裁各簡一人，與弼德院官制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相同，而原文所定各設二人，應即改正。又祕書廳請簡請補各員，按照現制，應分別會同內閣辦理，其各員品級，亦應於另訂之官品章程統行規定，不必著於院章，此其應改訂者一也。

第二類因法令歧異改從一律者，如原文第二十四條，覈辦事件。上年欽定修正籌備清單按語，業經申明改歸行政審判院辦理。查行政審判院，定於本年設立，院章此條應即刪除，以清權限。又召集臨時會與召集常年會，均屬君上大權，而原文第三十二條臨時會分別由臣下陳請，與召集常年會辦法歧異，宜加修正。此其應行改定者二也。

第三類因立法偶疏改歸完密者，查外國議院規制，不得向地方議會照會往復，我國各省諮議局性質屬於地方議會，則資政院除有所諮詢外，不應行文該局。茲於原文第二十二條之次，酌加一項。又諮議局與督撫異議事件，有關於立法者，亦有關於行政者，若行政事件概由資政院覈議，恐於事情有所隔膜。覈議之後，仍難施行，反不足以收實效。茲將原文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略加區別，俾與原文第二十七條辦法一律。又按外國議院開議，大率以議員過半數或三分之一以上到會為限，而原文第三十四條，非有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開議，限制太嚴，往往因人數不足，不能開議。茲將原文改為議員過半數到會，以免延擱。又按外國議院法，臨時改定議事口表，須得政府之同意，茲於原文第三十八條之次，酌加一項，此其應行改訂者三也。

第四類因易滋誤解詳為申明者，如原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九條所謂不得與議者，均與所謂不列議決之數，文義迥殊。茲於原文各加於會議時退出議場一語，似更明晰。又原文第二十九條，資政院於民刑訴訟事件，概不受理。則陳請事件，自不得涉及訴訟。茲酌加一項，以示尊重司法之意，此其應行改訂者四也。

此外原文第六十四條，經費數目，由資政院另行奏定。現在豫算統由度支部辦理，此條應即刪除。又附條本章程施行日期，亦應改訂。以上各節，臣等詳晰商榷，意見相同，除資政院議事細則暨各省諮議局章程，有應按照此次改訂院章改從一律者，另行分別辦理外，謹將改訂資政院院章繕單呈覽伏候聖裁。」奉旨依議。（註一）

附錄：改訂資政院院章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資政院欽遵諭旨，以取決公論，預立上下議院基礎為宗旨。

第二條 資政院總裁一人，總理全院事務，以王公大臣著有勳勞通達治體者，由特旨簡充。

第三條 資政院副總裁一人，佐理全院事務，以三品以上大員著有才望學識者，由特旨簡充。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八日

三八〇

第四條 資政院議員，以欽選及互選之法定之。

第五條 資政院議員，於院中應有之權，一律同等，無所軒輊。

第六條 資政院會議期分爲二種，一常年會，一臨時會，常年會每年一次，會期以三個月爲率，臨時會無定次，會期以一個月爲率。

第七條 資政院開會閉會，均明降諭旨，刊布官報。

第八條 資政院開會之日，恭請聖駕臨幸，或由特旨派遣親貴大臣恭代行開會禮，宣讀開會諭旨。

第二章 議員

第九條 資政院議員，由左列各項人員，年滿三十歲以上者選充：一、宗室王公世爵。一、滿漢世爵。一、外蒙藏回王公世爵。一、宗室覺羅。一、各部院衙門官四品以下七品以上者，但審判官檢察官及巡警官，不在其列。一、碩學通儒。一、納稅多額者。一、各省諮議局議員。

第十條 資政院議員定額如左：一、由宗室王公世爵充者，以十六人爲定額。一、由滿漢世爵充者，以十二人爲定額。一、由外藩王公世爵充者，以十四人爲定額。一、由宗室覺羅充者，以六人爲定額。一、由各部院衙門官充者，以三十二人爲定額。一、由碩學通儒充者，以十人爲定額。一、由納稅多額充者，以十人爲定額。一、由各省諮議局議員充者，以一百人爲定額。

第十一條 資政院議員欽選互選之別如左：一、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各部院衙門官、碩學通儒、及納稅多額者欽選。一、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互選後，由該省督撫覆加選定，咨送資政院。

第十二條 資政院議員欽選及互選詳細辦法，照另定選舉章程辦理。

第十三條 資政院議員以三年爲任期，任滿一律改選。

第三章 職掌

第十四條 資政院應行議決事件如左：一、國家歲出入豫算事件。二、國家歲出入決算事件。三、稅法及公債事

件。四、法律及修改法律事件，但憲法不在此限。五、其餘奉特旨交議事件。

第十五條 前條所列第一至第四各款議案，應由國務大臣擬定具奏請旨，於開會時交議，但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列事件，資政院亦得自行草具議案。

第十六條 資政院於第十四條所列事件議決後，由總裁副總裁咨會國務大臣具奏，請旨裁奪。

第四章 資政院與行政衙門之聯繫

第十七條 資政院議決事件，若國務大臣不以爲然，得聲敘原委事由，咨送資政院覆議。

第十八條 資政院於國務大臣咨送覆議事件，若仍執前議，應由資政院總裁副總裁及國務大臣分別具奏，各陳所見，恭候聖裁。

第十九條 資政院會議時，國務大臣得親臨會所，或派員到會，陳述所見，但不列議決之數。

第二十條 資政院於各行政衙門行政事件，如有疑問，得由總裁副總裁咨請答覆，若國務大臣認爲必當秘密者，應將大致緣由聲明。

第二十一條 國務大臣如有侵奪資政院權限或違背法律等事，得由總裁副總裁據實奏陳，請旨裁奪。前項奏陳事件，非有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

第五章 資政院與各省諮議局之聯繫

第二十二條 資政院於各省政治得失，人民利病，有所諮詢，得由總裁副總裁劄行該省諮議局申覆。除前項諮詢事件外，不得向各省諮議局行文。

第二十三條 各省諮議局與督撫典議事件，或此省與彼省之諮議局互相爭議事件，除關於行政事宜，咨送內閣核辦外，其餘均由資政院核議，議決後由總裁副總裁咨會國務大臣具奏，請旨裁奪。前項核議事件，關涉某省者，該省諮議局所選出之議員，不得與議，應於會議之時，退出議場。

第六章 資政院與人民之聯繫

第二十四條 各省人民於關係全國利害事件，有所陳請，得擬具說帖，並取具同鄉議員保結，呈送資政院核辦。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八日

三八二

第二十五條 前條陳請事件，應先由議長交該管各股議員審查，如無違例不敬之語，方准收受。其經審查後批駁者，在本會期內不得再行投遞，或另向他處投遞。

第二十六條 資政院於人民陳請事件，若該管各股議員，多數認為合例可採者，得將該件提議作為議案，其關於行政事宜者，應咨送內閣核辦。

第二十七條 資政院不得向人民發貼告示，或傳喚人民。

第二十八條 資政院於民刑訴訟事件，概不受理。陳請事件，如有涉及訴訟者，不准收受。

第七章 會議

第二十九條 資政院會議時，以總裁為議長，副總裁為副議長，議長有事故時，由副議長代理。

第三十條 資政院常年會，自九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初一日止，其有必須接續會議之事，得延長會期一個月以內。

第三十一條 資政院於常年會期以外，遇有緊要事件，由特旨召集臨時會。

第三十二條 資政院議員於召集後，應以抽籤分為若干股，每股由議員互推一人為股長。

第三十三條 資政院會議，非有議員過半數到會，不得開議。

第三十四條 資政院會議，以到會議員過半數之所決為準，若可否同數，則取決於議長。

第三十五條 資政院自行提議事件，非有議員三十人以上之同意，不得作為議案。

第三十六條 資政院於預算法律及其餘重要議案，應先由議長交該管各股議員調查明確，方得開議。

第三十七條 資政院會議，應由總裁副總裁，先期將議事日表通知各議員，並咨送行政衙門查照。議事日表，以特旨及奏請交議事件列前，其因緊急事件，改定議事日表者，由行政衙門同意行之。

第三十八條 資政院議員，於議案有關繫本身或其親屬及一切職官例應迴避者，該員不得與議，應於會議之時，退出議場。

第三十九條 資政院議員，如原有專摺奏事之權者，於本院現行開議之事，不得陳奏。

第四十條 資政院議員，除現行犯罪外，於會期內，非得本院承諾，不得逮捕。

第四十一條 資政院議員，於本院議事範圍內所發言論，不受院外之詰責，其以所發言論在外自行刊布者，如有違犯，仍照各本律辦理。

第四十二條 資政院會議，不禁旁聽，其有左列事由，經議員公認者，不在此限：一、行政衙門咨請禁止者。二、總裁副總裁同意禁止者。三、議員三十人以上提議禁止者。

第四十三條 資政院議事細則，分股辦事細則，及旁聽規則，另行釐定。

第八章 紀 律

第四十四條 資政院議場內，應分設守衛警官及巡官巡警，聽候議長指揮，其員額及守衛章程，另行釐定。

第四十五條 資政院議員，於會議時，有違背院章及議事規則者，議長得止其發議，違者得令退出，旁聽人有不守規則者，議長得令退出，其因而紊亂議場秩序，致不能會議者，議長得令暫時停議。

第四十六條 資政院議員，有屢違院章，或語言行止謬妄者，停止到會，其情節重者，除名。

第四十七條 資政院議員，無故不應召集，或赴召集後無故不到會延至十日以上者，均除名。

第四十八條 資政院議員，有以本院之名義干預他事者，停止到會，其情節重者，除名。

第四十九條 資政院議員停止到會，以十日為限，由總裁副總裁同意行之，除名以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行之。

第五十條 資政院議員有應行除名者，如係欽選人員，應由總裁副總裁奏明請旨辦理。

第五十一條 資政院有左列情事，得由特旨諭令停會：一、議事踰越權限者。二、所決事件違背法律者。三、所議事件與行政衙門意見不合尚待協商者。四、議員在議場有狂暴舉動，議長不能處理者。停會之期，以十五日為限。

第五十二條 資政院有左列情事，得由特旨諭令解散，重行選舉，於五個月以內召集開會：一、所決事件，有輕蔑朝廷情形者。二、所決事件，有妨害國家治安者。三、不遵停會之命令，或屢經停會，仍不悛改者。

四、議員多數不應召集，屢經督促，仍不到會者。

第九章 祕書廳官制

第五十三條 資政院設祕書廳，掌本院文牘會計記載議事錄及一切庶務。

第五十四條 資政院祕書廳設祕書長一人，由總裁副總裁選保相當人員，咨會內閣請旨簡放。

第五十五條 資政院祕書廳設一二三等祕書官各四人，由總裁副總裁選員咨會內閣奏補。

第五十六條 資政院祕書廳附設圖書室一所，掌收藏一切書籍之事，圖書室管理員一人，即以祕書官兼充。

第五十七條 祕書廳祕書長承總裁副總裁之命，監督本廳一切事宜。

第五十八條 祕書官承祕書長之命，分掌各科事務。

第五十九條 祕書廳分爲四科如左：一、機要科，一、議事科，一、速記科，一、庶務科。

第六十條 祕書廳應設書記及速記生等員額，由祕書長酌量事務繁簡，稟承總裁副總裁酌定。

第六十一條 祕書廳辦事細則，由祕書長擬訂，呈候總裁副總裁核定施行。

第十章 經費

第六十二條 資政院經費，其款目如左：一、總裁副總裁公費，二、議員公費及旅費，三、祕書廳經費及守衛經費，四、雜費及預備費。

第六十三條 資政院經費，由度支部每年歸入預算，按數支撥。

附 條

第一條 本章程以奏准奉旨之日起，爲施行之期。

第二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由總裁副總裁會同內閣總理大臣奏明辦理。（註二）

清廷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迅速入川，未盡事宜，由傅嵩林妥為籌辦。（註三）
清外務部通知稅務處，抄送撫順煙臺煤礦細則，飭令各海關遵照辦理。（註四）

清督辦鹽政處奏：擬定長蘆鹽商濫借外債善後辦法，並請原任長蘆鹽運使張鎮芳仍署舊任（按：張鎮芳已調升湖南提法使），以專責成。

拳亂之後，天津鹽商王賢賓、李寶恒等數十家，迭向德華、匯理、道勝等勝行借外債辦理轉運，並移作辦理京西電線鐵路之用，積欠達八百餘萬兩，德、法、俄三國駐津領事，藉口鹽務為國家專賣之營業，乃向直隸總督提出交涉，鹽政處故有是奏。原奏略曰：

「長蘆鹽商，經光緒二十六年兵燹之後，綱情疲敝，元氣未復，時有借外款以辦課運者。綱運商人王賢賓、李寶恒等，先後代各商向德華、匯理、道勝等銀行，息借款項，歷經稟請前任鹽運使汪瑞高、陸家穀及現任鹽運使張鎮芳發給諭帖，以為各商到期延欠稟請催繳扣收之據。嗣以此項諭帖抵押銀行，本年法國駐津領事，遂執諭帖為詞，照會直督，請將該鹽商之引地產業股本等項，清查立案。雖經直督駁覆，而法德俄三國駐津領事，先後照會直督，均稱鹽務為國家專賣之營業，商人即為國家之鹽夥，意將責償於公家。直督復飭鹽運使張鎮芳籌擬援引攤還之法，並以王賢賓、李寶恒有將借款私辦京西高線鐵路情事，當將該綱總等一律斥革，而俄德法三國駐津領事，先後照會直督均以辦法遲緩，不肯承認，直督遂將全案咨送鹽務處核辦，鹽務處嚴飭運司速即清理，運司查明蘆商積欠中外各銀行款項八百餘萬兩，現在各商將欠款還清者，已有三十家，尚有李寶恒、王賢賓、何福成、李笏廷、陳秉璋、王鳳岐、李子明、陸菊棧、郭駿卿、劉世英等十家，共欠款六百五十餘萬兩，擬向大清銀行訂借銀七百萬兩，代為墊付，即將該十商承辦六十三廳州縣營引岸收歸官辦。並擬收各引岸存鹽存款，查封財產，津滬鐵路債票。又李寶恒、王賢賓合辦京西高線鐵路亦一併扣收，至所借大清銀行七百萬兩，分十四年歸償，長年七釐行息，籌以官辦引岸餘利等七項為正式還款，并以高線鐵路餘利等兩項為籌備還款，詳經鹽務核定，與大清銀行訂立合同，繕具期票，鈐蓋關防，發給收執，據情具奏。」奉旨依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九日

三八六

又另片奏曰：

「此次長蘆鹽商，虧欠外款，籌議歸還，辦理極為棘手，推原禍始，皆由總商人王賢賓、李寶恆等濫借外債所致，而長蘆鹽運使張鎮芳，身任離綱，並不查明該商等前借外債曾否還清，率行照案給諭，准其續借，且於高線鐵路一事，漫無覺察，亦屬咎有應得。惟念該運司在任有年，經徵課款，尚無貽誤，雖辦理此案，未免疏忽於前，亦尚能婉奮於後，擬懇天恩，從寬免其議處，以策後效。該運司現已升授湖南提法使，本當交卸赴任，第當此整頓長蘆鹽務，正在吃緊之時，未便遽易生手，從前兩淮整頓鹽務，恩銘留署鹽運使，現在新簡鹽運使前赴江皖查賑，尚未回京，擬請援例將張鎮芳留署長蘆鹽運使以專責成。」奉旨准行。（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一至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七至九。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二至六。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六至七。

註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礦務檔」，第六冊頁三七七六。

註五：同註二，頁六至七。

初九日（七月四日）湖南省各地洪水為患。

湖南省自上月中旬以後，長沙、常德、南洲、岳州、龍陽等地，大雨不止，洪水氾濫，河堤決口，災情嚴重。茲錄「民立報」所載各地災情如下：

長沙之水

省河水勢日前已逐漸退落，乃前月廿七、八、九等日，忽又天雨如注，日夜不止，復又繼長增高，較之前次頓增七尺有奇，刻下西湖大水兩面淤塞，其勢有加無已；天氣奇冷異常，六月之時，日中須著棉衣，實為從來未有，將來之災情，正不知鬧至如何地步也。

常德之水

常德大水，封城禦水閘板已增至十一塊，更無可增加。而近日水勢忽又增漲，平地水深數丈，勢將漫城而過。刻下電線已斷，船舶不能行走，該府縣無可如何，祇得儘日夜將對河善育邨，及上游河嶽各堤悉數決去，以保危城，其損失已不知凡幾。據該處人云，較之去歲五月之水，有過之無不及云。

南洲之水

南洲直隸廳，因第二次大雨，又繼以西河水勢直衝而下，一日之間水漲至數丈有奇。其名山以南一帶圍田悉數冲塌，各處堤垸先後倒潰者不知凡幾。連日以來，屋宇倒塌，船艘冲沒，人民溺斃，牲畜漂流，洞庭湖口等處，水流屍具不下數千人，而屋宇船艘等零星板片，暨雞犬什物等尤滿目皆是，是誠可謂奇災矣。

岳州之水

岳州水勢近復加漲，每日約漲五六尺不等，西鄉各處現已全數淹沒，損失人口不少。登君山一望，長天一色，渺無涯際，嗷嗷災民有數日不能舉火，並乞一火亦不可得者。又有死守危屋，蜷屈頂際，闔家泣哭，生以待斃者，傷心慘口情形不一而足，不諗當道諸公如何慰此窮黎也。

龍陽之水

龍陽當水勢陡漲之際，因益陽大水直搗而下，又繼以山水暴漲，兩日夜之間，全縣概成澤國，所有大汎洲，小汎洲兩處，為該縣垸田最多之處，現已變為魚龍世界矣。（註一）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初九日第三頁新聞。

初十日（七月初五日）清都察院二次代奏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反對皇族內閣，再請另行派員改組。

五月十四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以皇族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曾請都察院代奏，另簡大員組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十日

三八八

內閣。因留中不報，至是復第二次請都察院代奏。略曰：

「前呈未奉明旨，惴惴待罪，罔知所措，何敢再行瀆請。惟議員等愛我國家，愛我皇上，懼愚忱之未至，使人民對於政府，生希望斷絕之感，實非國家前途之福，不避斧鑕，謹再爲我皇上縷陳之。

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爲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世界各國有號稱立憲，即無一不求與此原則相融合，今中國之改設內閣，爲實行憲政之機關，固天下臣民所共見，而第一次組織內閣之總理，適與立憲國之原則相違反，國外報紙，屢肆譏評，以全國政治之中樞，而受外論之抨擊，已有妨於國體，猶曰外人不知內情，可以置之不論也。自先朝頒布立憲之詔，天下喁喁望憲政久矣，請國會之早開，以求實行憲政也，責軍機之不負責任，亦以求實行憲政也，求實行憲政之心日高，希望政府之心即日熾，一覩新發布之內閣組織之總理，乃於東西各立憲國外，開一未有之創例，方疑朝廷於立憲之旨，有根本取消之意，希望之隱，變爲疑阻，政府之信用一失，憲政之進行益難，未識朝廷何以處之。內閣之責任，顯於彈劾，終於懲戒，各國內閣大臣懲戒之例，若英內閣之曾受彈劾而宣死刑。意內閣之曾受彈劾而致流放，惟其絕非皇族，故於國家大本無所動，今以皇族當其衝，懲之則於親親之仁，不能無所顧惜，不懲則全國民之攻點，交集於君主之身，國本動搖，實爲大變之所伏，此雖杞人之過慮，然既爲歷史之所有，不能保事實之必無，萬一此種事實發生，不識朝廷何以處之。內閣總理大臣，任命於君主以組織內閣，故責任聯帶，實以總理爲中心，其能聯帶負責之原因，必在總理大臣與組織之國務大臣，爲同一政治方針之黨派，君主無偏無黨，操黜陟之權以臨之，故元首超然而大權益固，若以皇族總理組織內閣，大權之行使，欲爲懿親留餘地，必生進退爲難之現象，即乾綱長振，不至生此現象，而皇族懸內閣之希冀，國中黨派，將有附和皇族，以爲政黨之中權者。皇族既涉政治，不能禁政黨之附和，政黨各爲附和，不能不生黨派之競爭。及至釀成競爭，爲患何堪設想，幾雖不必驟動，弊實中於隱微，萬一此種事實發生，未識朝廷何以處之。四月十二日慶親王奏勅奏懇收回成命，奉諭尙至數月以後精力實有難勝彼時再候諭旨，恭摺聖訓，亦知慶親王內閣，原出暫時之權宜，然既開皇族內閣之端，即易啓臣民之誤會，第二次總理仍將爲皇族之風說，漸傳播於人口，雖屬言誓之擬議，決非朝廷之意，而以前次呈奏，未奉明諭，實爲誤會之大因。且既設內閣，而奏尙留中，即爲內閣輔弼之無狀，蓋內閣責任，緣著

名而生，署名則責在大臣，留中則內閣大臣均處於消極之地位，而以責任純歸於皇上。既設內閣，重之以同負責任之明旨，署名與留中，斷無並存之理。內閣成立以後，奏摺留中者凡數見，此天下臣民所以益不信內閣，而妄測朝廷之意旨也。議員等入都以來，問諸中朝士夫，多謂皇族組織內閣，原非朝廷本意，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果如所言，朝廷真有不得已之苦衷，正當明布絲綸，期與臣民共見，不宜以急勞獨貽君父，議員等抱忠君愛國之隱，爲披肝瀝膽之詞，仍請皇上明降諭旨，於皇族外另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以符君主立憲之公例，以鑒臣民立憲之希望。

「（註一）」

清廷不明立憲精神，曲解憲法，竟認「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故本日諭曰：

「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值茲預備立憲之時，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綱範圍之外，乃該議員等一再陳請，議論漸近囂張，若不亟爲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審時度勢，一秉大公，爾臣民等均當懷遵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干請，以符君主立憲之本旨。」（註二）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失望之餘，仍欲作三次公呈，都察院以代遞請願書屢受申飭，托人勸說該會，打消原意，如再陳請，決計永不代奏。一時全國輿論激昂，六月十二日上海時報之「時評」曰：「或問中國立憲？曰：『只有一語』。其語爲何？曰：『君上大權』。」六月十四日之「時評」復曰：「親貴內閣則曰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然則資政院章程獨非先朝所欽定者耶？奈何汲汲議改也。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於彼於此，何以服天下人之心？」另由孤憤署名以「讀初十日上諭感言」爲題社論曰：

「如朝廷確因時勢而用人，則此席更不宜授諸皇族以內之人。何以故？以今日之時勢，內訌外患交迫之時勢也。以內訌論，則革命黨素主張排滿，若內閣總理仍爲皇族，則彼又將藉口於朝廷偏重滿人，以爲煽惑之資料矣。以外患論，慶邸主管外部數年，無一非屈辱之歷史，若以任總理而兼管外部，則失地喪權之事皆將靡有已時。」（註三）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因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要求改組內閣之無效，以各省諮議局領袖地位，於新內閣成立後兩月，致書攝政王，請新閣依照憲政常規，發表政見。略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初十日

三九〇

「內閣成立，海內人民奔走相告，喁喁望治，今又兩月矣。凡新內閣成立之日，必當發表政見，方針既定，庶政即循是進行，故能上下一心，無所牴牾。今兩月之間，寂無表現，何以新外人之耳目，慰士民之屬望。……一請發表政見，刷新中外耳目。二請實行閣部會議之制。三請與國務大臣並開幕府，遴辟英俊。是三策者，為國家計，為王爺計，為辦理大臣計，為各部大臣計，皆今日必不可緩之要圖。……以上所陳，發表政見為溝通政府與人民計也，實行閣部會議為溝通政府計也，廣開幕府為政府與人民及政府與政府溝通之補助計也。審十四年來不履朝籍，於人民之心理社會之情狀知之較悉，深願於政府與人民之間溝通而融和之，但必政府先自溝通，先自融和，乃不為人民所藉口。願我公忠體國之王爺與協理大臣深思而善處之，山野之人能言而不能為力，區區為國之私，既有所見，不敢不言，言不敢不盡，謹說。」（註四）

而清廷敷衍塞責如故，是以立憲黨人乃轉而同情於革命事業，咸知捨使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外，別無途徑之可循。

清郵傳大臣盛宣懷，致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商討四川鐵路公司事宜。

電曰：

「昨交格林森莊道帶上各函，計可遞到，俊師代轉湘公司呈力爭款股，與堯衢與公私電相同，尊處想亦收到。乞示方針，以便彙入條款。附奏李璠琴到京面談，甚願將存款併辦宜歸，而不能出面，川省公司且不許查帳，若非季帥（趙爾豐）到，恐難結束。據云王護院（王人文）又允代奏矣。」（註五）

清廷准兩江總督張人駿奏：擴充浦口商埠，募集公債，緩裁綠防各營。

奏曰：

「兩江總督張人駿奏：浦口商埠宜區別通商口岸，擬就市場局擴充辦理，以符商約而重主權。並懇准募公債，

以便剋期興辦。下內閣會議具奏。尋奏：應照所請行，並飭督率所屬官吏，認真興辦。從之。又奏：裁減綠防各營，諸多妨礙，所有防營，悉仍其舊，俟鄉鎮巡警籌辦完備，再行議裁，綠營俟至宣統六年一次裁盡。下部知之。」

(註六)

孫先生文覆函黨人鄭占南，告已收到函款，及今後行止。

函曰：

「占南仁兄大鑒：七月初三來函，已得讀，付款一千五百元，亦已收妥，感甚。茲另郵寄上相片一張，幸爲惠存。弟定期禮拜四即初九日動程往硃倫，並東方一帶，不日或由紐約往英京，此間大事，務望公等竭力維持，幸甚。此致。即候義安不一。弟孫文謹啓。初五日。」(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七至八。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一至一二。

註三：宣統三年六月十四日上海「時報」。

註四：「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三「請新內閣發表政見書」，頁二八至三〇。

註五：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一一。

註六：同註二，頁一二。

註七：「國父全集」第二冊，頁玖一〇一。

十一日(七月六日) 四川紳民致電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反對借款收路，喪權辱國。

清江北提督段祺瑞奏：各省協款無著，請由陸軍部統收統發。(註一)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開秘密會議，商討進一步反對皇族內閣辦法。有人主張繼續請願，有人主張採取激烈手段。而國內一般輿論，對清廷利用欽定憲法大綱壓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二日

三九二

制民意，多表不平。(註二)

清廷以安徽補用道周鶴皋興辦農林成效卓著，賞三品頂戴。(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一四。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十二日專電。

註三：同註一。

十二日(七月七日)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關於湘路收回辦法，主張：「鹽勛加價，准全數給予國家鐵路股票，充本省實業公用。米捐鹽溢二項，則應抵除贖路。其以他項墊撥贖路者，應准毋庸抵除，以清界限。」(註一)

清湖廣總督瑞澂奏：今後中國會計年度應以七月一日為始。

原奏略曰：

「查東西各國預算，或以陽歷四月朔開始，或以陽歷七月朔開始，必係國庫收旺之時，故能起訖分明，推行無礙。現在中國會計法未定，各省試辦預算，均以每歲且為始，於徵稅時期既不相應，而丁漕為課稅大宗，年內不能掃數徵解，則預算歲入之數，即不必正確，延至次屆牽算，結束殊難。即如此次部院核定歲出預算表冊，至三月間始准咨行到鄂，所有未到以前支出各款，無從追請更正，窒礙尤多。各省情形大致相似。因思中國奏銷例限四月，展至五月底截止，實含有會計法精意在內，至在向來收支習慣，以按季截算者為多，而五月奏銷必於六月初間方能造冊奏咨，所有會計年度似應以七月朔口為始，時在奏銷之後，款項既可截清，而彼此各占半年，辦理亦無偏倚。本年為奏定會計法年分，管見所及，用敢直陳，可否敕下度支部覆加核議，奏請頒佈施行，伏候審裁。謹附片具陳

，伏乞聖鑒。謹奏。宣統三年六月十二日奉硃批度支部核議具奏。欽此。」（註二）

按：清季各省試辦預算，均以正月初一日爲始，起訖頗多不便，瑞澂建議仿照西法，以七月一日爲始，以求收支之正確。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一二至一三。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十六日，頁一二。

十三日（七月八日）革命黨人楊守仁（篤生）憤迭次起義失敗，復聞列強有瓜分中國之說，在英國利物浦投海自盡。

楊守仁，原名毓麟，字篤生，湖南長沙人。精研先儒性理及佛老之學，嘗任湖南時務學堂教習。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渡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等相交，著「新湖南」一書，提倡改革。旋歸國謀革命，曾參與華興會長沙起義，及吳樾炸清出洋五大臣之密謀。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春，主神州日報筆政。翌年隨清廷所派之留歐學生監督劉光典赴英任事。本年夏，聞廣州之役敗績，異常悲憤，復聞列強有瓜分中國之說，乃憤而投海自盡。死前留書石瑛、吳敬恒，託其將所蓄英金百鎊轉滙黃興作革命軍費，石瑛等爲之塋葬於利物浦，享年四十歲。

附錄：楊篤生事略

楊守仁，原名毓麟，字篤生，一號叔壬，其言論文章，散見於報紙雜誌，多署名惟印寒灰。湖南長沙人，生於清同治壬申（一八七一年），丁酉（一八九七年）科拔貢孝廉。性篤厚聰穎，及長，精研先儒性理及佛老之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時學使張亨嘉江標咸賞其才識。戊戌（一八九八年）一試春官，分發廣西知縣，不致任，遂絕意仕進。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敗，清廷假意維新，詔新學以開民智。湘撫陳寶箴學使徐仁鑄頗提倡新學，設時務學堂，聘梁啟超主講席，篤生與唐才常等任教授，嗣戊戌政變，學堂解散，梁遁日本，篤生幾及於難，避鄉數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三日

乃免。己亥（一八九九年）應江蘇學使瞿鴻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學通儒，終以宦途污濁辭去。庚子辛丑（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館鄉紳龍湛霖家，極相得，但非所志，不久居也。壬寅（一九〇二年）春，挈龍氏學生蹇原同渡日本，初入宏文學院，繼入早稻田大學，並勸龍氏出資興學。長沙胡子靖創辦明德正兩校，龍氏嘗竭資以助，篤生實有力焉。居東時有同鄉黃克強、劉揆一、陳天華等最爲相得，共發刊遊學譯編一種，專以輸注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等學說，大半出自其手筆。復著「新湖南」一卷，鼓吹湘省脫離滿清獨立之說甚力，與粵人歐陽甲著之「新廣東」同風行於世。癸卯甲辰（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九）間俄兵進占滿洲，篤生憤清廷外交之失敗及瓜分之禍迫，與留東同學組織拒俄義勇隊，將赴敵，以日政府之壓制，不果，旋復與同志改組義勇隊爲軍國民教育會。更於會中密組一暗殺團。黃克強、周來蘇、蘇鵬等咸預其事，專主張暗殺，研究爆發物十餘種。嘗出馮自由介紹謁橫濱梁慕光，學製炸藥。因拂案觸銀製藥屑失慎，一眼失明。甲辰夏偕周來蘇、蘇鵬由口携炸藥至北京，約張繼自湘至，何海樵自滬至，設機關於天津，謀炸內城宮殿及頤和園，以震動天下人耳目。潛居京城數月，以無隙可乘，失意南歸。是歲八月，黃克強、劉揆一、陳天華、宋教仁等謀在長沙起義，篤生乃與蔡元培、杭辛齋等在滬密設機關，一面接濟湖南，一面結合留東各省同志。會十月湘事敗，黃克強以長沙聖公會黃吉亭牧師之助，脫險至滬，謀再舉。復設機關於上海新聞路餘慶里，衆推篤生爲會長。及同志萬福華刺王之春案發，餘慶里機關被搜，檢去手槍炸藥名冊會章等等，按捕黃克強等十餘人，楊毓麟名亦在列。篤生因是改名守仁，以避偵者耳目。繼乃變計圖跡政界，以從事中央革命，謂發難邊區不如襲取首都收效之速。居京數月，賴張伯熙之助任譯學館教員。會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調查憲政，篤生認爲時不可失，遂力謀充隨員行事。先是篤生嘗於甲辰乙巳（一九〇六年）間，與同志吳懋、馬鴻亮、楊積厚、莊以臨、候景飛、金猷樹諸人組織北方暗殺團，衆多主用手槍，篤生獨主用炸彈，衆如篤生言，出郭門數里之山谷中試之，果猛烈異常。吳懋大喜，願力任狙擊鐵良事。乙巳六月，五大臣出洋事起，懋曰：擊彼五大臣不尤愈於擊鐵良乎？遂於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發北京正陽門車站之日，決行刺，聶之事，以車動力猛，炸彈自行爆裂，死之。然清吏未疑及篤生之所爲，故篤生仍得同行。抵東京，與黃克強、張繼、宋教仁等籌商擴充同盟會及實行方略，乃辭退隨員職務，再返上海，約集同志設正利厚成肆爲江海交通機關。丁未（一九〇八年）春，與于右

任等在滬組織神州日報，極力鼓吹革命，直誅政府之專制，痛陳種族之滅亡。時有魏蕃實者，與汪康年以全湘礦產賣與德人，訂約數年，屢起軼葛，約不能廢。篤生憤甚，乃與同鄉易本義、王延祉、唐文厦、陳家鼎、童堯山等力主廢約，羣推篤生向魏抗爭，篤生謁魏索閱約文研究內容，魏出約，篤生竟袖之走，魏鳴捕不獲，其約乃交由陳家鼎、王延祉等送駐日清使楊樞報外務部，卒廢之。神州日報出版未久，以鄰居失火，亦遭殃及。篤生緣電桿而下，未葬火窟，踰蹶再振，幸而復刊。是年多，萍醴革命軍敗挫，武昌日知會案破，劉敬安等九人被逮，柳繼忠亦被囚於長沙，篤生營多方營救無效。戊申（一九〇九年）春營其慈母，並攜其弟殿麟至滬，相依一月。時清廷派關光典爲留歐學生監督，聘篤生長秘書，篤以事機未熟，暫難發動，遂隨訓至歐洲。居數月，乃留學於蘇格蘭愛伯汀埠。辛亥（一九一一年）夏，聞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一役黃克強戰死凶訊，憂傷過度，夜不成寐，後得馮自由由加拿大致書，告以克強僅傷指無恙，用是稍慰。未幾復聞列強實行瓜分中國之說，神氣沮喪，舊疾復發，頭痛浮腫，愈不成眠。是歲六月十三日，忽投利物浦埠之大西洋海岸自盡。死前留書石瑛、吳敬恒，託其將所積英金一百鎊，轉滙黃克強作革命軍費，餘託轉寄其老母。其屍後經漁人撈起，由石瑛、吳敬恒、曹亞伯等葬之於利物浦公墓。旅利物浦華僑特爲開會追悼，死年四十。子克念，女克恭，家固小康，以奔走國事中落。其兄德麟亦革命黨員之鍾錚者。民元任南京留守府秘書，繼任湖南財政廳長，兼國民黨湘支部長。民二湯鄉銘奉袁世凱命督湘，首捕德麟入獄，越四日即被殺，湘人感其操守廉潔，及今猶稱頌弗衰。（註一）

清外務部致電烏里雅蘇臺將軍畢桂芳，俄人不承認烏梁海兩國界牌，希查覆報部。

電曰：

「俄人焚燬牌博案，本部二、三月各電迄未准覆。頃俄使照稱，據俄領報告，將軍擬復立界牌，查勘界線，經俄抗議，將軍仍持已見。茲准政府訓條，若中國官員獨行查勘界線或復立界牌，則本國政府概不承認等語，此事牽涉烏梁海界務，亟應詳查案據以憑因應，希查照迭次部電，一併速覆。外務部。元。」（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三日

湖南清吏嚴防革命黨人活動。

湖南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人心動蕩不安，兩月以來如瀏陽、桂陽之亂事，長沙、湘潭各鄉之饑民食排飯，南洲、華容之搶米風潮，各府廳州縣之水災，以及省城之保路運動，各府廳州縣之水災，社會秩序大受影響。日來盛傳革命黨人約期在長江一帶發動，巡撫楊文鼎乃嚴加戒備。茲錄本日「民立報」湖南通信如下：

「搜查革黨：楊撫近接政府密電謂：有已革山西留日學生王澤，確係革黨，派充湖南幹事，已於日前乘輪內渡，飭即密拿究辦等語。當即密飭軍、警兩界分別嚴拿，而一般無髮辮之人又係王姓者，每遇軍警必不免大受窘迫也。」

添募新軍：楊撫以各處匪充斥，謠言蜂起，省城兵力實形單弱。原有之前路巡防第三隊，共祇二十四棚，分禁至十九處之多，兵力散漫，難資策應，特飭添募新軍五百名，勤加訓練。

隔斷交通：楊撫以路事風潮及革命黨人多出於軍、學兩界，而尤以預防暗通消息爲第一要義，連日面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總辦暨提學司，各路統領，各學堂監督，嚴訂隔斷交通，搜查緘電之方法。」（註三）

註一：「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八六至一八八。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四二。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十三日第四頁新聞。

十四日（七月九日） 安徽無為州圩破五十餘丈，附近地區全行淹沒。（註一）

清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奏：波密野番大股，四出搶掠，現已調兵分路勦辦。請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代理邊務大臣傅嵩林，派撥邊軍三營，由碩股等處，分道進剿。（註二）

清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傳嵩林奏：邊防經費支絀，西藏安設電線無款，請度支部妥籌劃撥。（註三）

清內閣嚴電各省督撫，如諮議局議員藉詞開會，鼓動風潮，即隨時查禁。（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二七至二八。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五頁一八。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十七日，頁一八。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十五日專電。

十五日（七月十日） 清隆裕太后懿旨，派大學士陸潤庠、侍郎陳寶琛，授宣統皇帝讀書，並派副都統御史伊克坦教習國語滿文。

清廷諭曰：

「諭內閣：監國攝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皇帝沖齡踐祚，寅紹丕基，現當養正之年，亟宜及時典學，以裕聖功而端治本。著欽天監於本年七月內選擇吉期，皇帝在毓慶宮入學讀書，著派大學士陸潤庠、侍郎陳寶琛授皇帝讀，其各朝夕納誨，盡心啓沃，務於帝王之學，古今中外治亂之原，詳晰講論，隨事箴規，當此世界大通，文明競進，舉凡數十年來通行之憲政，發明之學理，尤當按切時勢，擇之務精，語之務詳，仍不外乎孔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旨，庶幾礪成日新之德，即以培成邦治之基。皇帝讀書課程，及毓慶宮一切事宜，由監國攝政王妥爲照料。至於國語清文乃係我朝根本，著派記名副都統伊克坦隨時教習，並由監國攝政王一體照料」。（註一）

清廷以禮部尚書榮慶充弼德院院長，署外務部尚書鄒嘉來充弼德院副院長。（註二）

清廷以記名總兵曹錕訓練陸軍第三鎮著有成效，授提督升用。（註三）
清內閣會議，總理大臣奕劻發表施政方針。

本日清內閣會議，總理大臣奕劻說明今後施政，以進取爲宗旨，以實行積極主義爲目標。分就財政、民政、教育、實業、交通、司法、軍備、理藩、外交，以及附屬事務，扼要予以說明。略曰：

「夫國家之事業無窮，而國家之財力有限，將欲舉諸要政同時並進，雖在至富之國尙恐不濟，況於我國現在情形，遽以有限之財辦無限之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力之不能逮也。然則財政者政治之母，將欲實行此政策，非從整理財政入手不爲功，斷可知矣。惟是整理財政云者，須合全局而計劃之也。以前之財力，供日前之政費，入不敷出，爲數已鉅，況此後政策進行，歲出日有增加，又將何所取給。是昔以量入爲出爲主義者，今則必以量出爲入爲主義，而後財務行政方可得而言焉。」

夫整理之事，爲緒孔多，舉其綱要：如稅制之統系宜如何組織，稅則之輕重宜如何釐定，徵收出納機關宜隨時改良，歲計事務法規宜力求完備。以至幣制之畫一通行，銀行之聯絡維持，均屬重要之圖，本原之計，應如何統籌全局，詳析規畫，度支大臣夙夜兢兢，不遺餘力，舉凡一切方法，當必有籌之已熟者。雖然整理財政非但就現有之財而整齊畫一之也，國家財力祇有此數，況當小民困苦之時，豈忍爲竭澤而漁之計。故整理財政尤須培植財源，財源既厚，則無論增加租稅，募集公債，皆屬易行，國家歲計不患不增，所謂民富斯國富也。財源安在，厥惟實業，故振興實業斯爲培植財源之要圖，而經濟行政不得不與，財務行政同時並進矣。

實業之途多端，綜其大要不出農工商三事，西國自古卽有重農主義，重工主義，重商主義之不同，而論者或謂中國以農利國，全國生計系於農事，是宜重農。或謂中國地大物博，原料宏富，倘能講求製造，實爲莫大之源，是宜重工。或又謂通商以來，已成商戰世界，必厚商力利權，乃自我操，是宜重商。愚以爲農工商三事，相資爲用，理無偏廢，事可並舉，不過措置之時，略有先後之序耳，農工商大臣講求實業，夙具苦心，應如何提倡以資創始，改良以圖進步，與夫獎勵之方，保護維持之法，壹意經營，諒不難漸收實效。整理財政振興實業二者最爲當務之急

，近年度支部農工商，各已有所陳奏次第見諸施行矣。本爵夙表同情，今確定爲政治方針，想亦我同列所共慮者也。惟既取國務大臣之同意，而定政治之方針，更賴主管大臣之謀謨，以爲行政之計畫。蓋政治有輕重緩急之分，行政亦有輕重緩急之序，故自政治言之，於重要國務之內互相比較，則以整理財政振興實業爲最重最急。自行政言之，則整理財政振興實業各自有輕重緩急之可言，又從而區分之，以爲行政之計畫，何者在所必先？何者在所宜後？辦理之法若何？所需之年期幾何？歲需之經費幾何？逐一規畫編爲預算，措諸實行，庶政治之方針可達矣。

此外教育交通亦最爲緊要，其餘一切政務今雖不在最急之列，並非謂可以廢而不舉，所常就現所籌辦者切實經理，而徐俟擴充，故各主管大臣所爲行政之計畫，與財政實業計畫之法無異也。與二者有相輔而行者焉，如教育行政之計畫，則於普及教育師範教育實業教育高等教育四者之中，當以實業教育與普及教育並重，而普及教育之旨趣及教材，又皆以啓發實業之精神爲主。如交通行政之計畫，則於路政航政郵政電政四者之中，以路航二事與實業關係最切，規畫即以此爲急。而規定路線擴張航線亦以有關實業者爲先務，其餘各部行政計劃亦復準此，俾與政治方針一氣貫注，將來實業發達財源漸裕，財政自充，則一切政務經費有著，不難次第擴充，蓋事有相成而無相悖者也。』（註四）

湖南常德府屬各縣水災嚴重。

本月十五日以後，湖南常德府雨大風狂，河流洶湧，水勢幾與城平。所屬各縣同被淹灌，人口淹斃甚多，牲畜器物蕩然無餘。（註五）

清出使奧國大臣沈瑞麟奏：請聯盟德美，以遏英日俄法之侵略。

原奏略曰：

「爲今之計，宜莫如聯絡德、美，以結我援，而樹彼敵，使競爭得以繼續，即協約不能實行，奚以明其然也。德與法爲世讎，與英爲勁敵，而侵略世界之政策，又往往與俄相抵觸，故歐洲大局，德、奧、義爲一部，英、法、俄爲一部，久成對峙之形，至於美、日之於東方，莫能兩大。日自勝俄併韓以後，高掌遠蹠，幾欲爭攬太平洋之海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五日

四〇〇

權，故美與日相軋相傾，初不以一千九百零八年之締約而變其計畫。又況德爲新造之國，而美則世守孟祿主義，其在中國所得權利，遠不逮英、日、俄、法之優，是對於四國嫉之愈深，斯對我國援之必力……臣愚以爲乘此時機與之聯絡，握定維持現狀四字爲聯盟宗旨。但期制限英、日、俄、法之權力，以遏其進取，在德、美必表同情。」

(註六)

外蒙古各部王公在俄人操縱下，借會盟爲名，密議獨立，並決定派遣代表赴俄，請求協助。

按：日俄戰後，俄國勢力被迫退出南滿，轉以外蒙爲其經營目標。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兩國簽訂第一次密約，劃分南北滿界線，各不侵犯對方既得利益。俄承認日韓之政治關係，日承認俄在外蒙之特殊地位。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兩國復簽訂第二次密約，俄人乃得專力於外蒙之經營。其方法：收買活佛，代爲修建寺院，並贈送珍貴物品。清廷爲應付計，乃擴充外蒙駐軍，舉辦新政，鼓勵移民，大招俄人之忌恨。是時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借口舉辦新政，對蒙民敲詐不已，且欲提高自己地位在活佛之上。蒙民請求清廷調三多離境，清廷不允，俄人乘之，蒙民日漸離心。

本日外蒙親王杭達·多爾濟(Qangadorji)·達喇嘛車林·齊密特(Tseren Cimed)等王公喇嘛，於哲布尊丹巴之前，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派杭達·多爾濟，商卓特巴，達喇嘛策林(Tseren)，車林·齊密特，及內蒙古代表海山(Qaisan)等爲代表，赴俄正式請求協助獨立，並許以築路、開礦、貿易等特權爲報酬。(註七)

社會主義同志會在上海張園開成立大會。

社會主義同志會，亦名中國社會民主黨，由江亢虎所倡導，民國成立後，改組爲中國社會黨。

(註八)

清廷嚴禁湖南爭路風潮。

湘省爭路風潮，表面似已緩和，暗潮仍甚劇烈。「民立報」記其事云：

「湘省爭路風潮，自表面觀之，似現稍息，然各界暗潮甚劇。楊撫極爲焦灼，一面電達內閣請示辦理。旋奉旨：著仍切實勸導，毋令稍滋事端。一面即電鄂垣，迭催督辦大臣端午橋侍郎迅速來湘會商辦法。（端已抵鄂）連日：會商司道妥籌辦理，所有軍學兩界，已經嚴訂隔斷交通，搜查函電方法。其各處往來電報，已由郵部電達省城電報總局，飭凡關於鐵路國有電報，無論是否個人出名，團體出名，一概不准接發，違者即行分別撤差等語。現在防範雖密，其中有大可慮者，約分三種：（一）爲各學堂學生現已放假，紛紛各回原籍，沿途演說，秘密開會，提倡反對，地方官防不勝防。連日以來，各屬風潮，相繼而起者，已指不勝屈。（二）爲銀根吃緊，紙幣風潮日甚一日，好事者從中鼓動，提倡仿照粵省辦法，提撥官分局款，省城庫款支拙，官分局紙幣近一千萬兩，一旦提取，其害不可勝言。連日以來，因各省商界之電達，京漢各報之鼓吹，省城已有躍躍欲動之勢，而紙幣風潮已漸及於官分局矣。（三）爲商界罷市，工藝停業，農民抗不納稅，此等傳單一旦實行，其禍更烈。因工業人等，且且輟業，勞難生計，必至滋事，又繼以匪氣未靖，水災續起之時，設有匪徒從中煽惑，將成不可收拾之局面矣。綜此三項，湘路之岌岌情形，真令人思之毛髮悚然矣。」（註九）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五頁一八至一九。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五頁二三。

註三：同註一。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十七日頁四至七。

註五：「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一八。

註六：同註一，卷五十五頁二〇至二三。

註七：札奇斯欽「外蒙古的獨立自治和撤治」，引自「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四冊頁五七，民國五十一年三月正中書局版。

註八：李守孔「民初之國會」頁三六，民國五十三年十月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出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六、十七日

註九：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十五日，第二頁新聞。

十六日（七月十一日） 日俄分別向中美兩國反對幣制實業借款。

清廷以江蘇布政使陸鍾琦為山西巡撫，直隸提法使齊耀琳為江蘇布政使。（註一）
清大清銀行總監督葉景葵本日就任。

「民立報」記其事云：

「新派大清銀行總監督葉景葵於十六日受任，將總行及各省分行帳項，截分為新舊兩種。六月十六日以前為舊帳，十七日後為新帳。復擬在行設經濟研究會，招商學界有經濟知識者，以時集會討論。……查得大清銀行前後發出鈔票一千四百萬元。」（註二）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建議赴山西大學堂監督胡鈞赴德之便，聘請德國有經驗工程師數人來華，以為築路之需。（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一。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念一日，第二頁專電。

註三：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一六至一七。

十七日（七月十二日） 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川邊亂事全平，及辦理善後情形。

原奏略曰：

「收服巴塘之南得樂地方八十餘村，縱橫五、六百里，該處百姓紛紛開報戶籍，請納糧稅，內有浪莊寺喇嘛千

餘名，許其還俗回村，各安耕牧，不准再行滋事。……巴塘之東北隅有地名臨卡石，該民相率投誠，即將該處撥歸三壩廳管理徵糧。」（註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一至二。

十八日（七月十三日）英日第二次同盟條約本日由日本駐英公使與英外部大臣在倫敦簽字，有效期限十年。（註二）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川漢鐵路宜歸一段，仍由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經理李稷勳主持，（按：李氏時在京）並請與之立定年限，利用川省現存之七百萬，均附官股，一手辦成。

電曰：

「李姚琴（稷勳）到京，川路情形必當詳談，請見示。宜歸一段如歸李辦，須將此工定立年限，始終其事，一手辦成，萬不可中途卸肩，如此切實擔承，方可委託。李本因讀禮家居，強之辦路，若不與約明服闋，定即進京卸之他手，是陳伯潛侍郎之續也。姚琴或不出此，然不可不以契約之道要之，如彼認可，即當切實奏明。至劃此一段自辦，於合同有無抵牾，公必預爲計及。蒸電存款併辦宜歸等語，電文多誤字，是否將川省既存之六七百萬均附官股，如能辦到，宜歸工需當可敷用。第不審姚琴能一力主持否？總之姚琴在京須一切與之商定，若出都則不易解決矣。此電請勿示姚琴。」（註二）

清廷准學部奏：在北京設立游學日本高等五校預備學堂。

按：高等五校包括東京第一高等學堂、東京高等師範學堂、山口高等商業學堂、東京高等工業學堂、千葉醫學專科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清學部與日本文部省議定，每年於高等五校添收中國學生一百六十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八日

名，時屆三年，因在日習普通學堂者人數漸有減少之勢。學部乃計劃在京設立游學日本高等五校預科以爲預備。所需經費以前進士館舊存津貼餘款二萬六千兩，扣除本年開辦中央教育會撥用外，以贍餘之一萬四千兩撥充。

附錄：游學日本高等五校預備學堂章程

第一條

本學堂設立宗旨，因在日本學習普通之學生日少，畢業者不敷高等五校之選拔，故在京師設立此項豫備學堂，考選各處中學畢業學生，（日本普通學校畢業者亦可選送。）授以日文日語，並使補習重要之普通學，俾畢業及格者，即可送往日本，考入高等五校直接聽講。

第二條

本學堂學生分爲文科、實科二類，文科豫備考入第一高等之第一部，東京高師之英語部、地史部，及山口高商。實科豫備考入第一高等之第二部第三部，東京高師之數物化部、博物部，及東京高工，千葉醫專兩校。

第三條

本學堂每學期添收新生一百名，由各省（駐防寄籍一體由所在之省分考選。）按照認解五校經費名額之半，（大省每學期送五名，小省上學期送四名，下學期則送三名。上學期送三名，下學期則送四名。）選取性行純謹，中文通適，普通學完備之中學畢業生，送入本校肄業，惟均須從嚴選送，任缺勿濫。

第四條

京外考驗學生，應以奏定中學堂課程爲準，考試報名時，預呈本人照像片一張，及中學畢業文憑（各省考驗者，應於文憑上加蓋某省某年考選日本五校預科學堂驗訖戳記，然後發還，以杜本省不取，來京再考之弊。）選送到堂後，仍由本學堂覆驗像片文憑，覆試一次，如有程度不符者，概不錄用。

第五條

各省考送學生不足之額，暨本學堂覆試未經錄取之空額，均由京師督學局，在京招考八旗，順天五城，及旅京公立各中學畢業生以補之。（外省中學畢業後旅京者，亦可與考，但外省已考未取者，不得來京復考。）

第六條 各省考送之學生，均應於年暑假內未開學之前到京，本學堂於開學後五日以內舉行覆試，概不補覆。

遲到者須俟至下一學期方可覆試入學。

第七條 本學堂覆試錄取各生，應覓正副保證人各一人，並親具志願書，聲明在本學堂未畢業時，不得中途廢

學及轉學，違者將本學堂學費等項加息追繳。又送往日本取入五校之後，如有廢學轉學情事，應將本學堂學費等項贖赴日川資，及五校學費補助費，一律加息追繳。如本生無力繳納時，應由保證人償還。

第八條 本學堂學科課程及每星期教授時間如左：

文科課程表：

學科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國文	三	三	三
日本語	二〇	二〇	二〇
數學	二	二	二
世界地理	三	三	三
世界史	三	三	三
英文	三	三	三
體操	二	二	二
合計	三六	三六	三六

實科課程表：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八日

四〇五

學 科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國 文	三	三	三
日 本 語	二〇	二〇	二〇
數 學	五	五	五
理 化	三	三	三
英 文	三	三	三
體 操	三六	三六	三六

文科中之地理歷史，實科中之數理化應一律以日本文教授，惟在第一學期可酌用中文教授。

第九條

本學堂以三學期爲畢業，如肄業兩學期而程度及格者，（以日文日語能直接聽講，中文通適，普通學完備爲度。）亦可提前畢業，滿三學期而考試不及格者，准其補習一學期再考，仍不及格者即行開除。

第十條

本學堂肄業期滿及格學生送往日本，與在日本普通畢業生一同送至五校，受競爭試驗，按其程度與日本學生相等者錄取肄業。如第一次不能錄取，准其自費在東預備若干日，再行送考。如願另考五校以外之官立私立高等專門學堂者聽，惟不得給予官費。

第十一條

送往日本投考各生，未經取入之先，一切膳宿各費應全自籌，俟考入五校後，照章給予官費。

第十二條

此項學生投考五校所取名額，仍不劃分省界，畢業後分歸各省効力，義務仍照原定章程辦理。

第十三條

本學堂學生，不收學費及教科書費，其飯食寄宿操衣紙筆參考書等費，應由各生自備。

附則：本學堂開辦以後，如有未盡事宜，須將本章程增加修改之處，由本學堂呈明學部核定辦理。（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外國大事記」，頁二二。
（註二）：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一八至一九。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頁五至八。

十九日（七月十四日） 清廷以準噶爾旗連年災歉，准綏遠城將軍堃岫奏，發銀一萬兩散放飢民。

原奏略曰：

「臣查該準旗屢年災歉，水草不佳，牲畜多有倒斃，田禾未能通收，已屬勉強支持，不意去年一年亢旱，被此重災；兼以去冬今春連遭大雪，衆窮蒙產業牲畜倒斃殆盡，以致該旗一千數百戶，男婦六千數百口，嗷嗷待哺，無法濟施，遍野哀鴻，情殊可憫。若不急籌賑救，殊非仰體朝廷惠待藩服之至意。伏查各省偶遇偏災，一經奏請，無不恩膏立沛，近則察哈爾右翼四旗、科布多屬札哈沁二旗，因旱成災，均蒙皇上發帑撫恤，此次準旗被災情形艱苦尤甚，合無仰懇天恩，俯念窮蒙災重，無計爲生，請旨飭部速籌賑恤，以資拯救。」（註一）

清廷諭內閣：

「準噶爾旗屢年災歉，去年又復亢旱，兼以去冬今春連遭大雪，蒙民產業牲畜倒斃殆盡，困苦情形，殊堪憫念，加恩著賞給帑銀一萬兩，由度支部給發，交堃岫委派委員前往災區，查明被災輕重，分別妥爲散放。」（註二）

清川滇邊務大臣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外務部，英政府派員潛至滇藏測繪地圖，請商英使飭令其立速回川，並嚴定游歷章程，以杜後患。（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頁八至九。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一一。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四四至四五。

二十日（七月十五日） 中央教育會議在北京開會。本日行開幕式，二十一日開豫備會，二十二日開正式會，推張謇為會長，張元濟、傅增湘為副會長，至閏六月十八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十九、二十日

日閉幕。(註一)

本日中央教育會在北京開會，到會者一百三十八人，推張謇爲會長，張元濟、傅增湘爲副會長，共開會十八次，議決十二案，其中五案由學務大臣交議：(一)軍國民教育案，(二)國庫補助推廣初等小學經費案，(三)試辦義務教育章程案，(四)劃定地方教育經費案，(五)振興實業教育案。其中七案由會員提議：(一)停止實官獎勵案，(二)變通考試章程案，(三)初級完全師範學堂改由省轄案，(四)全國學校討論會辦法大綱案，(五)統一國語辦法案，(六)國庫補助養成小學教員經費案，(七)變更初等教育方法案。(註二)

清廷從禮部奏：擬定國樂辦法。延聘通才及諳習音樂人員，參酌古今中外樂制，編製專章，奏請頒行。

原奏略曰：

「宣統二年十二月議覆曹廣權奏整飭禮樂一摺，擬請飭下出使各國大臣，考求樂譜，咨送到部，以便會同樂部各衙門，延聘海內知音之士，公同考訂，參酌古今。編成樂律，請旨頒行。又軍用之樂歌，未加修訂，應請飭下樂部，將有合軍用之歌辭及其樂譜，選擇編輯，會同軍諮處海陸軍部詳加修訂，奉旨允准。竊維我國國樂，久未編製，即前出使大臣曾紀澤所擬國樂，亦未經奏定頒行，洎自陸軍成立以來，則又別製一章，指爲國樂，各國已多有傳習之者，殊不足以表尊崇，垂久遠。前奏請由出使各國大臣考求咨送，嗣准將歐洲及日本等國樂譜陸續咨送前來，經臣等公同集議，竊以爲我國朝會燕饗所用樂章，典麗喬皇，允宜奉爲楷則，至各國國樂，定義製音，類皆別具本原，自未可舍己從人，輕數盛典，所有應定國樂，擬請由臣等延聘通才及諳習音樂人員，參酌古今中外樂制，詳慎審訂，編製專章，奏請欽定頒行。」(註三)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已與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經理李榘勳商定，以現存川股七百萬兩，作為修築宜昌秭歸一段之用，由

郵傳部札委李稷勳主持其事。(註四)

註一：「張謇日記」第二十三冊。

註二：「教育雜誌」第三卷第七期，記事，頁五二。

註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三。

註四：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二〇。

二十一日(七月十六日) 孫先生文致函日本同志宗方小太郎，希望啓導日本輿論及政府同情中國革命。

孫先生自舊金山致函日友宗方小太郎，告以近來「中國革命風潮飛騰千丈，大非昔年之比。」而日本政府仍反對中國革命事業，禁止孫先生在日居留，故請宗方小太郎，結合所識名士，啓導日本之輿論，游說日本之政府，使表同情於中國革命事業。函曰：

「宗方君閣下：得接六月念一日來書，如見故人顏色，喜不可言。公過檀香山時，弟失之交臂，不克重逢話舊，良屬悵然。近日支那革命風潮，飛騰千丈，大非昔年之比，實堪告慰於表同情者也。弟所交游者以貴國人爲多，則日本人之對於支那之革命事業，必較他國人爲更關切，爲吾人喜慰者必更深也。他日唇齒之交，將基於此。弟之視日本無異第二之母邦，獨惜近日吾國少年志士每多誤會貴國之經營滿洲，爲不利於支那；此種輿情，殊非將來兩國之福也。弟每辨解，莫釋疑團，是以去年六月親回日本，欲有所獻議於貴國在野人士，以聯兩國民黨之交，提携共圖亞東之進步。乃甫抵江戶，則爲貴國政府所撓，不克久居；有志未果，不勝浩嘆。弟既不能居留貴國，不得已遠適歐美，以聯絡歐美之人士，並結合其輿情；故特設支那革命黨機關部於美國之三藩市、芝加哥、紐約等地；並歐洲之倫敦、巴黎、柏林，及布魯些路等處。自各機關部設立以來，日與彼都人士往還；彼都人士之知支那實情者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

四〇九

日多，而漸表同情於是舉者，亦大有人矣。他日革命一起，可保必無藉端干涉者矣。此又吾人外交上之得手者也。然獨有所憾者，則尚未得貴國政府之同情，此爲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此事必當仗我東方故人之力，乃能轉移。君者吾故人之一也，深望結合所識名士，發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聯絡，啓導貴國之輿論，游說貴國之政府，使表同情於支那革命事業。俾支那能復立於世界之上，與列國平等，則吾黨受日本之賜多矣。漢族子孫古代必永誌大德不忘也，幸爲圖之。廣東雖敗，幸無大傷；而其影響於支那人心，實有非常之大，雖敗猶勝也。君以爲時機尙早，弟亦謂然。再待數年，則軍心民氣皆可成熟，必能學步葡萄牙革命之偉烈也。承詢在上海同志，弟思居留上海實鮮其人；有之，亦暫過往者耳。弟之心腹同志，近年多入北洋陸軍，故多未便相見。其間有來往外間者，則有前延吉都統吳祿貞君；如有過上海，君不妨以弟名見之。其他常來往上海者，則有現任海軍提督程璧光君，皆昔年同謀之人也，亦可相見。惟皆當以謹慎出之，免招物議爲荷。弟今冬欲再到日本，公能爲我設法使政府不阻撓否？如能得當，幸爲示覆。」（註一）

清宣統皇帝定於七月十八日辰刻入學讀書。

清廷諭內閣：

「監國攝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欽天監奏：遵擇入學讀書吉期一摺，著於本年七月十八日辰刻，皇帝入學讀書。」（註二）

中國留日學生關切英軍入侵雲南片馬。

雲南省片馬諸要隘被英軍侵佔，留日學生公舉楊大鑄、王九齡回滇，協同滇省諮議局力籌救亡之策，創設愛國演說會，言論激烈，遭滇督禁止。「民立報」記其事云：

「英人去臘忽然派兵佔我片馬諸要隘，以爲吞沒滇、川、藏之進步。留學日本諸君公舉代表楊大鑄、王九齡回國，協同滇省諮議局力籌救亡之策。二君至省舉辦團練尙無成效，先設愛國演說會，演說時勢及鼓吹尚武精神，普及教育爲宗旨。兩次稟經滇督批准，遂於五月初五日在三迤總會開會演說，來賓發言激烈，又值各學堂星期罷課要

挾，滇督大為震怒，以愛國會演說不正，致激學生暴動，將來恐生他項事端，即時勒令將各會解散，並將演說會編輯書記某君差使撤去，遞解回籍，現又聞楊、王二代表亦須驅逐出省云。」（註三）

廣東紙幣風潮仍未平息。

報載粵省因爭路所引起之紙幣擠兌風潮，仍未平息。粵民對粵督張鳴岐之顛預作風，尤表憤慨。「民立報」記其事曰：

「抵制紙幣風潮迄今一月，茲調查官銀局（大清、交通無從調查）一家共換去現銀六百四十餘萬元，現在市面行用稀少，各鄉多携紙來省向小錢店及兌換之銀號兌換，每百元須折水一元至五元不等，每日各店彙集大數即向該銀局兌換以為周轉云。」

「路事自張督嚴示禁止集議後，一般粵民大有敢怒不敢言之概。前月底報紙發表該督與郵部電文，內有亂黨潛伏煽惑語，又與度支部擬借款維持官銀錢局電，又有抵制紙幣受亂黨運動語，而皆以格殺勿論四字為恐嚇之具，粵人見之，益覺憤恨。連日各股東私相竊議，皆主毅力堅持，惟對待一層不主激烈，恐有意外，即中電文之計也。現在大局一若全然無事者，然則該督電文所謂亂黨潛伏，亂黨運動等語，皆可不攻自破矣，該督之誣罔粵人，可勝慨哉。」（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頁玖—九八。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一五。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念一日第三頁新聞。

註四：同註三。

二十二日（七月十七日）清弼德院奏准，所擬辦事及議事細則，共七章三十七條。

附錄：弼德院辦事及議事細則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

四一二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凡欽奉諭旨屬於弼德院官制第六條所列事件，及第七條臨時顧問事件，弼德院遵即議決具奏。

第二條 弼德院除與內閣及兼任顧問大臣主管各衙門因公交涉外，不得與其他各衙門暨議院別有交涉，並不得受人民之陳請。

第三條 遇有交議事件，由本院知會各顧問大臣，到院公同披閱，並將該項事件刷印分送各顧問大臣，其事關秘密者不在此例。

第四條 所有應議事件，由院長副院長編定議事口表，但兼任各顧問大臣，得說明理由，商由院長副院長變更之。

第五條 遇有緊急事件，內閣得定期知照弼德院速議。

第二章 審 查

第六條 凡應議事件，院長副院長命秘書廳送付參議官審查，或由院長特別指定，其審查期限，院長副院長得限定之，事較繁重者，得由參議官陳明院長副院長，展長期限，或添指參議官。

第七條 審查之時，兼任顧問大臣遇有該衙門關涉事件，得派員向參議官說明理由。

第八條 審查之時，有與該項事件關涉之主管衙門，應行咨咨文牘，由參議官彙擬。

第九條 參議官審查既畢，應撰報告書，送交秘書廳，呈候院長副院長查核。

第十條 審查報告書經院長副院長覆核後，定期會議，應於期前三日，連同附屬文書議事日表，刷印分送各顧問大臣及參議官，但緊急事件，不在此限。事關秘密者，其審查報告書，得通告各顧問大臣到院閱覽。

第十一條 遇有臨時緊急事件，參議官得於議場以口說報告，仍應將審查要領載於議事錄。

第三章 會 議

第十二條 會議之日，通常以下午一點鐘開議，遇有緊急事件，由院長副院長擬定時刻通知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會議之日，專任顧問大臣到會至半數以上，院長副院長即入議場就坐，專任顧問大臣因事不能到會者

，應先期通知。

第十四條 專任顧問大臣，除奉旨准假外，其無故不到逾三次以上者，由院長副院長奏明請旨辦理。

第十五條 議場坐位，以奏定次序爲准。

第十六條 專任顧問大臣到會，不能滿半數以上，院長副院長即宣告展會。其到會已入議場者，應俟議長離坐後，一同離坐。

第十七條 會議日期及事件，皆按照議事日表辦理。

第十八條 會議時刻，每次以一點鐘至四點鐘爲限，如限內未能議決，應於次日接續開議，但緊急事件，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屆開議時，議長就坐，報告文件之後，宣告開議。其未宣告以前，無論何人不得發議，宣告散會或展會之後，亦不得發議。

第二十條 會議之時，發議者應起立聲明，經議長許可，方得發議。

第二十一條 會議之時，議長得酌量時刻，中止議事。

第二十二條 宣告開議之後，參議官將審查該項事件之報告書，再以口語詳細說明。

第二十三條 兼任顧問大臣，於主管事件，派員到會說明，無論何時，經議長許可，皆得發言，惟不得中止顧問大臣及參議官之演說。

第二十四條 凡聲請發議，如有二人同時起立者，由議長指定一人，先行發議。

第二十五條 凡討論軼出議題之外，或不合秩序者，議長得中止其發議。

第二十六條 討論終局，由議長宣告之。

第二十七條 院長副院長各顧問大臣均有表決權，其不在議場者，不得加入表決。

第二十八條 屆表決時，議長宣告應行表決之議題，宣告表決以後，無論何人，不得就所議事件發議，亦不得聲請更正表決。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

四一四

第二十九條 表決用記名法，以爲可者，用白色票，以爲否者，用藍色票。各記本人姓名，投入票匭。

第四章 纂 擬

第三十條 凡議決事件，由參議官纂擬要旨並附理由作爲本院議決意見，呈由院長副院長核閱，分送各顧問大臣。如係重要事件，並將討論原委，摘要敘明，各顧問大臣對於討論原委，如有更正錯誤之處，即函知參議官。

第三十一條 院長副院長核閱前項纂擬事件後，命秘書廳按照纂擬要旨敘稿，分別奏咨。其由院長副院長指定參議官辦稿者，不在此例。

第五章 具 奏

第三十二條 弼德院議決事件，由院長副院長具奏，奉旨後，分別咨報內閣及主管衙門。

第六章 記 錄

第三十三條 本院應設議事錄，其記載事項如左：

- 一 欽奉諭旨交到事件及年月日。
- 二 會議之日時。
- 三 到會之員名。
- 四 審查報告書。
- 五 討論之原委。
- 六 議決之意見及表決可否之數目。
- 七 具奏之月日。

第三十四條 議事錄，由議長副議長秘書長及登錄之秘書官署名簽押存案。

第三十五條 議事錄中載有各顧問大臣及參事官言論者，並由各大臣及參議官署名簽押。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六條 本細則自奏明奉旨之日起，爲實行之期。

第三十七條 本細則實行以後，如有須修訂增損之處，由院長副院長隨時奏明辦理。（註一）

清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奏：擬分別改練巡防巡警各隊，並請刊發阿爾泰現有馬隊三營，礮隊一營管帶關防。

清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奏：阿爾泰孤懸絕域，創設軍營可南障新疆，西翼伊犁，東爲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屏蔽，是以陸軍馬隊勢所必增，巡防馬隊刻不容緩。故擬添練陸軍馬隊一標，以重根本，而備緩急。至舊有之馬隊，一律改爲巡防隊，負責守禦巡查防務，請頒給管帶關防，以昭信守。從之。（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三至一五。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頁八至一一。

二十三日（七月十八日） 孫先生文致函鄧澤如，告以各地華僑對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反應良好，有利於革命事業之發展。並請各埠同志接濟檳城家用，以減內顧之憂。

孫先生自美國舊金山致函鄧澤如，告以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後，美、英、法各國政府，對中國革命黨漸採取同情態度。舊金山致公堂已改變過去反對主張，進而設立籌餉局，以爲革命之支援。南洋各地華僑，亦因此次失敗而益加奮勵。倘能與國內同志相呼應，革命成功之期決不在遠。至家人久住檳榔嶼，貧病交加，當地同志供應已久，不當久任其勞。望能轉請他埠同志分任捐助，以紓內顧之憂。

函曰：

「澤如仁兄並各同志均鑒：三月廿六日來書，已得收讀，足見苦心勞力，爲國奔馳，欽佩無極也。按以來信之時計之，去省城失敗之時，不過三四日耳！追憶當日，何以爲情？弟亦不勝萬千感嘆也。然事雖失敗，而其爲影響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三日

四一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三日

四一六

於全世界及海外華僑，實非常之大，由此所得之效果，亦不可勝量。以區區十餘萬，而做出如此驚天動地之事，使吾黨之聲勢，飛騰千丈，亦甚值也。弟敢決此次失敗之因，必定生出他日成功之果也。從此之後，所謀內外款路，皆易入手。弟現在開始經營數路，想當有一可成，惟時之遲速，不得而知耳，此足爲告慰者也。

又經羊城一役之後，外交亦易入手。弟曾著人直說美國政府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說彼中權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府，則向已有同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法美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之成事，則再舉之日，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力阻他國之干涉也。此又外交之路，因羊城之影響而收效果者也。金山致公總堂，雖係洪門，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然向多老朽頑固，向無進取之氣，故嘗與吾黨之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能，數月之前，猶反對同盟會之籌餉。美國華僑十居八九，爲洪門之徒，致公總堂一反對籌餉，則雖熱心革命者，亦不敢前，故以美國華僑之數，所集不過萬餘港銀，遠不及加拿大少數華僑之捐款。乃至羊城一役之後，見吾黨志士捨身赴義，英勇絕倫，則頑固老朽之輩，亦因而奮感。今致公總堂已發起籌餉，現已設立籌餉局，以專責成，想不日必能大收效果也，此又羊城失敗之影響也。茲付上致公堂籌餉章程一閱。弟於月內此處籌餉局規模大定之後，當再往東美，今多或再往歐洲，以辦外交要件，而回束之期，尚未定也。

南洋人心，想亦必以此次之失敗而愈增奮勵也。望兄及各同志竭力維持已聯之人心，並鼓吹初醒之民氣，倘得合大羣集大力，以南洋美洲華僑之財力，以濟內地同志之所需，自無不足，而成功之期，決其不遠也，幸共勉之。弟家人住榔，家費由榔城同志贖資供給，每月百元。自弟離榔之後，兩女讀書，家人多病，醫藥之費，常有不給，故前後兩次，向港部請撥公款，然此殊屬非宜，實不得已也。自港撥款後，則無向榔城同志取費，蓋每月由金慶君散向同志收集，亦殊非易事，常有過期收不齊者，此亦長貧難顧之實情也。雖曰爲天下者不顧家，然弟於萬里奔馳之中，每見家書一至，亦不能置之度外，常以此繫擾心神，紛亂志氣，於進取前途，殊多障礙。敢請兄於榔城外之各埠，選合着實同志十餘二十人，每月每人任五元或十元，按月協助家費，以紓弟內顧之憂，而減榔城同志之擔任。以榔城同志之供給，已過半載，未免疲勞，倘兄與他埠同志能分擔，實爲至感。此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西七月十八號。金山寄。」（註一）

按：孫先生早期奔走革命，其兄德彰資助甚多。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夏威夷政府改訂租地年限條例，德彰大受損失，乃歸香港，楊太夫人及孫先生原配盧夫人從焉。旋移居南洋檳榔嶼，家用益窘，端賴當地同志之接濟。

清廷從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請，在庫倫分期成立新軍，計馬隊二隊，機關礮營二隊。

清廷電寄三多：

「據電奏：庫練新軍，分期成立。除馬隊二隊，在本兩盟徵募外，其機關礮營二隊，一隊招庫地客民，一隊招綏遠旗兵，委員赴綏挑選，請飭綏遠城將軍遵照辦理等語。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頁玖一—九七。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一七。

二十四日（七月十九日）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川漢鐵路計劃分作四段興築，委派四總辦各負其責。計武昌至長沙，長沙至宜章，廣水至宜昌，宜昌至夔州。武長段擬委宗舜年，長章段擬委薛鴻年，廣宜段擬委吳學廉，宜夔段擬委高增爵。（註一）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二三至二四。

二十五日（七月二十日） 清禮部改設典禮院，以協辦大學士李殿林為掌院學士，郭曾炘為副掌院學士。

清廷另授毓隆、溥善、楊佩璋、李聯芳、許澤新、英祿、劉果、易貞，為典禮院學士，朱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彭壽、孫紹陽、渠本翹、朱恩紱、曹廣權、李擢英、延昌、毓善，爲典禮院直學士。（註一）

附錄：典禮院官制

典禮院以禮部改設，凡內閣民政部職掌之分涉典禮職掌者，及樂部之神樂和聲兩署，皆併入之。禮部原管之鑄印事宜，劃歸內閣，頒時憲書，稽核人民遵行禮制風教，並地方祀典神祠方術事宜，劃歸民政部。貢舉學校及文廟祠祀事宜，劃歸學部，分給外藩王公喇嘛食物事項，劃歸理藩部。另由各衙門詳訂職掌章程辦理。

第一條 典禮院掌朝廷壇廟陵寢之禮樂及製造典守事宜，並修明禮樂，更訂章制。

第二條 典禮院設官如左：掌院大學士，特簡。副掌院學士，特簡。學士，簡任。直學士，簡任。廳長。簡任。署長，奏任。僉事，奏任。簿正，奏任。典簿，奏任。司庫，奏任。贊禮郎，奏任。讀祝官，奏任。鳴贊，奏任。序班，委任。庫使，委任。錄事，委任。

第三條 典禮院掌院大學士一人，總理本院事務，監督廳署。

第四條 典禮院副掌院學士一人，佐掌院之職務。

第五條 典禮院學士八人，承掌院大學士之命，討論典禮，參訂章制。

第六條 典禮院直學士八人，承掌院大學士之命，襄同學士討論典禮，參訂章制。

第七條 凡關於典禮差使，均由掌院大學士副掌院學士直學士以下承充，不行取行政各衙門人員銜名，其扈從巡察等差及特別大典，不在此限。其典禮院人員不敷承充時，得行取翰林院人員襄同辦理。

第八條 典禮院具奏，不經內閣，遇本院所管事務，有應行曉諭軍民人等者，可分別咨札該管衙門辦理。

第九條 典禮院設總務廳，其職掌如左：一、恭閱祭告祝文及繕寫祝版事項。二、恭繕壇廟陵寢園寢神牌事項。三、本院補官考績事項。四、文牘事項。五、典守院印事項。六、本院經費事項。七、本院庶務事項。八、奏派咨取各衙門關於典禮執事人員事項。九、不屬各署事項。

第十條 典禮院設四署：禮制署，祠祭署，奉常署，精膳署。

第十一條 禮制署職掌如左：一、朝會事項。二、尊崇事項。三、慶賀事項。四、大婚事項。五、經筵事項。六

、巡幸事項。七、耕藉事項。八、親蠶事項。九、乘輿服物之因時進御具奏事項。十、皇子成婚公主
釐降事項。十一、冊立冊封事項。十二、進書頒賞事項。十三、更版釐定本院禮制事項。

第十二條

祠祭署職掌如左：一、壇廟典禮事項。二、陵寢典禮事項。三、大事典禮事項。四、恭擬山陵陵寢名
號及神祇封號事項。五、備辦一應典禮之鹵簿禮仗綵棚器具事項。六、關於典禮行取各項工料事項。

七、吉安典禮仗及備辦應需器物並王公大臣外藩王公祭葬立碑事項。八、恭辦製造神牌及人祀牌位事
項。

第十三條

奉常署職掌如左：一、親行禮節事項。二、齋戒事項。三、閱祝版事項。四、贊引讀祝事項。五、典
守壇廟各事項。六、兼理神樂署和聲署各樂舞事項。

第十四條

精膳署職掌如左：一、筵宴事項。二、備辦一應祭品事項。三、稽核各項典禮應用之酒醴牲牢庶羞等
名數事項。

第十五條

總務廳長一人，承掌院副掌院之命，管理廳務。

第十六條

署長每署一人，承掌院副掌院之命，總核本署事務。

第十七條

僉事分一二三等，承掌院副掌院之命，分任總務廳及各署事務。

第十八條

錄事承廳長署長之命，繕寫文牘。

第十九條

簿正典簿司庫庫使隸屬總務廳，經理所管事務。

第二十條

鳴贊序班隸禮制署，讀祝官贊禮郎隸奉常署，分任所辦事務。

第二十一條

壇廟陵寢各官，承掌院副掌院之命，掌典守之事務。

第二十二條

典禮院僉事以下各缺，掌院副掌院酌量事務繁簡，擬定奏明辦理，但不得循禮部原設司員之數。

第二十三條

神樂署和聲各署員及壇廟宮陵寢讀祝官贊禮郎各有專司，所有職掌員缺，均仍其舊，不另列表

第二十四條

此項官制，如有應行變通修改之處，由內閣會同該院奏明，候旨裁奪辦理。（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六日

四二〇

清度支部通告各省，自宣統四年（一九一二）始，全國實行新幣，其兌換率為新幣一圓合庫平銀七錢二分，含純銀質九成。輔幣凡三種：（一）五角幣，合銀三錢六分，（二）二角半幣，合銀一錢八分，（三）一角幣，合銀八分六厘四毫，均含純銀質六成。（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頁二至三。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六號，「中國大事記」頁一六至一七。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念六日，專電。

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在舊金山設立洪門籌餉局，宣布籌餉章程，與張藹蘊、黃芸蘇、趙煜等同志分途捐募，以為革命軍起義之需。

旅美同盟會員李是男（公俠）等加入致公堂後，孫先生即向致公堂提議組織洪門籌餉局，以為再興義師之計，衆贊成之。遂由孫先生手訂洪門籌餉局緣起章程，及革命軍籌餉約章若干款，以資遵守。洪門籌餉局既立，因對外關係，更名爲國民救濟局（Kwok Min Charity Bureau）。局中職員，均由致公堂及同盟會二團體選用之。辦事處設於金山波福街三十八號致公堂二樓。本日，籌餉局議決由孫先生與張藹蘊、黃芸蘇、趙煜四人，分途遊美國南北各埠演說籌餉。（註一）

清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四川紳民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反對川漢鐵路收回國有辦法呈，本日郵遞至京。得旨：「鐵路國有政策，早經宣示，借款合同係有旨諭令簽押，決無反汗之理。該護督一再漬奏，殊屬不合，著仍凜遵迭次諭旨辦理。倘或別滋事端，定惟該護督是問。」（註二）

按：本月二日，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四川紳民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呈，反對度支、郵傳兩部所擬收回川路辦法，本日始郵遞至京，清廷固執成見，故有切責王人文之詔。

註一：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六九至七〇。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二四。

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二日） 孫先生文致函李是男，促其立即開辦新籌餉局，仍由李管庫，惟新、舊兩局銀錢、賬目必須分清。

函曰：

「是男兄鑒：新籌餉局開辦已有眉目，刻下已有交銀者，據耀兄云：『今日有一人來嚙，謂已交銀三四日，尚未得債票，大不滿意，恐於籌餉前途有礙』云云。務望兄速將舊數清結，立即開辦新局，此局亦兄爲管庫，然必新舊分清，切勿遲延。爲幸。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七月二十二號晚。」（註一）

清學部通告各省，擴充初級師範學堂，每府或直轄州至少須設立一所，其經費應責成地方官切實籌辦。（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五集，頁一三三至一三四，中央文物供應社版。

註二：「學部奏咨輯要」，第一輯第三頁。

二十八日（七月二十三日）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函覆護理川督王人文，論鐵路國有之不當，並斥責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之乖謬。（註一）

川鄂諮議局會商聯合反對清廷借款賣路，決定聯合湘粵共同一致行動。

六月二十八日，湖北諮議局來邀四川派赴兩湖代表江藩、周代本、吳炳臣三君赴該局，由副議長夏君仲膺及常駐議員十七人，再四協商決議：對於此次郵部大臣盛宣懷借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六百萬磅，收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九日

四二二

路於民，轉奉外人，喪盡國權，破壞憲政一事，當與湘粵川一致進行者，厥有四端：(一)極力要求破約之外，凡與政府有其他爭點，經各省認為必要者，亦扶助進行。(二)推舉代表入京，凡關於要求破約之範圍內之一切行動，當然與各省聯為一致。(三)鄂代表到京，當與湘粵川共同組織反對借款合同之聯合機關，以擴充進行之實力。四四省所舉入京代表，對於政府之交涉，則用四省之人民代表名義。對於資政院之交涉，則用四省諮議局之代表名義，直接呈請，不承認其未經局院決議，破壞憲政，喪盡國權之外債。(註二)

清廷增設荷屬爪哇島總領事一員，泗水、蘇門答臘正領事各一員。(註三)

江蘇鐵路公司開臨時大會，決議徐(州)、通(州)鐵路(按：原名徐清(江)鐵路)仍歸商辦，並致電郵傳部表達意願。

電曰：

「北京郵傳部鈞鑒：本日股東臨時會報告大部來文，經股東決議，蘇路北線奏歸商辦，久奉諭旨，且南北線相依為命，股東即欲勉承大部命令，必須先定保全股東血本之法，庶不背期廷體卹民艱之至意。除咨呈外，謹先電聞，蘇路公司叩。勘。」(註四)

註一：王人文「辛亥四川路事罪言」，原稿石印本。

註二：三餘書社主人編「四川路事始末全案」。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二四。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六月念九日，第五頁新聞。

二十九日(七月二十四日) 清山東巡撫孫寶琦派員與濟南德國領事貝斯德、總辦華德鑛務公司代表畢象賢簽訂「中德收回山東省各路鑛權合同」。

附錄：中德收回山東省各路礦權合同

爲訂立條款事，今山東官府與華德礦務公司，將山東省各鐵路路線內礦權會同劃清，商訂辦法，彼此議定各款如下：

第一款

一、山東礦務公司議定坊子鑛場與淄川縣鑛場，暨自金嶺鎮沿膠濟鐵路迤北三十里，至張店止，爲礦務公司獨自留辦之礦界。

二、礦務公司指明自辦之礦界，另繪詳細圖考，爲此合同以內之要據，凡指定礦界以內之礦產，歸礦務公司獨自開辦，華人不得在此開採。

三、除此次劃歸礦務公司自辦之礦產外，凡中國從前允許礦務公司已辦之膠濟鐵路，未成之津浦鐵路，暨甫勘之膠沂鐵路，所有沿路兩旁之三十里礦權，均行取消。

四、淄博兩縣原在三十里礦權以內，公司本擬全行留辦，茲因格外敦睦，願將博山鑛產全行讓還，其淄川鑛場南境，由大奎山起斜線，經龍口鎮西北至淄川東境止，所有鑛地亦讓歸華商自由開辦，其餘照第一款均公司鑛界。

五、濰縣坊子鑛場，按三十里路線，昌樂、安邱兩縣境亦有毗連，今公司情願讓出，安邱之西北境，以昭睦誼。其昌樂、荆山窪鑛產，距坊子鑛直線十里，仍歸公司。

六、東省官府與礦務公司劃清鑛界，繪圖四張如下：

甲、淄川暨金嶺鎮至張店鑛界圖。

乙、淄川鑛界南線圖。

丙、濰縣、昌樂境內鑛界圖。

丁、劃分鑛界總圖。

第二款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三十日

四二四

一、沿膠濟鐵路內章邱、淄、博三縣，凡鑛務公司歸還鑛界內，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年以前，暫不准華人開最大之鑛，過限聽中國官商自便。

二、鑛務公司鑛界內，凡現尙開採之華井，應俟此合同呈經中德兩政府允用正式公文交換之後，限一月以內一律停止。

三、鑛務公司開採各鑛，中國官員仍照光緒二十六年即西曆一千九百年簽訂鑛務章程，切實保護。

四、今次讓還鑛界內，中國官商開鑛倘若資本不足，應向德國借用，若用外國物料機器，須用德國所產，聘用外國工師，須聘用德人。

第三款

鑛務公司從前履勘鑛產，查定界址，購買地畝各費，中國允認償給鷹洋二十一萬元，以合同簽字之日起限，一年內分兩期付清。合同簽字後，鑛務公司即將勘鑛圖考說略並所買地畝，均交還中國。

第四款

金嶺鎮鐵鑛，應照二十六年鑛章辦理，中國如願在該鑛附近創設鐵場，亦可合股興辦，約股在五十萬兩之譜，屆時另定詳細章程。（註一）

清郵政總局與安南郵電總局簽訂中國與法屬安南郵政局互寄包裹章程九條。（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五至七。

註二：「交通史」郵政篇，頁一三九五至一三九九。

三十日（七月二十五日）

清廷重申煙禁，諭令各省督撫切實奉行。

清廷諭內閣：

「禁煙爲方今要政，前因外務部與駐京英使續訂條件，所議辦法，尙屬妥協。業經降旨，通飭認真整頓，以期

早絕根株。現在各省禁種禁吸，確有成效者，白可查明，先行分期禁運。其栽種未絕，吸戶尚多之省分，務當嚴申禁令，痛自消除。應如何稽覈零賣，查禁吸戶，著遵照歷次頒行禁煙章程，畫一辦理。惟不得限制商人大宗貿易，所有廣東等省，於續訂條件以前，所施行各項限制，及徵收各捐，已令立即停止。若再另立名目，徒事苛擾，既與增加稅釐之原議不符，且於按省禁運之辦法有礙。此次禁煙之舉，深得友邦贊成，各該省地方官，必應按照條件，切實奉行，以期次第禁絕，克竟前功。儼不認真經理，故事拖延，以致妨礙全局，定惟該督撫是問。」（註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六頁二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六月三十日

四二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閏六月

初一日（七月二十六日）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規定川漢鐵路宜歸（宜昌至秭歸）段總辦李稷勳（姚琴），月薪一千兩。

電曰：

「李姚琴明日赴宜，已與當面說定，期將宜歸一段一手辦成，勿致業輟半途，功虧九仞。渠始尙推卸，繼始力任。惟李責任既重，而薪水月支五百金，僅及詹天佑四分之三，實難敷用，刻擬加給夫馬五百兩，庶可望其持久。詹支巨薪而不到工，李不謂然，現正請部責成顏德慶一手辦理，詹薪勢必停支，李雖支千金，實所省已多，公當謂然。除咨達外，請查部電飭李遵照。」（註一）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粵路總辦薦舉張士珩、孫廷林、裴景福三人，由郵傳部決定一人擔任。

原電略曰：

「夏勳貽來電，述公謂粵事須早派總辦；自是要論。惟思之累日，終無愜當之人。今姑舉三人，請公擇取。一爲張士珩，公所素知；一爲孫廷林，人甚幹練，當能對付粵人；其一則裴景福也。至於總辦或卽用詹天佑，以工程師兼之。或專責詹天佑辦公，另延總辦，則梁星海、張弼士、顏韻伯均足膺選，請公詳酌見示。前有兩電商派參贊總辦，未遑惠覆，尙祈從速決定。」（註二）

清新疆巡撫袁大化咨外務部，伊犁中俄民籍混雜，自宣統二年（一九一〇）

七月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正月，一律調查明晰，分就華民俄民，及城鄉纏民回民，編造清冊，以備日後交涉之用。（註三）
清御史陳善同，奏請整飭內閣。

清御史陳善同以內閣初立，宜剔羣弊以懋新猷，奏陳管見六端：（一）行政之責任，宜大小臣工公同擔負。（二）公牘之程式宜改歸簡易。（三）法令必求實行。（四）立法須祛偏私。（五）兼差宜嚴行禁止。（六）京官酌序並行之例，仍應規復。（註四）

臺灣暴風雨成災，死傷數十人，倒塌房屋數千棟。

本日暴風雨侵襲臺灣東南部，災情慘重，計死傷數十人，倒塌房屋數千棟，縱貫鐵路濁水溪鐵橋沖毀，南北交通一時斷絕。（註五）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二五至二六。

註二：同註一，卷七十八頁二六。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四六至四九。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七號，「中國大事記」頁一至三。

註五：「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二一。

初二日（七月二十七日）清廣西布政使魏景桐因病乞休，以提法使王芝祥為布政使，右江道歐陽中鵠為提法使。（註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二。

初三日（七月二十八日）孫先生文致函越南同志劉易初，請協助胡漢民籌劃軍餉，並身為倡導，共襄大業。

原函曰：

「易初仁兄同志大鑒：啓者，弟自去年離南洋之後，由歐而美，萬里奔馳，日不暇給，所以每欲致書馳候而不果。近思愛國熱誠，日進益上，不勝祝頌。此間省城之事雖云失敗，然其影響世界各國，實非常之大，而我海內外之同胞，無不以此而大生奮感。且粵省不過一部份謀洩，迫動軍界會黨，我之勢力依然。同時如雲南、四川等省，當時約爲響應者，粵東有失，不能遽起，然其力必更澎漲。故更思設法籌大款，爲再舉之計。弟由美東趕來美西之金山大埠，以聯絡洪門。今由致公總堂發起設立籌餉局，一切經營已定，成效大有可觀。數十萬款當非所難，想貴埠同志人心亦必踴躍。比得胡漢民兄來電，知將往越南。漢民兄與弟同事最久，今春籌款，弟任美洲，漢民即任南洋。旋港後，更與黃興、趙聲兩君統籌軍事。此次再來越南，係專爲籌劃軍費，故特寄書，倩其轉交。以兄之少年英銳，踴躍不凡，其於大局之擔任，必不放棄，且曾爲越南同志領袖，應如何提倡，爲各同志之導，使一羣協力，共襄大業，弟之望也。書不盡言，漢民相見，自能詳述一切。此致，即頌義安。弟孫文謹啓、西七月二十八號。」

（註一）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報告川人反對鐵路國有情形，並請飭地方官吏嚴禁保路同志會集會。

端方電告盛宣懷、載澤，川民定於初十日開會，所刊「蜀報」及各種傳單，「囂張狂恣，無可理喻。」署川督趙爾豐尚未到任，護川督王人文「違道干譽，專主附和」，頗有「幸災樂禍」之心。爲「銷萌弭患」計，請嚴飭署理布政使尹良，切實嚴禁，倘敢抗違，應將倡首數人，立予拿辦。原電曰：

「川人對於路事，確定初十開會，所刊蜀報暨各種傳單，囂張狂恣，無可理喻。近又紛電李姚琴（按：李稷勳號），有速將外間存款數百萬匯回成都免爲郵部所奪等語。並派人分赴湘粵，極立鼓煽。采（按：王人文號采臣）違道干譽，專主附和，不加裁抑，頗有幸災樂禍，藉實其言不謬之意。誠恐乘屆期開會反抗之舉，經多數贊成，更難收拾。季帥（按：趙爾豐字季和）十三到任未知確否？能催其兼程前進，於初十前到任乃佳，但不知來得及否？尹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四日

四三〇

署藩（按：署理四川布政使尹良）屢次來電，人極開朗。或密飭設法將會期改遲，或屬藩司警道將開會名義預加審察。如係遵章之股東會尚可准開，如係報章所傳之同志保路會，糾合一二萬人反抗政府，妨害治安，按之警章，應行切實嚴禁。倘敢抗違，應將倡首數人，立予拿辦。川人性浮動而力薄弱，聚固甚易，散亦非難。地方官操縱得宜，斷不至堅持到底，藩警有此手段，必可辦到。銷萌弭患，宜在幾先，請速籌及之，姚琴到宜，必電勸川人，不可妄動，但恐效微力薄，非得地方官出全力解散之，不可也。望速復。」（註二）

清直隸總督陳夔龍、山東巡撫孫寶琦奏，以煙灘鐵路（煙臺至濰縣）關繫北洋及山東大局，請收歸官辦，以保利權。（註三）

清廷以學部左侍郎寶熙為禁煙大臣。（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一九九至一〇〇。

註二：「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二七至二八。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四九至五〇。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二。

初四日（七月二十九日）清陝西巡撫恩壽因病解職，以湖北布政使余誠格為陝西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錢能訓暫行護理。（註一）

清外務部、度支部會奏：在荷蘭海牙設立公使館，由度支部撥銀十萬兩，在出使經費項下支用。（註二）

清農工商部奏准，在南洋婆羅洲山口洋，設立中華商務總會。

按：荷屬婆羅洲山口洋華僑衆多，而商情渙散。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秋，當地僑商集議，創設中華商務總會，訂立章程，公舉唐文才爲正總理，謝濟甫爲副總理，並經當地政府立案。十月十七日由清廷駐新嘉坡總領事蘇銳呈報農工商部，農工商部故有是請。

原奏略曰：

「臣等伏查南洋婆羅洲山口洋埠係荷蘭屬地，其地濱海，航線直達新加坡諸埠，商船往來絡繹不絕，華僑經商該埠者實繁有徒，亟應准其設立商會，以資聯絡。詳核所擬章程，尙無不合，所舉正總理唐文才等既經公推，自係衆望素孚，應由臣部照章札委，並援案刊給關防一顆，文曰：『南洋婆羅洲山口洋埠中華商務總會之關防』，俾資信守。仍由臣部隨時督飭該正總理等妥慎經理，以期仰副朝廷與商惠僑之至意。」（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三。

註二：上海「民立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五日，第二頁專電。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二日，頁六至七。

初五日（七月三十日）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致電四川署理布政使尹良，嚴禁川民各種反抗性集會。

原電略曰：

「據該公司總理李稷勳來京面稱：川省正紳並無反對公司，更無異詞，所希圖滋事者，年少學生居多。卽如來京數人，川省京官俱不爲搖動，湘、粵亦均遵旨辦理，亦無慮其鼓煽。惟地方官應不准其股東開會，其他聚衆反抗政府，按照迭次諭旨，似可出示禁止。卽如粵省開會一次，因有一紳士黃景棠出頭反抗，張堅帥（按：張鳴岐號堅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五日

四三二

伯）一面電奏，一面即出示將其會場所議一概取銷，從此路事便不電奏。貴司前電明白透亮，須知地方若滋事端，該司道亦豈能置身事外。

趙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到任如在初十之後，應即奉商議院平心辦事，剛柔互用，總以全力解散爲是。並希探明季帥何日准到，一併電復至要。」（註一）

清新疆巡撫袁大化電奏：新疆庫存銀僅十餘萬兩，本年各省協鑲未到，而應發兵鑲及行政等費，爲數甚鉅；請由度支部派員攜帶國票，來新分設銀行，或乞准藩庫暫製官票百萬，以濟急需。（註二）

清山東巡撫孫寶琦奏：請在山東境內各州縣編架電線，以期信息靈通，政令畫一。

原奏略曰：

「查東省各州縣電線尙未普及，上年萊州之變，臣咨商郵傳部接修城陽至卽墨，並轉至萊陽一線，尙未竣工。今春又因武定府官紳之請，由清河接添至武定府，業經咨商郵傳部估修。臣維山東爲畿輔屏蔽，幅員遼濶，當此新政繁興，端賴機關便捷，況登、萊各屬，處處濱海，且密邇英、德兩租界。兗、沂各屬，接壤淮徐，與曹州各屬素爲盜賊出沒之區。電報一端，雖不能各州縣編設，凡各府、直隸州，以及重要地方，必須趕緊一律接線，以期信息靈通，政令畫一。」（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二八至二九。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四。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九日，頁八。

初六日（七月三十一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假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學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宋教仁、陳其美、涂潛、鄧道藩、陶詠南、陳勒生、史家麟、王謫廬、張仁鑑、潘祖彝、林琛、李洽、梁鏊、李光德、倪緯漢、范光啓、姚志強、楊兆譽、呂志伊、江鏡清、胡朝陽、章梓、張卓身、周日宣、曾傑、沈琨、譚人鳳、譚毅君、陳道等二十餘人。（註一）

先是由興中會、同盟會成立以來，革命起義地點因交通補給較為便利起見，多選擇在沿海及邊區城市。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同盟會中央幹部曾有在華中長江流域設立統籌機關之主張，雖未具體形成，但黨員已各就籍貫及人事關係，分別前往工作。迨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失敗後，全國人心爲震驚與感動情緒所支配，而革命黨人尤爲悲憤，復以原長江各地之佈署與組織，未受三二九之慘敗影響。於是有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之成立，以謀革命之再舉。自有此革命指揮機構以來，長江一帶之各種革命組織不但有所聯繫，而且有所秉承，發縱指使，得以協調呼應。其力量傳播遠及南北新軍中，以及民間革命志士。

按：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四月，居正居日本，見同盟會總會全力集中於南部，而本部精神似嫌渙散，乃與譚人鳳、宋教仁、趙聲、陳其美等相討論。教仁謂：「在中央革命爲上策，然運動不易。其次爲長江流域，邊地實下策也。」僉以爲然。因推人鳳定期邀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開會於小石區陳猶龍寓。教仁主張組織中部同盟會，以謀長江革命，期以三年，漸推進至河北。趙聲謂太緩，諸同志咸主急進。人鳳乃提出事權統一，責任分擔，而不限時間，衆皆贊成。即由人鳳赴港，以此事就商於黃興，與正謀攻廣州，未遑顧及也。居正則於是年多自動至長江流域調查，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春抵武昌，與各同志積極進行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六日

四三四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後，黨人益知長江流域革命之重要，香港總統籌部乃派譚人鳳攜款至武漢，與居正、孫武會商起義辦法。五月初，人鳳至漢，勸共進會、文學社兩派合併，和衷共濟，相輔而行，得雙方同意，乃按照同盟會章程重新組織，而湖北中部同盟會遂得成立。劉公以其所寓之雄楚樓十號爲集合機關，並出其預備北上捐官之五千金爲發動費。人鳳旋沿江東下，抵上海後，即由宋教仁起草中部同盟會簡章，是日假北四川路湖北小學，召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大會，參加者二十餘人，決定部務採合議制，總理暫虛不設，凡事需經評議後始執行。其總務會當選幹事如下：(一)庶務、陳其美，(二)財務、潘祖彜，(三)文事、宋教仁，(四)交通、譚人鳳，(五)會計、楊譜生。(註二)乃對外發表宣言，說明過去革命失敗之主要原因，在於「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文曰：

「現政府之不足以救中國，除喪心病狂之憲政黨外，販夫牧豎，皆能洞知，何況憂時之志士。故自同盟會提倡種族主義以來，革命之思潮，統治界、學界、軍界，以及工商各界，皆大有人在。顧思想如是之發達，人才如是之衆多，而勢力猶然孱弱，不能戰勝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劉光漢輩，已入黨者，或主分離，或事攻擊，或如客犬，非無共同計劃，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出入主奴，與夫分援樹黨，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幾耳。如徐錫麟、溫生才、熊承基輩，未入黨者也。一死安慶，一死廣州，一死東三省，非無切實之組織，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朝秦暮楚，與夫輕舉妄動，枉拋生命者，更不知凡幾耳。前之缺點，病不合，推其弊，必將釀舊史之紛爭；後之缺點，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嘆黨員之寥落。前一缺點伏而未發，後一缺點則不自今日摧傷過半人才始。前精衛陷北京，南洋中興報曾載有曰：「跳來跳去，祇此數人。」嗚呼，有此二病，不從根本上解決，惟挾金錢主義，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攙雜黨中，冀僥倖以成事，豈可必之數哉。此吾黨義師，所以屢起屢蹶，而至演最後之慘劇也，同人等激發於死者之義烈，各有奮心，留港月餘，冀與主事諸公婉商善後補救策，乃一以氣鬱身死，一以事敗灰心，一則宴處深居，不能謀一面，於是羣鳥獸散，滿腔熱血，悉付諸汪洋泡影中矣。」

雖然，黨事者，黨人之公責也，有倚賴性，無責任心，何以對死友於地下。返滬諸同志迫於情之不能自己，於是乎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定名同盟會中部總會者，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爲友邦，而以中部別之，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總機關設於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聯絡各省，統籌辦法也。各省設分部，以攬人才，分擔責任，庶無顧此失彼之慮也。機關制取合議，救偏毗，防專制也。總理暫虛不設，留以待賢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當喜事如其分，不至鄙夷不肖就也。舉義必由總部召集各分會決議，不得懷抱野心，輕于發難，培元氣、養實力也。總部對於各團體相繫相維，一秉信義，而牢籠誘騙之手段，不得施也。各團體對於總部，同心同德，共造時機，而省界情感之故見不可有也。組織之內容，大概如是。海內外同志，其以爲不謬肯表同情贊助歟？黨人幸甚，中國幸甚。

。（註三）

於是中部各省分會相繼成立，湖北由居正主持，湖南由焦達峯主持，南京由章木良（梓）主持，安徽由范光啓、鄭贊丞主持，皆直接受上海總機關統轄，以聯絡長江流域軍隊爲目標。時東京本部吳永珊、張懋隆來滬，即派赴蜀，設立四川分會。於是革命中樞自南方移至長江流域，而以武漢爲重心，此乃武昌首義全國響應之一大原因。（註四）

附錄：

一、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章程

- 第一條 本會由中國同盟會會員之表同意者組織而成。
- 第二條 本會定名曰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
- 第三條 本會以推翻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爲主義。
- 第四條 本會置本部於上海，置分會於各處。
- 第五條 凡中國同盟會會員，依本會法律入會者，皆爲本會會員。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六日

四三六

第六條 會員皆一律平等。

第七條 會員得於法律範圍內，保持身體、財產、職業、居住、信仰之自由。

第八條 會員得依法陳請保護利益，及陳訴冤抑。其有因公受害者，本人或遺族得受恤典。

第九條 會員依法律有選舉、被選舉之權。

第十條 會員須保守本會一切秘密。

第十一條 會員不得入反對本會主義之他團體，並為之盡力。

第十二條 會員有依法納捐項、出勞力之義務。

第十三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代表本會，總理會務，任免職員，並發布一切法律命令。但暫時虛位以待，將來由

總務會議決其時期及選舉法選舉之。

第十四條 本會置總務幹事，管理全會事務。其員數及分掌事務方法，由總務會定之。但第一次員數由會員議決。

第十五條 總務幹事組織為總務會，協議會務，保持辦事方針之統一。會長未選舉以前，總務會行其職權。

第十六條 總務幹事互選一人為議長，掌召集開會、保管文書、印信之事等。開會議事時，遇有可否同數者，由

其決定。

第十七條 總務會須以總務幹事全體之署名，行其職權。其有因故不能視事時，則託同幹事一人代理之。

第十八條 總務幹事由會員以記名法選舉，一年一任，得連舉連任，選舉時，以得票多數者依次當選。滿額後，

再以其次之得票多數者，依次選為候補人，如其員數。

第十九條 總務幹事有因故離去本部須經三月以上時，以候補人署理之。

第二十條 本會款項會計以半年為一期。每一期前，制成預算。一期終，制成決算，皆由總務會公布之。

第二十一條 本會特別事件之會計，於其事未辦前，制成預算，事件既終後，制成預算，皆如前法公布之。

第二十二條 本會會員有違反法令者，由總務幹事會依法協議審判，並施行刑罰。

第二十三條 本會章程由總務會之協議，或會員二十人以上之提議，得改訂之。（註五）

二、總務會暫行章程

- 第一條 總務會以總務幹事組織之。
- 第二條 總務會幹事暫定爲五人，由會員照章程選舉之。
- 第三條 總務會除議長外，暫分爲各部，以各幹事分掌事務如下：

甲、庶務部 管理一切不屬他部之事務。

乙、會計部 管理會計收支事務。

丙、財務部 管理籌款事務。

丁、交通部 管理聯絡各等社會及會籍、選舉、糾察、賞恤、通信事務。

戊、文事部 管理參謀、立案、編輯及其他一切文事。

- 第四條 各幹事分享各部，以總務會以互選法選定之。

- 第五條 除總會章程第十五條所規定外，凡各部重大事務，皆須經總務會之協議。

- 第六條 各幹事得自定各該部規則，並指任部員。

- 第七條 本章程俟分會成立至五個以上時，即當取消另定。（註六）

按：章程第三條「本會以推覆滿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爲主義」，實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以來明示建立民主憲政政體之始。

三、分會章程

- 第一條 一地方有二十人以上之會員者，得由會員發起，或由總務會命令，設立分會。
- 第二條 分會置分會長一人，由分會會員自行選舉。但有認爲必要時，得由總務會指任。
- 第三條 分會長總理該分會事務，任免職員。於法令或特別委任範圍內，發布命令。對於總務會負責任。
- 第四條 分會置各職員如下：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六日

四三八

庶務司長 管理不屬各司之事務

軍務司長 管理聯絡軍隊、準備軍需及關於軍令事務。

財務司長 管理籌款及會計事務。

交通司長 管理聯絡各等社會、及會籍、選舉糾察、賞恤、通信事務。

執法司長 管理審判事務，及施行刑罰。

有認為必要時，得酌置臨時職員。

第五條 分會會員依法律有負擔本部經費義務。此外，分會亦得自徵分會捐，並籌集款項。

第六條 分會會員非經該分會長之介紹，不得直接通於本部。

第七條 分會辦事方針，須聽本部指揮，不得獨異。

第八條 除本章程外，分會得自制定詳細規則；但須報告總務會，經其認可。（註七）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主張散播川路改線漢中風聲，打擊川人保路運動。

原電曰：

「尹署藩（按：四川署藩司尹良）電稱：川省蒲（殷俊）議長等組織特別股東會，聞其宗旨，將倣粵路辦法，成後再歸國有。現要求移每年常、新捐輸三百萬為修費。查捐輸係逐年奏請展辦，本非經常稅項，惟常捐始自同治初年，專供餉需；新捐於光緒二十七年專為賠款增籌，均國用所必需。川人此議，手辣而理甚長。季帥（趙爾豐）二十八抵關小住，受篆尙無確期等語。

查辦路無動用稅捐之理，租股等款係因路抽收之款，不能援以為例。……近來改線漢中之說，主張者必多，蘇堪（按：鄭孝胥號）亦力陳其便利；此說果能傳播，無論辦與不辦，自足懾川人之氣。辦法另電詳陳。」（註八）

清廷飭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兼程赴任，嚴禁川民非法集會。

清廷諭命四川總督趙爾豐，兼程赴任，於本月初十日川民開會以前抵省。屆期多派員弁，實力彈壓，儼敢抗違，即將倡首數人嚴拏懲辦。清廷諭曰：

「電寄趙爾豐：現在風聞川人對於路事，有定於本月初十日開會之說。誠恐聚集多人，藉端滋鬧，或致妨害治安。趙爾豐計已入川，距省不遠；著即兼程前進，趕於初十以前抵省。屆開會之期，多派員弁，實力彈壓。除股東會例得准開外，如有藉他頂名目，聚衆開會情事，立即嚴行禁止，設法解散，免致滋生事端。儼敢抗違，即將倡首數人，嚴拏懲辦，以銷患於未萌。該署督務即遵旨，迅速赴任，毋稍延緩，並將對待辦法，豫爲妥慎籌畫，先行電奏。」（註九）

註一：「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一冊「武昌首義」頁二至五。以下簡稱「開國文獻」。

註二：譚人鳳「牌詞」；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篇頁一四八九。

註三：「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九至十。

註四：譚人鳳「牌詞」。

註五：同註三，頁五至七。

註六：同註三，頁七。

註七：同註三，頁八。

註八：「愚齋存稿」卷七十八頁三〇至三一。

註九：「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六。

初七日（八月一日）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川督趙爾豐，對川人爭路，請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八日

四四〇

「從嚴干涉，力拒非理要求。」（註一）

清廷命度支部撥銀五萬兩，著兩江總督張人駿迅速派員至安徽濱江沿河各災區核實散放。

清廷諭曰：

「茲據張人駿（兩江總督）等電奏：本年五、六月間，大雨時行，江潮暴發。皖省濱江，沿河各屬災情奇重等語。著賞給帑銀五萬兩，由度支部給發，著該督撫等迅速派員前往災區核實散放，務令實惠均霑，毋任失所，用副朝廷軫念災黎之至意。」（註二）

俄國藉口修約，要求在新疆外蒙境內添設領事，加派駐軍。

「民立報」記其事曰：

「此次中俄改約，俄人要索甚多，外間所傳頗難憑信。惟聞俄國必欲照光緒七年聖彼得堡條約，在吐魯番、古城、哈密、嘉峪關，各設領事；其非新疆境內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亦議添設。又欲於領事駐在之處，添派武員護兵若干名。……按：吐魯番一地原設有領事，於光緒十六年裁撤，而添設總領事於迪化省城。今迪化總領事固在，而又欲復設吐城領事；且議增兵，其得步進步之心，可想見矣！」（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一。

註二：「宣統政記」卷五十七頁七。

註三：上海「民立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七日，第二頁新聞。

初八日（八月二日）清廷准外務部奏，派員赴美研究徽菌解剖等學。

清外務部以去冬東三省鼠疫流行，蔓延關內，爲防患計，奏派翰林院檢討方擎，四品銜候選通判全紹卿，前往美國從事醫學之研究。原奏略曰：

「現在東三省地方疫氣雖已肅清，而滿洲里附近，中俄交界處所，時有病癘出現，仍應研究預防之法，以期力杜傳染。臣部擬即遴派得力醫員，前赴美國考求解剖解微菌等學。查有翰林院檢討方擎、四品銜候選通判全紹卿，曾在中日醫院畢業，歷充陸軍醫學堂暨北洋醫學堂教習，前在哈爾濱隨同總醫官伍連德辦理防疫，尙稱得力，以之派往美國，從事醫學，必能悉心研究。所有經費，擬請歸入游美學費項下動撥。」（註一）

清外務部致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日人侵佔安東葦灘一案，希派員與日本領事和平商結。

原電略曰：

「安東縣日人佔領同德、葦塘淤灘案，日使照稱：此案兩國宜派熟悉該地情形官憲，和平商結，已飭日領邊辦等語。希飭興鳳道與日領妥商辦結，並隨時電外務部。」（註二）

漢口革命黨人所辦之大江報被查封。

漢口大江報創辦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十一月，初名「大江白話報」，由黃岡人胡爲霖出資五百兩爲基金，聘詹大悲任主筆。旋胡離漢口，詹另籌三千元，自任經理，去白話二字，專以鼓吹革命爲職志，黨人何海鳴、黃侃、居正、田桐等，常發表文字於報端，武漢革命精神爲之一振。（註三）鄂督忌之，至是藉口「誘言亂政」，下令查封。民立報記其事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九日

四四二

「漢口大江報初八日被鄂督以謗言亂政封禁。茲閱該報初六、初七日社論，載有離佈畏君之譯論，曰：社會主義定義十五條。想必因此而得禍也，惟該論尚未登完，即遭浩劫。」（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十八日，頁四至五。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頁五二。

註三：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四七至四八。

註四：上海「民立報」，宣統三年閏六月一日，第三頁新聞。

初九日（八月三日）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自巴塘至成都蒞任。（註一）

按：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記」，謂趙氏本月一日抵成都到任。是時電訊隔阻，時間難以確定。

茲錄有關趙爾豐到任之報導如左：

閏六月初一日，趙督到任。采帥移住駱公祠，預備晉京。

初四日，鐵路公司特別開個歡迎趙督的大會。會衆發言甚多，大半是求趙督代川人爭路。趙督也當衆答應：「必代川人盡能盡之力；倘有棘手之處，仍望大家來討論，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只有張瀾發言，頗有幾句話是責備趙督的，並且針對尹良到雅州說：「希望大帥不要以先入爲主。」

第二天，司道上院，尹藩臺先憤氣的說：「昨天鐵路公司很多激烈埋怨朝廷的話。大帥才到任，張瀾就把大帥責備一番，尤其荒唐。」趙督却很平靜的說：「政府這回舉動未免太快一點，無怪四川人埋怨。張瀾也是責備政府，不見得是責備我。」（註二）

四川保路同志會派赴廣東活動代表龔煥辰、白堅，電告四川保路同志會，告以廣東革命黨人活動甚力，並請力爭路權。

電曰：

「粵因革黨，日戒嚴，城內十遷四五，今午集報十三家及各團，述我意，必有好果。幸努力。佳。」（註三）

津浦鐵路南段淮河橋工完成。

清督辦津浦鐵路事務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等奏，津浦鐵路南段淮河橋工完成，津浦鐵路工程可照原定計劃四年內竣工。原奏略曰：

「恭報津浦鐵路南段淮河橋工告成，並南北兩段鐵路工程，計南段路長六百六十餘里，通車者已六百里；北段路長一千三百餘里，通車者已九百餘里。計年內外南北兩段可以通車，原定四年竣工，不至逾限。」（註四）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會電四品京卿趙炳麟，促其出任粵漢鐵路廣東全省總辦。

原電略曰：

「粵漢路現已收回國有，亟須認真續辦，期在速成。所有商票，已派員赴粵持部中股票驗明更換。工程司仍用粵人詹天佑，惟總辦一席，已歸官辦，亟應奏派大員督飭催工，總司其事。現在會商，擬即借重閣下爲粵漢鐵路廣東全省總辦，駐紮粵省，以資控馭。日下風潮已靖，祇因股商歷舉總董皆屬虛糜，故此次飭派，必須資深望重如我公者，方足以資鎮懾，除即日會奏外，謹先布聞，應請尅日起程，屆指駕抵粵垣之日，必可奉旨。」（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一一。

註二：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初十日

四四四

註三：國史館審校檔。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九至一〇。

註五：「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二。

初十日（八月四日）趙炳麟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堅辭粵漢鐵路廣東全省總辦。

原電略曰：

「頃奉鈞諭，委以廣東全省路事，心益惶悚。麟本書生，朱諳路學，若置諸論思之地，寸心耿耿，尙可補闕拾遺，宣上德而達下情，猶能勉力圖報。倘用辦路政，則學非專門，才虞竭蹶。萬一僨事，炳麟身敗名裂猶不足惜，恐負朝廷擢用之恩，且累鈞座知人之譽。」（註一）

上海川漢鐵路公司董事局，致電成都總公司，告以旅滬川人已成立保路同志會協會，以作支援。

電曰：

「鐵路總會鑒：旅滬同人頗表同情，組成保路協會，以作臂助。路借外款，勢必全川路權爲他人有，我公司已成之款亦歸喪失，請抱定宗旨，無爲謗言所惑。

若稱此款辦礦務、興實業，根本動搖，勢必內訌迭起，後患難弭。以我川款築我川路，萬衆一心，誓死不移，事必有成，祈諸公決之！滬董，灰。」（註二）

四川旅滬同鄉致書同鄉京官，請協力挽回路權，並代轉留日四川全體學生來函：「川路國有，陰即外有，川人危極，速死力爭，死不承認。」

留日四川全體學生來函略曰：

「查川漢鐵路完全商辦，經川人數次爭執，先皇帝特諭批准，言猶在耳，曾幾何時，新內閣成立，吾民方心喜政府將畀人民以立憲國民之權利，今乃吞蝕前言，悍然揭開立憲之假面目，煌煌諭旨，雷霆萬鈞之威，吾儕小人，何敢正視！」

惟先朝既許可於吾民，汗淚經營，略有端緒，今乃以一二權臣弄國，至假天語以壓倒吾民，此不可不爭者一也。

況所謂國有，不過假外人財力，外人財力愈多，其監督愈嚴，充其弊必舉吾國鐵道悉範圍於外人勢力之下，猶得謂之國有乎？吾川人以數年之苦心經營，一旦而畀之外人，是政府甘賣我民有之鐵道，而假名國有以爲其護符，此不可不力爭者二也。

此二端吾民已得正當理論，可以詰責政府，政府雖橫，其如理論何也。

湘、鄂、粵各團體已紛紛舉人入北京矣，吾川人要宜如何奮發抗爭，挽轉國有之商辦性質，而與各省人士矢志並進。惟須一面與政府嚴重交涉，一面仍督促加工，如因此遂解散工人，傾倒公司，則鐵路前途必成惡劣之結果，政府人民兩受其損也。

昨留東四川全體學生，亦爲此事專緘本會，聯絡合電北京郵傳部，及成都川路董事局：「川路國有，陰即外有，川人危極，速死力爭，死不承認」等語。值同人等既具函上達，未能另與合電，特將軍文抄呈，統希垂鑒焉！」

(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三。

註二：國史館審校檔。

註三：同註二。

十一日(八月五日) 成都川漢鐵路公司舉行特別股東會議，決議廢除借款合同，川路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一日

四四六

仍歸商辦。

成都川漢鐵路公司舉行特別股東大會，舉翰林院編修顏楷爲會長，省諮議局議員張瀾爲副會長，決議川路仍歸商辦，並停止宜昌路工。署川督趙爾豐致詞，勸各股東「當維持秩序，恪守範圍，無事浮夸之議論，力求適當之解求。」詞曰：

「本督部堂頻年邊關戎馬，與諸君別久矣。今恭膺簡命，重蒞是邦，甫經下車，適值鐵路公司開會之期，得與諸君子會晤一堂，良深忻慰。

川省自有路事問題以來，討論綢繆，紛紜錯雜，遠在關外，傳聞異詞。今者，蒞會伊始，承以訓詞相屬，愧弗敢當。然亦不能不爲諸君正告者：茲事關係重大，必須慎始圖終。在諸君具愛國之熱忱，事必期於有濟，惟當維持秩序，恪守範圍，無事浮夸之議論，力求適當之解決。本督部堂相見以誠，折衷至善。但視權力之所能爲，必無不爲；職務之所當盡，必無不盡。是固本督部堂之所可自信，尤可與諸君共白者。深願毋舍事實以求結果，本督部堂有厚望焉。」（註一）

並於會後致電清內閣代表，對川民所提廢除借款合同，保護路權要求，頗表同情。電曰：

「今日鐵路公司開股東特別會，爾豐親蒞會場況其舉動，投票選舉正，副會長，到會者五百餘人，秩序尙不紊亂。其登場演說者，大半主持廢約而保路權，對於國有問題，則尙無異議。惟其開會之始，意氣不免稍盛；嗣後隨時體察，因勢利導，以期徐就範圍。現在地方尙稱安靖，並無滋鬧情事。謹將鐵路公司開會大概情形，先行具陳，謹請代奏。爾豐叩。眞。」（註二）

附錄：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會呈川督趙爾豐請代奏川路仍歸商辦文

「四川川漢鐵路特別股東會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暨全體股東等，爲謹遵先朝諭旨，聲明四川川漢鐵路，仍歸公司自辦，呈請電奏事：

竊維四川漢鐵路，遵奉先朝諭旨，設立公司，定明商辦，不招外股。經歷七年，集今招派各股至壹千陸百餘萬。宜歸十段，節節動工，已經行車運料者三十餘里。正在進行，忽奉朝命；據給事中石長信奏，收全國幹路爲國有。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訂借四國借款合同，竟將宣懷一段，本非幹線之路，強橫牽連，劃入鄂境，使四川漢鐵路，原定全線，割去四分之一。公司投資施工最劇最多之地，猝遭沒失。股東等集腋瀝血之資，受此意外虧損。揆國家倡導商業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新政，實屬難稱膺合。

然使如盛宣懷所定政策，果絲毫有益於大局，無損於國家，則股東等雖營商業，固亦國民，即將公司利益完全棄擲，豈敢有私。惟現在經特開股東會，痛矢天良，反覆籌思。若非凜遵先朝諭旨，聲明四川漢鐵路仍歸公司自辦，則公司瓦解，資本折蝕，其害在商民者猶小，而爲患於國家者甚大無窮。前經四川紳民及四川諮議局先後遞陳，並簽註合同，呈請代奏皇上，於此次借款收路之有害無益，是禍非福，業已涸淚剝心，宛轉竭盡。然而未蒙明察者，殆由盛宣懷自知建策不善，罪無所逃，遂益爲怙過之謀，多爲邪說，上以熒或聖聰，即下以箝制輿論。計其爲說，不外兩途，請得概舉而辭闕之：

一說則謂路權授人，固於國權有損。而此次合同，外國人僅司建造，不在管理，且並無以路作抵押字樣，實未嘗以路權授人也。不知路權授人與否，當於事實定之，不能僅以掩映之文字塗人耳目。此次合同於鐵路之用人，則總工程『司』（原文如此！編者）指定國籍，指定地段，不能於此範圍外，任意選擇，而其合宜與否，四國銀行等皆有干涉之權；下至專門人員之進退一一須與總工程司商酌。於鐵路之購料，則以英公司、德華洋行包攬經理，即全路造竣後借款未還清以前，此兩路所需材料，仍須儘先由該公司、洋行經理購買。於鐵路之財政，則更開從來未有之惡例，明明使四國銀行爲我財政監督，其所設之查帳員，不但得隨時稽查我鐵路一切帳目，甚至我欲提用款項，必須向該查帳人聲明緣由，應否開支皆惟彼命是聽，雖度支部之監督各省財政，其嚴厲猶不至此。夫所謂路權者，不過用人、購料、理財三者而已。舉三者盡畀外人，而猶曰外人僅可建造，不任管理。皇上試問盛宣懷：必如何而後可謂之外人管理？除用人、購料、理財外，我所能自由管理，不受牽掣者更有何事乎？既以路權授人矣，則雖不以路作抵，其危險固已甚於以路作抵。況合同第七款，明明曰『此借款未還清以前，不得將各該鐵路及其收款抵押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一日

四四八

他人』。皇上試問盛宣懷：此路既未作抵，何以不許抵押他人乎？股東等竊見此次合同，實係斷送路權，毫不容疑。特盛宣懷巧於欺君，或予以實而避其名，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正如禁體詩文，字面雖不顯露，而題蘊則已刻削無餘，故皇上倉猝不覺其奸耳。

又一說則謂瓜分之謠，轟傳已久，惟外貨輸入漸多，則我與列國關係漸密，彼雖不我愛，不能不自愛其財，即不能不互相防制，而維持我之治安。此次大借四國債款，乃所以抵制瓜分，兩害相形取其輕，則借款雖受損害，不足恤也。不知列國以均勢主義相持，遠非一日；其不遽瓜分我者，非心有不欲，特以勢均力敵，各憚於初發，其難在彼，自有互相防制之情，實不因我借債而始互相防制，則我抵制為無謂。列國果能協議實行瓜分，則吾土皆其土，即吾財皆其財，喪借款而得國土，孰多孰少，外國人豈不知之，而謂能因此數十百兆之金錢，棄其瓜分之大利乎？則我之抵制必無效。且瓜分之禍所以旦夕未發者，徒以列國均勢相持，協議未諧耳。今我一舉債而使數強國同財共利，與以親密協議之機，則此合同非抵制瓜分也，直媒介瓜分而已。抑瓜分者非必割裂頑然之土地以為快，其所重固在於事權與利益。今因借款而盡送路權，使四國各得均等之事權與利益，驪頤已探，何必更事有形之宰割，則此合同非抵制瓜分也，直承認瓜分而已。聞有遇瓜分而撐拒者，未聞有明訂合同而簽押承認，如盛宣懷之奇想者。盛宣懷實以國為孤注，以遂其借債收路之愚策，乃復謬託苦心，危詞聳聽。皇上試問盛宣懷：舉兩鐵路之用人、購料、理財、悉受成於四國銀行等，此非四國瓜分我路權乎？防未來之瓜分而先自就於受分之地，豈必待瓜分土地乃為國亡，而瓜分鐵路不可以亡國乎？不知盛宣懷又將何說以自飾也。

要之，借債修路，本列國常有之事，不足為病。而如盛宣懷此次之借債，失敗太甚，實必不可行之策。股東等不敢為一公司計利害，不敢不為國家計存亡，即不敢不凜遵先朝諭旨，使四川漢鐵路成於中國商民之手。

查宜昌總理李稷勳接郵傳部六月歌電，欲將公司現款七百餘萬，一并接收入股，內有『宜歸一段既已勘定開工，如有此七百餘萬，則不動借款，權白我操，儘可由原定路線之華工程師一手辦竣』等語。是一動借款，權即不自我操，已為盛宣懷所自承不諱。而自款自辦，既可行於宜歸，即可行於宜夔，此次合同並非堅不可改。計公司股本現存七百餘萬，足敷宜歸工費。股東等惟有死守宗旨，多方籌措，集足全線資本，勉力進行。但使路權可保，今日

雖瀝膏注血以供給建造，異日或限年還款，收歸國有，俱所甘心，不敢怨尤。惟望我皇上奉先思孝，體創業垂遠之心，毋爲盛宜懷所誤，仍許四川川漢鐵路照常自辦。股東等感激微忱，必當改良公司，督促建造，益整益速，以圖報稱。若有虛飾，不應所言，願伏斧鑕。爲此冒罪泣陳，謹請據情代奏，伏乞督部堂查核電奏施行，不勝屏營感激。」（註三）

川漢鐵路宜歸段總辦李稷勳，致電成都川漢鐵路總公司，「仍遵特旨附股，必不喫虧。」請停止一切反抗活動。

電曰：

「頃接端大臣佳電略稱：『蜀中近狀囂張，初十日開股東會，間頗有地方喜事之人，參預鼓扇；其實公正紳董，頗不謂然。此舉非徒妨害大局，抑且不利川人。公能發電婉勸，仍遵特旨附股，必不喫虧』等語。又得京電：『聞有嚴旨交川督，除股東開會外，如有藉他項名目，聚衆開會情事，□行禁止；倘敢抗違，即將倡首之人，嚴拿懲辦』等語。現值大會，務祈諸公鼎力維持，妥籌正當辦法，毋任伊亂爲禱！勳。眞。」（註四）

四川赴京請願代表蕭湘、李文熙，致電成都川漢鐵路公司，主張集款自辦鐵路。

電曰：

「鐵路公司股東會鑒：破約能達與否，須有自辦實力。各屬按十年分擔集股，並化整爲零，任事得人，川路必濟。聞粵已集股自辦，望提議速行！蕭湘、李文熙。眞。」（註五）

清學部奏准設立臨時小學教員養成所，及單級教員養成所。並制定單級教授

二部教授辦法，擬訂臨時小學教員養成章程十二條，及單級教員養成所章程十五條。

清學部以初等小學亟待擴張，臨時教員動虞缺乏，亟宜多設小學教員養成所。又以單級教授較尋常教授爲難，非熟諳教授法必不能無竭蹶之虞，故有是奏。

按：普通教授係按年級相當之學生編班，每班由一位教員擔任。單級教授係按年級不同之學生編爲一班，由一位教員擔任。學部原奏，說明特別重視單級教授之理由曰：

「查單級教授之法與普通教授不同，普通教授按年級相當之學生以分班次，各班須各任一教員。單級教授則合年級不同之學生若干班編爲一級，教員可兼教各班。兩者相衡，一則需員多而費用繁，一則編制簡而效用廣。歐西日本之教育所以能日新月盛者，大抵得力於單級教授爲多。中國興學伊始，地方財力既困窮，兼之各校之內學童人數無多，程度復不齊一，居今日而欲謀普及，舍單級教授更別無審端致力之方，此臣等所爲兢兢注意者也。（註六）」

清山東巡撫孫寶琦咨文外務部，所派勸業道蕭應椿，候補道余則達，已與華德礦務公司議定收回山東鑛權補償費交付辦法，並決定暫以鷹洋給付，俟將來施行國幣，再照時價換算。

咨文曰：

「爲咨呈事：案據調補奉天勸業道蕭道應椿，會同候補道余道則達詳稱：竊照職道等現與華德礦務公司議結收回鑛權，簽訂條款，業經詳請憲臺核咨在案。茲據該公司函稱：按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四號，山東官府與山東鑛務公司議定劃清沿山東各鐵路路線內鑛務條款第三款，中國允認將鑛務公司從前履

勘鑛產查定界址購買地畝各費，償給鷹洋二十一萬元，以合同簽字之日起限，一年內分兩期付清等語。至於該兩期暨付清辦法，敝公司擬請定明於左：（一）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號，爲第一期。宣統四年五月十七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十二年七月一號，爲第二期。每期付鷹洋十萬零五千元，如數繳濟南德華銀行。（二）若中國政府於該兩期付清以前，將當下通行之鷹洋幣改爲國幣，須以此項國幣照付，以上兩項山東官府能否照辦，即希貴道查照見覆是荷。等情。據此查該公司所稱付款之期，一在本年十一月，一在來年五月，似應照准。至條款所載付給鷹洋一節，將來國幣施行，我自不便仍付鷹洋，自案幣制，但國幣鷹洋重量倘有不同，或盈或絀應俟屆時扣算，以昭公允。除將此意函覆該公司查照外，理合詳請憲臺鑒核批示，並咨明外務部、農工商部查照，實爲公便。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詳批示，並分別咨行外，相應咨呈鈞部，謹請查照施行。」（註七）

上海晉昌、長綸、錦華、協和四絲廠女工二千餘人，反對尅扣工資，增加工作時間，實行罷工。

「民立報」記其事曰：

「聞北各絲廠女工，每屆新繭上市，向例有加工錢之希望。今年非但不加，反而有尅減，且更加添作工時間，以致羣抱不平，前日下午有晉昌、長綸、錦華、協和等四廠女工，共二千餘人，僉謂此次減工係協和經理呂和聲首先作俑，是以屢集該廠前，尋召爲難。該廠管門印人出而攔阻，擊傷女工，鹽城阿大之頭顱血流如注，於是羣情益形憤激，崗巡見勢不妙，趕即歸局報告，由四路分局巡官帶領通班長警前往彈壓，竭力解勸諭，令靜候區長示知核奪，衆始悻悻而散。昨值星期，各廠均未開工云。」（註八）

註一：國史館審校檔。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二日

四五二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政治官報」，宣統三年閏六月二十日頁六。

註七：「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八至九。

註八：上海「民立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三日，第五頁新聞。

十二日（八月六日） 清廷准度支部彈劾內務府虛報開支，杭州織造一切陋規未能革除，應分別議處。

清廷諭曰：

「監國攝政王而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度支部奏，糾參內務府堂司各官一摺，據稱內務府於近年款目，任意浮冒開銷，並杭州織造一切陋規未能革除等語；實爲非是，著將該承辦司員等交該衙門查取職名，分別議處，該堂官等失於覺察，均著傳懿旨申飭。以後一切用款及工程款目，總當嚴加覈實，用副深宮崇尚節儉之至意。」（註一）

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嚴防革命黨人活動。

「民立報」記其事曰：

「水師提督衙門設在虎門地方，以便就近控制海疆。現因海防重要，李已於去年底先撥所部過回虎門駐紮，初八日親回虎門。至城內水師行台擬派軍隊看守，又於前日搬遷瀛魯，載返虎門本署。」（註二）

清郵傳部統計全國郵局共計五千四百八十五所，員工二十五萬人，信差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八人，書記一千二百九十七人，洋員五百三十二人。已決定即日選派熟悉郵政人員赴新疆蒙古等地添設郵局，開設郵政學堂。（註三）

清郵傳部咨電四川總督趙爾豐，川路公司無庸停工，原用員司一概仍舊，每日開支仍用川款。（咨電見本月十四日趙爾豐札飭川漢鐵路公司遵辦文。）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十一至十二。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三年閏六月十二日，第三頁新聞。

註三：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十三日第二頁專電。

十三日（八月七日） 清廷頒行廣東禁賭條例。（註一）

清廷派定福建、廣東、江寧、河南、山東等省督練公所軍事參議官。

清廷諭曰：

「奉天教練處總辦，補用道岳開先，著派充福建督練公所軍事參議官。前廣東參議官道員吳錫永，著派充廣東督練公所軍事參議官。前江寧參謀處總辦吳紹璘，著派充江寧督練公所軍事參議官。均賞給陸軍協都統銜。奉天參謀處總辦儘先補用知府管雲臣，著派充河南督練公所軍事參議官。前直隸參謀處總辦，升用總兵，留直儘先補用副將陸錦，著派充山東督練公所軍事參議官。均賞給陸軍正參領銜。」（註二）

川漢鐵路公司致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抗議干涉股東會正當之活動。

川漢鐵路公司致電端方，聲明川人保路係「爭國有不爲他國所有，非爭商路不爲國有。拒違法損權之債，非拒有利無害之債。」略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三日

四五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三日

四五四

「竊謂我公權在督路，蜀中地方近狀，紳董賢否，會場言論，自有行政官督察，未宜遠勞馳慮。惟既辱責望，義無不復。此次路事，由於賊臣違憲賣國，普天共憤，蜀亦同之。罪以鴟張，萬口何辭。然實一心共命，並無喜事之人與公正紳董之別。若必悍拂輿情，始稱公正，則蜀中現在實無此人，當請於英、法、德、美求之。至以『妨害大局』『不利川人』相戒，則大局早被諸公破壞，蜀人力何能加？惟有捨棄身家，亟圖挽救。爭國有不爲他國所有，非爭商路不爲國有。拒違法損權之債，非拒有利無害之債。死守斯義，期於貫徹。早已同居首要，靜候拿辦。苟利於國，敢恤其私！所請於公者，以後採訪蜀事，尙宜慎選賢人。倘過聽『川力薄於湘、粵』之說，方針一誤，蜀固蒙禍，公與國亦何利於此。初十因雨改期，十一開會，偵者所報未確，並以奉聞。至所稱喜事之人與公正紳董，如確有所知，請即指名見復，勿播臆詞，有惑觀聽幸甚！川省川漢鐵路股東會公電。」（註三）

中英會商華茶推廣事宜。

英國駐京公使朱邇典（Jordan），致函清外務部，鈔送英國華茶商會總董來函，願就華茶推廣事宜，與中國方面合作。函曰：

「逕啓者：現有本國華茶商會總董，英商士立，上駐英劉大臣（按：劉玉麟）書，譯呈貴貝子（按：清貝子溥倫）查閱。函內略將創設之意解明，及若能妥協擴充所辦之事，中國將得之利益，詳爲陳述。竊思貴貝子素抱推廣中國實業之懷，本爲人所共知，以故確信該函必蒙樂觀而玩索焉。肅此佈達，順頌爵祺。朱邇典啓。」（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七號，「中國大事記」頁一〇。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一三。

註三：國史館審校檔。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九。

十四日（八月八日） 清廷調陝西巡撫余誠格為湖南巡撫，湖南巡撫楊文鼎為陝西巡撫。

。（註一）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建議川漢鐵路應改用自漢口經沙市、宜昌沿江路線。

原電略曰：

「文襄（按：指張之洞）所定廣宜線似太迂拘，恐難見利，若用漢、沙、宜沿江線，工省效速，可見目前之利。至改線漢中之說，前已詳陳；高澤會云：聞蘆臺人之包此項難工者謂，宜、歸一段應開大山洞兩處，每處須分年，不能一時並開，即此兩洞，非八年不能竣事。聞文襄規畫川路，本期以二十年告成；以息借之債，圖曠日之功，實不上算，且恐工未竣，而已屆還債之期。諸蔭弟、杏公再就全局利益，通盤籌算，確定指歸，不勝企望。」（註二）

川漢鐵路公司宜昌董事局，致電成都股東特別會，請堅持奮鬥，速圖善後。

電曰：

「鑲股東均鑒：本日接江、吳、周來函：湘、鄂均表同情，可達同志目的。惟善後辦法：一、復租股以保路款根本；二、妥訂公司辦事章程以符商辦性質；三、改聘工程「司」（按：原文如此）妥立條約以除積弊。以上三端，請酌裁施行。再索閱公司文電各節，深堪詫異，已與李（稷勳）總理直接交涉矣。宜董叩。」（註三）

清四川總督趙爾豐札飭川漢鐵路公司，准郵傳部本月十二日咨開，宜昌路工仍由李稷勳動用川款續辦。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四日

四五六

札曰：

「爲札飭事：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二日，准郵傳部咨開：六月二十一日，准四川漢鐵路駐宣總理丁憂本部左參議李稷勳呈稱：『本年四月十一日奉旨將該路收回國有，並經大部委派馬道汝驥，馳赴宜昌查勘工料，清釐款目，計自開工起，截至本年四月底止，共去庫平銀四百十餘萬兩，現存材料價值六十餘萬兩，地畝價值十九萬餘兩，均由馬道電稟在案。至馬道到宜以後，即遵照鈞示，一切用款自五月初一日起，均會同馬道專冊登記，以清界限，此項用款應俟將全路工程，交由官局接收，始能截數清算。惟鐵道進行，最貴迅速，工事有張無縮，故凡財用銷耗之多寡，悉視工程進步之遲速。該路既收歸國有，應俟將從前支出各款，妥定歸結辦法，始由官局訂期接收，恐非倉卒所能完竣。嗣後關於工程材料及工程「司」，去留各事項，應如何辦理之處，統候酌奪施行。』等情。」

查四月十二日，本部會同度支部電知四川總督知會該公司『毋庸停工，以免夫役分散，目下工程仍責成總協理及工程「司」辦理，俟督辦大臣到工，並循舊案，會同督撫趕辦，原有之總協理，或可酌派，以資熟手』等語。

並據該京卿（按：指李稷勳）來京面商宜歸工程情形，現分十段照常辦理，每月所需工項，仍由川款支應，實可無庸停工。現用之副總工程「司」顏德慶，甚屬可靠。其餘分段各工程「司」皆能用命。詹天佑自赴粵之後，久不到工，可否即責成顏德慶一手辦理？

本部覆按所論均屬正當。適接督辦川漢、粵漢鐵路端（方）大臣來電，亦以川路全局，亟須籌定辦法，請速與李京卿定議。既據該京卿聲稱，該路既收歸國有，應俟將從前支出各款妥定歸結辦法，此層自應欽遵五月二十一日諭旨，分別辦理，目下尚未據督辦大臣會同該省總督查明細數。所有宜歸路工用人、用款，應責成該京卿悉心主持，督同副總工程司顏德慶，認真辦理。至關於工程材料，如有已定未收，以及急須應用不能等待者，應准照舊籌款妥辦，以免就誤全局。仍將辦理情形，隨時呈報本部及督辦大臣查核。除分別咨照札飭外，相應咨行貴督，即煩查照辦理可也，等由；准此。合就札行，爲此札仰該總公司即便查照辦理。毋違！此札。

右札總公司准此。」（註四）

清廷從新疆巡撫袁大化奏，省城中俄通商局，改為交涉總局，喀什噶爾、伊犁兩處中俄通商局，改為交涉分局。（註五）

河南歸德匪亂猖獗，清廷命直隸總督陳夔龍、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河南巡撫寶棻，協力捕拿。

清廷諭內閣：

「都察院代遞，河南京官韓葆謙等，以州縣縱匪殃民，亂機日迫，請飭查明辦理呈一件。據稱豫東歸德府界連直、東、江、皖四省，為盜匪出沒之區，自連遭荒歉，搶案疊出，請飭各該省協力捕拏等語，著陳夔龍、張人駿、程德全、朱家寶、孫寶琦、寶棻，按照所陳各節，飭屬迅即查拏，認真究辦，以靖地方。」（註六）

清外務部致電吉林巡撫陳昭常，拒絕俄國吉林省城領事要求，在領事署添設馬隊。

電曰：

「領署附設馬隊，向無成例。延吉條約並允日領設巡警一、二名，究與馬隊不同。來電既謂日領於此事頗加注意，如允俄設馬隊，即使限制名數，仍恐他國藉口。究竟該道與俄領商至如何地步，希本此意轉飭，就近設法磋商，並隨時電報核辦。」（註七）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一五。

註二：「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六。

註三：國史館審校檔。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五、十六日

四五八

註六：同註一，頁一四。

註七：「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一二。

十五日（八月九日） 江西人士反對贛路國有。

「民立報」記其事曰：

「南潯鐵路公司，款項奇絀，已達極點；總理劉浩如連月奔走漢、滬籌借外款，迄不能達。……聞劉已決絕商辦思想，擬乘此收歸國有之時，與京部商議，請將贛收歸國有，卸却商人重負，以免危險。……自收歸國有之議發表後，贛中人士均深恨劉浩如主持無術，耗費鉅款僅成數十里之路。現在公司無款，既不設法維持，竟欲將商人應有之利權送歸國有。羣議不肯承認，如所議果成，將來必有一番大風潮云。」（註一）

清閩浙總督松壽奏：遵章編設陸軍警察營隊。

原奏略曰：

「陸軍部咨以閩省陸軍業已編練成立，應即編設陸軍警察隊，並派陸軍警察畢業學員二員到閩，自應籌撥經費，速即開辦。茲按照章制，編立一營，名曰福建陸軍警察第一營，設管帶官一員，總理一切。先成第一第二兩隊，就新軍內挑選兵丁，教以陸軍警察應用學術，即由管帶隊官排長分別擔任，自行訓練，俟數月後，派令出巡，冀收指臂相使之效。」（註二）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十五日，第四頁新聞。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九日頁八至一〇。

十六日（八月十日） 四川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會，請署川督趙爾豐代奏，糾劾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駐宜昌分公司經理李稷勳盜權，專擅害公。

六月二十一日，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經理李稷勳商定，以現存招股七百萬兩，認辦宜昌秭歸段，即由郵傳部札委李稷勳主持其事。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以李稷勳未經股東會議決前，即呈郵傳部規定接收辦法，與郵傳部私相授受，乃由股東會決議辭退。並於本月十四日致電李稷勳，令其自電閣部否認部派總理。（註一）又以郵傳部本月十二日致電川督趙爾豐，飭令川路公司無庸停工，原用員司一概仍舊，每日開支仍用川款。（註二）是於收路之外，又奪其資，川人乃大憤慨，故有是奏。文曰：

「四川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會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暨全體股東等爲部臣弊通分公司總理違旨盜權，應行分別糾劾撤銷，懇予電奏事：

竊維川省川漢鐵路公司，拮據創辦，於今七年，路工正在進行，忽傳將收歸國有。股東等血資所聚，萬命是依，不能不遵據律章，特開股東會議。譬如臨危將死，召家人爲永訣之辭，兼部署其身後之事。此即使暴客操刀，刑官決犯，恐亦不忍不貸以須臾，俾得從容盡意。

乃開會以來，連日痛心嘔血，上爲國謀，下爲民計，方苦索萬全之策。忽於今閏六月十四日由總公司奉督部堂札開：『准郵傳部咨開：六月廿一日准四川川漢鐵路駐宜總理丁憂本部左參議李稷勳呈稱：該路既收歸國有，應俟將從前支出各款，妥定歸結辦法，始由官局訂期接收，恐非倉猝所能完竣。嗣後關於工程、材料及工程『司』（按：原文如此）去留各事項，應如何辦理，統候裁奪施行。』並據該京卿（李稷勳）來京面商，宜歸工程，照常辦理，每月工項仍由川款開支。現用之副總工程『司』顏德慶，甚屬可靠，即責成一手辦理。本部覆接所論，均屬正當，所有宜歸路工，應責成該京卿悉心主持，督同副總工程『司』顏德慶認真辦理，仍將辦理情形，隨時呈報本部及督辦大臣。等由；准此。札仰該總公司即便查照辦理。毋違！此札。』各等因。奉札之下，不勝慄栗！

查四月十一、二十、五月初六、二十一等日，疊奉諭旨，均明白宣示幹路國有辦法，着度支部、郵傳部、督辦大臣會同湖廣、四川各總督、湖南巡撫悉心籌畫請旨辦理。是此次收回商辦各路，假即籌無遺策，羣情咸服，至於接收路工，亦必經部臣、疆臣、督辦大臣，會同定議請旨，乃能實行。斷非一分公司之總理所得專輒作主，尤非郵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六日

四六〇

傳部之任意一咨可以恭代綸音。

今駐宜總理李稷勳，無總公司之知會，無股東會之決議，並無四川總督之命令，有何權能可以達部交涉？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亦復不知有諭旨，不知有度支部，不知有四川總督，更不知有總公司全體股東，藉李稷勳一身爲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權於郵傳部及督辦大臣之手。一塵不驚，趙幟已拔。以沒覆用間之術，施之於朝野交際之間，爲國民者能不懼乎？

且諭旨明言：『川路現存七百餘萬，願否入股，或歸本省舉辦實業，並聽其便。』則此事應由股東議決，更無疑義。乃部咨不問股東願否，輒定宜歸工程仍由川款開支。收路不已，更奪其貲。凡朝廷體恤商民一線之恩，亦必使退絕不行而始快。國家何負於盛大臣，必欲使人心解散，此尤草茅所不解者矣。

要之，本路一日未經部臣、疆臣、督辦大臣會同請旨明白交涉，則事權一日不能脫於公司之手，即股東會有完全議決之權。李稷勳以有主之牧，敢爲牽羊之獻，實爲公司罪人。

查奏定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條：『總理、副理於任期內如有失職等事故，得以股東總會決議辭退另舉，其罰例悉照「公司律」一百二十六條辦理』等語。今李稷勳專擅害公，並於路外現款強股東以所不便，顯悖諭旨，實屬失職之尤。本日已由全體股東議決，照章辭退。應請督部堂奏明行知該京卿，於十日內將所有經手關防、款項一切事宜，交會計局長杜成章，責成暫行管理。照奏定公司章程，總理本止一人，該京卿既退之後，應勿庸再舉總理。或另舉副理到宜接辦，或以成都總理移駐，應俟隨再開會議決公舉，照章執行。

至郵傳部盛大臣奉行國家大政，應如何雋偉光明。此次借債收路，其根本得失，即姑置不論。在朝廷固當昭示天下，至再至三，應由部臣、督撫會同請旨辦理。此非盛大臣一家之私事，有何不可告人？乃與一分公司總理私相授受，取接收路工之實，而陽避其名，並強據公司現款，行同狙僮，事同局騙，損朝廷之威信，辱內閣之政策。此件咨案，實屬違背歷次諭旨，現經全體股東決議，斷難承認。應請奏明撤銷，並嚴治盛大臣以違旨害民之罪。

股東等生命財產，與本路息息相關，不遠千里而來，固當逐日開會討論，統籌全局，力求歸墟，不敢魯莽畢事。惟議事方始，即來此意外之部咨，四川川漢鐵路公司，一息尙存，實不能斯須忍受。

所有部臣弊通分公司總理，違旨盜權，應行分別糾劾撤銷各情，理合具呈伏乞督部堂查核電奏施行，不勝屏營感激！」（註三）

清廷調集禁衛軍及近畿各鎮，在永平附近舉行秋操，派軍諮大臣載濤為校閱總監。（註四）

清廷從農工商部奏，整頓棉業，嚴禁出口棉花攙雜水泥。

按：清季我國出口貨物，絲茶之外以棉花為大宗，每年由上海輸出甚鉅。惟內地販商貪圖小利，攙雜水泥，易招外人挑剔，滬商乃有「禁止攙合棉花會」之設立。農工商部奏請擬飭由滬關切實查驗，並由上海商務總會遴選通曉棉業人員，幫同經理。是為我國出口商品檢驗制度之創始。（註五）

清廷諭內閣：

「農工商部奏：整頓棉業攙雜水泥諸弊一摺。棉花為土貨大宗，每年出口為數甚鉅，亟宜推廣銷場，力圖進步。乃內地商販希圖小利，往往攙雜水泥，致與行銷有礙，於棉業前途，所關匪細。著該部妥訂檢查辦查辦法，明定罰章，通行各省，一律遵辦。上海為通商巨埠，尤宜加意防維，著督辦稅務大臣，飭由滬關切實查驗；並著南洋大臣，飭上海商務總會遴選通曉棉業人員，幫同經理。」（註六）

清護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球，奏請劃川西藏東地區，建置西康省。

註一：國史館審校檔。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一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七日

四六二

註五：「政治官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九日頁八。

註六：同註四，頁一八。

十七日（八月十一日） 孫先生文覆函黨人梁澤生，論革命軍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失敗，「力非不足，特欠軍財」，希望「糾合同志，竭力助資，以成衆志成城，衆擎易舉之效。」

書曰：

「澤生同志仁兄大鑒：來示敬悉，足下所言之二策，吾黨久已行之，今將近收功之期矣。但以經營籌畫於革命之事業，已二十年於茲，其始則不患資財而患人心之蔽塞，反對者八面皆是。今者人心頗開，表同情者日日加多，而吾輩之財力已竭，新表同情之輩，思想祇進至助言，尙未進至助力。故當此之時，舊力已盡，新力未來，正所謂青黃不接之秋，故舊年八省新軍約舉義師，以廣東新軍爲首，則恃黨人發難於外，而新軍響應於內。乃黨人以前年十二月欲籌數萬金爲盤費，且不能得，故不能及期進城。至舊年正月初一，新軍獨起，以響應之人，而忽復爲發難之人，所以無成。新軍敗後，黨人愈窮，故不得不求於海外華僑之助。弟以今年初二抵大埠，欲速籌大款接應，然無路可通，遂以初六往雲哥華，在彼三月餘，籌集將有十萬之數，然遠不敷起事之用。故再入美國，欲籌大款，然後黨人新軍合力同舉。乃不期三月二十九事機泄漏，迫於發動，而新軍因去年之變，早被清政府疑忌嚴防，繳去鎗機藥彈，欲動不能，不得不作壁上觀，而黨人雖英勇，以力孤而敗。（初本有四百人在城內，因事泄，於二十七日散去三百餘人，尙留數十餘人，不能散，故決死一戰，先攻督署，後攻軍器局，欲奪取軍器，以供新軍，但祇數十人，傷亡已半，不能濟事。若不散去三百餘，則力已足，事必可成也。）如此觀之，吾黨之兵力非不足，特欠軍財耳。此所謂足下所言之二策，吾黨久已行之，然事至今日，吾輩發起之人，多已傾家捨命，其尙不死者，已一貧如洗矣。吾人不避艱險，出萬死一生之計，力行此事，二十餘年，功夫已算完滿，時機亦已成熟，今只聽海外同胞之援助，籌集資財，以濟軍用。倘能人人協力，能集中發難之經費，則可一戰成功也。現時各省民心之望革命軍起，以

救彼等脫離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雲霓，而十八省之新軍，亦多欲倒戈相助，故此時祇有財政一難題耳。能解決此難題，則其他有如破竹矣。吾黨無論由何省下，一得立足之地，則各省望風歸向矣。今日之事，已無難矣。大埠致公總堂已發起籌餉局，日內派人往各埠演說勸捐，弟與黃雲甫君入砵崙，不日可繞道來貴埠，望足下糾合同志，竭力助志，以成衆志成城，衆擎易舉之效，則革命幸甚，祖國幸甚。此覆，並候義安。各同志統此問好。弟孫文謹啓。西八月拾吉號。」（註一）

清廷派溥倫、載澤會同宗人府纂擬皇室大典。（註二）

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分公司經理李稷勳，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速商川督趙爾豐，早定川路接收辦法。

李稷勳以郵傳部將川路收歸國有，責令督同工程人員照常施工，而鐵路公司董事會及四川諮議局來電，否認李稷勳有此全權，並停發料價，乃電請郵傳部妥籌完結辦法。電曰：

「咸電敬悉。當經面詢顏工程『司』據稱：宜歸間當開大天山峒，祇五段，一處計長六千餘英尺，自去冬開工，原包四年完竣，現已開通二千餘尺。此外，山峒至長者不過二千尺內外，餘或數百尺或千餘尺，已開標包辦者數處，並無八年始能完工之大山峒。至歸州以上山峒，大小須俟美工程司到工勘估，始能作准，合併聲明。」

成都開會仍主拒款爭路。十二日勳將附股辦法由電詳達，大遭掎擊。迭據總公司董事局電稱：『川督轉示部咨，始知公已將川路呈部接收，仍派勳充本路總辦，事權驟移，路款並送，會異常憤激』。又接諮議局電稱：『郵部咨川督（趙爾豐），川路已與李京卿（李稷勳）定議，路歸國有，宜歸路工仍責成該京卿主持。則此時路已歸官，非復川有，公已爲官派總辦，非復公司總理。惟公入都與部定議，係受何人委託有此全權？』各等語。當經覆稱：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七日

四六四

『此次入京，正爲路款尚未歸結，官局尚未接收，而每月用款甚鉅，不能不請示辦理，俾款有著。旋接郵部照會，川路未交收以前，仍責勸督同原辦工程「司」照常經理。部咨定議云云，係指未交路以前辦法而言。公等如有所疑，請速另舉總理，俾勸得早日交卸離工，藉明心迹。至所呈附股及要求政府各節，原爲保全股東財產起見，公等既不謂然，即請取銷』。此電去後，尚未得覆。旋據滬、漢來電，董事有電停發料價，益堪駭異。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到省數日，勸寄兩電，尚未奉覆，未知其政見如何？事機急迫，勸地介嫌疑，言恐無效，應如何妥籌完結，祈速商季帥主持定奪爲要。」（註三）

成都電報局長周祖佑，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報告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會，連日開會情形。

電曰：

「十一股東會舉編修顏楷、主事張瀾爲正、副會長。季帥（按：趙爾豐號）蒞會，張以種種難題質問，詞語侵人，季帥頗愠。連日開平（「評」字之誤）議會及舉幹事。昨傳聞宜昌總理已將路款繳官，該會頗覺恐慌。季帥聲威，川人素畏，或不致有暴動。其詳情昨已箋稟，郵寄轉到可達，餘容續稟。」（註四）

清廷從郵傳部奏，定全國鐵路幹軌規格爲八十五磅，附屬各件視其軌式軌量爲率。

原奏略曰：

「查軌制爲全國路政所關，其製造之法，至爲精微，非微之圖說，列爲章程，不足以垂爲定式。現所擬各辦法大要以英國通行章程爲本，當未製造以前，先由承造人照所頒發圖樣，製備樣板，交由鐵路總工程司或驗收員核定存查爲比對之券。及既製造以後，則由總工程司或驗收員逐一試驗，如法選擇，或抽取化分，以察其所含質料之純

駁。鋼軌則較視其全體之是否平直，重量長度之是否適宜，及其懸重受擊之若何變態。夾板鉤釘則視其鑽孔之是否融洽，或鋼質之拉力，及灣折力之是否堅韌。其不如格者，剔退更造，以期益精。」（註五）

按：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四月，盛宣懷督辦蘆漢鐵路期間，曾定今後全國軌式為華尺四尺八寸五分。（註六）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盛宣懷經營正太鐵路，因山道崎嶇，路軌採用華尺三尺三寸窄軌。（註七）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致電內閣，速定滇路收歸國有辦法。

原電略曰：

「今粵漢、川漢迭奉明詔，而滇路為幹為支未經議定政策，宣佈宸謨，衆情不無遑迫。……且幹、支不定，滇人不能就已集股款，專力以營商辦事業。糧股一項受虧已深，亦不能與川、湘人民同邀恩免，均無以安邊心而鑒愚望。」（註八）

全國教育會成立於北京，由張元濟所發起，參加大會者二百二十七人，公決章程，選張元濟為正會長，伍光建、張謇為副會長。同日張謇所發起之全國師範聯合會亦成立於北京，到會者四十餘人，議決要案五項。（註九）

註一：此函末所書日期為「西八月拾吉日」現照「拾七日」編排。孫先生亦有以「吉」代「七」之書法。如為「西八月十七日」則應編排在辛亥閏六月二十三口。原函見「國父全集」第二冊，致一一〇〇至一一〇一頁。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二〇。

註三：「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九至一一。

註四：同註三，卷七十九頁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八日

四六六

註五：同註三，卷二十頁二五。

註六：同註三，卷二十七頁十。

註七：同註三，卷七頁二九。

註八：「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一三至一四。

註九：「教育雜誌」第三卷第八期，記事，頁五九。

十八日（八月十二日） 漢陽大火，延燒一日，被焚一千四百餘戶，延及江干，船舶攔斷沖撞，水中火光燭數里，船戶逃生無路，焚斃及溺死數百人。（註一）

江水陡漲數丈，長江下游各省江岸及各圩沖坍，十居八九，糧食人畜漂流無算。（註二）

茲舉「民立報」載鎮江通信以見一斑：

「鎮郡於十六、七、八等日，狂風暴雨，江潮泛漲，水勢澎湃，七濠之長堤，及新洲、太平洲沿江各堤岸，均於十七晚同時沖潰，一片汪洋，淹沒田禾不計其數，災民哭聲震野，慘不忍聞。十八早，鎮郡對岸六濠、紅橋兩大圩，亦均沖決，以致相連之各小圩，潰漫以數十計。水勢奔騰，災情甚重。瓜洲沿江圩埂亦決口二丈，雖被農民極力搶救，未致大潰，然其勢已岌岌可危。距江口四十里之泗橋、長堤，災民避難者遍滿其上，晝伏露宿，無所避難。幸經官紳按戶散給銀洋二元，以作購買蘆席之用，一面由各善堂董事籌款購辦乾糧及麵餅各食物，由船載往各洲圩被災之區，核實散放，以拯災黎。迨十八午後，江潮又漲三尺，沿江馬路小開口、新河、小馬頭等處，均成澤國，行人爲之絕跡。」（註三）

河南革命黨活動日趨激烈，黨人被捕甚衆，巡撫寶芬防不勝防，有乞休之意。

「民立報」記其事曰：

「日前拿獲之革命黨九人，後又陸續拿獲數人，連日經開封府審問，均無切實口供。惟白認革命不諱。據云：札子已發出數百張，係邀各會員尅期來汴者。內中以山東人爲最多，至問以在冊各員住址，則堅不吐實。日前聞又拿獲新蔡縣舉人劉某一名，現充某學堂監學，係偵探出郵局信件中查出者，刻下凡有某學堂之郵件，均須先呈警廳拆觀。寶芬自此案發現後，異常恐懼，業于撫署東西轅內添修營房，調駐防營，晝夜梭巡，以備不虞，並於各城門樓上增加兵額，若臨大敵，寶芬連日均未敢見客，已遣人輦金入都運動內用，倘不能達其目的，即決意乞休。」（註四）

華俄道勝銀行 (Russo—Chinese Bank) 與大北銀行 (Banque du Nord) 合併改稱俄亞銀行 (Russo—Asiatic Bank)。

註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十九日，第二頁專電。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二十日，第二頁專電。

註三：同註二，第四頁新聞。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十八日，第四頁新聞。

十九日（八月十三日） 革命黨人林冠慈、陳敬岳，炸傷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冠慈當場身殉，敬岳被捕遇害。

自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失敗後，革命黨人憤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兩廣總督張鳴岐爲害甚烈，因欲除之以雪恨，乃組織暗殺團體，推舉陳敬岳、林冠慈等任之。是日攔李準轎於雙門底，遽擲炸彈，準傷腰，其衛隊死傷約二十人，冠慈當場死難，敬岳逃至育賢坊，爲巡警所捕，遇害。

李守孔「國民革命史」一書記其事云：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九日

四六七

「宣統三年（一九一）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失敗，黨人以水師提督李準爲害最烈，咸欲除之以雪恨。及趙聲死，黃興謂胡漢民曰：「此時黨人惟有行個人暗殺之事，否則無以對諸烈士！」漢民曰：「此不止爲復仇計，亦以寒敵人之膽，而張吾軍。」於是密令黨人積極進行。

陳敬岳，廣東嘉應州人，初設教南洋吉隆坡，漸投身中和堂，高談革命主張。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失敗之耗傳抵南洋，爲之廢寢忘食者數日，遂於四月間盡典衣物，決計回粵，實行暗殺手段。至香港後，以經費困難，馳函家中，欲變賣祖產充所需。因其妻反對，未能如願。乃由香港同盟會機關部供給費用以行事。六月二日敬岳致南洋同志李孝章書曰：

「弟本一無才識之人，蒙公不棄得列爲伍，自思實有無限光榮，回首宗邦，潛潛淚下。我最親愛之同胞，何不辛居滿清淫威政府之下？水深火熱之中？回思我漢族土地爲滿清所征服，以征服之土地人民，乃以最苛之手段相對待，不平孰甚，夫復何言？最痛心者，爲虎作倀之漢奸耳！欲拯吾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須先去一二大漢奸，以警其餘。觀現在粵垣漢奸之縱橫，慘無人理，因此忍無可忍，決意實行，佛教有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以首先親自領隊出發，荷蒙足下允諾以成弟志，可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足下也。」

時督練公所參議吳錫永足觸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黨人所遺炸彈，醫於賴美醫院，李準常往探視，敬岳乃裝病入院，思刺殺之。因吳傷漸愈，李不再來，敬岳乃變更計劃，謀狙之於途。聞李準赴順德清鄉，僞飾乞丐以尾之，追隨旬日，卒以李準防範嚴厲，未能逞志。

林冠慈，廣東歸善人，性純厚誠摯，喜與黨人遊，醉心民族主義。思行暗殺之志。乃加入同盟會劉師復所設之「支那暗殺團」。宣統三年（一九一）六月初，團中決定謀刺李準，推冠慈、趙灼文、潘賦西等爲執行員。乃相偕至廣州，趙喬裝補鞋匠，籬內貯二號炸彈一枚，林扮作僕人，手持藤茶籬，內貯五號炸彈二枚，日則週遊市區，夜則宿於同志謝石均寓。閏六月中，趙候李準於常經途中，屆時李改道不至。

黨人施正甫、高劍父等以兩暗殺團體目標既同，乃介紹合併。嗣偵知李準每日必於午後一時至二時，由水師公所入城，遂商定林、趙二人任城內，陳敬岳任城外，決於閏六月十九日同時進行。是日午後，敬岳聞李之坐轎已過

，即驅車尾至，過天字碼頭，仍窮追不已。李至雙門底，冠慈早潛伏怡興製衣店，攔準之轎，遽擲炸彈轟之，準傷腰，自內仆出，其衛隊死傷數人，冠慈當場被衛隊所槍殺。趙灼文避匿得免。陳敬岳聞炸彈聲，知冠慈得手，遂轉身至育賢坊，崗警因其剪髮西裝，手持呂宋煙箱甚重，形迹可疑，乃予逮捕。

敬岳憤李準之不死，在獄咯血不止。粵督張鳴岐及李準親自鞠審，不肯屈膝，侃侃而談，自書供詞，意氣激昂，稱其「一擊不中，愧對溫生才。」迨武昌革命軍起，八月二十二日被害於豬頭山粵都行轅。」（註一）

附錄：

一、李熙斌撰「林冠慈傳」

林冠慈烈士，原名冠戎，廣東歸善（現改惠陽）梅湖鄉人也。少力田，事母至孝。一日見吏役下鄉，橫暴無理，憤甚，思手刃之。蓋其天性嫉惡，自幼即然。稍長，至廣州，在教會之福音船，習駕駛，因信基督教。時革命之說日盛，漸沃聞民族主義，好之，遂加入同盟會，益自策勵，以光復爲志。民國前二年庚戌元月，新軍在廣州起義失敗，革命既受挫折，三月汪精衛、黃復生等謀炸清攝政王載灃於北京，不遂。又被逮，黨人大憤。於是劉師復、謝英伯、朱述堂、陳自覺、高劍父、程克、陳炯明、李熙斌，在香港組織支那暗殺團，謀繼汪、黃之後，設機關於般含道，旋遷摩士忌街。更物色同志，聞烈士篤信主義，遂招致之。團例新加入之團員，最少須經一月以上之視察，方得爲正式團員。烈士居團中數月，衆察其意誠，稍語以團之宗旨，烈士激昂慷慨，恨知之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於廣州，不克，同志殉難者甚衆。黨人益痛恨張鳴岐李準殘殺同志，阻撓革命。初，團內決定北上，謀炸載灃，至是決議先執行張、李死刑，乃派熙斌、述堂、劍父，先行入粵籌備。時清吏督練公所參議吳錫永，於三月廿九之役後，因檢視所拾獲之炸彈，彈爆發傷足，留醫於長堤中法韜美醫院。院中醫生張清潭，學生施正甫、李少華皆熱心同志，熙斌以居此偵察籌畫俱便，乃僞病投院留醫，即於病室爲集合總機關。述堂、熙斌先後運入炸藥彈壳數次，炸藥悉儲張清潭同志室內，苦彈壳笨重難運，不足者托同志何報鴻在廣州鑄造。佈置就緒，乃報告總團，作最後決定。烈士自請爲執行員，義烈奮發，團員無不動容。將行，同志問有何遺囑？烈士慷慨言曰：「我以身許國，所繫念者惟老母耳。有長兄在，想能侍奉盡職。但我死後，請勿使老母知之，以傷其心。」因易名冠慈。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十九日

四七〇

蓋其所署入團之盟書爲林冠戎也，其純孝誠摯，聞者感動。遂於閏六月初旬入廣州，而陳敬岳，及潘賦西、劉鏡源，均經同志介紹，願任執行員。嗣是烈士與敬岳、賦西、鏡源，每出分四路以守候張、李之行蹤。閏六月十五日，適張鳴岐出，烈士要之永清門（拆城時門已毀去，即現在之漢民路。）外倉前街，遙望見張之儀仗，急趨就之。至，則張之肩輿已過十數丈，烈士追之不及。十七日復出要擊李準，因相差分許鐘，不及投彈。烈士歸語人曰：機會儘多，所恐者投擲不準確，使民賊漏網耳。其臨事之審慎從容不迫若此。十九日午，偵悉李準將出，知其必經雙門底（現改漢民路），烈士於是藏兩彈於茶籠中，僞爲寶物，俟於道旁。李至，烈士持彈擲擊，適落李之輿前，輿毀，輿夫斷足，李仆地，隨從死傷十餘人。烈士復取第二彈擲之，而衛隊之鎗已亂發，烈士當場就義，年僅二十有九。方李準之傷重也，斷其脅骨二枚，昏不能語，不死者幸耳。敬岳烈士亦自大南門躡李準之後而來，聞李已被刺，轉入橫街，爲巡警所獲，後亦遇害。數日後，同志於某影相店購得烈士就義後遺像，一目閉，口合，無絲毫苦狀。倚一木柱，辮髮纏於柱上，其右目之上有血痕一條，流至頰下，彈蓋於此穿入腦中，致命傷也。此影殆爲拾殮時所攝，可想見其從容就義之狀。團中同志，乃取烈士生前最近之攝影，製爲銅版，師復更爲作傳，刊印散發。（此傳與傳，熙斌於民國元年七月烈士就義一週年紀念，復刊載同盟會雜誌第二期。）光復後，當日件工來報烈士葬處，啓棺驗之，肉已盡化，烈士就義時所穿之雲紗衣服，依然宛在。近歷骨處，有槍彈一枚。炯明、師復、熙斌、述堂、自覺、劍父、湘田、倚神、岸父、賦西，爲之遷葬於紅花岡，即今之墓地也。廿六、七、四、追記於嶺南大學。

按此稿與鄒魯所撰林冠慈傳有出入，但李熙斌共林烈士均爲暗殺團員，所敘事實，自當較鄒魯爲確。至於出處則爲烈士族人所錄，尤足取信。特抄錄以資研究。鄧慕韓識。（註二）

二、陳敬岳傳

陳敬岳，字接祥，廣東嘉應州人也。幼求學，不事章句，尤鄙科舉業。嘗以「在止於至善」請益於師，師爲所窘。事親孝，妻喪，躬親井臼以承歡，夜仍書讀不倦，嘗操作田間，以書卷相隨，人至比之朱賣臣。既而歎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安能株守一隅，偈促如驢下駒耶。」年三十七歲，遂作海外遊，遍歷南洋各島，設帳授徒，日以救國爲諸生訓。嘗曰：「漢賊不除，滿清不覆；滿清不覆，中國不強。」一時認爲良言。嗣入同盟會，民國紀元前

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黨人舉義廣州，攻清兩廣總督署失敗，清水師提督李準，爲害最烈，敬岳發愿殺之，以除革命障礙。籌資返國，其長子同在南洋，亦不告而去。時陳炯明正組織暗殺機關，見敬岳大喜，與籌一切。初以李準營至韜美醫院，詢問其參議吳錫永傷勢，乃僞病入韜美醫院以伺。詎吳錫永傷愈，而李準不再至。及李準赴順德清鄉，則僞爲乞丐沿途乞食圖之，追蹤十餘日，志不得達。後回粵，偵知李準常自水師公所至行署，因決於路炸之。助之者，有馮育航、施正甫、李少華等。時林冠慈亦謀炸李準，知之，遂通力合作。城以外敬岳任之，城以內冠慈任之。閏六月十九日午後，偵得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敬岳持呂宋烟箱所儲之炸彈而出，李準乘轎已過，追之，至大南門，冠慈已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擲彈炸傷李矣。原約一方炸發，他方即退，以爲另圖，敬岳乘人紛亂而行，至育賢坊，崗警因其剪髮西裝。手持呂宋烟箱甚重，向前盤詰，正欲將箱擲之，而巡警紛至，爲所捕焉。疊訊皆直認不諱，並述其圖李經過，神色一如恆也。訊後監於獄，直至九月十七爲清吏李世桂殺害。距廣州光復特二日耳。傷哉！

贊曰：敬岳氣宇軒爽，外溫文而內沉實，曾與陳振權女同志，在香港鴨蛋街助其裝炸藥，雖非易水送行，已慙壯士一去不復還之痛，卒成仁就義，締造民國。其子仲虞肄業廣東大學，去歲出其家錄請編傳，余以後死之責，不能辭也。乃執筆記此，亦使後世有所景仰焉。（註三）

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致電駐宜昌分公司總理李稷勳，令其辭職，限十日內移交。

電曰：

「宜昌鐵駐宜分公司李總理鑒：刪電悉。全體股東不認邵咨，已公呈督院電奏，並允貴京卿辭職。請十日內將經手關防、款項一切事宜，交會計局長杜君成章暫行管理。俟再議定選舉司理人到宜接辦，川路特別股東會。皓。」

（註四）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請轉電川鄂兩督，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日

四七二

保護洋員入川勘路。

電曰：

「川省特別股東會轉來兩電，前電力主拒款，後電力阻敝處赴宜調查路工之林、吳（筠孫）兩員，語意背謬激烈，駭人聽聞。該會非前勘路公司可比，自應置之不復。惟保林公司勘路洋員，現擬先看宜夔。宜昌川商甚多，與川省會徒沆瀣一氣，中國調查員尙抗不允往，外人到彼斷難游行自如。應請公分電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華帥、（按：瑞澂號華儒）、姚琴（按：李稷勳號）責其保衛，俟得復再令前往。川工本在鄂界，該會本無越界阻人勘路之權。但看種種舉動，全似拳匪行爲。鄂雖駐兵，段多力分，不能不預爲籌及。」

日來川中情形甚隔膜，趙季帥到任後，應將路事大略情形覆奏。十二日電屬寄示原稿，至今尙未得覆，公處如有所聞，乞見示。」（註五）

註一：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一一八至一二〇，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各界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九三至一九五。

註三：同註二，頁一九五至一九六。

註四：國史館審校稿。

註五：「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一二至一三。

二十日（八月十四日）

清廷簡授弼德院顧問大臣參議等官員；載振、陸潤庠、增祺、陳寶琛、丁振鐸、姚錫光、沈雲沛等被簡授為弼德院顧問大臣。

清廷諭曰：

「派鑲紅旗蒙古都統載振，大學士陸潤庠，前廣州將軍增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陳寶琛，候補侍郎丁振鐸、姚

錫光，前吏部右侍郎沈雲沛，廣州將軍誠勳，前江寧將軍清銳，前禮部右侍郎朱祖謀，充任弼德院顧問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載澤，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戴洵，司法大臣紹昌，農工商大臣溥倫，郵傳大臣盛宣懷，理藩大臣壽耆，宗人府宗令世鐸，內務府大臣奎俊、繼祿，兼任弼德院顧問大臣。翰林院侍讀學士景燾，編修施愚、陳雲詰，學部郎中恩華，陸軍部郎中陶葆廉，前署直隸天津府河捕同知張一麐，爲弼德院參議。內閣法制院參議吳廷燮，外務部左參議陳懋鼎，學部左參議林灝深，農工商部左參議誠璋，兼任弼德院參議。翰林院撰文田智枚，爲秘書長。」（註一）

清湖南巡撫楊文鼎致電郵傳部，報告湘路收支款項，及路工進展情形。

湘路自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開辦之日起，至本年五月二十日止，入款共計五百三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三兩，出款共計五百六十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兩。出入相抵，不敷銀二十八萬一千二百八十三兩；現存材料值銀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八兩。已成長沙至株州一段一百零五里，及長沙至岳州，株州至郴州，購地未造之路各三十里。電曰：

「郵傳部鑒：洪頃據委查湘路公司王道銘忠稟：遵查公司自光緒三十一年開辦之日起，扣至本年五月二十止，入款計收米捐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八十七兩零，鹽斤加價六十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七兩，衡永寶益銷湘釐六十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三兩零，租股九十萬五千九百八十兩零，優先股一百五十萬六千七十九兩零，房薪股在內。三佛餘利三十三萬四千九百二十一兩零，又廣東幹路售價，又月息存款雜項存款共三十八萬二千八百四兩零，以上統共收銀五百三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三兩零，出款計付贖路借款並金元小票息銀三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八兩零，造路購料一百七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兩零，車輛機器三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兩零，勘路費員司薪水，股息滙費，酬資學堂經費各項雜支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三十一兩零，以上統共支銀五百六十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兩零，出入相抵實不敷銀二十八萬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日

四七四

一千二百八十三兩零。計已成之路長株一段長一百五里，填築北門外火站廠地面積約十五里，已購未造之路長岳間一段三十里，株柳間一段三十里，車站廠屋橋樑碼頭礮岸均在造路款內，現存材料值銀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八兩零。除細數另造清冊由郵咨達外，謹先電陳，文鼎。」（註二）。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川人派代表至各省活動，反對鐵路國有辦法，川督趙爾豐須「寬猛兼用」，始可收拾。

電曰：

「川人赴各省運動，早經電致湘官紳暨堅帥（按：張鳴岐號堅伯）防範。湘來電云：『未接待』。在粵開會，堅帥未阻，據伯鷗（按：龍建章號）稱：『粵人無效川人』。能由此悔悟乃妙，否則非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寬猛兼用，恐至不可收拾；但不知季帥手段若何？季帥密電本已寄去。再督撫會辦一事，觀川省近日情形關繫尤重。請速檢奏案見寄，至懇！」（註三）

清廷准新疆巡撫袁大化奏，新省緩辦新政，先行辦理墾荒、開渠及採礦等事，以裕民生。

原奏略曰：

「甘肅新疆巡撫袁大化奏：新疆邊遠，款絀人稀，強鄰逼處，諸部易離；極宜先其所急，以困根本，再逐漸推及文明。……又奏：新疆籌辦新政，民生維艱，應加意撫綏，以利民用固民心爲本。現於各項派捐，已稍予遷就，並請飭屬辦理墾荒、開渠、及採礦等事宜，以期有益民生。」得旨：「即著該撫切實籌辦，以開利源。」（註四）

清廷以江蘇巡撫程德全，擅委尚未引見之道員應德閔署理藩司，交內閣議處。

清廷諭內閣：

「御史陳善同奏參疆臣一摺，江蘇補用知府應德閔，前經李經羲奏調赴滇，特旨允行。旋據瑞澂奏請留蘇，未經照准，乃程德全請將該員派充幕職時，並未聲敘前案。該員捐升道員尚未引見，又復委署藩司，均屬不合，江蘇巡撫程德全著交內閣議處，江蘇布政使齊耀琳未到任前，著張人駿另行遴員奏署。尋議，程德全降二級調用。得旨：著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二三至二四。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一五至一六。

註三：「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一四至一五。

註四：同註一，頁二二至二三。

註五：同註一，頁二一至二二。

二十一日（八月十五日）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代川路公司特別股東會代奏，糾劾郵

傳部大臣盛宣懷、駐宜昌分公司經理李稷勳電（按：詳本月十六日條），本日抵京，留中不報。（註一）

清廷調民政大臣善耆為理藩大臣，以倉場侍郎桂春署民政大臣，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瑞豐署倉場侍郎，調荊州將軍鳳山為廣州將軍，以理藩大臣壽耆為荊州將軍。（註二）

清廷以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被革命黨炸傷，傳旨慰問，並賞給御藥房治傷藥品。（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二日

四七六

墨西哥華僑被害賠償談判，未獲結果。

民立報紀其事曰：

「據墨西哥報紙云：我國駐墨之代理公使曾與墨政府開議賠償，因華人之被殺者三百零三人，故向墨政府索賠三千零三十萬元；其被毀之房屋，銀行一間、會館一間、雜貨店四十餘間，共索償三百三十三萬元。確聞近日已將索償之議作罷，其故有三：（一）因當時墨西哥大亂，墨政府已散而成爲無政府之國。（二）因亂時華人與亂黨開戰。（三）因被殺之華人已入墨西哥籍云。」（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二五。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七號，「中國大事記」頁一四至一五。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念一日，第二頁新聞。

二十二日（八月十六日） 清廷以革命黨人在廣東各地活動日烈，從粵督張鳴岐請，增強駐防兵力。

清廷諭內閣：

「電寄張鳴岐，據電奏：廣東匪蹤遍境，岌岌可危，兵力仍虞單薄，請再添勇十營，專備全省策應等語。著內閣會議具奏。張鳴岐身任疆圉，責無旁貸，務當振刷精神，妥籌布置，所請簡員接替之處，著毋庸議。尋奏：「業經准如所請，應飭按照練兵處奏定召募陸軍格式辦理，其餉項仍由該督臣通盤籌畫，騰挪勻撥。」從之。（註一）

清廷從御史蕭丙炎請，暫緩設立各省府、廳、州、縣之審判、檢察等廳。

清廷諭曰：

「御史蕭丙炎奏：各省府、廳、州、縣，設立審判、檢察等廳，諸多窒礙，請陳其略：一曰人民程度不及，一日補助機關未備，一日審判人才難得，一日經費浩大難籌。擬請飭部轉飭各省，除省城、商埠業經設立外，其餘概從緩辦。」（註二）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請內閣電川督趙爾豐，不准川人擅自撤換川路駐宜昌分公司總理。

電曰：

「頃據宜昌李道瑞電稱：『川股東會主爭路廢約，姚琴（按：李稷勳號）主保款，意見不合，因部咨責成姚琴辦理，羣譁爲路款並送，紛電責成，李遂辭職，該會限十日交付一切』等語。姚琴爲奏派之人，該會豈能擅行舉換。似此無理取鬧，必釀事端，應請閣電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主持。此事一誤，萬難再誤。敝處久未得季帥電，公於川中情形有何聞見？請示。」（註三）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湖廣總督瑞澂，請奏派李稷勳仍管理宜昌路局。

電曰：

「昨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代奏川路臨時股東會公呈，請將前經川督奏派之總理李稷勳辭退，……今據李京卿（稷勳）鈔呈趙（爾豐）制軍電文云，應懇如請撤銷奏派總理原案，至勳經手宜工一切交替事宜，應俟奉到尊處正式公文即行遵照辦理等語。」

敝處二十四日即擬覆奏請暫留該京卿在宜總理，以免停工滋事，俟督辦大臣派員接收，再行定奪。宜歸係湖廣屬地，公爲治安起見，可否即日發一電奏，以便內閣據以飭知川督轉行公司遵照，更爲切實。乞速電示。」（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二五至二六。

註二：同註一，頁二六。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三日

四七八

註三：「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一八。

註四：同註三，頁二二至二三。

二十三日（八月十七日） 俄廷會議，對外蒙乞援決定先向庫倫增兵，並抗議中國措施。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大臣載澤，主張堅持川路收回國有辦法。

端方致電盛宣懷、載澤，不滿意署川督趙爾豐代川路股東會代奏，糾劾盛宣懷、李稷勳，認為盛宣懷之留任李稷勳川路宜昌段總理，「實是正辦」。但恐「此言一發，即係與川人決裂」，建議「內外通籌，堅持定見，一線到底，將最後應付之法先行算定，方可下手。」電曰：

「杏老（按：盛宣懷號杏孫），兩禍電今午始先後接到。姚琴（按：李稷勳號）亦電稱：『取消總理之電到宜。工場訛言滋多，事關地方利害，請轉知幸帥』（按：端方號幸儒）等語。現正約往幸帥處商酌留李不停工辦法，商定另電復。」

此次股東會詞旨堅悍，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遽為代奏，與采帥（按：王文韶號采臣）已同一機軸，川省大吏，已無望其恪遵迭次諭旨相機行事。杏老既主留李，實是正辦。惟此言一發，即係與川人決裂，必須內外通籌，堅持定見，一線到底，將最後應付之法先行算定，方可下手。

季帥有電，意在急脈緩受，專主顧目前地方之治安，並未深籌大局之結束。李仲帥（按：李經羲號仲仙）致莘帥電，亦頗籌議郵部、督辦，謂不能曲順民情。看來諸公不諒當局之苦心，專徇報館之輿論，彼倡此和，幾歸一致。上兩次諭川之旨，何等嚴切，季帥尚敢代川紳抗奏；若由部先行駁其退李之奏，其不遵固可逆料，其集矢於部，尤在意中。甚或謂從前嚴旨非朝廷意，皆部實為之，其煽亂必在指顧間。

接宜昌探報云：『自東內渡者紛紛上駛，每日開往重慶小輪，無不滿載』，恐有鄰人陰為煽惑。此層能否徵示

季帥，或密陳政府，庶得此中真相，預爲防範，消弭禍端。倘不先爲之備，禍端一發，斷非季帥之才所能收束。前公與鄙人日口望季帥速來，今細審季帥情形，眞出人意計之外！

鄙意似不必急於入告，蔭弟（擬接吏部尙書李殿林蔭墀——編者）、杏兄在內，密加統籌；方與華帥在外，亦妥爲策畫，商請政府決定一成不變之辦法，再行發表。否則一經決裂，物議必致沸騰，臺諫必有論列，疆吏之向以邀譽報館爲目的者，亦必於局外妄加雌黃。近年議論騰雜，往往積非成是，事變之來，眞有不能測其究竟者，望熟籌而審計之。餘俟續電奉陳。」（註一）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禁止四川保路代表在粵活動。

四川保路代表龔煥辰、白堅等，於本月十一日離長沙到廣州活動，因粵督張鳴岐飭令警道干涉，無法聚衆演說，乃赴香港開會討論路事。張鳴岐復飭廣州各報館，不准登載龔煥辰等之演說詞，且不准返回廣東。（註二）

附錄：赴粵川路代表龔煥辰爲反對查禁爭路活動致張鳴岐書

「堅帥（張鳴岐號堅伯——編者）閣下鈞鑒：頃讀公札巡警道，飭禁報館登載反對路歸國有言論，並飭查禁藉反對路歸國有爲名開會演說情事。公之所禁原指反對路歸國有而言，則非反對路歸國有者，應無所用其株連矣。乃公札中有：「訪聞近日有四川學生白堅等，以四川保路會爲名，來粵運動，希圖勾結煽惑，並有在香港開會之事，難保內地人民，不爲所誘」等語。公殆認煥辰等爲反對路歸國有者乎？嗟呼！煥辰等死非所畏，惟此文不對題之罪名，則甚覺有畏，而不能不向公申言之也。

夫幹路國有政策，東西各國行之有效。我國仿行，雖是否合於時勢，尙待研求。而究之國爲民國，民爲國民，國有民有，本難強分爲二。若以爲國有則權利在國，民有則權利在民，以國民與國家權利，川人粗知大義，何敢出此。故不特路歸國有，川人未嘗反對，即國家收路後無款修築，如盛（宣懷）大臣之借債政策，與夫借債而不我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三日

四八〇

信，以我確實財政作抵之舉，亦未反對。所反對者，盛大臣與四國銀行訂立之借款合同二十五款，喪盡國權，爲亡國之導火線，川人鑒於埃及、朝鮮之慘禍，不能不力圖挽救耳。

合同發表後，川人於五月二十一日，在本省鐵路公司會議，究其中之失敗致禍，令人一字一淚，以致羣情悲憤，相與痛哭之下，公同組立四川保路同志會，以「破約保路」爲宗旨。「破約」者，即請求政府向四國交涉，破此不利之合同也。「保路」者，即保有此路，無論國有民有，總以不失之外人爲歸也。「破約保路」之外，並不涉及其他問題。而當時萬衆一心，尤各以謹守秩序，無害公安相自勉，故開會達數萬人，演說遍省內外。其最激者，則有郭樹青之捐軀投井，幸孟俠之斷指送行，他如優伶感而捐田，女子奮欲誓死，西人願爲將伯之助，僧道亦籤同志之名，無非以路亡國亡，令人難忍，呼號奔走，急於燃眉，惟大禍之當前，致圖救之甚迫耳。然激烈雖達極點，秩序仍自井然，一、二月來，不惟無絲毫紛擾，且人皆圖救禍患，惟恐稍越範圍，難達目的，其秩序且較平時尤謹。川人苦心孤詣不特全國人士所共諒，皇天后土亦昭鑒之。

煥辰等此次來粵，亦無非以川、粵兩省，於此事有利害共同之處，不能不互爲研究，一致進行，所持以聯合粵人者，亦無非「破約保路」之宗旨。到粵以來，與粵人士相接，皆爲公所認可之團體，如諮議局及自治研究社、總商會、粵商自治會、報界公會等。且不進謁彼機關人物，而邀其到寓所設爲談話會，道達來意已耳。

頃到香港，徵求旅港股東意見。適有嘉應及四邑與番禺三團體，以煥辰等之遠來，發起歡迎會。青天白日之舉，公既有所訪聞，必能知其確實。且每次說詞，均經各報登載，想公亦有所覩，究竟煥辰等是否反對路歸國有者乎？

煥辰等初到時，公令巡警道李觀察詰我來意，業將宗旨目的托由李觀察轉達。邇來起居出入，均爲公所偵知。似公本曉然於煥辰非反對路歸國有者，乃竟強事株連，揣公之心理，得毋以煥辰等反對合同失敗，理無可駁，特借反對路歸國有六字，便假違旨大題，預爲拿辦地步乎？然煥辰等脫離學生之名已久，公不曰四川匪人，而曰四川學生，似不過欲援學生不得干預國政之例，限制煥辰等之進行而已。乃旋即誣以「以四川保路會爲名，來粵運動，希圖勾結煽惑」，則用心又未可限量也。

夫勾結者爲何人，煽惑者爲何事，罪無確定，將來之伸縮由人，無論置煥辰等於如何，均無不可。嗟乎！煥辰等豈畏死者哉？數千里奔馳到此，不辭跋涉，干冒危險，首途之日，卽期以得死爲幸。刻已深入粵境，委身於公刀俎之下，聽由處置，本不欲置辯。惟強混煥辰等爲反對路歸國有，沒我眞旨，懼粵人不察，惑於觀聽，故不能不爲申明。

總之，川人所反對者，盛大臣所結之喪權賣國合同二十五款耳。公於合同二十五款，究以爲何如？若認爲無所失敗，可免以後禍患，則請說明理由，宣示大衆，俾粵人了然於心，自不爲煥辰等所誘，而在煥辰等亦可退處於無言也。若不能爲此合同之失敗辨護，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援先朝「庶政公諸輿論」之旨，則煥辰等一切之進行，乃分內之事。且不獨煥辰分內之事，公爲封疆大吏，早宜有所奏爭，力爲補救，方不負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乃已所不能，偏又阻人進行，徒阿權勢，果何爲者？

夫國有失政，臣民力爭，數千年專制史上，亦所在多有：況朝廷宣佈立憲，原許人民以參政權乎！公惟知箝制輿論，禁止開會，固謂粵亂甫平，人心未定，萬一藉此搖惑，於地方治安大有妨礙，此用心良善。然公又聞防口甚於防川，川潰傷多之說否乎？公督粵以來，革黨一次肇事，暗殺案兩見於廣州，此等橫決之事，均前所未有，公宜思所改計也。

夫民氣若水然，不善用之則潰決泛濫，懦弱者傷人較多；苟善用之，則因勢利導，作用正復不少。近今世紀，國力之強弱，恆視民氣爲轉移。我國積弱至此，外患頻臨，豈政界少數人所能當其衝哉！執政者正宜利用民氣，爲對外之後援。他無論也，粵省前此收回粵路自辦，以及西江緝捕問題，二辰丸問題，非均賴民氣爲後盾乎？有識者方提倡之不暇，豈可反摧殘之！然而，公必曰粵人終無程度，但能橫決而不可利用，是又不知探源之論者也。

夫同屬圓顙方趾，何者爲善良，何者爲強暴，人性本無善惡，在臨之者提倡得法，駕馭多方而已。卽以現事而論，公苟能分別範圍，其言論之違反事實，集會之妨害治安，禁之；其言論之合於事實，集會之不失其秩序者，則力爲扶持，俾無紛擾，何所不可。而乃一味箝制，鬱積不釋，而終必有潰發之一日乎！況所禁只能及廣州一隅，近如香港等處，卽勢力所不及，而終必播於內地，禁者愈力，疑者愈深，傳聞間有失實，反增人以惶惑，而易爲所乘，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四日

四八二

息事實增多事，竊爲公不取也。

今特爲公聲言曰：煥宸宗旨既定，進行原有範圍，範圍內則誓死進行，頭可斷而志不可奪；範圍外則毫不妄干。至妨害公安之行爲，尤煥宸所深惡，乞公安心，勿以二、三人爲念。區區微意，伏祈鑒諒。佇候勅安！」（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七九頁二四至二五。

註二：同註一，頁二六。

註三：原載「廣益叢報」，第九年第二十八期，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版。

二十四日（八月十八日）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湖廣總督瑞澂，致電內閣，請代奏仍派李稷勳留任川路宜昌段總理，並責成趙爾豐嚴厲對付川人。

端方、瑞澂聯銜致電清內閣，認爲「此次川省集會倡議之人，類皆少年喜事，並非公正紳董。」「名爲爭持路事，實則別有隱謀。」請代奏仍留李稷勳辦理宜昌段路工，並趙爾豐嚴重對付川民。原電略曰：

「查川漢鐵路自奉旨收歸國有以來，川人卽思反抗，迨前署四川總督王文韶奏，奉旨嚴行申飭後，始漸帖然，不敢昌言抗拒。並經瑞澂因宜昌路工夫役數萬人，誠恐川路未經接收以前，謠諑紛紜，懷疑生事，與郵傳部及端方往返電商，仍留川路總理李稷勳暫行經理，以免停工生事。每月工項仍就川款開支，俟接收時一併核結認還，由部照會李稷勳在案。此因顧全路事與綏靖地方起見，並非別有私意於其間。乃川人計無所逞，輒指李稷勳專擅害公，妄議辭退總理，要求趙爾豐率行入奏。以致此信傳播，宜昌人心惶惑，實於地方治安大有影響。雖經瑞澂電飭地方官切實曉諭彈壓，能否不致滋事，尙難逆料。」

伏查此次川省集會倡議之人，類皆少年喜事，並非公正紳董，詢之蜀紳，衆口僉同。並聞自東內渡者，均紛紛

回川，恐有受人煽惑情事，尤恐名爲爭持路事，實則別有隱謀。非請明降諭旨，特派李稷勳仍行留辦路工，一面責成趙爾豐懷遵迭次諭旨，嚴重對付，殊不足以遏亂萌而靖地方。

瑞澂等爲路事地方兼籌並顧起見，不敢避讓畏謗，隱忍不言。理合披瀝直陳，懇請據情代奏，請旨速賜施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註一）

英兵佔據片馬，侵擾騰越、永昌一帶。

「民立報」記其事曰：

「雲南騰越、永昌地方，因在極邊，且又與緬甸毗連，因此英人時欲侵佔，以爲進取之計。故去年忽然將片馬諸要地進兵佔據，迄今半年，雖竭力爭執，尙無要領。月前，聞經閣議，已許英人將片馬認爲永租，滇人尙在力爭不已；詎忽又傳聞英人又由他路進兵，直入騰界，似此汲汲圖進，我同胞詎可尙夢夢，不力圖自強耶！」（註二）

雲南蒙自、河口一帶發現鼠疫，人民死亡枕藉。

「民立報」記其事曰：

「雲南天時不正，瘴癘甚盛，而蒙自河口一帶，又爲鼠疫流行之區（卽黑死病），十年前每年夏間必發生一次，而發生之時，朝發夕死，危險萬分，幸近年來稍行消滅。不意今年入夏以來，又由鐵道傳來此症，蒙自、箇舊近日鼠疫復又流行，人民罹者甚多，死亡枕藉，學生亦有數十人染此病症，現在省城住民甚爲恐慌，已由官處設法嚴爲防備矣。」（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七十九頁二七至二九。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念四日，第三頁新聞。

註三：同註二。

二十五日（八月十九日） 清廷從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奏，仍命李稷勳爲川漢鐵路公司宜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五日

昌綈歸段分公司總理，暫管路事，督辦大臣未接收前，不許離任。

原奏略曰：

「臣部前接鄂督瑞澂電稱，宜昌前以公司停工，停款謠言頗盛，賴李稷勳尚能維持，不如仍請用李。又接護川督王人文電稱，總理李稷勳爲川人所信仰，似可留用，藉以羈攬衆情，並請迅電李總理勿令停工，以免夫役分散。是李稷勳於該路深洽人心，當此紛擾之際，正須藉以鎮壓。……今乃以向不任事之臨時特別股東會議決，任意開除，限於十日內交卸，不知是何居心？在平日，公司總理之去留，原可全憑股東決議；現值官、商交接之間，若任令更新換舊，恐經手工程款項必多推諉掩飾，而鄂督所慮，謠言四起，有礙治安，亦所難免。……應請飭下四川督臣，轉飭奏派路工總理李稷勳，仍駐宜歸暫管路事，督辦大臣未接收以前，勿許離工，並即責成該督遵照五月二十一日上諭，迅速會同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將所有收款分別查明細數，實力奉行，俾得按照所擬辦法早日決定，請旨派員接收，趕緊進行，庶以保路政而維大局。」（註一）

清廷諭曰：

「盛宣懷奏，歷陳川路情形一摺。所有請飭四川總督轉飭李稷勳，仍駐宜歸，暫管路事，督辦大臣未接收以前，勿許離工。並責成該督遵照前旨，迅速會同端方，將所有收款，分別查明細數，實力奉行，俾得按照所擬辦法，早日決定等語，均著照所議辦理。本日又據瑞澂、端方電奏各節，應由端方就近迅速會商趙爾豐，懷遵疊次諭旨，妥籌辦理，嚴行彈壓，毋任滋生事端，並將詳細情形，隨時查明電奏。」（註二）

同日盛宣懷於奉旨後，致電湖廣總督瑞澂，感謝其電奏挽回李稷勳留任川路宜歸段經理，堅持鐵路國有政策既定，決無反汗之理。電曰：

「本日交旨，李（稷勳）仍留辦，已由部電達，請即錄旨分行，以安人心。鐵路國有、民有，急辦、緩辦，均屬無妨。惟政策既定，若再反汗，當此民氣囂張，後事更難措手。」

(三)

昨讀兩電，同深欽佩。李事挽回，賴公之力。時局多艱，內外諸臣以不擔負爲妙諦，此其所以不振也。」（註）

清廷從內閣請，裁撤各省府城首縣，所省經費，開辦各府地方審判廳。

清內閣以過去知府係管官之官，爲投老養閒之所，所屬州縣遇有重要事務，多逕達督撫取決。請裁去首縣，由知府親理民事，俾知地方蠹弊，民間疾苦。首縣衙署騰出建設法庭，所有錢糧平餘漕餘及規費籌款，撥作設立審判廳之用。奏曰：

「竊維振興司法，籌費爲先；改定官制，汰冗爲亟。查欽定修正籌備清單，各省府州縣審判廳，均限於宣統四年成立，現在各省庫款，皆屬奇絀，除省城商埠外，多未舉辦。惟憲政根基，重在區分司法行政，若因囿於款項，致觀成無日，實於預備憲政，大有關礙。再四酌度，欲爲挹注之謀，須籌變通之法。自以裁汰府城首縣，提取原有款項，籌設各府地方審判廳爲合宜。查東三省新疆南路，新設各府，皆無首縣。熱河舊設之承德府，及貴州之思州等府，向皆自管地面，與各省直隸州相類。刻下籌備憲政，重在設一官得一官之用，向者有首縣之知府，止監督所屬，不親民事，專爲管官之官，其實所屬州縣，遇有重要事務，多逕達院司取決。該府但司勘轉例行各件，循名責實，不得謂非閒冗。現在釐定官制，須先妥籌辦法，以期官無冗濫，事無曠廢。前東三省總督錫良，業經奏准，將奉天附府舊設之承德縣，錦州附府舊設之錦縣，裁併歸各該府管理，騰出的款，爲審判廳經費。湖廣總督端方，現又奏裁武昌等十府首縣，以其款項爲設地方審判廳之用。奉旨交議，是裁併各府首縣，各疆臣每建此議，證之新舊法制，揆之地方治理，實無窒礙，且有數便。各省知府以不親民事，每於地方少所體驗，往往於考察屬員，與除利病，多有隔閡，其賢能者或尙講求，而安逸者遂日坐嘯。今令兼治民事，則地方蠹弊，民間疾苦，皆易周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即以貴州知府親理民事，磨礪所成，察吏整軍，皆有把握，翊贊中興，實基於此，其便一也。近論治者，每謂外官大則督府，小則州縣，最爲重寄，稱職爲難。知府一官，則謂易於充位，馴致以剖符分守之官，爲投老養閒之地。若分任地方，才俊之士，固易表現，闕茸之徒，亦難掩覆，於振興民治，甄核人才，皆有所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五日

四八六

益，其便二也。各府廉俸而外，公費幕修，大都派之各屬，而首縣陋習相沿，幾專以供應本府爲事，現在清理財政，期於費用毫無虛糜，供應皆有除汰。今裁去首縣，予以民治，則支出者爲必要之需，供應者絕承奉之本，而各省各縣，支應各上司官署之弊，自可一律裁除，由督府另定辦法，不再貼累屬員，其各府首縣，向來迎送過往差使，同應院司之習，亦應禁絕，其便三也。惟各府首縣例定廉俸，爲數均少，向資以辦公者，多在錢糧平餘漕餘及規費等款，除各省現已報明度支部者外，均應令和盤託出，不得任令稍有隱匿，以免裁缺之後，應提之款，又歸無著。而此大宗款項，即可撥爲設立審判廳之用，其首縣衙署，亦可騰出建設法庭。庶各府地方審判廳，即可依期成立，乃爲妥善。擬請飭下各省，將各府同城首縣，概行裁汰，併入該府管理，照直隸州辦法，仍兼管屬縣，提取原有款項，並劃撥縣署，作爲籌設地方審判廳之用，迅速設立府治審判廳。如蒙俞允，擬即通行各省遵照辦法。」（註四）

清內閣奏准於本年七月一日改政治官報為內閣官報，公佈法令。

清內閣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七月，設立憲政編查館，九月一日起發行政治官報，按日分號刊登諭旨及摺奏。共發行一千三百七十號，至此內閣印鑄局乃將接收之政治官報改稱內閣官報，並奏准於本年七月一日正式發行。內閣原奏曰：

「竊查東西各國，均以官報爲宣布法令之用，凡中央政府之規章條理，一經擬定，即宣付官報刊登，酌量遠近程途，分別到達期限，以官報遞到之次日或數日，爲實行之期，法令即生效力。整齊迅捷，與吾國古昔讀法懸書之舉，同爲意美而法良。而其編輯發行，由內閣主之，蓋以其地爲發號施令之總樞，即有宣化承流之職任，責專任重，所以謀統一而杜紛歧。我國向來諭旨章奏，及各部通行文件，由京師達於外省，由長官達於庶僚，不知幾何日月，幾經轉折，而其效力僅及於少數之官廳，至於承學之士，受治之民，隔閡茫昧，有如秦越，欲其率循觀感，人人有國家觀念，具法律精神，不可得也。邇來即奉明詔，實行憲政，先立內閣，以爲集合政權之基，凡法制之變更，規章之釐定，以及條文法理之解釋，文書傳布，倍於曩日，若猶用通咨之例，非特觀聽有限，不能收法治之成效，

卽下級官廳，亦且因文移遲滯，無以資因應而赴事功。臣等再四籌商，擬將內閣印鑄局接收之政治官報，改爲內閣官報，卽請先將明發諭旨，及各部院章奏咨劄，例須備文通行京外各衙門一體遵照者，量爲變通，以爲公布法律命令之程式，凡欽奉明發諭旨，敬謹登載官報，宣示中外，一體欽遵。官報到達之日，卽作爲奉旨日期，各衙門奏准事件，例應通行者，奉旨後，恭錄諭旨，鈔黏原奏，蓋用堂印，片送內閣印鑄局，刊登官報。其通行咨劄等件，一併用印片，徑送該局刊登，均卽以此傳布，內閣例應通行之件，亦卽照此辦理。自後京外各衙門，應卽以官報所刊布者爲依據，毋庸另文通行。至各衙門對於一部一省，並非通行事件，或雖通行，而事關秘密者，仍令各以文書傳達，以示區別。每月官報登載例應通行之章奏咨劄，篇幅字體，特加區分，以期明顯。各部各省，接到官報之日，卽爲文書遞到之期，應舉行者卽舉行，應遵守者卽遵守，似此辦理，庶幾國家政令，一經刊布，而遠近上下，可以周知。下令如流水之源，效應如桴鼓之捷，而楮墨之費，吏胥之煩，藏匿喪失，延宕欺朦之弊，均不禁自絕。其餘內外緊要奏咨，及示諭條約等項，亦均依類附載，供官府之引證，學人之研求。惟日前交通尚未盡便，到達日期，不能一律迅速，擬暫照已設郵政處所，及驛遞辦法，酌定遞到各省省城，及將軍都統辦事大臣駐紮地方日期，以資考核，餘俱由該省布政司或度支司，分別遠近，逐日寄發，此擬收辦內閣官報大概情形也。除飭印鑄局擬定編輯體例，及妥訂發行章程，由臣等核定遵行外，謹擬內閣官報條例十二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施行。抑臣等更有請者，此次印鑄局接收政治官報，查悉各省應解報費，按期解到固多，而歷年積欠，尙有九萬餘元之譜，已由內閣電催速解。惟聞外省州縣各官，零星欠解者實少，司庫收集後，或有挪移，並聞有一、二省報紙遞到之時，書吏抗匿不發，以至各官不能如期領閱，甚且有需索領費之弊，此後改設內閣官報，爲公布法律命令機關，代從前通行文書之用，實與重要公文無異，應飭各督撫責成各該司，按照條例章程，妥爲分布，不得如前玩愒。各省領報之數，暫照現在數目給發，不敷之處，准予增加，每年每分，仍收回工紙費銀幣八圓，從前欠解政治官報費，交印鑄局接收，以爲擴充內閣官報之用，限令各省於八月以前一律解清，自內閣官報發行之日起，仍令照章預繳半年報費，不得延欠，庶幾此項要政，可以維持於不敝。」（註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五日

四八八

附錄：內閣官報條例

- 第一條 內閣官報爲公布法律命令之機關，凡諭旨章奏及頒行全國之法令，統由內閣官報刊布。
- 第二條 凡京師各衙門通行京外文書，均由內閣官報刊布，各衙門毋庸再以文書布告，其各衙門單行文件，並非通行，及未便公布者，仍應自用文書傳達。
- 第三條 凡法令除專條別定施行期限外，京師以刊登內閣官報之日起，各行省以內閣官報遞到之日起，即生一體遵守之效力，其各行省先期接有官發印電者，不在此限。
- 第四條 凡未經內閣官報刊布之章程摺奏，有在商辦報章登載者，不得援據。
- 第五條 各部院衙門，均須指派專任報告員，將例應通行之章奏咨劄，逐件檢校，蓋用堂印，片送內閣印鑄局，刊登官報，其非通行之章奏咨劄，而應行刊布者，得並送內閣印鑄局依次刊布，各衙門專任報告員，得隨時與內閣印鑄局辦理官報人員，商訂刊登事宜。
- 第六條 各省布政司衙門，應於所屬科員中，特派一員經理，寄送內閣官報，及收集報費事宜。並將該員銜名申報內閣，年經彙總考成，有延誤者，照遺誤公文例懲處。其無布政司省分，由該省督撫，飭令度支司派員辦理。
- 第七條 各省應解內閣官報費，仍照從前政治官報派定之數，由各該布政司或度支司，預將半年報費，先期墊匯，以重官本。各該司仍自行向本省閱報各官廳，按數分收，歸繳司庫。
- 第八條 內閣官報，既爲代達公文之用，凡逐日寄送各省官署之官報，應於封面蓋用印鑄局印信，交大清郵政局遞寄，准免郵費，郵政局凡接有內閣印鑄局印信之官報信封，即爲免郵費之憑證。
- 第九條 內閣官報遞送之法，凡遞到各省省城之督撫及布政司或度支司衙門，暨各將軍都統辦事大臣駐紮地方，應暫照郵政章程，及驛遞章程，酌定日限如下：
奉天省城七日、直隸天津保定四日、吉林省城十二日、黑龍江省城十四日、山東省城五日、山西省城

五日、河南省城六日、湖北省城七日、湖南省城十五日、江西省城十六日、安徽省城十四日、江蘇省城江寧十四日、蘇州十五日、浙江省城十六日、福建省城十八日、廣東省城二十日、廣西省城二十六日、四川省城五十日、陝西省城三十日、甘肅省城五十五日、新疆省城九十日、雲南省城六十日、貴州省城五十日、興京副都統十二日、察哈爾都統五日、熱河都統十二日、荊州將軍十五日、綏遠城將軍十六日、伊犁將軍一百二十日、烏里雅蘇臺將軍及參贊大臣七十五日、青州副都統十二日、密雲副都統六日、京口副都統十五日、涼州副都統六十五日、山海關副都統五日、歸化城副都統十六日、乍浦副都統十八日、守護東陵大臣七日、守護西陵大臣三日、馬蘭鎮總兵七日、泰寧鎮總兵三日、庫倫辦事大臣四十五日、駐藏辦事大臣一百六十五日、西寧辦事大臣七十日、科布多參贊大臣九十日、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一百四十日、川滇邊務大臣一百零五日。

第十條

各省督撫應將自省城至各屬之官報到達日限分別配定，列表咨報內閣，備案查核。

第十一條

京外大小官署，均有購讀內閣官報之義務。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內閣官報發刊之日實行。（註六）

清裁缺內閣中書陳震福，奏請注重南洋僑務。

都察院代奏，裁缺內閣中書陳震福條陳南洋各島僑民，關係緊要，亟應興教勸富，以繫人心而杜隱患。謹陳辦法，其關於教育者三：（一）恭釋列朝掌故，以彰聖德。（二）請設立中國官報，以正民聽。（三）請添置僑籍學額，以示一體。關於商業者三：（一）合辦商業銀行。（二）組織郵船公司。（三）推廣華商聯合會。關於獎勵者二：（一）獎勵商會之總、協理與議董。（二）獎勵學堂之職員與學生。（註七）

註一：「愚齋存稿」卷十八頁一九至二一。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七頁二九至三〇。

註三：同註一，卷七九頁三〇。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四九〇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七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五至一六。

註五：同註四，頁一六至一七。

註六：同註四，頁一七至一八。

註七：同註二，頁三二至三三。

二十六日（八月二十日）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密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主張早日了結湘路，以免路事無從下手。

端方以湘中又漸有保路開會之舉，與湖廣總督瑞澂議，恐「再事遷延，夜長夢多，更無了期。」建議盛宣懷，不妨姑允湘人路股稍分紅利，「以日後未來之虛利，解目前難決之問題」，以為釜底抽薪之計。（註一）

清新疆巡撫袁大化致電外務部，日人游歷于闐，騷擾地方，拒不呈驗護照。

原電略曰：

「頃據喀什袁道電稱：據于闐縣報，日本遊歷橋瑞超，不呈驗護照，欲由縣屬普羅山假道出英遊歷；該縣以山徑湍塞，人跡罕到，勸阻不聽，竟至該處強拉駝馬，勒派民夫，購運糧料，前往開通。……查遊歷以護照為憑，橋瑞超既不呈驗，又不聽阻，強拉駝馬，勒派民夫，擅開久塞通英邊界山路，意欲何為？除電該道設法勸阻外，乞照日使迅即調回，免生事端。」（註二）

註一：「愚齋存稿」卷七九頁三一至三二。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二頁一二。

二十七日（八月二十一日） 清御史端謹奏：請飭學部將中央教育會議初等小學停止讀

經，暨男女同校兩議案撤銷。

端謹原奏文曰：

「中央教育會議案奇表，有妨學務，請飭部將該會初等小學停止讀經、講經，暨男女同校，兩議案撤銷。嗣後開議時，無論會長會員，再有持論奇表者，應由該部隨時開除，毋得意存縱庇。下部知之。」（註一）

清內閣奏定審計院官制，設院正一員，院副一員，下設丞及掌院各一員，會事六十人，書記九十人，均分三等。（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七頁三七。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閏六月念八日，第二頁專電。

二十八日（八月二十二日） 清廷從農工商部奏，在南洋爪哇多隆亞，設立中華商務總會，並刊給關防。

荷屬爪哇多隆亞僑商，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春集議，設立中華商務總會，舉林善謨為正總理，鄭宜民為副總理，並向當地政府立案。本年六月十四日，農工商部接其稟報，乃奏請札要，並刊給關防。本日奉旨依議。（註一）

清廷從農工商部請，以創辦軍墾，興修水利著有成效，賞廣西提督龍濟光二等勳章。

廣西提督龍濟光自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以來，在南甯府宣化縣屬棉羊地方，開墾官有荒地東西寬十三里，南北長十八里，招募裁汰兵勇以充墾丁，並參照新法開築塘壩以興水利，廣植穀種，兼營森林

畜牧，頗得寓兵於農之意，農工商部故有是請。本日奉旨依議。（註二）

註一：「內閣官報」宣統三年七月初七日，頁四二三，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二：同註一，頁四二三至四二四。

是月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奏，自本年七月一日起，郵傳部接管陸軍部所轄之全國驛站。

先是，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十二月二十日，清陸軍部曾奏請將驛站事宜改歸郵傳部管理，奉旨依議。盛宣懷乃於是月奏曰：

「竊查上年十二月二十日，陸軍部奉將驛站事宜改歸郵傳部管理一摺，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奉咨行到部，臣等當以驛站根於郵政，應俟郵政接管後，方克定期接收等因，咨復陸軍部。今臣部已將郵政收歸部辦，驛站事宜擬即定於七月初一日接歸臣部管理，以符統一交通行政之旨。……茲擬自接收後，暫行仍照舊章辦理，其有應行改革之處，隨時計畫，量為變通，以收循序漸進，統一事權之效。」（註一）

清廷從郵傳部奏，今後除廷寄御用及頒賞等物，各衙門公文投郵者，一律照章納資。（註二）

東三省雨水過多，江河汎濫，黑龍江災情最為嚴重，奉天次之、吉林又次之。

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本月聯銜奏陳三省被災情形曰：

「竊東三省自入夏以來，雨水過多，六月尤甚，江河漲溢為災，先後接據各屬呈報，疊經飭令分別救護，災情較鉅者趕籌急賑，稍輕者妥籌撫恤。現在田禾雖已歉收，民情尚屬靜謐，自應先將大概情形彙案奏報。查奉屬被水以新民為最先，而安東為最驟，安東縣城濱鴨綠江下游，因久雨浸淫，江水漲湧，霎時浸溢街市，自後潮溝至中富

街，周圍十餘里，陡成澤國，各署局多被水浸，商民財損失甚鉅，安奉鐵路所建垂成之鴨綠江鐵橋亦被沖斷，沿江木牌漂沒六百餘張，幸天晴水退，四鄉尚未成災。新民府治當柳河尾閭，挾沙穿堤，頻年爲患，此次雨水漲發，沖決土壩，直灌府街，連同遼河繞陽河巨流河沿岸一帶，田廬均被淹沒，而尤以巴流河附近村屯爲最甚。現已籌辦急賑，被決土壩立飭該府募工趕築，並遴委委員馳往勘水道，暨籌議種樹固堤辦法，以規久遠，容俟籌議就緒，另案辦理。此外如奉天洮南、錦州各府，及遼陽州、盤山廳等處，河水雨雹災情不同，尤以奉天一府爲較重，亦均接據呈報，此奉省水災大概情形也。黑龍江省被災各屬尤多，而皆由於河水之漲發，綏化、呼蘭兩府，餘慶、蘭西兩縣，均受呼蘭河之患，綏化、呼蘭沿河村屯房屋人畜多被淹沒，餘慶縣所屬之吳家渡口上下游口災情尤重，蘭西縣並因雨猛山裂，災民蕩析離居，計救出二千餘人，沿岸二百餘屯悉數被淹，海倫一府則受克音、呼蘭等河之患，沖毀沿岸田廬，並多淹斃人口。湯原縣則受湯旺河之患，水勢暴漲丈餘，居民數百餘家流離失所，慘不忍聞。大齊廳屬之景星鎮，則受濛達罕河之患，西北一帶水勢尤猛，田廬被淹，該鎮經歷衙署並被沖毀。此外青岡縣屬之三四等屯，暨東坡一帶地方，大雨連朝，山水河水同時併發，田禾被淹。龍江府屬之江東區，因署雨連綿，秋收亦復無望，此江省水災大概情形也。吉林省各屬則惟吉林府屬之存儉、興讓兩社，暨蜜山府屬之四道河子等處，均被水淹，濱江、依蘭兩處江水暴發，業飭各該道趕培堤岸，以資障護。此外各屬雨水雖多，倘得早放晴霽，田禾尙無大礙，此吉省水災大概情形也。」（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二十頁三八。

註二：同註一，卷二十頁四一。

註三：「內閣官報」，宣統三年七月初一日，頁二四九至二五〇。

民國紀元前一年 閏六月

四九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七月

初一日（八月二十四日） 成都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及保路同志會，相繼舉行，倡議商店罷市，學堂停課，停納糧稅雜捐，以示抗議。

川人憤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借款收路，所定合同喪失國權，奮起力爭已逾兩月，昨日清廷命李稷勳留任川路駐宜昌分公司總理消息傳至成都，川民益憤，是日開川路股東大會及保路同志會，到者萬人，全場憤激，痛哭失聲，比戶奉光緒帝牌位，聲言須俟合同注銷，始繳納捐稅，如以借款收路股，川人死不承認。關於此事經過，三餘書社主人所編「四川血」中「四川因鐵路亂事始末情形記」條，有詳細之記載，茲錄之如下：

「初一日，接宜昌電，李稷勳已簡派鐵路總理。省中人民羣起反對，立發傳單。至四句半鐘，全城罷市，各學堂一律停課，人心浮動，米價騰昂，全城鼎沸。初一晚，督憲已出有安民牌示，所幸並無暴動等事。惟遍派傳單，謂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罷市罷課；一切厘稅雜捐，概行不納。要求收回鐵路國有成命，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七月一日晚川督告示：『諭爾商民，莫聽浮言，如有誤犯，拿辦可憐，妥議路事，必須文明；何苦妄舉，自害安寧。苦言相勸，大眾敬聽，貿易照常，各謀營生。』自七月初一日，各學堂全體罷課，圍城一律罷市。惟油鹽柴米及一切飲食之物，照常交易。其原因在接宜昌董事來電云：『端侍（端方）來電：奉旨盛奏請川督轉飭李稷勳，仍駐宜歸經營路事；督辦未接收以前，勿許離工；並責成該督，遵旨會同端方，將所有收款，分別查明細數，實力奉行等語；均照所議辦理。本日又據端方瑞澂所奏各節，應由端方會商趙爾豐，遵旨妥籌辦法，嚴行彈壓，毋任滋事等因。』郵部電同，此消息已得自數日前，趙爾豐曾出此電旨，與同志會正副會長閱看；知者無多人，以此事發表，衆必大憤。然事不能終秘，宜昌電至，會長等猶未敢遽然發表，僅交是日審查會。但知者已多，股東等遂要求立開臨時會。是日午前十時股東大會，會長搖鈴開會報告後，股東有問盛、瑞、端所奏各節，有能知其詳者否？會

長述督院交閱之旨，約憶重要數端：(一)盛奏修路仍支川款；(二)瑞、端所奏有自國有命下，反抗者盡少年喜事之人，並非公正紳董，多不謂然，詢之蜀人，衆口僉同。(三)請飭川督嚴重對付，以遏亂萌，而靖地方。報甫畢，會場一片哭聲，喊聲，罵聲，捶胸跌足聲，演說聲，糾察整飭秩序聲，會長靜衆聲，開動會場。時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幾案者數起。又茶碗破裂聲，几案倒聲，滿場熱氣欲燒。於是會場有喊須罷市者，有喊須停課者，有喊不納厘稅者，有喊以租股抵正糧者，有謂須自請行政官嚴查我等是否亂民者，有謂請指演說臺及會場中老人是否少年者，有謂須設景皇帝萬歲牌，日夕哭之，以冀朝廷感動，挽回天心者。每開會場中一議出，衆無不以響應之。而吳口同聲，均稱我等今日舉動，非有所要求於長官。前王護帥代奏無效，趙爾豐代奏又無效，四川的事，不信四川總督，而惟遠在京師湖北盛、端、瑞等之言是聽；我等即求得我趙大公祖代奏，又有甚效力！今當自求有效力的事做去。會場聲甚喧雜，而持此等語者獨多。隨議請會長等據情呈督，衆隨力促會長搖鈴散會，以便分頭進行。

是日午後二時，保路同志會又大集會於公司，到者萬人，由部長報告宜電各節，衆喊叫號哭亦如午前，人多側足而立，均保秩序。時會場多數，欲上督院匍匐陳明我等罷市罷課罷捐之舉動者，皆非於我等愛戴之趙制臺有所要求，實是盛奴榮惑朝廷，把我們逼緊。羅綸、鄧孝司等，深恐人衆難齊，恐說不明，反致誤會；衆推羅、鄧代表赴院陳明。此時各街已有關閉舖面，會衆心急，立催散會；衆散未畢，各街關閉市門已過半矣。羅、鄧二君將至督院，遇正副會長等自院回復，遂同折轉，一同進見趙督，婉陳衆意。趙督甚不滿於罷市，謂爲郵傳部而罷市，則風馬牛不相及；爲川督而罷市，自問無對不起川人之事。時羅、鄧二代表再三婉陳衆意，實不涉川中行政官。趙督謂四川爭路，固最文明，前護督及我，屢以電致政府。今一旦闕然至此，能再說文明乎？欲得日後的事好辦，須得本日仍照舊開市。代表答以當立設法勸解，並聲明罷市與暴動有別。如徒罷市而無暴動，則川人秩序固在，仍盼大帥始終出而維持。督院旋籌商解釋辦法，立分別發人邀請各街協會代表，籌商事件。二鼓時，公司中人及紳士等均到，共商開市之法，相對無法。謂大衆憤恨如此，我等何能爲力。保守秩序，則皆勇於自任，人人認爲義務。正籌商間，提法使巡警道亦至，諭衆保守秩序辦法，由各街公舉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與區官接洽。街中有暴動者，街衆見之，則一面勸阻；立即報知舉出人，與巡警勸阻之。不聽，則處理如法。時各協會代表，羣謂爭路破約，吾輩愛國

之天職；保守秩序，吾人本分之義務。惟權力有限，今得賢長官籌以吾輩同巡警共保之法，必能達我文明爭路之目的矣。有哭感者，有勸呼者，羣起謝之。代表等散後，同志會商書公啓，佈告街面，約有數事：一，勿在街面羣聚；二，勿暴動；三，不得打教堂；四，不侮辱官府；五，油鹽柴米一切飲食照常發賣。騰寫時已魚更三躍矣。

初一日午後，鐵路公司及股東會同志，公舉代表六人，謁見川督，妥商辦法。趙制軍接見後略云：彼此須同心協力，大家商量。誠恐輕易決裂，反至不可收拾，我總當竭力維持云云。」（註一）

周善培所著「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記其事曰：

「七月初一日（應爲初二日，周說有誤）早七時，成都府知府，成都縣知縣，華陽縣知縣，奉了趙督的命令，到商業場挨戶去勸開市，這家商店勉強打開兩扇鋪板，府縣到隔壁那一家去勸，這家又把兩扇鋪板關上了，結果沒有一處肯開門的。」

九時，趙督傳司道上院，當衆責備我說：『我叫府縣勸人開市，你昨夜爲什麼不勸人開市？』我說：『在羣衆的氣頭上，要他一下子平下氣來，是做不到的。我勸大家維持秩序，只要秩序不亂，過兩天開市是不很要緊的。大帥今天勸他們開市，效果已經看出來了。』趙督說：『照這樣說來，只有聽他們罷好了。』」（註二）

人心之趨向於此可見。同日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報告川人爭路罷市罷課情形。電曰：

「股東會初開仍派李稷勳爲路事總理等情，多未置議，今日忽在會場中議論激昂，旋即一哄散會。比即傳集會長等前來，嚴切勸誡，並飭速於各方面剴切開導，勿令滋事：

正籌議間，街市忽發見有匿名傳單，鼓動罷市、罷課。同時乃有下流之人，到處脅迫商店歇業，遂以危言，致各商家多數畏懼閉門。經爾豐出示曉諭嚴爲彈壓，當即照常貿易。

所有各領事館、教堂及重要局庫，已預加派兵隊盡力保護，以維治安。謹先密陳，如續有情形，再行電達，謹請代奏。爾豐叩。東。」（註三）

川人之保路運動，在初本爲君憲派人及地方士紳之一種和平請願運動，由於革命黨之暗中策劃利用

，致演成本日成都之罷課、罷市、抗糧、抗捐運動，風潮日益擴大，竟成野火燎原，不可收拾之局。黨人楊庶堪、張培爵等，乘機派遣黨人聯絡遠近起義。由和平請願始，以武裝起義終。茲錄文證兩則如下：

(一) 向楚之記載：

「秋七月朔，黨人推動民氣，成都罷市罷課，叫譁於總督轅下者數萬人，聲言不納租賦，不出雜捐，抵股息。官府解慰之，不聽，川東南復響應。黨人楊庶堪、張培爵、謝持、朱之洪等謀據重慶獨立，派遣黨員，聯絡遠近起義。」（註四）

(二) 「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記曰：

「當丁未、庚戌之際，黨人謀舉事於川西北者屢矣，往往垂成而敗，更仆迭起，其氣益厲，雖清吏之防制嚴急，而應和排滿者乃愈衆。其提挈綱領者，川東則有楊庶堪、朱之洪、謝持，川北則有曾省齋，川西南則有廖澤寬、張培爵、楊兆蓉，而熊克武、黃金龍、張懋隆奔走內外，爲之策應，成都之敍府中學、第二小學，重慶之府中學堂，尤爲各道黨人交通會聚之所。……」

趙爾豐於閏六月繼任川督，與成都將軍玉崐爲川人代奏，緩收川路，被嚴旨申飭。保路同志會乃擴爲民衆大會，法律學堂、敍屬中學、第二小學諸生六百餘人，受劉繼旭指揮，雜入民衆宣傳最力。大會議決七月一日起，全川罷市、罷課，並宣言從此不納糧稅雜捐以抵股息。」（註五）

註一：三餘書社主人編「四川血」內「四川因鐵路亂事始末情形記」，辛亥年刊本。

註二：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頁二三，國史館審校檔。

註三：「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四：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錄自「黨義月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

註五：「辛亥四川革命紀事」，錄自「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版。

初二日（八月二十五日） 成都附近各州縣相繼罷市，成都各街搭蓋席棚，供設光緒皇帝萬歲牌位，朝夕焚香叩拜，並揭示：「毅然立憲」，「庶政公諸輿論，鐵路仍歸商辦」，自是和平爭路運動，已呈露濃厚之政治色彩。

三餘書社主人記曰：

「初二日仍行閉市，各街口均調有巡防軍，荷槍露刃巡邏，如臨大敵。各街居民，均用紙書德宗景帝神位，供以香火。有旁註『毅然立憲』者；有註『庶政公諸輿論，川路仍歸商辦』者；有書『光緒皇上在天之靈』者。有印刷者，有自行書寫者，種種不一，萬衆一心，已不專在邀求收回成命而已。……」

成都府尹太守，及成都、華陽令，同到總府街東一區演說，聽者甚衆。初二日晚，各街同志協會首人，齊假鐵路公司會議廳會議，營務處派有巡防軍梭巡各街，以防有人乘機生事，凡有教堂處所，亦派兵駐守。趙制軍亦派陸軍分駐各街，或一人或二人不等。」（註一）

清廷命署川督趙爾豐，嚴行彈壓四川罷市罷課。

清廷諭曰：

「電寄趙爾豐。據電奏：四川股東會議論激昂，正在傳集勸誡，街市忽有匿名傳單，鼓動罷市、罷課情形等語。此次該省激動情形，有無匪徒從中煽惑，著趙爾豐確切查明，嚴行彈壓，毋任再滋事端。所有各領事館、教堂及重要局庫，務須盡力保護，不得稍有疏虞。仍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註二）

清署川督趙爾豐以四川此次罷市罷課，有革命黨人從中煽動，而川省兵數過單，電請內閣代奏，設法籌款，暫行招募一軍，以資鎮懾。

電曰：

「頃奉電傳諭旨，恭讀之下，敬謹凜遵。此次罷市，雖係有人播弄；然是否有匪徒在內，正飭確切調查。惟聞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二日

四九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三日

五〇〇

省外各處伏莽，皆藉此蠢蠢思動，欲乘機勾串，幸地方紳商人等，向未與之結合。然事機瞬變，自應先事預防，爾豐惟有妥爲佈置，總期消息無形，如續有情形，再當電達。今日各商店又復關閉；惟柴、米、油、鹽四行，照常貿易，其餘亦尚可通融購買，故地方尚稱安靖。

抑爾豐更有請者，川中自改巡防以來，兵數過少，雖有五軍，而兩營僅抵從前一營半之用。川中盜匪素多，各營星羅棋布於外，省城兵勢甚單，一遇有事，實屬不敷分佈。擬設法籌款，暫行再招一軍，以資鎮懾。謹請代奏。爾豐敬叩。冬。」（註三）

清廷通令全國，緝拏虧款私逃之已革道員蔡乃煌。（註四）

清外務部准駐荷蘭公使陸徵祥請，籌費建築海牙使館。（註五）

註一：三餘書社主人「四川血」中「四川因鐵路亂事始末情形記」。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一至二。

註三：「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一。

註五：「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八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初三日（八月二十六日） 成都繼續罷市罷課，各街安靜，日用必需品照常交易。

三餘書社主人記曰：

「初三日午刻，司道各官在鐵路公司會議開市及開課辦法，公司中人云：須待政府回電，路歸商辦後再議，以致仍無頭緒，一時難以定局。惟各界均甚鎮靜，尚無野蠻舉動。即日用所需各物，亦照常交易，並不高抬價值，故罷市已三日，各街安靜如常。各家門首均貼有黃紙，書寫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朝夕焚香禱祝。」（註一）

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會，呈請川督趙爾豐，暫行休會，聽候查辦。

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會，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未得公司決議，奏派李稷勳爲宜昌段經理，指股東爲「少年喜事，並無明白紳士」，並有「嚴行彈壓，以遏亂萌而靖地方」等語，不甘蒙此惡名，特請休會數日，靜候查辦。文曰：

「竊維四川川漢鐵路公司，因郵傳部賣路奪款，特開股東總會籌議一切。開會以來，所有言論宗旨，均經督部堂親臨；並委派行政官蒞會監督，實未敢有暴亂行爲。乃昨聞郵傳部奏請欽派李稷勳爲宜昌總理，不待公司議決交路，蔑棄出資股東至於極地；並指股東等爲少年喜事，並無明白紳士；甚至指爲反抗，並有「嚴行彈壓，以遏亂萌而靖地方」等語。直以全川股東，悉爲亂民。股東等果有不法舉動，督部堂監臨在近，即執法相繩，豈敢懟怨。若祇以議及路事，遂誣爲反抗，謂爲亂民，則股東等隨時隨地可以橫死，實所不甘。

現在川路無論仍歸商辦與否，以事經七年，款逾千萬之巨業，一旦求其歸宿，非鄭重詳審，從長籌議，斷不能服人心而清輭輟。今開會兩旬，重要事件議未過半，郵傳部輒以反抗亂萌相目。股東等欲倉卒散會，則恐貽誤無窮；欲繼續會議，則恐橫被惡名以取罪戾。再四思維，惟有懇請督部堂澈予查辦，此次赴會八百餘人，究竟有無不公不正，喜事肇亂情形，以分虛實。否則不惟股東等不敢承此惡名，即全川數千萬人，曾經出資入股者，皆當寒心屏足，不知死所。貽害大局，實非淺鮮。

爲此暫行休會數日，駐省靜候查辦，明白宣示，不勝皇急待罪之至。伏乞督部堂核辦施行！」（註二）

趙爾豐批示，則認爲「該會尙能維持秩序，並無滋擾情形」。批曰：

「據呈已悉。股東開會以來，本督部堂以該會尙能維持秩序，並無滋擾情形，歷經電達閣、部代奏。其中「果」有不公不正之人，本部堂監臨切近，自不難默識其人，隨時取締；即郵部來電，亦並未指實有人。所請查辦一節，應毋庸議。」

至路事緊要，該會長等既經任事於前，仍當確切研究，以善其後，是爲至要！此批。」（註三）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內閣，對川人爭路罷市罷課表示同情。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初三日

五〇二

川督趙爾豐以川人爭路並未「滋擾暴動，礙難拏究。」況「爭路狂熱深入人心」，即警兵亦時有哭泣者，恐強行禁阻，激成事變。尤以成都各街衢，供設光緒萬歲牌，阻礙交通，密電內閣請示機宜。

按：成都各街衢紛搭過街臺，上供光緒牌位，文武官員經過，均需下轎下馬步行。

電曰：

「那（桐）中堂鈞鑒：昨發閣電，謹請代奏，想已邀鑒。

川因交路查款之電，罷市、罷課，聲稱實係不得已之籲懇，非敢圖逞。似此本應懲治；然人民皆未滋擾暴動，礙難拏究，恐更因之激成事變，祇有分派兵警，嚴行彈壓。一面出示曉諭，令其照常營業。惟其中尤有困難之處：地方所恃保衛治安，端在兵警；而爭路狂熱，深入人心，從前警兵，時有哭泣者。軍隊中則良莠混雜，且皆係本省之人，默察情形，殊不可測。

現在外州縣伏莽遍地，皆假路事為名，蠢然思動。即此區區不足恃之兵，顧彼失此，不敷分布。審慮至再，實未敢孟浪從事也。

省中各街衢皆搭蓋席棚，供設德宗景皇帝萬歲牌，輿馬皆不得過，如去之必有所藉口；更有頭頂萬歲牌為護符，種種窒礙，不得不密為陳告。倘將席棚折去，或竟違抗及頭頂萬歲牌滋事之人，可否敬謹將萬歲牌焚化，奪其所恃？敬祈鈞裁！並懇轉達慶王爺（奕劻）、徐（世昌）中堂。究應如何辦理之處，伏候電示祇遵。爾豐叩。江。」

（註四）

廣西南甯一帶水災嚴重。

南甯一帶，近大雨兼旬不止，以致江水頓高二丈，田鎮居民淹斃無數，日內水勢雖稍退，然田禾已被損傷，米價遂昂貴。（註五）

註一：三餘書社主人編「四川血」內「四川因鐵路亂事始末情形記」。

註二：「辛亥四川路事紀略」。

註三：同註二。

註四：「文獻叢編」第二三輯（清宣統朝四川鐵路案）頁一，民國五十三年三月臺灣國風出版社影印版，下冊頁七一八。

註五：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初四日，第二頁專電。

初四日（八月二十七日） 四川榮縣革命黨人王天杰等託名保路，布告起義，遠近震動。

榮縣黨人王天杰，於七月四日已促縣人罷市、罷課，停止納賦稅，接收經徵局，率民軍訓練所學生百餘人，拘留縣局委員，以總團長名義，號召民團千餘人，託名保路，布告起義。天杰並誓於衆，願以家財充餉；於是遠近皆震動，而彭、眉、青、井、仁、邛、名、洪、夾、榮、威十餘州縣，相繼起義。

（註一）

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內閣，建議川路仍歸商辦，並將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議決。

趙爾豐以郵傳部之收回川路辦法，「不惟有負川人初心，且與附股與否任民自便之旨更復相背。」復鑒於「亂機已動，大局可危。」電請內閣代奏，建議俯恤民情，川路暫歸商辦，並請將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議決，以作轉圜。認為「倘能准交院議，即可轉危爲安；若始終堅持，則禍亂不知所屆。」電曰：

「川人初奉路歸國有，附股與否，任民自便諭旨，皆無他議。嗣見借款合同，起而爭約爭路。皆謂合同雖根據於張（之洞）文襄之草約，然原約並無四川在內，今以宜夔抵補荆漢，實非所甘。況川省以本省之款，修他省境內之路，亦係爲顧全公益。乃不待股東議決，竟行收去，不惟有負川人初心，且與附股與否任民自便之旨更復相背。一般人民，則尤以合同中之種種箝制，國權盡失，無異路送外人，將貽全國大患。故此次罷市、罷課，人心堅固，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四日

五〇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四日

五〇四

謂國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暫歸商辦，並請將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議決。院議通過，不敢再有異辭；否則，舉凡一切賦稅、雜捐，概不完納。政府若不予轉圜，人民亦將堅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動；如用強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對待之云云。

現今外州縣頗爲騷動，多有聞風罷市者，前飭各屬一體嚴行戒備，勿令滋擾。然亂機已動，大局可危，兵力單弱，不敷分布，況又不盡可恃，人人有眷懷桑梓之念，而路送外人一語，牢不可破，欲其捍衛盡力，實難憑信。本省之兵力既不足恃如此，外省救援，又非月餘不能到。

爾豐受事之初，已窺其隱患，故思潛移默運，收拾人心。乃自交路查款之電發表，遂相率而起，再四開導，言莫予從。果實力充足，自不難布置；而環顧左右，艱窘萬分，一發難收，大局不堪設想。惟有仰懇王爺中堂密爲代奏轉圜，拯救危局。倘能准交院議，即可轉危爲安，若始終堅持，則禍亂不知所屆。目前危險情狀，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披瀝上陳，惶迫待命！旨意如何？乞速密示！爾豐叩。支。」（註二）

清署川督趙爾豐，再電內閣，川省「事機瞬變，局勢日見危迫。」請「鼎力維持，籌商轉圜之策。」

電曰：

「頃電想鑒鑒：川省路事，爾豐受事後，即知解決不易，隱患方深。口與該會人等反復磋商，以求完善。伊等每以合同善否，遂款向爾豐質問，亦殊難致辭。

近日本期竭盡心力，事機瞬變，局勢日見危迫。倘或勢處萬難，亦決不敢勞朝廷慮，惟望王爺（慶親王）、中堂（那桐、徐世昌）鼎力維持，籌商轉圜之策。倘蒙朝廷加爾豐以嚴譴，慰川人以溫諭，縱或未能挽回全局，或可不致變生意外。保川即以保國，大局幸甚，不勝叩禱盼切之至！爾豐叩。豪二。」（註三）

趙爾豐對四川各地之罷市罷課保路熱潮，竟避重就輕，多有隱諱之詞。顯有兩面玩弄手腕之意圖。其所致郵傳部之電曰：

「郵傳部鑒：辰江電悉，省地方初二日發現罷市之舉，當經剴切開導，並派兵警妥為彈壓，一面密飭有電各屬，將電局線路，妥為保護，目前省城尚無暴動行為，省外亦稱安謐。豐支。」（註四）

清廷諭內閣：電寄趙爾豐：

「電奏悉，商店罷市，既係有人播弄。省外伏莽蠢蠢思動，著仍切實彈壓，毋任囂張，並確查情形，隨時電奏。所謂省城兵勢甚單，擬設法籌款，暫添兵隊等語，著該衙門知道。」（註五）

清外務部照會駐京英使朱爾典，自本月十九日起，禁止印度鴉片運入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四川五省。

照會文曰：

「為照會事，本部奏請分省禁運印度洋藥，擬從奉天等省先行辦理一摺，業於本月初二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所有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四川五省，擬即西歷九月十一號，為實行禁止印藥運入各該省期，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見覆可也。」（註六）

奉天莊河廳農民潘永忠等，抗納警學各捐，率眾搗毀復州自治議事會，包圍衙署。

註一：「辛亥四川革命紀事」，錄自「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版。

註二：「文獻叢編」第二十三輯頁一至二，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版，下冊頁七一八。

註三：同註二，頁二一。

註四：同註二，頁一。

註五：「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二至三。

註六：「內閣官報」，宣統三年七月份，法令類，頁一五三至一五四，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四日

五〇五

初五日（八月二十八日）清成都將軍玉崑、署四川總督趙爾豐、副都統奎煥、署提督田振邦、署布政使尹良、提學使劉嘉琛、署提法使周善培、鹽運使楊嘉紳、巡警道徐樾、勸業道胡嗣棻，據川路股東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等呈，電請內閣代奏，將借債收路事件，交資政院詳議。

玉崑等以四川罷市已經四日，「萬眾哀憤，禍幾四伏。」近日已有「不納賦稅、雜捐，抵扣股息之說。」請求清廷「俯鑒民隱，曲顧大局，准予暫歸商辦，將借款修路一事，俟資政院開會時提交議決。」

「電曰：

「頃據鐵路股東會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暨全體股東等呈稱：『為郵傳部違法借債收路，危變不測，非依法交議，無以服衆心而維憲政，懇予據情電奏事。』

竊維四川川漢鐵路，經郵傳部定策收歸國有，股東特別開集總會，痛矢大良，反復研究，實係萬不可行，一則募借外債，未經資政院議決，廢止本省權利，未經本省諮議局議決，有違先朝庶政公諸輿論之意；二則、合同失敗，舉全路用人、購料、理財之權，悉受制於外人；三則、駐宜總理李稷勳，不商股東，竟以商款交部，顯悖歷次上諭。綜此諸多不合，礙難承認。乃正在研究，忽聞郵傳部戾拂輿情，竟以專擅害公為股東總會所請撤銷另換之李稷勳，奏請欽命總理宜昌路事，故意蔑法欺天，置全川出資辦路之人於無可容足之地。本月初一日電文宣布，遂激成罷市之舉，雖經各行政官吏及股東等竭誠開導，而執理甚堅，義不苟讓。股東等既須熟籌路事，又懼於四川大局危險，神智齊亡，莫知所措。

竊查省城罷市以來，各街嚴守秩序，比戶泣奉景皇帝靈主，祇有哀號，而無暴動，外象極為肅穆。然而，悲憤愁慘，鬱結甚深，再延時日，變且莫測。股東等固無安輯地面之責，而川路股本，由散碎集綴而來，七千萬人，皆在股東之列。此種缺望之舉，萬心齊決，必至不可收拾，非少數人所能勸譬。默念前途，實堪股栗！股東等為大局

危急，慮無暇繁瀆。

總之，據「商律」之規定，當立憲之時代，無論此次借債收路，其利害當否如何？商民祇能嚴守法律，服從資政院、諮議局之決議，不能服從郵傳部違法之命令。惟願皇上俯念民依，仰承先朝欽頒法律，將四川川漢鐵路照常仍歸商辦，一切議事用人，勿任郵傳部妄加干涉。並一面將借債、收路事件，分別飭交資政院、諮議局詳議；果使策非過舉，院、局皆表同情，則議策悉據法律，非郵傳部私擅專斷可比。股東等雖被損失，固應俯帖順受。否則，院、局章程可由部臣任意破壞，即國家一切法律，不能責人民以獨從。

罷市已成，無方開解，曠口持久，禍福難料，股東等實不能為衆人負責，即刀鋸鼎鑊盡加於股東等，亦必無救於全局之糜爛。

今省城罷市已逾三日，外邑風聲，亦復不知所屆。情勢危迫，死所未卜，惟有懇予據情代奏將四川川漢鐵路此時仍歸商辦，候旨飭交資政院、諮議局議決，再定接收辦法，以服衆心而維憲政。為此具呈，伏乞核准電奏施行。」等語；據此。

伏查川路自奉改歸國有之命，歷經前護督王文及爾豐反復開解，輿情終於借款合同各懷疑慮。此次因請代奏撤換宜昌總理李稷勳，郵傳部復奏改欽派，羣情於是大激，致有初一日罷市、罷課之事。爾豐日集紳民，竭力開導，而羣疑已結，終非空言所能解釋。紳商學界，大小婦孺，均來轅疊次要求。現已罷市四日，雖尚保守秩序未見暴動，而萬衆哀憤，禍機四伏。近日復有不納賦稅、雜捐，抵扣股息之說；若不速籌解決，是以一路事發其難，而全局蒙其害。川省伏莽本多，財政素窘，影響所及，尤難收拾。

該股東會此次所陳，係為法律之請求，現在民氣甚固，事機危迫萬狀，應懇聖明，俯鑒民隱，曲顧大局，准予暫歸商辦。將借款修路一事，俟資政院開會時提交議決。九月為期至速，與其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糜爛地方，似可待交院議，從容數月，未妨路政。人心一失，不可復收。

玉崑等共負地方之責，同處艱危之局，勸解無效，防制無從。竊維停收租股，已廣皇仁，忍以戡定之勞，重傷元氣。事勢至今，不敢不冒死瀆奏，伏望宸斷，迅將此次電奏發交內閣國務各大臣從速會議，宣示辦法。察看情形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五日

五〇八

，如不得請，推其極端，實有非玉崑、爾豐所及料者。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請代奏。成都將軍玉崑、署四川總督趙爾豐、副都統奎煥、署提督卞振邦、署布政使尹良、提學使劉嘉琛、署提法使周善培、鹽運使楊嘉紳、巡警道徐懋、勸業道胡嗣榮謹叩。歌。」（註一）

四川教育總會以罷市罷課影響教育，致電學部請示辦法。成都商務總會致電農工商部，設法維持川路民營，以順輿情。（註二）

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川人一致主張爭路，「士庶紳商，幾成一致。」應「經權互用，挽此危局。」

電曰：

「電局已早飭軍警嚴密防範，當可無慮。惟周（祖佑）守並未在局，個人之安危，實難兼顧。如周守十分為難，亦飭稟商尊處，妥酌辦理。」

路事前已屢出告示，曉以利害，晤見紳耆，又復百方譬喻，言莫予從，士庶紳商，幾成一致。近日外州縣已多有罷市之處，大局岌岌，不可終日；雖竭盡能力，而困難萬端，務祈經權互用，挽此危局，無任感盼。」（註三）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建議請旨撤換趙爾豐，特派袁世凱赴川查辦。

端方認為趙爾豐「掌兵執法，不能保全治安。」「違道干譽，不徒妨害路政，且恐激為亂階。」繼續督川，必無良果，非如袁世凱其人者，「不克鎮壓浮囂，納諸軌物。」電曰：

「近日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兩次電奏，均未遭嚴切之責備，川事甚不易結束。季帥電奏罷市、罷課各節，究竟是否係股東會所為？抑係匪徒鼓煽？如係匪徒鼓煽，應照現行刑律：『凡匪徒借事罷市，為首應絞立決，為從應絞監候』，斷不應聽其橫行，不予查拏懲辦。季帥掌兵執法，不能保全治安，已有應得之咎。如係股東會所為

，則此種不合規則之會，何以不勒令解散，甚且屢電獎許庇護，不知是何居心？季帥於此兩者，均無所逃罪。況川中現在民間多煽動，更有督臣爲之提倡，風潮何患不烈。

方意：國有政策如反汗不實行則已；如必實行，季帥督川必無良果。非有如慰帥（按：袁世凱號慰亭）其人者，萬不克鎮壓浮囂，納諸軌物。

此時季帥與王采臣（按：王人文號）已成沆瀣，遽予嚴譴，必更力加鼓勵以實其言。惟有特派重臣先往查辦，到川後略有布置，再行發表，最爲穩著。若任其違道干譽，不徒妨害路政，且恐激爲亂陷，湘、粵喜事之徒，且將聞風踵起，大局益難收拾。請向政府痛切言之。

再、聞王采臣初三去成都，改道由漢中進京。川人罷市、停課之日，正當轎轎臥轍之時，釀變之由，概可想見。

。（註四）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湖廣總督瑞澂，商請抽調鄂軍入川，保護商埠，以作聲援。

原電略曰：

「川督以兵警皆川人，懼不用命，鄂係緊鄰，公素顧全局，可否就宜昌現駐之軍，先行調赴重慶，保護商埠，以作聲援。如可行，請密飭預備小輪載往，並須續派填紮，以顧路工。候電再奏。」（註五）

駐京俄使廓索維慈 (Ivan J. Korostovetz)，照會清外務部，外蒙曾派四次代表請俄救援，要求中國停止在外蒙練兵移民。

俄使照會略曰：

「中政府近年以來，在外蒙一帶之舉動，俄政府頗視爲於兩國睦誼有危險之處，如練兵移民各節，中政府切須注意。此舉即蒙古人民亦甚爲驚疑，現有喀爾喀各盟王公及庫倫喇嘛等，已四次遣人赴俄京，訴告中國官吏欺凌擾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五日

五〇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六日

五一〇

害之狀。俄政府因顧念中俄兩國極親睦之邦交，故不願出而干涉，已拒絕蒙古各代表之請。務望中國政府將對於外蒙所行政策之真意，誠實相告云云。」（註六）

註一：「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二：國史館審校檔。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頁九。

註四：同註三，卷八十頁八至九。

註五：同註三，頁八十頁六。

註六：林唯剛「俄蒙交涉始末」，引自「民國經世文編」第二十二冊頁六；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頁五九〇，民國四十七年十月臺北中華書局版。

初六日（八月二十九日）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內閣，嚴劾署川督趙爾

豐，主先派重臣赴川查辦，再行另簡川督。

端方以趙爾豐處理川民保路，「荒謬乖方，有辜職守」，「始則恫嚇朝廷，意圖挾制；繼則養癰貽患，作繭自縛。」請內閣請旨，特派重臣赴川查辦，俟部署略定，再行另簡川督，並治趙爾豐應得之罪。原電略曰：

「查川中昌言廢約，事變迭生，一誤於前護督王人文不憚躬為奸民反抗朝旨之倡，釀禍已熟，受代以去。再誤於趙爾豐抵任兩日，抗違迭次諭旨奉行代奏，以奏派之總理李稷勳，而可任股東會以擅撤；以朝廷厲行之國有政策，而可借廢約之說以取消，實已荒謬乖方，有辜職守。然猶可諉曰：到任未久，委曲求全，將奏請欽奉嚴重諭旨以示鎮「攝」（疑「攝」字之誤）也。」

自初二日電奏有罷市、罷課之舉，又聞有街衢皆搭席棚，供應德宗景皇帝萬歲牌，頭戴萬歲牌為護符等事。乃知趙爾豐庸懦無能，實達極點！始則恫嚇朝廷，意圖挾制；繼則養癰貽患，作繭自縛。警兵不用命而銜泣，是謂無

警；軍隊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謂無兵；無警無兵，四川大勢已去，雖百趙爾豐何益！且光天化日之下，街衢蕭棚，何以能從容令搭？頭戴萬歲牌，何以能游行自如？省垣何地？督臣所司何事？無法無紀，造此怪象，尙復成何世界。

前者湖南反對國有，經湖廣總督瑞澂電致湖南巡撫楊文鼎，禁止刊刻傳單，開會聚衆，登時解散。今則羣情帖然，收路在即。若待禍機已發，事變已出，始張皇入告，謂爲民氣難馴，推其用心，直欲藉人民造亂之名，以實其言之不謬。路事不足惜，如大局何？

至趙爾豐對於地方供德宗景皇帝萬歲牌、頭頂萬歲牌之舉，不卽拿辦，尤屬悖妄。

查現行刑律：『凡不逞之徒，歃血訂盟，轉相結連土豪、市棍、衙役、兵丁，彼倡此應，爲害良民，地方官如不簽拿，惟圖掩飾，將地方文武各官革職，從重治罪』。又『刁民聚衆四五十人以上，借事罷市，尙無開堂審署並毆官者，照光棍例；爲首絞立決，爲從監候』。又查順治十八年，蘇州士子以學使納賄，聚衆哭臨，世祖章皇帝經巡撫朱國治奏請，斬決金聖歎等十餘人有案。趙爾豐身任疆寄，何至並此不知。況川人此舉，褻瀆乘輿，詆誣先帝，大不敬之罪，已不可道。趙爾豐居然承認名爲護符，一則曰：『去之必有藉口』，再則曰：『可否奪其所恃』，任其招搖過市，是直與無識愚民同一心理。由此變本加厲，無異設壇誦咒，習拳之事，必將接踵而起，彼時雖嚴治趙爾豐之罪，噬臍又將何及！

端方竊思：今日之事，專就路事立論，究竟國有政策是否可搖動？債款是否可拒？合同是否可廢？利害昭然，不難立判。如果義無可改，則迭次明諭煌煌，趙爾豐不能督率交路收款，已屬罪無可辭。再加以敗壞疆事，督臣無調用兵警之權，愚民有白日橫行之勢，妖妄成風，撫馭無術，長此濫膺重寄，勢必職爲亂階。

查閏六月二十五日欽奉諭旨：『瑞澂、端方電奏各節，應由端方就近迅速會商趙爾豐，懷遵疊次諭旨，妥籌辦法，嚴行彈壓，毋任滋生事端。並將詳細情形隨時查明電奏。欽此』。節經電商趙爾豐，據復電，言語支吾，毫無要領，甚且謂川人舉動尙有理由。非請明降諭旨，特派重臣赴川查辦，俟部署略定，再行簡派川督，並治趙爾豐以應得之處分，以免趙爾豐藉以爲詞，挾之增重。廟謨深遠，必已洞鑒及此。」（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七日

五二二

清湖廣總督瑞澂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允派鄂軍入川，並主嚴旨責成趙爾豐懲辦川人。

原電略曰：

「昨忽來電以羣情憤激，罷市、罷課，尙無擾亂情形，請激派兵速赴鄂邊駐紮，情形至爲慌亂。激當允有警隨時調遣，一面飭宜昌道府會營防範；如有鼓煽之人，卽行拿辦。今閱季帥致內閣電謂：警兵時有泣者，街衢搭棚供奉德宗萬歲牌。此等舉動，實足搖惑人心，季帥不早遏抑，以致日久醞釀，恐將不可收拾。」

爲今之計，惟有商之內閣，請降嚴旨，責成川督切實勸告，不聽，則強制執行，嚴拿爲首倡議及從中鼓煽之人，懲辦一二，或可漸戢囂張。如始終不負責任，內柔弱而外姑息，爲患甚大，伊胡底止。」（註二）

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電內閣協理大臣那桐、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對於川人保路之舉，「不可再用壓力」，「非朝廷稍變方針，萬難解決。」（註三）

江蘇暴雨，濱江各圩堤潰決成災。浙江海塘工程坍毀，杭、嘉、湖、紹四府，一片汪洋。（註四）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一頁一三至一五。

註二：同註一，頁一〇至一一。

註三：「文獻叢編」第二十三輯頁二，臺灣國風出版社影印版下冊頁七一八。

註四：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十一日，第四頁新聞。

初七日（八月三十日） 清廷以川民相率要求，反對鐵路收歸國有，命郵傳部、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將路款輟輟，妥速清理，明示辦法，以釋羣疑。」並命署川

督趙爾豐，「剴切開導，設法解散，俾各安心靜候，照常營業。」

清廷諭曰：

「電寄趙爾豐：電奏悉。鐵路收歸國有，係爲減輕小民擔負起見，疊經降旨宣布。乃川民仍多誤會，相率要求，其詞雖激，其愚可憫，朝廷亦何忍重負吾民。著郵傳部、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將款輟輟，妥速清理，明示辦法，以釋羣疑。」

趙爾豐身任疆圉，保衛治安，是其專責，務當仰體朝廷愛民之隱，剴切開導，設法解散，俾各安心靜候，照常營業。儻或辦理不善，以致別滋事端，定惟該督是問。」（註一）

清內閣連電署川督趙爾豐，不主將川路問題交資政院諮議局討論，鐵路國有政策不能變更。

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連電署川督趙爾豐，一則謂：「川路問題一經交資政院諮議局討論，「必不以收歸國有訂借外債爲然」。況且「事關四省，儻竟相率效尤，朝廷豈能因此收回成命。」再則謂：「鐵路國有，勢難反汗」，仍希「恪遵諭旨，宣布德意」，「揆度情勢，策畫萬全。」（註二）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署川督趙爾豐，重申收路辦法，萬難變更。

原電略曰：

「查此次幹路收歸國有，附股與否？任民自便，實因時局艱危，邊患日亟，國防與民業兩相關繫，當以鐵路爲第一急務。川漢、粵漢同時並重，而宜夔路綫險阻，即此一段，華工難施，民款易竭，雖二十年莫保其成，此借款合同所以將宜夔抵補荆漢也。若謂川省獨不可行，普天率土之謂何！朝廷一視同仁，政策豈容歧異。況張文襄所定草合同與此次所改正合同，路綫條款，同奉諭旨遵行，勢難獨改。若謂路「遠」（疑「送」字之誤）外人，此說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七日

五一四

易煽惑。蓋借款造路，各國常有，即如京漢以路作押，十年歸款，收回自辦，毫無流弊。此次川、粵漢係四國銀行合借，爭至不以路押，實已不遺餘力，無非期在速成。並准如內外臣工所請，悉除租股，而路款俱由部籌還。在國家任其艱難，而士民沾其利益，使軌路早日交通，即實業早日興旺。如果商民真心愛國，合同本可十年歸還者，全國人民何不可於十年之內，先期陸續贖回小票，俾國外債變為國內債。但借助其力，速成吾路，及路成而債清，豈非自強盛舉，不較勝於空言拒款乎？川中不少正紳，當其質問之時，貴督不妨盡辭解釋。」（註三）

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內閣，川民認借款不經議會通過，有違憲法，施用壓力，必起反抗。英領事已建議，川境之路由川人自修。

原電略曰：

「自宣布立憲以來，外間官勢日縮，民權日張，每議一事，權利之間，絲毫不肯退讓，由來已非一日。此次川人，皆以立憲國民，但能根據法律，不妨竭力以爭。借款乃國債問題，不經議會通過，即為有違憲法。且郵部訂立合同之時，正內閣辭職之際，如經閣議，利害所繫，政府必不贊成。是郵部蔑棄憲法，一意專制，人民萬難承認。所有爭約、爭路、爭款，皆憲法根本之解決關係，不僅止路事云云。此時如純用壓力，反抗必藉此而起。其中更有曲折詳情，前電當蒙鑒及。目前只有嚴密防範，以保治安，地方儼有亂萌，自仍當力懲辦。尤懇中堂顧念全川，維持大局，儼蒙俞交院、局分議，拯救眉急，可事從容布置，不勝感禱！」

日昨英領來函，議及路事，擬將宜歸已用之款暨現存之款，京還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為故路，一以符先朝商辦諭旨；一以符幹路國有、枝路准民自辦之旨，亦不相背。如與公司議妥後，伊即電達駐京各國領袖公使及英公使云云。」（註四）

清湖廣總督瑞澂，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討論奏劾署川督趙爾豐。

原電略曰：

「今讀虞電，內以激變為慮，而次帥（按：趙爾豐號次珊）又為乃弟開釋，則具奏必無效。果優柔足以儆事，

川人窺破內外隱情，復肆無忌憚，粵、湘必將效尤，不特國有政策，朝廷命令不行，此外各事，皆不可爲，大局可憂更鉅。次帥手足之誼，持論自與吾輩不同。激極焦急，望公速爲挽救，無任企幸！」（註五）

直隸東安永定河決口，南通州大水成災。（註六）

駐京英使朱爾典覆外務部照會，同意本月四日外務部致英使照會，自本月十九日起，禁止鴉片運入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四川五省。（註七）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五。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八頁六。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頁一七至一九。

註四：「文獻叢編」第二十三輯頁二至三。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版下冊頁七一八至七一九。

註五：「愚齋存稿」卷八十頁一九至二〇。

註六：「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一〇；「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八號，「中國大事記」頁六。

註七：「內閣官報」，宣統三年七月十日，法令，頁一五四。

初八日（八月三十一日）孫先生文自美國致函吳敬恒，對於黨人楊篤生之投海自殉，深表遺憾。並力勸黃興勿行個人暗殺主義，以免徒供犧牲，並希保存元氣，再謀大舉。

函曰：

「頃讀來示，並致伯耀君函，驚悉篤生君有投海之慘劇，殊深悲悼。弟觀篤生君嘗具一種悲觀懇摯之氣，然不期生出此等結果也。夫人生世間，對於一己方面，此身似屬我有，行動似可自由，然對於社會方面，此即社會之一分子，亦不盡爲我所有也。倘犧牲自身，不有大造於社會者，決不應爲也，楊君之死，弟實爲之大憾也。」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八日

五一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八日

五一六

自羊城失敗後，黃君匱午（黃興號）亦生一憤憤不平之氣，決欲行個人主義，以與李張等賊拼命，吾黨同人聞之，無不大驚失色，恐再演精衛君之悲劇，於是各埠函電紛馳以勸阻之，切勿行此。茲得黃君覆電，謹錄於左：「少年學社及中山致公堂並轉芝加哥：電函悉。弟行此，以粵事非先破壞，急難下手，且不足壯黨氣，酬死友。今遵諭先組織四隊，按次進行，惟設機關及養恤費甚鉅。茲李準雖傷，須再接再勵，懇助萬五千元，電中國報收，乞覆。興。」按此電先敘彼欲行個人主義之理由，次曰今遵諭，即允從各埠同志函電之勸阻也。蓋黃君一身為同志之希望，亦革命成敗之關鍵也。彼之職務，蓋可為更大之事業，則此個人主義，非彼所宜為也。故未接此電之前，此間已有兩同志趕回，欲代彼行此也。今彼欲組織四隊，按次進行，大為同志所贊成。昨日已勉滙萬元，尚差五千元，弟另發函檀香山請將餘款電滙，大約可得千元，若石君衡青能速電滙楊君遺款，則所差者不過三千元，使能足萬五之數矣。黃君實仍居香港，惟此事千萬秘密為望，石君電款，可著他由倫敦直電香港中國報收。電滙後宜即發一電報通知黃君，可用吾黨之秘密△字電碼發去。（此碼弟過英時，似曾留下一本在先生處或石君處。）如無此碼可用中國電報明碼云電某銀行若干元，請交克強（勿用姓）收便可。弟於西九月二號離金山往美之北中各省，兩月後可再抵紐約，通信請照上地址寄便妥。此候大安不一。石君衡青統此不另。弟孫文啓。西八月三十一號。」（註一）

清廷命李家駒署理資政院總裁，達壽署理副總裁。（資政院總裁世續因病再賞假一月）（註二）

清福建提督洪永安因病解職，清廷以福建福甯鎮總兵孫道仁為福建提督。（註三）

清湖廣總督瑞澂、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認為趙爾豐敗壞川事，非派有威望重臣前往鎮懾，難望收局。

電曰：

「川事為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敗壞至此，自非有威望重臣往為鎮懾，難望收局。蔭弟（疑指吏部尚書李

殿林蔭壩）、杏公（盛宣懷號杏孫）居中力爲主持，能向展座（稱攝政王載灃）力陳，芻言見采，全川或不至陸沉，厥功不在禹下，不勝欽佩。此事能早日辦到，庶冀挽回萬一，遲益不可爲矣。宜歸由澂密爲設備，或不致擾攘如川，請紓塵注。」（註四）

成都成立官紳維持會，維持罷市秩序。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一〇二頁。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七。

註三：同註二。

註四：「愚齋存稿」卷八十，頁二三。

初九日（九月一日） 成都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正式議決實行抗糧抗捐。

決議如下：

- 一、自本日起即實行不納正糧，不納捐輸。已解者不上兌，未解者不必解。
 - 二、將本日議案提前交公司、諮議局照例呈院，併啓知各廳、州、縣地方官。
 - 三、佈告全國，聲明以後不擔任外債分釐。
 - 四、懇告全川人，實行不買賣田地房產。
 - 五、廣告全川人民，俟前四條實行後，自動開市、開課。（註一）
- 清廷派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張鳴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湖南巡撫余誠格，各於粵漢川漢鐵路所轄境內，會同辦理鐵路事宜。（註二）
-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湖廣總督瑞澂、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互相電商，由端方赴川查辦路事。（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九日

五一七

川路宜昌段經理李稷勳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認為仍駐宜歸，「徒貽口實」，於路事毫無補救，請迅商川督，另舉賢員，來宜昌接辦。（註四）

清成都將軍玉崑、署川督趙爾豐等，電請內閣代奏，參劾盛宣懷操縱醞變。自請辭職，懇求另簡重臣星馳來川，以圖補救。並特開御前會議，迅求救急弭亂之法。

原電略曰：

「郵部可亡川，而守土者萬不敢亡川以禍全國，利害輕重，兩兩相較，得失易明。及至禍及國家，郵部豈能當此重咎。出於無形之激烈，則不納丁糧、釐稅、雜捐，二千數百萬之歲入，頓歸無著。四川一切行政固惟束手，而京部、洋債、解協等款，全無所出，貽誤實大。且滇、黔、新、甘、邊藏、向皆仰給於川者，亦將坐困。川一動搖，中央根本，西南半壁，無不受其影響。」

草約本未及川，郵部漫為加入，既強之以必不能甘，復迫之以不留餘地。至於變端已成，猶復始終固執，其措辭固以國際交涉為言，而不知駐川英領前月曾索股東會反對借款合同意見書，譯成英文，報告駐京英使。昨復致爾豐緘，亦以民氣固結為慮，代籌轉圜之法。是外人已有修改合同，聯合我國民團體之意；若猶執國際關係之說，拒絕人民，不特使外人齒冷，萬一外人反而利用，此求彼應，其患豈復忍言。

苟准川人照原案自辦，俟成宜全路告成，再議收為國有，即暫不交院議決，玉崑等猶有詞以勸川人，或得解其疑憤。豈意郵部概置不論！

玉崑等慚疚不能勸導人民，消弭禍亂，惟有仰懇聖明，立予罷斥，一面分簡重臣，星馳來川，或能補救萬一。川乃西南財賦所從出，務求朝廷俯念危局，曲予保全。懇將前、今兩電，特開御前會議，迅求救急弭亂之法，勿任郵部敷衍操縱。

現在兵警皆爲本籍，防制已無所施。附省州縣，燒燬局所之事，日有警報。教堂散布全省，防不勝防，保不勝保。通省擾動，兼顧實難。事勢之危，間不容髮。得民失民，激亂再亂，全在此舉。尤在此時改歸商辦，範圍仍屬國家。大亂一作，挽救已屬無濟。」（註五）

張家口大水成災，淹斃人口二千三百餘名，家屋牲畜漂失無算。四川開縣遭受冰雹，被災地區縱橫三十里，田禾損失甚鉅，災戶一千三百餘家，男女六千四百餘口。（註六）

註一：「蜀辛」卷上。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七至八。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一，頁一至三。

註四：同註三，卷八十，頁二九至三〇。

註五：「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六：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初十日，第二頁專電。

初十日（九月二日） 孫先生文離舊金山赴美國北部各地籌餉。

孫先生文偕黃芸蘇等自舊金山起程，周遊美國北部各地；張藹蘊、趙焜則周遊美國南部。當日購長途車券，與鐵路公司接洽，限期九閱月，期內依劃定路線，沿途各埠，隨意下車逗留。自是而後，每抵一埠，當地致公堂分堂即向總堂報告，皆言演說者何等熱心，捐助者何等踴躍。先生先後經鉢崙（Portland）、西雅圖（Seattle）、士堪（Spokane）、抓李抓罇（Walla Walla）、俄頓（Ogden）等埠，籌募成績甚佳。（註一）

清廷命端方赴川查辦路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十日

五二〇

清廷以川民昌言廢約，事變疊生，命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迅速前往認真查辦，並命署川督趙爾豐切實彈壓，迅速解散。諭曰：

「電寄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等：端方、瑞澂電奏均悉。現在四川民心浮動，關係地方大局，至爲重要。著端方迅速前往四川，認真查辦。」

又諭曰：

「電寄趙爾豐：據端方電奏，川中昌言廢約，事變疊生，現已有罷市、罷課之舉，由此變本加厲，焚香設壇，誦經習拳之事，必將接踵而起等語。瑞澂電奏，情事相同。此中難保無匪徒藉端煽惑，著趙爾豐懷遵疊次諭旨，切實彈壓，迅速解散，毋任日久釀亂。釀或養癰貽患，致滋事端，定治該署督以應得之罪。並將近日所辦情形，先行電奏。」（註二）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內閣協理大臣那桐，主張川路仍歸商辦以釋羣疑，勿為革命黨所利用。

趙爾豐致電清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力陳川省「民氣固結，已不受壓制。」蓋「自立憲之說鼓吹，人有自由觀念；自留東學生歸來，多半狂悖言論。」今藉口路亡國亡欲實行改革主義，倘不「先爭轉圜」，「徐圖收拾之策」，影響所及，勢必牽動全國。原電略曰：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辦，即實行停納錢糧、雜捐，以爲對待。他不具論，即兵餉立竭，勢將譁潰，全省坐以自斃。矧其用意，尚不止此，與其爲所挾破壞，不若特沛恩施，毅然解決。人心知感，逆謀都無所逞。路成之後，由國家收回，仍與國有政策無背，一轉移間，大局安定。」

蓋此時所最要者，在勿失民心。川人性本浮囂，易生滋擾，會匪徧地，素好結社。自立憲之說鼓吹，人人有自

由觀念：自留東學生歸來，多半狂悖言論。今藉口路亡國亡，浸潤灌輸於一般人民之心理，羣情疑憤，矢志決心。其中有人欲利用此時機以實行改革主義，初猶存諸理想，近乃見諸事實。影響所及，全國蒙禍。

今昨兩電冒瀆力爭者，非僅爲路事計，實爲大局計也。若郵部恐湘、粵、鄂效尤抵抗，而不知川省有變，湘、鄂亦必繼踵而起，同一不能實行，爲禍愈烈，何如先事轉圜。況張（之洞）文襄章約本無川路，今任川人自修宜夔，仍以荆漢抵補，以符原議，於四國並無損失，當能辦到，此時更何暇計路線之難易，工程之遲速。事勢萬分急迫，不容再緩，惟有先定人心，徐圖收拾之策。爾豐非不用強硬手段，然民氣固結，已不受壓制。內顧實力不足，兵警難恃，禍端所伏，不俟蔓延一省，而言者必以爾豐爲戎首。籌慮至再，未敢輕發。

總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如不准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能臆計。至全國受其牽動，尤爲爾豐所不敢任咎。」（註三）

四川各府縣上電清內閣，請速開閣議，將路款各事，交資政院議決施行。

電曰：

「川民爭路爭約，志堅理足。自月朔停課、罷市，供奉神牌，男婦老幼，朝夕號哭，危迫情形，本省大吏均已電奏。知府等一介末秩，何敢越職妄干，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與其坐視糜爛，何若冒死直陳。竊以民爲邦本，輿論難拂，川省伏莽甚多，現在股東紳商雖守秩序，然市、學久停，人心惶惑，匪徒乘機蠢動，各州縣警報頻來。昨奉郵部妥籌辦理之旨，民情尤爲激烈，議決實行抗糧、罷稅。似此萬衆一心，守死不移，勢將潰決。大患燃眉，斷非敷衍所可解決。敢求俯順輿情，速開閣議，將路款各事，交資政院議決施行，並治知府等以越級妄言之罪。謹電。」（註四）

中日京奉鐵路延長協約簽字。

中日兩國依照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二十日在北京議定東三省交涉五案第五條，將京奉鐵路由瀋陽停車場展至奉天城根。（註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一日

五二二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三一六。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九至一〇。

註三：「文獻叢編」第二十三輯，頁三至四，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版。

註四：「蜀辛」卷上。

註五：「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三六至四一。

十一日（九月三日） 以俄使抗議中國在外蒙舉辦新政，清內閣及外務部電科布多贊參大臣、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變通辦法，審慎辦理。

原電曰：

「俄使面告，奉政府訓條，稱中國疊次聲明與俄敦睦，乃近在蒙古辦理移民、練兵、整頓吏治等事。蒙民深滋疑慮，喀爾喀一帶蒙古王公，並庫倫喇嘛，均屢次專員赴俄外務部訴苦。俄蒙連界，休戚相關，俄斷不能漠視，勢必至在交界等處，籌對付方法。深恐蒙民因之騷擾，從此多事，應請中國將辦理蒙事宗旨，明白宣示，以釋羣疑，而敦和好等語。查整頓蒙古，本我內政，非外人所應干涉。唯壤地毗連，彼極注意，加以蒙古王公喇嘛向彼訴苦，遂致有所藉口。當係各項辦事人員，未能曲體輿情，致招疑慮。不妨由尊處體察情形，據實報告，擬定變通辦法，再行酌定。並以後舉行新政，務先婉切開導，推布公誠，於彼生計利害，尤宜曲予保全，冀可深得蒙心，使之內向，庶免整理蒙務，蒙民不以爲德，轉以爲怨，追求外援，致邊事鄰交，益形窒礙。希查明飭屬審慎辦理爲要。」（

註一）

四川保路會代表白堅、龔煥辰等，在香港聯合粵人開保路大會，到會逾萬人，哀憤備至，演說時哭聲震天。（註二）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

請求朝廷准其酌帶鄂軍入川，並請得隨時調遣川中水陸新舊各軍。如川人不聽勸諭，有暴動情形，准其執法懲辦。（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一〇至一一。

註二：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十二日，第二頁專電。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一，頁八至九。

十二日（九月四日） 湖南同盟會員劉安邦等二百餘人，集會於長沙城東清水塘，密謀聯絡新軍舉事。

本年三月二日，同盟會員劉文錦等，於長沙天心閣會議之後，因消息洩漏，清吏追緝，文錦離湘走漢，於湖南革命進行，仍負責推動不稍懈，屢次密函電湘省同志計劃一切。本日黨人集會於長沙城東清水塘，密謀聯絡新軍起義。謝介僧、文斐著「湖南辛亥光復事略」，記其事曰：

「湘中同志鑒於廣州失敗，演出黃花岡之慘，不能實現其響應之原約，遂採穩健辦法，不主急進。迨七月十日劉文錦密函劉安邦轉各同志，囑乘四川鐵路風潮相機舉事，七月十二日劉安邦召集會議於城東清水塘。到會人數約二百餘，除已列席於天心閣者不錄外，計到會同志為張嘉勛、瞿惟臧、王鑫濤、洪駿、冷德水、胡良臣、余毅興、李裕全、徐棟臣、喻名勝、李彪堂、李香怡、鄧廷猷、余國棟、楊雨農、羅世傑、廖星魁、曾國鈞、楊芳、謝毅伯、劉鎮南、唐禹銘、劉銳、龔守仁、李鴻鄂、姚玉山、易克駿、張瓊霞、梁樹勛、許克祥、王國鈞、吳連斌、袁天錫、楊湘俊、郭鎮湘、丁鏡秋、呂伯華、成光輝、湯日強、王鴻鈞、姚雲貴、鍾惟祥、凌金人、王奮武、李榮鈞、李金鈞、李盛萇、譚裕生、周聲堂、彭福林、李海彪、楊振基、李人傑、朋友勝、張訓清、耿竹秋、黃金榜、魯瑩、歐福堂、胡梅初、周業鵬、黃樹南、楊超海、鄒祺良、李漢喬、彭斌、李太平、李鎮軍、袁紹箕、楊振基、袁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二日

運隆、袁培基、胡廷杰、錢占魁、李福生、張紫維、呂秉鈞、王春和、蔡雪汀、李榮生、繇輔廷、文倣、易尚志、鍾雲豐、趙文彬、羅璧城、王舫秋、單振國、王祖謨、晏孝純、周繼楨、鄧丙輝、王榮昇、黃德志、歐陽俊、歐陽福、劉少卿、周榮升、黎光照、戚繼臣、趙榮、熊輝廷、羅鴻奎、王守仁、劉星棠、成值金、梁光懷、易敏樹、方善禹、余幹廷、方楚雄、梁鎮南、楊炯光、黃雪子、彭世清、鍾威羣等，其他則不復記憶，至已加入革命而未及到會者，尤不止此數。當由劉安邦宣讀劉文錦密函，並由各員聯絡責任之代表報告工作進展狀況，經一致決議加緊宣傳聯絡工作，務使全協目一律接受，自是各代表分途積極進行，情勢愈趨熱烈，革命風潮一日千丈，所有混成協目兵將已全部革命化，即駐省各防營亦大半數表同情矣。」（註一）

江蘇常熟、昭文兩縣水災難民三萬餘人，連劫紳商富戶當舖米店百餘家。崑山飢民聚衆萬人，拆毀學校，搶掠紳商，毆斃人命。（註二）

清廷催端方迅速赴川，嚴命趙爾豐確保四川治安。

清廷以成都將軍玉崑、署四川總督趙爾豐等仍請將借債收路事件，交資政院詳議，（按：本月初五日，玉崑等據川路股東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等呈，電請內閣代奏。）傳旨申飭。仍著趙爾豐「懷遵疊次諭旨，迅速解散，切實彈壓，勿任蔓延爲患。」復命署四川提督田振邦，妥爲彈壓地面，以保治安。端方酌帶兵隊迅速前往四川，查辦鐵路事宜，「不准藉詞推諉延宕」。諭曰：

「電寄趙爾豐、玉崑等：電奏悉，郵傳部奏幹路收爲國有，早經降旨允行，決無反汗之理，屢經宣示，乃該將軍等仍以交院議決暫歸商辦爲請，殊屬不知朝廷維持全國路政之深意，著傳旨申飭。現在附省卅縣已有燒燬局所之勢，定係匪徒從中煽惑，希圖擾亂治安，仍著趙爾豐懷遵疊次諭旨，迅速解散，切實彈壓，勿任蔓延爲患。儻聽其藉端滋事，以致擾害良民，貽誤大局，定治該署督之罪，懷之。」

「電寄端方：昨已有旨派端方前往四川查辦鐵路事宜，端方身任督辦，路事是其專責。現在川路風潮劇烈，關

繫甚重，著端方懷遵前旨，迅速前往，不准藉詞推諉延宕。如須酌帶兵隊，著就近會商瑞澂辦理，並將起程日期迅即電奏。」

「電寄出振邦：現在四川人心浮動，難保無匪徒暗中鼓惑，著出振邦申明紀律，將所部巡防各營，嚴加約束，毋爲外間謠言煽惑，並飭各營妥爲彈壓地面，以保治安。儻該營弁目有通匪徒情事，定惟該提督是問。」（註三）

四川保路同志會發表宣言，反對清廷，「不依法律而舉債，不依法律而收路。決定不納租稅，已納者不解，既解者不交。」

宣言文曰：

「成都白朔口罷市罷課，南自印、雅，西迄綿州，北近順、慶，東抵榮、隆，千里內外，府縣鄉鎮，一律閉戶，侍奉景皇帝靈牌，朝夕哭臨，全川憤激悲壯，天地易色。川人所爭者，新內閣第一政策，不依法律而舉債，不依法律而收路，種種蠻橫，直從根本上破壞憲政，故願簽名決誓，先海內死爭之。區區股東權利，猶其末節。今自初九日起實行，不納租稅，已納者不解，既解者不交，萬衆誓死，事在必行，特此佈告全國之熱心憲政前途者，全川股東保路同志會啓。」（註四）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內閣，申訴四川情形危急，仍祈早日解決路事。

電曰：

「昨日欽奉電傳諭旨，惶悚莫名！謹當竭忠盡力，嚴密戒備。惟端（方）大臣所稱，因此變本加厲，燒香設壇，誦經習拳之事，必將接踵而起等語，實絕無其事，亦並無此等風說，果使有之，自不難嚴拏重懲，何敢上貽宵旰之憂。」

惟路事不早日解決，風潮瞬變，在在可危。川人因未奉俞允，恐兩辦終無可望，擬實行不納丁糧、雜捐。當即通飭各屬，嚴切查禁，如有違抗，即行拏辦。一切情形，容再續陳，伏乞代奏。爾豐敬叩。文。」（註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二日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內閣請代奏，另派重臣赴川查辦。

端方藉口本人「對於路事既爲主持國有之人，對於川事又爲奏請查辦之人。」況署川督趙爾豐，「勢必明加抗拒，暗蓄陰謀。」不便赴川「懲辦倡變奸民」，請求另簡素有威望，與四省收路絕無關涉之重臣，赴川查辦。原電略曰：

「端方對於路事，既爲主持國有之人；對於川事，又爲奏請查辦之人。伏查成案，凡關於查辦重案事宜之人，其所持宗旨，必爲合省官民所不滿意。若方此次宗旨，舍懷遵迭次收路諭旨外，即係懲辦倡變奸民，業經迭次陳奏在案。以事體論，則近冒原參本案之嫌疑；以形迹論，慮干迴護己私之物議。端方久任疆圉，於州縣審辦案件，一經人民翻控，派員覆審，必非原審之員；川省查辦路案，豈宜用原參之人。況川省變亂，近益披猖，託廢約拒款之名，行煽惑抵抗之實！」

趙爾豐迭次電奏暨軍、都、督、提、司、道等聯銜代奏，至謂『川兵不忍自殘同類』，又謂：『如不得請，推其極端，非所逆料』等語。膺疆圉之重任，爲虛聲之恫喝，日中豈復尚有朝廷。一聞端方奉命入川，以官民集矢之身，驟膺查辦重寄，勢必明加抗拒，暗蓄陰謀，主客之勢既成，齟齬之端百出。在端方捐糜頂踵，未足酬報國恩，然由鄂至川，道途較遠，深恐銜命在途之日，即屬抗拒暴動之時，未收維持路事之功，先尸激變川民之咎。惟有仰懇天恩，另簡素有威望與四省收路絕無關涉之重臣，赴川查辦，大局幸甚！請代奏。」（註六）

註一：謝介僧、文斐等「湖南辛亥光復事略」，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一一至一二。

註二：「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十二日，第二頁專電。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一至一三。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頁，漁父「論川人爭路事」。

註五：「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六：「愚齋存稿」卷八十一，頁一二至一三。

十三日（九月五日） 成都舉行川路股東大會，會場發現「川人自保商權書」，川情益趨嚴重。

川人因清廷「奪路劫款，轉送外人」，發布「自保商權書」，說明外患危機，抨擊國政，公開與清廷爲敵。共分四項：（一）現在自保條件，（二）將來自保條件，（三）籌備自保經費，（四）除去自保妨礙。

附錄：川人自保商權書

「中國現在時局，祇得亡羊補牢，死中求生，萬無僥倖挽救之理。凡扼要之軍港、商埠、鑛產、關稅、邊地、輪船、鐵道、郵便、與製造軍械、用人行政、一切國本民命所關之大本，早爲政府立約，擅給外人。並將各行省暗認劃分，已定界畫。如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六省，與英國立約，不得讓與他國。福建、浙江兩省，與日本立約，不得讓與他國。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與法國立約，不得讓與他國。山東一省，與德國立約，不得讓與他國。自日俄戰爭和議以來，又與英國立約，不得讓與他國以西藏。滿洲三省，則爲日俄暗分。俄又侵略蒙古、新疆，將由新疆侵入甘肅、陝西。德又將侵山西、河南以徯山東。其餘直隸雖爲京城所在，日本將由奉天入關，以行侵據。」

尤可恐怖者：日於旅順口；俄於西北利亞；德於膠州灣；英於威海衛及香港；法於廣州灣及安南；早已作爲戰爭中國之根據地。立礮台、造營房、泊兵船、製造槍礮彈丸、駐紮將校兵卒，危機四伏，一觸即發。

政府至此，應如何奮發淬厲，亟圖挽救。乃多賄賂公行，日以賣國爲事。而對於人民，猶不許國民軍成立及製造軍械，聽其自保。推其原因：政府深恐人民一強，即爲彼附骨之疽，似非與中國人民同歸於盡不止。

外人既握中國之死命而不實行瓜分者，非其仁愛，亦非力有不能。一則歐美各國，內勢未均；一則中國土地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三日

五二八

漠，人民衆多，非得深入內地，侵據鐵路、財政各權，扼我咽喉，吸我精髓，則猶有煩兵折矢之勞。而或瓜分未均，反啓歐美各國自相爭戰。

以政府之疑慮難解，致外人之侵略無窮，遂將五千年古國，沉淪於九淵之下。

然四川東連兩湖，西連藏衛，南連雲、貴，北連陝、甘，夔門、劍閣，古稱天險，鐵路、輪船尚未大通，以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淺，勢力亦薄。且土地五十萬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萬，氣候溫和，物產無所不有。即比之本，猶不及四川遠甚。今因政府奪路規款，轉送外人，激動我七千萬同胞，翻然悔悟。兩月以來，其團結力、堅忍力、秩序力，中外鮮見，殊覺人心未死，尚有可爲。及是時期，急就天然之利，輔以人事，一心一力，共圖自保。竭盡赤誠，協助政府，政府必當曲諒，悉去疑慮，與人民共挽時局之危，厝皇基於萬世之安。謹將自保條件，分列於後。願我七千萬同胞及仁人志士，付諸議會討論一是，指定方針，或得萬一之幸。

(甲)現在自保條件：

(一) 保護官長 由各廳、州、縣城議事會，通告鎮鄉議事會集議，選定殷實精壯子弟多至百名，少至六十名，作爲舊時團丁，分季輪操，常川駐守官署官局，以便保護。

(二) 維持治安 現在全川罷市，萬一不幸，亂民乘機肆擾，響由保路同志會，會同諮議局協議。既經議決認爲亂民，必先曉以大義；如其不從，乃與大兵彈壓，迫令解散，但須不行殺戮，殘害同胞。

(三) 一律開市、開課、開工、罷市、罷課、罷工，不過表明川人同志，其實損害甚大；故須斟酌時勢，約同一律開市、開課、開工。斷不可前後參差，使秩序之不能始終一致。

(四) 經收租稅 由各廳、州、縣城議事會，通告鎮鄉議事會集議。即由城董事會代收糧津捐與各項釐稅，妥爲存儲，以議支撥。

(乙)將來自保條件：

(一) 應請購屯鋼鐵及礮兵工廠與機器廠（仍改造槍礮），晝夜加工，製造槍礮。

說明：現今國於世界，莫不以鐵血圖存。即如日本既戰勝強俄，又恐起日美及中日戰爭。其東西兩京礮兵

工廠，遂日夜加工，如臨戰事。中國時局危迫萬狀，而礮兵工廠力至薄弱，必須日夜加工，以備外患。

(一) 鍊鐵廠。

(二) 硫酸工廠。

(三) 酒精工廠。

(四) 機械鐵工廠。

(五) 製材工廠。

(六) 水電。

說明：鍊鐵廠與機械鐵工廠、製材工廠，為製造槍礮之本，而百種機械工業賴之。硫酸與酒精工廠，為製造彈丸之本，而百種化學工業賴之。機械與化學工業，均賴電以造其精絕，且尤利用於戰爭。電之大原，出於傾斜澎湃之水力，四川則無地不宜。東西列強所謂富國強兵之大本，要不外是。

(七) 練國民軍。

(八) 設國民軍礮兵工廠（附設礮兵講習及實驗所）。

說明：國以民為本，現今世界各國非民盡為兵，莫不置國與民於危亡。而民兵之本，尤在礮兵工廠與礮兵製造額之應足支配國民軍一倍以上。而礮兵之改良進步，尤在國民之自為講習及試驗。且外患日迫，雖有舊辦之礮兵工廠，亦必有所不及，故應由國民補助之（各外國臨戰之時，凡國民之鐵工廠皆製造槍礮，以為補助）。

(九) 鐵路。

(十) 輪船。

說明：鐵路務在先修成渝，輔以川輪，使四川交通略便，以免開門揖盜之虞。宜夔一段，則宜量勢漸圖。至於鐵路所需材料，為四川富有，取之無窮，如鐵軌、枕木、石炭等，既辦鍊鐵、製材，即可漸次不購於外。而人尤以四川為最廉，甚則或可以工代賑。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三日

五三〇

(三) 邊險地方建築礮臺。

說明：四川雖是天險，非得人力補之，大築礮臺，終不可恃。

(四) 實業及教育。

說明：實業及教育，尤爲自保根本。應集各業同志協議，速定改良進行方針，使人民一致趨向。但農、工、商、鑛各業，門類繁多，應擇急要，曉示大綱及淺近辦法，使人人知其利之所在。至各種教科書，應設局自行編纂，不待政府頒發。

(五) 優給軍人餉需。

說明：軍人捨身家性命，以保其身家性命，並保國民之身家性命。其餉需太薄，非所以處現今時局。應由國民籌出餉需，增給軍人。

(六) 優待軍警兩界同胞之家庭。

說明：軍警兩界同胞，所以保衛國民。凡其家庭人口，應由各廳州縣城鎮鄉議事會，按季查編，存於議事會。至其家庭，有喪葬及困難之事，應由團鄰知照議事會，特別致弔及籌議補助扶持。如軍警兩界同胞，對於國民萬一有摧殘之舉，即由議事會議決，究詰其家庭。

(丙) 籌備自保經費：

(一) 停辦捐輸。

(二) 停止協餉（對於西藏則宜酌廢）。

(三) 議撥稅契入款。

(四) 節減辦事人員薪水。

(五) 視自保應用之經費，核計人口地權，分別貧富擔負。或由五千元之選民酌量擔負，按照增加。

說明：以四川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饒，倘人人知危亡在即，身家不保，則財政雖窘，而每年停止不應出之款項，並詳查財政上一切陋規，然後責人民以擔負；一面振興實業，一面協約勿買外來不甚急要之貨

物材料；則籌措二千萬之常年經費，舉辦以上自保諸務，必不大難（原註：「四川共計七千萬人，若以四千萬人計之，每人每年擔負銀五錢，即可籌出每年之常年經費銀二千萬兩。由此推之，持之十年，豈惟川漢，即修川藏，亦或有餘」）。

（丁）除去自保妨礙：

說明：自保所以禦外侮而衛身家性命起見，實出於萬不得已。凡自保條件中，既經川人多數議決認可，如有賣國官紳，從中阻撓，即應以義俠赴之，誓不兩立於天地。

以上各種條件，時勢有遷，人事有異，未必恰適。然國之所以存，民之所以保，皇家之所以萬世，其大端要不外此。願爲川人先事商榷而厲行之。」（註一）

川人自保商榷書露佈後，成都清吏震驚，是日晚舉行緊急會議籌商應付辦法，有主張嚴行查究亂源者，新軍統制朱慶瀾謂新軍多同情保路，若用武力，恐難聽命調遣，衆皆默然。旋決定奏請清廷收回鐵路國有成命，以平衆怒，請示趙爾豐辦理。周善培在「四川爭路親歷記」記其事云：

「六點鐘，尹藩台（良）來電話說有要緊事，請七點鐘到他衙門開會。到時我去了，司道和陸軍鎮統朱慶瀾（趙爾巽奏調來川的），兵備處總辦吳璧華都到了，尹說：『大家想都看見自保商榷書的傳單了，我早說爭路不只是爭路，其間定有文章，大家不相信，今天該明白了，再不想法，我們就要被看管起來了。』他說了許多的憤激的話，都沒有一個人答話，他才對着朱鎮統說：『這以後是你的責任了，要你來保護我們了。你的兵能打仗不能打仗，這時候全聽你一句話來定辦法了。』朱鎮統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很久，才沉着的說：『陸軍裏的議論都是主張爭路的，命令他們打匪，他們一定去打，如果命令他們打同志會，就怕指揮不動。』尹良聽了，氣才軟了下去。巡警道徐樾說：『再罷幾天市，我就無法維持秩序了。』我就說事到今天，只有再聯名電奏，乾脆請政府收回成命。大家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就都贊成，推我快起草，我就寫了三百多字的電奏，大意是：先報告商榷書，再說情勢演變到今天，非償還已用之款，撤換李稷勳所能了事，應請收回成命，將四川鐵路仍歸川人自辦。最後說：事機已到了萬分

危急之時，務盼三天之內電覆；三天不得回電，只得矯旨辦理，先將大局安定下來，再將我們嚴加懲處云云。衆人看了都贊成，尹良老是搖頭，連說：『真不成話，真不成話。』時已十點半鐘，先打電話告訴督署說：『有重要的事，司道立刻上院。』於是同赴督署，趙督已經睡了，起來見我們，尹良說：『大帥見了商榷書嗎？』趙督說：『這不過是在罷市之外又添一個搗亂的辦法，都是辦不到的事，不必管他。』司道把會議經過說了後，拿電稿請他看，他細細看了很久，看到矯旨兩個字，就說：『這却是不可隨便玩的。』我就把歷史上矯旨的事說了兩件，又說：『矯旨把大局定下來，政府是明白的，一定還會嘉獎，如果申斥下來，大局就壞了，那裏還有個人利害可談。』趙督點點頭說：『很好，明早就發。』司道回家已過一點鐘了。（註二）

按：遍查各檔案皆無是電發出，或係因趙爾豐以武力鎮壓保路同志會之方針，已決定於此時矣。

清廷仍令端方赴川查辦，端方決定奉命前往，並擬於本月十六日起程。（註三）

清諭內閣：

「電寄端方：據電奏，請另派重臣赴川查辦等語。朝廷簡派端方赴川查辦路事，正以其係原參之人，必不致有迴護隱飾情事。且川鄂交界，路途並不甚遠，再近實無可派之大員。」

該大臣身充督辦，凡關於四省鐵路，均係該大臣分內之事，無論何省遇有事故，即無朝旨敦促，亦應隨時前往，相機辦理。況現在川路風潮甚劇，豈轉可置身事外。

該大臣向來勇於任事，不辭勞怨，仍著懷遵兩次諭旨，迅速前往，不准藉詞推諉延宕。並將起程日期即日電奏

。（註四）

清署川督趙爾豐電請內閣代奏，如川人不聽解散，必當盡力剿辦，請清廷及內閣全力支持。

趙爾豐聞端方奉命赴川查辦，疑將代其出任川督，加以成都風潮日久，川民散發「川人自保商權書」後，反抗清廷迹象已大顯著，乃一變過去態度，欲嚴懲首要以見好清廷。原電略曰：

「溯自川人爭路以來之狀況，大局危險之情勢，以及爾豐到任後種種困難之情形，歷經先後電奏在案，不復再事瀆陳。爾豐世受國恩，早以身許國，雖肝腦塗地，非所敢辭，謹當懷遵諭旨，迅速解散，切實彈壓。

惟是數月以來，糾集之衆，以及各團體勢微之張，斷非語言文告所能收效。不聽解散，自必孳懲，因此而必至全體抗拒，閭閻燒殺，又勢所必至。而外州縣設或同時擾動，軍隊祇有此數，萬難兼顧。亦惟有假兵力之所能及，盡力勦辦，地方之損害，則固所不免；外人之危險，更所在堪虞。爾豐既有所見，不敢不言之於先，恐將來必有藉此以爲口實者。惟求朝廷主持於上，鈞力維持於後，則更沒齒銜德矣。區區愚悃，伏乞代奏。」（註五）

註一：「辛亥四川路事紀略」，國史館審校檔。

註二：國史館審校檔。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一，頁二〇至二一。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一三。

註五：「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十四日（九月六日） 清廷從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請，所有四川水陸新舊各軍，

暫准端方隨時調遣。（註一）

清廷調出使荷蘭大臣陸徵祥為出使俄國大臣，並賞加侍郎銜，以吉林濱江道劉鏡人為出使荷蘭大臣。（註二）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請轉商外務部，與

英使磋商，嚴禁川人在港開會。並請致電粵督張鳴岐，嚴防廣東有保路開會舉動。
○（註三）

清署川督趙爾豐，調省外巡防營密佈成都各街衢，計劃武力鎮壓川路風潮。是夜川路股東會假鐵路學堂開會，得悉趙爾豐已命各國僑民聚集四聖祠教堂，以便保護，時局將有劇變之機已露。

彭芬所著「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記其事曰：

「七月十四夜，假鐵道學堂開預備會，鐵道學生連讓三（即連雅各），奔走駭汗，來相告曰：趙督函告各國僑民，聚於四聖祠教堂內，而以重兵保衛之，免罹危險，並調省外巡防，密布各街，聞將不利於諸君。諸君爲人民任事，忠勇慷慨，外人欽佩殊深，特令走告：如欲出省，外國人甘願擔任一切，盡力援助。余（按：彭芬自稱）與同人敬謝之，連往返再三，歎息而去。」（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八，頁一五至一六。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八頁十六。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一，頁二二至二三。

註四：彭芬「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民國二十二年十月版。

十五日（九月七日）署川督趙爾豐藉口開會，誘捕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保路會會長鄧孝可，股東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及胡燏、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等九人，將殺之。成都市民聞訊，紛紛焚香頂禮光緒皇帝牌位，環集督

署，為蒲殿俊等請命，營務處田徵葵忽下令開槍，死難民衆三十二人，而防軍因馳逐路民，踐踏傷夷者，不可勝計。成都戒嚴，人心大憤。

關於趙爾豐誘捕蒲殿俊等經過，彭芬「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記載甚詳，（按：彭芬為川漢鐵路公司主席董事）茲錄之如下：

「十五日，提學使劉嘉琛在學務公所召集各校監督，會商學務善後事宜。開會未久，而趙爾豐來請會議。予與劉學使偕詣督署，劉入而予被縛矣。其先予而至者，有羅子青（綸）、鄧慕魯（孝可）、江敘倫（三乘）、王又新、葉秉誠、張表方。手縛繩，刀指胸，較予時久。其後予而至者，為蒲伯英、顏雍耆。其越日始至者，為胡雪春。其羈於警署者，為蒙功甫。由電話兩達趙爾豐，予以逮捕者閭一士也。當時步槍、手槍、砍刀，環繞目前，有不槍決即刀辟之勢。不意外面傳呼將軍至，而殺機暫告停止矣。

將軍玉崐，字石軒，本慶王府包衣。慶不滿意借債，謂外間必有反對者，玉素聞之。即趙回省後舉動，玉亦致不滿。趙請玉至，本欲玉證明後，即將諸人正法。詎玉至，即詢趙曰：「諸被逮者均係紳士，非匪人，徒以政見不合，責任難卸，非叛逆也。季翁何弗請旨？」趙曰：「有奏無批。玉曰：朝廷尚鄭重，予何敢猛浪作證殺人乎！弟意仍以請旨為是。趙曰：奏後電詢再三，始終不報。乃罷市、罷課、罷工、既不能復，而抗糧、抗捐之說，又甚塵囂，故不能不加以逮捕。玉曰：此事非請旨不可，弟不能任此責也。遂與辭而去。

六司道中，願證者：尹良、楊家紳；模稜者：周善培；贊同玉崐之議者：劉嘉琛、胡嗣芬、徐懋也。殺人未果，路廣鍾喉人放火於聯陞巷空屋。徐懋得其情，遂號於衆，衆始知之。

是日午前，天氣晴明；午後，陰雨綿綿，異常晦暗。各街民來乞糴者，由午而暮，而夜半，雖槍斃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內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至夜間二三金頭，趙自來，呼起予等。予等突見街民擁擠署內，但雙方均不相識。久之，衆不散，趙亦無從表白。遷延歷二三時，乃有廖姓者出，自言為資州人，與顏雍耆為戚好，謂顏如果實，餘人請顏證明，自無錯誤。及至如廖言，次第證明之後，天已將曙，街民始各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五三六

趙爾豐於事後之電奏，竟捏稱釁端開自川民。指川民爲「匪徒」，撲攻督署，被迫抵抗，而隱諱死傷人數。電曰：

「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動人民，風靡全省，氣燄鴟張，遂圖獨立，竟敢明目張膽，始則抗糧、抗捐，繼則刊散四川自保傳單，儼然共和政府之勢，曉諭不聽；解散不從，逆謀日熾。前經迭次密陳在案。

連日探聞該逆等定謀於本月十六日聚衆起事，先燒督署，旋即戕官據城，宣布獨立。爾豐正在嚴密警備，旋於昨夜探悉逆謀益亟，已聚匪徒近萬，即於十五日，意乘不備，前來督署燒殺。

爾豐既得此信，因於本日將明，先將營隊，再加警戒。一面檄遵「嚴拿首要」前旨，將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胡燏、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設法誘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撫居民。

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數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圖擾亂，旋即兇撲督署，當即派出馬步各兵隊，先在街口堵截。無奈來勢異常兇猛，堵截不住，直迫轅門，值門步隊，亦被撲退，並斫傷哨弁鄭某等數人，進衝二門，直至大堂前排，匪徒均帶火具，並撲兩廊官房。爾豐見事勢已急，當即飭令兵隊開鎗抗拒，傷斃前鋒十數人，始行敗退。

該匪旋又分股：一出打金街分撲督署後門；一出文廟街擁出，均經駐紮兵隊，分頭擊退。現在各街保路協會，尚在鳴鑼聚衆，各路兵隊，雖在竭力彈壓，察看大勢，一、二日內，能否安定，尙不可知？勝負之數，亦無確實把握。

至省外州縣，亦經通電，分頭安撫。惟抗捐、抗糧、罷市、罷課風潮，傳布甚廣。如自流井等處，地方工徒不下數十萬人，素爲亡命逋逃之藪，深恐處處蜂起，兵分力弱，實有應接不暇之勢。川爲西南屏蔽，如能飭調近畿得力兵隊數千人，星夜來川，備資鎮懾，全川幸甚，大局幸甚。

以後辦理情形如何？隨時陸續電聞謹請代奏。」（註一）

四川提法使周善培所著「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描寫是日成都川民暴動頗有爲趙爾豐迴護之意，

對於死難民衆記載亦不確實。周記曰：

「(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午)趙督滿面怒容，他對司道說：『天天請你們設法請大家開市，你們不肯幫忙。市不能久罷下去。我不得已，已經把鬧事的幾個人扣留了，以後不勞諸位了。』說完了，……外面忽傳請願人來了，街上擠不逼，不能回去，只好在官廳等一下。空氣一刻比一刻緊張起來。一點鐘，趙督又請司道上去說：『他們消息真靈，又聚衆起來，要求釋放扣留的人了。一天不開市，這些人就得起扣留一天的。』正說著，巡捕來說：『請願的人已衝進西轅門了。』趙督說：『叫他們舉幾個代表來，我有話對他們說。』巡捕出去，一會兒，又進來說：『他們不舉代表，要一齊見大帥，請趕快釋放被扣留的人。』趙督說：『好罷，我們到大堂上去見他們。』……這時候，羣衆已衝進了儀門，趙督叫人大聲嚷着說：『快舉代表，不許衝進牌坊。』(牌坊是在大堂與儀門之間，俗稱聖諭牌坊。)羣衆不聽，人人左手抱一個黃紙寫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右手拿一根香，(我沒有看見有人手裏拿著刀子棍子的。)又衝進牌坊，趙督又叫人嚷着說：『不許再衝一步，再衝一步，就要開槍了。』羣衆仍不聽，衝到大堂檐下。趙督又叫人說：『快退下去，再衝上來，就開槍了。』羣衆還要向大堂衝上來。趙督說：『擋不住了，沒有法了。』就命令開槍。開了一排槍，羣衆立刻回頭跑出去。人散之後，留下打死的七個人，五個是請願的人民，兩個是督署文案委員的轎班。(受傷的多少不知道，實在打死的有七個人。)(註二)」

復據英國駐成都總領事本月二十四日向北京英國駐華公使所提出之報告曰：

「(約本月(九月)七日(當即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之午，鐵路會正在開會，川督邀爲首數人至署議事。此數人者，以諮議局副議長羅綸爲最，議長蒲殿俊，股東臨時大會副主席張瀾，京官鄧孝可，川漢路第一任(原譯文作次)總理之兄胡燏，(即四川電信局總辦，因抗議不代起事人收發電報而辭退者。)諮議局議員江三乘，學務處委員彭蘭芬，學堂監督孟載成，均在其內。另有股東會主席顏楷，時正在城外著名之寺名青羊宮者賀節，亦由名士二十名拘到。諸人拘至，即由川督略諭以彼等係由謀逆被肇。其時又由陸軍及巡防軍將鐵路股東看守。趙督於此數日內，佈置甚爲敏捷。……然此並未能阻止人民威嚇之事。據十一日官吏所刊旋被封禁之成都日日新聞，載有川督示云：有人突入督署，擬強行釋放起事之人，川督只得令衛隊開槍，致有亂民數人被殺。據與鐵路會表同情之人云：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五三八

所稱爲亂民者，實係安分守法之人，前往署門跪求。然無論其行動如何，次日在槍擊之處檢點尸骸，其被槍斃至少已有十三人之多。……東大街地方亦有亂民聚集，然軍士望空開槍，即行逃散，殺傷數人。大清銀行之對面，有一人因持香哭羅綸之被拘，亦被擊死。前此各店已半閉門交易，至是一律緊閉。路中除武裝兵弁外，絕無一人。」（註三）

又同年八月一日，代理重慶英領事，向北京英使報告曰：

「督署之前，……瞬息間有二三千人聚集，並將光緒帝之牌位置於衆人之前。內有上等社會數人，餘皆下賤之徒。羣向川督求請，將被拘之人釋放，並允一俟釋出，店市即開，且風潮自息等情。不料忽有一殊諭出現，警令衆人不得入內堂，違即槍擊。然此時並無入欲入督署。但殊諭一出，有一候補道王姓者，即令軍隊開槍，死傷約十五人。紛亂之際，被傷者亦甚重。此外只有一意外之事，出現於大金街。有一警員，被衆人阻止，不得前進，即用手槍開擊，受傷者二三人。城中於是秩序大亂。民人議定皆手持紙燈，圍繞督署，以免被拘之友人受戮，誓同生死。……兵隊旋入鐵路局搜查，各文件均被取去，並將局門封閉。鐵路學堂亦被兵隊搜去各文件。鐵路學生，前曾仿官場防禦會，設立四川自衛會，並刊印各種狂妄之文，謂爲自行保衛四川人權利之宣言書，滿紙狂言，人皆目爲笑談。而川督則電政府以四川已宣布民主，又飭於報館三家內搜查印此廣告之處，各種文件搜出，均交官廳審判。」（註四）

與事實稍爲接近，但所記死傷人數仍然不符。范愛衆「辛亥四川首難記」，記其事曰：

「紳商學界，到督署叩請之時，民衆剛入二門，大堂上遂開機關槍射擊，死者無數，青年學生尤多。民衆初以有先皇牌位，爾輩萬不敢出此，故成羣結隊而入，後遇開鎗，遂蜂擁而出，有過街而未履地，均從人身上擠過者。如友人黃季陸君（原名學典），時始十二歲，亦與其事，去年謂余云：「其時初聞鎗聲，便失知覺，其後醒悟，已在距督署半里之南紗帽街口，蓋被人挾出也。」（註五）

附錄：

一、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趙爾豐屠殺成都人民調查表

姓名	年齡	籍貫	住 址	職 業	死 所	死 傷 情 形	備 註
秦履安	四七	成都	童子街文明巷七一號	行醫(街正)	大十字爛招牌左近	刀傷右手槍中左胸左脅腰眼左腿	爛招牌係剪舖市招刀
黃玉興	四三	金堂	中市街五四號	對子墜墜行	大十字口由軍醫學堂回家死	送貨路中鎗中右乳	
龔治全	二五	成都	蝶窩巷四號	棕刷	東轅門外	鎗中腰腹	
徐正芳	二六	雙流	上池街四號	機匠	文廟街口	鎗入右反翅骨出左乳旁	
李輝山	五三	溫江	內城大坑沿九號	絲匠	同右	鎗入右腿肚出左腿肚	
陳克生	三〇	簡州	蝶窩巷六五號	刻字	西轅門外	鎗中左肢窩及右腿跨	
胡長生	一七	成都	染房街一四〇號	骨器學徒	轅門內	鎗中心胸	
劉元章	二三	羅江	南打金街二五號	機匠	南打金街殺猪巷口	鎗入腦後出額左	
徐炳娃	一五	郫縣	陝西街相友巷一八號	小茶	傷轅門外死於軍醫學堂	鎗斷右膝傷左腳指	
董青雲	三〇	安岳	光華街五一號	裁縫	大堂下	鎗穿乳旁	
張萬壽	七三	甘肅張掖	南脚店內附九號	放馬	二門口	鎗傷左腳	
鄧洪興	四八	成都	錦江橋三七號	料貨	二門側	鎗穿左脅	
蒲先甲	二一	成都	糞草湖街一四號	翠花	署內陸軍官廳	鎗穿小腹及穿左腿	
杜豫豐	三一	雙流	糞草湖街一一號	翠花	石獅側	鎗中腦門及小腹	
何清雲	四〇	成都	糞草湖街一〇三號	紙花	巡捕房側	鎗傷頭面	
周洪順	三〇	簡州	轉轅街經味軒茶社	裝火烟	石獅側	鎗入左日出腦後	
賴春海	二〇	成都	轉轅街八一號	通草花	二門側	未見屍	
周體雲	三三	南部	烟袋巷一一號	綢緞舖徒弟	大門內	鎗入左眼出右耳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五四〇

胡青泉 二五 漢州 錦江橋二六號	飯舖學徒	大門內錫回舖死	鎗中左腰眼
張文生 二〇 漢州 錦江橋二八號	梨園行頭	按察司牆腳	鎗入左乳出背心
陳宗鑑 二七 金堂 龔草湖街一一九號	壽春藥舖先生	西轅門水池側	鎗入左膀出左肩
胡思雨 二一 成都 龔草湖街一七號	紙舖徒弟	二門內	鎗洞穿心胸
劉長興 三九 成都 東錫市巷一一號附五號	水餃舖	二門內	未見屍
馬起合 二三 簡州 錦江街五八號	牛肉	二門內	鎗入左脅出右脅
王紹華 三一 成都 永靖街三四號	回教	轅門內傷，學道街死	鎗穿小腹
王紀鑑 一八 崇慶 走馬街六八號	綢緞舖徒弟	二門內	鎗貫兩耳

上表係從各慈善機關及商會卹金冊內抄出姓名，並調查其死傷情形，死者殆不止此數。因多人親族避禍，不敢出頭，故被屠殺人民確數，遂難查知。（註六）

二、黃季陸：辛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節錄）

——有關史料之處理問題

遠在三十年以前，我就有志蒐集四川保路運動的史料，記得在抗戰初期，我回到了四川，其後擔任四川大學校長，曾多方徵集各方資料，彙存於四川大學。並託由圖書館的主持人，特別將該館及四川歷史博物館現存資料編製索引，逐漸加以整理以備印行。那時的四川歷史博物館是屬於四川大學的，所有資料圖書都存於四川大學圖書館內，故利用起來很為便利。不料在此一工作尚未就緒之時，大陸情勢發生了劇烈變化。我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初旬，成都局勢已十分危急之時匆匆離開，圖書館及博物館的資料固然不便携出，即個人所搜集的一部分，也來不及取回。多年心血竟隨時局的變化而廢於一旦。每一思念及此，不禁為之悵然。到台以後，在民國四十四、五年間，又曾作過一番努力，擬從中央圖書館及其他研究機構中，把有關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作一調查，然後再擇其重要者託人抄寫，以便着手重新整理，作為研究與寫作的參考。當抄錄工作進行中，友人倪君寶琨告我：大陸共黨出版有「四川保

路運動史料」一書，我特從李君處借來一看，真使我高興萬分，凡我所熟習的一些重要資料，此書俱大體具備，其中更有若干資料爲我欲得而未得者。我雖然費了很大功夫於重新調查與抄錄工作，自從獲得此書之後，在我資料搜集工作方面，可謂節省了不少的麻煩。古人有「因糧於敵」的說法，假如我能因獲有此書而順利完成我所預計的工作，也可算是「因糧於敵」的又一例證了。

我在審閱此書時得到幾項可喜的消息，一是在該書序言中說：

「編者竭數年之力，所得史料已至六十餘萬字，其中除部分錄自我校（四川大學）圖書歷史博物兩館外，更從四川省圖書館、西南民族學院圖書館、四川省博物館輯得大部史料。」

這裏所說的從四川大學圖書歷史博物兩館所錄出的資料，當然包括我當日自己所有的和在我鼓勵之下所搜集的而言；這正如亡子歸宗，珠還合浦一樣，怎不令人奮興，怎不令人欣喜。

在此書的後記裏又說：

「本篇承李劫人……舒君實先生供給一些史料，並校閱了部分稿件。在整理當中，徐中舒先生對體例多所指正。蒙文通、李培甫、林冰骨、楊嘯谷先生對甄訂工作教益亦多。」

上面所舉的這些人名，不是我多年的老友，便是我在四川大學時的舊同事。尤其是徐中舒、蒙文通、李培甫諸先生，在歷史學和中國文學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他們之淪落在大陸並不是他們所願。在共黨暴政之下，他們的處境是困難的，內心是痛苦的。這一些學人未能逃出鐵幕，他們的命運固然可悲，在我國文化學術方面又何嘗不是可悲的損失！自從大陸淪陷以後，音書久隔，夢寐懷思，我能在此書中得知他們一些消息，心中不無慰安，至少使我知道，他們在此書出版時，還是活着的。

此書出版於一九五九年，即民國四十八年，編者名戴執禮，我至今依稀記得此人是我離開大陸時一名四川大學的教員。此書完全把原始資料一一錄出，除在序言中有一段文字帶有共黨的習用口吻外，異常的客觀而忠實。大約這正是後記裏所說：「在整理當中，徐中舒先生對體例多所指正」使然。大陸的學人本來不能有言論和批判的自由，中舒在體例上要以純資料性來發布此書，可能用心良苦。若然，我們可以推想他的風格在隱約中仍能保持而不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五四二

於共黨的暴力，我們異地而處，不難想像其內心的痛苦了。

我爲了想自有一冊「四川保路運動史料」。曾託友人分在香港、日本等書肆購買，想不到竟沒有搜求到手。爲什麼在短短的一年當中，像史料這一類冷門書籍就會售罄呢？實在令人有些不解。後來聽說此書是被大陸共黨下令收回不許發售了。一本由共黨官方書店出版的書，於出版後又自行收回不賣，如果此事屬真，其中必大有文章在。據我的推測共黨收回此書的原因不外兩端：

一是這本書由純資料性的方式出現，將辛亥年四川民衆反暴政的經過原封不動地報導出來，這樣的史實呈現在被共黨暴政所奴役的人民之前，正如像在火燭庫旁邊燃放爆竹一樣的不智和危險。當共黨頭目們發現了這一錯失後，難怪要立即把此書收回禁售了。

一是共黨素以羣衆運動起家，亦恆以羣衆運動的鼻祖自居，此書出版後會使讀者發現四川保路運動，才是清末羣衆運動的先導。這將與共黨以羣衆運動鼻祖自居和他們一貫的歪曲史實，欺騙人民的習性不符，他們自然不容許像「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之類的書籍散播下去。

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一書中所蒐集的資料，幾乎全部是與此一運動有關的文電，即所謂官文書。官文書自爲史料的重要來源，可是官文書中不足信賴者亦多。例如川路事變時的四川總督趙爾豐，在辛亥年七月十五日督署槍殺請願的民衆血案發生之當日，向清廷報告其經過的奏摺中，就曾有許多不實的報告。他說：「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數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圖擾亂，旋即兇撲督署。當即派出馬步各兵隊，先在街中堵截。無奈來勢異常兇猛，堵截不住，直迫轅門，值門部隊亦被撲退，並斫傷哨弁鄭某等數人，進衝二門，直至大堂前排。匪徒均帶火具，並撲兩廊官房。爾豐見事勢已急，當即飭令兵隊開槍抵抗，傷斃前鋒十數人，始行敗退」。（見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趙爾豐致內閣請代奏電）我是當時請願羣衆之一人，據我所親見的事實，當日請願羣衆中絕對沒有一人是帶火具的，也沒有請願羣衆先在督署附近放火的事。其他的錯誤更不必說了。

官文書之不可靠已如此，那末，我們轉而求之於正史是否可以得到可信的資料呢？

曾著有「辛亥爭路親歷記」的周善培在該書序言的附記中曾說：「偶檢清史稿光緒列傳中有趙爾豐傳，內中有

幾點都與事實不合：

一、『川亂起，爾豐還省』，路事起後三個月，趙督才到任，那時川並無亂，亂事是在他七月十五誘拘諸人之後才起來的。

二、『爾豐捕蒲殿俊等拘之』，對殿俊等並未用逮捕的方式，乃係藩台尹良趁藩署每日會議的時候，偽稱郵傳部有電來，誘諸紳到署看電報而拘捕的。

三、『軍民環請獨立，爾豐遂讓政權』，並無軍民環請的事，只是趙督為大勢所迫自己不得已才把政權交出來的。我所記的移交政權一段才是事實。

又，『標統尹昌衡率部入城』。兵變之日，尹昌衡並未當標統」。

周善培於指正了清史稿趙爾豐傳中的錯誤之後，又慨歎地說：

「只看這幾節，就知道整個趙爾豐傳，不免還有不確實之處，一個趙爾豐傳如此，其他許多列傳可想而知。不到五十年的近代史（按周著此文時為一九五七年）錯誤尚如此其多，五十年前的歷史就可想而知了。讀史真難，搜求史料真不可不慎。」

周善培在四川保路運動時，先後擔任四川勸業道和提法司，他是在官紳之間周旋運用的重要人物，諸如七月十五日趙爾豐誘捕紳士及督署槍殺民衆血案等，他均曾目擊。他所著的「四川爭路親歷記」照理應是真實的，在該書的自序中他亦自負地說：「事雖過去了四十六年，而所記的件件事，句句話，當時既深深地印在我的眼睛裏耳朶裏，幾十年來又時時使我回憶起，並且曾經無數次對人談論過。談論中我從來也沒有錯記過一字，一事。我主要的戒條是：對事必求件件確實，對人必求「死者有知，生者無愧。」他雖然如此說，我讀了他的「四川爭路親歷記」以後，亦發現了其中不少的錯誤。舉列來說：

一、該書正文前面列有兩個人物表：一是官方人物表，一是紳方人物表。在紳方人物表中，他把一位川路事變中的重要份子，四川鐵路公司的董事長，或稱董事會主席彭蘭芬（即彭芬）誤為實業學堂的代表。

二、記述七月十五日督署血案時說：「人散之後，留下死的七個人，五個人是請願的人民，兩個是督署的文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五四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五四四

委員的轎班。受傷的多少不知道，實在打死的有七個人。他說的打死的人數比命令開槍的趙爾豐所說還要少！那應究竟七月十五日那天在督署內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據一份七月十五日被戕人民調查表來看，死亡人數確不止此數。在這個表中詳列了死者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職業、死所、傷死情形等欄。所記死亡的人數是二十六人，死於督署內大堂下、二門口、陸軍官廳、石獅側、巡捕房前、二門側、大門內、按察司牆足、二門內的總共是十五人，死在轅門和轅門外的尚不計在內。這比周善培所說的多了八人。在這張表的後面有一項說明：「前表係就各慈善機關及商會中郵金冊內抄出姓名，並調查死傷情形，死者殆不止此數，因多人親族避禍不敢出頭，辛亥七月十五殞傷人數確難知矣。」我們讀此就不難看出周、趙兩說均不盡可靠了，但這仍不能貶損它具有史料的價值。

史料之蒐集不易，史料之整理尤難，至於史料之處理更非竭盡心智，多方求證不克有所成就。

本文爲我所撰「辛亥四川保路運動」的楔子，我預備把我所親歷的事實和我所蒐集的史料作一比較和研究，然後予以適當的處理。可是，是否能免於錯誤，免於蹈前人的覆轍，真不敢預期。我只感覺到這一段歷史有重要性，而我又親與其役的一人，把有關四川保路運動的經過歷史忠實的記述出來，是我的義務和責任。（註七）

趙爾豐告示逮捕蒲殿俊等，及解散爭路人民。

文曰：

「只拿首要，不問平民。首要諸人，業已就擒。即速開市，守分營生。聚眾入署，格殺勿論。」（註八）

同盟會黨人乘趙爾豐屠殺川民，激起衆憤之時，策動四川同志軍，紛起與清軍從事戰鬥，四川大部地區遂爲民軍所控制。據「國父年譜」記載：

「四川保路同志會自七月一日在成都決議罷市後，四川各地保路協會紛紛成立。是時清廷起用革職直督端方爲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且命其率兵一協，入川戡亂。而端方駐節重慶，遲遲不進，時成都市已無街無協會，甚至有官民協會之出現。川督趙爾豐告示威嚇無效。瀘州、資州、嘉定、重慶等地，更相繼罷市。森縣黨人朱國琛在成都，撰「自保商榷書」，散布鐵路公司股東會場，趙爾豐視其書，指爲詭譎，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等煽亂，遂

於是月十五日捕蒲、羅等九人，成都商人乃以木版書德宗皇帝牌位，燔香頂禮，環跪總督衙門痛哭，爲蒲、羅等請命。營務處田徵葵揮兵開槍擊之，斃三十二人，衆仍不散。徵葵復命燃大砲轟擊之，成都知府于宗潼大哭，以身障砲口，衆乃得免。逾日，城外居民復紛紛冒雨奔城下請命，徵葵復命開槍擊之，死者又數十人。自是川西南附近各州縣更迭起民團赴省營救，黨人遂結合同志軍呼號而起。曹篤跳走南門，與朱國琛等就農事試驗場裁木版大書「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於夜投入江中，乘秋漲順流，不一日，幾傳遍川西南，當地土人驚曰：「水電報也！」黨更馳赴川西各縣，密爲布置，並派劉裕光走樂井、仁富、榮盛各縣，密促黨人發難。黨人向廸璋自雙流聞耗，亦聯合哥老會首領團結同志會，先集紅牌樓，不一二日，同志軍達雙流者逾六千人，環鄰八縣皆景從，清防軍分三路包圍同志軍。是時黨人與民間會黨糅雜，皆以同志軍爲標幟，溫江、邛州、新津、郫縣、仁壽、井研、榮縣、屏山、樂山、榮經、青神、資中、崇慶、灌縣、犍爲、威遠、眉山等縣黨人結合同會黨同時遽起，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人，皆奔赴成都，民氣一動，而不可復止。是日，同志軍與清防軍戰於紅牌樓，新軍將校姜登選、方聲濤、程潛、張次方、陳錦江皆革命黨人，各領兵督戰，命前鋒取自衛，勿得軋傷平民，登選率砲兵當攻新津，日施開花砲數百發，皆陰去信管，陽示相持不下；聲濤爲東路指揮，兵抵秦皇寺不進，乃詭稱曰：「敵衆我寡也」。同志軍誤以爲清軍劣薄，不足畏，氣益壯。」（註九）

同盟會黨人宋教仁等復屢次在上海報端劇烈指責清廷立憲之虛僞，及鐵路國有政策之不當。鼓勵四川及其他省人民，努力從事革命事業。

附錄：

一、漁父「論川人爭路事」(一)

吾人於是而不得有所感焉，以謂有此一役，而後乃知專制之威非和平所能克，羣衆之力非壓迫所能制，實爲政治現象之原則，雖吾中國亦不能外之者也。自政府以僞立憲之旨布告天下，熱中功名之徒不審翔實，靡然附和，奔走呼號，爲之推波助瀾，於是吾民信之，皆以爲庶政公諸輿論之實，今而後庶幾可以見之。邇來彼輩實際上雖無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五日

大表現，而以其外觀上嘗有頒布憲法，設立資政院、諮議局等舉動之故，猶以爲吾民既藉此得漸參與政治，則制限淫威，伸張輿論，保護吾儕權利，當非難事。迄於今日，信用政府之心未嘗稍減也。

乃者所謂借債築路之政策既定，不經資政院、諮議局之決議，徑自大借外債，收回川、粵漢鐵路。政府先自違反憲法大綱，及資政院、諮議局之章程，不顧國家之命脈，侵奪人民之權利。於是吾民始知政府之不足恃。然猶以爲彼輩所自定之堂堂法令或不至故意矛盾，不過偶爲一二奸回所誤，以至於此，故仍竭忠盡誠，再三呼籲，冀其悔悟而一改悔。而熟知彼輩同惡相濟，憑藉權威，竟班門弄斧，以惡聲相向，以格殺勿論之嚴令懼吾儕小民。數年來彼輩所戴僞立憲之假面，遂由是一旦脫去，毫無顧忌。吾民處此，而猶信其能節制淫威，尊重輿論，保護吾儕權利，蓋不謂之迷夢，已不可得。自茲以往，吾民苟不欲求真正之立憲政治則已。而不然者，則斷非和平手段所能動其毫末。此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茲者川人之抗爭川漢鐵路，而知以全體罷市、不納租稅爲武器，蓋已覺平和手段之不能有效，而將逐漸以合於政治現象原則之手段對付之者。道路相傳，謂已與官兵開戰數次，死傷甚衆。其確否雖未可知，然川人能羣策羣力，慙不畏死，以抵抗專制之惡政府，擣彼輩之中堅，使之震懾不知所措，則不可掩之事實也。所可惜者，川人尙只趨於消極，而不知出以積極方法，致使彼輩猶以爲易與，而不知俯首納降，且再三裝腔作勢以爲恫喝。復次，除川人外，湘、鄂、粵人不知同聲相應，一致行動，湘、鄂、粵人聽者！更使彼輩得以口惠收拾民心，以便一意堅持其惡劣政策。有斯二者，乃爲憾事耳。假令川人潛察政治盛衰倚伏之故，達觀世界大勢變化推移之數，不復規規於爭路，由消極而進於積極，爲四萬萬漢、滿、蒙、回、藏人民首先請命，以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爲期，湘、鄂、粵人及各省人亦同時並發，風起水湧，以與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數千年充塞東亞天地之專制惡毒，或將因此一掃而盡，亦未可知。區區借債奪路之虐政云乎哉？

昔英國之治美利堅也，嘗違法徵收美人印花稅及進口稅。美人憤之，乃抗英而力爭，遂爲建設合衆國之張本。法國之受制於路易十六世也，法民憔悴不堪。巴黎人乃樹三色旗，迫王定新憲法，遂爲法蘭西開新時代之紀元。普國之受刺激於二月革命也，普人集於柏林，與政府戰，卒倒政府，開國會，遂確立普國之憲法政治。凡此非皆吾國

人所能效其方法者乎？（其目的雖不必效。一鳴乎，事迫矣！吾願政府諸人勿再以吾民爲可欺，而嚴威以迫人。吾更願川人勿終以政府爲可懼，而退縮以將事也。（註一〇）

二、漁父「論川人爭路事」（二）

數日以來，川人爭路益烈。道路相傳，紛紛不定，雖或不確，然川民自罷市抗稅以來，因趙爾豐速議長代表，擊殺請願人民，遂至圍攻督署，與官兵開戰，各處人民響應，川兵多不用命，省城受民兵圍困，秩序全破，則要爲不可誣之實事。政府憂川人之得勢，乃妄信趙督電告，指爲逆黨，命岑春煊與趙督會同剿撫。春煊一面調兵籌餉，一面發電告蜀中父老子弟，日內即當由滬西上。蓋政府之壓迫川人愈加強硬，必達其借債奪路之目的而後已，故以雷霆萬鈞之力施之至再至三也。……

此次川人所欲達之目的既在爭路，在勢萬不可以路不能爭回而自休止。既以罷市、抗稅、圍城爲爭路之手段，則遭政府之壓迫，固事之所應有，在川人亦必早已計及。……世之論者，輒主和平了結之說。……未果能和平了結，如俗論所云者，則非先使川人盡棄前所主張，一委諸政府不可。然試問川人能爲此乎？果爲此者，則爲此設保路會、罷市、抗稅之舉，爲何故乎？豈非大員初心耶？且此次之役，爲人民與政府交綏之第一次，天下方稱美川中之民氣。川人而失敗，則此後吾國民之斬嚮放政府者，尚有幸乎？政府欲求和平，則何不先自轉圜？政府欲保威信之不過墜，則何不先去其自損威信之舉動？且政府與人民孰重？政府之威信與人民之元氣孰重？犧牲人民以衛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又岑氏之言，亦可謂不得要領已甚。川人所爭者，只有唯一之路耳，無他求也。岑氏欲爲川人排難解紛，則當明白宣示曰：「吾必請命朝廷，收回借債收路之成命。川人其勿反抗。」果如是，則庶幾可以平川人之心，當不崇朝而奏平定之功。……夫川人之欲得請於朝廷者，豈有他哉？亦惟收回成命之一事耳。岑氏果能保爲川人請於朝廷收回成命乎？吾恐岑氏雖得君之專，當亦不能自信也。岑氏既不能自信，則其所謂饒民請命者，亦不過朝四暮三之術，川人斷斷不能信之亦明矣。由是言之，川人爭路之在今日，論理既不可退讓，論勢亦不能退讓，則欲求川人之先退讓以和平了結，殆必不能得之數；否則非七千萬川人皆變爲無氣力之陳死人焉不可也。……

白川人一方言之，苟不欲達爭路之目的則已。苟欲達目的者，則總宜速由消極方法而進於積極方法，切勿爲岑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六日

五四八

氏等之甘言所動，勿爲威劫，勿爲勢屈，萬衆一心，堅持不懈。苟有以強力來壓迫者，亦以強力應之，必期得最終之勝利而後已。夫然後其庶幾耳矣。嗚呼！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何遽伶仃覘覘，低首下心，以遺天下後世笑耶？（註一一）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十一頁二七至二八。

註二：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頁三三至三四。

註三：國史館審校檔。

註四：同註三。

註五：「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二〇。

註六：孫遜言「辛亥四川路潮文獻輯要」。

註七：黃季陸「辛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載「新時代」第二卷第十期，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註八：國史館審校檔。

註九：「國父年譜」上册，增訂本頁三四九至三五〇。

註一〇：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頁社論。

註一一：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一頁社論。

十六日（九月八日） 四川成都附近各縣革命黨人，與地方民團及民間會黨，用同志軍之標幟，聚衆數萬人，向成都進攻。成都城門關閉，電報不通。

「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記其事曰：

「四川革命黨人與民間會黨糅雜，皆以同志軍爲標幟，溫江則李樹勳、馮時雨，邛州則周鴻勳，新津則鄧子完，郫縣則張魯（達三）、楊靖中，仁壽則邱志雲、秦載廣，井研則陳孔伯、姚孔卓，榮縣則王天杰、李泉父、范華階、范受金、屏山則李燮昌，樂山則羅福田，榮經則羅日增，青神則趙南蒲、余子靜，資中則周星五，其他會黨首

領：新津侯邦富、楊俊臣、崇慶周樸齋、孫澤沛，灌縣姚寶珊，溫江吳慶熙，井研鄧大興，樂山鍾明亮、劉清泉、胡朗和，青神漆培基，犍爲胡重義、朱勉交、仁壽王子哲，威遠楊少南，眉山趙子和，同時纔起，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人，皆奔赴成都；民氣一動，而不可復靜。（註一）

四川各地同志軍之大起，實乃同盟會黨人運動之結果，故八月以後悉公開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號召，保路請願運動原始意義爲之一變。曹叔實「四川保路同志會與四川保路同志軍之眞象」記其事曰：

「四川保路同志會與四川同志軍，實爲吾黨辛亥革命軍興之始，促亡滿虜，不可謂無功。然不知者以爲同志保路與同盟會之革命無關；而其實該會爲同盟會所醞釀而開，該軍亦爲同盟會所組織而成，而爲辛亥革命之起點也。惟當時在川武裝同志甚少器械，又難輸入，故不能不藉保路之名，鼓動人民以行革命之實。但其原委繁多，分子複雜，而加以交通梗阻，傳聞失真，故其內幕有非局外人所能知者。

辛亥滿清諭令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如以共和國體論，未始非計。然四川同盟會屢欲推翻滿清，而苦於民氣不伸，武器甚少，雖屢次興師，終歸失敗，同志犧牲財產頭顱，不知凡幾。適此令下，與吾人以最好時機。故集合同志，開會於成都，決議藉名保路，提挈人民，組織民軍，共同革命。惟預定計畫，先開股東大會，再於會中擴大其革命團體。故宣傳之法，因人而施，而其所含之意味，所以各不相同，以保路爲推倒滿清工具，而實行鼓動股東開會，組織革命軍者同盟會。而在成都者，則有朱叔雍、盧師諦、龍顯山、廖緒初、魏奉之、涂炳齋、陳孔伯、胡玉階、王子驥、范華階、鄧子完、黃聖祥、楊吉甫、張眞如、饒伯康、劉公潛、謝綬青，謝少連，方琢章，劉榮光、楊兆蓉、李景父、蕭仲倫、蕭肇易、鍾玉涵、鍾敬五、蕭心田、楊子雲、黃容久、胡少咸、王意先、文鴻謨、曾聖瞻、劉念謨、李子徐諸同志；在重慶者則有張培爵、謝持、楊庶堪、王孟蘭、石青陽、周際平、盧漢臣、童文琴、吳梅修、朱必謙、龔春崖、文伯魯諸同志；在瀘州者，則有席乾生、王鼎書、陳漱雲、張子釗、王雅蓀、羅叔鳴、羅少圖、韓麗生、黃子休、鄧希甯諸同志。同盟會而在軍界者，則有龍灼三、邱志雲、夏亮工、王子全、陳新之、李善波、王乾樞、陳範九、范愛衆、楊雲從諸同志。非同盟會而同情於革命者，則有秦載賡、秦省三、周鴻勳、羅

子舟、朱勉驕、胡檀、吳慶熙諸同志。其時叔實適長通省茶務學校，亦以同盟會會員隨諸同志之後，贊助於成都。以清廷違法，抵借外債，不經諮議局通過者，官場則有周善培，士紳則有蒲殿俊、羅綸等。以鐵路爲人民集股建築、不應收歸國有，而實行保路者，士紳則有伍松生、蒙裁臣等。其意味之不同，有如此者。然以本黨諸同志爲主動，分道鼓吹，民衆革命精神，爲之一振。故組合應於其間，未經一月，而卒達五月廿日開股東大會之目的。惟護院王人文忠於滿清，善事調處，除同盟會及表同情於革命者外，皆爲之軟化，該會大有瓦解之虞。同盟會同志知非大舉，萬無成功之望；乃以盧師諦赴總部，報告四川組織情形，及探察各省革命消息，而使革命進程有所依據。又以朱叔痴返重慶，楊兆容返瀘州，王子驥、李鼎父、劉念謨返榮縣、分頭組織民軍。叔實亦藉調查茶務之名，鼓吹於嘉屬及邛、蒲、大、灌間。又以胡玉階、劉榮光諸同志分赴各區，以資聯絡。於是川西上下川南，如王子驥、秦載賡、羅叔鳴、涂炳齋、范華階、秦省三、羅子舟、胡檀、朱勉驕、鄧子完、張子釗、王雅蕓、王崑書、韓麗生，各以數百或數千人，割據州縣，或進攻成都，包圍於省城之外。同盟會之留成都者，又復離間官民，故意領導民衆，擁戴蒲、羅諸人，暴動於省城之中。川督趙爾豐以遠近告變，乃捕蒲、羅諸人，欲爲釜底抽薪之計；而又調兵四出，戰於成都附近之紅亭舖、藉田舖、秦皇寺之間。屢爲我王子驥、秦載賡、羅子舟、胡檀諸軍所敗。蓋不知省城內外之主動者，爲同盟會有組織之進行，以爲保路問題，猶忽視之。迨至王子驥、秦載賡、朱勉驕、范華階諸部會師於井研、榮縣、仁壽、威遠間，同志李善波、王乾樞、范愛衆、陳範九受同盟會派遣，以巡防管帶周鴻勳巡防將某一營，合共鎗支千餘，又爲我軍之助，榮縣遂於辛亥八月十二宣布獨立，爲全國之先。井研、仁壽、威遠亦相繼反正，皆兵不血刃。惟威遠清吏徐某，暗調援兵爲我軍所覺，遂鎗殺之。我軍共以三萬餘人，佔領四縣。而各軍皆樹旗四面，文曰：「驅除韃靼，恢復中原，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將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樹同盟革命軍之旗幟。川督始知川局之變，皆爲同盟會所主動。乃惶急萬狀，促端方西上，駐兵資內，以圍我軍之西；朱登五軍駐犍爲，四川陸軍駐嘉定，以圍我軍之西北；巡防董羣甫軍駐敘府，以圍我軍之南；貴州巡防徐某駐自流井，以圍我軍之東。是敵軍對我，已成包圍之勢，真四面楚歌矣。而重慶、瀘州遠在東南，所組各軍，又不能赴援四縣。龍灼三、夏亮工同志，以所部無多，亦未敢輕於一試。是以孤軍被圍，兩月有餘，四顧旁皇，莫知所措。猶幸我軍實行總理

三民主義，雖一時集合之師，確守紀律，極受民衆歡迎，所有邊防任務，皆人民任之，敵之偵探，悉爲我獲，清軍未得虛實，不敢進攻。然以我軍困守四縣，終非良策。故由同盟會派遣同志李世忠率二千餘人駐守威遠之瓦子店，以當端廩，使無西顧之憂。又令王子驤、周鴻勳爲中路，威遠知事陳孔伯所部爲左翼，鄧子完所部爲右翼，約期東向自流井進攻。時以自井爲叔實桑梓，諳熟情形，故令叔實督率中路，進攻自井。殊左右翼均未如約會攻，中路鏖戰八時，竟至敗北。同志李鼎父等十餘人被擒，叔實殿軍，指揮退却，以熟悉地形，幸免於難。陳孔伯以次日始來，不知地理，被敵困於榮威兩江交流之地，曰牛角沱，不能飛渡，爲敵所擒。敵用煤油先塗其身，乃燃以火，其尸兩目突出如卵，遍體焦枯如炭，先烈殉難之慘，莫此爲甚。我軍聞之，無不皆裂髮指。叔實以爲憤軍可用，呈請同盟會，復調大軍，再行進攻，遂克自井。巡防敗潰，李鼎父諸同志得以生還。我軍駐井，始聞重慶諸同志佔據重慶，已於十月二日宣布獨立，蜀軍都督府亦於是日告成。我軍同志，即相繼東下，以爲蜀軍之助，端方旋於資州授首，成都亦相繼獨立。然當我軍困於四縣時，同志秦載瀅軍駐守井研，其部屬鄧某，志在保路，反對推倒滿清，誘殺載瀅於其宅。載瀅弟省三繼其任。各軍救援，鄧某亦登時就戮。同志胡玉階爲威遠縣獨立之主動者，邑郭某畏滿清罪己，殺玉階以謝端方。同志龍顧山阨於嘉定，而知四縣受困，遂憂憤嘔血以死。同志范華階、涂炳齋克復富順後，爲滇軍所殺。同志羅叔鳴攻克古藺，爲土司擊斃。嗚呼，辛亥之役，吾黨在川犧牲生命財產，精神如其大，以爲辛亥革命成功之發端，促亡滿清，不無功績，不能以保路抹煞其真象也。」（註二）

附錄：楊開甲撰「辛亥四川革命之寫真」

辛亥革命之起由乎川變，川變由鐵路收歸國有。先是粵漢川漢鐵路准歸商辦，而籌款之法，川爲按租抽股，川董事施典章倒賬甚鉅，參追無着。會宣統二年十二月丙子，詔授盛宣懷爲郵傳部尚書。三年正月癸巳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奏借日本正金銀行款一千萬圓，爲收回鐵路國有政策之用。四月己巳宣懷即奏言給事中石長信奏請鐵路收歸國有，臣等悉心籌畫，南北東西各幹路，由國家借款籌還商股，迅行修築。並請將宣統三年以前郵傳部批准商修鐵路，除支路外，所有幹路前案，一律取消，奏入報可。旋宣示鐵路政策，詔略謂：「幹路均歸國有，支路准商民量力

酌行。從前批准鐵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抵抗，即照違制論。」並詔四川總督刊刻謄黃，停止散捐，其三年四月以前已收之款，由郵傳部督辦鐵路大臣查明，妥擬細則奏聞。五月辛丑，湖南巡撫楊文鼎代諮議局奏稱：「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奉旨嚴行申斥。當是時四川更立保路同志會，公舉諮議局副議長蕭湘代表入都，聯湘鄂京官，設立鐵路聯合會，雙方要求請收回成命，改為民辦。先由諮議局之憲成會諸人發動，而保路同志會遂遍全省各縣，紛紛繼起，大為講演，以喚醒各地民衆，廣為聲援。後舉劉聲元、阮恒、李孔揚、黎廣芬代表，入都陳情。保路同志會仍繼續工作至七月初一日，罷市、罷課，各校學生分赴各縣設立同志分會，城鄉市鎮，均派人宣傳保路之重要。成都市民懼政府用武力迫令開市，乃各於鋪門上張貼德宗景皇帝之牌位，兩旁分書「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二語，又於各街設過街臺，上奉德宗牌位，下僅及行人步行者偏僂過，官輻礙不得通，自將軍都統可道各官之上院者，遇臺必下輿行過，殊礙官方之進行。當是時省城各行政人員，正值變遷之際，趙爾巽督川時，即將駐防將軍玉崑之實權奏消若干，布政使司王人文，護理總督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爾巽弟也。宣統三年三月調爾巽為東三省總督，而以爾豐署四川總督，王人文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爾豐被詔，以部署川邊事務未竣，不及來，人文以將去，且係護理，不欲拂輿情鎮亂，遇事委蛇，政府深惡之，促爾豐速來。閏六月乙巳，爾豐始至成都，初到時尚採納民情。時川人沸騰已數月矣，政府猶堅持郵傳部奏請，欽派李稷勳管理宜歸路事。川人聞之，謂郵傳部蔑法欺天，置全川出資築路商民於不顧，益忿不可遏，於是有七月初一日罷市罷課之舉。初三日午后二鐘，布政使司尹良、提法使司周善培、巡警道徐樾、勸業道胡嗣芬、成都府尹宗潼及成華兩縣官，蒞同志股東合併大會，正副會長顏楷、張瀾，請趙督代表，謂四川罷市三日，秩序井然，爭路出自愛國熱忱，既非喜事，亦非反抗，請收回鐵路國有，及欽派李稷勳成命。時保路同志會發出宣言，沈宗元與開甲譯成英文，使在川外僑瞭然於同志會成立大旨以釋衆疑，便進行。又在各宣傳文字內註明，此次為政治上運動，同志等宜盡力保護外僑之生命財產，勿得誤會。據七月初九日之啓智畫報載，清真教保路協會成立二十餘處，染房街成立保路同志協會，他如玉龍街、陝西街、餘慶橋、走馬街、染靛街、君平街、梨花街、滿城八旗、紅照壁、丁字街及外縣什邡、新都，皆設保路協會。此不過記一日之間所紛紛成立者，由此而推，可見當時川人愛國之熱烈，為何如矣。當是時，清廷起用革職直隸總督端方充督辦粵

漢川漢鐵路大臣。及爾豐代奏入，政府憐爾豐不能鎮亂，電覆不允。且命端方率兵一協，入川戡亂。而端方駐節重慶，遲遲不進，時成都市無街無協會，甚至有官民協會發現矣。外州縣防路同志會紛紛設立。爾豐觀此情形，乃先以威嚇告示懾民衆，有「如不解散，朝廷卽不恤玉石俱焚」等語。殊是時川人對總督黔蓋胭脂大印之煌煌告示，多不置意，對同志會所出之各種宣傳物，雖小紙條率書數字，張貼街頭巷尾者，乃極注意，成羣聚觀，故爾豐之威嚇告示，川人不惟不畏，反對政府，乃更加很烈。其後雖允代奏，而同志股東會衆不信。瀘州、資州、嘉定、重慶等處，且相繼罷市。七月十五日，爾豐遂一面逮捕諮議局議長、法部主事蒲殿俊、舉人羅綸、鐵路股東代表度支部主事鄧孝可、董事會會長彭芬、股東會長翰林院編修顏楷、貢生張瀾、舉人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等，集司道環訊之。葉秉誠、鄧孝可語尤激，爾豐怒欲斬之。同志會同人聞變，舉代表赴將軍署請願，將軍玉崑聞變，飛騎至，力爲營救。會在籍內閣學士伍肇齡，年八十餘矣，亦至爲之力說。爾豐仍將羅綸等看管於督署。爾豐又一面派巡防陸軍出城彈壓，並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成都市民多以官兵敗退爲快意，同志會衆以肉搏抵槍砲，抱愛國犧牲之宗旨，而不懼也。當是時成都市民聞警，謂羅綸等將誅死，家出一人，扶老携幼，仍焚香頂禮先皇牌，集督署，環跪痛哭，並有女同志會及小學生黃學典等數十人，（黃號季陸），爲綸等請命，營務處田徵葵開鎗擊之，斃數十人，衆仍不散，而巡防軍因馳逐路民踐踏傷夷者，不可勝計。自是川亂遂大，難以制止，各路電線，皆被斬割，沿途設卡，斷絕往來公文書。當羅綸等之被逮也，同事等以木牌書警耗，「請看請看，官逼民變，制臺造反，百姓遭難」，浮江順流而下者，百數十也。外州縣聞耗，更迭起民團，赴省營救，防軍禦之，迭戰於犀浦、龍和場及龍泉驛等處，殺傷亦數十百人，成都四門不啓者數日。清廷於是詔起岑春煊入川，辦理剿撫事宜。春煊前督川，有恩信，得民心，既被命，卽奏言川事當分治標治本二策，治本之策，在中明鐵路國有係朝廷政策，本以利民，許以附股，特以辦法稍涉操切，又與湘鄂等省顯分厚薄，致激而生怒，似應對川人宣布德意，並將股款一律發還；治標之策則宜先撤李稷勳，使無所藉口，摺交郵傳部議奏，仍不從。……當省城各街同志會首人之約集民衆，手捧先皇牌位及香盤往署請命營救被逮之九君子也，同時有友張志青與開甲往各領事公寓，與西人處設法共同運動營救。九君子得各方營救之力，乃免誅戮。因當日民衆環集擾攘，衛兵開槍砲，死數十人，而衆仍不散。於是督署，轅門內兵備森然

，儼如對敵。次日午后，即有各縣之同志會圍攻成都。成都自保路同志會發起後，罷市罷課，各外僑見清廷之堅持如彼，川人之憤爭如此，事機變幻，殊難意料，即皆移至四聖祠街福音醫院同住，彼時醫院尚未完竣，行政官常派員慰問之，後派兵保護。當罷市後，行政人員搜求同志會謀反證據，忽在文廟西街梓桐宮廬內搜出黃袍、冕旒、偽印及名，冊內有連雅各一名，因雅各時為學生會代表，即向成都基督教青年會採雅各踪跡，青年會幹事楊培棟答稱，連君為本會董事之一，現已派往重慶，不久當往上海總會學習幹事。若須連君到質，我等即電調連君回成都。唯訊無實據，則請政府負責。政府見其言語強硬，因又往劉萬鎰足頭商店搜求，各足頭網內及庫窖內，均一一搜遍，不得踪跡。又赴鐵道學堂，於井內撈起黃包袱一、印一，印曰大漢西顧國之玉璽，印件係由撈井人帶入，因略廣宗時任巡警四門總稽查，急於升遷，欲借搜求立功，自是此種證據，無日不聞，而卒無真實佐證，可以坐被逮之九君子以軌外行動之罪名。雖有川人自保商權書一紙，查為閻一士個人所作，並非同志會出品。在此醞釀殺害九君子期間，而同志會革命之方針定矣。九人之被逮，係陸續先後分遞入督署，至客廳則每人左右臂為兩兵士夾持，更將髮辮縛椅背，用手槍擬之。少頃爾豐出，則大怒曰：「爾等將何為，非謀反耶，爾等初次來謁，即開導爾等要開市，爾等反在會場演說，要反對到底，謂我不知而敢爾耶！」鄧孝可答云：「今日大帥是請我等入署，此等舉動，實非待客之禮。」爾豐曰：「今日我非主人，爾等亦非客矣。」九人者與之互辯，謂無軌外行動。欲殺則殺，固有死耳。辯論之頃，有軍士入報，轅門外有千萬民衆，頂禮先皇神牌，並每人手持香三根，環集赴救，請釋九人，九人者固聞此報矣。少頃又聞署外槍聲大砲聲，則皆云請擊斃我等，我等乃保路首領，民衆何罪，請勿擊殺來轅民衆。時督署內上下驚惶，形勢頓加嚴重，九人亦相對愕然，復聞窗外有人語云：「候命令，方動手。」時有向禮南與同盟會中同志數人往川西南各縣運動哥老會首領，與哥弟同人，極力組織對付官兵，以保路同志會為名，集合哥弟。於是有孫澤培、吳慶熙、侯保齋等起義，在都附近，與巡防激戰。至陸軍因由徵募而集，均有室家之念，用各縣同鄉會名招集演說，大致謂如有陸軍殺同志會者，則在本鄉殺其家屬，掘其祖墳，故陸軍將士，無心敵愾，間有奉命開往作戰者，交綏之際，以鳴槍十三響為號，兩相退讓。如此醞釀，逾二閱月之久。趙爾豐自逮捕九人後，極力參奏，以各假證據為驗。一日，葉秉誠牙痛，欲延醫入署診視，守兵向爾豐請示，爾豐即傳秉誠見而謂之曰：「爾等保

路同志會此次之舉動，則擴大矣，各縣均有分會，且各縣聚眾圍攻省城矣。」秉誠曰：「我輩具愛國之熱忱，本良心之動作，政府如不立憲，必招外強瓜分之禍。」爾豐云：「我由川邊來省，不知近日中國大勢。我亦本諸良心，願中國力圖自強。」言時聲淚俱下。又云「爾等造反，我已將黃袍、冕旒、印信、名冊搜出，即各路統領名字皆具。」秉誠云：「我等皆係文士，何能用兵？」爾豐云：「此時可暫不說，將來在大理院去辯。」又云：「我此時聞爾牙痛，可往外就醫，並借此可招撫同志會一切。」故秉誠遂得出。爾豐請殺九人之密摺至京，載澤爲軍部大臣，得爾豐奏，正聚商裁決，慶親王於靴中出武昌反正電，相顧失色，遂停辦川事，爾豐前後連上兩摺，請誅九人，俱不得覆，亦且聞武昌起義矣。九人者，爾豐本欲於拜疏後殺之，而將軍玉崑不知其以大逆入奏也。謂爾豐曰：「諸被逮者皆士紳，以政見不同而致羈囚，非叛逆也，不可妄加誅戮。且季翁何不請旨？」爾豐曰：「有奏無批。」崑曰：「然則朝廷猶鄭重，此可孟浪耶？」爾豐曰：「請軍帥證明後，即與明正典刑，若何？」曰：「崑不任分此責也。」爾豐復令六司道證明，而提學使司劉嘉琛、巡警道徐樾贊成將軍玉崑說，誅戮遂不果。及聞武昌革命軍起，而川中同志會亦起兵響應，要釋九人。於是爾豐乃授意司道，欲同志會衆保之，而後釋之。又屢向司道贊秉誠善言詞、有思想，於是同志均舉秉誠，秉誠乃偕各領袖往督署保釋蒲、羅等人。時端方駐資州，亦聞武昌已獨立，乃派朱山、劉思培至成都，運動獨立，日與同志會首領接洽，爾豐聞而忌之。會法部主事邵從恩奉調回川，爾豐素敬其人，屢邀與謀解決川難之事，邵勸爾豐交出政權，並洩其參謀長吳璧彩關說，爾豐乃促同志會速於十月初七日獨立，一時人心愉快，謂共和實現，將從此爲自由國民，不復作滿人奴矣。（註三）

清廷從署川督趙爾豐請，嚴令將四川罷糧罷捐等首要人物就地正法。

清廷諭內閣：

「電寄趙爾豐，據電奏，川人因路事久不解決，該會長等竟敢存心叵測，實行抗糧抗捐，並出有川人自保商榷書，其中條件，隱含獨立，尤爲狂悖等語。該署督前奏川人抗糧抗捐等情，已屬目無法紀，茲復倡言自保，意在獨立，尤屬罪無可追。著趙爾豐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確據，實係形同叛逆，無論是否職官，即將首要人犯，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六日

五五六

行正法。並妥速解散脅從，毋任蔓延爲患。」（註四）

清海軍部從鄂督瑞澂請，分派兵艦赴四川、湖北、湖南彈壓。

清海軍部接受湖廣總督瑞澂建議，命海軍統制薩鎮冰，迅速酌派兵艦一艘，駛赴重慶。楚同艦赴宜昌，建威艦留武昌，楚泰艦駐湖南。電曰：

「海密。准鄂督急電，請派兵輪，分赴川、鄂、〔湘〕三省地面。本部經電覆就近飭楚同赴宜昌，建威留鄂，楚泰赴湘並留湘。至赴重慶一艦，經電薩統制、沈統領迅速酌派。如尙須續調他艦，隨時調用等因；並經電沈統領酌派一艦，迅赴重慶矣。特聞。海部。銑。」（註五）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向漢口、宜昌英領事，商借英兵艦入川彈壓。（註六）

清度支部命鑄幣各分廠，於四國借款未交前，先鑄銀幣一千萬元：計寧廠四百萬元，奉、粵兩廠各二百萬元，鄂、川兩廠各一百萬元。（註七）

註一：「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版。

註二：「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一四七至一五〇。

註三：同註二，第一冊頁一九五至二〇〇。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九一，頁一。

註五：「文獻叢編」第二十三輯頁四至五，國風出版社影印版下冊頁七一九至七二〇。

註六：「愚齋存稿」卷八十二頁一。

註七：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十七日，第二頁專電。

十七日（九月九日）四川同志軍與清軍戰於成都城外之紅牌樓，清新軍將校姜登選、方聲濤、程潛、張次方、陳錦江等奉令督戰，因同情同志軍，密令所部只取自衛，勿傷害平民，同志軍勢大振。

「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記其事曰：

「（同志軍）七月十七日與防軍戰於紅牌樓。新軍將校姜登選、方聲濤、程潛、張次方、陳錦江、皆革命黨人，各領兵督戰，命前鋒取自衛，勿得軋傷平民；登選率砲兵當攻新津，日施開花砲數百發，皆陰取去信管，陽相持不下；聲濤爲東路指揮，兵抵秦皇寺不進，乃詭稱曰：敵衆我寡也。諸路同志軍，不甚知彼已，以爲清軍劣薄，不足畏，氣反益壯。」（註一）

成都府學官蒙裁成（號功甫，名史學家蒙文通之父）、黃壽萱，及弟黃學典等被警吏所捕，拘留於巡警道署。學典因年幼旋釋，壽萱則以「幼童犯法，罪及家長」為理由，仍拘禁未釋。

當時被囚諸人，備受警吏優待，曾予以食品糖菓，安慰其不必懼怕。並告以彼等均同情川民之保路，迫於職務，無可奈何，足見人心之所向。

清廷命湖廣總督瑞澂，「就近遴派得力統將，酌帶營隊，迅速開拔赴川。」歸趙爾豐節制調遣，鎮壓川民。

諭曰：

「該署督以該省兵分力弱，請撥得力兵隊數千人來川一節，著瑞澂就近遴派得力統將，酌帶營隊，迅即開拔赴川，暫歸趙爾豐節制調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七日

五五八

當此事勢急迫，該署督務當督飭兵隊，相機分別勦辦。一面出示，解散脅從，以安人心；一面嚴飭省外州縣，妥慎防範，悉心安撫，免致勾結爲患。並將勦辦情形隨時電奏。」（註二）

清廷從湖南京官王世琪等奏，將湘路公司股票盡數換給國路股票，其賑糶捐款，鹽勛加價兩項，亦准作為地方公股，一律分紅分息，藉充本省備荒及地方公益實業之用。（註三）

清署理四川布政使尹良，呈請署川督趙爾豐，在本司署內設立籌防處，負責一切防務事宜。

略曰：

「竊查近日匪徒煽亂，竄攻省城，防、陸兩軍，絡繹奔赴。一切餉糈之籌撥，賞卹之支應，文告之往來，莫不急如星火。加以城牆街面，稽查防衛，員兵分派，事務繁繁，平糶開倉，尤形忙冗。而分任無一定之員，辦事無一定之地，情事散漫，佈置易疏。茲擬於本司署內，設立籌防處，所有本司應辦一切防務事宜，統以該處爲匯歸之所。俾事有歸宿，人有責成，於籌備防務，實多裨益。如蒙俯允，再行遴派幹員，妥擬章程，即行開辦，以期敏速而重防務。所有擬設籌防處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具文詳請憲台俯賜核示祇遵。須至詳者。」（註四）

長沙株州間鐵路通車。

該路爲粵漢鐵路之一部分，接連江西萍鄉煤礦。（註五）

四川諮議局副議長蕭湘，在漢口劉家廟被捕。

四川諮議局副議長蕭湘，代表川省赴京請願，反對借債築路。本月十五日乘京漢鐵路車南下。本日四時抵漢口，被鄂督瑞澂派弁渡江，拘拿解省。「民立報」載曰：

「鄂督刻接北京密電，四川路事風潮罷市罷學，皆由該省諮議局副議長蕭湘主持鼓動，現由京忿憤潛歸，必釀事端，希即攔拿扣留等因。瑞督當即派親信戈什多人至漢口，在劉家廟將該議長攔拿，發交武昌府看管，電京候覆照辦，一切舉動，皆守秘密主義。」（註六）

清都察院全體會議聯名奏參粵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意氣用事，殺戮無辜，致釀地方變亂，又復遇事張皇，欺君要功，請加處治。（註七）

註一：「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四。

註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八號，「中國大事記」頁八。

註四：「四川官報」，辛亥年第四十八號，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註五：「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八號，「中國大事記」頁一〇。

註六：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念三日，第三頁新聞。

註七：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十九日，第二頁新聞。

十八日（九月十日） 四川旅京各界代表劉聲元等，為川路事，至慶親王奕劻府，跪哭請願。

川省旅京各界代表，午前大會於全蜀館，擬定陳情書，午後劉聲元、楊光湛等十四代表跪哭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府，陳述川中危迫情形，請速籌辦法，以息大禍。三餘書社主人記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八日

五六〇

「七月十八日午後三點鐘，旅京各界代表劉聲元，徒步奔慶王府，泣陳川中危迫情形，請速籌辦法，以息目前大禍。府中守衛，初則峻拒不理，經各代表萬般哀求。始允劉君聲元一人暫入，旋即被數人推出。是時未入各代表見此情狀，同聲大哭，屋瓦皆震，大地爲愁。圍觀者不下數千人，寂無聲息，但聞一片淒慘哀痛之音，觀者亦多揮淚；即來勸歸之警察軍士，亦有執代表手而含淚不成聲者。相持四時餘，府中傳言，請代表到高廟詳述一切。各代表仍堅持跪哭主義，決不離王府一步。府中執事勸解聲，俱有一不堪聞問之淒楚現象。少頃，遂來一戴紅頂者，婉勸各代表，請仍到高廟徐商辦法，王府係私宅，不收公呈，無論待至何時，俱無結果。楊君光湛以最慘痛之哭聲，大叫吾輩萬不能離此一步，高廟云者，不過騙人之對付手段高妙耳，何必到高廟云云。當時代表中，有倡議以半數人到高廟，楊盧及某某君等仍留王府待後信。於是劉聲元等大多數逕往高廟，只餘楊君等三人，始終堅跪不去。楊君哀訴情切，守衛勸解無法，遂以五六人拖一代表，擲於府外，楊君特別被七八人夾拖而出。釋時因尚跪在門外，遂有一兵以脚踢楊君於五六步之外。楊君當其野蠻無禮，將奪其鎗以自殺，被六七警察拖挾而行，直至高廟，如獲大犯。代表僅十四人，護送者分三四處，每起以二十餘警察押送。及到高廟，戴紅頂之吉某，方詳詢一切。劉君聲元及盧等數君，皆原始探本，詳述一通。吉某遂命人取政治官執之上諭，其意蓋欲使代表等看，上諭中有違制論三字，使圖代表等無言以對。當時楊君即云：請不必取官報，代表之來，與國有問題及改約問題無關係，因川中情形危迫，只懇朝廷速籌解倒之法而已。急則治標，他非所及云。步軍統領烏正堂，於十一時即到，劉君聲元略述來意，並呈上慶王之公呈。烏正堂答云：民政部於十五日接川電云：匪人搶打某局所，似非平民與督憲之衝突。帝國日報所登各節，已由總廳函詢矣。並云諸君關心桑梓，我亦同感，朝廷久知川人苦情云云。明晨當到慶王府面述一切，得有確信，即送全蜀館，請諸君暫先歸寓。各代表到此，並無高妙之法，只得謝烏正堂之特別關切。號哭徒步至定府街時，欲再至王府，不意守衛兵及警察已預防之，持鎗十餘排，如防堵大敵然。代表始垂首喪氣而歸，再作捲土重來之計，時已十九日午前二鐘矣。」（註一）

附錄：川路代表劉聲元叩闕書

具呈四川路事代表劉聲元爲大臣欺君誤國，朦奏釀亂，危機已迫，懇速收回成命，並治當事大臣以應得之罪，以保主權而靖民心，恭呈仰祈聖鑒事：

竊本年五月，川民奉鈐路收回國有之詔，大借外債以謀交通，停止租捐以示體恤。明詔一頒，全川人民咸曉然於朝廷此舉之爲國爲民，雖非政策而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及讀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磋商定議之借款合同，則又慄然滋懼。

蓋以借債修路而喪失主權；主權一去，國且不國，何有於路。川民弗忍，因公推代表，來京籲懇提議修改合同。

正具呈間，而川中之警電適至。據稱：川督趙（爾豐）奉旨：據盛（宣懷）、端（方）奏請欽派李稷勳仍總宜工，仍支川款，飭川督將所有川款附股，實力舉行，並飭嚴行彈壓，著如所請。

又據瑞澂等奏「川人反抗國有，集會倡議之人，皆少年喜事，並非公正紳董，詢之蜀人，衆口僉同，應請飭川督嚴重對付」等因。

於時，川人正開股東大會，聞命之下，悲憤交集。羣謂：川人並未反對國有，川督代奏有案可稽。至股東會爲法律所認許，無論老少皆有生命財產密切關係，何謂「喜事」？瑞澂所詢蜀人爲誰？衆口何據？

且鐵路既收回國有，衆股東無附股之公呈，盛、端何能奏請仍支川款？乃一則曰「嚴行彈壓」，再則曰「嚴重對付」。似此專橫，純恃強權，不講公理，川民痛心疾首，急何能擇？現已一律罷市、罷課，挨門閉戶，各設先皇靈位痛哭。雖秩序謹嚴，無稍暴動，而悲慘蕭條之狀，達於極點。

人窮則反本，事激則生變，萬一釀成巨禍，塗炭生靈。甚或牽動全局，惹起外交，固非人民之福，夫豈國家之樂。釀亂萌者，實盛大臣，而瑞爲之助。既喪主權以搖動國脈，復假君威而摧殘民氣，立憲國家，乃有如此之國務大臣，前途何堪設想？事機已迫，不敢默視，用此不避斧鉞，籲懇我皇上、監國攝政王收回成命，並治當事大臣以欺君誤國朦奏釀亂之罪。然後提議修改盛宣懷之賣路合同，以保主權而靖民心。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八日

五六二

清安徽道監察御史范之杰，為川事危急，牽動大局，奏請和平辦理，以順輿情。

原奏曰：

「竊自幹路收歸國有定為政策，當時若粵若湘若鄂三省人民開會抗議，日有所聞，然未若此次四川之甚。查成都自本月初一日罷市罷課後，至今堅持。南至邛雅，西迄縣州，北近順慶，東抵榮隆，千里內外府縣鄉鎮一律閉戶。風潮所播，勢及全川。其所抱宗旨，並非不願路歸國有，實不願路為外國所有。並非力拒外債，實不願擔負損失國權之債。原其激烈之舉，實出愛國之誠，措置苟或失宜，不特亂機兆於一隅，誠恐隱禍伏於全國。謹將利害有關於大局者，敬為我皇上陳之：

川人此番爭執，係因借款合同發見。夫借款合同，若粵湘鄂三省關係尤鉅，詎為川省。願川省人民既以破約保路為辭，彼粵湘鄂安有不表同情者。當川人爭執劇烈時，三省已隱有遙為聲援之勢。不過欲視我樞部與川人舉動如何。川人爭之而得，則受其福，不必爭為前驅。如其不得，則前仆後繼，豈能噤若寒蟬。況合局失敗，又不止三省關係，凡我二十餘行省四萬萬人民，皆將注目。且近今廣東等處匪黨未靖，儼或從中滋事，內亂蔓延，既屬不可收拾，尤恐外患不必因提議修正合同即生交涉，此不可不顧慮者也。川人初志，本願將已定政策徐徐交資政院議決。不料部臣既未能事前與關於收回該路線省分先行熟商，乃惟於近時無策善後，專事抑制。又不能提議將借款先還商股，乃輒奪路外現資，開支宜歸工用。更不能遵奉疊次諭旨，會同湖廣各督撫悉心籌劃。乃竟弊通一分公司總理李稷勳，專擅害公。水流本平，激則成浪；人心本聚，反動乃離。

頃者側聞朝旨已派督辦大臣端方帶兵赴川查辦矣。此說如確，隱憂更大。何者？川省雖罷市罷課，然能恪守秩序，毫無暴亂舉動。聞家設先皇帝位，朝夕哭臨，風雲慘淒，天地變色。凡此景象，當在矜憫之中，豈宜與叛逆同視。即謂宣告不納捐輸，律以舊例，固屬迹近要挾；準之今法，無非不負義務。蓋立憲國人民，對於國家權利義務兩相平等，一或不均，立成反抗，此又各國之慣例，固不得專為川人罪也。臣愚以為端方赴川，查可也，辦則直無可辦；輕騎滅從前往可也，兵則萬不可帶。若謂已有成命，宜電飭將所帶兵丁屯紮近川邊境，斷斷不可入峽。蓋端

方此行，以宣佈朝廷德意爲是，不以發揚武力爲能。誠恐川人驟見兵威，妄思自衛，鋌而走險，風鶴皆驚。是川省本未亂，而因此促之使亂；天下本不危，而因此使類於危。自來張皇必致誤事，臣愚以爲宜和平辦理者此也。

和平辦法謂何？曉以已定政策萬不可改，已借外債萬不能却。惟政策云者不過示以方鍼，其中詳細辦法尙待規定。至合同雖經簽字，其中損失過鉅之處亦不難徐事研究。而要以俟資政院開會提出議決；院議既衷於一是，羣僚自息於一方，可斷言也。否則厲行壓制，藉此樹威，川人固不幸而蒙首難之誅，輿論將因此而有摧殘之慮。名爲立憲，實則專制；且專制之朝亦未必有此。竊恐人心一失而難收，國勢愈孤而莫救，臣深爲天下危之。

謹就管見所及，披瀝直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三）

清廷派往俄國修約專使陸徵祥，與俄政府議約五款。

內容如下：

- 一、俄人在蒙古居留一年以外者，則可視同入華籍之人，一律看待，歸中國官員管束。凡俄人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中俄立約以前，所買蒙古之產業，必須納稅於中國政府。立約後所買之產業，亦歸中國官員認可。
- 二、中國按照該修約，准俄設領事於蒙古地方。（若干數未定）俄國亦准中國設領事於西比利亞並俄國屬土。
- 三、將來伊犁並蒙古地方，與俄國境交界之俄貨商物，亦必納稅於中國。
- 四、俄國有領事駐紮之地方，俄商將來如欲購置產業，中國官員須準其置買。惟未設領事之地，只准其租地而已，不能置買。

五、松花江黑龍江烏蘇各江之航業權，兩國另立條約。（註四）

註一：三餘書社主人編「四川路事始末全案」，辛亥年刊本。

註二：同註一。

註三：周開慶「四川與辛亥革命」頁一六三至一六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八號，「中國大事記」頁一〇。

十九日（九月十一日） 清廷嚴禁四川旅京紳商學界開會，查拏四川代表劉聲元，押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諭曰：

「現在四川亂黨藉爭路爲名，煽惑商民，罷市、罷課，近復傳布自保商權書，意圖自立；並有攻撲督署，肆行燒殺情事。」經電諭趙爾豐分別良莠，勦撫兼施。

乃旅京紳、商、學界，屢次開會，聚集多人，投遞呈詞；是不知該省匪徒構亂情形，暨朝廷綏靖地方深意，徒滋擾亂，京畿重地，亟應保衛治安，尤須嚴加防範。著學部嚴飭各學堂管理各員，認真約束學生，照常上課，不准隨意出堂，干預外事。並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嚴行禁止聚衆開會，多派兵警，加意彈壓。如仍有開會演說，紛遞呈詞者，立即勸阻解散，儼或不遵，即行分別拏辦。並將自稱四川代表劉聲元，嚴密查拏，押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各該衙門，務當實力奉行，毋稍疏忽。」（註一）

清御史陳善同，彈劾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剛愎自用，激起川省事變，請量予懲處，以安人心，而弭鉅變。

清新疆道監察御史陳善同，爲川省路事日棘，係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辦理不善所致，懇請「酌度情形，妥速維持」。將「該路倒帳之款嚴予追繳，恩准照粵路虧耗四成之例，分別有著、無著，發給保利無利股票，以示格外體卹。」疏入留中不報。其原奏曰：

「川省路事日棘，請將辦理不善之大臣，量予懲處，並飭妥速設法維持，以安人心而弭鉅變。

竊維國以民爲本，自古未有得民心而國不興者，即未有失民心，而國不危者。傳曰：『衆怒難犯』。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中消息至微，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

此次以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政策本極相宜，稍有知識，孰不贊成。比者屢詔蠲除各項雜捐，所以恤民者，固已

仁至義盡。而湘、粵等省，人心惶駭，擾擾不靖，川患且日以加劇者，則以郵傳大臣盛宣懷於此事之辦理，實有未善也。

各路商辦之局，其始皆歷奉先皇帝諭旨。根據大清『商律』，如欲改歸官辦，自應統籌全局，劃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遞收，於國於民，方為兩利。

今盛宣懷事前毫無豫備，徒仰仗借款，突然將批准各案，奏請一律取銷。各該路以十餘年之經營，千數百萬之籌集，一旦盡取諸其懷而奪之。而所訂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虛折之多，抵押之鉅、債權之重，又著著失敗，予人口實。各該省人民痛念前勞，忧心後禍，宜其奔走駭告，岌岌若不終日也。

查給事中石長信之請定幹路、枝路辦法，在四月初七日，郵傳部之覆奏宣布國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簽押在二十二日，一似政策之改定，實緣借款而發生也者。

舉辦此等大事，乃平時漫無布置，出以猝遽如此，反使朝廷減輕民累之愷，為之晦沒不彰。而復不能審慎臨機，強令宜歸工程，每月工項，仍由川款開支，實與五月二十一日上諭：『川路現存七百餘萬，願否入股，或辦實業，並聽其便』等語。大相違背。必欲使我皇上體恤商民之恩，壅遏之不使下逮，陷朝廷以不信，示天下以可疑，羣起抵抗，何怪其然。幸以國家三百年來，深仁厚澤，淪浹人心。故雖衆怨交集於盛宣懷，終無敢有歸怨朝廷者。

比聞川省風潮日烈，皆以盛宣懷喪權誤國，欲得而甘心。月餘以來，屢開全省股東大會，每次到者近萬人，誓與路共存亡，在場之人，無不為之泣下。合十餘州縣地方，並相約不納錢糧，不上捐輸，學堂停課，商民罷市，各戶恭設先皇帝靈位，朝夕痛哭，人無樂生之心，士懷必死之志，愁慘蕭條，如經大劫，至可憐念。

夫今日皇皇失所之窮民，皆國家最畏在疚之赤子，而業已情形狼狽至此，臣知我皇上聞之，必有惻然動念者。若不亟為拯救，萬一相持不解，稍延時日，或有不軌之徒，從中鼓惑，強者併命於尋仇，弱者絕望於逃死，衆志一睽，全體瓦解，終非國家福也。

現在湘、鄂爭路，餘波尚未大熄；而雨水為災，幾近十省，盜匪成羣，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風鶴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應之者，其為患又豈止於路不能收而已！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日

五六六

頃者我皇上諭派鄂、粵、川、湘等省督撫，令於所轄境內鐵路事宜，各得會同辦理。是路事重要，盛宣懷剛復自用，不洽輿情，難於獨任，已可概見，應如何懲處，以儆將來。

至川民爭議，久懸不斷，終慮釀成巨變。應責成督辦、會辦各大臣，仰體勤恤民艱之意，酌度情形，妥速維持；或將該路倒帳之款，嚴予追繳，准照粵路虧耗四成之例，分別有著、無著，發給保利、無利股票，以示格外體恤。蓋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積民而成國，民利則國無不利也。

其借款承修之粵漢、川漢各段路線，或由官辦，或由包工，應如何斯可以節省糜費，保全利權，並請飭下內閣，從速會議，公籌妥善方法，剴切宣佈，以息衆喙而釋羣疑。」（註二）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接受兩廣總督張鳴岐建議，致電郵傳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主張粵路仍歸粵辦，但須責以三年告成，以防川粵聯合有危大局。（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六至七。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九，頁七至一一。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二頁七至九。

二十日（九月十二日） 孫先生文致函日本同志宮崎寅藏，探詢日本新內閣對革命黨之態度，並請設法交涉准予入境。

原函略曰：

「近聞日本已換內閣，西園寺之政策如何？對於支那革命黨取何方針？可詳以告我否？並望再托木堂先生（即犬養毅）向新內閣重開交涉，請求能入日本之便宜。如蒙政府允肯，請先生速告我。」（註一）

清廷明諭對四川用兵。

清廷以川人起義，實係革命黨人所領導，「於路事已不相涉，萬難再予姑容。」電命署川督趙爾豐嚴飭新舊各軍，將倡亂匪徒及時撲滅，勿任蔓延。」諭曰：

「自鐵路幹路，收歸國有，凡從前商股民股，均經飭部妥定辦法，明白宣示，既已減輕民累，復不令虧損民財，朝廷體恤閭閻，實已仁至義盡。

乃川人未明此意，開會演說，藉端爭執。始不過無知愚氓，羣相附和，繼則罷市、罷課，迹近囂張。屢經電飭趙爾豐彈壓解散，並飭郵傳部將路款輾轉妥速清理，明示辦法，以釋眾疑。原冀早就收平，各安生業，迄不忍加罪吾民。

不料抗糧、抗捐之議，相繼而起。惟恐有匪徒從中煽誘，別滋事端，特派端方前往查辦，僅准酌帶兵勇兩隊，俾免驚疑。

旬日以來，該省突有人散佈「自保商權書」，意圖獨立，並有約期起事之舉。經趙爾豐先期偵悉，將首要擒獲，本月十五日，竟有數人兇撲督署，肆行燒殺，並斃弁兵。

似此目無法紀，顯係逆黨勾結為亂，於路事已不相涉，萬難再予姑容，已電飭趙爾豐相機分別剿辦。

該署督迅即懷遵前次電旨，嚴飭新舊各軍，將倡亂匪徒及時撲滅，勿任蔓延。其被脅紳民均係無辜，尤當妥籌安撫，不得稍有株連，免致地方糜爛。如有為逆黨強迫，列名會簿者，即將該名冊全行銷毀，一概不究。

端方帶隊入川，務須申明紀律，嚴加約束，不准騷擾。並沿途曉諭居民，宣佈德意，俾皆曉然朝廷不得已而用兵，純係為除莠安良起見，以定衆志而遏亂萌。

至該省商民一切路股，仍著郵傳部、督辦、會辦鐵路大臣遵旨妥速辦理。

經此次申諭之後，該省紳民等，勿再輕信浮言，徒滋擾亂，應即照常開市、開課，各安本分，用副朕諄諄誥誠之至意！」（註二）

清廷從湖廣總督瑞澂奏，由陝西酌撥軍隊赴川增援。（註三）

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與共進會，連日會議，討論起義計劃，決定組織戰時總司令部，公推蔣翊武為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並推定各部負責人，限本月以前籌備完全。

張難先記其事曰：

「（七月）復開聯合會，始融洽一致毫無芥蒂。當議決推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劉堯激、蔡濟民、吳醒漢、杜武庫、蔡大輔、祝制六、王文錦、徐達明為參謀，楊時傑、楊玉如等任內政，丁立中、潘公復、查光佛、牟鴻勛等任秘書，楊宏勝任交通，李作棟任財政，鄧玉麟任傳達命令。其前推各軍代表，復增加文學社社員廖湘芸、江國光、張喆夫、祝制六、單道康、余鳳齋、李慕堯等數人。並議定以二十人為一排，以五排為一隊，中設有排長隊長以管領之。決定後，即就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寓，組織臨時總司令部，王守愚、陳磊為常駐軍事籌備員。就漢口總機關部設政治籌備處，孫武、潘公復、李作棟為常駐政治籌備員。趙師梅、趙學詩、費孟謙等繪製星期於雄楚樓楊玉如寓中；復賃漢口寶善里十四號，製造炸彈，以孫武、潘公復、陳光楚主其事；由牟鴻勛、謝石欽、楊寶璣，辦理起義時一切文告。並限七月二十日以前籌備完全。」（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頁一〇二至一〇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一至一三。

註三：同註二，卷五十，九頁一三。

註四：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三八。

二十一日（九月十三日）清民政部大臣桂春等奏，已在北京法源寺廟內，拏獲四川保路代表劉聲元，即日押解回籍。並飭外城巡警總廳，嚴禁聚眾開會演說遞呈等事

。（註一）

四川資州電局，電呈清廷，報告成都附近連日戰爭情形。

電曰：

「各部憲、局憲鈞鑒：成都十六閉城，至今「成」都電不通，城外聚民團數萬，沿途並有該黨搜索。連日接轉各要報，均飛馳遞省，能否投到未知。謹此稟聞。資局謹稟。」（註一）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湖廣總督瑞澂，成都「若無外援，恐生奇變。」請速用輪船趕運鄂軍千人，以資鎮懾。（註二）

清郵傳大臣盛宣懷，分電湖廣總督瑞澂、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商改派岑春煊赴川查辦。以其「聲威素著，或可聞風先解，其行必神速。」（註四）

按：岑春煊號雲階，廣西西林縣人，爲同光間名臣雲貴總督岑毓英次子。庚子拳亂期間，以甘肅布政使屢薦有功，出任粵督。爲人剛復自用，沽名矯俗，其在粵督任內，先後參罷文武官員至一千四百餘人之多。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春，清廷發生政潮，軍機大臣奕訢、瞿鴻禨水火不能相容，北洋大臣袁世凱黨於奕訢，春煊則黨於鴻禨。二月，移春煊督雲貴，旋改命督四川，春煊拒命北上。三月，授郵傳部尚書，劾罷侍郎朱家寶。復覬慈禧太后，面訴奕訢賄賂公行。四月，奕訢設計陷害瞿鴻禨，鴻禨開缺回籍。復以春煊督兩廣。春煊逗留上海不赴任，袁世凱乃買人撮合春煊與康有爲、梁啓超照片爲一張，呈送慈禧太后，遂被指爲私通保皇黨人，藉口其久病未痊，著開缺調理。

清法部奏定司法彙報規程，共十一章，七十一條。（註五）

註一：國史館審校檔。

註二：「文獻叢編」第二十三輯，頁五〇國風出版社影印版下冊頁七二〇。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二頁一二至一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十二日

五七〇

註四：同註三，卷八十二頁一三。

註五：「內閣官報」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文海出版社影印版頁一九一至二〇四。

二十二日（九月十四日） 孫先生文自美國覆函同志蕭漢衛，告以四川革命軍已發動，全國響應在即，將不待籌款之成，立即回國領導。

孫先生文覆函蕭漢衛，以四川義師已動，「若能得手，則兩廣雲貴三江閩浙，不得不急爲援應。」將不待籌款之成，立即回國。並告以「飛機一物，自是大利於行軍，惟以無尺寸之地之黨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至「爲發難得地後之用，未嘗不可也。」函曰：

「漢衛仁兄大鑒：來函誦悉，承問飛機一事，此事當無礙於各種方面，但以吾黨所欲求以發難者，尙不敢望此耳！飛機一物自是大利於行軍，惟以無尺寸之地之黨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若欲以爲發難之用，是猶凶年欲食肉糜之類也。如卓文兄欲研求之，爲發難得地後之用，未嘗不可也。……近日祖國風雲日急，四川已動，若能得手，則兩廣、雲、貴、三江、閩、浙，不得不急起爲之援應，到時弟或有不待籌款之成，而立當回國也。」（註

一）

清廷以成都被圍日久，電報數日不通，命湖廣總督瑞澂，嚴飭所派軍隊，兼程入川。

電曰：

「電寄瑞澂：近聞重慶等處電陳：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亂黨數萬人，四面圍攻，勢甚危急。與瑞澂來電，大致相同。」

成都電報，數日不通，朝廷殊深焦慮！該處被圍日久，恐滋大亂。著瑞澂嚴飭所派赴川軍隊，不分水陸，設法兼程前進，務令剋日抵川，不得稍有延緩。約於何日可達成都？迅即電奏。

此刻調撥他省軍隊，路途愈遠，爲時愈久，恐不足以濟急。現在專恃鄂軍，就近前趨，迅平此亂，該督務當妥速籌畫，毋誤事機。」（註二）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雲貴總督李經羲，貴州巡撫沈瑜慶，請調滇黔近川軍隊，入川鎮壓。

原電略曰：

「該會（按：指四川保路同志會）逆跡昭著，誘率爲首，圍署圍城電線已斷。資州探報：成都城外，亂民數萬，沿途搜查。川北、川東兵不滿千，無可調省。旨令鄂軍赴援，李帥（瑞澂號萃儒——編者）電須二十餘日到。未知滇、黔近川之處，有軍隊可調否？人不在多，只須得力統將帶槍隊千人馳往，即可鎮懾解散。」（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一頁一〇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一五。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二，頁一六至一七。

二十三日（九月十五日） 清廷命前任四川總督岑春煊，即刻由上海乘輪赴川，會同署川督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

諭曰：

「前因四川逆黨，勾結爲亂，當飭趙爾豐分別勦撫，並飭端方帶隊入川。現據瑞澂及重慶等處電陳：四川省城外，聚有亂黨數萬人，四面圍攻，勢甚危急，等語。成都電報現已數日不通，附近各府州縣，亦有亂黨煽惑鼓動，川省大局，岌岌可危，朝廷殊深焦慮。昨已電飭端方，尅期前進，迅速到川。」

開缺兩廣總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總督，熟悉該省情形，該督病勢，聞已就痊，著即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勦撫事宜。岑春煊向來勇於任事，不辭勞瘁，即著由上海乘輪，即刻起程，毋稍遲延。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

五七一

此次川民滋事，本係不逞之徒，藉端誘惑，迫脅愚氓，以致釀成此變。現在辦法，自應分別良莠，勸撫兼施。其倡亂匪徒，亟須從嚴懲辦；所有被脅之人，均係無辜赤子，要在善爲解散，不得稍有株累，以期地方早就救平。岑春煊未能立時到川，端方計已行抵川境，著先行設法，速解城圍，俾免久困；並沿途妥爲佈置，毋任滋蔓。該大臣等，其各懷遵諭旨，迅赴事機，以紓朝廷西顧之憂，而免川民塗炭之苦。」（註一）

按：春煊素不滿清廷親貴之擅權，及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之鐵路國有政策，頗同情於川民。其自述曰：「宣統改元後，醇邸攝政。親貴擅權，雖能罷斥袁逆，而除惡不盡，任其黨羽伺隙發動。洵、蒞諸人，又皆年少無識，惟知聚斂。吏殘於上，民怨於下，譬猶厝火積薪，不可終日，危亡之勢，盡人所知。辛亥三月，先發難於廣州，事雖未成，民氣日盛。自盛宣懷掌郵部，而鐵路國有之議起。時朝廷方倚重宣懷以治財政，宣懷亦引爲己任，不顧人言，遂激成川人爭路風潮。方事急時，宣懷欲以兵力壓迫民衆，乃言於攝政王，特旨起余，馳往剿辦，時辛亥七月也。余受命先電宣懷，詢收買川路章程。復曰：朝廷命公剿辦亂民，不命公問收路事，無以章程爲也。余以其言不順，再電駁之曰：此次川人紛擾，實以收路不公爲詞，欲平其事，必先問政府辦法是否公允。果無負於川人而仍不聽命，然後可指爲民而剿辦之。今是非未分，乃欲一切加以叛逆之罪，責以妄殺立威，竊所未喻。宣懷不謂余有此辯難，大拂其意，但以朝旨促余起程而已。」（註二）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連日派兵與同志軍激戰於成都附近。民軍勢大，清軍已有防不勝防之憂。

趙爾豐致電清內閣代奏，謂四川各地同志軍，一縣之中，多者數起，「每股均不下數千人，或至萬人。」「恃其人衆勢強」，分四路圍攻成都。清軍自本月十六日以來，「連戰七日，防內攻外，東馳西擊，刻無暇晷」。原電略曰：

「十五日遵旨率獲首要，隨將圍攻督署亂民擊退，曾於咸電具陳在案。是日，分段派兵彈壓，兵民仍多衝突，

直至三更，城內始稍靜息。而城外大麵舖、牛市口民團數千人，晝夜已到城下，據稱：係由同志會調令十六日進城，始知逆謀凶狡，實非一朝一夕之故。連日已到各團，計西有溫江、郫縣、崇慶州、灌縣，南有成都、華陽、雙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餘州縣。一縣之中，又多分數起，民匪混雜，每股均不下數千人，或至萬人。所到之處，搶掠燒劫，無所不爲。附省居民，紛紛逃徙。

陣擒之人，訊供：或稱係赴同志會召集，有稱係羅（綸）、蒲（殿俊）等大人調來保路者，十四日即已暗中齊集。亦有沿江得有同志會散佈調兵木籤令來保護羅、蒲諸人者，今知渠等被擒，特來救援。並要求從此不納糧稅，不准，則圍城攻打。當經調派陸軍及巡防軍衛隊，一面謹嚴防守，一面分路迎勦。乃各該團恃其人衆勢強，分四路圍城，並放槍礮傷亡我兵士。迫我軍開槍還擊，猶敢抵死抗拒，至勢難支持，始各紛紛逃退。

嗣有大股匪團數千人，盤據距省五十里之龍泉驛山頂，扼守險要，密列礮械，揚言進攻省城。我軍馳往勦擊，匪即開礮擊打，我軍黑夜猛撲上山，佔據山頂，奪獲大礮數十具，槍彈刀矛無算，匪遂下山分竄。蓋龍泉驛爲東路要害，該匪等意在扼險固守，截斷省城聲援。幸能立時攻奪，不致爲其所制。而西路犀浦、中和場等處，復有數千匪徒聚集，縱橫於郫縣、雙流之間，復經派兵防勦，當即敗退。詎該匪旋又分股圍攻雙流縣城，放火焚燒關廂街市，勢甚危迫。刻據探報，金堂、什邡、漢州等處，又復紛紛告警，猶須分兵往救。

查我軍自十六至今，連戰七日，防內攻外，東馳西擊，刻無暇晷。爾豐隨時激以忠義，稿以重賞，各將士均尚用命。雖所當輒靡，擒斬甚多；而民匪散而復合，前去後來，竟成燎原之勢。自十六日，各路電桿，悉被砍斷，驛遞文報，皆被截阻搜殺，各處匪徒，日益麇集。迹其設伏守險，圖扼東西要道，陷我於坐困之地，必有梟桀詭譎之徒，主謀指使。而西充、漢州等處匪徒，猶有分路來省之說。兵數有限，備多力分，恐倉卒未易殲除；俟城守稍固，即抽隊迎勦，以圖廓清。」（註三）

川紳伍肇齡等，呈請成都將軍玉崑、署川督趙爾豐，申述諮議局長蒲殿俊等，無「悖逆確證」，保路非倡亂，請交法庭審訊，佈告全川，以釋羣疑。

呈曰：

「竊自本月十五日，鐵路公司股東會正、副會長顏楷、張瀾，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及鐵路股東代表鄧孝可等，奉召入署後，猝見首要就擒之示。一般人民，皇駭無似，恭捧先皇神牌，詣轅泣懇釋放。旋由憲署開鎗，擊斃多人。又見出示云：「擁進轅門，格殺勿論」。兼以閉城數日，城外鄉民不知城內情事，紛紛擾擾，羣呼爭路。事變至此，尚不及早解決，將來謠傳愈遠，人集愈多，地方之糜爛，勢將無所底止。」

刻下城內商民，仰體憲臺示諭，復督率商董，沿街勸導，陸續開市。然卒不知被拿諸人，是何罪狀。及十八日，乃見大公祖示諭：「諸人等皆係藉爭路爲由，希圖煽惑人心，潛謀不軌。所有城中停課、罷市等情，皆諸人主使」。人民等但見憲臺示諭，未見悖逆確證，又復皇皇奔走，驚相告語。紳等睹此等情形，不敢爲諸人辯護，深爲大局危懼，是以不揣冒昧，瀆懇垂察。

竊諮議局長爲全省人民所公推，股東會長爲全體股東所公舉。各股東遵公司律而集會，是皆爲國家法律認定之人，即當受國家法律之保護。果有悖逆之謀，不惜犧牲川民數千萬人生命財產，供其一快，而使數千萬人日夜所欲爭回之路，灰於一旦；是此數人者，不特爲朝廷之亂民，亦即四川之公敵，國家刑律固所難容，即我數千萬人民，亦豈能容忍不問，聽其擾亂。惟據人人心理推測，此數人中，或因爭路狂熱，言詞過於激烈，固不能曲爲之諱。而一般人民，則皆激於爭路熱誠，不易解釋。倘此被拿數人，不經法庭審訊，取具確實證據，宣佈罪狀，而遽罹不測之罪。雖有憲臺剴切示諭，謂爭路爲正當，并不更事株連。竊恐全川人民，因愛路之愚忱，而痛惜爭路之人。只謂爭路被拿。不知被拿者何罪；疑誤不解，變患迭生。將我大公祖竭力保全川路之苦心，亦終不白於天下。

本省伏莽既多，他省人心正亂；而外人復乘間伺隙，深冀我內地不靖，可以藉口調兵保護，以擴張其勢力範圍。路事一日不平，責言一日不止。若因此內闕外交，無法抵制，是借債之失敗猶緩，爭路之召亂甚亟；數人之生命雖輕，大局之安危實重。此中關係，毫釐千里。紳等見聞所及，緘默難安。

伏查欽定法院編制法，凡國事犯皆以大理院爲第一審。處此禍福須臾，只得懇請大公祖矜全大局，可否將此數人交法庭審訊。如果真有叛逆確據，即請布告全川，俾人民等咸曉然於此數人之罪不可追。則全川數千萬人不第疑

誤冰釋，且威頌我大公祖從容定亂之德於無窮矣。爲此具呈，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註四）

清都察院都御史張英麟等代奏，四川京官法部左丞曾鑑、弼德院參議施愚、翰林院編修胡駿等呈，請秉公查辦川民爭路，以維大局，而遏亂源。

原呈略曰：

「竊自幹路國有定爲政策，川省民情惶惑，迭請本省大吏據情代奏，籲懇收回成命，未蒙俞允。旋接郵遞報章，川省紳民有稟設保路同志會之舉。職等聞信，深恐羣疑所集，易起亂端，勉勸鄉人務遵朝旨，並擬有釐查股款，截清工程各項辦法，電商在案。原稿具在，可以覆查。惟川路情形與各省不同，奏辦已歷多年，購股租股各股東所在皆是。咸謂商辦根據法律，外債損失權利。遵律集會志在保路，官府既予准行，贊成復居多數。自是而後，漸至相持。七月初一起，罷市罷課之風潮益趨激烈。職等接閱函電，彌深焦灼。竊以爲事勢至此，主持者諒非一人，聯合者必非一處，應付無術，禍患立形。……」

查近日京師各報所載，川紳約赴督署請示，督臣慮有他變，下令開槍轟擊，慘斃多命，並誘擒職紳數人指爲首要等語。如果屬實，則所謂首要者諒即赴署請示之人。即有因而聚衆喧嘩情事，亦非赴署者所能逆知，所能禁止。揆厥情形，當係官民相持，中多隔閡，彼此誤會，遂致決裂。如果係逆黨勾結爲亂，則川中罷市罷課延及十餘日，多至數十縣，豈有不戕官吏，不毀倉庫，不據城池，而惟呼號宛轉坐以待死於督署之前者。至抗糧抗捐，如但有此議，則官府本操強制徵收之權；如業已實行，則法律亦著分別懲罰之例。決非叛逆可比。其傳布自保商權書，書內詞義是否悖逆？遠難查悉。惟聞前此頗有自保商權之說，如係自保商權，則意在對外，自非違抗朝廷。如係自保商權，則爲商量自保之法，是否傳布獨立？須視其書內詞義爲斷。職等世受國恩，聞警痛哭，既不忍前代衣冠之禍延及清流，更何堪先人墳墓之鄉橫遭糜爛。……」

惟查該督所偵悉擒獲之首要，及諭旨所謂被脅之紳民，均未指明姓名。然各報先後揭載，其在川被逮者，有四川諮議局議長，法部主事蒲殿俊，副議長舉人羅綸，翰林院編修顏楷，度支部主事鄧孝可，民政部主事胡燏等五員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

五七六

。在鄂被逮者有四川諮議局副議長法部主事蕭湘一員。如該員等果係逆黨，確有憑據，則謀爲不軌，國有常刑，自未敢冒瀆天威，冀邀寬典。惟查該蒲殿俊等夙稱端士，久著鄉評，或爲代表輿論之機關，而以公益爲己任，或以在籍縉紳之資格，而爲衆望之所歸。此次變起倉卒，各該員等有協同官府竭誠解散之責。然當羣情洶洶、星火燎原之日，地方大吏以權力所不能鎮遏者，而謂同鄉紳士可以空言約束之乎？況保路同志會未成立以前，蒲殿俊早已回籍，及風潮漸起，護督臣王人文始促該員赴省，設法維持。中間相距旬月，爲途千里，豈能預先煽惑。且本月十四日該蒲殿俊與四川勸業道周善培合電致京，猶有務採和平穩當主義，早爲解決之說。則其心跡尤不難明。至該蕭湘於本年四月到京，是時國有政策未定，保路同志會亦未立。今滯跡武漢。尤於川事渺不相涉。縱使各該員等跡涉嫌疑，例當勘訊，亦必供證之俱確，而後情罪得其平。如其不經審判，恐愚民以訛傳訛，借詞煽動，其亂愈滋。蓋正副議長既均爲鄉望所歸，而司法審判又正當獨立之始，關係數人之冤抑者小，關係法律之信用者大。職等既不願朝廷之法律失其威嚴，更不願各省之人心因而搖惑。大局所關，未敢緘默。合無仰懇聖慈曲賜矜憫，俯念案情重大，飭下督辦鐵路大臣端方迅速赴川，按照趙爾豐奏報各節，秦公查辦，凜遵本月二十日不得少有株連之旨，迅速查明。如果該督所稱首要，確有冤抑，即仰體朝廷矜卹川民之意，立予省釋，以免株連無辜。如確有倡亂重情，應按律定擬者，亦即送司法審判衙門，聽候公平審判，以防冤濫而符現制。

再勦辦之命既下，川省風鶴皆驚，匪徒罔應撲滅，民命尤宜矜全。惟有仰懇恩慈，俯念川民元氣凋喪，生計艱難，嚴飭疆臣善體分別剿撫之旨，川民果無糾結黨羽負隅抗拒情形，應請照例查拏匪徒嚴辦，毋庸率行用剿，致與旨意所謂分別者不符。即不得已而用兵，尤應力以濫殺爲戒。庶事定之後國本無傷，民志定而亂源亦塞矣。」（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一七至一八。

註二：岑春煊「樂齋漫筆」頁十九，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影印版。

註三：「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四：國史館審校稿。

註五：同註四。

二十四日（九月十六日） 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以起義在即，推楊玉如、居正赴滬購手槍，並催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註一）

清監國攝政王載灃，從專司訓練大臣載濤請，校閱禁衛軍。（按：禁衛軍已成立兩協。）（註二）

川省亂事繼續擴大。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岑春煊、瑞澂、端方，報告四川亂事情形。電曰：

「查收漾電：『偵探行至距省百餘里，亂民擋住，搜獲公文即殺斃。傳聞會黨，四城紮圍，附者塞途，兵匪相持，內外隔閡，各屬風聲甚惡，時有打毀情事。防營不敷分布，乞速調援兵』。瀘局漾電：『川京官電已鈔送道、州多刷及送日流井』。據資局電：『省城日開一時進米菜。城外營、黨對紮相持，會黨蔓延橫衆』云。」（註三）

清外務部奏請派員參加荷京萬國禁煙會。

清外務部以本年九月十三日，荷京舉行萬國禁煙會，請派外務部右丞劉玉麟，暨駐和（荷）代辦使事參贊唐在復代表參加會議。原奏略曰：

「本年六月十九日，准駐京和國使臣貝拉斯照稱：『接本國政府電諭，現擬在和京倡立禁止鴉片萬國公會，於本年九月十三日開會，請中國入會等因』。臣等查中國禁鴉片，各國均極贊成。去歲在滬開會，各國派員，會議決定九款，簡易可行，於我國禁煙前途良多裨益。此次復在和京開設萬國禁煙公會，始由美國發端，繼以和國提倡，意在使各國同時禁除鴉片之害，即就上海禁煙會所議辦法，訂定條例，俾各遵照施行。在我正可乘此機會，廣為取資。臣部右丞劉玉麟前曾派赴上海會議禁煙事宜，於辦理此事前後情形，最為接洽，擬請特派該員前往和京屆時入會。其議訂條件仍隨時報，臣部核准後，方能作定，惟該員奉派赴和，既加以全權字樣，自應頒給敕諭，以昭信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四日

五七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五日

五七八

。……除由臣部電飭駐和代辦使事參贊唐在復臨時會同與議，並酌派隨員以資襄助外，所有和京開設萬國禁煙公會，擬請派員前往會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註四）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七二。

註二：「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八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三。

註三：「愚齋存稿」卷八十三頁一。

註四：「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宣統條約，頁一四三至一四四，國風出版社影印版）。

二十五日（九月十七日） 清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致電清內閣代奏，擬調滇軍隨行入川，並請籌撥餉項，以備緩急。

略曰：

「春煊自大病後，精神衰弱，志慮短絀，本不堪再爲世用，今川省既有亂事，蒙恩起用，諭旨諄切，萬不敢辭。惟臥病多年，孑身在滬，昔時文武員弁僚幕散居各處，刻正一面招致，一面搜求，但得有二、三可恃之人，相助爲理，即行飛速就道。」

至川省亂事初因倡言保路，奸民機轉相煽惑。明白士紳，被衆脅迫，不敢主持正論，遂致釀爲亂階。春煊謹當恪遵諭旨，善爲解散。

茲擬先撰文告，剴切勸諭，電飭川省地方官先行曉示。川民果知俊悔，斷不忍兵力從事，以期仰副朝廷拯民塗炭之至意。

惟現在亂象漸成，省外亦經滋蔓，非帶得力兵隊前往，亦不足以懾匪膽而樹聲威。擬請旨飭下兩廣總督張鳴岐轉告第二十五鎮統制官龍濟光，抽撥得力滇兵，按照新軍營制，編成步隊兩營，配齊槍械，乘輪逕赴宜昌，以備調用。龍濟光能否自行統領前來，抑交由碭石鎮總兵吳祥達統率赴川，由張鳴岐自行酌辦。一而請飭下度支部籌撥的餉，源源接濟，庶足以備緩急，而免臨時誤事。除將啓程日期，另行奏報外。謹請代奏。」（註一）

北京四川京官喬樹柵、曾鑑、施愚、趙熙、胡駿等，致電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請速赴川宣慰。

略曰：

「川民因路，釀此重案，事變詳情，遠難確悉。竊念川民受國厚恩，食毛踐土數百年，稍有智識者，豈忍自速其亂，想係輾轉誤會而起。樹柵等聞警駭痛，幸蒙聖恩廣大，下剿撫兼施之詔，而猶諄諄以分別良莠相詰誡。恭懇二十三日諭旨，至『均係無辜赤子，要在善為解散』等語，未嘗不感激涕零也。」

川省一隅之治亂，關係大局之安危。我公威信素著，川民舊託旂幟，引領慕思，已非一日。此次奉命入川，尤深欣躍，切懇節節速發，俾川民早慰霖雨之望。」（註二）

四川同志軍聲勢日大，擴展地區日廣，紀律嚴明，清軍處處被動，已成坐困之局。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報告四川近日各地戰況，略曰：

「渝商號接省號十八信云：『城門每日開一點鐘，城內平靜，舖面全開，並開倉濟食。城外民團蟻聚，搜截公文郵件，若商信則放行。』日內順流浮下小板甚多，上寫逆黨名號功成語。川江無大隊只水警甚單不足恃。渝謠紛起，人心惶惶，急盼軍艦到一等語。」

又據瀘州電稱：『省城東門外，匪黨被馬隊擊退至簡，互有傷亡。南門外大股麋聚，道路仍梗。資陽上四十里臨江〔寺〕等處，匪黨聚滿，搜出公件即殺，並有速下資之謠』等語。謹聞。」（註三）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致電郵傳、外務、度支各部，四川代表龔煥辰等在香港活動，請商駐京英使提解，或驅逐出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六日

五八〇

略曰：

「查川代表在港煽動勾結，實爲隱患。惟此等人犯，照例不能提解，外埠與商恐難辦到。擬請大部設法，妥商英使，轉電港督酌辦。如實難提解，請其驅逐離港，亦可。並乞賜復。」（註四）

清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載濤，派測量隊進入蒙古。（註五）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十三，頁一七至一八。

註二：同註一，卷八十三，頁八。

註三：同註一，卷八十三，頁一八至一九。

註四：同註一，卷八十三，頁一六至一七。

註五：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頁專電。

二十六日（九月十八日） 清廷准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得調用滇軍，並賦予節制川省水陸各軍及各省援軍之大權。

諭曰：

「電寄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電奏悉。所陳川事辦法尙合機宜。著即選帶得力員弁，星馳就道。所有川省水陸各軍，及各省所派赴川援軍，俟岑春煊抵川後，一併歸該督暫行節制調遣。」

至所請飭龍濟光抽撥得力滇兵，按照新軍營制編列步隊兩營，配齊槍械，乘輪徑赴宜昌，以備調用。龍濟光能否自行統領，抑交由碭石鎮總兵吳祥達統率赴川等語。著張鳴岐酌量辦理，迅速電奏。

並著度支部籌撥的餉，源源接濟。岑春煊未到川以前，仍著端方督隊前進，迅解城圍。該衙門知道。」（註一）

清廷命貴州巡撫沈瑜慶，派兵赴期入川。

諭曰：

「電寄沈瑜慶：成都被匪圍困，勢甚危迫，已飭鄂軍前往赴援；惟路長且險，誠恐緩不濟急。著沈瑜慶酌派得力兵隊，迅即開拔，尅期抵川，毋稍延緩。該軍隊抵川後，暫由趙爾豐節制調遣。」（註二）

清廷諭命岑春煊未到川前，仍由端方迅速督隊，以解成都之圍。

諭曰：

「岑春煊業經電奏，料理就道。惟抵川究需時日；現在川事危急，刻不容緩。岑春煊未到以前，仍著該大臣督隊趨程前進，迅解城圍，不得稍有諉卸。並已電飭沈瑜慶酌撥兵隊，迅速開拔赴川矣。」（註三）

清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自滬電告蜀中父老子弟書。謂：自得此電之日始，「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勿生疑慮。」俟抵川以後，即當「開誠佈公，共籌所以維持挽救之策。」

電曰：

「春煊與吾蜀父老子弟，別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尙念及春煊與否？春煊則固未嘗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於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吾父老子弟相見，頗覺契闊之情，竟不勝其握手欷歔之苦。引領西望，不知涕之何從！吾父老子弟試一思之，春煊此時方寸中當作何狀耳！

春煊衰病侵尋，久無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爛，吾父老子弟正在顛連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是以一奉朝命，無暇再計，剋日治行，匍匐奔赴。第滬、蜀相距六千里而遙，斷非旦夕可至。郵電梗塞，傳聞異辭，苟不爲耳目之所聞見，何能遽加斷決。則此旬月間，吾父老子弟所身受者，又當如何？此春煊所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也。

今與父老子弟約：自得此電之日始，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勿生疑慮。其一切未決之事，春煊一至，即當進吾父老子弟於庭，開誠佈公，共籌所以維持挽救之策。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於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六日

五八二

何艱鉅，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而後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復有所瞻徇。

父老子弟果幸聽吾言，春煊必當爲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朝廷愛民如子，斷斷無不得請。如其不然，禍變相尋，日以紛拏，是非黑白，何從辨別？春煊雖厚愛吾父老子弟，亦無術以處之。吾父老子弟共三思吾言，勿重取禍，以增益春煊之罪戾。即有一、二頑梗不化之徒，仍復造端生事，不特王法所不容，當爲吾父老子弟所共棄。則宜屏弗與通，使不得施其煽惑之技，而春煊亦將執法以隨其後矣。

至蜀中地方官吏，已電囑其極力勸導，勿許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春煊生性拙直，言必由衷，苟有欺飾，神明殛之。吾父老子弟甚幸聽吾言乎！企予望之！春煊有印。」（註四）

清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自滬致電四川全省道、府、廳、州、縣武營，自此電到後「地方人民，苟非實行倡亂，不得妄加捕治。」倘因亂事拘拏在先，「苟其地業已安靖，應擇情節較輕者量予保釋。」不得擅行殺戮。

電曰：

「成都及四川各屬全省道府廳州縣武營知悉。

春煊奉命入蜀，會同督院辦理剿撫事宜。現先撰告蜀中父老子弟文，專電傳布，地方文武應即刷印多張，加蓋印信，張貼城鎮鄉村，使人民共喻春煊之情。其有不通電報處所，即由鄰封專人遞送，一體辦理。地方文武有維持治安之責，務即切實勸導，並選公正士紳講演，以期早日解散。

自此電到後，地方人民，苟非實行倡亂，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亂事拘拏在先者，苟其地業已安靖，應擇情節較輕者量予保釋，以省繫累。即情節尤重，必不可原，只許暫行羈留，候春煊到後，再行判決，不得擅行殺戮。

但望上下共釋猜嫌，庶或於春煊未到以前，即致救平，國家之福地方之幸，出力官紳自應擇尤請獎。如奉行不力，或貪功生事，一經覺察，立予嚴懲。

此電到後，即將辦理情形，隨時報告，勿得隱飾。」（註五）

清廣西巡撫沈秉堃，致電內閣代奏，請分備銀兩，散還川路零星民股，「其虧倒股本，亦併飭部墊認。」「先按股票發還，追繳歸款。」則川事辦理或易得手。

原電略曰：

「現在辦法，與其先剿亂民以戢變端，何如先定民心以孤匪勢。辦理得法，無待用兵。四川生齒最繁，省城向無囤糧，閉城數日，即有乏食之患。電綫既已不通，城外亂民數萬，朝廷鞭長莫及，城中危險可知。萬一官吏受窘，道路不通，謠言紛傳，到處響應，為禍不可思議。」

現既先後奉諭，派令端方督兵前進，岑春煊會辦剿撫，朝廷除秀安良，備極憂勤。

秉堃愚意，擬懇天恩，明降諭旨：飭令郵傳部飛飭川漢銀行，分備銀兩交由該大臣等，散還零星民股。其川路虧倒股本，亦併飭部墊認，先按股票散還，追繳歸款。由郵傳部電飭重慶道府刊印贖黃，飛速馳遞四川省城張貼通諭，天語昭宣，人心自定。部任墊款，為數無多，而安民止亂，免煩兵力，為利實大。

川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又見股本有著，准還現銀，誠信既孚，自必相率解散，各安生業。然後捕治為首亂黨，辦理或易得手。」（註六）

四川各地同志軍紛紛起事，各處皆數千人或萬餘人。「敗則散處為民，兵去則聚集為亂。」清軍分頭援剿，「顧此失彼，疲於奔赴。」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報告近日川中戰事。略曰：

「外縣匪徒，紛紛繼起，各處皆數千人、或萬餘人。雖分頭派兵援剿，而匪多兵少，不易廓清。匪敗則散居為民，兵去則聚集為匪，顧此失彼，疲於奔赴。」

前日雙流縣被圍三日，甫經擊退；並進剿二十里之黃水河地面，不意又有大股匪徒，接踵而至。該匪等槍礮甚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六日

五八四

夥，復得地勢，我軍射擊頗難，現正飭增兵應援，合力兜擊。而他處州縣，迭來警報，溫江尤急，傷我軍士多人。似此情形，非得厚集兵力，扼守要路，一面派遣大枝勁旅，分途襲勦，不易爲功。故我軍雖屢戰屢捷，然亦頗有傷亡。兵本不足，死一人卽少一人之用，難於充補，匪則前仆後起，徧地皆是。且此時所擾亂者，尙僅成都府十六屬，及西南邛、蒲等州縣，已有不暇兼顧之勢。倘更蔓延勾結，川東北亦同時響應，則益難措手。」（註七）

清新疆巡撫袁大化奏：新疆省土廣民稀，財賦支絀，請開闢利源，設法興辦墾牧礦工，並懇准予變通辦理。

原奏略曰：

「新疆居西北上游，地大物博，自古爲農牧之國。其間皮革旃罽之材，金玉銅鐵丹砂之藏，瑰璋繁富，不可殫紀。臣到任以來，詳加考查，竊見新省貧瘠之原，由於地荒，地荒由於人少。……現與司道籌議墊發庫款，疏濬溝渠，以興水利惠地方。無如工費浩繁，庫儲奇絀，限於財力，未能擴充。……先飭在新文武各員，有能獨力開荒千頃至數千頃，或獨立或集股創辦大公司資本數萬至數十萬以上，無論墾牧礦工，確有成績者，均准專摺奏請分別獎敘，並破除服官省分，不准置買產業之例，以資鼓勵，而廣招徠。」（註八）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二一。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九頁二〇至二一。

註三：同註一，卷五十九頁二一至二二。

註四：國史館審校檔。

註五：同註四。

註六：「愚齋存稿」卷八十三頁二〇至二三。

註七：「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八：「內閣官報」，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九日，頁四二五至四二六，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二十七日（九月十九日）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已轉飭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抽撥所部得力滇兵兩營，開拔赴川。請飭招商局速派輪船來粵運送。（註一）

清貴州巡撫沈瑜慶致電內閣請代奏，已派徵軍營管帶董福開，率得力槍隊千人開赴重慶，聽候岑春煊、端方兩大臣到日指揮。（註二）

清廷從御史路士桓奏，嚴飭各邊省督撫，防範藉川路為名開會演說，並防軍械輸入，接濟川民。

原奏曰：

「四川不靖，宜統籌全局，請飭邊疆各省，嚴行防範，以杜蔓延一摺。所奏不為無見。著各該督撫各飭所屬加意防範，毋任川匪竄擾勾結，並飭地方文武嚴密稽查，遇有藉川路為名，開會演說情事，即行解散禁止，免致暗中鼓惑。其沿江沿海一帶，暨滇、越各界，尤宜嚴防軍械輸入，按濟川匪，毋稍疏忽。原摺均著鈔給閱看。」（註三）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內閣代奏，請電旨催令湘陝黔三省援軍剋期赴川，以資接應。

原電略曰：

「端方日內部署鄂軍進行，均已就緒。惟鄂軍一標，既須援省，又宜顧渝，兵力實有不敷。湘、陝、黔三省援軍，應請電旨催令剋期進行，以資接應而厚聲援。請代奏。」（註四）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十三，頁三三。

註二：同註一，卷八十三，頁三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

五八六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二二。

註四：「愚齋存稿」卷八十三，頁三一至三二。

二十八日（九月二十日） 清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致電內閣代奏，本日乘輪赴鄂，請明降諭旨，暫行酌量保釋被押諸紳，以平民氣。敕下郵傳部，將此次收回國有各路商股，均照十成現款給還。「不短少路股一錢，不妄戮無辜一人。」並由朝廷下詔罪己，則川事可傳檄而定。

奏曰：

「竊維此次諭旨，重在剿撫兼施，分別良莠，不得株累無辜爲辦事之的。綸言所播，感激同深。

春煊恭繹德音，博采輿論，以爲川省之亂，由於路事之爭持，又適有李稷勳調總川路，仍用川款之舉，上下相激，遂成今日現象。迨橫決離奇，亂民乘機而起，而主持之士紳，亦太阿倒持，雖欲操縱而不可得。當事者不原其心，遽加以叛亂之名，羣情愈激，變亂遂生。揆諸分別良莠之諭旨，似有未符。此一層須請旨明白宣布，以暴動者爲亂民，則不得已而剿。若僅爲爭持鐵路，應靜候督辦大臣端方及春煊先後到川，體察情形，分別辦理。被押諸紳，暫行酌量保釋，似明降諭旨。則端方及春煊未到之前，庶民氣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釀成鉅變。此則就剿撫範圍而言，爲治標必不可緩者也。

惟川亂既由於爭路，而國有政策，斷難反汗，即修改合同，更易路線，辦理亦無把握。春煊反覆籌思，惟有將股本發還之一策，以示朝廷並無與民爭利之心。

春煊查各國收回民有鐵路事，不但不得損失人民股本，並稍予以利益。今朝廷毅然定國有方針爲統一路政之計畫，稍有知識之倫，無有議爲非者。但於各省路股，分別減成，或給予國家有息、無息各股票，固係管理度支實事求是之至意。惟是營業性質，虧損於前，未必不收利於後，今既歸爲國有，股東所失，從此無所取償。

春煊以爲鐵路虧損，應由國家全數承認，雖一時稍有損失，藉此可以維繫人心，可弭有形無形之禍患，較之急用兵，國與民交受其敝，其得失不可以道里計。周易損上益下爲益，其義固亙古不易者也。

此層如不解決，無論剿撫兩難，即令勉就範圍，而人心一去，後患何堪設想。應請迅賜敕下郵傳部，將此次收回國有各路商股，均照十成現款給還。川省虧倒之款，既涉訴訟，當由國家分別提追，另案辦理。

總之不短少路股一錢，不妄戮無辜一人，必須雙方並進，並於諭旨中稍加引咎之語，則羣議自平；而給還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歡欣鼓舞。再責成春煊前往，能遵此旨者即爲良，不遵者即爲莠，明詔一頒，傳檄可定，春煊不煩載橐以往矣。此治本之尤不容緩者也。

春煊病廢餘生，忽蒙高厚之恩，捐軀何惜。但今之時局，與昔大異，川之亂事，與他項匪變亦不同，罪己可以興邦，利民即以裕國；標本兼治，迎刃解。倘朝廷之德音已下，川民仍梗頑不馴，不得已而用兵，亦爲天下萬世所共諒。春煊斷不肯畏難以苟安，亦未敢輕率以愆事，爲朝廷非爲箇人，爲大局不爲川省，用敢再罄愚忱，川民轉移，實在於此。一切候旨遵行。

再春煊准於二十八日，乘輪赴鄂，恭候命下。請代奏。」（註一）

按：清攝政王載灃、內閣總理大臣奕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大臣載澤等，咸不同意朝廷引咎自責，堅持用兵四川主張。故同日盛宣懷致端方電曰：

「岑（春煊）勘奏請釋放爲首，下詔罪己；並謂撫綏地方，查辦路事，則趙督各有責成，無所用剿，則會同名義，目前已近駢枝，擬請收回成命，毋庸春煊再行赴川等語。邸（按：指慶親王奕劻）、貝（按：指載澤）皆以朝廷引咎爲不然。

琴和（按：那桐號琴軒）意，請公遵旨速行，切勿再遲。展座（按：稱攝政王載灃）以公遽巡不前，頗不以爲然。今岑又如此，公宜一面遣程，一面聽後命，貝亦謂然。」（註二）

清廷諭命署川督趙爾豐，嚴飭各軍分路剿辦四川同志軍。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

五八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

五八八

清廷諭曰：

「該匪等先期散有調兵木籤。足見謀逆已非一日。及至逆謀敗露，立時四處響應，膽敢圍城抗拒，肆行焚掠，擾害良民，使閭閻不得安堵。又復扼險固守，截斷聲援，並有砍斷各路電線，截阻驛遞文件及搜殺情事。實屬有意作亂。似此悖逆情形，業已衆目昭彰，豈容任其糜爛，亟宜早圖廓清。」

現在鄂軍已經行抵川境，黔省援軍，亦經開拔。仍著趙爾豐嚴飭各軍，分路勦辦，迅速擊散，毋令匪氛日張。仍分別良莠，勦撫兼施。凡有被脅愚民，悉從寬宥，徧行曉諭，妥籌安撫，以免株連，而釋疑懼。仍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註三）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各省督撫，宣佈四川秩序略定，成都解圍，各縣同志軍多被擊退。並致電內閣代奏。

趙爾豐致各省督撫電曰：

「川省事變猝起，十數日來，自成都至資州之電線砍斷，聲息不通，上煩宵旰之憂，遠勞諸公之念，皆爾豐無術所致，深自慚疚。」

十五日亂黨退後，黎明即有匪團近臨城下，意在開城時闖入，幸首要已擒，預爲戒備。自十六至二十二日，外縣各團，分四路撲城，聲言應同志會之召，或言來救首要諸人。解散不從，竟持槍炮猛攻，均經先後擊退。惟龍泉驛、犀浦之匪各萬餘人，遂將東西兩路阻塞，斷絕行人，去城纔數十里。因急飭新舊軍分路進剿，陸軍黑夜奪山，奮擊龍泉驛，斃匪甚衆，陣獲數十人，並大砲檣槍刀矛極多，餘匪奔潰，資州之路始通。犀浦之匪亦爲防軍擊敗，連破七卡，進至郫縣，奪獲同志會旗幟槍械共約一千數百餘件，西路亦靜定。現今成都府十六屬及邛、蒲等州縣，尙未大靖，皆著名悍匪與鄉團聯合，日益廣集。迭經出示曉諭，解散脅從，如能散團拿匪，許以重賞，即係匪徒而能改過歛跡者，悉予寬免。

川省會匪素多，盜蹤遍地，此次同志會煽惑人民，勾結匪黨，以致民匪混合，互相倚伏，匪敗則散而爲民，兵

去則聚而爲匪，此拿彼起，肅清恐需時日。猶幸川東南尚未擾及，已一再飛飭各屬嚴密防範。省中照常開市，人心略定。」（註四）

趙爾豐致內閣代奏電曰：

「近日省中開市、開課及兵匪迭次接仗，請增派軍隊以資攻守一切情形，已於有電具陳在案。二十八日，先後奉到二十六日諭旨兩道，蒙恩簡派重臣並飭滇、黔、鄂各軍尅期來川迅解城圍。仰見朝廷眷顧危疆，宵旰憂勞之至意。」

省城現已解嚴，惟城門遲啓早閉，嚴查出入，以防匪黨混跡其間，人心漸覺安定。川東、川北尚未擾及，自流井工徒，亦照常工作。一面頒發白話告示、勸民歌，宣布朝廷德意，但能安常守分，即是良民，決不株連究治；如能解散鄉團，或能俘獲匪首，許以重賞。昨有成都屬之青羊宮，簡州屬之鎮子場，漢州屬之和興場等處各團保等，阻止他處匪團，不令來省，當即犒以銀兩獎札，使人民觀感興起，不致再爲謠言煽惑。

現在大股匪團，最有勢力者，惟溫江縣、雙流縣兩處。雙流城圍雖解，尚有匪徒數千人，分踞彭家場、插耳崖等處，負隅扼要，爲犄角之勢。溫江亦萬餘人，環聚郫縣、新繁、崇慶州四縣交界之區。此兩大股，皆著名悍匪，鄉民與之聯合，既得地勢，復挾利器，恃河爲阻，四處設伏，我軍攻擊，甚覺費手。日前陣亡弁兵數十名，負傷者十餘名，現又添派步礮一營助剿。

爾豐初慮兵不盡力，遇事加以恩惠，激以忠義。尤賴署陸軍統制朱慶瀾，防軍統領署松潘鎮總兵田徵葵，撫卹士卒，軍心知感。是以數十日來，雖無一刻寧息，皆能奮往用命，毫無鬆懈。今蒙派遣三省軍隊赴援，軍聲更爲之一壯。該匪黨當更震懾，或可早就收平。

所有目下大概情形，謹請代奏，上釋宸廑。爾豐敬叩。儉。」（註五）

是時四川各地同志軍，迭挫清軍，聲勢日大，趙爾豐以上兩電，顯有隱諱川事，鋪張戰功之嫌。遂爲岑春煊所不諒。故同日岑春煊致電內閣代奏，要求收回入川成命。略曰：

「正在束裝間，接春煊所派鄂省偵探軍情委員報告：『川省城圍已解，人心大定』等語。證之外務部通電轉據成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

五九〇

都郵局所稱：『趙督力能鎮壓，亂民已被擊退，邊兵調到，嚴飭開市，亦多遵從』各等因。此間傳聞，大致相同。竊維春煊病本未愈，此次聞命，所以投袂而起者。深虞以川省一隅，牽擾大局。朝廷命往會同剿撫，亦恐有匪徒乘間起事，枝節橫生。故春煊昨日電奏，即以川亂由於爭執路事，非他項匪徒可比。如果朝廷開誠布公，不妄戮無辜一人，不短少路股一錢，則民氣自平，禍源自弭，是已無所謂剿。

至於撫綏地方，查辦路事，趙爾豐、端方則各有責成。在朝廷因時制宜，前後情形，既已不同，則會同名義，目前已近駢枝，擬請收回成命，毋庸春煊再行往川。

惟春煊愚見，現在時局日棘，民情困苦，亦數倍於前，不可倖一時之安，而忘百年之計。昨奏歸重治本，爲大局，不僅爲川省，倘蒙聖明采納，頒布德音；則川亂望平，既不煩戡剿以往，路股全給，更可以藏富於民。罪己之言與特恩之詔，同時並布，觀聽一新；則春煊不赴川，實勝於赴川也。」（註六）

清廣西道監察御史蕭丙炎，為「川事可慮，大局攸關，急宜先撫後剿。」奏請就近起用川省護督王人文安撫川局。

略曰：

「岑春煊由上海起程，非兼旬彌月不克抵川。此兼旬彌月中，川民之從容準備，壹意經營，設法攻城，綽有餘力，萬一城破而被據，勢必滋蔓而難圖，此可慮者一也。」

川民因路事起釁，端方爲總辦鐵路大臣，此川民所最痛恨者也。今端方領兵入川，聞其逗留不前，尙未身履川境。就使已至川省，竊恐未能和平解圍，必致決裂僨事。以最痛恨端方之大衆，與素不知兵之端方戰，孰勝孰負，可想而知。此可慮者二也。」

四川形勢最佳，東據夔門，西連番族，南阻蠻部，北控梁洋。其重險則有劍門及鹿頭、瞿塘、邛崃、清溪等關，最爲可恃。假使川民閉關自守，以逸待勞。援兵因險阻不得入關，都城以食盡不攻自破。曠日持久，何堪設想。此可慮者三也。」

新練川軍多係土著，其鄰省陝黔各軍內又多川人，難保軍心始終不變。防營勢孤力薄，應敵尤難。若待他省調兵入援，實屬緩不濟急。此可慮者四也。

川省所屬資州境內之糖坊，向有壯丁數萬；鉅州境內之灶戶，有壯丁數十萬，現聞相率罷工。若有智謀之士部署驅使，不日成軍。加以哥老會之煽惑愚氓，一時何能撲滅。此可慮者五也。

聞該省城現存倉粟不過十餘萬石耳，供給全城人食，僅足支持十二三日。城中餉絕，計日可陷。若川民守城抗敵，近聯西藏以爲奧援，遠託英國爲之保護，撫不受撫，攻不克攻，將若之何？此可慮者六也。

牽一髮而全身皆動，失一省而全局皆危，不特川省外人生心，誠恐兩粵三湘聞風響應，仇教毀堂相因而至，交涉連起，內奸外寇併爲一團，如是則天下騷然，大局更難收拾。此可慮者七也。

凡此可慮多端，非敢故作危聳之詞，實屬顯而易見之理。爲今之計，臣愚以爲亟宜紬繹論旨分別良莠剿撫兼施之意，略分先後，以爲移緩就急之謀，則川事尚可爲也。查川民起事之原因，實根王人文見好川民之一念。趙爾豐純用強硬手段，未免操切失宜。一則釀禍於前，一則激變於後，均莫能辭其咎。然王人文與川民感情甚厚，又幸現在成都，正可乘機一用。擬請宸衷獨斷，速降綸音，趙爾豐著暫行革職離任，以平川民之氣。王人文著護理四川總督，以繫川民之心。即責成王人文善爲開導，結之以恩情，動之以利害，宣布朝廷德意，尅期解散城圍。諺云：「解鈴還是繫鈴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熟思之。或謂錫良前在川時最爲川人所感戴，若畀以川督之任，必能消患於無形。又謂宜由政府諭令四川同鄉京官，公舉一二素孚鄉望之人。奏請欽派回川，撫綏川民，解散反抗之黨。二說未嘗不是。第恐到川尙需時日，遠水難救近火。不若就近用王人文收效在旦夕間也。並請明詔岑春煊會同端方督率重兵以資鎮懾。兵臨城下，按而不動。必俟王人文安撫不應之時，然後可進兵痛剿。彼川民愛戴聖朝，食毛踐土數百年矣，豈全無心肝而甘謀叛速死耶？此臣所以斤斤於先撫而後剿也。」（註七）

清第二十五鎮統制兼粵漢鐵路參議龍濟光，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告以粵路缺款，九月即將停工，請速設法，以防生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七月二十九日

五九二

龍電略曰：

「粵路公司報告，九月即須無款停工，路上工人數萬無食，必爲亂民煽誘，土匪應之，遂難收拾。且還現一層度支部不肯撥款，亦無從下手。……可否責成該工司立刻限期趕收三期股款，以濟急需。如無力交納三期者，准其照舊入股，由本部續交三期以示體恤，以昭朝廷並無與民爭利之意，亦與前旨不大相背。如此則不必明言國有，不用撥補一分，風潮自熄，匪口可塞，股款自然源源而來。」（註八）

總稅務司英人赫德 (Robert Hart)，卒於英國，享年七十六歲。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十四，頁四至六。

註二：同註一，卷八十四，頁三至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二四至二六。

註四：宣統三年八月九日上海「時報」新聞。

註五：「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六：「愚齋存稿」卷八十四頁八至九。

註七：國史館審校檔。

註八：「愚齋存稿」卷八十四頁一至一二。

二十九日（九月二十一日） 清廷命岑春煊仍遵前旨，迅速赴川，相機辦理剿撫事宜，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毋庸議。（註一）

清廷命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妥為佈置，督率鄂軍，迅速進行。並命湖廣總督瑞澂，續調鄂軍增援。（註二）

按：端方於昨日取道施南（恩施）星夜前進，本日進入川境，示告川人迅速解散。

附錄：端方曉諭川人迅速解散告示

「出示曉諭事：此次成都亂匪，朝廷憫念綦殷。深恐良民誤遭塗炭，奸民日見鴟張；川境治安，因以不保，人民財產，因以損失，流離遷徙，可爲痛心。特命本大臣遽赴川境，宣布德意。

其必須率領兵隊來川者，實因川省兵隊民團，不足自衛，川省大吏乞援他省，不得不藉客軍爲保治安之計。爾川民切勿誤會，尤勿驚惶。所有兵隊抵川以來，經過巫山、奉節、雲陽、萬縣各縣，所過紀律尙嚴，人民照常安業，爾川民當早有所聞。

現在敘、嘉、眉一帶，以及成都西南州縣匪徒擾亂地方，久踞不散。本大臣自當督兵鎮撫，除暴安良。首以解散匪黨，爲弭亂之方。其有爲匪所裹脅，或誤受其鼓煽者，即曾經從匪，一概准予自新，決不追究既往。惟真正匪徒，願與官軍抗拒者，本大臣爲民除害，決不姑寬。

至於爭路一事，與此次匪徒決不相涉。本大臣旁咨博訪，久有所聞。蓋爭路者，意在保全權利；造亂者必致喪身失家，兩事適成反對，若竟混爲一談，卽是有意煽惑。爾川民遇有此等造謠生事誣陷善類之人，准卽送地方官，切實懲辦。

總之，本大臣對於匪事，以分別民匪，力謀解散爲主。經此曉諭之後，如仍携有軍械，謀抗官兵；則此等匪徒必爲爾川民衆棄之人，本大臣自當從嚴懲辦，以伸國法而快人心。

至於川省路事，現在朝廷力主寬大，湘、粵、鄂辦法，業經奏定。川省公正士紳，對於路事，如有恐遭虧損不便於民之處，本大臣定當仰體朝廷德意，加意體恤。惟願爾川民，勿爭意氣，勿受亂民煽惑，以路事與匪事相混，自生疑慮。本大臣有厚望焉！此諭。」（註三）

清兩廣總督張鳴岐電奏，已撥滇軍參將黎天才，率該部兩營入川，歸岑春煊

節制。（註四）

清廷據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電奏，以哲布尊丹巴目疾加劇，命御藥房頒賞眼藥，由驛遞交。（註五）

福州轎夫聚眾抗捐，焚毀巡警道署，毆打巡警，釋放囚犯，清廷諭命閩浙總督松壽，查拏首要，盡法懲治。

清廷諭曰：

「據電奏：閩省擬辦抽收轎捐，轎夫等聚眾稟求免捐，當經批准暫緩，隨即牌示曉諭，乃不遵諭解散，愈聚愈衆，將巡警守望所全行打毀，南臺地方，初級兩等審判廳所收人犯，全行放逃，並折毀巡警道署，焚燒警署，巡士受傷六十一人，經軍隊彈壓始各散去等語。殊屬不成事體。現在人心浮動，難免有匪徒藉端煽惑，希圖擾害治安，仍著該督等嚴行防範，查拏首要，盡法懲治，毋令再生事端。」（註六）

清外務部照會駐京俄使，已電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將一切新政酌量緩辦。（註七）

註一：「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二六至二七。

註二：同註一，卷五十九，頁二八至二九。

註三：「廣益叢報」，第九年第二十八期「紀聞」。

註四：「宣統政紀」卷五十九，頁二八。

註五：同註四，卷五十九，頁二九至三〇。

註六：同註四，卷五十九，頁二八至二九。

註七：林唯剛「俄蒙交涉始末」，引自「民國經世文編」卷二十二頁七。

八月

初一日（九月二十二日）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連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主張堅持既定政策，反對岑春煊奏請下詔罪己，釋放蒲殿俊等辦法。斥岑春煊沽名釣譽，意在攘奪內閣總理。

原電略曰：

「行抵點軍坂，兩接來電，知岑（春煊）有收命之請，其所言專供報館歡迎，不顧大局成敗，且使朝廷無立足之地。罪己之語，唐德宗、宋高宗、本朝庚子始一用之，豈能爲出山鑿，作開場文字。況政策方在堅持，忽下此詔，是國有可作罷論，合同可以取消。采帥（按：王文韶號采臣）、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辦之而有餘，安用威望素著之臣爲哉。此等居心，決不在川督，專想作內閣總理，斷斷然矣。」（註一）

又曰：

「岑（春煊）之敢於爲此大言，固惑於道塗之謬說，恐亦不免別有揣摩，不然，此等反抗朝旨文字，豈能輕出諸口。目前已發現之川禍，已不易支撐，瞬息未發現之粵亂，更難於措置。方謂使岑了粵，正是此意；但其好名之心太急，往粵亦未必能得良果。若如其意，做到罪己，則政策不翻而自翻，將有誅晁錯謝七國之舉。時論溷淆，是非倒置，真有不可思議者。望留意預防。」（註二）

四川保路同志會派赴湘粵活動代表龔煥辰，自香港抵上海，投書時報，請主持公論，為川人辯冤。

書曰：

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一日

五九六

「竊川人自辦鐵路，原以杜外人垂涎，非專爲營利起見。此次收歸國有，全川人民本未反對，惟事經先朝旨許，遽翻前案，果否於國有益，於民無損，資政院具在，應交協議公決，方不違『庶政公諸輿論』之旨。而郵傳部計不及此，忍陷今上以不孝之名，此川人不能不爭者一也。

收路而國有其實力也或可，乃國無實力，致盛宣懷乘機舞弊，舉債不經議院通過，於根本上破壞憲章；訂約喪失主權，於事實上甘心賣國。此川人之不能不爭者二也。

爭之道，仍不外謹守秩序，正當請求，故先後迭呈川督代奏及派代表赴京呈請，或聯合各省共爭，正堂堂之舉，數月以來，普天人士所共諒無他者也。

乃政府於川人至誠之請，不惟毫不體恤，且郵部盛宣懷、督辦大臣端方，又違犯四月諭旨，弊串駐宜分公司李稷勳，私相授受，奪路之後，復規川款，致激罷市、停課風潮。然雖罷市、停課十餘日，仍秩序井然，毫無暴動，此見於趙督電部明文者也。維時政府若稍有轉環，萬不至釀成禍變；乃又不惟無所轉環，反逼之走險，致前月十五日，因市民赴督院有所呈訴，衛兵竟開鎗擊斃多人，誣爲亂黨，希圖調兵慘殺邀功，且又拿去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及鄧（孝可）某諸紳，生死未知確耗。蕭（湘）議長由京返川過鄂，亦被拘禁，雖諭旨明明不許株連，而政府辦理此事，實則株連出乎情外。

夫川人初發起保路會時，即明白宣佈宗旨及進行方法，各報登載，贊爲文明，數月來之進行，衆目共見，公道自在人心也。頃則橫遭殺戮，故陷七千萬人於枉死域中，究竟川人喜事耶？抑或政府激成耶？我中外同胞，勿祖川人，平心論之可耳。

如謂川人爲罪固應死也，請明正川罪。川人死固不畏，惟確實之罪狀，則甚有畏。一字之貶，猛於百萬雄師，無待政府調兵勦殺，自當愧死無地也。若稍有可原可憫之處，爲同胞所鑒諒，我同胞縱不爲從井之救，亦當設法研求，略一排難解紛，勿視爲秦越人之視肥瘠。

各省諮議局與京師資政院，爲國民代表，固應首先聯合救濟，煥辰等業各馳電報告。至報館爲提倡公論之唯一機關，尤難漠視。

爲此泣懇各公速持公論，以釋羣疑。倘能聯合全國報界，共同研究救濟方法，一面推舉專員赴川調查確實事情，準據公理，發爲平允之論，使天下人了然於是非黑白，吾川七千萬人，雖殺盡死盡，誠瞑目無憾。若更一援手焉，則急難中之振救，尤七千萬枉死精魂所感激於地下者也。

禍機迫切，一刻千金，敢布血忱，伏維照鑒，不暨。」（註三）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八四頁十四至十五。

註二：同註一，頁十五至十六。

註三：宣統三年八月初三日上海「時報」專載。

初二日（九月二十三日） 四川戰事激烈，同志軍迭克要地，連獲大捷。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謂新津、彭山已被同志軍佔據，成都附近，「無地不匪」，清軍「地廣兵單，顧此失彼，勢處極難。」略曰：

「現在黃水河一帶聚匪尙衆，擬即相機進攻。爾豐當即咨商署提督田振邦親赴雙流，督師進剿，刻日前進。惟溫江、崇慶之匪，佔據要隘，四面設伏，各處橋樑，均皆拆毀，河水方漲，一時尙難攻克。又據探報：新津、彭山兩縣，已爲匪據，兩處地方官，皆被幽禁，新津新修營房尙未竣工，亦被拆毀；巡防營隊四十名，多被殺傷，搶去槍械。現時成屬各縣，幾於無地不匪。西南南路，文報日久不通。

省外巡防各軍，向係分紮各城鎮，每處不過三、四十人，一遇有事，不惟不足防禦，且恐資匪槍枝。當亂事初起，爾豐即籌慮及此，飭各路防軍，趕緊集合，擇要駐紮，而道途梗阻，多有不能調集一處之勢，各州縣紛紛告警，軍隊又實難分拔，地廣兵單，顧此失彼，勢處兩難。」（註一）

清廷優卹總稅務司赫德，追贈太子太保銜。

清廷諭內閣：

「總稅務司赫德於咸豐年間來華，由粵海關副稅務司洊升總稅務司，疊受先朝恩遇，歷經賞加按察使銜，布政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三日

五九八

使銜，花翎，頭品頂戴，並雙龍二等第一寶星，三代正一品封典，太子少保銜。前因病請假回國，復賞加尚書銜。該總稅務司供職中國，所有通商各口設關徵稅事宜，均由其經手創辦。以及辦理船廳，設同文館，赴各國賽會，設立郵政，經始規劃，悉臻妥協，遇有交涉，時備諮詢，在中國宣力五十餘年，深資贊助。茲據稅務處呈遞出使英國大臣劉玉麟來電，遽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伊子赫承先，著賞換雙龍二等第三寶星，以示優異。」（註二）

北京資政院川省議員，聯絡欽選民選議員五十餘人，請求總裁李家駒，設法營救四川在押紳士，及諮議局議長。（註三）

奉天撫順、遼陽大股鬍匪起事，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調新軍一千二百名馳往進剿。（註四）

註一：「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二：「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三至四。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八月初三日，第二頁專電。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八月初四日，第二頁專電。

初三日（九月二十四日） 湖北共進會、文學社兩革命團體，舉行聯合會議於武昌胭脂巷共進會機關部，議決動員計劃，積極進行。革命起義，已箭在弦上，有迫不及待之勢。是日下午二時南湖礮隊發生暴動，旋即平息，武漢戒嚴。

湖北共進會、文學社黨人孫武、劉復基等，在武昌胭脂巷十一號共進會機關部胡祖舜寓開會，到者六十餘人，以蔣翊武赴岳州未返，共推孫武為主席，決定八月十五日為發難日期，並電知湖南焦達峯同

時起兵。胡祖舜記其事曰：

「當共進會、文學社接洽合併之頃，適川路風潮劇烈之日，清廷特派鐵路大臣端方，率帶湖北步隊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及三十二標之兩隊入川查辦。而三十一標原多黨人，其代表李紹白、田智亮、趙振民、胡忠良、秦茂梅、王自新等，慷慨激昂。瀕行，頗思乘機發難，經楊玉如、鄧玉麟、黃元吉、胡祖舜等勸阻，始行就道。惟衆以其勢可利用，決由蔣翊武追蹤西上，乘間殺端方於川，揭舉義旗，武昌再謀響應。議甫定，而混成協之四十一標三營左隊，亦出防岳州，蔣原隸其營，勢須隨赴岳防，未能成行。八月初三日，孫武、劉復基等假胭脂巷機關部胡祖舜處爲會場，召集聯合大會，商決首義動員計畫。是日軍中代表到會者，八鎮砲隊第八標徐萬年、蔡漢卿等，八鎮工程隊第八營熊秉坤、馬榮等，混成協輜重隊李鵬昇、李樹芬、羅一安等，混成協砲隊蔡鵬來等，混成協工程隊張斌、黃士傑等，八鎮步隊二十九三十標蔡濟民、杜武庫、方維等，三十一標代表趙士龍，三十二標代表孫昌復、單道康等，混成協第四十一標代表關龍、李忠義等，漢口漢陽混成協步隊四十二標代表林翼支、胡玉珍等，八標馬隊代表祁國鈞等，憲兵隊代表彭楚藩，陸軍測繪學堂代表方興、陸軍第三中學代表雷洪、席正銘等均出席；文學社幹部，則有劉復基、張廷輔、蔡大輔、王憲章、張詰夫、李濟臣等；共進會則有鄧玉麟、黃元吉、馬驥雲、楊洪勝、閻鴻飛、錢芸生、胡祖舜等；總計到會者六十餘人。時蔣翊武留岳未返，公推共進會孫武爲臨時主席，趙士龍、李濟臣負戶外警戒之責。首由孫武報告兩團體合作之必要及經過，隨即商討首義日期，經一致決定八月十五日，迅即電知湖南焦達峯，同時發難。孫武復提議臨時總司令一職，公推文學社蔣翊武擔任，自願居參謀長之任以示合作之誠意，衆贊成之。軍中組織，依照規定以十人爲一分隊，以三分隊爲一支隊，以三支隊爲一大隊，各隊置大隊長一人，副隊長二人。大隊長即以總代表擔任指揮，其他各級隊長副隊長則由總代表就營隊代表中指定，或由隊員中互推之，尅期組織完成。旋分派首義時各標營隊代表擔任職務如左：

一、混成協輜重、工程兩隊總代表李鵬昇，擔任首先縱火爲號，以其營房位於草湖門外塘角舊愷字營，地臨江岸，南北兩岸及城內，皆可望見；同營混成協砲隊總代表蔡鵬來，率隊響應，即以一支隊由草湖門佔領鳳凰山砲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三日

六〇〇

，以一支隊佔領青山，迎擊海軍，由輜工兩隊分別派隊掩護之。

二、八鎮工程第八營總代表熊秉坤，擔任佔領中和門內楚望臺軍械所，因其營房位於楚望台附近；右旗八鎮步隊，第二十九三十標總代表蔡濟民、方維等，測繪學堂總代表方興等，率隊響應，以與工程營會合於楚望臺，協同進攻總督署。

三、南湖八鎮砲隊第八標徐萬年、蔡漢卿等，率砲隊由中和門進城，攻擊總督署；由附近八鎮步隊第三十二標孫昌復，單道康等率隊掩護。

四、南湖八鎮馬隊第八標及混成協馬隊第十一營留守部隊，由祁國鈞等以一部警戒於城外，以一部進城擔任傳騎隊。

五、八鎮步隊第三十一標及混成協部隊第四十一標留守部隊，由趙士龍、闕龍等率領佔領蛇山，掩護砲隊，因其兩部同駐左旗營房，與蛇山相接也。

六、漢口駐軍混成協部隊第四十二標之一部，由代表林翼支等率隊響應，進佔武勝關。

七、漢陽兵工廠駐軍混成協部隊第四十二標之一部，由代表宋錫全等率隊響應，佔領龜山砲台。是日開會自午前十時起至午後一時止，安全散會，各代表均欣欣然離去。」（註一）

是日午後二時，南湖砲隊發生暴動，旋即平息，黨人起義消息洩露，武漢戒嚴。胡祖舜復記曰：

「迨至午後二時許，南湖八標砲隊三營左隊正日梅青福、兵士汪錫玖請假離營，同志孟垂臣、張富國、趙楚屏、霍殿臣等設宴餞別，猜拳鬥酒，興高采烈；其排長劉步雲忽來干涉，致激公憤，暴動以起。由霍殿臣、趙楚屏為首，號召同隊之同志，蜂擁至子彈庫，撞開庫房，拖砲實彈，意欲率砲攻城，幸附和者少，同志中亦有反省者，恐暴動實足誤事，相率自動引去。時張彪得報，乃以電話令毗連之馬隊統帶喻化龍派隊彈壓，並追捕在逃者；惟所派馬兵，亦有同志參加，故縱之，未獲一人。其後蔡漢卿、徐萬年等散會歸，得知其情，乃密告為首之霍殿臣逃避，餘則一概歸營應點，處以鎮定，如官長追問，則委責於霍殿臣之一人，萬一究治多人，乃事非得已，即可立時發動。卒之張彪恐事態擴大，不易收拾，未加深究，事乃得寢。時孟垂臣手臂受傷新裹，猶有血痕，面帶怒容，分訪鄧

玉麟、胡祖舜，力斥各機關主持者，籌備稽延，令軍中坐失時機，責難備至。鄧、胡等婉言勸慰，告以居正、楊玉如赴滬購械未歸及本日會議結果，彼始怏怏而去。但自此次事變後，清吏知爲革命黨所策動，加嚴戒備，明察暗訪，而吾黨八月十五日首義之消息，竟致暴露，並見連日漢口各報矣。」（註二）

按：清湖廣總督瑞澂，初尙忽視黨人，以其多少年士兵，類皆知識缺乏，頭腦簡單，必怯弱無大志。及聞礮隊事變，始不自安，飭令第八鎮統制張彪，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各派可靠部隊日夜巡視武昌城內外，檢查行人，禁止學生出校，收繳武器於楚望台軍械庫，命工程營戍守之，並向漢口德領事切商，請多派軍艦來漢。一面以雷船遊弋江面，並置行轅於楚同兵艦，時宿止其上，楚同、楚豫諸艦，均日夜升火架礮，以防不測。孫武等因情勢惡劣，恐及期舉事，即遭失敗，因開會決定延期。湖南焦達峯亦以籌備不及，請改爲二十五日。武漢方面因居正、譚人鳳、宋教仁等來期不知，不能肯定發動時間；惟最遲當在二十日左右。（註三）

清廷命署川督趙爾豐，督飭軍隊，早日擊散同志軍。

清廷諭內閣：

「電寄趙爾豐：電奏悉。省城現已解嚴，人心漸覺安定，辦理尙爲迅速。將士踴躍用命，洵屬可嘉。所有被擾地方，著即妥爲撫輯，俾得各安生業。其溫江、雙流兩縣，匪勢尙盛，仍著趙爾豐督飭軍隊，早日擊散。務須分別民匪，毋使稍有株累。」（註四）

清外務部致電粵督張鳴岐，謂德外部已允修改華工苛例，請准予在粵先招一批。

原電略曰：

「申薩島招工事，前據林領事申報，正與島督商改苛款，嗣後接梁大臣（按：駐德公使梁誠）來電，以外部照覆，准華工有上捺權，並增入二條，一華人與歐人平等相待，二除鞭撻刑，請維續招，彼既刪苛例，我似應顧全交誼。並准德哈使面稱，外部既允照新章辦理，舊章苛例自己廢除。該島需工甚急，請電粵督照准各等語。……即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四日

六〇二

尊處准予先招一批，就近與德領商辦，以後情形，仍視林領報告酌定。」（註五）

註一：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四六二至四六四）。

註二：同註一（總頁四六五）。

註三：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四八；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頁七四。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五。

註五：「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四一至四二。

初四日（九月二十五日） 清廷電諭趙爾豐，迅速撲滅四川同志軍，毋任蔓延。並命端方督率鄂軍前進，不得延緩，致誤事機。（註一）

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反對岑春煊入川，致電內閣，主張劃分岑春煊、趙爾豐權限。岑駐重慶，辦理東南鎮撫事宜；或竟令駐宜昌，兵事仍歸川督。

原電略曰：

「恭查諭旨，只令會同剿辦，（按：指岑春煊）並無各軍新舊俱歸節制調遣，是否續有另旨？張前請代奏，祇請會同查辦，亦未預及軍事。現在匪勢已成，非剿不能言撫；且正在得手，尤不可忽懈軍心。

爲今補救策：一將川省現情諭岑知之，速變方針，速出續示，凡解散歸里者爲良民，聚而不散者仍痛剿不恕，仍聽川督命令。二則飭岑駐重慶辦理東南鎮撫事宜，兵事仍歸川督，或竟令駐宜昌。三仍飭趙（爾豐）、端（方）勿得姑息長亂。非此，恐功敗垂成。

總之，前奏爲速解城圍起見，若早知得手，下不請奏，上亦必不續派也。」（註二）

按：趙爾巽因岑春煊在川甚著威望，恐入川後代其弟趙爾豐任川督，故有是請。

清給事中陳田等，聯名揭參趙爾豐欺蒙朝廷，釀亂肇禍，請責成岑春煊，迅

行入川，秉公查辦。

原奏略曰：

「方今強隣環伺，時局岌岌，正宜君民一心，力圖振作。議局士紳，以一身當上下之衝，責任既重，應付尤難。自宜深加保護，以昭激勸。若以匪徒交訐之故，遽指為禍首，科以叛逆，則此以往，自好者將高舉遠引之不暇，誰復敢奮身國事，力任艱虞。輿論之萌芽，由此而折，憲政之基礎，由此而摧。其關係大局，實非淺鮮。」

現蒙特派岑春煊前往會辦，該大臣勇於任事，誠如聖諭。惟會辦事權不專，恐不免有所牽掣。可否仰懇天恩，卽以此事責成該大臣查辦，迅行入川，詳究川事之起因，分別川人之良莠，庶情罪無難立見，而正人得以保全，大局幸甚！」（註三）

清新疆巡撫袁大化奏：請將伊犁將軍，塔城參贊，新疆巡撫一併裁撤，改設新疆總督，兼管巡撫事，仍以迪化為治所，旗漢並用。（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七。

註二：「文獻叢編」第二十三輯頁七至八，國風出版社影印版下冊頁七二一。

註三：宣統三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時報」專載。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頁八至九。

初五日（九月二十六日）四川戰事續繼擴大。崇慶、邛縣、灌縣、崇寧各地同志軍，合兵萬數千人，連克溫江、雙流等地。仁壽同志軍二千餘人，向成都撲攻。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報告四川各地近日戰況。

原電略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五日

六〇四

「頃據陸軍三十四協統領官陳德麟報告：『該統領於七月二十六日，率隊行抵溫江，駐紮城內，偵察匪勢，四方散伏，係與崇慶、邛崃、灌縣、崇寧之匪聯合，聚集約共萬數千人。該處河道極多，橋樑俱已拆毀。籌策數日，正擬於初一日分隊進攻，該匪等突於初一日黎明時猛撲西門，城內置有匪人爲之內應，殺斃門兵，將鎖扭落，一擁而入，該統領當即率隊猛攻，匪始退去。隨於四關縱火，焚燒民房，阻我軍隊，使不得出，我軍奮勇冒火追擊，戰數時之久，匪始敗退。』……」

本日又據雙流巡防軍報告：『初三日進攻雙流屬之黃水河，匪踞南岸抵抗，恃有九子無煙快槍多支，自辰至午，經我軍追擊，至新津屬之花橋場，四散無蹤。夜間該匪復行聚集，四面圍攻，我軍猛事攻擊，前路三營管帶，及目兵十三人，均被槍傷。我軍隨戰隨退，現仍紮雙流黃水河一帶。』

又昨據探報：『仁壽縣有匪約二千餘人，意欲來撲省垣，派陸軍六十八標統帶官王鑄人前往迎擊，連戰兩日，斃匪多名。該統帶仍復奮勇前追，至仁壽界之蘇碼頭，攻戰十五日，尚未得有確報。』」（註一）

清廷從御史麥秩嚴請，命粵督張鳴岐嚴防革命黨活動。

清廷諭內閣：

「御史麥秩嚴奏，廣東革黨窺伺，請嚴治盜賊，以防勾結一摺，著張鳴岐按照所奏各節，體察情形，酌派兵隊，扼要分紮，嚴行緝捕，毋任勾結，以靖地方，並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註二）

四川謠傳清廷收回岑春煊入川查辦之命，民情驚惶，紛紛參加同志軍。

上海民立報記其事曰：

「本月初五日，突謠傳岑已請收回成命，有不能入川之電，成都附近各屬民情驚惶，一時又大集會議，各處民團仍然紛集赴省，較十五後尤多，惟秩序更嚴，即前電報告敘州、簡州、新津等屬相繼失守時事，電線又砍斷三四百里，趙督窘極，又有電奏至京。」（註三）

清大學士陸潤庠反對曲阜新設學堂雜聘外人。

原奏略曰：

「曲阜新設學堂，諒學部大臣必有提倡正學掃除異說之舉，惟習俗相傳，深恐漸入歧徑，萬一雜聘外人，異言異服，驕居孔氏之門，將來聖教漸滅，亦朝廷之憂也，請飭學部大臣會同山東在京諸大臣另行妥訂專章，奏明辦理。」（註四）

註一：「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二：「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九至十。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八月初九日，第二頁專電。

註四：同註二，頁十。

初六日（九月二十七日） 援川黔軍統帶董福開部，抵達重慶。（註一）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本日行抵巴東董家塢地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岑春煊「事權不一，必致貽誤大局。」請求協助解脫查辦川案之命。

（註二）

清郵傳部奏：展築京奉鐵路，與日本磋商經過，及所議辦法。

清廷收回新奉鐵路後，改建寬軌，欲展築至瀋陽城根，因須穿過南滿鐵路。乃擬建造天橋，由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派員與日方交涉，日人藉機多方要挾。本年七月初十日，雙方始簽定「京奉鐵路延長協約」八條，至是郵傳部奏報其事，略曰：

「竊查京奉鐵路之瀋陽車站與奉天城根尚距二英里有半，客貨往來，諸多周折，是以光緒三十三年，臣部收回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七日

六〇六

新奉鐵路，改造寬軌，即議展築至奉天城根，惟須越過南滿鐵路，因擬建造天橋辦法，咨由外務部照商，日使以有礙南滿鐵路未允，經多方交涉，日方始允築曲線相聯，後經清廷堅持直線之說與之相持，日方已允照辦，訂期簽字，忽又要挾多端，涉及協約以外，礙難應允，因暫停議。……本年三月，復准外務部咨。據日使照送重擬展線辦法，並附圖樣送部核辦，當以按照所擬圖樣不獨工艱費鉅，且據地勢而論，即使行車，恐多危險……。遂由臣部派工程師係多鈺會同署奉天交涉使許鼎霖與日領事日技師在奉天會議，日領始猶堅執添設東曲線以爲聯絡南滿及京奉車站之用，孫多鈺等則主西曲線爲聯絡，並曉以擬請歐美技師公斷，藉杜其口，一面與其提議略改路線變通造橋，彼猶未允，嗣經互相測量，磋磨累次，始稍就緒。……將南滿鐵道提高建橋，南滿車輛由橋上越過，京奉車輛由橋下平過。……南滿改築及建橋需費估價日金二萬四千元，應由京奉路局給予補助。至京奉車輛必須經過南滿車站者，則以快車通車爲限。」（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十五，頁四。

註二：同註一，卷八十五，頁三。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頁四十二至四十三。

初七日（九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署川督趙爾豐，嚴飭將弁，迅速剿辦四川同志軍，所有鄂黔援軍，均歸節制調遣。（註一）

清查賑大臣馮煦，電奏江蘇、安徽沿江各地水災情形。

原奏略曰：

「查勘上江之當塗等五州縣，周圍六七百里，皆成巨河，巨鎮傾圮，廬舍漂蕩。下江災情，以揚（州）、鎮（江）、常（州）所屬爲重，蘇（州）、通（州）次之，雖較輕於皖，而產米之地，盡付波臣，至徐（州）之邳（縣）、睢（寧）、宿（遷），海（州）之海（安）、沭（陽）、贛（榆），淮（安）之安（東）、清（江浦）、桃（源），皖之泗（縣）、宿（縣）、靈（璧），凡十二州縣，續有新災。」（註二）

清廷宣佈川省亂事漸平，省城以南各縣俱無亂象。（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六十頁十一至十二。

註二：同註一，卷六十頁十二。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八月初八日，第二頁專電。

初八日（九月二十九日） 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奏請開去差缺，不許。

清廷諭曰：

「慶親王奕劻奏：職任重要，精力難勝，懇恩開去差缺一摺。該親王雖年逾七旬，精力尚健，值此時會艱難，百端待理；又當憲政進行之際，正賴老成碩望，翊贊新猷。該親王夙著公忠，亦斷不能忘懷時局也。所請開去內閣總理大臣管理外務部差缺，著毋庸議。」（註一）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奏：遵旨覆議沈秉堃、岑春煊建議變更四川路股償還辦法。反對悉數發還現銀，主張變通部章，願附股者，按照湘股發給國家鐵路股票，一律分紅分利。不願附股者，仿照粵股一律實發六成，其餘四成，另給國家印票，年還二成，二年後一律還清。

原奏略曰：

「四省合計實收股銀約在三千萬兩左右，必有各公司股票根簿爲憑。除川省現存之款七百餘萬兩，前已奉旨，願否入股，或歸本省興辦實業？仍聽其便。今當剔除在外，由川督、川紳另換本省實業，或枝路股票，或發還現銀，部不過問，要以收銷公司股票爲斷。其餘四省私股，計銀二千數百萬兩，即當以督撫報告實收股本之總數，並當覆按其收股根簿爲據，毋庸再查款詳細數目，以免煩瑣。如有情願附股者，仍遵諭旨，按照湘股給發國家鐵路股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八日

六〇八

票，一律分紅分利；如不願附股者，仍遵諭旨，悉照粵股一律實發六成現銀；其餘四成，另給國家印票，分作兩年，每年給還二成，或歸兩年後，一氣全還。其未還以前，仍給發六釐利息。所有該省公司實收之股本，國票既已全數認還，則其虛糜及倒帳之款，在股東已無損失。似此辦法，國家收回鐵路，發還公司股本，既不再查其支款數目，則其股本以外之事，亦均不能過問。再有認還之款，至於發還股本，或換票，或還銀，俟將詳細條目，與督會辦大臣議定，即照辦理。」（註二）

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到達武昌，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川路如不全還股款，川事無從解決，仍必極力請退。

原電略曰：

「此次朝旨責煊者重在解圍；省圍既解，事漸平定，即請收成命，未蒙俞允。頃已行抵武昌。煊陳論路事，本爲出位之思。第變由茲起，一釁相因，舍此更從何解決？股款全還，實爲要義；若未能照允，則事終難定。自愧愚拙，且當病軀，仍必極力請退，免誤事機。務從速電覆爲禱！」（註三）

清郵傳部奏：密籌另借外債收回粵漢、川漢鐵路商股。

原奏略曰：

「度支部、郵傳部庫空如洗，除借款，實無他法。儼即以川、粵鐵路明借外債，該會黨必藉口鼓惑，臣部與度支部熟商，惟有暫不指明川、粵鐵路，但以郵傳部出名，籠統商借英金四百萬鎊，仍照五釐、九五扣，暫以京奉路餘利爲實抵，仍由度支部，不拘何省，另指進項爲虛抵。得此鉅款，雖川、粵省均不願領國家股票，皆索現銀，亦不致臨時貽誤。」

綜計借款五釐、九五扣，科合僅及五釐半，比較國票每年應給商股六釐常息，尙屬有盈無絀，且可毋庸分紅，

是將此借款對抵商股，並不吃虧。如蒙俞允，容臣部即與銀公司（按：原文如此）、銀行等妥速籌議，再行會同度支部議訂合同，請旨辦理。」（註四）

清出使英國大臣劉玉麟，建議發展國際貿易事項四端。

原奏略曰：

「上年赴英時，途經新嘉坡、檳榔嶼等處，見華僑商業甚盛，出品以南洋植物居多，然運往歐洲，未可決其獲利者，以仰歐人鼻息故也。今就諮詢所及，謹抒管見四條：一請設大清銀行分行於英國倫敦，一請頒航業獎勵補助法，並提倡組織海軍義勇隊，一請設中華商品陳列所於各國都會暨通商大埠，一請設萬國博覽會於京師。」（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六十，頁十三。

註二：「愚齋存稿」卷十八，頁三一至三十六。

註三：同註二，卷八十五，頁八至九。

註四：同註二，卷十八，頁三七至三十九。

註五：同註一，頁十七至十八。

初九日（九月三十日） 黃興函孫先生文，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四川同志軍。

黃興本日致書馮自由，請轉致孫先生文，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四川同志軍。並欲實行暗殺手段，以剷除阻礙革命最甚之清吏。書曰：

「廣州之役，弟實才德薄弱不足以激發衆人，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遭此大敗，而閩、蜀兩省英銳之同志因此亦損失殆盡。弟之負國負友，雖萬死無以蔽其事。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爲害之虜賊，以酬死事諸人，庶於心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初九日

安，亦以作勵吾黨之氣。故自四月初二返港，專意養傷，一面團集少數實行之士，以爲復仇之計。除與展堂兄同署佈告書之外，未常與一友通隻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排脫一切糾纏，促其進行之速。不意蹉跎歲月，爲同事人所阻止，不得逕行其志，悲憤交集，無可發洩。適得楊君篤生在倫敦自沈消息，感情所觸，幾欲自裁。嗚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並死亦不得自由，誠可哀矣。嗣得兄及中山先生並少年報致公堂各同志書，責備甚重。如以弟爲繫華僑之望，則弟實不敢當。以弟在吾黨亦不過徒有虛名，自問於黨事初未有如何之實益。若以第一死爲妖黨所藉口，致阻礙將來籌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則弟日來所躊躇於心而未決者也。七月以來，蜀以全體爭路風雲甚急，私電均以成都爲吾黨所得，然未得有確實消息。前已與執信兄商酌，電尊處轉致中山先生，請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尙未得覆。今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因未得接晤，不能知其實在情形，故不能妄斷，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辦，儘可辦到。以去年已著手運動，軍界會黨皆有把握，有二三萬之款即可發動。然此方面難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與外軍敵也。滇爲蜀應則有餘，爲自立計則不足。倘蜀敗亦同歸於銷滅而已。是以弟等尙未能決其如何辦法，專待蜀事得有確信方敢爲之也。粵事弟已組織實行隊，先去其阻礙吾黨之最甚者；得成功時，再爲電告。前兄囑書各字，三月九日以前均作好，聞皆存於令夫人處（時因令夫人來美之故），不知刻已寄來否？其中有一最足紀念者爲林時瑛兄之橫額，字勢飛舞如生，誠絕筆也。餘未及多敘。即請籌安。弟與頓首。

八月初九夜。通函請由金利源李海雲兄轉交。」（註一）

四川同志軍抗清戰爭繼續進行，川北岷江流域同志軍聲勢尤大。

本日端方行抵夔州，致電清內閣代奏，報告川省近日戰事情形，略曰：

「疊接川南道電稱：『省南華陽縣屬之中興場，匪勢甚張，官軍尙未十分得手。省西青神、眉州、嘉定一帶，聚匪甚衆，防守喫力。』又稱：『朱（登五）軍已調齊，日內由敘赴嘉；徐（甫陳）軍行至瀘州，忽聞滇川交界之郭家墳地方，有匪出沒，暫回原防彈壓。』又據川東道電稱：『黔軍已至綦江擬改道水川江、津之間，較由渝赴省，可省二日程期。』各等語。

端方未入蜀境以前，疊次奉報，逆料匪徒竄擾成都各屬，自在意中。其最可憂者，匪徒若以少數牽制城內官軍，而以多數沿江下竄，則全川將爲所震動。近入川境，果聞賊勢偏注眉、青、嘉、敘之交。嘉爲岷江上游，萬一匪徒掠舟順流而下，沿江州縣，防不勝防。」（註二）

清湖廣總督瑞澂在武昌與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商川事，意見不合，致電郵傳部，請阻止岑春煊赴川。

瑞澂以岑春煊堅持，「不主辦首要」，「商股非給還十成現銀不可」。認爲岑氏「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肆，其影響將及於他省。」特電郵傳部，將「其所請各節，量爲議駁。」則岑氏勢必力辭，趁勢降旨照准。略曰：

「今午與西林（按：岑春煊廣西西林人）論川事，其意仍堅持：一、不主辦首要；一、商股非給還十成現銀不可。激再四諄勸，百折不回。又其意以大部議覆股銀辦法，能否如所奏請，以爲進止。激仍無他法可更進言。

惟朝廷既以勦撫重要屬西林，挾此宗旨，則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肆。其影響將及他省，激竊爲西林危之，則不如不入川爲宜。

聞西林既視大部覆奏爲進止，則將所謂各節量爲議駁，西林勢必力辭，趁此降旨照准，則於川事、西林兩面，均可顧到。」（註三）

清湖廣總督瑞澂，得革命黨將在湖北起義之報告，以鄂軍開赴四川，恐省城空虛，特電內閣，請將駐紮保定之陸軍，分撥數營來鄂，以資防守。（註四）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同意湖廣總督瑞澂建議，反對岑春煊「川股全還十成現款辦法」。迭電指責岑氏，既主張川省原路仍歸商辦，另改國有路線，「由陝

入蜀」；又主張川路「會籌附股還款，雙方並用。」並請岑氏暫緩宣布發還股本，「或換票，或還銀」辦法。應俟郵傳部「與督會辦大臣議定，請旨核准之後，再由部咨明各該省督撫，會同出示曉諭。」（註五）

按：盛宣懷之用意，乃藉端與岑氏爲難，激怒岑氏自動請辭辦理四川剿撫事宜之命。

旅鄂四川同鄉，上書岑春煊，說明川人爭路旨在保全國家利權，請代為上聞，發還股款，開釋無辜。

原書略曰：

「職等籍隸蜀東，幕遊楚北；……膠庠投筆，文牘守株。竊思鐵路乃國之要政，股款亦民之脂膏，四川商辦之時，按糧派捐，加課加稅，慘苦萬端。然收股者官，用款者官，辦事者亦官，雖徒有商辦之名，集股八年而民不怨者，何也？誠以國辦亦民辦，民有亦國有，國與民之相維繫者，川民亦知之深矣。以彼改歸國有，薄賦減稅，川民之所樂。惟股款無著，民心難安。四千萬之外債，受要挾而勒扣九五，取息五釐，用外國工程師，買外國材料，路款經外人管理支用。如此，則路權與利權均失，必因此國有之虛名，而受將來之實禍。彼簽字條約者，非但誤國，眞賣國也。況風潮既起，復對以強硬手段，殘民以逞，有不激之愈憤者乎。……

查外國鐵路有官辦者，有民辦者；俄則半官半民。日本創開鐵路之始，國民興辦，迄日俄戰爭之後，全行購歸國有。中國採而行之，外債由此稍減，而覬覦之心可以絕；民股由此再集，而紛爭之議可以消。

至蒲殿俊等之拘禁，報章之言未可確信，而副議長蕭湘留京數月，來漢清款，竟被拘押武昌，是豈盛宣懷之反對而來電乎？抑虧吞股款者之賄賂手續乎？不然何以虧款者逍遙於花天酒地之外，清款者辱屈於桁楊圜牆之中。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其在斯乎？

伏讀大人恩諭，其愛民如子之心，已見諸言語之表。尙冀片言發落，救活無算之生靈；一語上聞，挽回無涯之

紛議，庶幾安上全下，靖內禦外，國之幸也，民之福也。

職等不避斧鉞，聊效芻蕘之獻，恪呈蕪稟，虔請鈞安。」（註六）

註一：中央黨史會編：「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一五至一一六，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出版。

註二：「愚齋存稿」卷八十七，頁十四至十五。

註三：同註二，卷八十五，頁十三至十四。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八月初九日，第三頁新聞。

註五：同註二，卷八十五，頁十五至十七。

註六：宣統三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時報」專載。

初十日（十月一日） 清廷電寄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扼江防守，阻止四川同志軍向川東發展。

清廷諭曰：

「江防最關緊要，著即飭令所派軍隊，迅赴事機，扼江駐守，嚴密防範，毋使匪徒乘虛下竄，庶勦辦易於著手，仍將籌辦情形，並確探滇界有無蠢動，隨時電奏。」（註一）

清廷從直隸總督陳夔龍奏，裁撤直隸各鎮總兵官。

計通永鎮總兵官田文烈，天津鎮總兵官張懷芝，正定鎮總兵官徐邦傑，大名鎮總兵官李進才，宣化鎮總兵官黃懋澄。仍令統帶淮練各防營，在舊駐處所督理操防事宜。（註二）

清外務部、軍諮府會同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所有外賓願往永平觀操，務於八月十六日前一日到京，俾能專車送往操場參觀。（註三）

清廷任命英人安格聯(F. A. Aglen)為總稅務司。

註一：「宣統政紀」卷六十，頁十九。

註二：同註一，卷六十，頁二十一至二十二。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八月十一日，第二頁新聞。

十一日(十月二日) 辦理四川剿撫事宜岑春煊，憤瑞澂、趙爾豐、端方勾結誤國，敗壞大局，與盛宣懷串通與其為難，電請內閣代奏，開去差使。

電曰：

「竊煊自滬起程，初八抵鄂，感受風熱，觸動咯血舊症，驟致委頓，其勢萬難前進，仰懇天恩，開去差使。

煊昨晤瑞澂，謂端方已抵夔府，商民迎候，地方平靜。又見趙爾豐致各省通電，川軍以少勝多，迭獲勝利，期就廓清，等語。所有前調粵軍黎多才兩營，尚未到鄂，應否前往？請旨飭遵。乞代奏。」(註一)

清廷從之，著賞假調理，暫緩赴川。(註二)

四川同志軍集中新津者數萬人，邛崃、雅安一帶控制地區兩百餘里。江口同志軍數千人與水道巡警巡船接仗，彭山、眉州同志軍刦獄、囚禁清吏。

清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報告川省近日同志軍發展情形。略曰：

「前以新津匪徒佔據縣城，道路梗阻，文報隔閡，聞匪徒聚集，連邛、雅一帶，約二百餘里，雖有防軍一營已進至黃水河，而花橋場一帶，節節皆匪，道路蜿蜒，未易施展。又值新軍攻溫江初還，力戰三晝夜，往返已甚疲乏，並聞新津之匪有數萬人，頗有佈置，不得不稍息兵力，妥籌進剿。……初十日，當令署陸軍統制官朱慶瀾，率陸軍四營，暨馬礮各隊分兩路由雙流左側進攻花橋場；巡防軍由右路進攻插耳崖。

頃接該統制官報告：『初十日，東嶺匪據收馬山之曾家店，當率隊奮力攻擊，斃匪數十人，生擒十餘人，敗逃

撲水者，約亦十餘人，已將牧馬山佔領。當夜大風雨，即在山頂露營。』以後戰況，尚未得有報告。日前江口有匪數千，與水道巡警巡船接仗，巡船損壞數隻，區官受傷，現已下駛，與第一區巡船聯合。

彭山、眉州匪徒劫獄，官被幽禁。已調後路防軍往援。第各處電報，多不能通，徵調需時，不能即到，實深焦慮。黔軍已到永川，擬令分紮瀘州、敘州府。鄂軍初九日抵夔州，約須二十餘日，方能到省。邊軍聞到雅州，爲匪截阻，已接仗兩次，因匪過多，一時竟難通過。滇屬鎮雄州有匪竄擾川境，已飭該地防軍嚴爲防堵。……川中幅員過寬，素本多盜，兵力太單，無事時分防已覺不敷，現時各處匪徒，皆爲同志會所勾結，公然與官軍抗拒，此伏彼起，既散復聚，川兵祇有此數，既任攻剿，又須駐防，是以不克早就救平。」（註三）

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致電端方，暗示端方到達重慶後，清廷即將命其督川之意。

電曰：

「公間道抵夔，莫名欽佩。惟勞苦過甚，尤深私念。鄂軍到齊，即督令前進。邸（按：指慶親王奕劻）、貝（按：指載澤）皆謂公宜有進無退，總須到渝，一切自有解決。次山（按：趙爾巽初號次山後改號次珊）初電，川人與公反對。實則公之敏達，必能操縱裕如。路與亂分爲兩端，匪與民斷難一視。公約何日能抵渝？乞示。」（註四）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十五，頁二十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二十三。

註三：「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四：同註一，頁二十三。

十二日（十月三日）黃興自香港致書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討論籌款及鄂省起兵計劃，並盼居正抽身來港一商。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二日

六一六

略曰：

「欣悉列公熱心毅力，竟能於橫流之日，組織幹部，力圖進取，欽佩何極。邇者蜀中風雲激發，人心益憤；得公等規畫一切，長江上下自可聯貫一氣，更能力爭武漢。老謀深算，雖諸葛復生，不能易也。光復之基，即肇於此，何慶如之。弟自三月廣州敗後，自維才德薄弱，不足以激發衆人，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徒復英銳之同志，負國負友，弟百死不贖，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爲敵之虜賊，以酬死事諸君，庶於心始安。……自蜀事起，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復燃，是以有電公等，求商響應之舉。初念雲南方面較他處稍有把握，且能速發，於川蜀亦有犄角之勢。及天民、芷芬兩兄來，始悉鄂中情形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從公等後，以謀進取耶！惟念鄂中款雖有著，恐亦不敷。寧、皖、湘各處，需用亦鉅，非先向海外籌集多款，勢難聯絡辦去。今日與朱君執信等商議，電告中山先生（漢民親赴西貢亦電知）及南洋各埠，請先籌款救濟。但各埠皆在元氣大傷之後，不知能否協助多寡。惟聞人心尚在奮發，益以公等之血誠，想不至空無所得。弟之行止尙不能預定，以南洋之款或須弟一行，亦未可知，數日後接其覆電，方能決策也。鄂事請覺生兄取急進的辦去，如可分身，能先來港一商尤盼。（如能來，請先電中國報）他處公事已有佈置，照公等計畫辦去。餘俟續述。手覆，敬請籌安。弟黃興頓首。八月十二日晚。」（註一）

革命黨起義風聲日緊，武漢清吏加強戒備。

清湖廣總督瑞澂召集文武官員會議（文官首縣以上，武官管帶以上），決定調水師統領陳得龍所部巡防隊入守督署及各要道，並令第八鎮統制張彪、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嚴督所部日夜巡城，督署加派特別巡警隊守衛。復令楚威、楚同等兵艦升火待發，並以電船游弋江面，戒備甚嚴。（註二）

清江南提督劉光才因病辭職，調甘肅提督張勳為江南提督，以裁缺天津鎮總兵張懷芝為甘肅提督。（註三）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自夔州溯江西上，重慶商學界代表朱之洪，劉祖蔭自渝來迎，力為蒲殿俊等辨冤。

端方致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度支部大臣載澤，報告重慶商學代表對於四川路事主張。略曰：

「方昨日由夔解舟，有重慶教育會長朱之洪、劉祖蔭二人，為該埠商學界代表來謁，言及路事，語氣尚近激烈，力為季帥（按：趙爾豐號季和）逮捕九人辨冤，然默察其意，似亦頗想轉圜，並堅以從速、從寬為請。

聞重慶紳商自渝來迎，頗屬不少。川省真正股東及主持路事之人，多數在渝，俟晤面後，當察奪情形，相機應付，並當隨時電聞。」（註四）

註一：「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一八至一一九。

註二：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四九。

註三：「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二十九。

註四：「愚齋存稿」卷八十五，頁二十八。

十三日（十月四日）黃興以武漢革命軍發動在即，將往策應，需款孔急，急電鄧澤如等，速籌軍費。

電曰：

「澤如、德棟、源水、怡益、秋露、金慶、文輝列公鑒鑒：四川事尚可圖，鄂軍能反正，需款急，與即往策應，不暇來商，乞公等速籌款，盼覆。黃興叩。」（註一）

川省各地戰事激烈，新津同志軍迭挫清軍，實力尤強。署川督趙爾豐請自湖南選派精壯兵隊二三營迅速來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三日

六一八

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報告進攻新津同志軍情形，及各地近日戰事，並請酌派湘軍援川。

略曰：

「頃接新津署統制官朱慶瀾十一日、十二日兩日報告，據稱：『本日午前率右隊由牧馬山前進，道路泥濘崎嶇，備極困難，沿途遇匪，隨擊隨進，下午二時，始達花橋場。所派左隊，初十日由中興場出發，所過傅家壩，聚有匪徒，當經擊散。至普興場高地，匪徒三面來攻，盡力攻擊，斃匪二百餘人，生擒十餘人。於本日下午五時，右隊會合於花橋場，併力追擊，匪衆奔潰。當夜宿營於新津河東之舊縣，該處新修未完工之營舍，早被焚燬淨盡。十二日本擬度河，因河水漲發，船盡爲匪拖在對岸。現正準備架橋進攻。』」

又據稱：『查新津匪徒佈置，約分三線：第一線皆持刀矛，潛伏河邊草地。第二線人數最多，有快槍多枝，散佈於新津城外之保資山。第三線則於山頂安設土炮多座。城內外仍日夜施放土炮不止。』各等語。據報，謹先電陳。

再川省兵力不敷分佈，歷經奏陳在案。現時沿江一帶匪徒，聚散無定，分紮各地防軍，每一抽調，匪人即思蠢動，實深隱慮。……可否懇請朝廷，仍飭湘撫於川、湘接近之處，選派精壯兵隊兩三營，迅速來川，以資調遣策應，無任叩懇待命之至。」（註二）

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上書川督，為會長顏楷等辯冤。

略曰：

「查會議通則，會長只能表決議案，不能獨決議案。兼以會場日有行政及警察監視，言論果出範圍，不難立時阻止。況初一罷市、罷課後，會長等休會呈請查辦，奉批：『該會尙能維持秩序，并無滋擾情形，查辦一節，應毋庸議』，并飭會長廣續開會。當日會場即有請停捐輸，抵扣股息之議，已蒙督部堂據以入奏，認為法律上之請求。何不旬日間，股東全體可決之事，悉指爲會長諸人煽惑所爲？」……

查是日（七月十五日）商民聞諸人被逮，不知是何罪狀？見公司被圍，不知是何危險？皆爲爭先恐後，紛抱先

皇神牌，赴轅呼籲。營務處喝令巡防軍槍斃數十人，號苦之聲，全城震動。夫謀反叛逆，不操戈盾，僅以香牌從事，乃能傷斃弁兵。白日青天，陰陰萬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且文廟前後街、東大街、署衙街各街行人，亦復有爲槍斃者，則又何說？

現在城外人民，似不釋然於十五之事，以致民匪混合，兵團相仇，剿洗之風，紛傳四遠，旬日以來，死者蓋數千矣。信讞未成，大局已潰。故股東等尤不得不冒死進詞。……

要之，此次爭路，直接求路事之完全，間接防憲政之破壞。督部堂明鑒，深予維持。而以通國皆知有害無利之合同，請廢不能，請交資政院又不能，乃提兩種消極議案，以爲最終積極請求。杞人愚憂，誠所未免，責以狂妄，咎或無辭。如推愛國之愚忱，而悉蒙以悖逆之重罪，是以國家法律認定之人，而不得受國家法律之保護。竊恐我國上下臣民，內外一心，日日所企成之憲政，實於諸人之疑獄不無關係。深願我督部堂熟審之也。

股東等遵律召集，全體一心。何能默認討論路事之人，皆成圖謀不軌之人，致使憲政危殆，法權侵損，而路事因之摧殘淨盡。反復省察，惟有仰懇督部堂，推維持大局之實心，布保衛生民之至意，遵依法律，慎重罪名。俾上下猜疑，不求而自解。庶大局早就救平，生民少遭塗炭，而路事稍有安坐徐議之一日。區區愚忱，不勝迫切之至。

「（註三）」

清廷頒佈國樂。

清廷諭內閣：

「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前因國樂未有專章，諭令禮部各衙門妥慎編製，茲據典禮院會同各該衙門將編製專章繕單呈覽，聲詞尙屬壯美，節奏頗爲叶和，著卽定爲國樂，一體遵行。詞曰：鞏金甌，承天禱，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眞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註四）

廣東廣州至九龍間鐵路本日工竣，行通車典禮。

註一：「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二〇。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四日

六二〇

註二：「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三：國史館審校稿。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二十九至三十。

十四日（十月五日） 黃興自香港致函黨人馮自由，轉電孫先生文，速籌鉅款相助，並告將親赴長江，策劃武漢軍事。

黃興得居正自上海派代表來香港報告，知武漢起義，事在必行，鄂中同志有破釜沉舟之志。特函旅居加拿大黨人馮自由，轉電孫先生文，設法籌集鉅款以爲相助。並云已接受居正要求，不日將親赴長江上游參予起義行動。略曰：

「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之勢。又胡經武君（按：胡瑛字經武）亦派有人來；胡雖在獄，以軍界關係未斷，其部下亦約千餘人。……蓋鄂省軍界久受壓制，以表面上觀之，似無主動之資格，然其中實蓄有反抗之潛力。而各同志尤憤外界之譏評，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似此人心憤發，倚爲主動，實爲確有把握，誠爲不可得之機會。若強爲遏抑，或聽其內部自發，吾人不爲之指揮，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即以漢武之形勢論，雖爲四戰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視其治兵之人何如。……今漢陽之兵器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受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亦馳檄可定。沿京漢鐵路以北伐，勢極利便。以言地利，亦足優爲。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兩粵而不注意於此者，以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後來運輸亦不便，且無確有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爲主動耳。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動，寧、皖、陝（前本有陝西人井勿幕君在此運動，今已得有多數，勢亦足自動。熊克武君已馳赴該處爲之協助。）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趁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謀發起者，事半功倍，且於經濟問題尤易解決。茲約計各處大略有二十萬左右，即足爲完全之預備，至少四五萬亦可發起鄂事。總之，此次據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即無外款接濟，鄂部同志不論如何竭綽，亦必擔

任籌措，是勢成騎虎，欲罷不得。吾人當體念內地同志經營之艱苦，急爲設法籌集鉅款以助之，使得有以寬裕籌備，不致艱困從事，歸於失敗，徒傷元氣，不勝切禱之至。弟本以欲躬行荆、聶之事，不願再爲多死同志之舉，其結果等於自殺而已。今以鄂部父爲破釜之計，是同一死也，故許與効馳驅，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想我兄接閱，必爲竭力援助。」（註一）

清廷從署川督趙爾豐請，本年九月四川諮議局常會延期舉行。

清廷諭曰：

「電寄趙爾豐：據電奏，本年九月爲諮議局常會之期，照章應行召集，現在省外匪徒擾竄，各路梗阻，軍事正當喫緊，議案亦未及豫備，應如何辦理，請旨遵行等語。著俟軍事稍定，道路通暢，由該署督察酌情形，即行召集開會。」（註二）

立。
清外務部以義大利、土耳其兩國宣戰，通告各衙門，飭令所屬，一體遵守中

通告原文如左：

「爲通告事：宣統三年八月初十日，接准駐京義斯使照稱：義國因泰波利登暨喜奈格二處現勢，與土耳其政府交涉甚久，屢歸無效，現與該政府已成交戰國，其宣戰書已正式照會土耳其政府矣。茲奉本國政府命令，具文布告貴國查照等語。除由本部照覆外，相應抄錄來往照會咨行貴衙門查照，並希通飭一體遵守可也。須至通告者。」（註三）

註一：「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一六至一一八。

註二：「宣統政紀」卷十，頁三十至三十一。

註三：「內閣官報」，宣統三年八月十四日，通行文件，文海影印版，頁一九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四日

六二一

十五日（十月六日） 清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武漢特別戒嚴，防範革命黨利用中秋節起義。

瑞澂恐黨人八月十五日起義，命武漢市民將中秋節提前一日舉行。本日特別戒嚴，不許士兵外出。及見平靜如常，反覺密告之不可信，黨人之不足慮也。（註一）

清廷以川省同志軍蔓延日廣，命趙爾豐認真剿辦，並催鄂軍迅速前進。

原諒略曰：

「現在川省匪勢，仍未稍減，雖官軍時有擒斬，而此伏彼起，既散復聚，蔓延愈廣，殊屬可慮！著趙爾豐督飭各軍，分路認真勦辦，并催鄂軍迅速前進。如兵力實有不敷，准其再行添募數營，以資分佈。一面仍行設法解散，撫輯良民，毋任到處裹脅，使匪勢漸孤，辦理較易得手。」（註二）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頁七五。

註二：「宣統政紀」卷六十，頁三十一至三十二。

本月中旬 清新軍將領陳錦江率兵一連在四川溫江反正，同志軍誤狀之，並殺全連官兵。向義新軍，態度乃漸趨持重，軍事形勢，頓陷於不利。

向楚記其事曰：

「陳錦江領兵一連抵溫江，率全部反正，同志軍周樸齋、孫澤沛、吳慶熙部，仇官兵，弑錦江，並悉殺全連士兵。新軍聞報震怒，態度轉趨遲疑不前，致無繼起反正者，向義新軍，態度乃漸趨持重，軍事形勢，頓陷於不利。方朝珍在青神指揮民軍得耗，急移書新軍同志姜（登選）、方（聲濤），約登選兵至新津，聲濤兵至籍田鋪，皆請停止前進，俾川南黨人得以民軍力取數十州縣為根據，即易幟共義，姜、方如其言。」（註一）

四川同志軍起義之初，各地駐防新軍幹部早有革命黨人潛伏在內，或受黨人之運動，對同志軍多採取同情態度。自此役後，新軍憤陳錦江之被弑，乃仇視同志軍，雙方衝突因之日烈，新軍中黨人活動，因以受阻，新軍向義，因以持重。惜哉！

革命黨人鄧絮、鄧樹北等佔領四川屏山，宣佈獨立，旋失敗。

同盟會人鄧絮，率同黨鄧樹北、馬集成、舒興復等，是日在屏山組革命軍，攻下縣城，宣布獨立，以樹北爲總司令，縣官金正煒率軍反攻，執樹北，械繫至敘州，殺之。（註二）

註一：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四。

註二：「辛亥四川革命紀事」，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十二。

十六日（十月七日）清廷命湖廣總督瑞澂、湖南巡撫余誠格，選派得力湘軍，迅速赴川，暫歸端方、趙爾豐節制調遣。命端方立即赴成都，與趙爾豐妥籌佈置一切事宜。（註一）

按：端方已於本月十四日行抵萬縣，擬取道川北，以達成都。（註二）

四川新津同志軍，「隨處設伏，佈置周密，」迭挫清軍。灌縣、汶川等地已被同志軍佔領，所至招降清軍，邛州清巡防第八營反正。

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報告川省各地戰事。謂清軍與同志軍，「主客之分，勞逸迥別。」清軍已成坐困之局。略曰：

「昨據陸軍統制官朱慶瀾由新津報告：『數日來與匪徒隔河開仗，斃匪約數十人，我軍亦死傷十餘名。前日甫駕浮橋，忽自上流來匪船數隻，中載火藥，互相射擊，當將匪船沈斃，而我軍亦未能得渡。新津河流本急，灌縣上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六日

流又爲匪人決破，水益盛漲，所有舟楫，預爲奪去，現正籌造木筏浮橋，惟材料甚少，即刻難於竣工。我軍又在敵人礮線之內，每工作時，彼即用礮轟擊，因之更形棘手。該匪佔據對河之老君山、保資山一帶，地勢甚高，復沿河築壘，戰線極爲寬長、蘆草叢林，隨處設伏，佈置周密，確有曉暢軍事之人；並有快槍多支，匪膽益壯。探聞係邛州下路巡防第八營兵變，營官黃恩翰慘遭斃，匪黨勁旅即以此爲前鋒。」

頃又得報告，昨晚五時，有匪百數十人，口稱巡防軍，自願投誠。該統制官命其卸去武裝，膽敢肆言令我軍投彼，因即開槍，乃相持十數分鐘之久，始行敗退。我軍尙無傷亡。惟匪徒衆多，西南沿岸，無處不有，凡渡口澗灘，防守綦嚴，我軍露處，無蔭蔽之地，工作皆在夜間，尙須少遲時日。

據前後報告所云，該匪襟山帶河，形勢便利，主客之分，勞逸迥別，必須有奇兵繞渡其背，兩面合攻，方能得手。而防軍現分紮雙流、黃水河、花橋場，爲新軍後援，實已不敷抽撥。前調邊軍，亦爲雅河所阻，至今不能前進。昨已飛調左路巡防統領張輔周星夜來省應援，然彼軍亦皆分佈各縣，恐一時難於齊集。

又聞灌縣不守，知縣被禁。汶川有匪數千人，燒燬縣署，知縣無著。川東各州縣，多有請兵保護者。」（註三）

清廷從贛撫馮汝駉請，江西防營不再裁減。（註四）

清廷從內閣請，改鹽政處爲鹽政院，頒布鹽政院官制，以度支大臣載澤兼任鹽政院鹽政大臣。

清內閣奏稱：

「鹽務爲財政大端，今日鹽務難於整理者，其故有二：一在各省自爲風氣，不能祛官與商弊蠹所叢；一由各省自保藩籬，不能謀國與民公共之益。查國家歲征鹽稅，同治以前，不過一千一二百萬兩，光緒季年，增至二千八九百萬，及試辦宣統三年預算，各省鹽務收入，乃增至四千餘萬兩，足與地丁錢糧相埒。天地丁錢糧，有二十餘藩司

督征於上，千數占州縣經征於下，而鹽務各官，乃散漫至此，非改定官制設立專員不可。」（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一。

註二：「愚齋存稿」卷八十六，頁五。

註三：「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四：同註一，頁二。

註五：「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九號，「中國大事記」頁一。

十七日（十月八日） 川局糜爛，同志軍勢大張。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致電內閣，報告本月十二日同志軍胡潭部已佔領嘉定。清軍張輔周部被困於犍爲之馬踏場。永寧、古宋等地，又有同志軍起事。略曰：

「頃探知嘉定文日失守，匪首胡潭（按：胡重義）有五千餘人，勢頗張；朱（登五）軍單入犍，尚未接仗。現在匪情，軍多即避，軍過則起，軍弱則接仗，不有重兵，節節防剿，恐日滋蔓延，均已不堪問。」（註一）

「自張（輔周）軍被困於犍爲之馬踏場，匪勢大熾。……至敘防本甚單薄，永寧、古宋地方，又有匪徒起事，恐其勾結郭家墳已散之匪，出沒窺伺，致各軍不能速平敘匪，進窺嘉定。當經電商李經羲，將派駐滇界之蘇、李二軍，進紮筠連、屏山之間，爲敘聲援。」（註二）

武昌風聲鶴唳，清吏加緊戒備。

本日報載消息，鄂省革命黨隨時有起義可能，清吏異常戒嚴，居民紛紛遷避鄉里。民立報記其事曰：

「鄂垣自十一日起，相傳有大股革命黨將有行動，官府異常戒嚴，近日風聲愈急，通湘門一帶居民有紛紛遷避鄉里者，茲將各界防範情形調查列左：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八日

六二六

政界戒嚴：督署衛隊名曰「特別警察」，向不過守衛東西轅門，近則署內二門大堂二堂三堂五福堂上房簽押房等處，均派兵警護衛。午後六句鐘，無論何項文案委員，一概不准出入，由陸軍派工程八營左隊全隊駐紮署內，由巡道派消防隊大排巡署外。

軍界戒嚴：軍界自礮隊兵變後，人心搖動，近日謠傳有疑軍士多入黨籍者，更有駭人聽聞之說，八月十五革命黨將由軍界起事，故近日軍界防範愈嚴。中上級官長出入均佩手槍，目兵不得在營會客，無特別事件，不准掛號。

警界戒嚴：自革命黨起事，謠傳風起，巡道王履康奉瑞督面諭，當即飛飭各警區，分段整馬巡邏晝夜不停，夜則親穿制服，乘人力車巡查以視各區之勤怠，並飭各城守衛隊稽查出入啓閉以時，不准留城攪開，密派探警四出以探聲息。

學界戒嚴：鄂垣學界多熱心時局之士，向來官府取締甚嚴，近因風聲可駭，故各學堂堂長閱後蓋戳，方准收遞。」

(註三)

註一：「愚齋存稿」卷八十六，頁十六。

註二：同註一，頁十四至十五。

註三：辛亥年八月十七日「民立報」第四頁新聞。

十八日(十月九日) 本日晨武漢革命黨人討論起義辦法。上午十時，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機關部製造炸彈失慎爆炸，孫武受傷避入醫院就醫。正午，俄巡捕掩至，捕黨人劉同、王炳楚等，盡得黨人所遺文書、名冊、符號、旗幟。消息傳至武昌，蔣翊武乃於下午五時二十分，在小朝街機關部，以臨時總指揮名義，下達作戰命令。由南湖礮隊鳴礮為號，定於當晚十二時發動。惟以清方戒備森嚴，傳令者楊宏勝被縛，屆時未能起義。而清軍警破門入，復捕劉復基、彭楚藩等，新軍

中黨人，人人自危。

本日晨蔣翊武自宜昌回武昌，由劉復基（堯激）召集各標營代表，討論起義計劃，王憲章、席正銘、胡培才、余鳳齋、蔡大輔、彭楚藩、龔霞初、張鵬程、張喆夫、江光國、廖湘芸、熊楚斌、李慕堯、單道康、王文錦、羅良駿先後至，會議移時而散。（註一）初決定起義後之臨時政府組織如下：

總理部 總理劉公。

軍務部 正長孫武，副長蔣翊武、高尚志。

參議部 正長蔡濟民，副長徐達明。

內務部 正長楊時傑，副長楊玉如。

外交部 正長宋教仁，副長居正、劉復基。

理財部 正長李春萱，副長張振武。

調查部 正長鄧玉麟，副長彭楚藩，部員陳宏誥、徐移山、蔡大輔、趙士龍。

交通部 正長丁立中，副長王炳楚，部員楊宏勝、陳人傑、錢芸生。

參謀

張廷輔、杜武庫、吳醒漢、吳芝誠、吳炳楚、彭壽松、黃中瓚、劉長庚、蕭國寶、王憲章、黃元吉、李濟臣、王文錦、劉鐵、劉英、宋振華、王華國、楊載雄、李抱良、楊王鵬、徐萬年、林曉、張斗樞、唐

繼支。

秘書 謝石欽、邢伯謙、費渠、蘇成章。

軍械 熊秉坤。

司刑 潘公復。

司勳 牟鴻勳。

司令 馬驥雲。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八日

六二八

司書 黃元斌、袁漢南、羅秉襄。

會計 梅寶璣、趙師梅、趙學詩。

庶務 劉玉堂、鍾雨亭、李伯貞、劉燮卿。(註二)

自本日上午十時，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機關部樓上，試驗炸彈失慎，被俄國巡捕破獲後，武漢革機關及領導人物因以洩露。居正記其經過曰：

「八月十八日，孫武、鄧玉麟等，謀將黃復生，喻培倫等前炸端方所遺之炸彈，配製裝置，從武昌帽店樓上，拋入總督署後院，炸瑞澂臥室。謀定，孫武即配藥，適有劉同者吸紙煙，不慎，煙火觸藥，藥爆發，傷孫武面，汪性堂、陳光楚急以白布蒙其面，由後晒臺昇入同仁醫院。潘公復、邢伯謙、謝石欽、梅寶璣等皆走避。追俄警跡聲而至，聞其無人，將所有名冊文告旗幟印信彈藥等，概行搜去。武昌巡警道得訊，即令搜捕，獲劉同、劉燮卿並沔陽監學等三十餘人。」(註三)

被捕黨人旋引渡至江漢關署候訊，惟鄧玉麟以購錶外出得免，乃渡江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機關部報告其事。張難先記其事曰：

「堯激曰：『時勢至此，設再悠悠，恐為清吏所乘。』翊武驚愕失色曰：『將若何？』堯激曰：『事急矣，革命當流血，予輩本犧牲精神應付之，奚遲疑為也。』翊武指炸彈箱問曰：『製就否？』又曰：『方略已擬就，地圖已製好否？』堯激曰：『炸彈製就者已分發各營，其存者尚未裝成底管。』乃以匣內擬就之方略（同盟會製定之革命方略）及地圖示翊武，翊武稱善。」(註四)

於是蔣翊武乃以臨時總指揮名義，起草作戰命令，於五點二十分派人送至各營，定於是夜十二時發動，以南湖砲隊第八標鳴礮為號。命令如下：

命令（八月十八日下午五時，發於小朝街八十五號機關部。）

(一) 本軍於今夜十二時舉義與復漢族、驅逐滿奴。

(一) 本軍勿論戰守均宜依守紀律，不得擾害同胞及外人。

(二) 凡馬、步、砲、工、輜等軍聞中和門外砲聲，即由原駐地依左列命令進攻：

甲、工程第八營，以佔領楚望臺軍械庫爲日爲。

乙、二十九標二營，由保安門向偽督署分前後進攻；一營前隊出中和門迎接砲隊；左隊防守中和門，右隊防守通湘門，後隊助工程營佔領楚望臺（三營出防不列）。

丙、三十標撲滅旗兵後，即向各要地分兵駐守。

丁、三十一標留守，分駐各城門防守。

戊、四十一標三營進攻偽藩署及保安、官錢、善後、電報各局。

己、三十二標留守兵，由保安門進城，援助二十九標二營進攻偽督署。

庚、馬隊八標一營進城後，分配各處搜索；二營向各城門外搜索，以四十里爲止。

辛、塘角輜重第十一營，於本夜十二時在駐地放火助威，藉塞敵膽。

壬、塘角工程第十一營，掩護砲隊十一營由武勝門進城，占領鳳凰山。

癸、衛生隊于天明時往各處收拾陣亡屍首；汽車隊于十二句鐘時在諮議局聽遣（輜重第八營任偽督署守衛不可靠）。

(四) 砲隊八標於十一句半鐘即拔隊由中和門進城，以一營佔領楚望臺，向偽督署及八鎮司令部猛烈射擊；以二營左右隊占蛇山，向偽藩署猛烈射擊；中隊留守原駐地；三營佔領黃鶴樓及青山一帶，防守江中兵艦（我軍佔領時均即射）。

(五) 四十二標一營左隊進攻漢陽城，前、右、後三隊佔領大別山及兵工廠，以中隊爲援隊。

(六) 四十二標二營，佔領漢口大智門橋口一帶。

(七) 四十二標三營右後兩隊堵塞武勝關；前左兩隊防守花園、祁家灣一帶。

(八) 武昌彈藥槍枝暫由楚望臺軍械庫接濟；陽夏暫由兵工廠接濟。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八日

六三〇

(戊) 凡各軍於十九日上午七句鐘，皆至諮議局前集合；但須留少數部隊防守已佔領地點（陽夏駐軍不在此例）。

(己) 予十二時前在機關部，十二時後在諮議局。

注意：本軍均以白布繫左膀為樣幟。

臨時總司令 蔣翊武（註五）

傍晚，黨人楊宏勝被捕。居正記其事曰：

「楊宏勝退伍後，賃屋于二十九標營門前，作小商，藉避耳目。專任交通，及輸送子彈炸藥品于各標營，十八日，宏勝購得子彈百顆，偕鄧玉麟送入工程營，分給熊秉坤、徐兆賓、金兆龍等二十顆，事畢，即赴胭脂巷胡祖舜寓。鄧玉麟、蔡蓬萊等欲將所有炸彈，概交宏勝負責分送，宏勝諾之。遂以人力車悉數運至家，以筠藍盛炸彈，外飾青菜，送入各標營。及至工程營時，守衛者非同志，呵宏勝止，嚴查詰。宏勝急奔走，衛兵追騷，宏勝擲彈抵禦，彈片反射，宏勝負傷。馳歸寓，衛兵跡至，搜出炸彈甚夥，遂被執。」（註六）

按：楊宏勝之被捕各書記載不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謂宏勝在私寓，裝置玻璃管於彈殼內，因心慌手亂，忽然爆發，面部受傷，巡警破門而入，因以成擒。（註七）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謂黨人李濟臣、胡祖舜等，運送彈藥至宏勝寓，甫出門，宏勝竟以疏忽爆發，被軍警捕去。其下文括號內又稱：或謂宏勝以筠藍盛炸彈，外飾青菜，送入工程營，守衛查詰，宏勝奔走，衛兵追之，宏勝擲彈抵禦，彈片反射負傷，歸寓，衛兵跡至，搜出炸彈甚夥，遂被執。（註八）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謂宏勝送信至工程營，被營門守衛盤詰，擲炸彈受重傷，被捕。（註九）張鏡影「楊宏勝烈士傳」，謂宏勝被捕於文學社內。（註十）

夜十二時，武昌小朝街機關部被破獲，黨人劉堯激、彭楚藩等被捕，發動計劃乃不克實現。張難先記其事曰：

「（晚九時）蔣翊武、彭楚藩、劉堯激、梅寶璣、龔俠初、陳宏詒等羣聚樓上，守候動作。楚藩取囊中私蓄，

盡數分給各同志，每人七元，以備發動後之急需。並於樓下僱留聲機以掩飾之。九時司機去，牟鴻勳奔告曰：外面風聲甚惡，語未畢，聞扣門聲，旋厲，堯激知有變，持彈起，軍警已破門入，抵樓梯，堯激持彈擲之，誤中梯身，彈反射，傷面，仆地。軍警亦少却。翊武、楚藩等越後牆，登鄰居警察高等學堂宿舍，橡塌，羣墜樓中，軍警圍捕。堯激、楚藩、翊武、鴻勳、宏詒、俠初、寶璣俱被逮。並逮張廷輔妻婢岳父及警校學生二十餘人以去。翊武有髮辮，衣袈紅馬褂，滿面村氣。軍警因人多，祇注意洋服無辮者，翊武乘間逸。」（註一一）

翌日晨八時，清湖廣總督瑞澂殺黨人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於督署門外東偏牆隅。

附錄：張鏡影撰「武昌首義殉難彭、劉、楊三烈士列傳」

彭楚藩，原名澤藩，字青雲，鄂之武昌人。好讀書，囊饋詩文，尤致力經史，性和易，方正自持，莫敢予以非義。少讀黃黎洲，王船山遺書，明嚴夷夏之義，更涉獵中譯日籍，慕西鄉隆盛爲人。時清廷外交內政，喪權病民，蹶然思起革命，投身混成協礮隊一營左隊。師事劉敬安，介爲日知會員。日知會者，美教士閱報所也。敬安善其會長胡蘭亭，因充司理，藉以貫輸革命思想於會員。紀元前六年丙午秋，萍醴事起，敬安謀響應，奸人郭堯偕告密，誣敬安爲長江上游會黨首領劉家運，被捕，死之。故當時誤以劉家運即劉敬安，即國父自傳亦以敬安爲家運也。自敬安死，楚藩學於憲兵學校，卒業，任憲兵。時國事益非，楚藩革命之念愈激切，與劉堯激創文學社，集同志學義，將發，與劉堯激同時被捕，事載堯激傳。鞫時，楚藩立而不跪。惟索紙疾書供。其詞曰：「自韃虜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與獄，蓄髮罹罪，貪官敗軍，殘民以逞，近則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持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之旨，斷送我炎黃子孫於萬劫不復之地。我炎黃子孫，不忍我民族之淪胥，仲革命救國之大義，驅爾滿奴，復我華夏，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爾非冥頑不靈，亦當從而反正，同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當在革命軍前，爲爾等請命，既全螻蟻之命，猶不失開國勛臣，爾等不從，將來悔之晚矣。余從事革命，身命早置度外，死固不畏也，請速予死」。瑞澂、鐵良相顧失色，有頃，鐵良問曰：「若何許人也」？三問，答曰：「我憲兵也。」曰：「既爲憲兵，必知法律，得大清一份餉，應愛護大清，乃竟謀叛，當何罪乎？」曰：「竊作運動軍隊之進身階耳。所謂餉

者，皆我四萬萬同胞之膏血也。何得謂爲滿奴之餉？今爲若捕，罪由若定，我無辭焉！」曰：「爾有同黨若干？軍火藏於何地？能直切供出，當有爾罪。」曰：「舉凡軍政學工商各界，除滿奴以外，皆同黨也，不可以數計，炸彈槍械人皆有之，乃公死則死耳，何能乞憐於若？」鐵良爲之語塞，頃之，瑞澂問曰：「汝家抬出之柩，何人喪也？」曰：「余妻也。」曰：「病幾日？」曰：「暴病。」曰：「請醫未？」曰：「醫未請而死。」曰：「葬何處？」不答。鐵良曰：「然則棺材者，非爾妻也，必軍火無疑。」曰：「若知之，何曉曉爲？」再問之，嚙不響。瑞澂喝曰：「縛之去」，楚藩死，尸直立不仆，刑者懷畏，以爲神焉。

劉堯激，名復基，湖南常德人，性剛毅，日光炯炯，聲如洪鐘，喜縱酒狂歌。年十九，讀黃梨洲原君篇，慨然曰：「專制不錮，民無得而幸福焉！」與同里胡祖舜友善，胡與何來保爲中表親，何來保者，曾於湘西謀響應唐才常起事漢口未成而被捕死者也。以是得窺何所藏「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而種族革命之志益堅，遂自號武陵哭生。旋肄業縣立小學。適俄肆虐東三省，與胡祖舜上書湘撫趙爾巽，請組學生義勇隊北上，趙不報。紀元前八年秋，黃興謀起義長沙，宋教仁將以湘西響應，堯激假籌書局募股金，以爲兵用資。事洩，宋教仁走日本，常德知府朱其懿索堯激急，乃與祖舜變服易名匿僻鄉。翌年，東渡日本，入同盟會，值取締私費留學生，覃振約之與祖舜、梅景鳴、楊熙績等潛回常沙組革命機關，與陳天華、禹之謨、姚宏業密議岳麓山，湘護撫龐鴻書捕之，以無佐證釋。紀元前三年，入湖北新軍，創文學社爲運動新軍機關。辛亥八月十八夜，孫武製炸彈於漢口俄租界，不慎，爆炸，傷面，啓後門以巾掩頭入日人所設同仁醫院。迨俄警至，拘人不得，悉取所藏文告簿書以去，報武昌巡警道，漢口各機關於是被破者數處。武昌閉門大索，新軍人人自危，聲氣又不能通，遂各自爲謀。無何，楊宏勝被捕於文學社彭楚藩出憲兵營晤堯激及蔣翊武，謀急發，翊武力持暫避，堯激拔手槍向之，曰：「前舉若爲臨時總司令，今若臨難苟免，畏死貪生，先飲若彈，使若無生可貪也」。楚藩止之，將整紙下令，縱騎至，堯激挺身出，餉以彈，未炸，被執，蔣翊武越牆走，爲後邏門者得，彭楚藩跳牆傷頭，故不免。楚藩服憲兵服，咸注意之，故翊武乘間逃。鄂總督瑞澂親鞫，堯激罵之，以嚴刑，不吐一詞，與楚藩、宏勝同就義於督署外。

楊宏勝，湖北襄陽人，設酒肆於湖北陸軍第八鎮營門外，性任俠，廣交遊，幼讀水滸傳，慕朱貴之爲人故所結納皆江湖志士，與劉堯激、彭楚藩相友善，因識居正、孫武、劉公、胡瑛、劉敬安等，得聞革命之義，頗醉心焉，排滿之志尤急切，黨人多會於此，炸彈槍械，藏於其家，聞漢口機關破，急趨文學社，商發動，甫至社，爲邏者捕，鐵良訊之，不吐一詞，惟太息曰：「天乎！天乎！何不佑漢若此，殆虞運尙未絕耶？」鐵良命卒鞭之，笑曰：「余死且不懼，韋鞭何足辭？」挺身受之，傷遍體無完膚，神色自若，惟視座上瑞激、鐵良曰：「死而有知，當爲厲鬼，撲殺滿奴，不遺一種」。臨刑，大呼曰：「孫中山及未死同志，萬歲！萬歲！」聞者墜淚。

贊曰：荆湘之間，淵淳岳峙，山川勁氣，鍾毓俊賢，革命大業，有開必先。常山斷舌，侍中絕絃，浩然磅礴，泣鬼驚天，成仁取義，漢幟激懸，蛇山雷轟，英靈鼓焉」。（註一二）

四川溫、郫、灌等縣同志軍萬餘人，有圍攻成都之勢。下游嘉定、眉州、彭山、仁壽等處，盡被同志軍所控制。川北順慶、潼川一帶，同志軍有躍躍欲動之勢。新津以西同志軍聲勢仍盛，清溪、榮經等縣，皆為同志軍佔據。

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軍諮府，告以川省失地日多，請多派客軍援川。略曰：

「川省軍事，自派兵進攻新津，沿途雖迭獲勝仗，直抵新津，隔河踞紮，因河流數道間隔，徵集造橋材料，行人尚未渡河。連日匪勢尙盛，時有大股，乘夜四面撲圍，我軍防禦嚴密，未爲所乘。察看情形，橋樑若成，進攻能否得手？尙無十分把握。

省城附近州縣，溫、郫、灌等處，又復蠢動，立有統領等名目，大約不下萬人，日有圍攻省城之驚。下游一帶，據報嘉定、眉州、彭山、仁壽等處，一片賊氛，黔軍雖已到「灌縣」（按：疑係瀘州之誤），然統率防守各軍，均嫌單薄。端（方）大臣現已統率鄂軍赴渝，規畫川東、川南防務。省防各軍，經月苦戰，傷病日多，後無援兵，深爲可慮。小川北順慶、潼川一帶同志會前往勾煽，亦有躍躍欲動之勢。應請大府，迅將駐防鄂軍一標，就近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八日

六三四

調撥川北一路進省，以顧根本，免致事後補救愈難。

此次事變，兩川人心，均有獨立思想。所以本省無兵可招，若不多派客軍，速行鎮定，事變且不可測。

由新津以西，直至清溪、榮經，地爲匪據，前調邊軍阻於雅州；關外文報，月餘不通，聞土司地方，匪有連結之說，邊藏聲氣梗塞，恐皆不免無事。並望大府早爲籌及，不勝禱盼。」（註一三）

清廷命趙爾豐迅速收復失地，並與端方和衷商辦，以期川變早日廓清。

原諭略曰：

「自川亂事起，屢經嚴飭趙爾豐督飭軍隊迅速撲滅；乃近日蔓延多處，竟屢有被匪佔據城池之事。雖屬兵力單弱，辦理究未得宜。著該署督嚴飭各軍，迅將失守地方克復，不得少有延緩！現在各省援軍已陸續抵川，務即與端方和衷商辦，按照所陳辦法妥爲布置，總期早日廓清，免致日久糜爛。」（註一四）

清廷從郵傳部奏，西（安）潼（關）鐵路收歸官辦。（註一五）

清廷准岑春煊請，暫回上海就醫。（註一六）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七五。

註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四六五至四六六）。

註三：居覺生「辛亥劄記」頁四十至四一，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中央文物供應社版。

註四：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四九。

註五：「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七五至七六；「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五〇至二五一。

註六：同註三，頁四十一。

註七：「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四六八。

註八：同註四，頁二四九。

註九：同註一，頁八三。

註十：「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一〇。

註一一：同註四頁二五一。

註一二：同註十，頁二〇九至二一一。

註一三：「愚齋存稿」卷八十六，頁二十至二十一。

註一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十三至十四。

註一五：同註一四，頁十二至十三。

註一六：同註一四，頁十四。

十九日（十月十日）革命黨人首義武昌，全城旋即光復，清湖廣總督瑞澂、第八鎮統制張彪逃，漢陽、漢口次第光復，各省紛紛響應。——自甲午（一八九四）興中會成立迄今，孫先生文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奮鬥犧牲，屢起屢仆歷十八年，卒達推翻專制政體，創立民國之始基。

自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失敗後，風聲所播，人心激憤，及閏六月中部同盟會成立於上海，積極策劃革命之再起。同年七月四川鐵路風潮擴大，於是湖北黨人進行更為積極。

八月十八日武漢革命機關被破壞，黨人人人自危。本日晨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烈士就義後，武昌特別戒嚴，人心恐怖，謠言蠡起，清吏復破獲革命機關多處，黨人被追，乃決定提前發難。時黨人孫武因傷移居漢口共和里，劉公走避長清里，蔣翊武出奔京山，漢口武昌隔江相望，聲息不能相通。而瑞澂所委武昌知府陳樹屏，會同督練公所總辦鐵忠，及各司道，繼續會審昨日所捕革命黨人，分別取供，直至午後三時始畢，俱發交監候；於是瑞澂盡悉革命黨計劃，乃按所獲名冊，分派軍警圍搜雄楚樓十



號劉公、楊玉如處，巡道嶺九號同興學社鄧玉麟處，胭脂巷十一號胡祖舜處，黨人又被捕數十人。禍機迫於眉睫，於是新軍中礮兵工程諸營黨人，以義無反顧，乃決計起義。

晚七時左右，武昌駐軍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首先發難，佔領楚望臺，推舉吳兆麟爲臨時總指揮，進攻清湖廣總督衙門。熊秉坤記其事曰：

「先是，昨晚即十八日下午，鄧玉麟偕楊宏勝倉惶來營，入坐於前隊三棚，即徐少斌棚，當召坤（作者以下即稱坤之小名，稱工程營即本營，便讀者醒目耳）曰：「今日漢口炸彈失慎，孫武炸傷面部，已入醫院，惟此事發生，滿奴恐必大事捕殺，我等決計今夜起事，以砲隊先行發動，汝營按從前會議所定，守官錢局、造幣廠、藩庫、善後局諸財政機關之責任，惟軍械所原係汝營平時駐守，今夜無論如何困難，一聽砲聲，汝等即先行佔領，因各軍均無子彈，發難即先到軍械所領取子彈此理甚明。」言畢，坤以手槍炸彈詢鄧，答曰：「手槍自居、楊去申購買，未返，子彈炸彈與汝營稍有預備，其數不多。」即轉面楊曰：「汝隨後即行送來。」坤又以旗幟符號詢，鄧答曰：「此件原已預備，今日均行搜去」，坤當與鄧、楊商榷，以肩章反扣，以平時軍人所備之崩帶白布纏繞右臂，以代符號，可資臨時識別。又約以軍隊用全副武裝，去其背囊，以減累贅。鄧、楊極贊其議，相約照此辦法通知各標同志。鄧、楊臨去時又云：「今夜口號名：同心協力」，鄧又言：「從汝營出後，直去砲隊送信」云云。……（十九日）坤下床，洗刷已畢，即派李擇乾出營探聽消息，並囑如去各機關處，務得格外小心，免致遭捕。李回告各機關均已封門，彭、劉、楊已被害，今日城門緊閉，外間右路巡防已放哨至十五協，至我營左右各街矣。嗚呼，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乎？禍將及吾輩耳。囑勿聲張，李亦喻其意，而諱其言矣。坤等照例應下早操，亦隨之應班下操，十時操畢，即令李擇乾通知各隊代表，如飯後不要分散，坤當有話與衆共商。去後隨即應號音至飯廳會餐。此係向來規例，惟今日官長到者極少。飯畢，坤召集會議，坤誦謂衆曰：「今早奉總機關命令，責我工程營首先發難，其原因即軍械所爲我營所有，如各標營響應，亦必先到軍械所領取子彈，然後方可從事別方工作。如我營不即先動手，別營當然懷疑，決不敢舉動。」話猶未已，而各代表面逞灰白，振齒顫聲，其驚懼之狀，不可言喻，坤見此情形，即

叱曰吾輩平時革命，爲的是犧牲，今到時矣，怕死徒然。吾輩名冊昨已搜去，按名捕拿，將及吾輩也。況吾輩今日應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爲模範，洪山之陽，未必不有吾輩之黃花岡也。今一言爲汝等決之，如其坐而待其捕殺，不如奮起一擊，卽所謂反也死、不反亦死，吾輩要死，死於太山得矣。況死中得以求生，亦未必不能一舉而成功，遂吾輩平素革命之大願矣。」衆聆得其言，怖悸之狀稍殺，前隊代表徐少斌起言曰：「熊代表所言，斌極贊成。革命事業，原屬犧牲冒險事業，不犧牲不成功，不冒險不失敗，時至今日，無論何如，我輩要一幹，縱不成，也未見個個被殺。安慶熊成基之事，諸君所知。斌昔同熊成基在一處發難，今得又與諸君相見，以斌卽可證明矣。」坤復曰：「湖北佔天下形勝之地，西南各省革命之風氣彌漫已早，多恥其湖北人不革命，不寧如是，安徽兩次起義，湖南之萍醴之變，均爲湖北新軍所摧破，今湖北新軍革命，天下無敵，且西南必風起雲湧而應之矣。」如是衆譁其言，約定下午三時下晚操發動，衆以無子彈，不能發動對。……忽爾本排二棚同志有呂功超者，遽然呼坤曰：「熊班長，余家有子彈矣。」坤驚問故，呂曰：「言之甚長，余家兄昔充吳元愷身邊馬弁，自愷字營由北通州回鄂解散，余兄携回子彈，交余嫂存放樓上箱籠內，囑好自保存，將必有大用處耳。余兄現去川，依某貴人，此子彈之來歷也。」坤笑謂呂曰：「汝兄莫非神仙中人乎，所謂大用，必暗指今日之助余革命成功之爲言也。」話猶未已，而本排排長親信于郁文、章盛愷兩同志亦接言曰：「我排長亦有子彈耳，君欲要用，我倆願負責盜取。」坤見此兩事及雙方言，更喜欲狂。卽令呂回家去取，惟恐哨兵盤查，派鄭得貴偕往，得兩盒；又囑于、章盜取排長子彈，亦得兩盒。坤笑曰：「有此足矣」，卽令金兆龍分發各同志，話此已十二時矣。……坤又令于郁文盜腰牌兩面，一交李擇乾佩帶，自佩一面，謂李曰：「我等去矣。」李卽尾隨坤後。時大雨如注，李曰：「此行決不虛往，當能進耳。」坤囑李將雨衣帽瞭其軍帽線邊，免被識破，卽由十五協南門入，守者亦不之問，心始如釋負。……先入三十標三營前隊，見同志方維、謝湧泉二君，正言今日張延輔同志於操場捕去事，見坤到喜極，開口便問曰：「汝麼樣」。坤答一「幹」字：「坤來卽爲此，是求汝標響應我營。」方曰：「我倆不能作主，汝等同我上樓見王文錦，渠負本標全責。」同時拾級而上，至隊官室，王係該隊司書也。甫入門，王見坤等入，頗有難色。坤急曰：「工程營決定下午三時晚操發難，特來求其同意，希請責標響應。」王曰「足下如何辦，如何好，這邊正副社長均已逃逸，我不敢作主

。」坤又見不得要領，欲待發言，王以目示意曰：「此間不便談話，我隊滿人甚多，足下請去。」坤奮然曰：「足下既不能作主，請通知貴營同志可乎？否乎？」王曰：「軍械所爲貴營把守，足下如何辦，如何好。只要貴營能發難，此邊不生問題。」仍促坤去。如是不獲已，即辭出，方、謝見其不得要領，亦覺愧色，勉坤曰：「此間同志，極其熱心，貴營真能發難，我倆即率隊響應。」坤笑曰：「皆不得失信乎？」方曰：「此係何等事，豈敢兒戲也。」均點首而別。復至二十九標二營二排，見蔡濟民，蔡掀被而起，兩眼泪痕癢癢，或因彭、劉、楊慘死而傷其慨。坤笑謂曰：「大丈夫何作兒女之故態，不爾當如楚囚之泣耳。」彼此闕然一笑，蔡面赤。坤即掉其話頭，問「昨夜鄧玉麟之砲隊發難，不但一夜竟無影信，砲隊原無子彈，且亦不能發難，不然初三日事已成功，何得有今早之同志遭殺也，況遭一次頓挫，同志多生畏怯之心，今責彼發難，是屬勉強。且砲隊如無步兵掩護，獨立作戰，吾輩未之前聞。兄意云何？此等計劃，誰氏所定？」蔡曰：「那裏有計劃咧！他們都跑了，此或者是搖清一時因炸傷，只有教炳三再去砲隊試他一試。」坤曰：「來此無別，我營決計於下午三時晚操發難，汝標可否響應。」蔡曰：「現只有望汝老哥幹一幹，吾絕對帶領吾隊響應兄營。」坤又曰：「汝營成績向來甚好，汝能否帶一營助戰。」蔡曰：「看臨時，皆可以做得倒。」坤當與約，發難後帶隊出路，過該協西營門。即向該協放槍三響爲信號。兄即響應，直趨軍械所會合，蔡立即允諾，坤辭出返營。……

無何，三十標方維、謝湧泉來營，訊無晚操動靜，並回答該標已佈置響應。適衛兵司令官方定國由內出，坤與李擇乾立於營門側方，謝由外面來，原不知其方定國在此。如是彼此三方面均行停步，面面相覷，五人十雙瞳孔直射。而方、謝當時面紅耳赤。坤即以目送意，欲其返行，彼等亦會意，即返身而行，坤亦作送客狀，隨後尾行，而方定國即大踏步越過大操場，窺我輩動靜，坤此時並無所畏懼，即令方、謝止步，詢其來意，彼等直告。坤認晚操不下，是爲漢奸所洩漏，決再約時間，四人立地就商，均認晚間點頭名後，二道名前七點鐘時發難。其餘仍與前約，即令方、謝回標佈置，並囑就道通知二十九標，改定時間，給蔡濟民知道。方、謝去後。坤復又通知各隊代表與在衛同志，並增上聽小操場發槍三響，衆同志一齊舉動，先殺與我對抗之官長。一步做到之後，坤即鳴警笛，集合於小操場，自有後命。又將改時通知軍械所知照，方定國進營放言曰：「汝等作事儘管作吾決不妨害汝等，惟吾與

汝等同事過久，恩怨在所不免，惟望汝等不計過去，念吾一家老小，容吾一命。坤見言之成理，亦漫應曰：「革命爲的排滿，只要不妨害黨人行動，斷無殘殺漢人之理。」話已，方以喻其意，惟心術實屬難測，即返內全副武裝，復來前方會議廳，意欲監視吾輩，老待不去。該會議廳離大營門不過二十餘步，幾爲其所窘。坤即召下班士兵携槍於手，將營門啓開，列兵於兩邊門側，成一八字形式。方會意，即逸去。旋本隊隊官羅子清由後出，全副武裝，並帶武裝護兵到此，笑謂坤曰：「汝來有話與汝言。」隨行隨招手，坤隨往，一面示意武裝同志，得萬勝奎、黃煥成、尾坤等後，離營門五十步遠即止步，羅亦止步，詢坤曰：「今日外間謠言熾盛，汝聞知乎。」坤曰：「略知一二耳。」又曰：「孫黨乎？」坤曰：「孫先生乃革命黨創始者，黨人遍佈全國，雖間有名目殊異，而尊崇孫先生則一也。將來革命成功，舉孫先生爲領袖，自無疑義也。」又曰：「能得成功乎？」坤曰：「天下形勢，要算湖北，自海通以來，經濟、文化、交通、人材均集中武漢，湖北一起義，天下風從，烏得不成功乎？」又曰：「殺官長，排滿人乎？」坤曰：「排滿人則有之，殺官長不盡然，然以步砲標統以上，獨立營管帶以上，當在殺之列。其他下級官長，只要不抵抗，斷無殘殺之理。以上所言皆殺者，誠可殺也，不殺，軍隊決不容許革命黨帶動。否則有之，何所不可也。殺官長，即爲的帶隊伍；殺官長，即怕的反抗明矣。」言至此，羅亦見不得其間，即握手作別，曰：「汝好自爲之耳。」至此時各隊已點頭道名也，佈置可謂完全就緒。自審也無甚遺漏。坤即順前左右後四隊巡視，以驗士氣之如何，而同志中均以預備齊全，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惟另生出一問題，即一般非同志中人，均逞惶恐之狀，見坤至，紛紛請曰：「熊班長乎，我輩應如何則可？」坤隨令若輩照樣裝束，並隨囑各隊代表，曉示若輩，須聽吾輩指揮，至本隊一排三棚，即坤之老屋，聞二排呼拿喝鄉，並咻吼聲，坤知有劇變，即取槍且裝且行，遙見二排長陶啓勝對面來，其行如飛。坤開槍對其一擊，而陶下樓逸去，坤已蒞樓上穿堂，聞對方槍聲至，坤身傍已傷本棚同志章盛愷、程風林，倒臥血泊中矣，呻吟者再，程君三日後死焉。此時全營咻吼聲，玻璃片聲，長官彈壓聲，與夫槍彈串放如珠聯聲，同時併作，古人所謂人聲鼎沸，聲震天地，即指此時也。而金兆龍、程定國、林振邦、饒春棠、陳連魁諸同志，亦已集於穿堂，欲下樓，均不可得。樓梯門已爲代營長阮榮發暨樓下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瀾等諸逆槍子所堵塞，若輩等一面放槍，一面大呼曰：「汝等均有家小生命，均有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作不得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九日

六四〇

的，要家滅九族咧！趕快覺悟，各回本棚，決不究其已往，不要嘍吼，不要糊鬧亂爲，汝等均受革命黨人騙，革命黨人昨日老早跑遠，教你等今天送死也，是無益的」云云，坤等見此情景，即將痰盂、花盆、瓦缶、板櫬諸物，充作兵器，向下拋擊，若輩決不退陣。無何，右隊同志呂中秋向阮一槍擊去，阮帶傷返身，仍向前隊穿堂內人叢中，開數響，斃同志馮某，爲徐少斌同志所見，還擊，阮斃於溜水溝內。坤與諸同志，見阮返身向前隊。即一擁下樓，程定國一槍，斃擊黃張兩逆。其餘官佐均逸去，有越牆者，有匿於毛廁者，均仍之不完。坤見第一步做到，即鳴警笛集合，惟人聲嘈雜，應者寥寥，雷開大軍械庫，本平時儲有子彈者，遍搜不獲，得開口軍刀二十柄。坤當分給各代表配用。或云管帶軍需房有子彈，迨劈開鐵箱，儲蓄洋錢數百元，有欲取者，有韓似信同志，即將火油投入內，火起，羣衆方始動身。坤與楊金龍領隊頭，金兆龍等押隊後，率隊出營，向左轉彎，遇前隊隊官李子魁向頭隊連發三槍，未傷人，楊即還擊，李亦逸去。過十五協西營門，坤向內放三槍，以應前約。至千家街口，同人不敢進，坤回顧左右，最多不過四十名兵耳，其餘仍在營內吆喝，然頗助吾輩之勢威也。少間，羅炳順、馬榮等亦以舉兵響應，派人送信與坤，因是衆人已聞軍械所得手，一個呼哨，已抵日地矣。

先是後隊二排排長陶啓勝乃弟陶啓元，即坤棚副班長，平素爲人誠摯，重友道，與坤亦有金蘭契，因得以入黨。對於黨務，與紹介同志亦頗盡力，惟彼與胞兄向不和睦，原非元罪，乃兄勝過也。其兄勝，平時爲人深刻殘毒，部屬稍有不恰意者，即鞭撻笞責，毫不寬宥，致使銜者衆，而怨者深矣。元見今日起義，是在必行，乃兄之性命，必不能免其死耳。遂生手足之念，欲設法爲兄避免，謂坤曰：「余兄平素爲人，兄知之稔，然渠固無弟，余實不能無兄也。且爲革命黨，因革命徒增家庭之慘禍，叔嫂子侄，均相處其間，其情何以堪。識者必謂余兄無德於人，遭仇家所害，非然者，必謂余有意殺兄也。余焉可立於人世間乎。今兄大權在握，同志中人當以兄之一言爲轉移救余兄之命，減余家痛苦，只在兄之一顧盼間，曷爲一設計乎。」坤曰：「汝言極是，烏得汝兄能納吾輩之言乎？煩汝告兄，最好以先走爲上策。不爾，一旦有事，即將咱門緊閉，臥棚間，不要聲張，吾與同志言，勸其不要故意仇殺汝兄可也。否則汝兄如持反對，決不能免，非惟吾輩之不予汝兄宥也。」坤一面勸告各同志，不要仇殺官長，啓元即將此意與辦法走告兄勝，不獨不能納其言，反詳詰弟元，於革命黨內情，並領導負責者之姓名。元略亦所露，蓋

當日瑞、張令各營官長捕殺革命黨以獻功或補過，陶原以先發制人之手段，憤折其革命黨人之銳氣，以敗革黨發難之計劃於無形也。今更見乃弟言之鑿鑿，遂決計帶護兵姚洪盛、李傳福，先去該排三棚，捕金兆龍，然後轉入一排捕坤，會同解送。因是先到金兆龍棚，見金仰臥，即召手笑謂金曰：「余與汝有話談」，金意以為陶欲加入革命，不之疑，欣然在，甫出棚門，陶本孔武有力，執金雙腕，大喝曰：「汝膽特大，竟欲革命造反乎？左右為我縛之」，而左右不敢應，陶與金互糾成團，正掙扎不能分解間，金情急即呼同志曰：「此時仍不動手，待何時？同志程定國即取槍在手，不敢擊，恐傷其他，金即倒轉槍托，向陶頭部猛力一擊，血花四迸，陶呀然一聲，即釋金，捧頭向外樓梯口逃，與坤遇，以槍擊之不中。下樓求逸。代理營長阮，錯認陶帶兵發難，向陶發三槍。中二。一於腰部，一傷臀股，路過營大門為乃弟啓元所扼，欲令入自新所，復跪地求饒，元見帶傷，始釋回家，領家小五人逃小朝街妻家。坐甫畢，求茶飲，始自知有傷，旋藥毒攻心，隨地滾，自明早二時氣絕。」（註一）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諸書均從熊說，惟均未指出發難時間。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則謂武昌首義由武勝門外塘角之混成協輜重營開其端，其黨總代表為李鵬昇，時間為午後六時零五分。工程營槍起則在八時許，實較輜重營遲二小時。其言曰：

「該營（按：指輜重營）駐於塘角舊愷字營，隸屬陸軍二十一混成協黎元洪所部，計砲隊一營，工程輜重各一隊。砲隊代表為蔡鵬來；工程隊代表為黃恢亞、張斌；輜重隊代表初為羅一安，羅離營，李樹芬繼；以李鵬昇為總代表，王允中副之。以上新河錢芸生寓為通信機關。當八月中旬，革命風聲正熾之時，砲隊總代表蔡鵬來，忽於十七日被該營管帶張正基、督隊官段天一傳訊，同時各營隊原有子彈，盡行收繳。十八日代表李鵬昇接胡祖舜通告起事之信後，即派副代表王允中入城至機關部，領取槍彈炸彈及旗幟等物，徹夜未返，羣知有異。十九日晨，復派通信員杜昌年前往偵查，晤胡祖舜於沔陽學社，胡促其從速返營，務囑各同志本晚必須依照原定計劃，先行放火發難。十時王允中亦乘機出城回報，始知城內機關復被破壞，三烈士就義詳情，羣情憤激，僉主速動，以免一網打盡。」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九日

六四二

於是李鵬昇、黃恢亞等集合各隊分代表再三密議，一致決定即晚十時由輜重隊發難，砲工響應，各推定正隊長一人，支隊長各若干人，分擔指揮責任。起事之後，即進攻武勝門，以砲隊佔領鳳凰山、黃鶴樓、高觀山等處，工程隊擔任護掩，輜重隊分編二支隊；一支隊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門，一支隊由司湖襲攻藩署後圍。議定即派人通信城內各營，屆時以塘角火起為號。去訖，至六時許，各隊隊官以上在砲隊營署開秘密會議，各同志以機不可失，均主提前發動。其時適當輜重隊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贊成乘機先發，即由李鵬昇派人通知砲工各隊，準備動作；一面密令同志羅金玉首向排長邵某發擊一槍為號，時午後六時零五分鐘也。全隊同志，聞聲奮起，入軍裝庫搶子彈一箱，當場分發，並往馬號以馬草舉火，工程隊黃恢亞、張斌、李玉斌、方之中、管心原、胡楷模、楊棟儲、彭明德、王師、陸重遊、程英烈、胡亞民、劉邦憲、李亞祥等立即響應。其排長殷禎祥、大罵造反，黃、張等亦不顧，遂集合編為兩支隊，以李鵬昇為正隊長，李樹芬、王允中、楊少芬為參謀、羅金玉、鍾繼武、張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為支隊長，率隊向砲隊進攻，圍擊營署。該營管帶張正基，知勢不可敵，乘機逃避。斯時砲隊同志手無槍械，未能附和，亦無反抗者；惟該營下級官杜瑞銘及守衛司令官王季鵬等，各執手槍抵抗，傷輜重同志都全福一人。經李鵬昇率隊進攻，一面衝入該營中隊排長室內，將棉被堆集一處，淋以洋油，取號內掛燈以燃之，煙火蔽空，張正基乃率隊走避於青山附近；而該營同志遂華清、趙鴻聲等，隨同李等退出砲兵營集合，約得同志百餘人即率向武勝門進發。甫出曾家巷，各善堂及居民紛紛前來救火，聲勢洶洶，彭楊公祠駐警數十人，前來抵抗，當經擊退。及至武勝門，放槍十餘響，城閉不得入，因沿鐵路經紫金山向大東門進發，冀促左旗各標營同志響應。既至，復放槍數響，無有應者，各同志疑懼交集，進退不知其可，正隊長李鵬昇百般安慰，人心始定。後率隊經通湘門向南湖砲隊八標進發，時通湘門大開，同志有主入城者，李隊長因該城門與步兵三十標接近，該標兵多旗籍，恐受襲擊，力持不可，仍向前進，甫抵相國寺，忽聞城內槍聲數起，再至長虹橋，南湖砲聲亦起，始知城內八營已佔領楚望台軍械所，南湖砲隊八標亦已拉砲出營，因率隊由中和門入城。至楚望台軍械所，補充彈藥，復在千家街重整隊伍，計有參謀李樹芬、支隊長羅金玉、鍾繼武、張瑞廷、輜重同志李寶琳、蕭振武、李季然、周漢臣、劉子秀、范洪恩、羅明棠、韓洪發、劉國鈞、張學仁、李福泰、吳國發、董大才、楊明訓、遂華起、楊繼德、楊永宣、郭

敦學、王耿光、鄧文典、呂明道、王安基、徐樹南、陳留榮、戶復升、楊連升、王成炳、單振武、梁發才、郭金章、羅洪升，砲工同志遂華清等數十人，遂新編爲二支隊，仍以李鵬昇爲正隊長，第一支隊正副長以李寶琳、鍾繼武任之。第二支隊長比由工程砲隊同志各推一人承乏，以李樹芬、羅全玉爲傳令員。整頓已畢，李鵬昇奉令協同測繪學生負防守楚望台通湘門之任務，以一部分兵力併入工程第八營爲援隊，由王府口進攻偽督署，輜重郭金章陣亡。翌晨輜工隊，奉派防守武勝門及鳳凰山一帶，仍照原建制編爲一隊，隊官杜世鑫，一排排長王師，二排排長程英烈，三排排長胡亞明。時砲隊管帶張正基，率所部由青山整隊進城，守城兵初拒不納，乃報告軍政府，准其入駐鳳凰山，擔任防務。」（註二）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從之。（註三）茲據本月二十一日清湖廣總督瑞澂電奏清廷本月十九日夜革命黨人起義之經過曰：

「十八夜，革匪創亂，卒獲各匪，正在提訊覈辦，革匪餘黨，勾結工程營輜重營，突於十九夜八鐘響應。工程營則猛撲楚望台軍械局，輜重營則就營縱火，斬關而入。瑞澂督同張彪、鐵忠、王履康，分派軍警，隨時布置，並親率警察隊抵禦。無如匪分數路來攻，其黨極衆，其勢極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輪，移往漢口，已電調湘豫巡防隊來鄂會剿，並請派大員多帶勁旅赴鄂剿辦。」（註四）

按：塘角距武勝門有數里之遙，輜重營八時入城，則發難必在一二小時之前，是胡文並非無所根據。惟發難起義爲武漢黨人之共同計劃，醞釀佈置，各自爲謀，而不能以開槍先後爲憑斷。倘無工程第八營發難於武昌城內，開中和門導輜重營入城；則輜重營勢孤力弱，斷難大有所爲。故工程營之發難，實爲全局關鍵之所繫。

方熊秉坤率工程第八營同志進攻楚望臺軍械庫時，步兵十五協二十九標蔡濟民、三十標方維等，亦率隊來會。乃派金兆龍赴南湖迎敵隊，附近馬隊同志亦舉槍相應，乃相繼入城，協力進攻督署。居正記其事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九日

六四四

「彭、劉、楊三烈士就義後，武昌特別戒嚴，山前山後，胭脂山、黃土坡、小朝街各處秘密機關，均被破獲，張廷輔在營被捕，各機關同志被捕者，先後達數十人，交通斷絕，全陷恐怖狀態。是時新軍三十一標，隨端方入川，四十一標中堅，分駐荊州，三十二標及馬隊砲隊陸軍中學在湖南，四十二標一部駐漢，武昌城內惟山前二十九標、三十標及工兵一營，而三十標中又多旗兵。其軍營外可資奔走之同志，捕者捕，逃者逃，漢口與武昌隔江相望，聲息不能通，鄧玉麟等本負有傳命令之責，是時無由投遞，已誤十八日舉事之期。迨十九日，鄧玉麟與李作棟由漢陽渡江至鮎魚套，以晚間折至南湖砲營，中途若遇詰，則以李充教習，鄧充侍役對。而在武漢一般同志，痛彭、劉、楊三烈士之慘死，悲憤填胸，急思與三烈士復仇，乃各自為謀，決定即夕起事。蔡濟民、吳醒漢等，則主張于夜間第一次點名集合時，即在本營房發難。熊秉坤、金兆龍、方興等在工程營亦有是議。其他同志皆不謀而合。惟各營槍彈，因瑞澂下令收藏，熊秉坤問同志中藏有子彈者可檢出，金兆龍檢出被蓋內子彈數顆，其他同志亦有檢出者，合計子彈不滿二十顆。熊秉坤謂有此足矣，由金兆龍等略為分配。是日淒淒風雨，天若為三烈士洒淚者。入夕，明月當空，萬籟俱寂，營中例點名就寢，熊秉坤、金兆龍等故不寢，持槍假寐，為隊官阮洪發查覺，叱之曰：汝等皆不睡，持槍何為，欲造反耶？金兆龍首先憤起厲曰：造反就造反。熊秉坤開槍擊之，不中，方興繼投炸彈，全營驚起，爭斃阮某，而難作矣。于是擁其哨官吳兆麟至楚望台，而守望之兵，倒戈相迎，遂佔領焉。」

「武昌督署，位于文昌門之城牆附近，右側及後門依城為要塞，又無街道可通，攻之不得。蔡濟民初由正門進攻，佔領大朝街附近一帶，而督署戈士衛隊以機關槍掃射，我軍稍却。嗣聞機關槍少息，又復衝鋒，相持數小時之久，濟民正焦急，忽來同志報告云：砲隊已進城，在蛇山佈陣地，正擬發砲轟擊，以黑夜恐多傷人，請派隊在督署附近放火，俾目標鮮明。濟民即下令，在督署大街敞開雜貨店，索煤油數箱，並囑呼左右鄰屋，有在家者，宜速避，我等將在此放火，事成加倍賠償。店主曰：何須賠，煤油在此，請君動手。兵士遂舉火，火勢衝天，照耀督署前門高杆，蛇山砲隊連發命中，大隊繼之，一鼓而克督署。自瑞澂以下，全體人員逃走一空。先是兵工廠有修理機關槍同志告余云：清帥以機關槍有壞者，命予修理，余故事遲緩，厥後督促嚴厲，余舉其壞處修理之，而將不壞之處，施以暗算，以次及于他機槍。故是夜督署之機關槍。少擊輒停者，同志先事暗算之力也。張彪見機關槍不響，當

瑞激面，以手自批其頰曰：余誤事矣。瑞激不顧而逃。張彪欲支持至天明，旋見火光起，炮聲作，知大勢已去，乃率馬弁乘兵艦逃漢。糾殘卒于大智門車站，期負隅，以待北京之援兵。」（註五）

當是時武昌城內外共有新軍二十二營強，除五營已變為革命軍外，尚有十七營之多。（註九）苟瑞激、張彪略事鎮靜，則革命軍前途艱難尙多。而瑞激、張彪竟棄城逃走，革命軍遂得順利光復武昌。孫先生文曾論其事曰：

「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激之一逃，倘瑞激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尙留武昌者，只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尙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料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註六）

孫先生復論此役所得之結果：

「一為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象。一為剷除四千餘年君主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自經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為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結果之偉大，洵足於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註七）

四川各縣同志軍紛紛起義，聲勢普及全省。

清廷以嘉定、灌縣不守，汶川縣署被毀，川東各縣告急，電命趙爾豐克復失地，並會同端方統籌全局，妥為佈置。略曰：

「據電奏，統制官朱慶瀾由新津報告，連日與匪隔河開仗，甚形棘手。探聞邛州下路巡防第八營兵變營官慘遭槍斃。該匪襟山帶河，形勢使利，須有奇兵，繞渡其背，兩面合攻，方能得手。又聞灌縣不守，汶川縣署被毀，川東各州縣，多有請兵保護等語。」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十九日

六四六

該省匪勢日張，近復有兵變及失守縣城情事，誠恐曠日持久，爲患益深。趙爾豐身任封疆，責任綦重，豈容任地方糜爛，日甚一日！亟宜激勵將士，勉以忠義，將失守各地方早日克復。端方昨日電奏，先帶一隊前進，日內即可抵渝，其餘軍隊，七、八日亦可踵至。著即會商該大臣，統籌全局，妥爲佈置，分路進剿，迅速撲滅。」（註八）

清廷以鄂境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接收完畢，瑞澂「辦事明敏，於此次路事尤能盡心籌劃，不負委任。」鄂省士紳「深明大義」，能「仰體朝廷德意，率先遵辦。」傳旨嘉獎。（註九）

按：清廷是項嘉獎瑞澂諭旨，亦正是武昌起義爆發，瑞澂逃亡之時。

清廷從理藩部奏，宣布懷柔內外蒙古，力祛弊端之宗旨。

理藩部奏：內外蒙古積弊有亟宜消除者數端：（一）採買戰馬，（二）臺站差徭，（三）供應官署

。（註十）

註一：「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二七九至二八八。

註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四七三至四七五。

註三：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八六至八七。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二十四至二十五。

註五：居正「辛亥劄記」頁四七。

註六：「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註七：國父著「中國革命史」，引自「國父全集」第二冊，柒——九〇至九八。

註八：同註四，頁十六至十七。

註九：同註四，頁十五至十六。

註十：同註四，頁十八至二十。

二十日（十月十一日） 武昌光復，革命軍推清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以資號召。黎初遲疑不就，後乃勉從衆議，佈告安民。

清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聞所部輜工兩營響應革命，曾令砲隊往攻，砲隊亦不穩，及蛇山砲聲起，左右請黎氏走避，乃偕其參謀劉文吉，管帶謝國超，走避黃土坡劉文吉寓，在劉文吉寓易便衣，轉避謝國超宅，時約上午三時左右。（註一）

先是革命軍發動前，曾舉劉公爲都督，劉英副之。及武昌光復，劉公在漢口避匿未出，劉英遠在京山，各軍將校以資望淺，不相上下。天將曙，衆乃圍集楚望臺坡下，吳兆麟與蔡濟民等籌商，派人分途邀請各同志，及城中資高望重之耆紳父老，於上午十時集合諮議局會商辦法。省議員劉廣藻曰：「統領黎元洪現在城內，若合選當導覓之。」衆贊成，蔡濟民乃率少數同志偕劉廣藻往尋黎元洪。胡祖舜記其事曰：

「二十日晨，督署將下之頃，黎之馬弁某甲，忽肩皮箱二口，道經千家街，適被馬榮、湯啓發、李松山、熊貴良、程正瀛、任振綱、方維、徐壽林、黃漢臣等巡查其地，見其形色倉皇，叱令停止究其由來？知爲黎物，因以得知黎與其執事官王安瀾俱匿於其參謀黃土坡劉文吉私宅。馬等隨與俱去，入門黎服呢袍在焉，見啓發等突如其來，乃驚起曰：『我黎某治軍素寬厚，汝輩何得來謀我？』衆曰：『非也，我輩非謀害統領而來，乃係請統領出而主持大計者。』黎曰：『汝輩革命黨人才濟濟，何用我爲？』衆曰：『統領非去不可。』黎曰：『汝輩要我至何處？與何人晤談？』衆曰：『至楚望臺，與吳兆麟指揮見面。』黎曰：『吳兆麟爲我學生，學問很好，有此一人，足以當大事，固不須我也。』衆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來請，乃尊重統領也，如堅執不去，則自取禍耳。』黎躊躇有頃，曰：『我去！我去！』啓發乃令人急足至楚望臺報告，徐壽林且備馬往返。黎至，王安瀾亦隨之，兆麟且指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日

六四八

揮部隊鳴號整隊歡迎，一如統領之禮節，黎下馬，以笑容語迎者曰：『諸君辛苦』。亦還禮如儀，羣請下令作戰。

」（註二）

黎氏執事官王安瀾加以阻撓，有欲以刀斫之，元洪以身翼護得免，乃相擁至諮議局，時中午十二時許也。值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國溶，議員劉廣藻、胡瑞麟，秘書石山儼，及黨人張振武、李翊東、王文錦、方定國等，先已被邀在局，乃至會議廳會議，公推湯化龍主席。張國淦記其事曰：

「湯化龍發言：『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但是此時武昌發難，各省均不曉得，須先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以助大功告成。況瑞澂自遁走後，必有電報到京，清廷聞信，必派兵來鄂，與我們爲難，此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云云。吳兆麟發言：『湯濟武先生所說極是，武昌既已首義，瑞澂棄城而逃，必圖報復，此必然之勢。然武昌業已光復，軍政學商各界均表同情，即以軍事而言，湖北兵力雖不甚大，而在中國已爲先進，聲威所至，清廷必聞而破膽，只要能持久時日，天下必聞風興起，我們財政充裕，武器甚足，從速擴充兵力，以武漢軍資豐足之地，努力整備，即清廷派兵來與我爲難，比較上我勝算亦多，請諸君不要畏懼。此次革命非從前之無根據地可比，我們既據武昌形勝，爲天下中心，具有獨立資格，不患不能達到目的。但起義後軍民兩政實繁，兄弟擬請在座諸位同志先生，公舉黎元洪統領爲湖北都督，湯化龍先生爲湖北民政總長，兩公係湖北人望，如出來主持大計，號召天下，則各省必易響應』云云。衆皆贊成，拍掌之聲，洋溢滿座。黎元洪答謂：『此事體太大，務要慎重，我不能勝都督之任，請你們另舉賢能』云云。經蔡濟民、湯化龍等合辭婉勸，黎始不言辭。」（註三）

會議期間，李翊東持一預寫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安民佈告』，請黎氏簽字，元洪畏縮顫聲曰：『毋害我！毋害我！』時有同志持槍向黎氏示威者，蔡濟民、陳磊急護之。翊東乃援筆代書一黎字，衆鼓掌稱善，乃將佈告貼出。（註四）

附錄：

一、六言韻文公告

今奉軍政府命，告我國民知之。凡我義師到處，爾等無用猜疑。我爲救民而起，並非貪功自私。拔爾等於水火，補爾等之瘡痍。爾等前此受虐，甚於苦海沉迷。只因異族專制，故此棄爾如遺。須知今滿政府，並非我漢家兒。縱有冲天義憤，報復竟無所施。我今爲此不忍，赫然首舉義旗。第一爲民除害，與民戮力馳驅，所有漢奸民盜，不許殘孽久支。賊皆食我之肉，我今寢賊之皮。有人激於大義，宜速執鞭來歸。共圖光復事業，漢家中興立期。建立中華民國，同胞其勿差池。士農工商爾衆，定必同逐胡兒。軍行素有紀律，公平相待不欺。願我親愛同胞，一一敬聽我詞。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註五）

二、安民公告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示

今以軍政府意，告我國民知之。凡我義軍到處，爾等勿用猜疑。我爲救民而起，並非貪功自私。拯爾等於水火，振爾等之瘡痍，爾等前此受虐，甚於苦海沉迷。只因異族專制，故此棄爾如遺。須知今日滿奴，並非我漢家兒。縱有衝天義憤，報復竟無所施。我今爲此不忍，赫然手舉義旗。第一爲民除害，與民戮力驅馳。所有漢奸民賊，不許殘息久支。賊皆食我之肉，我今寢賊之皮。有人急於大義，宜速執鞭來歸。共圖光復事業，漢家中興立期。建立中華民國，同胞無所差池。士農工商爾衆，定必同逐蠻夷。軍行素有紀律，公然相待不欺。願我親愛同胞，一律敬聽我言。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八月念日。（註六）

按：以上文告所稱奉軍政府命，乃指同盟會成立後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冬孫先生文所編訂頒布各省同志遵行之「革命方略」，其重要內容如下：（一）軍政府宣言，（二）軍政府與各地民軍之關係，（三）軍隊之編制，（四）將官之等級，（五）軍餉，（六）戰士賞恤，（七）軍律，（八）招軍章程，（九）招降清朝兵勇條件，（十）略地規則，（十一）因糧規則，（十二）安民佈告，（十三）對外宣言，（十四）招降滿洲將士佈告，（十五）掃除滿洲租稅厘捐佈告。故武昌及各省軍政府之各種文告，多以此爲準則。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日

六五〇

革命黨人改諮議局爲都督府，置黎元洪於樓上，由甘績熙率測繪及陸軍中小學生多人保護之。（註七）於是人心大定。革命黨諸領袖以元洪態度不够堅定，恐誤事機，乃組織謀略處，由蔡濟民、吳醒漢、張廷輔、鄧玉麟、高尚志、徐達民、王憲章、王文錦、陳鴻誥、謝石欽等十五人任謀略，乃議定事項如下：

- 一、以諮議局爲軍政府。
- 二、稱中國爲中華民國。
- 三、政體爲五族共和。
- 四、規定國旗爲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爲一家。
- 五、稱中華年號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 六、當以黎元洪爲都督，佈告地方。
- 七、移檄各省，並照會各國領事，宣佈滿清罪狀。
- 八、佈告全國國民並軍民長官。
- 九、佈告湖北各省州縣。
- 十、軍政府緊要諭令。
- 十一、致書滿清政府。
- 十二、佈告漢族同胞之爲滿州將士者，促其覺悟。
- 十三、軍政府暫設機關四部：
 - 甲、參謀部。
 - 乙、軍務部。
 - 丙、政務部。

丁、外交部。

十四、設立招賢館。(註八)

晚六時乃以革命軍總指揮吳兆麟名義，於諮議局命令各軍隊防禦武昌城。八時許，清管帶鄧翔宸率殘部百餘人犯都督府，府中人員多驚避，鄧玉麟等奉黎元洪至蛇山，甘績熙、李翊東等激勵所部藉圍牆掩護，奮勇還擊，鄧部逃散後，十時半復迎元洪回都督府。(註九)

清湖廣總督瑞澂逃登楚豫艦，請英國領事葛福 (Heybert Goffe) 派艦阻革命軍渡江，第八鎮統制張彪逃漢口。

瑞澂逃至楚豫艦，初泊劉家廟，旋泊德租界碼頭，電奏清廷請派重兵來鄂，民立報載其奏文如下：

「武昌城內外同時兵變，省城失守，亂黨徧布，現在即未叛之營亦多觀望，不應調遣，激隨身祇有巡警兵一百餘名，現一面擬招募民團，一面請政府速派北洋勁旅赴鄂。現聞政府擬派豫省兵隊前往進剿，並自稱已乘兵輪逃匿漢口，省城文武各員不知下落。」

電中並有瑞澂本應與城俱亡，但犧牲一身無益於國，故暫行逃出，再行調兵剿滅以贖罪，非至克復城池不止等語。(註十)

按：此電文原件不存，據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謂係湯化龍商同胡瑞霖、李作棟起草，交夏維松冒充瑞澂委託，商洽俄領事署代為拍發，故意張大革命軍勢，以達成反宣傳之效果。

李廉方記其事曰：

「當是時，各省交通尚為清吏控制，革命軍文電不能逕達外省，李作棟訪問議局議長湯化龍時，談及通電各省事，胡瑞霖在座，力言都督議長通電勢不能達，惟有用反宣傳法，假瑞澂名義用辰密(軍機處及省督撫大臣密碼電本，諸議局有機密時臨時向督撫借用。)張大革命軍勢力，末言退駐兵艦，死守待援。如此各省必大震動，其諮議局將起而推波助瀾，較之接都督議長正式之電或更有效，湯、李以爲然。辰密電本惟何逢時處有之，因推作棟往索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 二十日

六五二

，逢時時爲膏捐大臣，其辦事處設於都府堤本宅，倉卒未及逃，正在惶恐中，作棟以起義代表往見，索取辰密本，一面理喻，一面威脅，以得辰密本爲保護條件（其後赤十字會開成立會逢時被邀到會），遂取出此本而返。由化龍起草電文，大意如瑞霖主張，即密交夏維松冒充瑞霖委託，商洽俄領事署，電達各省督撫諮議局及駐在各省領事，因此武漢起義消息得以迅速遍各省，且稱其聲勢甚大，各省聞之，莫不蠢蠢欲動，清廷更爲震動，此反宣傳之力，極有影響。」

瑞澂復請英領事葛福，命英艦開礮轟擊革命軍，惟爲英領事所拒絕。

「瑞澂與英國領事葛福原有約，倘革命黨起事，則請英艦開礮轟擊，以助清軍。及革命軍佔領武昌，瑞澂立逃漢口，命夏口廳同知王國鐸，一面照會五國領事亂事經過，一面請求各國派艦，在武漢江面巡邏，以阻止革命軍渡江攻擊漢口。」（註一一）

孫先生文抵美國哥羅拉多(Colorado)州典華(Denver)城。

「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典華城。十餘口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滙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即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註一二）

按：當時居正在上海，連日在陳其美寓所，召集上海機關部會議，決定南京、上海與湖北同時發動。乃詳述武漢及長江一帶黨人活動事實，函告香港，託呂天民（志伊）帶往，請黃興速來。（註一三）黃興致孫先生之電，乃係指此事，非居正親自到香港也。

四川同志軍文顯模等在隆昌獨立。

「文顯模初爲敘永學校教員，同志軍興，集合學生組革命團體，由瀘州而井研，而自流井，再糾合會黨還隆昌

與黃萬里、程石溪謀反正。是月二十日，率衆二三百人入城獨立，建革命軍司令部，推程石溪、曾倬三爲統領，郭書池爲司令，司令卽縣長也。文顯模及曾昭魯爲秘書，李品宜、戴輔臣爲交際員。……不數日，謠言雷動，或曰成都官兵至，衆洶懼，萬里、顯模獨鎮靜，日夜守城如故，已而寂然。時哥老會首領郭蓮舫欲爭權，尤反側，乃命曾倬三率兵擊殺之，縣事遂定。」（註一四）

清廷從外務部奏，專設駐墨西哥、秘魯使臣，西班牙、葡萄牙共派駐使一人，以駐法使臣兼駐巴西，駐俄使臣兼轄瑞典，駐荷使臣兼轄丹麥。（註一五）

註一：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八十二。

註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四九〇）至四九。

註三：同註一，頁八十三。

註四：居覺生「辛亥劄記」頁四九。

註五：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六七。

註六：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〇六。

註七：甘績熙「躬與辛亥武昌首義及陽夏塵兵之經過情形實錄」，黨史會庫藏史料。

註八：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七至三九。

註九：同註七。

註十：「民立報」，辛亥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四頁新聞。

註一一：陳三井「法國與辛亥革命」，引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頁二四一，民國六十年六月版。

註一二：「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註一三：同註四，頁三八。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日

六五三

註一四：「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十二。

註一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二十三至二十四。

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漢陽、漢口光復，革命軍推李亞東為漢陽知府，詹大悲為漢口軍政分府主任，何海鳴副之。

先是八月十八日武昌革命機關破獲後，黨人王憲章逃至漢口，與駐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四十二標第一營黨代表邱文彬、胡玉珍等計劃，若不即時發動，明日恐一網打盡，乃欲乘機起事；旋因交通斷絕未能實現。及二十日晨武昌光復，邱文彬等進行益力。午後與駐兵工廠同志議妥，由文彬至龍燈堤營部與同志約定，二十一日晨二時發動。屆時一面派人通知漢口駐軍四十二標第二營，一面由文彬領導放槍，至兵工廠奪取子彈庫，運礮至龜山巔，轟擊楚豫艦，於是漢陽光復，清吏逃匿一空，乃派張大鵬至漢陽監獄迎黨人李亞東出，推為漢陽知府。(註一)

第二十一混成協四十二標第二營駐漢口居仁門附近，黨人趙承武等早與邱文彬等有連絡，及漢陽光復，二十一日晨，文彬派曾漢臣等率隊向居仁門外放空槍，承武乃集合同志隊官林翼支、吳勝元等，乘機響應。管帶陳麟鍾聞警逃避，漢口光復。由溫楚珩往夏口監獄迎詹大悲、何海鳴出獄，組織軍政分府。

是日上午十一時許，一、二兩營各派代表集議於兵工廠，公推宋錫全為統制，駐守漢陽。林翼支為協統，駐守漢口。王憲章、黃振中、王殿一、黃柱國為標統，邱文彬、梁炎昌為正副參謀長。佈置既定，秩序亦次第恢復。(註二)

晨六時，武昌電線已恢復，革命軍用黎元洪名義通電全國，告以武昌光復，請即同時響應。並電上海，促居正、黃興、宋教仁等來鄂，並請轉電孫先生文從速回國，主持大計。

附錄：

一、佈告全國電

粵維我祖軒轅，肇開疆土，奄有中夏，經歷代聖哲賢豪之締造，成茲文明古國，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山河，所被服之禮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頸血之所遺留。故親城邑宮室，則思古人開土殖民之惠；親干戈戎馬，則思古人保種敵愾之勤；親典章法制，則思古人貽謀教誡之殷。駿譽華聲，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傳之子，祖衍之孫，斷不容他族干其職姓。何物滿奴，敢亂天紀，挽弓介馬，竟履神桌。夫滿奴者非他，黑水之舊部，女真之遺孽，犬種獸性，罔通人理，始則寇邊抄擄，盜我財物；繼則羨我膏腴，耽我文繡，利我國土，遂窺神器。惟野蠻之不能統文明，戎狄之不能統華夏，少數之不能統多數；故人關之初，極肆凶威，以爲恐嚇之計。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殺，靡有孑遺。若揚州，若江陰，若嘉定，屠戮之慘，紀載可稽。又復變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傳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乃其焚毀書籍，改竄典冊，興文字獄，羅致無辜，職詞妖言，尊曰聖諭；戴仇養賊，謬曰正經。務使人人數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於人心風俗，不但誅殺已也。嗚呼同胞！誰無心知？即不能憶父老之遺聞，且請觀夫各省駐防之誰屬，重要職權之誰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好淫苛忍之術，言之已不勝言，至今日則發之愈遲，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陸交通，外侮日急，亦有家室，誰不圖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開智識則爲破其法律，尙武技則爲擾其治安；於是百術欺愚，一意壓制，假立憲之美名，行中央集權之勢；借舉行新政之虛說，以爲搜括聚斂之端，而乃日修園陵、治宮寢、賽娶佞、賞民賊，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饑民遍野，呼籲弗靈，哀鴻嗷嗷，是誰奪其生產而置之死地？又口矜其「寧送友邦弗與華族」之謬見，今日獻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賣礦，明日賣路。吾民或爭持，則曰干預政權，曰格殺無論，甚且舉吾民自辦之路，自集之款，一網而歸之官。嗚呼！誰無生命？誰無財產？而日託諸危疑之地，其誰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則奚用此政府爲？況乃淫德醜類，有玷華聲者耶？本政府用是首舉義旗，萬衆一心，天人同憤，白魔所指，瓦裂山頽，深望十八行省父老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永久建立共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

政體，與世界列強並峙於太平洋之上，而共享萬國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漢京而已。將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爲我同胞之所必憐而救之者。嗚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想我神明貴族，不乏英傑挺生之士，曷勿執竿起義，共建洪勳。期於直抵黃龍，敍勳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世之榮光矣！我十八行省父老兄弟共其勉之。（註三）

一一、電告漢族同胞之爲滿洲將士者

天運辛亥年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奉軍政府命，布告於我國民之爲滿清政府逼迫，以爲其軍之將校及兵士者：我輩皆中國人也，今則一爲中華民國軍之將士，一爲滿洲政府之將士，論情誼則爲兄弟，論地位則爲仇讐，論心事則同是受滿洲政府之壓制，特是一則奮激而起，一則隱忍未發。是我輩雖立於反對地位，然情誼俱在，心事又未嘗不合也。然則今日以後，或斷兄弟之情誼，而變爲仇讐，或離仇讐之地位，而復爲兄弟，亦惟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已自擇之。而自國民軍起，移檄天下，國民主義，炳如日月。凡爲國民，無不激昂慷慨，敵愾同仇。誠以國民軍者，以國民組織而成，發表國民之心理，肩荷國民之責任，以主義集合，非以私人號召，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非其本欲，特爲滿洲所迫，不得已而爲之。此時滿洲政府，方又出其以漢人殺漢人之手段，驅之與國民軍爲敵。願我國民深思之，本中國人而當滿清兵，以殺同胞爲職，撫心自問，寧能不愧乎！我國民勿謂爲滿洲盡力，乃所以報國也。中國亡於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倘反爲滿洲盡力，是甘爲仇讐而與祖國爲敵也。其身分爲奴隸，其用心爲梟獍，豈有人心者所忍爲乎？我國民父勿謂既食滿清之祿，當忠於所事也。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及爲滿洲所奪，收中國人之財賦，以買中國人之死力。中國効力滿洲而食其祿者，譬如家財既爲強盜所奪，復爲強盜服役以求得傭值，境遇既慘，行爲又賤矣。是故我國民爲清政府將士者，須以大義自持，知託身滿洲政府之下，乃由一時之束縛，當懷脫離獨立之志。際此國民軍大起之日，正宜倒戈以向滿洲，而與我國民軍合爲一體，方不失國民之本分也。彼滿洲以五百萬民族，陵制我四萬萬漢人，而能安坐至二百六十餘年者，豈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國人不知大義爲之効力，自殘同種，彼滿人得以

肆志耳。試觀滿洲入關以來，每遇漢人起義，輒用漢人勦平。殺人盈野，流血成河，皆漢人自相屠戮，而於滿人無所損。舉其大者，如嘉慶年間，漢人王三槐等舉義四川，湖南、湖北、陝西諸省相繼響應，滿清政府勢垂危矣。八旗之兵，望風奔潰，禁旅駐防，皆不可用。乃重用綠營，招募兵勇，於是漢人楊遇春、楊芳等爲之効力，屠戮同胞，死者億萬。川、湖、陝諸省，遂復歸於滿洲主權之下。又如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義廣西，東南諸省，指日而定。西北則張樂行等，風馳雲捲，天下已非滿清所有。其督師大臣寶尙阿和春，一敗塗地，事無可爲。及漢人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練湘軍、淮軍，以與太平天國相殺，前後十二年，漢人相屠殆盡，滿人復安坐以有中國。凡此皆百年來事，我父老兄弟想皆熟知者也。漢人不起義則已，苟其起義，必非滿人所能敵，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漢人，同處韃虜政府之下，同爲亡國之民，乃不念國恥，爲人爪牙，自殘骨肉。彼楊、曾、胡、李、左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國既將存而復亡，使其同胞以將自由而復奴隸乎？自經諸役以後，滿人習知以漢人殺漢人爲上策，故近來怵於革命之禍，口謀收天下之兵權。以滿人任統御，以漢人供驅役。一旦有事，則披堅執銳，冒矢石，當前敵，斷頭流血者皆漢人；而策殊勳，受上賞者，則滿人也。我國民之爲滿人將士者，苟一念及身爲中國之人，當知助滿洲殺同胞爲天下所不容，可無待躊躇而斷然決心者。且我國民苟助滿洲，豈止國家之罪人而已，卽爲一身計，亦無所利。蓋滿洲之待漢人，不過視同奴隸，卽爲盡力，亦毫不愛惜。嘉慶年間川湖之役，綠營鄉勇，立功最多。事後八旗受上賞，綠營諸將，僅沾餘唾。至於鄉勇解散之後，窮困無聊，半世當兵，戰功盡爲八旗所冒，口糧復爲上官剋扣。出營之後，工商諸業，久已荒疏，無以謀衣食，窮而爲盜，則被殺戮。於是滿大芳怨望作亂，楊芳、楊遇春念其戰功，誘以甘言，使之降服。而滿洲政府震怒，黜楊芳，使率滿大芳等遠戍伊犁，其後密使人盡殺滿大芳等數百人，無一留者。咸豐同治間，湘軍遍於十八行省，所至努力破敵。敵軍既盡，湘軍解散，尅扣糧餉，饑寒不免，其至豐者，不過給三月口糧，不敷歸家盤費，因此流離者，父母妻子終身不得相見。而他省之人，以其當兵殺人，畏之如蛇蝎，視之若寇仇，見其落魄，反斥爲流氓，窮無所歸，則相聚結會以相依賴。而滿洲政府，惡其結黨，捕拿殺戮，不可數計。是故川湖陝之氣告盡，而鄉勇失所；太平天國既覆，而湘軍無歸。乃知滿洲政府之用漢人也，猶農夫之用牛也，既盡其力，則殺而烹之，無一毫人心相待，此其故何也？蓋以同胞殺同胞

，實爲天下至賤之事，不惟爲萬國所鄙棄，同胞所切齒，卽滿人亦未嘗不輕賤之，以爲漢人相殺，乃其種性若此，宜其甘爲奴隸，萬劫不復。旣存輕賤之心，故對待之手段刻薄如此。卽使身居重鎮，屢立戰功，而偶迂廷旨，綈騎立至。其他將校，受文官呵叱驅使，甚於僕隸。而於兵士所發口糧，尤朝不保夕，而一有戰事，卽責其死敵，直視之如蟲蟻耳。世人見清廷刻薄寡恩，不重軍人，皆知歎恨痛息。豈知歐美日本各國，所以尊重軍人者，以其爲國努力，倚若長城。故軍人之名譽，軍人之身分，皆爲社會所矜式。至於滿人使漢人當兵，非以爲國家之干城，不過專防家賊。故其軍人以擁護國仇爲天職，以誅戮同種爲立功。禽獸之行，宜爲世界所不齒。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若猶有人心，當不待勸告，而決然反戈歸順，惟恐不速也，何用遲徊審顧爲？意者或誤會國民軍之旨，以爲國民軍旣與滿洲政府爲仇，則凡爲滿洲政府之將士者，皆所不容，雖欲反正，而無路可投乎？然同是漢人，地位雖殊，情誼固在。且國民軍當未起義以前，處於滿洲政府之下，與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固無所差別也。嗟呼！宗國之亡久矣，舉我同胞悉隸於滿洲之下，不能互相庇翼，而使寄食於仇讎；又不能速拯之出於水火，斯已大負國民矣，何忍復較量前愆，自相攬貳乎！爲此布告天下，凡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若能顧念大義，幡然來歸，軍政府必推誠相與，視爲一體。其以城鎮鄉村或軍旅反正者，及剪除敵軍心腹將校來歸者，暨以器械糧食來歸者，皆爲國立功之人，當受上賞。其軍至卽降者，亦予優待。此皆賞典恤典略地規則等所一一規定者。其各激發忠義，以滌舊污，以建新猷。若猶有包藏禍心，怙惡不悛，甘爲國民軍之蝨賊者，則是自絕於中國，其罪不赦。方今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磅礴人心，舉國之人，皆知明理仗義，固非若昔日人心否塞之時；軍政府提携義師，肅將天討，期與四百兆人平等以盡國民之責，亦與昔之英雄割據有別。固將使禹域之內，無復漢奸之迹。其滿洲將士有敢奮其螳臂以相抵抗者，必盡剪除，毋俾漏網。特慮其中容有心懷反正而遲疑未決者，亦有身擁兵權，心懷助順，而觀望取巧，思徐覘國民軍之強弱以爲進退者，凡此皆不勝其禍福之見，故就義不勇。今開誠布公，明示是非順逆之辨，其各自擇，毋得徘徊。如律令布。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註四）

三、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

爲弔民伐罪，誓衆出師，昭告於天下曰：嗚呼！皇天不造，降亂中邦，滿清以塞外胡種，濫據神皋，越二百六十有七年。覆我宗社，亂我陵寢，殺戮我父母，臣妾我兄妹。喪昧人道，罔有天日。九萬里宗邦，久淪傷心慘目之境，五百兆臣庶，不共戴天履地之仇。聞及近茲，益逞凶悍，毒屠誅殺，不遺餘力。舉天下之膏血，盡貺四鄰，割神州之要區，歸之萬國。淫凶酷虐，熾於其前，刀鋸鼎鑊，隨於其後。立足無地，偷生何從。罪惡滔天，奇仇不赦。普天同憤，草木皆興問罪之師，動地興悲，魚龍亦感風雲之會。況復黃炎神胄，忍墮獄城，爰舉國民義兵，殲除大盜。擇日出師，當天誓衆，鐃歌初唱，漢幟齊張，河南旣克，兩粵旋恢。義師已據武昌，南軍直來湖上。戈矛十萬，同揮賤虜之頭，子弟八千，共啖胡王之血。山河依舊，先人之廬墓可親，冠帶奚存，九世之仇讎宜復。凡我同志，努力前驅，揮日揚鞭，一蕩中原之腥穢，擒王克敵，重瞻上國之衣冠。驅胡羣於關外，定霸圖於亞洲。內洗三百年滅國之辱，外當六十國逐鹿之衝。義戈所指，天地廓清，民命堪憐，秋毫無犯。須知爲國復仇，並非許民作亂。守萬國公同之約，勿害邦交，值六雄並峙之秋，各盡天職。嗚呼！黃冠草履之民，誰無尊親之血氣，四海九州之內，何非故國之山河。秉爾白矛，報爾先德，重新九鼎，再奠神京。滅此朝食，與諸君同爲黃龍之飲，建茲民國，俾萬邦共覩赤日之光。一念血誠，千秋偉業，傳檄天下，用布皇言。

昔拓跋氏竊號於洛，伐北羣胡，猶不敢陵轢漢族。滿清入關以來，恐吾漢人心存光復也，凡屬要害，悉置駐防，監視我漢人之耳目，使漢人永遠降爲滿清之奴隸而後快。心如蛇蝎，行同虎狼，其罪一。

清廷昔創一條鞭之法，謂以後永不加賦，乃未幾而厘金之制起，雜稅之制興。近更變本加厲，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使吾民死於困圍，葬於溝壑者，蓋不知幾千萬。外竊仁聲，內存饕餮，其罪二。

流寇肆虐，遺黎洩喪，東南一隅，猶自完具。清廷謂漢人「死不盡，滿人不得安」，於是下江南，所過城邑，肆意屠殺。讀「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錄」，凡屬漢人，當無不沈沈淚下也。漢人無罪，盡膏清兵之刃，其罪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

六六〇

前世史書之毀，多由直筆書其虐政，苦在舊朝一無所聞。清廷恐人心思漢，焚毀書籍八千餘通，自明季諸臣奏議外，上及宋末之遺書，靡不焚燒。令漢人忘祖，永習爲奴，其罪四。

世奴之制，普天所無，胡清竊據中國，視漢人如豬羊。漢人小有過失，即發八旗，永與滿人爲奴，有潛逃者，罪及九族。雍乾時，東南名士，如莊廷鑑、戴名世、呂留良、查嗣庭、陸生楠、汪景祺之家族，發往胡城者幾千萬家。背逆人道，苛暴齊民，其罪五。

滿清爲滅絕漢人計，嚴其刑罰，苛其條例，吾民一觸其網羅，則有死無生。歷觀數年來尋常私罪，多不覆按，府電朝下，囚人夕誅，好惡因於郡縣，生殺成於墨吏，私刑毒殺，暗無天日，刑部不知，按察不問。遂令刑章罔撓，呼天無所，其罪六。

犬羊之性，父子無別，胡酋以盜嫂爲美談，以淫妹爲法制，其他淫烝，史不絕書。使華夏清嚴之地，一變而爲狐狸之鄉。遺臭中原，傳笑萬國，其罪七。

垂狗尾以爲飾，穿馬蹄以爲服，衣冠禽獸，其滿清之謂。入關之初，強漢族蓄尾，不從死者遍天下，至今受其束縛，貽九洲萬國羞，使吾衣冠禮樂，夷爲牛馬，其罪八。（註五）

四、致滿清政府電

滿政府諸執事公鑒：邇來軍務倥傯，未遑肅啓候祉。臨風懷想，惶愧莫名。特諸執事視明聽聰，諒必洞悉本都督起義之苦衷，不我峻責也。夫兵凶戰危，古訓昭昭，本都督才雖不敏，曷嘗罔知，然所以如此披甲厲兵，枕戈飲血者，非好爲首先發難，徒負光復漢家之虛譽，實以祖仇所在，人心所趨，事勢有不得不然耳。夫中原之土地，皆我漢族祖宗暴露露斬荆棘以有此神州大陸也；中原之人民，皆我黃帝之苗裔萬世一系之血統也；中原之政教禮俗、衣冠文物制度，皆我聖哲賢豪之腦力之心血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歷代相承，未之或易。雖中間蒙古以夷猾夏，不百年而朱明即起而攘復之。降及末葉，閹賊篡竊，僞朝假應援之美名，標討賊之大義，破走閹賊，遂據燕都。於是衣冠文物之邦，淪於胡虜，幸夏神明之胃，陷於腥羶矣。本都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椎心泣血也。

及觀多爾袞與史可法一書，猶云：「我朝撫有燕京，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噫！斯言也，將誰欺？欺天乎！譬之一室之內，有家賊盜竊，主人不能箝制之，同里之人起而援助，未始非爲義勇。及入其室，家賊甫除，旋乘其隙而驅逐其主人，盤據其家室，攘奪其財產，其爲害也較家賊有什百千萬者，而猶曰我得之於盜賊，非取之於汝家，有是說乎？僞朝之盜竊中原，得毋類是也耶？嗚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死無二。我漢族痛念祖國淪亡，欲光復舊物。無奈天不祚漢，卒致許多忠臣烈士，流涕頓足，一死以報國。若文天祥、史可法、黃道周輩，不亦大可哀乎。他若顧亭林、黃梨洲、王夫之三先生，皆以明末大儒，懷復仇之大義，轉徙流離，一不得遂，卒竄於窮山荒谷間，著書立說，以終其生，蓋亦足悲矣。夫「春秋」一書，內中國而外夷狄，所以嚴夷夏之防也。僞朝以夷亂華，盜竊神器，縱能一視同仁，勿分畛域，而我炎黃帝胄，尙欲復仇雪恥，殄彼胡虜。況乃假襲其政教，更易其衣冠，變亂其禮俗、文物、制度，各省要隘，遍設駐防，文字與獄，株連無罪。其任官也，內而閹部，滿奴十居八九，外而督撫，漢族十僅二三。其收賦也，漢族抽捐納糧，取盡錙銖，滿奴坐食公餉，用如泥沙。其定制也，滿漢顯分畛域，無通婚之典。其頒律也，滿殺漢族，罰金二十四兩，漢傷滿奴，賠抵殃及妻孥。諸如此類之不平等，屈指而計，不可勝數。此仁人志士所以益憤慨而不平者也。猶幸洪楊起義，志在恢復，東南半壁，無復賊有，漢家山河，將復我舊。詎料曾左李駱諸巨奸，不辨救民愛國之義，誤解食毛踐土之言，羣爲僞朝効走狗，競先驅，出死力以戰勝疆場，自殘種族，大江南北，蹂躪何堪設想，湘楚軍弁，死亡不勝枚計。血流漂杵，肝腦塗地，戕同胞以媚異族，久爲天下譏訕。此凡有血氣之倫，每一念及，莫不髮指眦盡，引爲深恨者也。厥後胡后垂簾，穢亂宮禁，突助專權，鬻賣爵位。英明賢哲之士，黨錮海外，卑污惡劣之徒，彈冠朝中。猶復標榜維新，大肆搜刮，斂民膏而侈修宮苑，借外債而抵賣路礦。虐政密如蛛網，生民墜於塗炭，人神同嫉，天地不容。以致水旱迭臻，慧星示警，禍亂無已，盜賊縱橫，天人之向背，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是故慷慨激昂之士，仰觀天象，俯察人事，咸欲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恥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於衽席。吳樾、徐錫麟、史堅如、溫生才、汪兆銘之暗殺尙已。廣州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同胞志士，爰舉義旗，轟擊奴署，事雖未成，其精忠義氣，震撼乎天地，昭耀乎日月。未幾川人反對路歸國有，乃愛國之愚衷。諸執事茫焉不察，一則曰格殺勿論，再則曰民氣囂張。其尤奇者，昏

民國紀元前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六六二

庸貪狼之瑞激，竟聲言鄂軍悉不足恃，勒繳槍彈，轉給旗兵，晝夜防禁，如臨大敵。本無事也，而彼故爲驚張以震駭耳目，人心爲之大憤。加以網羅無辜，立予極刑。我同胞素懷光復之志，值此殘惡不仁之秋，振臂一呼，彈如雨注，義旗以立，而滿奴以竄，而漢奸渠魁以潛逃，時八月十九日事也。此固我漢族之義勇奮發有以致之，要亦見僞朝命運之已盡也。當此之時，天地爲之開顏，山河爲之含笑，野叟老嫗，庸人孺子，爲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天心與人事相倚伏，人事與天心相感召，天與人歸，千載一時，我祖若宗含垢忍辱，屢欲報復之而不遂者，今乃始得見之矣。本都督既承同胞推舉，不能不和衷體國，以堅同仇之志，伸討賊之義，顛覆惡劣政府，建立共和國家。上爲祖宗雪恥，下爲生民請命。各省檄文未傳，而羣率響應，列強通告甫至，即默認戰團。我軍士氣憤風雲，勇撼山岳，天塹不難飛渡，投鞭足以斷流。驅逐小醜，人自爲戰，逐北軍前，所向無敵。現在軍氣奮勇，竭力備戰，迭請北渡黃河，直搗燕京。本都督默念僞朝，亦屬人類，豈忍大加誅戮。無奈衆軍士深恨胡虜，非我族類，勢必殄滅無遺。且已竊據中原，幾三百年，坐享福祿已十一世，諸執事倘篤念種族，厚愛逆豎，宜勸令割號歸藩，稱臣納幣。則滿洲之老巢猶存，附庸之保護仍舊，諸執事庶可免滅族之慘，本都督亦不居屠殺之名。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棧豆，汽笛一聲，大軍瞬即雲集，天戈所指，醜族必無噍類，勝負之數，無待著龜，惟諸執事實利圖之。諸執事服政有年，主持至計，必能深維利害，寧忍隨俗浮沉，去就從違，應早審定，種族存亡，在此一舉。本都督誓師立志，有進無退，衆軍士破釜沉舟，前仆後繼。願諸執事急以保種爲心，毋貪個人富貴之利，而重種族絕滅之禍，本都督有厚望焉！雲天寬闊，延企爲勞，書不宣意。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註六）

五、布告海內人士電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今元洪用十八年之心力，爲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姊妹報二百六十年之仇，雪二百六十年之恥。想我同胞憶昔我祖宗被其淫殺，遭其苛虐，盜我財物，啜我心血，種種被害之情形，能勿切齒。想我漢人，在漢唐時代，若何榮譽，奈何爲奴二百六十年。奇哉！奇哉！豈吾漢人都不復有羞恥之天良耶！雖然，元洪起事之日，觀民心之樂從，兵心之附合，可見當時之甘心爲牛馬者，亦出於不得已

耳。英雄！英雄！此時不挺身而起，尙待何日？念元洪一片之苦心，我漢人四萬萬之生命，死活在此一舉，成則與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再享萬萬世之福，否則墮於地獄中永無超生之日矣。英雄！英雄！迅速奮興，萬不可失此機會也。雖然，還有吾半反對之當道的英雄，諒爲富貴利祿所牽累，有騎虎難下之勢。黎元洪畫虎不成反類狗耳，此則大謬之見也。蓋元洪今日之舉，是合十八行省諸英雄倡此義舉，與同胞復仇。天下先得我心之同者，非止鄂省一處也。十餘年臥薪嘗膽，今日始舉，豈可等於草莽寇盜輩，徒逞一己之私同日而語哉。嗚呼！吾海內諸英雄，其速起哉！何尙戀戀不捨，或且殉滿人之節乎？元洪今日所痛告者，念諸英雄皆懷經世之才，此時正可同扶漢族以救同胞，何尙觀望如此？若慮元洪之無成，財命之難保，此則非識時務者耳。吾海內諸英雄，其勿以吾言爲河漢！（註七）

按：以上文電由吳兆麟、胡瑞霖等所代擬，其精神係採自同盟會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四月所編訂之「革命方略」。其中「佈告全國電」即「革命方略」中之「軍政府宣言」及「安民佈告」，「電告漢族同胞之爲滿洲將士者」即「革命方略」中之「招降清朝兵勇條件」及「招降滿洲將士佈告」，「佈告海內人士電」即「革命方略」中「軍政府與各地民軍之關係」。（註八）

中華民國軍政府照會漢口各國領事，宣佈對外新方針，要求各國嚴守中立。

軍政府派胡瑛、夏維松至漢口，以軍政府名義，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示革命黨並無絲毫排外性質。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督爲照會事：我軍政府自廣州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無土地故耳。人既取得四川所屬之土地，國家之三要素於是乎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清之無狀，復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圖討賊，推倒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致誤會。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條約，皆繼續有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

六六四

二、賠款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三、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四、所有各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五、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供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六、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七、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須知照者。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註九）

按：此照會乃採自同盟會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所編定「革命方略」中之「對外宣言」，僅略增其前言而已。宣言特別指出黨人「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潰敗後，乃轉而西向，遂得志於四川。」由是益見廣州之役與四川保路風潮爲武昌首義之前奏，其互爲因果之關係更以顯明矣。復恐各國誤解我國革命爲義和團事件之重演，故列舉保護外人各款，以示無排外之性質，此後各國宣佈採取中立態度，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皆緣於此。武昌起義各國所採態度實爲當時革命成敗之重大關鍵。

午後六時，軍政府改組，推定參謀、軍務、政務、外交各部正副部長。

參謀部正部長 張景良

副部長 楊開甲

吳兆麟（出爲第一協協統，副部長名義仍保留，以楊璽章代之。）

軍務部正部長 孫武（八月十九日炸傷後，尚在漢口長清里劉慶卿家醫治，由張振武代。）

副部長 蔣翊武（十九日被捕逃脫後，亡走京山未返。）

張振武（兼代部長）

蔡紹忠（負責辦事）

政務部正部長 湯化龍（不到）

副部長 張知本

外交部正部長 胡瑛

副部長 王正廷（尙在上海，由胡瑛派梁炳農至滬邀正廷。）

並議定暫編現有革命軍爲四協，每協成立後，各招補充兵一團。推定四協統人選如下：

步隊第一協統 吳兆麟

步隊第二協統 杜錫鈞（杜旋任軍令部長，以何錫藩繼任。）

步隊第三協統 陳炳榮

步隊第四協統 張廷輔（註十）

革命軍起義後，軍紀嚴肅，市面秩序井然，人心安定。吳兆麟、李作棟、蔡濟民、徐達明四人，同往藩庫、銅幣局、官錢局，點驗儲款數目，藩庫存銀一百二十餘萬兩。銅幣局存現洋七十萬元，銀八十萬兩，銅元四十萬串。官錢局存銅元二百萬串，官票八百萬張，未蓋印官票二千萬張，洋元票二百四十萬張，庫銀二十萬兩，現洋三十萬元，總計達四千萬元。而軍政府議定將領及各部一切辦事人員，每人每月僅支夫馬費二十元，士兵十元，弁目十二元，以符合服務人民之義務。（註一一）

革命黨人劉英、劉鐵，起義於湖北京山，劉英號為鄂軍副都督。

胡祖舜記其事曰：

「軍政府成立後，湖北境內首先響應者，則爲京山之劉英。英號曉述，饒有家產，曾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爲會員，亦革命急進派之一人，並爲共進會會員，與孫武、劉公等先後回國，即擔任襄河一帶革命運動。在秘密時代，英曾被推爲副都督，英與其弟劉鐵，在京山故里，密謀已久，至此，在豐樂河揭舉義幟，號召京、潛、天、沔一帶所部數千人，響應武昌，進據天門，號爲鄂軍副都督。時楊玉如因漢口寶善里機關破壞，急走京山，故英之舉兵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

宣言，玉如亦得列名。」（註一二）

同盟會員陳其美在杭州召集會議，謀響應武漢革命軍。

褚輔成記其事曰：

「八月二十一日，陳其美親自來杭，謂武漢已有密電到滬，促各省響應。次日約集顧乃斌、褚輔成、呂公望、朱瑞、黃之秀、吳思豫、俞煒、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雲庵意周和尚處密議。當時軍界同志，分急進緩進兩派，意見未能一致，遂決定分頭著手準備，七日後再議具體辦法。」（註一三）

清四川總督趙爾豐致電內閣請代奏，四川大勢已成燎原，請速派兵增援。

趙爾豐電奏曰：

「一月以來四川州縣失守已十餘處，西南徧地皆同志軍，由新津至打箭鑪，文報月餘不通。不惟已亂地方剿不勝剿，即川東北表面雖尚安靜，而同志軍到處設立團體，製械刊佈傳單，聽其自由，地方官坐擁虛名，隨時隨地皆可失守。以現在主客各軍兵力，實難即時戡定。倘增援稍遲，恐一月之後，川人據險，更難進兵，雖欲顧川而不可得。」（註一四）

清廷革湖廣總督瑞澂職，仍令帶罪圖功。命陸軍大臣蔭昌速督陸軍兩鎮赴鄂剿辦。另飭薩鎮冰統率海軍，程允和統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

原諒略曰：

「此次兵匪勾通，蓄謀已久，乃瑞澂毫無防範，豫爲布置，竟至禍機猝發，省城失陷，實屬辜恩溺職，罪無可逭。湖廣總督瑞澂著即行革職，帶罪圖功，仍著暫署湖廣總督，以觀後效，即責成該署督迅即將省城剋期克復，毋稍延緩。儻日久無功，定將該署督從重治罪。並著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陸續開拔，赴鄂剿辦，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陸軍大臣蔭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並著瑞澂會同妥速籌辦，務須及早撲滅，毋令匪勢蔓延。」（註一五）

孫先生文在美國哥羅拉多州(Colorado)典華城(Denver)得知武昌起義消息後，以革命之成敗不僅繫於軍事，尤在於外交運用之得失，故決定由美赴英，作外交之努力與奮鬥。

孫先生昨晚抵典華城後，以車行勞頓，本日睡至午前十一時始起牀，至膳堂用飯，道經迴廊報鋪，購報入膳堂閱看，始得悉革命軍光復武昌。孫先生記其事曰：

「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黨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間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尙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感。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尙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實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爲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爲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

（註一六）

註 一：邱文彬「辛亥陽夏起義史略」，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〇四至五〇八）。

註 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一三至一一四。

註 三：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四十六至四十八，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六八至二六九。

註 四：同註三，頁五四至六十。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六六八

註五：同註三，頁六十至六十三。

註六：同註三，頁六十三至六十七。

註七：同註三，頁四十八至四十九。

註八：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四十三至六十八，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商務印書館版。

註九：同註三，頁六十七至六十八；「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七一至二七二。

註十：「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一七三至一七四。

註十一：同註三，頁七三至七四。

註十二：胡祖舜「六十談往」第一輯。

註十三：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一一七。

註十四：「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註十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二十五。

註一六：「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 漢口各國領事團會議，接受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el Reau)建議，決定對革命政府不加干涉。

漢口英國領事葛福，接受瑞澂要求，欲助清軍，但因辛丑和約規定，一國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必須事先知會其他列強，乃於本日約請領事團會議(按：漢口舊有英、俄、法、德、日五國租界，各派有駐漢領事。)欲得多數贊同，即開砲攻擊革命軍，以法國領事羅氏，俄國領事敖康夫(Ostrovkhov)反對，不獲實現，各國乃採取中立態度，是為辛亥革命成功之一主要原因。孫先生文記其事曰：

「瑞澂開砲，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砲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



昌之起事第一口，則揭鑣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立言孫逸先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匪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佈中立之佈告。」（註一）

附錄：

一、李書華撰「法國羅氏的原姓名及其經歷」

羅氏原姓名爲 *Ulysse Raphael Réau*，生於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學碩士（*licence en droit*），巴黎東方語言學校畢業；一八九四年十月九日任駐曼谷學生譯員；一八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升任二等譯員；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任香港辦事處經理人（*secrétaire*）；一九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任上海譯員（未就職）；一九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九日，又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〇三年十月十四日，任駐香港法領館經理人；一九〇二年九月十八日任駐海口（瓊州）副領事；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日任二等副領事；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二日任駐河口副領事；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任蒙自法領館經理人；一九一〇年十月一日代理漢口法領館館務；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任漢口法國二等領事；一九一三年八月八日法國政府授以「*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勳章。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充頭等領事；一九一六年六月一日任駐香港領事；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任駐上海總領事館經理人；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升任駐上海總領事；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二日改任駐日內瓦總領事；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升二等公使，任駐曼谷特命全權公使，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卒於曼谷任所，享年五十六歲。」（註二）

二、黃季陸撰「辛亥武昌起義時期之外交決策與政略號召」

辛亥八月十九武昌起義之役，是國父孫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自甲午（一八九四）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到乙巳（一九〇五）匯集全國的精英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於日本東京，經過無數次的失敗，無數先烈、志士、仁人的流血，犧牲和奮鬥，而爆發的一次波瀾壯闊，卒底於成的大革命。由於武昌首義，各省紛紛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六七〇

響應，距是年農曆八月十九到十一月十三，爲時不及三個月，第一個亞洲民主共和國正式誕生。自新曆元年元月一日，奠都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到新曆二月十二日，爲時八十二日，清廷宣佈退位，擁護共和。二百六十餘年之滿清帝制統治，於以結束，中國數千年來之專制政體，由此告終。這一偉大的革命和開國的光輝史蹟，其成功之速，實爲中外歷史所罕有。自開國至今，民國所遭遇的險阻艱難和成敗起伏，其經過雖險惡萬端，而在此開國六十年歷史中，我們却發現一項歷久不磨的歷史定律，即凡背叛民國與違反國民之利益者，勿論其爲新舊軍閥與叛徒，勿論其爲封建的殘餘與新興的暴力集團，未有不爲此一開國的革命光輝所覆滅的。過去如此將來亦可預卜。

國史館與執政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同人，爲整理史料，編輯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以紀念此一偉大壯闊的開國六十年紀念，我們發見了幾項有關辛亥武昌起義時期的外交政略的重要史料，由這些史料的發現，使我們面對當前險惡的國際局勢與今後光復大陸的工作，獲得不少的啓示和指針。

辛亥革命成功之速：一是由外交的決策。一是由於政治號召與各項措施之正確。這些外交決策與政治措施之制訂，則早在乙巳，一九〇五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後，即已詳爲規劃，統名之曰「中國革命同盟會革命方略」。其制定之時間，遠在武昌起義爆發前七年，武昌起義與其後之各省紛紛響應，無不以此預先制訂之革命方略爲依歸，故能於很短期內，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乃一事前有組織，有計劃之進行，而並非出於意外或偶然之爆發事件。

現在先就外交之決策而言：

武昌起義發動於辛亥年舊曆八月十九日，二十日革命軍佔領了武昌城，軍政府鄂軍督府即於當日成立。次日，舊曆八月二十一日，新曆十月十日，都督黎元洪對駐漢各國領事發出了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外交照會。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爲照會事，我軍政府，自廣東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無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所屬之土地，國家之三要素，於是乎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奴之無狀，復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圖討滿，推倒滿清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民軍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

致誤會：

-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造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 一、賠款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 一、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爭用之物品者，搜獲一律沒收。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廿一日，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各國領事接此照會後，即以電告本國駐北京公使，奉令，除保護租界利益及僑民生命財產，必不得已之事可與間接商辦外，不得與革命軍政府公文往來，嗣因民軍佔有武漢重鎮，舉動文明，對於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保護周至，各國領事認爲滿意，於是電告駐京各公使，適值廿五日民軍在漢口作戰勝利，是夜各國領事特開會議討論，廿六日午前十時，各國領事公派英人盤恩持公函送至武昌軍政府，面晤黎都督，說明：「各國甚歡迎中國民軍之勇武文明，在武漢之外僑，又承軍政府之保護，極爲感激，故特承認民軍爲交戰團，各國嚴守中立」云云，黎都督答云：「此次武昌首義，對於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但湖北軍隊之革命，亦屬出於萬不得已，庚子之役，滿清政府太無知識，很對各國不起，近來對於國內人民，甚爲猜忌，今年又派瑞澂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力謀自立，故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嚴守中立，甚爲感激，請閣下回漢口代爲致謝」云云，盤恩去後，軍政府即備文五份，派胡瑛、夏維崧等送至漢口，交各國領事。於是各國領事會銜，於次日（舊曆八月廿七日），駐漢、英、俄、法、德、日各領事發出嚴守中立的佈告：

「爲佈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軍，互起戰爭，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六七二

，該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本領事等自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友誼上應盡之天職，為此剴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等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

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同日，黎都督照會漢口各國領事。

「爲照會事，頃准貴國各領事佈告嚴守中立，一遵照國際公法辦理，具見貴領事深明法理，篤愛邦交，本軍政府不勝感戴，本軍政府起義之由，全係民族奮興，改革立憲假面，建立中華共和國，維持世界和平，凡有限制本軍政府之意思，不能獨立自由者，本軍政府縱用如何損害之手段，亦是我民族應有之權利，貴各領事既經嚴守中立，本軍政府必力盡義務，以表敬愛友邦之微忱，除另派專員致謝外，相應備文照會，爲此照會貴領事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綜觀上述自辛亥八月二十一日黎都督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起，至同月二十七日駐漢口各領事佈告嚴守中立止，爲時未超過一週，而革命政府在外交上卻收到了極其成功的效果。乍一看來，黎都督這一外交措施的肇端，似乎是因應當時的環境，而發之於偶然。但我們仔細追尋起來，才知道這一作爲革命軍政府外交肇端的照會，其所舉七項外交方針乃全部出於七年前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所制定的對外宣言。

茲錄該對外宣言原文如下以資參證：

「中華民國軍奉命驅除異族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福祉，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

- 一、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 二、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
-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

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占領之城內人民財產。

五、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

七、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為戰爭之物品，一概搜獲沒收。

此一對外宣言原載於民國成立之前七年草訂的同盟會革命方略中，鄂軍都督府的外交照會的前文，亦鄭重指明廣州黃花岡之役與四川保路運動為武昌起義之前奏。廣州黃花岡之役，在革命史上的重要性，固已為人所熟知，而四川保路運動在革命歷程上的重要，卻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而為人所忽略，我們讀了此一外交照會中所述：「……我軍政府，自廣州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為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無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所屬之土地，國民之三要素，於是乎備矣。」這一段話不獨使此一外交照會具有堅實的力量，同時更確定了四川保路運動在革命歷程上應有的重要地位。因知辛亥武昌起義為各種努力因素所匯集而成，乃一有嚴密組織與周詳計劃的革命行動，既非僥倖成功，更不是偶然爆發的。

外交的決策為當時革命成敗之重大關鍵，鄂軍都督府致漢口各領事照會對外方針之宣佈，促使各國進一步了解中國革命，而宣佈中立。這給了初創之軍政府得以穩定發展而獲成功之機會，言其重要，約有下列諸點：

一、武昌起義之日，距一九〇〇年庚子義和團事件，僅僅十一年，這次事件造成八國聯軍進佔北京，中國之能倖免於瓜分，誠屬萬幸。至此以後，民族自信心日趨喪失，每週外交問題發生無不談虎色變。因此在革命初起的時候，最應顧慮者，厥為外國的干涉，若誤解我國革命為義和團事變的重演，造成國內外對革命之恐怖，其禍害是可想而知的。

二、召致列強干涉，迫使其陰助滿清以對付革命，必為革命軍最大之不利，則可斷言。

三、若因各國之干涉，則各省響應難期，已獨立各省則陷於孤立，未起義省區，則必徬徨觀望，裹足不前，則成功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六七四

決不會如是之速。

關於辛亥武昌起義時，各國領事採取中立態度之經過，國父在孫文學說有志竟成一章中曾云：「……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爲甚，故瑞澂（清湖廣總督）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砲轟擊。……武漢發難瑞澂聞砲，立逃漢口，請某國領事如約開砲攻擊。各國領事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砲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余舊交，深悉革命內容，對武昌起義之第一日，則揭發吾名，稱奉余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之革命黨，乃以改革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書宣布中立之佈告。」從國父這一段自述，始知當時領事團之採取中立，承認民軍爲交戰團體，亦曾經爭論而爲決定。若非黎都督之外交照會適時發出，則列強之態度若何，殊難逆料。

當時之法國領事羅氏其人，若干年來均不詳其根底。最近讀李書華先生所撰：「法國羅氏的原始姓名及其經歷」一文，始知羅氏原姓名爲 *Thyaget Raphael Reau*，生於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七日，法學碩士，巴黎東方語言學校畢業，一八九四年十月任曼谷學生譯員，一八九八年四月升任二等譯員，一八九九年五月升任頭等譯員，一九〇一年二月任香港辦事處經理人，一九〇一年八月任上海譯員（未就職），一九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九日，又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〇三年十月十四日，任駐香港法領館經理人，一九〇二年九月十八日任駐海口（瓊州）副領事一九〇五年七月任駐河口副領事……一九一一年二月任漢口法國二等領事。羅氏深知國父所倡革命之性質，或在其任香港法領館經理人及河口副領事之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間。由於此一時期國父正鼓吹革命於海外，或即爲國父與羅氏訂交之時。由於國父與羅氏兩人間此一段友情的關係，於當時各國駐漢領事團，對民軍採取中立態度，承認爲交戰團體，自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其大有助於起義後革命形勢之發展，自不待言。

就政略的號召與政治的措施而言：

辛亥武昌起義成功，除了外交的決策敏捷而正確之外，另一重大原因則爲：各省在極短促的時期中紛紛響

應，宣佈獨立，脫離滿清的統治。這一形勢的造成，並非單純地出於各省革命力量的抬頭，而更主要的是由於革命黨在政略上的號召有以致之，這一政略上的號召即爲中國同盟會在此七年前所制訂的革命方略。在革命方略中，最重要的是軍政府的宣言，其中揭示四綱三序以號召天下，所謂四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大綱要，所謂三序是：「軍事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以爲實施之程序。

同盟會革命方略中還制定了另一重要規劃「軍政府與各處民軍間之關係條件」七款，實爲號召天下英雄奮起，各省紛紛響應，促成滿清崩潰之另一重大原因。茲錄其原文如後：

一、各處國民軍，每軍立一都督，以起義之首領任之。

二、軍都督有全權掌理軍務，便宜行事。

三、關於重大之外交，軍都督當受命軍政府。

四、關於國體之制定，軍都督當受命軍政府。

五、國旗、軍政府宣言，安民告示，對外宣言，軍都督當依軍政府所定，不得變更。

六、略地、因糧等規則，軍都督當依軍政府所定，惟參酌機宜，得變通辦理。

七、以上各條，爲軍政府與軍都督未交通前之關係條件。其既交通之後，另設規則以處理之。

這一關係條件的訂立，指明在能驅除滿清勢力之地區，均可組織區之軍政府，以增厚實力，安定地方，起義的首領均可被推爲國民軍的軍都督，使四方的英雄豪傑之士受到極大的鼓勵。發生了有如後來總統所說「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號召和效果。此外在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尚包括了軍隊之編制；將官之等級；軍餉；戰士恤賞；軍律；招軍章程；對外宣言；略地規則；因糧規則；招降滿清將士布告；掃除滿清租稅釐金布告等項。

例如：在因糧規則中，特別註明，各軍得發行軍事用票之數，以供於作按（基金）之數爲限。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按，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需可裕。所以發行之數，限於二十萬元者，因只有十萬元作按，如發票超過二十萬元以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價值跌，成爲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後將可以發行無按之二十萬元票，失其用而至於坐弊也。並規定俟將來軍政府

與該軍會合時，由軍政府調查該局發行票數未超過作按之銀一倍者，軍政府下令將發行之票，對換收回。並規定凡軍中捐輸，該捐主必須將軍事用票繳交因糧局，不得以現銀繳交。並詳加說明云：軍事用票欲其流通市面，必須設此法，例如捐主捐十萬元，繳納時必須軍事用票，則不得不將現銀兌換軍事用票，始能繳交，是則軍事用票有不能不流通之勢，否則發行局自發行，人民自不使用，軍事用票失其效力矣。

這一不濫發軍事用票並重視軍事用票，不僅使起義地區有了財源，而且保障了軍事地區國民的利益，以見信於民。又使軍事用票易於流通，受人重視。

又如在安民布告中宣示：「軍政府願與國民同心協力，始終不變……對於國民決不侵害，我國民不必猜疑驚恐，爲士者照常求學，爲農者照常耕種，爲工者照常作工，爲商者照常買賣，老幼男女照常安居樂業……」爲此布告我親愛之同胞知。」

從上述例子來看，無一不以愛民、利民爲指歸，向之被滿清政府視爲奴才的國民，今得以回復其主人的地位。國民軍政府在政略上的擘劃之周，思慮之密，着眼之遠大，從這些政略中不難窺知。而這些政略，並非空懸紙上，凡革命軍所到之地，立付實行。

辛亥武昌起義成功後的各項施爲，大體均一一遵依之，國父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後，其對外宣言，亦悉依據於同盟會革命方略之所訂，故辛亥武昌起義，能於一夜之間使天地變色，推翻滿清二百六十餘年的專制，乃事所必至，理有固然。歷史事件是有其必然性的，雖則在必然中縱或有若干有利與不利的偶然事件發生，但偶然只能影響此一歷史事件的加速或延緩，而不是決定此一歷史事件的重要因素。

就同盟會革命方略而言，其考慮之精深，擘劃之周詳，周延之廣大，氣魄之宏偉，不僅說明了辛亥武昌起義與民國成立，爲一事前早有精密之規劃與組織之革命行動，並非出於倖倖與偶然；而且使我們追懷景仰革命初期之先烈、先賢，其所表現之睿智與識見，實集一時人才之盛，爲歷史上所罕有。綜觀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成功，得力於在此七年以前，同盟會所規劃之革命方略者不少，民國成立後所遭遇之慘痛失敗，其原因實由於革命方略之未能徹底實行，有以致之。追懷往事，不覺感慨繫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急起直追，似猶未晚！

國父孫先生有言：

「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必先求知，而後乃能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於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由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功夫，則無論其事務之如何精妙，工程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也。」（見孫文學說第六章）

回溯六十年前開國前後一段歷史和中山先生上述遺言，以及同盟會時代制訂之革命方略，使我們深切了解歷史上之重大成功與失敗，必有其原因與結果，而非僥倖或偶然所能造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時正是我們反省，懲前、策後、努力、奮鬥之關鍵時候了。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義，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至元年二月十二清帝退位，南北統一，以迄於今，又一個辛亥年的到來，整整是六十年。在這六十年的開國歷程中，一部中華民國的開國史，可以說是一部屢起屢仆，屢仆又屢起的革命犧牲奮鬥史，又可以說這是一部國民革命沒有打不倒敵人的慘烈而又光輝的歷史，如果說這六十年的開國奮鬥尚有缺憾，而未能成功地建立一鞏固進步的中華民國，致國家於富強、自由與康樂的話，那麼應當是由於在我們敵人既倒之後，未能鞏固政權，從事建設，而給予了反革命與危害民國者，以再起的機會緣故。

國父孫先生曾言：革命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項非常的轉變，沒有破壞，便不能打倒敵人，建立政權實行革命的主義。經過了革命的破壞之後，如果不能根據主義以建設國家，致國家於富強康樂，革命便成為傳統的「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歷史循環，而非革命的真實意義了。所以他說革命是一種非常的破壞，必須有非常的建設以繼之，然後才能實現主義，改善民生，以求國家的長久的進步。因此，國父在革命時期特別着重於兩項重大的規劃以適應革命建國的需要，一是自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年，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便積極從事於革命方略的制訂，推進革命的破壞，以建立革命的政權；一是民國成立後，便制訂建國方略，以積極從事於國家建設的規劃。前者的目的是從破壞以建立政權，後者是革命的政權既經建立之後，便必須積極從事於國家的建設，而後，革命乃能進入到真正的成功。所謂建國方略，一是心理的建設——孫文學說，二是民主的建設——民權初步，三是物質的建設——國際發展中國實業計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六七八

追溯六十年來的開國歷史，我們可以作如下的結論，辛亥革命所以成功之速，是由於實行了革命方略所規定的各項外交與政略的實行，故能推翻二百六十餘年的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以後遭遇的挫折與失敗，則是由於我們未能積極從事於建國方略的實施，有以致之。

歷史是一面最好的鏡子，由這一面鏡子中，我們可以知道一項重大歷史事件的得失成敗，以供我們的借鏡。一部六十年來的中華民國建國史，其經過是艱苦的、慘烈的、壯闊而光輝的，我們如果能够吸取這六十年來的經驗和教訓，作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我們一定能够創造又一辛亥革命的光輝，來完成 國父先烈未竟之志。（註三）

武昌革命軍砲隊向清海軍楚豫、楚材、江清等艦射擊，砲戰兩小時，楚豫、

江清受傷，向下游敗走。（註四）

黎元洪以漢陽、漢口相繼光復，人心振奮，大事可為，表示贊成革命。

先是八月二十日黎元洪被擁為都督時，內心實不同意，故不發一言，不畫一策，是夜悔恨交併，曾舉手槍欲自戕，為其馬弁抱持，奪其武器始免，時有「泥菩薩」之稱。及見漢陽、漢口光復，人心振奮，而軍械庫藏甚豐，知大事可為，意漸轉變。甘績熙記其事曰：

「二十一日予改充參謀官，在參謀處辦事。是日蔡君濟民、蔣君翊武諸同志，乃勸黎剪去髮辮，黎思索再三始允剪訖，蔡君撫其頭戲曰：『都督好像個羅漢。』黎笑曰：『有點似彌勒佛』云云，至二十二日下午，開軍事會議，黎當眾宣佈曰：『我前天未決心，昨天也未決心，今日上半天還未決心，這時是已決心了，無論如何我總算是軍政府的人了，成敗利鈍，死生以之。』等語，羣鼓掌以歡迎之。」（註五）

湖北黃州光復，公推舊日知會員吳貢三主持地方軍政。

李廉方記其事曰：

「黃州濱江，距省垣較近，未有新軍分防，僅巡防第二路派有少數部隊駐焉。先是日知會案吳貢三（之銓）遞

解原籍黃岡縣獄，迭經地方紳耆保釋，迄未繳准。及武昌首義次日，縣長潘誦捷及縣紳迎之出獄，公推貢三主持地方軍政，時巡防營管帶姚福忠猶持兩端，貢三曉以大義，當即歸順，並派謝琦爲黃岡縣長，而已則馳諭黃州八屬反正。後同案之殷子衡自夏口出獄，不久亦回黃州助其治理，改訂黃州臨時行政章程。貢三出獄後，更名保春，率杜芳等響應，爲軍分府首領。首義後三日（八月二十二日）電達鄂軍政府稱黃州巡防營反正，長江提督程文炳田家鎮新式砲機關收去，軍政府派張濟安、黃楚楠二人前往慰勞。其後和議告成，吳、殷、二人，不問事即告退，與革命老同志天門李長齡殆同一志趣云。」（註六）

湖南長沙同盟會代表，集議於紫荊街福壽樓，討論起義辦法。

是日午前八時，同盟會代表焦達峯，學界兼軍界代表陳作新，商界代表左學謙、黃鏌，政界代表黃翼球，軍界代表安定超、丁炳堯、胡光燦等，集議於紫荊街福壽樓。因偵探唐滿老鴉亦在吃茶，未果開會議。此爲軍學商政聯合第一次之會議也。（註七）

武昌軍政府派齊寶堂携黎元洪函渡江，招降清第八鎮統制張彪，張彪拒之。

軍政府聞張彪集合殘部，欲圖反攻。（按：清總統張錫元，奉豫撫寶芬命，本日晨八時率豫軍三營乘車抵劉家廟，與張彪殘部會合，見革命軍勢大，詐稱願降，並秘電寶芬請示機宜。）（註八）乃派張彪親信前輜重第八營管帶齊寶堂渡江，齎黎元洪函渡江，勸張彪來歸。函曰：

「虎臣仁兄如握：同寅有年，相知以心，而忽相仇，余心甚爲歉然。惟是種族之界，嚴如君父，大義之行可滅親友。弟秉大義，別種界，萬衆一心，軍民同憤。滿奴氣盡，昭人耳目，近日之戰，可概見矣。仁兄素明事體，順逆之理，勝敗之數，諒計之已熟！何事以虎口餘生，東逃西竄，輔不足以有爲之滿奴以殘我同胞？仁兄猶是黃帝之子孫，獨不欲雪祖宗二百六十餘年亡國之恥乎？清夜以思，當亦廢然自返矣。用敢遣貴親信齊寶堂邀迎仁兄，助我同胞，救出水火。大業告成，虛位以待，銘勛於冊，鑄像於銅，將見地球各國呼仁兄爲黃帝之肖子，復漢之偉人。」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六八〇

，與法拿破崙美華盛頓爭烈矣。如欲以逃竄小醜，烏合流氓，與大漢百戰百勝之雄師，相見以戎衣，是以卵投石也。生爲鼠子，死作妖魔，不亦悲乎？弟赤心待人，決不妄言，謹屬同胞，歡迎江上，仁兄當有以教我。軍事匆匆，不盡欲言，草此敬請公安。黎元洪頓首。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註九）

軍政府劃分四軍區，各任防禦事宜。又擴充砲隊為兩標，以蔡德懋，尚安邦為標統。馬隊為兩標，以劉國佐、周福堂為標統，分隸各協指揮，配合作戰。

所劃四軍區表列如下：

- 一、步隊第一協爲第一區 防禦漢陽。
- 二、步隊第二協爲第二區 防禦漢口。
- 三、步隊第三協爲第三區 防禦武勝門外至青山附近。
- 四、步隊第四協爲第四區 防禦武昌省城。（註十）

清廷從軍諮大臣載濤奏，停罷本年陸軍永平秋操。

清廷諭內閣：

「據貝勒載濤奏稱：本年秋操所調各項軍隊之軍鎮協自行演習，業經辦竣，現在抽調軍隊赴鄂，所有大操，可否停辦等語。本年大操，著即停辦。」（註一一）

清廷革陸軍第八鎮統制官張彪職。命瑞澂責令迅速進兵，克復省城。

清廷諭內閣：

「張彪督練鄂軍，已歷多年，竟至兵匪勾結，省城不守，可見其平日訓練無力，而事前既毫無防範，臨時復漫無節制，不能固結軍心，竟敢倉皇棄營逃出，實屬大干軍紀，罪無可追，統制官提督張彪著即行革職，並著瑞澂，責令迅速痛剿逆匪，克復省城。所有被脅兵士，如非甘心從逆，即行設法收撫，儻再畏葸觀望，定當加等治罪。現

在廬昌所帶兵隊，已於今日專車陸續進發，到鄂後即著瑞澂會同籌畫，迅赴事機。所請飭部籌撥餉項一節，即著度支部迅速籌撥。」（註一二）

清廷從兩江總督張人駿奏，息借洋款五百萬兩，以備急需。

清廷諭內閣：

「電寄張人駿：據電奏：鄂亂事起倉猝，江南地處下游，向多伏莽，竊發堪虞，皖贛逼近鄂疆，兵備均甚空虛，非緩急有備，實難肆應，且饑民載道，更應速為撫遣，在在需款，亟宜設法寬籌，請准照前奏，由甯先行息借洋款五百萬兩等語，著照所請。」（註一三）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註二：「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一期，頁十七。

註三：黃季陸「辛亥武昌起義時期之外交決策與政略號召」，民國六十年十月十日「中央日報」特刊。

註四：「武昌革命真史」頁七五至七六。

註五：甘績熙「躬與辛亥武昌首義及陽夏應兵之經過情形實錄」，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三六〇。

註六：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八六。

註七：光復長沙之會議，黨史會庫藏安定超徵送鈔本，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十八。

註八：同註六，頁一三七至一三八。

註九：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七九。

註十：同註九。

註一一：「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二十八至二十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三日

六八二

註一二：同註一一，頁二十八。

註一三：同註一一，頁二十九。

二十三日（十月十四日） 軍政府外交部派夏維松、李國鏞，分訪漢口各國領事，請其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

夏維松曾留學俄國，習法律，為前任方言學堂俄文教員，與俄領事敖康夫素有往來，（按：敖康夫為領事團領袖）因此遣其渡江與商洽。維松請俄領事贊助革命，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並要求清軍離租界三十里作戰。俄領事告之曰：

「各國國民革命，必對政府軍經過勝仗，外國始肯承認為交戰團體。現清政府有戰艦五艘泊劉家廟，瑞澂在楚豫兵艦，張彪亦在其處，蔭昌不日率軍南下，貴政府不先發制人，尙待何時，若拘于戰地遠近，是自失機宜也。」（註一）

維松回武昌，向軍政府報告接洽經過，因此軍政府整軍渡江愈急。

同盟會員居正、譚人鳳，及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等到武昌，參預軍政府策劃。

蔣翊武，自京山還，居正、譚人鳳自上海來，參預軍政府機宜，以黎元洪、湯化龍故，舊日軍官佐及政學界附從者日多。（註二）張難先記其事曰：

「是日，居正、譚人鳳到漢，晚十時渡江謁都督，人鳳陳今後之具體計劃，黎喉痛不能出聲，領首示採納。居正與謀略處，商擊漢口張彪之殘部，李作棟等通知各機關同志，於晚十一時，齊集農務學堂，歡迎居正，並商討一切。」（註三）

席間居正報告長江流域起義計劃，並云將回上海，請黃興、宋教仁來鄂，共策進行。曹亞伯記其事

曰：

「居正云：我們同志等此次在上海接得英文報告，謂湖北已獨立，我們聞之皆喜出望外，當與宋教仁等商量，一般同志特推兄弟與譚人鳳回來看，並與諸君晤教後，再回上海協商進行。我們同志未起義前，總機關設在上海，民立報館即為通訊處。自四川鐵路風潮發生，即擬借四川為根據地，連合湖北、湖南、山、陝、江蘇、江西、安徽八省，同時響應。不料湖北軍隊同志反較他省運動迅速，現在已達到獨立目的，我們同人極為欽佩。但是滿清尚未倒，各省尚未響應，我們革命不能算是成功，希望諸君努力進行。兄弟明日即往上海，請黃興、宋教仁等來鄂，與諸君幫忙，一面促各省響應云。大眾聞黃興、宋教仁之名，極為仰慕，又聽說促各省響應，更為歡悅。即請居正、譚人鳳二人速回上海設法進行，並請黃興、宋教仁等尅日來鄂。」（註四）

軍政府正式任命詹大悲為漢口軍政分府主任，何海鳴副之。（按：二人前係公推，未正式任命。）

曹亞伯記其事曰：

「漢口據長江中心，商務繁盛，關係甚大，所有糧秣接濟，非漢口不行，雖與武昌一江之隔，亦難遙制。是日即派詹大悲、何海鳴等在漢口設軍政府，以詹大悲為正主任，何海鳴副。呂丹書為參謀，胡瑛任外交，馬少卿、溫楚衡、李文輔、王乃齋等分途任事，以便照料武昌赴戰之後防接濟等事。」（註五）

軍政府新增步兵一協，任命熊秉坤為協統，伍正林、杜武庫為標統。另組敢死隊四大隊，推方興、馬榮、金兆龍、徐少斌四人為隊長，以備非常時期之用。

（註六）

清廷從慶親王奕劻請，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岑春煊為四川總督，湖廣所有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袁世凱節制，廢昌、薩鎮冰所統水陸各軍，亦歸袁世凱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三日

六八四

同調遣。四川所有軍隊暨各路援軍，歸岑春煊節制。

清廷諭內閣：

「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勦撫事宜；四川總督著岑春煊補授，並督辦勦撫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來京陛見。該督等世受國恩，當此事機緊迫，自當力顧大局，勉任其難，毋得固辭，以副委任，俟袁世凱、岑春煊到任後，瑞澂、趙爾豐再行交卸。」

又諭：

「袁世凱現簡授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廕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並著袁世凱會同調遣，迅赴事機，以期早日戡定。」

又諭：

「岑春煊現簡授四川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註七）

按：甲午戰後，袁世凱奉命練兵小站，乃藉新建陸軍以爲個人權力之基本。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廷設立練兵處，主持全國常備軍編練事宜，計劃成立三十鎮。慶親王奕劻名爲總理，實權則操於直隸督袁世凱之手。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七月袁氏調任軍機大臣，北洋六鎮已次第成立。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月，清德宗、慈禧太后先後殞歿，攝政王載灃嫉袁世凱位高權重，藉口戊戌舊恨欲殺袁氏以立威，以顧忌外人干涉，及影響北洋各鎮軍心，始勒令開缺回籍，袁氏乃避隱河南彰德之洹上村，仍暗中與故舊通消息，左右政局，權勢在各督撫之上。至是奕劻既建議清廷任袁氏出任艱鉅，復遣阮忠樞、楊度至彰德勸袁氏出山，袁氏荷憾舊恨，竟以「足疾未痊，艱肩重任」爲理由，堅辭不就。

附錄：丁文江撰「北洋派之歷史」

中國之有新軍，始于北洋。前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李鴻章督直，從戈登言，設武備學堂于天津，延德員爲

教授，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等均肄業于其中；然有新教育而無新軍隊，學生卒業，僅入營爲教習，無指揮軍隊之權也。甲午之役，湘淮軍潰敗，始議練新軍。于是胡燏棻奉命練兵，成定武軍十營于天津。光緒二十一年冬，以袁世凱統之，增募爲七千人，號新建軍，駐兵于天津南之小站。以武備學堂畢業生爲軍官，兵制悉仿德人。是爲北洋派軍隊之原始。光緒二十五年，榮祿爲直督，練武衛軍：以聶士成、馬玉崐、董福祥、袁世凱爲前後左右四軍，自將中軍。是年袁巡撫山東，率其軍入魯，故拳匪之亂，聶士成死難，董福祥遣戍，馬玉崐浮沉于閒署，惟袁之勢力日增。光緒二十七年，袁被任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小站兵始大。二十八年，奏定北洋營制餉章，先練常備兵二鎮。是年九月，左鎮先成（後爲北洋之第二鎮）。二十九年冬，京師設練兵處，以慶王奕劻總之，而袁世凱實與其事；選旗丁爲京旗常備兵（後爲北洋之第一鎮）。三十年，日俄戰事起，北洋防務急。乃成北洋常備右鎮（後爲北洋之第四鎮），並改編武衛、自強軍爲第三鎮。三十一年，以第二鎮之一部，及武衛右軍之先鋒隊，擴充爲第五鎮；以第三鎮之一部，及武衛、自強軍餘部，擴充爲第六鎮；舉行秋操于河間，北洋陸軍之聲譽，遂佈滿于世。于是忌袁者建議，併練兵處于陸軍部，以鐵良爲尙書，劃北洋之一、三、五、六鎮歸陸軍部，以鳳山爲督練大臣。此光緒三十二年事也。

是年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調新成立之第一混成協（由第三鎮之第五協改編）赴奉。三十三年，復由二、四兩鎮抽撥六營爲第二混成協，調駐奉天，同時第三鎮亦分防吉省。宣統元年，以混成第一協及獨立兩標爲二十師。于是北洋派之勢力遂自西而東。

當光緒三十二年之設陸軍部也，定全國軍額爲三十六鎮；分責各省督撫，限期成立。光緒三十三年，北洋六鎮外，湖北、南京各成一鎮。宣統元年，成九鎮，六混成協。二年，成十二鎮，十九混成協。三年成十六鎮，十六混成協。在直、魯、豫、東三省者，共八鎮，二混成協。除禁衛軍、吉林之二十三鎮及黑龍江之混成協外，皆袁世凱之舊部也。

袁世凱于三十三年與張之洞同入軍機，已不直接管軍符。及醇王監國，罷袁世凱，以載濤督練陸軍，倡練禁衛軍。宣統二年，罷鐵良，以蔭昌代爲陸軍部尙書，另設軍諮府，以載濤爲大臣。于是中央軍權，握于親貴，而外省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三日

六八六

督撫，多延日本留學生，任督練公所事，或就本省原有之陸軍學生，畀以兵權，北洋將帥益鬱鬱不得志。及武昌事起，除北洋及禁衛軍外，新軍皆離中央而獨立。蔭昌率二、四兩鎮南下，徘徊于孝感、信陽間。二、四兩鎮者，原爲袁之常備軍左右鎮，六鎮中與袁最親。袁雖蟄居彰德，而與其舊部聲息常相通。蔭昌知袁不出，則將士不用命，乃奏請以袁督師，以馮國璋將第一軍，段祺瑞將第二軍，遂克漢口。及袁爲內閣總理，與民軍議和，卒賴段祺瑞等前敵將領之電，迫清廷退位，而自爲總統焉。（註八）

清廷編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混成第十一協，為第一軍，由蔭昌督率赴鄂，陸軍第五鎮，及混成第五協混成第三十九協為第二軍，派馮國璋督率籌備，禁衛軍及陸軍第一鎮為第三軍，派載濤督率，駐守近畿。

清廷諭內閣：

「現在派兵赴鄂，亟應編配成軍，著將陸軍第四鎮，暨混成第三協、混成第十一協，編爲第一軍，已派蔭昌督率赴鄂。其陸軍第五鎮，暨混成第五協、混成第三十九協著編爲第二軍，派馮國璋督率迅速籌備，聽候調遣。至京師地方重要，亟應認真彈壓，著將禁衛軍暨陸軍第一鎮，編爲第三軍，派貝勒載濤督率駐守近畿，專司巡護。該貝勒務當妥慎籌備，加意防維，毋稍疏虞。」（註九）

革命黨人梁鍾漢（瑞堂），光復湖北漢川，軍政府助以槍彈，編練隊伍。

李廉方記述其事曰：

「漢川爲日知會案梁鍾漢（瑞堂）之原籍，鍾漢則遞解於其縣獄者也。首義後三日鍾漢之弟恢漢偕宋振東、高景亞等在樊馬口起兵，有衆數百人，其情事同于劉英，而人數則不及也。王守愚因武昌機關破獲，逃至其處，相率入城，迎鍾漢出獄，推爲司令，守愚爲參謀長，守愚返武昌，向軍政府請領槍彈，軍務部核發步槍三百枝子彈二十萬發，由其連同編練隊伍。後張卿雲在漢川方面招集之義勇隊。」（註十）

湖南同盟會員假長沙玉皇殿坪陳作新宅開會，討論起義。

是日午前九時，湖南同盟會員假玉皇殿坪陳作新住宅開會。到會者三十餘人，決定負指揮起義各部：四十九標安定超、劉光瑩、劉清安、楊雨農、彭友勝；五十標鄧超、張健良、楊玉生、王鴻鈞、姚玉山、馬隊湯執中、劉安邦；炮隊李金山、易克駿、張瓊霞、梁樹助；工程營譚滿芳、賴芝、楊芳；輜重營熊先南、李孚素；巡防營徐鴻斌、王國鈞、吳連斌、易尙忠、單舉、羅輔清。派劉大禧運動撫署衛隊，焦達峯、成邦杰、向冠臣知會哥老會。（註一一）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二八。

註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四九二。

註三：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八〇。

註四：曾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八十八至八十八。

註五：同註四，頁八十五。

註六：同註三，頁二八一。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三十四。

註八：丁文江「民國軍事近紀」上編一至四頁，民國十五年十月商務初版。

註九：同註八，卷六十一頁三十四至三十五。

註十：同註一，頁八十七。

註一一：光復長沙之會議，黨史會庫藏安定超徵送鈔本。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十八至十九。

二十四日（十月十五日） 武漢民氣高昂，軍政府聞廢昌統滿清援兵南下，積極布置戰

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四日

六八八

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聞滿清大軍南下，調第一協統吳兆麟回府執行副參謀長職務，升第一標統宋錫全爲第一協統，防禦漢陽。升何錫藩爲第二協統（原任協統杜錫鈞升軍令部長），防禦漢口。是晚在諮議局召集會議，討論作戰計劃，決定分兵渡江，開始攻擊。夜八時發佈作戰命令。

附錄：湖北軍政府都督命令

- 一、綜合各方面情報，滿清政府派陸軍部大臣蔭昌率兵，由京漢鐵路南下，其先頭部隊約一標，今日約抵武勝關附近。張彪所率馬隊一隊輜重第八營，仍在漢口劉家廟附近。但河南軍之兩營，自到漢口佔領大智門附近，對於軍政府非誠意歸順，以欲掩護蔭昌之軍隊南下。
- 二、本軍政府擬先擊攘漢口之敵，逐次向北進攻，以阻止清軍南下。
- 三、步隊第二協統何錫藩，率該協馬隊一營，炮隊第一標（欠一營），工程一隊，敢死隊兩大隊，於明二十五日，在漢準備擊攘劉家廟大智門附近之敵，逐次向北進攻。
- 四、步隊第一協統領宋錫全，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炮隊第一標之一營，明日防禦漢陽兵工廠及漢陽各要地，并派一部保護漢口市面；且須接濟漢口戰鬥部隊之彈藥。
- 五、步隊第三協統領陳炳榮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炮隊第二標之一營，工程一隊，明日防禦漢陽兵工廠及漢陽各要地；但須廣遠搜索武昌省城下游一帶之敵情，以防敵兵渡江。
- 六、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及馬隊之一營（欠一營），炮隊一營，明日防禦武昌省城。
- 七、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迅速整頓該協爲預備隊，準備赴漢口增援。
- 八、其餘防禦武昌各機關之部隊，明日仍續行任務。
- 九、各部隊糧秣給養，均由各部隊自招輸送隊辦理。
- 十、本都督在武昌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註一）

湖北軍政府發佈維持秩序公告。

公告曰：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示

本都督驅逐滿虜，恢復漢族，凡我同胞，皆宜謹守秩序，勿違軍法，所有刑賞各條，開列於後：

藏匿滿人者斬，藏匿偵探者斬，賣買不公者斬，傷害外人者斬，擾亂商務者斬，姦擄燒殺者斬，違約罷市者斬，違抗義師者斬；樂輸糧餉者賞，接濟軍火者賞，保護租界者賞，守衛教堂者賞，率眾投降者賞，勸導鄉民者賞，報告敵情者賞，維持商場者賞。」（註二）

湖北軍政府發佈免稅公告。

公告曰：

「中華民國鄂軍都督黎佈告

父老苦清苛政久矣，元洪倡義武昌，天下響應，亟將湖北境內一切惡稅先行豁免，以安我父老而為天下倡，謹

開列於左：

- 一、除鹽煙酒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一律永遠裁撤。
- 一、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 一、本年下半年丁漕，概行蠲免。
- 一、本年以前積欠丁漕，概行豁免。
- 一、各屬雜捐，除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註三）

湖北軍政府發佈賞罰規則：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四日

六九〇

規則如下：

都督爲民請命，不犯秋毫，我民人皆宜恪守勿違。

一、不聽命者斬。

一、洩漏軍機者斬。

一、藏匿滿人者斬。

一、爲清偵探者斬。

一、違約罷市者斬。

一、賣買不公者斬。

一、捉獲敵人者賞。

一、樂輸糧餉者賞。

一、維持商務者賞。

一、保護外人者賞。

一、報告敵情者賞。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示。」（註四）

按：以上公告，其精神乃採自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四月，同盟會編訂「革命方略」中之「軍律」、
「戰士賞恤」，以及「掃除滿洲租稅厘捐佈告」。

孫先生文在美國芝加哥舉行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

孫先生往紐約途中，道過聖路易城（St. Louis）時，購報讀之，有「武昌革命軍係奉孫逸仙命令起義，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孫先生見報，途中格外慎重，避却一切報館訪員，即赴芝加哥（Chicago），命芝城同志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孫先生親擬「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布告」云：「公啓者，武昌已於本月十九日光復，義聲所播，國人莫不額手相慶，而虜運行將告終。本會謹擇於二十四日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仰各界僑胞屆期踴躍齊臨慶祝，以壯聲威，有厚望焉。此佈。天運辛亥八月二十二日，芝加哥同盟會啓。」是日芝城僑胞赴會者極衆，西報訪員亦有十餘人欲訪孫先生，孫先生爲避免應酬，匿居蕭雨滋家。（註五）

清廷撤去王人文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川滇邊務大臣仍以趙爾豐充任。

清廷諭內閣：

「王人文著撤去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著仍充川滇邊務大臣。四川總督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所有川中勦撫事宜，仍著趙爾豐遵疊次諭旨，督飭各軍迅速辦理，不得意存諉卸，致誤事機。」（註六）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九二至九三。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〇六。

註三：同註二，頁一〇六至一〇七。

註四：同註一，頁一〇〇至一〇一。

註五：梅喬林「開國前美洲華僑革命史」頁三四。

註六：「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三九。

二十五日（十月十六日） 革命軍與清軍戰於漢口劉家廟，清軍大敗，死傷甚重。

革命軍協統何錫藩部，督軍北攻，與清軍標統張錫元、馬繼增部，接戰於漢口以北之劉家廟，血戰一日，大獲全勝。張難先記其事曰：

「各部隊受命，即按照指定進攻地段，佔領前進。第一次行至競馬廠以北，劉家廟之敵，即開始射擊。我軍步炮隊齊向敵還擊。正午，敵軍由丹水池向劉家廟，增兵二百餘名，佔領陣地。我軍知敵援隊趕到，即命敢死隊，開於四標後面，一展開於第三標後面，督同步隊前進，彼此猛烈射擊。戰至午後四時餘，清軍派火車一列，步兵約一標，炮隊一營南下，向劉家廟前線，增加預備。停車時，我軍炮隊瞄準齊發，將敵車擊翻，俱倒於車軌之外。我軍民見敵車擊倒，齊聲喊殺，而車內敵軍，向窗外逃命，死傷枕藉。我軍炮火益烈，復令預備隊增加，吹衝鋒號，軍政分府詹大悲，復命胡廷佐一標加上，我軍齊喊殺敵，聲震如雷，清軍潰退。我軍追殺益猛，附近居民，各持扁擔刀斧助戰，敵軍大敗。我軍追躡至三道橋停止。清軍退至瀟口。是役也，我軍死傷，共約三百五十餘人，敵軍死四百餘人，傷數不明。獲敵火車一列之武器被服糧食，約在一標軍需以上。」（註一）

漢口各國領事團集會，決議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清海軍提督薩鎮冰，乘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六九二

江貞兵艦迫近英界碼頭，將向武昌轟擊，為英領事阻止。（註二）

軍政府制定「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及「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並即日公佈之。

武昌起義之初，軍政府各種組織殊欠完備，行政上尤漫無秩序。本日居正、張知本、湯化龍、胡瑞霖等，乃建議都督，制定各種暫行條例，於是晚在教育會開會通過，並即日宣佈之。

附錄：

一、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

第一章 都督府

第一條 都督府置各部如左：

(一) 軍令部。

(二) 軍務部。

三 參謀部。

四 政事部。

第二條 前各部均直轄於都督，受都督之指揮命令，執行主管事務。

第三條 軍令、軍務、參謀部，自下級軍官以上；政事部，自局長以上，均由都督親任。各部及各營下級軍官，由該長官呈請都督剋任。各地方行政長官，由軍事部呈請都督剋任。

第四條 關於軍政重要事項，由都督召集臨時軍事參議會或顧問會，議決施行。

第五條 都督府設置秘書官若干員，由都督自行辟用。軍務部總務課員，應兼充秘書官。

第六條 凡發布命令，及任免文武各官，均屬都督之大權。

第二章 司令部

第七條 司令部總長，由都督兼任。

第八條 司令官分二種：

(一) 中央司令官若干人，由都督親任。

(二) 地方司令官若干人，由各地軍事長官兼充，稟承都督，執行任務。

第九條 司令部置幕僚如左，由司令官呈請都督剗任。

(一) 收掌員二人。

(二) 書記員四人。

(三) 傳達員四人。

第三章 軍務部

第十條 軍務部置部長一人，副長一人，及七科如左：

(一) 總務科。

(二) 軍事科。

(三) 人事科。

(四) 軍需科。

(五) 經理科。

(六) 執法科。

(七) 醫務科。

第十一條 總務科掌左列事務：

(一) 屬於機密事項。

(二) 關於軍事公文書類之收發編纂保存事項。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六九四

第十二條

軍事科掌左列事項：

- (一) 印刷及翻譯軍事文書事項。
- (二) 關於徵發物件表報告及統計事項。
- (三) 依例規應辦庶務及不屬於各科事項。

第十三條

人事科掌左列事項：

- (一) 關於將校士官及附屬文官之進退任免分科定俸事項。
- (二) 關於各項人員名簿及兵籍事項。
- (三) 關於軍事恩給進位賞與事項。
- (四) 關於戰時諸規則事項。
- (五) 體式軍服制軍章事項。
- (六) 勤兵計畫戒嚴及徵發事項。

第十四條

軍需科掌左列事項：

- (一) 關於軍事出納預算決算報告事項。
- (二) 關於軍官兵士俸給及旅費之規定事項。
- (三) 關於軍裝糧餉及馬匹給與之規定事項。

第十五條

經理科掌左列事項：

- (一) 關於軍裝被服之製造及檢查事項。
- (二) 關於戰用器械及馬具事項。



(三) 關於軍事各製造廠之管理事項。

(四) 關於軍事諸建築事項。

第十六條 執法科掌關於軍事裁判事項。關於犯罪事項，應用軍法會議議決施行。但都督有特赦命令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醫務科掌左列事項：

(一) 關於衛生及飲水用水事項。

(二) 關於醫療病院及各營療養事項。

(三) 關於衛生材料及恤兵團體之組織事項。

第十八條 各科職員之配置另定之。

第四章 參謀部

第十九條 參謀部置參謀長一人，副長二人，參謀官若干，由都督於將校中選深通軍事學者親任之。

第二十條 參謀長輔佐都督參畫防戰，及關於用兵一切事項。

參謀部應行各事，經都督核准畫諾後，即移送於各該管主任部課執行。

第二十一條 參謀部關於本部文記收掌各事項人員，由部自行辟用。

第五章 政事部

第二十二條 政事部置部長一人，副長一人，及七局如左：

外務局，內政局，財政局，司法局，交通局，文書局，編制局。

政事部條例另定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自經都督核准之日，即公佈施行。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在鄂省大定，交戰團體鞏固之日，即行廢止，另由都督令軍政府國民組織臨時議會，公舉政務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六九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委員，分負責任。（註三）

六九六

二、中華民國鄂州約法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中華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為境域，組織鄂州政府統治之。

將來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城內省，同受鄂州政府之統治；若在他州城內者，亦暫受鄂州政府之統治；俟中華民國成立時，另定區劃。

第二條 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但議會得於本約法施行後三月內開設。

第三條 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後，此約法即取消，應從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但鄂州人民關於鄂州統治之域內從

中華民國之承認自定鄂州憲法。

第二章 人 民

第四條 凡具有鄂州政府法定之資格者，皆為鄂州人民。

第五條 人民一律平等。

第六條 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並集會結社。

第七條 人民自由通訊不得侵其秘密。

第八條 人民自由信教。

第九條 人民自由居住遷徙。

第十條 人民自由保有財產。

第十一條 人民自由營業。

第十二條 人民自由保有身體，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審問處罰。

第十三條 人民自由保有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

第十四條 人民得訴訟於法司，求其審判；其對於行政官所爲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則訴訟於行政審判院。

第十五條 人民得陳請於議會。

第十六條 人民得陳訴於行政官署。

第十七條 人民有任官考試之權。

第十八條 人民有選舉投票及被投票選舉之權。

第十九條 人民依法律有納稅之義務。

第二十條 人民依法律有當兵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於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於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都 督

第二十二條 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續舉時得連任，但連任以一次爲限。

第二十三條 都督代表鄂州政府，總攬政務。其在議會未開設前，暫得制定法律。

第二十四條 都督公布法律；但對於議會議決之法律，有不以爲然時，得以政務委員全體之署名，說明理由，付議會再議，以一次爲限。

第二十五條 都督於緊急必要時，得以政務委員全體之署名，發布可代法律之制令，但事後仍須提出議會歸其承諾。

第二十六條 都督於法定議會開閉時期外，遇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議會。

第二十七條 都督於議會開會時，得出席或命政務委員出席發言。

第二十八條 都督於外國宣戰媾和締結條約；但締結條約須提出議會經其議定。

第二十九條 都督統率水陸軍隊。

第三十條 都督除典試院官吏懲戒院審計院行政審判院之官職及考試懲戒事項外，得制定文武官職官規。

第三十一條 都督依法任命文武職員。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六九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六九八

第三十二條 都督依法律給與勳章及其他榮典。

第三十三條 都督依法律宣告戒嚴。

第三十四條 都督宣告大赦特赦減刑復權。

第四章 政務委員

第三十五條 政務委員，依都督之任命，執行政務，發布命令，負其責任。

第三十六條 政務委員，提出法律案於議會，並得出席發言。

第三十七條 政務委員編製會計預算，募集公債，及締結與國庫有負擔之契約時，須提出議會，經其議定。

第三十八條 政務委員遇緊急必要時，得爲非常財政之處分及預算外之支出；但事後須提出議會經其承諾。

第三十九條 政務委員於都督公布法律及其他有關政務之制令時，就於主管事務，須自署名。

第五章 議 會

第四十條 議會由人民於人民中選舉議員組織之。

第四十一條 議會議決法律案，再議定條約及會計預算募集公債與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但基其於法律之支出，議會不得減除。

第四十二條 議會審理決算。

第四十三條 議會得提出條陳於政務委員。

第四十四條 議會得質問政務委員求其答辯。

第四十五條 議會得受理人民之陳請，送於政務委員。

第四十六條 議會以總數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得彈劾政務委員之失職及法律上之犯罪。

第四十七條 議會得自制定內部諸法規並執行之。

第四十八條 議會於議員中自選舉議長。

第四十九條 議會於每年法定時間，自行集合開會閉會。

第五十條 議會除四十六條所載外，有總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有出席員過半之可決，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議長決定之。

第五十一條 議會議事須公開之；但有政務委員之要求及出席議員過半數之議決，得開秘密會議。

第五十二條 議會議員以十人以上之連署，得提出議案。

第五十三條 議會議員在會內之發言表決提議，在會外不負責任。但用他方法表於會外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四條 議會議員，除關於內亂外患之犯罪及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得議長許諾，不得逮捕。

第六章 法 司

第五十五條 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組織之。

法司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六條 法司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告宣告，不得免職。

第五十七條 法司以鄂州政府之名，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但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不在此限。
例。

第五十八條 法司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認為妨害安寧秩序者，得秘密審判。

第七章 補 則

第五十九條 本約法由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或都督之提議，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過半數之可決，得改正之。

第六十條 本約法自 日施行之。（註四）

黃興計劃由香港動身赴上海。

黃興計劃自香港動身赴上海，本日為籌款事致巴達維亞華僑書報社同人，函曰：

「啓者，蜀中黨軍起久，立謀各處響應，以款絀未能即發。幸於本月二十日鄂軍又起，克復武昌，川湘皆立相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七〇〇

應，府抵黃龍，銘勒燕然，胥是舉也。因尊處未有密碼，借由鄧樹南兄處轉達一密電，不知可到否？昨得來電，乃敢以明碼相覆，想同人等必能竭力籌措，以應急需。自三月事敗，弟債同事諸人之畏縮，以致徒傷英銳之同志，故願專事暗殺一方面。劉事起，乃與長江流域各要部通消息。今幸基礎已立，力圖北伐；而南方沿海各省不急起，不足以固後路。敢飛書求助，力進鉅款，協謀圖粵。弟日即前赴武昌，雖道途梗塞，必可得達，望勿以爲念。粵事歸漢民兄等主持，當必常有消息相告。前尊處兩次所寄來之款，共一千五百元，茲由出納課出具收單呈上，以昭信實。不盡依依。敬請籌安。弟黃興頓首。八月二十五日。」（註五）

岑春煊辭四川總督，清廷優詔慰勉。

清廷諭內閣：

「電寄新授四川總督岑春煊，據電奏，由鄂抵滬，病益加劇，請另簡賢員督師入川等語。現在鄂亂方急，川事更緊，該督秉性忠誠，威望素著，當此急急之時，尤當念朝廷倚任之殷，川人盼望之切，勉任其難，力顧大局，著卽力疾束裝就道，毋再固辭，前調粵兵兩營，著仍督率入川。」（註六）

清廷派前廣西兵備處總辦蔡鍔充陸軍第二十七協統領官，陸軍步隊第七十四標統曲同豐充陸軍第三十八協統領官，均賞給陸軍協都統銜。（註七）

江蘇諮議局長張謇至蘇州，與江蘇巡撫程德全商討要求清廷改組內閣，宣佈立憲辦法。

按：武昌起義後，一般立憲黨人因受革命思想之傳染，多已同情共和。八月二十三日張謇至南京，謁將軍鐵良，請其一面亟速援鄂，一面奏請清廷速頒決行憲法之諭。鐵良不能決，請謇商之江督張人駿。二十四日張謇詣人駿，人駿大詆立憲，且不援鄂。本日張謇乃至蘇州，晤蘇撫程德全，程固爲立憲黨人，乃屬張謇起草。聯合熱河都統溥頤、山東巡撫孫寶琦，疏請清廷迅速改組內閣，宣布立憲。（註八）文曰：

竊自川亂未平，鄂難繼作，將士攜貳，官吏逃亡，鶴唳風聞。警聞四播，沿江各省，處處戒嚴，朝廷分飭廕昌薩鎮冰統率軍隊，水陸並進。並召用袁世凱、岑春煊總督川鄂剿撫兼施，其煩聖明南顧之憂者亦至矣。而民之訛言，日甚一日，或謂某處兵變，或謂某處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梟盜本多，加之本年水災，橫連數省，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論者僉謂緩急之圖，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之法，曰剿曰撫，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臣某臣某亦曾以是概要，上瀆明聽。顧臣等今日廣徵輿論，體察情形，標本之治，無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標可以一貫。臣等受國厚恩，忝膺疆寄，國危至此，無可諱飾，謹更披瀝爲我皇上陳之：

自內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國恥日深，於是海內人士，愁憤之氣，雷動霧結，而政治革命之論出，一聞先皇帝頒布立憲之詔，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雖有時因外侮之侵陵，不無憂危之陳請，然其原本忠愛，別無貳心，已爲朝廷所矜諒。惟是籌備憲政以來，立法施令，名實既不盡符，而內閣成立以後，行政用人，舉措尤多失當。在當事或亦有操縱爲國之思，在人民但見有權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黨從而煽動，於是政治革命之說，一變而爲種族革命之狂，而蓄禍乃烈矣。積此惡感，騰爲謬說，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用治標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廣州之事，既再見三見，前仆後起，慙不畏死。即此次武昌之變，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之防範，何嘗不密，臨時之戒備，何嗣不嚴，而皆變生倉卒，潰若決川，特將而將有異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雲集，聚黨而殲，而已見之患易除，方來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無形之法難施。以朝廷而屢用威于人民，則威褻，用威而萬有一損，則威尤褻。是剿有時而窮，繼剿而撫，惟有寬典好言，寬典則啓其玩，好言則近于虛，縱可安反側于一時，終難導人心于大順。況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于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對積疑懷貳之徒，而失以皎日丹青之信，則信已褻。不信而有違言，則信尤褻。是撫亦有時而窮。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于治本，蓋治病必察其脈，導水必溯其

源，種族革命之謬說，既由政治革命而變成。必能鑒其希望政治之心，乃可泯其歧視種族之見。然苟無實事之施行，仍不足昭渙號之大信。今輿論所集，如親貴不宜組織內閣，如閣臣應負完全責任，既已萬口一聲，即此次釀亂之人，亦爲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擬請宸衷獨斷，上紹祖宗之成法，旁師列國之良規，先將現任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庶永保皇族之尊嚴，不致當政鋒之衝突，其釀亂首禍之人，並請明降諭旨，予以處分，以謝天下，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庶箴鼓如流之說，藉口無資，潢池盜弄之兵，回心而釋。用剿易散，用撫易安，否則伏莽消息其機牙，強敵徘徊于堂奧，民氣鬱而不能遽靖，人心渙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禍，勢已燎原，膏肓之疾，醫將束手，雖以袁世凱、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窮于措施，微論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樂聞，然區區血忱，實念國業艱難已甚，民情趨向所歸，既無名譽可沽，惟有顯跡是懼，是以甘冒斧鉞，不遑顧忌，如尙不蒙聖明垂察，則負民滋重，惟有懇恩立予罷斥，敬避賢路，免誤國家，臣等不勝激切屏營待罪之至。（註九）

是疏初由張謇自撰，繼則口授命雷奮（按：江蘇華亭人，資政院議員）、楊廷棟（按：江蘇吳縣人，江蘇諮議局議員）更番筆錄，稿成已三鼓，送撫署後張謇即去滬。程德全分電各省督撫，擬請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領銜，趙不以此舉爲然。兩廣總督張鳴岐以時機未至，四川總督岑春煊表示贊成，而不允列名。其餘各督撫均不置答，德全僅以熱河都統溥頤領銜，合山東巡撫孫寶琦三人具名電奏。事後溥頤又電請取消具名（註十）此一電奏，明揭政治革命、種族革命之說，並請罷黜親貴內閣，另簡賢能，懲辦釀亂禍首，及定期告廟宣誓，提前宣佈憲法，爲向來疆吏所不敢言者。故此摺到京，攝政王載灃及內閣總理大理慶親王奕劻，驚惶不知所措，遂留中不發。

註一：張謇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一八。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二九。

註三：同註二，頁一二三至一二五。

註四：同註二，頁一二五至一二七。

註五：「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二五。

註六：「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四十二。

註七：同註六，頁四十七。

註八：「張謇日記」第二十三冊。

註九：「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三。

註十：民國四年八月十九日楊廷棟跋疏稿原蹟，引自沈雲龍「張謇程德全對辛亥開國前後之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二十六日（十月十七日） 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誓師閱馬廠，革命軍士氣大振。

本日黎明，閱馬廠祭台高聳，軍隊林立，革命軍士氣大振。都督黎元洪衣軍服，由文武百僚擁護出府，御馬臨台下，各軍舉槍向都督致敬，大眾擁護登台。臺中設黃帝神主，旗劍分列，元洪如儀祭告，其祭告天地文曰：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下浣之六日，曾孫黎率國民軍，用牲潔酒敢昭於天地山川河海與我漢族祖宗之前曰：惟我漢族，神明之裔，淪於胡羯，二百餘年，漢人實耕，滿奴食之；漢人實織，滿奴衣之。以四百萬犬羊之種，凌駕於四百兆主人之上。縛我手足，服以胡服，而令我跪拜俯伏以供犬馬奴隸之役。吸我膏血，藏之私庫，而縱其驕淫嗜欲，以築宮室池臺之游，私河山爲自有，取財賦若家珍，罪大惡極；擢髮難數。緬維我祖，或教稼穡，或製衣裳，或平水土，或定禮樂，艱難締造，四千餘年。彼沙漠小醜，飲酪臥氈，乃敢盜竊神器，肆虐滔天，此天地山川河海與我祖宗之靈所共照也。自庚子以來，天誘民衷，祖宗來格，義旗屢舉，未奏膚功，蓋其積惡未稔，則刪除難盡也。茲湖北僞督瑞澂，收我漢族軍械，欲以滿奴之百人，殲我國民全軍。義聲一動，萬衆同心，兵不血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七〇四

克復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靈實憑臨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數十年羣策羣力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日來蒐集整備，即當傳檄四方，長驅漠北，弔我漢族，殲彼滿夷，以與五洲各國立於同等，用順天心，建設共和大業。凡我漢族，一德一心，今當誓師命衆，日朗雲空，天空如笑，江清波靜，山川有光，伏維歆享，不盡血誠，謹告。」（註一）

又祭告黃帝文曰：

「維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秋八月朔，越二十有六日，代表鄂軍都督黎元洪，率同全軍人等，謹以太牢元酒之儀，恭奠於先黃帝在天之靈曰：伏以我祖黃帝，開中華文明之國，演神明奕禩之祚，綿衍至今，越四千餘載，達四百兆人，聖神功德，丕著環海，崇報盼饗，自表同情。惟是滿州異種，橫侵政權，二百年來，慘無天日，我族痛心疾首，久思光復故物，克續先烈，臥薪嘗膽，匪伊朝夕。茲幸義旗一舉，不崇朝而克復全鄂；鄰疆響應，不旬日而底定東南，衆志一心，務以殲除異種恢復神州爲目的。元洪德薄智淺，仰託先皇靈爽之憑，近賴同志進行之銳，誓必達到目的，循序布憲，足與寰球各國，並駕齊驅，使我四千年文明古國，於歷史上發異常光彩，子子孫孫，永保幸福，維我先皇黃帝，實式鑒之，尙饗。」（註二）

公推譚人鳳授旗劍，元洪慷慨誓師，歡聲雷動，其誓詞曰：

「惟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鄂軍都督黎元洪，謹以犧牛醇酒，昭告皇天后土而誓於師曰：我祖黃帝，建邦於中土，世世先哲明王，續衍厥緒。爰迄有明，不康於政，遂喪厥宗王。眈彼滿奴辱我二百餘年，先祖先宗，禮樂文教，靡有遺存，欽爾有衆，克振義軍，丕揚我大漢之烈，光復土宇。予小子，實有慚德，辱在推戴，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土，與爾軍士庶民，戮力協心，殄此寇仇，建立共和政體，爾惟克奮英烈，實乃無疆之休，予亦報於汝功。其或不達，而有後至，予亦汝罰。嗟爾有衆，尙欽念哉，決不食言。」（註三）

於是全軍提槍，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四萬萬同胞萬歲，黎都督萬歲。元洪復命居正演講同盟會革命之精神，及創立民國之意義，聽衆鼓舞。元洪旋下台閱兵，依次巡視，官兵愛戴有加於前，上下團結一

心，始實於此時。（註四）

漢口各國領事團推英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按：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譯為盤恩）為代表，持函至武昌軍政府，謁都督黎元洪，表示嚴守中立。

曹亞伯記其事曰：

「二十六日午前十時，各國領事公派英人盤恩持公函送至武昌軍政府，面晤黎都督，說明：『各國甚歡迎中國民軍之勇武文明，在武漢之外僑又承軍政府之保護，極為感激，故特承認民軍為交戰團，各國嚴守中立』云云。黎都督答云：『此次武昌首義，對於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但湖北軍隊之革命亦屬萬不得已。庚子之役，滿清政府太無知識，很對各國不起，近來對於各國人民甚為猜忌，今年又派瑞澂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力謀自立，故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嚴守中立，甚為感激，請閣下回漢口代為致謝』云云。（註五）

革命軍與清軍戰於漢口，革命軍稍挫，前衛司令徐少斌陣亡。第二協統何錫藩辭職，改以張景良任指揮。

張難先記其事曰：

「當時一般同志，謂宜乘昨日大勝之威，猛烈進攻，不宜忽取守勢。而敢死隊隊長徐少斌又自告奮勇，願進攻漢口之敵，何（錫藩）許之。即派敢死隊二大隊，步隊一營，砲隊一營，以謝元愷為司令，徐少斌為前衛司令，其餘步隊均在造紙廠準備。午後一時，徐少斌帶隊前進，行至第二橋以北，即命隊伍開始射擊敵軍，無還擊者。少斌以該處無有敵人，率隊猛進。至第三橋中間，敵軍即用機關槍堵塞隘路口，向敢死隊掃射，少斌陣亡，屍落水中。同時陣亡兵士十餘人，傷二十餘人。砲隊係山砲，射擊亦少命中。午後四時，退回造紙廠。」（註六）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七〇六

武昌軍政府改組。

軍政府改組，都督黎元洪兼軍令部長（後改委杜錫鈞），楊開甲爲參謀部長，吳兆麟、楊璽章副之。孫武爲軍務部長，張振武、蔡紹忠副之。湯化龍爲政事部長（按：湯氏迄未就職），下設外務、內務、財政、司法、交通等局，（尋將政事部取消，改局爲部，並增實業教育兩部。胡瑛任外務，楊霆垣副之。馮濬任內務，周之翰副之。胡瑞霖任財政，陶德崐副之。張知本任司法，彭漢遺副之。熊繼貞任交通，傅立相副之。李四光任實業，牟鴻勛副之。蘇成章任教育，查光佛副之。）（註七）

湖北沔陽州爲革命軍佔領。（註八）

黃興離香港赴上海。瀕行再致函美洲籌餉局同志，望盡力相助。

書曰：

「鄂事起五日之間，湘、蜀、豫、皖皆有響應。武漢之秩序今已恢復。長江流域，指日可定。惟兩粵、滇、閩各省，非待外款接濟，不能獨立發動。今貴局所匯到之款祇二萬圓。南洋各處，亦未有大款來助。計已得之款，以之辦一省之事，尙憂不足，請火速竭力籌電，事方有濟。前所電弟爲實行隊用之萬元，祇用著二千，餘八千撥歸公用，已由電中陳明。弟今趕赴前敵，實行隊員，留粵省待機而動。總之，此次革命，決望成功。望海外同人，盡力相助，時不可失。以公等之明，想得電即奮躍襄事，不俟此書之勸告也。臨行不盡區區。專此卽請籌安。弟黃興頓首。八月二十六日。」（註九）

清御史史履晉彈劾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請變通鐵路國有辦法，以收民心。疏入，留中。

原奏略曰：

「竊自鐵路國有政策宣布以來，全國譁然，民心大失，以至四川糜爛，湖北遂乘機起事。趙爾豐之激變，瑞澂之潛逃，固罪無可逭，而罪魁禍首，則實爲盛宣懷。」

夫各省商辦鐵路爲世詬病，授人以口實者，約居多半，或款不足而先事鋪張，竭小民之脂膏，供箇人之揮霍；或款已集而互爭權利，因私家之火水，誤工事之進行；而所舉總理，部中一奏之後，遂諉卸責任，絕不督催監察，認真整頓。此其過豈盡在各省商辦之人哉？乃盛宣懷昧於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之理，欲快其獨攬利權、調劑私人之計，一旦發難，未經閣議，遂將先朝諭旨，一概取銷；所定接收給票之法，又不一律，以致人心憤激，大起風潮。而猶不悔禍，迨事變猝起，復主持嚴辦，一味壓制。壓力愈大，反動力亦愈大；革黨、土匪，遂乘隙煽惑，釀成大亂。盛宣懷之肉，豈足食乎！

爲今之計，亟宜收拾民心，變通辦法，明諭全國，凡各省商辦鐵路已開工者，照常動工；未開工者，迅速趕造，股款不足由國家補助；而關於幹線各路，限三、四年內一律造成，不得延誤。原舉總理有辦事不實、衆望不服者，撤換再舉，不得瞻徇情面。即以督辦大臣專任監督稽察之責，不另派總辦、提調等官，以免多所耗費，則民心大定，亂事自已。至釀禍之人，如何懲處？宜乾斷迅行。」（註十）

清海軍提督薩鎮冰、幫辦沈壽堃率海軍抵漢口。

薩鎮冰乘楚有兵艦抵漢口，同行者有楚同、江貞、江利三砲艦，在陽邏相遇者有建威、建安、楚泰三砲艦，湖鷹、湖集兩魚雷艇。同時海琛艦亦溯江上駛，抵陽邏後，海容、海籌亦相繼至，薩初駐楚有，繼移海容，沈駐楚泰，繼移海琛。（註一一）

註 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一一一至一一二。

註 二：同註一，頁一一二。

註 三：同註一，頁一一三至一一四。

註 四：「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二八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七〇八

註五：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〇二至一〇三；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一〇九。

註六：同註四；頁三一九。

註七：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四九五）；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

二九〇。

註八：「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九號，「中國大事記」頁二。

註九：「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二六。

註十：「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五十三至五十五。

註十一：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八六。

二十七日（十月十八日） 駐漢口英俄法德日諸國領事，正式會銜佈告中立。

駐漢英俄德日領事佈告文：

「爲佈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國民軍互起戰事，查國際公法，勿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釁，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領事等自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藏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遵守公法，敦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爲此闡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號（八月二十七日）。」（註一）

軍政府乃備答文五份，派胡瑛、夏維崧至漢口交各國領事。

軍政府復文：

「爲照會事，貴各領事深明法理，篤愛友邦，本軍政府不勝感戴。本軍政府起義之由，全係民族奮興，改革立憲假面，建立中華共和國，維持世界和平，凡有欲限制本軍政府之意思，使本軍政府不得獨立自由者，本軍政府縱用如何損害之手段，亦是我民族應有之權利，貴各領事既經嚴守中立，本軍政府必竭盡義務，以表敬愛友邦之微

忱，除另派專員致謝外，理合備文照會。

附領事團與民清兩軍聲明中立事件之款：

一、領事團宣言，勿論何方面，如將砲火損害租界，當賠償一億一千萬兩——黎都督即承認負責保護，清提督薩鎮冰抵漢後亦照此聲明簽字爲據。

二、領事團宣言，如兩方交戰，必於二十四點鐘前通告領事團，俾租界婦孺可以先期離避。

三、領事團宣言，如兩方交戰，必距租界十英里以外，勿論陸軍水軍皆然。」（註二）

於是軍政府乃頒佈禁止洋商販賣軍用品接濟清軍辦法，包括兵器、彈藥、被服、馬匹，通訊及交通材料等，以求各國之贊助。

革命軍與清軍整日激戰於劉家廟，管帶趙承武陣亡，清軍受挫，傷亡甚重。

清軍張彪所部約一營及河南新到軍隊二千餘人，主力分駐劉家廟停車場及度支部造紙廠附近。薩鎮冰所率艦隊楚有、建威、楚同、楚泰、江利泊日租界下游；是日來漢者尙有建安、蘇亨二艦。革命軍渡江極難。本晨，兩軍正式交戰。革命軍以砲四門，步兵一千三百餘人向劉家廟方面挺進，清軍迎戰，並由江中軍艦開砲掩護，戰約一小時，民軍退至大智門附近。上午十時許，革命軍管帶趙承武率數十人冒死進攻，清軍急退，奔據鐵路乘車遁，革命軍聚而追之，清軍亂槍齊發，革命軍頗有死傷，承武亦中彈死。正午，革命軍指揮官何錫藩率部向劉家廟進攻，激戰至下午四時，清方有火車一列，載步兵一標，砲兵一隊，向劉家廟前來，革命軍鐵路工人毀路十餘丈，敵車駛近，革命軍砲兵毀其車頭，列車盡倒，清兵紛紛逃出，死傷甚衆，革命軍羣起奮擊；沿途民衆亦奔赴驅清軍，清軍潰散，退至三道橋而止。是役清軍死四百，傷未詳；革命軍死傷三百五十餘人。清兵所載兵器、衣服、糧食盡爲革命軍所有，旋清軍再來攻，革命軍猛擊之，清軍向瀕口退却，時已將夕，兩軍遂休戰。（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七〇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七一〇

宜昌光復。

川路風潮發生，鄂督瑞澂派三十二標二營兩隊，四十一標一營駐防宜昌。武昌首義消息傳來，四十一標一營負責同志唐犧支赴巡防營與三十二標排長沈嶽喬等聯絡起事。駐宜統領崇欽警備雖嚴，然知無力抵抗，於二十六日率其一部下竄，同志追緝未及。本晨，犧支密遣四十一標左隊及後隊分防城門及各要點，沈嶽喬梭巡城外，並派代表向其管帶楊正坤索取彈藥，楊即逸去。於是宣布反正，道府投誠，即於是晚不發一彈，光復宜昌全城。（註四）

同盟會員焦達峯等百餘人，在長沙密議，定九月初二日起事。

是日，湖南同盟會員焦達峯、陳作新、安定超、袁天錫、彭友勝、文經緯、易宗義、吳作霖、袁劍非、徐鴻斌、湯執中、劉安邦、張家勛、譚滿芳、劉大禧、丁炳堯、劉光榮、陳林戟、王鑫濤、曾國鈞、王鴻鈞、姚玉山、楊湘俊、熊光漢、易克駿、楊守箴、黃翼球、鄧超、成邦杰、王猷、黃鎮、劉盤、曹伯聞、向冠臣等百餘人會議於賈太傅祠，決定初二日起事。（註五）

四川保路同志會發佈聲討趙爾豐檄文。

文曰：

「朝廷立憲，普天同遵，食土爵祿而不遵王立憲，以戕朝廷赤子，即係叛臣，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考查歐洲立憲各國政府，原無逮捕議員之理；議員且不可捕，況議長乎？今我全川議長蒲（殿俊）羅（綸）等熱忱爭路，力挽利權，本為強國計也，而川督趙爾豐用野蠻手段，妄加囚錮。同志人等頭頂先皇德宗牌位，跪轅懇釋，更祈代奏，願遵先皇德宗之諭，路歸商辦。不圖爾豐炮斃懇恩之民，並碎先皇神位，以臣轟君，非叛逆而何。」

由是川民始遂同志圖丁來省乞救，該逆反以罪名栽誣，妄懸賞格，四出防兵，橫施開花大炮，轟斃無數良民。搜民之財，姦民之女，更焚燬民房，不下百千萬戶，全蜀寒心，人人切齒，而趙逆反以防兵之所焚燬，捏誣我民。

使先皇復起，不知若何流涕，若何痛哭，若何嚴治趙逆之罪也！

惜皇靈已渺，斧鉞誰加，以至該逆數承盛宣懷賣國奴之意旨，狼狽爲奸，不憚喪七千萬人生命財產，以鞏固其身家。故忍剿義民，敢轟皇位。憶！我朝二百餘年，凡全國督撫，間有不臣不子者，至趙逆而已極。

該逆既釀巨禍，尤復屢下告章，欺哄我民，並有助紂爲虐之官員，亦隨聲附和，出示誣民。殊不知人心不死，公論難逃，日今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崑）、岑宮保（春煊）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視焉可耳。

且趙逆之與川民，仇不共戴天矣。奏亡我鐵路於前，焚剿我義民於後，是陷我民爲亡國之奴，橫加我荼毒之慘，凡被剿之家，恨不能寢其皮，食其肉；卽未剿之家，亦恨不能剖其腹，剗其心。

茲者，爰告同人，團體務宜堅固，合七千萬人爲一命，卽合七千萬人爲一心；結爲死士，奮其死力，抱路存與存，路亡與亡之思想，謹守秩序，不可奪城池，侮官長，打教堂，擾平民，以文明之義師，聲討趙逆之罪狀。若稍解體，不特路權難挽，卽川民未失路權，而趙逆之蹂躪，將來更有不堪設想者。

我七千萬同胞，趁我戈，礪我刃，衆志成城，兵勿亂動，彼來則擊，彼敗勿追。以俟剛直岑公降臨錦里，收回我路權，更生我民命，昭雪我民冤，驅除我猛獸，同人等捲旗息鼓，罷而歸耕，以歌頌皇王之聖德，而樂賢弼之玉成也。」（註六）

上海「民立報」發表「論川鄂有連合之勢」社論。

本日民立報刊載署名「咫」之「論川鄂有連合之勢」，文曰：

「川亂之初起也，西林不欲殺人，而朝廷必欲其殺人；西林力保川民之不反，而朝廷必以爲已反；西林以此上失政府權心，不獲諫行言聽，而引疾以求去，朝廷亦若惟恐其不去者，電奏夕陳，諭旨朝下；朝廷之於西林淡漠置之也，固已久矣。乃當其避地回滬之初，而忽有重起督川之命，且舉節制軍隊之權，盡以屬之，其於袁世凱猶有會同廬昌之言，而於西林獨無會同端方之語，以政府與西林意見之深，苟非川事糜爛已至萬無可解之時，何能幡然改悔如此？以記者之臆見測之，竊恐暴狼嗜殺之趙爾豐，雍容持節之端方，亦已回歸於無何有之鄉，而華陽黑水間，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七二二

非復政府威令之所能及矣。

吾人盱衡鄂亂，爲政府借箸以籌，所爲萬一之冀幸者，以鄂渚一城，孤懸江介，四無援應，大兵雲集之時，計尅日收復已耳。倘蜀事果如鄙見所猜度，則長江之大事已去，雖有百萬之師，亦未能遽操勝算矣。武漢爲四戰之地，而非深根固蒂之區，必後路有堂奧之可憑，而後可以收進戰退守之勢，故湖南與四川同爲湖北上游，自古用兵者之所必爭。而長沙庠隘，迥不如梁益之地大物博，苟得全蜀以爲堂奧，而以武漢爲之門庭，則高屋建瓴之勢已成，進可以雲擾齊豫之郊，退猶足披猖皖贛之界，合蕭統孟知祥而一之，豈區區狐鳴篝火者，所可同日而語者耶！

且蜀事，尤有大殊於昔日者，蜀地土狹人稠，生計艱窘，承平無事之時，猶有必亂之勢，卽微爭路一舉，亦常有岌岌不能終日之慮。伏莽潛滋，恆思乘間而起，路事爭端既開，乃驟舉八千餘萬川民內嚮之心，一朝而盡携之，重以屠伯爲之總督，恣睢狼戾，口肆屠痛，川民水深火熱之危，蓋自屠崇明張獻忠以來未有慘如今日者矣。于斯時也，適有鄂中革黨，乘釁西來，挾其弔民伐罪之手段，以噓沫而撫摩之，淵魚叢爵之毆，曾何足以喻其轉移之速也哉？嗚呼！西南半壁割據之大勢已成，龍血玄黃戰爭方始，舉足左右，輕重攸分，嗟我國民，尙其善自爲謀，而無惑於淺識之見，昧昧於逆順之界說也歟！」（註七）

按：民立報爲革命黨人于右任經營之報紙，亦爲中部同盟會之言論機關。保路運動事起，民立報同情川民，對清政多所抨擊，惟措詞之間不得不有所隱諱。至是乃公開排滿，力促川鄂合勢以覆清廷。

清廷促袁世凱力疾就道，並促岑春煊迅速起程赴川。

清廷諭內閣：

「電寄袁世凱，現在武昌漢口，事機緊迫，該督夙秉公忠，勇於任事，著卽迅速調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優加倚任之至意。」

又諭：

「電寄岑春煊，據電奏因疾再請開缺等語，覽奏殊深廑系。該督向來勇於任事，現在川事緊急，諒亦不忍漠視，務卽體念時艱，振厲精神，迅速起程，稍釋朝廷西顧之憂，毋得再行瀆請。」（註八）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二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頁一四〇至一四二。

註四：同註一：頁一九〇至一九一。

註五：光復長沙之會議，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一九。

註六：國史館審校稿。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頁。

註八：「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五十七。

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 革命軍何錫藩部大敗清軍，攻克劉家廟車站，清軍退走溝口。

本日晨，革命軍以步兵約二千八百人，砲、工、馬各隊，合計三千餘人，開始進攻。大砲數門，布列砲馬場附近，在砲兵掩護下，以馬隊爲先鋒，步兵右翼沿鐵路線；正面及左翼，則散布於鐵路線外村落與田野，進攻目標爲劉家廟方面清軍之防禦陣地，總指揮爲何錫藩。清軍在丹水池一帶，布橫陣，分左右兩翼迎戰。更出支隊包抄革命軍後方，革命軍於戰前已得確報，乃別出一軍伏中途，斷其包抄之隊，而以兩翼捲攻其左右，砲隊轟其中堅，更出散隊紛擊之。清海軍於上午十時開向上游，對我軍署加砲擊，僅一二小時即停止，駛返下游，故革命軍進攻益猛烈。清軍不支，紛紛竄入棚戶內，鑿孔開槍，革命軍施以火攻，清軍乃大亂。革命軍遂於下午三時占領劉家廟車站，清軍潰走瀟口車站，革命軍追擊之，清兵棄馬逃，降者數十人。林翼支復繞道擊之，清軍死傷至多，捕其軍官三人，斃其管帶一人。劉家廟附近人民振奮歡呼，爭爲搬運；商會且備食品犒師，放鞭炮致賀。此後兩軍相持於造紙廠三道橋之間。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八日

，陣地無大變化。（註一）

軍政府檄電各省漢人督撫，無拘君臣小節，復興大漢山河。

電曰：

「黃漢與清賊不兩立，吾不殺彼，彼必殺吾。本軍政府爰舉義旗，剷除胡賊。軍興以來，義聲所播，萬姓歡迎，貴大臣亦黃帝子孫，雖暫任封疆，未必不見疑於韃靼，觀岑袁已事，可以明矣，而岑之此次赴川，主和平辦理，已不容於清賊。故今日派袁，無非使吾自戕同類，而清賊坐享其成耳。貴大臣深明大義，洞燭奸謀，此中利害，當已盡知，即不爲一身計，何獨不爲子孫一計之乎。漢族興亡，在此一舉。幸貴大臣無拘君臣小節，而貽萬世殷憂，盡歸乎來，共襄民國，拯同胞於水火，復大漢之山河。爲此檄告。」（註二）

清廷命廢昌、袁世凱、岑春煊、端方，沿途宣佈朝廷德意，撫輯軍民。

略曰：

「川鄂兩省被擾地方，猝遭此變，固已荼毒不堪，即賊匪未到之處，亦不免風鶴頻驚，致有遷避流離之苦。著蔭昌、袁世凱、岑春煊、端方，沿途宣布朝廷德意，妥爲撫輯。並剷切曉諭軍民人等，勿爲邪說所誘，隨聲附和，勿爲謠言所惑，徒事張皇。（註三）

清廷命長江一帶水陸各軍，暫歸湖廣總督袁世凱節制調遣。

清廷諭內閣：

「袁世凱現已補授湖廣總督，所有長江一帶水陸各軍，均著暫歸該督節制調遣，會同沿江各該督撫，妥籌辦理。」（註四）

清廷緩裁綠營巡防隊。

清廷以四川爭路事起，新軍多不應調遣。武昌首義，又起於新軍。適魯撫孫寶琦、陝甘總督長庚，先後奏陳裁減綠營巡防隊之窒礙，諭命陸軍部覆議，亦認為應暫緩裁減，本日乃有是命。

清廷諭內閣：

「陸軍部會奏，遵議各省綠營巡防隊，擬請一律暫緩裁減一摺，據稱裁減綠營巡防隊，係顧全財政起見，惟當此時局艱危。綠營巡防隊可以輔陸軍巡警所不及等語。所有宣統三年豫算案內，各省奏明礙難裁減之綠營巡防隊，均著免其裁減，並四年豫算，除直隸江贛等省仍照奏准各案辦理外，餘著一律暫免裁減。」（註五）

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奏劾王人文、趙爾豐，並請釋放蒲殿俊等。

端方以王人文、趙爾豐，處理川人爭路，始則縱放，繼乃操切，致電內閣代奏，請予懲處，並釋放蒲殿俊等九人。原電略曰：

「竊謂此次川事糜爛，實由官民交關而致。王人文、趙爾豐既曲徇蒲殿俊、羅綸等之言，提倡保路於前；趙爾豐又誤用田徵葵、周善培等之言，激憤人民於後。全川公論，均謂川人自有爭路之舉，若非大吏推波助瀾，路潮必不至如此之烈。及後從事彈壓，若非諸人貪功，捕風捉影，熒惑長官，陷蒲、羅以叛逆，並槍斃頂香呼訴之人，人民怨毒亦不至如此之深。……」

至諮議局議長法部主事蒲殿俊，諮議局副議長舉人羅綸，度支部主事鄧孝可，侍講銜翰林院編修顏楷，貢生張瀾，民政部主事胡燏，舉人江三乘，舉人葉秉誠，舉人王銘新，對於路事異常憤激，惟於匪事概無干涉，應懇天恩即予釋放。諮議局副議長法部主事蕭湘，本年七月，同案被逮羈留，應請一併免其置議。……

王人文、趙爾豐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於前，復不能弭變於後，亦屬咎無可辭。應如何酌予懲處，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擅擬。」（註六）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四二至一四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二十九日

七一六

註二：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二〇；「民立報」，辛亥年八月三十日第二頁新聞。

註三：「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六十四至六十五。

註四：同註三，頁六十六。

註五：同註三。

註六：「辛亥四川路事紀略」。

二十九日（十月二十日） 孫先生文自芝加哥赴紐約。

孫先生偕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本日自芝加哥抵紐約，聞黨人圖粵急，廣州將下，爲免流血計，乃致電清兩廣總督張鳴岐，勸其獻城歸降，而命同志保全其性命。（註一）

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致書清海軍提督薩鎮冰，勸海軍響應革命。

黎元洪早年曾肄業天津水師學堂機械科，甲午之役任廣甲管輪，後從湖廣總督張之洞教練湖北新軍，由護軍馬隊長，洊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薩鎮冰於元洪肄業天津水師學堂期間，曾任課六月，二人有師生之誼，故致函相勸。書曰：

「夫子大人函丈：前肅一函，早邀鈞鑒，然至今未奉訓諭，中心惕悚莫安，洪此次所以出督諸軍之由，實非由於不得已，敢敬再上告於軍門之前：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砲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爲應允。吾師素知洪最謹厚，何敢倉猝出此，雖視事數日，未敢輕動，蓋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團體若何？事機若何？如輕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爲漢族雪恥，轉增危害。今已誓師八日，萬衆一心，同仇敵愾，皆武王云：「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則一心之人何止三萬，而連日各省紛紛之士，大多留學東西各國各種專門學校，及世代簪纓，各有專長，閱歷極富，並本省官紳人等，故外交著手，各國已認爲

交戰團體，確守中立，黨軍亦無侵外人及一私人財產之事，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視為創見，即各國革命史亦難有文明若此。可知滿清氣運既衰，不能任用賢俊，致使聰明才智之士，四方畢集，此又豈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即就昨日陸戰而論，兵丁各自為戰，雖無指揮，亦各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持刀協擊，毀損鐵軌者指不勝屈，甚有婦孺餽送麪包茶水入陣，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奮武。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為滿族作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民國，維持世界和平，是以連日通告各國政府，遍檄各省同胞，勸其各自獨立，以備聯合，擇定地點，公舉大總統鎮攝治。同胞歡迎此言，聲震天地，故一戰而殲敵數百，現今滿漢興亡之機，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巳明。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者，一係吾師平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如他項革命可比，以數小時之間，居然恢復武漢三鎮。其地有兵工廠、鐵廠、織布局、紡紗局、麻布局、繅絲局，為全國商務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值交通之世，國都合建於此，始能與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華盛頓相頡頏。刻下又風聞永平秋操，滿漢各兵，亦交相鬩門，果如所云，則天數已定，豈人力所能為！洪受業於師，學識淺陋，不能擔負重任，已向同志宣告，將以黨軍之所要挾者，倩諸先生登輪，要求師憲。昔人謂謝安云，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同胞萬聲一氣，謂吾師不出，如四萬萬同胞何！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至，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以方輿之民國國民，同運盡之清廷抵抗，華盛頓與美，八年血戰，吾師若出，將見不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知弟莫若師，知師亦莫若弟。洪雖不肖，不為旗人之奴，獨不為大匠之弟子？時乎！時乎！師一出，不但名正言順，而實較勝於湯武，何也？蓋湯武救民，猶自為帝，吾師救民，必不讓華盛頓專美於前也。洪非為私事干求函丈，實為四萬萬同胞請命，滿漢存亡繫於師之一身，齊王反手，洪計之已熟，否則各同胞視為反對此志之人，即以滿奴相待，雖洪亦不能禁止其不要擊也。倘不以為妄，尚希訓示祇遵，當即率漢族同胞出郭歡迎。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即請鈞安。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受業黎元洪上。」（註二）

黎元洪復致書清海軍楚有、楚同、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各艦長。

文曰：

「諸位船主大鑒：本軍政府起義，爲漢族復仇，光復我舊山河山，前已函薩軍門，詳陳一切，已邀默許。今日本軍政府作戰計劃，意在撲滅滿奴，故密彈攻擊，專注楚豫，藉表本軍政府對諸船主之微忱，而諸船主竟未還擊一彈，具見船主深明大義，共表同情。本軍政府暨我漢族同胞，罔不額手遙對稱謝，但貴輪何不開往鮎魚套，而仍在下游，想諸船主別有深意，果如所云，漢族存亡之機，在諸船主一臂之助，孰無心肝？孰無血誠？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滿族奴隸，殘害同胞？請勿猶豫，漢口陸戰，日昨劉家廟，已爲我軍佔領，足見祖宗默佑，滿人氣運，合該盡絕，此已見端，諸諸船主下一決心，誅鋤船內滿賊，共成義舉，則將來漢族復仇史，諸船主必大有光榮。巍巍銅像，只一反手間，即可取得。倘不河漢斯言，敢乞即日實行，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此請決安。八月二十九日黎元洪上」。（註三）

漢口革命軍再度進攻瀾口，指揮張景良佈置欠週，仍未攻克，乃據三道橋採取守勢，雙方砲戰不已。

張難先記其事曰：

「二十九日拂曉，第二協令謝元愷之一標，潛由三道橋，陸續赴瀾口。滿軍步哨，已發覺鳴槍。謝標隊伍猛進，將敵步哨刺死數人。旋至三道橋北端，敵用機關槍掃射。謝標死傷甚衆。復用衝鋒喝進，敵仍不退。唯所有隊伍，均在橋上成縱隊形，既不能展開，又不能前進，被擊死落水者不少。於是退回二道橋隄防佔領。少頃天明，敵用砲隊與機關槍，向我隄防隊伍猛擊，謝標仍退回原地。兩軍在三道橋兩端，各用砲射擊。至第四協隊伍，由籐子崗附近，用船渡至瀾口右岸，亦因地勢低窪崎嶇，難於前進。且滿軍防禦嚴密，當在彼處停止。旋以正面步隊退却，亦退回原防。張景良見各隊退回原地，即令砲隊向三道橋北端敵人射擊。一面令在造紙廠一帶防禦。」（註四）

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派徐世昌自北京微服至彰德，探詢袁世凱意旨。

袁世凱以徐世昌、奕劻爲介，向清廷提出要求多端：

「一、明年即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寬容此次起事之人，四、解除黨禁，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之全權，六、須與以十分充足之軍費。」（註五）

按：袁世凱此種要求，前四項在用以緩和革命黨人及立憲派之心理，後兩項則借以收攬軍事實權，既可見好革命黨人，又可逼使清廷不得不對其倚重，而處於調停之地位，從中操縱，以收漁人之利。

清廷從河南巡撫寶芬奏，命郵傳部檢查有關革命黨書函。

清廷諭內閣：

「電寄寶榮，電奏悉。近年海外革黨，時有悖逆書函，郵寄內地，煽惑人心，所請飭下郵政大臣，於入口各埠暨內地各局，遇有寄交各處學堂軍隊會社公函悉心檢查一節，著郵傳部知道。」（註六）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參照梅喬林「開國前美洲華僑革命史」頁三十五。

註二：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一三三至一三六。

註三：同註二，頁一三六。

註四：張難先「湖北革命知錄」頁三二三。

註五：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四五。

註六：「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七十一至七十二。

三十日（十月二十一日） 歐洲各國輿論同情中國革命。

本日上海民立報彙錄歐洲關於中國革命之電報多則，節錄於下：

每日郵報(Daily Mail)：「不侵及歐人，則不應干涉。即使攻及歐人，亦應由列強水師聯合辦理，無維持滿洲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三十日

七二〇

政府之權利，革命乃中國國力相爭，不涉外人事。」

每日記事報 (Daily Chronicle)：「受虐人民反抗腐敗專制政體，爲自由黨人中之愛誼主義，中國慘受滿政府之野蠻政體，歐洲人早已目不忍睹，凡有血氣之歐人，想決不作滿政府之走狗也。」

每日電報 (Daily Telegraph)：「目下列強無干涉之理，且有滿洲人剝削中國人教育及自治權利，此種衰老政府自當滅除。」

每日電報 (Daily Telegraph)：「十八日論說，又大歡迎革黨，並言凡人救其國於水火之中，若係人類者莫不表同情。中國人非愚而又非無能者，數日之內當可見中國共和政體。」

法國辯論日報 (Des Debats)：「二十七口謂列強應絲毫勿干涉，果中國分裂兩國，則兩面皆不得好處。」

倫敦泰晤士報：「政府兵並未得勝，第一戰雖未成功，然全國人民皆傾向革黨。」「列強不可干涉，且言各國已承認，甚欣慰云云。」（註一）

漢口革命軍與清軍在三道橋繼續砲戰。

革命軍連同昨日共死二百餘人，傷七十餘人。軍政府參謀部決定暫取守勢，構築堅固工事，嚴密防禦。並電催各省響應，及京山鄂軍副督劉英從速來援。（註二）

四川北路同志軍圍攻什邡、德陽兩縣，並聚集潼川、順慶一帶，盤詰行旅，搜檢公文。

清署川督趙爾豐致電內閣代奏，川省「通陝之路已斷，直成絕地。」懇請「速派得力軍隊，星馳赴援，勿拘省界之遠近，能早派一日，即得一日之用。」（註三）

清廷從袁世凱奏，准在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召募壯丁一萬二千五百人，照武衛左軍現行營制，編集二十五營，作為湖北巡防軍，並飭度支部速撥四百萬

兩，以備支用。以副都統王士珍襄辦湖北軍務，經理增募新軍，佈置後路各事。命軍諮府正使馮國璋，迅赴彰德籌商一切。至袁世凱請調之副都統銜開缺奉天度支使張錫鑾，已革黑龍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隸候補道段芝貴，山東軍事參議官陸錦，直隸補用副將張士鈺，直隸候補知府袁乃寬，均准調赴前敵差遣委用。並著第四鎮統制官吳鳳嶺馳赴前敵，妥籌調度。（註四）

清廷再促劉春煊早日赴川。

清廷諭內閣：

「電寄岑春煊，據電奏，因病一時斷難就道，薦賢自代等語。朝廷特簡該督戡定川亂，倚任甚專。仍著趕速調治，早日赴川，以慰廑系。」（註五）

各地人心浮動，風聲鶴唳。

上海民立報記其事曰：

北京：「京師各學堂均停課，教員學生紛紛逃散。」「此間現銀缺乏，市面大變，聞親貴大老均攔運大宗現款，存入外國銀行，或攜逃他處。」

揚州：「本郡自得鄂亂警報，各界驚恐非常，謠言四起，市面牽動之現象岌岌可危，大有朝不保暮之勢。」

清江：「江北官紳士商自得鄂警來電後，地方頗為不靖，而官場亦下令戒嚴。」（註六）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八月三十日，第一頁專電。

註二：「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五二；「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二四。

註三：「趙公季和電稿」卷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八月三十日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一頁七十四至七十五。

註五：註四，頁七十五。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八月三十日，新聞。

七三二



九月

初一日(十月二十二日) 長沙光復。

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峯(昱)、陳作新聯合新軍起義，巡撫余誠格遁走，巡防統領黃忠浩被殺，長沙光復，由焦達峯、陳作新分任正副都督。彭楚珩「湖南光復運動始末記」記其事云：

「湖南黨人焦達峯、陳作新等，原與武昌文學社、共進會有同時起兵之計劃，及武昌起義，長沙新軍亟謀響應以制清軍。湘撫余誠格恐新軍有變，與巡防統領黃忠浩謀，一面將子彈繳存軍裝局，一面將新軍四十九標一、三兩營五十標兩營調離長沙，並調回巡防隊十餘營，以圖鎮壓新軍。達峯等以事急，藉口子彈過少，不肯成行。遂於本晨晨集合四十九標全體及五十標一部分同志宣佈革命宗旨，携砲入城，直攻督署。余誠格聞聲先逃，黃忠浩被殺，於是長沙光復。翌日各界集議於諮議局，推舉焦達峯爲都督，陳作新爲副都督」(註一)

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所記湖南獨立經過甚詳，茲錄之於下：

「其時，湖南巡撫爲余誠格(閏六月十四日，由陝西巡撫調任)，新軍一混成協統領爲楊晉，所轄第四十九、第五十兩標共四千人，巡防營統領黃忠浩，所轄五十一隊共一萬五千人。

武昌舉義，首先響應者爲湖南，主動者爲焦達峯、陳作新。焦達峯原與居止、孫武等策劃兩湖發難者，新軍兩標駐城內，余誠格慮其爲亂，先令駐紮城外，繼令移駐常、辰、衡、永，以散其勢，而調巡防營入城。焦達峯者(新軍隊官)，洪江會首也，恆言其部下有萬餘人可用，黨人譚人鳳、文斐、曾杰等欲以焦部發難，炸撫署。焦部多流氓，未得多數同意，然蓄慮待發甚急。黨人陳作新、黃翼球、吳作霖等日赴軍營，稱說革命，巡撫調開新軍，新軍愈疑懼，要求子彈，不果行，於是約定九月朔黎明舉事。至期，焦達峯率第四十九標(砲營)攻入小吳門；陳作新與易堂齡率第五十一標攻入北門。兩軍會合，打軍械局，即進攻撫署，署兵皆逃散，而城內巡防營亦變，余誠格避入水師營。水師亦變，遂登湘帆小輪，旋走滬。協統楊晉亦逃，統領黃忠浩被殺。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一日

七二四

當變兵擾攘時，焦達峯等逕往諮議局開會，達峯昌言曰：『余在湘謀革命，最先又最久，功首，宜爲正都督；陳作新臨事奔走，俾新軍防軍，並行不悖，功次，宜爲副都督。』文斐如言，以紅紙大書黏壁曰：『正都督焦達峯，副都督陳作新。』達峯即著清制協統服，坐堂決事。

焦任都督後，將湘軍（合湘軍巡防營）擴充爲五師，以余欽翼（第五十標標統）、趙春霆、曾繼梧、王隆中（混成協統）、梅馨（第五十標第二營管帶）爲第一、二、三、四、五師軍統。」（註二）

附錄：湖南軍政府告示

本軍政府特舉義師，光復祖國，對於內外軍民學商各界，極行保護主義，秋毫無犯，以昭大公。凡內外各界人等，均宜靜安，勿用驚恐，倘有不軌之徒，乘間肆行，就地取斬。所有保護條件，布告於左：

一、承認外人關於清政府之借款、賠款。

二、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甲）各國公使領事府住宅，租界商業。（乙）各國所設教堂、醫院及學堂。（丙）各國輪船，及其輪船公司碼頭。

三、請求各國不得接濟清政府軍裝火藥糧餉，及一切軍用品，並確守局外中立，不得暗中援助。

四、保護本國各項人等生命財產，不得侵犯。

五、保護市面照常、一律交易。

六、保護各種學堂、公司、會社，及一切衙署團體，照常一律治事（註三）

按：長沙之光復，使武昌軍政府無後顧之憂，得以專力對抗北來清軍。又因長沙之增援，革命軍始能在漢口漢陽與清軍對抗月餘之久，爭取時間，以待各省之響應。

陝西西安光復。

西安新軍混成協參謀長兼管帶張鳳翽、管帶張益謙等舉義，光復西安，公推張鳳翽爲都督。陳春生「辛亥陝西光復記」記其事云：

「先是同盟會陝西籍留日同志徐朗西、康寶忠等同國之後，約同黨人景梅九、李仲特等，聯絡本地會黨，以謀發動，曾會集開元寺馬開臣學塾，推舉李仲特爲會長。由景梅九擬定四言密約曰：「秘露死決，接交寧缺，分途並進，破壞建設。」由是革命思想日進，又從而運動新軍，入會者日衆。乃與新軍將領王毓江等謀，待機發動。事爲將軍文承（按：文瑞之誤）及巡撫錢能訓所悉，將軍械局槍枝彈藥分發所部旗兵，嚴爲戒備，日事搜捕，黨人被難者八百餘人，新軍乃相約九月八日爲發動之期。詎第一標第三隊，第二標第三隊，均奉命於九月三日移駐外縣，乃改期九月一日發動。是日晨，西關外新軍計炮隊三營，工程隊二營，馬步隊二營，以白布纏臂，相率入城，焚撫署，錢能訓跳足越牆遁。旗兵退守滿城頑抗兩日，力盡乃逃，文承（瑞）投井自殺死。是夜革命軍諸領袖，齊集於城東軍械局，公推張鳳翽爲都督。初三日佔領渭南、臨潼各地。」（註四）

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所記西安光復經過如下：

「其時新任陝西巡撫爲楊文鼎（閏六月十四日由湖南巡撫調任）未到任（十月初十日開缺）。布政使錢能訓暫行護理（閏六月初四日），新軍一混成協統領爲王毓江。

陝西新軍，本多陝、甘籍，及恩壽撫陝，王毓江充協統，王毓人，自是陝西新軍中遂多南人，其隨熊成基逃出之軍士，幾全數援挈而至。先是留東學生徐朗西、康寶忠、井勿幕等在西安聯系新軍並本地會黨。武昌警報至，省城戒嚴，錢能訓以陸軍不可恃，令第一標一營開往漢中，第二標三營開往龍駒寨，第一標三營開往長武，而添募防營。第一標三營。督隊官錢鼎者，革命黨魁也，與諸軍密謀起事，九月初一日，第一協參謀官兼第二標一營管帶張鳳翽、第三營管帶張益謙、第二標二營隊官劉自新、周子貞、砲隊隊官余永寬、馬隊隊官曹任康等，整隊由南門入。時事起倉猝，巡撫、將軍方赴諮議局行開會禮，散歸。文瑞前驕，猝與新軍遇，中彈死三人，紆道歸營，即與副都統承燕、克蒙額登城籌戰守；錢能訓則撤守城兵閉四門。當是時，臨潼巡防營亦變，趨至城下，中學堂學生開門納之，新軍進城後，分佔藩庫，軍裝局及各官署。能訓穴牆走，匿巡捕馬家，後三日知大事去，即以槍自戕，不死。長安縣知縣德瑞，自剄死。餘官吏或逃或囚。於是佔領省城（漢城）。新軍即趨滿城。滿城在北門內，北負城垣，西南與鼓樓接，民軍攻之多在西，故城東不設備。張鳳翽獨持刀自缺垣躍下，拆缺口，放一騎入，遇室焚之。旗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一日

七二六

兵望見火起，遂大亂，將軍文瑞投井死，副都統承燕、克蒙均闔室自戕，婦孺號哭，廣集北門城樓上自焚。新軍入與旗兵巷戰一夜，死二千，滿城亦爲新軍占領。」

「（初二日）」張鳳翽以功推爲復漢軍大統領，張世謙、錢鼎爲復漢軍副統領，十月初六日，設軍政府於高等學校，改統領口都督。以李興、焦冰、郭希仁、吳映星爲參謀；尹昌齡爲民政部長；張瑞璣爲財政部長；陳官韶爲司法部長。」（註五）

湖北清軍主力集中孝感，革命軍由劉家廟進攻三道橋，已達頭道橋，清軍以山砲猛擊，革命軍復退至原陣地。（註六）

清資政院第二次院會開議。

清資政院本日召開第二次院會，到會議員一百十七人，清監國攝政王載灃派禮親王世鐸代臨，行開院禮。諭曰：

「朕寅紹丕基於今三載，勤求治理，夙夜兢兢。茲屆資政院第二次開院之期，爾議員等其敬聽朕命：方今世界文明，憲政尤爲當務之急；自上年十月仰體先朝與民更新之意，俯順內外臣工之請，特降諭旨，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並修改籌備事宜清單。期限則年近一年，籌畫乃日繁一日；該院負國民之重望，實協議之權輿，前者已略具規模，今茲當更有進步。所有應議事項，亟應集衆思以廣益，求一足以折衷，以期漸有端倪，日臻完備。除上年該院未經議竣各案仍應接議外，朕特命國務大臣將各項案件，陸續籌擬，照章交議。爾議員等洞觀國勢，熟審輿情，其各體念時艱，發摠忠愛，總使法立而民不擾，論定而事可行，用以鞏固邦基，弼成郅治。朕有厚望焉，將此特諭知之。」（註七）

按：此次院會議員出席不及半數，湖北籍議員竟無一人參加。清廷親貴蒞場觀禮者甚少，因此景象極爲蕭索。資政院總裁世續自武昌起義後即稱病不出，由副總裁李家駒代理，禮親王世鐸致開院詞時言不由衷，出席議員多表不滿。（註八）

註一：彭楚珩「湖南光復運動始末記」，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一一至五一一）。

註二：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〇八至二〇九。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十二日，第三頁新聞。

註四：陳春生「辛亥陝西光復記」，引自「革命文獻」第五輯（總頁六七五至六七六）。

註五：同註二，頁二一〇至二一一。

註六：同註二，頁一三四。

註七：「內閣官報」，宣統三年九月初二日第六十一號，文海出版社影印版頁二十一至二十二。

註八：「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初三日第二頁專電。

初二日（十月二十三日） 九江光復。

同盟會員林森、吳鐵城、蔣羣（君羊）等，策動新軍舉義，光復九江，推標統馬毓寶爲都督。蔣君羊「辛亥江西光復記」記其事云：

「初同盟會員林森（子超）、吳鐵城等，在九江設書報社，從事革命之宣傳與活動。駐防九江之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及警察所長李先曾，均與林森等通聲氣，當地會黨亦與鐵城有聯絡。武漢起義消息傳抵九江後，八月二十五日林森、鐵城與當地同志蔣羣（君羊）等計議，分頭策動軍警砲臺民衆團體，於一星期內部署完成。會匪鎮冰所率海軍溯江而上，並傳南昌將派五十五標來九江設防，黨人乃於九月二日晚，先由岳師門外金雞坡砲臺放號砲三聲，各營隨之響應，臂纏白布，進攻道府兩署。九江道保恆、知府璞良，聞風潛逃，九江遂告光復。全城換青天白日旗，推舉馬毓寶爲都督，徐世法爲砲臺司令。一面固守湖口、馬當砲臺，並出兵南昌及安慶。」（註一）

另據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所記九江獨立經過如下：

「九江扼長江咽喉，自得武漢警報，巡撫馮汝霖派第五十五標統帶莊守忠來尋防堵，駐南門外洋火廠；又派提法使張檢來潯，督辦江防，帶衛隊四十名，駐鐵路公司。南京派第五十三標統帶馬毓寶開往九江，駐城內。其時，黨人李烈鈞等，在潯進行其力，九月初二日午後一時，馬毓寶率領第五十三標，聯合第五十五標一營管帶范紹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二日

七二八

二營管帶何振達、砲臺總臺官徐世法舉事。是夜十時，金雞坡砲臺營，先放號砲，城內新軍，舉火爲應，而巡警及防軍無抵禦者。九江道保恆聞驚，登陸和輪船赴滬，九江府璞良等亦逃。湖口總鎮楊福田調集砲艇，將與新軍戰，馬毓寶派兵擊敗之，於是湖口砲臺及彭澤縣之馬當砲臺，同日皆爲新軍占領。

九江道府各官均逃，城內無主，衆軍舉馬毓寶爲駐潯軍政分府都督，以道署爲中華民國駐潯軍政分府。莊守忠擬率所部入城抵禦，因馬軍在南門城上設野戰砲二尊，正向該營，遂不敢動，逃回省城，當城內火起，張檢衛隊響應，張檢亦逃回省城。」（註二）

按：九江爲長江之咽喉，武漢之門戶，自宣佈獨立後，促使長江下游各省接踵起義，海軍亦旋即歸附革命軍。江上之威脅既滅，清軍復不能用以增援，革命聲勢乃更爲之壯大。

漢口革命軍與清軍激戰於二道橋南北段。

是日上午十一時，在三道橋之清軍增加生力軍，由王占元所統混成第三協步隊，在三道橋進展至造紙廠附近。民軍以步隊三標及敢死隊任前線，砲隊第三標第一營之中右兩隊，佔領鐵路兩側陣地放列。相持至午後三時，民軍復以機關槍隊及砲隊第二標第三營右隊，佔領左翼陣地，試行掃射。清軍退至頭道橋，民軍馬隊隊官王炎斌陣亡，機關槍隊隊官陳詠裳等受傷。是夜兩軍各以戰鬥隊形警戒於二道橋之南北段。（註三）

湖南岳州光復。（註四）

清廷從袁世凱奏，命署江北提督段祺瑞，酌帶得力將弁，迅赴湖北前敵，受袁世凱節制調遣。（註五）

註一：蔣君羊「辛亥江西光復記」，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一七至五二〇）；「吳鐵城回憶錄」頁八至十四。

註二：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一二至二二三。

註三：同註二，頁一三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九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三至四。

初三日（十月二十四日） 黃興自香港抵達上海。

黃興本日偕夫人徐宗漢自香港到達上海，宋教仁欲留黃興進取南京，策劃新軍第九鎮，以經營江南。會柏文蔚翌日來見，詳述規復南京之佈置，乃決議由文蔚及范鴻仙入南京從事佈置，黃興乃與宋教仁同赴武昌指揮全局。（註一）興以沿江各口岸清方戒嚴，乃潛跡張竹君女醫師所組織之武漢戰地紅十字會救傷隊，隨同前往，徐宗漢亦化裝看護婦偕行。（註二）

漢口革命軍與清軍戰於二道橋之北，初獲勝利，旋以清軍重砲轟擊，死傷頗多，乃退至劉家廟防線。

是日拂曉，民清兩軍在二道橋交戰。清軍初不利，民軍進至三道橋，清軍以新到十生的大砲，放列於戴家於山家陳墩，俯瞰，射擊，民軍傷亡甚衆，紛紛乘火車後退，旋佔領劉家廟北端之橫堤以抵禦之。清軍子母彈火力猛烈，民軍受其威脅，復退至劉家廟車站防線，陳樹森等受傷。先是民軍從武昌楚望台軍械所檢出舊式子母彈野砲四尊，由砲隊第一標第一營中隊，以人力曳至前線，佔領姑嫂樹西北陣地（即蔭昌奏三道橋砲四尊）。一面以砲隊第三標第一營管帶陳殿甲所部，增加於劉家廟之前線，清軍始不得逞。午後二時，清軍第三協步隊向三道橋前進，民軍反攻進至造紙廠西北方變換陣地，而清軍左翼有着灰色軍服之清軍一隊，繞道前進。民軍疑係友軍，以致側面受攻，死傷頗多，退至劉家廟。清軍亦退保頭道橋之線。（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三日

七三〇

清廷從袁世凱奏，命撥江寧新軍管退快礮三十六尊，及全數子彈，解赴信陽，以應急需。

清廷電寄袁世凱：

「據電奏：官軍礮隊較少，又乏子彈，請飭將江寧新軍管退快礮三十六尊，及全數子彈暫行撥用，由海道解赴信陽，以應急需。其前敵礮位子彈缺乏者，由陸軍部查明名色，迅速訂購。再第二軍之三五鎮，皆係管退快礮，並請飭軍諮府轉飭該鎮，將全數礮位子彈，整備完善，以待調用。如馬匹不敷，可由該省防營馬隊及本鎮馬隊湊撥等語。所需子彈，著張仁駿迅速酌量撥解，以應急需。餘均照所請，該衙門迅速辦理。」（註四）

清廷准兩江總督張人駿奏，加借洋款二百萬兩，以應緊急軍需。

清廷電寄張人駿：

「據電奏，前經奏准借輕息長期洋債五百萬兩，除還重息短期債項三百五十萬兩外，加以清利息，挪支軍儲賑糶，所餘無幾。鄂事勦撫，以及江防招勇購械，開辦製造，趕撥鄂省軍械，在在需款，均應豫籌的款，爲之應付，擬請向洋行加借二百萬兩，即以已還騰出之官產爲之抵押等語。著照所請，該部知道。」（註五）

留日滿人學生致電清廷，防範袁世凱、吳祿貞，並慎重任用漢人，擔任軍職。

民立報記其事曰：

「清駐日使館滿人學生開秘密會議後即電告北京政府，其要點有三：（一）袁世凱有大野心，付以大兵權甚爲可怪；宜急急派人偵探，且只可與之名義，不可授以實權。（二）吳祿貞確爲革命黨員，宜急急收回其兵權。（三）兵事當盡用滿人，勿用漢人。」（註六）

清廷再催岑春煊迅速赴川。

清廷電寄岑春煊：

「川亂蔓延日久，爲患已深，該督威望素著，向爲川民所悅服，著卽料理起程，早日到川，速靖此亂，並將規畫情形，隨時電奏。」（註七）

註一：「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頁五。

註二：馮自由「徐宗漢女士事略」引自「革命逸史」第三集頁二三六，民國五十四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版。

註三：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三四至一三五。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九。

註五：同註四，頁九至十。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初四日，第二頁專電。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十。

初四日（十月二十五日） 革命黨人李沛基炸斃清廣州將軍鳳山。

本年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後，黃興等以廣東清吏爲害最烈，改採暗殺主義，密令黨人積極進行，閏六月十九日，林冠慈炸李準不死成仁，至是復有李沛基炸斃清廣州將軍鳳山之舉。鄒魯記其事曰

「自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失敗後，黃興於善後費中提款三千元，爲暗殺費，擬先殺李準。七月，派李應生司其事，復電新加坡周之貞回粵相助。應生得同志梁綺神之助，賃一店屋於廣州南關倉前街，乃李準必經之地。時李準被林冠慈炸傷後，如驚弓之鳥，深居簡出。之貞乃以擬炸張鳴岐、龍濟光，得與同意。一日，與忽促之貞往港，告以清駐粵將軍鳳山將南來，鳳山爲滿洲健將，將吾人謀李準者，轉以謀鳳山可也；須卽準備，以待時機。之貞返省，如言辦理。綺神卽於河南命匠鑄炸彈壳三枚。藏某同志菜園中，其一壳裝藥十五磅，餘二壳皆裝藥七磅半，由之貞與李湛及應生之弟李沛基以次運入倉前街所賃之屋。至炸彈之配裝，則由李應生負責。不意配置時，藥發應生猝然暈倒，沛基急救之，移時始甦，因以沛基代之。應生初以彈量過重，乃製一木機代人力。佈置既備，任事者均至，遂將倉前街所賃之店屋名爲「成記號」，擇日開市焉。九月初四凌晨得港電，謂清將軍鳳山至天字碼頭，將登岸，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四日

七三二

宜早爲預備。於是令衆人離店，沛基獨留司其事。鳳山肩輿至店前，沛基卽拔機將十五磅之炸彈擲下，轟然一聲，鳳山炸斃。連旗兵觀衆死傷七十餘人，店亦震塌，鄰有多遭焚燬。沛基由店後從容脫險，同志無一傷者。當籌備時，別設一機關於呂華大街，供調查奔走，與謀者有莊六如、徐宗漢、徐慕蘭、黃悲漢、卓國興諸人，徐等皆婦女，卓尤年幼，多爲黃花岡一役之擔任運輸掩護任務者。」（註一）

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因聞革命黨人有不報私仇之號召，派員接洽投誠。

武昌起義後，李準見清廷大勢已去，而遭粵督張鳴岐疑忌，心懷不安。及聞革命黨領袖胡漢民表示不報私仇，乃欲反正立功以贖罪。胡漢民記其事曰：

初，三月廿九之役，張鳴岐實隻身走匿李準處，李頗挾功凌之，張不能堪，而懼奪其位，則奏調龍濟光全部到粵，龍爲張巡撫時廣西之部將。龍至，則兼爲廣東新軍鎮統，位勢在李上，李漸不平。余謂知其情，則使人離間之。李自被刺傷，雖醫愈，然知革命黨勢力已大，不敢更與結怨，故爲陳敬岳求免死；護送但懋辛等回里；中路清鄉之任務，李亦以讓之他人。張更疑其與革命黨人通，遂奪其中路所統三十營，且收取虎門要塞大砲撞針，李益不安。然慮革命黨不能容赦之也，則託其幕友謝義謙至港，徵探革命黨意旨。義謙，良牧之叔也。十五日良牧偕與來見，余曰：「革命黨不報私仇，特爲漢族請命耳。清廷大勢已去，李當知之，李果能反正，而盡忠於革命，所謂以功贖罪也。李固識精衛，猶不能信革命黨之行動耶？」謝歸報。十六日，李又使電報職員黎鳳墀至港，因章寶珊求見。（當時同志頗有慮李不可靠，與之交涉，不免危險者。余廉得其情，實知李已喪氣，而又受逼於張，從其個人立場，必不敢存不利於我之念，余收李，廣州卽可不戰而定，故坦然應接其來使。）余見黎，卽曰：「今爲李策，祇有兩途：若欲爲滿洲盡節效死，則當與民黨再戰；如其不然，則當卽從民黨；首鼠兩端，禍且在眉睫，今但問其決心如何耳。」黎謂：「李已有決心，若不見疑，請示以條件，將惟公之命是聽。」余乃要以：（一）李須親書降表來，同時去滿清旗幟，用青天白日旗幟，通電反正。（二）卽逐張鳴岐，且迫龍濟光投降。（三）歡迎民軍。（四）李勢力範圍內之要塞、兵艦、軍隊，皆須交出，由革命政府處分之。黎如所教上省。翌日復來，則李果爲書上同盟會南方支部，表

示降服，願一一依所開條件執行。（註二）

是爲廣東獨立之先聲。李準所著「光復廣東始末記」，所載略同。其言曰：

「潮粵垣之光復也，時準任前清廣東水師提督。先於辛亥三月廿九日，黨人倉猝起事，敗於準部。然食祿忠事，無可議也。雖遭狙擊，不變初衷。厥後武漢起義，準默察天心，俯窺人事，知民心思漢，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維持，縱報私恩，徒傷公義，無裨於國，貽禍生靈。利害相權，宜審輕重，於是應乎天而順乎人，立意反正廣東，藉消兵禍。但當時部署情狀，局外恐未盡知，謹記其實，貢諸海內。準自反正之念發生，因囿於職守，莫由與黨人通訊，黨人謝良牧等冀準內援，因與胡漢民商，使李柏存因謝質我通信于準，約與連合。九月初四日，準遇謝質我於虎門，謝以黨人屬意告，許之。準既輸誠革命，遂忠告粵督張鳴岐，曉以時機，責以大義，張竟不諒，忌準益甚。旋僞布獨立，粵人知其詐。準乃遣胞弟次武赴港，往謁韋寶珊君，因識李杞堂君而通誠意。次武還告，準修書致機關部，交次武復之港。見南方支部長胡漢民暨謝良牧等於韋寶珊家，達準力圖反正原因，爲粵民生命財產計。胡、謝等密授機宜，並覆準書。次武受盟後，專輪回省。時漢民在港候信，往還磋商，事甫就緒。準復用關防親爲密約，授次武及黎鳳翔、謝質我爲代表，抵港，與胡、謝諸君商議獨立條件。一面派周子文、陳了明等往說龍濟光，動以至誠，使知一啓兵禍，殃及生靈。龍遂感動，願表同情。準復遣水師營務處劉冠雄君往見張督，告以準決意反正，勸其勿戀虛榮，貽害地方。張仍猶豫，欲窺各省成敗，不肯早決。準以龍既歸心，新軍均表同情，遂傳諭所部水陸各軍，沿海砲台，由吳宗禹、吳占高督飭各營隊約期同學義旗，各部悉受命令，其實兵艦已先期調集省河受命。布置妥洽，電約機關部，定期十九日反正，不從者討之。」（註三）

清廷從袁世凱奏，以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以段祺瑞充第二軍總統，開赴前敵。

清廷電寄袁世凱：

「據電奏，現在宜昌、黃州、長沙先後不守，軍情益緊，亟宜厚集兵力，擬請先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迅赴前敵，商承蔭昌，先布守局。俟籌備完善，再圖進取。並請飭下軍諮府陸軍部，即調第二軍陸續開拔，在信陽一帶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四日

七三四

擇地集合，俟段祺瑞北來，即派充是軍總統，會合第一軍早圖規復等語。著即照所擬辦理，迅籌布置，以圖進取。

「（註四）」

清廷從岑春煊奏，准其添招八營，並撥發餉銀一百萬兩。

清廷電寄岑春煊：

「據電奏，所調粵軍兩營斷不足用，應請添招八營等語，著照所請迅速召募成軍，剋日前進，所需槍礮子彈，著軍諮府陸軍部兩江總督，迅即設法勻撥配用。至請撥餉銀一百萬兩一節，著度支部迅速籌撥。」（註五）

清廷以外務部左丞施肇基為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以外務部右丞周自齊署左丞。以出使法日葡國大臣劉式訓為出使法國大臣。（註六）

鎮江八旗防營，仇視徵募新兵。

民立報記其事曰：

「京口八旗以革黨起事鄂省，所有援征之徵兵率皆望風投誠，旗人鑒此即以南門外三十五六兩標徵兵將來亦係革黨，遂於城頭架大礮兩尊，瞄準直線對於該兩標營房。昨見有無知旗人蘇君聲言：與其望以受戮，不如先殺漢人。蓋架大礮亦即此意也。城內女旗人改裝出城，逃亡南鄉與上海者絡繹不絕，猶如革命軍臨城一般。……」

「南門外三十五六兩標徵兵偵知旗人架兩尊大砲於城頭，如此惡狀相向，進城到該營查問，如不撤去該砲，即行仇殺。都統穆因邀請兩標標統到署議和，有謂軟拘兩標標統之說，嗣後又聞該砲日間搬去，夜則仍舊架上，不知該營數千徵兵要命否？」（註七）

註一：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八三二至八三三。

註二：「胡漢民自傳」，引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一四至四一五）。

註三：李準「光復廣東始末記」，節自李柏存「重刊粵垣光復紀實」，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版。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十四。

註五：同註四，卷六十二，頁十四至十五。

註六：同註四，卷六十二，頁十九。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初四日，第四頁鎮江通信。

初五日（十月二十六日）漢口革命軍與清軍苦戰於造紙廠，總指揮張景良通敵潛逃，清軍利用海軍掩護，一度攻陷劉家廟，午後復為第二協標統謝元愷率部奪回，雙方對峙於頭道橋附近。

本日拂曉，清海軍提督薩鎮冰率海軍偷入譔家磯，逕抵造紙廠，向革命軍陣地猛轟，革命軍傷亡五百餘人，總指揮張景良焚劉家廟潛逃，瀝口清軍乘之，以機關槍掩護來犯，陷造紙廠，革命軍敗退至大智門，劉家廟亦為敵有。午後一時，第二協標統謝元愷率部反攻，士氣旺盛，節節前進，與清軍肉搏，再奪回劉家廟，兩軍槍戰終夜未息。本日激戰，革命軍死傷一千餘人，清軍死傷相等。（註一）

革命黨人王明經發難於四川西昌，不克死難。貴州新軍教練楊蓋誠，糾合同志討論起義計劃。（註二）

清資政院奏請嚴懲盛宣懷、趙爾豐、瑞澂以謝國人，妥擬鐵路國有法案，釋放四川被捕士紳，招撫川鄂起事黨人，迅速組織完全責任內閣，並於明年提前召開國會。

原奏曰：

「竊維方今時局，內憂外患日迫一日，四川湖北風鶴頻驚，大局幾為搖動。臣等以為欲遏亂萌，必先勤求治理，用是仰體先朝公諸輿論之意，暨我皇上網開一面之仁，立本以植萬年之基，治標以濟一時之急，敬為我皇上披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日五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五日

七三六

陳之。

所謂治標以濟一時之急者，道在寬猛之各當耳！今郵傳大臣盛宣懷主張鐵道國有，無鐵道國有法案，及鐵道公債條例，交臣院議決，徒以一紙膝奏，令川粵諸省商民咸憤政府失信，以致四川肇變於先，湖北繼亂於後，而四川總督趙爾豐先時極意贊助保路同志會，旋誣保路同志會爲匪，誘拘諮議局議長及保路同志會紳商，川民疑懼，激成事變。又已革湖廣總督瑞澂，於末事之先毫無防範，且首先棄城遁船，武漢遂以不守，之三人者或視議院如弁髦，或則視人民如土芥，或則視職守如傳舍，罪魁禍首，輿論譴然。擬請乾綱獨斷，按律嚴懲，以謝天下，而明國典，此猛治標之大略也。鐵道國有必有精密之籌畫，公平之處理，定爲法案，然後缺望不生，猜疑盡釋。應請一面於資政院會期中，飭下郵傳部妥擬鐵道國有法案，及鐵路公債條例，迅交臣院會議，一面特頒明詔，釋放四川諮議局議長等，促令照章開局議事，以慰人心。至於川鄂亂民，按諸法律自應嚴誅。然該亂民皆係朝廷赤子，黨羽衆多，剿不勝剿，擬請諭令各該大臣，多方招撫，設法解散，以示寬大，而廣皇仁。此皆以寬治標之大略也。

所謂治本以植萬年之基者，道在一與誠而已矣。內閣爲行政根本，內閣若無統一政策，則各省行政勢必口見紛歧；擬請朝廷斟酌情勢，迅速組織完全責任內閣，以一事權，而明責任，並於明年提前召集國會，共籌大局，俾人心有所維繫。內閣國會爲行政立法之根本，而憲法尤爲行政立法上根本之根本，關係綦重，與其以少數人意思編纂憲法，使天下之民不能諒朝廷實行立憲之苦心，致將來不免陳請改正，互生猜忌，曷若仿照泰西各國通例，准議院得以協定。擬請飭下纂擬憲法大臣，將所擬憲法初稿，即交臣院會議，廣集士公士庶悉心討論，縱有不能仰贊高深之處，仍可隨時交院覆議，恭候欽裁。總期君民一心，悉臻美善而後已。凡此皆以誠治本之大略也。

臣等內察輿情，外覩大勢，忠愛所迫，不敢稍顧忌諱，緘默不言。如左右之臣或以處變過寬致長浮囂之氣，或以憲法協議似侵君主大權，熒惑聖聰，莫回天聽。誠恐人心一去，時局愈難挽回，事變所極，有非臣等所能逆料者。臣等爲內憂外患，懇請本標兼治，以救危局起見，是否有當，謹按照議事細則第一百六條，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九月初五日資政院總裁大學士臣世續假、署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署資政院副總裁理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註三）

萌。

資政院另摺劾盛宣懷誤國殃民，違法侵權，激生變亂，請旨嚴懲，以遏亂

原奏曰：

「竊維治天下莫急於安人心，安人心莫急於除禍首。今茲危急存亡之秋，而海內所疾首痛心以爲禍首者，實爲郵傳大臣盛宣懷。跡其專權肆欲，敗法害紀，罔上虐下，禍歸朝廷，實有應得之罪。伏奉明諭，令臣等各據忠愛。臣等竊願陛下與民更始，同其好惡。謹臚列其罪狀，爲我皇上一一陳之。」

蓋今日禍亂之源，發於鐵道國有政策。在朝廷方以體卹民艱，故俯從郵傳部之議。而海內憤怨，效實相反。蓋皆郵傳大臣欺瞞朝廷，違法歛怨，有以致之。

夫該大臣本意不過以川粵漢借款草合同，訂自原任大學士張之洞，外交上已成定議，故借國有政策以消納之。不知外交困難情形，本爲內外所共論；朝廷不忍以一舉而損四國之邦交，亦爲不得已之苦心。何難開誠布公，消弭民謗。乃必濫用國有名義，震駭天下觀聽，釀此紛紜。

試問該主管大臣，籌有何種的款，定有何種畫一幹線之法律，足以收天下之商辦各路而有之？既所收僅此四路，何名政策？既准商民附股，即是官商合辦，何云國有？該大臣指鹿爲馬，而海內輿論，遂不能不循名責實。況云國有政策，則是取消先朝諭旨之商辦公司，及欽定法律。按照資政院院章，實應交院協議；按照內閣官制，亦應交閣議決。乃該大臣於輿論機關，欽定官制，一切不顧，於閣制發表之後二日，首先破壞，單銜入奏。該大臣目無憲典，目無國法，目無同僚，目無人民，一至於此！臣等竊不識內閣總、協理大臣，何以居然副署？以致詔諭一頒，謗議四起也。

夫民心易失，國體宜尊，猶賴主管大臣，慎重籌謀，妥定辦法，庶禍消於將然，牢補於未晚。乃該大臣以市儈之心，與小民競錙銖之利，以豪橫之政，陷朝廷爲怨毒所歸。川、粵、湘、鄂同歸官辦，待遇民股自應一律。國家既欲收其後利，自應償其損失。乃該部前後所奏，於抽本還利之法，既暮四而朝三；於川、鄂、湘、粵之民，復偏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五日

七三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五日

七三八

輕而畸重，川亂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該部奏定僅給實用工料之款以國家保利股票，不能與鄂路商股一律照本發還。又將施典章等所虧倒數百萬，棄置不顧。怨苦鬱結，上下爭持。川亂既作，人心浮動，革黨叛軍，乘機竊發，武漢繼陷，大局糜爛，禍首之罪，誰實尸之。今雖朝廷宣布德意，一律發回股本。而時晚勢蹙，恩不下究，損辱威信，皆盛宣懷罔上虐下之罪也。

夫民情通塞之機，即大局安危所係，朝廷方欲公萬幾於輿論，而盛宣懷則務塞輿論以蔽朝廷。當川省爭路之時，紳民電報，皆為郵傳大臣命令所阻，通飭各局，不准通遞。比附朝旨，謂煽惑抵抗，以違制論。呼籲無門，大亂遂作。夫疾痛號呼，發於忠愛，有何罪惡，加以叛名。盛宣懷自以手握天下交通之機關，不惜專復擅權，隔絕上下之情如此。臣等竊覽往古權臣專國之禍未有如此之烈者也。川粵借款，係由宿約，盛宣懷罔上欺民，塗附政策，釀成禍階，已如此矣。

至其借日本國債一千萬元，尤為普天下臣民所不喻。盛宣懷所辦漢陽鐵廠、萍鄉煤礦，皆借有日本款項。此中關係如何？雖無從得其真相。而竟悍然不顧，以國家為孤注之擲，以貫通南北樞紐之京漢鐵路為抵質之符，則其飲鳩自甘，有同賣國，實不能令天下無疑。

今亂事方棘，京漢鐵路餘利，岌岌不保，不審該大臣何以應之？臣等竊料該大臣心計素工，狡謀最甚，必以外交危詞，恫嚇皇上，即以奉旨特借，搪塞人民。至於流毒蘊禍，非其所知。

若夫弁髦資政院議決專章，敗壞憲典，乃該大臣故智，臣等實未遑指數。

綜之，自資政院閉會以來，於今一紀，時艱孔迫，大小臣工，塗附為治，釀伏禍機。自盛宣懷掌部以來，橫肆衝決，破壞憲典，破壞官制，破壞輿論機關。禍難驟發，乃如飄風迅雨，不可測度。臣等誠知今日國事之敗壞，不必盡由於一人之咎。而盛宣懷實為誤國首惡。去盛宣懷前則憤可以稍平，大難庶幾稍息。若容留姑息，則天下即有以窺朝廷。後患之來，實非臣等所能設想。

臣等憂危大局，不勝區區憤懣之忱，謹遵院章第二十一條，據實糾參。擬請明降諭旨，立予嚴懲。天下幸甚！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四）

清廷從資政院請，革盛宣懷職，奕劻、那桐、徐世昌交部議處。

清廷革郵傳大臣盛宣懷職，以唐紹儀爲郵傳大臣，（未到任前以右侍郎吳郁生暫署）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交內閣議處。清廷諭曰：

「資政院奏，部臣違法侵權，激生變亂，據實糾參一摺。據稱：禍亂之源，皆郵傳大臣盛宣懷欺蒙朝廷，違法歛怨，有以致之。該大臣手握交通機關，不惜專擅擅權，隔絕上下之情，於應交院協議，交閣議決之案，一切不顧，於閣制發表之後二日，首先破壞，單銜入奏，罔上欺民，塗附政策，釀成禍階。此次川亂之起，大半原因，卽以該部奏定，僅給實用工料之款以國家保利股票，不能與鄂路商股一律照本發還，又將施典章等所虧倒數百萬，棄置不顧，怨苦鬱結，上下爭持。川亂既作，人心浮動，革黨叛軍，乘機竊發。該大臣實爲誤國首惡。等語。

鐵路國有，本係朝廷體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懷不能仰承德意，辦理諸多不善。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郵傳大臣盛宣懷，著卽行革職，永不敘用。

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協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於盛宣懷蒙混具奏時，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交該衙門議處。

嗣後該大臣等，於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務當不避嫌怨，竭誠贊畫，以維大局而濟時艱。」（註五）

清廷命釋放川紳蒲殿俊等九人，前護川署王人文、現署川督趙爾豐交內閣議處。營務處總辦田徵葵革職戍邊，署提法使勸業道周善培，候補道王棧、王梓革職，候補道饒鳳琛以同知候補。

原諭略曰：

「此次川事糜爛，既據端方查明，實由官民交闐而成，所有辦理不善之地方官，自應分別懲治。前護四川總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五日

七三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五日

七四〇

王人文、現署四川總督趙爾豐，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於前，復不能弭患於後，實屬咎無可辭。王人文、趙爾豐均著交內閣議處。署松潘鎮總兵營務處總辦候補道田徵葵，貪功妄舉，擅斃平民，著即行革職，發往巴藏，責令戴罪圖功。署提法使勸業道周善培，輕躁喜事，變詐無常，候補道王棧、王梓，結怨紳商，聲名素劣，均著即行革職。候補道饒鳳璋，資輕望淺，輿論不孚，著以同知降補，以昭炯戒。

四川諮議局議長法部主事蒲殿俊、副議長舉人羅綸，度支部主事鄧孝可、翰林院編修顏楷、貢生張瀾、民政部主事胡燏、舉人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對於匪事絕無干涉，均著即行釋放。法部主事蕭湘，前被拘留，著一併免其置議。

現在川省土匪竊發，蹂躪地方，煽脅良民，蔓延日久。著端方傳旨，責成蒲殿俊等，分頭開導，迅速解散，不得藉詞諉卸。其有抗拒不服，甘心作亂之匪徒，仍著端方，趙爾豐嚴飭地方文武，切實剿辦，總使良莠分明，毋枉毋縱，以副朝廷綏靖地方之至意。」（註六）

清廷從袁世凱奏，命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直隸總督陳夔龍迅速協撥大礮五十尊，快槍一萬三千枝，每枝配子彈一千粒。（註七）

清廷命設立慈善救濟會，發內帑三萬兩，命呂海寰妥速籌辦。以度支右侍郎陳邦瑞充籌辦江皖賑務大臣。（註八）

註一：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二八至三二九；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三五至一三七。

註二：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五。

註三：國史館審校檔。

註四：同註二。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十九至二十一。

註六：同註五，卷六十二，頁二十一至二十四。

註七：同註五，卷六十二，頁二十四至二十五。

註八：「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九號，中國大事記頁四至五。

初六日（十月二十七日） 革命軍與清軍激戰於劉家廟，清軍水陸來攻，革命軍第四協統張廷輔受傷，退至大智門。總指揮張景良通敵，被漢口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看管，旋奉黎都督命正法，武昌軍政府改委姜明經為總指揮官。

本日凌晨五時，清軍第四鎮統制王遇甲部三千餘人乘革命軍不備，分兵兩路：一由造紙廠，一由姑嫂樹前進，與革命軍第二協何錫藩、第四協統張廷輔部二千餘人激戰，新兵不善利用地形，死傷頗重。十時，清軍由礪口增加一鎮兵力，清艦四艘復駛至講家磯協同夾擊，相持一日，午後五時，張廷輔受傷，乃向大智門一帶退却，是役革命軍與清軍死傷各一千餘人，日德租界後方遂為敵有。指揮官張景良暗通清軍，欲作內應，為漢口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所看管，旋奉都督黎元洪命，殺之以懲，改委姜明經為漢口指揮官。（註一）

湖南都督焦達峯遣夏占魁率所部一營援鄂。旋派王隆中率四十九標及馬隊砲隊各一部，甘興典率新編七、九兩標，劉玉堂率巡防隊第二營，先後增援武漢（註二）

雲南騰越光復，張文光稱滇西都督。

騰越同盟會員張文光初經商緬甸，創自治同志會於騰越永昌等地，參加者數千人。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文光謀乘機大舉，事洩逃緬甸。武昌起義後乃潛返騰越，約黨人密會於寶峯山寶峯寺，糾合駐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六日

七四二

軍第七十六標第三營，及巡防軍第四、五兩營，定期九月六日起事。是日晚七時，文光入南校場巡防第四營部，殺其管帶曹福祥，而陸軍第三營排長陳雲龍亦殺其管帶張桐，合兵入城，圍攻鎮署及道署，總兵張家鈺兵敗自殺，護西道宋聯奎請降，廳丞溫良彝遁逃，城中安堵，初八日，文光始稱滇西都督。

(註三)

四川革命黨人曾省齋光復墊江，旋退大寨坪整補後，誓師出發，連克大竹、渠縣、鄰水、廣安、岳池等地，於是蓬溪、射洪、營山諸縣，傳檄而定。(註四)

清廷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之各項軍隊，均歸節制調遣。

清廷諭曰：

「湖廣總督袁世凱授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調遣，其應會同鄰省督撫者，隨時會同籌辦。凡關於該省剿撫事宜，由袁世凱相機因應，妥速辦理，軍情瞬息萬變，此次湖北軍務，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制，以一事權而期迅奏成功。」(註五)

清廷命蔭昌將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俟袁世凱到後，回京供職。(註六)

清隆裕太后懿旨，撥宮中內帑銀一百萬兩，專作湖北兵餉之用。(註七)

上海通衢狹道徧傳江南公民上江督蘇撫皖撫書，勸其宣告獨立，響應革命。

附錄：江南自保商榷書

江督皖撫蘇撫鈞鑒：今革命軍起大義，赫然衆情歡躍，江南逼處鄰近，財用匱竭，盜賊充斥，岌岌可危之慮，深維大局有不得不呼告於三公者。公等皆漢人，適當江南之任，誠我江南人無量之幸福，然安全之福繫於公等，而危亂之機亦繫於公等，如能默觀天心人事，明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道，響應革命，則江南安。如懷疑莫決，欲欲革命而力有不濟，欲背滿政府而意有難決，一朝變起，終必集矢於公等，而我江南人實受其害。今爲公等計，即欲効忠於滿人，爲防禦之策，環顧屬下無與同志，徒抱孤掌難鳴之慨。則莫如明建義旗，宣告獨立，以釋羣疑，以備匪類，人心即可大定，市面即可流通，公等不失爲當代之雄，我江南人之生命財產受公之保全者甚大，即北軍勝而反正，公等心跡無難陷雪於天下，不致爲滿政府所加害。如公等泥於滿人爵祿之榮，迂拘多而膽識弱，則宜將大局付之屬下，或引去或自裁。如謂必待禍起蕭牆，兵臨城下，坐令匪徒四起，甚至如荊州全城受滿人屠戮，此實公等之至愚至謬，使我江南人受無限糜爛之慘，公等卒不免爲世唾罵，其不得忠愍節愍等諡法，於共和國也明甚。而況至於臨事難免於逃於降於囚於死，甚無名義。公等利害之關，我江南安危之機豈可不審。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者害人」。用是呼告於公，願公等速決施行，不勝急切待命之至。江南人民謹啓。（註八）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五三至一五五；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三一。

註二：謝介僧、文斐等「湖南辛亥光復事略」，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十六。

註三：陳春生「辛亥雲南光復記」，引自「革命文獻」第五輯（總頁六九三至六九四）。

註四：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五。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二十八。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卷六十二，頁二十七。

註八：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初七日第五頁。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六日

七四三

初七日（十月二十八日） 黃興抵武昌被擁為革命軍總司令。

黃興偕宋教仁、田桐、李書城等，自滬抵漢口，旋渡江至武昌。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劉公、蔣翊武、孫武、胡瑛等為代表，率衛士一隊，及軍樂隊，至漢陽門江岸歡迎。興登岸，至軍政府，一路市民放鞭炮為禮，男女老幼，無不額首致敬。黎元洪請興主持前方戰事，興允諾，乃公推為革命軍總司令。黎元洪使人持「黃興到」大字標旗行街頭，民心大定，士氣振奮。（註一）

漢口革命軍與清軍激戰於大智門新停車場與劉家廟之間，居正督師，為流彈所中。清海軍提督薩鎮冰率海籌、建威、江元、楚同、楚有、楚泰、楚豫等艦助戰，革命軍自青山砲臺還擊，自晨六時半相持至下午四時十五分，清艦勢竭退去。

○ 本晨，革命軍在大智門新停車場一帶防禦清軍。清軍利用機關槍野戰砲猛烈轟擊，另派步兵約一千人迂迴三義橋革命軍後方。協統謝元愷守禦歿生路一帶，通知各軍，藏匿掩堡，不許還擊，俟敵接近時衝出，以白刃相搏。正午清軍漸逼近，炮隊標統蔡德懋下令連發排炮射擊，斃清軍甚眾，不支稍退。元愷令吹衝鋒號，革命軍齊出衝殺。時居正憤清軍猖獗，親帶衛隊八人至前線督師，士氣益振，清軍大敗。革命軍奮勇直進，奪獲機關槍步槍甚多。追至劉家廟遭清軍機關槍猛擊，死傷甚多，居正亦為流彈所中，復退回原陣地。（註二）居正記其事曰：

「大智門之役，我軍槍斃張景良，形勢嚴重。同志開緊急會議，請都督委任姜明經為臨時總指揮，姜受命後，即率隊出發，設總指揮部於歿生路華洋賓館，倉卒佈防，余在江漢關夜深，得都督令，速傳知臨時總指揮，令各軍一律換繅紅布為徽號，余即購備紅布，率衛兵携往華洋賓館，晤姜明經，告以都督之令，並舉紅布交之，霎時準備

齊全，迄拂曉，下令攻擊。八時許，余登漢口水塔觀戰。我兵陣線凌亂，紛紛後退。余急返江漢關署，率衛兵八人，上前督戰，却不見姜指揮。時各軍見余呼號前進，勇氣復增，亦相率向前鏖戰。至下午一時，我軍克復大智門車站，追擊至劉家廟。其時敵方寂然，若無應戰意。我軍亦以自曉至午不得食，停止前進。余手執一旗，仍欲麾之前，然迴顧余之衛兵，只餘一人，此外只陸軍學生甘績熙等及散兵數人，餘兵各自退還大智門，余無法制止，遂返大智門，勉勵各軍嚴守。言未已，忽一彈傷余首，登時昏倒，戰地民衆，見余洋服，常非尋常人，以板輿抬至中途，余亦少愈，然尚不能言，但知不至死。比入江漢關，則已能言，殊不覺痛楚。時黃克強先生到漢，同行有醫生及看護婦，速來醫余傷，囑余暫臥。未幾，槍聲四起，江漢關軍政分府人員走避一空，余猶僵臥。少焉方孝正來，扶余起，急出江漢關，半途遇蔡濟民曰：漢口不守，我輩何面目對漢口父老。余曰：黃克強先生已到，我等宜速渡江謀反攻。乃相率走江干，而龍王廟等處，無一渡船，復繞至襄河，見有少數小划在河中，衆兵紛紛爭涉，幸有老兵識余及蔡濟民，爲招一小划，禁亂兵爭渡，余等乃由漢陽東門渡江。抵文昌門城下，則見城門緊閉，余乃高呼守城將士開城。余等遂奔都督府，報告經過，並晤克強先生，商出兵反攻事。」（註三）

鄂軍劉英，遣其弟劉杰自京山送新兵二千人抵武昌，軍政府當發給槍械，派季雨霖為標統，劉英為顧問，組織增援隊到漢口增援。（註四）

陝西革命軍（洪門會）光復鳳翔府，清知府德佑、知縣彭毓嵩被殺。

寶應昌記其事曰：

「鳳翔洪門會，亦名同志會，楊書楨、劉勉等，得信最早。於初七日，偕會黨黃發、楊鳳德、趙夢熊、岳松柏、田潤等，號召四鄉民衆，以白布巾覆首，合力攻城東門。永夜，礮聲不絕。響晨撤退於紙坊橋，早餐，城上觀者，喧嘩笑語，若無事然。鄭展卿袖銅錘，與昌登城視察，見城東門上有多人，餘處無守者，語昌曰：何不傳人守城昌曰：城不能守矣。乃徐步而下。移時忽聞城西北角，鳳凰樓有民衆蜂擁而上。城中之預先隱伏者，亦同時奮起。西鳳營參將王某，見大勢已去，自殺於北城上。知縣彭毓嵩被殺。知府德佑被拘於二張祠。（越數日，亦見殺於張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八日

七四六

三保，妻子皆被擄。」（註五）

革命軍佔領九江後，市面安謐，深得人民歡迎。

上海「民立報」記其事曰：

「國民軍佔九江後，即於招商局碼頭旁豎立中華民國大旗，租界安靖如常。

九江自軍界學界以及越城中之商店，一律懸掛白旗，及歡祝民國之小紅旗，布置周密，並未有戰事，且未傷一人。

九江租界西人均至林君子超第慰勞，並述歡迎之意。

此次九江布置皆係林君籌畫，又先得關員西人贊助，故著手較易，林被舉為九江道。

（按：林君福建閩縣人，前任上海關事，後調九江，凡公益事無不竭力倡辦。前年余發程案，君即組織公義社，九江民黨機關，此為最有力。）」（註六）

註一：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三二。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五五；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三二。

註三：居正「辛亥創記」頁六十五至六十六。

註四：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四〇。

註五：竇應昌「辛亥革命鳳翔一隅之記略」，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一七七。

註六：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初七日第二頁新聞。

八日（十月二十九日）漢口以北清軍第二第四兩鎮主力，約一萬五千人，利用機關槍重砲，對革命軍發動猛烈攻勢，革命軍死傷甚衆，退入市區。第四協統謝元愷，標統蔡德懋，敢死隊長馬榮，工程隊長李忠孝均戰死，協統何錫藩受重傷。

昨日與今日之戰，爲武昌起義後革命軍與清軍實力之主要決戰，首義同志大半傷亡，以後新編各旅，因倉卒成軍，漸感不濟。茲錄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以見革命軍之英勇，與戰事之劇烈：

「昨夜時有斥候戰，是晨六時，敵發動攻勢，置大炮八九門於大智門車站附近，轟我軍在跑馬場附近及右側鐵路沿線之炮兵陣地。我軍亦善應戰，當敵自歆生路向新馬路張美之巷街頭進攻，我軍奮勇擊退之。嗣因敵炮猛轟不已，仍退回原防，而以士兵隱伏歆生路一帶屋後，敵近即擊，多奇中。敵遂以野炮數門，進迫高爾夫球場俱樂部，猛烈轟戰，我大別山頭亦發炮應戰，三處炮火齊飛，致歆生路一帶及其後面起火。當此之時，敵在江岸車站者，有第二、第四兩鎮之兵，合計約一萬五千人。尚有五鎮、廿鎮在南下中，袁世凱、蔭昌則在信陽。敵艦海容、海琛、海籌三巡洋艦停泊陽邏下，楚豫、楚同、楚有、楚泰、江元、江利六艘停七里河口。敵之火既優，人數亦較衆，我軍雖連戰連退，然精神振奮，與敵作殊死戰。口領報告其政府，極稱壯烈。敵既占歆生路，將步兵五千及馬隊一營，分二方面前進；其一攻我軍守華商跑馬場者；另一部分攻我軍守歆生路後方二百公尺鐵路沿線者。攻勢益猛，我之炮火效力愈減，遂向玉帶門方面退却。謝元愷，我將領之最勇敢者也，至是與蔡統帶德懋會商，擬統率在漢各軍，拚死轉守爲攻，直驅敵於三道橋以北，各部隊亦同意。遂令敢死隊持大令督戰，退者斬。元愷冒敵之十字火網，奮勇前進，各部隊隨進，德懋亦更換砲兵陣地，前撲後繼，所向披靡，雖敵之預備隊加入前線，亦不能阻，遂狼狽退回歆生路，而以機關槍與重炮猛轟爲掩護，不意德懋更換陣地，目標太顯，敵砲集注齊發，彈如雨下，我砲兵多有死傷。德懋見陣地不良，方欲停止放列，不幸中彈死。時元愷攻至距敵最近之地，奮不顧身，亦被敵之機關槍掃射而死。衆見蔡、謝二勇將先後陣亡，士氣大沮。未幾何協統亦受傷，敢死隊隊長馬榮，工程隊長李忠孝，皆以激戰陣亡。我軍忠勇將士犧牲之烈，未有甚於此時者，時已午後五時許也。其在市街後方村落中交綏者，一進一退，戰況亦烈。其地人烟稠密，因砲火交轟，隨處起火，遂呈混亂狀態。漢口各報紙，亦於是晚停刊。計是日下午二時前之傷兵人數，收容於武昌紅十字病院及漢口三醫院，敵我共達九百人。其死亡及重傷者，此二日間，橫臥於戰場者無算，可謂慘矣。至是敵越租界而達歆生路，漢市已成巷戰之衝。而我軍擴充軍旅，舊官兵主力幾全支配於前四旅中。現因攻守失策，英勇同志大半傷亡，殘餘者不過供巷戰中之犧牲品而已。」（註一）

黃興至漢口督師，指揮反攻，布置守禦。

黃興偕居正、田桐、查光佛、蔣翊武、胡瑛、蔡濟民、楊璽章、徐達明等，帶隊渡江，以歙生路滿春茶園爲總司令部。聞前線敗報，率胡培德、高建瓴等十餘人，帶江防軍出戰，揮隊猛撲，清軍反奔，追至劉家廟以武器不敵，衆寡懸殊，仍退回原地防禦。命炮兵管帶孟廣順、步兵管帶陳人傑鎮守六渡橋，王安瀾守水塔附近，江防營則佈置於總司令部附近各要隘。（註二）

湖北人民致書袁世凱，激袁氏以民族大義，勸其響應革命，推翻滿清。

附錄：鄂人致袁世凱書

「慰廷宮保大人閣下：蓋聞語曰：『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又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從來偉大人物成不世之勳，未有能殊乎此者也。自甲午以後，民權、民族二大主義之潮流，激湍全國；於是人人皆願享自由之幸福，脫專制之羈絆，惟苦異族政府無改革之能力，乃發爲種族之觀念，而民族之說出焉。至於今日，三尺之童，皆知革新之爲大業，此益時勢使然，非口齒所能強致也。閣下才淵識朗，量已深悉於心，不待我等曉舌。顧我等有不能不向閣下陳者，幸閣下垂鑒焉。慨至李闖連亂，明社乃屋，滿清乘之，攔入中原，衣冠變爲大羊，江山淪於夷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切思光復者也。二百年來，漢人之遭其蹂躪，匪可言喻，特以事機未至，無如之何。今則天道好還，人心思漢，義兵一舉，全鄂服心，時勢至今，滿漢之界已劃，非滿人亡即漢人滅，自殘同胞，西人引爲大恥，爲閣下計，亦必不甘冒此不韙，爲滿廷作虎伥也。」

乃近聞海上各報，皆謂閣下已受滿廷僞爲鄂督，偕蔭昌督軍前來，心竊怪之。嗟乎！閣下非漢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閣下尙憶□□初年攝政邸遂公於國門之外時乎！閣下未被刑戮幸耳！今情勢危迫，復以艱鉅負之閣下，是蓋行煮豆燃箕之故智，而中即含有兔死狗烹之危機也。閣下亦知之否？閣下之爲人，沈雄機警，固我等所知也，今虜廷自□□短折，□□繼立，所云王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旅黨分權，離叛疊見，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人怨天怒又其時矣。閣下誠能因時勢所趨，體士民之意，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挈

掃蕩廷，爲漢族爭百尺先，我等全鄂士民，當肩纓手鋤，甘冒石矢，爲閣下作前趨。若守那氏之私惠，甘以毒手殘害吾鄂四五百萬同胞，吾鄂人苟有一人未殊者，亦必以恣害之手段加之閣下，世世子孫傳爲大仇。閣下縱不爲一身計，得不爲子孫計乎？卽不爲子孫計，獨不爲千載以後史家之唾罵計乎？閣下當不若是愚也！況今日之革命，種族上起點也。天經地義，華夏之辨至明。木本水源，忠孝之心，具在閣下。縱一身甘爲滿奴，閣下之所部皆漢人，能保其皆甘爲滿奴乎！語云：『與衆同欲者罔不興，與衆異欲者罔不敗。』

爲閣下目前計，兵情將意，先多疑畏，君臣之間，素有隔閡，且有一尸居餘氣之蔭昌掣肘於旁，閣下能操全算乎？閣下固知其必不能也。既知其不能，則何不以迅雷之勢，建不世之業。漢族之華盛頓惟閣下之是望。嗟乎！閣下非漢人乎？一身禍福，繫之毫芒，千古勳名，爭在頃刻。時乎！時乎！不再來，幸閣下三思之。」（註三）

清欽差大臣袁世凱密派道員劉承恩，致書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接洽和議。

袁世凱以劉承恩鄂人，與黎元洪有舊，密派其致書黎氏，以實行立憲，赦開黨禁，下詔罪己，皇族不問國政爲條件，願與革命軍罷戰言和。書曰：

「宋卿仁兄大人麾下：疊寄兩函，未邀示覆，不識可達典籤否，頃奉項城宮保諭開，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問國政等因。似此則國政尙有可挽回振興之期也，遵卽轉達台端，務宜設法和平了結。早息一日兵事，地方百姓早安靜一日，否則勢必兵連禍結，勝負未見，則不但塗毒生靈，糜費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則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況兵者漢人，受蹂躪者亦漢人，反正均我漢人吃苦也。弟早見政治日非，遂有終老林下之想，今因項城出山，以勸撫爲然，政府亦有悔禍之意，卽此情理，亦未嘗非閣下及諸英雄能出此種善道之功也。依弟愚見，不如趁此機會，暫且和平了結，且看政府行爲如何，可則竭力整頓，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不爲不可。果以弟兄爲是，或另有要求之處，弟卽行轉達項城宮保，再上達辦理，至諸公皆大才核鑒，不獨不咎既往，尙可重用相助辦理朝政也。且項城之爲人誠信，閣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至失信於諸公也。並聞朝廷有旨，諒日內卽行送到廳下，弟有關桑梓，又素承不棄，用敢不揣冒昧，進言請教，務乞示覆，卽交原人携下爲禱，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〇

敬請勛安，諸希愛照不具。鄉愚弟劉承恩再拜。九月初八日。」（註四）

山西太原光復。清巡撫陸鍾琦、其子光熙，協統譚振德死之。推閻錫山為都督，陸軍小學堂監督溫壽泉副之。

先是同盟會成立，晉籍會員王用賓、谷思慎等返國吸收本省同志百餘人，在太原組織「同盟會山西支部」，編印「晉話報」及「晉陽公報」，於是山西風氣大開。武昌起義後，用賓等密議發動，以新軍同志雖多，而有槍無彈乃止。太原駐有新軍一混成協，第二標統閻錫山駐城內，閻為同盟會員；第一標統黃國樑駐新南門外，其第一、二營中多同志；惟以有槍無彈不能動。西安事起，晉撫陸鍾琦派新軍第一標防西河，於初七晚領到子彈，該標一營同志王澤三聯合各頭目宣誓反正，與隊官應瑞九、見習官高麗江逼使營副苗文華贊同發令；同時派高麗江與二營接洽。適二營同志楊彭齡、張煌、王嗣昌等已準備發難，並取得營長姚以价同意；砲兵方面，排長于鳳山等已將其營長張厚天看管，與一、二營一致行動，於是推姚為司令官。於是日晨發難。二標閻錫山聞砲聲，令其營長喬肅、張煊堂響應。溫壽泉亦帶陸軍小學之學生隊赴諮議局策善後，推閻錫山為都督，溫壽泉為副都督，姚以价為全省總司令，即日率步砲全軍防守娘子關。（註五）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所記太原光復經過如下：

「其時山西巡撫為陸鍾琦（六月十六日，由江蘇布政使升任。），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統領為姚鴻法，第八十五標統帶為黃國樑，第八十六標統帶為閻錫山，又巡防隊二十四營。

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消息傳至太原，巡撫陸鍾琦到任未久，有勸其加意防備者，置之不理。到九月初一日，西安兵變，潼關河東兩道請援電日三四至，陸鍾琦乃檄南鎮巡防營渡河迎勦；另由省派撥新軍部隊兩營，馬、砲各一隊，開赴蒲州協防，開拔離省後，乃發給子彈，新軍懼戰，多要請不即行。鍾琦子光熙，以翰林留學日本士官學校

與新軍官長有舊，自京來晉，力勸乃父宣告獨立，屢遭拒斥，於是徇新軍之請，軍隊開拔，同時發給子彈，商定初七日砲營拔赴蒲州，初八日步隊兩營亦赴蒲就道矣，新南門外駐新軍步隊約二連人。第一標二營管帶姚以价，知衆譚遠行備戰，謂衆曰：「吾儕與其出防，不若起義，既響應他省，且博名利。」衆然之。初八日尚未黎明，姚以价偕連長張煌等率領營隊，進入南門，即往攻撫署。入頭門後，開槍數排，即進二堂，陸鍾琦聞聲起床披衣，直升堂，尚未發言，即被班長楊鵬雲開槍射擊死之。光熙踉蹌趕出，救護乃父，亦登時中槍殞命。新軍進入後堂，並刺殺陸夫人，其幼子亦受刺刀傷，撫院內各室門窗器具大多搗毀，是日街市閉門，秩序大亂，至晚則藩署火起，全部灰燼，藩庫被劫，商店亦有多處起火。

當起義軍入城，協統譚振德聞信猝馬馳及，喝阻被殺。軍政府成立後，派人將布政使王慶耳、提學使駱成驥、勸業道王大貞等接至諮議局，予以看管，王大貞數日後即釋出，提法使李盛鐸、太原府知府周渤仍在署中，未予過問，以彼等思想較新也。（以上據石榮璋太原辛亥革命紀略，是時石任山西高等審判廳民庭庭長，起義後，擔任并州日報經理，係親見其事者。）

據撫署總文案費某告我：『九月初一日，得陝西獨立護撫錢能訓受傷進醫院之電，巡撫陸公鍾琦約集司道等商議，逾日陝西潼商道瑞清急電求救，遂定新軍援陝之計，蓋以新軍爲不可恃也。山西本有新軍一混成協，於是電奏改協爲鎮，即以舊有防巡二十四營改編，先調平定州八營來省填防。（初八晚才開到，已過時矣。）初四日撫藩臬議定新軍先開拔俟其離省隨後由軍械局發給子彈。初五日晚，陸撫次子光熙（翰林院侍講，日本士官學生，與新軍素有關係。）自北京到太原。初六日與新軍接洽，軍隊開拔，同時發給子彈。初七日商辦完竣，初八日黎明新軍開拔，出城十里即折回，進攻撫署。其時，協統譚振德聞信趕至，勸阻被戕。標統閻錫山同新軍折回進城（未到撫署）。新軍以排槍轟進，約大早五時，陸撫便衣到二堂開導，新軍以槍擊斃。光熙著軍服趕出，見其父倒地，以手扶父，新軍乃以槍擬之，光熙向其搖手，未一言，亦被擊斃，羣擁進內室，刃傷陸夫人手背及腿數處，同日死，有言初七日黨人仇亮自某處來省策動，故次日即爆發』云云。

是日，革軍在諮議局召集軍政各界會議，響應武昌，定名爲山西軍政府，首推協統姚鴻法爲督軍都督，姚以其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二

父姚錫光現任陸軍部侍郎，力辭不就。另推稟統閩錫山爲都督，督練公所參謀處幫辦兼陸軍小學堂監督溫壽泉爲副都督，請議局副議長杜士化爲總參議，設軍政分府於諮議局。軍政府成立後，派軍官帶領士兵分赴各街鎮壓，槍斃數十人，始告平靜。並出示安民，發表起義佈告，張貼各處，用黃帝紀元年號，軍政府門前，懸掛八卦太極圖國旗。太原有滿洲旗兵駐防，歸太原城守尉管理。滿洲營在城內東南隅，圍以土牆。起義後之次日，民軍列隊往攻，砲聲隆隆自旦至暮，旗兵人少而弱，無抵抗力，旋即懸白旗投降，派出增禧接洽，故未傷人，但毀房屋數處而出。

軍政府派姚以价爲前敵總司令，帶同民軍至娘子關、固關等處駐守，以防禦清軍。」（註六）

尙秉和所著「辛壬春秋」以清廷立場爲陸鍾琦立傳，茲附錄於後，以作參證。

陸鍾琦，字申甫，先世爲浙蕭山人，曾祖澈，祖保三，游京師，遂爲宛平人。父春榮，績學不仕，以教授終其身，盛伯熙祭酒，其弟子也。鍾琦少幼學，以拔貢生選撫寧訓導，至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翰林院協辦院事，功臣館纂修，提調本衙門撰文，常管八旗官學，從大學士徐桐賑災直隸，遇事能持大體，勤樸勞瘁，並爲桐所倚重。二十六年拳匪起京師，桐惑之，鍾琦屢諫諍，桐不聽，致敗。及聯軍入都，天子西狩，鍾琦聞卽闔戶自經，會庶母至解纜棧醒，慰之曰城雖破天子無恙，報國之日方長耳！鍾琦涕泣得不死。初鍾琦事父至孝，京察一等，以府道記名，卽自陳父老不願外除。又數年父卒，服除復列一等，遂簡江蘇督糧道，釐弊剔蠹，三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訂州縣勘獄鞫狀表限，綦嚴，繇是獄無留滯，如蠲宿疴，並親勘東安雷發蟬獄，致邑生文炳奎於法，楊林所與十甲爭洲田獄，致哨官李某於法，二獄皆株累百數十人，數年不解，鍾琦一讞而定，人稱神明。宣統元年擢江蘇布政使，時新政日興，歲入不足，鉤稽年餘，出入相準。三年擢山西巡撫，到官三月而武昌變起，秦軍響應，風聲達太原，鍾琦懼新軍變而秦軍渡河也，檄步兵礮兵各一營出防潼蒲。九月辛未礮隊已行矣，壬申黎明步兵突變圍撫署，鍾琦與子光熙，妻唐夫人均被害，協統譚振德，管帶熊國斌亦隨死，語詳山西篇中。事聞，優詔褒卹，賜諡文烈，光熙追贈三品京堂，子諡文節。鍾琦性方正，嫉惡嚴，其去湘也，提學使吳慶坻爲置酒餞別，酒酣鍾琦慨曰，吾才短而性卞急，視宵小如仇，脫遇世變時，難乎免矣。後卒如其言。光熙以翰林學陸軍日本，歸國授侍講，器宇雄偉，倉卒殉難，人尤惜之。（註七）

按：山西之獨立，因距北京最近，使滿清有肘掖之患，直接威脅其後方，清廷處境日危。

清駐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二混成協統藍天蔚等，電促清廷從速立憲，並提出政綱十二條。

張紹曾等原奏曰：

「警耗頻傳，軍情浮動，時聞耳語，各有心憂，臣等疊經召集各部隊人等，反復開導，曉以忠君愛國大義，乃據各將士等環陳意見，籲列政綱，以改革政治諸端要求代奏，覽其大旨，愈以皇位之統宜定，人民之權利宜尊，軍隊之作用宜明，國會之權限宜大，內閣之責任宜專，殘暴之苛政宜除，種族之界限宜泯，而歸本於改定憲法，以英國之君主憲章爲準的，臣等再三細釋，立言雖或過激，而究非狂悖之談。抑壓既有所不能，解譬復苦於無術，當此時局岌岌，億衆之向背實爲可虞，萬一中路過征，軍心不固，大局益陷於不可收拾之地。即治臣等以應得之罪，臣等一身不足惜，如宗社何？如天下何？夫民猶水也，可載亦可覆，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今日軍民所仰望要求者，惟在於改革政體而已。」（註八）

張紹曾等所提政綱十二條如下：

- 一、大清皇帝萬世一系。
- 二、速開國會，本年內召集議員。
- 三、改定憲法，經國會議決，以君主之名義宣布之。
- 四、憲法改定提案之權，屬諸國會。
- 五、全國海陸軍歸皇帝統率，但對內使用，須遵守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
- 六、格殺勿論斬捨御免就地正法死刑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之。又對於一般人民之違法監督，不得隨意逮捕。
- 七、國事犯之黨人一律特赦，並擢用之。
- 八、組織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之，以皇帝勅任之。又國務大臣由內閣總理大臣推任之，但皇族永遠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四

不得充內閣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

九、人民負擔之增加，及關於媾和等國際條約，經國會議決，以君主之名義宣布之。

十、凡本年度預算未經國會議決以前，不得照前年度預算支出。

十一、上議院議員以法定之特別資格，由國民公選之。

十二、現時規定之憲法、國會組織法、及國家一切重要問題，當解決之際，軍人有參預之權。（註九）

清資政院總裁世續等以三摺上奏：一請另簡賢能組織責任內閣，而不任懿親。一請頒布明詔，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贊；一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

清資政院總裁大學士世續等奏：爲時局危迫，內閣應負責任，懇請明降諭旨，另簡賢能，組織責任內閣，以順民心而固國本。奏曰：

「竊維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爲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世界各國苟號稱立憲，即無不求與此原則相脗合。今吾國之改設內閣，變舊內閣之官制而另定官制，改軍機處之舊名而另立新名，其爲實行憲政特設之機關，固天下臣民所共見。而第一次組織內閣之總理，適與立憲國之原則相違反。凡論君主立憲政體者，類無不知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語。君主既立於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密邇君主之皇族亦即立於特別不可動搖之地位。而內閣之地位則可動搖而更新者也。立於君主之下，以受議會之監督，有政策之衝突，即發生推倒之事實。內閣爲皇族所組織，皇族緣內閣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嚴，君主之神聖恐不免因之少損。臣等並非謂皇族必無組織內閣之能力，亦非謂皇族必有行政叢脞之堪虞，第以皇族內閣與立憲政體有不能相容之性質。又各國之內閣總理，常更換之時，各國務大臣皆聯翩而退，新任總理重行組織，故皆負聯帶之責任。即欽定內閣官制，亦有內閣對於皇帝擔負責任之文。今以皇族爲總理，使其不可以推倒，如設內閣制之真意何？使其可以推倒，如皇上神聖之體統何？故現總理大臣慶親王，當受命之始，兩次懇辭，請收回成命，特簡賢能。一則曰：「居恆已形竭蹶。大受豈復堪勝」

。再則曰：「惟至聖能無我，咸知朝廷用舍之公，誠不欲開皇族內閣之端，以負皇上者負天下臣民之望」。所以爲皇上計，爲皇族計者至深遠，非僅自爲退讓計也。

且本朝定制，親王不假事權。伏讀仁宗睿皇帝聖訓有曰：「本朝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行走。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理入直辦事。但究與國家定制未符。成親王永理著庸毋在軍機處行走。」等因。欽此。當時之軍機處原無負一切政治責任之明規，猶嚴親王之限制。今日之國務大臣責任重於軍機，則組織內閣之國務大臣更不可不循限制之舊法。伏願皇上守祖宗之經制，採立憲之通例，明降諭旨，取銷內閣暫行章程，實行完全內閣制度，不以親貴充當國務大臣，博採輿論，特簡賢能爲內閣總理大臣，並使組織各部國務大臣，負完全聯帶之責任，以維持現今之危局，團結將散之人心。則責任明而政本以立，皇室固而國祚必昌。天下幸甚。

臣院會議多數議員意見相同，當場議決，謹遵議事細則第一百六條，恭摺具奏，請旨裁奪。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九月初八日資政院總裁大學士臣世續假、署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署資政院副總裁理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註一〇）

清資政院總裁大學士世續等奏：爲時事艱危，人心解體，請頒布明詔，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贊，以維人心而靖禍亂。奏曰：

「竊維鄂軍之變，不及旬日，而響應者四起，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陰相勾結，陰相鼓煽，潛滋暗長，蔓延偏國中者，其必有所以勾結鼓煽之具。十餘年來革命黨之風大熾，其中頗多聰明俊偉之士，持偏激之學說，挾鋒銳之文字，發行報紙，刊刻書籍，騰播中外。夫其所藉以爲口實而得多數之信從者，無他，夫亦曰專制政體之不可以爲國，非有橫決之舉，終不能脫此專制羈縻之下也。其意以爲生今之世，萬國競爭，非立憲無以立國。然窺我政府之意則決不肯立憲，不立憲則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革之。其說皆出於危亡而起。近數年間，朝廷下預備立

憲之詔矣，宣布九年籌備清單矣。上年採用臣院之議，又縮收之爲宣統五年開國會矣。今年又按照縮改籌備清單，設立暫行內閣矣。夫此數事，皆有名無實。在政府以爲可借此以敷衍人民。在人民終不能因此而信愛政府。於是憤政府之疲緩，官吏之酷虐，法律之不備，審判之不平，人民生命財產之無所保障，權利義務之不能確定，國勢之凌夷，民族之衰弱，將歸於優勝劣敗之數，政府愈疲緩，人情愈憤激，憤激之極，則革命之說易於傳播，而革命之勢力於是大盛。橫決以求一逞，彼且自以爲有不得已之故焉。故彼之所藉口者，其初恐朝廷之不立憲，其繼憤政府之假立憲，其後乃不欲出於和平立憲，而思以鐵血立憲。

故欲維繫人心，救平禍亂，莫若示人民以真正立憲。真正立憲惟在頒布憲法。頒布憲法而不使人民協贊，則信守之意不堅，愛護之誠不至，服從之效不篤。在彼鼓吹革命者，猶以爲非真正立憲，而勾結鼓煽如故，殘殺戰爭如故，鄂亂雖平，而等於鄂亂者且接踵而起。不觀夫廣州乎，半年之中竊發者四起。人道之禍，曷其有極。故臣院集議，以爲非請皇上將憲法交臣院協贊，無以示皇上公天下之心，而表見其真正立憲之據。詔下之日，天下皆曰，吾皇聖慈，憲法且交資政院協贊，吾儕小人樂利無涯，何肯爲亂逆以自背於人道乎。且夫憲法者萬法之母，而君民共守之信條也。夫既爲君民共守之信條，則曷不使人民參預，俾權利義務盡然悉當於人心，皇上既欲規定臣民之權利義務，著爲信條，又曷不於規定之始，詔進臣民，一爲商榷。夫協贊云者，在纂擬之後，欽定之前，先之以協贊，於先朝聖訓欽定之義毫無所妨者也。世界各國惟日本俄羅斯爲欽定憲法，常爲世界學者之所短，我中國曷爲而採擇之。故臣院兢兢致懼，伏願皇上迅賜採納，頒布明詔，毅然將憲法交臣院協贊。以法理言，既無礙國家統治之大原。以事實言，尤足見天地無我之至量。所以弭一時禍變之源者，在此。所以奠萬世無疆之業者，亦在此。

臣院會議多數議員意見相同，當場議決，謹遵照議事細則第一百六條，恭摺具奏，請旨裁奪。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九月初八日資政院總裁大學士臣世續假、署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署資政院副總裁理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註一一）

清資政院總裁大學士世續等奏：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奏曰：

「竊惟弭亂之本，在於收拾民心，而士者民之倡導，未有士心不固而民心能固者也。我朝本無黨禁之說。自海通以來，世界政治學識到處播殖，因借鏡之資，以見吾國政府之頹敗。有心者或欲起而改革，不逞者遂潰出於範圍，以致獲罪中朝，亡命絕域，外邦庇之爲政犯，天下目之爲黨人。其中固有一二桀黠之輩，策鼓革命，爲中國害。然亦有瞻懷祖國，感激舊恩，忠愛之忱，歷久不變者。至於僅冒嫌疑，並無實跡，痛心永棄，企望見收者，亦復不少。」

臣等以爲憲政之立，與民更始。考各國立憲成例，未有不於開國會時大弛黨禁者。今吾國距國會之開僅及一年，儼於此時宏頒渙號，與以更新，使人民復公權之平等，國家得政黨之互劑。匪特借表真誠，抑亦可收實益。此爲實行憲政起見，不可不速開黨禁者也。

近今中國人才消乏已甚，爲上者所亟宜維持。黨人中實有文章學問度越恆流，而且艱阻備嘗，深增閱歷，無論躋之政界，置之社會，出其蘊抱，必足仰助休明。如赦使來歸，將見人望所存，風從者衆，彙征之吉，卽爲消長之機。此爲護惜人才起見，不可不速開黨禁者也。

自古寇賊之起，每招叛亡以爲謀主，漢失中行，宋棄二憾，皆其明徵。蓋人心失望之餘，往往鋌而走險。方今亂象滋蔓，士類危疑，宜乘威信之猶孚，使識聖明之可恃。況匪黨脅從者已奉明詔准其投誠，則與亂事無涉之黨，更無不許自新之理。此爲消解禍亂起見，不可不速開黨禁者也。

擬請我皇上特沛德音，凡因戊戌政變而獲咎者，與前後因犯革命嫌疑懼罪逃匿者，以及此次亂事雖被脅附而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並請申明，所有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之中，本皆在國家保護之列。嗣後，地方官吏自非根據法律不得以嫌疑之故逮捕無辜。如是則天下曉然於皇恩之浩蕩，悔禍者深自戒濯，觀望者無復猜疑。士心一固，民心自固。今日弭亂根本之圖，誠無有切於此者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八

臣院會議多數議員意見相同，當場議決，謹遵議事細則第一百六條恭摺具奏，請旨裁奪。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九月初八日資政院總裁大學士臣世續假，署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署資政院副總裁理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註一二）

梁啓超致書徐勤，主張利用北洋軍隊，挾持清廷，召開國會，實行立憲，以緩和革命風潮。

梁啓超致書徐勤，說明兩年以來與康有爲謀劃立憲之活動，及與滿洲親貴連絡情形，認爲此時正是利用北洋軍隊要挾清廷召開國會實行立憲之良好機會。略曰：

「使革黨而可以貧國家於治安，則吾黨袖手以聽其所爲，亦復何恤，無奈其必不能也。……要之秩序一破之後，無論何人莫能統一之，全國鼎沸，非數年不能戡定，今各國環伺，安容我數年之騷擾，其究也卒歸外國事漁人之利已耳！此吾黨所當認之甚真，萬不可緣彼輩一時之聲勢，而遽爲所眩者也。……但使立憲實行，政權全歸國會，則皇帝不過坐支乾修之廢物耳！國勢既定，存之廢之無關大計，豈慮其長能爲虐哉！吾黨所持以立憲主義者凡以此也。今茲武漢之亂，爲禍爲福蓋未可知，吾黨實欲乘此而建奇功焉！……」

兩年以來，朝貴中與吾黨共事者惟濤、洵兩人而已，而洵實無用，可用者惟有一濤，而濤與澤地位相偕，暗爭日甚。……濤問計於安仁，安仁勸其全力撫循禁衛軍，使成爲心腹，然後一舉彼輩而廓清之。故數月來惟務多布吾黨入禁衛軍，而外之復撫第六鎮之統制爲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備矣，吾兩月前致兄書謂九、十月間將有非常可喜之事，蓋即指此。……今日所欲辦之事，則一面勒禁衛軍駐宮門，以備非常，即逐慶、澤而濤自爲總理，殺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開國會，當選舉未集時，暫以資政院諸議員全數議員充國會議員，同時下罪己詔，停止討伐軍，極言今日時勢不容內爭，令國會曉諭此意，然後由國會選代表與叛軍交涉，幸此次叛軍非由中山主動，不純然爲種族革命，告以國會既攬實權，則滿洲不革而日革之義，當能折服。……若果能辦到，則緣有武漢一逼，而國會得有實權

，完全憲政從此成立，未始非因禍得福也」。(註一三)

清廷以四川德陽告急，什邡復為同志軍佔領，命端方派兵，會同趙爾豐合力進攻。(註一四)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五六至一五七。

註二：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三三。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初八日第二頁新聞。

註四：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一七三至一七四。

註五：王用賓「辛亥革命前後山西起義紀實」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二四七至二五〇。

註六：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一五至二一七。

註七：尚秉和「辛壬春秋」卷四十三，清臣殉難記，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影印版。

註八：國史館審校稿。

註九：同註八。

註十：同註八。

註十一：同註八。

註十二：同註八。

註十三：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三九至三四〇，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世界書局版。

註十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四十五至四十六。

初九日(十月三十日) 蔣先生中正自日本回抵上海，參加革命工作。尋奉陳其美命赴杭州，主持浙江軍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九日

七五九

蔣中正先生前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夏首次東渡日本，肄業東京清華學校，廣交革命黨人，與陳其美尤爲友善。冬間返國，就讀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因不滿日教官之蔑視華人，曾與之抗爭。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冬，獲選保送日本振武學校，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日與諸同志秘密討論革命事宜。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始謁孫先生文於東京，被許爲難得之革命人才。翌年在振武學校卒業，入伍高田野砲兵第十三聯隊。本年夏間託故歸滬，與陳其美密謀於江浙舉義，閏六月始回日本聯隊。嗣得武昌起義之報，乃自日徵服返國，受陳其美命任先鋒隊指揮官，先赴杭州運動新軍。（註一）

雲南昆明光復。

雲南昆明駐軍第十九鎮協統蔡鍔，前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參謀處總辦殷承瓚，標統羅佩金，管帶唐繼堯，劉存厚，講武堂教官張子貞等舉義，宣佈雲南獨立，公推蔡鍔爲都督。「滇省光復始末記」一文記其事云：

「蔡鍔字松坡，係留日士官生，早年曾受業於梁啟超，回國後任職雲南新軍，由管帶洊升至協統。武昌起義後與同志李根源、殷承瓚、羅佩金、唐繼堯等多次密議，計劃發動，以爲他省之聲援。雲貴總督李經羲恐新軍有變，於九月七日黎明早操時，下令將槍械收繳，衆大驚駭，乃定於九日起事。本日午後九時，蔡鍔命李根源率步兵七十三標由北校場攻北門東門，羅佩金率七十四標由巫家壩攻南門，張子貞率講武學堂學生內應。並命職隊第十九標統帶韓建鐸屆時率部交接。晚十二時，各路開始進攻，城內火起，翌晨三時革命軍遂入城。九時佔領軍械局及五華山督署，李經羲潛逃，衛隊皆降，公舉蔡鍔爲都督。」（註二）

附錄：雲南光復之經過

其時，雲貴總督爲李經羲，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統制譚鍾同、第三十七協統領蔡鍔、第七十三標統帶丁錦、第七十四標統帶羅佩金駐省城，第三十八協統領曲同豐駐大理。

蔡鍔自日本士官歸國後，在廣西辦陸軍小學；李經羲總督雲南，調爲新軍協領；李根源爲講武堂總辦；李烈鈞

爲陸軍小學總辦。雲南革命，醞釀已久，武昌事起，李經羲知軍隊將變，於某日黎明時早操，忽然發令將可疑之軍隊槍械收回，軍人大震。高級幹部羣聚密議，決定九月初九日夜三時舉事，分爲兩路，蔡鍔率步隊第七十四標，砲隊第十九標、機關槍第十九營。其幹部軍官：步隊第七十四標統帶羅佩金、管帶唐繼堯、劉存厚、雷飈、砲隊第十九標統帶韓建鐸、管帶謝汝翼、庾恩賜、劉雲峯、機關槍營管帶李鳳樓等；李根源率步隊第七十三標，其幹部軍官李鴻祥、劉祖武、張開儒等，分定任務。講武堂監督沈汪度、與教官顧品珍、張子貞等，率領該堂學生及陸軍小學生測繪學生、並體育校生，開各城門，居間援助。乃北校場步隊第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李鴻祥，是晚八時分發子彈，爲反對隊官唐元良所覺，排長黃毓英等開鎗擊斃之。鎗聲隆隆，事遂不可遏止，適李根源已到，吹集合號，撲標本部，標統丁錦逃，李根源命焚標本部，率全軍出，至蓮花池，時九時半，約期未至，講武堂生未來開城，黃毓英、蔣光亮、楊秀林、董鴻勳、盧鰲等，率五十餘人，搭人梯越城，擊散守城兵，開門，兵遂入，攻軍械局。統制譚鍾同、總參議靳雲鵬、兵備處王振畿等，率輜重營、陸軍警察隊、機關槍一隊，佔領五華山之武侯祠、勞公祠，以機關槍由後夾擊，李根源軍死數十人，勢極危殆，時已夜十二時矣。先是九時蔡鄂等集於烏家壩，接督署及鎮司令部電話，謂：「北校場兵變火起，速率隊入援。」蔡鄂遂由羅佩金集合步隊，謝汝翼集合砲隊，整隊入城，並接報告，謂：「李根源軍入城，軍械局未下」，時已夜二時，羅佩金以李根源軍兵單，派雷飈一營往助，命唐繼堯猛撲督署，署內有機關槍八挺，衛隊五六百人，力戰二時許，死傷三十餘人，不能前進。次日天將曙，砲隊開始射擊，彈中督轅圍竿，斷兩截，又中李經羲臥室，經羲已先逃匿於蕭巡捕家，雷飈集全力助攻軍械局，蔡鄂命謝汝翼率砲隊至，轟牆垣多處，由缺口入，軍械局遂得手，時十一時也。移攻譚鍾同軍，譚頑強抵抗，兩軍死亡甚多，李棲鳳率機關鎗六挺來援，火力增猛，譚負傷，軍醫局兵負之走，武侯祠破，五華山遂下，譚至南城被擒，磔死。靳雲鵬於夜間三時潛逃，僞爲輿夫，肩空輜出城，十一日晨乘滇越火車走越南。王振畿受創逃，爲張開儒擒獲，解司令部，楊集祥亦誘至，講武堂生彭肇康、范石生，叢槍擊殺之。羅佩金率唐繼堯、劉存厚、庾恩賜、劉雲峯軍，圍攻總督署，午後一時半，攻破入之，督署衛隊降，全城大定。

（初十日）民軍佔領省城後，設司令部於江南會館，宣布獨立，衆擁戴蔡鍔爲都督，是時蔡鍔在總督署，懸大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九日

七六一

旗。稱正司令部。李根源在五華山兩級師範學堂。十三日，組織各機關成，辦理軍民各政。次日，李經羲入居諮議局，請去滇赴滬養病，蔡、李等以舊屬之故，送之出滇，騰越商人張文光等，蒙自第七十五標教官趙復祥等，大理第三十八協統曲同豐等，開化總兵夏文炳等，均先後響應。（註三）

清欽差大臣袁世凱代表劉承恩求和函送達武昌軍政府。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收到劉承恩求和函後，交會議討論，孫武、胡瑛等主張覆信談判，以反對者衆，遂作罷論。胡錫公記其事曰：

「十時半，都督府會議時，都督接到劉承恩代表袁世凱要求軍政府談判和平函，爲初八日所發。文曰：『前由郵疊上兩函，未蒙示覆，不識可達典籤否？頃奉宮保諭開，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問國政等因。似此，則國政尙可有挽回振興之期也。導卽轉達臺端，務宜設法和平了結。早息一日兵事，地方百姓早安靜一日。否則，勢必兵連禍結，勝負未見，不但塗炭生靈，糜費巨款；迨至日久息事，而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況兵者漢人，受蹂躪者亦漢人，反正均我漢人吃苦也。弟早見政治日非，遂有終老林下之想，今因項城出山，以勸撫爲言，政府亦有悔禍之意，卽此情理，想亦爲閣下及諸英雄所贊同。依弟愚見，不如趁此機會，暫且和平了結。且看政府行爲如何，可則竭力整頓；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未爲不可。果以弟見爲是，或另有要求之處，弟卽行轉達項城宮保，再上達辦理。至諸公皆大材懷槩，不獨不咎既往，尙可重用相助辦理朝政也。且項城爲人誠信，麾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至失信於諸公也。並聞朝廷有旨，諒日內卽行送到麾下。弟忝同桑梓，又素承不棄，用敢不揣冒昧，進言請教。務乞示覆，卽交原人携下爲禱。敬請勦安。諸希愛照不宣。鄉愚弟劉承恩再拜，九月初八日。』

都督常將該函交張振武閱看。振武問予曰：『袁世凱胡爲此者？』予曰：『此乃袁於奪取漢口前，故施狡獪耳。』振武因交會議討論。孫武、胡瑛二人主張覆信談判，振武、吳兆麟暨在會諸人主張不理。孫武、胡瑛等猶刺刺不休。朱樹烈、范義俠二人擲指揮刀於會議席上，厲聲喝曰：『有再言覆信談判和平者，可視此刀！』於是，孫武

、胡瑛遂默然而罷。」

按：劉云事前曾出郵寄兩函。但黎元洪實未接彼一函。且談判和平何等嚴重事，信函豈有郵寄之理？完全出於虛造，其無誠意可知。（註四）

清廷下詔罪己。

清廷以各省響應革命軍，全局已呈瓦解之勢，本日乃下用人無方，施治寡術之罪己詔。略曰：

「朕繼承大統，於今三載，兢兢業業，期與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民憲章，路事驟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藉爲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祇爲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警報迭聞，廣贛變端又見，區夏沸騰，人心動搖。九廟神靈不安，朕無從安，無限蒸庶塗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罷除。」（下略）（註五）

清廷從資政院奏：（一）命溥倫等迅將憲法條文擬妥，交資政院詳慎審議，欽定頒行。（二）從資政院奏，取消內閣暫行章程，一俟事機稍定，簡賢得人，即令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當國務大臣。（三）從資政院奏，開黨禁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嗣後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

清廷諭曰：

「資政院奏，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一摺。黨禁之禍，自古垂爲炯戒，不獨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九日

七六四

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爲罪言，而在今日則爲讜論者，雖或逃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綸，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當潔白拔濯，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威與維新之至意。欽此。臣奕、臣那、臣徐。」（註六）

清廷從袁世凱奏，命第二第五兩混成協，及第五鎮全鎮，分由奉天山東開赴信陽，以資調遣。（註七）

按：第五鎮統制爲張永成，第二混成協協統爲朱泮藻，第五混成協協統爲盧永祥。

清廷以學部右侍郎李家駒代世續充資政院總裁，理藩部左侍郎達壽爲副總裁。（註八）

清廷命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防堵山西革命軍。

吳祿貞本革命黨人，清載濤、良弼欲利用吳對付袁世凱，吳則乘機阻所部西進，暗中與晉省革命軍接洽，並與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有所密謀，以與革命軍相呼應。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記其事曰：

「第六鎮駐保定，武昌首義，以第六鎮第十一協（統領李純）改爲混成協編入第一軍，由蔭昌率之赴漢，其第十二協（統領吳鴻昌）吳祿貞率之至石家莊。

其時吳祿貞尚未出京，載濤、良弼等平素與吳有聯系，亦思利用此次機會，剷除舊勢力（袁世凱等），建立新勢力，吳漫應之，而其根本上不同也，山西獨立，政府即派第六鎮第十二協吳鴻昌率領部隊攻打太原，在吳方面參謀何遂，係吳密令其担負聯合革命軍任務者，於是捏造虛偽言辭，阻第十二協前進，仍暫駐石家莊，一面與山西活

動，以待吳來。（吳奏初九日革命軍抵井陘，初十日我軍據井陘，此時即吳未來前，何遂等在山西活動。）適張紹曾在灤州挾重兵電奏要求改革，京師震動，十二日派吳到灤宣撫。吳到灤，報載其對士兵演說革命，又與張密議，折回北京，與濤等深談，即夜出京，對黨人表示不能驟然就辦，黨人深為不滿。」（註九）

註一：秦孝儀主編「蔣總統大事長編」卷一，頁十七至二十一。

註二：「滇省光復始末記」，引自「革命文獻」第五輯（總頁六八四至六九三）。

註三：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一九至二二一。

註四：胡鄂公「武昌首義三十五日記」，錄自「湖北文獻」第十七期至二十期。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二，頁四十九至五十。

註六：國史館審校檔。

註七：同註五，卷六十二頁五十五。

註八：同註五，卷六十二，頁五十八至五十九。

註九：同註三，頁二〇二至二〇三。

初十日（十月三十一日） 江西南昌光復，推舉吳介璋為都督。

江西陸軍原僅有第二十七混成協吳介璋所轄步兵兩標，五十三標駐九江，標統馬毓寶。五十四標駐省城，標統齊寶善。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萍瀏之役，清吏恐五十四標不穩，移駐袁州，改編巡防營為五十五標，由莊守忠率領，駐守南昌。九江獨立後，五十五標一部開往進攻，多數反正，少數逃散。南昌所餘僅二十七協之馬、工、砲、輜各營，黨人馬營管帶方先亮，工程隊官蔡杰，排長蔡森等乘機運動，於本日晚同時發動，佔領各衙署，清巡撫馮汝驤逃走。十一日黨人蔣羣自九江率軍至，分兵維持地方秩序，召集各界會議，推舉吳介璋為都督。（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十日

七六六

湖南長沙城外兵變，副都督陳作新、都督焦達峯先後被戕，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繼任都督。

新軍管帶梅馨作亂於長沙城外，副都督陳新作往撫遇害，都督焦達峯復至，又被戕，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繼任都督。

附錄：邵元冲撰「焦大鵬傳」

焦大鵬，字達峯，號鞠孫，湖南瀏陽人也。生而豪邁不羈，有睥睨一切之概。五歲，即從塾師讀，資穎絕倫，羣兒勿之及。然性殊不樂之，每日暮，由塾中出，輒廣集羣兒，編爲兩部，自領其一，指麾戰鬥，偶有所負，亦必奮起再鬥，期必勝而後已。年十四，走私塾，入瀏陽高等小學，湖南在國中，夙爲風氣閉塞之區，惟瀏陽被譚嗣同、唐才常革命失敗，影響所及，莫不興起革命之觀念，君之入校，距嗣同之死也僅五年，距才常之死也僅兩年，故學校中道譚唐事者尤衆，君每聞之，輒怒目推案而起曰：「譚唐已矣！後起之譚唐正多，咄彼滿奴，又惡能盡殺我堂堂男子者。」君貌本魁偉，至是益目光炯炯英氣逼人，儼若以譚唐自任。校中多戲呼之爲譚唐，間有稱之爲俾士麥克訥爾遜者，亦漫應之不辭，蓋其志已漸見於是矣。然益肆力學業，咀勉精進，大異曩昔，而其發揚蹈厲之氣，亦愈勃發，每課暇，輒從事於運動，如擊球競走，無不超越儕輩，年十八，入長沙高等普通學堂遊學預備科，研究東文，進步甚速，甫二三月，即能譯讀其書。時湖南有禹之謨者，革命黨中之急進者也。乙丙間，在湘提倡革命甚烈，一時聞風興起，不知凡幾，君耳其名，心契其言論，遂與禹定交，禹亦倬君氣概，深相倚重，凡祕密籌畫必與之。丙午五月，年二十，遂東渡，入同盟會，與黃興諸人相聯絡，擬習陸軍，以格於例不果，乃入東斌學校。丁未同盟會設十部，時有聯絡部，專以聯絡各黨會爲主旨，並附設共進會，初頗簡略，嗣復改訂章程，另行選舉，以君爲調查部長，戊申四月，河口軍起，留東同志，在錦輝館開雲南獨立大會，到者數千人，釀貲數千金，由黃興爲幹事，程大森軍

事講習會，君入焉。九月共進會組織實行機關，公舉各省都督，君被舉爲湖南都督。舉凡旗幟印章，悉由當時議定，被舉諸人先後歸國，分途進行，君於十二月抵漢口，與湖北同志議方略，旋還湘，已西三月來鄂，偕湖北同志組織總機關於漢口，分機關於武昌，惟經濟極艱，勢頗岌岌。會劉陽布商周海文劉肯堂販夏布來漢口，因說之入會，並出資布疋，得金分配各機關。七月君偕周劉回湘，變名左耀國，運動瀏陽醴陵萍鄉等處會黨。旋回省會同余華祿、楊任、鄧恢宇、謝伯圭等，在湘垣組織機關部，商定派楊任往常德、沅靖一帶，彭邦棟往衡永郴桂一帶，會同周果一、吳燮、鄭人康、柳鵠火等，黃菊初往岳州，會同李琦、周四維等，周文斌、謝伯圭往寶慶，會同禹骨剛等，分頭聯絡黨人。庚戌三月，復至萍鄉醴陵，極力組織，兼事編制，約得千餘人。九月歸長沙，與楊任鄧恢宇余華祿等，籌畫常醴辰沅會黨交通事。辛亥二月，譚人鳳由漢返湘，云三月間同志赴粵舉事，約君在湘響應，旋赴漢口居機關部，以經濟困難，奔走漸廣。事未成，而粵事敗，湖南爭鐵道國有事起，君急回湘，謀舉事，亦不果。五月復在湘垣組織體育社，作爲秘密機關，又與陳作新竭力運動新軍及巡防各營，至秋布置均就緒。八月十九，鄂軍起，君急部署一切，擬於二十八日應之，以清撫余誠格，防軍統領黃忠浩，已聞耗，防範甚嚴，遂不果。然其時鄂以孤軍支持，各省互存觀望，其勢危甚，黃忠浩又擬調省外巡防各隊，進擊鄂軍，君憤然曰：「中國存亡，在此一舉，死生以之，猶豫奚爲者」。遂於九月朔日，自領軍撲小英門，令陳作新撲北門，守城軍士，以成約，立迎之入，先赴軍械局，取槍彈，乃合趨無署，獲黃忠浩僇之，以其反抗最力也。又勸業道曾綬若，營務處王毓江，長沙縣沈瀛，均以犯順伏誅。翌日，軍民大會於諮議局，君以殊功，被舉爲都督，陳作新副之，君力辭不獲，遂允暫任，時清軍大至鄂，武昌將不支，君急發四十九標赴援，並擬續發五十標，與巡防軍，更番迭戰，而急練舊日所聯合各民黨，以爲守兵，更擬銳志援鄂，領軍北上復大會辭職，衆仍不可。初七日，更出示宣言告退，各界又派代表相堅留，君不得已，遂仍圖遣援師，飭治庶政。湖南某黨者，君主立憲派也，君始義舉，某黨欲依附之，以圖功名。顧心嫉君力高，又慮小人不見容於君子，遂密議殺君，謂君領鄂餉數十萬，私爲己有，并謂君早爲人所殺，今非本人。已又聞鄂軍屢不勝，謀殺君之心益急，冀邀功於滿廷。初九日，開秘密會於求忠學堂，議遂決。初十日午後，某黨詭稱和豐公司有兵騷擾事，給副都督陳作新，出城彈壓，而殺之北門。旋督隊，自小吳門直抵軍政府，伴爲犒軍也者，誘君出殺之。居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十日

七六八

民皆大驚擾，若逢敵軍，聞巷夜哭者，往往有所。(註一)

孫先生文自紐約經大西洋無線電公司致電旅居倫敦之美人荷馬李將軍(Homer Leg)，報告國內情況，及即將回國組織政府；並託荷馬李在英洽商貸款。(註二)

駐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扣留經京奉鐵路由奉天運往關內軍火。(註四)

湖南衡州光復。(註五)

袁世凱到信陽督師，旋設司令部於孝感以北之花園。廕昌自前線來會，交卸畢，率全體幕僚專車返北京。

丁士源記其事曰：

「十日早，廕昌全體幕僚開車，下午四時至信陽，袁已停車在站相候，廕與袁接洽後，即命易參謀長，將全線各事與袁之參謀長陸錦接洽，並命丁副官長(按：爲丁士源)將所管各事交與段芝貴、倪嗣冲兩人。接洽畢，廕車向北開，袁車向南開。但袁因孝感地方官紳與廕頗洽，故即在孝感以北之花園設司令部。廕車因接北京電，知石家莊車站吳祿貞不穩，但廕祇命過石家莊不停車而已，並無其他戒備」。(註六)

自廕昌督師以來，所有清廷與前線往來電報，因經洹上村轉發，袁世凱乃任意加減竄改，淆亂軍情，以達成操縱南北，奪取政權之目的。丁士源復記其事曰：

「九月十四日，陸軍大臣行營司令處，全部回至陸軍部，丁士源以在站迎接者祇陸軍部人，遂驅車至軍諮府，見軍諮使良弼，良因有客請丁少待，丁在良室門外大聲曰：『天下最要之事係前線軍情，我輩戰勝而歸，君等竟無一人到站，胡事理之不明如此。』良遂出至室外，求丁見諒，丁悻悻回至陸軍部，詢陸軍副大臣壽勳曰：『何以部中吾等電報如斯之少？』壽曰：『吾等去電，甚少回電。』丁曰：『請命長秘書科長將來往各電迅速覓來。』時在側之長秘書科長，乃立往持至，丁氏閱畢，始知行營所發各電，多由經洹上村加減，至少發電日期亦被改竄。丁詢

樞密書曰：『君明瞭乎？』壽副大臣曰：『已往之事，不必再究。』（註七）

日本報紙露佈對華三政策。

民立報記其事曰：

「昨日（九月初十日）日人在本埠（滬）發行之上海日報載有日本對清三政策，特譯錄如左：

（一）今日中國之事不過爲一內亂，於國際上不生何等案件，日本商人雖可任其自由行動（原按：閱者注意）。然政府當力避各國之誤解，不偏倚於滿政府及革命軍，而執公平之態度。（譯者按：此策尙能持中立之義；然任商人自由行動，至有正金借款之事，尙得謂不偏倚乎？彼四國資本團獨非商人邪？吾願日人其真能執公平之態度也；不然將因此而生國際上案件，欲求避各國之誤解，不可得矣。）

（二）若事態益重大，南清之貿易大受打擊，或至使外國居留人之生命財產迫於危急，則各國必有何等之動作，其時日本亦當與之相連，而爲適宜之活動。（譯者按：此策則日人不覺爲過慮，試觀國民軍起事以來，對於外國居留人何等加意，何等鄭重，而尙此是錮錮耶？）

（三）萬一事變進步，至有清國命運之政治上事件（譯者按：質言之，則滿洲政府滅亡。）則關於利權問題，日本當基於英日同盟及俄日協約之精神，擁護其既得之利權，防壓野心國之禍心。（譯者按：此策亦屬贅詞，何則？以國民軍既宣告各國，承認起事以前之條約，惟起事以後，雖以秘密巧詐之手段，而滿政府獲得利權，則國民軍必不承認耳。）」（註八）

按：日本於武昌起義後，兵艦雲集長江，頗思出面干涉，以達成破壞中國統一，坐收漁利之目的。因英國不肯贊助，美國反對尤力，日本政府乃於本年九月一日（十月二十二日）聲明，日的僅在保護僑民。其後復於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向美國建議維持清室，其軍閥且主張乘機佔領東三省，復被美國所拒絕。日本乃一面與滿清政府交涉，請以東三省爲日本助清室之酬勞；一面與軍政府交涉，助革命黨在南滿建立一共和國，給予日本若干路礦權利。軍政府對日本之提議婉予拒絕，而日本與清廷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初十日

之交涉，復因英國之干涉招致失敗。（註九）

附錄：李廉方撰「武昌起義後之國際情態」

當庚戌夏季，英日同盟條約締結時，東亞大部分英僑見日本政策，與英國自身利益不盡相符，頗感受其束縛，因為英國勢力範圍，集中於揚子江及中國南部，袁世凱到漢口時，清軍雖在陽夏稍獲勝利，而英政府援助清政府之舉，却自放棄，故上海英僑爲保持商業起見，對民黨則表示親善，已轉變爲英國對外政策，其在北京方面所討論者，已非維持滿洲朝代問題，而爲變更帝國體制問題。雖共和國體，非英人所樂于贊成，然深信民黨排滿之勢，不可遏止，不如乘機助其掃蕩腐敗不堪，阻礙進步之滿清官吏，較於外交有利。（見王光新著1871-1914 P.35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e 1871-1914）日本則自武昌首義之初，即有人主張干涉，聞英方曾溫語勸戒，日方又自感單獨行動，力有未逮，然對此擴大亞洲大陸勢力之機會，則不肯放棄，此於駐華德使致其國務總理報告可見，（同上）因爲日本對華一貫政策，在煽動內亂破壞統一而坐收漁人之利。先是成都激變初起，日政府派要人齋藤季治郎赴長江上游調查，武昌首義日，即齋藤行抵漢口之日，曾由其分派秘密團體往上海援助民黨起事，然而民軍逐漸擴張，東京空氣已感不快，十一月間（舊曆九月中旬後）日本報紙即開始干涉論。十二月七日（舊曆十月初）日外相內田康哉通知駐日美大使卜萊安（Bryan）有曰：「對敵行爲如仍繼續，日政府認爲有考慮干涉必要。」當清廷起用袁世凱時，日政府向英美建議共同干涉，由列強擔保建立一名義上清廷政權，十二月十八日（舊曆十月中旬）駐美日代辦致美國務卿文有曰：「中國情形益壞，清廷權力已等於零，而革黨亦派別分歧，並無真正領袖，如任其繼續發展不但影響商務，恐其暴發類拳亂之排外舉動，加以本年洪水爲災，飢民潰兵交相爲亂，在此情況之下，革黨絕對無力維持佔領區域，中國今日正當選擇帝制或共和之歧路，依日政府意見，採用共和制度，實極困難，即使實行，亦難信中國人能運用之，另一方面則清廷無能，已無可諱言，則其恢復威權，統制國家，一如舊制，實際亦不可能，因此適應中國現狀之最善方法，應建立一名義上清廷政權之中國統治。一方尊重中國人民權利，一方限制清廷獨裁權利，並消除共和空想，制定憲法，由皇帝矢誓遵守。如此日政府以爲應勸告雙方，定立條件，一方使清廷接受上提原則，並認以此爲維持政權之善策；一面使革黨了解建設共和，不合實際，且得危及中國生存及人民自身福利，必須維持現在朝廷，並尊重人民地位，交由主要列強

保障。(註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 此爲日本主張國際共管中國之建議，未經英美兩國採納。於是日本又退一步提一方案，主張劃中國爲二：北部仍維持清廷，共和制則限于江南；然英政府亦不附和，駐日英使竇納樂(Cairde Mac Donald)三次奉命向日外務省阻止日本非中立行動；第一次抗議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維持清廷聲明，第二次抗議日本擬貸款清廷，第三次抗議日本擬用武力干涉。竇納樂對英人波萊(A.M. Pooley)談英政府意見，有曰：「日本當局以爲中國革命，爲一種單純的地方事情，英國則深信中國革命正在發展，爲一種革命運動，此種運動，得成爲氾濫之江河，而日本則視爲不過涔滴之水易於遏塞。」(見Lapans foreign Policies P. 69) 英日侵略策略本不相同，其對中國觀察懸殊，於此可見。

美國伸張勢力於遠東，較列強獨後，故對中國主張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見俄租旅大據東三省爲己有，深嫉視之，所以當日俄戰爭，左袒日本，且借助鉅款，及日本戰勝，竟繼俄國而獨占東三省南部，自召美國反感。於是一九零九年有諾克斯(P.C. Knox)滿鐵中立，提議英美法俄德日六國借款收買南滿及中東鐵路，由國際委員管理，而政治權則完全屬之中國，雖遭日俄兩國聯合反對而失敗，美國乃又合英法德三國組織四國銀行團共同投資，打破日俄兩國獨佔之局，及辛亥次年二月，聞日本將單獨行動出兵滿洲，實行武力干涉中國內政，德以在華利益與美國相同，因促美國發出宣言，聲明尊重中國主權保全領土開放門戶利益均沾等語，德國遂以公文詢美國對東亞時局之態度(一月三十一日)，美國答文於二月八日在華盛頓柏林同時發表。文曰：「……中國自革命發動以來，敝國政府，每遇機與列強交換意見，尤其是法英意日俄及貴政府尚討何法保護共同利益，無不主張一致行動，又於各國報紙上得悉列強互換意見，因此敝政府明瞭對中國時局，彼此共同協作，不但無單獨行動以及干涉中國內政之舉，而且與平日和約尊重中國主權保全領土之言相符，現在中國方面清皇室及革命黨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既不因外力干涉而然，則將來亦無必須出以干涉，倘若將來竟違一切期望，不得已而必干涉，則敝國政府深信先由列強協商，然後共同行動，堅定保持其政策，庶一切誤會自行掃除……此外敝國政府當覺中國貸款不易輕予，實爲嚴守中立之當然結論，除非對於借款確可保證用於戰爭雙方以外之正當事項方可。又覺現在時機，宜特別適應借款政府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一日

七七二

抱原則，凡對於其國民向華投資，有與自國政府所遵列強協調政策不合者，當加以阻止。」王光：Die Groose Politik (Die derBuraische-1-1974 P.29-37)此項聲明，無異對日本干涉之舉，加以干涉，日本既以英國反對於前，美德二國又激烈反對於後，因以原定「清廷傾覆後滿洲發生騷亂即藉妨害鐵路利益為辭積極進兵」之政策，不得不暫行停止，進而利用共同行動之美名別作秘謀，此則屬於以後演變，不備述，不過外國政府之扶助中國現存政府，至相當限度而轉移方向；而且扶助本旨，仍為自身利益起見，以及共管中國，可於不得已時而實現，由上所徵引，可以鑒矣。（以上徵引，參照曹強辛亥革命史。）（註一〇）

註一：蔣君羊「辛亥江西光復記」，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二二至五二三）。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二一至二二二。

註三：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頁十三至十四。

註四：羅正緯「漢州革命軍紀實」。

註五：「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九號「中國大事記」頁七。

註六：丁士源「梅樸章京筆記」引自「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五冊頁二六七至二六八，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文星書店版。

註七：同註六，頁二六八。

註八：「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十一日，第一頁要件。

註九：張忠絨「中華民國誕生初期之外交」，原載「外交月報」第六卷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北平出版。

註一〇：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三一至一三四。

十一日（十一月一日） 革命軍放棄漢口，主力固守漢陽。清軍火焚漢口市區，烈焰三日不熄，繁華商場化為焦土。

本日晨，黃興赴前線視察陣地，準備下令進攻，而清軍於六時起自王家墩來攻，砲火猛烈，革命軍

利用隄防掩護固守，預備隊亦參加作戰。黃興率敢死隊督陣，不准後退，退者斬。十時許，清軍重礮機槍濫射，革命軍傷亡過重，正面及左右翼陸續退却，黃興手刃數人，不能制止，午後二時乃下令退守玉帶門一帶。惟甘績熙、高建瓴等，率敢死隊仍在漢口市區橫衝直突，清將馮國璋飭節節縱火，焚毀市區商店，燒一段則進一段。入夜火勢更烈，市民狼狽逃難，其狀甚慘。漢口革命軍自毀儲存物資，撤出人數不及五千人。軍政府軍務部孫武、張振武、蔣翊武等，以革命軍傷亡過重，決定擴充步兵協，及先鋒隊一協，以鄧玉麟、羅洪升、王國棟爲協統，並將子彈糧秣搬運至漢陽。（註一）

留日學生及上海南京等處學生約三百人，乘日船大利丸到漢口，剪去髮辮，自動參加革命軍。（註二）

附錄：陳果夫從軍回憶

我在二十歲那年，才入在南京的陸軍第四中學，後來就是中央軍官學校的校址。辛亥年武昌起義之後，我們同學中間有三四十人，先已在浙江廣東江蘇等省加入同盟會的，亦有入了中學後再加入的。由英士二叔到南京，使他們聯合起來，我們就組織了陸軍第四中學同盟分部，每晚在操場中開會籌劃在南京起義之事，不久爲滿清官吏所聞，防範甚嚴，把儲藏着的子彈都運走，槍械鎖藏起來，和我們通聲氣的第九鎮軍隊，又陸續被調駐城外，我們不得已，推我和另外陳任兩同學到上海去和英士二叔等接洽，並請示辦法。因爲二叔適赴杭州。未見面，但見了宋教仁、黃興、陳子範等，乃商決赴武漢從軍，因爲那時滿清的軍隊從京漢線開來攻打漢口，我革命策源地有動搖的趨勢，如果我們能支持武漢這個據點，可以待各省響應，能支持一天，形勢就會好轉一天，若是武漢根據地失了，各處就很難響應。我們三個人中，就推陳同學回南京，我們二人第二天就上船赴漢口，所以這樣的匆促成行，是因爲漢口情勢太急迫的緣故。我個人也沒有去看望親戚，並且知道我父親將在這幾天內從北京回到上海，我當時還正在該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一日

七七四

嗽吐血，恐怕爲他所曉得了，去不成，所以更急於要離開。

我們到了武昌，就去軍務部去看部長孫武，他就對我們說漢口戰爭不利，漢陽前一天兵變，無兵駐守，我們就對他說，我們特來從軍，不知何處需要我們，孫武就說，現在漢口不易恢復，漢陽則必需堅守，你們願意去漢陽否？我們說我們爲赴難而來，任何危險的地方都可以去，於是他就給我們一張手條，又命該部發給我們一張護照，我們立刻動身，同時遇到一位王振夏同學，乃同到漢陽去，一到漢陽兵工廠內總辦公處，見了一位新派的總司令部主持人，湖北人，姓蔣，同時看到若干從他處來革命從軍的青年，彼此相問才知道他們也是這一天才到的。晚上點查到漢陽的全部人員，總共不過三十餘人。我們才知道有槍無人能放，有槍無人使用。因爲上一天守兵聽說漢口失守，嘩變而散，所以剩下來的兵士不過幾個了。和我同去的同學同武昌請兵去了，留下了我和王同學及一些不認識的人相處，晚上沒有睡的地方，也沒有帶鋪蓋，幸虧穿的衣服多，大家隨便躺了一晚，從第二天起就開始工作，有時在江邊巡邏，有時跟着從南京來的砲兵排長邱君到龜山上去試礮，如果在江邊看到敵人有動靜，我們就放了幾槍以示有備，其實是空城計，這樣過了一天半，好得清兵在漢口燒劫，沒有注意到漢陽兵工廠要地。

我是陸軍中學的學生，照那時的軍事程度可以充當軍官，不過我自己志願負擔兵士的任務，以守備重要的據點。到了第三天，武昌才派了兵來，說是一標人（即一團人），我出去點名，祇有二百二十餘人，但我們的力量，已經增加不少了。當我們到漢陽的一天，我們的同學，有百餘人，到了武昌，他們在第二天就編成一隊，向漢口進攻，因遭遇對方優勢兵力，退回武昌，犧牲了一位王卓同志，是我們浙江陸小升入第四中學的同學。其時我吐血方癒，咳嗽未止，夜間出去，往往因咳嗽引起對河敵方的注意，並引起附近鄉人家犬的吠聲，非常不方便，又因日夜工作，極少休息，非常疲乏，第三天晚上，因爲連子彈到黑山，回來搖鐵道上用的手搖車，精疲力竭，不省人事的倒臥在籐椅上達十餘小時，醒來時咳嗽倒好了。到第五天清兵方知道漢陽的空虛，派了漢奸來內應，放火放槍，兵工廠附近非常緊張，敵雖尚未渡河，而我們總部裏的人，有的派出去工作了，有的出去救火了，有的臨時見危遠避了，最後連主持人也走了，漢陽總司令部內，祇剩了一個管軍需的，外面祇剩我和四五個守門的衛兵，那時候我祇得守住我個人應盡的責任，選了一枝最好的槍，帶足了子彈，站在大堂裏，祇聽三面火警，對河的槍砲聲，也非常清晰。

，其時守門的衛兵，接受人民捉來的漢奸，一個個送進來交給我辦，這件事使我非常爲難，一共送來七個，我只好把他們分別關在旁邊的房間裏，二小時後，火熄，敵人攻勢亦衰，出去的人陸續回來，審問結果，有三個是眞漢奸，後來我想幸而那些漢奸，沒有知道我們的虛實，否則我們雖扣着門，而窗子是洞開的，又沒有把他們縛住，假使他們中間，有幾個有勇氣的跳出來掙扎或者我膽怯了些，就不會得到這樣順利的處置了。我在漢陽兵工廠守衛了一星期後，黃興率領了大軍來到，我才轉到漢陽府中的軍政科辦事，漢陽府新設了守城營與巡城營，共約一千人，都是由軍政科短期內籌備組成的，陰曆十月初七漢陽失守的時候，我們的軍隊，正在開始訓練呢。黃興率領的軍隊，在漢陽抵抗清兵，頗爲盡力，尤其是湘軍，這些湘軍的基礎，還是我十四五歲時，在湖南看他們由我的三叔建立的。其中有些兵，我曾看到點過名的，也說不定。

當時我們的同學在漢陽成立了一個小隊伍，我也參加在內，但因軍政科的同事，都不大負責任，科長也常常到武昌去，往往託我代理，所以事情一天多一天，以致無法脫身去參加他們的作戰工作，他們參加九月二十九日攻漢口之役失敗了，又參加十月初四梅子山之役，同學作戰，極爲勇敢，不幸我浙小同學詹蒙戰死，尚有同學二人，也在此役受傷。

我們自漢陽失守，隊伍解散，漢陽府亦取消，聞南京尚未克復，而當時在武漢的同志如譚人鳳等日盼南京光復，乃勸我們仍回下江，助攻南京，此時各省因武漢已支持了一個多月，響應者日多，革命勢力日盛，我們原來想在南京起義的，遂紛紛東下，當我到上海的一天，南京已經光復，我們都以未能參與此役爲憾事。政南京的主力軍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我們浙江的軍隊，其中也有我們的同學參加，當我們在陸軍小學畢業時，曾經隨着見習他們的秋操，還有一部份是第九鎮的軍隊，我十六歲那年，住在他們司令部裏，過了一個暑假，認識的人也不少，他們都是有訓練很能作戰的。南京光復後，革命形勢大好，我奉英士二叔之命，在上海望平街設招待所，招待武漢東下的同學，陸續介紹他們到各軍隊，從事訓練工作。（註三）

孫先生文自紐約致電現居倫敦之荷馬李，告以黃興抵達漢口，國內情勢好轉，定於明日乘茅里塔尼亞（*Maritania*）輪赴英。（註四）

清廷准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辭職，以袁世凱繼任。

清廷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藉口「知能鮮薄」辭職，宗室國務大臣載澤、載洵、溥倫、善耆等，亦以「奉職無狀」，請求開去差使。清廷改任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仍節制派赴湖北陸海各軍及長江水師。

奕劻等原奏曰：

「臣奕劻、臣那桐、臣徐世昌跪奏，爲臣等奉職無狀，懇恩立予罷斥，以謝天下，恭摺瀝陳，仰祈聖鑒事：宣統三年九月初九日恭奉主諭：朕繼承大統，於今三載，兢兢業業，期與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朦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藉爲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祇爲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警報迭聞，廣贛變端又見。區夏騰沸，人心動搖。九廟神靈，不安歆饗。無限蒸庶，塗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採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化除旗漢，屢奉先朝諭旨，務即實行。鄂湘亂事，雖涉軍隊，實由瑞澂等乖於撫馭，激變棄軍，與無端構亂者不同。朕維自咎用瑞澂之不宜，軍民何罪，果能幡然歸止，決不追究既往。朕以眇眇之躬，立於臣民之上，禍變至此，幾使列聖之偉烈貽謀墜於地，悼心失圖，悔其何及。尙賴國民扶持，軍人翼戴，期納我億兆生靈之幸福，而鞏我萬世一系之皇基。使憲政成立，因亂而圖存，轉危而爲安，端恃全國軍民之忠誠，朕實嘉賴於無窮。此時財政外交困難已極，我軍民同心一德，猶懼顛危。儻我人民不顧大局，輕聽匪徒煽惑，致釀滔天之禍，我中國前途更復何堪設想。朕深憂極慮，夙夜旁皇，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伏念臣等猥以庸愚，知能鮮薄，過辱恩遇，備位樞垣。自本年改設內閣，受命以來，不能上宣德意，下恤民隱，以致海宇鼎沸，人情洶洶，川發難端，鄂警繼告，湘贛奏督變故環生，商民譁於市廛，軍士諒於營伍，陷生靈於塗炭，貽宵旰以憂勞，皆由臣等奉職無狀，遂使禍變至於此極。乃立憲以與天下更始，三軍感泣，惟內閣一日不成

立，即內亂一日不平息，並憲法由議院制定等語。係爲維皇室、靖亂源起見，覽奏具見愛國之誠，實深嘉許。內閣總協理大臣及各國務大臣昨已具奏辭職，均經降旨允准，並另簡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所有大清帝國憲法著即交資政院起草，奏請裁奪施行，用示朝廷好惡同民、大公無私之至意。欽此。臣奕、臣那、臣徐。」

(註五)

清廷諭曰：

「慶親王奕劻等奏：奉職無狀，請立予罷斥。載澤等奏：國務重要，請另簡賢能以符憲政而資治理。鄒嘉來等奏：時局艱危政務重要，請准辭職，以定國是而正人心各一摺，所奏甚是，均著照所請。慶親王奕劻，開去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開去協理大臣。鎮國公載澤、鄒嘉來等，均各開去國務大臣。袁世凱著授爲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現已前赴湖北督師，著將應辦各事，略爲布置，即行來京組織完全內閣，迅即籌畫改良政治一切事宜。袁世凱未到京以前，此數日間仍著慶親王奕劻等，照舊任事。內閣組織未成以前，並仍著載澤等、鄒嘉來等照常辦事，均不得少有諉卸。」

又諭曰：

「袁世凱，現授爲內閣總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陸海各軍及長江水師，仍歸袁世凱節制調遣。」(註六)

清廷以慶親王奕劻充弼德院院長，大學士那桐、徐世昌，協辦大學士榮慶，充弼德院顧問大臣。以前兩江總督魏光燾爲湖廣總督，以廢昌代載濤爲軍諮大臣。(註七)

清海軍海琛、海容、海籌三大艦起義，響應革命軍。

海琛、海容、海籌三大艦，及江貞、飛鷹等艦，本日自漢口駛九江，歸附革命軍。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記其事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一日

七七八

「海琛艦員張懌伯，與駕駛二副楊慶貞等，海容正電官何渭生等，早思乘時而起，以艦禁往來，意志難達。何渭生因臨時編訂英文密碼二種，於是三艦音問無阻滯，且可秘密通訊。駐漢三艦，海琛艦長喜昌，海容艦長吉升乃滿人，海籌艦長黃鍾英爲漢人。青山戰後，義舉運動更力，張懌伯爲主謀，海琛有簽名單，海籌由何渭生要說黃鍾英，黃既默許，莫不簽名。由是艦與艦相要結。九月十一日，海琛、海籌、海容，及江貞、飛鷹等艦，皆自動離陽邏下駛。當離陽邏前夕落旗時，海琛士官陽明取龍旗投之江。越晨即以管旗頭目密製之巨幅白旗於離陽邏十里後懸於艦尾，餘艦繼之。海琛、海容兩滿人艦長，亦知大勢已去，令副艦長代理，避匿艙中不敢出，全軍學義，實自此始。」

當時海軍事前與陸軍未有密約，各艦行抵九江，適林森、吳鐵城駐潯，即登艦晤海琛代艦長林永謨，始有接洽。適海容抵潯，次日水急移錨，金鶴坡砲臺司令戈克安（原任海容三車），發砲射擊，旋砲擊稍停，林水謨偕張懌伯乘小輪登岸，至招商局，以學義文卷與林森及李烈鈞閱看，張宴達旦，至是猜疑盡釋。」（註八）

同日九江軍政分府都督馬毓寶致電鄂軍都督黎元洪曰：

「本日（九月十一日）午刻十點，有海籌、海琛、海容三戰艦到潯，據各船主云：『係因水涸，奉薩統制諭命駛東下』。並云：『薩統制與都督已有接洽。』該船通豎白旗，並向潯軍政分府請領國旗。惟窺其意尙欲下駛，現在南京尙未克復，該艦仍想東下，不可不防。現已由潯將三艦扣留，暫不准下駛，究應如何處置，及該艦需用煤米等，可否由潯供給，敬乞迅示遵行，潯軍政分府叩。」

復電曰：

「三海艦已懸民國軍旗，砲門及緊要機關業經拆卸收藏，滿籍人員均護送往滬。」（註九）

黎元洪得報，即致電馬毓寶，派員優待薩鎮冰。而薩氏乘江貞艦下駛後，自黃石港換搭漁船，至九江英領事署，借宿一夕，翌晨喬作商人赴滬。

按：海軍起義後清軍雖陷漢陽，挾龜山巨礮轟擊武昌，然軍政府有艦隊之助，據城固守，清軍終不得逞。

張紹曾自灤州再電清廷，主張迅速成立責任內閣，聲稱：「內閣一日不成立，即內亂一日不平息。」

原電奏曰：

「頃奉初九日上諭，仰見朝廷實行立憲以與天下更始，天語皇皇，三軍感泣。從此定國事而靖亂源，保皇室之尊嚴，拯民生於塗炭，實我大清帝國無窮之福也。仰臣等更有請者，親貴內閣，已允解散，然又云一俟事機稍定，簡賢得人，方不再用親貴。夫內閣一日不成立，即內亂一日不平息，如謂必俟事機稍定，則人心已去，天下瓦解，稍定果在何時？且臣等原奏內閣大臣必由民選，簡賢得人，不煩朝廷顧念。上諭又云：著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件擬齊，竊釋憲法首標君上大權，以立法司法行政三者概歸君上大權作用，與臣等所奏政綱適成反對，敬懇收回成命，取銷憲法大綱，由議院制定，以符臣等原奏，庶足以收渙散之人心，而固邦本。臣等實為救國，非敢要君，荷戈西望，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註一〇）

清廷諭曰：

「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電奏：『奉初九日上諭，仰見朝廷實行立憲，以與天下更始，三軍感泣，惟內閣一日不成立，即內亂一日不平息，並憲法由議院制定』等語。係為維皇室靖亂源起見。覽奏具見愛國之誠，實深嘉許，內閣總協理大臣及各國務大臣，昨已具奏辭職，均經降旨允准，並另簡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所有大清帝國憲法，均著交資政院起草，奏請裁奪施行，用示朝廷好惡同民，大公無私之至意。」（註一一）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一七九至一八〇；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三六至三三七。

註二：「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六〇至一六一。

註三：「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冊頁三〇至三三，民國四十一年八月正中書局出版。

註四：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頁十四。

註五：國史館審校檔。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一日

七七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二日

七八〇

註六：「宣統政紀」卷六十三，頁一至二。

註七：同註六，卷六十三，頁五。

註八：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八九至一九〇。

註九：同註六，頁一九〇。

註一〇：國史館審校檔。

註一一：同註八，頁一九九。

十二日（十一月二日） 本日夜晚黃興自漢陽返武昌，主持緊急會議，與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會商應敵之策。

黃興席間說明漢口之戰失敗原因，並盼湘軍儘速來援。略曰：

「一、兄弟前日來鄂，即往漢口督隊，意欲反攻，恢復漢口。不料各隊新兵最多，秩序不整，頗難指揮。

二、軍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揮，至戰時因與兵士穿一樣服裝，辨別不清，亦極複雜。

三、各隊戰鬥日久，傷亡過多，官與兵均已疲勞太甚，毫無勇氣，且一聞機關槍聲，即往後退。

四、兵士中在武漢附近所招者甚多，一到夜間即潛回其家，以致戰鬥員減少，各軍官因倉卒招募，亦無從查實。

五、民軍軍火全在步槍，無機關槍，一與敵接，即較敵人損傷為重。民軍砲隊又係山砲，子彈射出又不開花，且射出距離太近，不及清軍管退砲效力之遠。

六、查清軍俱係北洋久經訓練之兵，秩序可觀，亦善射擊，唯衝鋒時不及民軍之靈敏，故每聞民軍衝鋒喝殺聲，即往後退，此民軍之盛所恃者僅此耳！

由此以觀，漢口若無湘軍來援，恐難保守，俟湘軍到後，再圖恢復可也。」（註一）

按：是時武漢部分黨人擬推黃興為大都督，而軍界表示反對，最後協議推黃興為戰時總司令，以增加其在

軍隊中之信仰。乃徵得黎元洪之同意，於本日晚派輪船至漢陽迎黃興至武昌，並作次日登壇拜將之準備。胡鄂公記其事曰：

「晚十時，予至宋教仁寓所，時到會者約十餘人，不知何故，宋未將鄂州約法草案提出，而大眾所討論者，則僅舉黃興爲大都督一問題。予詢宋，宋云有人主張俟選舉大都督一致同意時，再將約法草案提出，否則約法亦難得到同意，至討論舉黃興爲大都督問題，當時約分贊成反對兩派，贊成者係文人，反對者係軍界，討論頗爲激烈。宋教仁見此問題難得軍界同意，且恐實現後，演成巨變，於是聲言謂大家欲舉黃廉午爲大都督，不過擬在革命之初，藉他革命地位以資號召，因主張之同志，均係初到湖北，不知當地情形，既是湖北軍隊一致擁護，各省軍人對黎均不壞，即此作罷可也。該問題結束後，復有人主張黃興爲戰時總司令，所有湖北軍隊暨將來各省援軍，均歸節制調遣，並效漢高祖拜韓信爲大將故事，築壇閱馬廐，請黎都督拜黃興爲戰時總司令，藉以增高黃在軍隊中信仰。至此，大眾始一致贊同。同時，有人提議，謂革命軍今日已退出漢口，將來總司令部應設漢陽，即於明日舉行，以便黃興在漢陽就職，遂決議由吳兆麟即時將以上辦法報告都督，並由都督於今夜派輪船至漢陽接黃興到武昌來，以便明晨舉行。會畢，吳兆麟當回府將衆意轉達黎公，遂派船到漢陽迎接黃興，命府內諸人，趁夜準備明晨登壇拜將一切事宜。」（註二）

清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在石家莊致電清內閣及資政院，請即速停戰，並嚴劾在漢口燒殺之清軍將領。次日又電告扣留運往前線之軍械彈藥以保和平。

吳祿貞電請明降諭旨，大赦革命黨人，迅速停戰，飭馮國璋所部退出漢口，並嚴劾縱肆焚殺，姦淫擄掠之滿清將領。電曰：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軍諮府大臣、陸軍大臣、資政院鑒：爲時勢危迫，懇明降諭旨停止戰爭，以固人心而維大局事：竊以革黨瑞激驕橫無狀，逼變鄂軍。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軍諮府陸海軍部不能仰體皇仁，竟竭全國海陸二軍之力，以攻擊武漢三鎮，壓制之力愈大，而反抗之禍愈烈。半月以來，內地十八省紛紛告警，已成土崩瓦解之勢

，朝廷幡然變計，始以改良政體爲不容緩，而爲時亦已晚矣。竊計政府今日所汲汲者，在克復武昌，以爲武漢握天下之中樞，交通便利，財源豐富，且有兵工廠製造武器，足爲革黨之根據地。武昌克復，則各省革黨，自當消弭於無形。然此在鄂軍變亂之初然耳，至今日倡叛獨立者，既及十省，即克復武昌，而其餘各省，若欲一律平定，非有十鎮精兵，萬萬軍費不可。而政府今日所編之第二軍不赴戰地，軍費已經告罄，僅恃內帑以爲接濟，財力兵力之不足恃，已顯然暴白於天下矣。而況武昌革軍據有長江之險，利用堅壘巨礮，其勝負尙在不可知之數。故近日局外各國，已暗倡南北分治之議。然時局如此，即合全國之力，尙不足以抵禦外侮；若更豆剖瓜分，益成危弱。即不然，延長戰爭至力盡財窮，各國乘隙而來，將坐收漁人之利。祿貞竊以爲今日計，莫若明降諭旨，大赦各省革黨，速停戰爭，庶可以息兵革之禍，而救危亡之局。夫革軍之所以敢冒不韙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固欲求國民之幸福，而非甘心與國家爲難也。現祿貞已經招撫會省混成一協、巡防隊二十餘營，可供調遣；如蒙採一得之愚，請飭馮國璋軍隊退出漢口，願隻身赴鄂，曉以大義，命其投誠，以扶危局。倘彼不從，當率所部二萬人以兵火相見。朝廷若不速定政見，深恐將士忿激，一旦阻絕南北交通，而妨害第一軍之後路，則非祿貞所能強制也；是非利害，伏惟朝廷計之。抑更有不能已於言者：現有鄂中父老多人哭訴前來，鄂垣倡亂，本少數革黨所爲；自官軍佔領漢口，始以巨礮轟擊；繼則街市被焚，烟燄數日未熄。兵驕將悍，縱肆殺戮，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商民外竄一空。即被傷之兵，亦無不盈囊珍寶。此等舉動，施之外國戰地，藉以滅其種耗其財，猶爲公法所不許，況在本國財賦薈萃之區，人民生命財產，忍令妄遭荼毒，此豈朝廷用兵本意乎？現又聞由京連二十四生的大礮四尊，預備攻城，殘酷實無人道；武漢人民，哭聲震地等語。部下將士聞之墜淚。祿貞桑梓所關，尤爲心痛。此次鄂省戰事，爲外人所注視；似此慘無人理，恐至騰笑萬國。比皆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司長丁士源、易通謙逢迎助虐，結怨人民，激變各省軍隊，以至大局不能收拾。應如何嚴行治罪之處，出自聖裁。祿貞爲保全國家維持平和起見，不憚斧鉞之誅，慷慨直陳，自知罪戾。懇請代奏，伏候訓示。」（註三）

次日復電告凡運往戰地軍火子彈暫行扣留，以消戰爭而保利平。原電曰：

「軍諸府、陸軍部、資政院鑒：官軍收復漢口，縱兵燒殺，慘無人理，祿貞作已電奏，請飭停戰，適袁宮保奏

請官軍緩進，設法招撫，已蒙俞允，祿貞誼仰體朝廷德意，凡有連往戰地軍火、子彈，暫行扣留，以消戰爭而保和平，謹以奏聞。」（註四）

附錄：

一、漢口災民致上海商會函

（上略）初十以後，馮軍統國璋，縱令軍士，放火焚燒，肆行搶劫，並不准保安會救火，有救火者，當被槍殺三人，連燒三晝夜，自橋口以至蔡家巷，統計不下數萬家，該處為漢口最繁盛之區，其間財產都係二十一省之客民居多，乃均一焚而無遺，且傷者傷，死者死，凡老幼婦女之被槍斃焚燒者殆不可以數計，即古之惡賊如黃巢，亦未有如是之毒虐也。商等都係經商漢口，乃一切財產房屋盡被焚毀，且父母兄弟妻子流離散失，而不可復見。商等遭此大劫，無所歸依，現擬結一難民團，不問其為何政府也，但知有撫我者而歸附焉。惟商等燼劫餘生，能力薄弱，竊恐呼籲無靈，不能不求將伯之助。貴會為各省商會領袖，為此縷述情形，瀝血痛告，務懇貴會將此函刊入滬上各報，一面發傳單遍告各省商會，以臂助而救殘生。命懸呼吸，事在速成，無任感激仰企之至。漢口受災商民公叩。

（註五）

二、漢口全體商民為清軍蹂躪之慘狀哭告海內同胞

事惟身受者其痛愈苦，亦惟日親者其狀彌真，自大漢軍興，武漢同時收服，四民樂業，外人安堵，盜竊寢息，狀至寧謐。乃清軍北來，接仗數四，如果軍隊文明若我民軍，則斷不至糜爛損失。豈料彼清兵者，有如虎狼，全乖人道，以塗炭生靈破毀民產為主旨，馬蹄所至，地為不毛，硝彈經過，咸變瓦礫，無一分保衛生民維持秩序之思想；方諸我大漢民軍，直判霄淵，又不止文野之別已也。某等同罹禍患，痛甚切膚，今當喪亂之餘，不堪回首，為此合同衆意，宣布該逆軍罪狀，以告同胞，某等財產已矣，生計已矣，殊不自惜，特恐我同胞尚有不盡悉彼北軍悖仁戕義之狀況，致令害我漢而復害及他省者，特聲其罪於一時，留信史於萬世云爾。海內同胞，其公鑒之。漢口全體商民公啓。（註六）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二日

清廷命袁世凱迅速來京，湖廣總督魏光燾未到任前，以前署江北提督王世珍署理。（註七）

袁世凱再命劉承恩致函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罷兵言和。軍政府集議，決定仍不答覆，免中袁氏詭計。（註八）

本日晚，湘軍援鄂第一協統王隆中，第二協統甘興典，各率步兵一協抵武昌，革命軍士氣一振，武漢人心略定。

湘軍抵達時，都督黎元洪派員率軍樂隊，赴文昌門外江干迎迓，以兩湖書院駐王協，平湖門乙棧駐甘協。市民聞援軍至，歡呼雷動，紛紛放鞭炮相迎。軍政府犒賞軍需物品及牛酒甚豐。是夜王、甘二協統至軍政府謁黎元洪、黃興，與諸首義同志歡聚一堂，元洪致歡迎詞曰：

「貴湘軍在國內素有威名，百戰百勝。此次來鄂作戰，軍政府極表歡迎。先請固守漢陽，則漢口不難恢復。指日大功告成，滿清消滅，論功行賞，貴統領必得千秋萬世之光榮。此次武昌倡義，軍隊不多，不得已擴充數協，但時間急迫，不及訓練，驅之作戰形同烏合，軍容不整，指揮困難。加以戰鬥太久，極爲疲勞，死傷頗衆。目下兵數缺額太多，擬請貴軍明日赴漢陽接防，以使將久戰之軍另行補充訓練，再圖合攻漢口之敵。望貴統領等轉告各部屬，務齊心努力，奪勇立功，無任盼禱。」（註九）

於是王、甘二協統，具領子彈及軍需物品，準備明日出發作戰。

鄂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再致書清海軍提督薩鎮冰，勸其率艦隊響應革命。

書曰：

「奉讀手教，敬佩，敬感。吾師拳拳於同胞之拯救，政體之改革，深思遠慮，同人無不欽佩。鄂軍起義，實憤

專制之流毒，故以民主相號召，未匝月響應在十省以上，雖三尺童子皆切齒於清政府，歡迎民軍，心理之所趨，肇事者不能不利用也。鈞示所慮各節，同人等早已籌及，茲事之解決，在各省成功之後，聯合會議，視程度之所至，改革政體。以意揆之，大約不出吾師之所主張，特揆諸輿論，清廷不能占此位置耳。吾師抱救國之卓見，熟察現勢，必知專制政體之必亡，苟以仁義之師，舉應民國，凡在各省靡不歡迎。將來各省會議之時，吾師高占議席，出偉論以達政見，一言可定，此時固無事斷爭也。元洪自視師以來，日與同人以改革政體，保全人民爲主義，決無示武之意。不幸而北軍搆戰，焚我漢口，實深疚心。幸漢口商人尙能相諒不爲元洪懟，然亦數日寢食不安矣！吾師何以教之，等語，並以奉聞。」（註一〇）

按：薩鎮冰接黎元洪八月二十九日勸其率海軍響應革命來函後，覆書頗表同情，惟慮國民程度不足無法行民主，復懼各省動亂恐召列強瓜分之禍。元洪乃再致書以分晰其利害，促其早日率艦反正。

蘇浙閩三省旅滬人士，聞清廷為籌措軍費，不交資政院審議，以三省地丁作抵押，向外人借款一千二百萬元，以六個月為償還之期，特於報端刊登「警告蘇浙閩父老書」，表示反對，共圖挽救。

附錄：警告蘇浙閩父老書

昔孟氏有言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是明明以土地爲重，人民則附著於土地而重要亞之；政事則依據於土地人民而爲之治理者也。凡此三者皆爲立國之原素，不可缺一。乃閱昨今兩日各報，見有北京政府以閩浙蘇三省地丁作抵，向某國借款一千二百萬元，竟不交資政院諮議局之議；而由某親貴簽字，私訂密約，以六個月爲期限，倘不能償還，由某國派員監理三省財政。若三省人民反對時，許某國調兵鎮壓。日昨午後某等赴同輔仁元堂維持治安會，亦見浙人某君特來報告此事。按諸報紙人言，兩方面云云，若合符節。北京政府以目前政事上云

棘手，遂貿然棄我三省之人民土地於外人，其違背所以立國之原則，姑不必論。其喪地失權，而斷送我三省同胞爲外人奴隸，其罪則不可勝誅。查三省之面積人口（據某西人之確實調查）：閩省面積四萬六千三百二十英里，人口三千四百七十三萬九千六百九十人。浙省面積三萬六千六百七十英里，人口一千一百七十五萬三千人。蘇省面積三萬八千六百英里，人口二千一百四十萬八千九百三十人。土地不可謂不廣，人民不可謂不衆；所謂東南財賦之區，揚子江流域之精華，被政府昔日所持爲外府者也。今一日棄之如遺，贈諸友邦，則是北京政府與我三省之人民恩絕義盡，我三省之人民又安能忍此巨恥，以屈於北京政府之下，一任他人之宰割，是必合羣策、集羣力、共圖獨立自保淪亡而後可。政府此次借款與野心勃勃之某國，六個月爲時不久，北京政府必無款以還，是將蘇浙閩三省賣與某國無異。彼時既不能還，人民亦必反抗，某國必以強力相加，苟力有不敵，則必爲印度朝鮮之續；無長無少，無富無貴，胥淪奴隸，不亦重可痛乎？是故我三省同胞，當此千鈞一髮之秋，亟起合羣策羣力，共圖獨立，以免再奴之慘禍。我蘇浙閩三省宣告獨立之後，聯合全國同胞與某國交涉，不承認此次密約。蓋此事關係我蘇浙閩三省同胞利害存亡，至深且鉅；偶一因循，則土地亡、人民奴之慘禍立至。是以欲保存身家惟獨立，欲拔世世子孫奴隸之苦惟獨立。入主出奴，間不容髮。如仍畏葸不進，則是亡我蘇浙閩三省之罪魁，炎黃之不肖子孫也。某等於蘇浙閩，生於斯、長於斯，休戚相維，不敢坐視！北京政府之賣我土地，奴於人民，使子孫陷於萬劫不復之末運，用敢揮淚灑血，以哀告於我蘇浙閩三省賢明父老之前，尙希亟起而謀之，則幸甚幸甚。三省旅滬同人泣告。（註一一）

註一：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四九至一五〇。

註二：胡鄂公「武昌首義三十五日記」。

註三：「革命文牘類編」第三冊，時事新報館辛亥年十一月出版。

註四：陳春生「辛亥山西光復記」稿本。

註五：「漢族光復史」，辛亥年十月版。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卷六十三頁九。

註八：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二一九。

註九：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三九。

註十：「黎副總統政書」卷一，頁四至五，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版。

註一一：「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十二日，第一頁要件。

十三日(十一月三日) 黃興就任戰時總司令，黎元洪行登壇拜將禮。

武昌民軍推舉黃興爲戰時總司令，請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效漢高祖拜韓信爲大將故事，登壇拜將。元洪乃於本日午在閱馬廠行拜將式，士氣爲之一振。曹亞伯記其拜將式盛況如下：

「十三日午前八時，都督府前而建一將壇，黎都督傳知各機關人員，及武昌軍隊長官，並派軍隊一標，準於正午齊集軍政府，請黃興登壇拜將。於壇之四角樹立軍旗，中立「戰時總司令黃」六字大旗，威將森嚴，屆時軍隊軍樂隊畢至，黎都督偕各機關人員先登壇發表大意謂：「本都督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及全國軍界同胞，特派黃君興爲戰時總司令，於本日此時就職，率我軍隊推倒滿清惡劣專制政府，光復漢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謀人民福利，我將士皆須誠心悅服，聽其指揮，羣策羣力，驅除韃虜，以衛國家，中華民國幸甚，同胞幸甚。」說畢，即請黃興登壇受職，由都督將關防、聘狀、令箭等項，親交黃總司令。當時黃興在將壇上向大眾演說：「此次革命是光復漢族，建立共和政府，斯時清廷仍未覺悟，派兵來鄂與民軍爲敵，我輩宜先驅逐在漢口之清軍，然後進攻收復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既承黎都督與諸同志舉兄弟爲戰時總司令，爲國盡瘁，亦屬義不容辭。但軍人打仗第一要服從命令，第二要同心協力，自今而後，對於作戰倘有不服從命令及臨陣怯敵者，即以軍法從事，尚望大眾努力前途爲要」云云。大眾拍掌，齊呼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黎都督、黃總司令萬歲。」（註一）

黃興遂在武昌組織戰時司令部，設參謀、副官、秘書三處，以李書城爲參謀長，王孝縝爲副官長，田桐爲秘書長，日人萱野、湯米爲軍事顧問，吳兆麟、吳醒漢爲參謀，蔡濟民、蔣翊武、胡祖舜等經理後方勤務，當即派人往漢陽，選定昭忠祠爲司令部。（註二）

附錄：楊玉如撰「黃興就任戰時總司令」

先是黃興抵鄂後，武昌黨人，對黃期望甚殷，曾討論黃任職名義問題。新來的同盟會同志，如田桐、宋教仁等及略含有區域觀念的，如蔣翊武、楊士鵬等以與代表民黨，欲公推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稱南方民軍總司令，以便總轄各省赴援的民軍。而軍政府首義各員，如劉公、孫武、蔡濟民、吳醒漢、楊玉如、吳兆麟等，仍欲與屬鄂軍都督名下，只用戰時總司令，不冠南方二字。某日密議時吳兆麟與楊士鵬大起辯論。吳謂：「黃廬午的職任，萬不可影響黎元洪地位，因黎氏雖非同志，但在湖北軍界資深望重，此次大衆公舉其爲都督，並非黎氏本願，且起義時大衆說他渾厚，外人均依其名義，認民軍爲交戰團，各省陸續響應，羣來電推崇，頗表敬仰。若一旦將其更動，中外必生疑團，視我有爭權奪利之嫌，不顧大局，此不可者一；黃廬午爲革命臣子海內皆知，此次來鄂大衆熱忱愛戴，如趁此在湖北立功，將來達到革命成功目的，再由同志公舉爲全國首領，前途遠大，天下歸心，區區都督虛名又何足計較，此不可者二；前日廬午抵鄂時，已由大衆公推爲總司令，由黎都督命令發表，是黃已在黎下，忽以大都督名義節制黎都督，在黎原無可無不可，如有人代鳴不平，豈不立起內爭，此不可者三；若黃之大都督發表後，黎如辭職，屆時各省及外人羣來質問，我輩如何答覆，即云我輩公意，當此軍事緊張之際，忽主將辭職，各方必疑我軍不能容物，好惡偏狹，此不可者四；進而言之，湖北軍人中同志此次倡議自擁黎登場後，對黎絕對服從，以表示一心一德，只知殺敵不問權利，因與黎發生好感，若一旦更換都督，大衆頓生疑慮，必不安心，恐與黎接近之人藉此挑撥惡感，或至偶起糾紛，反令廬午面子不好，此不可者五；且下大敵在前，清軍時派間諜偵察民軍缺點，並圖煽惑軍心。因民軍舉動文明，民軍又協調一致，清軍無隙可乘，如民軍內部發生變化，是與敵以隙，自取敗亡。回憶洪楊之在南京奄有中國大半，勢力不謂謂不雄，人才不可謂不多，卒因權利之私，自相殘害，以致功敗垂成，我輩同志此時應以洪楊覆轍爲戒，此不可者六。總之，此時急宜團結軍心，維持現狀，不可更張以生內亂。我非反對黃廬午之爲大都督，實情勢有所不可也。」云云。時楊士鵬不以吳言爲然。謂：「江西革命軍始以吳介璋爲都督，更

以馬毓寶，未見中外人質問與內部反對，湖北反去電歡迎，況我輩公舉黃鵬午爲大都督，於黎的位置原無妨礙，試問將來推倒滿清後，中國不舉大總統乎？豈以各省即以有都督即算完事嗎？」吳云：「各省情形不同，湖北是首義之區，關係全局，所以各省皆以湖北爲重心，外人僅照會湖北爲交戰團，與他省之大小輕重不同耳。」時在座者多以吳兆麟話理由頗充分，默表同情楊玉如並勸王鵬重視現實與環境，不必堅持己見，恐牽一髮而動全身。王鵬不悅，又欲與玉如爭辯，宋教仁即起立云：「此事不過徵求大眾同意，我們原無成見，因黃鵬午實行革命多年，聲望甚好，諸同志欲推其爲首領，藉以號召，俾達迅速成功之目的，並無他意。我們初來湖北，對於湖北軍隊情形不熟，既有利害衝突，即作罷論可也。」於是大家復決定舉黃鵬爲戰時總司令，所有各省軍隊，均聽其節制調遣。……（註三）

革命黨人陳其美、張承樞、李平書等進攻上海江南製造局，其美徒手入局勸降，為總辦張士珩（楚寶）所拘留，旋獲救，革命軍乘勢光復上海。

自中部同盟會成立後，在滬黨人陳其美、于右任、張人傑、宋教仁等，積極佈置黨人，進行發動計劃。武昌起義後，其美等初欲援救武昌，繼欲在浙江舉事，旋以上海控長江嚆噓，爲東南要衝，陸行既便，海運暢通，義旗一舉足寒敵膽，且可以轉移外人視聽，乃改在滬起義。本月十日黨人會議，推舉張承樞爲先鋒。張爲上海紅幫領袖，擁衆三千餘人，即由張氏運動淞滬巡防營統領梁敦綽，使守中立。本日下午四時，合力進攻江南製造局，該局督辦張士珩猛烈抗拒，革命軍死傷五十餘人，承樞亦負傷。其美遂請各同志停止進攻，徒手自側門入製造局，曉以大義，勸其反正，竟爲士珩所拘留，用鐵索縛於辦公廳前長凳之上，以冷水灌之，革命軍退走上縣縣城，守城警察迎降，上海縣城遂以光復。

附錄：

一、張承樞撰「辛亥上海起義」

人心思漢，天與人歸，余夢想不到上海旬日之內，有各種各色人等，踴躍參加革命，直接受余指揮者三千餘人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三日

。初余到上海，因為北火車站一帶最為熟悉，故在一同鄉張姓裁縫樓上租前房半間，每月租金三元，自進住此屋之後，即認識樓下一位姓田的，名鑫山、湖北黃陂人，做工爲生，是上海在幫的弟兄，因他的關係，我就認識了劉福標、孫紹武、王老九等，共有三千餘人，都是願意到武漢前線去殺敵人，請我介紹或帶領前往。當將此事告知于右任先生，初尚不相信，及余告以詳情，于先生始止色告余曰：「既有如此多人，何必往漢口？就在上海動手，亦無不可，俟陳英士來此，再與他商量商量。」時有陝西同學劉百泉在座，亦然其說。晚間陳英士來訪，據云係于右任先生言余已有多少人勸其不必往武漢，特來與余商議，共圖在上海發難。他說：「已購得多少手槍，準備做多少炸彈，約余有時可多往跑馬廳他住宅商洽，並約次日下午六時與其他同志在四馬路一枝香西餐，再詳細商討，陳乃告別而去。此刻田鑫山忽起床來問余曰：「張先生你已經是一個革命黨嗎？」余笑而答曰：「我們統統都是革命黨了，何必問我？」次日乃與各方面弟兄首領十餘人聚議，討論不往漢口即在上海聯合各界以圖大舉。是時上海駐軍，僅有淞滬巡防營統領梁敦綽所部三營約二千人，分駐數處，吳淞口另有黎天才所部數百人，係岑春煊準備入川之衛隊。其次僅有高昌廟江南製造局衛隊數百人，再其次即爲上海城內南市、閘北及各地警察約有千人。我們弟兄均贊成，先以聯絡當地駐軍爲入手方法，遂分別各顯手段，不拘官長弟兄，只要能够與之接近，即可大胆放肆宣傳，因爲此時風聲鶴唳，人心思漢，火有一觸即發之勢。與諸人道別後，途遇曾孟鳴（廣西學生）亦略云：「不擬往武漢，在上海再等數日看。隨至民立報館，約劉伯泉（中國公學德文班同學陝西人）同至一枝香，應陳英士之約，陳君與楊譜笙及他友人共有十餘人，已先在座，乃共同決定，均不離開上海，在上海積極進行，集中力量，分途担任外交、軍事佈置，籌備大舉，並決定每晚在民立報館聚會一次，交換意見，互相報告，討論進行。當時上海巨紳李平書（江南製造局提調）、吳懷九（務本女學校校長）、葉惠鈞（商團會長）先後均來參加，每晚望平街及三洋涇橋各報館及民立報館門前，均集有成羣結隊，人山人海，立觀各報宣佈革命新聞之民衆；而各機關團體自動來民立報館訪問，要與革命黨相見者戶爲之穿，可見當時人心之向背也。

余當時確擁有實力，直接受余指揮者有三千餘人，較其他革命者任何個人或團體爲有力量。劉福標決心將他所有弟兄三百餘人，隨余爲敢死隊，在上海發難。於是派出鑫山至吳淞去運動黎天才部下，同情舉義。余本人訪梁敦

綽統領於北四川路私寓，梁乃廣東人，英國公使梁敦彥之堂弟也。此刻上海軍權全在他手，若不將他說好贊助，我們必遭嚴重犧牲，余與梁素不相知，並無一面之緣，完全以少年血氣，不顧一切危險，以大無畏精神去與他相見。大約在九月七日或八日下午四時，余至其宅將門前電鈴一按，有一女僕開門，余問：「此是梁統領住宅否？」答曰：「是」。余又問，「統領在家否？」答曰：「現在營中，至晚方歸」。余乃曰：「我姓張，要與統領談話，未帶名片，晚上再來」。至晚八時，余復往梁宅問：「統領此時想必在家？」女僕曰：「你有名片否？」余曰：「沒有帶名片，請你告訴統領我姓張，有事與他相見」。余在門外等數分鐘，始另有一人出來，問余要見統領，所為何事？余以最誠懇的態度答曰：「余姓張，名蓬生，是一湖北學生，有事來見統領」。此人又曰：「統領現在有事，你有事可向我講，代你轉達」。余曰：「可否容我進屋詳細陳明」。於是此人引余進門後，將門關閉。依門而立，謂余曰：「你說」！余乃問他：「貴姓」，他答：「姓黃」。余曰：「黃先生！余今日到此，確有要事，須見統領面談」。黃曰：「我乃黃營長，你有什麼話，對我講是一樣的，定可達到」。余看他那樣子，是一定不許我與梁統領見面的了，即答曰：「很好，我先向營長談談，再請轉達與統領相見亦可。我是一個學生，無權無勇，今日來此，毫無所求，只因近來上海自武昌革命黨起義以後，人心浮動，聞有革命黨，他要到上海起事。不知統領將如何對付他們？」他聽我言至此，張口望余，良久不答。只曰：「你們學生應該讀書，何必管此國家大事」？余曰：「因為革命黨在各處運動，他們在上海就要成功，統領也要贊成，不知確否？我們有許多學生被運動，已經聯合一起，即在上海起事，余思來想去，又想跟着他們做，又怕上了他們的當，他們並云，革命黨有炸彈、手槍與熱血，甚麼人都不怕，這次一定成功。梁統領是廣東人，很有知識，與黎都督是一樣的，必定也贊成我們的主張，不致反對來殺革命黨也。我今天來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一個究竟，並請統領指教我們青年學生，免遭不測之禍」。黃聞言不能答，乃曰：「你在這稍等等，我去問問來」。此時知道他是去告知統領，與統領商量，究竟見我不見。余站在立門後，等了許久，仍不見出來。過了一會，女僕送來一杯茶，並給一座位，叫余等等，余知道統領必肯與我相見，否則必不會如此表示。又等了一會。黃營長出導余入客廳，梁統領立起相迎曰：「你是張先生，請坐下談談」。余謝座曰：「學生無知，冒昧來府上求見，諸乞原諒，實在是因為我們一班青年，今日已被狂風巨浪捲入漩渦潮流之中，不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三日

七九二

能自拔，今特以最誠懇之心愿，前來求教。」他說：「不要客氣」，便要我把我的情形講給他聽聽。余曰：「近數日來上海人心浮動，確有不穩之象，想統領是已知道的。」他又問我姓名、年齡、籍貫，在甚麼地方讀書，現做何事，住在那裡，究竟是不是革命黨人？余乃一一據實答復，毫不隱匿，但只不承認是黨人，恐怕遭他陷害。他復問：「你常常在民立報館，可認識于右任否？」余答：「他乃是我的老師，因為他曾任在中國公學教過幾年書」。我又故意講給他聽一些革命黨行動，均是我從旁處得來的消息，如黃興已過滬赴武漢，上海革命黨有數萬人，炸彈、手槍，不計其數，均由日本人代為運到上海，分存租界及中國地界各處，並在他們營房附近，埋有地雷，就是統領府上不遠在同一北四川路上，很有幾個日本人，鬼鬼祟祟，常注意統領行動，現在黎天才已自動與黨人聯合一致，甚至警察局站街的警察，已表一致。他聽了我這許多話，總是不作絲毫表示，既不贊成，復不反對，但態度確甚和悅，似無加害於我之意。良久乃問余曰：「你今天是不是來說作客？」余絕對否認曰：「只因關心上海一旦事變，革命黨與統領事實上定有衝突，今日冒死前來向統領慷慨陳辭者，並非有絲毫之意幫助革命黨，但恐統領未及事先防備，反遭黨人暗算也。」他再三稱謝我的善意。並云以後可常見面，余見此情形，不好再往下說，遂告別。約過數日再見，余知道今日之會晤，與將來上海減少革命黨之反對力量不少，萍水相逢，而得有此結果，亦喜出望外之事。當晚余告于先生，余在上海確有發難把握，於是與上海所有黨人大加聯合。陳英士住在跑馬廳過去，但晚間常在迎春坊怡情別墅家中相見，當時用香烟筒灌注炸藥鐵片，即是炸彈，吾輩在九月十三日，所用以攻江南製造局者，皆此項自做之炸彈也。上海情勢日漸緊張，倘吾輩發難義旗一舉，其對象究在何處，清室機關之在上海者，文官有上海道、上海縣，武官有淞滬巡防營、高昌廟海軍事務所及江南製造局（即今之兵工廠是也），此外在黃浦江中另有幾艘兵艦，其他一些機關，均非吾輩目標。吾輩實在目標只有四處：第一淞滬巡防營，第二高昌廟護軍營，第三江南製造局衛隊營，第四駐紮淞口過境軍隊黎天才之三營，其他別無所顧慮。但是黎天才之態度，已經軟化；梁敦彥不敢與黨人為難；護軍營已表示吾輩發難，他們定壁上觀，暫守中立而不偏袒。而最強悍不與吾輩妥協者，就是江南製造局衛隊營。該局總辦張楚寶，乃安徽合肥人，李鴻章之外甥也，而所部衛隊三百人均屬安徽家鄉人，外人運動不易入手，故吾人在上海真正之敵人不過如此。至於上海道、上海縣，毫無力量，並未打算在敵人之內。而警察

局又有一部份官兵，向吾輩輸誠，陳漢卿爲警官之一也，後攻製造局，亦甚出力，並任爲滬軍旅長之職，亦上海起義革命同志之一也。

九月十日，上海黨人首領數十人開會，準備即日起事，並推余率敢死隊擔任先鋒，各人擔任的工作，必須準備完畢。是晚余即與劉福標自跑馬廳陳英士宅內取得手槍四枝，炸彈十餘枚，而返旅寓，置於床上。劉福標說，這幾枝手槍，幾枚炸彈，萬萬不夠，必須另想他法。他說他可以找出短刀數十把，手鏢數付，因爲他們弟兄們有數人曾經爲人鏢手，對於放鏢，已有經驗，在十步之內施放手鏢，可以百發百中，曾在楊樹浦試驗一次給我看，時適有一狗由馬路上迎面而來，在十步之外，劉福標放鏢一擊，中狗之腰部而死，又擊一樹亦中，余乃曰：「希望在數日內，能擊死上海道劉道台就好了。」一日晚上，余又至梁敦彥宅相訪，恰好剛由外坐包車歸來，相遇門前左近，他先招呼余曰：「張先生來見我否？」余曰：「然」。於是同進入客室坐下而談。他先開口說：「這幾天革命消息更多，海軍已由漢口退至九江，而九江又扯白旗」。余問他「對於上海將來情形，是否有大變亂」，他答：「很難說」。余又曰：「假若他們革命黨要在上海起事，統領應作何舉動？」他不答余所問而反問余：「究竟你與革命黨有多少關係，爲什麼要我表示？」余答：「余與革命黨無絲毫關係，余一再來求教統領指示者，特怕糜爛地方，並爲統領本身安全計也。」他復曰：「我想你一定與黨人有關係，不然你爲什麼大膽來此向我問話？」余曰：「余爲青年血性男子，確非革命黨人，更與革命黨無關係，但我個人看到他們黨人之不怕死，實是爲國家，故使我有同情之感，乃敢前來請教統領」。他又問余曰：「你看上海要那麼樣！」余答曰：「我看上海危險得很，恐怕大亂將至，目前即見統領以後，在民立報館告訴他們，他們都笑我蠢，爲甚不大胆問統領對於革命究竟反對，抑是贊成？故我今日來即是請教統領此意，請明白表示，以免塗炭生靈。」於是他告知我，他接到他哥哥駐英公使梁敦彥電報：有「識時務者爲俊傑」之語，從此語可以看出他的意志已經在轉變了。接着他又老起面孔說：「他們革命黨要是找我的麻煩，我非要他們的命不可。若是不找我的麻煩，而向別人或別處搗亂，我就不管他們。」余起立曰：「統領光明磊落，黨人絕對不致對統領有不好意思，余告辭了。再請問統領：我可不可將統領之意，設法使他們黨人知道，以免彼此將來有誤會？」他答曰：「聽你，我不在乎」。余辭出，即向民立報館狂走，上樓梯將及其半，劉伯泉、

周錫三告余曰：上海決定可以動得手了，伍廷芳已允出來担任辦外交，不一刻于先生來，問其確否？于先生亦然其說，並促余趕緊發動，以免失去機會，於是余與曾孟鳴、陳英士、劉伯泉等，共同商議對付梁敦綽之策，只要他確實按兵不動，吾輩就有辦法了。乃決定上海同盟會黨人寫給他一封信，內述我們黨人準備數日內在滬發難，聽張某說，你並不要與黨人爲仇，將來定可與黨人爲友，大漢將興，滿奴應滅，應天順人，諸共攜手，爲國珍重，伏乞指示等語。次日此函由余與曾孟鳴二人送去，梁與余等相見後，態度較前兩次親切，余介紹曾君後即曰：「上海風雲更急，朝晚恐有事變，並聞伍廷芳公使亦願意出來担任外交，大事必能成功，今有上海黨人致統領信一封，特託余等奉上，請即裁奪示復。」他接信後一面看信，一面微笑謂余等曰：「前日已向張先生言明，今日何必再來問我，我無信回，就請你們兩位先生轉達：黨人在滬發難，請勿侵我營地，彼此不相犯，待你們成功後，再來共圖攜手。」余與曾君齊向他說：「統領之意，已完全明白，甚爲感激，但不知貴部下官兵如何耳，是否已與貴部下取得一致？」他答曰：「余前日已與各營隊長交換意見，決定照此辦理」。余等即告辭而去，是上海起義除高昌廟江南製造局，必須吾人與之爭鬥外，其他各處，即可兵不血刃而告成功，皆與梁敦綽妥協之效也。

十三日在斜橋某園舉行最後一次集會，凡與革命黨有重要人物均到，乃決定是日下午四時，所有參加革命各團體或個人，必須在九畝地集合去攻製造局，時指揮者爲一浙籍高某，日本士官學生也。伍廷芳担任外交。我們大家相約不在租界上活動，免遭外人干涉。而淞滬各處駐軍，均已明白表示對於黨人不加反對，故吾黨得聚精會神，在高昌廟江南製造局作孤注之一擲。吳懷九担任籌款五千元，由到會參加之人分配領用，以濟臨時之需。散會後，隨往指定發款之處取款二百元，但其中亦有很多人領此款者，余領款後已逾正午，即通知凡已約定之各團體或個人，必須準時前往，以免遺誤時機。但人多分住各處，路途太遠，時間急迫，無論如何不能通知到達全體預約之人，一齊前往參加，爲當時最感不快未達圓滿之事也。余返寓，囑田鑫山飛走通知劉福標等，速來拿取炸彈手槍等物，同時前往九畝地，其他距離較遠者，可不必來此，逕往九畝地集合出發可也。斯時余舉動極安穩。毫不露驚惶之狀，乃收拾衣物，並取出久已預備就緒絕命書一紙，郵寄于高姓以作永別之意，確有風滿蒲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慨。不多時劉福標等二十餘人短裝前來，其狀頗異，隨即雇車數輛在外等候，將炸彈手槍均用報紙包成幾包

，分別向九畝地而去。余復與劉福標、田鑫山繞道跑馬廳西陳英士宅，擬再取炸彈多少，以便分給吾黨同人領用，但至該處已無一人在室，所做炸彈，均已攜走，僅一僕人看門，於是轉向九畝地，狂奔途中會合所預約之同志約有數十人，待穿過租界接近九畝地之時，見該處已聚集有數千人之多，吳懷九、李平書、徐寄塵、楊譜笙、沈縷雲、鄭師道、陳英士等數十人均在，最整齊者爲商團之數百人，武裝齊全，槍械精良，爲葉惠鈞帶領而來者。其次卽爲余所領導各種各色人等，均有趕赴武夫之慨。人多而器械少，且仍有許多人，未能接得通知前來參加者。故槍彈甚少不够分配，幸吾輩同志早備鋼鏢短刀甚多，故每人均執有武器衝鋒對壘。初余以爲凡到此地來參加之人，均往攻江南製造局者，孰意此一團羣衆知名之士及數百武裝整齊之商團，均僅到此送吾黨人之行，並不參加進攻製造局之戰鬥。余左手執白旗一面，右手攜手槍一枝，裝上子彈，西裝口袋內，則分放炸彈兩顆，由余領導余之黨徒不及百餘人，最先前行，在途亦隨有趕來參加者，後隨余前往者，各種各色人等均有，學生亦不少，如湖南陳漢欽係上海警察局警官，湖南殷仁、廣西曾益鳴、浙江徐寄塵等皆學生也。陳英士確至半途而返。路過滬軍巡防營，準備與之接戰，但接近營門，不但不與余等爲敵，且拍手高呼相助。行至高昌廟附近，風聲鶴唳，紛亂緊張，商店均已閉門，搬家遷居他處，余高聲大叫曰：「同胞們不要害怕，我們今日起義，除殺滿洲奴隸貪官污吏外，決不傷害同胞，請大家放心。」但是他們都怕製造局門前變成戰場，仍然攜帶行李狂奔，吾等抵營門前，見外面毫無戒備，遂蜂湧前進，經過一約半里長二丈寬之走道時，見圍牆上有步兵向余等射擊，余等毫不介意。向前猛衝，至鐵柵門約四五丈距離，共投擲炸彈十餘枚，炸得雙方血肉橫飛，彼此莫辨，忽然間機槍齊放，吾輩黨人應聲而倒者三十餘人，因爲此處走道左右是牆，毫無躲避之處，余等尚未退出，而繼余等後來之黨人，又冒死衝鋒以進，詎尚未達到余等前進之原處，機槍復連續齊發，於是吾等黨人應聲而倒者又數十人，先後兩次衝鋒未能成功，而吾等死傷已有五十餘人之多，劉福標被炸彈炸去左腳踝骨，血流不止，已不能行走，田鑫山亦被槍傷，幸尚輕微，余等弟兄死三人，傷十五人，如此情形，前有勁敵，後無援兵，只得狼狽分散而退，幸吾輩聲勢浩大，敵已落魄，不敢開門窮追，否則，吾輩無一人生還。於是吾輩有十餘人大半受傷，聚集一起，向上海城內退走，此時余手槍裝上六粒子彈，尚有二粒，炸

彈尚有一枚未放，抵城門時，守城警察纏有白布在袖，故吾等齊奔上海道衙門，衝至二堂三堂及內房，燈光明亮，而所佈置器具，陳設床鋪，絲毫未動，甚至茶壺尚熱，廚房爐中尚有火未熄，但未見一人，吾等衝至庶務處，見有洋油數聽，有開用者，另有一聽未開者，於是王老九將馬刀一劈，將洋油携至大堂上，灌潑門窗板壁燃燒起來，一時火光燭天，上海城就算是由吾等光復了。

吾等走出衙門僅數步，見一老婦携一件行李，倉皇而走，另一行規者搶過婦人之行李，即向南狂奔，吾等見之大為不平，隨即令吾弟兄將此賊捉住，我大喊乘火打劫，非要他命不可，時劉福標已經足不能行，尚要兩人左右攙扶而走，一聽吾言，立即挺身而起，將另一弟兄所執之馬刀拿過手來，就向此賊舉手一揮，殺於街心。此時前面來了一羣警察學堂學生，表示極誠懇態度，歡迎吾等至警察學堂休息，因該處距離不遠，而吾等確疲倦萬分，傷處尚在流血，右腿上所中子彈，又未取出，疼痛非常，肚內更加飢餓；於是，吾輩二十餘人齊至警察學堂暫息，承該校教員、學生格外照拂殷勤，並供給稀飯，余乃趁此時書一便條，囑一學生送往民立報館，告知吾等情況，不一時上海租界上各報均出實號外，說上海城已光復，革命黨均駐在警察學堂發號施令，準備今夜再攻江南製造局。是晚不到十時，警察學堂已聚集各種各色人等數千人，喧嘩之聲，嘈雜萬分，既無統率，更無秩序，但大眾唯一宗旨，都是來參加革命的。在進攻製造局先，余尚在一教員房中，半坐半臥休息，後來見外面人雖衆多，毫無結果，余乃出至中堂立於桌上，大聲呼喊，請大家注意，現在來此已鬧了數小時，仍無結果，依余之見，大家宗旨目標既同，我們就立刻全體出發，至製造局門前與張楚寶拚命，有炸彈、手槍好，無炸彈、手槍也好。此時各軍隊代表、警察代表，均來參加，並云立即將所有武力出動去製造局參加戰鬥，更有製造局內幾名廣東工人亦高聲大喊，他們極願去製造局放火，並將庫房佔領。言畢，即浩浩蕩蕩向製造局進發，余此時困倦已極，左腿所中子彈，尚在內未能得暇取出，痛楚更甚，血仍在流個不止，步行維艱，但決意同往製造局，乃有警察學生數人，誠懇勸阻，不要余再同去進攻製造局，即往醫院將子彈用手術取出，休養幾日再說，余聞言大不為然，以上海革命成功與失敗，就在此一髮千鈞之時，決心前去拚一下，余隨說隨走已出大門，衆見余志氣堅定，難以相強，又見余步履甚艱，乃有數學生取出一張靠椅來，要余坐上，用四人將椅子抬起，行走不及百步，又換數人，時快時慢，輪換數次，已過半路程

，月將落，而天尚未明，沿途寂寞，雞犬聲遠遠相聞，繼而漸漸聽得製造局附近槍聲，但不可辨明究竟攻向那一方，抑係守的方面，正在思索間，已漸接近人聲嘈雜之處，斯時余不覺歡欣鼓舞，勇氣百倍，忙將抬椅數人一推，離開坐椅，向前奔突，幾忘創傷處一切之痛楚也。余抵昨晚進攻失敗之處，又見彼此槍聲往來相持不下，但因有正式軍隊及警察加入，警官陳漢欽亦在此指揮警兵作戰，其餘形形色色人等，不約而來參加作戰者有數千人，余之弟兄等亦不下千百人，尚有多少人仍不知余與劉福標昨日攻製造局受傷之事。天漸明可以看見數丈外人行移動，數千人集中力量已將製造局三面包圍（該局東南面臨黃浦江餘皆陸地），嚇得張楚寶及其兵士胆戰心驚，不敢出迎交鋒，正力戰間，隨來之製造局內工人知道軍械庫所在，均拆牆翻身而入，經一小院，鑿穿牆洞數個，不到一時，即將步槍庫打開，拖出幾支步槍來參加戰鬥，一時徒手者，均往該處取槍，人手一枝，亦有拿取數枝者，其時只要拿得走，聽其自便。不多時又有幾個局內工人，大聲呼喊到此地來呀！子彈庫又打開了！於是凡取有鎗枝者，均隨意往取子彈，原來此項步槍及子彈已經裝配就緒，僅待起運，不到兩小時，共取出步鎗二千餘枝，子彈不計其數，圍繞製造局鎗聲齊發，聲勢浩大，局內士兵不敢外攻，外面各軍，亦不能衝入，雙方相持，至午前十時左右，忽然張楚寶住宅，被廠內工人放火燃燒起來，霎時火燄上沖，高出雲霄，吾等外面圍攻之軍隊見之倍加興奮，三面圍攻，形勢愈形緊急，此時張楚寶見大勢已去，乃率親信數人，至黃浦江乘坐事先準備之小火輪逃走，吾等革命軍，乃由三面衝入局內，守軍無力抗拒，均袖繞白布投降，從此上海清廷勢力消滅，而此中國東南第一重鎮遂為我革命黨所掌有矣。當余等圍攻製造局之時，尚有一事可堪紀錄者，陳英士先生又有一段革命事實，在另一方面表現出來，值得吾人注意者：當十三日下午四時，余等在九畝地出發時，陳先生尚在場，余領隊先行，以為他必在後面隨來，不料達到高昌廟時，即未見其人，余心頗以為異。迨當晚製造局門前失敗以後，余等負傷敗退，至上海城內時，並未見其蹤跡，更未見前來警察學堂接洽，至為疑慮。執意他當余等在九畝地出發之後，即約李平書（李為當時上海最著名之巨紳，並兼任江南製造局提調）同乘一輛汽車，往高昌廟製造局約與余等同時到達該處，因余等那時見有一汽車，從另一道抄過余等前面，從製造局一側門進去，他立意與李平書去向張楚寶接洽，勸其投降，免遭流血之禍，並曉以大義，說革命黨已在外面圍攻，聲勢赫赫，一面誘勸，一面威脅。不料張楚寶絲毫不為所動，反將他扣留捆綁於辦

公廳前，並罵曰：「你們這批亡命之徒，待我將外面這些狐羣狗黨打死，再來殺你。」陳英士知此不行，束手待斃。張楚寶僅放李平書一人回去，而余等在外面進攻之黨人，又慘遭失敗而散，致使張楚寶得意洋洋，來殺陳英士，此時他成了待決的囚犯，生還希望很少。但該局內有一兵士張杏村者，數日前經田鑫山、劉福標之介紹，已參加余之部屬革命，担任在製造局內響應，當時在旁眼見陳英士命在危急之際，乃挺身而出曰：「此人乃微弱書生有何本事，殺不殺無濟於事，但他們黨人很多，均不怕死，今若殺他，設異日他們專來找總辦謀報復，可了不得。」張楚寶說：「我不怕他們，更不怕死。」張杏村復曰：「總辦所說甚是，但總辦的少爺、小姐均在外居住，身家性命以及財產，也當顧慮，即我輩在此自當同總辦出力，設若革命黨成功，他們必不饒恕我們，請總辦想想，何不等到大事平定，再來殺他不遲，橫直他在這裡那能跑得脫。」於是張楚寶聽了張杏村之言，將陳英士仍捆綁在柱上，命人取用冷水從口注入，使其難受，幸不傷害身體，未及半夜，復得信，謂吾輩黨人已在上海聯合所有軍警來攻製造局。初張楚寶尚不相信，後聽連接報說上海道縣均已逃亡，全市皆懸白旗矣。此等消息，皆使他心慌意亂，胆戰心驚，不意不多時，吾輩黨人果真來向製造局進攻，迫使他倉皇逃命，故未及加害陳英士也。余率領弟兄攻入辦公廳前時，見陳英士仍被綁於簷柱上，兀自呻吟，余急趨前為之鬆解。此段經過，由陳英士、張杏村向余面述，余始了解真相。余以上海完全為吾黨佔領，乃返上海租界大馬路自新醫院就醫，由醫生施行手術取出左腿內子彈，後因余數日來操勞過度，傷患處流血過多，以致精神疲倦已極，元氣大虧，遂臥病醫院數日未起。在十四日以迄十六日三天，上海成了無政府狀態，混亂非常，至十七日各界領袖始在海防廳開會推舉負責人員，維持治安，參加是會者，余之黨徒甚多，均一致舉余為滬軍總司令，討論甚久未決，與會人士一再派曾孟鳴、殷仁庵、王鐘聲諸君前來自新醫院，接余前往參加，初余因身體尚未復元，拒不應允。後經伊等再三申說，爭論達數小時，仍不能解決，務必要求余前去，余乃勉強支持赴會，當抵海防廳時，已有多人在外面立候，並趨余前曰：「我們大家要舉你為總司令。」迨余入內，見余之部屬均要余發表意見，余不獲辭，即起立發言，大意謂：「吾輩黨人志在推翻滿清政府，絕對不希做官把握政權，一切名譽余皆辭謝，請大家愛我不要害我，余尚年青，今後余之惟一志願領兵北伐，請不怕死者同我向前打去，等到北京再說。」與會人士齊聲叫好後，即由黃郛提議曰：「上海為中國第一重鎮，更為革命策源地，

東南最大糧台，不妨設一滬軍都督，以資號召鎮攝，另設一北伐軍總司令，推陳其美爲滬軍都督，推張蓬生（承樞）爲滬軍北伐軍總司令。」全體贊成。陳其美復說：「張蓬生爲上海革命最出力不怕死之人，他有意組織滬軍敢死隊，亦交其率領。」余亦當仁不讓，立即承認。所以後來余即任滬軍北伐軍總司令，兼滬軍敢死隊總司令之職。會畢，余復返醫院養傷，上海起義至此告一段落。（註四）

二、上海商團與上海光復

先是滬人士有鑒於國民羶體羸弱，致蒙「東亞病夫」之詆，欲圖強國，必先強種，乃於民國紀前五年（丙午）發起組織體育會，鍛鍊體魄，研習武課，冀成干城之選。先後成立者有滬學會體育部、商業體操會、商餘學會、商業補習會、滬西士商體育會。此五團體者咸在滬南、滬西區，而滬北區租界中則有華商體操會焉（後編入萬國商團而成中華隊）。是年適華界禁絕烟館，官廳深恐烟民暴動，乃商請五體育會派員維持地方秩序，故五團體乃組織臨時商團，設司令部，分段出防，歷三晝夜，得慶無事。時主其事者爲城自治公所總董李公平書、商界領袖曾公少卿也。未幾五團體復組合而成商團公會，以求事權集中，指揮裕如。厥後滬南區每至黃昏，輒有暴徒越貨於途，名曰「採燈花」，行者咸有戒心。於是官廳復商請商團團員武裝出防，且揭示通衢，如有悍匪敢抗商團者，准予格殺不論。商團一再不辭勞瘁，爲地方服務，因以益獲官廳信任。嗣由滬道蔡乃煌詳請南江總督撥發七九步槍百廿枝，子彈五千發，以供商團公會隨時出防之用。上海商團之基礎於焉奠定。

民國紀元前一年（庚戌），英國佔我雲南片馬，日本滅我舊藩朝鮮，山雨欲來風滿樓，憂時之士，益爲國家之前途危。於是商團公會乃因時勢之需要，除原有之基本隊外，更置預備隊，士商之踴躍加入者千人以上。同時滬地各界各業亦先後自組織商團，如清真（回教）、軀懷（珠玉業）、洋布業、水菓業、豆米業、書業、參藥業、志成（雜糧業）、花衣業、紙業、永義（鑄業）、滬西、閘北、滬城、南區、高昌廟、十舖、十五舖、十九舖、二十三舖、二十七舖、第一工商團，此外更有商務印書館體育部，暨救火聯合會體育部等，雲蒸霞蔚，其盛空前。名曰商團，實兼工商士界，團員都五千以上，咸爲英俊青年，厥志純潔，無間寒暑，依時勤練。蓋鑒於國步艱難，不甘優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三日

八〇〇

游泄沓，且料革命終必有日實現，而願於此稍盡國民之天職焉。果也翌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民軍起義武昌，風聲所播，遐邇騰歡，紛起響應。延至九月上旬，上海民黨潛事活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同時各商團亦部署一切，磨礪以待。因於九月十一日大集於滬城九畝地行檢閱禮，舉李英為臨時總司令，陣容嚴整，頗蒙讚譽，翌日之晚，李公平書召集各商團會長臨時會議，當衆宣佈，略謂時局日見緊張，願各商團竭力保衛桑梓。如聞南市救火總會鐘樓鳴鐘九響，繼以十三響，即派團員分段出防，以安閭閻。厥後始知李公當夕先與陳英士商決於翌日舉事，鳴鐘九與十三響者，隱寓九月十三日之意也。午夜後（十三日清晨）果聞鐘聲鏗鏘，連鳴兩次，團員莫不雀躍而興，知事機已成熟矣。

浦江之濱，滬南高昌廟有製造局者，爲軍火製產地，平日常儲大批槍砲，苟能佔有，則上海大局不難底定。先是李公平嘗往晤該局總辦張楚寶，力勸勿再運槍砲至寧，弗從。又微諷以人心瓦解，局中區區守衛，恐不足以抵制，不如別籌安全之策，又不聽。故陳英士乃決於十三日下午二時集合敢死隊襲取該局，其軍械則由商團假以步槍四十枝，子彈若干，此外更携有土製之炸彈數枚。上午十一時，聞北巡警臂繞白布，先行發動，因此製造局戒備益嚴，於江濱設排砲六尊，要口設水機關槍，更於大門設小鋼砲。薄暮，陳英士親率敢死隊乘局中工人放工之際，一擁入局。總辦先命部下放空鎗一排，敢死隊見無子彈，益前進，擲炸彈，守者乃實彈以應，前驅者死一傷二，在後者欲退。陳英士在旁揮之使進，並出炸彈二，授旁立者，爲巡勇所見，乃被拘，衆遂退。李公聞訊，知事亟，偕王一亭貪夜馳入局中，見總辦，爲陳英士緩頰，請寬釋，張不允。時城中文武官吏已逃避一空，地方治安無人負責，然城廂內外各要地以及衙署監獄賴商團同志徹夜駐守，乃得閭閻安堵，匕鬯無驚。至今本市父老猶常以此爲談助焉。

民黨因陳被拘，生命可虞，決繼續攻局，而商團之一部分亦告奮勇，從而爲助，俾厚實力。午夜後，進抵局前，雖衆咸踴厲無前，然因對方以機關鎗抵禦，彈如聯珠，僵持多時，卒不得入。至是團員之熟諳局址途徑者繞至局後，踰垣而入，舉火焚廠。守者見局內火起，驚亂無門志。總辦亟偕襄辦乘小輪駛登租界以匿。維時大門亦啓，衆長驅入，首趨陳英士拘室，見陳雖被繫，幸無恙，乃爲釋縛，護之至城自治公所，與李略商善後而返寓。時已爲十四日黎明，瞬息之間，全城咸知製造局已入革命軍掌握，紛張白旗以慶，初不意一覺既醒，上海光復之功已告完成。

也。是日午後，各商團全體整隊赴局，破軍庫，見木箱纍纍，啓之，悉新成之步槍，以備解漢供馮（國璋）軍之用者，乃分授各團，人各一柄，又出鎗彈若干箱而依分焉。迨至整隊而歸，沿途高唱軍歌，萬人空巷，不知者以爲凱旋之軍隊也。

當李平書入製造局保釋陳英士未果，而道署中人復來密告謂滬道劉襄孫已電詳南京督署，謂上海革黨起事，商團盡叛。江督已命南京、松江兩路進兵，無論革黨、商團，擒獲者全數正法。李歸言製造局節節設防，殊難襲取，深以爲憂。時王一亭在座曰：「事亟矣，有進無退，進或亦死，退則必死，等死耳，與其引頸待戮，無寧爲國殉身。」於是王草就商團團員反攻令，詞極激昂，授李署名發出。團員應命者都若干人，臨發，復由王、沈（綬雲），葉（惠鈞）三人向衆痛哭誓師，願衆於此千鈞一髮之際，抱破斧沉舟之志，卽夕奏功，則城中無數之生靈，團員數千之家室得保安全。末曰：「勉矣諸君，祝爾成功歸來。」語已，團員奮勇邁進，不稍返顧，時雖家人亦不之知。幸賴天佑，卒告成功。是役也，團員之殉義者，有俞志偉，又負傷者若干人。

夫上海，全國之重鎮也，自吳淞以至南市，防營分佈。製造局，兵家必爭之要地也，戒備嚴密，浦江中且有海軍予以翼護，乃以烏合之衆，携窳櫟之械，進攻一夜，竟奏膚功，易如反掌者，亦有故焉。吳淞砲臺爲上海之門戶，駐臺之姜君，駐巡防營之梁君，咸湖北武備學生，與李有雅。李事先馳往說合，俱不反對。滬軍營與高昌廟，爲赴製造局必經之地，悉由商團團員分往游說其防營營長，勸毋助逆。團員之素識局中工人者，復又爲天險之府，故進攻之際，多歷險阻；卽商團之解送軍需者，亦備嘗艱苦。南京光復後，長江以南盡入民軍之手，聲勢大振。（註五）

三、馮自由撰「上海光復及滬軍都督」

擔任上海光復之任務者一人，陳其美與李燮和是也。其美從事浙江革命工作數載，與各地防軍及會黨素有淵源。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亦同盟會員，先後嘗參加甲辰長沙華興會及丙午萍鄉、醴陵二役，後至南洋荷屬文島雙溪烈埠，充華僑學校教員。戊申，陶成章在南洋發起光復會，端賴其力。辛亥，黃花岡一役之前，黃興邀其歸國

參預義舉。變和偕陳方度至廣州而事敗，黃興遂遣之赴滬，使聯絡駐紮上海、吳淞、南京各處湘籍防軍相機反正。及武昌革命軍興，變和運動益力，上海防軍及駐吳淞之黎天才部多受其部勒，準備尅期發動。其美聞江南製造局已有防軍一部聯絡就緒，遂迫不及待，使高爾登、楊譜笙於九月十三日率民軍敢死隊進攻製造局，局中駐軍贊拒各半，一時未能攻下。其美乃請各同志停攻，而自徒手進製造局，向反抗軍隊開導。衆力阻，不聽。果爲清軍扣留，用鐵索鎖禁於柱上一夜。變和聞警，乃令所預約之防營管帶陳漢欽立向製造局猛攻，出其美於險。各同志乃在小東門內海防廳內開會，議組織滬軍都督府。各防軍初擬推變和爲都督，陳漢欽爲上海總司令。後以變和與其美意見不洽，紳商各界多屬意其美，陳漢欽從中排解，力勸變和退讓，以免內鬩。時駐吳淞粵軍濟字營早受變和約束，亦同日反正，變和乃讓都督於其美，自領所部移駐吳淞，另設軍政分府稱吳淞都督。尋改稱光復軍司令。至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始解職閒居。其美既任滬軍都督，有所憑藉，遂力助蘇州、杭州、鎮江、南京各地義軍之發動。復建議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由各省代表推定伍廷芳與商妥內應，既而果潛卸砲門，持以來獻。是以乃得進攻順利，犧牲甚微。而尤要者厥爲海軍艦長林建章，亦由團員說服歸順，不爾，則發砲以射，不特城中生靈物質將多糜爛，即民黨、商團之已入局者亦難駐足。其後二次革命肇和軍艦砲轟市區可徵也。雖然，此非商團之功，實則人心已去，縱有長城，亦不足恃矣。

自十四日起，各界領袖星夜商謀組上海都督府，決定以小東門內清海防廳爲府址。嗣公舉陳英士爲都督；黃膺白爲參謀長，並以李平書任江蘇民政司長兼上海民政長，沈綬雲任上海財政長，莫子經任上海市政廳正長，而出顧馨一副之；並由王一亭任上海農工商務長，此數人者，於上海光復之役多所匡助，而王尤力焉。至十八日，都督府正式成立，地方治安負責有人，商團如釋重負，團員乃退居本位，專事出防，並籌募餉糈，以濟民軍。

維時蘇撫程德全亦響應，來滬協商國事，被舉爲江蘇都督，駐節南市毛家街市府。隨來衛隊經陳都督等商請程督改以商團爲代，程亦同意。同時飛電國外，促請中山先生即日回國主持大政。而黃克強等建議先定國旗，遂於西門外江蘇教育總會開會，由沈信卿等參議，反覆研討，決以五色爲國徽。會議之際，亦由商團持械爲衛。

上海都督佈置大定後，即從事組織滬軍先鋒第一隊；由洪承點任隊長，以謀攻取寧垣。商團同志一部分亦先期

組織義勇隊，隨軍服役。嗣於十月初出發，同時浙軍朱瑞部亦響應開寧，會師之後，組成聯軍，以徐固卿任總司令。更有商團同志組織戰地幹事團，擔任運輸槍炮輜重事宜。聯軍抵寧後，先攻天堡城，閱二日夜不下。李平書因遣商團砲隊教練張玉發携砲到寧助戰，並以團中之快槍五百枝運至前線，卒賴以攻克天堡城。江督張人駿、提督將軍張勳咸棄城走，十月十二日聯軍遂進駐寧垣。是役也，聯軍倉卒組成，軍備不佳，而南京、溫宗堯為臨時外交代表，其後各省代表之選舉大元帥、副元帥，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成立，孫中山先生之當選臨時大總統，其美與有力焉。（註六）

吳淞光復，推舉李燮和為光復軍司令。

革命黨人李燮和、黃漢湘等在吳淞秘密組織光復軍，運動吳淞砲台守軍，及駐泊之各艦艇，本日同時宣佈獨立，義旗所指，崇明、狼山、福山、寶山、嘉定、太倉等地，次第光復。（註七）

清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自灤州致電清廷，告以所部不穩，請速召開國會，改定憲法以為挽救。

張紹曾等奏曰：

「奏為禍亂紛乘，人心遑迫，披瀝意見，請速詔行，以定國危而弭亂端事：

竊臣等伏讀連日詔勅，武昌不守，大軍南下，驚心動魄，以為世界革命之慘史行將復演於國中，瀰漫而未有極也。伏維此次變亂起原，其肇因雖有萬端，消納言之，政治之無條理及立憲之假籌備所產出之結果已耳。夫國家當禍變之時，其治亂也亦猶醫者之治毒病，一面防其腐爛，一面拔其癰結，標本兼治，方可奏効。否則，一誤再誤，死亡隨之。今鄂變告警，事機迫切，一般人民方竊窺朝廷之舉動，戰局之勝負，以為轉移。乃旬日以來，中央政策，兵力而外，未聞於致亂之本源上大加改造，以懈其已發而遏其將萌。循是以往，人懷疑阻，禍恐益深。曠觀地球各國革命歷史，經政府一度之殺戮者，其革命之運動愈烈，其國家之危亡愈迫，其君主之慘禍亦愈甚。即論吾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三日

八〇四

年來黨人之被誅鋤者亦夥矣，而前赴後起，曾不稍形怯退，馴至愈演愈進，以有今日。微論現在兵力之能勝與否也。即令力戰倖勝，勢必釀成流寇，分竄東南，塗炭萬里，財賦灰燼，國力消竭，外人乘之，豆剖瓜分，不堪設想。此則臣等所爲痛念國家前途，而不禁椎心泣血者也。

抑臣等更有不敢不瀝陳者。臣等忝膺戎寄，現值國家多難，正爲疆場効命之秋，自宜秣馬勵兵，聽候驅策，何敢妄干時政，越職建言。無如警耗頻傳，軍情浮動，時聞耳語，各有心憂。臣等疊經召集各部隊人等反復開導，曉以忠君愛國大義。乃據各將士等環陳意見，臚列政綱，以改革政治諸端要求代奏。覽其大旨，僉以皇位之統宜定，人民之權利宜尊，軍隊之作用宜明，國會之權限宜大，內閣之責任宜專，殘暴之苛政宜除，種族之界限宜泯，而歸本於改定憲法，以英國之君主憲章爲準的。臣等再三細釋，立言雖或過激，而究非狂悖之談。抑壓既有所不能，解譬復苦於無術。當此時局岌岌，億衆之向背定爲可虞，萬一中路邁征，軍心不固，大局益陷於不可收拾之地。即治臣等以應得之罪，臣等一身不足惜，如宗社何？如天下何？夫民猶水也，可載亦可覆；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今日軍民所仰望要求者，惟在於改革政體而已。爲朝廷計，與其遲徊不決以啓天下之疑，何如明示政綱以銷黨人之口。又況要求之改革目的，於我皇上地位之尊榮無絲毫之損，而於我國家基礎之鞏固有邱山之益。所不便者，獨革黨與朝貴耳。蓋革黨持極端主義，一新政體，則黨援之携貳必多。朝貴懷壘斷私心，一經立憲，則個人之利益足慮。臣等明知此言一上，必有熒惑聖聽，以百端阻撓者。臣等敢更進一言曰，破壞我朝廷萬世之大業、人民永遠之幸福者，革黨之煽亂猶小，而製造革黨之政體實大也。古人有言，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今日君主存廢問題，國家興亡問題，胥於此一言決之矣。

所有各該軍等具陳請願意見，政綱十二條，附摺恭繕，爲此冒死據情代奏，伏乞宸衷獨斷，立決可否，迅卽頒諭旨，明白宣示，導軍心於一致，堅億衆之信從，則革黨無自而煽，大亂由此而息，微特武昌匪禍可以刻日就平，抑且政策一新，可使列強改視，雖令臣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如以臣等之言爲欺枉，亦請治臣等以狂妄之罪，明正典刑，死亦無怨。再此次奏稿經臣等往返商酌，意見相同，並鈐用臣二十鎮統制官關防，合併陳明。謹奏。

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護理陸軍第三鎮統制官盧永祥、陸軍第二混成協統領官藍

天蔚、陸軍第二十鎮三十九協統領官伍祥楨、陸軍第二十鎮四十協統領官潘矩楹。(註八)

清廷傳旨嘉獎張紹曾，命資政院起草憲法，奏請裁奪施行。

清廷諭內閣：

「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電奏：奉初九日上諭，仰見朝廷實行立憲，以與天下更始，三軍感泣。惟內閣一口不成立，即內亂一日不平息，並憲法由議院制定等語，係爲維皇室靖亂源起見，覽奏具見愛國之誠，實深嘉許。內閣總協理大臣及各國務大臣，昨已具奏辭職，均經降旨允准，並另簡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所有大清帝國憲法，均著交資政院起草，奏請裁奪施行，用示朝廷好惡同民，大公無私之至意。(註九)」

清資政院總裁李家駒等，奏擬憲法重大信條，懇請宣誓太廟，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維皇室。

奏曰：

「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使臣李家駒等跪奏，爲採用最良君主立憲主義，並先草擬憲法內重大信條，懇請宣誓太廟，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維皇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維禍亂紛乘，蔓延於川鄂湘贛秦晉粵漢各省，是大局已幾於瓦解，又與前數日情勢不同。而急切挽救之方，約千萬語爲一言，仍不外視憲法良否以爲關鍵。頃者，特詔與民更始，並於統制臣張紹曾等所陳各節，均已仰蒙採納。而天下亦曉然於朝廷意旨之所在，固將採用最良君主立憲主義，以壓薄海望治之心。茲復沛布綸音，憲法交由臣院起草，欽感莫名。臣院肩茲重任，敢不殫竭愚誠，仰副聖意。

伏查東西各國君主立憲皆以英國爲母。此次起草，自應採用英國君主立憲主義，而以成文法規規定之。雖茲事體大，誠非旦夕所可完成。而臆測朝廷者，或且竊竊憂疑，以爲左右臣工或有熒惑聖聰，至痛定之日，翻然反汗。法國拿破崙第三世往事，至爲寒心。如將重大信條先行頒示天下，則天下軍民皆欣欣喜色相告曰，吾君果順臣民之請，廓然大公，掬誠相見。風聲騰布，固已勝於百萬之師。茲謹先擬具憲法內重大信條十九條，凡屬立憲國憲法共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三日

八〇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三日

八〇六

之規定，則暫從闕略，俟全部起草時，再行擬具。迭經會議，意見相同，謹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懇請宸衷獨斷，毅然俯允，宣誓太廟，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維皇室。在臣院非敢故為此危言悚論，實以事機緊迫，稍縱即逝。儻朝廷不即宣布，恐德意猶不能下究，而禍變尚未可勝言。臣院內激忠忱，外觀時變，不得不痛切質陳於聖主之前。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再憲法為萬世不磨之大典，君民共守，關係至鉅。臣院受命起草，兢兢致慎，不敢不廣徵全國軍民意見，以期精密。除業由臣院電告各省諮議局參與意見外，擬就現時重要事項，請並准軍人暫行參與意見，以安衆心，合併聲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資政院副總裁埋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註一〇）

清廷頒佈憲法十九信條。

清廷受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混成協統藍天蔚脅迫，從資政院奏，頒佈憲法十九信條。清廷諭曰：「資政院奏，採用君主立憲主義，並先擬具重大信條十九條，繕單呈覽，懇請宣誓太廟，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維皇室一摺，朕詳加披覽，均屬扼要，著即照准。一面擇期宣誓太廟，將重要信條立即頒布，刊刻謄黃，宣示天下，將來該院草擬憲法，即以此為標準。」（註一一）

憲法信條

- 一、大清帝國皇統萬世不易。
- 二、皇帝神聖不可侵犯。
- 三、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
- 四、皇嗣繼承順序於憲法規定之。
- 五、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由皇帝頒布之。
- 六、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

七、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有法定特別資格公選之。

八、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皇族不得爲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

九、總理大臣受國會彈劾時，非國會解散，卽內閣辭職，但一次內閣不得爲兩次國會之解散。

十、海陸軍直接皇帝統率，但對內使用時，應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此外不得調遣。

十一、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緊急命令應特定條件外，以執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爲限。

十二、國際條約非經國會議決，不得締結，但媾和宣戰不在國會期中者，由國會追任。

十三、官制官規以法律定之。

十四、本年度預算未經國會議決者，不得照前年度預算開支，又預算案內不得有既定之歲出，預算案外，不得爲非常財政之處分。

十五、皇室經費之制定及增減，由國會議決。

十六、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牴觸。

十七、國務裁判機關有兩院組織之。

十八、國會議決事項，由皇帝頒布之。

十九、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條，國會未開以前，資政院適用之。

(註一二)

張紹曾再電軍諮府代奏，對清廷敕命袁世凱組閣，及憲法由資政院起草，仍表反對。

原電略曰：

「竊臣所奏政綱，原係博採輿情，折衷學理，非此不足以收既去之人心，杜革命之口實。原奏總理大臣必由國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三日

八〇七

公舉，今親貴內閣雖已解散，大臣仍係勅任，並非民選，原奏憲法必由國會起草，今交資政院，資政院爲舊政府機關，不能代表全國，憲法仍係欽定，國民不得與聞，臣等原奏概歸無效，拜命之餘，不禁椎心飲泣。遙望東南，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城，大好河山，所餘有幾，朝廷不欲救亡則已，如欲救亡，懇即明降諭旨，一面組織臨時政府，一面電飭停戰，不能召集國會，不能制定憲法，不能選舉總理大臣，根本問題不能解決，諸事皆空談，臣受國恩，故敢冒死言之。一俟事機稍定，即當負鉞以待罪國門也。」（註一三）

是時張紹曾等已與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密謀，合取北京，欲逼清帝退位也。江蘇諮議局長張謇，聞張紹曾等有趨向共和表示，乃與湯壽潛致電讚賀。略曰：

「南北一致趨向共和，適見諸公連章，不啻雙方代表。和平解決，已可繼葡萄牙之功；統一維持，尚望作華盛頓之助。人民有希望於正當之軍隊，而軍隊重；軍隊能以正當慰人民之希望，而軍隊愈重。全國之福，不世之勳，惟諸公圖之。謹以公民資格，遙致歡忱，並以爲祝。」（註一四）

張謇復函致南京將軍鐵良，勸其響應共和。略曰：

「川鄂事起，未及彌月，而四海響應郡縣土崩，九廟震驚，社壇且屋，自古迄今喪國未有若是之易者也。嗟乎！將軍得不思其故乎？自先帝下立憲之詔，三年以來，政府之專己自逞，違拂民心，摧抑士論，其事乃屢見而不見，於是人民希望之路絕，激烈之說得而乘之，而人人離畔矣。往時讀史至於一代興亡之際，未嘗不研究其故，爲之掩卷而歎，若論今日，雖曰人事，然何以當是時而生是人，且參會焉，豈非天命終極，無從理詰者乎？今大事已矣，無可復言。願齊蘇人也，以將軍之忠耿，又嘗辱有一日之雅，不得不爲蘇計，爲將軍計，且爲滿計，願終言之：世界進化，首重人道，人道之義，天理之公也，粵鄂難作，其所藉口者，二百六十年前之事也，後果根於前因，而荊州太原，復有循環相生之因果，其傷人道亦甚矣。今蘇與滿之因果，善之惡之，在將軍一人，爲將軍計，當計其大與長，一身之計小，滿人全體之計大；一朝之計暫，滿族休養生息之計長。北面再拜，仰藥以殉，一身之計也。奮鬥効死，使兩族生靈塗炭於兵鋒，一朝之忿也。將軍才器，實爲滿望，皆無取此。爲將軍計，擲一身爲溝瀆小

患之事，毋寧納全族於共和主義之中，爲滿人多留一惡感，而遺以同盡之大危，不如爲滿人多種一愛根，而使之易世而滋大。浙省宣布獨立，漢滿要約，不相殘害，已事可鑒，今蘇州亦已一律宣布矣，使彼此相見不以干戈，生民之幸，兩族之福，將軍之所遺也。如其不然，亦將軍遺之，以將軍之明於事，豈願殘人道不顧以成己名乎。設慮漢人難信，有所猶豫，請亦仿浙例，聲明要約，事機危迫，敢布區區，伏望審察，即賜還答。」（註一五）

名報人汪康年卒於天津。

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錢塘人，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進士，授內閣中書。生平不主張激烈改革，欲從思想方面啓發國人。光緒二十二年春，黃遵憲創「時務報」於上海，聘康年爲總理，梁啟超主筆政，每旬一冊，年銷萬餘份。翌年梁氏任湖南時務學堂監督，「時務報」乃由康年獨力經營，對開導社會風氣貢獻甚大。戊戌政變後，康年改「時務報」爲「中外日報」，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復創「京報」於京師，論列時政，權貴側目，鼓吹立憲不遺餘力。本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北京擾攘，康年避居天津。本月十二日聞清廷將起用袁世凱，太息而言曰：「今方主張共和，然是人可爲拿破崙，不能爲華盛頓也。」本日未時卒，享年五十二歲。

附錄：唐文治撰「汪穰卿先生傳」

嗚呼！士君子丁末造不能展其經綸以大用於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壈以終，豈不悲哉！然而命隨改玉，目不見擾攘之禍，又豈不幸哉！余傳同年汪穰卿先生感懷彌至焉。先生諱康年，穰卿其字，晚年別號恢伯，浙江錢塘人。生而岐嶷，幼學不厭。父養雲公，需次粵省，囊橐蕭然。先生事父孝，待弟友，處天倫之際，人無間言。歲戊寅補博士弟子員，戊子考取優行貢生，己丑登賢書，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藝用離騷體抑第六。壬辰捷南宮，甲辰補應朝考，授內閣中書。當甲午之後，士大夫爭談時務，臆決唱聲，先生以爲民氣之鬱久矣，宜重民權，淪民智

，用以明目而達聰。歲丙申設時務報於上海，戊戌復設時務日報，旋易名中外日報。丁未設京報於京師，庚戌復設芻言報，常欲以言論機關大聲疾呼，發聲振聵。辛丑和議告成，俄人駐兵奉天，不允撤退，先生憤然騰電中外，慷慨力爭，西報互相譯述，以爲中國有人。當此之時，先生名聞天下，願以直言故數忤權貴，屢挫折之。先生外維世變，內審國情，身世之感益悲從中來矣。辛亥武昌事起，全國騷然，先生不主過激怒焉，重以爲憂。會九月十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先生閱畢惻然遽就枕，夜半家人聞呻吟聲，則先生已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嗚呼！是所謂憂能傷生者非耶，抑其先幾之智邪！余於先生爲同年交，旅京過從，相得甚歡。丁未四月，余營葬先妣事畢返京，遇先生於輪舶中，相與言朝政之口非，禍至之愈亟，先生洒涕霑襟，余兼痛家國之滄桑，亦不覺泣數行下。維時天風浪浪，若與悲怨聲吞吐相和，海山蒼蒼亦如變色，有無窮之恨，遠方羈旅聚觀驚詫，以爲若何爲者，兩人始斂容退，自是不通音問者數年，而先生竟死矣。戊午先生弟頌閣以其遺籍捐置上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復寄先生之年譜墓誌來乞傳，余讀之幽光畢闡，無遺憾矣。第尙有闕者，辛亥之夏，學部廣徵名流開教育會，綜核同異，維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又以高等小學以上男女同學，中國尙非其時，援據內則，侃侃爭辯，衆人非之而不顧。迄於今世，羣經之大義，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禮法，掃地殆盡矣。論者謂吾清之亡，亡於廢經，追思先生之言，能無痛心而疾首與！余故復爲之傳，俾後之同志得以考鑒焉。

論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莊周則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蓋治世之是非公而一，亂世之是非私而歧，後起之心術因世而異矣。余主工業校，庚戌歲以事黜某生，某生遽撫拾細故列報章醜詆余，先生大悲，移書報館，謂是非宜明，何顛倒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嗚呼！凡國之否，先兆於無是非，今茲是非尙有存焉者乎？余於先生之歿，所以累歎欷歔歷久而不忘者，非僅爲一人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註一六）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二三三至二二四；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五一至一五二。

註二：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五一。

註三：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頁一五八。

註四：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主編「辛亥首義史蹟」，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武漢日報社出版。

註五：「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商團會卅六週紀念大會特刊」。

註六：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九八至一〇〇，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版。

註七：「李燮和呈請孫大總統准予辭卸吳淞光復軍總司令文」，見「臨時政府公報」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第三十四號。

註八：國史館審校檔。

註九：「宣統政紀」卷六十三、頁五至六。

註一〇：國史館審校檔。

註一一：「宣統政紀」卷六十三，頁十。

註一二：「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九號，中國大事記頁八至九。

註一三：羅正緯「藥州革命紀實」。

註一四：「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三頁四十四。

註一五：同註一四，頁三十九至四十。

註一六：「汪穉卿先生傳記」卷首頁三至四，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杭州汪氏鑄版。

十四日（十一月四日） 上海光復，舉陳其美為滬軍都督。

本日上午十時，革命軍攻克製造局，閘北、浦東同告光復。革命軍出示安民，派騎巡視各區，觀者如堵，歡聲雷動。各界領袖會議於小東門內海防廳，舉陳其美為滬軍都督，李平書為民政總長，張承樞為滬軍北伐軍總司令兼敢死隊總司令。（註一）乃以上海軍政分府名義，對外發表宣言，文曰：

「竊自滿清為虐，盜我中華，同胞之深仇巨恥未報者二百餘年矣。屠殺之慘歷歷在目，臥薪嘗膽未敢或忘。遽滿清今復狠毒，假立憲之妖名，行防漢之譎計。塗吾五百四十兆之神明子孫之肝腦，以供養彼五百萬之犬羊賤種。猶復頤指氣使，視漢人若牛馬，苛稅則無不加。而彼滿奴則不耕而養，不織而衣，權利則無往不削，而彼滿奴，則握

大權，執大柄也。而曰橫死於滿清虐政下者，尤指不勝屈，又何一非黃帝子孫，我親愛同胞也。以是我軍政府起光復之師於武昌，不旬日而克復三鎮，天下響應，共起義兵，誓討北虜，重興神州。自兵興以來，皆爲救我同胞於異族虐政之下，拯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以故市民安堵，雞犬不驚。蓋我軍政府以愛種愛國爲心，故不惜冒矢石爲同胞請命，凡我同胞均須共體此義。滿將薩、薩屢戰屢北，今我秦晉革命軍，現已分兵直搗幽燕，逆酋逃亡將不崇朝，即可全復天下。我蘇浙各省，爲長江下流門戶，形勢重要，故我江東革命軍，於九月十三日，起義於上海，以安商業，以寧民居。各守生業，毋相驚恐。有急於大義者，其各來歸。蓋滿惡昭彰白於天下，胡連已絕，漢族方興，凡我三吳健兒，均當效忠於祖國，以建共和之基。不當盡力於滿朝，以貽萬世之辱。而滿洲將士，其有棄逆投順者，亦概不加誅，視之同等。本軍政分府，又念我蘇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稅，是皆滿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穫寡少，謀生不易，用特將江浙皖閩境內一切惡稅，盡行豁免，以抒我父老之難，而免奔亡之苦。其條例謹列左：

一、除鹽酒糖各稅捐外，所有統稅關卡，一律永遠裁撤。

二、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三、本年下半年丁漕，概行蠲免。

四、本年以前積欠下忙，概行蠲免。

五、各屬雜捐，除爲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蠲免。

凡我江浙皖閩人民商賈，均宜竭立助餉，以裕軍實。蓋本軍政府之成敗利鈍，係我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漢口滿兵屠殺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義師，則我人民商賈，即可同享安寧。不然則思日後之浩禍亦當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屬深明大義，諒能慷慨連輸。將來共冀中華民國共和，則自由幸福實無涯既。而上海一埠，華洋雜處，關係尤屬重要。人民俱宜極力保衛治安，敬禮外人，以輔本軍政府之不逮。幸毋自相擾亂，以取罪戾。風雲正急，愛國男兒當速興起，舉北伐之師，討將亡之虜，毋懷觀望，致失事機，上海軍政分府宣言。」（註二）

關於滬軍都督之選舉經過，章天覺「回憶辛亥筆記」，謂本日黨人在南市教育會開會，討論組織軍

政府，李平書主李燮和爲都督，王鐘聲抗言非陳其美不可，蔣志清（按：今總統蔣公原名）、劉福彪、王季高大聲歡呼，請陳其美同志擔任都督，劉、王且頻頻撫槍，都督遂舉定，伍廷芳、溫宗堯長外交，李平書長民政，朱葆三長財政，王鐘聲任參謀長，劉福彪爲滬光復軍統領。章係當時在陳其美左右親與其事者，所記應非無據。（註三）

上海地當南北交通樞紐，而爲中外觀瞻之所繫，其光復足以影響全局。況革命軍新失漢口，更可鼓勵士氣，振奮人心。自此役後，革命戰事重心東移，而建立光復南京之基礎。孫先生文曾論其事曰：

「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註四）

駐泊上海海軍各艦艇響應革命。

上海光復後，停泊上海高昌廟、楊樹浦二處有南琛、建安、策電、飛鯨兵艦四艘，登瀛州運船一艘，辰字、宿字、列字、湖鵬魚雷艇四艘，均懸挂白旗，歸附革命軍。（註五）

黃興至漢陽接防備戰。

黃興設總司令部於漢陽西門外昭忠祠，將所有湖北軍隊編爲第一軍，均聽其節制調遣。湘軍王隆中、甘典兩協，全部開往漢陽接防。命王安瀾爲兵站司令，在漢陽歸元寺設糧臺，胡祖舜爲輜重營長，以輸送軍需接濟。（註六）

貴州貴陽光復。

貴陽革命黨人張百麟、黃澤霖等，策動陸軍小學學生及新軍哥老會起義，清巡撫沈瑜慶出走，推新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八一四

軍教練官楊燾臣爲都督。周素園「貴州辛亥光復革命的史實」記其事云：

「貴陽新軍經黨人張百麟、黃澤霖等運動，早已贊成革命。武昌起義後，屢次討論發難響應。公推周培藝負責指揮，以陸軍學堂學生及常備軍爲主力。貴州巡撫沈瑜慶聞訊，悉收陸校學生子彈，並調常備軍移駐城外。百麟等事急，於十二日入撫署，勸巡撫沈瑜慶宣佈獨立，瑜慶不能決。本日黎明，革命軍起，軍學各界在諮議局開會，宣佈獨立，推新軍教練楊燾臣爲都督。」（註七）

附錄：貴州光復之經過

其時貴州巡撫爲沈瑜慶（四月，以布政使升任），貴州駐省軍隊，有新軍步隊一標，計三營；附砲兵一隊，標統爲袁保義；征兵營一營，管帶爲董福開；撫院衛隊一營，管帶爲彭爾坤。（以上係貴州軍隊的主力）又巡防隊，分東、南、西、北、中五路，每路四營，由各路統領統率，又綠營，號十二營。（以上人槍腐朽零落，有名無實。）此外陸軍小學四五期，共二百餘人，新軍中多革命份子，學生中亦富於革命熱情，計全部軍隊，都有哥老會組織在內。

貴州有兩大黨派：一、自治學社；一、憲政預備會。自治社張百麟爲首（以哥老會團體同濟會爲骨幹），憲政會任可澄爲首（以「勳名」「門第」的大官僚大地主階級分子爲骨幹）。自治憲政兩派，素不相能，武昌事起，繼以湖南、雲南獨立，張百麟準備起義，決定起義後對憲政會加以容納。適蔡嶽白上海歸來，力主和解，設全黔自保會，謀響應革命，復密說新軍教練官楊燾誠，隊官趙德全及陸軍小學堂學生爲變。九月十三日，自保會遣會員郭子華謁巡撫沈瑜慶請其爲都督，瑜慶不允，是日夜，首先由陸軍小學發難，楊燾誠亦指揮全軍，佈置作戰，沈瑜慶據報告袁保義三槍斃命，衝隊亦不穩，知大勢已去，於是派王玉麟到諮議局與張百麟等商締條件，沈撫正式退位，交政於民。時天已黎明，漢字大白旗遂飄搖於民軍臨時司令部諮議局上空矣。沈瑜慶去漢口，旋走滬，布政使王乃徵統領袁保義等均逃。

據貴州撫署文案鄭恭云：「貴州地處偏僻，平時消息較滯，武昌首義，越數日始得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密電，巡撫沈公瑜慶一面召集司道財政監理官等密示來電，堅囑持以鎮靜，勿揚言以亂人心；一面派人赴興義，召在籍武員劉顯世（中西兩路統領兼第四標標統）來省，籌備防務。劉爲世代武人，未到省，即有十四日之變，遂不果來。計自九月十二日，省城謠言四起，至晚本省紳士及學界多人，紛紛來署，請求沈撫出任都督，組織軍政府，沈撫嚴詞拒之。紳士等去而復返，懇切婉求，謂爲個人計，固不欲捲入漩渦，爲黔省人民計，仍請出任艱鉅，因恐本地各派競爭，必至地方糜爛。蓋黔向有自治會、憲政會兩派，自治會多寒酸，憲政會則唐華兩巨家組織而成，內閣中書任可澄，舉人張光偉實利用之。黔報者憲政會之機關也；西南報者自治會之機關也。兩派水火，平時籍報紙互相攻擊，故該紳士等甚以爲慮，非請撫院鎮壓不可。沈撫以暫時維持則可，但不得改換巡撫招牌，往返磋商，終未得要領。新軍統帶董福開因四川鐵路風潮連陷數府，於一月前，奉諭率隊前往會剿，省城惟舊綠營數千，駐紮城外，統領袁保義，江蘇人，已不甚自由；衛隊管帶彭爾望，曾被刺，已受人鼓惑不可靠。十三日自晨至暮，司道等咸集撫署商議，請沈撫顧全大局，勉從衆意，沈撫堅持不可。延至十四日拂曉，革命軍入城，軍政府成立，撫署衛隊亦附和之。但僅百餘人，本無能爲力，司道等復集撫署商議，擬大家同到漢口，觀看各省情形再說，決定次日即行。軍政府聞訊，派人挽留，謂巡撫一去，人心動搖，請顧全大局，不允，軍政府以去志已決，遂致送川費二千兩，並酌派衛隊沿途護衛，有謂出城數十里聚匪甚衆，有謂重慶有變，十六日始成行。日暮抵其地，距城約百里，袁保義忽來見，述十三日被困軍中，迫以起義，不從，臥室連中三槍，由護兵二人挾之而走，得免於難。」（可證三槍斃命之說不確）云云。

十五日，楊善誠爲都督，趙德全爲副都督，副楊善誠率師援鄂，趙德全代理都督。

獨立宣布後，以諮議局爲軍政府，舉楊善誠爲都督，趙德全爲副都督，張百麟爲樞密院院長，任可澄爲副院長，其軍政府組織大綱如下：

一、軍政府合都督、行政廳、樞密院三部分組成。

二、都督專管軍事，楊善誠爲都督，趙德全爲副都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八一六

三、行政廳設總理，主辦行政，下設秘書廳、民政、財政、學務、實業、交通五部，周培藝爲行政總理，陳永錫爲民政部長，涂月樓爲副部長，蔡嶽爲財政部長，華之鴻爲副部長，譚璟爲學務部長，傅中藩爲副部長，黃德銑爲實業部長，孫定綱爲副部長，孫鏡爲交通部長，劉鎮爲副部長，陳廷棻爲秘書廳長（未就，周培藝兼）。

四、樞密院贊劃軍事，指導民政，張百麟爲院長，任可澄爲副院長。暫設樞密員七人，張百麟由自治學社選出，任可澄由憲政預備會選出，平剛由貴州同盟分會選出，楊昌銘由憲友會選出，陳元棟由憲政實進會選出，雷述由政學崇實會選出（憲政預備會系），周培藝由貴州新聞界選出。（後來陸續加入樂嘉藻、彭述文、朱焯、李澤民、周恭壽、劉顯世、戴戡等。）下設秘書廳、軍政、民政、財政、學務、實業、交通六股。

五、都督府設參議廳，參謀、副官兩處，軍政、執法兩部。陳鍾嶽爲總參謀長，周鳳文爲參謀處長，廖謙爲軍政部長，王炳奎爲副部長，藍鑫爲執法部長。

十七日，改諮議局爲立法院，仍以譚西庚、朱焯爲正副議長。

楊盡誠與樞密院、立法院時生摩擦，而與趙德全又不能融洽合作，且時受憲政會挑撥，摩擦遂愈擴大，張百麟乃與趙商籌勸楊工作，楊表示亟欲求去之意，衆人以楊既願退，遂決定以第二標、第三標共編一混成協，由楊率領援鄂，都督名義仍舊，趙德全代行都督權。

民國元年一月六日，黎副總統致貴陽楊趙兩都督電云：「頃閱報章載，貴處立法、樞密兩院，各樹黨援，想兩都督深謀遠慮，必能防微杜漸，消弭無形，尙希詳示，爲禱。」

二十四日，趙德全覆電云：「來電敬悉，黔省黨派，發生於諮議局成立之年。是年春間，自治學社成立；九月中旬，憲政會成立。兩黨皆以催促憲政進行爲宗旨，但自治主急進，憲政主漸進，而尤有異者，憲政多貴紳，自治多寒士，以此之故，意見日深，時有衝突。至獨立後數月，競爭尤急。鄂省舉義之後，長沙繼之，自治中人密謀響應，而爲憲政所阻，互相猜忌，不可終日，乃有黨外數人出爲調和，期以不相傾陷，始終相安。德全時在新軍，與同志預備舉事，自治中人來相聯合，遂於雲南獨立之後，合力成此事業，事定之後，德全在都督府任軍事，自治黨魁張百麟爲樞密院長，任行政事。張以事體甚大，懼黨人不克負荷，乃與憲政黨解仇，引其黨魁任可澄爲副院長，

期以共濟時艱。而黨員多數未能消盡畛域，仍復暗鬥，變態百出。樞密、立法兩院，兩黨皆各有人，仍爲兩黨之競爭，而非兩院之競爭。是時楊都督在省，德全除軍事外，一不過問。九月念日，楊都督爲賞賚事，爲新兵饟餉，委過張院長，張幾被戕害。因與楊大起意見，旋由紳衆調停，楊都督東出助戰，張院長西上平匪，始得無事。德全於是代理正都督，始與兩院交涉日密，而黨爭激烈，危機四伏，智盡力索，無能和解，目前兩黨皆各據有兵力，即新軍將士，亦皆各有偏重，代理以來，奇險迭生，德全制馭無術，告退不能，茫茫前途，誠不知稅駕何所。苟無外兵到來，尙能保持和平，除電告中央請大總統指示辦法外，因我公之垂詢，始敢略陳大概，尙望我公有以見教，盼人幸甚。」

自楊盡誠帶兵援鄂後，張百麟帶同南路巡防統領陳守廉等向安順、貞豐一帶巡視，次年（民元年）一月回省，經過三月二日事變，百麟出走，張澤鈞逃亡，黃擇霖死，自治學社政權，實際等於瓦解。

三月二日，唐繼堯率滇軍到貴陽，趙德全逃走，推唐繼堯爲都督。（註八）

吳祿貞與山西都督閻錫山會於娘子關滑驢鎮，吳被推爲燕晉聯軍大都督，清廷震動。

吳祿貞率軍駐石家莊，密謀起義，本日在滑驢鎮與山西都督閻錫山會晤，被推爲燕晉聯軍大都督，仍回原防。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記其事曰：

「吳到保定即逕往石家莊，在此數日間，何遂等革軍聯系，業已成熟。十三日即派何遂到娘子關與山西守關姚以价計議合作，認爲吳閻有見面之必要，姚以電話約閻，閻初頗游移，後經數次通電，始決定在娘子關正太鐵路車站會晤，何當夜回石家莊，吳說：『這樣很好，就這樣辦』。次日下午一點鐘到娘子關，閻亦乘火車至，隨吳者爲張世膺、何遂、孔庚；隨閻者爲溫壽泉、趙戴文。會議時均出席，吳首先聲明：『決不就任山西巡撫，表示同站革命立場，亟願與山西攜手，我們眼前事，山西很要緊，可能山西光復，中國就光復，重要在於起義得是時候，能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八一八

使清廷震動，我們第六鎮，加上張藍軍與山西軍，會師北京，是勢如反掌。袁世凱是中國最毒一個東西，他現在漢口，正在兩邊搖擺，是投機，將來危險極了。我們現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計劃完全打下去，山西之重要可以想見。還有山西是我們中華民族最重要堡壘，將來中國萬一對外有事的話，海疆是不可靠的，將來山西要負很大的責任，所以山西的後面，也要好好佈置。」山西人對吳佩孚服極了。吳又言：『我算什麼巡撫，閻都督你是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帶兵。』下面大呼我們擁護公舉吳為燕晉聯軍大都督。閻等承認，遂商定名曰：『燕晉聯軍』。吳任燕晉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任燕晉聯軍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溫任聯軍參謀長。山西開出兩營，聽吳指揮。歡談至晚，各返原地。」（參據何遂日記、溫壽泉筆記。）（註九）

清廷以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署山西巡撫，迅速赴任，毋庸來京陛見。吳祿貞在石家莊截留清廷運漢軍械，並電清廷，嚴劾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司長丁士源、易迺謙逢迎助虐，請嚴行治罪。

電曰：

「自湖北兵變，各省響應，如決江河，莫之能禦，為今之計，莫若大赦革軍而息戰事。夫革軍之所以敢冒不韙，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固欲求國民幸福，而非甘心與國家為難也。現祿貞已經招撫督省混成一協、巡防二十餘營，可供徵調。如蒙採一得之愚，請飭馮國璋軍隊退出漢口，願以隻身赴鄂，說以大義，命其投誠，以扶危局。倘彼不從，當率所部二萬人以兵火相見，朝廷若不速定政見，深恐將士忿激，阻絕南北交通，而防害第一軍之後路，則非祿貞所能強制也。抑更有言者，官軍佔領漢口，焚燒掠殺，慘無人道。祿貞桑梓所關，尤為心痛，此皆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司長丁士源、易迺謙逢迎助虐，應請聖裁嚴行治罪。」（註一〇）

清廷准袁世凱奏，命前敵各軍停止前進，並命各統兵大員宣佈朝廷德意，剴切布告，妥速安撫。

清廷原諭曰：

「朕勤求治理，惟日孳孳，作新厥民，猶如不及。近因川鄂事變，下詔罪己，促進憲政，另行組織內閣，寬赦黨人。昨日又俯允資政院之請，將所擬憲法重要信條十九條，宣誓太廟，頒佈天下，所以期人民之進步，示好惡以大公。自今以往，凡關於政治諸端，爾人民有所陳明，朕無不斟酌國情，採納公論。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視聽，其有因政治弗進，熱心改良，舉動激烈者，列邦謂之政治改革，凡歐西列強，由專制而入於憲政，此等階級，皆所必經。今各省紛擾，禍變日深，其本意率在憲政實行，共登上理，委係激而出此，並非如前代叛民，希圖非望。往時逆匪荼毒生靈，惟上下睽隔，情志莫通，不得已命將出師，冀拯水火，仍將歸正免究之旨，申諭再三。茲復披覽資政院及統制張紹曾等所奏，益信致亂之源，實由政治。徬徨宵旰，良用惻然，倘再不早變計，後患何可勝言，痛切剝膚，須臾難忍。頃適據袁世凱電奏：『奉到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各軍停進，一面出示曉諭招撫，並向武昌宣佈德意解散』等語，辦理甚合朕意，並著將十二日准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三日頒佈信條諭旨，一併宣示，仍恐遠邇未及周知，用再諄切宣諭，有亂事省分，凡統兵大員，務皆仰體朕心剴切佈告，妥速安撫，俾皆曉然朝廷實心與民更始，不忍再以兵力從事之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亦可渙然冰釋乎。至種族革命之謬說，容或有之，究居少數，況同在九洲之近，更何有畛域可分。舜東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聖帝，其忍以自相殘賊，同付淪胥。總之國步艱危，至今已極，胥賴我軍民宏濟艱難，互相維助，俾我四萬萬神明之胄，躋世界於大同。倘或負固執迷，不顧公理，恃衆逞忿，不慮危亡，以人道所不容，萬國所不許之事，欲實行之中上。爲國民幸福計，爲世界和平計，非惟朕不能姑容，我愛國軍民，亦必視爲公敵，勢難任其肆意兇殺，擾亂神州。想我愛國軍民，必能共矢公心，咸登新治，無偏無倚，同我太平也。」（註一一）

袁世凱請辭內閣總理大臣，清廷優詔慰勉。

清廷諭曰：

「袁世凱電奏：內閣總理任極重大，深慮弗克負荷。懇請收回成命等語。現因時局艱危，君情倣擾，非實行改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八二〇

良政治，無以弭亂源而維邦本。故俯從臣民之請，另行組織內閣，與民更始。該大臣久歷中外，誠信素孚，且世受國恩，秉性忠亮，必能竭誠贊助，力顧大局。故特授爲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務宜追念先朝倚畀之隆，體念時事艱危之極，勉爲其難，毋再固辭，並著迅速來京任事。」（註一二）

上海民立報刊載「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上海民立報刊載署名樸庵所作「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表」，錄之如下：

「樸庵搜羅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事實，分年列表，既竣作而嘆曰：『嗚呼！我漢人之國之亡也，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然國雖亡，國民之心終未嘗一日或亡也。夫民心不亡，則雖夷其國都，遷其社稷，改其制度，戮其人民，而此耿耿不亡之心，足以光復疆土而有餘；況乎以多數民族，伏處於少數民族之下，其亡也不過一時之勝敗，而非貼爾服也。故二百六十年來，吾民族之屢敗屢起，初未嘗一日或息；而滿人仍視然居我上者，非滿人能力足以支配我漢族四萬萬人，實我少數漢人爲之奔走先後，助桀爲虐耳！嗚呼！張弮執法於石胡之朝，許衡定義於蒙古之族，漢奸之罪，可勝誅耶？雖然滿人貫利用此以漢殺漢之手段，究竟能殺者漢人之身，而不能殺者漢人之心。心不死則國即與之不死。雖謂二百六十九年吾漢人之國未嘗亡可也。世之讀此表者，可以知吾漢族特立之性矣。』」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六十一年（明永歷十七年，清康熙二年）

四月，帝崩於滇城，其臣鄭經奉正朔如故。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一年（明永歷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

十二月，吳三桂反正於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二年（明永歷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

正月，三桂奉崇禎三太子即位，改元周啓。耿精忠、尙之信皆反正。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六年（明永歷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

三月，三桂稱帝，改元昭武，國號大周。

八月、三桂歿，孫世璠立，改元洪化。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一年（明永歷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臺灣鄭克塽降於清，明正朔亡。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五年（明亡後五年、清康熙二十七年）

武昌親兵夏逢龍起兵據城，巡撫柯永昇投井死；逢龍自稱兵馬大元帥。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一年（明亡後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二年）

湖南鎮筵苗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四年（明亡後二十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

昆明人李天極改裝長髮，緝文興三年。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十九年（明亡後三十八年，清康熙六十年）

臺灣民朱一貴據臺灣，稱中興王，改元永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二十七年（明亡後四十六年，清雍正七年）

湖南靖州生員曾靜以書致岳鍾琪，說其舉事，鍾琪併其書奏之，被殺。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年（明亡後四十九年、清雍正十年）

臺灣大甲番作飛，雲南土司刁興國叛。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一年（明亡後五十年，清雍正十一年）

貴州黔苗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三年（明亡後五十二年，清雍正十三年）

正月、黔苗復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八年（明亡後五十七年、清乾隆五年）

湖南廣西徭同起兵。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二年（明亡後七十一年、清乾隆十九年）

四川資州民陳昆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明亡後七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回帝烏什民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二年（明亡後八十一年、清乾隆三十九年）

克州民王倫起義。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九年（明亡後八十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

蘭州回教徒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二年（明亡後九十一年、清乾隆四十九年）

甘肅回民張阿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五年（明亡後九十四年、清乾隆五十二年）

臺灣民林爽文起兵自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一年（明亡後百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白蓮教劉之協等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三年（明亡後百二年、清乾隆六十年）

貴州桐仁苗石柳脚起兵，湖南石三保應之。又鎮筓苗吳半生、乾州苗吳八月等同時並起；八月自稱吳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四年（明亡後百三年、清嘉慶元年）

張正謨起兵湖北；王三槐起兵四川。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五年（明亡後百四年、清嘉慶二年）

襄陽姚之富與白蓮教首林齊之妻王氏起兵四川，有衆數萬。四川徐天德、太平王三槐、冷天祿亦起兵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七年（明亡後百六年、清嘉慶四年）



江西會黨起於廣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八年（明亡後百七年、清嘉慶五年）

蔡牽起於閩海。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九年（明亡後百八年、清嘉慶六年）

貴州石硯苗起事，十四寨及楚苗各寨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一年（明亡後百十年、清嘉慶八年）

蔡牽入浙閩，與米漬合。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二年（明亡後百十一年、清嘉慶九年）

蔡牽攻殺清溫州總兵胡振聲，旋與米漬合攻閩州。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三年（明亡後百十二年、清嘉慶十年）

寧陝兵變，蒲大方因之起事，大敗清將楊芳、楊遇春之兵於南山。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十一年（明亡後百二十年、清嘉慶十八年）

河南李文成、直隸林清同時起義攻京師。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十二年（明亡後百二十一年、清嘉慶十九年）

明朱詣毛里同胡秉繼謀恢復，不成而死。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二十四年（明亡後百三十三年、清道光六年）

回酋張格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二十九年（明亡後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

永州錦田趙金鯨起兵楚粵。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三十年（明亡後百三十九年、清道光十二年）

連州八排搖起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年（明亡後百四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守備李沅發叛清起義。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五年（明亡後百五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八月、天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八年（明亡後百五十七年、清道光三十年）

洪秀全盡克廣西諸城。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九年（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

正月、天王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一年（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

二月、天王建都金陵。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七年（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

藍大順起兵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

天王恢復中國十三省，清咸豐帝出狩熱河而崩。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二年（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

藍天順死於熱屋。天王崩、子福瑱嗣位，太平天國亡。捻子大起於河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五年（漢族再亡後三年、清同治六年）

捻子敗。回回馬化龍起於金積堡。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十三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興中會首領孫文謀起兵於廣州，事洩不成。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九十八年（漢族再亡後三十六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湖南志士唐才常謀起兵於漢口，事洩被擒，死之。同時哥老會起於□□□□復應於惠州。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三月、廣西良兵起。五月、餘杭章炳麟著駁康有爲書，痛斥滿洲不可爲君。四川鄒容作革命軍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年，清光緒三十年）
五月、廣西兵變於柳州，四方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桐城吳樾炸五大臣於北京。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徐錫麟槍斃恩銘於安徽。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
熊成基謀起兵於安徽，不克而走。

黃帝紀元四千七百零八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六年、清宣統二年）
汪兆銘謀刺攝政王於北京，未成被拘。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興漢元年、清宣統三年）
三月、溫生才槍斃孚琦於廣州，廣東革命軍起兵，不克。八月十九，黎元洪起義於湖北，克復武漢三鎮；旬日

間天下響應，建立中華民國。」（註一三）

註 一：張承樞「辛亥上海起義」。

註 二：「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十五日第一頁社論。

註 三：國史館審校檔。

註 四：「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註 五：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一九〇至一九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五日

八二六

註六：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二二七。

註七：周素園「貴州辛亥光復的史實」，黨史會庫藏鈔本，民國三十一年八月。

註八：同註五，頁二二二至二二五。

註九：同註五，頁二〇三至二〇四。

註一〇：同註五，頁二〇四。

註一一：「宣統政紀」卷六十三，頁十七至十八。

註一二：同註一一，卷六十三，頁十八至十九。

註一三：「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十四日，第一頁要件。

十五日(十一月五日) 浙江杭州光復。

蔣中正先生率敢死隊光復杭州，拘清浙江巡撫增韞，推湯壽潛為都督。

先是蔣先生中正奉陳其美命偕黃郛等至杭州連絡黨人，與新軍標統顧乃斌、童保暄、朱瑞等約期起義，決議以童保暄為臨時司令官，朱瑞第一標司令官，顧乃斌為第二標司令官，蔣先生為先鋒隊指揮官，褚輔成負責設立機關部。發動日期為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間。由顧乃斌商准蔣先生，搬用炸彈五十枚，子彈三萬發，手槍五十枝，軍費四千元。並告示、旗幟，及炸彈隊若干人。（註二）佈置既定。蔣先生乃返覆命。十三日復率敢死隊王金發、董夢蛟、張伯岐等百餘名來杭州，分寓奉化試館及仁和火腿棧等地。十四日晚七時，第一標自寬橋進發，第二標自南星橋進發，董保暄、傅其永等率警察隊憲兵隊向望江門進發，黨人左隊官來偉良，排長徐康樾等開艮山門引革命軍入。十時革命軍咸集合操場，宣誓既畢，午夜一時，乃進攻各衙門。蔣先生率敢死隊身先士卒，猛攻撫署，連擲炸彈，衛隊投降，巡撫增韞被俘，本日下午四時杭州遂告光復，各界代表在諮議局開會，推舉湯壽潛為都督。（註二）是役蔣先生所率敢死隊貢獻最大。上海「民立報」記其事曰：

「敢死隊之編制共分五隊，以蔣介石為指揮官。第一、第二各隊由隊長張伯岐率領，第三隊由隊長董夢蛟率領

，攻擊撫署，以十五人爲一隊，每隊手槍十名，炸彈手五名，先後繼進。當攻擊頭門時，連拋炸彈八枚，破壞頭門，各手槍奮往直前，冒炸而進。及至二門，乃由預伏于署傍民房內之敢死隊之炸彈手，轟轟拋下。第二隊第三隊之炸彈手，亦向前猛拋，聲振天地，火光火起，于是二門遂焚燒殆盡。第一隊官以火烈難進，即發停止口令，而隊員以民國興亡在此一舉，安可以偷生畏縮，爲我輩區區一身計哉！乃第三隊長即發向前猛進號令，於是第二、二各隊，亦爭先而進入大堂，連拋炸彈，直入上房、花廳，惟見著白衣旗女二人，遂引導去路，護其出門，然後將上房、花廳放火而出，迄黎明各歸於集合地，秩序井然。受總指揮官檢查點明，然後散隊朝食」。（註三）

江蘇蘇州光復，推舉清江蘇巡撫程德全爲都督。

程德全於清季疆吏中，以革新自命，與立憲派領袖張謇頗相契合，左右多明達之士，而素不滿於江督張人駿之爲人。據其文案夏敬觀（劍丞）言：

「先是湖北起事後，蘇州所得警報日漸緊急，程素以革新自命，與江督張人駿背道而馳，江蘇之明通士紳皆附於程。某次寧庫缺餉，電借於蘇，兼布政使左孝同將撥解三十萬，程怒勒令截留，方艱難間，適清廷起用袁世凱，袁程素不協，至是乃有革命決心，因勸議援庚子例創自保之策，其左右此議者，應得閔、羅良鑑也。」（註四）

及上海光復消息傳至蘇州，省垣紳商以人民財產及全城商業關係甚鉅，遂由民團紳董潘祖謙，商會總理尤先甲，自治所董事江衡，教育會代表孔昭晉，錢業代表龐天笙等，先後往謁德全，請保蘇以免禍，德全允之。命孔昭晉起草自保章程。入夜，德全召集布政使以下及協統、督練處總會辦會議於撫署大堂，德全演說，宣告獨立爲保蘇之策，提法使兼署布政使左孝同（按：左宗棠子），獨以爲不可，督練公所科員章駕時（按：駕時爲同盟會員）拔刀向左，怒目而視，提學使樊恭煦從而勸解，並自稱某等唯命是聽，餘皆默無一言，遂定議明日獨立，推德全爲都督。（註五）時駐蘇州城外楓橋新軍爲第二十三混成協，協統爲艾忠琦，另巡防營統領爲劉之潔。深夜，滬軍都督所派革命軍章梓等五十餘人，由滬專車

赴蘇，先赴楓林橋新軍標營宣告一切，共表同情。本日晨三時，新軍各兵羣向隊官請領子彈，初未之允，嗣見各兵要求不散，遂即一律發給。（註六）

遲明，蘇州新軍馬隊、步隊、工程隊、輜重隊，偕革命軍先後進城，一律臂纏白布，閭門及各處城關，由巡防營派兵駐守，行人往來，祇准空身出入。新軍旋排隊往撫署謁程德全，進「江蘇都督之印」，德全受之，於是蘇州宣告獨立。

按：「江蘇都督之印」為湘鄉張通典（伯純）所預刻，倉卒無所得印材，由其女昭漢（默君）獻議，取一方石塊，躬自磨礱以篆成之。張氏父女均同盟會員，蘇州舉義前一日，自滬來蘇，多所策劃。昭漢後下嫁黨國元老邵元冲。（註七）德全既就職，頒發簡明告示及臨時軍律，諭諸部屬及人民，勉以協力同心，安定秩序，並於撫署大門，懸紅字白旗一面，上書「中華民國軍江蘇都督府」，旁有「與漢安民」四字，以蔣林熙為巡警道，劉之潔為新軍協統及蘇軍統領，張一鑒為民政司長，未到任前由沈恩孚代，應德閔為財政司長，江紹烈為司法司長。並規定：「職不分文武，階無分大小，上自都督，下至走卒，一律日支錢二百五十元，以供飯食，同甘共苦，以底於成，而後酌量經絡，制定薪律，亦先憂後樂之義也。」（註八）於是市面安堵，秩序大定。

附錄：程都督宣布獨立意旨文

為剴切宣布事：照得江蘇宣布獨立，組織都督府，原為保全合省人民之性命財產起見。數日以來，居民安堵，羣情懽忻，足見傾向共和政治，萬眾一心。但天下事易於發始，難於圖終，現大局尚未全定，方期寔力進行，全省之事，須全省人同擔其責任；所貴通力合作，一德一心，上下無不洽之情，遠近無不通之意；互相救援，互相體諒；持此不懈，自能立致太平，若仍因循推諉，不自負責，地方必無進步，殊非本都督改革政治之本意。為此剴切宣布，俾眾周知，並應由自治公所反覆講解，使村農牧豎以至婦人女子，咸明此次改革之由，與他日進行之策，庶乎

新機煥發，幸福日增，本都督愛護地方之心，藉以稍慰，其各一體知照。（註九）

按：辛亥革命雖爆發於武昌，設無上海、杭州、蘇州相繼獨立以號召全國，進而合組江浙聯軍攻取南京，建立臨時政府，則滿清政府之滅亡當非若是之易。況程德全以疆吏而首先響應革命，尤足以轉移國人之觀念，而收莫大之功效。

安徽壽州光復，公推王慶雲為總司令。

先是廣州三二九之役失敗後，安徽同志積極活動，張滙滔（孟介）等以壽州農會為總機關，發動鄉團王慶雲等在壽舉義。預令岳相如率西北同志任斬北門；岳逸九等各率所部先期捲械入城；廖海粟等各率鄉團自外攻城；張石泉以諮議局議員資格為革命虛張聲勢。原定九月十五日夜半發難；初不聞武漢起義與安徽舉事也。此時風聲浩大，未至夜半，而州吏總兵相繼潛逃，城門大啓，鄉團備戰而來者，至是不戰而凱歌入城矣。南門外綠營數百人，滙滔親往繳其械，鄉民自剪其髮，願充義務軍士者不可勝數。次日推王慶雲為總司令，張石泉、袁子金副之，號為淮上軍。（註一〇）

山東各界聯合會要求清廷罷戰，接受革命軍要求，憲法定中國為聯邦政體。

尙秉和所著「辛壬春秋」記其事曰：

「武漢發難，晉既獨立，魯亦惶恐，諮議局議長夏繼泉，合軍警商學各界人起聯合會，保公安。九月己卯，開會議決八條：禁政府借外債，迅明詔罷戰，允南軍要求，魯新軍不得調遣，留協餉，憲法定中國為聯邦體，外官制、地方稅，本省自定之，本省得自由規定本省憲法及練兵。要巡撫孫寶琦代奏，寶琦允之。」（註一一）

四川駐龍泉驛新軍隊官夏之時起義，率部東下。

本日駐龍泉驛隊官夏之時，約集武裝兵二百三十餘人，在附驛之土地廟起義，戕東路衛戍司令魏楚藩，率兵東下。（註一二）

江西贛州光復，推巡防隊統領劉槐森為分都督。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五日

八三〇

雲南大理光復。(註一三)

清廷從資政院奏：准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所有議院法、選舉法，著迅速擬定議決，一俟議員選定，即行召集國會。賠償漢口人民損失，並將殘酷軍官按律治罪。(註一四)

資政院請清廷開放黨禁之原奏曰：

「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等跪奏，為懇請明降諭旨，特准此次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並賜擢用，以紓兵禍而靖亂源，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維此次各省之變，其中類皆抱政治思想，無從展布，激而出此。現在朝廷與民更始，大赦黨人，並於昨日奉准頒布信條。天下必曉然於聖意之所在，而自納於軌物之中。所有此次革命黨人，擬請明降諭旨，准其按照法律改組政黨。如有才可擢用，並請量加甄錄。至於原統兵隊，俟其反正後，仍可收為國防之用。臣院為紓兵禍、靖亂源起見，不得不迫切上陳。無任惶恐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九月十五日，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資政院副總裁理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註一五)

奉上諭：

「宣統三年九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資政院奏，懇准此次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並賜擢用一摺。前據該院請開黨禁，業經降旨允准。所有此次黨人均著按照法律改組政黨，難以養成人才，收作國家之用。欽此。臣奕、臣那、臣徐。」(註一六)

清廷改授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為長江宣撫大臣。

清廷疑張紹曾贊同革命，為罷其兵權，以為調虎離山之計。原諭略曰：

「此次各省事變，其宗旨實在改革政治，朝廷與民更始之意，業經屢降明詔，剴切宣示。茲值亂事紛乘之際，

仍恐各省軍民未能一體周知。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於軍界夙有聲望，並能關懷時政，熱心改良，著賞加侍郎銜，授爲宣撫大臣，馳赴長江一帶，宣布朝廷德意。即責成該大臣開誠布公，專主安撫，務期薄海臣民，咸曉然於國家不以兵戈靖亂之至意。其有亂事各省，一併由該大臣遴委委員，分途前往，切實勸導，如能一體解散，即由該大臣奏明從優給獎，以示鼓勵。」

又同月十九日諭曰：

「電寄張紹曾，據電奏：『因病懇恩開去差缺，回津就醫』等語。張紹曾著准其暫行開去差缺，現在時局艱危，需才孔亟，張紹曾夙嫻軍學，正資得力。著即趕緊調理，一俟病痊，即行銷假，以備任用。」（註一七）

按：據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謂張紹曾之要求清廷立憲，係受所部管帶施從雲、王金銘、馮玉祥等所影響，張氏既無領導革命之決心，又無統率各軍之資望。所部將領連署者，如盧永祥與北洋關係最深，潘矩楹與軍諮府往來密切，伍祥楨素來主張和平。故清廷一道明諭，張即解兵權不敢再有主張。其言曰：

「據通永鎮總兵田文烈自灤回京告我：『是年定於八月在永平府秋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駐奉天，奉調至灤州，武昌事起，秋操停止。九月初間，令第二十鎮開赴長江一帶增援。張紹曾原與吳祿貞（第六鎮統制、駐保定）、藍天蔚（第二混成協協統，駐奉天。）有約，此時管帶施從雲、王金銘、馮玉祥等以事亟機不可失，立請張與吳、藍一致起事，攻奪京津。張顧慮不敢發，乃聯名電請改革政治，要求制憲，其意以爲雖於事無濟，亦可抗不開拔也。此次秋操，陸軍部派余（田白謂）赴灤，下榻張處。黨人在灤運動，張把握不定，今日主張如此，明日主張又如彼，最後電奏，其連署者如盧永祥與北洋關係最深，潘矩楹與軍諮府往來甚密，惟藍天蔚激烈，又在奉天，伍祥楨則素來平和，完全不一致，都是一時湊合。張既無領導革命之決心，又無統率各軍之資望，安能進搗京畿，會師中原。舉朝無人，一有舉動，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耳。中央以統制潘矩楹，一見明諭，張即屏伏不敢再有主張，蓋其所挾持者，不過爾爾也。』云云。」（註一八）

時任直隸總督之陳夔龍於其所著「夢蕉亭雜記」中，謂張紹曾夙隸北洋部下，且與通永鎮總兵田文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五日

八三二

烈有故，張電請清廷立憲後，陳遣田往說張，張與田聯牀話舊，氣怯而膽懼，陳即知張之不足成大事。其言曰：

「奉軍張紹曾佔據灤州車站，威脅朝廷立憲，結納新授晉撫吳祿貞帶領第六鎮全軍駐紮石家莊，據直晉交界之道。擬前驅赴太原受事訖，即回戈直赴北京，紹曾亦由灤赴京，兩道夾攻都城，圖不世之大舉。石家莊軍隊，並可阻截項城入鄂之師，不能北上，以免後顧之慮。祿貞忽為隊下亂兵戕害，一說為項城遣人暗殺，紹曾勢孤，氣為之奪。余遣通永鎮田文烈以驍師為名，馳抵灤城，代通情款。紹曾謂夙隸北洋部下，決不敢犯擾天津，與田有故，聯牀話舊。中宵以後，忽以一劍置榻上，若隔鴻溝，竟夕不寐。田知其氣怯，決不能成大事，翌日旋津覆命，請余勿庸過慮。」（註一九）

時任第二十鎮司令部秘書李志嵩，於其所著「灤州紀事」中，謂張紹曾與吳祿貞合謀會攻北京，計劃已定，因謀洩未能及時成行。及張紹曾改任為長江宣撫大臣，第二十鎮上中級軍官皆願其速行，下級軍官則全體一意強留，張知事已無濟，乃離灤州赴天津。其言曰：

「辛亥八月，湖北首義，天下響應。其時奉天駐紮之第二十鎮，調撥混成一協赴永平會操，自八月八日出發，混成協演習將畢，十九日，統制張紹曾暨本鎮各軍官佐，行抵昌黎縣之崔莊，馮國璋駐團山，是夜突聞湖北有變，北京政府警電停止演習。始則檄調六鎮之馬匹，及赴操之機關槍隊，繼則詢各軍之器械子彈是否敷用，並召馮國璋先返北京，統籌編制之策。二十日，清廷令將本鎮之混成一協，暫駐灤州聽候調用。是日拔隊先後馳抵灤州，張紹曾隨至北京以窺其顛末。其時良弼在軍諮府計劃：一、四兩鎮及六鎮之一協，作為第一軍，廕昌統之；二十鎮暨三、五兩鎮各一協，與駐奉之第二混成協，作為第二軍，馮國璋統之；第一鎮及禁衛軍為第三軍，載瀾統之；一、二兩軍赴前敵，第三軍留守京城，以備後援。部署既定，張紹曾於二十二日即歸奉天，道經灤州，偕鎮部諸人同返，共劃戎機。旋奉之後，即約三鎮統領盧永祥，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本鎮統領伍祥楨、潘矩楹，由張紹曾宣言：『湖北之變，為除專制，主共和，以此倡義號召天下，凡屬同胞，諒皆贊助。今吾輩所統各部隊，半屬北人，雖未

預約同謀，應皆曉然斯義，倘貿然而往，勝則自殘同類，負亦死無指名。」於是羣以研究對付之策爲言，嗣出張紹曾自草立憲大綱十數條，與廩相商榷，欲以兵力要清廷立憲，一面俾天下人知同袍之不可自相殘殺。其中一統制、四統領，惟藍天蔚爲湖北人，又素抱革命主義，肅本主持由灤州卽行反正，以不必多此一層手續爲宜。而藍天蔚力爲阻止，誠恐急則生變，事無成功，不如因利順導以俟其機。此數日中，清廷無日不檄電飛馳，促其拔隊前進，後將奉天所有之步、馬、砲各部隊，及裝械子彈，組織完備，隨同帶往，於九月五日始返灤州。抵灤之時，夜已將闌，適湖北事亦急，第一軍又不得利，陸軍部科員楊某由京帶汽車二百輪來灤，督促拔隊至鄂赴援。斯時也，駐灤軍官，自統領以下，有不明此意義者從違各半，迨初六日天既明矣，張紹曾宣告於衆曰：『湖北革命，名正而言順，專尚征討，不合人情，況以同種相殘，世界無此變行，所有軍隊，均不前進。』隨遣使齎立憲條件於清廷，迫其停戰，令速行憲政，以挽既去之人心，並由電通告天下，俾知同胞軍人無自相殘殺之理，聞清廷各執政祇相對而泣，莫敢誰何，第二軍之計劃，自此已歸無效矣。十二日，清廷特派六鎮統制吳祿貞來灤撫慰，同來者將作賓、黃愷元、陳其采、吳之來，名雖撫慰而實主張革命者。其言：『南方已亂，北京空虛，設提一旅之師，大功垂手可得，今灤州軍隊，已近萬人，悉皆精銳，直抵豐台，以逼於北。祿貞由保定調部下所餘一協，直抵長辛店，以逼於南，三鎮二協，再爲後援，何求不獲，何事不成。』計劃已定，擬由汽車南北連駛，不意會議中人，將謀洩而車不至，兩軍竟不能成行。吳君欲去灤時，而其副官周維楨甫至，當告以：『新從保定來，密偵晉軍可以招納爲用，前日之謀，雖爲漢奸所破，今晉軍既能同意，則第一軍歸路可絕。吾等兩方軍隊，不假鐵道，徒步行軍而進，委曲求全，事必有濟。』張吳兩統制均以爲然，而約始定，吳君此行，繞道北京，直趨保定，爲防不測也。十五日，吳祿貞從石家莊來電言：『晉軍一協，業已招降，近欲沈機觀變，希協同動作，以踐前約。』灤軍則一面預備出發，一面催藍廬兩統領協同前進。正籌劃間，清廷有以吳祿貞巡撫山西之事。十七日晨，六鎮統領吳鴻昌又電告：『十六夜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同及於難者，尚有幕客數人，』殆蓋指周維楨與張世膺也。清廷又陽以張紹曾爲宜撫大臣，陰以解除其兵柄，此以待吳祿貞之狡計，而又思逞於張紹曾，於是全軍大譁。雖然灤州軍隊，究不能不爲所攜貳，上中級軍官則半皆願其速去，下級軍官，則全體一意強留。既已登車，力阻其行，張紹曾見事既無濟，欲決然舍去，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五日

八三四

十日始約與甯等先後至天津。」（註二〇）

社會主義同志會改組為中國社會黨。

社會主義同志會成立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由江西人江亢虎所首倡，在上海張園舉行成立大會。（註二一）發行一種社會主義刊物「明星報」，上海光復後，江氏乃改稱為中國社會黨，本日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通過黨綱及政策如下：

一、黨綱

（一）土地公有。（二）資產公有。

二、政策或實行步驟

（一）設立共和政體。（二）剷除人種或種族差異。（三）取消封建時代奴隸制度之尚存者，確立法律前平等的觀念。（四）廢除遺產，匡救農民。（五）實行普及義務教育，男女同校，教本公給，學董公養。（六）廢除爵位。（七）消滅戰爭，廢止陸海軍。（註二二）

註 一：浙軍第四十九旅司令部編「浙軍杭州光復記」，民國元年五月一日出版。

註 二：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一一九至一二〇。

註 三：「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十九日，第三頁「浙江敢死隊之壯觀」。

註 四：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二九。

註 五：宣統三年辛亥九月十六日上海「時報」新聞。

註 六：楊廷棟「跋張季直先生手稿」，引自沈雲龍「張謇程德全對辛亥開國前後之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註 七：張默君「大擬堂年譜」。

註八：錢基博「辛亥江南光復實錄」。

註九：「革命文牘類編」第二冊，辛亥十月時事新報館出版。

註一〇：管鵬「安徽革命紀實」，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一五三至二五四。

註一一：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二十頁一，民國五十一年文星書店影印版。

註一二：向楚「四川革命黨人大事記」，錄自「黨義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註一三：蔡錫「滇省光復始末記」，「革命文獻」第五輯（總頁六八七）。

註一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三，頁二十二至二十三。

註一五：國史館審校檔。

註一六：同註一五。

註一七：同註四，頁一九九。

註一八：同註四，頁二〇〇。

註一九：國史館審校檔。

註二十：同註一九。

註二一：謝彬「民國政黨史」頁四十一，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影印版。

註二二：楊幼炯「中國政黨史」頁二二二至二二三，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十六日（十一月六日）黃興在漢陽積極佈置守禦。

黃興以漢口清軍有繞攻漢陽之勢，在漢陽積極備戰。命湘軍第一協統王隆中佈防於十里鋪一帶。「武昌革命真史」記其戰況曰：

「十六日湘軍第一協已完全開至漢陽，黃總司令命該協統王隆中赴十里鋪附近防禦。王協統云：『到十里鋪可也，如令我協在該處防禦，未免阻喪士氣，我協願休息數日聽總司令之命，攻漢口之敵。』黃興悅之，遂優待王隆中。」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三六

中，即令其軍隊在十里舖附近集合待命。一面派夏維善、賓士禮二員購買酒肉犒賞湘軍。是晚黃興即召集司令部人員商議軍事進行策略，並稱贊王隆中頗有膽量，願告奮勇攻擊漢口敵人云云。」（註一）

江蘇松江府光復，推鈕永建為軍政長。

松江各界聞蘇州獨立，乃集眾議事，舉鈕永建為軍政司長，出示安民，勸人民安分營生，並保障外人生命財產安全。據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記其事曰：

「民軍於十六晨派數人來松，探察情形。時松人士，已得蘇垣獨立之宣告，乃急招集紳商軍學警各界，至城自治所議事，公推鈕鐵生（永建）君為臨時會長。鈕君稱：『離鄉日久，未聞近今風尚。』隨由楊蔭安君宣言：『時局艱危，土匪最宜注重，惟邇口留防兵隊，有至典舖恃眾強質者。非設統一機關，擔任防遏，最易惹禍。』遂公舉鈕承建為軍政司長，鈕君言：『鄙人學殖蕪淺，惟對於父老昆弟極應稍盡義務。』復舉民政部長，有與官府有感情者，頗屬意戚守，及大眾譁然，不肯承認，乃舉定謝宰平君；並舉錢選青君為財政部長，沈思齊君為執法部長（沈本裁缺仁和縣）。」（註二）

江蘇清江浦光復，推蔣雁行任軍政分府都督。

先是本月十四日晚，第十三協輜重營趙雲亭，二十五標掌旗官龔振鵬等率隊起義，佔領城內道署。本日本晨新軍協統魏宗瀚率領全協進攻清江，受到商民之歡迎，旋舉蔣雁行為清江浦軍政分府都督。「武昌革命真史」記其事曰：

「先是十四晚清江十三協輜重營前隊隊官趙雲亭，二十五標掌旗官龔振鵬起義，率領輜重營前隊日兵由小水門入城，進攻道署。斯時淮揚道夷良，兼護江北提督，命其參議蔣雁行，十三協統領魏宗瀚，派兵追勦，而馬隊管帶吳士芬，富於革命思想，因而抗命。十五晚，輜重營前隊連合左右兩隊佔守西壩王家營二鎮，要求各營同時起義。於是十三營協日兵步六營，馬一營、砲二營、工程一營，全體贊成。進攻清江，十六晨，由魏宗瀚率領全協進攻清江，秩序整齊，清江四城緊閉，巡防官兵登城開槍抵抗，約戰半日之久，砲兵始開砲轟城，巡防兵不支，夷良乘二

人肩輿逃出南門，雇一民船而走。軍械局局長張復太尙不明大義，命軍裝庫科員管金聚架砲城上還擊，革命軍當時由軍械科科員周詩說以利害，邀同警務公所科長梁星五、區長胡仲芳、商會會長各人員，合請清河邵令靖江投降，各商民均懸白旗，周詩登城演說革命宗旨，各商民歡呼革命軍萬歲，開城歡迎，由石碼頭繞至鐵路，即請砲隊管帶費國祥下令停戰，並演說武昌起義宗旨，各省響應理由，各官長及日兵均拍掌贊成，隨即入東門。……輜重管帶車慶雲收復殘兵，而清江遂安堵如常，旋舉蔣雁行爲清江浦軍政分府都督。」（註三）

江蘇無錫光復，推秦毓璠爲軍政分府總理，繼稱司令。

黨人秦毓璠自武昌起義後，奔走滬、錫間，密謀響應。上海光復後活動益力，陰招敢死隊四百人，分佈無錫四境，復連絡商團同志爲光復團，民團同志爲守望隊，於本日下午誓師無錫公園，佔領無錫、金匱二縣署，推蔣承德爲軍政部長，裘樑爲民政部長，孫鳴圻爲財政部長，薛翼連爲司法部長，而舉毓璠爲錫金軍政分府總理，繼稱司令。（詩四）

附錄：秦毓璠事略

先生姓秦氏，名毓璠，字效魯。清光緒三十年中辰長沙起義，爲便於秘密奔走計，更名默。至宣統元年己酉，仍復原名。入獄後自號天徒，晚號坐忘。以光緒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五日生於無錫，系出高郵宋贈龍圖閣直學士世稱秦淮海先生諱觀之後。祖諱煥，字笠亭，廩貢生，官句容縣學訓導，署教諭，句容縣志有傳。考諱謙培，字牧卿，無錫縣學附生，光緒丙子科舉人，國史館謄錄，議敘知縣。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先生年十八歲）聞華若汀（衡芳）與其尊人牧卿先生論變法，時梁卓如辦時務報，購閱之，思想爲之一變，旋購萬國公報等閱之，始知世界大勢，而歎國事日非，非改革無以圖強，於是有鄙棄科舉之意。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二十歲）六月考取南洋公學，負笈肄業，嗣以倡議舉行孔子聖誕紀念，不悅於監院美人福開森，自請退學，諸同學皆依依惜別。八月政變，復科舉，旋購清議報閱讀之，始有政治思想。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三八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三歲）六月，考取江南水師學堂，同學最友善者，爲翁右鞏、鄭仲勁、何海樵、趙伯先等。趙伯先未幾即改入陸師學堂，辛亥黃花崗之難死焉。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二十四歲）吳稚暉先生歸自扶桑，勸遊日本，正月即東渡入早稻田大學肄業。時駐日公使蔡鈞，嘗致電各省督撫，阻派陸軍學生遊學日本，防革命也。適有顧乃珍等九人，欲入成城學校，蔡不允咨送，吳稚暉先生與之力爭，蔡遂嗾日本政府，押解吳先生回國。先生聞之忿甚，與諸同學詣公使館詰問，再三往，拒不見，並囑日警察署加以逮捕。於是使署學生兩方，均電政府，政府旋派載振查辦結束，另派留學生監督。新民叢報載此事甚詳。先生與諸同學嘆異族政府之不足與有爲，遂決定主張革命，鼓吹民族主義，發起青年會，會章之第一則曰：「以民族主義爲宗旨，以破壞主義爲目的。」先生所藏青年會詳章，於甲辰長沙之役，流離散失，然世或有存者。發起人爲先生與張溥泉、葉清漪、蘇曼殊等，會員有陳仲甫、蔣百里、汪榮寶、胡景伊、馮自由、王家駒、董陶士、周伯勛、熊慕蓮、張肇桐、嵇鏡、薩韻坡、吳紹章、謝曉石、鈕翔青、潘贊化、董緝堂、華雲吉、金邦平。等。惟發起時對於團體名稱，頗費斟酌，初有人謂意大利獨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故主張定名少年中國會。後經再三研究，卒以「少年中國」四字，易招滿清當局注意，恐不利進行，乃隱約其詞，名曰「青年會」，實即少年中國之意。翻譯革命書籍，如「法蘭西革命史」，「未來世界論」，及「民族之過去及未來」等，以灌輸思想。此爲留學界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

光緒二十九年癸丑，（二十五歲）三月，日本開博覽會於大阪。先生偕侯保三、秦平甫等往觀。見福建出品，附列於臺灣館，與其他各省，設專館者不同，蓋日本視福建爲囊中物，故列福建出品於臺灣館以辱我。遂合諸同志，向會中職員詰質。日人謊稱：「無處可容，姑置於此。」先生急詣湖北省出品委員候補道桑寶所，請向日方交涉。桑謂：「中國勢弱，恐因此小事，開罪鄰邦」，推諉不前。先生見巧吏不足與謀，遂電東京留學生會館，囑推代表一致抗爭，一面往見博覽會當局，申白理由，請將閩省出品，立移湖北館，以敦邦交，否則寧可撤回，將碎其玻璃而自取之。並云：「如此勝會，萬國觀瞻所系，深恐貽笑列邦，即爲貴國計，亦所不取。」日方初猶以請示總裁爲辭，繼見先生等憤慨激昂，卒爲折服，一一移列楚館。清吏桑寶，自慚無能，謝罪而退。同時博覽會中，特設人

類學館，內置一二中國人，表演種種腐敗陋俗，與各蠻族並列，先生等又羣起抗爭，駐神戶領事蔡勛，親往交涉，要求取消，日方初亦推諉。於是留學生會館乃公函以子載振，及清廷所派預會官商，止其勿來，以爲抵制。日政府聞之，遂亦撤去。此我國留學生與日本交涉之第一次勝利也。此事始末詳江蘇雜誌。江蘇同鄉會推先生爲江蘇雜誌總編輯，力倡民族主義，出版後，銷行頗廣。時青年會會員，多辦各省同鄉會雜誌，如浙人蔣方震，蔣尊簋等，發刊「浙江潮」，湘人陳天華、楊篤生等，發刊「新湖南」，鄂人劉成禺、李書城等，發刊「湖北學生界」等，流行內地，於是內地人士之革命思想，日益發達。是年日俄開戰，以東三省爲戰場，先生與黃克強、鈕惕生等諸同志，發起留學生拒俄義勇隊，號稱拒俄，實則藉此名義，結一革命團體。隊員有張溥泉、蔡鍔、陳天華、劉成禺、楊守仁、李書城、鄒若木、藍天蔚、馮自由、汪榮寶、周兆熊、程家樺、馬君武、李自重、黎勇錫、湯爾和、張肇桐、余煥東、經亨頤、周宏業、吳炳樞、劉鴻逵、時功玖、劉揆一、林長民等，開會於日本神田錦輝館。先生與鈕惕生、葉清漪、鄒若木等，相繼演說，激昂慷慨，掌聲如雷。全體通過拒俄義勇隊規程，舉藍天蔚爲隊長，日日操練，復通電國內各省，喚起國人同情，並公推鈕惕生、湯爾和二人爲特派員，回國說袁世凱出兵抗敵，並求助軍械。駐日公使蔡鈞，據人密報，電兩江總督端方，略謂：「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云云。又清廷密諭各督撫云：「前據御史參奏，東京留學生，已盡化爲革命黨，不可不加防備。又駐日公使蔡鈞來奏，此間革命，業已組成軍隊，將拒俄一事，分奔各地。前歲漢口唐才常一事，則託勤王以謀革命，此間則託拒俄以謀革命，其用意與唐才常相似。而黨羽較密，編練尤嚴各語，尤堪詫異。國家養士數百載，自祖宗以來，深仁厚澤，姑置勿論。近年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偏災，無不立沛恩施，並行賑濟。頃者，亂離雖搆，而鄉會試亦不忍遽停。況本年於覆試以後，又創行經濟特科，國家待士既優，予以進身，又欲廣其登庸之路，凡在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而乃不思報稱，以言革命，似此則國家累何所負於該革命黨。前已飭蔡鈞、汪大燮，對於日本東京留學生舉動，務加詳察。各直省地方官，於留學生之返國者，亦暗爲防堵，遍佈耳目。昨復據袁世凱密摺內言：東京留學生若干人，編練數軍，希圖革命，其電該督臣之意，則又詭言俄患日深，求該督助其軍火，在日本東京各學生，便可至東三省與俄人決戰，情形叵測。就使本爲忠義，然距義和團之日未久，亦深虞其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四〇

有礙邦交，朕以爲該學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爲姑息，若蔡鈞、汪大燮於在日本東京留學生，時察動靜。地方督撫，於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獲到，就地正法。然亦須分別首從，不得誣陷善良，此爲朕萬不得已，保全國本，以固邦交至意，」云云。於是江督端方，要求日本政府，解散義勇隊。先生等計不得逞，義憤填膺，遂約隊員中志向堅定者，結爲軍國民教育會，會員有張溥泉、翁右鞏、葉清漪、薩訥坡、程家樺、陳定保、貝鏞禮、陳秉忠、胡景伊、周伯勛、王家駒、董恂士、鄭憲成等。組織愈益秘密，研究實行革命之法，分鼓吹、暗殺、起兵、三部進行。於是始由鼓吹時代，進於實行時代矣。清政府通緝主事者十二人，先生預焉。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意見書，即先生手筆，（意見書見附錄一）灑灑數千言，於民族主義，闡發甚詳。以性質屬於秘密團體，招收會員，概從嚴密，人數不多，咸能恪守規章，開會無定期，會場無定所，自癸卯成立起，至乙巳合併於同盟會止，迄未破壞。會員徽章，銀質圓形，大如墨西哥銀幣，正面鑄黃帝軒轅氏像，像係採自東京帝國圖書館。背面鑄銘四句曰：「帝作五兵，揮斥百族，時維我祖，我膺是服。」亦係先生手撰。該會成立後，推舉同志返國，分省運動起義，名曰運動員。黃克強、陳天華被派爲湘省運動員。先生及張溥泉、程家樺、蘇曼殊、董恂士等，亦先後回國，分頭進行。嗣後加盟於同盟會。七月後，約諸同志會於滬，發起國學社，編譯革命書籍，兼爲同志運動機關。

光緒三十年甲辰，（二十六歲）正月與劉季平、費公直等創辦麗澤學院於上海華涇鎮，招集同志，以養成革命基本人才，教習有黃灰培、陸達權、劉季平、楊杏南等。來學者多志士，如吳暘谷，其一也。吳廬州人，辛亥光復安徽死焉。麗澤學院，除對學生灌輸革命思想，鼓吹民族民權主義外，復注重精神教育，培養學生平等自治之能力。有特異於尋常學校者數端：（一）教習、學生、校役一律平等，相呼以字。（二）學生立自治會，舉糾察員，學生有過，由糾察員報告自治會開會公決之，教員不加懲處。（三）注重中國武術，每日操練拳棒。此皆先生當時所擘劃也。麗澤於四月間改組，遷至新馬路，延蔡子民爲總教習，陳鏡全爲學監，易名青年學社。秋間萬福華刺王之春事件作，詞連學生，學社乃解散。其時先生得黃克強、胡元倬、翁右鞏等電招，於五月間赴長沙，任高等實業學堂教務監督，並兼任明德經正二校歷史教習。時黃克強主講明德，教員張溥泉、翁右鞏等，皆老同志也。學生受師

門之薰陶，多致力革命，先烈李恢、唐鎔即實業學堂學生，寧調元即明德學堂學生，均先後殉國。又與黃克強、張溥泉、劉揆一、陳天華、楊篤生等立華興會，會員有吳祿貞、龍璋、宋教仁、周震麟、葉清濤、徐佛蘇、章士釗、胡瑛、柳大任、張通典、譚人鳳、王延祉、彭淵恂、蕭翼鯤、柳繼貞、彭邦棟、陳方度、何陶、蕭堃、朱子陶、任震、陳其殷、吳超激、劉道一等，公推黃克強爲會長，先生副焉。會衆詳細討論發難之地點及方法，以何者爲宜，僉謂如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取法法國大革命之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之發難於倫敦，事固直捷，但北京民衆身處警衛森嚴之區，受制於清廷淫威之下，思想未開，同志不易結合，恐難成事。不若發難於邊省，而使四方響應，今湘省革命思想，日益蓬勃，且有同以排滿爲宗旨之哥老會，會員密佈全省，苟能聯絡一體，乘機而動，不難取湘省爲根據地，他省起而響應，則光復神州，驅除鞑虜，可期有成。計既定，會衆四出奔走，分頭工作。先生與黃克強等，在長沙設秘密機關，假名曰林公館，曰旅湘俱樂部。先後加入華興會者有四五百人，以學界分子爲多。其革命方法，從聯絡哥老會入手，以劉揆一曾獲交於哥老會大龍頭馬福益，即界以聯絡會黨之責。哥老會黨徒，與華興會重要人員，均不直接，由劉介於其間，蓋防洩漏秘密，致妨大計也。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不下十萬人。於是密謀舉義，籌餉措械，佈置已備。預定十月初十日，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五路同時起兵舉義。是日適爲清慈禧太后七十萬壽，擬埋炸藥於長沙萬壽宮下，俟全省文武百官朝賀時，一網打盡之，乘機佔領長沙。不意馬福益遣人至瀏陽招集同志，瀏陽縣捕快冒充同志入會，於是秘密盡洩，機關被封，閉城大索黨徒。先生與克強適赴胡元倬之宴，未終席，聞耗散去。黃克強本寓湘垣紫雲園，是日避居耶穌教聖公會，由牧師保護出險，先生亦秘密離湘，馬福益等死焉。當時各同志通訊，隱去真姓名，而另以店號代之，先生之店號爲「乾大」云。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十七歲）任安徽高等學堂西史教習，因西史最易發揮，遂於政體之改革，民族之盛衰，益爲闡明，並擇學生之有志者，陰爲之演說革命，於是學生思想大進，致起風潮，不容於皖省大吏，遂去職。嗣任廣西潯州府中學堂監督，邀結同志，鼓吹革命主義，密謀進行方策，因是復見嫉於當道，不安於位。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二十八歲）任廣西龍州邊防法政學堂監督，兼歷史教職。乃爲學生講法國革命史，以灌輸民族思想。時鈕錫生任龍州將弁學堂監督，先生應鈕邀，暑假時爲陸軍兵教導團，演講歷史，藉以灌輸革命思想。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四二

。特爲編「中國歷代興亡史略」一二卷，全書精神，注重民族主義，聽者均爲感動。黃克強爲避人耳目，易名張守正，自桂林至龍州訪先生，密商秋間在桂林起事，不果，遂和約赴安南聯絡華僑，以圖進行。翌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遂與黃克強等有鎮南關之役。事敗，間道返滬。旋得楊篤生之邀，任神州日報編輯，以文字鼓吹革命。後楊篤生因黃花崗一役之失敗，痛不欲生，自沉於英倫，先生爲文遙祭之。（祭文見附錄二）嗣以肺病咯血，返籍家居養病。

宣統三年辛亥，（三十三歲）八月，武昌起義，奔走滬錫間，密謀響應。九月十三日與陳英士等光復上海後，先生即由滬返錫，在小異巷私第，密招同志錢鼎奎、吳千里、孫保圻、吳廷枚、張有誠、秦昌源、沈用舟、周銘初、秦慶鈞、侯惕承、高文、王師梅、吳浩、顧乃鈞、王傳律、孫雨蒼、余小禪、林子堅、蔡容、倪國樑、錢際香、寶魯沂、孫鳴仙、秦元釗、孫靜安、錢基博、許嘉澍、陳作霖、侯中柱、王劍潭、鄒家麟、曹滂、錢基厚、黃蔚如、顧彬生、吳憲陸、沈錫君、龔宜戊、顧介生等數十人漏夜計議，在錫起事。陰招敢死隊四百人，分佈四境，復結集商團同志爲光復團，聯合民團同志爲守望隊，策劃已定，待時而動。先是，無錫知縣孫友萼，金匱知縣何紹聞，聞武昌起義，決効死清廷，以抗民軍，偵知黨人將有變，除錫金兩署原有衛隊，及城防營、飛划營、太湖水師外，復調江防營駐錫，招募衛隊以自固。先生恐驟發難，係何恃兵頑抗，地方將糜爛。于是勒兵勿發，密遣心腹，誘說各營隊官劉秀寬等及其士卒，曉以大義，餌以厚資，令其歸誠，幾經波折，劉等始受命。先生虞其中變，萬一洩漏，掩城搜捕，則各同志無異甕中之鱉，生命危如墜卵，戎機必致貽誤。於是令其繳械以爲信，授以民軍符號，於學義時佩於臂，以資識別，布置既周，遂於九月十六日下午起義，誓師公園，慷慨演說，宣布約章三條：一曰不得爲不名譽之舉動，二曰不得乘機圖報私怨，三曰非至不得已，不得戮殺官吏，焚燬衙署。並布軍律，誅者六，賞者五，都十一條，口：殺戮無辜者斬，乘機縱火者斬，奸淫不道者斬，肆掠民財者斬，強行賒買民貨者斬，虐殺外國人焚其教堂者斬，保護外國人教堂及醫院者賞，保護商業者賞，捕獲奸細者賞，捕獲逃官及通吏者賞，捕獲匪盜者賞。誓畢。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華承德，被先生命，督率光復團敢死隊，進攻無錫金匱兩縣署，發槍示威，揭舉義旗。時清廷部衆，已陰受先生約束，棄械出降，於是兵不血刃，而無錫金匱二縣遂光復焉。邑人狂習故常，驟見更革，羣情

惶駭，乃草文詠衆，揭於通衢，略謂：「滿族竊據中國，逞威肆虐，已二百八十餘年，乃者武昌起義，薄海響應，將欲登斯民於衽席，振大漢之天聲，無錫爲泰伯端委之區，文物聲名，夙著南國，允宜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用舉義師，復匡茲邑，用仍漢宇之舊，而揚民族之光。」無錫夙號繁庶，輪轂輻輳，奸宄之徒，蠢然思動，遂令守望隊日夜巡行街市，保衛閭閻，先生運籌帷幄，目不交睫者數晝夜。故終是役，地方安堵，七鬯不驚，民感德之。事既定，建立軍政分府，設軍政、民政、財政、司法、四部；召集地方人士，公開會商，先生謂諸同志曰：「光復錫金，目的已達，地方善後，宜公之地方人士，軍府各部長，應推縉紳先生負宿望者任之，吾儕當謀進取金陵，北搗幽燕，以竟革命全功，始可示人無私。」血皆善之。遂推華承德爲軍政部長，裘廷樞爲民政部長，孫鳴圻爲財政部長，薛翼運爲司法部長。先生則率同志避去，謀舉兵北伐，嗣以軍府各部離立，責無所歸，四部長暨地方人士，羣謀有以專責任而一事權，遂舉先生爲錫金軍政分府總理，繼稱司令，統轄四部焉。此錫金光復之大略，錢基博著有「無錫光復志」，記載甚詳。時江陰砲台尙負隅，先生立籌二萬元濟之。派員說項，勸其投誠，乃得反正。旋江浙聯軍會攻金陵，鎮軍都督林述慶餉缺。又籌款助之。金陵既下，十一月初二日各省民軍代表開會於上海，先生亦赴會議，設臨時政府於南京，草組織大綱二十一條，舉黃克強爲大元帥，定五色國旗。嗣黃克強知孫總理已由美返國，不日抵滬，遂謙辭，請廢元帥名義。

民國元年壬子，（三十四歲）蔡子民至無錫訪先生，議舉總理爲大總統。總理於十一月初六日自美抵滬，定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即陰曆十一月十三日赴京就大總統職。元一日，先生得滬軍都督陳英士電，通知總統明日過境。接電後，漏夜籌備歡迎，車站懸旗結綵。總統專車，以學生軍爲前導，於元旦日上午九時蒞錫，各城門鳴砲一百零八響致敬，車停約二十餘分鐘，先生率屬登車晉謁，總統憑窗與歡迎人員及民衆一一握手，笑容可掬，狀殊欣悅，吾國改陽曆爲國曆，卽於是日始。南京政府成立，總理就任大總統，委先生爲總統秘書，仍兼錫金軍政分府司令。編練錫軍，令第二營營長顧乃珍，率所部開赴南京，出發前敵，國北伐。四月初，總理卸臨時大總統任，南北統一，政府北遷，遂回錫結束軍政分府。繼奉委爲無錫縣民政長，公開組織無錫同盟會分部，旋改稱國民黨，被舉爲部長。綜先生光復錫金一役，治軍施政，卓著勤勞，於建設方面，尤多勛績，如建忠烈祠，以祀革命先烈。關馬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四四

路，曰漢昌路、光復路，闢新城門，曰光復門，以利交通。創圖書館，購置書籍，以濬民智。擴充公園，以娛民衆。設孤兒院，以卹孤寒。築菜場，以整市容，任勞任怨，不畏艱鉅，實開各縣新事業之先河。以上各項建設，需費甚鉅，辛亥秋，清廷提督張勳，負嵎金陵，秘密派員至錫購軍米，圖抗民軍，事爲先生偵知，乃截留之，撥充新事業經費。故當時建樹雖多，毫未動用國稅及地方公款。癸丑失敗，先生被逮下獄，張勳乘機修舊怨，籍沒其家，實本於此。

民國二年癸丑，（三十五歲）四月，先生北上，任國務院稽勛局審議員，專任江蘇革命勛案審議之責。因袁世凱敵視國民黨，於六月回南，赴滬訪謁總理及黃克強等諸同志，商議討袁事。先是，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及不經參議院決議，擅借外債，蓋已露帝制自爲之意，總理及黃克強等，亟思有以挽救之，遂有南七省約期獨立之舉。當先生在京時，袁氏派探監視，借邊居名才身離京，親友中無一知者。七月二日，李烈鈞在江西首義，總理命甯方軍界同志舉兵應之。於是先生及黃克強等，赴甯召集同志，會商於李相府。七月十五日清晨，由陳之驥、章木良、王允恭、洪承點等率兵進鄧督府，請程德全通電獨立。程諸諾允承，遂傳檄四方。南京既下，衆以無錫紹滬寧中樞。地當衝要，不可無人主持，推先生回錫，謀響應，先生抵里，夤夜召集同志發難，縣知事嚴偉，棄印去。翌日後赴甯，晤黃克強、章木良共商大計。黃章慮乏餉，任先生爲討袁軍江蘇籌餉處處長。但邑人以地方不可無主，力促其歸。先生爲兩全計，又思就無錫爲籌餉之根據，遂於七月十九夜回錫，翌日接縣事，布防籌餉。時前方軍事，正在緊急之秋，餉糈匱乏，黃克強屢電迫促，先生籌措鉅款，源源接濟。時第九師師長冷適，在徐州前敵，與袁軍戰不利，二十二日徐州失陷。而上海海陸軍，又被袁氏收爲已助，鉅惕生數次攻取兵工廠，均不得手，於是滬甯之交通斷，而先生猶思藉無錫勉撐危局，但程德全通款袁氏，設都督行轅於上海。蘇軍政司長盧世儀，及第二師師長朱熙，固騎牆之流，陽交民黨，陰通袁氏。先生坦然不疑，遂及於禍。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先生在署披閱公牘，飛划第四營管帶湯麗柯，遣弁相邀，僞云抱小恙，不能親來，有要公待商。時無錫四鄉，盜匪蠢動，先生本欲晤湯。至時，湯列隊以迎，肅先生下船，隨令解維，鼓輪疾駛，乃以密函出示，略謂：「奉程都督令，秦毓蓀種種擾亂治安，若即押解來蘇，聽候究辦」云云。爲國犧牲，本先生素志，遂慨然就逮，向湯索紙筆作書，一致邑署同僚，告以被逮

事。一致過夫人，令其勿悲，善事老母，並囑勿以真相上聞，致太夫人驚恐，家事則絕不提及其待者根大在旁泣不可仰。先生勸之，笑其不學，然亦嘉其有天良。時天氣酷熱，煤炭染身，汗出如漿，先生絕不以爲苦，曰：「耐此須臾，便登樂土矣。」路過楓橋，見風景如昨，笑語湯曰：「十年不到，此行特來作別。」七時抵胥門，乘肩輿入水警總廳，押入營倉。坐頃之，有兵士數人來，先生思此殆謝世時矣。適有一蚊噬肩，任之不顧，蓋先生以爲不久且與此身作別，搔之何爲？士卒入室，搜索其身，移押巡邏隊長室。隊長甚優待，並致歉意。謂先生曰：「廳長不在此，誤令先生入營倉，今請在此下榻。」先生自分必死，索紙筆。盡一夜之力，記「三十五年自述」一文，留示後人。上海各報，戴先生被逮事甚詳。翌日，另遷一室，庭有巨楊，綠蔭滿院，柳枝搖曳，日光疏漏。室中置床一，方桌一，椅二，紙筆各一。自七月二十八日被逮，至九月九日定讞移入陸軍監獄，凡四十三日，先生即拘留於此室。日讀王陽明等集以自遣，按日記「被逮日記」，有所見，則條錄之。茲摘錄數則於後，以覘先生之學養。

余自日本回國，無日不在紛擾中，放心已極，則此數日，覺寸衷稍有歸來，倘能長囚於此，藉可修養身心，至有益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之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試觀今日世道人心，尙有正人君子容身之地乎？不適天演，自當淘汰，所痛者，禹域甸甸，將有陸沉之憂耳！

格物之格，陽明解作正字，余不能無疑。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致知格物也，即知行合一也。

拘囚所以奪其自由，然此特就其體魄一面言之耳。人之生也，合靈魂體魄而成，拘囚祇能奪其體魄之自由，斷不能奪靈魂之自由。逐體魄之慾者，故以拘囚爲大苦，倘知吾身尙有靈魂在，從此在靈魂上用功，則正爲進德之機。文王演易，司馬成史彼何人，我何人，何自棄乃爾！

大學格物有數解。司馬溫公訓爲扞格之格，尤精確。格物者，即不動心之第一層功夫也。故大學格致之功夫，先於誠正，不獨儒家爲然，即佛耶二家，亦何獨不然。蓋靈魂體魄相合而成人，以體魄言，則人各一體，顯分彼我，以靈魂言，則萬物與我無不同也。宋儒所謂性，所謂天理，皆從靈魂上發生。所謂情，所謂人欲，皆從體魄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四六

上發生。聲色貨利，皆體魄所需也。以體魄爲重者，知有我，而不知有人，爭奪戰殺，由此而生，是謂小人，以靈魂爲重者，萬物一體，卽我卽人，不生不滅，無愛無憎，是謂至人。天人交門，天不勝人，心爲形役，終日營營，是謂常人。自由有界，發而中節，終於治平，始於格物，是爲聖人。小人有己無人，常人重己輕人，聖人推己及人，至人則無我無人。要之皆體魄靈魂之作用也。人品之高下，世運之污隆，胥視此以爲衡。人人以體魄爲重，斯爭端起而殺機興，是謂擾亂之世。人人以靈魂爲重，則天地位，萬物育，皞皞熙熙，是謂太平之世。所謂大同也，極樂世界也，烏託邦也，無政府主義也，今日雖爲理想，後世必有行之者。何也？學問日進，德性日高，人格日趨於上，靈魂之學，日益發達，則今日尊之爲至人者，他日卽爲常人矣。當此時也，則政治法律，無所用之，庶幾其大同乎？

天下不平事，莫甚於貴賤貧富之懸殊，不平則鳴，而革命起焉。政治革命者，所以平貴賤之階級也。社會革命者，所以平貧富之階級也，必也人無貴賤貧富之分，始得謂之平等，吾國今日方在政治革命時期，若歐美已進於社會革命時期矣。不知更閱幾何年，歷幾何世，方能臻於平等之域也。

余年今年三十五歲，適同陽明入獄之年，陽明悟道於龍場驛，余試問入獄來有所得否？能無婉死。

吾觀今日中國，不患無政治家，而患無學者。政治家足以支一時之危局，學者足以振累世之頹風。風俗人心，立國之大本也。中國有心人，盍從此加之意乎？

格物致知，朱王異說，竊謂晦菴之說，歸納之學也，陽明之說，演繹之學也。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天下本無真是非，今世之所謂是非者，皆成敗之見也。一大吠影，百犬吠聲，人云亦云，遂成輿論，是之謂蚩蚩之氓。

九月七日下午，開軍事裁判，先生侃侃而述，毫無顧忌。判處二等有期徒刑九年。經程德全電呈袁世凱復核，（電文見附錄五）至九月九日下午，北京復電至，遂移入陸軍監獄執行。張勳任江蘇都督，復籍沒其家。於是全家蕩析離居，二母憂思成疾，其繼母過孺人，病中聞耗，卒致不起，此時情景，非人世所堪。先生獄中得句云：「析聲敲斷還家夢，燈影獨窺憐母心。」又云：「反省寸中無愧怍，幽居斗室亦逍遙。」被逮後，地方人士，及海內知

交，函電交馳，奔走營救。並有先生素不相識者，亦爲先生呼籲奔走，可見人心猶未死也。

民國五年丙辰，（三十八歲）在蘇州獄中，讀莊子三年，成書二卷，名「讀莊窮年錄」。稿凡三易，至八月脫稿。是年袁世凱死，政府特赦政治犯。先生賴總理及黃克強、吳稚暉、張謇諸公代爲籲請，於十月十二日出獄，即舊曆九月十六日，先生光復無錫之日也，亦云巧矣。翌日返錫，赴車驛迎迓者甚衆，三載幽居，始克昭雪，同志咸爲額手。吳稚暉、張謇泉相繼至錫慰勞。先生旋赴滬謁謝總理，並訪晤諸耆舊。時總理方治事書齋，聞先生至，離座笑顏出迎，握手謂先生曰：「闊別三年，知君爲國受縲紲之苦，君其不朽矣，國事大可爲，幸各勉旃！」傾談移時，總理送至門外而別。

民國十三年甲子，（四十六歲）國民黨改組，江蘇省黨部成立，中央選任先生爲省黨部執行委員，往來錫滬間，密策各縣秘密工作。九月二日齊燮元，盧永祥交閤，時江蘇在軍閥淫威之下，不能公開活動，先生與葉楚傖、鈕惕生、柳亞子、陳佩忍等，發起江蘇民治建設會，及江蘇自衛團，爲國民黨在江蘇之根據。十一月十七日總理自粵抵滬，先生謁見於莫利愛路私第，談甚歡洽。

民國十四年乙丑，（四十七歲）三月十二日總理薨逝。先生在錫發起追悼會，於四月五日在江蘇第三師範學校禮堂舉行，各界到者數千人。時內地民衆，對國民黨尙無認識，先生欲藉追悼會，以喚起無錫民衆對本黨之信仰也。

民國十五年丙寅（四十八歲）三月十一日赴寧，參加總理陵墓奠基禮，及逝世週年紀念。兼與諸同志商討國事。

民十六年丁卯，（四十九歲）二月二十日應張謇、何亞農之招，赴滬商議本黨反共事，旋以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僕僕滬錫，密謀響應。三月二十一日，北伐軍抵錫。二十二日承縣黨部及民衆團體推舉，任無錫縣政府政務會議主席。又承十四軍軍部，委任爲無錫縣縣長，此爲先生第三次任無錫縣長。適值兵事倥傯，共黨搗亂暴民蠱起，四鄉焚舍劫掠，民不安枕，遂誅其首要，釋其脅從，解散共黨把持之農民協會，四鄉旋救平。先生就事時，共黨把持地方，操練黨務，勢甚披猖。先生陽與周旋，而陰實防範之，當時用心之苦，用力之艱，有非局外人所能盡喻。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四八

者，而地方元氣，卒賴保全不少。秋間因病辭職。

民國十七年戊辰，（五十歲）三月十八日接奉江蘇省政府委令，署無錫縣長，二十二日接印。此為第四次，與去年接事同日，就任之初，四鄉共匪肆虐，恣意焚殺，被害者畏其報復，匿不以告，鄉民蕩析流離，岌岌不可終日。于是籌款購械，編練公安隊，嚴密搜捕，迭獲首要，置之重典。又以匪類此剿彼竄，不易撲滅，乃令各鄉組織自衛團，平時各駐本鄉，維持治安，遇警則各鄉聯防，互為聲援，果然收效至速，匪勢頓戢。東北鄉如查家橋、安鎮、南石園、斗山等處，向為匪藪，至是亦告肅清。抗租抗糧，謠傳雖盛，均未實現。然身為怨府，匪黨銜之刺骨，縱火焚其戶舍。復遣人狙擊之，八月九日，先生自署返家，有暴徒陳采蘭，預伏道左，擲一炸彈，未中，而陳反自傷斃命。建設方面，則為改正光復門，（緣民元關門時人主張，橋與門不宜正對，當從其議，後車馬出入，常有衝突，先生深悔之，此次改正，所以補前失。）重建北吊橋，鋪築通惠路，闢南新路，添鑿自流井，較準斗斛，使歸劃一，此其犖犖大者。又重修忠烈祠，以祀江蘇革命諸先烈。民元在錫金軍政分府司令任內，奉政府令，改淮軍昭忠祠為忠烈祠，民二討袁失敗，忠烈祠廢，十六年復任縣長，始恢復之。十七年十月七日修葺落成，舉行祀典，趙烈士聲列首位，嗣因體力日衰，邑政限於經濟時間，不能盡量發展。迨省府改組，民廳易長，同志去而道義孤，遂稱病辭職，呈再三上，始邀准，遂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去職。計在任九月餘，安良除暴，撫輯地方，頌聲載道。先生從此杜門息影，不復談天下事矣。

民國十九年庚午，（五十二歲）四月七日中央常務會議議決任先生為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會員凡二十一人，先生每逢開會，必赴京出席，對於編集往昔革命史實，補闕正謬，獻替甚多。

民國二十年辛未，（五十三歲）江蘇省政府葉楚傖主席函囑擔任募集中央黨部建築費事，募得一千八百餘元，彙解中央。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先生以肺炎卒於無錫里第，春秋五十有九。（註五）

浙江寧波光復，推劉詢為軍政分府都督。

杭州光復後，寧波人心惶惶，本日正午，民軍統領盧志學，聯合民團佔領道署，由保安會推舉協統劉詢爲中華民國寧波軍政分府都督，對外宣言以光復大漢，改革政治爲宗旨，禁止：（一）拆毀教堂及外人住宅，（二）損傷外國人及本國人民，（三）拆毀公共局所及學堂，（四）縱火圖搶，（五）姦淫擄掠。（註六）

清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再請大赦黨人，速停戰事，並嚴劾在漢口焚殺淫掠之清將領，清廷優詔嘉勉，命其儘速赴晉，就署理山西巡撫之任。

電寄吳祿貞曰：

「電奏悉，所陳各節均中肯綮，數日之間，招撫晉省混成一協，巡防隊二十餘營，尤見謀勇兼優，深堪嘉尚。所請大赦革黨，速停戰事兩節，已兩次明諭，開除黨禁，並開放黨人，准其按照法律改組政黨，以作國家之用。前敵軍隊亦令停進，並諭各省統兵大員剴切布告，妥速安撫。現在陝西亂事未靖，山西省外各州縣亦有警耗，正賴該署撫坐鎮其間，妥籌招撫，先靖西路之亂以固根本。至於鄂事，前據袁世凱電奏，已向武昌宣佈德意，勸諭解散，本日又簡張紹曾爲宣撫大臣，派員分頭勸導。湖北爲該署撫桑梓之邦，著即函電鄉人，共相勸勉，力維全局。所稱官軍在漢口焚殺淫擄各節，已有旨飭袁世凱查明按律治罪，並詳查人民損失財產，出國家一律賠償矣。」（註七）

清廷釋放謀刺攝政王之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並命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遣。

汪兆銘、黃復生等憤迭次起義失敗，欲殺滿清親貴以雪恥。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冬潛赴北京，設「守貞照相館」於宣武門外，選定攝政王載灃爲目標。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夜，所埋攝政王必經甘水橋下之炸藥被警察發現，於三月七日將兆銘、復生等逮捕，判處終身監禁。至是清廷爲收攬人心，命將汪兆銘等釋放。諭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六日

八五〇

「法部奏：黨禁既開，擬將監禁因犯政治革命嫌疑入犯，請旨悉予釋放，並鈔錄親供呈覽摺片，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均著開釋，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委。」（註八）

清廷從袁世凱請，著張勳充會辦南洋軍務大臣。（註九）

清廷命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候補侍郎端方，於岑春煊未到任前，暫行署理四川總督。命陸軍第十一協統領官李純充陸軍第六鎮統制官，並賞給陸軍副都統銜；命陸軍第四十協統領官潘矩楹署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官。（註一〇）

按：清廷於十四日以吳祿貞署山西巡撫，十五日授張紹曾爲長江宣撫大臣，本日乃命李純充第六鎮統制，潘矩楹署第二十鎮統制，吳、張二人之兵權予以正式解除。

梁啓超自日本返國。

保皇黨人梁啓超，本日由日本乘天草丸返國，行前三日特致書徐勣（君勉），說明其活動方針，在於「和衷、慰革、逼滿、服漢」八字，略曰：

「禁既解，此行掉臂，而前更無險象，前所布畫，亦有不能行者。今收功將半，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頗出意外也。惟撥亂反治之大業，終未能責諸旦夕，非躬赴前敵，難奏全功，幸資政院已握一國之實權，而議員大半皆同志，僕此行必當有所藉手也。和衷慰革，逼滿服漢，大方針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餘俟到京後續報。」（註一一）。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二三三至二三四。

註二：同註一，頁二四一。

註三：同註一，頁二四三至二四四。

註四：錢基博「無錫光復志」，匡復篇第一，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五〇〇至五〇一。

註五：「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九〇六至九一七。

註六：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九月十八日、九月二十六日新聞。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三，頁三十。

註八：同註七，卷六十三，頁二十七。

註九：同註七，卷六十三頁二十八。

註一〇：同註七，卷六十三頁三十二至三十三。

註一一：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二四至三二五。

十七日（十一月七日） 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死難。

清第十二協統周符麟、標統馬惠田受軍諮大臣載濤收買（一說係袁世凱所主使），於本日晨一時，刺殺吳祿貞於石家莊正太車站，吳部副官周維楨，陸軍部科員張世膺亦及於難，孔庚、朱鼎勛等走山西。吳部潰散，晉軍都督閻錫山收祿貞屍，西運太原。

按：吳祿貞之死，使北方革命運動失去領導，燕晉聯軍合力阻袁世凱北上計劃不克實現，破壞第六鎮第二十鎮夾攻北京策略。雖僅延遲滿清數月滅亡，而與袁世凱個人權位關係甚大。倘祿貞不死，計劃得以實現，則袁氏奪取政權之陰謀無從實現，此後中國之政局亦將大不相同。

「閻錫山早年回憶錄」記其與吳氏密議共覆清室經過甚詳，惟謂吳之被刺，係清廷以銀二萬收買所部協統吳鴻昌所圖，不同於一般之記載，其言曰：

「我正與諸將領及幕僚人員集議如何迎擊清軍進攻，忽有清軍第六鎮統制（師長）吳祿貞將軍之參謀周維楨君持吳函來見。吳將軍給我的信，開首說：『公不崇朝而據有太原，可謂雄矣。然大局所關，尤在娘子關外。』繼又說：『革命之主要障礙為袁世凱，欲完成革命，必須阻袁入京。若袁入京，無論忠清與自謀，均不利於革命。望公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七日

八五二

以麾下晉軍東開石家莊，共組晉燕聯軍，合力阻袁北上。』吳祿貞將軍爲士官同學，惟較我早四期故前未之識，但我深知其歸國後，積極致力於革命工作，故當時即擬以同意復之。但我的幕僚人員則以爲應防其詐，我說：『豈有騙人的吳祿貞麼？』他們都說：『今清廷勢力尙屬完整，不能不加防範。』於是決定先與吳軍合殲旗軍，以清晉燕聯軍之障礙。當託周維楨君建議吳將軍先令旗軍攻固關。晉軍擊其前，吳軍擊其後，旗軍殲，晉燕聯軍之舉自可實現。

從周維楨君的談話中，知道在太原起義之同日，駐灤州清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同藍天蔚馳電清廷，促請立憲，並削去皇族特權，組織責任內閣。清廷深懼灤軍兵臨城下，一面令資政院起草憲法，對張等傳令嘉獎，一面派吳祿貞將軍赴灤宣撫。張、蔽、吳同爲士官同學，且志同道合，吳將軍乃在灤軍中鼓吹革命，全軍爲之感動。比得悉清廷令第六鎮軍攻晉，乃疾返軍次。始欲隻身入京，籲請清廷正視大局，延緩攻晉，繼慮恐因灤事被執，乃詭以招撫晉軍入告，清廷雖疑其不誠，然卒以山西巡撫授之，冀以爵誘。殊不知革命志士只一義，非利祿所可動搖，清廷此一任命正給吳將軍一個聯晉覆清的護符。

周歸後，我復使當時擔任參謀職位的士官同學仇亮促吳進兵，並在電話中與吳開玩笑：『將軍爲巡撫所動了罷！』吳回覆我說：『這是那裏話，我們應該當面談談，共罄所懷。』於是我們就約晤於太原石家莊問之娘子關。吳將軍於九月十四日（太原光復後六日）偕旅長吳鴻昌，參謀何燧依約而來。吳與我談話中，述及袁世凱所練六鎮新軍，除第一鎮爲旗人，第六鎮爲吳部外，其餘統制，皆爲袁之私人，清廷雖忌袁，此時又必須用袁，故九月十一日宣佈攝政王載灃退位，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罷黜，十二日即授袁爲內閣總理大臣。袁一入京，則六鎮新軍爲袁用，即爲清廷用，吾輩欲成大事，必須阻袁入京。我對他的看法，立即表示贊同。當時因吳將軍只帶少數參謀人員進入山西革命軍防線之內，充分表示他的誠意，於是我的幕僚人員亦均釋其疑慮，不再堅持先殲旗軍的條件。我遂即決定派一個混成旅至石家莊，與吳將軍所部合組晉燕聯軍，吳任都督，我任副都督。臨別時吳問晉軍何時開動，我說：『第一列車隨公而後即開。』

吳將軍返石家莊後，以車站票房爲行轅，夜與其參謀周維楨，張世膺治軍書，忽有人入，以賀問晉巡撫爲言，

槍擊中吳要害，周、張兩參謀亦同遇難。時爲九月十六日午夜，實乃十七一早時。晉軍先頭部隊第一營，由劉國盛率領，於斯時甫至，驚悉吳將軍被刺，且見石家莊秩序大亂，乃原車返晉，並拆毀鐵路十餘里，以斷追路。當時在吳部之同盟會友隨晉軍來歸者，有孔庚、王伯軒、倪晉祥、李敏之諸君，據他們說：吳將軍之死，乃清廷以二萬兩銀子買通其部下吳旅長鴻昌所圖，與一般所傳刺吳將軍者爲周旅長符麟徵有出入。

此一意外禍變，使我們阻袁入京之謀成爲泡影，飲恨之深，實非言語可以形容。而吳將軍之英俊豪爽，肝膽照人，料事之確，謀事之忠，在娘子關之短短一會，在我的心目中永遠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爲表彰其壯烈精神，特於民國二年（公曆一九一三年）發起鑄銅像，建石碑，撰文表於成仁地點以紀念之。」（註一）

又據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記吳祿貞被刺經過甚詳，惟言因吳與載濤交誼厚，決非載濤所主使。其言曰：

一在清政府方面，所有舊派對於吳敵視，不自今始，而新派則利用之以打擊舊派，亦非真心合作也，其奏報督師進剿，實即雙方聯洽，托詞撫慰，中央惶恐，授以山西巡撫，並令其迅速接任，蓋欲其西進太原，以解除京漢中段威脅也。（哈漢章云）自燕晉聯軍公開宣布，截軍械，劫廢昌，扼制京漢鐵路。袁世凱新任內閣總理大臣，在漢口前線不敢到京，於是用暗殺手段，（陳夔龍夢焦亭雜記：爲項城遣人暗殺。）以重利啗其舊部周符麟下手。周符麟者，第六鎮第十一協統領，被吳撤職，易以吳鴻昌，因此懷恨，久思報復。周東北人，吳在延吉時，馬即跟隨吳，吳頗信任其人，故令其爲衛隊長，狼子野心，吳不知也。至是（十五日）周到石家莊，到後不謁見吳，即與馬惠田等約集軍官開會，引誘軍官，何遂報告吳：「危險要警惕」。吳態度仍安詳說：「我有何懼」，不知彼等以銀三萬兩給馬密令其行刺也。十六日夜十一點多鐘，吳正與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在車站辦公室批閱機密文牘，馬惠田帶同參謀夏文榮、隊官吳雲章、排長苗得林等四人進見吳。客廳外是一個小院，馬說：『來向大帥賀喜』，打千下去，就從衣服下拉出槍來一槍。吳一看不對，一手拉出槍，從窗口衝到小院裏，跳上牆。馬等連擊，吳腿中彈跌下同擊，馬等向外跑去，吳在後面追。走到牆外，伏兵起，頭部中彈倒地死，並喪其元。（以上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七日

八五四

據何遂日記）張世膺、周維楨同時殉難。

時吳祿貞爲第六鎮統制，駐保定，吳在北京，不常到保。太原事起，吳到石家莊被刺後，據其參謀張厚琬告我：其時正辦秋操，第六鎮步隊第一標（標統吳金彪），開赴永平。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二十日接吳自京電：『將秋操步隊一標，又編礮隊一連，開赴漢口，自永過保，不下車即開行。』二十三日又接電：『前議作罷，改編一混成協，由協統李純統帶往漢，蔭昌督師同時開拔。』九月初八日山西巡撫陸鍾琦遇難，山西獨立。在保定一協開石家莊防堵，原協統周符麟撤職，以標統吳鴻昌（徐州人）代理協統，以副官長曹某（似是曹進，湖北人。）代理標統。吳即親到石家莊，中央抽派京旗第一鎮之一標到石家莊，歸其調遣。吳軍與晉軍對峙於娘子關，十四日吳署山西巡撫，吳與山西交涉停戰，至滑驢嶺，約晤革軍參謀長仇亮（是約晤閻），交換意見，山西開出兩營，聽吳指揮。其時袁世凱已督師，吳電軍諮府：『北軍焚燒漢口，大失民心，前方將領，實任其咎，主張南北停戰。南方不聽，自告奮勇討伐，北方不聽，斷其後路』云云。此電袁極恐慌，又有一列軍軍械自京運漢，吳於中途截留，更爲各方面所震駭。九月十六夜，吳在車站辦公室，與秘書周維楨、參謀張世膺、及余（厚琬自謂）討論軍事，書記某送來軍諮府轉灤州張紹曾電奏各件。閱畢即交書記帶出，此書記倉皇同跑，鎗聲四起，余趕至辦公室門外探望，故得避出。後至英美烟草公司樓上（距車站不遠），一夜鎗聲不息，天明始停。余自烟草公司外出，遇其馬弁，言統制已遇害，至車站吳屍體仍在辦公室，用毯覆之，據言已喪元矣。周維楨死在辦公室，張世膺死在站台旁。是夜之變，亦由吳平日看事太易所致。當其接第六鎮時，總以爲原鎮腐敗，本人又常在北京，偶至保定，少駐即去，又未調選得力之人。即此次車站辦公，在左右者，亦係原鎮中兵士若干人，聽其呼喚，並未有親信衛隊任保護之責，故有十六夜不幸之事云云。

吳祿貞之死，有言係軍諮府員勒載濤主使者，其第二廳廳長馮耿光與吳交厚，我詳詢之。馮言：『綏卿（祿貞之死，非由濤只勒，至主使何人，今日不能奉告。』嗣於民國七年馮在京，我又詳詢之，馮始言：『濤於綏卿、寶熙（良弼）均好，袁之起用，以爲亡清必衰，屢次密議如何剷除之方法。袁南下督師，山西變起，私擬以吳所統第六鎮扼京漢鐵路中段，阻袁北上。吳意則在剷除袁之勢力，帶兵進京，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徐觀其變。在到山西以

前，曾於某日夜車秘密去灤州，與第二十鎮張紹曾接洽，當即折回北京，到軍諮府與籌計議數時之久，余（馮自謂）復偕綏卿同車到其宅中，密談多時，彼之腹稿，謄與資臣亦不能盡知，但倒袁則相同耳。當夜，吳去保定，逕往石家莊，一依其原定計劃而行。吳袁素來敵視，自與晉軍妥協，又截留軍火，以袁老於事變，豈有不知。其時協統周符麟原六鎮舊人，與吳本不相愜，又因撤職懷恨，於是密令其下手，故有九月十六夜之事。綏卿被刺電到京，籌大綱計劃失敗，謂為濟主使者非也。總之辛亥之役，吳果布置就緒，整旅入京，中樞皇皇，立時瓦解，倘其成功，決非如袁到京後之局面。至資臣則係宗室，對於惡勢力之剷除，由新派人握得新政權，以造成新中國，與綏卿完全相同。而其於保全清室條件下，以達到此目的，則吳不盡同，亦不能明言也』云云。（註二）

吳祿貞者，湖北雲夢人也，字綏卿，雄傑有大略，自少時學兵法，志趣殊常。年十八，以兩湖總督張之洞命，赴日本，習為騎將。會清德宗以義和團啓釁，八國聯軍問罪，隨太后西走長安。祿貞在日本，聞之奮起，約結死士，潛歸國，曰：『時哉不可失』！默相天下大勢，自以楚產，悉江漢間情勢，謂：『夏口兵衝要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南北二陸，有如繩直；一旦驟有變，則河洛震驚，南服均阻。又其人剽輕易發怒，可劫以起事。』日夜招致，事敗，多死者。祿貞以親從四五人走大通，乏食無所資，則劫大通釐局，得千金以散親從，而變易姓名，間行，復東渡留學，既而返國，之洞則以為將弁學堂教習。數慷慨言當世事，積忤大吏，置不省，然名字漸起。長沙黃興謀用湘獨立，函要祿貞與計事。祿貞既不得志於鄂，頗思有事於湘，立赴召，為籌畫方略。時清廷懲於屢敗而建新軍，設練兵處於北京，函電相促，祿貞辭不往。其徒有勸之者，謂：『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殷。不若乘機進用，攬北方兵柄，伺隙而動，入虎穴，得虎子，斯其時矣！』遂行，抵京，授練兵處監督，以所志學教督後進，播布各軍。

陸軍部尚書鐵良，夙材器祿貞為人。然察其心神映映有異意，遇事齟齬，俾不獲竟其志。祿貞則以其間周歷蒙古、陝、甘按視邊兵，體察形勢，而放言高論。陝甘總督升允聞之，大惡，以聞於朝，欲中祿貞以危法。禁衛軍統制良弼故友善祿貞，在北京營救，得免。既而延吉兵譁餉而譁，日人出兵以臨圖們江，邊庭震驚。清廷索撫邊者無應，不得已，仍起祿貞幫辦延吉邊務。祿貞單騎抵延吉，計軍實而申敵之，曰：『無餉而譁，吾不以為汝曹罪。汝

曹爲國家致命疆場，國家矜念之不暇，何心饑汝曹。顧不得食，主者過，非國家不念汝曹！吾能食汝曹，速安輯，毋得違吾命，取戾！」驕兵悍將，環立而聽，範我馳驅，無敢動者！日帥聞之，爲却軍三十里。祿貞則造謁，往復論說，卒有以屈日帥，使認延吉爲中國領土。督辦慙於見絀，而嫉祿貞擅其功。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惜祿貞才，百方解護，檄調奉天幫辦軍務。日帥聞祿貞去，復進軍迫延吉。督辦不羞告警，而祿貞奉命督辦延吉邊務，銳力振新，邊人賴之。時爲光緒三十二年。在邊三年，百墮俱舉，而刊有延吉邊務報告四冊，則其客江陰章鍾祚克輯祿貞在邊之書牘也。回京，補副都統，派赴德、法觀操。返，出爲保定第六鎮統制，惟良弼實薦之。

良弼，字寶臣，滿洲人，以禁衛軍統制而參議軍諮府，軍諮府大臣僞爲謀主者也。願與陸軍部尙書蔭昌不協，而睚於祿貞。祿貞與良弼同留學日本，相好也。願祿貞頗倜儻不羈，而良弼則禮法自繩。祿貞喜言革命；而良弼必折之，往往面赤聲嘶，持不下。然意氣相投，祿貞亦睚於良弼以自全。獨自以漢人，而良弼非我族類，又素相知，意得柄必相傾。願良弼薦以爲保定第六鎮統制，而意不能無虞，而躍馬相過，謂：『吾兩人爾汝如兄弟，如携手練兵以禦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爲。尊主庇民，何必革命！』祿貞唯唯。既送客，而馳書以告友人無錫廉泉曰：『識時務者爲俊傑。以寶臣之英雄，而不識時務，不過不忘己之爲滿人爾！』然亦不嫌於種族革命之說，而力斥排滿，以謂：『種族革命之說大昌，將授滿人以間，蒙、回必合滿以角漢，兵連禍結，邦分崩離析。滿人宴安，久不習兵，而蒙、回則善鬥輕生。以漢人倒滿，無不勝；以漢人角蒙、回、滿，則無不敗！黃克強生長南方，而未遊河朔，不解此也！』良弼與廉兄泉結爲弟，呼以大哥；祿貞則因良弼之呼以爲呼，意趣不同，而各有陳說。泉則一與之爲亡町畦。而祿貞既蒞第六鎮，殫精訓練，期成勁旅以扞京畿，撥其根株。時黨人用新軍之謀漸洩，蔭昌夙知祿貞之才也，恐與黨人連，或起據肘腋爲變，不能制，尼之，鬱鬱無所施。至辛亥八月，黃興以第八鎮協統黎元洪起兵武昌。祿貞既見厄於蔭昌，不得逞，而自請督師赴鄂，思南宋李綱、岳飛，僉謂鄂岳地勢建瓴，終爲天下要害，欲乘勢合兵以瀕前敵。蔭昌知祿貞終不爲清廷用，陰沮於戴鴻慈曰：『祿貞武烈過人，倘資之兵使去，是縱虎出柙也，一旦有變，不可復繫矣！』戴鴻慈然其言，不許祿貞請，以蔭昌督師，而令將第六鎮兵從。祿貞懼蔭昌之以法誅，則辭以疾。

附錄：

一、錢基博撰「吳祿貞傳」

既而灤州軍聯名要求立憲，勢甚亟。清廷知祿貞得將士心，電令往宣慰。祿貞馳抵灤州，召將士，曉以大計，謂：「蔭昌傾北京兵南征武昌，諸君倘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備，可無血刃而定。然後綏靖士民，易置帝政，而傳檄東南，釋甲戢兵，天下事大定矣，奚以立憲爲！」皆謹應曰：「諾！」乃電奏安堵，弛北京備。而密部署諸將，以灤州張紹曾所部第二十鎮爲第一軍；奉天藍天蔚所部爲第二軍；新屯盧永祥所部爲第三軍；會師豐台以逼北京。會有與議者，馳北京告變；密調灤州火車抵北京以阻祿貞運兵。會山西太原軍變，遙應武昌。載濤遽檄第六鎮留守兵，攻娘子關。祿貞在灤州，聞保定兵發，曰：「吾勸諸將襲北京，而所部攻晉，吾何面目在此與諸將相嚮乎！」一逕赴石家莊，叱停戰。而身入娘子關，與晉軍媾和。令出關運第六鎮兵輜重以足軍火，而電告清廷曰：「無遽晉虞！晉軍已受撫矣！」奉諭旨，授山西巡撫，促令赴任。未幾，其帳下小將馬惠田突以手槍擊祿貞仆，割其首，持奔北京，時辛亥秋九月十七日也。偕死者二人；一參謀張世膺，與祿貞室鄰，聞槍聲，走視；被刃死。一副官閻維楨，亦赴救祿貞，遇害。祿貞性坦直，不疑人，將兵十載，吏卒深夜入見，未嘗陳兵衛，故及於難。

祿貞能爲詩，感時撫事，隨口吟唱，如不經意，而清音麗句，觸緒紛來，味美於回，往往有在悵惘不甘中者。顧不自檢拾，稿多散佚。及其死，廉泉爲蒐所存，付廉夫人吳芝瑛，寫定吳烈士遺詩上下二卷，而屬同縣錢基博爲之傳以冠於篇。

錢基博曰：吾聞之廉泉，廉泉聞之寧河王照，謂以祿貞材武，宜若可以有爲！曾憶甲辰在京師，偕祿貞飲酒座。酒酣，祿貞顧座大言曰：「諸公猶憶庚子夏，皖盜劫大通鹽局事乎？亦知盜爲誰某乎？」聲震四座。座客駭愕，無應者。祿貞右手舉酒滿杯，左手自指鼻尖語曰：「不敢欺！我也！」揚杯飲，一吸而空。時良弼、姚錫光在座，相視失色！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其所以失身而喪元歟！吾知處心積慮以死之者爲已久也，而祿貞意氣自豪，曾不稍顧以蹈於禍，可慨也夫！（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七日

八五八

二、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吳祿貞傳」

一、從幼年到立志革命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縣人。祖父道亨先生，是個慈善家。父利彬先生，是遜清有名的秀才，胸襟遠大，壯年幕遊四方，後因年紀老了，不願意在外奔走，便回武昌講學。生子二，長祿貞，次祐貞，秉性聰敏過人，每天讀書約可千言，又受他父親的家庭教育，所以在八九歲的時候，已能下筆成文。長後喜學國術，好舞劍，研究兵法，尤能深入堂奧。為人尚俠義，廣交游，更能急人所急，都是從天性流露，所以他的詩歌，慷慨激昂，楷書草法，雄偉豪邁。十五歲便入邑庠，不久補為廩膳生員，時人目為文學天才。十六歲時，他的父親因病中吃了黃瓜，致病不治而死，所以他終身不忍吃黃瓜。又因為父親早死，所以他侍奉母親，更加孝敬，有名鄉里。十七歲的時候，去赴鄉試得中舉人。要是一般人中了舉人之後，從此可入宦途，營緣作官，其次可在家充作鄉紳，交結宦府，藉資溫飽；但祿貞非此輩人。適逢這個時候，湖北開辦武備學堂，祿貞便棄文從武，入校肄業，另求深造。入校不久，因為學業冠羣的緣故，就被官廳選拔，派送日本留學，考入士官學校，學習騎兵。留東年餘，看到日本維新，同時目親清室政治的窳敗，滿人當道的昏瞶，深深感覺國勢的岌岌，非改革政治，傾覆清室，不能反危為安，轉弱為強，從此就以革命排滿為己任。每於課業空暇的時候，常同留學生中有志革命的，如鈕永建傳慈祥等往來切磋。革命學識，更為進步。

二、入興中會後的活動 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即西曆一八九八年）的春天，國父孫中山先生從歐洲到日本運動革命，祿貞同永建、慈祥等，便同時受了革命的洗禮，他潛伏很久的思潮，得革命真理的撼動，更為洶湧而澎湃。祿貞以後的事業，可以說是奠基於這個時期。

八月，康有為倡議變法，清帝光緒聽從康議，事為那拉太后所忌，就幽禁光緒，捕殺譚嗣同等六人，後來稱為戊戌政變。有為和其徒梁啟超先後亡命日本，在日成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其反對革命和反對共和，比較清廷還要利害，一時邪說亂興，留日華僑和學生被誘盲從的很多。興中會中一部份的同志，也有被搖動的，獨他和戢翼

鞏、沈雲翔、林奎、馮自由、鄭貫一等，却堅信國父，不爲所動。後來同志中的動搖者漸趨覺悟，與中會的基礎得以重固，不可不說是祿貞等諸中堅份子的力量。

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清廷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圍使館，惹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室帝后倉皇出走，國家陷於無政府狀態。國父看見這種情形，就召集同志，會議於日本鎌倉，決定冠日籌備起事；區分長江、珠江兩流域同時進行。珠江方面，由國父自行主持，長江方面，命祿貞和傅慈祥主持，並須互相策應。

祿貞奉到命令以後，正感財政困窘，無法進行的時候，事有湊巧，偏遇意外助力，那時有新加坡閩僑邱菽園，受了保皇黨的煽惑，不惜以三十萬元巨款，幫助保皇黨。保皇黨又以二萬元付給唐才常，命他回國運動長江一帶哥老會。才常得到這一筆款項以後，被他的好友畢永年知道。永年素來傾向國父，贊助革命運動，得到保皇黨付給唐才常款項的消息，就向才常加以說辭。才常經永年的勸告，大爲覺悟，當下就脫離保皇黨，加入與中會，並成立自立軍，表示不屬於保皇黨。祿貞當時以才常既能翻然來歸，改變他的趨向，皈依國父，從事革命大業，就暫輟學業，和才常一同秘密歸國，運動長江各地獨立，聯絡會黨，造成潛勢力。將所有收服的武力，編自立軍爲前後左右中五路，分佈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各重要地方。才常駐漢口，總統各路軍隊。祿貞駐大通，形成犄角之勢。預定在八月二十九日各地同時發動。不料被奸人告密，才常、慈祥，竟爲清吏捕殺。祿貞幸脫虎口，由上海轉赴日本，繼續求學。事後祿貞對同志談及此事，常嘆功敗垂成，引爲一生的憾恨。

三、歸國後的革命運動 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〇一年）祿貞畢業回國，到了武昌，兩湖總督張之洞，委任訓練新式軍事人才。總督以下的官吏，因爲大通的舊案，深存芥蒂，橫生阻力。祿貞處在這種情況之下，秘密進行革命運動，不但不爲所阻，反更加倍努力。他既幫助劉敬安擴充日知會，爲革命機關廣佈消息；又在武昌花園山天主教堂設秘密機關，聯絡各地同志，互通聲氣。此外則派遣同志投入清軍，造成革命勢力；運動會黨，造成各地社會力量；翻印「猛回頭」「警世鐘」「黃帝魂」各種書籍，易名爲「富言」「羣學肆言」等名稱，散佈到軍學各界，用作宣傳。那時武昌學生，因受清廷對俄外交失敗的刺激，都存排滿革命的思想，因之陸續

加入花園山組織的人，非常踴躍。每天到會商討革命進行事宜的，有朱和中、李書城諸人。其在軍營學校的同志，則每逢星期，都來報告他們運動經過，和工作推進的情形。外省遠來的志士，沒有不到花園山接洽的。所以近則滬杭，遠則日本，一律互通聲氣。一時間排滿風潮，異常濃厚，潛勢力一天比一天浩大。清吏雖探聽到種種消息，因為教堂的關係，不敢公然拘捕，後來偵知參加的人，大半為軍學兩界的人，就用分化辦法，大批派遣出洋留學。激烈的如朱和中等派往西洋；和平的如李書城等派往日本。從此花園山的革命幹部人物，為之星散，祇賸祿貞和軍營學校中的少數同志，祿貞以為軍營學校中的工作，進行較為順利，就將花園山的機關撤消，以免惹人注意。自革命運動，終有成功的一天，決不為局部的變動，影響大計，所以極力勸戒同志，埋頭苦幹，不可浮躁，必須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動。

四、入京企圖和考察西北的挫折 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的冬天，黃興在湖南運動大有成效，約他赴湘籌設速成武備學堂。他到湘後，正助興籌劃一切，忽北京練兵處因成立伊始，物色優良軍事人材，來電指名徵召。祿貞本意不願前去，他說：「為清廷練兵，無異助敵以力，贈盜以糧。」正在踟躕不決，左右同志對祿貞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君受當道器重，與其在外無所建樹，不如投身其中，假與周旋，暗中結交志士，待機而動，將來如果成事，所得結果，將不可估計。」祿貞以此說為然，就決計北上。

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春天，祿貞進京，被任為騎兵監督。監督一職，徒有虛名，殊無實權。他的職務，不過閱操和編輯軍事訓練的教材而已。主管上司兵部尚書滿人鐵良，素知祿貞志大才長，平時防範特嚴，遇事每加挫折。對祿貞建議分派訓練完畢的人員，到各軍充下級幹部和其他的種種意見，均不採用，同事滿人鳳山，對他猜忌尤深。祿貞處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之下，幾年的中間，簡直是一籌難展。

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的秋天，他就決心改變作法，另闢途徑，預備脫離練兵處，游歷西北各省，觀察邊疆形勢。就早請軍機大臣鐵良，說明願單獨去到陝、甘、新疆、蒙古各地調查，川資一項，請軍機處酌令沿途藩庫供給。幸獲鐵良允許，就開始作西北之行。他出了北京，一路經過河南，向陝、甘前進，沿途見聞，作為詩歌，藉以發抒他的懷抱，著有西征草一書，慷慨悲壯，讀之令人興奮。到了甘肅，訪晤巡撫樊增祥，陳

詞多主革新，樊係反對戊戌維新的守舊派，聽見祿貞所說的話，錯疑他是康黨，加之軍機處又沒有行文到各省藩庫，又疑他冒充軍官，就稟明陝甘總督升允，準備將他就地正法。幸而升允未敢冒昧從事，並說：「他既然說他是軍機處派來，何不奏請後，然後辦理。」當時就拍電請示。這個時候，鐵良已出軍機，軍機處各大臣，多半不知道這事的經過，就上奏西太后。西太后召詢鐵良，鐵良奏認是他任上所派。西太后就命鐵良電復升允等，升允、樊增祥接到覆電後，見祿貞誠係奉命前來，就加他沿途滋擾的罪名，把他押解回京。祿貞經此番挫折，刺激更深，他的革命思想，益發尖銳化。

五、辦理延吉邊務的成功 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清廷命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世昌呈請着祿貞隨行。祿貞既不得志於西北，就隨世昌前去。到了奉天，被任爲軍事參議。他趁了這個機會，結交了不少有志之士，又秘密聯絡綠林中的朋友，以爲將來之用。不久，延吉邊事緊急，祿貞奉命出巡，他所結交的鬍匪張作霖、湯玉麟、馮麟閣諸人，聽見他要到延邊去，就寫信給盤據延吉夾皮溝、光濟祿一帶的馬賊韓登舉，爲他介紹。祿貞帶了這封信，率領周維楨、李恩榮和測繪生十餘人起程。到了夾皮溝，投信後，羣匪爭先招待，譟飲甚盛。可是祿貞問到他們的實際情形，他們却大吹法螺，一無誠意。祿貞心生一計，就騙他們說：「我原本南方盜首，手下有三四萬人，槍械齊全，團聚山寨。不像你們散漫，沒有紀律，並且大半徒手，不能成就大事。」羣匪忍不住祿貞的諷刺，當下就招集了部屬三千餘人，馬約千匹，請祿貞觀看，祿貞看到人馬的數額都不虛。槍枝雖不一律，到也一人一槍，暗中歡喜，便拿出銀錢犒賞他們，並購牛羊賞給他們大吃一頓，羣匪從此就感激服從。

吉林省的延吉府，和朝鮮接界，清朝初年，本係南荒園場。紀元前三十一年（清光緒七年西曆一八八一年），弛了墾禁，漢人鮮人沒有產業的，就都以此地爲他們謀生的場所，此處土地肥厚，森林、野獸、礦產，更是非常的豐富，日人垂涎三尺，很早就想要掠奪這個寶庫，後來併吞了朝鮮，更想藉故侵佔，爲他們的所有物。這時，朝鮮統監伊藤博文，就藉口朝鮮十餘萬人民受了馬賊和無賴的凌虐，並且說閭門江北延吉廳所管屬的臨江一帶地方爲間島，是中國和朝鮮沒有劃定的地界，就命令中佐齋藤季治郎領兵佔取局子街，張貼荒謬文告。

祿貞看見這類文告，勃然大怒，就告訴羣匪說：「我們爲匪，必須愛國，現在日本強佔我們的土地，爲什麼不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七日

八六二

同心協力抵抗他，一定要等國家的保護呢？」羣匪說：「吳大哥既然不怕日本的軍隊，我們還怕他嗎？但是我們抵抗日本，惹出禍來，將來徐總督要剿滅我們，向日本謝罪，那時怎樣呢？」祿貞說：「我們大家保衛祖國土地，立功邊疆，徐總督也不能這樣喪心病狂，我現在雖然爲匪，徐總督舊日同我很有交情，大膽的說，敢保你們安然無事！」衆匪還不相信，祿貞就把他所帶的軍服佩刀龍旗各樣重要物品，通統拿出來，和隨從他的官長，立即着起軍裝來，竟是威儀凜然，羣匪看見，一起爬在地下，叩頭說：「我們今天纔知道吳大哥不但是南方的豪傑，又是徐總督的老友，一致情願聽從命令。」

祿貞收撫衆匪，大加整頓，部置妥善後，通知齋藤，限他即日退出中國地界。齋藤接到通知後，大驚說：「這個地方向來沒有大清國官署，又那裏來的駐軍，必定是欺詐假冒的！」正在疑惑的中間，祿貞的最後通牒又送來了。齋藤就跟送信的人，一同前來會祿貞。這個時候，祿貞站在廟門簷下，屋上龍旗高懸，兵士有數千人之多，排成無數行列。雖然服裝不大整齊，精神却是非常雄壯。齋藤看見，心裏暗暗的折服，就走到前面，和祿貞握手。祿貞用日本話同他招呼，請到廟內，首先問他：「你爲什麼擅自侵佔中國的領土？」齋藤回答說：「這個地方，本來屬朝鮮管領，現在朝鮮是日本的保護國，所以我們要來保護朝鮮的人民。你爲什麼來到這裏滋生事端哩？」祿貞說：「我是中國的官，應當保衛中國的土地，並且向來就住在這個地方，你們強佔這塊地方，豈能說我滋生事端，吳某性情剛直，不願意多說廢話，貴軍能够趕快退出這個地方很好，不然的話，祇有武力解決！」齋藤說：「你要求我們退出此地，可以送達文書到朝鮮統監處，如果有了統監的命令，我們就退出去，不然是不可能的！」祿貞說：「我不能同貴國談判外交，祇知道保衛國土。若要談判外交，那有我國的外交部和貴國的外務省。齋藤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對手，就退出局子街，但仍插標標明「朝鮮國地界」字樣。祿貞得報，立命拔去。自己又星夜趕回奉天，向世昌痛陳延吉形勢，並報告自己同齋藤交涉的經過。世昌贊成他的辦法，就轉奏清廷。清廷以祿貞幹練有識，便詔命祿貞爲正參領，幫辦吉林邊務。他返回防地以後，設立邊務公署。在局子街各重要地點，設立派駐所，派兵防守，安撫慰問朝鮮的百姓，使他們知道中國是以仁愛和平立國，揭穿日人的陰謀。以免韓民受他的麻醉。對於日人的侵略政策，防禦得極其周到。此外，又測量邊界地形，研究歷史，準備將來的應用。又設立學校，教育韓民子弟，修

築道路，便利交通。在邊一年，成績大著，日人雖然狡詐成性，也沒法施展毒計。當齋藤出兵的時候，駐北京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守信太郎同時照會中國外交部，聲明：「間島究屬那一國的領土，很久沒有解決。朝鮮十多萬人民，常受馬賊和無賴的凌虐，因為貴國不加處治，我國已派朝鮮統監帶兵前往保護。」等情，就和清廷大開界務談判。我國外交部對於吉林邊境，向來沒有詳細地圖，又沒有可作徵信的歷史書籍，而日方則捏造事實，謬論橫生，因之遷延多日，不能解決。清廷無法辦理，就調祿貞進京詢問誌細的實在情形。祿貞根據地理歷史的參考和證據，作了一部延吉邊務報告書，約數十萬言，並附詳細地圖，證明延吉為中國領土。當時外交部藉此作為鐵證，再同日方交涉，結果日本就承認延吉為我國領土，祿貞因為辦這件外交的事件有功，被升為協統兼督辦吉林邊務大臣。不到一年的工夫，已經失去的主權，就慢慢恢復；各項事務，都陸續開辦起來了。終究因為忌他而說壞話的人太多，到了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的春天，清廷下令將邊署撤消，調祿貞進京，不久授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銜，特派為法、德兩國閱操委員。

六、響應武昌起義的宏圖 到了冬天，祿貞從德、法閱操回國，清廷任命他為第六鎮統制官，到任以後，極力整頓，革除歷來的弊病，軍容煥然一新。但為同陸軍大臣蔭昌意見不合，總不得儘量展佈他的才幹。第二年八月十九日，民軍起義於武昌，祿貞聽見這個消息，請求率領他的部屬前去平亂。蔭昌疑他有貳心，不准他的請求。却由自己統帶大軍南下，並調走第六鎮的軍隊一協，同時命令祿貞隨行，預備在中途把他殺害。祿貞刺探出這種奸謀，就託病不去，九月初，灤州軍要求清廷立憲，京師大為震動，因為祿貞在新軍中具有聲望，並且和一般將校多係友好，非命他前去，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就派他前去宣撫。祿貞一到灤州，就集合兵士演說革命的歷史和革命的真理，並說將來革命成功以後，所享的權利，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非專為漢族謀幸福，旗籍兵士聽見這種論調，也就化除前疑。祿貞看見全軍將士一心，即刻電稟清廷，陳述諸軍一致擁護朝廷，並無異謀，藉以疏懈清廷的戒備。暗地却同各將領開會商討響應民軍計劃：以灤州張紹曾部為第一軍，奉天藍天尉部為第二軍，新民屯盧永祥部為第三軍，各地的軍隊約期在豐會齊，直逼北京，這樣，可使南下的清軍，不戰自退，清室自然顛覆，共和即可告成。那知會商以後，騎牆派的份子，竟秘密報告清廷，清廷聽見這個消息，非常驚怕，立刻密調灤東各路大軍，集中北京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七日

八六四

，來阻止各軍的行動。不多幾天，山西民軍起義，清廷下令，着第六鎮攻打娘子關，祿貞在灤州接到報告，辭別諸將領說：「我先阻擋各軍不去攻湖北，今天自己反而要率部去攻山西，還有什麼臉見諸公。」就從豐台取道蘆溝橋，一直回到石家莊。這個時候，祿貞部下的旅長吳鴻昌，已經奉了清廷命令，率領第六鎮部隊，開始攻打山西。一部分旗籍部隊則奉了清廷密命，陽爲助戰，暗任監視，以防變故，參謀何燧、朱泉勳觀察前線，到了乏驛鎮，深知晉軍城防不大堅固，內中有主張迅速攻打的，何燧是祿貞心腹，見祿貞還沒有到，便捏造虛偽的言辭，阻止前進，六鎮的兵，就暫駐石家莊。祿貞一到，立刻派周維楨去到山西，和民軍首領商議，組織燕晉聯軍，一同計劃推翻清室，建立共和。山西民軍首領閻錫山，疑惑祿貞不是真心，告訴維楨說：「吳公若果誠意幫助義軍，請下令旗軍攻打固關，山西軍攻擊他前方，吳公攻擊他後方，旗軍消滅，燕晉聯軍的事，才可以商量。維楨把閻錫山的話，報告祿貞。祿貞就在九月十四日帶領吳鴻昌、何燧在晉軍防地的城下，請出守城官長仇亮，對他說了一片大道理，仇亮聽了這席話十分佩服，當日帶領部隊前來歸服。他又到山西太原去說閻錫山，錫山還是堅持前日的主張，祿貞笑着說：「我是老革命黨，你知道嗎？山西軍事，我什麼都知道。某年某月成軍多少，某年某月購買槍械子彈若干，現時消耗外，尚存若干。」說得明明白白，就像數家珍一樣，錫山聽見之後，半天說不出話來，立刻推舉祿貞爲燕晉聯軍大將軍。祿貞見已說服了錫山，也就趕快回去，約同晉軍，同駐石家莊，截留清廷運往湖北的軍火，減少清軍的戰鬥力。當九月八日山西民軍起義，祿貞到達石家莊，清廷恐怕祿貞將來有變，就任命他爲山西巡撫，希圖拿高官籠絡他，可是祿貞絕不爲利祿所動搖。趁這個時候，上書清廷，大意謂：「自湖北兵變，各省響應，如黃河決口，莫之能禦。爲今之計不如大赦革命軍，停止戰爭。夫革命軍之所以敢冒不韙，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固欲求國家之幸福，而非存心同朝廷爲難也。現祿貞已招撫晉軍混成一協，巡防二十餘營，可供調遣。如蒙採一得之愚，請飭馮國璋軍隊退出漢口，祿貞願隻身赴鄂，說以大義，命其投誠，以扶危局。如不從，祿貞當率所部二萬人，以兵火相見。……朝廷若不速定政見，恐將士憤激，阻絕南北交通，妨礙第一軍之後路，則非祿貞之所能強制也。抑更有言者，官軍佔領漢口，焚燒掠殺，慘無人道，祿貞桑梓所關，尤爲痛心。此皆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師長丁士原，易遇謙，逢迎助虐，應請聖裁，嚴行治罪。」於是一面拍電給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着他趕快帶領部隊前來，

借清君側爲名，會師正陽門。一面密約北京民軍首領姚鵠楠，根本覆滅虜廷。斯時清帝溥儀，已準備逃往熱河。

七、遇害經過和身後哀榮 祿貞頓兵不前，截留清廷運往湖北的軍火，和用激烈的言詞，向清廷彈劾蔭昌誤國大罪，實使清廷惶急萬分，然又不敢明白責斥，恐怕祿貞起兵發難，京師動搖，影響大局，便想用暗算的方法，以去大患。祿貞殺身的禍機，就潛服在這個時候了！再則這個時候，清廷已經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世凱爲祿貞在石家莊所阻，不敢北上，其子袁克定，想要借重祿貞兵力，加強世凱的勢力，祿貞置諸不理，於是克定同清廷圖謀祿貞越發急迫。

軍諮府大臣戴鴻慈，素日知祿貞部下標統馬蕙田、周符麟因爲改編和祿貞有隙，就秘密將他兩人叫到北京，許他們二萬兩銀子的賞金，并許將來保他們升官，教他們刺殺祿貞，兩人中了升官發財的毒，甘心去做刺客。九月十五日從北京回防，當天晚上，就強脅他們的下級軍官會議行刺的大事，內中有司務楊鎮海，深明大義，以爲祿貞生死關係重大，共和成立的早晚，國民流血多少，都擔負在祿貞一人身上。會議時因被他們勢力壓迫，不敢有反對的表示。會議以後，馬蕙田又派他的心腹，監視各下級軍官不許走漏風聲，要是有人洩露，先將此人處死。鎮海看見事態緊急，就密派頭目兵士趙振武，將陰謀報告步隊二十三標第一營前隊隊官馬玉峯，玉峯轉告祿貞的親信軍需官李眞，李眞報告祿貞。祿貞自從招撫晉軍，往來奔走，都是單人匹馬，不帶衛隊，表示他的坦白。由山西回防以後，不駐營房，夜晚駐宿正太鐵路站房，仍舊不設警衛，聽了李眞的報告，毫不在意。

十六日夜，正和參謀長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在站房中批閱機密文牘，逆賊馬蕙田率領隊官梁雲空，排長楊福魁，頭目蘇守魯、王澤宣等，突然衝門入室，大呼奉密旨殺吳祿貞，他人不問。祿貞聽了，立刻從座上躍起，拿馬刀連砍數賊，不料一彈飛來，正中要害，遂仆倒地上，世膺、維楨，護祿貞不成，也中彈死，賊衆見目的已達，竟割取了祿貞的頭顱逃走。那時參謀何燧，住在車站官廳，聞變忙來查視，只見皓月當空，尸體橫地，慘不忍觀。遂看見辦公桌上，攤着一張張紹曾來的電文。電文有：「電悉，願率所部健兒，以供驅策。」等語，只得督率部下料理善後，祿貞死後，不但各路部隊，失了統率。就是本鎮勢力，也立起分化。旗軍恐怕被六鎮暗算，人各自畏，拋棄子彈百萬發，器械二百多箱，馬幾百匹，餉銀數萬兩，分作三股，向北潰散。晉軍乘機收了祿貞遺骸、器械、子彈、銀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七日

八六六

兩一齊向西運去。回到太原，懸賞尋找祿貞首級，久無結果，就裝殮成禮，暫時停厝。祿貞奔走革命十餘年，未及見民國成立，資志以歿，噩耗傳出後，海內人士，沒有不痛惜的。尤其是延吉邊界的百姓，竟為失聲痛哭。當開追悼大會時，自動前來的有數千人之多。歸化中國的朝鮮人，也爭着贈送誄詞輓章，各種祭奠式的文字，表示哀思。

祿貞生於紀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六年西曆一八八〇年）正月二十六日，死的時候，祇有三十二歲。長子是弟祐貞的兒子，早年過繼為嗣，次子忠黃，女三，三女為遺腹生。妻景氏，性情賢淑，侍奉阿姑，極盡孝道。祿貞遇害之後，心神悲痛，不願獨生，但以母老子幼，事親撫孤，都是後死者的重大責任。祇得倉皇回南。船到吳淞口的時候，一時悲憤，竟從船邊投身大海，去追隨他的丈夫。船上執事人，很迅速地派人把他救起，得以更生。志士烈婦，萃於一門，這是多麼難得的光榮事蹟。

民元南京政府成立，追念祿貞功勳，以陸軍大將軍例賜恤。民國二年十一月七日並為公葬于石家莊。建造專祠，豎立碑誌，以慰英靈。後來的人，到石家莊這個地方的，沒有不去他墓上低徊流連謹誠致敬的。（註四）

廣西光復。

廣西桂林新軍將領耿毅、劉建藩、趙恒惕等，及諸議局長甘尙賢等，擁巡撫沈秉堃獨立，由秉堃任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陸榮廷為副都督。雷在漢記其事曰：

「九月十五日，桂林忽堅獨立旗，黨人與諸議局議員，已商得清巡撫沈秉堃同意，故即以秉堃為廣西大都督，嗣有藩司王芝祥反抗，尋即自行取銷，蓋芝祥因未得列名獨立，故起而為梗耳。經秉堃與之妥協，以芝祥為副，復贅之以陸榮廷，藉以調和當時空氣，於是十七日味爽，忽見諸議局門首，又高懸中華民國旗幟。未幾，遂張布告，以秉堃、芝祥、榮廷正副都督名義，宣告廣西脫離滿清關係，聯合湘、鄂，一致北伐，而諸議局議員，始起而集合，開會慶祝，通告全國。」（註五）

江蘇鎮江光復。

鎮江新軍起義，推舉第十八協第三十六標第一營營官林述慶為都督，佔領全城，及附近要地，組織

鎮江軍政府。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記其事曰：

「鎮江扼長江之咽喉，撫徐淮之肩背，形勢雄偉，允為重鎮。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第十八協三十六標第一營管帶林連慶以時機已至，約許崇灝、劉成、盧祥麟、沈家楹、陳鳳文等密商，公推連慶赴滬接洽，決定起義日期。遂召集軍官會議，各營管官章祖衡等均表贊同。當即派人分別遊說各防營及砲臺水師，佈置既妥，遂於本日夜集合全協軍隊於京峴山，宣布起義，圍攻鎮江城，駐防副都統戴穆服毒自殺。次日午後旗兵投降繳械，巡防、水師、砲隊同時響應，於是鎮江要地完全光復。以連慶為鎮軍都督，崇灝為參謀長。續分兵佔龍潭、溧陽等地，是時南洋海軍軍艦十二艘停泊鎮江上游，海軍將領多閩粵籍，崇灝登艦敘舊，海軍遂樹革命旗幟，以宋文鵬為司令。」（註六）

浙江嘉興光復，舉秀水學堂監督方於笥為軍政分府長。

（浙江）各府聞省城光復，相率反正，惟嘉興統領沈棋山拒焉。嘉興同盟會以七電告急，顧乃斌（按：杭州新軍管帶）於是率步隊二標三營往平之。未至，沈棋山已逸，由董道勝、陳家玉兩統領維持秩序，於是嘉興光復，組織軍政分府，舉方於笥為府長，同盟會員如龔味蓀、金燮、周鈺、徐潤如、許宗型、張煥伯、陳仲權、潘謀先感作舟等均在焉。（註七）

四川革命軍曹篤等進攻自流井、貢井。

四川革命黨人曹篤、方朝珍、鄧子完等，集革命軍約六萬人，分三路進攻自流井、貢井，與鹽防軍戰潰退。時聞雲南獨立，鹽防軍多雲、貴人，相約停戰交涉。鹽防徐統領卒表示合作，富順亦相繼反正。

（註八）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致電獨立各省，徵詢組織臨時政府意見。

電曰：

「現在義軍四應，大局略定，惟未建設政府，各國不能承認為交戰團體，敝處再四籌度，如已起義各省共同組織政府，勢近於偏安，且尚多阻滯之處。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國斷不能於一國之內，承認無數交戰團。茲事關係全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八六八

局甚大，如何之處？乞貴軍政府會議賜教，立盼電復。鄂都督條印。」（註九）

註一：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頁二五至二八，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註二：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〇五至二〇七。

註三：錢博基「吳祿貞傳」，錄自吳芝瑛手書石印本。

註四：「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三六至一四三。

註五：雷在漢「辛亥廣西革命紀事」，國史館審校檔。

註六：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二四七至二五〇。

註七：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八八七。

註八：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

註九：「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一）。

十八日（十一月八日）安徽安慶光復。

本日安徽諮議局議決獨立，推巡撫朱家寶爲都督，王天培副之。旋朱離境，李烈鈞兼代。李援鄂，孫毓筠繼爲都督，皖局始定。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記其事曰：

「先是安慶新軍第六十一、六十二標步兵，及馬礮營，計劃於本月初九、初十兩日舉事，巡撫朱家寶利用江防營予以解散，並逼織城內巡防營槍械，致朱克實現。地方士紳童挹芳，諮議局長寶珪等，復請朱家寶宣佈獨立，朱仍未允。十五日，王慶雲起兵壽州，皖北各州縣紛紛響應。十六日家寶乃罷搜捕黨人之令，本日安徽士紳集議於諮議局，宣布獨立，推舉朱家寶爲都督，王天培副之。惟家寶隱懷二志，計逐天培。旋九江軍政府都督馬毓寶命混成協統黃煥章率部來皖，索餉不遂，圍都督府，家寶逃避，毓寶遣其參謀長李烈鈞來皖查辦，撤黃部回，地方士紳改舉李烈鈞爲都督。李離皖援鄂，由孫毓筠繼任。」（註一）

「李烈鈞自傳」記其赴皖前後經過甚詳，其言曰：

是時安徽有同志胡萬泰等數人來滬訪余，約余同皖發動，並曰此事易如反掌，只須兩營兵足矣。余乃派團長黃煥章率兵兩營赴皖光復安慶，不意黃部到皖後紀律廢弛，兵士剽掠，箱籠山積。皖人來電請願，並請派大員鎮壓，余即親往，並派海籌、海容兵艦兩艘及步兵一營隨之。是時海軍改編兩艦隊，第一隊司令黃鍾瑛，第二隊司令湯銘，黃乃兼海軍總司令，湯爲化龍之弟，黎都督介於余者也。

余到皖後，省垣各界開大會歡迎，並推余爲安徽都督，余以出自民意，遂就任。當將團長黃煥章看管，並將肇禍人顧炎槍決之，復令黃部兵士將所掠財物悉數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請商會派人會同發還原主認領，秩序井然，一時頌聲載道。

未幾，武漢一日五電乞援，謂馮國璋已派重軍攻武昌，形勢極爲嚴重。余即下令海、陸軍集合，準備次日出發西上，是時陸軍總司令胡萬泰亦同盟會份子，有希冀皖督之心，胡知余將行，即派人約余談話，余騎馬出城往晤，聞沿途人民呼曰：「李都督出城去矣，我安徽將大亂也。」余出城問胡同學安在，遠見山坡有人一羣，勢洶洶，余策鞭急馳至該地，胡厲聲曰：「君此次是否爲救皖省人民而來？」余答曰：「安徽有同學多人，奈何責任獨余一人負耶！刻余將西上，特來請君進城維持皖省秩序也。」立即並騎入城，胡以手槍暗指余背，余佯爲不覺。抵都督府，余命號兵以三番號敬禮，並以都督府印交胡曰：「余之責任畢矣，明晨將出發，行後一切願君與地方賢達共商之。」是時孫毓筠亦在蕪湖設都督府，安徽局勢暫告穩定。

次晨，余登兵艦，忽聞城內擾攘，槍聲大作，乃向兵艦發射。余自思曰：皖人若此，眞所謂以怨報德也。皖無兵，我率兵來，士兵劫掠，我躬親料理，事定我將印交還皖人，今反以槍聲威脅我耶？即商黃鍾瑛開砲還射，但令射發點稍高，不欲傷及城內居民，砲發三響，槍聲即停，並吹禮號，余亦以禮號答之。同時下令開船，一日抵九江而歡迎者已早鵲立江干矣。（註二）

廣州各團體決議宣佈獨立，清水師提督李準率部反正。

先是自武昌起義後，胡漢民、朱執信等積極計劃規復廣州，陳炯明、鄧鏗等，更在各地激烈活動。本月初四日，廣州各團體在文瀾書院會議，討論獨立，粵督張鳴岐爲緩和人心，佯許之。旋又下令取消。初八日，九大善堂，九十二行商，各團體會議於愛育善堂，決議獨立，市民並懸白旗張燈燃炮慶賀，鳴岐聞之，派人扯去旗燈，出示禁止，粵人大憤。時水師提督李準，知革命必成，上書同盟會南方支部，表示降服，並願驅逐張鳴岐，交出要塞兵艦軍隊以贖罪，漢民允諾，鳴岐益恐。本日廣州各界復在諮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八七〇

議局議獨立，有人提議欲舉鳴岐爲都督，而輿論不平。是夜鳴岐逃，諮議局副議長邱逢甲等乃改舉胡漢民爲都督。胡漢民記其事曰：

十六日，李（準）又使電報職員黎鳳樞至港，因草實珊求見。（當時同志頗有慮李不可靠，與之交涉不免危險者。余廉得其情，實知李已喪氣，而又受逼於張，從其個人立場，必不敢存不利於我之念，余收李，廣州即可不戰而定，故坦然應接其來使。）余見黎，即曰：「今爲李策，祇有兩途，若欲爲滿州盡節效死，則當與民黨再戰；如其不然，則當即從民黨；首鼠兩端，禍且在眉睫，今但問其決心如何耳。」黎謂：「李已有決心，若不見疑，請示以條件，將惟公之命是聽。」余乃要以：（一）李須親書降表來，同時去滿清旗幟，用青天白日旗幟，通電反正。（二）即逐張鳴岐，且迫龍濟光投降。（三）歡迎民軍。（四）李勢力範圍內之要塞、兵艦、軍隊，皆須交出，由革命政府處分之。黎如所教上省。翌日復來，則李果爲書上同盟會南方支部，表示降服，願一一依所開條件執行。

十八日，李以明電來，言：「張鳴岐已走，諮議局開會，已舉公爲都督，盼即來省。」已而諮議局公電及省中同志陳景華、鄧慕韓等電皆到，且言將尊憲（伯器）爲副都督，於余未至省時，暫由蔣代理。蓋諮議局先一日開會，宣布獨立，舉張鳴岐爲都督，龍濟光爲副，輿論譁然，張亦不敢就。而李則直以電話告張，謂已通款於革命軍，四江兵艦之砲，實比他部隊爲利，即他艦亦已集中省城，請其好自爲計。張得電，召龍濟光謀。時雲南已獨立，龍亦已受李運動，故張問龍，能即撲滅李否？龍告以不能。張知已陷於孤立，且得滬電，祇：「京陷帝崩」四字，而南海、番禺、順德之民軍漸逼，香山駐屯新軍一營已變，南路、東江皆告急，張故立逃；於是各界再就諮議局開會，而限於革命黨人爲合被選舉資格矣。（註三）

按：此次廣州獨立，臺灣籍廣東諮議局議長邱逢甲推動之功甚鉅。逢甲臺灣臺中人，號倉海，進士出身，官工部主事，鑒於清政紊亂，告歸講學。甲午戰起，奉命督辦全省團練。馬關條約簽定後，集士紳聯名電爭反對割讓臺灣，以日的不達，乃倡議臺灣獨立，推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統義軍守臺中。聞臺北淪敵，日軍且將至，乃內渡廈門。旋入粵，應聘爲潮州韓山書院山長，以時務策論課士。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遊南洋，凡三年之久，嚮往孫先生文所倡排滿革命主張，思想爲之一度。惟感會黨

之不足恃，認為應練十萬學生軍以爲革命主力。返國後迭任汕頭嶺東同文學堂總理，廣州中學監督，鼓吹革命不遺餘力。輒暗中庇護黨人，大遭粵省大吏之疑忌。宣統元年（一九〇八）九月，廣東諮議局成立，逢甲當選爲副議長，翌年正月，廣州新軍之役，力爲營救，大部黨人始免於難。本日廣州各界在諮議局議獨立，逢甲運用之功居多。及胡漢民就任廣東都督，任逢甲廣東省教育司長，並派爲代表，參加上海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逢甲當選爲臨時參議院議員，已抵南京，因病篤返粵，卒於鎮平里第。

附錄：

一、丘逢甲事略

丘倉海先生名逢甲，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生長臺灣。自幼穎異，七歲能詩，有神童之日。十三歲考列臺中府彰化縣學生員。父潛齋先生，爲臺中府學廩生。臺灣藩司兼提學使唐景崧，以兒童夙慧宜加學養，方成大器，請其父挈之居學使者署，假以羣書傾其攻讀，至極淹博。二十五歲出應福建省鄉試，中式舉人，赴京會試聯捷成進士，殿試二甲，授職工部主事。嗣見清廷百政紊亂，不樂仕宦，援例以親老告歸。主講臺衡文書院、臺南府羅山書院、嘉義縣崇文書院，益研覽東西洋各種翻譯圖籍，洞明中外大勢。甲午秋，中日戰起，唐升任巡撫，先生預測日本必窺臺灣，言於唐撫，速謀戰備，景崧據以密奏，奉旨督辦全臺團練，並調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赴臺爲軍務會辦，先生於設立團局，簡選丁壯，略仿往昔湘軍體制，冊編練勇一百六十餘營。乙未春，日海軍果侵澎湖，守軍撤回臺，清廷對日和，有割讓臺灣之議，先生憤，刺指血書「拒倭守土」四字，召集士紳聯名電爭，電送上清廷不納。和議成，先生倡議臺灣獨立，建共和國，合士紳公推景崧爲大總統，召集原駐臺灣諸軍守臺北，永福所部臺軍守臺南，先生爲大將軍，守臺中，改練勇爲義軍。五月日海軍陸戰隊進犯臺中不逞，轉犯臺北。守軍忽譁變，先生得訊，率義軍馳援，未半途，日軍已至新竹，苦戰二十餘日，旋聞寇陷臺北，變兵縱火焚掠全城，唐景崧蹤跡不明，義軍乃無鬥志相率散去。先生進退俱窮，欲往深山中結寨固守，隨軍士紳泣阻，以援絕糧乏，徒死何益。並婉勸：「吾人現已失敗，但義不屈服，惟有渡海暫歸祖國」。更請其父率全家眷令勸之。先生不得已，別餘衆，浮大筏，赴廈

門，入漳州府屬上杭縣，上杭士紳邱復聚族以迎，款留甚殷，欲卜宅居焉。未幾，復入粵至潮，旋潮客商，爲買宅於北門外，嘉應會館、鎮平會館，並爲醴賀置業安家，皆敬惜先生文武才，因國事流離失所。其父不欲多受人惠，命先生暫寓鎮平會館，挈其母及弟先歸鎮平，訪求上代田園廬墓，鄰里老人有彷彿知者，得其高曾以上故宅遺址於距城十數里山溪間，葺而新之，先生乃歸，名其地曰「濟定村」，榜其宅曰「心太平草廬」。次年湘鄉曾國藩從孫廣×任惠潮嘉道，聞其名，延聘爲韓山書院山長。復蒞潮，在書院以時務策論詩古文辭課士，摒棄八股試帖，首開嶺東新學先河。時嘉應溫太史仲和長潮州金山書院，方以樸學施教，遂成莫逆交。戊戌八月清廷政變，嘉應黃遵憲在湖南按察使任被譴，亦回籍，每以詩筒投先生及溫仲和唱和，或乘興移舟相就，時人有嶺東三傑溫邱黃之稱。己亥應南洋華僑邱菽園等邀，往星加坡，居三年，康有爲、梁啓超在星倡保皇會，屢邀加入，不允。唐才常至，與縱談時局，先生曰：「清廷猜忌漢人素深，南海遽進以維新變法，既不知量，何況又思保皇；孫某（謂國父）所倡排滿革命，名義甚正，然欲用會黨防營以革命亦不足恃。現今各地防營無非湘淮舊勇，當臺灣獨立，臺南北留用湘淮勇不下四、五萬，臺中義軍雖屬新募猶肯死戰，乃彼久練之兵，一與敵遇，土崩瓦解，眞令人不勝憤懣，以後革命其必先練十萬學生軍乎！」練十萬學生軍，乃先生歸國後所抱夙願，與人談言或作詩寫字，往往及之。庚子拳匪之變，辛丑和約之立，先生憂憤交迫，一憤發洩於詩，但自是清廷亦稍改故態，有准各省興學練兵之議，一切文網漸弛，粵督陶模尤喜新學。先生蹶然與菽園商在汕頭興學爲閩粵諸道樹之風聲，會溫仲和戚謝逸橋至，其親友在大亞齊、檳榔嶼、日里、棉蘭等埠，爲北京盛宣懷派員勸募昭信股票十餘萬元，票在逸橋手，聞而悉數捐助，並分函他埠華僑殷富，集成巨款。（時清廷昭信股票在市面僅值三四成之間）乃返粵，請粵督令惠潮嘉道撥給公地（時汕頭海旁有前潮州鎮方曜捐建公立醫院，已成，爲洋商反對，廢而不用）至汕，遂立嶺東同文學堂，自任總理，請溫仲和任總教習，以清學堂章程未布，與溫總教習斟酌訂堂章，仿天津北洋學堂分班教授，粵督爲專摺具奏得旨照准。是時廣東大學堂籌辦未成，省垣教忠學堂初辦未愜人意，餘則虎門陸軍學堂外，時敏學堂尙負聲譽，仍爲地域所限，故遠近聞先生此舉，屬望至厚也。壬寅秋開學，先生兼任管理，堂規嚴肅，學生寢興上課，會食會客，均依時刻鳴鐘吹號，不稍逾越；並重兵式體操，聘留學美英學生，在汕英國教習，日本東亞同文會退伍軍實，與前韓山、金山兩

書院續學之士溫廷敬等分任教習，向惠潮嘉道泰炳直借洋槍給學生實習射擊，每練兵操時，先生必親臨監視。適際癸卯，中國留日學生上海愛國學社學生，鼓吹革命，風氣正盛，同文諸生爭相起應，革命文字見諸國文課卷，先生絕不干涉。曰：「此天賦人民思想言論之自由權。」嘗語學生，家有貲財，應往東西洋留學，各國教育設備，迥非中國目前所能及。又曰日本吾國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學術勝耳，欲復仇而不求其學何濟？又囑學生及親友子弟投入陸軍學堂。嗣同文學堂結劣紳借端誣控會計，欲牽及先生，釀大獄，新任粵督岑春煊副理某，勾宣，派員密查得實，重懲劣紳，訟乃息。甲辰秋應岑春煊聘為廣東全省學務公所參議，時省城創立兩級師範學堂，擬由各府州縣普遍興學，凡關學務以公所為其樞紐，先生以為由此得達興學夙願，遂將同文學堂交由副理協同總教習接辦。是冬離汕赴省，自是居省城凡七年。先生初在學務公所凡有擬議，俱為岑春煊、張鳴岐學務公所總辦所信用。未幾，岑他調，張出任桂臬司，廣東設提學司，學務公所裁撤，先生任廣府中學監督，廣州知府陳望曾，閩人，先生舊友也。監督事權雖較全省學務參議為小；而後任各督暨各司道，尊先生為祭酒，禮貌不衰。值各府州縣普遍興學之始，因覓校舍籌經費，任人員，爭訟紛紛，風潮鼎沸，時稱為學案。當局有所疑難，輒就諮詢，先生為剖情析理，持正立言。尤以嘉應州內村三堡學堂，最為激烈，校長江秉乾，與舊紳爭內市公局及雜捐為校舍經費，自乙巳至己酉，纏訟五年不休，寢竟被誣為規盜，先生始終護持。有人進勸曰：「此案乃保安總局紳黃某為首，某為遵憲介弟，故州牧右之，惠潮嘉道亦右之，先生與江非親非故，何必如此？」先生曰：「然則新學萌芽，任受摧折，亦坐視不救耶！公度（即遵憲）讀書破萬卷，交遊遍四海，豈有此一弟以誤一州者哉！」卒以香港電報局總辦溫灝，南洋巴達維亞華僑商會長邱燮亭相助，江案白。乙巳秋，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於日本，前同文學生之留學東洋者多加入之，何天炯、何天瀚、劉維燾等且居幹部要職。謝逸橋、謝良收入會後，是冬隨孫總理至香港，逸橋返汕任潮汕鐵路公司協理。丙午聯緣許雪秋、陳芸生謀革命，借築路包工，容納黨人，又擁饒紳英寰在松口辦師範傳習所及體育會，廣招嘉應五屬青年，宣傳革命。丁未，許、陳在黃岡起義，內有李思唐、李次溫、林國葵等，皆前同文學生。黃岡事敗，嘉應舊紳得松口師範傳習所教員張谷山所編講義，呈省併案告發，張亦前同文學生，省委劉士驥（銘伯）密查，該所得訊，將講義易稿，溫仲和家松口，以病辭同文總教習旋家。劉為溫舊友，至松查無實據，又以潮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八七四

汕鐵路公司股東，皆南洋華僑富商，不便澈查，報省消案，惟奏辦之同文學堂，收歸省辦。以是種種，先生遂遭當局疑忌。謝逸橋復邀南洋華僑邱燮亨、梁映堂、廖煜光等，集資辦汕頭中華新報，推梁千仞、陳昶予、林百舉，分任社長、經理、總編輯，聘上海陳去病，葉楚傖爲主筆，戊申出版。是報明爲嶺東新學界喉舌，隱爲中國同盟會機關，先生在省，凡作詩文，輒寄該報登載。寒暑假由廣州返里過汕，必至報社，與楚傖千仞等和詩。其在廣府中學，亦以保障黨人，調護新學爲事。庚戌廣州新軍起義，在事姚雨平爲前同文學堂生，新軍士兵，且多嘉應五屬青年，爲省委黃士龍往東江徵兵而至者，嗣是先生被嫌益重。水提李準，巡警道王秉必，揚言省城大紳有革命黨，時張鳴岐升任粵督，先生不以李王之言爲意，仍與當局周旋如故。先生詩才敏捷，或於官紳茗談酒敘間，援筆成詩，和韻至數十疊，制行又嚴謹，從無苞苴竿牘一涉分外事。有族弟某，爲廣府中學監學，治遊失檢，被警拘押，請一刺保釋亦不予，以故當局雖疑之，轉復生敬生畏。廣東省諮議局成，先生哀然當選議長，疑忌者益不敢妄指。既任議長，卽辭中學監督，專心庶政。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革命黨事敗，王秉必首示威於諮議局議員鄒魯所辦可報。先生大言曰：「鄒魯余學生也，果有罪可先辦我。」王乃祇禁報紙發行而止。旋嘉應舊紳捏名控告汕頭中華新報爲革命黨淵藪，與溫生才關係尤深，張鳴岐密令逕飭惠潮嘉道封禁，亦止封屋而不拘人，蓋礙於先生故云。至是，先生親故益爲惴惴。或亟言曰：「禍至無日矣，甚哉先生之愛友也！雖盡友道，於已何益？假使從學務公所卽入岑春煊幕中，勿預聞鄉友事，豈患權位不如張鳴岐？」先生笑曰：「余不作是想，倘余不從工部告歸，詎不早如岑春煊乎？」或又曰：「然則，練十萬學生軍今如之何？」先生曰：「天下事一人倡之，衆人成之，余倡興學，今全省學堂已興，安知十萬學生軍不於此中出之。」至武漢起義，廣東光復，都督胡漢民任先生爲廣東省教育司司長，並派爲都督府代表，往上海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組中央政府。嗣孫總理返國，被選爲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胡復電推先生任臨時參議院議員。抵南京，先生乃揚眉大快，謁明孝陵，賦詩曰：「鬱鬱鐘山紫氣騰，中華民族此重興；江山一統看新定，大纛鳴笳謁孝陵」。時參議院尚未開幕，而先生病篤，親故林魯傳等隨護南返，至鎮平里第，於民國元年×月×日逝世，年纔四十有九。（註四）

二、鄒魯撰「丘倉海先生與廣東革命運動」

「二十五歲那年夏天，我畢業於法政學堂。畢業的時候，校中當局發下一張表格，叫畢業生填履歷及志願。在志願一項，各人都寫得很多：不是說畢業後希望任行政官或司法官，就是說辦自治或做律師，甚至有人把所有可能的事業都寫在上面，我想騙人決不可，照實寫我要革命又不妥，便祇寫了「難言也」。收卷的教員看了不滿意，拿回來叫我重寫。我躊躇一下，寫了以下數字「如必欲言則教育實業固所注意者也」。各教員看了，皆爲之發笑。

考試完畢那天，我剛回到寓所休息，忽然有人敲門，起來一看，是粵商自治會派人送聘書來，請我去做教員。

粵商自治會係粵漢鐵路股東們聯合所有廣東大商家而組織的，最初目的在反抗清廷把鐵路收歸國有。後來每週內政外交問題，時時開會，批評政府，極得社會好評。該會設在西關華林寺，內闢一禮堂，可以容納數百人，平時便作爲課堂。那兒有教員數人，學生則爲各商店的經理和店員；因此聽講學生人數不定，忙的時候人少，閑的時候人多，我認爲藉此可以接近民衆，就接受了聘書。

在粵商自治會教了半年，碰到諮議局成立，我師丘倉海先生當選爲副議長；書記長是古湘芹先生，下面共有四個書記，丘先生叫我担任書記。因爲副議長是我的老師，對我很信任，書記長是個同志，對我很好；所以辦事很順手，精神很痛快。

那年冬，倪映典先生在廣州策動新軍起義，趙聲和朱執信先生等都親自襄助。我被推赴潮州汕頭，運動當地民軍響應。諮議局在開會後就很空閒，粵商自治會也放了年假；我就借着年關回鄉省親的名義，請假前往潮汕。我不到潮汕，已經很久，一切感覺着生疎。經過了許多困難，才弄出個頭緒。忽然聽到廣州新軍的革命義舉，因爲發難時間過於匆促，又歸失敗了。

我立刻回到廣州，直赴粵商自治會，激勵他們用該會的名義，從事辦理營救新軍的工作。因爲我和會裏的人，平時聯絡得很好，他們不但滿口答應，還熱心協助。這樣，失敗的黨人得到救援的不少。

後來廣東巡道王某，查出參與這次起義有關的名單，裏面在諮議局做事的，有我和陳炯明兩人。他帶了名單，謁見丘倉海先生，並且想拿捕我們。丘先生把名單一看，不待他開口便說道：「陳某鄒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們

是革命黨，那末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單捉人的話，請先從我提起」。王某聽了，強笑說道：「這不過是他們報告的名單。陳某鄒某既然是個好人，想必是他們誤報的」。這樣我們才能够平安無事。

不久，廣西成立了督練公所，派了一個姓陳的道員到廣州來請幕友，很堅決地要請我和陳炯明去。但是丘先生不允，講來講去，祇答應了一個人。我便和陳商量，覺得我們兩人中有一個到廣西去聯絡革命黨，也是好事，並且決定我去。於是我把各事料理妥貼，買舟溯江，西上。不料到梧州以上一個叫「倒水」的地方，竟翻了船，行李全部損失，不得不退回廣州。

當我預備重整行裝再赴廣西的時候，黨人某等在北京刺攝政王未成被捕，公推我入京營救，並且叫我在那兒繼續策劃暗殺的事情。因為吾黨義舉，前仆後繼，死人甚多；於是保皇黨份子故意調言中傷，說革命黨首領祇驅使無聊的黨徒於死地，而自己却逍遙海外，住洋房、吃大菜。黨人聽了，都怒不可遏；每想洗刷這種侮蔑，就約黃復生等入京，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洩，同時被捕下獄的有黃復生羅世助（偉章）等三人，消息傳來，全黨震動，紛紛設法營救。胡漢民先生更派人到南洋去籌款，趕回香港設立機關，專門從事營救和繼續暗殺的工作。大家推我先去，佈置一切，以便各人繼續北上，我在法政學堂畢業，得了副貢和直隸州判的名義，正好借此上京赴敘，使人毫不疑心。便向粵商自治會和諮議局請假，同時寫信回縣，約郭公接同志到上海會面，再寫信到盛京，約張煊同志到北京會面。當我到了上海，因為等候郭同志便借看看博覽會的機會，趁空到南京和黨人聯絡。接洽妥當後，再折回上海，那知忽然害了一場大病，預定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因此郭同志到了上海，就請他先行北上。接着葉夏聲先生由浙江來，看見我病重，短期內沒有北上的可能，便送我回粵。幸而張煊同志接到我的信，便趕赴北京，會同郭同志探明了汪、黃、羅囚禁的所在地，並且設法和他們通訊。後來因為總理謀在廣州再行舉義，不讓我北上；就是已去的也被招了回來。

我病好以後，仍舊一面在粵商自治會教書，一面在諮議局做事。諮議局開辦的時候就開了一間圖書室，在我的臥室隔壁。局裏議員們開會才來，開完會就走，無論在會前會後會中，都很少在圖書室看書，而其餘同事們，都有家眷，每天辦公後，個個回家，也很少在圖書室停留；因此這間圖書室，好像是爲了我一個人而創辦的。除了在粵

自治會教書和爲革命奔走外，我一天到晚都在圖書室裏。那個圖書室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各科新時代的書籍，却都有一兩本，所以種種智識，我都得些基礎，而二十四史及通志會典等，亦在這時瀏覽。

當時廣東的賭風很甚，但禁之議，時有所聞。丘倉海先生和陳炯明是激烈主張禁止的；於是在諮議局某次大會時，就由陳炯明等提出了禁賭案。

議員裏面有一個性蘇的，係賭商，非常闊綽，因此大家就叫他蘇大闊。他想像使這個提案通過，對他有很大的不利。於是在大會將要閉幕以前，利用金錢，收買議員，並且天天請客。結果不少議員，利令智昏，受了他的收買。這種情形，丘先生是知道的，並且認定這案很有被否決的可能。但是爲了要明瞭那一個人贊成那一個人反對起見，當大會表決該案的那天，他叫陳炯明臨時提議，說本案關係重大，所以表決的方式，應該比平時的鄭重，主張用記名表決法來代替慣例的起立表決法。凡是贊成的，在票面上寫個自己的名字和「可」字，反對的寫個自己的名字和「否」字。蘇某等不明白這個用意，竟讓陳炯明所提的表決法成立了。而禁賭案如丘先生所料的，却被否決。

投票時，由我登記。完畢後，議長向我索閱票子。我說：『全部票子，我已一一登記，開列清單，這一部份是可票，這一部份是否票。如若議長要把全部票子拿去，請先在單上簽字』。他沒有想到這着，就不敢要了。散會後，蘇大闊又大請其客。我對古湘芹先生說：『這個諮議局名爲「民意」機關，實際是「豬仔」議場，實在不願意再幹下去，我決意辭職』。古先生說：『是的，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如若你辭職，我也跟着你辭職』。當晚我把議場的情形，全部「可」「否」票的名單，赤裸裸地送到報館發表；同時提呈辭職。有一位同事，係丘先生的親信，看見我這種舉動，大爲驚駭，怕出亂子，就報告丘先生。丘先生對他說：『海濱這樣做是很對的』。跟着古先生也提出辭呈。議長雖然極力挽留，我們却不顧而去。既而丘先生和全部投「可」票的議員，都提出辭職，事情變成嚴重。社會人士擁護公論，在明倫堂開大會，聲援禁賭，這樣投「否」票的議員，迫於情勢，也就不得不辭職了。

這一片辭職聲，引起了清廷派出按察使、勸業道和巡警道三位大員來查辦。他們請我和古先生吃飯，藉以詢問此事的經過真相。席間我們除了陳述該事的始末外，並且很注意所謂堂堂大員的言論和動態。祇覺得他們虛有其表，而無其實。昏庸糊塗，可代表他們的一切。假使革命的對象是他們，那末是很容易應付的了。對於此案，清廷迫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八七八

於清議，對投「否」票的議員，都准許辭職，而對投「可」票的，則都予挽留。我們和古先生便仍回原職。社會輿論對於這樁事情，都表示好評，並且說我的供獻是大的。甚至廣州民間唱本的木魚書和船上賣藥的演說，都錯誤認我是個議員，力主這次禁賭的。這真是不虞之譽。

後來丘先生兼任兩廣方言學堂監督，要我去任教師，担任講授國際公法，經濟、財政等科，每週二十多小時。於是這時我一身兼三職，而方言學堂的功課還要自己編講義所以忙得不可開交。幸而方言學堂分爲十一班，每班的教材相同，因此編一次講義可以在各班通用。這節省了很多時間。此後我每月所得薪水，加上了粵商自治會諮議局等，共有二百多元，使我除寄匯家用外，能够有充份的餘款作爲奔走革命和接濟同志之用。那時舉辦一事，或助人款項，少則一二元，至多亦不過十元，所以我的收入，足够應付了。因爲丘先生喜歡革命黨人。我又介紹朱執信先生來共事。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將要發難時，我和朱先生事務甚多，兼之可報又將要開辦，勢難兼顧；尤恐連累到丘先生，就相繼辭職了。（註五）

江蘇南通光復。

駐防南通徐寶山部下張仁奎，本日以總司令名義通電宣告獨立。（註六）

駐泊鎮江海軍，因恐象山、焦山等處礮臺攻擊，由統領宋文翹率領，接受鎮江都督林述慶勸告，響應革命。

海軍艦隊之在長江上游者，因乏煤米，駛至鎮江，林述慶於九月十七日獨立於鎮江，有南洋海軍兵艦十二艘由上游開駛到鎮，恐受象山、焦山等處砲台轟擊，不敢前進，停泊於江心。海軍將領多粵、閩籍，宋統領文翹，廣東香山縣人（今改中山縣），與許崇灝有戚誼。許崇灝廣東人，奉林述慶都督命親自登艦，勉以民族大義，曉以自身利害。宋統領首先表示服從，吳振南同時表示歸順，其他閩籍將領因與林都督有同鄉關係，且多屬林姓，故亦一致贊同，於是同舉革命之旗。計歸附革命軍者，有兵艦楚觀

、楚同、楚謙、楚泰、江元、江亭、保民、鏡清、聯鯨、通濟、建發、飛鷹十二艘，暨魚雷艇名張字者一艘，遂以宋文翹爲海軍司令，吳振南爲都督府海軍處長，兵弁水手一律發給雙餉，暫住長江，聽候調遣。革命軍未費一彈，而兵艦十餘艘已收集於指揮之下矣。（註七）

附錄：

一、張懌伯撰「辛亥海軍舉義記」

清運替，革命興，首先舉義者，厥爲陸軍。陸軍中多徵兵，青年有爲，富有思想，又得教育刷新訓練，書報灌輸腦筋，以故革命思潮，風起雲湧，有發難者，趨之若水就下，火炎上耳。海軍則不然，老成持重之人多，冒險急進之人少。清政不綱，未嘗不知；革命風潮，遍布全國，未嘗不聞；其中激烈分子，未嘗不思乘時而起，奮發有爲；徒以責任重大，少數人之意旨，未得全體同情，債事有餘，成事不足，遲回審慎，靜待時機，而未料雲起龍驤，竟讓陸軍爲先鞭之著，識者憾焉。雖然，陸軍義師之起，苟不得海軍響應，則沿江沿海各省掣肘之處正多；論當日情勢，仍以海軍繼起，可得一莫大助力，是亦全局所急需要，何可忽視。余給事海琛巡洋艦。民族革命意識，與生俱來，事不遂意，幽然自傷，無可爲力。忽因武昌起義，清廷調近畿陸軍南下，並檄海軍赴鄂，余心又竊喜，以爲可藉此有爲。艦中同志駕駛二副楊慶貞、三副高幼欽、見習士官陽明，各抒胸臆，若合符契。當艦過九江，旋見城上改建白旗，蓋已不血刃而光復矣。與海琛同行上駛者，有楚豫、楚同、江貞三砲艦；其在陽邏相遇者，有楚安、楚泰、楚有三砲艦，湖鷹、湖隼兩魚雷艇。中國較大之艦，以海圻、海籌、海容、海琛四巡洋艦著稱。海圻游歐未返，海琛抵陽邏後，海容、海籌亦相繼至。統率全軍者，爲薩統制鎮冰，沈幫統壽堃；薩駐楚有，繼移海容；沈駐楚豫，繼移我艦。先是當局本不欲輕啓釁端，及見巨艦畢集，迺議進攻革軍；心知其非，不敢言也。海琛艦長榮績。滿人也，高幼欽忽與余商，欲以謀殺榮某，阻其與革軍戰。余以事前未有準備，倉卒之間，操切從事，不能成功，轉多反應，不如姑緩圖之，先從分工合作，聯絡我艦員兵，然後再向各艦運動，使回歸一致，共舉義旗，較之殺一艦長，得失蓋不可道里計，其謀乃止。於是海琛移至平漢鐵路江岸側，遙見南下清軍，已與革軍交戰於海口東北

方，海琛亦開砲二十七發，革軍還砲，亦有擊中我艦者；惟以彈徑小，且未爆炸，少損傷。戰未久，海琛即下駛，泊陽邏，暫無動作。是役也，由於清廷之使命，統制之率從，軍令森嚴，莫之能易。顧余由懷喪而得稍慰藉者，則以分工合作，此時已大有可爲，軍中舉事，必先與士卒相要結，方能得手。而海軍士卒以閩人魯人佔大多數，閩人與薩統制同籍，薩無舉動，士卒亦隨之；魯人守舊，革命非所知，欲其贊同，難乎其難；顧事非固定，在人圖謀之何如耳。我艦有水手頭目李春清者，籍屬山東，服務海軍久，曾與中日甲午戰役；又有一等水手劉文才，亦魯人；之二人者，頭腦獨不顛頂，余既數與聯絡，頗聽余言；茲更促其與魯籍水手溝通，亦允從中力助；又有皖人號手王春山，及其他數人，皆能心心相印，此在本艦之鼓吹，已得一部分之奏功。所憾者艦與艦之往來，尙少密切，未能積極進行。幸海籌之正電官何渭生、海容之正電官金璩章，均與余同學，傾覆滿清，乃彼等素志；又見武昌起義，各人以廁身軍中，莫不視爲千載一時，機不可失；又稔余爲意志堅定之人，何某爰於海籌小輪因公來我艦時，託水手齊密函一，抵余，啓視之，則臨時編訂之英文密碼十二種，備我應用，於是三艦音問無阻滯，且可秘密通訊，此又艦與艦之互通聲氣一部分之奏功也。余嘗謂凡事之成，必經百折千艱，始克應手，而經時累月，所得進展之程度，又祇小成，而未蔚大觀，矧事情萬變，恆有危機乘間而至，勢禁力格，既有不能，觀望徘徊，亦非所許，觀於上述本艦他艦之奏功，吾人方慰渴望之誠。何圖無情砲火，又將攻擊武昌青山，念革軍在彼，抵抗之力如何，所不敢知，要以戰端既開，難保無若干英勇健兒，畢命於猛烈砲火之下，豈不可惜。余計無所出，惟急電金、何二君，囑納交於員兵，砲擊武漢，勿瞄準，非射向天，即射江中。何某以之商於海籌鎗砲二副沙訓齡、教練官余振興；至海容之鎗砲副陳世英，亦經金某議洽，僉謂事屬可行，對於操權之正副砲首，不可以命令行之，但僅以言辭撻動；恐又索解人不得，乃說以人道主義，動其惻隱之心，果得同意，彼此通電。正在急迫間，而沈幫統立前望台，聞無線電火花聲，疑有故，令止拍，局閉電室，且下鍵，尙未知密電已遞畢，亦幸事矣。青山之戰，由午後三時許起至四時止，三刻鐘間，琛、容、籌三巡洋艦共發砲七百餘發，殷殷隆隆，震天蔽江，砲口徑十至十五生的，三艦左舷邊砲及首尾大砲，共二十有一尊，論其威力所至，損失必甚鉅大，武漢爲軍事根據地，自亦岌岌可危。而戰後訪查，革軍殊少死傷，此中秘史，祇三五主動者及各艦正副砲首隱知其事，他人所未詳也。當道以砲彈耗費既多，遂不再

戰，我艦亦駛返一百號浮標，偵監視往來船隻而已。停戰以後，余以志願未畢，仍繼續行其游說工作，我艦士官除楊慶貞、高幼欽、陽明等既已相契外，餘如幫統林永謨、輪機長王齊辰，亦暗相助，學義之謀已具。乃製圓形簽名單，作爲盟約，凡贊成者皆密簽名於上。此時所苦者，即與外間隔絕，艦與艦不通往來，清廷大勢，更所不知。俄而海容移他所，扁閉之電室復啓，三艦復通音問。某日午後，薩統制忽以密電致海籌艦長，譯爲淞滬失守，防宿字來攻。宿字者，魚雷艇也，泊高昌廟，淞滬既反正，宿字雷艇當易幟，故訪其來襲。余等得斯電，乃以告王齊辰及其他各人，莫不喜形於色，是知海內波蕩風靡，清室勢孤，人心思漢，向以學義爲可驚可愕之事，顧慮不前，至是得稍稍改其意向而一德一心，抑亦佳朕兆也。駐漢軍艦以海籌、海容、海琛三巡洋艦爲最巨，其他砲艦惟三巡洋艦馬首是瞻。海琛、海容艦長乃滿人，海籌艦長爲漢人。海籌殊有可爲，而彼將士宗旨，則未嘗表現。軍中戒嚴，艦員非有公務，不得往來過艦，要盟更觸軍中禁令。但舉義運動，余實主謀，乃密往海籌，由偵吏官高幼欽巡視艙面，掩護余抵海籌。余以海琛艦簽名單，交由何君轉示艦員，陳述意旨，並請何君辦理與海琛同樣之簽名。時惟沙訓齡、余振興應允，餘則謂茲事體大，宜先徵艦長意，由何人進言，相顧有難色。沙某以海籌運動係何接洽，因舉何某要說艦長黃鍾瑛，黃即默許，於是海籌將士，莫不簽名。爲雙方徵信，計海籌簽名密件，當仍送至海琛。時海籌在劉家廟附近，海琛泊下游，禁令森嚴，鮮通往來。何君乃藉口電機損壞，須往海琛借機，黃艦長亦明知其作用，下令派魚雷艇送何往海琛，遂其計謀，助力尤多，由是艦與艦相要結，全軍舉義之謀，又得進一步之告成焉。然南下清軍，佔領漢口，日日以飽轟擊漢陽；我海軍駐漢者，迄未有所作爲，軍心漸有渙散之勢余甚憂之。而薩統制更召我艦楊慶貞往江貞聽訓，出示袁世凱電，文爲黎元洪有就撫意，前請艦攻某地，姑緩謀之。薩以黎倘就撫，光復未必成，海軍宜持重不發。不知黎無此事，袁逞狡猾，以給薩統制，薩又以愚艦員。各艦員當此時，已知革命風潮，行將爆發，豈以一紙電文，爲所動者。海籌、海容、海琛三艦及江貞、楚豫等艦，皆自動離陽邏而駛潯。當離陽邏前夕落旗時。我艦見習士官陽明取龍旗而擲棄之；越晨即以管旗頭日密製之巨幅白旗，於離陽邏十餘里後，首先懸掛於艦尾，餘艦繼之。於是事爲薩統制聞知，海琛、海容兩滿人艦長亦知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不可號令，令副艦長代理，日惟匿處艙中，不輕外出，隱然有棄職意。而飛鷹艦幫帶滿人吉升，復投水死，全軍悉舉義，實自此始，關

海軍空前之紀錄，樹海內逃聽之風聲，極一時之盛事矣。惟海軍雖已舉義，而事前與陸軍未有密約，易生猜貳。適革命鉅子林森、吳鐵城二公駐節九江，以海軍到潯，彼此晤商，應有接洽，當日即持刺登艦請謁。代海琛艦長林永謨以海軍舉義，余主其事，又稔余與林森有一面雅，介與相見，縱談甚歡。而陸軍有戈克安者，原任海容三車，以艦員多閩人，時分畛域，因而積怨，去就陸軍之職，任金雞坡砲台司令。適海容抵潯次日，水急移錨，戈竟以私憤，誣爲私逃，發砲射擊，此亦事之不可解者。渤海軍到九江時，清軍佔領漢口、漢陽，革軍未甚得手，自得海軍來歸，革軍聲勢，遂一大振；林、吳二公更以我海軍全部歸心，明白大義，喜出望外。余俟砲擊稍停，盡以舉義文卷送招商局，呈林森閱看，林又以交李烈鈞同閱。林、李洞明內容，益對戈克安之幽莽行爲，深致不滿。是夕，各艦將士、潯地軍政要人，張宴於招商局，余亦與焉。戈克安後至，遽向李伐其能。余憤甚，欲與爭，李及其副官曳余出，得無事。旋復入席，林森起立陳詞，謂海軍顛覆滿清，宜協力同心，勿生疑忌，致誤大局。言次，痛哭失聲。余即繼起，代表黃鍾瑛而言曰：「海軍舉義，經險阻艱難，不知若干次矣。今茲成功，殆非偶然。時局尚未底定，武漢戰事，勢復危急。我海軍絕無疑忌，摧敗大局；願枕戈待命，效前驅，之死矢靡他。」語未竟，在座諸海軍將士多悲憤，泣不可仰。李烈鈞恐席散失歡，乃倡爲長夜之飲，笙歌四起，達旦方止，李亦解人矣哉。方是時，海軍復離潯上駛漢口，海籌艦黃某升任爲總司令，奉命攻三道橋，見有南下馮國璋之兵車，開砲擊之；其駐漢口、漢陽之軍隊，復由海容、海籌併力猛擊；員兵咸用命，殺敵致果，英勇奮發，視在青山之戰，革軍彈不瞄準，蓋大不相侔。結果馮軍受創甚，我三艦亦頗有死傷；海琛中數彈，傷十一人，彈落硫磺起火，幸在魚雷艙上數寸，否則魚雷爆炸，全船危矣。初冬將盡，江水日涸，三艦吃水深，戰時船身移動，時有擱淺之虞。三艦皆駛滬，我海琛艦則開煙台，協助北伐軍，並去白旗，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今日之國旗，在彼時爲海軍旗，而國旗則五色也。綜計我艦運動革命，實始於陰曆八月下旬奉令赴漢入援時。初從下級工作做起，繼及上級官佐，又繼而至艦長，各得同意；至清帝遜位，改用陽曆，歷時不及四月，已觀厥成，可稱迅疾。而同時最出力之人，我艦則有林永謨、王齊辰、楊慶貞、高幼欽、陽明、葉東偉、李春清、劉文才、王春山；他艦則有黃鍾瑛、沙訓齡、余振興、陳世英、何渭生、金豫章；是又宜大書直書，留備後世修史家采輯者也。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鎮江張懌伯追記於樊川客次。

後記

余之圖謀革命，開始在遜清之季，鼓吹革命之書報浸多，余讀之勃然起種族之思。其後我艦遊歷南洋羣島，撫慰華僑，過檳榔嶼，華僑交三民主義印品巨束，囑余携歸艦上。彼時殊干法禁，余亦竟收取之，時年二十有八，年少氣盛，不顧艱險，一意孤行；幸革命成功，清室覆滅，不然，余在叛逆之列，其能免重典乎？方余携文卷晤林森也，金雞坡砲台發砲甫息，軍心大憤，我前艙士卒譁謔，謂不應懸白旗，致招恥辱，因而集怨於主謀者，余乃爲衆矢之的，將得余而甘心。余僕爲魯人，與魯籍水手通聲氣，而水手頭目李春清及一等水兵劉文才，均關念余之安全，勸余戒備；又得副電葉東偉暗護余；臥室鐵門，時加扇閉，以防萬一。其後風波漸息，余始出險，自以不死於革命奔走之時，而能死於革命已成之日，問心亦已無憾，然而卒不死者，特偶邀天幸耳。今垂老矣，當日情形，宛然在目。猶憶光復後陰曆壬子夏，海琛艦泊南京，時馮自由主持稽勳局事，派員至我艦訪查舉義事蹟；艦長林永謨召余述其實事。是年終，余以病假離艦，未曾再往。民國史上，於海軍舉義，余於難於追敘，蓋以全案文卷送呈林、李閱看後，迄未交還。民國二年，海軍部中人函余索上項文卷，備考證之需，時李氏離艦，無從接洽。至民國十六年，李氏在南京，余亟去函索取，未得答復，想年久已遺失矣。回念當年海軍舉義，實出各人維護民族之誠，無爭取祿位思想雜乎其中，故於舉義前，凡商洽談判要求條件等事，概未曾有。此種純潔高尚氣概，豈尋常人所能及？而或者猶以海軍力屈來歸中傷之，余恐後人撰史，誤采聽聞，淆亂是非，爰將當日事實觀縷並舉，揭明真相，而又苦無文件，可供參考，僅憑個人記憶，筆之於書，漏略在所不免。此稿成後，曾就正於同學何渭生、葉東偉共同審閱；以何、葉二君均爲與聞其事之人，當日情形，最爲洞悉。也若黃鍾瑛、林永謨、王齊辰、杜錫珪等均早下世；楊慶貞嗣任軍衡司長，高幼欽、陽明不知任何職，自七七戰事起後，俱不知其蹤跡，無從就正，不禁感慨系之。（註八）

二、陳春生撰「辛亥革命海軍反正紀實」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八八四

辛亥武昌首義，清廷恐懼。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命蔭昌督師赴鄂進攻革命軍，命薩鎮冰統率兵艦，程允和統率長江水師同進。及漢口、漢陽爲革命軍光復，清廷命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赴鄂增援，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艦，飭薩鎮冰督率前進。八月二十三日，蔭昌所派之前哨軍隊馳抵湖北劉家廟。是日清廷有旨，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剿撫」事宜；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著袁世凱會同調遣。二十六日，蔭昌行抵河南信陽府，所部軍隊陸續到漢；海軍提督薩鎮冰乘楚有艦亦至，所統建安、建威、江元、楚豫、楚泰、楚謙各砲艦，湖鵬、湖隼、湖鶚及辰、宿各雷艇，咸開駛漢口江心下碇。然是時海軍各艦多表同情於革命軍，故漢口交綏，海軍軍艦絕少開砲助清軍轟擊；即不得已而發砲，亦有意不使之命中；各兵艦旋且紛紛逃往歸附革命軍。革命軍光復上海後，停泊高昌廟、楊樹浦之兵艦，有建安、楚有、策電、飛鯨四艘，運輸艦登瀛洲一艘，魚雷艇湖鵬、辰宇、宿宇、列宇四艦，均懸掛白旗，歸順革命軍。越數日，海軍艦隊之在長江上游者，因缺乏煤米，駛至鎮江，林述慶於九月十七日獨立於鎮江，有南洋海軍兵艦十二艘由上游開駛到鎮，恐受象山、焦山等處砲台轟擊，不敢前進，停泊於江心。海軍將領多粵、閩籍，宋統領文翔，廣東香山縣人（今改中山縣），與許崇瀨有感誼。許崇瀨廣東人，奉林述慶都督命親自登艦，勉以民族大義，曉以自身利害。宋統領首先表示服從，吳振南同時表示歸順，其他閩籍將領因與林都督有同鄉關係，且多屬林姓，故亦一致贊同，於是同舉革命之旗。計歸附革命軍者，有兵艦楚觀、楚同、楚謙、楚泰、江元、江亨、保民、鏡清、聯鯨、通濟，建強、飛鷹十二艘，暨魚雷艇名張字者一艘，遂以宋文翔爲海軍司令。吳振南爲都督府海軍處長，兵弁水手一律發給雙餉，暫住長江，聽候調遣。革命軍未費一彈，而兵艦十餘艘已收集於指揮之下矣。

同時復有海琛、海籌、海容三艘及魚雷艇湖鷹，在九江歸附革命軍。二十一日，三艦奉命由漢口下駛，行至中途，公同商議，決計歸順革命軍。二十三日抵九江，即高懸白旗，以表示同情於革命，並下碇於租界，以釋群疑。旋由九江軍政府派員至艦接洽一切，並商請移泊華界，以助軍威。各艦既改懸青天白日旗，都督亦上艦致賀。此外復有鈞和、南琛二艦歸附革命軍。該兩艦戎裝均甚完備，旋仍開赴長江，與各艦會合。餘如建威、楚豫、江利、江貞、湖隼、湖鶚、建武、甘泉、江干、舞鳳、虎威各艦，亦先後歸順。嗣由鄂軍政府委任吳應科爲海軍總司令官，

黃鍾瑛爲海軍司令部長，以一事權，而專責成。

至海軍兵艦之協助革命軍與清軍交綏者，尤以在武漢方面爲最得力。如十月初三日，鄂軍步隊第三協由青山渡江，抵譙家磯，與海軍協攻劉家廟，海軍射擊時，將丹水池洋油棧附近俱毀壞，十月初七日，漢陽清軍與革命軍戰，清軍焚歸元寺，革命軍分數路襲擊清軍左翼後路之三道橋，海容等艦亦協力猛攻。二十七日，清軍革命軍各約有一鎮之衆開戰，清軍之砲隊發砲，薩鎮冰所統之兵艦又開砲相應，革命軍還砲中艦上，兵艦即駛退下游。二十九日，艦隊復上駛，清軍與革命軍戰於七里河，兵艦向前助戰，施放數砲之後，因受武漢兩面之砲擊，即下駛。兵艦既退，清陸軍勢孤，亦爲革命軍所敗。

九月初六日，清軍進佔江岸及戴家山一帶，以砲轟車站時，泊於陽邏之兵艦亦開砲助攻。清軍所發之砲，多未能命中，遂沿鐵路線退至大智門。十五日，漢口革命軍與清軍交綏，薩鎮冰所統之兵艦亦在武昌下游開砲助攻，革命軍在青山上發砲，清軍不支，退出火車站。

九月二十九日黎明，革命軍之兵艦海容、海籌、海琛、江貞、魚雷艇湖鵝，由九江駛至陽邏附近，上午十一時以砲擊江岸車站，下午三時，海容上駛，遇江岸車站前，清軍不敢轟擊，我兵艦遂進至武昌黃鶴樓下，傍一小輪而泊，將所載機關槍連入武昌，魚雷艇湖鵝繼進，清軍由江岸發砲猛擊之，湖鵝傍對岸以全速力進駛，青山革命軍發砲攻清軍以護湖鵝，然湖鵝終於中清軍之砲受傷，急避至新河內。未幾，海容復下駛，及將出租界水線外，忽發砲猛擊江岸清軍砲兵陣地，約五百米遠，砲彈連續爆發，莫不命中，清軍砲兵陣地沙塵飛揚，附近村落亦起火，清砲兵殆悉爲砲火所殲。海容下駛至七里溝附近，尙發砲不休。但海容艦於下午五時半，右舷船腹及後檣煙突亦受砲傷。是役革命軍艦隊之活動，大挫清軍威勢，清軍漢口東方陣地，幾全爲之動搖。其後清軍攻陷漢陽，挾龜山巨砲隔江轟擊武昌，武昌全城盡入砲線之內。然革命軍恃有艦隊爲之助，攔城固守，沿江岸防禦線上下七十餘里，經營甚固，清軍終不得逞，是皆海軍援助之力也。茲將關於海軍反正之文電彙錄於左：

鄂軍政府致九江都督馬毓寶電 昨准江電開：有海籌一艦擬駛赴鄂助戰等因。此間與北兵水陸鏖戰數日夜，現仍猛烈，懇速令海籌星駛來鄂接應。海容、海琛兩艦寧通濟兵輪轉運甚切，該艦及楚謙、楚觀、江貞三艦，頃究在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八八六

何處？如均在潯，請並飭隨同海籌刻即來鄂爲荷。再由潯至蕪，電線通否？諸希示覆。（十月初四日）

附覆電一 歌電敬悉。海籌在皖，業已派員赴皖趕催該艦星夜駛鄂助戰。彈藥一節，早已電滬，飭通濟速運往鄂接濟。江貞已載軍米赴皖，事畢即遵遣該兵艦一同前往。惟楚謙、楚觀兩兵艦刻下不知停泊何處？俟偵確悉，再轉飭該兩兵艦亦速來鄂。潯至蕪電不通。

附覆電二 奉鈞電催派海籌赴鄂作戰，均經轉催安慶。頃准皖都督李咨稱：上游水淺，海籌不能上駛，已轉電駐滬徐總司令官，速派江楚兵輪兼程赴鄂助戰等語。用特電聞，以紓慮念。

九江馬都督覆鄂軍政府電 蒙派許君瑞解到銀六萬元，票六萬貫，如數拜領。接滬都督陳電囑海軍刻日赴鄂助戰，使敝處籌備米煤、源源接濟，事關大局，理應極力維持。日下已稍購備，又分員四出趕辦，以應要需。俟該兵艦過潯時，竭力接濟。現在敝處之存款，除十月份糧餉及軍政要費外，所餘無幾；今又購辦煤米接濟海軍，此款無着，仍請竭力從速代爲設法，源源接濟。

鎮江都督林述慶致鄂軍政府電 鏡清、保民、聯鯨、楚觀、江元、江亨、建威、通濟、楚同、楚泰、楚謙、飛鷹、張艇、虎威、江平各艦艇，於二十二日出敝處聯絡，一律歸漢。今日下午二時在軍政府開陸軍聯合大會，誓志合攻金陵；並於軍政府派設海軍處，各艦艇公舉司令長，組織完備，一致進行。

鄂軍政府覆鎮江林都督電 鏡清等兵艦俱表同情，甚慰。現武昌防守吃緊，祈撥半數來鄂相助爲盼。

上海海軍處致鄂軍政府電 請轉飭各艦將所缺各項藥彈，詳細開單尅日專差送滬，以便購辦。（十月十六日）
鄂軍政府致葛店電政局轉艦隊司令長官令 據滬海軍處來電，飭各艦將所缺各項藥彈詳細開單尅日專使送滬，以便購辦。

海軍司令湯壽銘致鄂軍政府電 據海籌巡艦黃司令長稱：九江砲台於十三日晨六鐘誤擊美國海軍運船，致起交涉，請詢馬都督此事是否了結。（十月十六日）

鄂軍政府致九江馬都督電 頃聞九江砲台於十三日六鐘，砲擊美國海軍運船，致起交涉，是否屬實？祈查明速復。又六楚兵輪如已到潯，飭速來鄂。

海軍司令黃鍾瑛致鄂軍政府電 昨日奉上一電，想已登鑒。泰、同兩艦已遵令開上陽邏，裝配彈藥，江貞隨上駛，以觀動靜。尚有謙、觀兩艦到時，即令上駛，協同陸軍動作，掩護江岸。此間佈置各事，已與楚泰管帶馬交接清楚，若有調動之處，可由其指揮。江水已涸，海籌運動不便，湖鷹機器極損，擬先下籌備北伐，再調他艦及電艇湖鵬來鄂。本早已領到洋二萬元，紙幣五千元，銅元一千串，餘即照補。第一艦隊九月雙餉，另造報銷冊呈核。查滬鎮各艦艇九月餉已領，嗣後最便由滬鎮發給；但在鄂若有意外急需，乞就近酌撥，如何之處？尚請裁奪。

鄂軍政府致葛店電政局轉覆海軍黃司令電 條電悉。海籌、湖鷹可東下。嗣後餉由滬鎮發給，祈照辦；如有急需，再由鄂酌撥。

上海都督陳其美致鄂軍政府電 海軍全權，亟應統一，現由海軍各處代表公舉程君璧光爲總司令，黃君鍾瑛爲副司令，黃君裳治爲參謀長，毛君仲方爲參謀次長。總副司令未到以前，暫由參謀長代理一切。查所舉諸人，均威望素著，敝處甚表同情，謹以電聞。

鄂軍政府復上海陳都督電 銑電悉。公舉海軍諸官長，誠如來電所云，威望素著，敝處極表同情，特覆。

海軍處致鄂軍政府電 現已編成兩艦隊，第一艦隊，現停泊於陽邏附近，第二艦隊現停泊於三江口附近。（十月二十日）

鄂軍政府致鎮江林司令電 請將楚泰、楚同、楚謙、楚觀四兵艦之機關槍八尊，速運來鄂之葛店，以便各艦應用爲禱。（十月二十日）

鄂軍政府致滬海軍部長黃鍾瑛電 現值軍務緊急之時，自應整頓海陸軍制，方足以資統一，而制敵人。聞貴部擬以第一艦隊，第二艦隊合爲一巡洋艦隊，海籌、海容、海琛屬焉，宏規碩畫，欽佩莫名。然海軍制度固宜整肅，而海軍人材尤當慎選，查有現充第一艦隊司令官湯壽銘充海容管帶兼巡洋艦隊司令長，所有海籌遺缺，即以杜錫珪接充。是否當？乞與各艦隊長商酌委任，以固海軍基礎，而利海軍戰鬥，特此奉函，並望賜覆。（十月二十日）

葛店黃宗順致鄂軍政府電 飛鷹已抵葛店，運來飛艇一台，開棉彈一千，砲台州格梳林油十五箱，請示在何處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八日

八八八

起卸。飛鷹因江南有要公需用，楚泰船所需之小輪尚缺，請飭交通部速派，並令王光國速來葛。（十月二十日）

葛店馬墳鈔致鄂軍政府電 飛鷹運飛艇上午抵葛店，請速派船裝運。飛鷹將飛艇卸後，即行開寧。

鄂軍政府覆葛店兵站及楚泰艦長電 飛鷹所裝之飛艇子彈及油箱等件，仰即轉飭派來之梅占魁護運至陽邏過載，刻已飭青山小火輪往陽邏接運，導火索直接交江西馮統領查收可也。

葛店黃宗貴致鄂軍政府電 電請所運之煤，請速送來。再兵艦需用之車油燈油綿紗，亦請火速送來，以備戰時之用。各軍艦之餉，是否由鄂給發？登瀛洲在陽邏停泊，連來之炭，請速派員起卸。再海軍作戰之命令，請速送馬管帶。以上各件，請回示爲盼。（十一月初二）

鄂軍政府覆葛店黃宗貴電 電悉。所需炭油等件，當飭軍務部迅速送來，兵艦餉項亦飭照發。登瀛洲所載之炭，即卸陽邏亦可。接上海來電，議和之事因事關重大，刻難就緒，又續停戰七日，希將此停戰期限，傳各營知照。

葛店馬管帶致鄂軍政府電 接李總司令烈鈞來信，着敵船與江貞即開赴陽邏，聽候指揮等語。但葛店、黃州兩處如泰、貞兩艘上駛，現無船防守，如何之處？請電覆。（十一月初三）

鄂軍政府致葛店兵站轉贛軍李總司令電 前據黃州府知事電稱：武昌江面爲我軍要隘，懇留江貞停泊該處，以資聯絡，當即電商楚泰馬艦長，請以各兵艦梭巡該處，不必拘定江貞等情。頃據馬艦長電稱：貴司令官將泰貞兵艦調赴陽邏，聽候指揮，想尊處必以戰期迫近，須水陸夾攻，始足以速報捷而立奇功。茲又續停戰七日，可否暫留一艘，梭巡武黃江面，或另調一艘補充，均希與馬艦長妥商爲盼。

黃州高知事致鄂軍政府電 前奉東電，武漢兩岸均屬要隘，欲留江貞兵艦停泊，所見極是。當電楚泰艦長飭各兵船輪流停泊等因。即日江貞艦長得馬艦長電，派江貞駐黃防守，黃民感戴。頃江貞艦長接到馬艦長來電，派該艦赴陽邏。黃郡兵力極薄，黃郡全體環稟知事，轉懇大都督准再賞留江貞兵艦駐黃，理合轉稟，請即核覆。

鄂軍政府致青山楚泰馬艦長電 頃據黃州高知事電，請留江貞防該郡，當電許留黃暫泊，俟派兵一營到黃後即行上駛，仰即遵照。

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命令 長江艦隊於元月二十九日午前八時，須於陽邏青山間任警戒。（一月二十八日）

(註九)

註一：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錄自「學風雜誌」，安徽省立圖書館分館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版。

註二：「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一八三至一八四。

註三：「胡漢民自傳」，引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一五至四一六）。

註四：「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七七至八九〇。

註五：鄉魯「回顧錄」上冊頁二九至三四，民國三十五年七月，獨立出版社出版。

註六：秦毓璽集「辛亥光復各省軍政府來往電報」鈔本。

註七：陳春生「辛亥革命海軍反正紀實」，引自「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六一）。

註八：「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四一至五四八）。

註九：同註八（總頁五六〇至五六七）。

十九日（十一月九日） 廣東正式獨立。

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迎胡漢民入廣州，就任都督，以陳景華為民政部長，李郁堂為財政部長。胡漢民記其事曰：

其時在港同志尚有勸余不即上省者，以為李固新降，龍濟光尤叵測，新軍在省只兩營，且執信、毅生尚未到省，手無一兵，不如且待。余曰：「不然，此時革命空氣已籠罩全國，廣東屢起義師，且在鳳山被殺之後，官僚尤為喪膽，吾人所恃，不僅在兵，若稍涉猶豫，適以示弱；況此時事機，頃刻變化，我輩為革命黨人，萬無持重求全之理，我意必速行。」遂與淑子、寧媛、君佩、良牧、應生、黃大偉、李郁堂即晚上省。（瀕行，何啓約相見，何曾撰西法真詮及駁張之洞勸學篇。余詢以外交之事，何云：「湖北首義，已以關稅所入存貯匯豐，為償還外債之備，因而得列國之好感，此可効也。」余此時無暇與何深論，但覺授人以柄，實開惡例；而何反以為得計，何也？余等抵省，果見省河兵艦悉已懸青天白日旗。同行者皆歡呼：「中國人真見天日矣！」登陸，李以所部迎余，即步行至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八九〇

諮議局，受各界之歡迎。伯器即日交代。（按：漢民未到前廣州新軍推蔣尊簋爲軍政部長代理臨時都督，尊簋字伯器。）（註一）

附錄：

一、李準撰「光復廣東始末記」

前清失政，革命起義於武昌，東南相率響應。清廷念大勢已失，因遜位，而五大民族之共和國遂以成立，猗歟盛矣！中山倡義，項城誓成，黎、黃、胡、汪諸公，或首舉義旗，衝鋒陷陣；或贊襄和義，去舊布新。大義忠誠，直壯宇宙而振山河，不亦偉哉！溯粵垣之光復也，時準任前清廣東水師提督。先於辛亥三月廿九日，黨人倉猝起義，敗於準部。然食祿忠事，無可議也。雖遭狙擊，不變初衷。厥後武漢起義，準默察天心，俯窺人事，知民心思漢，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維持，縱報私恩，徒傷公義，無裨於國，貽禍生靈。利害相權，宜審輕重，於是應乎天而順乎人，立意反正廣東，藉消兵禍。但當時部署情狀，局外恐未盡知，謹記其實，貢諸海內。準自反正之念發生，因囿於職守，莫由與黨人通誠。黨人謝良牧等冀準內援，因與胡漢民商，使李柏存因謝質我通信于準，約與連合。九月初四日，準遇謝質我於虎門，謝以黨人屬意告，許之。準既輟職革命，遂忠告粵督張鳴岐，曉以時機，責以大義，張竟不諒，忌準益甚。旋僞布獨立，粵人知其詐。準乃遣胞弟次武赴港，往謁章寶珊君，因識李杞堂君而通誠意，次武還告，準修書致機關部，交次武復之港。見南方支部長胡漢民暨謝良牧等於章寶珊家，達準力圖反正原因，爲粵民生命財產計。胡、謝等密授機宜，並覆準書。次武受盟後，專輪回省。時漢民在港候信，往還磋商，事甫就緒。準復用關防親爲密約，授次武及黎鳳翔、謝質我爲代表，抵港，與胡、謝諸君商議獨立條件。一面派周子文、陳子明等往說龍濟光，勸以至誠，使知一啓兵禍，殃及生靈。龍遂感動，願表同情。準復遣水師營務處劉冠雄君往見張督，告以準決意反正。勸其勿戀虛榮，貽害地方。張仍猶豫，欲窺各省成敗，不肯早決。準以龍既歸心，新軍均表同情，遂傳諭所部水陸各軍，沿海砲臺，由吳宗禹、吳占嵩督飭各營隊約期同舉義旗，各部悉受命令，其時兵艦已先期調集省河受命。布置妥洽，電約機關部，定期十九日反正，不從者討之。其時民軍已光復香山、新安等縣

。陳競存君在惠與秦提搏戰甚劇，準屢次函電並專輪赴惠，勸秦提止戰。時商會舉張鳴岐爲都督，而僑商函電交責，張知不容於衆，遂於十八夜潛逃。迨十九晨，準卽下令各砲臺、軍艦，一律升民國軍旗，並電邀胡漢民君暨黨衆上省，舉胡漢民爲都督。十九夜，漢民偕同志謝良牧、李君佩等上省，準率部歡迎。相見後，胡欲將準反正事實宣布，準力辭之，蓋前事盡職於清廷，今日效忠於民國，皆應盡之責，何敢言功，今大局已定，時過境遷，論粵事者，或有不察，抑揚毀譽多失其真，用敢紀其本末，以質天下。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鄰水李準記。（註二）

二、鄧慕韓撰「辛亥廣州光復記」

吾粵自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之役後，不特黨人大憤，卽人民前之反對及懷疑革命者，至是亦爲之大變。及八月十九日武昌舉義，消息傳至，黨人分途進行，未幾，湘、陝等省，相繼獨立，滿將軍鳳山在廣州倉前街伏誅，革命聲勢大振，粵人恐甚！此時余與潘達微等奉命辦理本黨機關「平民日報」，以責任所在，雖經粵督張鳴岐深夜將余逮捕，釋放後，仍事宣傳運動如故。

有江孔殷者（清翰林，江蘇候補道，在籍總辦廣屬清鄉，爲張鳴岐所信任，因投資平民報，且任選述。）明知余與達微爲黨人，亦時相往來，曾爲革命盡力不少。余與言革命之勢力，促表明態度，江初猶豫未決，及至九月十二日，江言張鳴岐非欲據粵，但交代有人，方能引去，余謂如張去意已決，須將政權交與革命黨人，方可免亂。江問交與革命黨何人乃可？余謂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均可。江問三人現在何處？余謂孫在美洲，胡在海外，汪被囚北京，如欲交汪，須先電請清廷將汪釋放。江卽將余言轉張。所以卽日有請清廷將汪精衛、黃復生二人釋放，交其差遣之電。無何晉、贛、滇、黔、蘇、浙等省紛紛反正，粵水師提督李準，知久爲黨人欲得而甘心；又經閏六月之被炸，見大勢已去，乃向黨人輸誠。孫先生電張速獻地投降，張更惶恐。十七日，江約余及達微到廣州南提鹿角酒店，商解決時局，余仍主張欲免廣東糜爛，非將大權交與革命黨人不可。江允與張商，議定，如張接受，定十八日宣佈獨立，十九日舉行獨立典禮。江去見張，晚由督署電余，謂張已答應。十八早，張召集民衆，在商會會議。並派江孔殷、胡銘盤二人代表，言張去志已決，請舉人接替，衆議仍請張暫爲維持，俟有人繼，乃可去。江、胡二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八九二

代表言，張決不願留，何苦苦舉伊，終無結果而散。下午，再在諮議局會議，震旦報記者陳接菴提議，仍舉張任都督，龍濟光副之，衆無言，遂通過。余二次均在座，雖不以留張爲然，但見黨人到者寥寥，又無武力，故未有發言。(時因粵黨人多往各處舉義，在廣州者頗少。)是晚夜深，有電來報，言張已逃。十九日早，余先往鹿角酒店與江相會，然後同往諮議局舉行獨立典禮，至則適陳景華接余與達微電，由香港趕到同往，屆時開會，衆推余爲宣佈，(當時並無主席書記，各事皆余一人任之。)余宣佈今日獨立重要，及革命宗旨畢，即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舉行獨立典禮。由陳景華等三人送大都督印與張鳴岐，到督署，則張已先逃，乃回諮議局報告，衆議送副都督龍濟光，龍不敢受，又回局報告。陳景華密謂余：「盍舉胡漢民？」余答謂：「正合余意。」乃出而宣佈，衆均贊成。余以蔣尊簋亦曾入黨，時爲新軍協統(即旅長)提議舉爲軍事部長，胡未到前，由蔣代理，衆贊成。蔣即視事，派隊保護各機關。是時八旗及軍隊中平日仇視革命者，在粵城仍衆，余與蔣尊簋、陳景華等三人出名，召集黨人會議，佈置一切，以防反側，並即組織中國同盟會廣東支部，(余亦被舉爲副部長)集中勢力。是次光復，兵不血刃，鷄犬無驚，而淪亡二百餘年於胡虜之錦繡廣州，竟得重見天日，誠幸事也！(註三)

三、程璟光撰「補述光復廣州眞象」

辛亥(西歷一九一一)三月，廣州革命雖然失敗，而革命黨人，嗣後活動益力，自新任將軍鳳山被刺，廣州文武官吏，無不深居簡出，畏懼黨人。迨至武昌高舉義旗，沿江各省多已響應，而廣州省會，謠啄繁興，文武官員，但求能全性命，莫知一切施設。在省黨人，乃即乘機鼓動紳商各界，於九月十八日，假文瀾書院集議，決定脅迫總督張鳴岐宣佈獨立。張知大勢已去，初有允意，旋聞武漢黨軍受挫，立召龍濟光入商，頗欲拿辦黨人，然龍正欲取張自代，須挾黨人以自重，議故未決。此時水師提督李準爲全身家之計，已與黨人通款，於是在省及附近黨人鄒魯、何克夫、朱執信、姚雨平、潘達微、葉夏聲、劉一偉、陳鐵伍、陳逸川、羅張、陳壽田、莫紀彭、高劍夫、陸蘭清、關仁甫、李福林、黃明堂、周之貞、胡毅生、李大德、楊萬夫等，以省外各屬，如惠州陳炯明、鄧鏗、洪兆麟，前山任鶴年、林警魂，以及謝良牧、王和順、周康、石錦泉等，均已部署妥當，俟機舉義，省城亟應首先發難，

以壯聲威，乃一面督促紳商，繼續集議於諮議局，務達迫張獨立之目的，故當場議決辦法十條，其最要者兩條，即（一）公推張鳴岐、龍濟光爲正副都督，竊謂不但可免糜爛地方，且能使各屬及廣西迅速響應；（二）爲釋出被禁黨人黎萼，因其曾與駐紮香山、前山、惠州、肇慶等處之任鶴年、林警魂、何克夫、莫紀彭、謝良牧、曾傳範、陸世儲、賀蘊山、洪兆麟、徐連勝等部，確有密切聯絡。嗣於宣統元年，黎與楊得標等，雖因事機洩露，被禁南海監獄，但仍與任等時通消息，此時若將黎萼釋出，當收極大效果，故立即至南海縣署，勒令釋放黎萼、楊德標、羅樹蒼、黃忠漢、吳汝開、黃忠棠諸人。一面不顧生死，盡力進行，務得首先光復。故廣州革命空氣，頓時緊張，聲勢陡然浩大，而張鳴岐、龍濟光均不願就正副都督，其他文武官吏，見勢不佳，多已逃走，秩序由是紊亂，人心非常動搖。龍濟光乃率濟軍，集中撫署，勢欲捕殺黨人，自任都督。黎萼既已出獄，詢悉一切計劃，即謂張、龍兩氏，如任都督，決非黨人福音，亦爲人民反對，因往撫署附近偵察濟軍行動，見其戒備極嚴，深恐中計，乃與諸同志協商，臨時又約紳商，再開緊急會議，決定迎胡漢民、蔣尊簋爲正副都督，即速獨立，免被濟軍之害。黎萼又於深夜召集保亞、自強、中華等會主幹同志羅樹蒼、黃忠漢、朱永漢、譚鼎新、鄧承昉、甘貴丞、盧發生、王國柱、黃漢夫、李降甫、王佑湘、陳集賢、歐陽治、黃伯藩、馮伯聲、鍾智仁、蔡炳雲、張孝琳、張子敬、魯子明、彭名惠、羅祖武等，在桂香街三益棧密謀舉義計劃，當場決定：翌日（即十九）正午發難，以朱永漢所帶之陸軍警察預備隊，連使綏靖營及各衙署之衛隊，計數百人，爲主力軍，即夜遣派多人，或與龍濟光聯絡，暗中探其態度，或與省城附近民軍首領及黨人，暗通消息，以備同時並舉；另派羅樹蒼赴肇慶，與曾傳範、陸世儲聯絡；李降甫、陳集賢、何子湘赴前山，與任鶴年、林警魂聯絡；甘貴丞赴惠州與陳炯明、鄧鏗、洪兆麟聯絡。黎萼方將一切事務佈置完畢，已屆十九黎明，即令派赴各處聯絡員，分途出發。不一時派與龍濟光聯絡之人回報，謂龍言談儼若無事，態度頗露張皇，約君單身正午赴宴，我輩若先發制人，必被一網打盡。黎萼乃以與會同志所定之民軍統領名義，命令朱永漢率同所部嚴密監視龍之濟軍，毋許出動，動則必須死抗。同時曉諭保亞、中華、自強等會之同志，謂「欲光復山河，須以頭顱換取，今日大事之成，全在同志肯死，現在時已正午，事機迫切，成仁成功，即在目前，本人既承各同志推戴，忝爲首領，盼望切實接受本人命令，以一事權，而收如臂使指之效。」言畢毅然督率諸人，遙向天平街出發。及至

水師行臺，身先各同志，奔入衙門，收繳衛兵槍械，諸人鋒擁衝入，遂即正式佔領水師行臺，義旗首樹於此。又命諸同志，分途收繳各警局、衙署槍枝，實力由是益足。濟軍爲數雖多，奈將有携貳之志，士無應戰之心，迨被朱部監視，懦者驚懼莫知所爲，悍者潛出乘機劫掠，故在混亂之中。黎募據報，一部濟軍搶劫藩庫，立率步騎兵，馳往截擊，忽有某同志趕至中途，囑黎慎重，益以亂兵衆多，恐被所害，黎乃從容謂來者曰：「此等亂兵，食人之祿，既不能爲人衛國，復不知附義反正，可見毫無膽識，現在出營行劫，必無官長指揮。諺云：『做賊心虛』，我去彼必投降，否則亦必逃走，豈敢抗戰，但去無妨。」因仍前進，至則亂兵已將外庫洗劫一空，聞風先遁。黎恐其復來，親督馬槍營，保守內外庫，抱人存庫存精神。嗣後數小時內，果有成羣結隊之流氓地痞，及不法兵警，希圖來劫內庫者，不下二三十起，黎氏因此不敢離開，乃就藩署成立民軍統領部，親將內庫加封，派兵專任看守，至旁晚全城完全佔領，總督以下，亦均潛逃。於是黎以民軍統領名義，佈告安民，一時歡聲雷動，均相慶慰。是夕黎親巡城，安撫民衆，更至旗街剴切曉諭，令各居民毋自驚擾。聞光復之役，各省旗人最安全者，莫若廣州，地方秩序最安全者，亦莫若廣州。可見黎氏智慮忠純，各同志奉命明義，故廣州人民迄今猶均稱道。次日聞惠州各屬同時光復，黎以全省大勢已定，一面召集紳耆及七十二行商會、九善堂商決，公推陳景華爲警察廳長，恢復警察，維持市面治安，一面派代表羅洽霖、譚瀛偕赴香港，歡迎胡漢民。二十一日胡偕港紳十餘人，蒞省開大會，就都督職。黨人林震、鄒魯、羅熾楊等多在省城，遂組廣東軍政府，並編北伐軍。又因黎募呈請點收庫藏，遂令財政部派毛文明、李煜棠、廖仲愷先後前往，計共提銀千萬餘元。其時各路學義民軍，如姚雨平、徐維揚、周康、黃明堂、王和順、陳炯明、陸蘭清、李福林、周之貞、石錦泉、楊萬夫、馮天漢、任鶴年及華僑敢死隊，李大德女子北伐隊徐慕蘭等，紛集省垣，共戴胡督，並商一切大計。乃以姚雨平爲北伐總司令，陳炯明爲軍長，分別組織，並令黎募爲建字軍統領，王和順爲順字軍統領，黃明堂爲明字軍統領，陸蘭清爲蘭字軍統領，周康爲康字營統領，李福林爲福字營統領，任鶴年爲香軍統領，林警魂副之，曾傳範爲肇軍統領，洪兆麟爲惠軍統領，朱福全爲福軍統領，姚雨平擬以中堅同志，組織北伐軍，先行出發，即將在省之民軍，改編爲兩師三個混成協，第一師師長鍾鼎基，第二師師長蘇慎初，第一混成協統領張綠村，第二混成協統領任鶴年，第三混成協統領黎募，改編方竣，分批出發，先至南京，集中候令。陳

炯明則率餘部駐省訓練，以固後方，此爲當時光復廣州真象，及各屬響應大略情形，故補充追述如右。使革命先進轟轟烈烈之事業功勳，不致有所遺漏，並請黨史編輯諸先生注意及之。（註四）

廣東獨立後，依照同盟會之革命方略，頒佈全省施行，其重要內容如下：（一）廣東革命軍政府軍制餉章，包括軍隊之編制、將官等級、餉章、戰士賞恤、軍律。（二）廣東革命軍政府略地規則，包括略地之分別，略地之辦法。（三）廣東革命軍政府因糧規則，包括因糧局、因糧之法。

附錄：

一、廣東革命軍政府軍制餉章

1. 軍隊之編制

步兵

一、以八人爲一排，於八人中設排長一人，副排人一人，共八人。

二、以三排爲一列，外列長一人，共二十五人。

三、以四列爲一隊，外隊長一人，副隊長二人，號旗手二人，號筒手二人，共一百零七人。

四、以四隊爲一營，外營長一人，副營長二人，鼓樂手八人，營旗手三人，主計一人，書記一人，計四百四十四人，挑夫伙夫另計。

五、以四營爲一標，外設標統一人，副標統二人，參謀六人，傳令十二人，主計一人，書記二人，共一千八百人，

砲隊一，工隊一，醫隊一。輜重隊一。

騎兵、砲兵、輜重隊、醫隊之編制、軍政府未議定以前，標統定之。

旅團以上，將來軍政府議定之。

將官之等級

第一級都督 第二級副都督 第三級參督 第四級都尉 第五級副尉 第六級參尉 第七級都校 第八級副校 第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八九六

九級參校。

2. 餉 章

步兵每月餉銀十元。

副排長十五元，排長二十元。

每隊號旗手、號筒手十五元。

每營鼓樂手、營旗手二十元。

列長四十元，副隊長六十元。

隊長一百元，營主計、書記一百元。

副營長二百元，營長三百元。

標傳令三十元，標主計、書記二百元。

參謀四百元，副標統四百元。

標統五百元。

騎兵隊、砲兵隊、醫隊、輜重隊及挑夫、伙夫等月餉，軍政府未發布以前，由標統自定。
旅團長以上俸銀，將來由軍政府議定之。

3. 戰士賞恤

第一、賞典

一、記大功者：

甲、率先起義者，按其招集人數之多寡，以定次數。

乙、攻克城鎮鄉村者，按其占領地方之險夷廣狹，及戶口之多寡，以定次數。

丙、勦破敵軍者，按其破壞敵軍武力之大小，以定次數。

丁、降服城鎮鄉村，及降服敵軍者，與乙丙同。



戊、以城鎮鄉村，軍隊反正來歸者，與乙丙同。

己、防守城鎮鄉村，力却敵軍者，與乙丙同。

二、記功者：

甲、殺敵數人，其功昭著者，按敵人之職份，及數之多寡，以定次數。

乙、殺敵軍者，與上條同。

丙、奪得敵軍糧食、器械、馬匹者，按其品質數量，以定次數。

丁、探報敵情，冒險得實者，按其關係之輕重以定次數。

戊、交戰出力者。

己、救援本軍將士出險者。

庚、在營一年，能守紀律者，記功一次，每多一年，則多一次。

以上記功者，由軍政府議定行賞，爲鼓勵戰士起見，軍都督有隨時行賞之權。

第二、恤典

一、凡交戰受傷，以致殘疾，不能任職者，其退伍後，照本人現俸、現餉，賞給終身。

二、凡在軍身故者，無論將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給養贍費；父母妻養至終身，子女養至二十歲。所給之費，兵士視其記功多寡，將校視其官職高下。

第三、獎典

一、凡仗義疏財，能於起義之先，慷慨捐款，以助民軍之成立，除將來給還外，仍按捐款之多寡，分別記功之大小。

4. 軍律

一、不聽號令者殺；二、反奸者殺；三、降敵被獲者殺；四、私通軍情者殺；五、洩漏軍情者殺；六、臨戰退縮者殺；七、臨戰逃潰者殺；八、造謠者殺；九、私逃者殺；十、任意擄掠者殺；十一、強姦婦女者殺；十二、焚殺良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八九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八九八

民者殺；十三、殺外國人、焚拆教堂者殺；十四、勒索強買者，論情抵罪；十五、私鬥殺傷者，論情抵罪；十六、遺失軍械資糧者，論情抵罪；十七、獲敵軍資糧、軍械藏匿不報者罰；十八、私入良民家宅者罰；十九、盜竊者罰；二十、賭博者罰；二十一、吃鴉片煙者罰；二十二、縱酒行凶者罰。（註五）

二、廣東革命軍政府略地規則

略地者，謂略定其地，上而省會，下而州縣，凡前者□□勢力所及，使由此統屬於我軍政府權力之下也。

第一、略地之分別

其分別有三：（甲）就於我軍攻取而得者；（乙）就於義民響應者；（丙）就於敵之文武官反正來附者，其略地之辦法，稍有不同，分類說明如下：

第二、略地之辦法

甲、就於我軍攻取而得者

一、升立國旗，就其所得城鎮營壘，升立國旗，宣揚國威。

二、暫禁居民來往。於入城鎮之始，下令暫時禁止居民來往，派兵士扼守通衢，俟一二日後，安民局設立，按戶發給執照後，始許通行。

說明：此因入城之始，人心未定，暫禁其來往，一以便軍隊之行動迅速，一以免奸民乘機擄掠也。

三、繳收敵人軍器糧食，所有滿兵軍器，概要繳交。其營中所積聚之糧食，亦必繳出，然後聽憑我軍安置之。

說明：此時滿兵已失戰鬥之力，然慮其藏匿軍器糧食，仍然爲患，故必嚴令繳出。

四、收取官印文憑，及其文書冊籍，封府庫官業，官印文書等件，恐其失散，宜收取之，交安民局保存。其府庫官業，則亦因糧局管點收。

五、設立安民局，每縣設一安民局，立局長一人，局員十人，顧問員十人，局員須用營中人，或地方紳士；顧問員，則皆以地方紳士充之，均聽命於局長，局中得雇用巡查若干名，其人數視地方之大小定之。

安局民之事務其急要者如下：

- (一) 發布告，印刷安民布告，分貼當衆之地，使人民曉知軍隊之大義。
- (二) 編門牌，循街之方向，由東至西，由北至南，按門發牌，左單右雙，每街分左右，統計其戶數。
- (三) 付通行照，每戶發通行照一紙，每紙祇許一人執用來往，夜出者，必携街燈，其執某戶之照出街，有犯事者，惟該戶是問。
- (四) 查戶口，由安民局派員偕同地方甲長、街正人等，清查戶口，每戶要實核其現在住居之人口，編載冊籍。
- (五) 撫瘡痍，其居民有因兵事受傷損，或破壞家屋物業者賑恤之。
- (六) 定流亡，居民有因兵事流離失所者，設法安置之。
- (七) 詰奸究，如查有爲作□□奸細，及爲防害我軍隊之行爲者，捕獲送軍前究辦；查有強盜匪徒擾害居民者，捕獲之後，重則送於軍前，輕則由局究辦。
- (八) 防火害，命巡查週視，以防火警，其有存貯惹火之物者，尤要注意。
- (九) 設因糧局，另有因糧局規則參照。
- (十) 分別處置官吏，凡軍到卽降之官吏，保護其身家，願留營者量才器使，厚給資斧，護送歸家，其抗拒力盡始降之官吏，則僅予免死，其不降者殺。
- (十一) 招募地方精壯，編入軍隊，按照軍隊編制之法辦理。
- (十二) 相機防守，察看地方險隘，分別駐兵防守。
- (十三) 通報軍政府，或就近大軍，候派員接理，以布新政。

乙、就於義民響應者

- 凡義民響應者，必將該處地方官誅戮，或捕送至軍隊之前，始爲響應之實據。
- 凡義民響應，投到軍隊，卽派兵隨往，辦理之法如下：
- 一、升立國旗辦法，詳上。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九〇〇

二、點收官印文憑，及一切官業辦法。詳上。

三、設安民局，所有安民局，急要八項，悉如上辦法。

四、設因糧局。

五、將義民編入軍隊，與義軍一體優待。

六、相機防守，詳上。

七、通報火警，詳上。

丙、就於文武官反正來附者

凡反正之官，必將其官印文書，及其有永遠降服誓表，送到軍隊之前，始爲反正之實據。

凡有反正者，該文武官投到軍隊，即由軍隊派員與該地方官協同權理政事，以待軍政府接收，改布新政。該反正之文武官，照其現任之廉俸倍給之，至於終身；如其才可用，另有任使者，其所得官俸不在此限。（註六）

附錄：

三、廣東革命軍政府因糧規則

第一、因糧局

一、每軍設因糧局，專司因糧之事。

二、因糧之標準，須每十人養一兵；凡軍行所至之地，因人民之多寡，以定駐軍之多少。

三、因糧局須設充公冊、收買冊、債券冊、收捐冊，除充公冊外，皆須用三聯單，分類處理。

第二、因糧之法

甲、充公

一、一切官業。

二、反抗軍政府之官吏家產。

三、反抗軍政府之人民家產。



四、以上三種，由因糧局立冊，將所充公產業之文契數量，分類登記。

乙、收 買

一、將境內一切可應軍用之貨物，給價收買貯存，以備隨時之用。

二、收買貨物，若現銀不足，可先給軍憑票，記載價額及償付日期，由因糧局支給；若過期不能支給，則從起計五厘週息。

三、凡收買貨物，主不得抗違；違者處罰。

丙、借債及捐輸

一、凡軍隊所至，得與境內人民有家產者，借用現銀，以供軍需。借款後由因糧局發還債券，記載借主姓名、籍貫、住所、及其數目，給印爲據，交借主收執，自給債券之日起，至遲以六個月，由因糧局償還；若滿六個月之限不償還，則自滿限以後起，給二厘週息。

二、凡境內人民家產，過一萬元以上者，由因糧局令捐十分之一，以供軍需；五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千萬元以上者，與百萬者同。

三、凡有因糧局認定當借債及捐輸者，不得抗違；違者處罰。

丁、軍事用票

一、設軍事用票發行局，附屬於因糧局。

二、每軍得度其收入財產之數，擬定軍事用票，發行局作按，發行軍事用票，其數得倍於作按之數。

說明：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按，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需可裕。所以發行之數限於二十萬元者，因祇有十萬元作按，如發票過二十萬元之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價值跌，成爲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反將可以發行無弊之二十萬票，亦失其用，而至於坐弊也。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九〇二

三、軍事用票發行局，設發行員五人以上，由軍都督指任之。

四、軍事用票發行局，設監查員十人以上，以債主、之負擔最巨者任之。

五、發行員，專管局中一切發行對換之事。

六、發行軍事用票之先，發行員須通知監查員，開會設議；監查員，須查明軍事用票之數，是否照第二條之規定，如數相符，則認可發行，如有違額濫發，不得認可。

說明：濫發之弊，前既言之然，當軍需孔亟時，往往不免，故發行局制度不可不精密。發行員外，更設監查員，此監查員，須於本地方利害最有關係者；因軍隊之財，取諸地方，而發行軍事用票，尤於地方財政大有關係也。債主、捐主皆曾負擔軍餉者，倘再遇濫發，則受累更甚。故擇其負擔最巨者十人爲監查員，凡發行軍事用票，必須得其許可，如票數祇較作按之數加一倍，則尙足以資對換周轉，濫發則軍隊人民立受其害宜阻止之。

七、發行員未經監查員會之認可，不得發行軍事用票。

八、凡經監查員開會決議，反對違額濫發軍事用票者，軍都督不得續行之。

九、軍事用票，每張銀額，最多不得過一百元，最少不得過一元。

十、軍事用票之形式如左：

十一、軍事用票，須照每張定價使用，不得跌價。

十二、發行軍事用票之後，俟將來軍政府與該軍會合時，由軍政府調查該局發行票數，如與第二條定額相符，軍政府下令，將發行之票，對換收還。

說明：軍事用票發行之後，流通市面，與實銀同一使用；然其本體 眞價，不過代表實銀，不能求久，必須有收回之法。惟軍需浩繁，軍事用票，祇能行用於軍隊權力所及之地；其與外國貿易，仍須用實銀故須收儲實銀，以備與人民對換，必俟與軍政府會合之後，始由軍政府之力以收回之也；惟必須所發之票，不逾第二條之定額，即有十萬元之作按，而發行二十萬元之票，始能收還；否則軍政府亦不能慎 之

某軍軍事用票發行局

國旗

軍 事 用 票

△圓正

年 月 日 押

壑濫廢之弊，足使財政紛亂，不可不慎。

十三、軍政府下令後，人民得憑軍事用票，換回相當之實銀，其詳細規則，軍政府臨時定之。

十四、軍隊所到之地，凡平日清政府所發行之紙幣（銀紙），概作爲廢紙。

十五、凡軍中捐輸，該捐主必須將軍事用票繳交因糧局，不得以現銀繳交。

說明：軍事用票，欲其流通市面，必須設此法例：如捐主捐十萬元，繳納時必須軍事用票，則不得不將現銀對換軍事用票，始能繳納，則軍事用票，有不能流通之勢；否則發行局自發行，人民自不使用，軍事用票失其效力矣。（註七）

廣東惠州光復。

革命黨人林希衡運動清廣東陸路提督秦秉直所部管帶洪兆麟內應，迎革命軍陳炯明、鄧鏗部入惠州，秦秉直被迫投降。（註八）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九〇四

福建福州光復。

福建革命黨人彭壽松、劉通，及新軍協統許崇智等起義，清閩浙總督松壽自殺，光復福州，推統制孫道仁爲都督。劉通「福建光復紀要」記其事曰：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同盟會福建支部成立後，黨人劉通、鄭祖蔭等即積極從事活動。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後，乃以「軍警特別同盟會」名義，連絡軍警兩界。及武昌起義，黨人於九月十八日夜開始行動，滿清福州將軍樸壽所部駐防旗兵二千餘人，軍械精利，嚴密防守。新軍由許崇智率領，雜軍由彭壽松率領，另由劉通率武備學校學生及體育會會員，猛攻旗街，清軍頑抗，市民爭資粥購水菓慰勞革命軍，人心振奮，本日拂曉卒擒樸壽殺之，清閩浙總督松壽服毒死，至二十日戰事始告停止，衆推新軍第一鎮統制孫道仁爲都督，傳檄各州，不旬日而全省底定。」（註九）

尙柔和「辛壬春秋」站在清廷立場爲松壽、樸壽立傳，茲錄之於後，供作參考：

「松壽字鷄齡，滿州正白旗人，以任爲工部筆帖式，累遷郎中。光緒十六年，簡陝西督糧道，擢山東按察使。二十一年超擢江西巡撫，二十六年調江蘇巡撫、河南巡撫。二十八年入爲工部侍郎，正藍旗副都統，尋授熱河都統，入爲工部尙書，復出爲察哈爾都統。三十三年轉閩浙總督，宣統三年九月，武昌兵起，蘇浙相繼響應，閩軍亦變，將軍樸壽督駐防兵與民軍戰，兵敗被執，松壽憤恚吞金死，語詳福建篇。事聞贈太子少保，予諡忠節，子光裕郎中，光耀候補道。」

樸壽字仁山，滿洲驤黃旗人，光緒二十年由吏部郎中簡山西歸綏道，擢庫倫辦事大臣，轉綏遠城將軍，正黃旗漢軍都統，三十一年移福州將軍，將軍向督閩海關，歲入羨金數十萬，自關務處歸總督，將軍清苦，樸壽安之，日與幕士飲酒賦詩，其感懷詩有云：退一步思皆坦蕩，作千秋想使高歌，爲人所傳誦。樸壽長身巨幹，目光奕奕有神，好賓禮文士，然無敢干以私，在官五年，與總督松壽相得甚歡，知無不言。武昌事起，黨人彭壽松煽陸軍爲變，提督孫道仁兼陸軍統制屯廈門，陰與相結。（書法謹嚴，文勢竄舉。）松壽故長厚，聞警招道仁至省，款遇優厚，道仁貌爲恭

駐南京秣陵關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率部起義，進攻南京雨花臺等地，為張勳所敗。

駐防南京城外秣陵關第九鎮統制徐紹楨部，與督署衛隊營約定起義。本月十七日夜，衛隊營發動失敗，翌日第九鎮乃分三路進攻雨花台、漢西門、製造局等地。本日以彈藥不敷，分向鎮江、蕪湖退却。任壽華記其事曰：

「先是本月初，黨人柏文蔚、劉傑、曹成甫等，至南京運動新軍起義，與獅子山砲臺臺長接洽，召集各處砲臺同志聯合會議，籌商一切。清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江防軍統領張勳等，疑新軍不穩，嚴加防範。本月十日，收第九鎮統制徐紹楨部子彈，命其移駐城外秣陵關。於是第九鎮同志乃與督署衛隊營約定，於本月十八日同時發難。事為張人駿所悉，殺衛隊營管帶，全營官兵以事急，即於十七日夜起義，攻擊督署。張勳立調大隊圍攻，革命軍衆寡不敵，多半戰死。翌日第九鎮乃分三路進攻雨花臺、漢西門、製造局，激戰一日，革命軍戰死者三百餘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九〇六

人，以彈藥不敷，本日分向鎮江、蕪湖退却，城內官兵學生同志被殺者七百餘人。」（註一一）

廣西南寧光復。

廣西南寧黨人本日開獨立大會於北校場，廣西提督陸榮廷表示贊同，革命軍以善意待之。雷在漢記其事曰：

「當十七日之晨，桂林區黨人已通消息於南寧，輾轉達（雷）在漢，時（劉）勳正秘密抵邕，即協同周傑南、莫繼甫新軍同人等，籌商一切手續，以便翌晨十八日開會，討論獨立事宜。各社團雖皆踴躍，然因未按公電，猶多懷疑。下午七時公電始到，羣衆歡舞，惟南寧向以廣西提督陸榮廷、左江道紀堪謹爲巨擘，凡事必商之而後行。當時新軍一標駐於邕之東郊，各營隊長如譚昌、王兆鑾等，力主由民衆自動獨立，無須仰鼻息於漢奴，且一切軍事新軍願負全責云。黨人以爲然，遂於十九日正午開南寧獨立大會於北校場，各戶悉懸中華民國旗幟，除黨人外，基本部隊新軍各營，及經運動之防兵民軍，與夫商學各界團體，全數參加，氣象萬千。以勳及在漢總主其事，即宣佈獨立大綱：（一）脫離滿清關係；（二）一致擁護中華民國及廣西臨時革命政府；（三）中華民國之男子，即日去其辮縛；（四）黨人組織廣西軍政府，部隊實行北伐云云。

當未開會之前，陸榮廷亦派其部下黃榜標代表致詞，參加表示贊同。是故當時對於陸榮廷猶無別感，仍以善意待之。」（註一二）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再電獨立各省，速派代表來鄂會議，組織臨時政府。

清廷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

本月十八日，資政院依照清廷所頒憲法信條，實行選舉內閣總理大臣，通過仍由袁世凱出任。本日清廷從資政院請重新加以任命。原奏曰：

「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使臣李家駒等跪奏，爲遵照憲法信條，公舉內閣總理大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憲法信條第八條，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又第十九條、第八等條，國會未開以前，資政院適用之，等語。茲經臣院於九月十八日遵照憲法信條，用無記名投票法，公舉內閣總理大臣，以袁世凱得票爲最多數。理合恭摺奏陳，請旨任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三年九月十九日，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使臣李家駒、資政院副總裁理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註一四）

梁啓超返國抵大連。

梁啓超本日抵大連，住太和旅館，仍主張虛君共和，利用滿清舊政權達成立憲之目的。其致其女令嫻之信曰：

「頃抵大連，住太和旅館。……都中純爲無政府狀態，斯最可憂耳！今所希望者，都中能於旬日內維持秩序，待吾到後事必可定。若此數日間無端生變，則未如之何也已。……吾無論如何險難必入都，都中若忽有他變，無論何國使館皆可暫住，決無他慮，可極放心。」（註一五）

附錄：梁啓超述歸雜詩一首

布帆亦無恙，秋老吾當歸。歸歟將安適？遼瀋招京師。都人逝將去，子歸更何爲。熟念千聖業，繫此一髮危。魚爛一以及，駭駭羣鸛闕。昔聞同室門，匍匐當救之，內審義分定，敢辭才力微。君看愚叟志，太行曾可移。兒女識恩怨，丈夫憂家國。當其兩未喻，相訴以大惑。齊襄九世仇，據亂理斯得。豈聞垂裳治，乃復問帝力。虛器定羣疑，有若星環極。讓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願毋門困獸，漁人在吾側。（註一六）

註一：「胡漢民自傳」見「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一六）。

註二：「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四二七至四二八。

註三：同註二，頁四二八至四三〇。

註四：同註二，頁四三〇至四三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九〇八

註五：同註二，頁四五〇至四五三。

註六：同註二，頁四五三至四五六。

註七：同註二，頁四五六至四六〇。

註八：林希衡「辛亥九月惠州首義事略」，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四七三至四七五。

註九：劉通「福建光復紀要」，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三〇八至三一四。

註一〇：尙秉和「辛壬春秋」卷四十四「清臣殉難記」。

註一一：任壽華「光復南京內大應事記」，載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中華報」；程家模「南京陸軍第九鎮起

義始末」，載「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三一至五三三）。

註一二：雷在漢「辛亥廣西革命紀事」，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二二三至二二八。

註一三：「革命文獻」第一輯（總三）。

註一四：國史館審校稿。

註一五：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四三。

註一六：同註一五，頁三四三至三四四。

二十日（十一月十日） 袁世凱所派議和代表劉承恩、蔡廷幹由漢口英領事之介至武昌，與軍政府接洽議和。

劉承恩等至武昌，携有袁世凱致黎元洪手書，聲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可罷戰言和，否則仍以武力解決。軍政府各領袖共同接見，力勸劉、蔡轉達袁氏，倘能贊助共和，將推之為汴冀都督，元洪且覆書以報之。胡鄂公記其事曰：

「上午八時，予與朱樹烈因事至都督辦公室，適駐漢英領事來見黎公，謂現有袁世凱代表蔡廷幹、劉承恩二人，持有袁氏講和函，擬到武昌謁如允接見，請指定時間，以便囑其前來，黎公當答以是否接見，俟考慮後今日下午二時以前覆覆，予語黎公曰，曷拒之，黎公曰，予意將有待於開會商討也。朱樹烈曰，清軍於我漢陽又將大舉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攻矣，予曰何以知之。樹烈曰：此於劉承恩上次來信時進攻漢口知之也。黎公曰：如此，我於漢陽，亦當加意防禦。……

關於討論袁世凱代表是否接見袁來函是否答覆事，會衆多主張接見蔡、劉二人，袁之來信則由都督具名作函答覆，勸袁贊成革命，不要爲滿族效忠，而於袁之代表蔡廷幹、劉承恩二人，在都督府予以招待，使其於說明來意時，而我則集善辯之士向其闡發革命意義，揭破爲滿族效忠者之非，以上辦法，到會者均一致贊同，予獨起而反對，謂革命是用武力和用各種手段將敵人打倒，萬不可與之談和平二字，故袁世凱來信言和，是袁欲假和議以劫持清帝而便於私圖，我們應認爲是袁世凱之陰謀，僅可作爲通電，向全國宣佈，將其陰謀揭破，不能作函答覆，對於蔡、劉二人，我們亦應拒絕不見，不能予以招待，並於揭破袁之通電中，將拒絕蔡、劉二人之事，亦詳爲申述，使各省知所取法，前次拒絕劉承恩不見，在各方面所得影響均甚好，故此決不可招待也。孫武、胡瑛等不以予言爲是，謂兩國戰，彼此書信往來，而於來使予以招待，歷史上均有不少先例，要知我們現在是答覆袁世凱來信，不是和袁世凱談和平，對於蔡、劉二人之接見，是招待來使，向來使作宣傳，不是聽來使向我們宣傳，設能明白此，則無不贊成也。予謂兩國相戰，對於敵人來信予以答覆，對於敵人來使予以招待，在歷史上有不少之先例，予亦知之，但現在湖北起義與各省響應之情形，歷史上無有如此先例，因爲湖北之與各省，彼此均不相統屬，其影響完全在精神上，譬如湖北是起義，各省是響應，湖北起義是革命，各省響應是響應革命，湖北若與清軍戰爭愈堅決，響應者必愈多，響應者之心情亦愈興奮徹底，此理極易明白，設若在八月二十日以後九月初一日以前這幾日間，我們就和清軍講和平，我想響應者決無如此之多，或者簡直沒有響應之省分，因爲響應者是響應革命，不是響應和平，你既講和平不革命，他何響應之有，所以現在我們要以革命爲各省倡導，唯有革命愈堅決，戰爭愈激烈愈不和平，則影響愈大，而響應者亦愈多，反之有一有接近和平之嫌疑，湖北起義之作用，就完全喪失，而且革命亦必因之失敗，故我確定這是袁世凱之陰謀，對於來函，應通電揭破，不能答覆，對於來使，應拒絕，不應招待。予言畢，孫武、胡瑛等在座大笑曰，此種書生之見，不可爲，於是，遂由黎公覆函英領事，囑蔡、劉二人，今日下午六時前過江來見。

六時，蔡劉二人來見都督，孫武、胡瑛、湯化龍、孫發緒、胡瑞霖等二十餘人集於都督府，表示歡迎蔡廷幹、

劉承恩二人，並請蔡、劉宣告其來意，劉承恩當向衆說明彼湖北襄陽人，此次奉袁之命，到武昌與黎都督接洽和平，只要革命軍贊成君主立憲，兩軍即可息戰。蔡廷幹所言與劉略同。旋湯化龍、孫發緒、胡瑛、胡瑞霖、孫武等多人相繼發言，湯謂此次武昌起義，雖是種族革命，但同時又是政治革命，中國土地有二十二行省之大，人民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四萬萬之多，欲求五族平等，必須改建五族共和，處此二十世紀君主國日少民主國日多之時代，我想項城爲清室策安全，亦應順此潮流，免再見不幸生帝王家之慘劇。湯辭畢，孫發緒等相繼發言，均不外主張共和，反對君憲，勸袁世凱不爲滿清利用，其覆袁世凱函，會衆亦推湯化龍代擬，湯辭以無暇爲之，蓋湯前起草組織臨時政府通電稿時，被與會諸人各片增加刪改，致失本來面目故不願爲也。孫發緒知湯意之所在，遂謂由湯將稿擬就時，都督簽名即可繕發，會衆不得核稿，於是，湯代擬覆袁函如之。」（註一）

茲錄雙方會談情形如後：

「劉承恩、蔡廷幹請見民國鄂軍都督黎元洪。先由旗牌通知，黎元洪即行許可。特派兩員招待之，並派衛隊十二名沿途保護。劉蔡二委員，乃於是日午後四時，由漢陽門入，直達軍政府。招待員導入議事廳，黎都督及各部長均出，各行賓主禮畢，分別就座。首由黎都督詢兩委員之來意。劉承恩亦宣布宗旨。茲將問答詞意略述如下：

劉承恩云：都督首先倡義，東南十餘省，相繼而起實可敬佩。項城之意，不過三世受恩，不忍清政府推倒，故特派代表等前來協議。都督所以革命之原因，無非爲清廷虛言立憲，實行專制。現清廷已下詔罪己，宣誓太廟，將一切惡稅惡捐，全行改除，實行立憲，與民更始日的可謂已達。倘再延長戰爭，生靈益將塗炭。都督本爲救民起見，若救之而反以害之也，於心安乎？況某某兩國，均派水師提督帶兵入境，不知是何居心。上下交爭，恐彼等乘勢襲取，致釀瓜分之禍。伏望都督統籌善策，顧全大局，傳知各省，暫息兵端。一面公舉代表入京，組織新內閣，共圖進行之策。朝廷仍擁帝位之虛名，人民已達參政之目的，所謂一舉而兩善存也。滿人雖居心狡詐，然經此一番改革，大權均操之漢人。清帝號雖存，已如聚僧人供奉一佛祖。佛祖有靈，則皈依崇拜之；不然，焚香頂禮，權在僧人，佛祖亦無能爲也。

黎都督答云：項城眞愚矣！瓜分之言，可以嚇天下人，能嚇湖北人乎！現在各國領事，均奉各該國政府命令，嚴守中立。各國皆文明之邦，以遵守公法爲第一要義。微論必不干涉，即令各國有不守公法之舉動，吾國十八省熱血同胞，盡犧牲生命以救國家者，以我四百兆人民，與外人辦正當之交涉，外人雖強，當亦望而却步。外人對待中國之手段，百端強硬。其所以不實行瓜分者，畏滿政府乎？抑畏我民氣乎？滿政府存留，能擔任各國不瓜分乎？項城命二公之來，其意不惟本都督所深知，即天下之民，亦無不洞見肺腑。彼蓋藉此解散我軍心，令各省自相衝突。迨四方平定，彼握大權，然後驅逐滿人，自踐帝位。其用意雖深，其奈人已知之何！予爲項城計，即令返旆北征，克復汴冀，則汴冀都督，非項城而誰？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項城不此之爲，乃行反間之下策，成否尙不可知。吾不知項城何以愚拙至此！如謂三世受恩，不忍坐視，此言尤無人格。以公仇論，滿人賊也，我主也。我被賊搶掠，妻孥財產，悉爲賊有。今賊反招我爲管事，我當視賊爲仇乎？爲恩乎？以私仇論，溥儀即位後，遂逐項城於國門之外。雖幸未被刑戮，然已萬分危險。置仇不報，而反視爲恩，項城雖不知，何若是之夢夢耶！滿人待遇漢功臣，用之則倚爲泰山，大功一成，即視如土芥。年羹堯之戰功，如許其大，其結果何如，項城豈忘之耶？總之項城表同情，則反旆北向，否則約期大戰而已。我此番言語，真是忠告項城，項城不悟，眞滿奴也。二公皆爲漢人，平心思之，吾言果不謬否？劉面赤不能答。

蔡廷幹繼起云：都督之言，實同金石，我等均爲驚醒。返命時定將都督之言，勸告項城。不日當有回覆。各部長均言項城如甘爲滿奴，實太無人格矣，公等當剴切勸之。劉蔡兩委員均唯唯。九月二十二日，黎都督派衛隊數人，護送二委員渡江議和遂中止。」（註二）

附錄：黎元洪致袁世凱書

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佩荷。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預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憤爭而來。徐錫麟之刺皖撫，安慶之召兵變，爭琦之被炸彈，廣州督署之被轟燬，滿清之膽，早

經破裂。然逐次之廷諭，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並無改革政體之決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滿人之掌握政權者幾何人？兵權財權爲立國之命脈，非毫無智識之奴隸，卽吳札未乾之親貴，四萬萬漢人之財產生命，皆斷送於少數滿人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卽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權於北洋，再奪政柄於樞府，若非稍有忌憚漢族之心，已酉革職之後，險有性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法支持，始出其咸同故技，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執事果爲此而出，可謂忍矣。嗣又讀奉條件，諄諄以立憲爲言，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皆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採擇何等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證諸輿論，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鄂軍起義，以匝月，而響應宣告獨立者，有滇、蜀、贛、皖、蘇、杭、粵、桂、秦、晉等省，滬上反正之兵輪及魚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復之速而廣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我軍進攻，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抗拒者，惟有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不綦重哉！執事之於滿清，其感情之爲何如，執事當自知之，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同志人等，皆能自樹勛業，不願再受滿人羈絆，勿勞錦注。至擬鷸蚌一脣，讀各國報紙，自知鄂軍舉義價值，比擬似覺不倫。頃由某處得無線電，知北京正危，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果如是，則法人資格喪失，雖欲贈送友邦，而已無其權矣，執事又何疑焉！比聞清廷有召還執事之說，竊爲執事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執事回京也，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藉此以釋兵權，則宜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執事乎，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都，始召合肥入定大亂，合肥留滬不前，沈幾觀變，前事可師。所惜者合肥率於舊義，僅得以文忠結局，了此一生歷史，在今日豈能終無餘憾。昔孟子數言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識大義，惟常奉教於孟軻，其心得除保民外，無第二思想；況執事歷世太深，觀望過久，不能自決，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無待游移。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遲疑三思，有失本來面目，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餘詳蔡、劉兩君口述等語，除函覆外，特聞。（註三）

時黃興以革命軍苦戰已久，恐爲袁世凱傳播和平解決之說所搖動，特以戰時總司令名義，下令革命

軍將士提高警覺。文曰：

「自鄂軍起義以來，不旬日間，吾同胞之響應者已六七省，足見天命已歸，滿賊立亡。乃虜廷不揣時勢，不問民心，出其狃狎之卒，敵我仁義之師，是實妄干天誅，於我何妨。漢口之戰，我師屢勝，繼雖小挫，軍隊勝敗自古常然，不必介意。現鄂軍大整，湘軍來援，恢復之功當在旦夕。頃據保定偵探何式微來報，虜廷已命袁世凱爲內閣大臣，仍統陸海軍隊。袁世凱甘心事虜，根據初九日罪已詔，倡擁皇帝之邪說，先運動諮政院遍電各省諮議局有云：政府十分退讓，吾人只求政治革命不屑爲已甚者云云。現袁已派心腹多名，分道馳往各省發佈傳單，演說諭衆，冀離間我同胞之心，渙散我已成之勢，設心之詭用計之毒，誠堪痛恨。我同胞光復舊宇，義正詞嚴，既爲九仞之山，何惜一簣之覆，自不致爲所動搖。然恐妖情善蠱，致發衆聽，故此密諭同胞，速飭密探查拿前項演說之人，消滅傳單，俾鼠竊之技無由而施，大局幸甚。」（註四）

江蘇揚州光復。

清鹽務緝私統領徐寶山，出身鹽梟，素有徐老虎之稱，負固揚州，擁兵自重。鎮江光復後，黨人李竟成會同水師統領趙鴻禧前往招撫，欣然反正，編爲鎮軍第二師兼揚州軍政分府都督。（註五）其獨立通電曰：

「各都督軍政府、各報鑒：揚州已於廿日宣佈獨立，惟兩淮運司統轄銷鹽，產鹽省分範圍甚廣，由總機關部以章水大爲兩淮鹽部都督，到揚與學定鹽政長方澤山籌辦一切，協助軍餉。」（註六）

廣東汕頭光復。

黨人張立村、梁冠三、葉楚傖等運動汕頭軍學各界，於本日凌晨起義，佔領道臺行署，設立司令部，張貼安民佈告及軍律。（註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九一四

梁啓超赴旅順，當晚乘汽車往瀋陽，欲晤熊希齡有所策劃。（註八）

民立報記其事曰：

「梁啓超由日本乘天草丸於十九日到大連灣，隨行者有少年二人，僕役二人，僞稱陳用，奉天鹽運司李某，自奉天特至大連灣迎接，梁上岸後即問北京近狀。二十日晨赴旅順，謁日本民政長官向仁於關東都督府，午後四時還大連。八時向奉天，入城訪其友某。」（註九）

河南革命黨人謀獨立失敗。

河南革命黨人楊源懋、畢太昌、劉純仁等，活動毅軍翼長趙倜，計劃本日獨立，由趙倜任臨時都督。以趙倜猶疑觀望，不克發動。段劍岷記其事曰：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義，各省紛紛響應。河南同志召開會議，以巡撫齊耀琳，官僚無能，所有武力操於毅軍翼長（等於軍長）趙倜之手。趙、汝南人，與畢太昌爲莫逆之交。同志楊源懋以少年進士任諮議局議員，兼中國公學監督。乃由畢說趙，在洛響應。由楊聯絡新派議員張登雲等，召開緊急會議，定於九月二十日，宣佈河南獨立，並公推趙倜爲臨時都督。業已活動成熟，尅日高舉義旗，擬電待發中。不意袁世凱再起，所部新軍進至鄭州。趙倜猶疑觀望，改變初衷。巡撫齊耀琳得袁支持，態度轉硬，下令張錫元、柴得貴等派兵監視諮議局議員活動。」

」（註一〇）

註一：胡鄂公「武昌首義三十五日記」

註二：國史館審校檔。

註三：同註二。

註四：「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二一四。

註五：秦毓璽集「辛亥光復各省軍政府來往電報」鈔本，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二冊頁四八七。

註六：同註五。

註七：林一厂「辛亥潮州革命紀略訂正書」，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四八三。

註八：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四三。

註九：上海「民立報」，辛亥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三頁新聞。

註一〇：段劍岷「辛亥年河南革命軼事」，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一五二。

本月中旬 孫先生文自美抵倫敦，從事外交活動，晤同志吳敬恒，約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負責人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

孫先生於本月十二日自美乘茅里塔尼亞 (Maunitania) 輪赴英（按：通常航期約八、九日），二十日前後到達倫敦。初到即訪吳敬恒，未能晤及，留函曰：

「稚暉先生大鑒：弟今午從美抵英，行動主極端秘密。今晚八點到訪，聞先生與張君（按為張人傑）出外，不遇為悵。明晚此時（八點）再來訪，請留寓一候為幸。近日中國之事，真是泱泱大國民之風，從此列強必當刮目相見，凡我同胞，自當喜而不寐也。今後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協力於建設，則吾黨所持民權民生之目的，指日可達矣。弟文謹啓。」（註一）

旋由孫先生軍事顧問美人荷馬李 (Homer Lea) 代約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負責人員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是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孫先生之意，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銀行團負責人答云：「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孫先生乃委託維加砲廠總理為代表，與英外務大臣葛雷 (E. Grey) 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停止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先生取道回國。均得英政府允許。乃再與銀行團負責人商革命政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九一六

府借款之事。該銀行團負責人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後，就近與之磋商可也。」（註二）

孫先生寓倫敦佛里街著名之薩福伊旅社（Savoy Hotel），居留之國人請製國旗，先生言為青天白日滿地紅，遂手繪青天白日之狀，且記尺寸於其後，製成五十幅，兩日間遍懸城東之唐人街。（註三）時有英國名士加爾根者，聞孫先生提倡改中國政體為共和，滿腹懷疑，特來旅館與孫先生辯論數日。迨孫先生示以革命方略之三時期，彼乃欣然折服，嘆曰：「有如此計劃，當然可免武人專制，政客搗亂於民權青黃不接之際也。而今而後，吾當助子鼓吹。」故武昌起義後，東方各西文報皆盛傳孫先生於「民國建設之計畫，滿盤籌備，成竹在胸，不日當可見之施行。凡同情於中國的良友，當拭目以觀其成。」是皆加爾根在倫敦各報為孫先生鼓吹之力。（註四）

附錄：黃季陸撰「國父在辛亥革命時的外交決策」

（一）

在「傳記文學」七卷五期「國父在艱危中的外交奮鬥」一文中，我曾把民國十三年前後革命的艱難處境中，國父中山先生為開拓革命事業的新契機所作的外交方面的奮鬥作一概要的敘述。中山先生曾說：「革命的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他在「中國存亡問題」一書又說：「凡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他之重視外交，實為其遠大的政治作風重點之一，這亦就是他所倡的革命事業，與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大大不同的地方，是他所領導的革命事業，雖屢經失敗而能卒抵於成的一個重大的因素。

研究近代外交史的人，有兩件奇特的事實，至今思之將會使人不予置信，其一是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前，在我們的政府中，還沒有基於平等互惠敦睦邦交的專司外交政務的組織，有之則為舊有的「理藩院」，而理藩院所職

掌的則是處理藩屬附庸的事務，有類於近代各國殖民部的組織，這自與近代國家外交部的組織大異其趣。其二是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尚沒有基於平等原則派遣敦睦友善的外交使節赴各國訪問，有之則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却是中國派赴各國訪問的第一位使節並不是中國人，而是一位卸職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先生（Anson Burlingame）。造成這些事實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在此以前，我們認為除了中國以外，天下並無其他平等文明的國家，認為除中國以外不是藩邦附屬，便是文化落後的蠻夷之邦。我們因襲了舊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閉關自守，妄自尊大，視外國為藩屬、為附庸，視外國使臣為貢臣，毫無近代平等互惠的邦國觀念。因此政府的組織，便無近代各國專司外交的機關，更無派往外國辦理外交的使臣，鴉片戰爭結束，中國門戶洞開以後，外人往來中國日趨頻繁，滿清政府受戰敗條約的威迫，出於一種迫不得已的心理，才不得不逐漸改變態度，有與各國發生正常的外交關係之必要。及至乙巳年（一八五七），英法聯軍之役，中英天津條約訂立，由於條約的約束，中國與西洋才奠定了近代外交關係的基礎。自此以後，各國乃有常駐北京的使節。由於事實的需要，亦才有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改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置。但其職掌尚兼管海軍、海關、鐵道、鑛產等事務，直至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條約之後乃成立外務部，為在政府中正式成立專司外交的機構之始。

蒲安臣先生當年以一洋人身着滿清大臣的服裝，率領志剛、孫家穀等人先後訪美、英、德、法俄諸國，在外交禮儀上曾鬧了不少的趣聞，但於各國邦交的促進確大有裨益。這次訪問歷時不久，蒲安臣先生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二月不幸在俄國聖彼得堡病死了。志剛、孫家穀等經意大利、比利時返國，我國第一次出使遂告結束。一直到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乃有第一位中國使臣郭嵩燾先生的出使英國。他的確是一位有見識有抱負的人物，就他在國外體認觀察所得，對國是竭盡忠言，結果他所招來的却是國內士大夫的謾罵，說他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如像湖南的大學者王闓運就有一聯語譏刺他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當時士大夫對外交使節的派出大不以為然，認為「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類質子，供其驅策，隨其顰笑，徒重辱國而已。」可見那時大多數人對近代的外交仍無所認識。

(一)

遠在五十四年前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時國父正由美國的舊金山前往美國的東部，適於此日之次夕到達丹佛城。在他的自傳中曾有下列的記載：「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與華城（即丹佛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香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進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店用膳，道經迴廊報販，便購一報携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看見電報一段云：『武昌為革命黨佔領』。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為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踪，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

照常理於得悉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中山先生本可停止東行，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為何當革命黨人在國內拋頭顱洒熱血之際，而他却仍在國外稽延時日呢？其所以捨立即返國而不為者，實因其衡量全局，擇其最急而有更大貢獻於革命者而為決定，個人利害毫未計及。國父當日第一個決定為：革命軍既已佔領武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衷國際權衡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所以他先從外交入手，俟此問題解決，然後返國。

國父為甚麼要有這一決定呢？而此一決定在當時為甚麼是十分重要呢？我們要明白此點的重要，必須先了解當時中國的處境。辛亥年正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之後十一年，在庚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中國能倖免於瓜分已屬萬幸。自此之後，民族的自信心已漸趨喪失，每遇外交問題發生，無不談虎色變。因此，在革命初起的時候，最應顧慮者厥為外交問題：誤解革命為另一義和團事件，造成國內外對革命之恐怖，其可慮者一；召致列強之干涉，其可慮者二；迫使列強陰助滿清以對付革命，其可慮者三。凡此種種，在當時不僅有發生的可能，且在後來發現的若干事實，皆足以證明此種顧慮之必要。舉例言之，當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兩湖總督瑞澂，本擬逃往漢口租界，求援於各

國領事，指革命軍爲義和團。當時俄德兩國駐漢口領事，一聞拳匪之亂再作，竟有援助瑞澂以對付革命軍的主張。幸而當時駐漢口的法國領事羅氏，爲國父的舊友，正任領事團首席領事，當各國領事召集會議商議共同行動時，羅氏力持正義云：「革命軍乃拳孫逸仙博士之命行動，孫氏所領導之革命，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拳匪可比。」於是各國乃宣告中立。瑞澂因不得外力之援助，遂逃往上海，革命軍遂得確實佔領武漢。此一事例雖然不是當日國父在丹佛途中事先所策劃，却是由此可知當日發動革命，在外交上之顧慮不能不以審慎之態度出之了。

武昌於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首義，二十日克復漢陽，二十一日克復漢口。三鎮底定之日，革命軍迅即以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北督署名義，照會各國領事，承認各國在華利益，以安定各國之態度，照會中有下列之宣示：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一賠償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一各國如有救濟清政府以可爲戰爭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以上七條亦旨在通告各友邦，革命軍師以義動，絕不能與義和團並論。當時革命軍政府之不得不因應列強勢力亦於此七條文字中見其端倪。

國父當日第二個決定是：他認爲在中國利益最大的有英、日、美、法、德、俄六個國家。在他分析這六個國家的利害關係所得的結論是美、法兩國政府與人民對革命均有好感，不致妨害我們的革命；德、俄兩國當日之趨勢，當趨向於滿清政府；英國則因日、英同盟關係，其民間同情革命，而政府之方針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日本與中國關係最密，日本軍閥對中國侵略之野心尤爲可怕，其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且有爲革命而犧牲者，但是日本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九二〇

政府之方針，則爲反對革命者。欲轉移對我革命有切身成敗關係之日本政府對華方針，英國的爭取，使十分的重要。若英國同情革命，則日本也不足慮了。於是國父便決定了暫不返國，直赴紐約乘船赴英，以英國爲其第一目標，作其外交活動。

關於日本政府與民間志士對於辛亥革命之態度，據日人古島一雄事後的追述，當武昌起義之後，素來同情中國革命的大養毅先生，便急切準備來華，當其動程以前，曾往訪日本外相內田康哉，探詢日本政府對華方針。大養謂：「政府何以不欲中國實行共和政治？」內田的答覆是：「中國實行共和政體，日本勢將感覺萬分困難，故表反對。在日本立場，即令施用武力，亦將維持中國之君主政體，此項方針，希轉告華南革命領袖。」日本政府當時竟有不惜施用武力以干涉中國革命的主張，其理由究屬何在，可以從另一事例予以說明。古島一雄當時亦是隨犬養毅來華贊助革命之一人，在其動程之前，有一日本要人名叫都築馨六者告之：「日下世界有已美國爲共和國，如再聽任中國亦爲共和國，則被夾制在中間之日本帝國，其前途究將如何？希君等善爲考慮。」原來日本政府當日此一對華方針，其內幕原因，一在蓄意侵略中國，一在深恐中國共和政體建立以後，與共和政體之美國遙相呼應，將於日本不利。由於日本政府此一思想之根深蒂固，卒至造成後來之侵華戰爭與珍珠港事件，弄到日本國家幾乎至於覆滅。

(三)

國父當日英國之行，在外交上所獲之成就，對於後來日本對華方針之改變究發生多大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可是有一事實足以說明的，則是日本在辛亥時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之舉並未實現，而後來內田外相因迫於民間輿論之攻擊，與英國之對華政策舉棋未定，不得不在日本議會聲明其並無以武力強迫中國維持帝制之企圖，則反而成了事實。國父在英國的另一重要奮鬥，關係辛亥革命成功的效果更大。即是當時滿清政府與英國爲首的四國銀行團，已有兩筆大借款，正接近交付與籌募的時候。一是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爲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的戰費，那將是對革命無比的重大打擊。國父向英國政府交涉的結果，獲得了三項重大成就：一是四國銀行團停止支付滿清一切借款；二是

制止日本援助滿清；三是取銷英屬各國對國父的放逐令。辛亥革命之能迅速成功，國父此一努力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此一成就使滿清政府斷絕了列強財務與政治的支撐來從事對革命軍作大規模的戰爭，同時更鼓勵了大批同情滿清醉心外援的人趨向於革命，更進而崇敬國父在國際間的勢力。這一停止列強支付借款的成就，雖然予國內革命勢力的聲援極為重大，但國父深知這只是暫時的、消極的、不可靠的收穫。因為在辛亥年以前，各個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國家，對於中國革命的看法並不如何的重視。他們認為中國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專制政體，以少數書生組成的革命黨，一舉便能成功是不可能的。他們事前對此一問題並無準備，迄至武昌起義，在他們的看法，最多也不過如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造成一個內亂的局面，不久仍將趨於平息罷了。也許認為這正是奴使滿清政府，取得他們在中國更多利益的好機會。侵略別人的國家最有效的方法「分而治之」便可發揮其妙用了。國父英國之行能有所成就，是由於當時列強正審慮觀望，方針未定時偶然獲得的結果。過此，則情形便可能大不相同了。

(四)

中山先生對於列強對中國革命態度之不可靠，當時曾特別加以顧慮，當他在辛亥年十一月初由歐返國，道經香港前赴上海，其時廣東已光復，胡漢民先生被選為廣東都督，特與廖仲愷先生由廣州至香港迎接。胡先生於晤見中山先生之後，屏人熟議，由晨至晚，爭議始決。胡先生力勸中山先生放棄上海之行，以廣東為根據，先鞏固基礎，再謀發展。中山先生立指此說之不當，反要胡先生與之相偕赴滬寧勸贊大計。結果胡先生為其遠大之識見所折服，未及一返廣州結束都督職務即隨同國父同船赴上海。胡先生力主鞏固基礎，再謀發展的理由是：

「袁世凱實叵測，持兩端，但所恃亦祇數萬兵力。此種勢力不掃除，即革命無由澈底，此其一；革命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則破壞建設兩無可言，此其二；先生一至滬寧，衆情所屬，必被擁戴，幕府當在南京，而兵無可用，何以直搗黃龍？此其三；且以選舉克強之事觀之，則命令正未可行，元首且同虛設，此其四。」因此胡先生的結論是：「何如留粵，就粵中各軍整理，可立得精兵數萬，鼓行而前，始有勝算。盡北洋數鎮兵力，未能摧破東南，而吾事已濟，以實力廓清強敵，乃成南北統一之局。滬寧相較，事正相反，若驚虛聲，且貽後悔。」

國父說：「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不以身當其衝而退就粵中，以修備戰，此為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九二二

望，至此其謂我何？」這是中山先生不主張留粵的第一個理由。

「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這是中山先生的第二個理由。

「鄂既稍萌岐趨，寧復有內部之糾紛，以之委敵，所謂趙舉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後舉兵以圖恢復，豈云得計？」這是中山先生的第三個理由。

「朱明末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這是中山先生的第四個理由。

關於袁世凱，中山先生更有如下之看法：

「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然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這是中山先生的第五個理由。

假如袁世凱將來不可靠又如何辦呢？

國父認為這是不足畏的，所以他接着說：「縱其欲繼滿清以爲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昔，覆之自易。」

袁世凱既不可信賴，爲何中山先生要如此借重他呢？這豈不是有意造成辛亥革命之不徹底局面嗎？國父的目的究竟安在呢？我想這是他對當日政治環境而爲決策的一個重點，那就是說，他的唯一目的是在迅即結束滿清二百六十餘年的統治，先行奠立民國的始基再及其他。先行結束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專制政府，縱使有其他的專制勢力繼起爲害民國，然以其基礎已不存在，皆不難予以摧毀。中山先生這一政略的用意正如要拔去一株大樹一樣，必先用力搖鬆他，然後才可一推而倒，不如此要拔去一株大樹是不可能的。因此，先謀滿清二百多年的專制政體之結束，是當時中山先生最重要急切的目標。

國父與胡先生這一場爭論，最後的結論是：「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勝任。」胡先生被國父這一宏論遠識所折服最後乃犧牲已見，服從國父主張，欣然同船赴滬。廖仲愷先生後來回到廣州，同志中多有責難，說他既不能留中山先生在粵，同時又不能阻止漢民先生隨行赴滬，使廣東一時幾陷於主持無人，不得已乃以副都督陳炯明代理都督職務勉維現狀。廖先生於事後追述在香港爭論時情形，曾說：「當爭辯時，不能贊一詞，及既已決定如此，惟有奉命而返，」由此可見國父當時持論之堅，與推斷之明智，及其使人折服的情形了。

(五)

辛亥革命在內政方面是一次不徹底的結局，造成此一結局的主要因素則不是內政而是外交，這是往往被人忽視的一點。中山先生在過香港時與胡漢民先生的爭辯，有一特別值得注意的重點，即爲當時他對於外交上所存的隱憂與考慮。我想胡先生之被國父所折服，亦當以外交之情勢爲最大的關鍵。因爲胡先生所觀察者不可謂不謹嚴而深刻，然其出發點僅就國內之情勢而爲決斷，中山先生則不然，他以國際之情勢與國內之環境爲全盤之衡量，結果基於對國際環境之隱憂與顧慮，便不得不在國內作一圓滿段落之結束，能如此，便是革命之一進步了。中山先生當時曾以其時國際情勢的看法密語胡先生說：「革命軍驟起，有不可響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爲計，故祇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不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而當時國內情勢，漢口、漢陽已被清兵佔領，幸同時有上海之光復與南京之穩定，然而革命初起之時，隨時可能有召致頓挫之虞，因此列強對我之態度，也隨時有捨中立而助滿清之危險，中山先生所慮者全在於此。太平天國因外人之助滿清而失敗，此一事實最足借鑑。何以呢？因爲辛亥之時，尙是以英國爲首的殖民主義得勢猖狂之時，未有以殖民主義之侵略觀點，而可以聽任中國革命之順利成功，以與殖民主義爲敵之理！

(六)

辛亥當時的國際情勢，我們從與革命爲敵的君憲派人如梁啟超等人的看法亦可窺見一斑。辛亥年九月八日，梁啟超寫給徐君勉的信中說：「……天禍中國，廢爛遂至今日，夫復何言。使革命黨而可奠國家於治定，則吾黨袖手以聽其所爲，亦復何恤，無奈其必不能也。彼先有割據之心，不能先機直搗北京，令彼（當指滿清）有從容請外兵之餘地，已爲失計，今各國雖號稱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則既磨刀霍霍以俟矣。就令目前幸免此難，及其成功之後，而所憂正有大者……」。依他們的看法，革命軍不能迅速直搗北京，使滿清政府得有請外兵之餘地爲失計。各國之中立是暫時的，不可恃的。但他們不知中山先生對此一局勢，早已洞悉無遺，且已早有成算了。我說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能够終獲成功，有異於康、梁所領導的改良運動，其關鍵全在於中山先生對國際情勢有深切的了解，繼之以高瞻遠矚，因應得宜的外交政策，便是這個道理。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九二四

辛亥年九月廿二日（陽曆十一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由歐洲啓程回國前，在他致民國軍政府電中說：「一文已循途東歸，自美徂歐，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約甚固，惟彼邦人士，半未深悉內情，各省次第獨立，略致疑怪。今聞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聞黎有擁袁之說，合亦善宜。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日鞏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爲競點，爲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爲要領。」

從上面這一電文，可以看出有幾項重要問題在當時已經存在着，可知中山先生後來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早已成竹在胸，並不是由於返國之後才倉猝決定的。

一、各國中立暫可無慮。

二、會商組織臨時政府之地點等問題，在國內有爭執。

三、對於組織政府人選有異見。

四、對於利用袁世凱以結束滿清統治已有成算。

五、中山先生願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已於電文中微示此意。

第一項關於外交方面，已見前文，關於第二、第三兩項，電文中雖未明顯指出，但以當時國內所發生的顯著事實，如：各省代表本擬在武漢集會籌商組織臨時政府，後來幾經周折乃改在上海舉行。當中山先生拍發此電文時，各省代表在上海會議之議似已決定。又如：南京攻下之後，在先各省代表推任黃克強先生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因爲黃之堅辭乃改爲黎正黃副，並由黎通電由黃在南京以副元帥代理大元帥職權。黃之堅辭大元帥的原因，當然是因爲武漢方面發生了異議所致。凡此種種，在任何政治情況之下都難避免。然而這些事實，如不能爲適當之處置，皆足以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這是當日中山先生在外交問題之外所面對的現實問題之一。

在此所當注意的是，此電拍發之時日，僅距武昌起義三十三天，而在這一短促的時日中，由於各省的紛紛響應，大家已共同感覺到非迅即成立臨時政府不能適應外交內政的需要，而臨時政府組織之後，第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則爲臨時大總統的人選問題。在這一電文中，很顯然的可以看出國內舉黎元洪爲總統的呼聲甚高，放中山先生乃有

「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之語。同時國內已有以總統之位誘致袁世凱以推翻滿清之醞釀，故中山先生電文中已提及之。當然在這一時期內主張選舉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者更不乏人，故電文中有「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之語。這是中山先生當日面對現實問題之二。

在當時革命黨本身的複雜情形，在電文中雖未提及，可是事實上已普遍存在。如章太炎先生，在同盟會時代受人利用，對中山先生發生誤解，在此時期又造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口號，同時對於臨時大總統人選，又倡為「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等說，暗中抵制國父。因為他學問頗負時望，其一言一動均可發生影響。而當時聲名洋溢，為黨內外倚重之黃克強先生，因為生性純厚，多集中精力於行動方面，故對於近代之學識素養不深，因之缺乏遠大之識見。當其在辛亥革命初期，各方人才奔競活躍之際，使他對外頗成一種學識上的自卑感，每晤黨外略負時望之人，自以為不如。對於黨內同志的看法，認為只能破壞，不能建設，於是一些所謂社會賢達之流及原為君憲派素與革命為敵的楊度、湯化龍、林長民輩，也以克強先生為庇護，而頓成為當時之風雲人物。凡此種種皆足以說明那時革命黨本身的複雜與脆弱情形。組織未够堅強，基本武力尚未建立，社會的基礎及人才的配備，因成功太速，事前均未妥善籌劃，所以一到政治軍事局面驟然展開，大有手忙足亂，張皇失措之勢。所以中山先生才有「此後社會當以工商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之動機。他think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結束滿清統治，以奠立民國的始基，再為深久之打算，以適應當時內外情勢迫切的需要。此為中山先生面對的現實問題之三。

上面這些陳述，是在說明在這一電文中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對於當時各項問題之處理，早已成竹在胸，並非回國之後受了外界壓迫才有的舉措。即如大家認為辛亥革命最大的失敗，在於他放棄大總統而不為，願退而在野從事全國交通實業的發展，乃於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之後，立即向參議院推薦其為總統候選人等等都是在回國之前早有考慮的。至於中山先生何以事先有這些考慮？這些考慮的重點和背景究竟何在？在他與胡漢民先生的爭辯中，已經辯得十分深透。總括一句話，乃為了適應當時外交、內政、及革命黨本身等諸多問題而作的全盤衡量所得出的結論和決策。尤其是中山先生當時對外交的決策之明智和掌握了機先，實為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成功的一項重大基礎，這是更值得我們今日借鑑的地方。（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一〇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

九二六

註二：「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註三：吳敬恆註國父手繪青天白日圖之郵片。

註四：孫文學說第六章「能知必能行」。

註五：「傳記文學」第八卷第一期。

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一日) 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聯電滬督陳其美，主張在上海組織代表民意之臨時議事機構。

程德全、湯壽潛以上海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主張在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並提出集議方法及提議大綱。電曰：

「自武漢起義，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起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是亦歷史上必經之階級。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選舉代表迅即蒞滬集議，其計議方法及提議大綱並列如下：

計集議方法四條：

- 一、各省舊時諮議局各舉代表一人。
 - 二、各省現時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駐上海。
 - 三、以江蘇教育總會為招待所。
 - 四、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與議。
- 提議大綱三條：
- 一、公認外交代表。

二、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

三、對於清皇室之處置。」（註一）

江浙革命軍將領，推舉徐紹楨為江浙聯軍總司令。

江浙各軍將領本日在上海張園開會議決，推徐紹楨為江浙聯軍總司令，顧忠琛為聯軍總參謀長，指揮各部向南京推進。（註二）江蘇都督程德全以師行在即，欲親臨前敵督師，本日特致函張謇，請其來蘇州坐鎮。函曰：

「季公如見：弟勉力支撐，現已告竭；公遲遲其行，如有破裂，不敢任咎，祈速命駕前來，即日交代，得公鎮撫，不唯各方面聚團解決，且須速商各都督推舉臨時大統領，方於時局有裨。弟忍死以待，遲恐無及，不忍多言，弟全頓首，九月二十一日。」（註三）

蓋其時蘇省之常州、松江、清江、鎮江等地雖紛紛獨立，各稱都督，不相統屬，而進攻南京之主客各軍號令不一，德全應付為難，乃有求退之意。

武昌、漢陽革命軍與漢口清軍礮戰激烈，清軍傷亡甚衆。

李廉方記其事曰：

「招商局整船有敵軍數百，見江中有船經過，以及渡江之船，輒開槍亂擊以為樂，多有受傷者。我軍武昌、漢陽兩處即開礮擊之，整船上敵軍死傷甚多。下午三時半，我武勝門舊礮兵營礮擊招商局倉庫附近之敵，極準確。同時敵在劉家花園外之砲隊，向大別山上砲擊，我軍以礮還擊，武昌亦以礮援助。我黑山則以礮擊企圖渡河之敵，礮聲斷續達旦，向來我軍之礮每不炸裂，是日自午迄夜，礮彈炸裂者多，敵損失甚大。」（註四）

山東省城紳商學界，開聯合保安會，決議獨立。

本月十五日山東各界在諮議局開會，以八事要求清廷，限三日答覆，清廷未能盡允，二十日乃改組保安會，本日宣告獨立。郭孝成記其始末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

九二八

「山東自聞鄂省起事，秦、晉響應，各界紳士，以事機緊迫，各處風鶴頻驚。又聞政府以軍餉浩繁，向德國借款三百萬，以山東全省土地作抵；遂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議局開全體大會，公舉汪紳懋現、丁君佛言等，向孫撫寶琦懇請代奏政府，要求八條：（一）政府不得借外債充軍餉，以殺戮我同胞；（二）政府須即速宣布罷戰書，無論南軍要求何件，不得不允許；（三）現駐山東境內之新軍，不得調遣出境；（四）現在山東應解協餉及節省項下，暫停協解，概留本省練兵振荒之用；（五）憲法須註明中國為聯邦政體；（六）外官制、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七）諮議局章程，即為本省憲法，得自由改定之；（八）本省有練兵保衛地方之自由。以上各條，如三日不答覆，即宣告獨立，孫撫即允為電達政府。」

九月十六日，又行開會，要求獨立。後舉孫撫為交涉長，孫謂我係清國官吏，滿政府一日不倒，我即須為之盡一日之責任。且山東兵力、財力，皆不充足，以言獨立，恐難如願。是日紳士等又發傳單，開會於山西會館，議積穀及辦民團各手續。

九月十九日，得內閣覆電，謂山東省紳商學界代表請願條件，已經資政院議決，奉旨允准。其第一條外債，已交資政院公決緩議，確無以山東土地作抵之說，決不作為軍餉之用；第二條，朝廷已宣布罷戰。至所稱南軍要求一節，俟將來提有條件，再行徵集各省意見，如意見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條，已有電諭停止調遣；第四條，協餉准其暫停；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應在憲法中規定。資政院業經提出協商修改諮議局章程，確認諮議局為各省長官對待機關，將來編纂憲法及局章、官制、稅法，各省事同一律，自應徵集各省意見，公同議決；第八條，係為保衛地方治安起見，自應照准云云。

九月二十日，各界又行續議，以要求各條，政府既經允許，則本省所有一切辦法，應即協議。當即決議改組保安會，舉定夏君樸齋為正會長，于君溥元為副會長。

九月二十一日，山東省城紳商學界，開聯合保安會，創議獨立，以保安人民為宗旨。即由孫寶琦電達北京。」

（註五）

梁啓超抵瀋陽。

梁氏本自大連抵瀋陽，迭次與東三省總參議蔣方震晤談，欲有所施展，及聞吳祿貞被刺，張紹曾罷免，清軍駐奉天協統革命黨人藍天蔚將不利於己，加以北京惶惶，資政院議員多逃，知事無可爲，乃於本月二十三日返大連，仍回日本。楊維新記其事曰：

「宣統三年武漢起義之後，吳祿貞、張紹曾曾在灤州發表十九條，梁由日本回國至大連，（原注：弟同行）行前與南海有密議（原注：在船中計劃甚多，擬即往見吳祿貞），到大連後知吳祿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見日關東都督，請其電駐京日使，提議由使團設法維持京城治安（原注：恐京城有事變，梁欲即入京也），是時蔣百里在趙次珊處任參謀長，梁與蔣見面數次，似有運動軍隊之接洽，（原注：詳情須問百里）適湯覺頓、羅慶公由北京過奉來連，謂藍天蔚將不利於梁，促即回日本，因與同船渡日。」（註六）

清廷命軍諮大臣毓朗開缺，以大學士徐世昌繼任。（註七）

廣東都督胡漢民致電北京公使團，聲明負責保護各國在粵僑民，願共敦睦誼。

電曰：

「北京公使團鑒：廣東軍政府已成立，各國留粵商民，現已極力保護，地方如常安謐，嗣後深願共敦睦誼，同享和平幸福，請轉達各國政府爲荷，粵都督胡漢民馬。」（註八）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二）。

註二：程家模「南京陸軍第九鎮起義始末」，「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三四）。

註三：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頁一六四，民國二十年五月上海中華書局版。

註四：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六六。

註五：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

九三〇

註六：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冊頁三四五，引楊維新「記辛亥年任公先生歸國事」。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三。

註八：「民國軍行政用軍文牘」第五集。

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 孫先生文自巴黎致電各省軍政府，速定臨時總統人選。

孫先生文自巴黎致電各省軍政府，希望將來各省代表上海會議時，速定臨時總統人選，或舉黎元洪，或推袁世凱，要以早日鞏固國基爲宗旨。電曰：

「民立報轉民國軍政府鑒：文已循途東歸，自美徂歐，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約甚固。唯彼邦人士，半未深悉內情，各省次第獨立，略致疑怪。今聞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聞黎有擁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爲競點，爲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爲要領。」（註一）

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浙江都督府代表高爾登等通電各省代表來滬，會議組織臨時政府。

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授意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預、高爾登，通電各省，請派代表赴上海，商組臨時政府，並請公認伍廷芳、溫宗堯爲外交正副代表。

山東烟台光復。

山東革命黨人王耀東、李鳳梧等，聯合海防營營官董保泰，佔領烟台清道署，清道台徐光世，統帶鄭汝成逃，暫擁舞鳳艦長王傳炯爲司令。

鄒魯記其事曰：

「烟台一埠，處山東半島之中樞，爲津、沽之門戶，南北要道，交通四達。在黨人運動時代，往來各地，無不

經此。迨武漢起義，寄居海外者，紛紛回國，雲集於煙之機關部，謀所以響應之策。事前由同志等對於本地海陸軍警，早有運動。東山有清警衛隊二營，海軍練勇一營，海防一營，除警衛隊統帶鄭汝成不表贊同外，餘均秘密加入。十月二十二日晚，羣聚渤海報館，由王耀東、李鳳梧、宮仁山、宮錫恩、宮錫德、楊新亭、張彥臣、丁訓初、李士元、李旭堂、田芝貴、蕭什生、王錫之、孫殿臣等公同議決，由玉皇頂直撲海防營。該營長董保泰事前預為表示歡迎，遂將所部點齊，放槍兩排，直攻入清道署。道員徐世光聞聲逃避某外人家，黨員再用電話招集東西砲台警衛隊等，整隊進街。二十三日，鄭汝成逃。黎明各商戶同時易幟。大清銀行存有現銀八萬元，紙幣十餘萬，提出發各軍警餉一個月。時崛起一隅，環境極危，適有舞鳳兵艦士傳炯由天津開來，同志以未諳軍事者居多，公舉傳炯為司令。傳炯本非黨人，大權入握，即與孫寶琦暗通聲氣，意圖反側。以黨眾紛聚，未敢一逞。而同志意見不同，情勢益趨險劣，遂公推王耀東、樂星壑、劉琴堂赴滬請兵。一方面迫傳炯出兵西進。」（註二）

江西都督吳介璋辭職，各界推彭程萬代理。

江西都督吳介璋就任後，以南昌情形混亂，而青、洪幫中人，干涉地方政事，措施困難，本日宣佈辭職。南昌各界集議，公舉貴溪籍留日測繪生彭程萬繼任。（彭旋辭由馬毓寶繼任，馬辭由李烈鈞繼任。）（註三）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任命李雨霖為安、襄、鄖、荊招討使。

黎元洪以長江上游安、襄、鄖、荊各地未定，特派李雨霖為安襄鄖荊招討使，令劉佐龍一標歸其調遣，沿襄河而上。旋京山劉英、漢川梁鍾漢，及李亞東皆以其部來會，勢大盛。招討使署分三處，劉英為軍政處長，梁鍾漢為民政處長，張難先為財政處長（張未就職，由汪濟舟充任），謝超武為參謀長，幕中革命老同志甚多。（註四）

奉天獨立未成，改設國民保安會，推總督趙爾巽為正會長，諮議局議長吳景

濂等為副會長。

先是武昌起義後，奉天新軍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首先同情革命，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等亦積極醞釀獨立，總督趙爾巽密調巡防營開瀋陽加強拱衛，前路巡防營統領張作霖聞訊自洮南府間道先至，趙氏乃命兼統中路巡防營，兵力達十五營，遂在新舊軍將領之上。趙氏利用其制服新軍，接受保境安民主張；鎮壓諮議局，贊同不發表獨立宣言。王鐵漢所著「東北軍事史略」記其事甚詳，其言曰：

「趙爾巽總督，感覺局勢緊張，即於辛亥九月一日，在瀋陽召集新舊軍將領會議，討論應付局勢的方針和東三省應持的態度。當時被邀的，新軍將領則有第二混成協、第三鎮、第二十鎮的統制、協統、各鎮參謀長。舊軍將領則為五路巡防統領。在正式會議之前，新舊軍將領均分別開預備會議，討論在會中所持的態度。新軍將領張紹曾、藍天蔚、盧代統制等，商議結果，主張東三省宣佈獨立。舊軍將領由張統領召集會議，決定一致擁護趙爾巽總督保境安民，暫持觀望態度的主張，並作對付新軍的部署。」

當日下午四時，正式宣佈開會，趙總督首先起立說：「武漢叛亂，朝廷正派大軍剿辦，不久即可收平。東三省為皇上老家，我們必須擁戴朝廷，不受叛亂影響，以固國本。」接着說：「這時我們東三省最好不動聲色，不表示態度，見機行事。武漢果然成功，我們再響應，那時少不得有我們的份；若是失敗了，那時我們並沒有表示，自然也沒有我們的事，這是我的意見，大家是否贊同，請發表意見。」

總督說完了，參加會議的將領，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發言。

總督又說：「現在朝廷還沒有旨諭下來，我們的要務是保境安民四個字，抱定這個宗旨，無論是誰來，我們也堂堂正正拿得出去，地方百姓安居樂業，就是我們的一大功勞。」稍停又說：「我們今天應當鄭重的表決一下，誰贊成我的意見，就請舉手。」

當時張統領一入會場，手中就拿着兩個圓狀類似炸彈的毛巾包。總督剛說完，張統領首先舉手贊成，其他四路統領，也隨着舉手。可是新軍這邊各鎮統領、協統、參謀長，依然默不作聲，動也不動。

總督一看會場裏的情形，覺得不好收場，於是又說：『諸位還都年輕，遇事總不免容易衝動，我比各位年長幾歲，什麼事都經過了，能聽我的話，大家不會吃虧的。有什麼困難，各位儘管說出來。』會場還是一片寂靜。

正當局面尷尬的時機，張統領起立發言：『總督勸告諸位保境安民，暫不表示態度，苦口婆心，可謂仁至義盡。大家如果不接受總督的好意，舉手贊成，我們今天在這屋子裏的人，只有同歸於盡，誰也別想逃出。』說完坐下，雙手握着那個毛巾包。

趙總督乘機又說：『各位聽我的準保沒有錯，也許我上了年紀，話沒有說清楚，大家沒聽明白。現在我再說一遍。』於是又把上面的話，重說一次。接着又付表決。

這次新軍將領中盧協統首先舉手，大家也相繼隨着舉手贊成。趙爾巽總督欣喜的說：『這是全體通過了，大家總算給我一個老面子。』會議即告結束。

會議完了，藍天蔚將盧協統的袖子抓住說：『你這個傢伙，在外頭我們怎樣說的，說完了不算，到裏面又舉手？』盧臉紅耳赤的反駁說：『老兄，有命纔能革命，張某那兩顆炸彈，你難到沒看見？若是放響了，我們還能有命嗎？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是救了大家。而且我的手是舉到耳朵根，只算一半贊成，一半反對，你們不看清楚，糊裏糊塗就隨着把手全舉起來，誰叫你們舉起來？怎能怪我呢？』大家抱怨了一陣，也就散了。

新軍獨立的一波方平，民黨獨立的一波又起。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於九月二十二日，用『保安會準備會議』名義，召集開會，擬於會中宣佈獨立。當請趙爾巽總督出席，趙即和張統領商討對策。張氏以地方軍首領身份也被邀出席，並秘密佈置，分派某軍官應付某議員。趙總督偕張統領於下午二時到諮議局，吳議長即宣佈開會，吳說：『我們爲了響應武漢革命，應即成立奉天國民保安會，推請總督爲會長，宣言脫離清廷獨立。』說完了之後，就請總督在擬好的獨立宣言上蓋章。趙督聽罷，張皇的說：『你們若是搞自治，還可商量，獨立就是造反，那怎可以？請你們另選會長吧！我實在不敢當。』吳議長接着說：『革命在推翻滿清，不能講條件，不能打折扣，爲革命我吳景濂是不計生死的。』

這時張統領面對吳議長而坐。吳話說至此，張氏即抽出手槍向桌上一拍說：『我張作霖有人就有槍，有槍就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三日

九三四

人，只要是對地方有利的事，我張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們一定得尊重總督的意見，……」吳景濂在張氏的話尚未說完，便嚇得從椅子上溜倒地，一言不發。其他議員看到議長這樣顛垂，又發覺周圍所坐的便衣軍官懷中都帶有手槍，就贊成趙總督的意見，不發表獨立宣言，僅把黃龍旗降下，改昇黃色旗。原來預定在旗上所寫『光復』兩字，也改為『奉天國民保安會』字樣，成為會旗。趙爾巽即在張統領護衛之下，就了會長，並通電吉林、黑龍江兩省分別成立吉、黑「國民保安會」。這時東三省政權仍在趙爾巽手中，代表清廷行使統治。東三省清廷的老家，也就這樣革命了。但辛亥九月二十二日，總不能不數為東三省革命的寶貴紀念日。」（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玖——一〇四；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一）。

註二：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九一〇。

註三：「吳鐵城先生回憶錄」；「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中國大事記。

註四：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五七；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八八至一八九。

註五：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頁十二至十六，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

二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 滬軍都督陳其美分電各省都督，請派代表來滬，籌建臨時政府，並請公認伍廷芳為光復各省外交總代表。

陳其美以上海地處要衝，係東南孔道，請各省公舉代表，定期迅速來滬，籌建臨時政府，以立國基，而定大局。並請各省公認伍廷芳為外交總代表。電曰：

「武昌、長沙、安慶、南昌、蘇州、浙江、太原、西安、福州、廣州、濟南、桂林、雲南、貴州軍都督鑒：民軍倡義伊始，百凡待舉，無總機關以代表全國，外人疑慮，交涉為難。其美承乏上海，地處衝要。東南孔道，餉械根源。外交重任，尤關全局，伍廷芳先生允認外交，經各友邦承認壇站有人，全國之慶。其美責重才短，顧此失彼，夕夜惶急，心憂成疾。今接湖北黎都督及鎮江林都督兩處專電，意謂上海交通較便，組織機關，用為開會之地，聞命之下，巨躍三百，亟當遵照辦理。特通電貴省，商請公舉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開大會，議建臨時政府，總持

一切，以立國基，而定大局。如蒙認可，迅請電復，不勝懸盼之至。滬軍都督陳其美叩漾。（辛亥年九月廿三日）

「（註一）」

漢口清軍與漢陽武昌革命軍隔江礮戰，清軍派一支隊（第六鎮統制李純部）繞攻漢陽。

清軍增援隊伍陸續到漢口，設礮位於招商局，向漢陽漢口射擊。革命軍還擊，燬其砲位，乃停止。另派一支隊約二營，在漢川蝦蟆潭擄民船四百餘隻，向蔡甸方向進發，計劃繞攻漢陽。聞湘軍來援，行動極謹慎。（註二）

西藏拉薩駐軍起義。

自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中英煙臺條約簽定後，英國勢力侵入西藏。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春，英印度總督派榮赫鵬（Younghusband）率兵侵入西藏，連敗藏軍，屠殺藏人一千五百餘人，達賴喇嘛出奔青海。同年九月七日挾藏人成立「英藏條約」，從此英人得在西藏享有各種特殊權益。清廷迭向英人交涉，至光緒三十二年兩國始訂立「中英新訂藏印條約」，規定中國承認「英藏條約」，英國不併吞西藏，西藏開放江孜、噶大達、亞東爲商埠，並得架設電線通印度。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兩國復訂立「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英軍始自西藏撤退。惟達賴喇嘛歸藏後，爲英人所利用，背叛中國，侵擾川邊。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六月，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派知府鍾穎率軍入藏，明年正月進入拉薩，達賴乃出奔印度，英總督優遇之以固其心。於是英清廷革去達賴名號，命駐藏大臣聯豫、趙爾豐等，安輯軍民。至是駐藏清軍第十七鎮第三十三協，聞各省響應革命，亦於本日乘機起事，至兵備處搶劫軍火。清駐藏參贊、統領等官策騎至營開導，衆以勢成騎虎，乃予拘留，要求參贊、統領眷屬來營居住，以爲信質。（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三日

九三六

袁世凱率衛隊入京。清廷命近畿各鎮及各路軍隊，並姜桂題所部軍隊，均歸袁世凱節制調遣，隨時會商軍諮大臣辦理。（註四）

袁世凱本日下午五點二十分抵京，神氣頗清爽，隨身護兵二千人，皆係新招之舊部，暫利用某廟作行轅，當其抵京時，中西人士相與歡迎於站上，沿途觀者甚衆，防護甚嚴，兵警林立。（註五）

四川黔江光復，舉彭鑄臣為司令。

蓋縣人王克明之妾楊氏慟其夫殉難死，聞武昌起義，陰聚衆百餘人，託名革命，造蜚語，執其仇王可臣等殺之，爲書促譚國材速反正。國材以爲革命軍果至也，約同志百餘人入城，召集士民開會演說，激動之，甯成衡首署名曰：「此大事也，不成！禍不怙也！」於是相繼署名者百餘人。士紳王斐然年六十餘矣，縣官王梁鼎以爲禍首捕之去，王楊氏挺身入署曰：「此事乃我所爲，於斐然無與也；若欲殺之，請先殺我」。梁鼎怯釋之。遂於九月二十三日成立革命政府，舉彭鑄臣爲司令。（註六）

江蘇高郵光復。

民立報載高郵各界光復通電如下：

「民立報轉都督府鑒：揚州屬高郵州已於廿三日宣佈反正，舉王梓爲軍政事務所長，黃國棟爲軍政司令長，石廣、姚紀備爲民政事務所長，馬士杰爲民政部長，各職員亦均舉定，被舉人及各界當場簽字承認，連日布置周妥，地方安靖，高郵自治公所商農教育會公叩。」（註七）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三）。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六八；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二八一。

註三：外交部政務司編「藏案紀略」；高勞「革命成功記」，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出版。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六。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頁，大革命之外電。

註六：「辛亥四川革命紀事」，錄自「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出版。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頁新聞。

二十四日（十一月十四日） 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主張懇請孫先生文迅速返國組織統一政府，以一事權。

程德全通電各省都督，以孫先生文首創革命，臨時總統之選舉應留待孫先生返國之後舉行。電曰：

「大局粗定，軍政、民政亟須統一，擬聯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孫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中山先生爲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我公力顧大局，想亦無不贊成，即祈速覆。」（註一）

武昌軍政府所派代表李國鏞、孫發緒、夏維松等，在漢口俄國領事館與清軍代表王遇甲（第四鎮統制）、易甲鵬會談，至二十五日，始終不得要領。

按：本月二十一日袁世凱所派代表劉承恩、蔡廷幹在武昌接洽和議時，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恍於革命之聲威，雖表面拒和，但其內心顯已動搖。故當劉、蔡離開武昌後，黎之左右李國鏞、孫發緒、夏維松，乃於二十三日約劉、蔡在漢口俄國領事館晤談。劉因北上向袁覆命，由蔡安排與清軍代表王遇甲、易甲鵬於二十四、五兩日，先後在俄領事館及明德飯館進行會談，後者且有德人延興阿（曾任瑞澂顧問）參加，仍然不得要領。（註二）其主要原因在於袁世凱係以戰勝者自居，立於招撫之地位，而居間奔走者均非真正革命黨人，孫發緒且被指爲皖撫朱家寶之密探，受黎元洪之庇護，因此雙方雖有接觸，顯然不能真正代表革命黨人之態度。（註三）

清廷任命各省宣慰使，希圖收拾人心。

清廷所任命之宣慰使，以立憲黨人居多。江蘇爲張謇，浙江爲湯壽潛，福建爲江春霖，湖南爲譚延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四日

九三八

閩，廣東爲梁鼎芬，廣西爲趙炳霖，四川爲喬樹枏，江西爲謝遠涵，山東爲柯邵忞，山西爲渠本翹，雲南爲王人文，陝西爲高增爵。諭曰：

「近日各省紛紛告警，清廷屢經宣布宗旨，改革政治，以期內外相維，上下一心，共救危亡。惟當茲事變紛乘羣情假擾之時，仍恐各省士紳軍民人等，未能一體周知，亟應選派各該省名望素著人員，分途宣慰，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著派張謇爲江蘇宣慰使，湯壽潛爲浙江宣慰使，江春霖爲福建宣慰使，譚延闓爲湖南宣慰使，梁鼎芬爲廣東宣慰使，趙炳麟爲廣西宣慰使，喬樹枏爲四川宣慰使，謝遠涵爲江西宣慰使，柯邵忞爲山東宣慰使，渠本翹爲山西宣慰使，王人文爲雲南宣慰使，高增爵爲陝西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屬，撫慰勸導，宣佈朝廷實行改革政治宗旨，俾亂事早就救平，四民各安生業，朕實有厚望焉。」（註四）

清廷召見袁世凱，命即入閣辦事，悉心籌劃，保全大局。

清廷諭曰：

「前據袁世凱電奏，再辭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現已到京，本日召見，復經面奏懇辭，情詞肫切，經朕曉以大義，並勉其力任艱難。該大臣公忠體國，時局至此，當亦不忍再辭，著即到閣辦事，悉心籌劃，保全大局，用副朝廷之望。」（註五）

清廷命各省派代表三、五人來京，共同會議，以定國是。

清廷諭曰：

「自武昌事起，各省紛擾，大局岌岌，實爲全國存亡所關。朝廷胞與爲懷，不設成心。亟應徵集國民意見，共謀扶危定傾之策。著各督撫傳諭各該省士紳，每省迅速公舉素有名望通曉政治富於經驗足爲全省代表者三五人，剋期來京，共同會議。以定國是，而奠民生。」（註六）

清廷以段芝貴護理湖廣總督。

清廷諭曰：

「署湖廣總督王士珍，因病解職。賞直隸候補道段芝貴，副都統銜，暫護湖廣總督。」（註七）

清廷命駐奉天之協統藍天蔚開缺，以聶汝清代之，並賞給協都統銜。

清廷諭曰：

「電寄趙爾巽，據電稱目前創設保安公會。情勢洶洶。幸標統聶汝清等，仗義執言，竟挽狂瀾。本會現已成立，秩序尙無騷動。惟協統藍天蔚與兩種素不相洽，全協皆不聽其命令等語。藍天蔚開去統領官，交趙爾巽差遣委用。所遺該協統領官，著聶汝清接充，並賞給陸軍協都統銜。」（註八）

拉薩變兵拘禁清駐藏辦事大臣聯豫。

變兵圍攻清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署，庫中軍械銀幣悉數劫散，商民店民多被搶劫。（註九）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四）。

註二：李國鏞自述。

註三：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二〇。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八至九。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九。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卷六十四頁十。

註八：同註五，卷六十四頁十。

註九：高勞「革命成功記」，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

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開會。

本日浙江、江蘇、鎮江、福建、山東、湖南、上海等七處代表，開第一次會議於上海，定名「各省代表團」，亦稱「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則致電滬督陳其美，請各代表速至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三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四〇

武昌，會議組織政府。並云：已得湘、贛、粵、桂、黔各省覆電，不日即行派員來鄂。另遣居正、陶鳳集爲代表，赴滬接洽一切。電曰：

「來電敬悉，伍君廷芳爲外交巨擘，各國領事團既表歡迎，敝軍政府亦極表同情。日昨會議，正擬電請到鄂辦理，可見彼此意見相同。但細繹來電，各國所以未能公然承認者，惟以無臨時政府。是外交總長固急者，組織臨時政府則尤岌岌不可緩者也。敝軍政府早慮及此，已於本月十九日通電各省派員到鄂會議，此電想早登覽。昨得湘、贛、粵、桂、黔覆電，即日派員來鄂矣。茲得來電，囑派員赴滬會議一層，譚君人鳳及宋君漁父均已有事他往，黃君克強現任軍事要任，未克分身，除另舉代表居（正）、陶（鳳集）兩君約集赴滬接洽外，現在組織臨時政府，愈快愈妙，仍乞即日速派代表來鄂，至叩至叩，盼覆，鄂軍都督黎印。」（註一）

汪兆銘、楊度承袁世凱意在天津組織「國事共濟會」，發表意見書，主張即日停戰，舉行臨時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協議君主、民主政體問題，清廷及革命政府均應服從國民之公意，促進全國統一，以免戰爭之禍。

上海「民立報」記其事曰：

「近日南北相持，內部之糜爛可慮，外部之乘機可慮，內外人士莫不引爲憂慮，聞有某某志士組織一中國共濟會於天津，立憲黨用楊度爲出名，革命黨用汪兆銘出名，其宗旨所在，首在要求停戰，北軍之停戰由立憲黨要求政府，南軍之停戰由汪設法向南軍鼓吹，此議既決，則組織國民會議聚集全國代表協議政體，政府及南軍共應服從國民之同意，現已由該會發布意見書，布告天下云。」（註二）

附錄：

一、國事共濟會宣言書（附簡章）

中國自有立憲問題發生，國中遂分爲君主立憲民主立憲，君主立憲黨之言曰：中國之立國以滿漢蒙回藏五種人集合而成，而蒙回藏人之能與漢人同處一國政府之下者，全恃滿洲君主名義羈縻之耳！今世界各國對我政策，方主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而所謂領土者，乃合二十二行省蒙古、西藏、回部等藩屬而言，若漢人以二十二

行省自立一國，變爲民主政體，一時兵力必不能兼定蒙藏，而蒙藏又無獨立一國之力，則滿洲君主去位之時，即漢蒙回藏分離之時，蒙必歸俄，藏必歸英，東三省必歸日俄，而各國領土保全之策以破，德法不能坐視英俄日之獨有所得也。法必得雲南等處，德必得山東等處，於是漢人土地亦不能完全矣。欲求領土之完全，滿洲蒙回藏之統一，非留現今君主主義不可。以是理由，故惟主張君主立憲。民主立憲黨之言曰：各國革命可以至君主立憲而止，而中國則不能，非謂君主之爲滿人必欲以種族相仇之見排而去之也，乃以君民之種族不同，則人民之權利必爲君主所吞與，即令一時被迫而盡與之，然使尚有保持君位之力，則亦仍有推翻憲政之力，故君主一日不除去，即憲政一日不確立，根本解決之法，惟有改君主爲民主，滿漢蒙回藏五種皆平等立於共和政府之下，始有完全之憲政，並非於政治革命之外別有所謂種族革命也。以是理由，故惟主張民主立憲，是二黨者各持一說，各謀進行其所爭之點，無他，君主民主之一問題而已。此外如確定憲政，發揮民權，則兩黨之所同也。滿漢蒙回藏五種，必使同立一政府之下，決不可使分離以與各國保全領土主義衝突，又兩黨之同也。然則兩黨共同之目的安在乎？皆不過成立立憲國家，以救危亡之禍而已。近者革命軍起，東南響應，北京政府與武昌軍政府各以重兵相持，兩不相下，設必欲恃兵力以決勝敗，無論孰勝孰敗，皆必民生塗炭，財力困窮，以保一君主爲目的而使全國流血，君主立憲所不忍出也。以去一君主爲目的而使全國流血，民主立憲黨所不忍出也。設更不幸而二十二行省中有南北分立之事，又不幸而漢人團爲一國，蒙回藏遂以解紐，以內部離立之原因，成外部瓜分之結果，則亡國之責兩黨不能不分擔之矣，豈救國之本意哉。然而兩黨之政見應何去而何從，非兩黨所能自決也，必也訴之於國民之公意，用是兩黨之人聯合發起以成斯會，意在使君主民主一問題不以兵力解決，而以和平解決，要求兩方之停戰，發起國民會議，以國民之意公決之，無論所決如何，君主民主兩黨皆有服從之義務，不服從者即爲國民公敵。法國拿破崙第一執政時，帝政或民政兩問題不能解決，也由全國人民投票公決之。南意大利諸小邦之屬於羅馬教皇或撒的尼亞兩問題不能解決也，由諸小邦投票公決之。國家大事決於國民會議，此先例之可援，而適於今日中國時勢者也。至於實行本會宗旨之時，其對於北京政府之行動，由君主立憲黨任之。其對武昌軍政府之行動，由民主立憲黨任之。總立兩黨之意，不欲背其平日救國之懷，而以相爭釀成危亡之禍，故於紛爭之際咸有惴惴之心，此對於全國國民所共同求諒者也。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四二

一、本會以保持全國領土（各省及各藩屬）之統一爲宗旨。

二、本會依前條之宗旨要求兩方停戰，鼓吹組織臨時國民會議，解決君主民主問題，以免全國戰爭之禍。

三、本會會員平日主張君主立憲者，擔任請願北京政府，贊成本會辦法。平日主張民主立憲者，擔任請願武昌軍政府，贊成本會辦法。

四、無論何人得本會會員二人介紹，均得爲本會會員。

五、本會本部暫設天津，各省及各藩屬地方隨時得設支部。

六、本會設幹事四人，兩黨各舉二人。

七、各省及藩屬地方有贊成本會宗旨者，自行組織支部，一面通告本部。

發起人君主立憲黨楊度等

民主立憲黨汪兆銘等（註三）

二、國事共濟會上資政院陳請書

國事共濟會會員、君主立憲黨員、開缺學部副大臣楊度等爲請朝廷明降諭旨：實行停停，速開臨時國民會議，議決君主民主問題，以救危亡而維大局，呈請代奏事。竊自武昌革命軍起，全國響應，朝廷號令不出都城，未獨立者僅直隸河南二省耳。宗社之危，繫於一髮，若欲仍恃兵力以戢內亂，非特生民塗炭，財力困窮，且沿江沿海遍豎白旗，亦復戰不勝哉，如其專爲戰守之計，何如別求解決之方？用是集合同志創成此會，意在要求兩方停戰，速開臨時國民會議，而以君主民主一問題決定之國民公意。議者以爲會議必由多數取決，是否必爲君主，殊無把握。不知此時欲言完全把握，雖伊（尹）呂（尚）復生不敢自信，惟是會議既開之後，則外交內政利害得失，彼此可以互陳，以期歸於一是，比之目前狀況，君主立憲之言僅能言於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者，實猶彼善於此。即令決議改爲民主。然朝廷既肯以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則堯舜至公之心已爲海內所共敬，人民對於皇室其必優禮有加，而無絲毫危害之意，可以預決而知。和平解決之方莫逾於此，擬請明降諭旨，實行停戰，一俟武昌革命軍承諾停戰之

後，即將赴鄂軍隊撤回，以示永遠停止戰爭，不以兵力解決之誠意；並召集臨時國民會議，議決君主民主問題，若能將君主民主朝廷皆樂與觀成之意，昭示天下，咸使周知，尤足以生人民之感情，爲平和之保障，至於臨時國民會議之組織與其選舉方法，應由會中擬具草案，仍由兩方承諾，然後據以召集，未使由諭旨遽定辦法，致生窒礙，合併聲明。（註四）

按：國事共濟會之舉行臨時國民會議協議政體主張，同時遭到清廷與軍政府之反對。九月三十日資政院集會，討論國事共濟會陳請書，范源濂等贊同，多數議員則以資政院無此權限，應請內閣總理袁世凱到院說明剿撫主張，致無結果。十月六日、七日再度集會，爭辯益烈，其後即因人數不足未再集會，無法作成由內閣代奏之議案。（註五）而革命黨人之口舌「民立報」十月初二之社論，以「無聊之共濟會」爲題諷之曰：

「今天下光復過半，苟立憲黨人能省大勢之所歸，同心協力，推倒滿清皇室，則戰禍自然消弭。……共濟會之設非吾全國共和黨之同意也。……吾全國同胞不承認此種荒唐之共濟會，而併力於共和之建設，使君主之不祥物永遠不存留於二十世紀之新中國。」（註六）

京津同盟分會成立。

先是同盟會員汪兆銘（精衛）、黃復生等出獄後，以結合同志領導北方革命自命，初活動於天津奧租界，爲清直隸總督陳夔龍探悉，派兵會同奧捕搜查新豐棧，黨人疾避得免。是夕秘密在租界新址開會，與會者十三人，計汪兆銘、黃復生、李煜瀛、趙鏡橋、黃以鏞、易昌輯、杜黃、黃君欣、黃慎儀、袁羽儀、羅偉章、陳憲民、程克、鑒於自中國同盟會成立以來，北方同志落落如晨星，欲在首都革命，非成立支部以資號召不可，決定即日成立京津同盟會分會，衆舉汪兆銘爲會長，李煜瀛副之，由汪氏草擬會章，並決議會內分黨務、總務、參謀、軍事、財政、文牘、交通、婦女、謀查、暗殺十部，會刊爲民憲報、國光新聞，田桐、李蔚芬、曾季友分任編輯，趙鏡橋負責發行。此後參加同志日多，各部乃分設於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四四

天津法租界貴和、仁和、吉祥、餘慶諸里，及舊織布廠等地，於是北方革命活動乃有所統屬。（註七）
復據「胡漢民自傳」謂汪兆銘發起京津同盟之目的，在於執行聯袁倒清之計劃，其言曰：

「精衛於湘、鄂等省反正時，得出獄，果如孫先生所預言。聞吳祿貞將起兵，輒走從之，中途知吳遇刺於石家莊，乃折回天津，與天津同志有秘密之運動。袁世凱起任事。其子克定跡弛以太原公子自任，精衛亦陰結之。事聞於袁，則私見精衛，謂非常之舉，非兒輩所知，而自輸誠於民黨」（註八）

附錄：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章程

第一、本分會之範圍

（一）本分會以同盟會會員之在京津及附近各處者組成之，凡為同盟會員，不問其為土著、為僑寓、為久駐、為暫居，皆得為本會會員。

第二、本分會之聯絡關係

（二）本分會成立之後，以章程並會員姓名報告於軍政府，對於軍政府之命令，有服從之義務。
（三）本分會於京津各處之同志團體者，有聯絡扶助之義務。

第三、本分會之目的

（四）本分會以發起革命軍為目的，故其組織皆帶決死之性質。
（五）為達本分會之目的，故各會員皆須有自任之心，有服從命令之心。
（六）為達本分會之目的，故將來如有他處同志先發起革命軍時，本分會當力助其成，無分畛域。

第四、本分會之職員

（七）本分會之職員，分推舉及指定二種。
（八）本分會之職員如左：

會長一人

由衆公推

副會長一人

由衆公舉

庶務部長一人

部員無定數

由會長指定

軍事部長一人

同上

由軍事同志推舉

財政部長一人

同上

由會長指定

司法部長一人

同上

由衆推舉

文牘部長一人

同上

同上

外交部長一人

同上

同上

交通部長一人

同上

同上

暗殺部長一人

同上

由會員自認，部長由部員推舉

各處特派員

無定數

由會長指定

第五、各職員之職務如左

(九) 會長總理本會事務，對於會外代表本分會。

副會長輔會長協理本分會事務，如會長有事或他適時，得爲代理。

庶務部受會長之指揮，襄理本分會事務。

軍事部專任謀畫軍事之進行，另有專章。

財政部專任籌款，及管賬諸事。

司法部掌糾察各職員及各會員之行爲，而處罰之，另有專章。

文牘部掌對外交涉之事。

交通部掌聯絡各處之關係。

暗殺部另有專章

各處特派員，其所負之職務，由會長指定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四六

第六、職員之辭職、就職及兼任代理

(十) 凡推舉及指任者，非有萬不得已之理由，不得辭職。

(十一) 就職後，如有事或他往時，須託人代理或辭職。

(十二) 會長之代理者，爲副會長，其副會長以下託人代理，須得會長認可。

(十三) 會長辭職時，由副會長一面代理，一面另行推舉，副會長辭職由會長一面並任，一面另行推舉，其餘各職職係推舉者，由會長一面派人代理，一面另行推舉，係指任者，由會長另行指任。

(十四) 會長、副會長、不得並任他項職務。

(十五) 各部長不得兼他部長，惟得爲他部員。

(十六) 各部長及部員，受會長之委託，得爲各處特派員，關於其職務，由會長囑人代理。

第七、職員會議

(十七) 會長得開職員會議如左之二種

(一) 全體職員會議。

(二) 各部長會議。

(十八) 以上兩種會議，皆由會長主席。

(十九) 各部長關於本部之事，得邀本部部員會議，由部長主席。

(廿) 凡會議皆從多數取決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八、本分會之機關

(廿一) 本分會設總機關於天津，分設機關於北京各處。

(廿二) 本分會應設機關二種。

(甲) 秘密機關 非職員不得使知。

(乙) 公開檢閱無論何人均得接洽。

(廿三) 公開機關 現在已成立者，國風日報及舊國光新聞兩報館，將來再謀多設。

(廿四) 秘密機關由會長指定之。

第九、本分會章程之效力

(廿五) 本分會章程決議後，即日實行，凡本會會員均有遵行之義務。

(廿六) 本分會章程，總挈大綱，其辦事細則，由各部自定之。

(廿七) 本分會章程，將來如須修改，由會員五人以上提出議案，經衆公決。

正會長 汪 兆 銘

副會長 李 煜 瀛

軍事部長 藍 天 蔚

庶務部長 甄 元 熙

財政部長 冷 公 劍

司法部長 白 逾 桓

文牘部長 孫 炳 文

外交部長 魏 宸 組

交通部長 程 克

暗殺部長

(廿八) 本總章因司法部長白君，爲偽清拘去，且實際對待有窒碍難行者，因將此部改作糾察部，另設參謀部。

糾察部長 王 法 勤

參謀部長 易 昌 楨 白 逾 桓

軍事部長 藍 天 蔚

部員 彭家珍 劉竹波 陳 遜 呂 超 劉應福 譚兆熊 金 谷 伍 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四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四八

劉順鑑

黃道崧

田景興

蕭作藩

陳文麟

李容英

楊發春

蕭健之

冉鳳瑞

何漢傑

劉端黻

張正綸

熊朝霖

袁洵

魯士元

湯如海

劉人達

李祖蔭

何英

彭朝臣

謝文柱

魯邦彥

袁廷俊

龐其猷

董君立

周世英

陳敬莊

嚴培俊

周敬夫

范泰

羅彬

席希夔

嚴鼎元

胡鄂公

焦相

高桐崗

顏克愚

陳堯佐

曾坤樞

趙堯

馬琨

林宗驥

李鵬南

李小樓

張鴻漢女

周子敬女

阮澄女

孫蔚強女

鄭合珍女

李芬女

鄭雪案女

黃石女

屈蔭慈女

吳定安

吳若農

鄭燦

參謀部長

白逾桓

易昌楫

冷公劍

孫炳文

魏宸組

程克

王法勤

部員

藍天蔚

甄元熙

冷公劍

孫炳文

魏宸組

程克

王法勤

財政部長

冷公劍

張迥

曾炳揚

易昌楫

齊竺山

陳堯佐

王禹敷

部員

朱芾煌

張迥

曾炳揚

易昌楫

齊竺山

陳堯佐

王禹敷

外交部長

魏宸組

張迥

曾炳揚

易昌楫

齊竺山

陳堯佐

王禹敷

部員

稅紹聖德

朱蘭秀英

孫炳文英

朱芾煌英

甄元熙法

胡良燮英

孫振東英

高嶽日

譚熙鴻英

焦桐德

程克日

袁鴻吉德

朱伯爲英

李顯章英

陳治安日

張競生法

陳堯祖英

何蔚日

陳桂生英

林學衡法

陳治安日

張競生法

交通部長

程克

鄧孝然

易昌楫

白逾桓

趙猷

冷公劍

甄元熙

許文泉

孫炳文

鄧孝然

易昌楫

白逾桓

趙猷

冷公劍

甄元熙

許文泉

陳桂生

王劍峯

王季子

胡良燮

曾忠麟

鄧孝然

段子均

羅權中

朱秉文

羅開陽

田爾畋

稅顯謨

黃以鏞

郭翰

曹公毅

王禹敷

謝宗沛

余漢

田爾畋

稅顯謨

黃以鏞

郭翰

曹公毅

王禹敷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文牘部長 孫炳文

部員 杜惠輿

林學衡

易昌楨

郭翰

曹公毅

張烜

何蔚

陳延烈

曾載明

張競生

羅開陽

包煜文

何奎元

魏堯

雪國能

黃肇修

余漢

田爾畋

包亦文

劍錫麟

蔣懋昭

邵廷瑞

林先春

張國宜

魯亮

庶務部長 甄元熙

部員 黃以鏞

易昌楨

王季子

張競生

段子均

王集生

曾炳揚

黃端室

袁鴻吉

何魯

羅助

羅開陽

趙猷

雷國能

黃肇修

羅權中

包潛文

李寶琮

黃君頤

黃君偉

糾察部長 王法勤

部員 孫炳文

張競生

趙猷

王劍峯

張垣

羅權中

何蔚

甄元熙

暗殺部長

部員 (註九)

清署川督趙爾豐遵旨將川紳蒲殿俊等九人釋放。

趙爾豐本日將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舉人羅綸、度支部主事鄧孝可、翰林院編修顏楷、貢生張瀾、民政部主事胡燦、舉人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等釋放。周善培記其事曰：

「這時候能商量事的紳士只有大竹縣舉人陳子立，他和我老世交，又和蒲殿俊諸人交情極好，因此天天和他討論營救扣留諸人的辦法。先由他去找曾培，我再去找周鳳翔（刑部主事），請他們二位去請求趙督。二位同去見趙，碰了釘子，紳士就無人再肯出面了。最後只有請吳璧華去說趙督。要點是：「岑端都要來了。你不放，他們來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四九

了，一定要放。與其等別人來放，何如你自己先放，大局到了今天，端方已掉了頭，只怕放了人還不能了事。以前扣留這些人還想發生點開市的作用，今天扣留就毫無用處，釋放或者可以發生一種作用」。共說了兩次。這幾天趙不疑我了，我也去說過兩次，趙遲遲疑，恰好邵明叔由北京趕回來。他先到重慶見過端方。回到成都，先來同我談。我就介紹他先去見璧華，然後去見趙督，把端方責備趙督許多話一一報告了趙督。趙督一怒之下才決心放人，却不放羅綸，鄧孝可。他對我說，定要廖用之作保，才肯釋放。廖用之同羅，鄧鬧過意見，我又去懇求用之，並替羅鄧保證釋放之後，決不借事對他報復，用之才肯去見趙作保，趙才決定二十四日午後放人。到時又因顏楷家裏和親戚去了好些人，在西轅門等候，並預備掛紅放炮。有人報告趙督，趙督怕羣衆又要起哄，又不放了。第二天才查明白，又由陳子立去通知各家不可再有歡迎出獄的舉動，二十五日午後才把扣留的人全部釋放了。」（註一〇）

按：四川紳商學界於蒲殿俊等獲釋後，曾發表告川人書，謂「鐵路事件已有正當辦法，決不爲外人所有。

「希望廣爲傳播，迅速解散。蒲殿俊等亦書告川人，「禍毒不可以再延，大局不可以再壞，當初之宗旨不可以不回頭，此後之幸福不可以不自惜。」保路同志會目之已達，此後可以終止。

附錄：

一、四川紳商學界通告全川伯叔兄弟函

全川伯叔兄弟公鑒：近因亂事日亟，民不堪命，趙督帥高日時艱，爲大局起見，與在省官紳協商，議請蒲羅諸先生出，共圖挽救之法。以期官紳一氣，開誠布公，保地方之治安，拯生民於塗炭。現蒲羅諸先生等，已於二十四日，一律禮請出署。我全川伯叔兄弟，關懷此事久矣，用特飛速奉聞。並望廣爲傳播，俾衆周知。所有因爭路肇事之處，更應詳爲開諭，勸其解散。現在趙端兩帥，憫念地方糜爛，均極痛心。如能和平就撫，決不輕戮一人，亦斷不追咎既往。天日在上，肇齡等亦當同負其責。公等肇事之初，本爲捍衛桑梓，保護善良，而衆同胞轉因此受無窮之苦，富有破家，貧者喪命，流離顛沛，慘不忍聞。仁人義士，亦必有所不忍。竊願力爲挽救，不負初心。至鐵路事件，已有正當辦法，決不爲外人所有。其他善後撫卹各事宜，蒲羅先生既出，即當官紳協定，迅速施行。顧瞻四方，無任涕泣。（註一一）

二、蒲殿俊等哀告全川伯叔兄弟書

不肖等無德無才，徒以廁身國民之數，常欲爲國家、爲地方勉謀公益，遂爲我全川伯叔兄弟所不棄。比因爭路破約一事，與我伯叔兄弟，共持正理，共矢熱忱，知進而不知退，遂有七月十五日之禍。常不肖等被難之時，自問理直義正，心迹無他，遭此奇變，未嘗不胸懷憤悶，恨於一身之屈辱。從此幽閉深室，與我伯叔兄弟聞問斷絕。在再七十日，固已屏死生於度外，置理亂於不聞。

然猶以爲遭禍者，特不肖等少數人，而我全川伯叔兄弟，固安堵無恙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執意不肖等倖獲生還，而此七十日中，我伯叔兄弟以不肖等受冤之故，慷慨赴義，牽率展轉而受禍者，已不可紀極。近二、三日，再履人世，粗訪成迹，知我伯叔兄弟，死者斷脰暴尸，存者流離顛沛，而禍患日長，且不知流極所屆。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不肖等何足云冤，我伯叔兄弟之冤，乃千萬倍於不肖等，不肖等數人不冤，而我伯叔兄弟，乃因不肖等而相率受禍；且多有一瞑不再視者，則我伯叔兄弟之受冤，竟爲苦不堪言矣。

一念及此，恨不卽死以謝我伯叔兄弟，且知雖萬死猶不足以對我伯叔兄弟，復何心肝，復何面目，偷容視息於此苦惱傷心之世界哉。惟思此身一日未死，皆我伯叔兄弟所賜，卽皆我伯叔兄弟靈爽所憑，與其浪擲而死，不如仍爲我伯叔兄弟盡力而生，雖不足妄言報稱，庶幾得自減罪戾於萬一。且我伯叔兄弟，不欲不肖等冤死之心，亦未必不在於此也。

不肖等今日所哀告於我伯叔兄弟者：竊謂禍毒不可以再延；大局不可以再壞；當初之宗旨，不可以不同頭；此後之幸福，不可以不自惜。何則，保路同志會之創立，非徒快意氣也，蓋爲合同失敗，路權授人，則國危，而我輩之身家卽不可保。其爭之也，將以求國勢之鞏固，及我輩身家之安全也。然則共保其家，實保路同志會之宗旨；而冒險觸禍，自置身家於危地，且棄絕將來之幸福，此非同志會之宗旨也。

我伯叔兄弟，所至有今日之舉者，蓋由所欲不得，迫不容己，非其初卽好亂樂禍也。今全川政治上之變動如此其大（原註：「借款合同內載明，我國若有政治上之變動，則此約作廢」），則借款合同當然作廢，決不使路爲外人所有。然則保路同志會之目的，實已貫徹無阻。現在惟力應返和平，以謀將來之幸福而已。若猶冒進不止，必至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五二

使禍毒日延日廣，大局日壞日甚，川人身家之災，愈久亦愈慘，則豈當初之宗旨哉！此不肖等所以哀告我伯叔兄弟，而願急急回頭者也。約既廢，路既保，保路同志會之事已完，則斯會可以終止；危身家，害性命，非保路同志會之宗旨，則兵戈亟宜罷休者，此義甚明，我伯叔兄弟不可不熟思而審處之。若夫保路同志會其名，而破家亡身者其實，此道甚誤，我伯叔兄弟不可不明辨而慎擇之。

至於息事歸農，力挽和平之後，官府決不追咎既往。此言已屢見諸文告，並曾親對紳士力矢開誠布公，決無虞詐。若猶慮其空言不足取信，則不肖等願以倖獲之餘生，與在省諸先生長者懇求官府，凡我伯叔兄弟所痛苦者，有如苛捐雜稅之剝削，有如刀兵盜賊之騷擾，有如食鹽加價之昂貴，舉其大不便者悉去之。此外，則遭亂地方錢糧當分別減免；無辜之死亡破家者，當核實賑卹；因亂失業業者，當設法安置。凡此種種，必竭其心力所至，次第見諸實行，以爲官紳一氣，共維大局之券。不肖等一己之恩怨是非，與夫嫌疑誹謗，一切誓不計較，惟期使我四川人得再享和平之福。身可再死，言不能食，我伯叔兄弟，其終可以相信矣。

嗟乎！禍變以來，兩月餘矣，蔓延者數十邑矣，死者、傷者、鰥者、寡者、匿者、逃者，生命不知凡幾矣；劫者、焚者、耗者、棄者、荒者、蕪者，財產不知凡幾矣。目前正當小春下種之時，若再曠日持久，兵不入庫，農不歸田，則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我全川七千萬人之生命財產，豈復尚有孑遺。夫不肖等區區數人耳，我伯叔兄弟猶不忍其冤死，豈全川七千萬人之生命財產，反不能忍忿息爭以全之，我仁慈善良之伯叔兄弟，必不然矣。咽枯淚盡，庶聽一言。蒲殿俊、彭秦、顏楷、蒙裁成、羅綸、王銘新、鄧孝可、葉茂林、張瀾、胡嶸、江三乘。（註一二）

安慶兵變，都督朱家寶被逐。

安慶黃煥章部贛軍譁變，都督朱家寶逃逸，煥章自稱總司令，殺黨人吳暘谷，公開搶掠。孫傳瑗記其事曰：

「黃煥章之率軍來皖也，由於潯軍都督馬毓寶徇吳暘谷之請。黃所部約二千人，係臨時招集者，多洪江會匪，紀律之劣，尤在江防營下。識者憂之，力主客軍不必駐城內，可指定東門外五里廟標營，爲其駐紮地，給養由皖庫

供給。議已定矣，而黃煥章不聽命，全數移駐城內師範學堂，向諮議局索餉萬元。議長竇以瑱以頃刻間難得此數，允先發二千五百元，黃煥章不許，竟使士兵鳴槍示威。於是有二十四、五兩日，圍攻都督府，劫奪軍械所，焚毀藩署，洗劫藩庫，並及於四牌樓商店，城內殷實富戶，悉被搜劫，無一倖免，全城幾至糜爛，公私損失三百萬。所幸者江防營聞警軍來皖，先期自行撤回浦口，否則兩軍喋血，更不堪設想矣。說者謂安慶不糜爛於清政府之時，而糜爛於獨立之後，不糜爛於朱家寶之手，而糜爛於黃煥章之手，有以夫。

方黃煥章之圍攻都督府也，朱家寶急踰後垣而出，縋城，晝夜逃逸。是時主政者無人，黃煥章乃自稱總司令，隱然以皖軍都督自居，任命宋邦翰、黃盛鴻爲參謀，吳介璣爲軍務科長，槍斃一二市井流氓，目爲放火搶劫之主要犯，以圖掩飾。皖人大憤。是時吳暘谷自蕪湖回省，聞之，不直蕪軍所爲，面責黃煥章。煥章怒，因槍殺吳暘谷，時九月二十八日也。暘谷名春陽，以字行，合肥人，同盟會會員也。奔走革命，十餘年如一日。皖省光復，暘谷之力爲多。竟死於豎子之手，論者惜之。（註一三）

附錄：吳暘谷事略

吳烈士暘谷者，乃隨先總理，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十六人之一，組織江淮中部革命，辛亥光復皖省，因以死難者也。烈士原名春陽，字暘谷，合肥人，家世爲儒，以行誼稱。父少菴公，慷慨有大節，內行敦篤，舉孝廉，嫉清季仕途窳敗義不就，壹以學行督勵諸子，烈士兄弟三人，長性元，次春濤，烈士其季也。生有至性，甫弱冠，偕諸兄結邑中義士，抗伸鄰邑士子冤獄，卽以義俠動鄉里，夙承家學，不屑屑聲利，讀書於服習經史大義外，益汎覽百家傳記，冀有以措諸當世。每喜讀四忠公集，尤慨慕岳武穆、文文山之爲人，時感於甲午庚子諸役，見國事從中敗壞，因發憤謂非根本改造不足救亡，而革命思想以起。年二十一，集同志，創自強會，以爲政府不足恃，人民常急起自救，繼悟生死榮辱得失之念未稍去，雖日談救國終不免向名利一邊滑去，乃益服膺於陽明良知之學，刻苦自勵，反躬實踐，嘗謂我當處於極壞之地，而後可爲天下先。又謂人當犧牲軀殼之快樂，以求靈魂之快樂，蓋其後能與人出入生死，終殉黨以救國救民，心神無二，其素所積也。甲辰年，走滬上，時清廷以革命軍出版興大獄，鄒容，章

太炎被捕，愛國學社解散，烈士乃糾合同志，與高君蔭藻等，創辦青年學社，延蔡子民，秦效魯諸君主教務，與警鐘報相提携，以爲革命倡，一時英髦蔚集，由是東南革命之風大振。是年多，清吏王之春，潛蹤滬上，密謀聯俄，時俄人勢力已幾遍東省，國勢岌岌，之春甘爲虎作倀，志士聞皆大憤。又調知之春於撫皖時，曾私賣大宗礦產與外人，在粵又密召法兵拒民軍，積惡纍纍，烈士乃與萬君福華，陳君白新諸人，謀遂擊不中，萬君入獄，警鐘報封，青年學社被解散，烈士遂脫身。於翌年，東渡留學日本，其至日本也，與其國民黨鉅子宮崎寅藏最友善，時相過從縱飲，因暢論世界人道主義，宮崎慨然曰：「今世列強人物，烏有主持人道者，有之，則過去世界一人吾得諸孔子：現世界一人吾見孫逸仙先生，此真救世之大英雄，吾輩其千載一遇乎！」繼因宮崎君復識其黨中要人犬養毅及大隈重信諸政傑。益見東亞時機危迫。且恐革命稍遲，雖欲救無及也。是年夏先總理至日本，烈士與其從兄春生，偕宮君及程君家樑，王君善達晤先總理於犬養毅所，積年救國願望至是始獲所依歸，遂與聞革命主旨及建設大略，而尤諄諄於組黨爲舉事入手之唯一辦法。翌日偕諸人復晤先總理於程君家樑處，吾國志士至者，如黃先烈克強，廖先烈仲凱，胡君漢民，張君溥泉，汪君精衛，陳君天華等十餘人，而發起同盟會之議以起。越數日復集會，到者六十餘人，是役也烈士與宋先烈遷初，奔走尤力，及開大會到者數千人，入黨者亦幾及千人，而吾國革命黨空前之同盟大會由是成立。黨部既成，分頭進行革命，烈士卽於是年冬返國，擔任吾國中部從江淮流域入手。所至密召同志，收集黨員不遺餘力，又恐事發，牽動本部乃名之曰江淮別部。丙午春。烈士至金陵，聯合南洋第九鎮軍人倪先烈映典。趙先烈伯先。柏君文蔚、龔君鎮鵬等，暨陸師將校，兩江師範各學堂同志，密會於鷄鳴寺，得加入黨者數十人，是爲烈士組織南洋革命黨員之第一步。是年多，安徽創辦新軍，烈士復來皖投身三十一混成協以砲營及馬、步、工、輜各弁目養成所，爲運動基礎，而漸及各營將士。砲營管帶吳君介璣，首入黨。由是測繪陸軍各學員相繼加入。時省中志士有熊先烈承基、范先烈傳甲、袁君子常、常君恒芳、管君鵬等。而倪先烈映典，與烈士之兄性元，亦先後來皖，烈士遂得潛通聲氣，密爲組織，比加入本黨者百數十人，而安徽革命軍之潛勢力以固。越數月，革命氣勢播動漸爲皖撫恩銘所覺察，偵緝者踵至，烈士乃中夜隻身走淮南，潛居芍陂學堂李君蘭齋處，因徧交淮上豪傑。丁未夏，徐先烈錫麟刺恩銘，倚新軍舉事，以烈士離皖軍無主者，不及發，烈士聞訊憤惋。復潛至皖，密召同志策

進行，聞大吏捕之，急復遁去。因遍走長江上下游各要塞，謀聯絡舉事。明年春，倪先烈映典與諸同志謀舉事於皖，因機洩不果，烈士兄性元，密送至蕪，因與通籌全國大勢，革命軍力，除南洋第九鎮外，無可倚者，皖軍氣勢太孤，計非從兩粵下手，兼得海外接濟不可。倪韙其言，因急返肥，晤商烈士，謂俟我起於兩廣，然後君舉江淮之衆以應，烈士諾之，遂灑一掬淚，以送倪行，因寄身教育界，以待事機。是年多，清西后德宗喪，熊先烈承基，急起乘之不克。皖軍分散其中堅，一部結隊北走，烈士聞江防營將邀擊，急往迎之，促其分隊改道，免犧牲。又明年，倪先烈起於粵以身殉，烈士乃復走滬，日夜與宋先烈遜初，陳先烈英士、范先烈鴻仙暨諸同志謀大舉。辛亥春，諸同志復以全力謀粵，殉者七十二人，本黨革命計劃，遂由南部轉而併力中部。是年八月，湖北軍謀起事機已發，烈士即於十六日出滬溯江而上，潛蹤入皖垣，至即召集同志謀發動，而武昌軍於十九日已首舉義旗。當是時，皖垣內爲張勳江防暨安徽省防各營所駐守，戒備甚嚴，而皖新軍俱駐城外，且先事於全國中起義最早，一再頓挫，豪健散亡，猝不易發，烈士乃大憤。謂時至斯，不圖吾皖人心盡死，因嘔血不止，來視者咸感動。誓一決，烈士乃密戒分頭佈置，急起扶病趨鄂晤商前湖北都督黎元洪，謀鄂皖聯合幹旋長江大局，並皖北出師夾攻北軍方略。黎大慰之，許皖事舉以一混成協軍火相助。烈士遂於九月初，復冒險入皖，士氣爲之一振。因假友人喪，密召同志議軍事時，王君天培、胡君維棟、楊君轡龍、孫君環、管君鵬、金君維繫、李君乾玉、劉君煥文等十數人均集。衆慮江防省防軍力厚，攻守勢不敵，且新軍乏彈，烈士謂軍事無萬全，況革命難者我自當之，遂定計。以二標軍距城近令先發，一標與學生軍繼之，烈士自率敢死士暨同志數人居城內總部備策應從中起，準八日晚舉事。是夜，二標軍齊出，詎指揮官誤師期，中夜泅泅不得發，比黎明江防諸軍已滿佈城闕各要塞，並出抄擊，二標軍遂散去。時城內搜捕烈士甚急，或勸乘間暫避去，烈士大憤，謂事至此不達目的不止，乃促發一標軍。是夜二鼓，李君乾玉率隊破門出，一標全軍從之，自集賢關急馳二十里逼城下，三面環攻，王君天培亦領學生軍，自北門梯城進，而江防各營抵死抗拒，內應旋起旋仆，兩軍彈丸如雨，終夜相持不下。翌日，革命軍據守西北陣地，備復戰，而守城軍懾於內應亦不敢出擊，惟逐戶搜捕黨人。時皖紳童君挹芳，適來省急詣撫署，倡言聞革命黨携炸彈數百，急則與城俱碎，不如暫開城禁入不禁出，俾陰挾以去免爆裂，朱家寶然其言，烈士乃乘間出，急令楊君轡龍，往調桂君丹墀駐太湖軍，而以攻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九五六

城軍皆屬王君天培，戒維現狀，曰待我數日即舉皖，遂自趨湖北，議分兵武漢軍，歡迎之。惟時與北軍戰方急，無兵可撥，聞九江鎮馬毓寶故皖人，可義動，烈士乃議先規潯以臨皖，則革命氣勢自壯，皖可坐制。武漢軍派兵輸送之，遂以大計說毓寶，並晤李君協和，因參與九江獨立事，自是由鄂至皖，革命軍連貫一氣。烈士即日率學生軍東下，飛促太湖，旋師暨距省各軍尅日復大舉攻皖，聲威大振，江防軍遁去，皖撫朱家寶懼而退，安徽遂於九月十八日正式宣佈獨立。烈士既定皖，亟通電各省暨各國領事宣告獨立及保護外僑，飭各州縣照常辦公，維持秩序，並免本年地方租稅之半，立派員調查財政，發各營軍餉，並加犒餉，軍民大悅。措置甫定，即召集各界，開全體大會，烈士慷慨登臺痛陳吾黨不得已爲救國而革命，與革命以保民之主旨，熱血淋漓，聞者莫不感動。人人以爲見國士晚，衆議推烈士都督安徽，烈士謂南京未下，長江大局中梗，吾當率師會攻金陵，不能坐鎮皖省，乃公推烈士爲民軍經略，而安徽都督，則以王君天培攝其事。烈士遂親檢各營並發餉，暮歸，朱家寶衛隊突謀變，伏鎗狙擊，烈士時方下坡，馬驚跳，烈士墜地悶絕。比救醒頭部血流不止，翌晨童君挹芳、姚君永概往視，見烈士倚榻顏色慘悴，案上草書一絕，猶作自勵語，不覺相顧歎息。時蕪湖尚未下，適特派員吳振黃密報至，謂巡防營反抗，勢將決裂，烈士急躍起，趣赴蕪，聲威所至，軍政各界踴躍歡迎，守將李寶璣反正，烈士手爲布署，檄吳君振黃任分府，一日而蕪事大定，當是時，壽州合肥，亦異軍特起，烈士方議檄各路合師會攻金陵。適潯軍將黃煥章過皖，以索餉不遂，縱兵大掠，公私破壞，烈士聞訊大憤，急返皖，分府吳君振黃，勸率兵以行，烈士慨然曰，吾皖日夕望光復，今不幸爲殘賊子蹂躪，若以兵往彼必懼謀抵抗，是地方再受廢爛也，我當責以大義，事或解，皖之福，否則寧與吾被陷之父兄子弟同命，忍令待援者，重罹兵禍。遂隻身返，入煥章軍，嚴辭詰煥章，煥章始愧沮，惟諉以無餉，烈士謂餉事我負責，汝當即日離省，煥章唯唯，烈士遂出召紳商議，集款以促煥章行。皖人聞烈士返皆大喜，謂吾皖有主者，款立辦，適是時奸人王則乘亂脫出匿煥章所，恐罪發，因危言悚煥章謂，烈士返必聲討亂皖者罪，君無望出安徽一步，微烈士則皖可據而有。煥章故欲乘亂久踞皖，第畏烈士，又惑於奸利，遂陰謀叛變，俟烈士復入，避不見，導登樓，突派衛兵環守之。全城聞訊大震，急推各界代表與煥章講解，往返數四，並邀請歐美人士爲擔保，煥章見烈士得人心，益不自安，是時散處城內外軍警聞訊，勢尤汹汹，煥章益畏忌烈士，立嗾衛隊鎗擊烈士，身被七彈，竟資志

殉皖以死。嗚呼慘矣！是爲辛亥九月二十八日距安徽獨立方十日也。殉烈士死者有畢大槐，亦皖壯士也。烈士初被煥章留也，劉君煥文陰結敢死士百餘人，謀劫煥章軍奪烈士，並設計通知烈士附書出戒。無動，謂君知我慎無以我累地方，且賦詩見志云：「拚着頭顱酬死友，敢將多難畏生靈。」其自甘犧牲以保全地方如此。烈士既遇難，遠近聞訊震駭，皖軍民尤痛恨髮指，誓斬煥章頭以謝烈士。桂君丹墀，首以太湖軍至，勒兵欲攻煥章，皖軍散者感附之，將士皆痛哭誓師薄城下，煥章始大懼。延城內士紳出爲講解，適李君協和亦聞亂自潯至，擔任煥章即日離皖，免戰禍，以始終副烈士志，皖軍始讓出西門，煥章率衆遁去，皖難以解。烈士義勇，出於天性，神采英毅，自感國難，刻自淬礪。既入黨卽寓書兩兄付家事，以死自誓，艱難締造革命者，十年心力所注，悉黨國大計，每至開陳是非得失，娓娓千百言，或懸筆直抒胸臆洞切事勢一歸本正誼，遇事已任其難，而與人以易，未嘗稍計權利。其辭安徽都督，而就經略也，左右或問之烈士曰，吾輩此出當只任難不任名，庶使天下咸曉然於吾黨除救國外無二心也，故能令人感奮，同心致死。其喪自皖歸，由蕪至肥，迎弔奔赴者萬人空巷，或掩袂歎歎不自己。其仲兄春濤輓云：「吳市吹簫錯死子胥留伍尚。」蓋痛極恨不能身代以紓家國之難也。烈士年十六七，值長兄性元病匝月奔走醫藥，時方酷暑，自外歸入門暈而仆，比蘇，而任勞如故也。居其母劉太夫人喪哀毀骨立孝事少菴公始終不懈，視諸子如己子。比就義年二十九，配龔氏未有子，以長兄性元子履貞爲嗣子，其父少菴公命也。民國元年前安徽都督柏肇獲王則訊明槍決。臚陳烈士革命始末，具呈前政府請追贈大將軍，從優議卹，於皖蕪肥等處建立專祠，並請通緝煥章歸案法辦，適宋先烈遯初被刺案起，遂中止。民國統一，復經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柏君文蔚提案，請明令追贈上將，並給建祠修墓費萬四千元，以褒殊烈。烈士殉國，距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同志及皖人士談及者，猶瘡痍不已，蓋不獨爲皖惜，尤爲黨爲國惜也。（註一四）

清廷命熱河都統濯溥來京，以開缺東三省總督錫良為熱河都統。（註一五）

清廷以北京流言四起，人心洶洶，親貴紛紛避往天津，托庇於租界，恐北京治安可慮，乃有是命，預作逃往熱河之計。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六日

九五八

西藏變兵以要求駐藏大臣聯豫勤王為名，劫至札什城大營。（註一六）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總三至四）。

註二：「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二日第三頁新聞。

註三：渤海壽臣「辛亥革命始末記」頁一三六三至一三六七，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註四：「正宗愛國報」，宣統三年十月七日十日新聞。

註五：「正宗愛國報」宣統三年十月二日、六日、九日、十二月二十日等日新聞。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二日，第一頁社論。

註七：黃以鏞「記京津同盟分會成立之經過」，引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頁三二三，及「中國國民黨

四川黨史史料。」，同上書第二編第五冊頁一七九。

註九：「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頁三三〇至三三六。

註一〇：「辛亥四川路事紀略」。

註一一：彭芬「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

註一二：同註一一。

註一三：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二六二至二六三。

註一四：「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一一至二一五。

註一五：「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十二。

註一六：高勞「革命成功記」，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出版。

二十六日（十一月十六日） 漢陽革命軍反攻漢口。

革命軍在襄河琴塘築橋完成，晚五時黃興督湘軍第一協王隆中、第二協甘興典、步隊第五協熊秉坤、砲隊第一標尙安邦、工程第一營李占魁等部，分三路渡河反攻，大別山及武昌鳳凰山革命軍礮隊，向



漢口猛烈射擊掩護，十一時與清軍對峙玉帶門一帶，戰事劇烈，雙方死傷均重。清軍已將火車準備齊全，不支時即向北退却。（註一）

吉林組織保安公會，推巡撫陳昭常為會長。（註二）

江浙聯軍集中鎮江，由徐紹楨任總指揮，討論進兵南京。

蘇軍劉之潔、浙軍朱瑞、滬軍黎天才、滬軍先鋒隊洪承典、鎮軍柏文蔚等部先後集中鎮江，商定分路進攻南京辦法。鎮軍柏文蔚部由十二圩渡江攻浦口，扼清軍歸路。蘇軍劉之潔部攻雨花台。林述慶所部鎮軍及朱瑞所部浙軍攻天堡城，滬軍黎天才部攻幕府山，浙軍朱瑞部攻紫金山。（註三）

清袁世凱新內閣成立。

清廷接受袁世凱推舉，任命各國務大臣及各部副大臣，其人選如下：

外務大臣	梁敦彥	副大臣	胡維德
民政大臣	趙秉鈞	副大臣	烏珍
法部大臣	沈家本	副大臣	梁啟超
度支大臣	嚴修	副大臣	陳錦濤
陸軍大臣	王士珍	副大臣	田文烈
郵傳部大臣	唐紹儀	副大臣	梁士詒
海軍大臣	薩鎮冰	副大臣	譚學衡
學部大臣	唐景崇	副大臣	梁如浩
農商部大臣	張謇	副大臣	熙彥
理藩部大臣	達壽	副大臣	榮勳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七日

九六〇

清廷諭內閣：

「袁世凱面奏組織內閣，推舉國務大臣，著命梁敦彥爲外務大臣，趙秉鈞爲民政大臣，嚴修爲度支大臣，唐景崇爲學務大臣，王士珍爲陸軍大臣，薩鎮冰爲海軍大臣，沈家本爲司法大臣，張謇爲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署郵傳大臣，達壽爲理藩大臣。梁敦彥、嚴修、王士珍、薩鎮冰、張謇，未到任以前，外務大臣著胡惟德暫行署理，度支大臣著紹英暫行署理，陸軍大臣著壽勳暫行署理，海軍大臣著譚學衡暫行兼署，農工商大臣著熙珍暫行署理。」

又諭：「袁世凱面奏：請簡各部次官，胡惟德著補授外務部副大臣，烏珍著補授民政部副大臣，陳錦濤著補授度支部副大臣，楊度著補授學部副大臣，田文烈著補授陸軍部副大臣，梁啓超著補授法部副大臣，熙珍著補授農工商部副大臣，梁如浩著補授郵傳部副大臣，榮勳著補授理藩部大臣。胡惟德、熙珍現署國務大臣，外務部副大臣著曹汝霖暫行署理，農工商部副大臣著祝瀛元暫行署理，梁啓超、梁如浩未到任以前，法部副大臣著梁士詒暫行署理。」（註四）

自是清廷實權盡歸袁世凱所掌握。一反皇族內閣之氣氛，惟所羅致之立憲黨人多辭不就職。

註一：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六一至三六二。

註二：陳春生「辛亥東三省獨立記」，見「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三六九。

註三：許崇灝「辛亥鎮軍起義克復南京之經過記」，「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三十九。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十二至十三。

二十七日（十一月七日） 革命軍反攻漢口失利，退回漢陽。

上午九時，清軍以猛烈機關槍向革命軍射擊，革命軍死傷雖衆，仍沉着應戰，清軍漸向北退却。午後二時，革命軍開飯，羣往爭食，清軍乘機反攻，革命軍紛紛後退，下午四時，襄河以東已無革命軍。

（註一）居正記其事曰：

「先是黃總司令準備反攻，命在襄河琴斷口施架橋工事，以九月二十七日橋工完竣（按：係二十六日之誤），

乃下令各軍於是晚整隊渡河，分左右中三部前進。克強自率鄂軍居中，以湘軍分左右翼，達到目的地，舉火為號。會天雨驟寒，兵士依火取暖，迨拂曉向馮軍猛攻，鏖戰四小時，馮軍陣地搖動，克強麾兵直進，時馮國璋在大智門車站，探聞克強在軍中，備車將逃。我軍如更支持一小時，則漢口全部可克復。不圖我軍有一部新兵不耐久戰，相率詭避。左右翼湘軍復先奔。黃公自率學生團就中堵截，並手刃數人，奈潰兵爭渡，勢如山崩，橋狹不能容，士兵有落水死者。黃公嘆曰：『新兵誤事，功敗垂成。』乃命徐徐退却，而自斷後。晚歸總部，開軍事會議，宣佈不奉命令而先退却者斬。湘軍統領甘典違令逃避，亦電令湘督依法處死。」（註二）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決議會址仍設上海，承認湖北軍政府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以上海交通便利，決議會址仍設上海。乃由江蘇代表雷奮，浙江代表朱福詵，山東代表雷光宇、謝鴻燾，福建代表林長民、潘祖彜，湖南代表宋教仁，上海代表朱葆康、俞震澄、袁希洛名義，致電黎元洪、黃興，承認湖北軍政府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統籌全局，劃一軍令；並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伍廷芳、溫宗堯為全國外交總代表。電曰：

「武昌黎都督、黃總司令鑒：前電請派代表來滬會議各省聯絡辦法，尚未得復，至盼。現在各都督府代表到滬者，浙、蘇、鎮、閩、魯、湘、滬七處，奉、吉、直復電，即日派人。已到諸代表先行逐日開會，衆議謂獨立各省無統一機關，則事事無所滙歸，民國前途，異常危險。中華民國軍政府向來名義，久為各都督所認，日下不能不實現之於國中，以揚連師之望。今日公議決定：先由某等所代表各省認鄂軍為民國中央軍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執行中央政務，統籌全局，畫一軍令，其中央軍政府組織，請貴都督府制定，大局所繫，衆望所屬，務乞主持。除分電各都督府外，謹此奉告。又全國外交總副長，前經推定伍廷芳、溫宗堯二君，駐滬辦理交涉，並已電達尊處，乞再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之，舉國幸甚。浙代表朱國鈞，蘇代表雷奮，魯代表雷光宇、謝鴻燾，閩代表林長民、潘祖彜，湘代表宋教仁，滬代表朱葆康、俞震澄、袁希洛叩。」（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七日

九六二

黑龍江組織保安會，推巡撫周樹模為會長。（註四）

四川合江光復。

黨人王顯書結徒在四川合江起義。（註五）

安徽潁州光復。

黨人程恩普、張滙韜等運動潁壽所屬響應革命，本日恩普會議於潁州農學堂（恩普為城區總董兼商務會長），宣佈潁州獨立，知府長紹，知縣胡汝霖相率遁逃。（十二月十五日復被清軍倪嗣冲部所陷）

。（註六）

清廷以升允署理撫西巡陝。

清廷從陝甘總督長庚請，以甘肅布政使升允督辦陝西軍務。諭曰：

「電寄長庚，代遞升允電奏稱：『升允願率新軍第二、三標統周助學、陸洪濤等剿除土匪，收復西安』等語。已有旨著升允署理陝西巡撫，並督辦陝西軍務，先著長庚電知升允，遵旨迅赴事機。」（註七）

升允所部張行志、馬安良、陸洪濤等進攻陝西，民國元年二月，攻咸陽愈急，袁世凱命張鳳翽以全力禦升允，升允軍皆主寧夏總兵馬安良，退位詔下，升允秘不使知。及安良得張鳳翽及北京王寬函電，大怒，詰升，允升允始出電示安良。安良曰：「清帝已退，吾為誰爭，欲令吾輔爾為帝乎？」升允語塞，適趙倜及張鳳翽相繼至乾州，與安良訂議和條件，毛繼成亦來說升允。三月七日，馬安良，彭英甲兵退出乾醴、圍鳳寶軍張行志、崔正午亦罷歸，升允遁走。（註八）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二七；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六三。

註二：居正「辛亥劄記」頁七五至七六，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中央文物供應社版。

註三：「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五：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錄自「黨義月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

註六：「潁州光復記」，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二八二至二八三。

註七：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一二。

註八：同註七。

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 漢陽革命軍積極構築防禦工事，漢口清軍礮隊向漢陽兵工廠、黑山、大別山射擊，革命軍大別山礮隊，亦向清軍還擊，整夜礮聲隆隆不絕。

。(註一)

四川長壽光復。

黨人高亞衡派王之甫率民軍赴長壽，助當地黨人涂海珊、廖子亞等，本日宣佈長壽獨立。(註二)

清廷以第二軍總統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兼辦勦撫事宜。以前陝甘總督升允署理陝西巡撫，督辦陝西軍務。以第一軍總統馮國璋攻守經月，躬冒鋒鏑，傳旨嘉獎，加意拊循。(註三)

清廷電寄理藩部大臣達壽、陸軍大臣王士珍、陸軍大臣田文烈毋庸固辭。(註四)
張謇請辭江蘇宣慰使，及清新內閣農工商大臣。

清廷因缺乏立憲誠意，屢失信於國人，故其所任命之宣慰使多辭不接受。張謇於本月二十八日請辭宣慰使及農工商大臣電中，對清廷倍加指責，明白提出其共和主張。略曰：

「本月二十六日報載二十三日諭旨張謇派為江蘇宣慰使，二十八日奉儉電，簡謇為農工商大臣，無任惶悚。自庚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九六四

子禍作，迄於事定，前後賠款，幾及千兆，海內沸騰，怨嘆雷動，嘗時奔走江鄂，條陳利害，須亟改革政體，未獲采陳，乃專意於實業教育二事，迭有陳說，十不行者五六。自先帝立憲之詔下，三年以來，內而樞密，外而疆吏，凡所爲違拂輿情，摧抑士論，剝奪實業，損失國防之事，專制且視前益劇，無一不與立憲之主旨相反。樞密疆吏，皆政府而代表朝廷者也，人民求護礦權路權無效，求保國體無效，求速國會無效，甚至求救災患亦無效，嘗在江蘇輒忝代表，瞠目擣舌，爲社會詬責，無可解免，雖日持國運非收拾人心，無可挽回。人心非實行憲法，無可收拾之說，達之疆吏而陳之樞密者無濟也，諫行言聽之無期，而猶大聲疾呼之不已，誠愚且妄。今年內閣成立，親貴充任總理，鐵道國有之政策發表，嘗適由社會公推入都，晤閣部臣時，復進最後之忠告，謂實業須扶，國防須重，輿情非可迫壓，愈壓則反激愈烈，士論非可摧殘，愈摧則憤變愈捷。一再披瀝不留餘蓄，並以假立憲者眞革命之說敵之，而川省之事已起，趙爾豐之焰頓熾，嘗復電端方，告瑞澂，爲進治本須疏通，治標須撫慰之策，而鄂難作矣。至江寧且爲鐵良張人駿言鄂難須從政治根本解釋，鐵猶唯唯而張不省，曾未彌月而響已十二三省，人心決去，大事可知，方嘗流轉江海曉音嚮口之時，我之立憲但求如日本耳！不敢望德，尤不敢望英，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觀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爲和平之結果者。趨勢然也。假使漢州兵士陳請條件沛然明發之諭旨在要求國會之日，或內閣成立之時，容不致有今日之禍。今無及矣，且罪己之詔方下，而陰昌漢口兵隊於交綏之外，奸淫焚掠，屠戮居民數萬於前；張勳江寧駐兵不在戰期，閉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於後。其最慘者，凡無辯白帽結白綳線呢布樹褲之學生及非學生，無不一律搜殺，外人觀戰之謦論，譯登報紙，無不痛恨鷹張之野蠻殘酷，慘無人道，中國報紙，更無論已，尙有何情可慰，尙有何詞可宣。使猶可以宣慰釋之，則聖賢亡國敗家之誠，盡屬欺人，史氏覆宗絕祀之紀，不足爲鑒矣。無已，再進終後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爲皇室留百世禪祀之愛根，乃不爲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如翻然降論，許認共和，使嘗憑藉有詞，庶可竭誠宣慰，所有今日宣慰使之職，無效可希，不敢承命，至於政體未改，大信已漓，人民託庇無方，實業何從興起？農工商大臣之命，並不敢拜，謹請代奏辭職。」（註五）

張謇當時之決策，在一面促請清帝早日退位，設法保護其安全，復鑒於北方少數官僚仍欲保持君主

立憲，故其後復電內閣代奏曰：

「內閣電敬悉，自武漢事起，即持非從政治根本改革不能收亂之議，一月以來焦思殫慮，廣邀時彥，博采輿評，徵之國土民族，驗之人心，駁之中西政治家之學說，審之各國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之適宜，而知此次事變之來，適與理會，路索謂國土過大，則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長莫及之虞，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此中國國土過大，宜於共和分治之說也。大抵君主立憲，最宜於國小而血統純一之民族，日本神武天皇之子孫，萬世一系是也，民主共和最宜於國土寥廓，種族不一，風俗各殊之民族，瑞士之二十五州為聯邦，美之四十八州為合衆國是也。瑞士民族，論者比為歐洲之縮圖，美之國土，廣袤不亞於中國，而民主共和之治，最稱瑞美，此之兩國，皆為吾法。中國豫備立憲，講求自治，累年而不振者，正以地方之財入之官，地方之權操之官，而官治腐敗，又適為之梗礙，日本政治學者所謂君主政體之下，自治無由發達。今共和主義之號召，甫及一月，而全國風靡，徵之人心，尤為沛然莫遏。激烈急進之人民，至流血以為要求，嗷嗷望治之情，可憐尤復可敬。今為滿計，為漢計，為蒙藏回計，無不以歸納共和為福利。惟北方少數官吏，戀一身之私計，忘全國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憲主義耳，然此等謬論，舉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羣願，許認共和，昔堯禪舜，舜禪禹，個人相與揖讓，千古以為美談，今推遜大位，公之國民，為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為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關係之鉅，榮譽之美，比諸堯舜抑又過之，列祖在天之靈，必當歆許。論者或以茲事體大，宜開國民會議，取決從違，竊以為不經會議而出以宸裁，則美有所歸，譽乃愈大，至於皇室之優待，滿人之保護，或閣臣提議，國會贊成，立為適宜之辦法，揆之人道無不同情。以上所陳，討論至悉，籌念至深，時機已迫，不及赴議，懇求代奏速降明諭，以安大局，而慰人心，敢不竭盡愚誠，宜昭德意。設有不幸，而兵連禍結，陷生民於塗炭，或民心憤激，聯軍北上，損萬乘之尊嚴，此時雖敝舌焦唇，家置一郵，無從開釋，故敢及時効慮，冒死以聞。」（註六）

清兼署海軍大臣譚學衡等奏請將憲法重大信條早日宣誓太廟，以定國是，而靖人心。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九六六

奏曰：

「竊臣等恭讀本年九月十三日上諭：『資政院奏，採用君主立憲主義，並先擬具信條十九條，繕單呈覽，懇請宣誓太廟，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維皇室一摺。朕詳加披覽，均屬扼要。著即照准。一面擇期宣誓太廟，將重要信條立即頒布，刊刻謄黃，宣示天下。』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一秉大公，實心與民更始之至意。欽服莫名。惟自奉諭以來，各省仍紛紛告警，險象環生。似此羣情擾攘，將治安先不能保，憲政何由實行。竊維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於政治改革已臻圓滿。各省人士，其宗旨與之不合者雖屬有人，然願遵守者實居大多數。擬請早日宣誓太廟，頒布天下，以示朝廷明定國是，斷無反汗之理。則宗旨背馳之人無從煽惑，人心自可安靖，憲政庶易進行。臣等經與同鄉京官資政院總裁李家駒、署理郵傳部大臣梁士詒、宗人府府丞許秉琦、大清銀行副監督陳錦濤、度支部左參議曾習經、海軍正參領曹汝英、蔡廷幹、陸軍副參領馮耿光、京畿道監察御史麥秩嚴、翰林編修朱汝珍、李翹榮、陳啓輝、刁作謙、松葆恆、外務部參議上行走廖恩燾、陸軍部司長何守仁、海軍部司長關景賢、郵傳部僉事葉恭綽、關廣麟、陸軍協參領吳爲雨、法部參事潘元枚、郎中饒寶書、張丕基、元章、范家駒、大理院總檢察官胡蓉第、推事吳尙廉、王克忠、員外郎梁志文、游敬森、陳芝昌、吳昌華、梁廣照、顏紹澤、陳慶佑、資政議員劉曜垣、黃毓棠、劉述堯、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蕭日炎、彭光瑩、高等審判廳推事朱珩、前幫辦推事潘譽恩、高等檢察官朱崇年、地方檢察官區孝達、主事任文燦、談道隆、黃慶元、姚梓芳、何若水、何晉梯、潘斯熾、林汝魁、郭寶茲、魏琦、鄭懋修、吳之傑、鄭增熙、郭經、楊毓燾、許秉璜、梁鳴治、謝榮熙、戴增誠、羅正階、鄭文傑、任士鏗、初級檢察官鄧昀、海軍部科長招瑞聲、何嘉蘭、梁必、科員劉國楨、莫嵩福、羅濟恆、陸軍協軍校梁廣謙、軍諮府科員溫應星、裁缺內閣中書羅昌、羅翹雲、小京官陳伯驥、陸擢、伍文祥、龍學競、周明泉、馮懿同、陳培琛、何蔚、王國樑、大理院正七品推事區樞、所官區孝适、學部書記官胡樹勳等會商，意見相同。謹合詞籲懇，不勝惶悚之至。

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註七）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〇二。

註二：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六。

註三：「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二十三。

註四：同註三，卷六十四，頁二十四。

註五：「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三頁四十至四十一。

註六：同註五，卷三頁四十一至四十二。

註七：國史館審校檔。

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九日）海軍海容、海籌、湖鶚等艦，自九江駛抵武昌、陽邏，破擊漢口清軍。

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湯鄉銘，管帶杜錫珪等，率海軍海容、海籌、湖鶚等艦，自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半止，炮擊江岸清軍陣地，其砲彈多在劉家廟車站周圍炸裂，塵沙飛揚，村落起火，清軍死官兵三四百人，海軍損害極微。（註一）

漢口清軍繞攻漢陽。

漢口清軍千餘人，集合民船百餘隻，佔領新溝，以一部經蔡甸佔領城頭山，其本隊進至馬家湖，漸向漢陽左側背繞進。（註二）

清廷電寄度支副大臣陳錦濤、外務大臣梁敦彥、度支大臣嚴修，迅速來京，毋得固辭。（註三）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七至一七五。

註二：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〇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六十四，頁二十五至二十六。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三十日(十一月二十日)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致電各省都督，仍請各省代表盡速至鄂，組織政府。

黎元洪通電主張中央臨時政府暫分內務、外交、教育、財政、交通、軍政、司法七部，並同意伍廷芳、溫宗堯任外交，財政擬舉張謇。電曰：

「大局粗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權，極為可危。前電請速派委員會組織，諒達尊鑒。惟各省全權委員一時未能全到，擬變通辦法，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各公使，請各本國承認，庶國基可以粗定。敝省擬中央臨時政府暫分七部，一內務、二外交、三教育、四財政、五交通、六軍政、七司法，其首長之條件，以聲望素著中外咸知，並能出而任務為必要，蓋非此不足以昭各國之信用也。現除外交首長多數省分已舉伍廷芳，溫宗堯二君外，其餘各首長應請協舉，電知敝省，俟彙齊後其得多數當選者，一面電聘，一面通告，時事迫急，希即會議舉定，再財政首長敝省擬舉張謇，並聞，萬祈速覆。」(註一)

清援軍二千餘人自孝感南下。

清第六鎮統制李純所部第十一協統馬繼增部二千餘人，自孝感南下，由新溝渡河至蔡甸，設司令部於樂善堂，並在城頭山築礮臺。另劉家廟江岸清軍佈置野礮數十尊，以防革命軍海軍攻擊。(註二)

革命軍戰時總司令黃興在漢陽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固守漢陽以待援軍。武昌革命軍則連合海軍向漢口採取攻勢。

曹亞伯記其事曰：

「黃興召集各部隊長官到總司令部會議，討論對付滿軍策略。黃興云：現在各省響應，民心歸向。全國已十之七八為我有，僅京漢鐵路滿軍與我為敵。我若將漢陽、武昌嚴密防禦，使滿軍不能得志，再經幾日，則滿軍必漸窮蹙。望大家各督率所部，好為防禦。如各位有好辦法，請發表意見以便討論云云。其時吳兆麟云：漢陽武昌，有襄河揚子江之險，是一天然好防禦陣地，如各部隊防禦不懈怠，滿軍無論從何方進攻，皆難收效，徒盡犧牲而已。查

現在漢口滿軍，兵力不及兩鎮，尤須顧慮後方，是其力量有限。我若持久多日，則響應各省，陸續派兵來援，而漢口滿軍，不難撲滅，望各位盡力固守各佔領陣地爲要。夫戰爭之道，不在計巧，而在齊心，如各部隊長官協力督率一致忍耐死守，未有不優勝者也。更有一法，現在揚子江惟我有海軍，我軍在漢陽者取守勢，在武昌者連合海軍向漢口取攻勢，使滿軍腹背受敵，分兵備我，且對我時立於防禦地位，而未能分兵攻擊漢陽，則漢陽之危解矣！未審總司令及各部隊長官以爲如何？黃興與大眾均以爲然，於是吳兆麟即商量黃興，派參謀姚金鏞、賓士禮，准於明晨出發，偵探武昌漢口情形，繪具略圖，以便計畫向漢口進攻，並將是晚開會討論之事，報告黎都督指示施行。」

(註三)

陝西秦隴復漢大統領張鳳翽，親督東路征討大都督張伯英部，敗清毅軍趙倜部於潼關城下，趙倜夜半潛逃，翌晨革命軍入城。(註四)

四川涪陵光復，黨人高亞衡主之。(註五)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一，頁六。

註二：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六五。

註三：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〇五至三〇六。

註四：陝西革命先烈褒卹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刊本。

註五：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

民國紀元前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七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月

初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在巴黎發表新中國內政外交之意見。

孫先生文在巴黎告政治星期報記者，中國擬維持官話以爲統一語言之基礎，並當「廢除與外人種種不便之障礙物」，重訂關稅互惠稅則。至於滿清政府從前與各國所立條約，新政府仍然承認。孫先生答覆記者云：

「中華共和國擬維持官話以爲統一語言之基礎，爲使國人研究各種實業科學，英法文亦可加入，以輔助華文之不足。中華共和國現當訓練國軍及組織民國完全之財政部。新政府於各國通商一層，當廢除與外人種種不便之障礙物，將海關稅則重行編訂，務使於中國有益，不能聽西商獨受其利。但重訂總則，亦須與西人和衷商議，決不使中國及債主陷於困難也。至於滿清政府從前與各國所立條約，新政府仍然承認」。(註一)

清軍續攻漢陽。

清第六鎮第十一混成協馬繼增部自蔡甸渡漢水，攻漢陽。李廉方記其事曰：

「午前七時湘二協報告：敵約一混成協，已由蔡甸渡河。當渡河時，二協派往是方面部隊力阻之，以不勝敵砲威力壓迫，退回三眼橋守禦。」

「午後二時，敵由蔡甸東進者已達三眼橋南約三千米達地，總司令命祁國鈞赴三眼橋增援，與湘二協協同防禦，雙方砲火對轟，未稍息。因是處地形狹隘，天時又闇，敵難前進，兩軍在三眼橋附近，戰鬥徹夜。」(註二)

四川涪陵光復。

四川涪陵光復，知州戴廣唐投降，革命軍推高亞衡爲司令官，郭香翰副之，主軍事。冉價藩爲民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一日

九七二

部長，潘士逸副之，主民政。（註三）

革命軍續攻南京。

蘇浙滬聯軍抵達堯化門以西龍潭一帶，距南京僅六七里。民立報記其事曰：

「張勳連日將僑軍（按：南人稱北人為僑子）開往龍潭，前後共計開往者有十數營之多。」

「今日張勳賊兵爲民軍驅却退至堯化門以西，距南京僅六七里。」（註四）

清駐藏大臣聯豫脫險。

西藏拉薩變兵本日送聯豫回署，嗣聞英國將派兵平亂，始陸續潰散，而波密、江孜等處，亦相繼騷動。（註五）

四川黨人曾省齋稱川北都督於墊江。

川北墊江、大竹、渠縣、廣安、岳池、蓬溪、射洪、營山諸縣相繼光復，於本日舉曾省齋爲川北都督，張觀風副之。省齋於九月初六日率隊逕取墊江，縣吏遁。省齋所部專收取槍械彈藥，對人民秋毫無犯，全城歡呼相賀。適有官款八萬餘起解，會黨王二冲等捲刃之，一聞而散。省齋乃下令退却，至大寨坪定行止。同志張觀風謂廣安有團練傳習所學生四百人，皆加入革命，教習十九皆同盟會員。乃派張超伯赴廣安，學生從來者二百人，教習五人，於是日懸旗募兵，擇少壯者留之，選二千餘人，編爲一團二營，日夜訓練。二十一日誓師出發，連取大竹、渠縣、鄰水、廣安、岳池；而蓬溪、射洪、營山諸縣，皆相繼而定。本日，開全民代表大會，僉舉省齋爲蜀北都督，張觀風副之。順慶豪猾擁清吏殘殺黨人，省齋出兵討之，與防軍千餘人戰終日，肉搏登城，省齋中流彈，斷右臂，乃退回廣安。（註六）

岑春煊請辭四川總督。

岑春煊以餉精無着，「人心渙散，兵難再招，製造局失，軍械一空。」再請辭四川總督，以避賢路。奏曰：

「竊臣奉命補授四川總督，感悚莫名。值臣病勢危篤，迭電陳懇開缺，並薦賢自代，未邀俞允。如臣庸庸，何能有濟，乃蒙優詔，一再敦趣，不敢不勉力圖效。當經具摺叩謝天恩，一面規畫入川事宜，於兵餉械三端迭經籌度，電奏在案。三者之中，餉爲尤要，奉旨飭部准撥一百萬兩，日久無着，於是多方調查，聞四川大清銀行所存款款尚多，謀於滬行抵借，乃因賠款萬緊，無可借撥。又因四川京官電稱，路款可借，正商請開議，旋查上海存款多係股票，亦無現銀，焦灼萬分。復電請飭撥現帑間，詎上海變起，部飭上海道撥現款三十萬元，亦無從提取矣。自更滬變，蘇浙繼之。據報，前調粵軍黎天才一營，原駐吳淞，亦被誘脅。人心渙散，兵難再招；製造局失，軍械一空，又不僅餉精無着而已。病中痛憤，非獨水陸道梗，西望蜀江，力窮飛渡；即目擊滬事，亦無可挽救。伏枕痛哭，惟祈速死。迫不得已，仍電懇開缺，以避賢路，稍冀貸罪於萬一。欽奉諭旨，飭仍一意堅忍，徐圖補救。跪讀之餘，淚竭聲嘶，苟利社稷，死何敢惜。惟困居滬上，赤手空拳，遠阻難達。矧臣病愈深，一日之中，昏厥數回，自知殘喘萬難苟延，斷難望有至川之日。似此坐擁虛名，延誤大局，將百死無能贖日。惟有籲懇聖恩，開去四川總督缺，另簡賢員，以安邊徼而圖補救，無任戰慄迫切待命之至。所有時艱病危萬難就道仍懇開缺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七）

本月十四日清廷仍命岑春煊設法取道入川，力圖挽救。諭曰：

「四川水陸梗阻，難於就道，自係實情。惟該省文電久已不通，朝廷深爲慮系。仍著該督迅速調治，一俟病痊，即設法取道入川，力圖挽救。所請開缺之處，著毋庸議。」（註八）

奉天莊河廳黨人潘永忠在顧家嶺起義，佔領巡警分局。遼陽黨人亦運動軍警約期起事。

奉天府屬莊河廳人潘永忠，聯絡革黨，在顧家嶺起事，佔據第一、第二巡警分局，並聯合復州土人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九七四

，勒令巡警繳出鎗械子彈，省垣得電，即飭陸軍混成協遣兵往剿，而省中民黨亦已與之聯合。又遼陽州有革命黨員向巡警運動約期起事。（註九）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拾壹——二頁。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七六。

註三：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內「民國紀事」。

註四：「民立報」，宣統三年十月初二日第二頁新聞。

註五：高勞「革命成功記」，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民國元年四月初一日出版。

註六：「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版。

註七：國史館審校稿。

註八：「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三十六。

註九：陳春生「辛亥東三省獨立記」，黨史會庫藏原稿。

初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清軍續攻漢陽。

清軍李純部攻佔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橋，革命軍湘軍第二協退至鍋底山、扁擔山附近。李廉方記其事曰：

「本日午前七時清軍在三眼橋與革命軍激戰，其漢口部隊則向仙女山、鍋底山附近射擊，革命軍不支，正午退守鍋底山與花園之線。下午六時，清軍增援續攻，革命軍退守鍋底山、扁擔山附近，清軍遂進占仙女山。午後八時，黃興命步兵第七標胡廷佐部夜襲仙女山，失敗而退。」（註一）

四川重慶光復。

四川重慶府宣佈獨立，舉張培爵爲蜀軍都督，夏之時副之，並通告全國、公佈政綱、對內對外宣言，及討滿虜檄文。「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一書記其事曰：

「先是陸軍第十七鎮排長，夏之時，爲同盟會份子，駐成都。同志會起事，說標統周駿響應，不應。九月初，之時奉令率兵一隊戍龍泉驛，乃以種族主義論士兵，衆和之。於十五日夜集軍士二百三十餘人，就驛之附近土地廟起義，戕東路衛戍司令魏楚藩。衆推之時爲革命軍總指揮，即夜率兵東下，經簡陽，克安岳，拔隊至潼南，抵黃葛樹，黨人朱之洪迎之，與密畫趨重慶。之洪先返，經龍隱鎮、浮圖關，說退水警巡防軍。之時兼程進抵浮圖關，天將曙，備整隊入城。重慶自聞武昌首難，各地先後響應，人心已動搖，今驟聞夏軍將臨，官吏兢兢不自保，特戒嚴，重慶黨人與會黨、防軍皆已密約待命。初一日，士紳集總商會密議，欲以防軍統領李湛陽爲都督，李流涕不敢就。於是張培爵、楊庶堪等益謀備，石青陽與盧漢臣等密組織敢死隊。是日，防勇、砲隊皆袖纏白號章以應，培爵率義師赴朝天觀城會。與會者二三百人，川東道朱有基先期遁，黨人要重慶知府鈕傳善、巴縣知縣段榮嘉及防軍統領李湛陽等來會。之洪出城迎夏軍時，鄂軍黨人田智亮等亦武裝與會，鈕傳善平日甚善詞令，懾於民衆，語吃氣阻，願書同盟誓約，與段榮嘉皆剪髮繳印降。義軍挾以徇於市，鈕堅持庶堪手不敢釋。居民徧懸白旗，設軍政府於巡警總署，衆推張培爵爲都督，夏之時爲副都督，電全國宣布獨立。之時遂率全隊入城。」（註二）

附錄：

一、蜀軍政府政綱

第一章 總 則

- 第一條 蜀軍政府，以謀中華民國之統一與廓清全蜀爲主旨。
- 第二條 蜀軍政府建都督府一，立正、副都督各一人，以總攬軍務及凡百政務之大綱。
- 第三條 蜀軍政府設總司令處一，立正、副總司令各一人，以保持軍事之統一。
- 第四條 蜀軍政府設左之各部，以分理軍務及凡百政務，由都督統制之。參謀部、司令部、軍務部、行政部、財政部、司法部、外交部、交通部。

第二章 都 督

- 第六條 都督府爲蜀軍政府最高機關。都督卽爲其代表，軍務政務皆歸其主持。
- 第七條 總司令處總司令長，卽以正、副都督任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第八條 軍官自管帶以上，由都督親任。督隊官以下，由軍務部呈請都督札任。以外各部長，由都督親任。職員：科長由部長遴選，呈請都督核定委任，其他部員，由部長委任。

第九條 屬於行政、財政、交通各部之各局局長，由部長遴選，呈請都督核定委任。此外各局與之相當者，准此。

第十條 審判廳長、檢查長、庭長、由都督親任。以下至推事、檢查官，由司法部長遴選，呈請都督札任。

第十一條 大漢銀行正、副辦，由都督親任。以下重要職司，由正、副辦遴選，呈請都督札任。

第十二條 各地方司令官，由都督親任。其地方司令官以下所設各科官長，由司令官遴選，咨該管部長核定，呈請都督委任。

第十三條 都督得審財政之優絀，酌定軍官及各職員之俸給。

第十四條 都督有博採輿論，擇善施行，以圖謀公共幸福之責。

第十五條 都督得招聘學識優長，品行端粹者，為顧問官，以備諮詢。

第十六條 都督得隨時召集公民大會，議急要事件。

第十七條 都督於司法審判不當之案，有令其復審並減刑、特赦之權。

第十八條 各種國防及職員之徽章、服制，由都督制定頒布。

第三章 各部之通則

第十九條 各部依事之繁簡分設科日，如事過繁時，得於各科之下分設各課。

第二十條 凡各部職員，除文牘、會計等外，無分科員、課員總以部員稱之。

第二十一條 各部長有監督其全部各務，稽核部員之勤惰、優劣，報告都督之責。

第二十二條 各部之辦事經費，當預先約計造冊列表，呈都督核准，由財政部按時支發，不得於所收公項內，自行開支。

第二十三條 軍事上支出之伸縮及各部之臨時支出，當由各部長與總務處酌議，呈請都督核准施行。

第二十四條 各部所收之公項，當照定額數按時移交財政部，以歸劃一。

第二十五條 凡關於蜀軍政府用兵一切之計劃，皆參謀部之任。

第二十六條 司令部受都督之命令，以統率都督部下軍隊。如動員計劃與夫徵兵及召集事務，皆司令部之任。但憲

兵及近衛軍等，直由都督節制。

第二十七條 凡軍事上之行政，皆軍務部任之。

第二十八條 農、工、商、學務未分部及警務廳未專立以前，農、工、商、礦及學務、警務皆行政部之任。鹽、硝

、磺等局屬之。

第二十九條 凡財政全體之籌劃、收支之統一及正賦稅之收入，皆財政部之任。

第三十條 司法上之行政事務，皆司法部任之。

第三十一條 外交之事件由外交部主之。如有重大條約，須得都督及總務處之准可乃能成立。

第三十二條 郵政、電報及鐵道、汽船之事務，皆交通部之任。船捐局屬之。

第四章 總務處

第三十三條 總務處設總務長一人，總務副長二人，總務員無定額，由都督酌定親任。

第三十四條 總務處有輔佐都督保持一切政務統一之責。

第三十五條 各部重大事件，各部部长得隨時於總務處商決之。

第三十六條 凡各部有疑難事件，總務長得召集各部部长會議公決。

第六章 秘書院

第三十七條 秘書院設、正副院長各一人，由都督親任。其他各員，無定額，由院長呈請都督委任。司事等由院長酌用。

第三十八條 都督府往來文件，由秘書院繕制掌管。

第七章 審計院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九七八

第三十九條 審計院設正、副院長各一人，由都督親任。其他各員，由院長呈請都督委任。

第四十條 財政部之收支全數，每月當造冊列表，交審計院核算。

第四十一條 審計院有隨時檢舉財政部收支不當之責。

第四十二條 蜀軍政府以大漢銀行爲金庫。審計院有隨時監察金庫存款之責。

第八章 庶務所

第四十三條 庶務所設立正、副庶務長各一人，由都督親任。以下司事，由庶務長酌用，須經總務處核准。

第四十四條 凡關於都督府之庶務及購備各物，皆庶務所管理之。

第九章 公民大會

第四十五條 公民大會，由蜀軍軍政府所屬各地公選代表組成之。

第四十六條 公民大會，對於地方行政及各部辦事，有建議改良之權。

第四十七條 公民大會對於都督及各部長譴問，有詳確畧述之責。

第四十八條 公民大會每年開常會二次，每次以二十日爲限，由會長召集。但有急要事件，都督得以命令召集開會。

第十章 附 則

第四十九條 凡各部及各項辦事細則，無論詞語意旨，均不得與此政綱抵觸。

第五十條 此政綱如須改易時，當由都督召集臨時大會提議，得四分之三議決始能改易。

第五十一條 全蜀廓清，中華民國統一後，頒有民國憲法及各種法律，則此憲綱自當廢止。（註三）

二、蜀軍政府對外宣言

中華民國軍奉命驅除滿清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各國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

一、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曾經宣布者，繼續有效。

一、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省洋關，如數分年攤還。

一、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

一、外國人居留軍政府所佔領之域內，其生命財產，本軍政府自當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締結條約允許權利及借國債等事，成立於鄂軍第一次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外國人如有加助滿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

一、外人如有接濟滿清政府戰時禁品者，一概搜獲沒收。（註四）

三、蜀軍政府對內宣言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日，中華民國軍政府蜀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布告國民。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六十年之韃虜，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任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間有異族篡竊，我祖宗尙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韃虜，此爲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者。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祖國之後，一切政治之腐敗，尙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樞機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經綸，暨將來治國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驅除韃虜：夫驅除韃虜，乃排滿之謂，非滅滿之謂。自明亡二百餘年以來，所以苛虐殘殺，壓制我族，無所不至者，是謂韃虜。本軍政府起義，首重撲滅虜建偽清政府；至對滿洲人民，惟驅除有權力之首要；其餘滿人，只要剪辦投誠，即行寬待，決不過加殺戮。

二、恢復中華：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人主之；中國人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九八〇

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由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四、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右四綱。其措施之次序，則分三期：

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異族之羈絆，其臨敵者，宜同心仇敵，內輯民族，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一切地方行政，均歸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辦髮之屈辱，與滿清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奴婢之蓄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社會之迷信，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

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平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

第三期爲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分舉大總統及分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於憲法以行之。

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失信失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漢人必能踴躍堅忍，共成其業，漢族神靈，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其各人人發揚光輝。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

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貧富之別。休戚相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護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則革命可成，民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註五）

按：上項對外對內兩宣言，乃沿用自中國同盟會之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及對外宣言，由是益知革命黨人在保路運動中之推動作用。自七月十五日後各地武裝起義，重慶光復，君憲派操縱下之和平請願保路運動，已為革命勢力所取代。

四、蜀軍政府致日美法德英領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都督於本月初二日起義，興漢排滿保商安民，紳商士庶悉表同情，道府以下各官一律反正，各將印信軍械交出，行政一切事權，悉歸本政府主持。既已通電各省宣布獨立，對於貴國商民、教士之在本埠者，不惟本政府為國革命，決不致加以暴動，並極力保護其他危險。以後如與貴國交涉，即用本軍政府印信，所有從前滿清政府行政關防，即行取銷作為無效。附呈宣告書一紙，並希存察。除於舉義之日曾將此意倉猝函告外，應備文照會，為此照會貴領事即希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註六）

江浙滬聯軍主力誓師鎮江，進攻南京，江蘇都督程德全親赴前敵督師。

按：張謇接程德全九月二十一日邀其來蘇坐鎮函，於九月三十日去滬至蘇州，召集臨時省議會，仍當選為議長，並代程主持一切，程乃於本日親赴前敵督師，頻行發表誓師詞曰：

「蓋聞託體國民，以拯救國亡為天職。抗顏人類，以主持人道為良能。本都督始以國民天職而舉義旗，繼以人類良能而誅殘賊。事非得已，心實無他。蓋本都督服國民公役有年矣。甫聞政事之日，已丁板蕩之年。每鑒列強，略知政要，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專制為立憲，使吾中華大國得一位置於列國之間。萬語千言，衆聞共見。乃自縮短籌備清單，而好惡之拂民愈甚。組織責任內閣，而親貴之私利尤多。凡諸立憲之要求，適增專制之罪惡。急而知悔，言豈由衷，觀聽徒淆，國家何賴。本都督，蜀人也。不敢銜蜀人一隅之憤，而不能不恤全國胥溺之憂。自武漢首倡大義，凡有血氣，雲合影從。蓋無不知欲求政體之廓清，端賴國體之變革。無漢無滿，一視同仁。惟國惟民，各求在我。將泯親疏貴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九八二

賤爲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屬爲一大共和。但有切實改革之誠，並無力征經營之意。從國民多數之心理，貧華夏後此之邦基。其所以從武漢之後而阻勉以救國亡者，如此而已。夫人即昧於大同之公理，拘於草昧之陳言，謂君主爲天與之淫威，謂臣民爲一姓之奴隸，雖有愧國民之常識，亦何至爲人道之深仇。乃近則張勳荼毒於江寧，遠則鐵忠、馮國璋焚殺於漢口，生命財產，蹂躪天賦之人權，子如玉帛，壓斂凶人之涎吻，此豈目所忍親，耳所願聞？無論兄弟急難，父老顛危，凡屬含生負氣之倫，敢忘匍匐救喪之義？此則爲人道所驅，不得已而訴之於武力者也。是用甘捨微軀，親臨前敵。我將士仗義而來，不惜赴湯蹈火。本都督拊膺而嘆，何心飽食安居。共和爲治理之最高，本無進退待商之餘地。性命爲有生所同具，止有安危與共之血誠。其可噉然號於有衆者，舍死忘生之舉，不過爲勝殘去殺之謀。非仇故君，非敵百姓。枕戈以待，鼓行而前。一舉而殲張寇，肅清江南。再戰而覆清都，長驅冀北。仗諸君熱力，再造河山。是民國義師，威邊紀律。膚功立奏，今爲發報之初，血氣皆親，是用掬心以示。布告將士，咸使聞知」。(註七)

按：此一誓師詞，出自孟森之手筆，孟原任江蘇諮議局書記，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秋曾至北方運動各省諮議局請願國會，爲著名之立憲派，故通篇未明揭革命宗旨，祇在求「政體之廓清」與「國體之變革」，所號召者爲「非仇故君，非敵百姓」，爲「無漢無滿，一視同仁」，與革命黨人以排滿爲號召者，略異其趣。

附錄：民立報記事

「蘇都督程德全今日至鎮接見聯軍軍士，宣讀誓師文告，並聲明非督師以分兵權。」

「在鎮之民軍今日下午俱撥至孤樹村。」

「聯軍總司令發布行軍紀律，不准妄戮一人，如有滿人投降俱免死，惟張勳背戾人道，共誓滅此朝食。」

「民立報鑒：本日下午三時都督程親率大兵攻寧。」（註八）

山西雁門關光復。

清大同鎮總兵王得勝電奏，革命軍本日奪取雁門關，請飭速撥過山快礮兩哨，並請酌派步隊來援。本月四日清廷命毅軍統領姜桂題酌量籌撥。（註九）

浙江軍政府籌組臨時議會。

浙江軍政府致電各屬府，推派代表於本月十五日前來省，組織臨時議會，籌備全省議事機關。（註一〇）

桂督沈秉堃宣佈離職。

廣西都督沈秉堃本日宣佈離桂林回原籍湖南善化。（昨日廣西提督陸榮廷在南寧通電，稱廣西都督。○）頻行致電陸榮廷曰：

「南寧陸都督鑒：秉堃不日北歸，對外方針既定，內部規圖，刻不容遲。現在匪氛大熾，格、柳、潯三府官紳，又未能和洽，紳日爭權，官日求去，現象至爲可慮。秉堃既去，惟望我公與鐵老（即王芝祥）協同議院，從長商榷早靖內地大亂；軍事瞬息萬變，會商之事，非止一端，電文往返，恐誤時機，是以引領旌麾，以日爲歲。王鐵老又謂：我公不來，惟有舍桂而去，公如肯來，定留此贊助。我公性情貞摯，全省安危，繫公一身，望速蒞臨，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秉堃叩。」（註一一）

清道員劉承恩自蕭家港致電內閣，報告與軍政府代表和議經過。

劉承恩致電清內閣，謂黨人堅持民主共和，同意保全清室富貴尊榮。並說明漢口俄領事敖康夫出面調停情形。電曰：

「春昨晚到港，議和難成，餘容面稟，已電達憲鑒，茲將提議大綱電陳鈞鑒，黨代表提議建立立立，將我政府置一地，保全安富尊榮，與憲命之意不合，故難就議，復據俄領事敖康夫云：『主張罷兵』。承恩答云：『戰事我等不能擅專』。渠云：『致函馮軍統』。答云：『宗旨不合，馮軍統亦不能自主，回與馮軍統面述提議情形復函。』俄領事云：『罷兵一節軍統亦不能自主，請不必致函。』復據俄領事來信，據云：『不必與馮軍統閱看，可呈宮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二日

九八四

保。』謹將原函擇要錄呈，使我軍退往聶口，談判不成仍回原地，黎軍不得阻攔，亦不得過漢河，本總領事已祈貴兩軍免無益之流血，候復云云。已將俄領原函專差送呈，承恩是否回京，候電示遵。」（註一二）

清第一軍總統馮國璋致電內閣，反對和議。

電曰：

「俄領由劉道介紹，請仍和平了結，匪仍執前議，作為無效，俄領欲先行罷兵，另開談判。其意：一、在我兵退聶口，靜候談判，事如不成，仍回原地。一、黎元洪不得攔阻此舉，隊伍不得過漢河。已將此意函致國璋。璋不敢擔任，函亦未收，聞渠即以此函，轉達宮保。惟事已至此，萬無和理，退兵之議，更有難行，並以奉聞。」（註一三）

清廷准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奏，暫行停止入對奏事各事項，並不必每日召見。清廷大權傍落，袁氏得以操縱南北，竊取政權，遂自此始。

袁世凱以完全內閣業經組織，各項制度尚未規定，除各衙門辦事仍暫照舊外，所有與立憲制度牴觸事項，擬請暫行一律停止。其所擬辦法如下：

一、除照內閣官制召見國務大臣外，其餘召見官員均暫停止。俟定有章制，再行照章辦理。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遇有事件，奉召入對，並得隨時自請入對。

一、除照內閣官制，得出內閣國務大臣具奏外，其餘各衙門應奏事件均暫停止，所有從前應行請旨事件，均咨內閣核辦。其必應具奏者，暫由閣代遞，凡無須必請上裁事件，均以閣令行之，其關於皇室事務，如宗人府，內務府，鑾輿衛，欽天監等衙門，暫仍照向章具奏。統由內務府大臣承旨署名具奏後，仍即時知照內閣，但所奏以不涉及國務為限。

一、各部例行及屬於大臣專行事件，毋須上奏。其值日辦法應暫停止。

一、向由奏事處轉旨事件，均暫停止，內外摺照題本舊例，均遞至內閣，擬旨進呈，再請鈴章，其謝恩請安摺件及進呈貢物，仍暫由奏事處照舊呈遞。

本日奉上諭：「內閣總理大臣面奏，關於入對奏事暫行停止事項，開單呈覽，著依議。欽此。」（註

一四）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七七至一七八。

註二：「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版。

註三：「廣益叢報」第九年第三十一期，宣統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註四：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註五：同註四。

註六：黨史會庫藏鈔本。

註七：「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四四九至四五〇。

註八：「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三日，第二頁，新聞。

註九：「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八。

註一〇：「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三日，第二頁，新聞。

註一一：「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六日，第四頁，新聞。

註一二：「文獻叢編」上冊頁四七二，國風出版社影印版。

註一三：同註三，頁四七一。

註一四：「內閣官報」，宣統三年十月份，頁九五至九六，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初三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海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決議同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

本日湖北軍政府代表居正、陶鳳集抵滬，代表黎元洪請各省代表赴鄂組織臨時政府。代表聯合會遂決議各省代表均赴武昌，討論組織臨時政府。（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三日

九八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三日

九八六

黎元洪致電各省都督，北京外交團請湖北軍政府負漢口交涉全權。

電曰：

「據駐漢俄領袖領事敖康夫君照會敝軍政府，報告北京外交團來電，其文曰：『漢口領袖領事敖康夫鑒：各國外交團代表對於清國政府感情頗惡，因極殘殺無辜，致令各國憤怒。觀各國代表，擬請軍政府擔負漢口交涉全權，並將與中國政府要求重大賠償云云。』」（註二）

黎元洪致電獨立各省，同意魯撫孫寶琦優待清室辦法，但不承認北京為中央政府。

孫寶琦本日致電黎元洪，擬請由江蘇都督程德全聯名致電清廷，如承認不私君位，宣佈共和，仍承認北京為中央政府。電曰：

「頃接濟南孫寶琦來電云：『寶琦前經電奏確定共和政體，現在全國軍民意見相同，萬無更變，擬請由程都督聯名電致清廷，如承認不私君位，宣佈共和，仍當承認北京為中央政府，各派員赴京會議，優禮皇室，制定國法等事，否則談判無可開端。惟有另行組織臨時政府，以維大局，乞即酌核電等語。』當即電復其文曰：『確定共和政體，優待清皇室，可謂識時之論，極佩。惟國體既變，形勢亦遷，何以仍當承認為中央政府。』」（註三）

漢陽外圍戰況劇烈，黎元洪分電各省乞援。

革命軍戰時總司令黃興督步隊第七標胡廷佐部，湘軍第一協王隆中部，第二協甘興典部，反攻仙女山、美娘山，與清軍李純部激戰，清軍死傷甚衆，已有動搖之勢，因援軍續至，火力猛烈，攻佔鍋底山，革命軍被迫退至扁擔山、湯家山之線，漢陽危急。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自武昌組學生軍往援，都督黎元洪分電各省求救。致江浙聯軍總司令徐紹楨電曰：

「鄂戰甚烈，援寧軍隊如已得手，速來鄂援助。並煩轉大小各兵艦，酌留船隻防守長江口岸外，其餘一併飭令來鄂，盼切。」

又致鎮江都督林述慶電曰：

「通濟運船，請令開赴漢，並請專員赴寧。速令潯軍司令部部長海籌軍艦黃鍾英君，即率楚謙、楚觀、江貞刻日到漢，頃預備鏖戰，非全力不足制勝。即盼施行。」

又致江蘇都督程德全電曰：

「聞上海製造廠有機關槍十二尊，敵處戰事需此物甚急，全數連子彈借用，速派兵輪運鄂為盼。」（註四）

江浙滬聯軍分道向南京進發。

革命軍主力至雨花台、秣陵關附近，清江防軍統領張勳部主力移往浦口。「民立報」記其事云：

「蘇州軍經句容至雨花台附近，將與鎮江軍夾攻南京，數日內當可破城。」

「鎮軍第一鎮又發起學生隊，報名者頗踴躍，現已定名為征寧及北伐隊。」

「鎮軍統制為柏文蔚，協統為劉成、伍崇仁，統帶為明羽林、盧振寰（步兵），朱元嶽（馬兵）。趙開運（砲兵）。」

「此間得漢口電報，海琛、海籌各降艦不日亦駛赴下游，與聯軍會合進攻南京。」

「徐紹楨已遣將校多人與皖軍聯絡，派步炮各隊往秣陵關駐紮，以為攻寧南面之臂助。」

「蘇都督於今日起節馳赴丹陽，慰勞兵士軍容為之一振，減此朝食在指顧間。」

「張賊將兵力主部移往浦口，南京城門祇有新招之僑兵數營，雨花台有江防兵兩營，鐘山頂（即天保城）有兵一營，砲數尊。」（註五）

雲南都督蔡鍔通電各省，提所擬中央會議大綱二十三條。

雲南都督蔡鍔電致各省都督，滇省軍政府成立後，條擬中央會議大綱二十三條：（1）國名。（2）國體與政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三日

九八八

體。(3)國權之集中及軍政憲政之次序。(4)擴張國防區域。(5)縮小行政區域。(6)國旗。(7)紀元。(8)中央政府所在地。(9)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之組織。(10)全國財政之統一。(11)全國軍政之統一。(12)全國外交之統一。(13)全國教育之統一及教育宗旨。(14)全國交通之統一。(15)實業。(16)民政。(17)各種暫行法律。(18)官制。(19)各種文書之程式。(20)服制。(21)禮制。(22)大統領之任期及權限。(23)臨時大統領之選舉法。(註六)

清廷電催梁啟超回國就任法部副大臣。

清廷電寄梁啟超：

「據電奏懇恩開缺等語。該副大臣久羈海外，時以祖國存亡爲念，乃朝廷所深知，現在政治更始，百端待理，著即遵旨迅速回國，國勢艱危至此，想亦不能忘情也。」(註七)

孫先生文在巴黎訪問法國議員。

本日孫先生由法國友人 Albert Milhaud 及 Albert Maybon 陪同赴法國下議院，與法國議員 Alfred Massé, Lucien Hubert 及 Boitel 等談話甚久，孫先生提出法國願否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各議員均答以自當竭力爲之。(註八)

註一：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頁三四至三五，民國五十一年，文星書店影印版。

註二：「黎副總統政書」卷一頁十一。

註三：同註二，卷一頁九。

註四：張難先「湖北革命知錄」頁三七〇。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四日，第二頁，新聞。

註六：劉達武編「蔡松坡先生遺集」卷四頁二至三，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影印版。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六。

註八：張謇原著，何珍蕙摘譯「辛亥革命時的法國輿論」，引自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五七，民國五十八年八月正中書局版。

初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決議，各省仍留代表一人在滬，其餘全赴武昌。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決議，各省代表除赴武昌外，仍留一人在上海，赴武昌者議組臨時政府；留上海者用作通訊機關。茲錄赴武昌代表名單如下：

江蘇：雷奮、馬君武、陳陶怡。

浙江：湯爾和、陳時夏、黃羣、陳毅。

福建：潘祖彞。山東：謝鶴燾、雷光宇。

安徽：王竹懷、許冠堯、趙斌。

廣西：張其鎰。湖南：譚人鳳、鄒代藩。

四川：周代本。直隸：谷鍾秀。

河南：黃可權。

湖北：時象晉、胡瑛、王正廷、孫發緒。（註一）

湖南都督譚延闓致電黎元洪，建議由黎電商各省都督，公推孫先生文為全權大使，就近赴各國交涉，俾其承認民國政府。

電曰：

「江電悉，各國外交團不承認清政府，急應趕派全權大使致聘各國，宣佈宗旨，聯絡感情。伍、溫任外交部長不能遠出，道遠尤稽時日，擬由貴處電商各省都督，公推孫文君為全權大使，就近赴各國交涉，俾其承認為獨立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四日

九八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四日

九九〇

。孫文君在外有年，必勝此任，乞核奪通電各省爲盼。」（註二）

清軍李純部續攻漢陽，佔領花園及扁擔山，與革命軍相持十里鋪之線。

清軍利用機關槍掩護，繼續猛攻漢陽，適湖南派協統劉玉堂率步兵一標來援，黃興派赴花園增援，攻擊仙女山之敵，衝鋒數次，官兵死傷甚衆，劉玉堂中數彈陣亡。是夜清軍已進至扁擔山、花園之線，黃興親在十里鋪一帶佈置守禦。（註三）

伍廷芳等致電清攝政王載灃，勸其贊成共和政體。

伍廷芳、張謇、唐文治、溫宗堯等，由駐華美使轉致電清攝政王，勸其贊成共和政體。電曰：

「川鄂事起，罪已之詔甫頒，殺人之禍愈烈，以致旬日之內，望風離異者，十有餘省，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持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儻能贊成共和，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註四）

山東芝罘光復。

山東芝罘宣告獨立，推王傳炯爲總司令。「民立報」記其事云：

「芝罘宣告獨立後，清道已逃，民軍舉定總司令官王傳炯，民政官萬坤山、李星軒，財政官孫文山、張誠卿，澹台玉田。」（註五）

清軍分攻晉、陝革命軍。

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派毅軍統領姜桂題赴潼關，進攻陝西革命軍，並派兵由石家莊攻山西。民立報記其事曰：

「姜桂題」率兵赴張家口，今聞因陝、汴告警，已爲清廷調回，西赴潼關相機行事。」

「袁賊派姜桂題統兵二千人，開往潼關，以攻陝西，並派石家莊之六千名攻山西。」

「聞京中較前稍安靖，京漢路由京至鄭州一段全通，清軍諮府又調毅軍八營開往潼關進攻陝西。」（註六）

張謇代理江蘇都督。

江蘇都督程德全率師攻寧，江蘇都督由張謇代理。（註七）

山東都督孫寶琦致電獨立各省，主由各省派員於北京或天津開臨時議會，決定國體政體，以免戰禍。

電曰：

「民立報轉各省都督府公鑒：建設共和政體，原爲國民要求幸福，同類相殘，大非初志，今者南北意見兩無歸宿之途，深恐停滯日久，戰禍方長，萬一牽及外交，爲患更深。前因滬地召集各省代表，曾經電達鄙意，請聯名公電袁世凱，首先提議公和，頃順直諮議局來電，欲另擇速行開臨時議會，解決危局，此法最良而組織議會最簡之法，尤莫如仿德意志聯邦參事會之制。先立上院以爲國權基礎，其會員由各都督府派代表充任，若未經獨立省分，則招令各議局派員與會，其會地即宜於京津就近一處，使北方易於加入。凡國體政體問題皆可於此議決，如此則議會兼有臨時政府之作用，外交易於締結會員兼收未獨立各省在內，異日以全國意見要求遜位，可無兵戈而收勝利，較之武力從事，保全實多，且亦非常榮譽。異儒之談或不能盡快人意。惟義軍之起爲眞理，非爲血氣，謹效忠告，倘蒙採擇會商實行，全國幸甚。孫寶琦叩。」（註八）

孫寶琦宣佈山東取銷獨立。

山東都督孫寶琦受第五鎮標統吳鼎元、張樹元，管帶方玉普等要挾，本日致電清廷，宣佈取消獨立。寶琦復改稱巡撫，緝拿黨人，於是副都督賈德懋、諮議局議長議員均出逃。（註九）其所致清內閣之

電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四日

九一二

「東省聯合會於上月二十三日宣告獨立，榮經電奏。寶琦初以爲軍隊起意，誠恐另生變端，是以權宜承認，不數日，卽據五鎮標統吳鼎元、張樹元，管帶官方玉普、劉景霽、張培榮、鄒士琦、張懷斌、王學彥、教練官孫家林等聯名具稟詰問獨立之由，請卽取銷，並函詰聯合會，往返辯論。現在省城官紳，均悟五鎮軍官並未贊成獨立之事，前次自係誤會，聯合會亦漸行解散。理合據實奏明，自應卽將獨立取銷，寶琦當日承認獨立，原爲保境安民起見，而未能先事訪查底蘊，率行入奏，上無以對君父，下無以對諸將，罪無可追，惟有籲懇將寶琦從嚴治罪，以示懲儆，無任悚惶待命之至。」（註一〇）

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以急進會暗通革命軍，捕奉天急進會正會長張榕副會長柳大年，及張根仁、吳景濂、辜天保、李德瑚、胡定甲諸人。（註一一）

孫先生文自法乘英船返國。（註一二）

附錄：孫先生訪法時之法國輿論

「孫中山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法，同月二十四日乘英船返華，各報均予登載，關於孫中山之思想及爲人，在武昌起義後，法報卽不斷介紹，惟其內容，似大半抄襲下列四書，略加剪裁而已。

1. D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Rochefort de 1903.
2. La Politique Chinoise 法國名政論家孫中山之友 Albert Maybon 著 1908 出版
3. La Chine Nouvelle 法國 Le Temps 駐華特派員 J. Rodes 著 1910 出版
4. La Fra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Modernes en Chine 1911 年出版

上列各書，對革命黨之起原，三民主義之大意，以及孫中山與康梁之比較，均有簡明之敘述，書內強調革命黨之絕不排除外，滿清政府之無能，黃禍之不存在，康梁之以夷制夷。並以孫中山聰明絕頂、學識淵博，且有卓越之領導才能，實爲復興中國所必需之拿破崙，遠在康梁之上，卽與法大革命時之偉人相比，亦毫無愧色，當時銷路最廣之Dépêche de Toulouse 報以孫中山思想受法國孟德斯鳩及盧騷之影響甚深，而以中國革命爲法國革命之子，應予

同情。惟 La Nouvelle 在一九〇九年曾對孫中山作反面之介紹，以孫爲夢幻者，缺乏經驗及領導才能，如一旦在中國當權則中國必陷于長期混亂不可救藥之處境，該雜誌影響亦不小，因武昌起義後，右派各報多抄襲該雜誌而更誇大其詞，表示其對中國革命之憎惡，孫中山抵法後，曾受 Journal, Le courrier Européen 等報之訪問，因孫不通法文，由譯者代譯，孫對記者表示：（一）中國同歐洲一般大，不適合中央集權，擬仿美國施行聯邦制。（二）歡迎外國資本及工程師爲中國開礦及築路等，（三）將在中國實行五權憲法，（四）尊重滿清與外國所締結之條約及借款。

十一月十三日曾由 Albert Milhaud 及 Aldert Maybon 陪同赴法國上院與法議員 Alfred Massé, Lucien Hubert, 及 Borel 等談話甚久，據報載極爲和洽。孫曾提出法國願否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各議員均答以自當竭力爲之。

總之，孫在法時，僅受左派人士之熱烈歡迎，中間派及右派各報，則大半表緘默，以孫離法返華後，革命陣營，必更加強，革命軍更難撲滅，將來中國若非南北分裂，戰事遷延，陷入混亂，即革命伴成，釀成黃禍！」（註一）

註一：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九〇至三九一。

註二：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二一至三二二。

註三：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八〇。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九。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五日，第二頁，新聞。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頁五一八。

註九：「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五日，第二頁，新聞。

註一〇：「內閣官報」，宣統三年十月份頁九三，文海影印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五日

九九四

註一：陳春生「辛亥東三省獨立記」。

註二：張馥蕊原著，何珍蕙摘譯「辛亥革命時的法國輿論」，引自「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五六。

註三：同註一二。

初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革命軍與清軍對峙漢陽郊外十里鋪

革命軍利用戰壕與清軍對峙十里鋪，黃興慮漢陽有失，將兵工廠機械槍砲彈藥搬運武昌，參謀甘績熙督隊搶奪扁擔山受傷。李廉方記其事云：

「漢陽連日苦戰，革命軍勇敢之士，死傷殆盡，本日午前六時黃興命沿襄河防禦部隊各抽四分之一，到十里鋪增援。正午抽調各隊到，利用戰壕與清軍相持。黃興慮漢陽有失，兵工廠廠資爲敵用，議定將緊要機件及所存槍砲子彈運往武昌，並由參謀長李書城渡江商請都督施行。參謀甘績熙臥病武昌，聞仙女等山失，於四日下午急而渡江，率敢死隊百餘人，當晚襲取磨子山、扁擔山，以頭手受傷，退回司令部，所奪二山復失。」（註一）

附錄：大漢報記者胡石庵作「甘侯行」

墨雲壓天黑風吼，百八健兒脚枚走。雄獅一奮萬怪逃，笑把芙蓉握兩手。如斯壯劇問誰能，偉哉甘侯名穆卿。大志直欲傲宗憲，問年年恰儼終軍。江豚吹起浪如花，相偕一舸赴荆沙。清談不借李邕酒，小坐同傾顧渚茶。爲言十月初六日，羽書飛馳戰甚亟。仙女美娘皆易人，磨子扁擔相繼失。黃總司令但悲惶，李參謀已離漢陽。士無鬥志羣思遁，敵勢猖獗如虎狼。甘侯爾時在武昌，聞之憤氣溢胸臆。投袂而起出城走，扁舟飛渡長江長。晚風吹捲九星旗，甘侯已至昭忠祠。大聲疾呼告奮勇，東奔西馳覓男兒。斜陽如血暮烟森，百八兒郎已起行。前進前進復前進，誓與諸山共死生，任他骨肉委沙泥。甘侯言已衆皆喜，甘侯前驅衆尾駭。更有朱韓二君奇，獨能相偕作耳語。夜色冥天無寸光，冷風沁骨骨欲僵。鬼影搖搖山影寂，驚心動魄此戰場。甘侯處之若無有，精進直前不少阻。白刃相接大激戰，智勇絕倫爲衆首。君不見磨子之山突且兀，甘侯取之如取物。數十敵兵半死亡，維餘殘酒與殘燭。（攻進磨子山上廟中時，敵人歡飲之殘酒殘燭在焉）又不見扁擔之山高插天，甘侯三呼躋其巔。敵軍數百鳥獸散，甘侯大

笑聲瑯然，二山既得晨光起，甘侯傷頭復傷指，猶能力守待援師，熱血定多一斗許。援師至，甘侯歸，風捲征塵落征衣。但知沙場有奇樂，不問人生幾往回。豈意歸途未及半，漢幟倏又趙幟換。竟夕奇勳付水流，欲哭無聲只長歎。甘侯言已情脈脈，似有牢騷難再說。我聞其言已黯然，更念浮生同惻惻，吁嗟夫，吳族憑陵二百秋，端賴男兒挽逝舟。寶刀割墮天邊月，鐵笛吹開海上樓。奈何臨戰輒逃去，至死不脫奴隸氣。辜負甘侯一片腸，辛苦奪來輕易棄。甘侯甘侯毋消磨，我爲甘侯作長歌。人生百年一彈指，仗有浩氣亘山河。君不見袁弘之血，子胥之睛，身死猶使賊虜驚。百千年後，黃塵白骨皆得奇馨。（註二）

革命軍急攻南京。

江浙滬聯軍連日攻克南京之烏龍山、幕府山等要地，本日進攻麒麟門。民立報所載各地戰訊如下：

「民立報轉各報館鑒：吳淞軍政府於今晨接鎮江電，昨日（初四）下午三時吳淞光復軍攻得烏龍山炮臺，並攻取幕府山。吳淞軍政分府。」

「吳淞軍政分府李鑒：吳淞光復軍今日（初四）午已佔取烏龍山，特報捷，請宣布，黎天才。支。」

「民主報並各報館鑒：滬浙軍隊昨已佔領烏龍山，即當進據幕府山，其外水路已有軍艦多艘協同攻取。烏龍、幕府爲金陵門戶，我軍佔此，既獲優勢，金陵早晚可下。鎮軍都督林述慶。」

「民立報轉各報鑒：昨日（初四）午後三時滬浙軍已佔領烏龍山炮臺，謹聞。紹楨。」

「民立報館鑒：今日已派兵攻取幕府山，兵氣甚壯，現編義勇隊五百人，又有女子國民軍三十人來投效，同胞奮勇已屬可嘉，女子從戎尤足以見巾幗鬚眉之氣，業已編入行間，以資鼓勵，且示來者，謹聞。紹楨。微。」

「民立報轉各報鑒：烏龍、幕府西山均已由我軍佔領，刻正進攻麒麟門，林述慶。歌。」

「林都督以南京戰局已開，交通機關尤形重要，業於高資鎮設總站，以利交通。」

「鎮軍決死團現已成立，人數約達千人。」

「徐總司令今日得旅滬寧人電，南京遺黎日居塗炭。佇望新軍如解倒懸，請速解救拯民水火等語。徐已將原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五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五日

九九六

佈告。」

「南京臨江之大觀樓案房昨被炸彈炸傷，聞係旗人某所爲。」（註三）

順直諮議局、直隸保安會，致電清攝政王，主張清廷早日自行退位。

電曰：

「自川鄂事起，不期月間全國響應，天時人事，不卜可知，今南中已大開國民會議，新政府不日成立，近畿人心亦皆感動憤勵，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爲今之計，若朝廷能早行揖讓，公天下於民，民必以優禮報皇室，即大位不以自居，而全國生靈之福，仍出自朝廷之賜，若失此不爲，則新政府既成，各省已一律承認，不但直隸不能獨異，且恐南軍北上，京師蒙塵，雖欲爲堯舜之事而不可得，禍福安危，在此一舉。」（註四）

四川瀘州光復。

四川瀘州宣佈獨立，成立川南都督府，市面安靖，官紳商學民各界公推劉朝望爲正都督，溫翰植爲副都督。（註五）朝望曾致書端方或至瀘州歸降，或引兵北還滿洲以盡報國之心。文曰：

「雲物不殊，河山頓異，黍離之感，良用傷懷！昨者不遣，遠辱手筆，獎以柱石，要以同歸，循繹再三，感媿交並。從公遂志，誠所甘心；志與願違，風波失所。國亡主遜，警電紛來，人神靡依，盜賊靡起，不謀獨立，無以定難。一身何惜，萬命可憐！元元見逼，遂有斯舉。」

月之初五日，漢民數萬，環立道轅，衆口一辭，催請獨立。我辭愈切，彼請益堅，臨機不決，大變將起。遂決議升樹漢旗，開軍政都督府視事。是日，歡聲雷動，應時安堵，山澤之豪傑，投袂來歸；獨立之各省，賀電交集。天意人事，於此可徵。救亡之衷，應所共諒。當全滿族，以答舊恩，天地神明，實共昭鑒。

夫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淚，分乖之際，深用悼歎。然而，不降不辱，夷齊之高也，降志辱身，惠連之達也，傳載其事，無所升絀。今夷惠殊軌，寧相駭怪。咫尺千里，握手何時？循誦來謂，以增太息！

足下前朝偉人也。丁茲板蕩，矢志効節，疾風勁草，可哀可欽，輾輾思維，精爽飛越。然而，文山之事，公有

不必爲者一，不得爲者一，不能爲者一，不可爲者一，請得而歷陳之：

足下之矢志文山，蓋用吾漢人說耳，試卽以漢人之說告公。孔子論成人，但取智、不欲、勇、藝，文以禮樂，是見危致命，並非第一流人物矣。是以微、箕適周，三仁並列，不以生降爲可恥也；仁管諒召，一洗常談，不以自經爲可貴也。柴來巾死，孔子無所褒譏；荀息仇牧，春秋不以字舉，取捨所在，較然可知。自歐陽修作死節傳。朱紫陽書莽大夫，於是淺見寡聞之徒，始貿然以死節相責。今不取法尼山，而謬祖歐、朱之誓說，亦見其惑也。今軍府草創，百廢維新，組織共和，端資宏達。公出洋考察，心得弘多，佇盼來翔，襄茲盛業。昔者，由余入秦，參名霸佐；日碑降漢，畫象麒麟。今昔何殊，願聞碩畫。且公先世漢人，中隸旗下，非眞通古斯族，與漢爲異類者。譬諸草木，吾臭味也。睹幾蟬蛻，反本歸宗，不遠而復，大易所貴，奈何以不訾之身，作鴻毛之擲哉。此公之不必爲文山者也。

射鉤斬祛，桓文所不校，封齒赦布，漢祖之美談。元人輕殺文山，深嫌不廣。王磐詩挽，具有微辭，觀「黃冠備顧問」之言，知文山實無心求死。宋人請釋爲道士，不見聽從，遂成柴市之慘。是元人之殘刻，非文山之自求明矣。今川南權立軍府，大旨在保存漢族，並無心殺戮旗人。況公耿耿孤忠，人神欽仰，豈容推刃以傷天和。漢人決不爲蒙古之殘，足下決不被文山之慘。若道盡塗窮，遂詣軍府，雖百方求死，必爲請不從，此公之不得爲文山者也。

文山繫懷宗國，銳意復興，間關險阻，號召忠義；然其所提者漢兵，非蒙古兵也，所募者漢人，非蒙古人也。而猶續用弗成，伏屍燕市。蓋方輿之旅，銳不可當；喪亡之餘，勢難復振故也。今公捉楚卒數百，困守資中，左右前後，漢人環列，較其危險，何異弄蛇虺而挾虎狼！雖極意撫循，肘腋之變未發；而人懷向背，指臂早已不靈。而且湖湘獨立，楚士思歸，餉源一絕，禍變立至。欲爲文山之號召忠義，旗民困於省內，既不能出而從公；而漢人自愛同胞，亦決無喪心應召之理，欲驅市人而使之戰，豈可得哉。此公之不能爲文山者也。

中原是我漢族舊疆，義當收復，各省自立，業已成功。而吉、黑、蒙、古，本滿洲之故物，爲漢人所不爭。以故滿政府雖亡，而此數區猶爲一片乾淨土也。公徒死資中，於事何補？聯合趙督，亦匪良規。一淵不兩蛟，一栖不兩雄，此諸葛誕、文欽同據壽春，終以意見之爭，自相屠戮者也。爲公深計，竊以乘虛北歸，收拾殘局爲上策。今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五日

九九八

南、川東以及雲、貴、湖、湘、吳、越等省，皆已獨立，羅天網地，處處周防，東下之路不通，著翅之人安在。唯川北一帶，防守單虛，公宜取道龍安，進甘肅、新疆以達蒙古，用虬髯遠王扶餘故事，再造軍府，延彼覺羅氏之宗祧，則滿洲或可偏安，而足下報國之心亦盡矣。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因禍爲福，公善圖之。此公之不可爲文山者也。

凡此各節並無稍欺，不特鄙人之難從，即公亦終成虛願耳。

江天已雪珍攝何如，敢獻蕝蕝，以當藥石，惟足下採擇焉。朝望再拜。」（註六）

四川忠州獨立。

本日忠州革命軍起義，所屬各縣一律建樹漢旗。（註七）

清廷電催張謇入京。

清廷電催張謇迅速來京，與廷臣詳細討論共和政體在中國實行之可能性。諭曰：

「張謇電奏悉：前經宣布憲法信條十九條，並定於本月初六日宣誓太廟，此後庶政實行公諸輿論，決不至再有障礙，至共和政體，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國幅員寥廓，滿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風俗，各有不齊，是否能收統一之效，不至紛爭割裂之禍，仍著該大臣迅速來京，與廷臣詳細討論，並將朝廷實行改革政治意旨，剴切宣示，以釋羣疑。」（註八）

清廷慰留駐蒙大臣三多，並裁撤蒙古兵備處。

清廷諭曰：

「電寄三多等：據電奏：擬將兵備處裁撤各節，均照所請，現在時事艱危，三多在庫日久，情形熟悉，務當力任其難，毋得遽萌退志，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毋庸議。」（註九）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八〇至一八一。

註二：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七五至三七六。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六日，第二頁，南京戰事特電。

註四：國史館審校檔。

註五：「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四。

註六：「景雅堂外集」。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日，第二頁，武昌電報。

註八：「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九至十。

註九：同註八，頁十。

初六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清軍重兵猛攻漢陽，革命軍失利。

本日凌晨六時起，清軍由花園以北向十里鋪繞攻，奸細張朝禧在後防捏散謠言，擾亂軍心。上午十一時，管帶王殿甲陣亡。湘軍第一協退至武昌，第二協自鸚鵡州雇船回湘，革命軍傷亡頗重。副參謀長楊璽章親臨前線督戰，午後一時犧牲。四時十里鋪失陷，五時清軍再陷梅子山、黑山等處。革命軍第六協及步隊第四標，遭清軍機槍重砲密集射擊，不戰潰退。黃興痛哭失聲，將以身殉，經田桐等婉勸而止。九時，命將歸元寺糧台焚毀，以黎元洪派人來迎，乃於夜十一時渡江至武昌都督府。（註一）

革命軍續克南京近郊據點。

江浙滬聯軍進佔南京孝陵衛、馬鞍山，敗清將張勳於朝陽門外，張勳部退浦口。民立報所載各地戰訊如下：

「民立報轉各報鑒：聯軍乘勝直搗幕府山，礮台昨晨已經佔領，張賊所部悉數擊敗，浙軍當進佔麒麟門。正午，有敵軍二三千人出城，我軍迎頭痛勦，敵人傷亡不少，餘均逃散，我軍大獲全勝，僅傷數人，現佔據馬鞍山、孝陵衛一帶，進逼朝陽門，擬即分路攻城，鎮軍政府林述慶。」

「蘇州程都督、上海陳都督、民立報館及杭州湯都督、揚州、徐州分府均鑒：我軍已大勝，佔領孝陵衛、馬鞍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六日

1000

山一帶大本營，明晨續進。鎮軍分府林述慶。」

「朝陽門已爲我軍攻開，張賊所部悉數逃入浦口。」

「民立報轉上海陳都督，吳淞李司令並諸同志各報館鑒：昨日午後聯軍佔烏龍山炮台，乘夜直搗幕府山炮台，今晨已經佔領，張賊所部悉數擊散，當飭浙軍進取麒麟門，今日正午，有敵軍二三千出城，我軍迎頭痛勦，敵人傷亡不少，餘敵紛紛逃潰，我軍大獲兩勝，已佔領馬鞍山孝陵一帶，進逼朝陽門，敵軍傷亡確數若干。尚未得詳報，我軍僅傷兩人，現計畫分路攻埋。僅先奉聞。紹楨。微。」

「民立報轉陳都督並諸同志，各報館鑒：微電告捷，想達覽，據虜供：此役張賊自率五百人，王有宏率五百人，胡鎮率五百人，趙會鵬率五百人，王有宏被彈斃確否未可必，惟其坐馬被我浙軍所得。又聞此次張賊出戰，悉將其兵所掠銀元搜留城內，現我軍已佔領鍾山東面及孝陵衛一帶，現有少數敵兵在近城邊地有小戰，即日集各軍分攻各城，謹再奏聞。紹楨。魚。（據觀戰西員報告：民軍同時將孝陵衛全行占據。）」（註二）

奉天民軍臨時關東大都督藍天蔚，以民軍對外行動七條，牒告東三省人士。

昨日奉天、遼陽有巡士三十二人出奔於遼陽十里堡，與堡內巡士會合，而佔領之，以中華民國臨時關東大都督名義執行政務，藍天蔚故有此牒告，於是義師蜂起於遼東、莊河、復縣、鳳凰城、安東、遼陽、海城、鐵嶺、昌圖、開原等地，均發生革命戰事。（註三）

四川夔州、奉節、雲陽、萬縣光復。

夔州光復，推劉漢卿爲下東蜀軍副都督。奉節光復，推陳某爲司令，王亮爲參謀長。雲陽光復，推晏祥武爲司令，盧師諦爲參謀長。（註四）

海外華僑支援軍政府。

菲律賓賓、西貢華僑釀資助革命軍。民立報電訊云：

「斐律賓華僑自武昌民軍起義後，異常歡躍，募集巨款爲軍用費，又謀贖資一萬圓辦一日報，鼓吹與漢，有某團體迫馬尼刺清領事撤去領事館。」

「西貢華僑亦已一律懸掛白旗，且捐助民軍巨款，甚見踴躍。」（註五）

日本宣佈增派軍隊前往北京、天津。

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氏昨日謁見日皇，奏言中國時局危急，日本當以派兵爲必要，日皇許之。石本出宮後，即發出兵令，出兵師團係名古屋第三師團，派遣兵員總數約有七百五十名，現正編制準備一切。陽曆十一月二十八日（初八日）起由海路輸送此項兵員，開往中國北京，此次所遣部隊到中國上岸後，即歸日本北清駐屯軍節制，充當護衛使館、保護居留民、守備鐵道三項任務。

外務大臣內田康哉本日照會東京駐在各國使臣，言：此次日本派兵，僅復北清駐屯軍未減兵以前之原數，非有他意。

日本決定增添防兵七百名於北京使署。（註六）

梁啓超致電袁世凱，懇辭法部副大臣，建議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解決中國政體。

電曰：

「袁宮保鑒：閱東報，見新內閣員以趙濫等，且疑且駭，超庸愚何足贊鴻猷，備員伴食，於國於公，兩無所補，謹堅辭，深負雅意，無任慚悚。顧竊欲進一言者，禍變至此，今後戡亂圖治，必須視全民多數意願，雖有才，苟拂輿情，終無善果。傳聞道路，謂新政府當主戰議，同胞塗炭，豈有未極，何忍更加難彌？況欲備且不得不有所仰於外，險象之乘，詎堪設想，公之忠誠明察，當不出此。今惟有於北京、武昌兩地之勢，如上海之類，速開國民會議，合全國人民代表，以解決聯邦國體、單一國體、立君正體、共和政及其統一組織之方，條理會議法結果絕對服從，庶幾交讓精神得發生，分裂之禍可免。超一月，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1001

各方面窮思國家前途安危，悲喜參半，頗有所懷，別容函布，辱承雅意，聊貢愚誠。梁啓超叩。(註七)

清廷以憲法內重大信條十九條，誓告太廟。(註八)

清廷以江寧提學使勞乃宣為大學堂總監督。(註九)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三五至三三九；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八三。

註二：「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七日，第二頁，關於南京戰捷之電報。

註三：陳春生「辛亥東三省獨立記」。

註四：向楚「四川黨人革命大事記」。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七日第三頁，各省緊要特電。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八日，第一頁，日本各埠緊要電報。

註七：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四六。

註八：「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十一至十八。

註九：同註八，卷六十五頁十九。

初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四川成都光復。

四川成都光復，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以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都督，新軍統制朱慶瀾為副都督，與清四川總督趙爾豐定協約三十條，請趙仍回西藏經營邊事。楊開甲記其事曰：

「初六日午后羅綸、張瀾、邵從恩等至督署，與趙爾豐商定獨立條件，彼此公同認可，雙方簽字後，趙爾豐始出示曉諭人民，川中一切行政事宜，交由川人自辦，民政暫交諮議局代表蒲殿俊管理，軍事交四川第一鎮總制朱慶瀾管理。初七日午前十二鐘，四川軍政府在皇城舊試院成立，蒲殿俊就正都督職，朱慶瀾就副都督職；於是羅綸任安撫局長，鄧孝可為鹽務部長，曾培為學務部長，尹昌衡為陸軍部長，顏楷接提法使司事，吳寶鎰接辦鹽運使所管鹽政事宜，蔣壽眉接收洋務局事，鄒憲成、舒成祥分赴大清、滄川兩銀行接收賬簿票據銀錢等項，舒鉅祥接收巡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道事，廖治接收勸業道事，餘奉照會及委任各部幹事人員，名士如鯽，不可勝紀。」（註一）

附錄：

一、成都獨立與趙爾豐所訂條約

- (一) 現因時事迫切，諸帥崇曉諭人民：川中一切行政事宜由川人自辦，暫交諮議局代表蒲殿俊管理。
 - (二) 督印交藩庫封存，由川人擇吉宣告獨立。
 - (三) 移交以前所有一切軍隊，請帥酌量併合，務求統一。
 - (四) 西藏爲四川屏蔽，望帥推保四川之心，仍遵朝令辦理邊務事宜，所有兵餉及行政經費概由川人擔任。
 - (五) 宣告之後，仍請帥暫緩赴邊，以便遇事商求援助指導。
 - (六) 軍提都統各憲由紳商面達，事後如願駐川，仍待以相當之敬禮；如願回籍，需用川資由川人從厚致送。
 - (七) 駐防旗餉照舊發給，事後再爲妥籌生計。
 - (八) 凡行政司令各官仍希照常辦事，不願留者聽其自便。
 - (九) 凡省中文武官吏力爲保護，不得侵犯自由，不許人民挾忿尋讎。
 - (十) 請帥即飭巡警署，不必干涉報館議論，以便先事開導，免致臨時惶駭。
 - (十一) 自宣告之後無論滿、蒙、回與漢人一律待遇，不分畛域。
- （以上十一條係蒲都督殿俊主定）
- (一) 不排滿人。
 - (二) 安置旗民生計。
 - (三) 不論本省人，與外省人視同一律。
 - (四) 不准仇官及有他項侮辱言動。
 - (五) 不准仇殺。
 - (六) 不准劫獄。
 - (七) 保護外國人。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一〇〇四

- (一) 不准報復。
- (二) 保護商界。
- (三) 不准搶擄。
- (四) 不准燒殺。
- (五) 萬衆一心，同維大局。
- (六) 謹守秩序，實行文明。
- (七) 旗軍現練三營，統歸陸軍統制管理。
- (八) 所有一切軍隊除選帶邊軍外，悉交第十七鎮朱統制官接管。
- (九) 邊務常年經費及兵餉，共銀一百二十萬兩，由川人擔任。
- (十) 邊務如須擴充，軍備餉彈由川協濟。
- (十一) 軍隊除原有邊軍外，應再選帶八營。
- (十二) 藏款仍照舊協濟。(以上十九條係趙爾豐主定) (註二)

二、趙爾豐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

爾豐不德，不能出我四川父老子弟於水火，乃者內亂未甯，外患日逼，朝綱解紐，補救無從；若再不籌通變，必至橫挑外侮，重益人民之流離荼苦，惻惻此心，良所不忍。特與將軍、都統、提督、軍門、司道以下各官、紳、商、學界諸人，協同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務，暫交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設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亂之方，徐圖良善共和政治。爾豐部署軍旅就緒，即行遵旨出關。諮議局爲通省人才所萃會，其意思言論，爲通省人民所信仰。以爾豐之愧對川人，惟當拭目以觀其設施，尙復何顏對於川人別有陳說哉！雖然，爾豐固可指天誓日，此區區愛國家愛人民之心，自筮仕作令以至今日，服官數十年，轉歷十七省，實無一利那之頃，稍敢變易。此次再來督川，亦無時無事不本上愛國家下愛人民之初念，不率智慮有所未周，遂爲吾父老子弟所疑怨。往事無足證說，今日以四川全省事務，暫交四川諮議局自治者。嗟乎！爾豐此心爲何心哉？果爲愛吾父老子弟與否？計吾父老子弟必不忍待爾豐



之辭解而亦自瞭徹也。爾豐不敢曰，吾父老子弟前此之不當疑怨我，亦不敢謂吾父老子弟以後遂信用我；但此區區之心；始終既惟重愛吾民，四川雖自治，以後困難問題，方如循環之不知所終，爾豐雖將離去，而與吾父老子弟，前後周旋，至今已九年矣。桑下三宿，尚有因緣，周旋九年，甯能忍置？因是之故，遂難自默，幸以吾言爲然，實爲四川將來之福；苟以吾言爲非，吾亦聊盡臨別之誼：第一，奉告人民：於乎！我至親愛之父老子弟，亦知今日之四川爲破壞之四川乎？亦知今日以後之四川，爲四川人自治之四川乎？往日受治於國家，地方而不治，國家之患也；今日四川人自治，地方而不治，四川人之患矣。以今日之大勢，即地方已治已安，猶有種種恐怖刺激之事；若益之以內患，四川其能久存乎？爾豐對於四川之將來，良有無窮莫大之希望；然內患而不速甯，恐眼前使難自保。吾父老子弟，苟不願四川之久存，則爾豐無言矣；不然，則願吾父老子弟，展轉詰誠，速復向日之秩序，慎守固有之家業，一心合力，視大勢之轉移，圖四川之強固，如此博大之四川，吾父老子弟，其信斯言耶？第二：奉告軍人：於乎！我至辛苦之新舊軍將校士卒，亂起以來，苦我將校士卒至矣！今日以後，四川歸四川人自治。軍隊多爲四川子弟，有應保全四川全體之責，而爲四川全體盡捍衛之義務。亂而速定，我軍人其可稍休；如其未能，抑有外侮之來，以四川子弟對於四川人，盡當盡之義務，吾恐後此軍人之勞，或什倍於今日。既曰義務，知我軍人後此必愈勞而愈自樂。統制官朱慶瀾，我軍人所至敬愛之長官也。四川新舊軍將校士卒即以尊重敬愛之心，謹守朱統制官之命令，今日以後，苟有對於四川境內人民生命財產，有毫髮之損害者，願我軍人視爲切己之私仇，毀家之私敵，捐竭頂踵以擊禦之。必使四川境內人民，各無烽火盜賊之虞，而後軍人無忝報施桑梓之義，我軍人共信之耶？安輯人民，撫卹士卒，則當事諸君子之職責也。於此奉告我當事諸君：於乎！爾豐不德，媿對四川，其能補爾豐之過，而出四川人於水火者，惟望諸君矣。以諸君之才之識，吾知內亂不難立定，外侮不難立絕。雖然，以爾豐鯁鯁之慮，當此禍患未已，瘡痍未復，凡前此總督所肩至難極大之任，一惟諸君是賴是責；況當多難之頃，吾知設施之難，必倍蓰於曩日。爾豐望治之切。不能不望我當事諸君，一志合力，降心沈識，遠觀大勢，深察亂原，博攬人才，厚積兵備。既與四川自治，黨派之見宜蠲；卽有謗議之來，消融之量宜廣。必使內地百司庶人，皆各有安其鄉土之心，才士各有發舒能力之地，而後基礎可以奠安，事業可以發達。爾豐以可爲之四川付之諸君，卽以至大之責任，委之諸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一〇〇六

君。今日以後，即爲自治之日，即爲諸君擔荷之日。爾豐雖去此，屬望無窮，知諸君必有塞爾豐之望，且必有以塞吾四川父老子弟之望也。於乎！爾豐去矣！所不已於言者，惟我當事諸君、我軍人、我父老子弟幸聽吾言，豐爾有補過之日，身去而心實安；如曰，非也，爾豐對於四川，始終重愛吾民之用心，皇天后土，鑒其無私，他無求矣。雖然，爾豐愛四川者，終望我當事諸君、我軍人、我父老子弟之幸聽吾言也，特此宣示。（註三）

三、成都四川軍政府宣布獨立書

吾漢族苦壓制久矣，今一旦脫專制之羈絆，爲政治之改革，豈非吾川人日夜所禱求而引以自任者耶！

夫川人以爭路與政府相抵抗，猛厲進行，萬死不顧，不二、三月間，天下土崩，各省次第宣告獨立。吾川燦爛光華之大漢獨立軍政府亦於今日告其成。此非吾同胞之同心協力，軍人之一致進行，而吾人因得以食其果歟！此後增進人民之幸福，發揚大漢之威靈，當與吾川七千萬人共謀之。

惟有一言以正告於吾川七千萬人者，則大漢四川獨立軍政府之宗旨，基於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義，組織共和憲法，以鞏固我大漢聯邦之帝國而與世往極，所當與吾川七千萬人子子孫孫共守之。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十月初七日，軍政府告。（註四）

漢陽失陷。

清軍由黑山之線攻佔漢陽，黨人蕭鍾英組敢死隊渡江擊敵，壯烈犧牲，革命軍渡江退武昌。曹亞伯記其事云：

「晨六時，革命軍兵工廠及江岸各部隊尚未退盡，清軍已自黑山之線向漢陽進攻。十時清軍入漢陽，人民渡江避難者，婦孺老弱，多被清軍擊沉江中。時有留口士官生蕭鍾英，自組敢死隊渡江，在漢陽鐵廠碼頭登岸，殺傷過當，中機關槍全軍覆沒。總計漢陽之戰，自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六日止，革命軍共死軍官一百三十七名，傷八十五名。士兵共死二千六百九十三名，傷四百餘名。」（註五）

武昌軍政府召集軍事會議，商討對敵戰略。

武昌軍政府舉行軍事會議，黃興主放棄武昌，率所有精銳及餉糧械彈乘艦東下，進取南京，以爲根

本，再圖恢復。范騰霄、孫武、張振武、李翊東等主堅守武昌，以待天下之響應。黃興以攻取南京爲重，乃辭卸戰時總司令職務。茲錄會議經過如下：

「十月初七日上午十時，戰時總司令官黃興由都督派員接至武昌。正午，都督召開緊急會議，到者約六百餘人。都督黎總司令坐台上。都督請黃總司令報告漢陽戰事經過，及發表對以後之意見。總司令起而言曰：

此次漢陽之役，非軍隊不多，非陣地不固。非彈藥糧秣不充足；其致敗原因第一、官長不用命，第二、軍隊無教育，第三，缺乏機關槍，有此缺點，故每戰失利。自第一次敗退後，各兵士一聞機關槍聲，極爲惶恐，長官亦多畏避不前。屢次獎勵，亦難收效。此漢陽失敗之原因也。漢陽失，武昌不易保守。鄙人愚見，只有放棄武昌，以其兵往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後組織北伐精銳軍隊，再圖恢復可也。

黃言畢，都督起立贊成，孫武和之。張振武、李翊東、甘績熙等聞放棄武昌之言，羣抗聲曰：頭可斷，武昌不可棄。振武并以手槍示大衆曰，有再言棄武昌者，當以此餉之。全體掌聲如雷，譚人鳳復起反對，全場譁然。都督即請新自日本歸國之范騰霄發言。

騰霄曰：漢陽失，武昌不保，據戰術原理言之，黎黃兩公之言極是。惟軍學原理，戰略恒重於戰術。鄙人雖初到此，但由吳淞溯長江，沿途視察，武昌如人之首腦，苟有搖動，必致影響全國。再則圍攻南京之聯軍，十倍於張勳守城之軍隊，想不日可下，無須吾輩參加。且淞滬皖贛各援鄂軍，出發在途。人方援我，而我先自棄之，一失也。南京諸軍雲集，吾輩新附，指揮之權誰屬，意見之爭，影響攻勢，二失也。顧手足而棄首腦之武昌，首腦失則四肢隨之，影響民國生命，三失也。有此三失，武昌斷不可棄。（全場鼓掌）且武昌猶有可守之理由三：一、袁世凱借民軍自重，決無必攻武昌之企圖。二、清軍多數在漢口，逆流攻武昌，必以船，我沿江以步兵佈置防線，敵不易登岸。三、慮敵砲毀我機關，可多備數處，甲毀移乙，乙毀移丙，又何害焉。有十日之維持，援軍麇集，武昌可臻萬全。

言至此，咸舉手高呼曰，贊成范君主張，遂決意守武昌。黃興見反對者衆，遂約李書城、田桐等同赴上海

。（註六）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一〇〇八

按：漢陽之戰，部分未悉戰情之人對黃興嘖有煩言，尤不諒其移師東下之議。實則漢陽之失，在於兵力懸殊及武器之不敵。加以新集之衆，缺乏訓練，一處小挫，相率譁走，而黃興與北洋精銳苦戰兼旬，堅守孤城，促成各省之響應，其對民國之貢獻，亦可謂大矣。居正記其事曰：

「克強退回武昌，鄂軍中頗憤湘軍擅退，因之不滿克強，遂邀集一會議，請克強報告漢陽失守經過。克強自九月初七日到武漢，迄十月初六日失漢陽，寢不遑席，食不甘味，彌月勞頓，精神甚疲，兼以新敗之餘，自無話可說，乃表示退讓，云將返滬轉粵，再圖北伐。同志多表示慰留，而少數不滿克強者，亦知克強必去，默不作聲，克強竟去矣。」（註七）

劉揆一「黃興傳記」，則謂黃興之離鄂東下，由於江浙聯軍連電催赴下游，策畫援鄂與北伐事宜，並未主張放棄武昌也。（註八）

革命軍續克南京近郊據點。

江浙滬聯軍攻佔南京之雨花台、紫金山、太平門，攻擊北極閣，斃清總兵王有宏，清軍傷亡極重，南京指日可下。民立報所載各地戰訊如下：

「晨八時，民軍由幕府山進佔獅子山砲台，海陸兩軍合力攻破太平門，直抵北極閣左近。九時後尚在酣戰，大約今晚全城必可肅清。」

「今日佔領雨花台、紫金山等要隘，並在雨花台砲攻北極閣，已焚毀，隨奪進太平門，得老虎山。」

「民軍入城，歡呼聲震城谷，惟各處積尸甚多，房屋多被焚燒，市塵俱盡。」

「南京太平門一帶，昨夜四鼓大火，今晨始熄，民軍亦即於此時入城。」

「本日下午六時，據征寧淞軍電稱：吳淞民軍已規取獅子山，太平門亦爲蘇浙軍所占，南京今晚可下，是役蘇浙軍死三百人，敵軍死三千五百餘人，特傳知各界，共志歡悅。」

「民軍之攻打南京，從幕府山，以快炮轟擊獅子山，賊兵披靡，民軍旅進擊北極閣，焚燒該處左近之賊營，同

端方在四川資州被殺。

時民國海軍復助攻，現民軍已佔據太平門，賊兵炮擊紅十字會專車，大約南京之下在今日晚間矣。」（註九）

湖北新軍管帶陳鎮藩等在四川資州起義，殺鐵路督辦大臣端方及其弟端錦，率所部回鄂。

附錄：

一、端方在資州被殺經過

武昌起義，久有密約，當端方奉清諭帶鄂軍剿四川時，各軍士悉有死方於途之心，以行轅未駐標兵，前後開行，未能驟集也。及抵重慶，正欲舉大事，而內部組織未完全，慮有不測，或致生靈塗炭，或以是勸其少待。方頗自疑懼，命人檢查郵局信函，凡語涉川鄂大事，止不發交，以是武昌八月十九日之事，遂不接於軍士耳目。會上下交迫，方不得已起程赴省，沿途逗留，有以武昌之情密輸軍士者。至資州又聞重慶獨立，成都亦將宣告獨立。各軍士相與謀議，咸謂時不可失，此時不殺方，不特不足以信川人，更不足以報鄂軍政府，遂議殺方之法。議定，衆皆畫押，脫去肩章，剪去辮髮，以明一志。獨某標統不肖，欲與方逃生，然無如衆議何也。十月初七日，軍士借要餉爲名，直入方坐帳。先一日，方之幕僚刺客已盡逃，獨方與其弟二人在帳中。方見軍士怒目直立，駭然曰：「軍士意何爲？」曰：「發餉」。曰：「已預備十萬金，由自流井鹽厘解來，不日可到。」曰：「不足。」曰：「二十萬可乎？」曰：「猶不足，請至天后宮與衆謀之」。天后宮者，行營所在也。方欲命與，衆曰：「今非往昔比」；遂挾方與其弟偕行。至天后宮，當門有木長凳一，方坐，其弟亦坐，神色沮喪。泣謂軍士曰：「吾本漢人陶姓，投旗才四世，今願還漢何如？」衆曰：「晚矣！」方又曰：「吾治軍始湖南兩江而直隸，待汝弟兄不薄，今之入川尤特加厚。」衆曰：「誠然，然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國仇，不得顧私恩。」三十二標軍士荊州人盧保清者，素饒健，揮刀直劈其頸，斷其半，遂仆，更截之。其弟驟欲奔，任永森拔指揮刀自後擊之，應手頭落。是日也，軍中歡呼雷動，而資城人民安堵如恒。（註一〇）

二、蜀軍都督宣示端方罪狀

照得韃虜入主中國二百餘年，此次鄂省起義，克復名城，七戰七勝，滿酋喪魄。於是而湘粵皖贛閩浙桂吳燕秦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一〇一〇

汴晉雲貴各省先後恢復，本軍政府亦宣布成立。不及三月，而漢族光復舊物，實鄂軍首義，爲之先倡。足見其軍人教育之高，毅力之富，凡我國民所當欽敬。此次端方來蜀，本奉廣廷剿川之命。七月十五日之事，雖趙爾豐之淫威殘殺，其實皆端方連章參劾所激。吾川人只仇趙，而端方亦天奪之魄，逗留不進，致二惡未聚，毒螫未加。當本都督圖謀起義之時，鄂軍已有秘密聯絡之意；徒以事機未熟，鉅守朱道之羽翼未剪，恐致激生變故，擾害商民。及鄂軍西上，吾黨人自萬縣歸者，始知鄂軍介紹書以來，本都督亟謀連合，專人遞書，冀以剪除端方，而杜吾川後患。此書方達於資州，而端方之首即應時而膏斧鑕。鄂軍之明大義，造福吾川，不特本都督苦志光復之心所當欽佩。亦吾蜀同胞父老子弟所當歡迎者也。今者鄂軍東歸，本軍政府極表歡忱。竊恐吾民或不曉始末，妄自驚疑，合即愷切曉諭，仰軍民人等一體安堵如故爲要。（註一一）

尙秉和「辛壬春秋」站在清廷立場，爲端方立傳，茲錄之於後，供作參考。

端方字午橋，號匋齋，姓託和洛氏，滿洲正白旗人，舉人，以廕生用主事，遷工部員外郎，丁父憂，逾年復遭母喪。山東巡撫張曜疏薦其才，命發山東，辭不赴。服除補官，充張家口監督，擢工部郎中，二十四年以御史記名。時海內維新，士馳騁新學，端方作勸善歌，言善得上聞，簡直隸霸昌道，擢山東按察使。二十五年遷陝西布政使，攝巡撫事，移河南布政使，未之任而拳寇亂起，晉豫釋職。翌年太后皇帝西巡，駐蹕陝西，翊衛謹敕，兩宮安慶。二十七年，遷湖北巡撫，攝湖廣總督。三十年移江蘇巡撫，攝兩江總督，移撫湖南，所至賓禮耆彥，調和新舊，聲望翕然。三十一年遷閩浙總督，未到官詔赴東西洋攷察憲政，分道赴海，周歷各國，八閱月歸，援擬各國憲政，爲書奏進之。宣統元年，移直隸總督，會孝欽后葬東陵，王公親貴送葬者雲集，而供張甚簡，親貴多怨之，及歸坐擅張電鍍陵樹，靈輿過拍照，大不敬罪，罷免。三年郵傳部收鐵路國有，詔以侍郎候補，督築川粵漢鐵路，時川粵湘鄂民，請收回國有成命，大譁，四川尤亂，七月命率鄂兵一協入川按視，既而政府愈操切，川亂愈大，自成都以及各屬威龍市罷課以相要，同志軍蠭起，文報不通，政府乃復詔起岑春煊入川，端方聞川亂甚而春煊來也，因留滯夔峽間不進。八月武昌亂起，九月進駐資州，命暫署總督。初川京官曾鑑等，奏劾趙爾豐誣奏正紳爲逆，濫殺無辜，事下端方，至是奏覆屬實，四川司道降黜有差。繇是川官吏深惡端方，端方因久駐資不欲至成都。當是時保路同

志軍愈多黨人煽之，鄂軍以深入孤立，洶懼，因搆貳，欲殺端方以自明，會得田徵葵等偽電，謂北京陷，兩宮西狩，詔端方入陝勤王也，端方讀罷哭失聲，卽犒師欲入陝，鄂軍官董海瀾知衆不欲行，因嗾令爲變。十月辛亥平明，隊官劉鳳怡突擁端方至天后宮，與弟端錦同被害，函其首送武昌。事聞贈太子太保，予諡忠敏。民年元年，鄂軍始歸元改葬。端方嗜古，收蓄古鼎彝碑版書畫甲海內，西游歐州拓埃及古王像及文字，皆五千年古蹟，分贈國人，性好客，開府江鄂招延文士，詩酒流連無虛日，人以阮太傅畢尚書比之。（註一二）

山西代州、寧武光復。

清大同鎮總兵王德勝致電內閣，革命軍佔領代州、寧武，雁門危急。電曰：

「代州城，革命軍用砲轟擊，於初七失守，雁門小口林立，防不勝防，萬分危急，請飭張巡撫（錫鑾）趕緊督隊前來。」（註一三）

「代州，寧武於初七相繼失陷，初八敵又奪據陽方大水等口，雁門腹背受敵，萬分危急，倘雁門有警。大同亦將難保，請速督軍隊前來堵剿。若能三日內趕到，尚可保此方地土，遲則全晉淪沒，恐無可下手處矣。」（註一四）

革命黨人南琴軒等，謀舉義於張家口，失敗。

革命黨人南琴軒、高志清等，謀舉義於張家口，自天津偷運大批軍火。本日高志清等七人在張垣下車時被捕，爲刑所迫，供出計劃，南琴軒等出逃。（註一五）

旅日華僑集資資助革命軍。

神戶、大阪、橫濱三埠在留華商，數日以來，大形活動，現已開各地聯合大會，組織中華民國革命軍後援會，募集軍費，所收金額已越日幣十五萬元以上，出資人中勞働者頗多，間有節飲食之用，以捐助軍資者。（註一六）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七日

一〇二二

清外務部致電駐日公使汪大燮，以藍天蔚在大連購械募兵，希商日本外務部防範，勿予接濟。

電曰：

「東省情形日危，革命黨潛往日本車站附屬地購械招兵運藏炸彈。聞日本有發給鐵路免票之事，藍天蔚在大連自稱關東臨時都督，散布偽招招兵，已勾結起事者有復州、莊河、鳳凰廳、遼中等處，又勾在山海關、外溝幫子等處伺截軍火，轟擊鐵路。此外革黨鬚匪在省，層集不下十數報起，事經鎮壓幸免，頃聞已發鎗械甚多，勢將暴動，早間密告日領。一請其協同拿匪搜查彈械。二如有暴動我任保護，請勿派兵干涉。三鬧事皆鬚匪係充革黨，勿認國事犯等語，希本此意密商日外部迅飭日領照辦，並將所商情形電覆外務部。」（註一七）

清廷撤銷第三軍名目，各營概由袁世凱調遣。以甘肅提督張懷芝充直隸幫辦防務大臣，開復已革黑龍江民政使倪嗣冲原官，交督師大臣袁世凱差遣委用。（註一八）

清財政大臣陳錦濤以清廷迫其受職，自北京出走。（註一九）

註一：楊開甲「辛亥革命川變寫實記」。

註二：「蜀辛」卷下；「廣益叢報」第九年第二十五期。

註三：「滿清野史」第四編第三十五冊「辛亥四川路事紀略」。

註四：「靜觀齋日記」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內「大漢四川獨立宣言書」。

註五：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四一至三四二；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七六。

註六：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八〇至三八一。

註七：居正「辛亥劄記」頁七八至七八。

註八：劉揆一「黃興傳記」頁三四，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帕米爾書店版。

註九：「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八日，第二頁，南京戰捷電報。

註一〇：天笑生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一冊，民國元年三月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註一一：同註一〇。

註一二：尙秉和「辛壬春秋」卷四十二，清臣殉難記。

註一三：「文獻叢編」上冊頁四七八。

註一四：同註一三，頁四八一。

註一五：南琴軒「辛亥張家口革命經過」，黨史會庫藏稿本，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三四九至三五

二。

註一六：「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九日，第二頁，專電。

註一七：「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四頁十六；「文獻叢編」上冊頁四七六至四七七。

註一八：「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二十一。

註一九：「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八日，第二頁，大革命之外電。

初八日（十一月二十八日）黃興離武昌乘輪東下，蔣翊武代理戰時總司令，清軍架礮龜山，向武昌亂轟，黎元洪致電各省都督乞援。

自上海於九月十四日光復後，各方曾推莊蘊寬到鄂，徵求黎元洪意見，希望黃興赴上海主持東南軍事。其時，以漢口失守，軍事危急，不克分身。今以南京攻克在即，黃興乃於今日，搭乘南陽丸赴上海，李書城、田桐等同行。計劃先至上海，俟南京光復，率兩萬精兵援武昌。（註一）時清將馮國璋以龜山之礮向武昌亂轟，謠詠繁興，市民驚慌，機關職員多逃匿，城中特別戒嚴。軍政府都督黎元洪，以蔣翊武代理總司令。參謀長楊開甲辭職，副參謀長楊璽章陣亡，改任吳兆麟為參謀長，姚金鏞副之，並通



電各省都督乞援。電曰：

「連日漢陽劇戰，因我軍力單薄，半係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有退保武昌。竊思武漢關係中國全局，武昌危即全局難保。元洪當督率將士誓以死守，以維大局。惟敵人以全力爭武漢，同胞必以全力援助方能取勝。務懇諸大都督迅速調撥老練之兵，攜帶槍彈，并機關槍新式快礮，星夜來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牽敵勢，統希裁奪施行，并祈示覆。」（註二）

江西派協統馮嗣鴻率兵一混成協抵陽邏，應援武昌，馮入城謁黎元洪請示，黎令在陽邏候命。（註三）

廣東都督胡漢民致電福建都督孫道仁，商組聯軍北伐。

胡漢民都督致福州都督電云：

「福州都督鑒：宥日接滬都督陳電開：擬組織聯軍共謀北伐。現蜀、湘、楚爲第一聯軍，由京漢進行；寧、蘇、皖、滬爲第二聯軍由京浦路進行，并由寧、蘇、皖、滬浙、五軍公推閻、粵爲第三聯軍，由海道進行，需用護衛艦隊，允由第二聯軍擔任，請轉詢貴都督府電復，如表同情，即與電復等語，敝處當不日北伐，尊處能否合兵，抑以各行爲使，即希電復。粵都督胡漢民。」（註四）

清廷以攻佔漢陽，賞第一軍總統馮國璋二等男爵。

清廷諭內閣：

「武昌此次兵變，自稱係爲政治競爭，朝廷本不忍以兵力從事，經飭督師大臣袁世凱暫停進攻，疊委道員劉承恩、海軍正參領蔡廷幹，馳往漢口、武昌反復開導，該黨首黎元洪迄不受撫，仍復左右進攻，襲擊官軍甚力，實屬甘心擾亂治安，荼毒生靈。幸前敵將士深明大義，忠勇奮發，得以克復重鎮，深堪嘉尚，馮國璋著賞給二等男爵，其餘出力將弁，著馮國璋查明擬獎，候旨施恩。其傷亡兵弁，著一併查明具奏，分別從優撫卹，以作士氣，而慰忠」

魂。」（註五）

清廷以王占元充任第二鎮統制官，並賞加陸軍副都統銜，原統制官馬龍標解職。（註六）

北洋六鎮爲袁世凱私人武力，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九）十月，清德宗、慈禧先後歿，溥儀卽位，載灃攝政，憾戊戌政變袁世凱告密，欲殺之以立威，且欲爲其兄雪恨。遣使詢各鎮統制，獨馬龍標答詞模稜兩可，餘皆表示反對。此次馬龍標之解職，袁氏非無報復之嫌。

日本神仁華僑致電清內閣，「設法即行組織共和政體，以便保護滿漢人民。」

（註七）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四三。

註二：「黎副總統政書」卷一頁十四。

註三：同註二，頁三八三。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九日，第一頁，專電。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二十二。

註六：同註五，卷六十五，頁二十五。

註七：「文獻叢編」上冊頁四七七。

初九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孫先生文東返抵塞得港。

孫先生文東返行抵塞得港，電告民立報，並報告歸國沿途行程。電曰：

「民立報鑒：文於今日，（初九）到塞得，明日（初十）可離蘇伊士入紅海，三號（十三）可至亞丁，九號（十九）可至可倫坡，於抵曼給換船，十四號（廿四）可至檳榔嶼，十六號（廿六）可至新加坡，二十二號（下月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九日

(二)可至香港。」(註一)

武漢革命軍與清軍隔江礮戰，代理戰時總司令蔣翊武力籌戰守。

本日自晨八時前起，清軍大別山砲隊向武昌城內射擊，房屋略有損壞，都督府軍務部俱中彈，人民傷亡亦衆。革命軍鳳凰山、蛇山、黃鶴樓等處礮隊，亦向大別山清軍陣地還擊，長江交通斷絕，彼此戒備甚嚴。蔣翊武設總司令部於洪山，傳知各部隊，將佔領地點，隊號兵數，迅速報告。(註二)

各省軍政府公舉伍廷芳為外交總長，溫宗堯為次長。鄂都督黎元洪提議組織臨時政府，浙督湯壽潛提議各部首長人選。

各省軍政府公舉伍廷芳為外交總長，溫宗堯為次長，鄂軍都督黎元洪提議臨時政府組織，並舉張謇為財政首長，浙軍都督湯壽潛提議程德全長內務，章炳麟掌教育，詹天佑長交通，黃興掌軍政，汪兆銘長司法。民立報載各省通電如下：

「黎都督通電各省都督：現大局粗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為可危。前經迭次電請速派員會議組織，已達尊鑒，惟各省全權委員一時未能全到，擬變通辦法，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聘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各公使，請各國承認，庶國基可以粗定。敝省擬中央臨時政府，暫分七部。一、內務。二、外交。三、教育。四、財政。五、交通。六、軍政。七、司法，其首長之條件，以聲望素著，中外咸知，益能出任務者為必要。蓋非此不足昭吾國之信用也，現除外交首長，多數省分已舉伍廷芳、溫宗堯二君外，其餘各首長，應請協舉，電知敝省，擬舉張謇，並聞。萬祈速復為叩。鄂都督黎元洪。鑒。」

「黎都督得浙湯都督覆電：迭荷電促協舉臨時政府各部首長，除外交已推舉伍、溫二君外，內務程德全，教育章炳麟，財政張謇，交通詹天佑，軍政黃興，司法汪兆銘。」(註三)

兩湖代表譚人鳳等，電告山、陝、粵、桂、川、浙、閩、滇代表赴鄂開會，

討論組織政府。

電曰：

「民立報社轉山陝景耀月、于右任、兩廣汪精衛、馬君武，四川李肇甫，浙江章炳麟、汪寄生，福建宋淵澄，雲南張大義，江蘇章梓等諸同志公鑒：民國漸次成立，請諸君速來鄂組織一切，並乞與散處滬代表居正、陶鳳集等接洽。鄂同志公電。譚人鳳、劉揆一、劉公、馬伯援、孫武、胡瑛、田桐、蔣翊武、查光復、楊玉如、楊時傑、蔡濟民、覃振、丁復等叩。」（註四）

英駐華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英國領事葛福，提議兩軍停戰議和。

鄂軍都督黎元洪，本日爲駐漢英領事葛福提議兩軍停戰，特致電各省都督曰：

「漢陽一變，武昌戒嚴，然已防守慎密，請勿念。刻有駐京英公使，電漢領事，提議停戰議和之舉。南京之役未識如何？請告徐統制，如此開議決停戰，則取寧之師本當同時停戰，事機如何，手腕須靈活，特先電聞，餘俟議決再告。」（註五）

附錄：袁世凱與朱爾典關係內幕

自李鴻章死後，袁世凱繼起的時候，英國就利用袁世凱與朱爾典（Sir John N. Jordan）的私交關係，打破了常規，超擢朱爲英國駐華公使。（朱那時係總領事，依歐洲慣例，總領事並非外交官，不能當公使大使，朱的使華事非尋常。）先是袁於十九世紀末以道員爲中國駐韓商務總辦，旋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在東學黨起義前後，日本正橫行無忌，害怕韓人之親袁，遂密謀殺袁。事爲唐紹儀所知，唐時在中國駐韓海關任職，遂與稅務司穆倫德告知英國領事朱爾典請求援助。徵得朱同意後，唐即於夜半手持兩槍兩刀乘馬，護送袁世凱到江邊登上朱爾典所準備的英國兵艦，隨後把袁氏送回天津。計袁等到江邊時距日人密謀動手的時間才差十幾分鐘，這就是朱爾典唐紹儀當年營救袁世凱出險的事實，這是唐紹儀告訴我的。由是朱袁的關係更形密切，事實上就是袁的幕內參謀。所有晚清末造，英人在華秘密外交之成功；例如發展鞏固長江勢力範圍及民初之五國大借款成立，使英繼海關之後，更取得監督中國鹽政的實權等等，均是朱爾典任內之重大成就。這就是證明袁世凱外交政策是最爲親英的了。等到辛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九日

一〇一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九日

一〇一八

革命黨人起事北京失敗，李漢傑死難。

本日晚十時黨人進攻清大內，以威迫清廷。未成，李漢傑被捕不屈死，高新華、陳雄憤而自殺。胡鄂公記其事曰：

「予見兆銘而訝曰：汝來天津，九日北京之事，其誰主之？兆銘曰：九日之進攻清室大內，自有運籌指揮之人，吾輩勿用留京冒此危險也。予曰：汝所云運籌指揮者何人？兆銘曰：項城耳！予曰：袁世凱耶？兆銘曰：是也。九日之事實造意於世凱，世凱資助吾黨發動費五千二百元，同志以爲不濟，聞君到津，故予使人索二千八百元以足之，約以九日晚十時由吾黨鳴砲爲號。砲響吾黨同志即發難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以進攻西華門，並命其長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東華門以應之。是則吾黨僅負發難之責，留京奚爲？……

是晚，北京同志踐汪兆銘與袁世凱之約，發難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各任一路以進攻天安門、東華門、

亥武昌起義，第一件大事南北和議，也是袁世凱在北京先和英使朱爾典商量妥當，由朱電令駐漢口英領事出面介紹南北雙方進行和談。這是確鑿可信的事實。還不止此，當武漢首義時，漢口長江上外國兵艦宣告臨時中立，也是由朱爾典率先指揮的。就是十二月中旬以後到二十日左右，和議將近成熟，袁世凱推翻滿室的密謀，也是事前曾與朱爾典密商議決的。他們決定聯合各省督撫統兵各軍及駐外各公使奏請遜位，然後由袁內閣議決入奏的。其後奉旨依議，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正式宣佈清室遜位。而這在前幾天還將中英合辦開灤礦的合同先行簽字。（本來在光緒年間，中英祇有合辦開平煤礦而灤煤礦不在內，僅開平一礦的餘利，即很可觀。這次簽約就連灤礦也一併送給英人了。）從這件事看來，可見英人幫助袁氏密謀推翻清室，是大有所獲的。朱爾典的駐華公使從此一直連了四任，直到他告老才許他退休。及至他回國之後，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還以前任公使的資格來函介紹中英公司給交通部，要求承辦南潮鐵路。又一九二一年華盛頓九國會議，他還當了英國代表的顧問強迫中國作種種讓步，朱氏潛力之巨，可想而知了。根據事實，當年我國政府要人中，曾爲朱効勞奔走服務的，實在不少，至英人中如赫德（總稅務司）摩理遜（英泰晤士報駐京訪員）及滙豐銀行經理熙利爾等等都是朱的得力助手。（註六）

西華門。而宣武門發難同志之至西華門者，又分三路前進。十時，砲響，而世凱子克定與禁衛軍第四標均不應。會軍警探謀分途至，捕去同志李漢傑等十餘人。高新華、陳雄以此憤而自殺，漢傑亦以此不屈死。十月初十日，天未曙，白毓崑過老西開吉祥里十四號，扣扉而呼曰：世凱、兆銘果相濟爲好，以殺我北京革命同志矣。」（註七）

朱芾煌抵武昌，奔走南北和議。

袁克定密遣留日學生朱芾煌，携汪兆銘函至武昌，主張「約南北聯合，要求清帝遜位」，並擬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立即開會討論，軍政府表示同意。（註八）

朱芾煌四川人，原名紱華，早年就讀上海中國公學，後留學日本。武昌起義後，自東京歸國，往來彰德京津間，三上書於袁世凱，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於唐紹儀、梁士詒諸人，許世凱以總統之位。

（註九）

復據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名冊，汪兆銘爲正會長，朱爲該會財政及外交部員，（註一〇）依該會章程第十六條：「各部長及部員，受會長之委託，得爲各處特派員。」（註一一）故朱之在京津彰德間活動，以及派赴武昌報命，可能係汪兆銘之授意，或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所派遣。

附記：

有關朱芾煌在辛亥革命期間之活動，討論文字甚多，如：胡適「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毅軍函札』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札」，吳相湘「袁世凱謀取臨時大總統之經過」，（均載「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民國四十九年三月正中書局出版。）蔣永敬「朱芾煌與辛亥南北和議」（載「傳記文學」第十九卷第二期，民國六十年八月）。

四川順慶、潼川兩府暨所屬各縣宣告獨立。

四川順慶府屬於初九日宣布獨立，人民照常貿易，條理井然。潼川府屬三臺、遂寧、安岳、樂至、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九日

一〇二〇

內屬新津、井研、仁壽已一律反正。(註一二)

漢口英總領事葛福，提議革命軍與清軍停戰三日。

葛福託清道員黃開文向清第一軍總統馮國璋接洽，雙方停戰三日，馮開停戰條件，稱革命軍爲「匪黨」，並有「匪黨」須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及「匪黨」之軍艦砲門須卸下交介紹人英領事收存等語。

(註一三) 電清內閣說明交涉情形，以戰勝者自居。電曰：

「今日黃道開文面稱：英領調停息戰三天，當告以英領居中調停，係屬好意，殊感友誼。惟息戰須定條件：一、區域。二、起止時刻。三、息戰期內，投匪軍艦應交何人看守。四、誰負責任。去後旋據黃道回來面稱：英領謂：看守匪船及誰擔責任，難以辦到。好則漢陽已克復，武昌在掌握中等語。據稱報：武昌革黨湘匪已逃散，鄂匪所贖無多，戰鬥力已減少，現正整理隊伍，部署一切，謹聞，國璋叩，初九。」(註一四)

清署湖廣總督段祺瑞，致電內閣、軍諮府，乘時掃清黃陂、應城革命軍。

段祺瑞建議「漢陽雖下，當休息兵力威脅武昌。」「乘時掃清黃陂、應城兩方」，以免後顧之憂。宜令馮國璋竟全功。並推崇漢陽之克，張敬堯貢獻最鉅。略曰：

「統觀全局，漢陽雖下，當休息兵力，威脅武昌，令之投誠，明知非口舌所能爭，然不得不示以仁義之名。乘時掃除黃陂、應城兩方，使無後顧憂，而後專心武昌，請以鈞諭諄告，當能動當事之聽。……此事宜令華甫（按：馮國璋號）竟全功，不可稍有移易。漢陽克張敬堯執旗先登，應爲首功，密令石家莊傳布捷音，晉匪自當氣餒。」(註一五)

北京憲政實進會開會反對共和。

本日憲政實進會會員，特開會議，當場由許鼎霖提出三大條件：(一)反對共和政體，(二)反對不以兵力平內亂，(三)反對阻止借外債。此三大條件均得全體贊成，蓋該會會員皆官黨也。(註一六)

新疆迪化黨人劉先俊等起義失敗，死難。

新疆迪化黨人劉先俊、萬象春等，聯絡巡撫袁大化衛隊王家賓等謀起義，本日夜攻撫署時，爲王出賣，象春逃亡，先俊等與清軍力戰，不敵被捕，殉難黨人達一百四十三人之多。萬象春記其經過曰：

「武昌樹義，各省響應，清廷不支，勢將崩潰。空氣傳來，伊犁將軍志銳、新疆巡撫袁大化、甘肅總督長庚、皇室載瀾等，密電計議，力主遷都大庫倫，請宣統遷都，聯合內、外蒙古及甘、新軍民，整軍再戰，企圖偏安。是時有隨同袁撫來新之劉先俊同志（湖南人），得知武昌起義消息，與余密議，活動彭翼仲（北平人）、郭鵬、易道造、黃秋谷（均南人）、段國勛（湖北人）諸同志，假郭鵬壽誕之日，密議反正。而劉先俊又積極活動，聯絡袁撫衛隊王家賓（江南人）臨時帶兵內應，余在騎兵第三營，聯絡教練官蘇國樑（湖南人），及各連長帶兵響應，又活動哥弟會頭目劉福田、喻小良（湖南人），暗約哥弟會兄弟們，臨時用命，均各決議，宣誓反正。不料十月初九夜發動捕攻袁撫衛署時，竟墮王隊長詭計，不但作內應，反而開槍射擊革命軍。而蘇教育亦存觀望，按兵不動。其抱犧牲流血者，不過革命同志及一般哥弟們，手無快槍，徒以刀矛肉搏而已，兵法所謂器械不利，以卒矛敵，正此也。先俊見事敗不成，謂余曰：「今日墮人詭計，事已至此。惟繼續擔負革命功成之重任者難，死革命者易，君當從難，我得就易，天尚未明，速同劉福田、喻小良兩同志出城，潛奔伊犁活動，再圖恢復，我當作黃花岡之七十二人也。」衷情至此。余不禁一哭！先俊慰曰：「哭什麼！革命工作，本流血工作，軍人以流血爲榮，以流淚爲恥，只要革命成功，何惜一死。」余曰：「我之哭非畏死幸生，你我共同患難，今日事敗，義當同死成仁，而謝革命。」先俊又曰：「殺身成仁，何分先後，今日同我一死，無濟於事，只要居之志堅，從難負重，革命功成之後，勝於今日同死。伊犁陸軍官兵，多與君同軍，易與聯絡，故勸君從難負重，奔伊活動，不再多言，若待天明，難向脫逃。」余與先俊撒淚作別；同劉福田、喻小良三人出城逃伊，時當隆冬，沿途戒嚴，夜行露宿，馳奔伊犁，而先俊率隊復戰，天明被捕就義，而殉國同志，計一百四十三人。」（註一七）

梁啟超再電袁世凱，堅辭法部副大臣。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九日

一〇三

梁啓超建議清廷，皇帝改姓，用孔子或黃帝紀年，召集國會，以立君主立憲之基礎。電曰：

「人心久變，一勝勿驕，乞乘此時奏仿北魏孝文改拓爲元氏例，皇室定姓，改號中國，清字只對前朝，不以對外，用孔子或黃帝紀年立集國會，以順輿情定國體。」（註一八）

此種建議，甚不切實際，而爲革命黨人所不容。茲節錄梁氏本年九、十月間所發表之「新中國建設問題」，以見其對解決當前國是之虛君共和主張。

「吾嚆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宜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皇統而虛存之，十年來之憤於發言，意卽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計也。雖然，吾蓋誤矣。今之皇室乃飲鴆以祈速死，甘自取亡，更貽我中國以難題，使彼數年以來稍有分毫交讓精神，稍能布誠以待吾民，使所謂十九條信條者能於一年數月前發布其一二，則吾民雖長戴此裝飾品，視之如希臘、那威等國之迎立異族耳，吾知吾民當不屑斷斷與較者。而無如始終不寤，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然後迫於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國家之建設組織，必以民衆意嚮爲歸，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嗚呼！以萬國經驗最良之虛君共和制，吾國民熱知之，而今日殆無道以適用之，誰之罪也？是真可爲長太息也。」（註一九）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日，第二頁專電。

註二：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八三。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二日，第二頁，緊要電報。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初十日，第二頁，緊要電報。

註五：「黎副總統政書」卷一頁十六至十七。

註六：葉退庵述，俞誠之筆錄「太平洋會議前後中國外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頁七至九，國史館審校檔。

註七：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一八九及一九一。

註八：李國鏞自述。

註九：胡適「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之『殺軍函札』」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札」，載「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頁一至四，民國四十九年三月版。

註一〇：「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頁三三五。

註一一：同註一〇，頁三三二。

註一二：「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頁四川電報。

註一三：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二〇九。

註一四：「文獻叢編」上冊頁四八一。

註一五：同註一四，頁四七八。

註一六：「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八日，第三頁，新聞。

註一七：伊犁殘廢軍人教養院萬家春呈送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原件，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錄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二四至四二五。

註十八：國史館審校檔。

註十九：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二集卷三十四，乙丑重編，民國十五年九月中華書局聚珍仿宋部鑄版。

初十日（十一月三十日） 各省代表團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第一次會議。

本日各省代表團集會於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選舉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臨時議長。同日代表團決議二件：一用臨時議長譚人鳳名義電告各省，在臨時政府未成立前，推請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註二）一用各省代表團名義頒發慰問武漢各界文，除推崇鄂人首義之功外，並就當前各省之軍事行動加以概括之說明。文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十日

「同胞諸君：自前月武昌起義以來，湖南、江西、陝西、山西首應之，未及一月，江蘇、浙江、安徽、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山東、四川、皆次第光復，滿清之所有者，今尚餘直隸、河南之部分而已。今者滿清財政困難，已達極點，一切軍需，皆恃內帑支給，今其所餘，不過二百萬耳。而諸外國皆嚴守中立，不允借款，且各國之言論，認滿洲已滅亡；惟新政府未成立耳，僕等之來武昌，即爲此也。總之，此次革命大舉湖北人爲首功，各省人士莫不推崇。今雖有漢陽之小挫，於大局實無妨礙。伏望湖北同胞堅守武昌，獨立各省必竭其所能以相助。武昌即爲起義首都，又扼中原要勢，其存亡實大有關係於海內外之觀聽，嗚呼同胞，北軍之殘虐既於焚殺漢口之時見之矣，今日衆同胞之地位，戰亦死，不戰亦死，而有裨於祖國，雖死猶生也。時機已迫，涕泣相告，望同胞察之。

再就各省軍事上之運動，有可爲湖北同胞告者如下：

一、浙江、江蘇、上海聯軍共三萬人，圍金陵，南城已破，刻日可全定。

一、廣東、廣西、福建會師北伐，即日出發，現已集合二萬人。

一、江蘇、上海已組織北伐隊，聯合海軍二十餘艘。

一、安徽、江西籌議集師，出河南，斷京漢鐵路，前隊已出發。

一、廣東現有精兵八千抵湖南，湖南亦已集合精兵五千，不日可以到鄂，合力恢復漢陽。

江蘇代表：雷奮、袁希洛。山東代表：謝鴻憲、雷光宇。安徽代表：王竹懷、許冠堯。湖南代表：譚人鳳、鄒代藩。福建代表：潘祖彝。湖北代表：時象晉、孫發緒、王正廷、胡瑛。廣西代表：張其煌。上海代表：馬君武、陳陶怡。貴州代表：席正銘、歐陽煜。」（註二）

武昌軍政府派李國鏞、馬伯援等偕朱芾煌至漢口俄領事館與清方商停戰，不果，朱芾煌被馮國璋所拘留。

黎元洪派李國鏞、馬伯援、夏維松與朱芾煌渡江至俄領事館商停戰，約清軍派代表來會，不至。俄領事敖康夫乃親自陪同革命軍代表夏維松至清軍駐地，代朱致電袁世凱，請其示期停戰。等候數小時無

停戰電。朱遂往見馮國璋，說明彼爲袁氏所派之代表，以聯合南北兩軍者，馮懼爲朱所出賣，當即以專車押送朱往北京。朱上車後托俄領事轉交李國鏞一函，謂其至北京後，兩日即有停戰電到，且謂三天即可回鄂。（註三）

朱芾煌被拘後，袁克定得報，即電函馮國璋營救，函曰：「華甫大哥爵帥大人：朱君芾煌係弟擅專派赴武昌，良以海軍背叛我軍，四面受敵，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權宜之計，以定大亂。今早有電，諒達記室，朱君生還，如弟之脫死也。弟克定。」（註四）該手札當發於十月十一日，派專人送往馮處，而朱在手札到前已返抵北京。

清軍陷湖北黃陂。

馮國璋部標統施從濱率混成第十九標及第三協之步隊一營、輜重第八營之兩隊攻陷湖北黃陂。本日馮國璋致電清內閣曰：

「黃陂之匪約千餘人，佔據縣城焚燒縣署，於今日拂曉，由統帶施從濱率混成第十九標及第三協之步隊一營，輜重第八營之兩隊，上午七點半鐘將該匪擊破，向黃陂東方潰退，我軍正在搜查餘匪，會同知縣安撫居民。又武昌方日無甚戰事，午後一鐘英領事知會過江送信，應請暫停槍砲，由黃道轉述前來，業經照准，七鐘後仍可開砲。」（註五）

湖北襄陽光復。

襄陽新軍張國荃等舉義，光復襄陽及附屬州縣。「民立報」記其事曰：

「湖北襄陽民軍於本日舉事，僞兵備道喜元逃走，知府曹光源並未反抗，遂將所屬棗陽、宜城、均州、光化、南漳、穀城等各州縣次第光復，襄陽現已設立軍政分府，分科辦公。」（註六）

革命軍猛攻南京紫金山天保城。

江浙滬聯軍由統帶李玉昆指揮，本日下午猛攻天保城，是夜清軍詐降，革命軍被襲殺官兵百餘人，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初十日

衝鋒益猛烈。程家模記其事曰：

「陰曆十月初九日（陽曆十一月廿九日），新編鎮軍第三標，領到大批槍彈，由統帶李玉昆率領出發，當日下午二時抵堯化門宿營。是夜在某寺開軍事會議，與會者有總參謀長顧忠琛、鎮江都督林述慶、滬軍先鋒隊司令洪承點、鎮軍第三標統帶李玉昆、第一營營長謝時、第二營營長柳天質、第三營營長楊韻柯等。議決以攻天堡城爲目標。初十日下午，鎮軍第三標奉到攻擊令後，統帶李玉昆即指揮全標向天堡城進攻。甫過鐵路，敵軍砲彈紛如雨下。適滬軍先鋒隊砲兵趕到，與敵軍開始砲戰。鎮軍第三標猛力衝破敵軍紫金山之線，欲一鼓作氣下天堡城；奈天堡城險要，守易攻難，我軍與敵相持至六小時，未有進展。三十五標因彈罄，退出陣線。天堡城之敵，以電話向城內告急。是夜十一時，敵軍以我軍無備，出城來援，被我軍預伏太平門附近便衣隊襲擊，復退入城。天堡之敵知之，乃遣人持白旗至我軍陣地乞降，允之。不意爲其所詐，死我營長楊韻柯一人，連長兩人，排長五人，士兵百餘；浙軍敢死隊，死隊長一人，士兵十餘人，滬軍先鋒隊死參謀一人，余時任楊韻柯部連長，亦受重創，被敵刺中腿部，深及二寸。斯役幾乎全功盡棄，僅鎮軍第三標第三營，及浙軍敢死隊兩排之兵力未退耳。」（註七）

清第三鎮統制曹錕率部自奉天抵天津，清陸軍部命即開赴石家莊待命。（註八）
清廷賞梁鼎芬三品京堂，會同李準籌辦規復粵省事宜。（註九）
美、德兩國增派軍隊至北京護僑。

民立報記其事曰：

「美國政府擬從小呂宋派陸軍二千五百人前往北京，保護交通及外人生命財產」。

「德人從青島派兵二百名前往北京，保護使署，並由德國調兵駛往青島，於十一日在漢堡城出發。」（註一〇）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六）。

註二：同註一（總頁五至六）。

註三：李國鏞自述。

註四：「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首頁「袁克定致馮國璋手札」（毅軍函札）。

註五：「文獻叢編」上冊頁四八〇。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五日，第三頁「襄陽光復記」。

註七：程家模「南京陸軍第九鎮起義始末」見「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三四至五三五）。

註八：同註五，上冊頁四八一。

註九：「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二十八。

註一〇：「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一日，第二頁，專電。

十一日（十二月一日） 漢陽龜山清軍大礮繼續轟擊武昌，軍政府都督府中彈，黎元洪出奔王家店，職員星散，人心惶恐。

本日晨黎元洪乘肩輿率衛兵兩隊出城，欲至葛店暫避。代理戰時總司令蔣翊武、參謀長吳兆麟派甘績熙、吳兆鯉、謝鴻濤三人追及於王家店，請黎氏回洪山鎮懾軍心，黎氏堅不肯行。乃宿於王家店，甘、謝留監視，吳返洪山覆命。曹亞伯記其事曰：

「十一日午前七時，參謀總長吳兆麟，同護理總司令蔣翊武赴青山至兩望巡視防線。至正午，行抵大堤口時，遙見城內火起，旋有由武勝門出城百姓云：都督府起火，吳蔣二人即乘馬趕至城內，見都督府正在焚燒，不知黎都督如何？旋往軍務部探聽。孫武云：黎都督出賓陽門往洪山矣！吳、蔣二人以爲黎都督到洪山總司令部，復由軍務部趕至洪山，路經賓陽門時，城內百姓在城門擁擠不堪，婦女小孩擠死甚多，哀哭之聲，不忍見聞。問其故，羣謂：黎都督已走，我輩在城內忍受危險耳！吳蔣二人，一面令守城門軍隊好爲維持，一面繞通湘門，到洪山時，又見城外有許多兵士紛紛竄走。吳、蔣二人當即阻止之，各兵士云：都督已走，我們何爲不走？蔣翊武云：都督在洪山，你們速急各同防地，否則即以軍法從事。遂派隨從兵士傳知各兵，仍回原防。」

午後二時，吳、蔣二人抵洪山時，據顧問吳兆祺、參謀鄒燮斌云：黎都督已往葛店去矣。蔣翊武問：何以不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一日

一〇二八

止之？該二人答云：阻止不住。蔣又問：隨從是何許人？答云：有杜錫鈞、龔光明、蕭慕何、唐仲寅等，並衛兵兩隊，但黎都督係乘肩輿云云。

少頃，吳兆麟、蔣翊武到司令部內，派參謀甘績熙、吳兆鯉、謝鴻濤三員，乘馬攜帶護理總司令蔣翊武手書，速往葛店，請黎都督轉回洪山，以資鎮攝而維軍心。該三員趕至葛店以北二十里之王家店，天已黑，黎都督已在該店休息，該三員即陳明武昌軍民山城情形，並蔣翊武手書，請黎都督回洪山。黎不可，再三請求，仍不可。甘績熙問：都督究竟何往？都督云：到葛店。甘云：都督有守城之責，應與城俱亡，不可蹈瑞徽之故事，而爲天下後世笑。黎云：爾小孩子不要糊說亂講，城內有砲彈，且都督府已燒，何能辦事。甘云：在洪山或劉氏祠均可辦事，又何必到葛店耶！都督不要說我是小孩子，我是愛都督，怕都督誤聽人言而失計耳！黎卒不聽。於是三人計議，以甘績熙、謝鴻濤二人在王家店監視，以吳兆鯉即回洪山報告。」（註一）

武漢首度停戰三日。

漢口英領事葛福接獲北京英公使朱爾典停戰三日電後，由英萬國商會會長盤恩，偕顧問孫發緒渡江，至洪山司令部接洽，提出停戰三條件，要求同意蓋印。孫武、蔣翊武、吳兆麟等蓋都督印後，交盤恩轉達清軍。（一）說都督印被黎元洪帶走，吳兆麟電話孫武，命刻字工人照樣刻製，加蓋於停戰三日條款。（註二）其內容如下：

- 一、範圍，武漢兩軍所佔之地，不得變換。
- 一、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時止，停戰三日。
- 一、民軍應守之條款

甲、民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民軍之兵船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行駛。並將機關卸交駐漢英水師官收存，須於十五日上午六時轉交該船收回。

一、北軍應守之條款。

甲、北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北軍之火車，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往來作軍事上之運動。由駐漢英水師官監視。（註三）

江浙滬聯軍攻克天保城、雨花台等要地。

江浙滬聯軍，鎮軍林述慶部，浙軍朱瑞部，滬軍洪承點部，攻克紫金山頂天保城。蘇軍劉之潔部攻克雨花台，清江防統領張勳自大勝關渡江逃，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托美國領事請和。程家模記其事曰：

「是夜（十月初十日）月色皎潔，十二時後頓起大風，繼降雨雪，幸海軍探照燈助戰，得力不少。余（程家模白稱）見本營官兵死傷甚多，即令號兵吹緊急集合號，集中兵力，向敵軍陣地猛力衝鋒肉搏，敵軍不支，紛紛槍械拋地求降，其中尚有赤膊跪地者，際此冰天雪地之時，我軍不忍盡戮，惟將其狡詐之首領正法，遂佔領天堡城全部，奪獲敵砲八門，砲彈十餘箱，時為陰曆十月十日（按：係十一日之誤）上午四時半之事也。黎明，檢視各砲，僅有德式山砲一門完好，即以此砲向太平門內富貴山砲台轟擊。……對富貴山砲台連發二十餘砲，均告命中，砲台營房先後塌倒，掩護砲台之兵，紛紛潰奔下山。張勳見勢瓦解，先期乘夜至大勝關渡江逃逸。城內尚有清軍騎兵千餘人與江防營數千人，作困獸之鬥，我軍下令攻城，選敢死隊百餘，作人梯爬城，為守城敵軍擲炸彈，死傷二十餘人，致未成功。此時城外各路戰況，如青龍山、幕府山、雨花台等處，先後均被我軍佔領。林述慶亦於十一日晨到達天堡城，詢問戰況，乃令于君對城內清軍駐地發砲轟擊，制台衙門花牌樓標房等處，均着砲彈。駐紮花牌樓新軍標房清軍胡統領部，恐慌異常，由清將胡統領商請美領事名醫生馬林等，於十一日下午二時持美國旗由朝陽門（今改中山門）出城至紫金山下，謁我軍領袖議降。我軍以全部繳械為約，於是清軍各部於十一日夜出太平門架槍，更衣作鳥獸散矣。」（註四）

附錄：民立報本月十二日「南京戰地報捷要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一日

1010

「民立報轉陳都督並諸同志鑒：我軍苦戰六晝夜，女子國民軍亦入戰線，已將烏龍、幕府兩礮台佔領，金陵水師金陵招降並奪魚雷小火輪等，現復將太平、朝陽兩門外敵兵擊散殆盡，傷亡不少。今早六時由洪承點軍派出千人，鎮浙軍派出兩營奪取紫金山上天保城，今晚六時業將紫金山全部佔領，即擬攻擊城內之冠軍山炮台，如能得手，南京即不難下，特先奉聞，禱。蒸。」

「鎮軍今晨已佔據天保城砲台。」

「浙軍於今晚六時已出全力攻進太平門。」

「民立報轉各報館鑒：今日浙成編成奮勇軍二隊奪取紫金山天保城，擊潰敵軍五營，得戰利品無算。浙軍支隊營司令部。」

「民立報轉各報館：鎮軍於初十日猛攻天保城砲台，血戰一晝夜，冒死攀登，已於本日辰刻全行克復，斃敵一千餘，奪獲槍砲甚多，今夜誓破南京。林述慶。眞。」

「民立報及杭都督、吳淞軍政府鈞鑒：初六早五點半，敵炮並有步兵千餘人與我軍互相襲擊，敵兵死傷五六百，我軍死十餘，傷四十餘。當午，敵另有五百人由五顆松右方迎擊，我軍向前衝鋒，軍士異常奮勇，衝敵至朝陽門附近，敵向城內退却。是役，擊斃吳、王兩偽統領，奪敵快炮三尊，槍械子彈無數，米數十擔，至夜十二點停戰，同日蘇軍向雨花台進攻，互相射擊，敵軍死傷甚衆，幕府山炮台擊碎張勳渡江小輪一只。初七早，朝陽門城內小炮向我軍射擊，我軍炮兵佔領陶成小學高地爲炮兵陣地還擊，同日幕府山炮台向獅子山炮台、北極閣督署等處遙擊。多數命中。浙軍支隊長朱。」（註五）

同月十三日民立報復載清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遣統領胡令宣至雨花台蘇軍劉之潔處求和情形，以處置張勳問題未獲結果：

「昨早（十一）八時，奪獲天保城後，張人駿、鐵良派胡鎮令宣由雨花台，出至蘇軍劉統領處議和，要求四事：一、不傷人，二、不殺旗人，三、准令張勳率所部下北上，四、准令張人駿、鐵良北上。民軍以一二四件均可許

近洛陽。

之，惟第三件萬難應允。午間，美領事由火車至堯化門見林都督所言略同。當告美領事四事：（一）張勳暫拘，一俟臨時政府成立再釋。（二）張勳所部概將軍械存儲小營，徒手出城。（三）由聯軍派員監視，將張勳全部解散。（四）張勳曾搜括庫款八十餘萬，須責令繳出充餉，如至明午十二時無滿意之答復，仍立用重炮轟城，美領允即入城商酌。」（註六）

河南革命軍王天縱部，敗清毅軍統領趙倜於靈寶、陝州間，追至英豪鎮，逼

王天縱原名天從，河南嵩縣人，幼年豪俠仗義，醉心革命，因殺人越獄，逃往上海，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前返豫，混入綠林，擔任丁部工作。（按：武昌起義後，河南黨人爲謀響應起見，在汴同志舉行會議決分四組分頭進行工作。甲部任務爲策動河南之陸軍，乙部任務爲策動河南巡防營及警察，丙部任務爲策動學校及社會幫會，丁部任務爲策動社會豪俠之士。）與李永奎、張平、金恒超、魯景博、孫官、（王天縱爲行六）、陶芙蓉、柴雲陞、關福恩、憨玉琨結爲十大弟兄，公推天縱爲領袖。聞武昌起義，乃在嵩縣城西二十里之羊山寨宣佈響應武漢革命，自稱丁部大將軍，克嵩縣下南陽，移軍西行，與豫西之民軍、洛寧之丁公甫、宜陽之趙長榮、洛陽之張治公等結合，凡一萬五六千之衆，號稱「河南民軍」，經盧氏，進抵潼關，與陝西東路征討大都督張鈞部會合，向東進攻，敗清毅軍翼長趙倜於靈寶、陝州間，勢如破竹，本日追至英豪鎮，進逼洛陽。（註七）

附錄：

一、王天縱起義告示：

河南義軍統領王，爲曉諭事：照得武漢起義，原爲興漢之舉，凡有智識者，莫不揭竿而起以興義師，非爲個人稱雄計也。本統領現奉山西閻大都督面諭：聯合全豫義軍，以圖光復。月餘以來，所至欣從，歸者如市。現已在嵩、洛、伊、登、汝、許、開、陳等處，招集民軍十萬人，以爲收復全省之計，誓師北伐，以爲秦、晉後援，所至之地，如果歸順，自當格外保護，以盡同胞之意。倘心存觀望，一經光復，縱定不輕貸。民軍軍餉糧，悉依優發，務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二日

一〇三

望各同胞，恪守規則，自保名譽，並妥定規則，一體遵照，切勿有違。是爲至要，切切此諭。（註八）

二、王天縱之戰績（王天縱上孫大總統電）

「大總統、副總統，各省都督、軍司令、臨時議會、民立報暨各報館鑒：縱本一鄉人耳，昔苦滿清政治之不良，故發憤爲雄，力與滿奴抗衡，除格殺貪官污吏外，而與一般平民並無惡感，此苦心孤詣，久爲各界所深知。自昨午九月，鄂省起義，副總統派人到嵩聯絡，若縱遙爲聲援，聊爲臂助，加以熱心志士，羣相聯絡，使縱圖河南，堵截北兵南下，縱乃奮勇直前，克復關鄉、靈寶、陝州等處，大兵所指，秋毫無犯，民皆簞食以迎，亦爲各報所登載。嗣以潼關危急，乃奉陝督命，前往救援，與滿兵血戰六晝夜，潼關得而復失者四次，終以軍火不繼退守龍駒寨。旋接秦、豫同人急電，早克宛洛，不惟開通三秦路，並爲規復河南計。乃拔隊東下，沿途光復荆關、內郎、鎮平等縣，旋至宛，而滿清退位，共和宣布。（下略）王天縱叩。」（自南陽發）。（註九）

廣東都督胡漢民通電各省，擬辦民國通行紙幣，以資流通。

電曰：

「現在各省出師餉項，輸送皆賴□省，事繁費重，仍時慮不給，臨時政府既經舉定專人任財政事，似宜由各省合力公出預備金發行民國紙幣，布告各省一律流通採用，所有軍餉及各項支出，統以紙幣支給，則餉源不匱，百事易舉，事至切要，尤貴急行。粵當竭力籌出預備現金，各省亦希協同盡力，早早成立，大局實賴之，如蒙贊同，即乞各電鄂軍政府公議決設立地點，發行額數，應備金若干，從速設立，並希與張季直君速商辦法，復示祇遵。」（

註一〇）

廣東都督胡漢民致電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提議臨時政府各部長人選。計：湯壽潛任內務，黃克強任軍政，張謇任財政，王寵惠任司法，詹天佑任交通，汪精衛任教育，伍廷芳任外交。（註一一）

黃興抵上海。

黃興本日乘日輪南陽九抵滬，告民立報記者，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計劃，並謀政治上之統一。民立報記曰：

「民國戰時總司令黃將軍興，昨日乘南陽九到滬，記者往訪，見將軍神采奕奕，遂問以此行之目的。承答謂：武昌守備嚴固，北軍攻擊無效，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計劃，並謀政治上之統一云云。」（註一二）

袁世凱佈置北方軍事。

袁世凱派姜桂題率兵五營援大同，第三鎮統制曹錕守石家莊，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援洛陽。

袁奏曰：

「大同一路由姜桂題先遣步隊兩營，砲隊一隊，馳往援救。洛陽一路已飭第六鎮第十二協周符麟先帶一標，赴洛援剿，俟第三鎮到齊（石家莊），即將該協全數調往，並協攻潼關。」（註一三）

各省代表聯合會致電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否認資政院代表民意，勸袁氏贊同共和。

電曰：

「現各省到會代表已一律承認共和國體，無庸至北京取決。資政院已失代表人民之本意，院議各省概不承認，並請萬勿再持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之歧說，以爲全國輿論之敵。」（註一四）

蒙古活佛宣布獨立。

蒙古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清庫倫辦事大臣三多避匿俄領事署，旋由庫倫取道恰克圖回北京。高勞記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一日

一〇三四

「蒙古庫倫活佛者，蒙人所奉之教主也，與清庫倫辦事大臣，夙多惡感，聞武昌起事，蒙人遂勃勃欲動。十月十一日，活佛率蒙兵至辦事大臣衙門，要求兵餉。三多未允，活佛遂宣言如無兵餉，應即出境，蒙人愈聚愈衆，聲勢洶洶。三多乃倉皇出奔，避匿俄領事署，而活佛遂宣告獨立，聲言無論漢人滿人，均應立出蒙境。三多旋由庫倫起程，取道恰克圖，由西伯利亞鐵道回京。」（註一五）

附錄：庫倫獨立記

庫倫於十一日宣布獨立，舉活佛爲大都督，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被拘，其所部兵弁各竄，科布多已罷市，並有蒙古杭達親王在該處附近金礦一帶，招集土人近萬餘，希圖大舉。昨日，在京蒙古王公，特爲此事在蒙古實業公司大開會議，極端反對拒絕，茲將連日三多及庫倫電報局之警報採錄於後：

庫倫辦事大臣三多來電三件云：

密探杭達隱佛處，歌乞退未允，蒙調俄兵助械，擬效自立，恐口舌無功，即設法密陳，閣立罷斥，派蒙大臣兼署，或可挽救。至急，庚多。

庚電諒轉陳，事機急迫，非外交難挽回，已與俄領密商保治安，伊允向蒙古阻調兵，明日再邀各王公面談，如何？續電，速代稟，多，庚。

兩電諒轉陳，國是如此，謀益效，革黨到俄蒙合，外交難恃，留益招忌，請速簡綢大臣掌印，可紓眉急，遲恐官電不通，印、房諸員已紛請假，以後文件寄印、房，勿附函，燕，多。

十二日，庫倫電報局致清郵傳部電：庫倫活佛定十三日獨立，掌印大臣等帶印進口，金廠間人數逾兩萬，市面大慌，電局界官商之間，蒙人尚未過問，且到處搶劫，腳力太昂，欲歸已苦無路，祇得暫時支持。恆稟。（註一六）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六七至三六九。

註二：同註一，頁三七〇。

註三：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八六至三八七。

註四：程家模「南京陸軍第九鎮起義始末」，載「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三、五至五三六）。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二日，第二頁南京戰地報捷要電。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三日，第一頁，南京戰捷要電。

註七：王天從「劉鎮華將軍與辛亥革命」，載「中原文獻」月刊第三卷第九期，民國六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註八：「齊魯公報」，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新聞。

註九：「民立報」中華民國元年五月五日，第二頁。

註一〇：「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頁，專電。

註一一：「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二日，第二頁，各省緊要電報。

註一二：「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二日，第五頁「上海春秋」。

註一三：「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三十一。

註一四：國史館審校檔。

註一五：高勢「革命成功記」，載「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民元四月出版。

註一六：「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三頁。

十二日（十二月二日） 南京光復。

本日晨十時，鎮軍都督林述慶率兵數千，由太平門入城，全城居民皆懸白旗表示歡迎。張人駿、鐵良由漢西門遁走，張勳殘部千餘人皆匍伏於地，倒執槍械投降，悉編入革命軍中。林述慶以南京都督名義出示安民，駐節兩江總督衙門，其他部隊陸續入城者有第九鎮全部，洪承點所統之滬軍先鋒隊，朱家驊所統之炸彈隊，陳光祖所統之蘇軍支隊，李徵五所統之光復軍，朱瑞所統之浙軍等。（註一）

南京光復後，江蘇都督人選曾發生爭執，陳其美、程德全、湯壽潛等俱至南京，與徐紹楨、林述慶

等會商善後，商請原任鎮江都督林述慶任臨淮關總司令，即日出發北上，徐紹禎仍駐南京，負衛戍之責，推蘇州都督程德全爲江蘇都督，張謇爲兩淮鹽運使。德全僅一度至寧，以處境困難，稱疾去滬。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出任內務總長。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記曰：

「南京之克也。林述慶所率鎮軍，陳其美所遣滬軍，暨徐紹禎所部，均次第入城，林駐總督署，徐駐諮議局，其他各軍分駐各地，於是爭江蘇之都督因之開始。林先入山繙都督，且出示矣，徐猶稱總司令，依照武昌起義後，頒布戰時條例，總司令由都督委任，徐資望實高於林，論功以反正先後，則林實先於徐，而程德全、反正，實又較林爲先，曾膺督師之命，有主張以程爲都督以抗林，久不得當。事聞於滬軍都督陳其美，陳請宋教仁趕往調停，宋至寧奔走林徐之間，亦懸不得解，一日宋微諷之，林忿然曰：「革命豈爲奪官來耶！容吾思之。」宋率直，述陳其美意，請林讓步，林猶豫，參謀陶駿傑越席而代允之曰：「諾，吾輩卽出兵渡江，準備北伐，惟請滬軍都督亦率健兒一同北上，爭官不若爭革命之爲榮也。貪天之功，以誇己力，陳其美當記憶上海光復後爭都督之事乎！」言畢悻悻。次日林果率部離南京，於是聯軍將領公議，將蘇州都督改稱江蘇都督，移駐江寧，公舉程德全爲江蘇都督。德全悉其情，稱疾辭職，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德全爲內務總長，蘇人舉前廣西右江道莊蘊寬爲都督，及南京政府移北京，蘇人仍舉德全爲都督。」（註二）

張謇日記中，對南京克復後，諸將領之不協，程德全處境之困難，曾有含蓄之敘述。其言曰：

「（十月）十二日去滬，知江寧以昨夜三時攻下，晤章（炳麟）、宋（教仁）、（黃）興、于（右任）諸君。……十四日回蘇。……二十日至滬知黨人意見之複雜，破壞易，建設難，誰知。……二十五日夜半，程都督與湯（壽潛）、陳（其美）同至寧，爲調和諸軍，組織政府。……二十七日江寧，知客軍紛擾，居民大恐，程都督復欲去滬，唐專使（紹儀）以是日至滬。二十八日程（德全）去滬，聞程悲憤之言，馬相伯（良）徐固卿（紹禎）亦述種種危象。二十九日，欲江寧之回復秩序，須設置民事，欲設置民事，須客軍出發，欲出發客軍，須財政先得數十萬，財政之大者在鹽，爲鄉里計，不得不任鹽事。是日正式擔任治鹽，分標本二法：標則軍政府賣鹽而給還商本及

息，本則實行設場聚製，就場征稅。」（註三）

鎮軍柏文蔚部克復浦口，張勳殘部向滁州一帶逃逸。

民立報電訊：

「民立報轉都督暨各軍政分府及各報館鑒：頃得確實報告：浦口已於昨日（十二日）克復，清兵退往花旗營，我軍已整隊追擊，早晚可以殲滅。鎮軍政府文。」（註四）

「民立報分送各報及各都督鑒：浦口地方柏統制烈武率兵衝戰三日，於十二日克復，獲張賊糧銀十餘萬槍械無算，餘黨悉逃，現正在追捕。林述慶。寒」（註五）

武漢停戰，軍政府改組。

武漢革命軍與清軍自上午八時起停止戰鬥，黎元洪召集黨代表會議於洪山附近之劉氏祠堂，調整軍政府人事，以楊時傑任內務部長，李作棟任財政部長，李四光任實業部長，楊玉如任都督府秘書長，王世杰等為秘書。（註六）

漢口各省代表團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三人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委員，並決議如滿清內閣總理袁世凱響應革命，即選舉為臨時大總統。（註七）

清廷再促梁啟超回國。

清廷再促法部副大臣梁啟超，迅即回國任事，毋再固辭。電寄出使大臣汪大燮曰：

「梁啟超稱患病甚深，不克起程，請代懇開缺等語。該副大臣素具熱誠，曾受先朝特達之知，際此時艱危，詎忍意存諉却，著傳諭該大臣趕速調治，病體稍痊，迅即回國任事，毋再固辭。」（註八）

北京各使館增添防兵，數目足與庚子年拳亂時相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三日

一〇三八

民立報記事曰：

「京中各使署增添防兵，不日可抵。荷蘭四十五名，十一日行抵。美國九十名，十二日到。俄國一百名，日本五十名約下星期可到，總共之數足與庚子年後各署防兵之數相合。」（註九）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八三；程家模「南京陸軍第九鎮起義始末」，載「革命文獻」第四輯（總頁五三六）。

註二：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三五至二三六。

註三：「張謇日記」第二十四冊。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四日，第一頁，專電。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五日，第一頁，專電。

註六：張難先「湖北革命知錄」頁三八八。

註七：同註六，頁三九一。

註八：「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三十二。

註九：「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三日，第二頁，大革命之外電。

十三日（十二月三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並即日宣佈之。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中國憲法之權輿，其精神採自美國制度，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第一章 臨時大總統

第一條 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

第二條 臨時大總統，有統治全國之權。

第三條 臨時大總統，有統治海陸軍之權。

第四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

第五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長及派遣外交專使之權。

第六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設臨時中央審判所之權。

第二章 參議院

第七條 參議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參議員組織。

第八條 參議員，每省以三人爲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

第九條 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

第十條 參議院之職權如左：

(一) 決議第四條及第六條事件。

(二) 承認第五條事件。

(三) 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

(四) 檢查臨時政府之出納。

(五) 議決全國統一之稅法幣制及發行公債事件。

(六) 議決暫行法律。

(七) 議決臨時大總統交議事件。

(八) 答覆臨時大總統諮詢事件。

第十一條 參議院開會時，以到會參議員過半數之決議爲準，但關於第四條事件，非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同意，不得決議。

第十二條 參議院議決事件，由議長具報，經臨時大總統蓋印，發交行政各部執行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三日

一〇三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三日

一〇四〇

第十三條 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所議事件，如不以爲然，得於具報後十日內，聲明理由，交覆議。參議院對於覆議事件，如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執前議時，應仍照前辦理。

第十四條 參議院議長，由參議員用記名投票法互選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之半者爲當選。

第十五條 參議院辦事規則，由參議院自訂之。

第十六條 參議院未成立以前，暫由各省都督代表會，代行其職權；但表決權每省以一票爲限。

第三章 行政各部

第十七條 行政各部如左：

(一) 外交部。

(二) 內務部。

(三) 財政部。

(四) 軍務部。

(五) 交通部。

第十八條 各部設部長一人，總理本部事務。

第十九條 各部所屬職員之編製及其權限，由部長規定，經臨時大總統批准施行。

第二十條 臨時政府成立後六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民會議，召集方法，由參議院議決之。

第二十一條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施行期限，以中華民國憲法成立之日爲止。(註一)

黎元洪返武昌，佈告安民。

黎元洪回武昌，以城內山後榮花林高等小學堂舊址爲都督府，佈告安民，各機關人員散而復聚，百姓亦漸次入城，城內氣象又煥然一新。各部隊在武昌附近遍貼招募布告，擬利用停戰期間，將各部隊補充足額。(註二)

江蘇各界推程德全為都督。

江蘇省各界推蘇州都督程德全為江蘇都督，移駐南京。電曰：

江蘇本為一省，寧蘇本為一省，寧蘇分治原屬滿廷弊政，今既改共和，一省之中應設一行政機關，俾民政有所統一，而寧蘇相較，自以駐寧為宜。程公雪樓平昔行政，注重民事，現在金陵光復，擬即請程移駐寧垣撫綏，以慰全省民望，有關人民公意，敬懇同為勸駕，除逕電程公外，謹電聞。」（註三）

河南革命軍王天縱部續攻洛陽。

「東方雜誌」記其事云：

河南嵩縣王天縱，於十月十三日圍洛陽城，並攻偃師縣，佔洛陽大佛寺，與清軍戰，大勝；復回嵩縣，襲孟津，旋以軍火不足，且得秦軍王司令（按：此誤）文告，停戰期內，戒勿妄動，乃拔隊回駐獨立山，隻身赴陝，與秦軍接洽機宜，復回汴，調嵩洛汝州民軍一萬餘人，分駐廬汝間，以扼要隘。適北兵違約進攻秦軍，天縱率隊襲其後，北兵潰敗，寧寶縣遂為秦軍所得。」（註四）

順直諮議局、直隸保安會再電清內閣，主張共和。

電曰：

「漢陽克復，軍事維利，人心未回，殺戮愈多，益難收拾，若乘此戰勝之後，罷兵息戰，由朝廷自行謙遜，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於天下，保全中國，維持皇室，端在此時。否則恐激而益烈，禍禮相尋，終難倖免，乞奏明朝廷，立即實行，舉國幸甚。」（註五）

共和建設會假上海張園開成立大會。

共和建設會假上海張園開成立大會，選王河屏、江亢虎等為初選當選者，預定十六日下午選舉正副會長。民立報記其事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三日

一〇四二

「昨日共和建設會假座張國安壇第開成立大會，下午二時五十分開會，到會者一千餘人，並有女賓二十餘人，公推丁榕君主席，演說略言：今到會者如此踴躍，足見吾民趨向共和之心理，惟欲享共和國民之權利，必先盡共和國民之義務，故今日預備建設，爲吾民人人應盡之責，今日此會將合全國人民組成一靈活強大之團體云云。……北伐隊代表朱芸君演說，略謂滿清未倒，破壞建設固宜雙方並進，但鄙人有血淚數語爲辦事諸君告。第一不爭意見，第二不爭省界，第三不尚空言。言時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次滬軍都督代表黃英白君演說，略謂現在南京雖復，西援北伐在在吃緊，上海一隅擔接濟全國軍餉之責，今日尙望建設會諸君，注重軍事餉源，言次當有唐六琴女士，張俠琴女士各脫金釧一副，捐助軍餉，於是投資者踵接。當經主席宣言，今日本會尙有選舉事宜，手續繁多，不及代收，請熱心諸君徑向各機關投繳。次投票選舉會長、副會長各職員，公推徐維祺、李毓兩君監視開票，以一票以上者爲初選當選，下次開會複選，計得票及格者：王河屏（六十一票），江亢虎（二十一票），丁榕十五票，章佩乙十三票，袁恒之十二票，楊信之、胡宗梅各得九票，馮良、陳止瀾（八票），陳潤甫、舒祖勳、金鑑（六票），王寵惠等六人各三票，楊千里等三人各得二票，熊希齡等十三人各得一票，茲定期十六日下午開複選會。」（註六）

清廷命壽勳會同袁世凱、徐世昌籌辦軍務。河南巡撫寶棻因病解職，以布政使齊耀琳爲河南巡撫。以開復前黑龍江江民政使倪嗣冲爲河南布政使，幫辦河南軍務。（註七）

註一：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頁三五至三十九。

註二：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九〇。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四日，第二頁，專電。

註四：「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民國元年四月出版。

註五：「文獻叢論」上冊頁四八五至四八六。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四日，第五頁「共和建設大會記」。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三十四。

十四日（十二月四日） 漢口各省代表聯合會，決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設於南京。

本日各省代表聯合會，接滬軍都督陳其美來電，知南京已於十二日光復，於是作如下之決議：（一）由各省代表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於南京。（二）各省代表於七日以內會齊於南京。（三）將會議情形通電各省，並請未派代表諸省，速派代表，於七日內會於南京。（四）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開選舉會。（五）臨時大總統未經選定以前，仍認鄂軍都督府爲中央政府，有代表各省軍政府之權。（六）仍推伍廷芳、溫宗堯爲民國外交總副長。（註一）並致電留滬各省代表曰：

「湘、鄂、桂、豫、魯、直、閩、浙、皖、蘇代表公決，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定組織大綱二十一條。七日內各省代表必會於南京，有十省以上代表到會，即選舉臨時大總統。並公決未舉臨時總統以前，仍承認鄂都督府爲中央政府，有代表各省軍政府之權，仍推任、溫二公爲外交總副長，請粵、贛、滇、蜀、晉、陝、甘、黔、東三省迅即派定代表逕赴南京，不勝禱盼。」（註二）

袁世凱與駐京英使朱爾典續商停戰條款五項，並致電第一軍總統馮國璋與武昌軍政府洽商。

所議五項條款如下：

- 一、停戰三日期滿，續停十五日。
- 二、北軍不遣兵向南，南軍亦不遣兵向北。
- 三、總理大臣派北方居留各省代表人前往，與南軍各代表商討大局。
- 四、唐紹儀充總理大臣之代表與鄂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
- 五、以上所言南軍、秦、晉，及北方土匪均不在內。（註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四日

故同日軍政府以停戰期限將滿，復由王正廷、李國鏞請求漢口英領事葛福代爲要求清軍繼續停戰一星期，乃立獲袁世凱之同意。除十五日停戰期限延展至十八日外，雙方復同意自十月十九日繼續停戰至十一月初五日。（註四）

留滬各省代表選舉黃興爲臨時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

先是依照規定，留滬代表僅負通訊任務，不得議決事件。及漢陽本月七日被清軍攻陷，而南京適於十二日光復，革命軍指揮重心東移，長江下游各都督企望早日成立政府，有所統屬，頗咎代表團謀事之遲緩。於是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滬軍都督陳其美，於本日協商，延請留滬代表至上海江蘇教育總會，議商組織政府。投票者十六人，都督及代表均有投票權。黃興得十六票，當選爲「暫定大元帥」，黎元洪得十五票，當選爲「暫定副元帥」，兼任湖北都督。並暫定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同日留滬代表發佈通電曰：

「臨時政府前經議定武昌，現在南京光復，鄂軍務適繁，援鄂之師北伐之師待發，急需統一。今同人公議不如暫定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舉黃君興爲暫定大元帥，黎君元洪爲暫定副元帥，兼任鄂軍都督，藉免動搖而牽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滬同到南京再行發表，所有編制日內併力準備，俾得進行無滯。事機緊急，不得不從權議決，務乞鑒原，並請轉達鄂各省代表，請即日來滬會議。」（註五）

章炳麟所記上海大元帥之選舉，及長江下游革命軍北伐西援之爭，有不同之記載，茲錄之於後：

「九月，東南粗定，獨江寧未下，于是附輪歸國。十月抵上海。是時江蘇有五都督，蘇州、江北、鎮江、上海、吳淞也，其他軍政分府又不與。上海都督陳其美者，字英士，歸安人。初英士與李柱中謀襲江南製造局，中柱不許，英士先率部黨突入，被獲。其黨叩首請柱中往援，柱中以湘軍從之，製造局官長散走，餘卒盡降。柱中日夜撫慰降人，疲極。英士乘其倦臥，集部黨舉己爲上海都督。柱中覺，大怒，欲攻之，懼爲清虜笑，乃率衆直走吳淞，

亦稱都督。陳季交惡。余至，宿柱中軍府。念江蘇有五都督，而上海吳淞尤相信，教柱中去督號，稱總司令，奉程德全爲江蘇全省都督。德全者，字雪樓，雲陽人也，故清江蘇巡撫，反正稱蘇軍都督，兵多，故余教柱中屬焉。柱中從之。煥卿先自爪哇歸，浙江已反正，舉山陰湯壽潛蟄仙爲都督，以煥卿爲參議。蘇、浙、鎮江、吳淞諸軍方攻江寧，遜初自武昌來，道克強任漢陽總司令，得湖南援，可守。時南方獨有江寧未下，規模粗定，諸軍皆推武昌爲中央，遜初自許當爲執政，屬余作人物品目。余念同志中惟遜初略讀政書，粗有方略，然微嫌其脫易，似前世劉禹錫輩。時輩既無過遜初者，因爲宣布。未幾，漢陽陷。余方在堯化門觀軍，歸次鎮江，聞耗。東人報言，嘯時黃興當來過此，因留待之。舟過，遣同志往候，克強疑不敢見，乃歸上海。後三日，英士來言：『克強今詣余軍府，程都督亦至，特招君會議。』既至，余言江寧卽下，當爲援鄂計。克強稱武昌絕地，赴援無益，不如北伐便。余言：『天時向寒，南軍無裘褐；且兵寡不能與北軍相當，終當援鄂以固根本。聞漢陽破時，礮彈及武昌督府，然石屏等以獨力支柱，軍心不攜，焉有委棄理。』克強不可。雪樓雖是余說，而不敢口贊也。江寧既下，浙府屬余爲浙江代表。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其半尙留上海。克強欲自爲大元帥，代表多屈從之。議于江蘇教育會，蘇浙二都督亦至。余言克強功雖高，已受黎督委任爲漢陽總司令，不得與部將先主帥；且前已推武昌爲中央，焉得背之。諸代表未有言。蟄仙稱浙江有事，遽引去。蘇軍偏將顧忠琛橫刀直入曰：『諸君議何故不決，吾軍人，不能容諸君猶豫。』諸代表皆起，決推黃興爲大元帥。余曰：『武昌先起，今處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爲副元帥。議罷，江蘇督部總務廳湖南章駕時聞之，怒曰：『南方倡義，可錄者兩大功耳：發難自武昌，下江寧者程公之力。黃興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將學兵攻興。』克強大懼，讓大元帥于雪樓。雪樓初反正，尙不能制顧忠琛，亦不敢受。英士聞，遽以南團四十人護克強，其微識曰禁衛軍焉。後十餘日，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舉非代表全體意，復上江寧，議於江蘇諮議局，主黃者猶未屈，諸軍詢，浙司令朱瑞尤憤。克強微知之，急請程湯陳三督同赴江寧。浙軍責蟄仙規避，語未終，英士狼狽走還上海。蟄仙許通情代表，終推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以漢陽新破，北軍方逼夏口，武昌不可置政府，推副元帥就江寧組織內閣。克強欲入江寧，無應者。未幾，逸仙返。甬達岸，自言攜兵艦四艘至，且挾多金。以言戰則非吾所任，和則吾能任之。軍民惑焉，遂選孫文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臨時副總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四日

一〇四六

統云。」（註六）

按：章炳麟於辛亥九月歸國後，標新立異，後復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以反對派自居，其對於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之批評，實欠公正。

清廷以外蒙古獨立，革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職，並允革除外蒙一切弊政。

清廷電寄三多：

「據三次電奏，蒙佛宣布自立，率官兵出境等語，覽奏殊堪詫異，庫倫爲蒙邊重要，該大臣先事既不能加意籌慮，臨時又張皇失措，實屬咎無可辭，庫倫辦事大臣著革職聽候查辦。」

又電寄庫倫幫辦大臣綢楚克車林：

「著派綢楚克車林掌庫倫辦事大臣印信，即剴切曉諭哲布尊丹巴等，使知朝廷實行改良政治，凡從前弊政，有不利於內外人民者，一概革除，以蘇民困。」（註七）

清廷以寧夏等處失守，令肅州鎮總兵柴洪山等至寧夏會同勦辦。

電寄長庚：

「據袁大化電奏：匪陷寧夏，圍新城，距甘涼非遙，儼有疏虞，蘭州坐困，肅州鎮柴洪山現任蘭州，請派該鎮出蘭北路，直攻寧夏，西捍甘涼。一面撥派援軍，從歸綏押解饟械，兼濟甘軍等語。著長庚酌量情形，妥籌攻守。」

」（註八）

青海西寧城任得惠等率千餘人舉事，未成。

西寧城南任得惠等率千餘人祭旗起事，爲總兵張定邦所敗，解散。（註九）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七）。

註二：同註一。

註三：「文獻叢編」上冊頁四八九。

註四：李國鈞自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註五：「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六）。

註六：「太炎自訂年譜」頁十五至十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香港龍門書店出版。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五，頁三一五至三十六。

註八：同註七，卷六十五，頁三十四至三十五。

註九：同註七，卷六十七，頁六。

十五日（十二月五日） 上海各省代表議決，請黃興以大元帥名義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由滬督陳其美、蘇督程德全，發起歡迎黃大元帥大會以示隆重。

本日上午十時，上海各界開歡迎大元帥黃興大會於江蘇教育總會，民立報記者誌其盛況如下：

「昨日（十五日）上午十句鐘為歡迎臨時政府大元帥，特開大會於江蘇教育總會，蘇州程都督、上海陳都督及各省都督府代表均準時蒞會，俟黃大元帥蒞止，即開會行歡迎禮，一時歡呼聲如雷動，先由程都督雪樓起述昨日自大元帥舉定後，即邀陳君英士親往黃大元帥行轅道歡迎意，恭請蒞會，大元帥謙辭不敢承任，經德全等再三勸駕，僅允到會重行選舉。既滬軍都督起謂昨日之選舉，萬不可作為無效，況大元帥責任重大關係全國，方今北虜未滅，軍事旁午，非有臥薪嘗膽之堅忍力者，不足肩此鉅任，故其美以為舍克強先生外無足當此者。於是黃大元帥起辭謂才力不勝，擬舉首先起義之黎元洪為大元帥，再由各都督中學一副元帥，且謂與願領兵北伐，誓擣黃龍，以還我大漢河山而後已。至於組織政府則非與所能擔任者也。嗣由各代表相謂：『現今事機危迫，戰事未息，黃大元帥苟不俯衆請，其如全國人民何？』黃大元帥復辭謂：『孫中山將次回國，可當此任。』後由某君起謂：『開會已兩時之久，西伯利亞鐵道所裝之軍械已過二百餘里，京漢鐵路之兵亦已行百餘里矣！方今軍務倥傯，時間異常寶貴，孫君誠為數十年來熱心革命之大偉人，然對外非常緊急，若無臨時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況大元帥為一時權宜之計，將來中華底定，自當由全國公選大總統。是故，某以為黃大元帥於此時實不必多為推讓。』於是黃大元帥乃允暫時勉任，衆遂起立三呼大元帥萬歲！中華民國萬歲！遂散會。」（註一）

漢口各省代表聯合會討論袁世凱所提停戰議和辦法。

袁世凱所提五款，其中第三款欲利用北方代表作御用代表，牽制和議；第五款則藉議和與南方民軍停戰，乘時消滅北方民軍。故各省代表會議議決如下：

一、停戰十五日，由西曆十二月初九日早八點起至二十四日早八點止（十月十九至十一月初五）。期內秦晉蜀三省另有專條外，兩軍於各省現在駐兵地方一律按兵不動。

二、袁總理大臣派唐紹儀尚書與黎大都督或其他代表人討論大局。

三、因秦晉蜀三省電報不通，恐難即日停戰。以上停戰條件與該三省無涉，惟停戰期內，兩軍於該三省各不得增加兵力或軍火，如有一軍在停戰期內違犯按兵不動，或在秦、晉、蜀三省增加兵力之條款，則彼一省有立即開戰之權。（註二）

國事共濟會宣佈解散。

汪兆銘、楊度等自九月二十五日發起組織國事共濟會後，以鼓吹組織臨時國民會議，解決君主民主問題為宗旨。以不容於軍政府及清廷，本日於報端刊佈啟事，宣告共濟會解散，距成立不過兩旬耳。

附錄：解散國事共濟會宣言書

自戰事開始以來，兩黨之人皆知戰事延長於中國前途有無量之危險，故欲以國民會議解決君主民主問題，以息將來之戰禍。兩黨之人持此目的發起斯會，一面出度陳請資政院議決呈請內閣，代表舌敝唇焦以求主張之通過；一面由兆銘電達上海軍政分府轉武昌軍政府，請求承諾所主張。乃資政院不為議決，內閣不為代奏，而武昌軍政府亦無回電。上海回電祇承諾國民會議，於停戰與否並未提及。今者武漢血戰，兵事方殷，和平解決之難已為天下所共見。在君主立憲黨之意，始終不願以殺人流血解決君位問題，北軍進攻實所反對。在民主立憲黨之意，則以為若別無平和解決之法，惟有流血以護其宗旨，是共濟會之所主張，已歸無效，用特宣告解散，惟天下傷心人共鑑之。國事共濟會發起人 君主立憲黨楊度等 民主立憲黨汪兆銘等同啟。（註三）

湖北革命軍進佔黃陂，與清軍激戰於孝感。

民軍進佔黃陂，該地在漢口孝感之間，孝感爲北軍基本營，兩軍激戰甚烈，聞民軍已侵入鐵路線內。
。（按黃陂離京漢鐵路約英里十至十二里之間）。（註四）

奉天營口，四川潼川、遂寧相繼光復。（註五）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六日，第三頁，新聞。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起義記」頁二一〇。

註三：勃海壽臣「辛亥革命始末記」頁一三七六至一三七七。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六日，第二頁，大革命之外電。

註五：同註四。

十六日（十二月六日） 武昌軍政府任命譚人鳳為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節制武昌各軍，調蔣翊武為都督府高等顧問。

孫武、楊玉如、李作棟等，以黃興離鄂，戰時總司令蔣翊武係暫時代理性質，現黃興已不能來武昌，建議黎元洪，宜確定司令人選。黎氏乃任命譚人鳳為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調蔣翊武為都督府高等顧問。

曹亞伯記其事曰：

「是晚（十六日晚）譚人鳳在武昌城內大朝街卞宅，集合楊玉如、李作棟、孫武少數人開會。楊玉如云：今日上海來電，已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想黃興此時不能來鄂，總司令官一職，蔣翊武不過暫時護理而已，應另行舉人為總司令官，以便計劃作戰事宜，譚人鳳先生係革命巨子，老成練達，素孚人望，當以譚先生繼黃興之職為最適當人選，在坐人員皆表贊成，旋譚人鳳云：各位同志既舉兄弟繼黃興之職，但是此時武昌情形，與在漢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六日

一〇五〇

陽打仗不同，現在武昌係防禦，將來必須北伐，人鳳之意，將總司令官名義取消，應改爲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蓋防禦者，防內奸而禦外敵也。招討者，討不廷而招之從我也。事切名實，各位同志以爲何如？於是在坐者亦表贊同，遂備文請黎都督任命，黎元洪即委譚人鳳爲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節制武昌各軍，並各省援軍，調蔣翊武爲都督府顧問。蔣翊武因軍事甚忙，事前毫無聞知，對此不無芥蒂。」（註一）

按：是時滿清退位在望，臨時政府行將成立，軍人政客乃大肆活動，挑撥離間，造成文學社與共進會之對立，首義份子與同盟會之對立，擁黎與擁黃之對立，彼此鼓煽，播弄是非。幸此後大局好轉，全國重心移於南京，武昌內部意見乃漸平息。（註二）

武漢停戰展期三日。

本日晨，漢口英領事通知武昌軍政府，革命軍與清軍繼續停戰三日，自本日晨八時起至十九日晨八時止。（註三）

程德全至南京接任江蘇都督。

程德全本日至南京正式就任江蘇都督，其致各省之電曰：

「民立報轉黃大元帥（興）、陳都督（其美）、伍秩翁（廷芳）、李平翁（書城）並轉各法團鑒：在滬備承教益，至深綢繆。今秩序尙爲整齊，皆林徐諸公維持之力，全以非材，謬領重任，深懼弗勝，尙希隨時賜教，合力匡持，用裨大局，無任跋扈之至。德全。銑。」

「又轉各省軍政府鑒：全才力薄弱，謬承公推移駐南京，辭不獲命，無任慚悚，今早到寧城內，秩序尙爲整齊，惟冀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實爲大局之幸，程德全。銑。」（註四）

清攝政王載灃退位。

清隆裕太后懿旨，准監國攝政王載灃引咎退位，以醇親王退歸藩邸，年給俸銀五萬兩，不再預政。

嗣後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擔負責任。以世績、徐世昌爲太保，衛護皇帝。諭內閣曰：

「監國攝政王面奉隆裕太后懿旨：據監國攝政王面奏：自攝政以來於今三載，用人行政，多拂輿情，立憲徒記空言，弊盡因而叢積，馴致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以一人措施失當，而令全國生靈橫罹慘禍，痛心疾首，追悔已遲。儻再擁護大權，不思退避，既失國民之信用，則雖攝行國政，詔令已鮮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請辭退監國攝政王之位，不再干預政事。情詞肫切，出於至誠，予深處宮闈，未聞大計。惟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兵連禍結，滿目瘡痍，友邦商業並受影響，每一念及，寢饋難安。亟宜察內外之情形，定安邦之至計。監國攝政王性情寬厚，謹慎小心，雖求治綦殷，而濟變乏術，以至受人蒙蔽，貽害羣生。自應俯如所請，准退監國攝政王之位，所鈐監國攝政王章著即繳銷，仍以醇親王退歸藩邸，不再預政。著賞給歲俸銀五萬兩，由皇室經費項下支出。嗣後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擔承責任，所有頒布詔旨，應請蓋用御寶，並覲見典禮，予率同皇帝將事，皇帝尚在沖齡，保衛聖躬，應有專責，世績、徐世昌著授爲太保，盡心衛護，現在四方多難，國步艱危，諸王公等誼同休戚，各宜體念時艱，恪遵家法，束身自愛，罔越範圍。諸大臣膺茲重任，尤宜共矢公忠，精白乃心，力除錮弊，以謀國利民福，凡我國民，當知朝廷不私君權，實行與民更始，務須謹守秩序，各安生業，庶免紛爭割裂之禍，而登熙皞大同之治，予有厚望焉。」（註五）

清署湖廣總督段祺瑞電請內閣辭職，未准。

清廷電寄段祺瑞：

「現在軍事未靖，民步跼危，該署督文武兼資，輅略素裕，所請開去差缺之處，著毋庸議。」（註六）

註一：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三九五至三九六。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二一一。

註三：同註一，頁三九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七日

一〇五二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八日，第二頁，專電。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一至二。

註六：同註五，卷六十六頁三。

十七日（十二月七日） 清廷以袁世凱為全權大臣，袁命唐紹儀為總代表，嚴修、楊士琦等為代表，馳赴南方討論大局。（註一）

袁世凱奉命後，即日咨前郵傳大臣唐紹儀為全權大臣總代表，嚴修、楊士琦為代表（嚴修未行），以汪兆銘、魏宸組、楊度為參贊，又以在京每省一人為各省代表。（註二）

河南諮議局致電清內閣，請求承認共和。

電曰：

（三）「聞鈞閣派人至滬協議國事，務祈從多數意見，承認共和，庶解決可速，免致再開戰禍，汙諮議局叩。」（註三）

清吉林巡撫陳昭常，第二十三鎮統制孟恩遠等電奏，請收回攝政王退位成命。

清廷環顧大局，未敢接受陳昭常等要求，本月二十日奉旨予以申飭。略曰：

「此次醇親王懇辭監國攝政王之位，經予俯准所請，並確照立憲政體，凡用人行政一切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及各國務大臣擔負責任，惟有頒布詔旨蓋用御寶及覲見典禮，予率同皇帝將事，與先朝垂簾訓政制度迥不相同，正係實行改良政本，以示不私君權，與民更姓。乃該撫等輒以廟堂之上先事紛更，及政權不一，宮廷不和等詞漫相推測，實未深悉朝廷因時制宜，大公無私之至意，陳昭常等殊屬昧於時勢，不知大體，均著傳旨申飭，現在大局岌岌，不可終日，人心浮動，謠言四起，該撫等務當同心協力，鎮靜維持，以保治安，而杜紛擾。」（註四）

立憲人士盛先覺自上海致函梁啟超，報告與革命黨人接洽虛君共和失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盛先覺奉梁啓超之命由日携梁氏長書返國，欲以虛君共和主義說革命黨人，且以共和招致蒙古西藏之叛離爲藉口，章炳麟力斥其非計，盛氏乃致函梁氏，說明接洽之經過。略曰：

「十三（陽曆十二月三日）晨再訪宋教仁，不遇，三訪章太炎，尙未起，坐候時餘起，出甫就談，而湯壽潛至。湯清服無辯，湯談片刻而去，覺乃進言。先是章有給滿洲與清帝使之自立議。覺以詢之。章曰：『昔誠有此議，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罷矣。』覺又聞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後，首立清帝爲大總統，後再黜而竟廢之之議以詢章，章曰：『昔亦誠有是，然今大勢已粗定，清廷萬無能爲力，且革命黨勢甚囂囂，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談矣。』（原注：由是觀之，章之難能主張虛君共和，蓋可想見，而似默然許可也。何則？覺先進言中國現情，不稱共和，章聆而深然之故也。）次及覺此次路經須磨，面謁南海及先生事，並略述南海及先生意。章曰：『今也兩先生心迹蓋昭然於天下矣，吾何慊焉。』覺因進先生所托之書焉，章閱畢曰：『曩余致書任公，蓋未知其隱衷故爾，今知之矣。』覺乃略道虛君共和主義，章求其詳，覺因出先生所屬携長書示之，章請俟三數日略行研究而後相答，覺許之。並歷述南海及先生之苦心孤詣，且求其善爲研究焉。章許諾。後覺具述私意三策。（原注：此皆嘗以謀諸先生，故不贅。）（按：其意乃利用虛君共和，使蒙古、西藏重歸中國版圖。）

「午後訪章太炎，托詞事繁不見，僅以書答，蓋其左右扼之也。竊察書旨所答，究對何人曖昧不能曉，乃泐其左右欲面求說明，而此輩少年，意氣用事，鎮日怒視，幾將謾罵，覺不屑與較，婉言誘之，左右似亦諒覺意，爲再問太炎，傳言係答長者書，答書另紙條呈，先生觀之，度亦不能得要領，且書中有誕語焉，唯先生察之。覺聞章太炎左右數人，囂張浮華，事事阿諛，頗有視太炎爲奇貨可居之概，而章太炎似亦竟爲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無往而不在也。噫！前數日（原注：十四日乎）上海已開國民會，公舉黃興爲假大元帥，而黎副之，以宋教仁爲總理，現均已往南京，覺屢訪黃、宋均未遇，今擬與熊先生略一商議後，再往南京一遊說也。」（註五）

附錄：章炳麟復梁啓超書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七日

一〇五四

「清帝猶在，而蒙古已宣告獨立，是雖存清帝之號，未足羈制蒙古也。況清帝若無實權，則非蒙古所憚，若有實權，則是一國二君，其禍甚於蒙古背叛。若祇戴清帝爲元首，而欲漢人柄政，此非袁世凱輩不作此妄言。蒙古果叛，中國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本部之地大於日本七倍有餘，日本猶足以自強，況中國本部乎？要之，兵強財盛，本部足以雄視世界，兵孱財盡，雖有無數外藩，亦何所益耶？徒以地之廣狹論國之強弱，謂外藩一失，中國遂不能自持，此亦愚者之見。共和政體既就，蒙古必無惡感，僕所見蒙古人其恨滿人至於銜骨，其對漢人猶有同舟共濟之意，所患者俄人誘之耳。然則清帝不退，能使俄人無蠶食之心耶？俄人能運動蒙古人，漢人亦能運動蒙古，豈在恃清帝之虛名，以招致之乎？」（註六）

海軍公推程璧光爲司令，黃鍾瑛副之。

海軍各處代表公舉程璧光爲總司令，黃鍾瑛爲副司令，黃裳治爲參謀長，毛仲方爲參謀次長，總司令未到前由參謀長代理。民立報記其事曰：

「聞海軍各處代表公舉程君璧光爲總司令，又舉黃君鍾瑛爲副司令，黃君裳治爲參謀長，毛君仲方爲參謀次長，現時程君尚未回國，業經發電邀請，黃君鍾瑛在鄂未至，所有總副司令現由參謀部暫行代理，並已通電各省都督矣。」（註七）

馬毓寶代彭程萬爲江西都督。

彭程萬自繼吳介璋爲江西都督後，以洪江會猖獗，全省政令未能統一，乃舉九江軍政分府都督馬毓寶以自代，馬遂於本日入駐南昌。（註八）彭氏致各方電曰：

「江西省前因吳（介璋）都督辭職，一時人心惶恐，慮妨大局，（彭）程萬權爲安定人心，顧全大局之計，暫從紳商軍學各界同胞之請，攝理數日，以俟另舉賢良。嗣因出師計畫，關係重要，未敢即行卸責，現在人心安定，

北伐之師業經第二次出發抵鄂有日，程萬得因趁此餘暇會商於各界同胞，准告退，俾遂初衷，並以駐潯分府馬都督毓寶，贛省光復，實著首功，因公舉爲全贛都督主持一切，皆爲鎮人心消隱患，調化各分府獨立思想，以資統一起見，程萬若不舉賢自代，不特初衷無以自白，萬一各分府自相雄長，江西糜爛不足惜，而各國目爲民軍內亂，因之牽動大局，是程萬粉身碎骨亦不足謝天下。程萬亦非畏難而退，危急之時，挺身擔任，大局粗定，豈反畏縮，蓋不如此不足以免江西之分裂，而消都督林立之隱患也，洪楊內亂，覆轍不遠，用特邀集各界同胞，不厭更番推戴，除彼此互派代表商訂於本月十八日舉行禮節交代外，合先奉聞。」（註九）

清廷從資政院請，准臣民自由剪髮，並籌備改用陽曆。（註一〇）

日本宣佈準備干涉中國政局。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通知駐日美使卜萊安（Bryan），對中國時局，日本準備干涉。李廉方記其事曰：

「陽曆十二月七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通知駐日美大使卜萊安有曰：『對敵行爲如仍繼續，日政府認爲有考慮干涉必要』。（註一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五。

註二：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八八。

註三：「文獻叢編」上冊頁四九一。

註四：國史館審校稿。

註五：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五一至三五三。

註六：同註五，頁三五三至三五四。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八日，第三頁，新聞。

註八：「李烈鈞自傳」，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戶圖書社出版。

註九：「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九日，第二頁專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八日

一〇五六

註一〇：「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五。

註一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三一。

十八日(十二月八日) 黎元洪通電各省留滬代表，反對大元帥、副元帥之選舉。

漢口各省代表聞本月十四日留滬代表有大元帥、副元帥之選舉，決議不予承認，乃以黎元洪名義電滬撤銷。電曰：

「各省代表均到鄂，議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訂期在南京公舉臨時大總統，組織臨時政府，敝處通電各省，諒已達覽。現忽據來電稱，滬上有十四省代表，推舉黃興爲大元帥，元洪爲副元帥之說，情節甚爲支離。如確有其事，請設法聲明取銷，以免淆亂耳目。」(註一)

黃興電請胡漢民增兵北伐，並到南京商組臨時政府。

先是漢陽失陷時，廣東都督胡漢民，任姚雨平爲北伐軍總司令，馬錦春副之，鄒魯爲兵站總監，北上增援。本月十五日黃興曾電請胡氏再增派數營到滬，會合北伐。(註二) 本日復致電胡漢民，請速到寧主持組織臨時政府。電曰：

「此間組織臨時政府，急盼兄來，主持一切。趕於二十四日到寧，不勝切禱之至。」(註三)

成都兵變，巡防軍肆行搶劫，四川都督蒲殿俊出走，尹昌衡繼任都督。

先是成都光復後，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慶瀾不能推誠合作，巡防軍與同志軍之間，思想水火，閤門時聞。而蒲殿俊與趙爾豐所訂條約，既許其回川邊經營西藏，又留其暫駐成都，擁兵待變，羣情譁然，軍心不安，乃有本日成都巡防軍之兵變，搶劫市區，蒲殿俊、朱慶瀾出走，陸軍小學堂總辦尹昌衡，自鳳凰山率十七鎮新軍數營入城平亂。孫震回憶其事曰：

「蒲、朱兩氏，疏於考慮，在謠言迭起，猜疑未泯之時，因欲安慰軍心，遂定於十月十八日，在成都東較場集

合新舊軍訓話。準備訓話之後，發給一月恩餉，本係示惠，但未注意環境，事先更缺乏週密之防範。十八日集合時，新軍在前列，巡防軍在後列，葡朱兩氏出立閱兵臺，訓話甫數語，後列槍聲忽作，當時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彈壓，因前列之新軍並未動，後列巡防軍亦僅少數異動，稍作處理，即可彌禍無形。惟因負責之人，均無應變經驗，一聞槍聲，臺上之人，即首先下臺四竄。正副都督既不見，後列更槍聲四起，前列新軍，初即張惶四顧，繼因帶隊官長，亦隨臺上之人不見，全場秩序大亂。巡防軍行列後即爲街市，不肖士兵遂散入市區，肆行搶劫，流氓土匪繼之。於是搶藩庫，打監獄，焚燒當舖票號，劫掠殷實商家，釀成十月十八日之浩劫。……

「尹氏（昌衡）見無可挽救，即馳馬回校，令陸小兩期同學武裝佔領北門，並佈防北門至北較場附近，渠親赴鳳凰山營房，號召十七鎮新軍留營之兵數營，開入北門，先集合軍官於陸小校內開會，謀平亂辦法。此時軍政府已類解體，成都各界及諮議局同盟會在省垣人士，陸續來北較場參加集議，尹氏報告日擊兵變情形，慷慨痛哭。新軍方面，由彭光烈提議，謂蒲朱正副都督均已離省，擬請推尹邵長昌衡爲正都督，諮議局副議長羅綸爲副都督。各界參加者一致贊同。尹氏聞之揮淚致詞云：川亂至此，昌衡愛鄉愛國，不敢後人，既諸君以此相責，敢不唯命。與會者同時並推周駿任軍政部長，宋學阜任十七鎮統制官，楊維任軍事巡警總監。議定後，即編組軍營，四出彈壓，分頭救火，槍斃搶劫之人，繳收散兵槍支，招撫已散去回鄉之巡防軍陸軍回城，並令已入城之同志軍，共維秩序。繼續入城之同志軍，即開赴鳳凰山營房收編。」（註四）

附錄：周善培回憶

十三日，聽說蒲都督要點兵，我找邵明叔（按：邵從恩別號明叔，四川青神人曾官刑部主事）來問確不確？明叔說：「確有此事，是尹昌衡的建議，理由是軍政府既已接管軍隊，都督不能不同官兵見一面。」我說：「陸軍隨時可以檢閱，巡防軍從來就沒有總督檢閱過一次。現在只該趕快命令巡防軍各歸防地，只怕他們不分散，怎麼還可以把他們聚在一起來檢閱？你快去勸勸伯英（按：蒲殿俊字伯英），萬不可上當。」明叔去勸蒲之後，來電話說：「蒲沒什麼意見，羅子青（按羅綸字子青）說兵是該點的。巡防軍缺額甚多，非整頓一下不可，怕擋不住。」

午後九時，有兩個警察官來報告我說：「外面有今晚軍隊要動手搶人的消息，應當注意。」我就立刻把人分散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八日

一〇五八

在兩處親友的家裏去，我自己也遷到財政監理官文法蘇同年寓所去暫避一下。

十四日午後八時，楊維（原注：字辛友，永寧人，是趙督三年前護院時代逮捕七個革命黨中的一個，原判永遠監禁，十月初六日才放出來的，他知道我曾經幫助過他，一出監就來見我。）來報告說：「巡防軍不滿意軍政府，今天在武侯祠開會，說要武裝調停。」我問：「怎麼辦呢？」楊說：「要蒲伯英退位」。我就託他隨時打聽消息，隨時來報告我。楊去後，我立刻用電話通知蒲，蒲說：「楊辛友是有神經病的，少聽他的話。」

十六日，街面謠言都說兵要搶人，都覺得別人家裏比自己家裏安穩，偏僻街道比熱鬧街道安穩，大家搬小箱子，提小包袱的東來西去，軍政府却不聞不問。

十七日夜晚九點鐘，楊維又來電話說：「明早點兵准要兵變，你再通知他，萬萬點不得，他再不聽，出了事，他要負責的。」我立刻通知蒲，蒲一接電話就說：「你又聽辛友報告什麼話？」我把楊的話說了，蒲說：「你總愛聽神經病的話，我的消息比他靈，你請放心。」不等我說完，他就把電話掛了。我就到處找朱慶瀾（按：字子橋，陸軍鎮統。）快到一點鐘，朱才來。我要他設法勸蒲不要點兵，朱說：「我什麼話都說完了，他不聽。再說，他就要疑心我的兵不願服從他點名了。」我急了，就拉他的佩刀說：「你實在不負責，就請你今晚上把我們先殺了。」文法蘇也責備他不能不管。朱嘆氣說：「我想我沒有什麼對不起四川人的，明天即使出了什麼事，我的兵或者還不會搞在一起。我是快要滾蛋的人，別人家的家我們怎麼能去亂管呢？」這一夜全沒有睡。

十八日午前六時，我回到自己公館，睡了兩小時，八時半去請樊孔周來談天，一面派人到東校場看點名時候的情形，叫他們隨時報告。九點半，孔周來了。十時開飯，正和孔周一面話談，一面吃飯，才吃到半碗飯，忽聽東校場方面槍聲響了，街上吼了起來。我就放下飯碗，孔周馬上走了。我也站起身來，吩咐守門的人說：「打開大門不用關，有來搶的，好好 他們進來，愛拿什麼，聽他們拿去。只告訴他們一句話：我一樣東西都沒有搬出去。」說完我就步行到親友家去。大約每一處都未坐到兩小時，他的左右鄰居就被搶了，我又到另一家，接連遷了四處，夜十一點鐘，我才到我所辦的幼孩工廠，打電話問我家裏情形，守門的回話說：「變兵幾百人經過大門幾十起，沒有一個人進來，也沒有人看我們公館一眼，本街人家大半被搶了。」

到了幼孩工廠，廠長就對我說：「蒲都督是點名兵變的時候，由朱慶瀾兩個馬弁，把他從東校場演武廳後背上城牆（演武廳在城根），走了一節路，再翻過工廠的牆（幼孩工廠也在城根，工場設在城牆上，另築一牆隔斷城上往來。）到了本廠，脫了軍服，借廠裏職員藍布衫穿上，又逃到別處去了。」

十二時以後，我在城牆上，看見幾處起火，不知亂子要發展到什麼程度。工廠的教習有好幾個是我在廣東教練的陸軍學生，他們說工廠沒人來搶，就去找我老母接到工廠來。半夜二點鐘，我同老母就縫城而去，從此就離開成都。千辛萬苦而成立的成都獨立，就從兵變把城搶劫一空而結束了。第二天尹昌衡做了都督，羅綸做了副都督。（註五）

清廷以馮國璋為察哈爾都統，未赴任前，以署第一鎮統制何宗蓮署理，（註六）以梁士詒署郵傳大臣。（郵傳大臣楊士琦隨同唐紹儀南下議和）（註七）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一頁二十一至二十一。

註二：「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三〇。

註三：同註二，頁一三一。

註四：孫震「參加辛亥革命見聞錄」，引自周開慶「四川與辛亥革命」頁三一八至三一九。

註五：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頁五八至六十。

註六：「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七至八。

註七：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一〇四，民國五十一年文星書店影印版。

十九日（十二月九日）黎元洪致電伍廷芳，十一省軍政府公推其為革命軍代表，與清方談判。

電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十九日

一〇六〇

「滬都督轉伍先生廷芳鑒：清袁內閣派唐紹儀爲代表，來鄂討論大局，十一省公推先生爲民軍代表與之談判，此舉關係至重，元洪已專託蘇代表雷君奮前往迎迓，務望辱臨，至爲盼禱，黎元洪叩，印。」（註一）

並舉溫宗堯、王寵惠、鈕永建、胡瑛、王正廷爲參贊。

譚人鳳離武昌東下，參預和議，吳兆麟繼任總司令。

武昌軍政府都督黎元洪，以武昌防禦使譚人鳳與軍務部孫武、張振武爭執權限，改派譚人鳳爲議和代表赴滬，而以吳兆麟任總司令。總司令部分設四處：（一）參謀處，處長吳元澤；（二）副官處，處長周定原；（三）秘書處，處長李明；（四）軍法處，處長陶俊。又將武昌防禦地段劃爲三區。第一區司令寶秉鈞，第二區司令何錫藩，第三區司令張廷輔。（註二）

黎元洪致電各省，代表會議已決定各省停戰條件。

停戰時間自本日晨八時起，至十一月初五日晨八時止，前兩次停戰，係專指武漢區域，此次停戰，兩軍駐兵地方一律實行。惟山西、陝西、四川三省，因電報不通除外。電曰：

「現經代表會議決各省停戰條件如下：（一）停戰十五日，由西曆十二月初九日早八點鐘起，至二十四日早八點鐘止，期內除秦、晉、蜀三省另有專條外，兩軍於各省現在駐兵地方，一律按兵不動。（二）袁總理大臣派唐紹怡尚書與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三）因秦、晉、蜀三省電報不通，恐難即日停戰，是以所有以上停戰條件與該三省無涉。惟停戰期內，兩軍於該三省各不增加兵力或軍火，如有一軍在停戰期內違犯按兵不動，或在秦、晉、蜀三省增加兵力之條款，則彼一軍有立即開戰之權等因。貴省於此電到時，實行停戰，第軍情瞬息萬變，所有軍事上一切籌備，仍須嚴密施行，恐一旦和議不成，難於措手。」（註三）

袁世凱致電北方各省督撫將軍，說明已與革命軍，議定停戰十五日。

袁世凱致電直隸等省總督，山東等省巡撫，熱河等都統，綏遠城等將軍，說明已與革命軍續議停戰

十五日，「南軍不向北，北軍亦不向南。」「正在交戰之區，如民軍不肯接洽停戰，我軍仍照舊進攻，倘民軍先來撲攻。須竭力抵禦。」電曰：

「兩月來因政治爭競，致天下騷動，生靈塗炭，朝廷極切悲憫。近由英使介紹武昌革軍黎元洪，議定停戰十五日，各遣代表討論大局。唐、楊諸大臣今日南下，甚望和平解決。本閣擬分南北軍停戰，南軍不向北，北軍亦不向南。黎要求全國停戰，閣詰以能否節制全國民軍，黎尚未覆，俟唐大臣到漢再面訂，現在軍事辦法，姦殺焚掠，是爲土匪，無民軍資格，仍須用兵掃除。正在交戰之區，如民軍不肯接洽停戰，我軍仍照舊進攻，倘民軍先來撲攻，須竭力抵禦，我軍不必先進攻，其各路防軍，仍嚴密整備，勿因停戰，稍涉疏懈，俟唐大臣定明停戰地段，再行電聞。望先傳知管轄及就近各軍營一體遵照。」（註四）

清廷議和代表唐紹儀等離北京，由京漢鐵路南下赴鄂。（註五）

黃興覆電汪兆銘，請其轉告楊度，如袁世凱能贊同共和，決舉其為中華民國大統領。

黃興致函汪精衛敦勸袁世凱，早作決斷，「舉事宜速，且須令中國爲完全民國，不得令孤兒寡婦尙擁虛位。」倘其「遷延不決，恐全國人民皆有恨項城之心。」書曰：

「精衛兄鑒：來電敬悉。此時民軍已肅清十餘省，所未下者纔二三耳。北京不早日勘定，恐招外人干涉。項城雄才英略，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爲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但現在時機迫切，中外皆注意民軍舉動，不早成立臨時政府，恐難維持現狀，難盡進行。現已有各省代表擬舉與爲大總統，組織臨時政府。與正力辭，尚未允許。萬一辭不獲已，與只得從各省代表之請，暫充臨時大元帥，專任北伐，以待項城舉事後即行辭職，便請項城充中華民國大統領，組織完全政府。此非與一人之言，全國人心，皆有此意。惟項城舉事宜速，且須令中國爲完全民國，不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日

一〇六二

得令孤兒寡婦尙擁虛位。萬一遷延不決，恐全國人皆有恨項城之心。彼時民國臨時政府如已經鞏固，便非他人所得搖動。總之，東南人民希望項城之心，無非欲早日恢復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項城若肯從人民之請，英斷獨行，中華民國大統領，與知全國人民決無有懷挾私意欲與之爭者。此事盼速成功，民國幸甚。請以弟嘗與兄談心之「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一語以爲證。溯風冰肌，伏維珍重。即盼速覆。與，效。」（註六）

清廷以良弼為軍諮府軍諮使，兼鑲白旗漢軍副都統。以湖廣總督段祺瑞兼充第一軍總統。馮國璋為第二軍總統，籌備畿輔及海岸防務，兼充禁衛軍總統官。原設之訓練處，改為軍令處。（註七）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一。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二二一。

註三：「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一。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八至九。

註五：同註四。

註六：「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三一至一三二。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八。

二十日（十二月十日） 伍廷芳自上海電覆黎元洪，不克赴漢口，請轉致唐紹儀來滬談判。

電曰：

「十九電悉，辱承十一省公推廷芳為民國代表，誼不敢辭。惟此臨時組織政府，各省留滬代表未許廷芳一日遠離，又交涉甚繁，實難遵召，歉甚。懇即轉致唐公，速來滬上，公同談判，由尊處派專輪護送尤要，立盼電覆。」

(註一)

成都亂平，陸軍小學總辦尹昌衡被推為都督，羅綸為副都督。

尹昌衡、羅綸就職後，曾發佈通告全蜀父老子弟書，說明成都兵變經過，及被推為都督之由。文曰：

「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尹、羅為再行通告事：

照得四川自十月初七日宣告獨立後，草創規模，萬端待理。突於十八日午後兵變，省垣公私貨財，軍需利器，搶掠一空，慘何可言。前都督蒲（殿俊），朱（慶瀾）辭去，人民呼籲無路，爰於二十日協議，推舉本都督續任軍政事務，固辭不獲。顧念全局經始，瘡痍未復，城內、外又遭此非常奇變，如從循環讓虛文，閱時糜爛更不可知，迺徇衆情，暫就職任。一面部署軍事，厲兵選卒，以清亂源；一面重新庶政，淬厲精神，各專職守。所有前都督已發各道、府、廳、州、縣通告等文，仍當一律實行，特此申明。並附寄再告全蜀父老子弟文件，希即端差張貼城鄉通衢，俾衆周知。毋違！此告。

右通告德陽縣准此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初八日。」（註二）

復通告全省，「嚴禁造謠生事，破壞大局。」聲明「一俟大局稍定，市面秩序稍就回復，即定期實行選舉正副都督及一切職員。」文曰：

「吾蜀自七月十五日以後，地方之糜爛已極，不意復有本月十八之變，省垣精華，掃地俱盡，痛我川人，何不幸而罹此疾苦，凡有血氣莫不痛心！惟是此次軍政府成立以後，務宜極力維持，以期鞏固，決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壞。若再行破壞，則決無建設之期望，是我川人艱難辛苦，取之於滿人之手，而又將畀之於外人。不惟吾同胞之生命財產，皆陷於危險之境，恐吾祖宗邱墓，亦將不可復保。用是披心瀝血，以敬告我伯叔兄弟。

昌衡、綸此次冒昧任事，無非欲我七千萬人轉危為安，以謀將來之幸福，以補前此之痛苦。所任正、副都督，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日

一〇六四

皆實以安定軍心，平鎮大亂，冒萬死以攝大政，決無久居高位之心。現在擬定選舉章程，陸續宣布。一俟大局稍定，市面秩序稍就回復，即定期實行選舉正、副都督及一切職員，俾我伯叔兄弟，懷抱大才者，皆得各盡其力，以圖造於萬全美滿之域。

現值擾攘之際，凡百廢弛，非以軍法約束，不能整齊劃一。用是剛決敢行，庶免旁歧，以致一誤再誤。昌衡、綸惟有力持公正，破除情面，力掃積弊，勞怨不辭，以期不負我伯叔兄弟，我伯叔兄弟其能諒昌衡、綸之苦心者，固昌衡、綸所深望深感；如不能相諒，而謂昌衡、綸強制專斷，則亦不敢委曲求諒以誤大事。是非所在，事後當共見之。萬一有專挾私心，圖一己之利，造謠生事，以破壞大局者。雖在私親，一以軍法從事。其或鉤結私黨，希圖挾制者，昌衡、綸誓不與共戴天，驅除公敵，惟力是視。現在軍政府所部勝軍，已逾萬數，各路義師雲合響應，莫不誓死齊力以保治安，如有以身試法者，亦聽其便。

深恐省垣內外，未能深明此意以及現在軍政府辦法，易為謠言所動，陷於刑辟，則是不教而誅，亦軍政府所不忍。用特先行通告，令出之後，法即隨之。我伯叔兄弟，其亦肯一聽斯言乎！

援筆流涕，不覺熱血騰涌，仁人君子，當共痛心。尹昌衡、羅綸敬告。」（註三）

按：此次成都兵變，相傳為前川督趙爾豐所主使。成都宣佈獨立後，趙氏遲遲不肯前往川邊，意在企圖破壞獨立，恢復權力。幸尹昌衡迅速定亂，否則後患不堪設想。趙氏為此有「辯誣文」發表，茲錄之如下：

「十八日事變猝起，商民人等無端橫遭劫奪，慘不忍言。當時因不得軍政府消息，各街商民，皆向爾豐泣請維持。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預；紳民固請不已，此心悽惻萬分；又聞軍隊肆擾不休，若不急行設法，更不知伊於胡底。況當交付川人自治之時，官紳（按：該報殘破，下同。）原有責鄙，值此艱危，情義所迫，（按：該報殘破，下同。）有歸宿，為匪有人造言，此侵奪事，爾豐與軍政府不和；殊不知十九日午後，聞軍政府出有告示，知招撫有人，即將前事中止，一面函告曾篤齋主事，仍由軍政府設法保護，爾豐不便再為越俎代謀，事實具在，可

一詢曾主事便知。

至聯合會之招安防陸各軍，亦一權宜。現在鄙人既不問事，該聯合會已將前議取消。近日外間訛傳，竟有謂前日軍人搶劫，係爾豐指使。此等無稽之言，固不足道，不過欲使百姓與爾豐反對，凡明白事理之人，皆知其妄。昨夜又有謂欲開紅山出城者，尤爲荒謬奇離。爾豐爲愛惜四川民命，始聽川人自保；不幸而人民經此大創，方痛惜之不勝，豈有更從而破壞之之理。此不過欲挑爾與同志會生衅耳。

總之鄙人當大權在手之時，何事不可爲（原註：『與其破壞於後，曷若不讓於先』）。今既付諸川人之手，惟盼地方早治一日，即早安一日之心，於願斯足，更無他想，其所以不能即去者，只以道路不靖，不得不遲時日。然於川事，無論公私，一概不問，紳民有請求，均應向軍政府申訴。同志會與我素無嫌怨，爾豐與同志會，更無意見，彼此均可相諒。至於防軍昔日之戰爭，亦非得已，況皆係川人（原註：『戰則爲敵，和則同胞，正當各泯猜嫌，互相親睦，維持四川治安，實爲今日要義』）。

爾豐言盡於此，此後不復與紳民交接，其共量之。爲此通告。」（註四）

江西取消九江軍政分府，改為都督行轅。

江西都督馬毓寶本日午後在南昌接印視事，通電各省都督及軍政分府，改爲贛省都督行轅。（註五）

清御史溫肅彈劾奕劻、載澤、那桐、盛宣懷、瑞澂、徐世昌，詞連袁世凱。疏入，留中。

溫肅以奕劻、載澤、那桐、徐世昌、盛宣懷、瑞澂等，爲促成辛亥革命之禍首，奏請將此六人罪狀

，宣佈天下，以平人心。而袁世凱實有逼使攝政王歸藩之嫌。奏曰：

「本月十六日奉隆裕太后懿旨：監國攝政王辭位，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涕泗交頤。似此事體重大，何敢妄議；惟念攝政之命，定自先朝，二聖靈爽，實式憑之，果係受人蒙蔽，貽害羣生，似應先告太廟，宣示臣民，以明先朝付託至重，非如羣臣位置，可以一言進退之也。況以事實言之，監國雖有居攝之名，而用人行政，仍屬大臣。慶親王奕劻，當國有年，那桐、徐世昌、亦夙膺厚寄，年來萬事墮壞，致釀成滔天之禍，誰實尸之？載澤主持鐵路國有，與盛宣懷、瑞澂內外合謀，通國皆知，實爲此次禍首。今攝政王以濟變乏術，退歸藩邸，而奕劻、載澤、那桐、徐世昌，未聞有懲旨懲處，盛宣懷、瑞澂罪大惡極，亦罰不及罪。以諸臣積蠹明謀，釀成此禍，而使攝政王一身當之，斯亦事之至不平者矣。臣恭釋懿旨有云：受人蒙蔽，貽害羣生二語，所謂人者，即奕劻、載澤、那桐、徐世昌、盛宣懷、瑞澂六人也。蒙蔽之罪，我皇太后已知之矣，應再降懿旨，將此六人罪狀，宣布天下，以平人心，攝政王性情寬，厚謹慎小心，實是美德，故爲先朝所愛重。果使輔弼得人，何至有今日之事？此尤臣所太息痛恨於諸臣者也。追溯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輕棄臣民之口，臣是時職在翰林，親見此數日，京師慘痛情狀，中外人心，徬徨無主。迨遺詔一下，天下大定，實因攝政王平日清名素著，婦孺皆知，委託得人，同聲歎服。當日玉几之旁，備聞顧命者，閣臣中尚有袁世凱一人。今者孝欽顯皇后陵土未乾，德宗景皇帝梓宮奉安，尙無定日，遺言在耳，歸藩命下，率先署名，在天之靈，能無怨恫？此臣所以拊膺悲涕而不能已於言者也。臣位卑言輕，自知有罪，祇以君父大義，未絕天壤，謹冒死上陳。」（註六）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一。

註二：「四川軍政府通告」原件。

註三：「廣益叢報」，第九年第二十七期，紀聞。

註四：「蜀醒日報」，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頁，專電。

註六：「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十至十二。

二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

清議和代表唐紹儀、楊士琦，率參贊隨員抵漢口。即派劉

承恩、蔡廷幹渡江至武昌，謁黎元洪，接洽議和地點。

九月底袁內閣成立之初，清直隸候補道洪述祖，即與唐紹儀定計，與袁世凱密議，促成共和，推袁爲總統，由唐任內閣總理。論者謂袁派黨人汪兆銘、魏宸組任議和代表參贊，其用意可知。此次唐氏南下，辭氣之間，屢有主張共和之表示，北洋人物則多諱言其事，惟袁氏之意是從。張國淦記其事曰：

「據趙秉鈞言：『唐紹儀到京，任東交民巷六國飯店，直隸候補道洪述祖，在北洋時與唐有舊，力勸其不就郵傳大臣職務，乘此機會，倣照美、法、將中國帝制，改造民主。其進行，一方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其對於宮廷、親貴、軍隊、外交、黨人，都有運用方法，照此做去，能使清帝退位。清廷無人，推倒並不甚難，可與宮保(袁)詳密商定，創造共和局面，宮保爲第一任大總統，公爲新國內閣總理』云云。後來大都不出其策劃，此民元年趙秉鈞在國務院稱贊洪述祖之才言之，似有過譽之處，此事外間絕少知者，除趙以外，唯國務院秘書程經世言，洪曾勸唐不任職，未言其他。」

此次以唐紹儀、楊士琦爲代表，一時論者，唐紹儀主張『共和』，楊士琦維持『君主』，究竟袁如何授意，非外間可得聞知。其實唐主共和，就其辭氣間，可以斷定。楊士琦則以袁之意旨爲意旨，曾未露出一字。汪、魏、楊度，分野顯然，袁派此三人，當亦有深意。各省代表，直隸劉若曾、山東周自齊、山西梁本翹、陝西于邦華、江蘇許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孫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張國淦、湖南鄭沅、四川傅增湘、福建嚴復、廣東陳錦濤等，均以全權大臣名義，用照會分致各代表。次日，袁約各代表談話，到者十餘人，袁就座，發表意見，謂：『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他。』反復推論至數十分鐘，語極沈痛，各代表退後，如劉若曾、許鼎霖，喜形於色，以爲君主決無問題，殊爲瞞。』

十九日，我等隨同唐代表同行，汪兆銘、魏辰組、楊度等三人，日與代表在一起，我等僅餐時見面，汪、魏告余，唐主共和，但慮北方周折太多，楊士琦沈默唯唯而已。越日，車過孝感，少停。我到第一軍司令部見段軍長。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

一〇六八

段從容自若言；湖北人當服從湖北大衆公意」，反復徵其意怙，彼但微笑不表示，其左右如徐樹錚、丁士源、曾毓雋、黃開文等，在車往來忙碌，不能交談。到大智門停車，又派蔡廷幹、劉思源往武昌謁黎，仍不得要領。其時議和地點，本預定在漢口，而民軍推伍廷芳爲南方代表，主張在上海開議，於是改乘洞庭江輪往上海。」（註一）

革命軍張鈞部失潼關，退走華州。

革命軍秦軍東路征討大都督張鈞，聯合豫西劉鎮華等，與清毅軍統領趙倜所部六營，於十九日大戰於盤豆鎮，清軍兵精利器，革命軍初退闔底鎮，再退潼關。二十日清軍攻潼關，革命軍新集之衆，未習戰事，一經接火，四散狂奔。張鈞知不可爲，收餘衆退華州，本日晨潼關遂復陷於清軍。（二十二日張鳳翽親統衛隊數百人來援，軍勢復振）。（註二）同日張鳳翽致電上海于右任，請向各省軍政府提議援助。略曰：

「現我軍東守潼關，與毅軍相持，汴鄂消息均不得通暢，而甘督長庚復出兵東下，蹈我之虛，勢極危險，望兄提議力求協助。至會議大端，必先政體，乞倡議非共和不敢承諾。」（註三）

福建都督府政務院成立，以彭壽松為總長，鄭祖蔭、林斯理為副長，陳承澤為秘書長。下設民政、外交、財政、軍務、司法、教育、交通、警務等部。

福建都督府爲完成政府之規模，修改都督府大綱，改「參事會」爲政務院，以爲召開議會之準備。

本日都督孫道仁發佈通告如下：

「照得法律之妙用，在於因時制宜。是以鄂省之都督府大綱，始設四部，以內政之事悉歸於政事一部，後改爲五部；皖省之都督府大綱，始設都督，後乃撤都督，立「參事會」；凡以因應際會，圖謀變通，爲共和奠定之基，俾國家以無疆之福也。閩省光復，亦有都督府大綱之設，立「參事會」，以議決用兵防戰外之一切事件；立各部以分理庶政，本爲一時權宜之計，乃出此簡略之規。「參事會」之員數，原定爲十人，以之議事則太多，以之辦事則

過少，不無積壓扞格疏漏之處。顧時局漸定，機關必求完備，此都督府大綱改正之所必要也。茲經參事會同各部長議決，將大綱重行改正，改「參事會」爲「政務院」之制，置總長聯合各部長共負責任，其重大之事，則以院議決之。如是則事權既一，責任有歸，凡百執事，各宜和衷共濟，毋忝厥職。將來更開臨時議會，以促政務之進行，使同胞共享和平之幸福，本都督有厚望焉。除前將改正本大綱趣旨布告外，於本年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開第一次政務院院議，提出本大綱改正案，經衆悉心逐條討論，惟第一款第十一條，第三款第十七條更加修改，全案呈請前來，應予批准施行，合行通告。爲此仰即便查照，並飭屬遵行，毋違切切！須至通告者。」（註四）

附錄：福建都督府大綱（第一次修正）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都督府置政務院、參謀部、司令部及都督署官屬，由都督按照法律統領一切政務。

第二章 政 務 院

第一款 政務院總綱

第二條 政務院以政務院臨時總長及各部部長組織之。

第三條 政務院臨時總長一員，副長二員。政務院臨時總長爲各部之領袖，總理機務，保持各部之統一。

副長襄助臨時總長處理政務，臨時總長有事故時，得由副長代理。（政務院臨時總長，先以前參事會長充之。）

第四條 凡發布法令，政務院臨時總長、副長，應協同各主管部長，署名負責。

第五條 政務院副長、各部部长，均由政務院臨時總長推舉，呈請都督特任。

第六條 行政各部之設置如左：

（甲）民政部。（乙）外交部。（丙）財政部。（丁）軍務部。（戊）司法部。（己）教育部。（庚）交通部。（辛）警務部。

第七條 政務院及各部得設顧問，由政務院臨時總長、副長、各部部长，以具左列資格之一者，聘充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

一〇七〇

(一)有勲勞者。(二)有學識者。(三)有德望者。

第八條 政務院臨時總長對於行政各部之命令及處分，認為必要時，得暫令停止，開院議決定之。

第九條 凡關於左列各件，須經政務會議決定，由政務院臨時總長呈請都督批准施行。

(一)法律案及預算、決算案。

(二)外國條約及重要之外交事件。

(三)關於官制或規則及施行法律之命令。

(四)各部主管權限之爭議。

(五)由都督交付之人民請願。

(六)預算以外之支出。

(七)銜任官及地方長官之任命，及其進退。

(八)按照法令應經政務院會議事件。

(九)政務總長及各部長，認為應經政務院會議事件。

(十)其他各部主管任務與高等行政有關係之重要事件。

第十條 軍事上一切事件，除由都督銜知政務院外，應由軍務部長通報於政務院臨時總長。

第十一條 各部置次官一人，由政務院臨時總長遴選，呈請都督銜任。各部科長、副科長，由政務院臨時總長協

同該主管部長遴選，呈請都督銜任。

第十二條 各部部长有事故時，以次官攝任。科長以下之代理，由部長定之。

第二款 政務院

第十三條 政務院置各局如左：

(一)敘官局（恩給賞勳附）(二)法制局（禮式附）(三)印鑄局（公報附）(四)統計局。

第十四條 政務院所屬各局，職掌事務及職員之配置別定之。各部亦同。

第三款 行政各部

第十五條 各部官制及其職務、權限，以各部官制通則定之。

第一 民政部

第十六條 民政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各科如左：

(一)地方科。(二)土木科。(三)衛生科。(四)實業科。

第二 外交部

第十七條 外交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正副科長各一人，暫不分科。

第三 財政部

第十八條 財政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各科如左：

(一)會計科。(二)稅權科。(三)田賦科。(四)理財科。(五)國債科。(六)鹽政處。(七)造幣廠。

第四 軍務部

第十九號 軍務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各科如左：

(一)軍事科。(二)人事科。(三)軍需科。(四)經理科。(五)執法科。(六)醫務科。

第五 司法部

第二十條 司法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各科如左：

(一)總務科。(二)民刑科。(三)典獄科。

第六 教育部

第二十一條 教育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各科如左：

(一)專門科(實業附)。(二)普通科。

第七 交通部

第二十二條 交通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各科如左：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

一〇七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

一〇七二

(一)郵政科。(二)電政科。(三)航業科。(四)路政科。

第八 警 務 部

第廿三條 警務部置部長一人、次官一人，設各科如左：

(一)司法科。(二)行政科。(三)消防科。(四)偵探科。

第三章 參 謀 部

第廿四條 參謀部置各科如左：

(一)外事科。(二)運籌科。(三)調查科。(四)測繪科。

第四章 司 令 部

第廿五條 司令部之編制別定之。

第五章 都督署官屬

第廿六條 都督署官屬如左：

(一)軍事參議官。(二)秘書官。(三)參事官。(四)其他軍佐官。

第六章 附 則

第廿七條 本大綱自改定頒布之日，有實施之效力。

第廿八條 本項大綱如有應行改訂之處，隨時經政務院會議決定，呈請都督施行。(註五)

清廷派梁士詒接署郵傳部郵政總局局長，葉恭綽為鐵路總局局長。(註六)

註一：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八九至二九〇。

註二：張鈞「辛亥西安舉義東征日記」，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頁頁一五三至一五五。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頁，緊要電報。

註四：中國國民黨福建省執行委員會文化事業委員會編印「福建辛亥光復史料」，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福建建



國出版社印行。

註五：「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十三。

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二日） 清議和代表唐紹儀，渡江至武昌，晤黎元洪，商定在上海

舉行會議。（註一）

武昌軍政府舉行特別會議，增選議和代表。

本日午後四時，武昌軍政府召開特別會議，通過添派孫武、孫發緒、譚人鳳、藍天蔚、鄭江灝、時功玖等爲代表，赴上海參加和議。並通過吳兆麟爲防禦使及招討使，吳元澤爲總參謀，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總理一切。另由孫發緒報告本日上午與清方代表唐紹儀在甌呢場接洽情形。民立報記其事曰：

「唐君云：『今日來，實無他意，不過欲維持兩軍和平，了結民生久遭糜亂。』孫君代表都督答云：『閣下不避風霜，抱病遠來，爲四萬萬同胞造幸福，同人感何如之？惟湖北此次起義，因滿政府之專橫，生民呼籲無門，不得不推倒惡劣政府，建立共和國，閣下素抱熱忱，諒亦表同情也。』唐君首肯者再。唐君意欲邀都督至上海會議，都督以軍事在身，婉言謝之。唐君去後，嚴幼陵（復）君與黎都督晤談，嚴君之意見，以爲中國人程度不足，若行共和，恐多流弊。孫君發緒代表都督答云：『人民程度所以不足，由無良政治啓導國民，如造紙者，紙之不佳，由機器不良也。非但機器必良，尤當有善用機器之人，而後能得佳紙。今日滿州惡劣政府不去，而欲得良政，豈可得乎？無良政治而欲得良國民豈可得乎？所以此次改革正欲增進人民程度，而期漸進於完美。如謂人民程度不宜共和，亦未必即宜於立憲。先生爲哲學大家，當知天演運進，君主立憲決不能永存於世界，況立憲政體？君主萬世一系，彼誠何功何德？而使永享尊榮如此？』嚴君答云：『我亦謂萬世一系不合人羣公理，但今日之事，頗難爲力。』孫君曰：『此事轉移全在先生，故同人之期望先生勝於他人。先生爲當代大儒，若著書立說，啓發國民，程度自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二日

一〇七四

然增進。鼓吹共和政體，共和政體自然早日成立。」嚴君曰：『謹受教，但鄙人此次南來，總限保全國民幸福，凡所能爲，無不盡力云云。』」（註二）

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長民在南京被人槍擊未中。

民立報記其事曰：

「昨晚滬軍抵寧時，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長民甫下車，即被刺客連放三鎗，林未死，一時人聲沸亂，後林及刺客均經警軍送往執法科。」

「刺林長民人，有人識之，確爲上海之偵探隊員，供稱林長民爲漢奸，後遂並送陳列所之軍法科。」（註三）

林長民原爲君憲派，是時傳聞林長民冒充福建都督代表，代清廷刺探消息，故遭上海都督府探員之行刺。同日林氏抵南京，復被江浙聯軍司令徐紹楨所拘留（二十四日釋放）。紹楨特電上海民立報報告其事曰：

「頃由上海偵探林福康跟車到寧，拿嫌疑者林長民，據稱係黎副元帥所派之黎玉山，由鄂到滬，偵得林長民以金錢運動充當福建代表，偵得民軍實情報告滿政府等語，經敝軍執法部檢查訊問，並無證據，業將暫羈，俟電詢武昌黎都督，福建孫都督其人是否代表，平日宗旨如何，請即示覆。」（註四）

奉天革命黨人柳大年在寧遠州舉事不成，被捕解往省城。

奉天黨人柳大年，在寧遠州圖謀舉義，爲清吏探悉，於本月十八日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請示辦法。趙命知州王某嚴拿，本日晨乃被捕於住所，二十三日解往省城。郭孝成記其事曰：

「柳君大年在寧遠州圖謀舉義事，爲清州牧史某探悉，即於十月十八日電東督，謂柳大年等在州西煽惑，聚集民衆千餘人，持有軍器，盤踞安樂山，聲稱革命，請示辦法云云。旋十九日得趙爾巽復電，謂柳大年等不過空言迫脅，若嚴拿不必游疑，由王牧（新任知州）自行懲辦可也。王得電，即於二十日密電調錦州駐紮之陸軍馬隊一隊，

並派該州駐紮之步隊一隊，帶同巡警及邱姓隊官往捕。（邱姓隊官，與柳君本素識，因賭負八元之私憤，遂竭力報怨。）由州步行八十餘里，抵團山子。二十二日晨，訪得柳君住所，乃圍困該棧，柳君等尚未起身，陸軍蜂擁而進，即就炕上捕獲。柳君一躍而下，身穿衛生衣一套，並未穿襪，用腿將巡警跌倒一名，陸軍兵士，即舉手槍，被柳君一手擒住，即以口咬該兵士之手，指斷，槍落柳君之手。邱姓隊官，即在柳君身後，將柳右手腕向上一曲，以防開擊。然柳君當時未能開放者。以此槍係十響自來得而司忒式，有保險鈕橫置於槍尾之右角，形如筆筒，圓徑五米里，長一生的，向上推即開，往下扣即關，柳君不知保險鈕之所在，故未能開放，束手被逮。一班狼虎賊兵，即將柳君之衛生衣及小衣剝下，僅給還皮襖褲一雙，綑綁而去。所有一切物件，皆被搶掠無存。同時尚有張韓初、劉成二人亦被逮。行至街市，行人甚多，柳君即云，爾等莫驚，每月着人送餉來，速即傳知同人爲要。又在途中與衆兵云，你們不可如此野蠻，稍放文明。衆兵答以昔充營務處總辦時，則常恭敬，現在既係罪犯，不可同年而語云云。到寧遠州，即收押盜賊監獄內，並加鍊鐐。新州牧王玉泉，本柳君舊吏，柳君既入獄，即着辦事人，向之道歉。然柳君欲請見，則終不得。王又將趙爾巽之來電示柳，以表明此次舉動，均來電之意。王在柳君大皮包內，搜出東三省民軍大都督之印一顆，白玉圖章數方，均柳君自刻。又新軍規則、行軍方略、暨餉章、軍官委札等數百張，其委札上書東三省民軍總司令官柳字樣。外有黃楊木煙嘴二個，上刻山水人物篆書甚精細，亦柳君自鐫。另有小皮包一個，係陳姓者，檢其信札有東三省大都督札陳再生字樣。陳本楚人，充政治偵探，初寓寧遠州衛署隔壁客棧中。尚有余姓，楚人，無髮辮，年四十左右，有鬚者，與之同居，余於二十二日聞風先走，據云往滬。陳再生亦於是日下午逃避，故未被陷。二十三上午九句鐘，遂由京奉軍將柳君解往省城。」（註五）

山西革命軍失守娘子關。

清第三鎮統制曹錕，協統盧永祥，攻占山西娘子關，革命軍退走陽泉。

按：娘子關之役爲直系軍人吳佩孚崛起之開端，吳氏初任曹錕所屬第三鎮第三標第一營管帶，駐軍長春，武昌起義後調回關內，守備津保一帶。娘子關之戰，第三標劉標統所部譁變，吳氏收集潰兵，散而復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二日

一〇七六

聚，而見信於曹錕，乃擢吳氏充總統，並升上校。

附錄：娘子關血戰記

井陘南關之戰 上月十八日，敵軍三鎮全軍由石家莊開往井陘，於晚十一句鐘下車，民軍四五百人即乘夜襲擊，激戰二時許，民軍受傷者數人，當即被敵兵刺死，民軍敗退守乏驢嶺。當時敵兵遇站崗巡警問民軍去向，巡士答以不知，亦被敵兵用鎗刺死。又路南雜貨鋪張姓叔姪二人，以言語不通，亦被敵兵刺死，忍哉！

民軍奪砲之勇 十九日，敵兵由井陘起發，至蔡庄，方安置砲位，欲打乏驢嶺，嶺上民軍望見，即有數十人由嶺跑下前來奪砲，兩軍逼近數十步，開鎗互擊，激戰甚烈，敵兵極力支撐，民軍未得將砲奪取，當場死敵人管帶官一名，軍士六名，受傷者十八名，昇往石家莊醫院調治，民軍受傷者數人，臥於路旁，後被敵兵用鎗刺斃死，有民軍將弁二人，被虜，為偽五協統領盧永祥帶回井陘，二人怒眦盡裂，開口大罵，盧即命人擊殺。

雪花山之激戰 二十日，敵兵見乏驢嶺兵勢甚厚，急切難下，即由嶺北繞道西進，至雪花山地方，民軍伏兵四起，兩軍交鋒，自早五點至午後一點鐘始息，民軍大敗，被虜廿餘人，偽統制曹錕，偽統領盧永祥，各用腰刀親殺十餘人，敵兵復爭至戰地，將受傷未死之民軍首級割下，到營前獻功，數日來以此役為最烈，民軍死者五百餘人，敵兵死傷約百餘人。

紳民之求和被殺 二十一日有平定州及娘子關紳民，公舉代表二人到敵兵營前要求停戰議和，途遇井陘縣高等小學堂學生一人，亦願偕往，經代表許可，當即同行，至偽統制營外，說明意見，聽候接見，詎曹錕（錕）大怒云：此必革匪細作，勿庸進見，即於營外正法，口令甫出，彼主持人道降心求和之代表同赴斷頭臺矣！

曹盧之違約背法 段芝貴奉袁世凱命令到軍前宣佈停戰，二十一日住石莊，二十二日乘專車至井陘，與曹錕（錕）、盧永祥晤面，令其速行停戰，以待南方和議。據該二人云：今兩軍正在酣戰之際，清軍如紹繼野馬，非勝負決定萬難制止，段芝貴亦無可如何！直待至二十三日清兵奪娘子關後方止。

民軍失守娘子關 二十三日敵兵既將乏驢嶺佔據，然後架大礮直向娘子關連擊七礮，民軍見衆寡不敵，遂棄關退走，至陽泉駐紮。敵兵見民軍敗去，即將娘子關佔據，民軍大礮四尊，子彈數百箱，稻米八百袋，均被奪去。其

餘民間財物被官兵劫掠一空，復欲下關進攻平定州，以爲發財計，經段芝貴阻止，始據守娘子關，暫行停戰。十月二十五日筆述觀戰日記。（註六）

鎮江都督府改稱鎮江軍政分府。

江蘇鎮江都督府改稱鎮江軍政分府，由留守鎮江之鄭參議爲軍政使。民立報記其事曰：

「蘇寧合一，鎮江改爲分府，程、林二都督命前留守鎮江鄭參議權爲軍政使，而參議決從軍北伐，不肯就職，嗣因各界極力挽留，以爲鎮江關係重大，不可一日無人主持，爰於今日午前十時特開大會，宣佈任職。」（註七）

清廷命河南巡撫齊耀琳兼管皖北事務，河南布政使倪嗣冲兼署安徽布政使。

（註八）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三頁，電報。

註二：「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三頁，新聞。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頁，電報。

註四：同註三。

註五：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三日第三頁，初四日第四頁。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頁，新聞。

註八：「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十四。

二十三日（十二月十三日） 雲南都督蔡鍔致電各省都督，為爭取各國之承認，主張從

速組織中央政府。

蔡鍔主張國家組織綱要：（一）國名定爲中華民國。（二）國體爲民主立憲。（三）建設有力之中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三日

一〇七八

中央政府。(四)劃定地方區域，設都督專治兵事。(五)縮小行政區域。原電略曰：

「對外非列入國際團體不能活動，欲列入國際團體，則中央政府之組織不宜稍遲。……由各省迅派代表蒞鄂會商，從速組織中央政府。代表資格須對於該省軍都督府能確負軍事責任，或富於政治學識經驗，其人數不妨稍多，庶可就兩種資格中各選所長。代表到鄂，先設一委員會，籌議國家之組織，中央地方之權責，大綱既定，即共同組織臨時政府，一面整理國內庶政，一面分遣駐使謀外交之活動。至國家組織綱要，鄙意略有數端：(一)定國名為中華民國，合漢回蒙滿藏為旗式構造之國家。(二)定國體政體為民主立憲。(三)建設有力之中央政府，總持兵政、外交、財政各權，由君政時代遞進為民主共和時代。(四)劃定地方區域，設軍都督專治兵事。(五)縮小行政區域，以期行政敏捷，消融省界。」(註一)

貴州都督楊蓋誠致電各省都督，建議以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

電曰：

「各省注意組織臨時政府以應天下之望，急不待緩，孫逸仙先生回國，當注意中央政府所在地，鄂處前敵，不如南京為宜。」(註二)

清廷再促岑春煊設法入川，助趙爾豐處理川務。

清廷電寄岑春煊：

「據趙爾豐電奏懇催岑春煊即日起程等語，趙爾豐此次電奏，月餘始行轉到，不知該省情形如何，朝廷愈深懸系，岑春煊病體當已調理就痊，著即迅速設法取道入川。」(註三)

清陸軍第四鎮統制官吳鳳嶺因病解職，以陸軍步隊第八協統領陳光遠，充陸軍第四鎮統制官，並賞陸軍副都統銜。(註四)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六至七。

註二：「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九日，第三頁，電報。

註三：「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十七。

註四：同註三，頁十八。

二十四日（十二月十四日） 孫先生文經庇能返國。

孫先生文乘地灣夏號郵船經庇能，特電鄧澤如，約在新嘉坡相晤。電曰：

「澤如兄鑒：今日下午，地灣夏郵船出星加坡，乞兄明口到星，登船面商，祕勿揚，孫文。」（註一）

各省代表會（包括武昌代表及留滬代表），集會南京勸業場，決定本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代表會之決議，由湖北代表電告鄂軍都督黎元洪。並由民立報轉各報館，布告國民。電曰：

「本日十四省代表議決，二十六日午後一時，在寧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謹此奉聞。」（註二）

清議和代表唐紹儀自漢口赴上海。

鄂軍都督黎元洪，致電各省都督及軍政分府，告以唐紹儀已於本日離漢口東下，北方實權操於袁世凱，而袁氏狡詐多端，「此次和議之優劣，端視進兵之遲速，及兵力之強弱為轉移。」希各處援兵火速來鄂，以為最後之猛擊。電曰：

「清使唐紹儀已於二十一日到漢。因外長伍公無暇來漢，遂商於唐赴滬，唐慨允，遂於今晨乘洞庭輪往滬矣。頃得密信，攝政退位，歸袁主政，凡屬親貴皆挾資逃竄，燕京中僅留溥儀母子。袁雖極力支持，然城空如洗，外債亦不易借，似此情形或不足懼，但袁狡詐夙稱，如不預定戰守防施之策，恐不能制敵，反為敵所制。此次和議之優劣，端視進兵之遲速，及兵力之強弱為轉移。總乞各處援兵火速來鄂，以為最後之猛擊，至禱！至盼！」（註三）

貴州都督楊蓋誠率軍援鄂。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四日

一〇八〇

貴州都督楊盡誠率軍三千人東援湖北，職務由副都督趙德全代理。頻行通電各省曰：

「武昌首難，竭一省之力與北虜相支柱，今虜負恃徒衆，憑陵江漢，義師寡弱，天下寒心，黔雖不武，萬不見與義區域，橫見蹂躪，用簡精銳三千，即由盡誠躬白統率，兼程赴急，肅清鄂渚，汎掃燕雲，請從諸公之後。」（註四）

黨人胡鄂公等組織北方革命協會於天津。

北方黨人胡鄂公、白逾桓、白毓崑、趙鐵橋、孫諫聲等，鑒於北方新興革命團體日多，因汪兆銘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長原故，咸不願參加，故未能盡得其用，乃聯絡各革命團體，組織北方革命協會於天津英租界，由胡鄂公任會長，胡氏記其事曰：

「予返天津，因念邇來新興革命團體多，以汪兆銘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長故，咸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盡其用也。余於是與白逾桓、白毓崑、趙鐵橋、吳若龍、熊得山、孫諫聲、易宣等會商，擬聯絡各革命團體以組織北方革命協會，十月二十四日遂成立北方革命協會於天津英租界小白樓。屆時到會者，同盟會代表爲予與白逾桓、白毓崑、趙鐵橋、吳若龍、熊得山，鐵血會代表孫諫聲、易宣，急進會代表張裕，克復黨代表段亞夫，北方革命總團代表張幼臣，革命共和黨代表趙步揚，鄧超如，北方共和國代表胡伯寅、凌鉞，於議決簡章九條，並推舉予爲北方革命協會會長。」（註五）

附錄：北方革命協會簡章

- 一、本協會由北方各革命團體聯合組織而成，以協助革命軍北伐崇奉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定名曰北方革命協會。
- 二、本協會由各團體中公舉會長一人，總理本協會對內對外一切事宜，以期行動統一。
- 三、本協會每一團體得推舉評議一人，協助會長處理一切事宜。
- 四、本協會暫不設部，但得分設秘書、軍務、外交、調查、會計各科。其科長、科員概由本協會會長任用之。
- 五、本協會對於參加協會之各團體，得協助其存在，以期增進革命力量。
- 六、本協會一切經費，概由鄂軍政府或其他軍政府接濟。各團體所需之款，本協會有接濟之義務，但各團體應通其

有無。

七、關於舉義時，各團體所需軍械，概由本協會發給。但無故不得攜帶。

八、本協會會址，以本協會會長所住之地址為地址。

九、本簡章有未完善處，有三團體以上提議，得隨時修改。（註六）

上海商務總會向各國駐滬領事表示，極力反對袁世凱對外借款。（註七）
清軍倪嗣冲部，違約進犯安徽潁州、壽州一帶，並陷太和縣。

駐浦口革命軍鎮軍第一鎮統制柏文蔚，急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報告清軍違約進攻潁、壽一帶，請與清議和代表唐紹儀接洽，飭倪嗣冲迅速退出皖省。電曰：

「急，陳都督轉各都督鑒：頃據滁州轉壽州管帶電稱：北軍倪嗣冲率兵進攻潁、壽一帶，請敝處派兵馳援等語。查敝處前接湖北黎都督通電各處，袁總理派員赴武昌議和，約期停戰，何以現在停戰期限之內，竟遣兵潛入皖北，似以議和為緩兵之計，惟敝處確遵黎都督電飭，未敢冒昧派兵接戰，唐少川如已到滬，務祈詢問究竟，停戰是否屬實，務飭倪嗣冲速退出皖，以符原約，盼切急覆遵行。第一鎮統制文蔚柏叩。」（註八）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八十二，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正中書局版。

註二：「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十。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頁，電報。

註四：周培藝「貴州陸軍史」，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四冊頁一九〇。

註五：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二〇〇。

註六：同註五，頁二〇〇至二〇一。

註七：「文獻叢編」上冊頁四九七。

註八：「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頁，電報。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四日

一〇八一

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致電南京各省代表會，主張和議未決不宜在寧選舉大總統。臨時各省代表會因此決議選舉臨時大總統延期舉行。

黎元洪以唐紹儀在武昌已暗示袁世凱贊同共和，欲留臨時總統位以待袁氏之反正，致電代表會，不宜先舉總統。同日浙江代表陳毅由鄂到寧，復向各代表說明真像，各省代表會復決議臨時大總統選舉，延緩舉行。黎元洪覆駐寧代表電曰：

「各省代表在寧議舉臨時大總統，此事關係全局。竊以爲和議未決，不宜先舉總統，致後日兵連禍結，塗炭生靈，追悔莫及。公等係鄂全權代表，責任綦重，茲事體重大，亟宜注意。」(註一)

各省代表會通電全國曰：

「各省代表會本議十月二十六日在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現因特別事故，暫延時日，專此布聞。」(註二)

湖北都督黎元洪擬定北伐計劃。

黎元洪致電各省都督，擬海路由煙台，陸師分三路北伐。使清軍三面受敵，兩漢不擊自破。其辦法如下：

- 一、聚粵、浙、蘇各軍於武昌附近，力攻黃、孝。
- 二、編江北、皖北、粵東西兵，利用洪澤湖河道，逾太和，佔領周家口，趨鄭城，截斷敵人聯絡綫。
- 三、湘桂軍由金口威脅敵人右側。(註三)

廣東北伐軍誓師。

廣東北伐軍由姚雨平、馬錦春分任正副司令，於今日誓師北伐。其誓師文曰：

「惟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雨平、錦春奉大義北征虜巢，謹集師旅，以誓於爾有衆曰：嗚呼！武哉粵軍人，洪軍塞幟，蔚鬱風雲，赤符北指，滌盪胡氛。衣冠文物，開十三年漢家陵闕之金陵。越五十年，廣惠飲

廉，海波茫茫，皇車遐天。泊夫新軍倡義，存萬奇葩，血埋碧草，魂祀黃花；儻非吾粵英雄之陳績，爲吾諸將士烈所必繼，仇所必報者哉。今江漢炳靈，義師四舉，一戰而戮蔭昌之尸，再戰而盡張鐵之衆，金陵盧田重建降旛，萬里長江還於故土，回矢告廟之日，去金飛遙。然北未搗幽燕之巢，南未殲漢裏之賊，吾將士豈能戢矢鎗劍，不與中原豪傑共竟斯功耶？雨平、錦春猥荷司令，師克在和而不在衆。莊子曰：「兩軍相遇，哀者勝矣」。吾將士上庇黃帝之靈，下集風雲之佐，願共敦勉之。」（註四）

清軍倪嗣冲，陷安徽潁州、太和。

清河南布政使倪嗣冲，違約分三路進攻，本日陷潁州、太和。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商請漢口英領事，質詢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電曰：

「各省都督鑒：接清江浦及上海轉來各電，驚悉滿軍分三路進攻，潁州、太和已失，大局可危，當以袁之違約詰問英領事，英領事答以唐紹怡在漢，曾電囑袁當遵約，勿再前進，俾免會議窒碍，望全國一律停戰，袁亦回電云：「又已電飭切勿前進云云。雖彼如此回復，虛實尚不可知，擬一面請英領事再電詢袁，一面請各都督確查，如果袁仍違約，俟援兵一到，當可謝絕和約，即時宣戰，俾天下知屈在彼，不在我也。望覆。元洪敬。」（註五）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十。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卷二，頁九。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第四頁，新廣東風絲雨片。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頁，電報。

二十六日（十二月十六日）孫先生文過新加坡。

孫先生文所乘英國郵船地灣夏號本晨過新加坡，黨人鄧澤如登船謁晤，孫先生語澤如曰：「因遲

遲而歸國者，要在歐洲破壞滿清之借外債；又謀新政府之借入。此次直返上海，解釋借洋債之有萬利，而無一害。中國今日非五萬萬不能建設裕如。船行匆匆，限於時刻，尚未得圖快晤，俟抵滬後，當再爲詳知。」（註一）

南京各省代表會，改選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並決議大元帥暫住武昌，由副元帥主持一切。

先是，留滬代表選舉大元帥之時，浙江都督湯壽潛，雖爲發起之重要份子，竟未投票先行返杭。其後聞武昌代表團已有大都督之選舉，忽盡翻前議，致電留滬代表，不承認選舉大元帥之議案。及代表團開會南京，挾戰勝餘威駐寧之蘇浙聯軍，復聲言不願隸屬漢陽敗將之下，黃興遂憤辭大元帥之職，並薦黎元洪以自代。（註二）代表會乃於本日改選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並決議大元帥暫住武昌，由副元帥主持一切。同日代表會致電黎元洪曰：

「昨接黃克強來電，堅辭大元帥之任，並以武昌起義爲天下倡，黎都督之功爲全國人民所敬愛，應推黎大都督爲大元帥等因。代表等以組織臨時政府刻不容緩，若往復推辭，徒延時日，深恐有碍大局。當由公衆議決推舉大都督爲大元帥，黃克強爲副元帥，但武昌軍事關係重大，恐大都督萬難離鄂，因於組織臨時政府大綱內追加一條：「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以大元帥暫行其職務，若大元帥不在臨時政府時，即以副元帥代行其職務。」除專員迎逐黃副元帥蒞寧外，特推時君象晉，陶君鳳集，陳君毅，仇君亮，於今日赴鄂趨謁，面陳一切，請大元帥承諾，以慰天下之望。」（註三）

湘督譚延闓殺援鄂湘軍協統甘興典，以飭軍紀。

譚延闓以援鄂湘軍第四協統甘興典在漢陽臨陣脫逃，貽誤軍機。潰後尤復紀律不明，沿途騷擾，本日予以正法，並電請鄂督黎元洪宣佈罪狀，以謝鄂省軍民。（註四）

清陝甘總督升允，進犯西安，敗西路革命軍於長武。

民立報記其事曰：

「甘肅北軍從蘭州進攻西安，在西安府西北二百里之長武與民軍二千人相遇，擊退民軍，并捕獲武員二人。」

(註五)

黎元洪致電各省代表會，提前議定郵政暫行辦法。

黎元洪以武昌起義以來，郵政久不通行，應提前議定暫行辦法，先定郵政總機關，及郵票式樣，以繪民國旗幟爲合宜。電曰：

「民國臨時中央政府指日成立，所有郵電、航路各政，均應由中央政府統籌辦理。惟郵政久不通行，軍民皆苦不便，似可提前議定暫行辦法，先定郵政總機關，并擬印花式樣，趕製多分，頒發各省通行，餘皆仍舊。印花式以繪中國旗幟爲合宜。但國旗未定之先，可用現製軍旗式，如蒙贊允，請即會商決定，通告各省照辦，一面與各國訂約，請其承認。」(註六)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八二。

註二：林長民「參議院一年史」，引自經世文編社「民國經世文編」，政治二(五)頁四十八。

註三：「黎副總統政書」卷三，頁一。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頁，電報。

註五：同註四，頁三。

註六：「黎副總統政書」卷二，頁十。

二十七日(十二月十七日) 清議和代表唐紹儀等抵上海。

唐紹儀率隨員百餘人，乘洞庭輪於下午二時抵上海，自法租界太古碼頭登岸。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〇八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〇八六

附錄：乞和使者來滬記

昨午後兩句鐘，議和清使唐紹怡（儀），率隨員等約百餘人，乘洞庭輪船抵太古碼頭，法捕房派有通班包探及法華安南巡捕各一隊在碼頭彈壓，清使旋登機器車赴公共租界戈登路行轅，其同行人員清單錄下：

內閣委託各省參預討論員

劉若曾仲魯（直隸）、許鼎霖久香（江蘇）、章宗祥仲和（浙江）、闕免鈞伯珩（廣西）、嚴復又陵（福建）、張國淦潛谷（湖北）、馮耿光紹偉（廣東）、侯延爽雪舫（山東）、齊照甲迪生（吉林）、鄭沅叔晉（湖南）、蔡金台燕生（江西）、蹇企益季常（貴州）、渠本翹楚南（山西）、張鎔錢卿（雲南）、孫多森蔭廷（安徽）、傅增湘潤源（四川）、劉篤慶吉甫（甘肅）、雷多壽祝三（陝西）、熙鈺寶臣（蒙古）、慶山仁慶（黑龍江）。

同船各員

王敬芳搏沙（河南）、范源廉靜生（湖南）、陳國祥敬民（貴州）、薛大可子奇（湖南）、章福榮綏卿（浙江駐防）、鄧孝然少雲（四川）、胡大勳蓮丹（湖北）、陳嘉會鳳光（湖南）、沈誦清養深（廣東）。

內閣委員

劉承恩浩春（湖北）。

同行各員

趙椿年劍秋（江蘇）、唐寶錫秀峯（廣東）、楊毓瑩潤川（安徽）、王孝繩司直（福建）、容尚謙輝山（廣東）、吳毓麟秋舫（直隸）、歐廣祥鳳池（廣東）、唐汝流韻濤（廣東）、俞文鼎琴貽（浙江）、汪彬稼生（安徽）、馮懿同邵峻（廣東）。（註一）

宜昌革命軍司令唐儀之，聯合湘軍統領王正雅，克復湖北荊州，清荊州將軍聯魁降。

自九月二十九日唐儀之親督革命軍自宜昌拔隊進攻荊州，十月初五日克荊門，初六日克沙市，遂圍

荊州。清將軍聯魁、都統松齡，以大勢已去，托教會司鐸及日本領事向革命軍接洽投降。二十三日在天主堂紅十字會醫院訂降款，二十六日革命軍整隊入城，本日正式光復。由譚延闓商得黎元洪同意，由王正雅暫駐荊州籌辦一切善後事宜。（註二）

雲南民軍司令李根源入大理，節制滇西軍政。

先是九月六日雲南騰越光復，張文光稱滇西都督，命陳雲龍指揮所部東出。及九日省城光復，大理陸軍協統曲同豐亦於二十九日反正。陳雲龍不能約束所部，繼續東下，佔蒙城，所至十室九空，與曲同豐軍戰於合江、平坡、漾濞間，陳軍死者三百數人，大敗而退。而大理城中亦騷然不靖，自殺仇殺，曲同豐出走。雲南都督蔡鍔以軍政部總長李根源爲陸軍第二師長，兼迤西國民軍總司令，節制文武官吏。本日根源至大理，文光派代表歡迎，共議善後事宜。（註三）

清山東巡撫孫寶琦解職，由山東提法使胡建樞繼任。（註四） 日本政府表示願參加調停中國政局。

日本政府派參事官松井至北京，調停中國政局，本日分別通知軍政府及清廷，建立一名義上之滿清政權，實行君主立憲。民立報記事如下：

「日本政府前派松井參事官至北京，欲調停民、清兩軍，近已與英國定約，取協同調停之策，二十七日已以此意通知中國民、清兩政府。」

「日本政府命松井參事官由北京急赴上海，並使上海英日兩國領事負調停之任。」

「據東京各新聞所載：此次調停之方針在主張君主政體。」（註五）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三頁。

註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九二至一九六。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一〇八八

註三：曹之麒「騰越光復紀略」，錄自李根源輯「永昌府文徵」卷二十七。

註四：「宣統政紀」卷六十六，頁二十二。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一日，第一頁，專電。

二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 革命軍與清廷代表舉行正式談判於上海英租界南京路之市政廳。

革命軍代表伍廷芳、清廷代表唐紹儀、於本日下午三時，開正式談判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彼此驗看文憑，交換意見。革命軍代表與會者，伍廷芳之外，有中央軍政府代表王正廷，總代表參贊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清廷代表與會者，唐紹儀之外，有參贊楊士琦，及許鼎霖、馮懿同、趙椿年等。伍廷芳提出革命軍議和條件四項如左：

- 一、廢除滿清政府。
 - 二、建立共和國政府。
 - 三、優給清帝歲俸。
 - 四、優卹年老貧苦之滿人。
- 又議決陝西、山西、湖北、安徽、山東、江蘇七省一律停戰。（註一）

唐紹儀允即電告袁世凱，並得袁氏覆電表示贊同。

附錄：第一次會議錄 辛亥十月二十八日

十月二十八日午後二時半，民國總代表伍廷芳，中央軍政府代表王正廷，民國總代表參贊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與袁內閣全權代表唐紹儀及其隨員歐震祥、許鼎霖、馮懿同、趙椿年在議事廳相會，先由兩代表交換文憑畢。

伍總代表言：今日未開議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決，兩方定約於十九日起一律停戰，而日來迭接山西、陝西、安徽、山東等處報告，知清兵已入境攻戰，似此違約，何能議和。故今所當先解決者，須請貴代表電致袁內閣飭令各處一律停戰。山西方面不得由娘子關及大同進兵，陝西方面不得由河南及甘肅進兵，安徽方面不得由河南及他處進兵。其餘各省亦須一律停戰。且清軍於停戰期內所攻取之地，均須悉行退出，請貴代表以此意電致袁內閣，得確實承諾回電後，始可開議。

唐使言：致袁內閣電，今日即發，惟貴代表亦須電致各處實行停戰，我到漢口後晤武昌外交長胡瑛君，曾詰問山西清兵何以於停戰期內擅行開仗攻取娘子關，我曾即電詢袁內閣，據其回電，聲明是山西革命軍先行開仗。

伍代表言：據此處消息是山西清軍先行開仗。

唐使言：我等均非軍人，且戰地甚遠，若調查兩方誰先開仗恐就誤時日，不如今日即發電致袁內閣，請其飭各軍一律實行停戰。貴處亦即發電致山西陝西等處知會停戰。

伍代表言：誰先開仗雖費調查，惟有一辦法，凡停戰期內違約進佔之地點，應飭清軍先行退還，如娘子關、潼關等處是最著者，此外地點尚多應悉退出，以符初意。

唐使言：如是則貴處，所違約進佔之地亦應一律退出，據我所聞民軍於停戰期內佔地不少，如江西之兵佔取黃陂等處皆是。如清軍退出所佔各地點，民軍亦應照辦，方為公道。

伍代表言：民軍於停戰期內違約進佔之地，共有幾處，請即開示。

唐使言：尚須調查，清軍於停戰期內違約進佔之地點若干，亦請開示。

伍代表言：亦須調查，但戰地遠近參差不一，調查甚費時日，今應先請貴代表電致袁內閣須實行停戰，方可議和。

唐使言：照辦。惟陝西民軍貴處亦應知會停戰。

伍代表言：因電報不通，只得託貴代表轉電袁內閣，囑其代傳發往山、陝之電報。

唐使言：照辦。皖北等處敵處，電報不通，亦請貴代表代傳。

伍代表言：可以照辦。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一〇八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八日

兩方即擬電報

伍代表電報兩份 一 致黎副元帥 二 致山陝兩軍政府都督

唐使電報一份 致袁內閣 彼此將電稿互換閱看畢

唐使言：山東何必加入，彼處並無戰事也。

伍代表言：山東已經宣告獨立矣。

唐使言：獨立之後，又已取消矣。

伍代表言：所謂取消，不過孫寶琦一人之私言，並非山東全體人民之意，現山東人民不認取消，貴處不得派兵相壓，且烟臺獨立，天下共知，尤不得派兵攻取。

唐使言：東三省何以亦加入？

伍代表言：東三省已有關東都督藍天蔚，奉軍政府命起義。

唐使言：並無所聞，以我所知，只遼陽等處，有日本人放炸彈而已。

伍代表言：此與日本人放炸彈事無涉，乃藍都督起義之師也。

唐使言：此事並無所聞，且東三省範圍太廣，只專指遼陽何如？

伍代表言：不止遼陽。

唐使言：此事難以照辦。

伍代表言：將東三省改爲奉天何如？

唐使言：奉天現並無事。

伍代表言：我等亦無他意，不過確知奉天等處有黨人起事，今各處一律停戰，而獨遣奉天，無以對奉天諸同志，故須加入此語，於清廷無礙，何必固爭，若並此不允，是無希望和平解決之意也。

唐使言：可以照辦。

伍代表言：所謂實行停戰者，兩方軍隊均不得進攻，故電文中不得進攻一語，最要留意。

唐使言：今日即電致袁內閣。

伍代表言：山、陝等處電報託貴處代傳，我等候貴處得袁內閣確實承諾回電後，即電致黎大都督，再行開議。

唐使言：貴處各軍隊果能一律遵守停戰條約否？

伍代表言：已起義之省分，可以爲一致之行動，若未起義之省分，有自行發起者，則非所能知。

唐使言：須由軍政府電知各省諮議局，不得暴動。

伍代表言：未起義之省分，無從知會，因未起義之省分，若有抱革命思想者自由發起，固非此處所能約束也。

唐使言：其實停戰不如罷戰。

伍代表言：安能必和議之成？

唐使言：敢決其必成，因爾我皆人民也。

伍代表言：爾若照漢人思想，可以必成，若存清官思想，則不敢必。（註二）

伍廷芳致電袁世凱，責各地清軍違約襲攻革命軍。

伍廷芳致電袁世凱，責袁氏以各地革命軍爲土匪，於停戰期間襲奪娘子關，來電反謬指皖省及江東革命軍進攻漢陽以西之沌口。（按：兩地相距千里之外，足見袁氏不明地理形勢。）請袁氏飭命各地清軍，與革命軍相持地方，一律實行停戰。電曰：

「囑籌實行息爭之策，謹當竭力自效。民軍之起在政體以救國民，苟可息爭，決不嗜戰。此次停戰以後，民軍確行遵守，惟清軍屢屢違約，將士蒙蔽鉤聽，妄以土匪污損名譽，羣情頗憤。如來電所謂北方土匪蜂起者，未必非謬聽之過也。現時東西南北皆民軍，足跡所至，與土匪決不相混。土匪二字，清廷以誣民軍久矣。武昌起義，清諭即以土匪相斥令，尊電概稱北方土匪，一如前次清諭指斥武昌義師之詞，此民軍之所不肯受也。即如山西民軍，尊處屢派員調和，此次襲攻娘子關，於停戰期內而不停戰，意若置諸土匪之列，其爲誣罔豈復待言？幸閣下詳察，天下目不能盡掩也。尊電有匪徒冒充革命姦殺焚掠等語，果有此輩，亦民軍所當應懲。惟尊電用北方概括之，詞實難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一〇九二

徵信，請確指何處係此項土匪，以候分別辦理。至稱漢口民軍於停戰多日後，二十一日有皖省及江東民軍由沌口前進，向老關駐紮之官軍攻擊一節，尤徵北軍之捏報。各省軍隊固多在鄂，近日實未開戰，且沌口在漢陽之西，皖省江東民軍決無飛渡漢口漢陽再從沌口進兵之理，按圖即知無待詳辯。惟沌口原係鄂軍堵住，清軍曾由漢陽衝出該地，該軍曾放槍自衛，委係清軍違約攻擊，曲并不在民軍。至詢北方民軍共有幾處？係何姓名？能否確守命令一節，現在北方宣告獨立，民軍首領姓名各報皆經宣布，尊處可以查知，凡電報可通地方皆能受民國政府之命令，除一面通電已起義各軍遵辦外，仍請閣下行飭各清軍，凡與民軍相持地方，一律實行停戰，以重大信為禱。廷芳叩，儉。

（註三）

黨人耿世昌舉義於直隸任邱。

直隸黨人耿世昌等，率衆五百餘人舉義於任邱，翌日退守雄縣。十一月初一日城陷，耿世昌等殉難。胡鄂公記其事曰：

「十月二十八日，直隸義師五百餘人，獨立於任邱，耿世昌任指揮分其部為六大隊，而以馮傑、戴國棟、李啓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等六人為隊長。拂曉，以三路進攻，該地駐軍響應，遂將任邱城佔領。……是日我任邱革命軍出城進攻淮軍於城郊，指揮鄭世昌，隊長馮傑、戴國棟、李啓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等，身先士卒，斬首數十，敵軍後退，我軍截獲軍需糧秣無算。會總督陳夔龍趕調重兵至，與淮軍前後夾擊我軍，我軍不支，遂退守雄縣。……（十一月初一日）是日清軍圍攻我雄縣革命軍，我革命軍守禦嚴，清軍屢攻不得入。迨下午，清軍復以大砲猛轟，城陷，我軍遂失敗。耿世昌、馮傑、戴國棟、李啓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及士兵諸同志，死難者百餘人。」（註四）

江蘇江北臨時議會成立，推黃以霖為議長。

民立報記其事曰：

「今日江北臨時議會成立，議員四十餘人，公舉黃君以霖為議長。」（註五）

日本照會美國，提議建立一名義上之清政府，由列強保障，實行君主立憲。

本日駐美日代辦，照會美國務卿，文曰：

「中國情形益壞，清廷權力已等於零；而革黨亦派別分歧，並無真正領袖，如任其繼續發展，不但影響商務，恐其暴發類拳亂之排外舉動，加以本年洪水爲災，飢民潰兵交相爲亂，在此情況之下，革黨絕對無力維持占領區域，中國今日正當選擇帝制或共和之歧路，依日政府意見，採用共和制度，實極困難，即使實行，亦難信中國人能運用之。另一方面則清廷無能，已無可諱言，則其恢復威權，統制國家，一如舊制，實際亦不可能。因此適應中國現狀之最善方法，應建立一名義上清廷政權之中國統治。一方尊重中國人民權利，一方限制清廷獨裁權利，並消除共和空想，制定憲法，由皇帝矢誓遵守。如此日政府以爲應勸告雙方，定立條件：一方使清廷接受上提原則，並認以此爲維持政權之善策，一面使革黨了解建設共和，不合實際，且得危及中國生存及人民自身福利，必須維持現在朝廷，並尊重人民地位，交出主要列強保障。」（註六）

按：此爲日本主張國際共管中國之建議，惟被美國所拒絕。其後日本一面與清廷交涉，請以東三省爲日本助清室之酬勞，一面與軍政府交涉，助革命黨在中國南部建立一共和國，而置於日本保護之下，而給予日本若干路礦權利。軍政府對日本之提議嚴予拒絕；日本與清廷之交涉，復因英國之干涉招致失敗。駐日英公使寶納樂（Claude MacDonald），奉英政府命，曾三次向日外務省阻止日本之非中立行動。第一次抗議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維持清廷聲明；第二次抗議日本擬貸款清廷；第三次抗議日本擬實行武力干涉。寶納樂對英人波萊（A.M. Pooley）談英政府之對華政策曰：「日本當局以爲中國革命，爲一種單純的地方事情；英國則深信中國革命正在發展，爲一種革命運動。此種運動，得成爲汎濫之江河；而日本則視爲不過涸滴之水易於遏塞。」可見當時英國對中國革命亦甚表同情也。（註七）

註一：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九〇。

註二：觀渡廬編「共和關鍵錄」。

註三：「文獻叢編」上冊頁五〇〇。

註四：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二〇二至二〇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一〇九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九日

一〇九四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一日，頁一，電報。

註六：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三一至一三二。

註七：張忠絳「中華民國誕生初期之外交」，載「外交月報」第六卷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李廉方

「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三二。

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九日） 廖宇春晤蘇軍總參謀顧忠琛，洽商南北和議。

廖宇春字少游，保定陸軍小學堂總辦，武昌起義後，與前雲南總參議靳雲鵬、北平紅十字會員夏貽清等，以調停南北和平爲名，謀擁護袁世凱爲民國總統，並給予清室優待。曾至北京游說清陸軍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本月二十三日偕夏清貽南下，二十五日抵漢口，復與馮國璋、段祺瑞有所接洽。會馮氏北返，段氏左右徐樹錚、曾雲沛均表贊同。二十八日抵上海，本日造訪上海革命軍機關部，由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葆誠介紹，晤蘇軍總參謀顧忠琛，及元帥府秘書官俞仲還等十餘人，決定開秘密會議於文明書局之奧室。廖宇春表示北洋將領多贊成共和，惟應推袁世凱爲總統。並要求黃興、程德全能頒證書予顧忠琛，以爲憑信，以便訂立草約。（註一）

附錄：廖宇春、夏清貽與蘇軍司令邵顧忠琛等談話記錄

余曰：（廖宇春自稱，以下同）余此次南來，實因大局摧殘，恐有覆亡之慘，爰以個人名義，爲同胞請命。其宗旨在疏通南北感情，以求平和解決，同志諸君，素以利國福民爲務，諒邀贊成。

衆曰：甚善，極表同情。

朱君曰：廖君向在北洋，辦理學務。夏君係北京紅十字會員，於北軍不負責任，此事大可討論。

余曰：春之此來，雖以個人名義，實爲多數同志之代表，始願所在，不僅空言討論，要期見諸實行。不然，彼此堅持君民兩說，各執一詞，勢必再啓釁端，自取覆滅。是以吾輩首須破除成見，以顧全大局爲本。即夏君辦理紅十字會，亦以鄭重人道主義，保全同胞生命，爲唯一之宗旨。而北軍將校中之洞達時局，深明大體者，亦多贊成斯

旨。

俞君曰：馮國璋焚掠漢口，何獨不省人道？

夏君曰：漢口之劫，理由甚爲複雜，言人人殊，或曰係鐵忠復仇所爲，或曰由兩軍炮火所熾。而據北軍兵家之言，則謂房舍密集，有礙戰線，兩軍利害相同，皆因取便動作，各有必燒之勢，非一方面之咎也。又聞當時民軍，曾有多數掩藏民家，乘隙狙擊北軍，兵士大憤，縱火報復，官不能制，遂使七八里繁盛市場，頓成火燼。余至漢皋，日擊慘狀，幾不忍睹。訪諸居民，始知本地流氓，亦有縱火圖劫之事，可見窮兵黷武，大非國家之福。

余曰：此案據民軍之言論，及各報紙之鼓吹，似皆歸罪於一人，然而吾甚爲馮冤之。僕素主持公論，向無阿好，獨於名譽所關，有不得不代爲剖白者。漢口克復之報，爲蔭昌所電奏。可見當時蔭尚未經交卸，迨馮接統北軍，已在火起數日之後。且吳祿貞奏中，所請嚴行治罪者，祇及蔭昌、易廼謙、丁士源三人，而並未及馮，是其明證。試一尋繹，當可恍然，衆均首肯。

顧君曰：吾夙知馮之爲人，尚不至殘酷若是。但此等惡感，皆由其首當革命鋒鏑之衝，甘爲共和人民之敵，叢怨所歸，亦固其所。

余曰：僕與馮公同遊日本，共事多年，實爲性情道誼之交，習知其人饒有肝膽，非鹵莽滅裂者可比。

顧君曰：聞段軍統頗有儒將之風，惜未一面。馮則於太湖大演時見之矣，曾聯綽紆之歎。

余曰：馮、段二公，在北洋資格最深，聲望亦最著，而滿廷以爲衰黨，忌而不用。常鳳山專權納賄，濫竽官爵時，二公獨守正不阿，爲世所仰。迨貴族弄權，二公益復侘傺無聊，朝廷虛與委蛇，置諸閑散之列，北洋將士，咸抱不平。

俞君曰：如君所言，二公非全無國家人民思想者，此次民軍倡義，無非爲改革政治，以富國強種爲宗旨。各省聞風響應，足見性情雖異，好惡無殊，二公與項城皆一世之英，豈獨於好惡同民之理，尚不了解？今試問滿清惡劣政府，果足有保存之價值乎？古語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又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先哲垂訓，足以昭示萬古。昔湯放桀、武王伐紂，在迂儒視爲非常之舉，而亞聖則謂之誅匹夫，以其無君人之資格也。

本朝入關竊據神器，而多爾袞復史可法書，明言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其欺天下後世，至今讀之，令人髮指。不料三百年後，以袁、馮、段三公之爲人，猶甘助紂爲虐，爲虎作倀，誠不知其是何居心。

余曰：中國人民無愛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統無血族之關係，一由君主無愛戴之價值。今民軍進種族革命，而爲政治革命，用意極爲正大。若夫中國之兵素知有將，而不知有國，更不知有君，此次北軍所以誓死與民軍爲敵者，亦由其心理中不知有滿廷，而唯知有項城耳。

夏君曰：吾於袁、馮、段三公，皆無一面緣，特以鄙意揣之，不但北軍將士，與滿廷無絲毫感情，即項城之於滿廷，亦何獨不然。庚辛之間，畿疆糜爛，項城聯合江鄂，保障東南，厥功甚偉。嗣復經營燕趙，煞具苦心，乃兩宮甫經升遐，即遭攆斥。若非南皮從中營救，幾攫不測，良弓狡兔，令人寒心。項城決非愚昧，或墜諸淵，或加諸膝，而謂其絕無芥蒂甘爲滿廷鷹犬，似可決其無是心理，但目前所處地位，有不得不然之勢耳。

俞君曰：項城既與滿廷無毫髮感情，現在權貴已黜，攝政遜位，皇統僅止一線，若存若亡，大權悉操項城之手，則南北所爭者，已不在滿而在漢。吾恐民軍將移其仇視滿族之毒，而加諸項城一人之身，毋惑乎舉世疑其意欲篡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之非無因也。不然，彼獨深拒共和，又果何爲哉？

顧君曰：民黨中人，大都光明磊落，以國利民福爲主，決無自私權利思想，但求共和成立，即便棄甲歸田。黃、黎二公，亦皆如是存心，是以日前公舉總統，均力辭不就。

余曰：項城之國家人民思想，亦不啻不加入一等，況現在人心大勢所趨，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稍加遏抑便成潰決。項城身當其衝，豈不欲挽此狂瀾，歸於底定？而顧遲疑不決者，實因各國政治進化階級，大都由專制而進於立憲，由立憲而躋於共和。中國人民程度，正在幼稚時代，教育尚未普及，一切徵兵、納稅之義務，亦未實行，一旦躋等而享共和，恐人民不就範圍，妄行不規則之自由，適足以擾亂治安，破壞秩序，此所以深思熟慮者一也。各省獨立，黨派紛爭，如湖南都督，兩次被殺，安慶都督，三易其人，九江馬、徐之傾軋，蕪湖孫、黎之自閔，攘奪相尋，意氣用事，義務未盡，權利先爭，不能爲共和之福，轉足爲共和之害，萬一大總統所舉非人，大局更難收拾，此所以深思熟慮者二也。有此二端，不得不躊躇審慎者，大約爲此。至篡取云云，石勒且不肯爲，而謂項城爲之

乎？

顧君曰：然則廖君亦不贊成共和乎。

余曰：僕於共和非不贊成，前說特發明項城之心理耳。

顧君曰：法苦於路易專制，而創共和；美欲脫母國苛政，而建共和；皆事之顯見者也。大抵人民文化程度，遏抑愈深者，其澎漲力亦愈大。若悠悠歲月，顧慮太深，中國永無自強之一日。況事已如此，急則治標，雖有小疵，不暇顧及。總之，現在大勢非共和不能立國，非共和不能保種，否則飲鴆止渴，祇速其死。至於各省都督，攘奪利權，紊亂秩序，尙不足慮。果使共和一旦解決，確立統一機關，大局自不難救平。若勉強補苴，養癰貽患，將來再起第二次革命，則爲禍更烈矣。

余曰：高見誠然。惟現當和戰之交，大勢已萬分危殆，無論治標治本，均須一言解決，先救目前之急，俾全局不致終於燼爛，是僕之所望於諸君者在此。

夏君曰：北軍欲掃蕩南省，南軍欲北伐中原，固是兩方面心理中應有之希望，然細加推測，萬難實行，其原因甚多，而大綱有四：一財政之艱窘。二外交之棘手。三軍火之匱乏。四人心之厭亂。今者傲天之幸，北軍甫規復漢陽，南軍已陳師北固，勢均力敵，兩無大傷，乘此時平和了結，節同胞之熱血，爲一致之進行，中國尙可爲也。否則鷸蚌相持，列強坐收漁人之利，吾恐四百兆神明之胄，將爲奴爲隸，萬劫不復矣，追原禍始，伊誰之咎。

顧君曰：二君之希望和平，關係大體，深可欽佩，安得項城亦同此心理。總之項城贊成共和，則中國存，項城保持君主，則中國亡。存亡中國之權，悉繫於項城之手。項城而以保皇爲重也，必出於戰，項城而以保國爲重也，須歸於和。和戰之機，實惟項城操之。現在反正者十餘省，聯軍北伐者數十萬，決無屈服君主問題之理，項城果能顛覆清廷，爲民造福，則大總統一席，南軍願以相屬。

夏君曰：項城只可居於被動地位，其主動須由北軍將士合力行之。所幸北軍中人，近來贊成共和，頗不乏人。顧不能無所疑慮者，正恐南軍所舉總統爲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將來即難免於衝突，是以觀望不前。苟公推項城，吾知天與人歸，北軍定當樂於從事，特遲延非計，應速請廖君北旋，密爲運動，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則大事諧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九日

一〇九八

矣。

衆曰：吾黨欲公舉項城，正苦無階，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國無窮之福也。

余曰：僕與夏君，以保國救民爲宗旨，是以聯合兩軍同志，委曲疏通，力求融洽，雖躬冒危難，所不恤也。但吾輩私相計議，恐不足以取信於人，倘得黃元帥與程都督之同意，頒一紙證書，以爲憑信，並訂立章約，携之以歸，則進言較易，而實行可期。

衆以爲然，乃請之於顧君，君慨然允諾。（註二）

袁世凱電覆伍廷芳，已嚴飭各地清軍停止進攻革命軍。

電曰：

「停戰命令早經通飭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等省，均歸一律，自無疑義。倘於開議期內，擅有行動之軍隊，定行處以嚴罰。至山西、陝西兩處，彼因電報不通，屬爲轉電，頃爲照轉，望即告前途爲要。」

」（註三）

黃興電辭副元帥代大元帥職。

黃興聞孫先生文將歸國，欲有所待，自滬致電南京代表會，堅辭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革命軍將領徐寶山、柏文蔚、李竟成、朱芸等，紛電勸駕，仍不就職。（註四）

清將張勳違反停戰協定，進兵南宿州。

民立報電訊云：

「張勳違約由徐州強行開車，載兵南下，已抵南宿州，柏統制以張賊首約先破，派一支隊出發赴臨淮，預備迎敵，仍電伍外交長向唐詰責。」

「頃得最確實報告：北敵今日強開火車，行抵南宿州。查停戰期內，兩軍均不進兵，茲北虜破約大違公理，請

轉達伍外交長向唐詰責。」（註五）

張謇正式就任江蘇兩淮鹽政總理，設總務部於南京。

本日張謇就任江蘇兩淮鹽政總理，特致電武昌軍政府黎元洪報聞。電曰：

「謇承公推爲江蘇兩淮鹽政，於南京地方設立總務部，本日任事，所用關防，文曰：江蘇兩淮鹽政總理關防，

特聞。」（註六）

註一：廖宇春「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引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二冊。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第五頁，新聞。

註四：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稿」，載「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四冊頁二八二。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第二頁，專電。

註六：「黎副總統政書」卷一，頁十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九日

一〇九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月二十九日

一〇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一月

初一日(十二月二十日) 革命軍、清廷代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會議。

伍廷芳、唐紹儀第二次會議，伍主改建共和，唐並無反對之意，但表示變更國體問題關係重大，須電達袁內閣，得覆再行會商。雙方並議定繼續停戰七日，自本月初五日晨八時起，至十二日晨八時止。會後伍廷芳致電黎元洪曰：

「今日午後三時，與唐使開議，因停戰期限將滿，各事均未開議，且武昌原訂停戰規則，秦、晉、蜀另有專章，今則皆包括在內，故議定續停戰規則云：『停戰原定至十一月初五日止，續議停戰七日，自十一月初五日早八時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時止，期內兩軍於各省現在用兵地方，一律停止進攻。』再廷芳今日提議，謂今日人心傾向共和，若非承認共和，別無議和之法。唐使謂欲和平解決，非共和不可，但須電報袁內閣，再行通知會議，特此電聞。」(註一)

附錄：第二次會議記錄 十一月初一日

伍代表與唐使彼此互換所得之報告，知停戰期內，彼此均有違約進攻之事。

唐云：已發電至袁內閣，禁止此等違約進攻之事。

伍云：甚好，此處亦電致中央政府，飭各處一律停戰矣。

唐云：今爲時無幾，宜續停戰。

伍云：君意約須若干日。

唐云：續停戰十五日。

伍云：未免太長，宜續停七日。

唐云：原定停戰條約內，按兵不動四字，語意含糊，易啓爭端。蓋停戰乃停止進攻之意，若於內地，爲軍事上之調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

一一〇二

遭，固無不可。例如廣東運兵至上海，山海關運兵至北京，均爲軍事上之調遣，於停戰條約並無違犯也。故按兵不動四字，範圍太泛。

伍言：所謂停戰者，彼此均駐於現在之地，不得進攻。

唐言：今日六國領事來訪，交閱公使來函，我已致謝，可否共同回覆。

伍言：今日六國領事亦來，我已面達，不必回覆。

唐言：若君處不覆，則我亦可不覆；我言，此爲一家之事，儘可和平了結，無煩憂慮，盛意深感，至於覆函與否，須與君商，君既不覆，則我亦不覆矣。今到上海，凡外人新聞紙訪事，來探消息，悉皆謝絕不見，免致因誤會之故，而傷彼此之感情。

伍言：今應續擬停戰規條。

唐言：請擬條文。

於是伍總代表暨各參贊擬定規條，唐使簽字承諾，兩方各擬電稿。

伍言：山東清兵，又欲進攻烟台，且山東又有拘捕黨人之事，應如何處置？

唐言：已得袁電示，革命黨人被拘捕者，已飭山東巡撫查明釋放。至進攻山東之清兵，應電知袁內閣，命其停止進攻。

唐言：續停戰條約，已經議定，請提出議案。

伍言：請先提出議案。

唐言：現時民軍主張共和立憲，應如何辦法？

伍言：民軍主張共和立憲，君如有意，願爲同一之行動。

唐言：願聽。

伍言：我初亦以爲中國應君主立憲，共和立憲尚未及時，惟今中國情形，與前大異，今日中國人之程度，可以爲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獨留學生爲然，即如老師宿儒，素以頑固稱者，亦衆口一詞，問其原因則言，可以

立憲，即可以共和，所差者，祇選舉大總統耳，今各省諮議局、北京資政院，皆已由民選，則選舉大總統何難之有，我甚以此說爲然。今時局變遷，清廷君主專制二百餘年，今日何以必須保存君位，且清帝本非中國之人，據君位已二百餘年，使中國敗壞至於如此。譬如：銀行總辦任事十餘年，敗壞信用，尚須辭職，況於國家乎。中國之可收拾，人所同知，立憲云云，皆塗飾耳目之事，如何整頓，爲今之計，中國必須民主，由百姓公舉大總統，重新締造，我意以此說爲確不可易。今日爾我所爭者，一國之事，非一民族、一省、一縣之事，且改爲民主，於滿洲人甚有利益，不過須令君主遜位，其他滿人，皆可優待，皇位尤然。現時規制，滿人株守京師，無貿易之自由，改革之後，滿人與漢人必無歧視，將來滿人亦可被舉爲大總統，是滿人何損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須完全成爲民主，不可如庚子拳匪之後，爲有名無實之改革也。今日代表各位，皆係漢人，應贊成此議，不獨望各位贊成此議，且望袁氏亦贊成也。不然流血愈多，於人道何忍。今日各國領事，已奉其國家之命，欲和平了結，然則中國之力，有人心者，當求從速解決之法也。

唐言：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向。

伍言：甚善。

唐言：但□爲同胞之事，今日若無清廷，即可實行，既有清廷，則我等欲爲共和立憲，必須完全無缺之共和立憲，方爲妥善。黃興有電致袁內閣云，若能贊成共和，必可舉爲總統。此電由汪君轉楊度代達袁氏。袁氏謂：此事我不能爲，應讓黃興爲之。是袁氏亦贊成，不過不能出口耳。共和立憲，萬衆一心，我等漢人，無不贊成，不過宜籌一善法，使和平解決，免致清廷橫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尙早於君，因我在美國留學，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達到之辦法而已，請示辦法。

伍言：今日已言及此，則我等最注意者，宜使中國完全無缺，不爲外人瓜分。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前此湯、程、張各都督與我，已有電致攝政王，只請遜位，其餘一切優待。總之，君既贊成共和，則我等所求者息事後之和平辦法而已。蓋承認共和，則一切辦法，皆可商量。

唐言：對於滿洲如此矣，對於蒙回藏何如？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日

一一〇四

伍言：等於各行省，若程度不足，則暫如美國初立國時，對於十三省以外之新地，設總督治之，決不授之外人，若外國人干涉時，必以全力抵之。

唐言：我聞人言十八省將盡遂滿人。

伍言：決無其事，我等非恨滿人，不欲其為政治上之阻力耳。

唐言：今日君之所言我甚願聽，但君須予我以時間，俾我得勸解彼等，勸解若成，可用和平辦法，我等之幸也。

伍言：予君以多少時間？

唐言：既予我以七日停戰之期，則可以用勸解之法，使和平解決。

伍言：君為袁氏全權代表，則可全權辦理。

唐言：我不能不將此意達諸政府，全權大臣之責，務當如是也。

伍言：袁氏宗旨如何？

唐言：欲和平解決。

伍言：對於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

唐言：和平解決四字，可以包括之，我為全權大臣，當有權也。

伍言：君先問我，我已答矣，君之意如何，能以告我否？

唐言：我必將君意代達，我以為國人皆希望共和，必須徇衆。

伍言：君以為我等主義可行否？

唐言：我心以為然。

伍言：有希望否？

唐言：有希望。

伍言：為時無多，宜早解決矣，我不欲多拖延時日也。

唐言：自然。

伍言：君意如何，能以告我否？

唐言：昨夜見黃興，當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後，我曾擬一摺，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服從多數之取決，清廷不允。現時我尚持此宗旨。蓋此辦法，對於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軍隊必如此，乃可解散，開國會之後，必爲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臺，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爲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

伍言：清廷不允矣。

唐言：我宗旨尚如是。

伍言：今各省既皆言共和矣，可謂衆矣。

唐言：尚有數省，服從於清政府權力之下也。

伍言：君言從多數取決，今已可謂多數矣，尚不能決乎？

唐言：君若不以爲然，請別示辦法。

伍言：若有一二人不以爲然，則如何？

唐言：此必不能，由各省諮議局派代表此。（註：此條原文如此）

伍言：各代表已至南京會議，決共和矣。

唐言：此一定辦法，我意以爲未獨立之省分，亦須到矣。

伍言：直隸、河南、東三省、甘肅等處，已派代表矣。

唐言：彼等有發言之權，無決斷實行之權，今若開國民大會，則不宜對於此等代表，而爲交涉，當對於管轄此數省之人，而爲交涉也。

伍言：今各省人心，皆傾向共和，只甘肅未派人來耳，宜以多數爲準。

唐言：尚有東三省。

伍言：奉天已有人來矣。

民國紀元前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一一〇五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日

一一〇六

唐言：彼無決斷之權。

伍言：設耽擱時日如何？

唐言：二十二省之人，皆已在上海矣，不致耽擱時日也，我等不能不顧慮東三省。

伍言：東三省已有人來矣。

唐言：彼等無決斷之權，只以個人資格來耳。

伍言：彼等皆本省諮議局之人也。

唐言：我見嚴修，聞直隸派谷鍾秀來此，非全省公舉，乃天津諮議局所公舉耳，彼無決斷之權，以理想言而已，該省既未獨立，則所謂代表者，無決斷之權，彼省人民，未嘗受民國之命令，而受清廷之命令也。

伍言：彼此皆同胞，彼不過為勢力所壓耳，非不欲共和也。今萬眾齊心，古所未有，可以觀國民多數之心理矣。今日之事，以從速解決為主，各省代表，望此決斷，宜以速定為佳，若遲恐另起風波。

唐言：此語吾意大以為然，我之意欲和平解決，非共和政體不可，我將以此語告知袁氏，我今將以電致袁氏，如何再電告。

伍言：人心甚盼望速解決，故宜先示。

唐言：誠然。（註二）

議和代表伍廷芳電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報告上海第一次和談經過

電曰：

「廿八日，與唐使開議，廷芳謂十九日停戰以後，凡湖北、山西、陝西、江蘇、奉天各省，均應一律停戰，不得進攻，俟得確實回電承認後，始行正式討論。且開議以後，如有此等情事，須將擅自行動之軍隊，彼此均處以嚴罰。至山西、陝西等省軍政府，因電報不通，應託清政府代傳電報，令其停戰。唐使允即電袁內閣，山、陝兩省，廷已電達，請其停戰期內不可進攻。廿九日因未得袁回電，暫不開議，今晨得唐使抄送袁電文云：停戰命令，早

通飭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等省，均歸一律，自無疑義，倘於開議期內有擅自行動之軍隊，定行處以嚴罰。至山西、陝西兩省，彼因電報不通，屬爲轉電，頃已照轉，望即告前途爲要云云。唐並約定於今日午後三點鐘再行開議，廷已應允，祈尊處通飭湖北，並轉致各省，一律實行停戰，以免爭端，而續和議。伍廷芳東。」（註三）

黃興派江浙聯軍參謀顧忠琛，與廖宇春簽訂議和密款，同意舉袁世凱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本日黃興委任顧忠琛與廖宇春密議於上海文明書局，簽定和議條款如下：

- 一、確定共和政體，
- 二、優待清皇室。
- 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爲大總統。
- 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 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註四）

廖宇春記其事曰：

「十一月初一日，顧君璧諸同志，復來會晤。顧君曰：黃元帥與程都督均極贊成廖君之手續，可以保全中國，並可以消釋兩軍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帥且云：前次各省推舉某爲臨時總統，某所以堅辭不受者，正慮此席以待項城耳。前黃公致汪精衛書，頗主推袁。余曰：見之。言次當以黃元帥之委任狀付余，余受而藏之，乃與夏君提出四款，請衆討論，今述其條文如左：

（一）優待皇室

（二）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項城爲大總統。

（三）優待滿漢兩方面之將士，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日

一一〇八

(四) 開臨時國會，恢復各省秩序。

顧君與衆人討論再四，決議袁項城一層，無須明言，改爲五條如左：

(一) 確定共和政體。

(二) 優待清帝。

(三) 先推覆清政府者爲大總統。

(四) 南北滿漢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五) 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省秩序。」（註五）

按：北洋派既以擁袁覆清爲宗旨，江浙立憲人士張謇、湯壽潛、趙鳳昌等，不願戰爭之延續，亦在會外極力活動，主推袁氏爲總統，以促成清帝之退位。黨人汪兆銘早通款於袁氏，黃興亦有感於革命黨人之激暴，不如立憲派之穩健，故推袁已成定局，趙鳳昌之住宅實係雙方秘密接洽之場所，公開之會議不過形式而已。

張國淦記上海和議內幕如下：

「唐代表本傾向共和，惟以清政府關係，不能於會議席上，明白主張，而以各方面情形複雜，亦感覺此項問題之困難，因我曾在程德全幕，托余致函程，（光緒末年，徐世昌總督東三省，唐奉天巡撫，程黑龍江巡撫，其後以周樹模代程，爲唐主張，兩人即無往來，故托我致函先容。）程覆函，南方壹意孤行，頗難說話，在個人無不盡力，此時局面，全國趨向共和，似尚不難解決，所慮者，來日大難，今日多周密一分，將來少痛苦一分，並請隨時與季直（張謇），龔仙（湯壽潛）商洽。附致唐函通候，並密碼電本，唐以後即逕與程函電往來，張、湯亦隨時聯絡。

伍、唐同鄉老友，共和主張，又同在一條路線。有趙鳳昌者，曾在張文襄幕，與伍、唐俱舊識，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動甚力。趙住上海南洋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談。在議場時，板起面孔，十足官話，及到趙處，即共同研究如何對付北方，以達到目的，趙參與密議，且在滬久，革命黨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張、湯等，皆能聯絡。據魏宸組告余，『所有和議中主張及致北方電，俱是夜間在趙寓雙方商洽，精衛（汪兆銘）與本人（魏

自謂「常到彼處，哲子（楊度）則未參加，而袁內閣與唐，亦是先有秘密私電往還，均從促成共和著手」云云。」

（註六）

另據甘穆「辛亥和議之秘史」記曰：

「一日紹儀、（楊）士琦（北方和談副代表）連袂訪伍廷芳於其私邸，寒暄竟，廷芳視二人曰：『鄙人一書生，歷仕兩朝，累擢至卿貳，所謂天恩高厚，臣下宜感激涕零，銜結以報者，二公何莫不然，然而幼主無知，貴胄弄權，庶政不修，疆吏解體，義師蜂起，海內騷然，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天下。吾人儻作左祖之論，當爲清議不容，爲今之計，惟推翻清室，變易國體，以民主總攬統治權，天下爲公，與民更始，舍是別無他策足以維繫人心，挾持國事，二公愛國之殷不讓廷芳，忠君之誠或且過之，宜速諫君讓國自保安全，則北伐之師無名可藉，而南來專使有功足錄，鄙人亦不無微勞，二公許之否？』士琦首對曰：『不佞於公及少川，比肩事主，政見愈同，茲以閣員膺和議代表，而全權屬諸少川，公之議論深表同情，上方冲齡，政權悉操項城手，而項城之言實足以左右太后，不佞願與少川共負疏通之責，以國家安危，民生利害，簡人得失說項城，雖免其不懷故主之恩，因循猶豫，然大厦將圯，詎一木之可支，應度項城必能當機立斷，以天下爲己任也。』紹儀謂曰：『美利堅之平民政治，吾儕游學此邦時卽已醉心，洎奉使新大陸，益悟其共和政體之有利於國計民生，更復傾倒不置，項城吾摯友，亦君故交，雖未曾遠渡歐美，固嘗涉足南洋羣島，安撫僑民，深諒外人以吾國之積弱，慢肆欺侮，不平之憤，時露顏表，既歸國，恆爲余言專制不可立國，引子輿氏民貴君輕之說，與美利堅共和成績相印證，實愜我心，是吾二人之素志，初非有異於公也。』」（註七）

英、美、法、德、日、俄六國駐滬領事，聯名照會民軍及清方議和代表，勸雙方早日解決和局，以息爭端。並重申嚴守中立。

本日午前駐滬英、日、德、美、俄、法六國領事，約同訪伍廷芳、唐紹儀，以德領事爲領袖，交其意見書，略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日

一一一〇

「駐京某國使館，奉本國政府訓令，向議和使陳述私見，某國政府以爲中國如果繼續戰爭，不特有危本國，並有危於外人之利益及安寧。現某國政府依舊嚴守中立，但不得不爲私交上之忠告，願兩議和使設法，將戰事早日消滅，從兩造之所自願，辦理一切事宜云云。」（註八）

茲錄民國外交總長伍廷芳，對各國領事談話如下：

「既承厚誼，當代留心。鄙人本素主張和平，又爲多處和平會之會員，對於此事必極力盡鄙人之本分而行；但列位須知此次中國人係爭自由，並欲得一良好政府，若一旦和議潦草訂結，將交遺害非淺，今日革命了結，他日第二次革命又來，當較此次更甚。故民軍對於和議不得不從慎，不但於在中國內之外人有益，即各國亦受其利。深望各國領事及其政府，務於評語上謹慎從事，諒各國必皆贊成鄙人今日之議和方向，惟有依人民之命爲去取云。」（註九）

清軍違約陷太原。

清軍第三鎮曹錕部（協統盧永祥、管帶吳佩孚、隊官王承斌、司務長張福來，皆爲後來北洋軍閥重要人物），破娘子關後，繼續西犯，晉省革命軍前敵總司令姚以价力戰不敵，敗退太原。都督閻錫山爲保存革命力量，本日放棄太原，分向南北轉戰，閻率北路軍入綏遠，副都統溫壽泉率部下晉南。（註一〇）

附錄：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節錄）

（清廷）於十月下旬復遣其精銳第三鎮軍由娘子關攻入，這一支兵的帶兵官，如統制（師長）曹錕，協統（旅長）盧永祥，管帶（營長）吳佩孚，隊官（連長）王承斌，司務長（特務長）張福來，皆爲後來北洋軍閥之重要人物。

清軍擊破娘子關後，我前敵總司令姚以价率衆退返太原。此時有主燒燬太原城者，有主張與清軍議和者，我爲保存革命力量，決定分向南北退守，以圖再舉。當商定由副都督溫壽泉率南路軍退晉南，我率北路軍入綏遠。當時我與大家說：「九月初七日決定起義之深夜，我即得悉武漢大智門有被清軍克復之訊，那時恐影響起義之信心，始

終未與諸將士言。我敢斷定今後革命軍必隨全國人心而騰起，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們。革命工作是以小敵大，以寡敵衆，必須經百敗而後成。今日之分退，即將來合攻之基，我們同志必須百折不回，奮鬥到底。」

乘馬出北門後，我與偕行之總參議趙戴文，總司令孔庚，兵站司令張樹幟三同志說：「今日在馬上身輕欲飛，纔感到世所謂『如釋重負』之語，是怎樣的情景。」蓋我自起義至退出太原，歷時四十五日，未脫衣，未就床，故至此特有是感。

北行抵河曲，得清同治年間所製上鐫「神功大將軍」大礮四尊，能容火藥十斤，射程三華里，聲聞三十華里，衆以天意助我，士氣大振。我乃與諸將士於陰曆十一月初四日在河曲之黃河灘鄭重盟誓，然後向綏遠進發。二十三日行抵包頭城下，包頭清軍欲以供給軍餉不入包頭城爲條件，我答以限兩小時踏出，否則即攻。其實我軍實力不若包頭清軍遠甚，而包頭清軍果於兩小時內撤出，此即革命精神有無之所關。（註一一）

黎元洪致電南京各省代表，不接受大元帥之任。

電云：

「勘電敬悉，元洪才識凡庸，平時辦事已形竭蹶，此次起義皆賴鄂中諸君子忠勇之力，元洪何功可言。但願國是早定，民生乂安，元洪乞骸骨歸里作一公民，此心已非常滿足，大元帥之職懇公等另選賢能，元洪決不敢受。」

（註一二）

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南都督譚延闓，致電各省都督及軍政分府，公推沈秉堃為湘桂聯軍總司令。（註一三）

江西都督馬毓寶移駐九江，專意經營對清戰爭，南昌事務交吳介璋護理。（註一四）清廷設京防營務處，命總兵陸建章總其事。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日

一一二

清廷諭曰：

「內閣代遞軍諮大臣、督師大臣會奏：現在京師各軍雲集，難免時相齟齬，且有游劣逃兵，逗遛混迹，或勾串構亂，擬設京防營務處，聯絡各軍，稽查匪類，遇有逃兵游勇暨不逞之徒，訊有確據，即按軍法懲辦，請派陸建章充京防營務處差等語，著依議。」（註一五）

按：陸建章出身小站，爲袁世凱忠實爪牙，從此袁氏取得京師之控制權。民國建元，政府北遷後，袁仍任陸爲軍政執法處長，係袁之特務機關，以殺害革命黨人爲己任。

清御史歐家廉反對憲法十九信條，主張載灃仍行攝政，或隆裕太后臨朝訓政，或將「頒布詔旨，蓋用御寶，及覲見典禮，率同皇帝將事各節」，交各衙門議定辦法。

歐家廉認爲十九信條削盡君權，目前「亂臣賊子，布滿肘腋。」「愚者固憂司馬昭之心，賢者亦疑伊尹之志。」（按：影射袁世凱）請醇親王仍行攝政，或太后臨朝訓政，或另議其他辦法。俾天下之人「知有一線之延」，以免疑慮之叢生。原奏略曰：

「自資政院以十九信條削盡君權，天下譁然，以爲不可，乃未幾又以組織內閣，停止奏事入對，撤銷直日，人心愈疑，以爲實權既去，空文亦亡，朝廷自此替矣，今又並監國攝政王去之，徒使我皇上以一孺子，孑然獨處於內，諸臣纍然屏迹於外，內外隔絕，上下不通。寧知復取我君父置於何地。杞人憂天而悲，嫠婦恤周而泣，此不能不惑者也。方今海宇分崩，叛逆四起。存亡危急，即在目前。亂臣賊子，布滿肘腋，而適有此舉動。嫌疑之中又嫌疑焉。愚者固憂司馬昭之心，賢者亦疑伊尹之志，此又不能不惑者也。臣愚以爲欲解今日之惑，必有以處前日之事，欲處前日之事，必有以尊君父之位，而慰臣子之心，如必不得已，則請去監國之號，仍以醇親王暫行攝政，以示貶損，如諸臣帶罪圖功之例。袞衣東歸，風未盡越，此上策也。如又不得已，則請籲懇隆裕太后臨朝訓政，凡遇有

大事，然後上請，如光緒年間，慈禧皇太后歸政之後，仍留訓政之例。有宣仁之慈愛，庶成元祐之中興，此中策也。如又不得已，而二者皆不可行，則唯有請遵奉懿旨，將頒布詔旨，蓋用御寶及覲見典禮，率同皇帝將事各節，發交各衙門恭議，並妄擬數事：一，請增入各項大禮。一，請添派近支親王爲太保。一，請議定太保應行事宜，著爲令典，頒示天下，使知明堂不毀，王制猶存。告朔雖停，餼羊尚在。則天下之人知有一線之延，猶未絕望。如此則不失爲下策，不然者，愚民無識，杯弓蛇影，何疑不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何說震有。況先皇帝以宗廟社稷付託皇上，以皇上付託監國攝政王。今陵土未乾，顧命之辭，言猶在耳，而一旦變易若此。苟有人心，能不流涕。寧知四海之內，吉兇禍福何若。萬世之後，是非何如。茲事體大，未可草率。」（註一六）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三，頁七至八。

註二：關渡廬「共和關鍵錄」。

註三：同註一，卷三頁一。

註四：廖宇春「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

註五：同註四。

註六：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九一至二九二。

註七：「青鶴雜誌」第三卷第一期。

註八：「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七至八。

註九：「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第五頁，新聞。

註一〇：賈景德「閻錫山與太原起義」，見「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二六四。

註一一：「閻錫山早年回憶錄」頁二八至二九，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註一二：同註一，卷三頁一。

註一三：「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三日，第二頁，電報。

註一四：同註一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一日

一一一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二日

一一一四

註一五：「宣統政紀」卷六十七，頁一。

註一六：同註一五，卷六十七，頁二至五。

初二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由歐返國抵香港。

孫先生文返抵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主張孫先生留粵先固根本，孫先生則欲至滬寧，以利全局，自晨至晚，爭論始決。漢民自覺所見不若孫先生之遠大，乃決隨先生北上，由廖仲愷回粵報告。胡漢民記其事曰：

「聞先生歸國，已將抵香港，余大喜，亟與執信、競存（按即陳炯民）、仲愷等商議，決定要留先生於粵。余則親偕仲愷乘兵艦至港，迎先生。既見先生，屏人熟議，由晨至晚，爭論始決。余主先生到粵，先生則主與余偕往滬寧，其爭辨之點甚多，今追述其要略。余謂：『滿州政府人心已盡去，惟尚有北洋數鎮兵力未打破，故得延其殘喘。袁世凱實叵測，持兩端，但所持亦祇此數萬兵力。此種勢力未掃除，即革命無由澈底。革命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則破壞建設，兩無可言。先生一至滬寧，衆情所屬，必被推戴，幕府當在南京，而兵無可用，何以直搗黃龍？且以選舉克強之事觀之，則命令正未易行，元首且同虛器，何如留粵，就粵中各軍整理，可立得精兵數萬，鼓行而前，如有勝算，盡北洋數鎮之力，兩三月內，未能摧破東南，而吾事已濟，以實力廓清強敵，乃真成南北統一之局，滬寧相較，事正相反，若驚虛聲，且貽後悔。最近福建、廣西、貴州諸省，正以寧、鄂當衝，有暫推粵爲首都之議，吾輩方謙讓未遑，先生則可控制此局。』先生則謂：『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不以身當其衝，而退就粵中，以修戰備，此爲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鄂既稍萌岐趨，寧復有內部之糾紛，以之委敵，所謂趙舉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後舉兵以圖恢復，豈云得計？宋明末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嚮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爲計，故祇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

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爲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子宜從我即行。」先生持之甚堅，余亦覺所見不如先生之遠大，乃服從先生之主張，立爲書分致競存、執信、毅生諸人，使競存代理都督事，並以命令飭各軍服從競存，皆以授仲愷，使返省，與諸人布署一切。余則與先生同舟而行。」（註一）

孫先生此次回國，有美國名軍事學家荷馬李（Horne Lee）隨行。荷馬李以所著「無知之勇」而聞名各國。該書出版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書中警告美國不應恃其豐饒土地與忙碌工廠，及衆多城市與生產力而自滿。指出日本係一心處積慮之侵略者，而美國則爲一最易擊敗之敵人。荷馬李初與保皇黨人康有爲、梁啓超等發生接觸，曾被任命爲大將。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後，始與孫先生發生密切關係，任孫先生軍事顧問，經常與孫先生保持聯繫。此次由英國隨孫先生來華，頗引起國際人士之重視。

（註二） 如上海英文「大陸報」本日香港電訊：

「孫逸仙携同美國名將李威麻（按：即荷馬李），已於初二日乘英國汽船達文哈抵港，登岸數小時，但不對人談及中國時事，晚間即乘原船開往上海。」（註三）

黎元洪致電南京各省代表會，允任大元帥，並請黃興代行職權。

黎元洪經山西代表仇亮、浙江代表陳毅、湖北代表時象晉、陶鳳集等力勸，爲顧全大局，承受大元帥名義，並委副元帥黃興，執行大元帥一切任務。其所致各省代表電曰：

「大元帥之職，曾於東電力辭，諒已電達。頃准山西代表仇君亮，浙江代表陳君毅，及敝省代表時君象晉、陶君鳳集等函稱：黃克強君力推元洪爲大元帥，元洪又復固辭，長此推讓，稽延時日，致臨時政府不能即行成立，深恐有礙大局。現代表團公同議決，特推亮等來鄂要求承諾大元帥，並懇黃克強君以副元帥職務代行大元帥職務，以定大計云云。元洪伏思大元帥原爲組織臨時政府刻不容緩之舉，黃君克強宏才碩畫，自足勝大元帥之任，乃謙讓不居，屢推元洪承乏。元洪才識平庸，何敢當此重任，然勘（廿八日）電所載，若大元帥不在臨時政府時，即以副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二日

一一一六

帥代行其職務，既有此明文，元洪姑順代表諸公之請，承受大元帥名義，即委任副元帥執行大元帥一切任務。蓋大局未定，勢機危迫，臨時政府急宜成立，故元洪不辭僭越之罪，望黃君與代表諸君子，力任鉅艱，急求進行辦法，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註四）

黎元洪通電各省軍事機關，設總參謀部於南京。

黎元洪接受湖南都督譚延闓建議，通電各省選派軍事人員一二人赴南京，設立參謀本部，聯絡各省，統籌全局。至各省援軍參謀，仍集合於武昌。電曰：

「長沙譚都督發起組織全國參謀本部，暫設於南京，實為聯絡各省統籌全局切要之圖。旋經多省贊成，湘、桂、秦、江各省所派各參謀已先後到鄂，與敝省參謀部會議，決定組織全國本部，由各省選派軍事知識完全人員一二員，速赴南京設立完全機關，敝省當派委員即日赴寧。凡未經派員各省，請即由尊處電達，催其派定，剋日起程赴寧。至各省援軍參謀，仍請集合於武昌，並希電復。」（註五）

陝西都督張鳳翔，會同東路征討大都督張鈞部，克服潼關。

自上月二十九日，張鳳翔親督援軍反攻潼關，本月一日冒雨雪圍城下，清軍夜遁，本日午後一時革命軍入城。（註六）

孫毓筠自蕪湖抵安慶，就任安徽都督。（註七）

江西推派湯漪、愈應麗、王有蘭、趙士北、林子超（森）為上海和談江西代表。

清廷派員調查蒙古獨立事件。

清廷派車臣汗部落盟長札薩克多，羅郡王多爾濟帕拉穆，科布多辦事大臣桂芳，為查辦大臣，前往

庫倫，命將該處詳細情形，查明電奏，並將蒙衆商民，妥籌撫輯，設法維持，以保大局。（註九）

註一：「胡漢民自傳」，引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二五至四二七）。

註二：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民國五十八年版。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四日，第三頁，西報譯電。

註四：「黎副總統政書」卷三，頁五至六。

註五：同註四，卷三頁四至五。

註六：張鈞「克復潼關記略」，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三冊頁一五八。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三日，第二頁，電報。

註八：「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四日，第二頁，電報。

註九：「宣統政紀」卷六十七，頁五。

初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河南開封黨人謀舉義，失敗，張鍾端、張照發等十一人，
為巡防統領柴得貴所捕，旋於初六日殉難。

武昌起義後，開封黨人公立法政分校監學王庚先、李心梅，及留日警務科周維屏、李福遐，法政學員王從周，師範畢業生劉莪青，高警學員李心昂等，以小行宮校址爲機關，秘密進行革命行動。適同盟會員張鍾端由日回汴，乃推爲領袖，至十月底部署竣事，決定本日下午十一時舉事，被叛徒張光順、江玉山告發，午後九時捕張鍾端等，豫撫齊耀琳於初五日殺張鍾端、張照發、王天傑、劉鳳樓、徐振泉、單鵬彥、張得成七人。初六日又殺李幹公、王夢蘭、李鴻緒、崔德聚四人，號稱河南十一烈士。「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殉難傳略」一書記其事曰：

「清宣統三年，河南中州公學監督楊源懋，高師兼公立法校監督畢太昌，方以革命思想，灌輸一般學子。泊武漢首議，各省風起雲湧，河南地居衝要，防範尤嚴，諮議局議員等謀響應，冒險開會，擬九月二十日宣布獨立，未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三日

果。楊源懋偕公立法校監學楊銘西及劉雪亞、劉翠軒、羅銳青等赴洛陽，聯合陸軍，並嵩縣大俠王天縱、慈玉琨等數千人，定十月初一日攻洛，又遭失敗。楊源懋、劉雪亞、王天縱等遂赴潼關，殺陝西革命軍張鈞，克陝州新安。時清毅軍翼長趙倜，反攻至潼關甚急，畢太昌西上，說趙倒戈，公舉爲河南都督，無效。公立法政分校監學王庚先、李心梅及留日警務科周維屏、李福遐，法政學員王從周，師範畢業劉我青，高警學員李心昂等，再接再厲，共議以小行宮校址爲革命機關。桐茂當店東劉青霞女士，慨捐銀三千兩，爲黨中經費，集合同志百餘人，每夜秘密開會，積極進行。李心梅赴河北聯絡彰、衛、懷三府志士韓警亞等，擬掘斷京漢鐵道，阻清軍南下；王從周、劉我青往豫東歸德、考城，聯絡仁義會黨六七千人，擬據隴海鐵路；適張烈士鍾端，由日回汴，詢王庚先革命方略，庚先曰：『此間刊就木質關防一顆，文曰：「河南軍政府都督之印」，以甲乙丙丁四大將軍，號召各縣民衆之有革命實力者。已派孫振森、張四箴赴汝宛等縣，姚黃、鄭硯農，赴許鄴等縣，秘密運動，其他各縣代表來接洽者，亦大有人。君至當推首席。』是夜開會，詢謀僉同，悉聽指揮，烈士即席言曰：「方今漢陽失守，上海民立報着泣血篇，全章大字，罵河南人爲袁黨，爲滿奴，爲漢奸，諸君見之乎？上海和會，河南代表李槃，在議席無發言權，諸君聞之乎？吾輩再不努力奮鬥，將自絕於黃帝子孫！」沉痛淋漓，衆皆俯首，泣數行下！少頃，有賓者曰：「此舉果能成功乎？」庚先起立曰：「吾輩爲河南三千萬同胞爭人格，原不計夫成敗」。衆皆破涕爲笑，舉手歡呼，願效死命。時周維屏、靳培之爲秘書，吳芋僧擬檄文榜文等件，但交圖書公司王天縱繕印。南區警署劉泗芳，警校教員李福遐，聯絡省城巡警，李幹公聯絡開封仁義會黨，張照發聯絡巡防士兵，吳古岳聯絡陸軍小學生，王庚先聯絡南關陸軍三營馬一營炮營，高書範、李錦公、沈雲珊等數十人，赴湖北襄樊，設立共和會，歡迎革命軍北伐，爲之嚮導。督練公所科長何伯龍，科員黃復東，隨時報告軍情，並嚴督進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至十月杪部署已定，公議十一月初三日下午十一時舉事，以火爲號。初二日，清撫齊耀琳，急電北廷袁世凱，謂河南王庚先、張鍾端，岳秀華等勾結土匪，指日起事。袁覆電嚴爲防範，即派兵前來。王庚先曰：「此電袁誠有意，不曰嚴拿，而曰防範，可速他移以避耳目。」當將關防軍器旗幟彈藥等類，移至高師學校。不料初三日被仁義會叛徒張光順、江玉山告發。是晚九時，巡防統領柴得貴，率兵士兩營，先查抄公立法校及第一中學、圖書公司；又包圍高師學校。逮捕同志張鍾端

等數百名，押解督練公所，王庚先、李福遐因赴山東會館布署司令部，得免於難。旋齊耀琳命營務處商作霖，巡警道鄒道沂，開封府呂耀卿，祥符縣舒樹基密訊。張鍾端、張照發、王天傑、劉鳳樓、徐振泉、單鵬彥、張得成等七人。於初五晨，就義西關。初六日，又將李幹公、王夢蘭、李鴻緒、崔德聚四人，在南關鎗決，共十一人。其他寄押數百人，正在分別嚴訊之際，忽接上海和會來電干涉，俱解回原籍開釋，而河南十一烈士之名以成。三千萬同胞之人格，亦因十一烈士之殺身成仁，得維持於不墜。夫河南地處腹心，四面受敵，志士奔走運動，秘密進行，其艱苦危險，較他省爲甚，其悲憤慘死，又較他省爲多，然而前仆後起，直至革命成功而後已。茲特就省城十一烈士殉難情形，略述梗概，公議建祠修墓，永昭來茲。至外縣殉難諸烈士，如劉翠軒、紀廉泉死於陝州，孫振森死於魯山，高書敏死於方城，王治軍死於鄧州，將一併附祀焉。」（註一）

附錄：張鍾端傳略

烈士譚鍾端，字毓厚，河南許昌人。清光緒乙巳，以諸生考送留學日本，肄業中央大學，旋入同盟會。與同志組織河南雜誌，鼓吹革命。革除官費，續以自費竟業，宣統三年返國，適民軍起義武昌，烈士欲學豫響應，迺赴鄂與黎都督元洪，規畫方略，即至豫東歸德諸屬，聯絡仁義會起事。仁義會者，與中會之變名也，在鄂豫連界及秦中，稱江滿會，又名哥老會。革命黨同志，多資爲臂助，其居汴宋間者，更名仁義會，名目雖歧，而排滿興漢之宗旨則一。烈士擬藉其力與北伐軍互爲策應。未幾返汴，適同盟王庚先等，組織秘密機關於開封公立法校，推烈士爲首領，約定十一月初三日夜舉事，屆時防營統領柴得貴，突率防兵數百，圍抄各處並捕烈士等四百餘人。清撫齊耀琳，命營務處商作霖，及警道府縣會審，烈士慷慨直言曰：「方今人心思漢，胡運將路，武漢振臂，全國景從，我豫管轄南北，舉足輕重，此間同志四百餘人，謀據省垣，共圖大舉，定以初三日夜，引火爲號，先由城內兩千民軍發難，以千五百名進攻撫署，派六十名敢死隊爲先鋒，以三百名牽制滿營，二百名保守司令部，四十名敢死隊督隊二十名暗殺黨，刺斃齊耀琳、柴得貴，並由陸軍工程砲隊一二營及馬一營入城援助，陸軍學生接濟子彈，本城巡警一千三百名，保守秩序，成則促建康之命，敗則爲共和之魂，商等強誣以聚匪放火，呵責手扳四十，繼以軍棍，烈士毫無懼容，謂曰：「汝以我爲何如人，即何如人，日後自有公論。」復訊汝係何職，答曰：「河南軍政府總司令，兼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三日

一一一〇

參謀長。」同黨共有幾人，答曰：「滿奴漢奸外皆是同黨。」至此喝退，初五日晨烈士與李幹公等十一人，分別就義，是時風雪驟厲，天地晦冥，說者謂英靈所感云。烈士游東七載，恆勤家居，辛亥殉難年三十四，所娶日婦，繼生二子，長夢梅次兆梅，民元春，陳君伯昂，攜其家人同自日本，日婦旋返國，二嬰留養於大婦，現皆肄業武昌高級中學。（註二）

成都軍政府都督尹昌衡，殺清前署四川總督趙爾豐。

本月初二日深夜，成都軍政府都督尹昌衡，發佈緊急命令，圍清舊督署。本晨，擒獲趙爾豐，押解至舊皇城，梟首示衆。天恨生記其事曰：

「趙爾豐漢軍籍也，自爲四川總督後，暴戾而恣肆，視民如奴隸，如仇讐。辛亥歲，四川士民抗鐵路國有之策，趙爾豐挾軍殘殺良民，死者不可勝數。川人懷恨未釋，革命軍興，川省響應，當十一月初二夜三更，成都軍政府發緊急命令，派近衛陸軍同志各軍，將舊督署圍守，各街團防一律嚴守柵欄。初三黎明，近衛軍陶統領由東大街督署後門進攻，並由東門城樓上施放火礮，攻擊督署。當將趙爾豐擒獲，由軍士挾解至舊皇城。軍政府尹都督宣示趙之種種罪案，問諸軍士：『可殺否？』衆皆應曰：『可殺。』於是推出至公堂下（明遠樓側）梟首。尹都督即率軍隊，將趙之首級傳示各街。行至舊臬署附近，有趙黨潛伏於走馬街樓房上，開槍下擊，當時將執槍懸首之人並馬擊斃，尹都督，楊總監均在後督隊，幸未受傷。趙之親信多未知悉，亦有與軍政府暗中聯合者，故並無大衝突。有趙之護衛數名，欲開礮轟擊，民軍已撲進，將礮奪獲，故亦未傷人。趙既授首，軍政府即將其私積之財產收存，以備犒軍之用。署內所有衣物器具，字畫，財帛均散給居民，登時爲之一空。」（註三）

附錄：成都四川軍政府布告趙爾豐罪狀

爲通告事：查逆賊趙爾豐前任永寧道時，慘殺無辜，怨聲載道；及其督辦邊務，草菅人民，使藏民離心，交涉棘手，西陲搖動，厥罪尤深。祇以陰削民膏，賄賂權貴，遂膺四川總督之任。虐政四布，民不聊生。

今年五月，蜀人以爭路之故，號泣請命，內而各省同胞，外而歐美諸國，莫不同聲哀痛。乃爾豐毫無人理，冥

不動心，且構成七月十五之獄，我同志會代表諸君，同時被逮，幾罹虎口。

自時厥後，省外軍民血戰不絕，白骨撐拒，閭里爲墟。爾豐及其奸黨，方且私造種種證據，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天祐皇漢，鄂軍倡義，宛平底定。爾豐迫於大勢，倉皇去位，尙復擁兵自固，陰爲鬼域，遂成十月十八之變，縱其部曲，肆行劫掠，公私財產，蕩盡無餘，滿目瘡痍，慘不忍觀。爾豐尙敢召集散卒，徵調邊兵，謀爲兇逆。幸賴人心思漢，不爲動搖，義師雲集，壯士誓死，我軍政府危而復安。爾豐仍盤踞舊署，徘徊觀變，散布謠言，使民驚疑，其居心實不可問。

軍民人等，皆謂爾豐一日不去，川人一日不安。本軍政府誠恐兵戈一動，傷及無辜，未便輕率。散其死黨，喻以大義，皆解甲而歸，遂發兵分道掩捕逆賊爾豐，於十一月初三日就擒，即時正法，傳首示衆。我川人大仇已復，大患已除，我大漢基業，亦已完全鞏固。望我軍民人等，各安生業，毋或驚擾，是爲至要！特此通告以快人心。（註四）

尙秉和「辛壬春秋」以清廷立場爲趙爾豐立傳，茲錄之於後以供參證：

趙爾豐字季和，漢軍正藍旗人，初以鹽大使官廣東，改知縣，補山西靜樂縣，擢河東監掣同知，尋改道員，從都統錫良至熱河，錫良督蜀，疏薦其才，署永甯道，以能治盜名。尋除建昌道。廉公有威，夷漢馴服，光緒三十一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行至巴塘，喜其地肥沃，欲墾之，番民驚疑，戕鳳全，錫良奏遣爾豐與提督馬維祺，率師討之，三月克巴塘，火丁林寺，誅其堪布及上司，以糧運艱，馬維祺先歸，留爾豐肅餘寇，爾豐經營西康自此始。三十三年正月，克鄉城，定裏塘。八月命爲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爾豐以康地既爲中國屬，任土司自爲酋長，兼併吞噬，或爲藏番驅役，轄治墮威，長亂不可，既主邊事，首奏請巴塘裏塘改土歸流，並馳歸成都，與川督錫良，滇督丁振鐸議方略。十二月鹽井翁臘寺爲亂，討平之。三十三年正月，命護四川總督，爾豐即修治關外道塗，建旅舍，募農民開墾，奏遣吳嘉鏞興學務，聘美人開金礦，創製革廠於巴塘，建鋼橋於河口，購置織絨麵粉機器，並奏設巴塘裏塘各縣治，地方興革，次第陳奏，允行，西康規模粗具。三十四年正月，詔爲駐藏大臣，兼邊務大臣，爾豐以邊地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三日

一一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三日

一一二

方草創，雖入藏，宣統元年奏辭駐藏大臣，專任邊事。爾豐之治邊，始威之以兵，繼懷之以恩，威望日隆，番民悅服，仰若神聖。三年三月詔署四川總督，當是時爾豐經營邊地已七年，凡德格察木多乍了所屬數十部落皆定，爾豐惜其功未竟，不欲來，奏辭不允，乃請以道員傳高煇代理邊務大臣，而仍不即行。又數月征服瞻對及明正各土司，一律改流設官畢，凡創設道治二，府治三，縣治三十四，而以巴塘爲行省，廣幅員數千里，凡蠻民跳梁稽誅，戕官殺吏，國家以輪輓艱難，數十年不能正其罪，而引爲深恥，及藏番橫征暴斂，蠻民苦苛政無可告語者，爾豐悉草薙禽獮之，雪國家夙仇，出蠻民水火，日水天雪地，戎馬馳驅，蓋自清以來治邊者，無有著功若此者也，其詳盡載西康篇中。西康地既大定，爾豐始行，閏六月至成都，時川人因鐵路國有民氣沸騰，亂已數月矣。初川事起，署督王文輒爲代奏請收回成命，政府以人文懦，不能，深惡之，嚴旨詰責，爾豐來以民氣難闕，仍爲代奏，仍不許。李稷勛者，川路宜歸總理也，私與郵部約築路，不受公司命，川紳以稷勛專擅妄爲，請爾豐代奏罷之。及奏上，郵傳部復請欽命稷勛管理路事，川紳以郵傳部侮辱川民已甚也，自成都以及各屬，咸罷市罷課以相要，自是川亂遂大，難以制止。政府以爾豐仍不能，乃命端方率兵入川定亂。未幾學生嚴一士，撰自保商榷書爲爾豐所見，爾豐以其詞妄，疑局紳蒲殿俊等所爲，捕十一人，川民懼殿俊等誅死也，圍督署呼籲者日數萬人，諭解不聽，出徵發乃揮兵擊斃數十人，川亂因益張。保路同志軍蠭起，政府乃復命岑春煊入川按視，春煊未至川，而武昌亂起，天下響應，川自七月文報不通，風氣阻絕，至十月訛言北京陷，皇帝殉難，川紳說爾豐宜俯從民望，讓政權而以保全旗民爲誓約，爾豐從之。至十一月，尹昌衡爲都督，遂違約殺爾豐，事備詳四川篇中。爾豐之急，求援於邊務大臣傅嵩煇，爾豐既死，嵩煇始出打箭爐，至雅州戰敗，爲川人所執，於是川邊無主大亂，爾豐經營舊績遂以次墮毀殘破，論者至今惜之。（註五）

黨人凌鉞、王法勤率敢死隊入瀘州，與施從雲、王金銘等謀舉義。

凌鉞記其事曰：

「黨人凌鉞、王法勤等，於天津秘密組織北方共和會，總機關密設於法租界梨棧生昌酒店。武昌起義後，於十月十六日召集會議，決定組織敢死隊，推凌鉞爲隊長，謀取瀘州。本日夜，凌鉞率敢死隊全部向瀘州，城東門外所

駐陸軍第二十鎮七十九標集中，謀推舉該標第一營管帶施從雲爲北方革命軍總司令，第二營管帶王金銘爲北方革命軍政府大都督，第三營管帶張建功爲副都督，迫施、王同意，否則同歸於盡。惟施、王亦正密謀革命，即派連長郭鳴周至牆外，迎凌鉞入營密商，咸以時機未至，決計暫緩宣佈，由王金銘赴湯河與八十標同志計商，以期一舉成功。鉞亦將旗幟、印信交金銘、從雲收存，遂率陳返原地候命。」（註六）

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

廣東都督胡漢民從孫先生文赴上海，立書致陳炯明，使代理粵督，並分致函朱執信、胡毅生諸人，令飭各軍服從炯明，托廖仲愷自香港帶回廣州。執信、毅生頗不以孫先生北上爲然，以顧全大局，仍留廣東，炯明始勉強任事。胡漢民記其事曰：

「仲愷至省，執信、毅生等羣起責仲愷，謂何忽翻前議？仲愷謂：『當爭辯時，不能贊一詞，及既決定如此，惟有奉命而返。』執信、毅生曰：『然則我輩當俱往矣？』君佩謂：『如此是置競存於孤立，而拋棄粵局，非先生等之本意。競存方治新軍，須民軍服從不抗，然後防營與濟軍不生問題。毅生、執信實握過半數之民軍，此時舉足輕重，尤不可輕言引去。』衆議始定，競存始勉強受事。」（註七）

註一：「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殉難傳略」，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刊本。

註二：同註一。

註三：天恨生輯「中華民國軍」，第四輯第二十章「趙爾豐授首記」，民醒學社排印本。

註四：同註三。

註五：尙秉和「辛壬春秋」卷四十二，清臣殉難記。

註六：凌鉞「辛亥漢州起義記」，引自「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二八〇。

註七：「胡漢民」自傳，錄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二六至四二七）。

初四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江西都督馬毓寶宣佈取消饒州、贛州兩處軍政分府名義，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四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四日

一二四

改為衛戍司令官，地方政務改歸府縣辦理。

民立報記其事曰：

「贛省自馬都督蒞省，先將九江政事部撤消，改設九江知府，連日饒州、贛州兩處軍政分府，次第承認取銷，已改設衛戍司令官名義，其地方政務，改設府縣與省部直接，全省統一正謀進行。」（註一）

北京外交團在清外務部譚言贊成君主立憲。

民立報記其事曰：

「今日（初四日）北京外交團在清外部譚言，中國若能和平停戰，主持立憲，則全地球所欲盼，倘匆匆於戰鬥之際，急欲成立共和國，恐非時勢所能，亦適啓內地紛爭之禍，實非中國之福云云。」（註二）

北京同盟會員軍中代表，集會於永光寺湖北旅京中學堂討論進行北方革命計劃。

胡鄂公記其事曰：

「本日北京軍隊代表同志會於永光寺湖北旅京中學堂。到會者有錢鐵如、邱壽林、李堯衢、羅明典、張先之、李孔文、武子展、張先培、林伯衡、羅定文、殷惠臣、郭永學、尙玉臺、余岐山、師譽賓、楊峻峯、周翼卿、馬遜齋、王永清、吳墨如、孫漢三、栗振魯、楊敬仙、王子和、姚瑞卿、石敬齋、楚見龍、劉少泉、丁子誠、李崑山、馬登雲、錢墨林、李清選、劉竹坡等三十餘人。」（註三）

林述慶、徐寶山、柏文蔚、李竟成、朱芸等致電黃興，速赴南京，統籌全局，坐鎮東南。

電曰：

「北伐在即，中原無主，非黃大元帥急赴南京，必不足以統籌全局，坐鎮東南。述慶等不才，刻已練有精兵五鎮，願受黃大元帥之指揮，光明磊落，天日共鑒。倘再有不顧大局，挾私圖利，即爲同胞之公敵，述慶當共討之。」

事關存亡，即望布告全國，咸使聞知，統轄北伐五鎮林述慶、徐寶山、柏文蔚、李竟成、朱藝同叩。」（註四）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五日，第二頁，專電。

註二：同註一。

註三：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見「開國文獻」第二編第五冊頁二〇五。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五日，第二頁，揚州電報。

初五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江浙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派濟軍統領黎天才率師援鄂，乘

招商局船自南京出發。（註一）

清湖廣總督段祺瑞，傾向共和，擬推袁世凱為總統。

廖宇春與蘇軍參謀長顧忠琛本月一日簽定和平條款後，離滬赴漢口，昨日抵達後，向段祺瑞報告經過，認為推舉袁世凱為總統，「民軍之希望可達，北軍之威權不墜。」「救時良策，無善於此。」段祺瑞意為之大動。廖宇春記其事曰：

「初四日午後四時抵漢。……晉謁段軍統帥於軍司令部，段公扣予協議情形甚悉，余先以日記進，繼陳述江南民氣激昂，所謂革命狂熱，已達極點，斷難和平解決，以大勢而論，保存君主，南軍必不甘心，勢必仍出於戰。當此民窮財盡，餉源已竭，戰則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能贊成共和，和局自易就緒。又恐北軍不能屈於南軍勢力範圍之下，必有反抗舉動，惟推舉項城，則民軍之希望可達，北軍之威權不墜，兩方感情，自能融洽，救時良策，無善於此。段公曰：項城焉肯出此。余曰：項城只可居於被動地位，而主動者，則在公耳。段公意甚動，然猶陽以軍人不便干預政治為詞，余向之略辯數語而退。」（註二）

本日廖氏復上書段祺瑞，陳說利害，望段氏「達變通權」，勿「墨守常經，拘牽成例」，推袁世凱為總統，實現共和，以免「兩敗俱傷，招豆剖瓜分之慘。」是夜段氏召廖氏於寢室車中，決心贊同共和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五日

一一二五

，廖氏興辭而出，是爲此後段氏聯合北洋將領領銜要求滿清退位之張本。茲錄其所上段氏書如下：

「宇春兩月以來惕於時局陸危，南北奔馳，焦慮苦心，寢食俱廢者，無他，實以民心爲治國之本，國家存亡之樞紐，視民心向背爲轉移。現在民心既去，勢難挽回，財政外交，毫無所恃，萬一餉源不濟，譁潰堪虞，列強乘虛，立將瓦解。待至束手坐斃之日，雖欲亡羊補牢，亦不可得，非過慮也。蓋今者中國安危問題，不過和戰兩途，其事至明，一言能決，然以大勢觀之，與其戰而兩敗俱傷，招豆剖瓜分之慘，曷若和而同心協力，爲福利民國之謀。況此次議和之初，春以個人名義前往長江一帶，悉心體察，竊見民黨雖逞血氣之私，迹似近於鹵莽，然本原所在，無非欲羨歐美之郅治，欲步先進之後塵，雪數十年喪師失地之讐，爲四百兆吐氣揚眉之計，是以一唱百和，舉國若狂。僉曰：民黨不死，共和不生，破釜沈舟，等於孤注。雖其中主張君主立憲未嘗無人，而爲大勢潮流所趨，如康梁一派，亦惟有改變方針作助瀾推波之舉，否則稍生異議，必遭不測之殃。春小住滬濱，驚心動魄，知專使之和議已陷於種種困難之危境，效力已失，險象叢生，倘有違言，便須決裂，若復干戈相見，必致淪胥以亡。際此一髮千鈞，不得不求最後之解決，遂偕同志夏君浩貽毅然與民黨最重要機關開誠布公，陳說利害，並因勢利導，委曲疏通，而推崇項城一言，實先出諸彼黨之口，至優待北軍將士一節，亦皆樂於贊成。當因事有端倪，爰即星夜邁返。惟是個人私約，何補時艱，大力迴天，非異人任。若夫軍人不能干預政治，春私心熟計，竊不謂然，蓋聚人立教，原有經權，自古賢哲秉鈞，必達變通權，而後可以決大疑、定大難，若墨守常經，拘牽成例，事機坐失，雖悔何追。不然爲臣當忠，湯何以有放桀南巢之事？爲子當孝，禹何以有過門不入之時？無他焉，亦量其緩急衡其輕重而已，況乎我公兼膺疆寄，固有可以干預政事之權者哉。國事艱危，有如累卵，存亡二字，唯公擇之。淚竭聲嘶，繼之以血，臨風愴悼，不知所云。」（註三）

清方議和總代表唐紹儀，與湖北代表張國淦議定，利用召開國民大會辦法，以促成共和。

唐紹儀告張國淦，袁世凱本贊同共和，惟在會議席上不便公開表示耳。乃議定召開國民會議辦法，並

得民國代表伍廷芳之同意，乃密電袁世凱，袁覆電接受。張國淦記其事曰。

「初五日深夜，唐屬汪、魏來，約余往戈登路，唐言：『若不承認共和，不能開議，已電袁內閣，袁主張亦困難，但在會議席上，又不能公然表示，奈何！』余言：『在武漢起義時，我曾有一說帖，召開國民大會，此時如以國民大會，討論國體問題，代表人民公意，似尚不難解決。』唐言：『召集大會，須相當時日，又不敢言確有把握，奈何！』余言：『不必過慮，在今日共和已成問題，此不過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一再醞釀，當有多方面湊合，得以達到目的，何妨與伍代表一商。』唐沈思半晌言：『確是好辦法。』唐告伍，伍亦欣然接受，當密電袁，袁覆電同意，故有初八日召集臨時國會之電。」（註四）

福建都督孫道仁派陳子範，江北北伐軍司令林述慶派副司令李竟成至上海歡迎孫先生文回國（註五）

註一：「黎副總統政書」卷三，頁八。

註二：廖宇存「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

註三：同註二。

註四：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九一。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七日，第二頁，電報。

初六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孫先生文抵上海，胡漢民、美國名軍事學家荷馬李將軍等偕行。

孫先生本日上午抵上海，船泊吳淞，黃興、陳其美、汪兆銘等俱往歡迎，相道勞苦。旋由黃宗仰（烏目山僧）迎孫先生至愛儷園暫住，各方謁者日不暇給。（註一）孫先生未到上海以前，中外各報盛傳孫先生帶有鉅款回國，以助革命軍。甫抵上海，革命黨人所望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記者所問者亦以此。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六日

一二二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六日

一二二八

孫先生答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註二）孫先生接受記者訪問，呼籲國人共持「真精神，真力量」，團結奮鬥，克復困難。略曰：

「武昌舉師以來，即由美旅歐，奔走於外交財政二事，今歸上海，得睹國內近狀，從前種種困難，雖幸破除，而來日大難尤甚於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與此困難戰，則過去之辛勞將歸於無效。並言：旅歐美時破壞清政府借款事甚詳。」（註三）

按：孫先生抵滬前數日，日本同志頭山滿、犬養毅、小川連平、古島一雄、副島義一、宮崎寅藏、小川平吉、伊東知也、尾崎行雄、浦上叔雄、山田純三郎、島田徑一等人，前後抵上海，本日會同日方在滬官員及僑民，羣集碼頭歡迎。觀孫先生隨員有西人僑僕其身緊隨其後，犬養毅即謂查野曰：「君不見舶來籠手川乎？」所有日人無不哄堂而笑。因日本政客中有籠手川者，亦僑僕其身，與此西人相似，而此西人即孫先生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註四）

附錄：孫中山歸國記

孫中山先生於昨日上午抵埠，本埠歡迎情形彙錄如下：

孫先生乘香港船入港，滬軍都督府派建威兵輪由沈參謀虬齋往吳淞口迎送，時值細雨如織，海口霧集，致建威升旗時，該艦不及瞭見停輪。

孫先生偕美將郝門李夫婦同行，又有日本同志隨孫先生來華者六人，又有中國人隨孫先生來者十人，其姓名如下：胡漢民、謝良牧、李曉生、黃子蔭、陳琴紡、朱本富、余森郎、朱卓文、陸文輝、黃菊生，孫先生登岸，即由宗仰先生招待至哈同花園。午膳後，由伍外交長邀至宅第，互商要政，黃元帥、陳都督、及胡都督漢民、汪精衛諸君同往。

昨日，法工部局因孫先生來滬，極意歡迎。適當耶蘇誕日，西例休沐，仍派通班巡捕遠迎。滬都督府先期在寶昌路四百零八號，預備住宅一所，並由法界，燈公司，儘星期日內將電燈線接齊。昨日孫先生自伍宅出，即至該處，頗有賓至如歸之樂云。

法工部局又於孫先生住宅內，特派西捕一人，安南捕四名常駐守；又派暗探一班，晝夜梭巡門外，崗巡加班邏守；復照請滬都督府，派衛兵四名，弁一員荷鎗在門口守望。法人對於中國民黨首領極致尊敬之態度，殊可感也。哈同園主及龐青城君皆預備款留孫先生，孫先生因寶昌路住宅爲都督府所備，又承法界工局布置周至，故向哈同君龐君表明感謝之意。

孫先生此次來滬，極願與滬上諸同胞握手相見，惟枉顧者不能一一接見，故擬定期擇地開會，與諸同胞語談一室也。（註五）

奉天革命黨人何宗齊等，在鳳凰城謀起義失敗，死難。

何宗齊運動縣議會贊助獨立，爲清巡防營統領馬明德所拘捕。同志二十七人聚城東鷄冠山，以文明自誓，不肯開槍抗清軍，被迫繳械後悉被害。尙秉和記其事曰：

「十一月己巳（初六日），鳳凰城鐵路巡警局文牘何宗齊，詣縣議事會，宣言受湖北軍政府命來此，贊助獨立，並言一切舉動文明，不殘殺也，如贊同者，明日懸白旗，會員允翌晨開會議決行之。未幾營巡查棧，拘形迹可疑者二人，其一卽宗齊也。統領馬明德，詢以革命何爲？曰：『欲流血。』詰以治事宗旨，曰：『文明。』搜袴下，得關東大都督藍天蔚委任狀一紙，明德以二人罪不至死，而縣議紳謂彼輩徒黨多，明日懸白旗，欲正其罪不能矣，卽斬之。城東鷄冠山有小屯，舊爲馬賊屯聚處，聞黨人頗招之，既斬宗齊，遣兵探視，詎已有數十人荷槍立，俟久之不鳴槍，近詢其何爲？曰：『革命軍。』何人所使？曰：『聽局員何公之命耳。』何不鳴槍？曰：『我輩以文明自誓，忌殘害同胞。』乃迫令交械，驅入城中復斬之，都二十七人，此與河南之慘戮學生等矣。」（註六）

美洲致公堂、同盟會全體會員，致電各省代表，以孫先生文「才德望中外交孚」，請選為總統，「內慰輿望，外鎮強鄰。」（註七）

湘督譚延闓、皖督孫毓筠、桂督陸榮廷、第一師長柏文蔚、江北都督林述慶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六日

一一三〇

、江北北伐軍司令徐寶山、無錫軍政分府秦毓鎰、丹陽軍事司令林懿均等，通電歡迎孫先生歸國，並派代表至滬致敬。（註八）

黎元洪通電各省，英美駐華公使表示保證武漢三鎮不再作為戰場。

漢口英國領事派代表通知黎元洪，英美駐京公使已正式表示，武漢三鎮不再作為戰場。元洪乃擬定辦法四條答覆英國領事，並電告全省軍事機關。辦法如下：

- 一、敵兵須令全部退出武勝關以北。
- 二、該軍隊退時，我兵不得追擊。
- 三、敵軍各種輜重准其携回。
- 四、兩方面如有背約時，擔保國須負責任。（註九）

清前第八鎮統制張彪表示投降。

民立報記其事曰：

「張彪於初六日投誠，在武昌托美牧師乞命，黎元帥特開軍事會議，擬送湖南交譚都督看管。」（註一〇）

共和統一會在南京設立大華日報，以為言論機關。（景耀月等主持）廣西共和策進會成立。（註一一）

清出使俄國大臣陸徵祥，駐荷蘭國大臣劉鏡人等，奏請清帝退位。疏入，留中。

奏曰：

「國亂瀰漫，憤慨無極，太王去邠，卒造岐陽數百年帝祚。後世帝學不昌，不忍小忿，徒啓殺機，漢唐宋明，殷鑒可痛。今既政變紛乘，人懷民主，似不如追蹤太王，明詔父老，不以一人位號，塗炭海內生靈。」（註一二）

註一：「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二七）；「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四〇六。

註二：「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七日，第六頁，上海春秋。

註四：宋越倫「總理在日本之革命活動」頁十九，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註五：「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七日，第五頁。

註六：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二十三頁三。

註七：「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八日，第二頁，電報。

註八：「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八日，第二、三兩頁電報。

註九：「黎副總統政書」卷三，頁十二。

註一〇：「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頁，電報。

註一一：「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七日，第二頁，電報。

註一二：國史館審校稿。

初七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同盟會員公議總理孫先生文，會商組織臨時政府方案，推孫先生為臨時大總統。

上海同盟會幹部黃興、汪精衛、陳其美、宋教仁、張人傑、馬君武、居正等，公議孫先生，會商組織臨時政府方案，決議選舉孫先生為臨時大總統。關於政府組織，宋教仁主張採責任內閣制，並推薦黃興為內閣總理。孫先生初不同意，所持理由：「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詢諸人之意。」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七日

一一三二

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註一）

按：當時部分革命黨人，受長江下游立憲派之影響，處處標新立異，章炳麟其尤著者。章嘗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兆銘。」並造「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口號。宋教仁內挾黃興以自重，外與張謇、湯化龍等相結納，堅持政黨內閣主張，孫先生雖曲循其要求，而為多數同志所不容。胡漢民記其事曰：

「國內同志以先生既歸，乃共謀建立政府，舉先生為總統。時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滬。章嘗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口號。蓋章以革命名宿自居，恥不獲聞大計。其在東京破壞軍器密輸之舉，黨未深罪之，章仍不自安，陰懷異志。江、浙之立憲派人，如張謇、趙鳳昌、湯壽潛之屬，陽逢迎之。章喜，輒為他人操戈，實已叛黨。鈍初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為重，外亦與趙、張、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立憲派人因樂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鈍初始欲戴為總統，已為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以克強光復諸省，由革命軍首領派代表者，悉同盟會黨員，祇直隸、奉天為非黨員。選舉及組織政府問題，當然由黨而決，遂開最高幹部會議於先生寓邸，討論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取捨。先生謂：『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衡，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時列席者，為余與精衛、克強、英士、鈍初、靜江（張人傑）、君武、覺生（居正）等。靜江率先對曰：『善！先生而外，無第二人能為此言者，吾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衆皆翕然。」（註二）

各省代表會決議本月十日上午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並決議由被選者電告袁世凱，如和議成立當即以總統位相讓。（註三）

各省代表會布告如下：

「十月念四日由各省代表決議：同念六日在寧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旋於同念五日以特別事故決議，暫延時日，臨時另行布告等因。今本會議決於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時在寧開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特此布告。」（註四）

註一：「胡漢民自傳」引自「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二八）。

註二：「胡漢民自傳」，見「革命文獻」（總頁四二七至四二八）。

註三：「黎副總統政書」卷三，頁二十。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初九日，第二頁，電報。

初八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各省代表會決議，改用陽曆，以中華民國紀元，政府組織仍採總統制。

黃興、宋教仁乘專車抵南京，駐丁家花園。晚赴江蘇諮議局各省代表會，提出三案：（一）改用陽曆；（二）起義時以黃帝紀元，今應改為中華民國紀元；（三）政府組織取總統制。經衆討論，第一第二併爲一案，全體贊成；惟民間習慣已久，當於陽曆下註明陰曆節候。總統制與內閣制案，宋教仁猶持前議，討論頗久，經黃興說明提案理由，多數仍贊成總統制。並決定按照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初十日選舉臨時大總統。（註一）

孫先生文在滬告外報記者，說明今後革命計劃。

孫先生表示，希望世界各國予中國革命以同情，酌予留用滿清官員，短期內廢除釐金，改革幣制，以及取消領事裁判權。茲錄其談話如下：

記者問：列強對中國革命之態度如何？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八日

一一三四

先生答：余深望全球各國，予中國革命以同情。

記者問：對於滿清政府之官員，將來如何處置？

先生答：滿政府屬下之原有官員，除實在不堪錄用之外，其餘擬酌予保留。

記者問：革命計劃其關於稅制者如何？

先生答：釐金須立即廢除，幣制之改革，亦當於最短期內實行。

記者問：關於治外法權如何？

先生答：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即取消領事裁判權。

記者問：現今政府訓練一共和軍隊，但所募之兵，俱屬上海下流人物，純係生料，果能有戰鬥力否？

先生答：廣州現有軍隊十萬人，雖未久經訓練，然均若殖居南非洲婆爾人之善戰。

記者問：日本之態度如何？

先生答：英國或不至追隨日本之後。余深信日本不久反將追隨英國，對於中華共和政體表示友誼。（註二）

清議和總代表唐紹儀，以召集臨時國會解決國體問題，電請袁世凱代奏。

唐紹儀電告袁世凱，革命軍堅持共和，請即明降諭旨，召集臨時國會，決定國體。並以革命軍聲勢浩大，恫嚇清廷。原電略曰：

「查民軍宗旨，以改建共和為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默察東南各省民情，主張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勢。近因新製飛艇二艘，又值孫文來滬，挈帶巨資，並偕同泰西水陸軍官數十員，聲勢愈大。正議組織臨時政府，為鞏固根本之計。且聞中國商借外款，皆為孫文說止各國，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議一敗，戰端再啓，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倘知而不言，上何以對皇太后，下何以對國民。紹儀出都時，總理大臣以和平解決為囑，故會議時，曾議召集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以為轉圜之法。伍廷芳謂各省代表在滬，本不乏人，贊成共和，已居多數，何必再行召集。當時以東三省、直、魯、豫及蒙、回、

藏、等處，尚未派員，似非大公，折之。伍廷芳仍未允認，現在停戰期間已促，再四思維，惟有籲請即日明降諭旨，命總理大臣頒布閣令，召集臨時國會，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議，徵集意見，以定指歸。」（註三）

藍公武（志先）自北京致書康有為、梁啟超，報告與李家駒接洽促成康、梁與袁世凱合作辦法。

書中說明清廷財政之困難，及袁世凱離間革命黨人之野心，並擬派其親信直接與康、梁會商大計。

略曰：

「今日往見李柳溪，渠云和議無成，行政經費至本月十六日已盡，借款目下難望，一親貴嫉視項城，渠又謂日下以籌得款項，按兵不動，（原注：大約以親貴捐款及賣却宮中寶物為敷衍一時之用）徐待南方內訌，然後攻其一二重要地方，乃再以和平方法解決時局，為上策。徐談及二先生，為素所熟識者，極盼任公來此商談，並即日將與梁士詒商談同見總理後，再派親信者來與南海先生商議大計云云。武答以任公以副大臣故一時未便來京，況現在和議中非有重要之事，更不便來，袁派人赴東，是或一道，南海先生於現今時局，已有十分籌畫，不過以時機未熟，暫作旁觀，苟總理能虛心請益，則實為國家之福，至其籌畫如何，則非武所能知。此武與柳溪會晤之情形也，姑觀其後。此間又有發起國民會議之說，以武觀之，時機尚早，一星期後，武擬復來須磨，再商大計，再往南方，一觀情形。前呈之策以為何如，乞速復示。」（註四）

註一：居覺生「辛亥劄記」頁八六。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拾壹——四。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二頁，電報。

註四：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三六二。

初九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各省代表會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九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九日

一一三六

是日晚間，各省代表會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候選人。投票後，並未開票，並決定次日舉行正式選舉時，採用無記名投票法。（註一）

滬軍北伐先鋒隊司令官劉基炎佈告，孫先生文不日偕荷馬李將軍，及滬軍都督陳其美，檢閱所屬操法。

佈告原文如下：

「滬軍北伐先鋒隊司令官劉，爲傳飭事：照得本司令茲奉都督面諭，不日偕同美國陸軍大將郝門李君，暨孫中山先生來觀本隊操法，等因；奉此，仰警備隊長勤加訓練，務使紀律嚴肅，步伐整齊，以壯觀瞻，而保本隊名譽。切勿視同兒戲，致貽外人笑柄，並負都督期望之盛意。除另出示曉諭外，合行傳飭到該隊，轉飭一律遵照毋違。切切，此佈。」（註二）

按：是時美國在華官員，對於荷馬之參加中國革命，認爲係違背美國當時所宣佈之中立態度。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特爲此事訪問美國駐上海官員，故官員曾聲明：「自民軍起義後，美國之態度係嚴守中立，禁止本國公民干預其事。在事前嚴加防止，以免事後惹起國際糾紛。並嚴正宣佈，依照美國法律，荷馬李之行爲，爲法律所嚴禁，違者則罪在不赦。」荷馬李聞悉是項宣佈後，立即向大陸報發表義正辭嚴之宣言，略曰：

「我來中國參加中國革命是我個人的行動，與美國政府毫無關係。外間稱我爲大將，不過因我曾爲中國的康有爲、梁啟超等改良派人物組織過保皇軍，並不是美國的現役軍官，自無受美國軍律限制的必要。我參加中國革命政府的行爲是以個人資格參加，是以實行人道主義爲宗旨。今日中國數萬萬人民正受處於專制暴政之下，我豈能坐視不救，袖手旁觀之理？我應中國的革命的人民之邀，前來中國是在解脫他們於暴政之下而免沈淪。我是一個世界正義的擁護者。當墨西哥革命，我也參加策劃。美國軍官之參加墨西哥革命的人數很多，美國政府從來未加干涉。我今次

來華參加革命，豈有可以干涉之理？」（註三）

附錄：

一、花墨黎（荷馬李）與革命關係（十一月二十日國民公報）

與孫逸仙偕來之美將軍花墨黎氏，日前與大陸報記者縱談彼與民軍之關係，花君以兵學著名，嘗著愚昧之勇一書，論美國有爲日侵攻之虞，此書出版後，歐洲人嚴加評論，悞會其與美國陸軍必有關係。大陸報記者問以一切，將軍靡不直答，其問答之語如下：〔問〕君爲民軍辦事已幾年矣？〔答〕將近十二年。〔問〕君居何任？〔答〕陸軍參謀總長。〔問〕君任參謀總長有何職守？〔答〕亦與尋常參謀總長同耳！〔問〕然則君將指揮民軍及黎元洪都督之戰務乎？〔答〕黎元洪都督之戰務余不致干豫，陸軍參謀總長不過爲總統藉以傳令與陸軍之人耳！〔答〕君意孫君將任中華民國之總統乎？〔答〕可以豫決也。余等在倫敦時曾接十四省代表電信，請孫回國任大總統，當時余甚爲忙碌，不欲離英，嗣以各省電促，故即啓程。余等在英阻撓干涉，頗費周折，今危險已過，不復可慮。此間近來對於干涉問題，頗多無謂之談，不知此事久已消弭，今已無患矣。〔問〕君與葛雷君及歐洲外交家嘗討論此事否？〔答〕然。〔問〕然則君由民軍委以外交之任乎？〔答〕否，彼等皆爲余友，余駐倫敦時彼等均惠然來顧，勞勃脫君嘗顧余於逆旅，彼等皆嘗讀余所著愚昧之勇一書，此書已譯成日文，出版僅及一月，此書已翻印二十四次，銷行八萬四千冊。〔問〕中國革命起於此時，君亦震駭否？〔答〕然。〔問〕君爲美人，何以能任民軍之參謀總長？〔答〕此事業已商妥美國將校，來助民軍者不止余一人。〔問〕此事大可詫異，美國陸軍將校何能准其來華，以助如此之戰事？〔答〕君知英國將校亦將來助吾人，則亦將詫異矣？〔問〕君抵此後曾見民軍領袖乎？〔答〕皆見矣。〔問〕伍廷芳博士亦見過否？〔答〕未也，余擬今日下午出門，奈無暇耳！〔問〕領袖何人乎？〔答〕余不能悉憶其名。〔問〕偕君及孫君同來之日人爲誰？〔答〕余不知也，在香港晤余等者共有中日兩國人七十五人，內有數人爲日本新聞記者，余後有所談述，其餘日員爲專誠往見孫君者，此外尚有華員數人，但隨吾人同來者以日人居多，余不能盡憶其名，惟知中有曾譯余書之池君耳。〔問〕君與孫君在中國各口岸所受歡迎之禮其能滿意乎？〔答〕極爲滿意，廣東曾派巡洋艦兩艘，此間曾派巡洋艦四艘歡迎余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九日

一一三八

等。惟余等過吳淞較豫料之時約早八時，巡洋艦周圍游駛不能覓獲余等，吳淞砲台且擬升砲二十一響。〔問〕君從何而得將軍之職銜？〔答〕余於十一年前嘗組織陸軍四鎮以救清光緒皇帝，余即諸鎮之統制也。〔問〕此軍在何地組織？〔答〕大半在南方，由美國士官統帶，既而余復任在美中國軍隊之統制。〔問〕君與美國陸軍有何關係？〔答〕韋斯脫帕印脫及安拉帕列斯考試時，咸用余所著之軍務書籍。〔問〕君與政界有何關係？〔答〕並無關係此實悞會也。（註四）

二、花墨黎（荷馬李）與康有為之關係（十一月十八日國民公報）

此次美國花墨黎將軍由孫逸仙延聘為軍事顧問官，相偕回華，某西報曾登載一則，記將軍昔日與康有為之關係，爰節譯如下：將軍在南北美戰爭時頗著勳勞，後忽厭棄本國之政略，而欲於他國得一自效之地，以表見其將才。方康有為出奔至美國時，將軍即造訪，與談中國時局，洋洋數千言，自云能以一旅之帥長驅入北京，清君側之惡，仍擁光緒帝於位，而實行其革新中國之策云云。縱論方略，如指諸掌，將軍並自明其扶助中國之誠意。並無絲毫自利之念。難雜其間，是以甚樂為中國效勞，而不願受絲毫之俸。待事業成就之後，中國如不忘勞績，委以陸軍重任，則彼亦深願接受。蓋屆時可盡其第二步之展布，而扶植中華為天下強國也。康有為當時不禁起躍歡呼，相見恨晚，謂今日始得與中國之喇法葉（喇法葉乃法國之將軍而見用於美國者）相遇也。自是後康黨莫不視將軍為中國之喇法葉，凡康有為肖像所懸之處，莫不兼懸有將軍之像，而將軍之一言一論，其為康黨所敬聽又無待言也。五年前將軍與康有為同至美國波斯頓城，康演說於某教堂，將軍亦蒞止，將軍體不甚修，僅及康氏之肩，聲音笑貌均恂恂然無武夫氣，見者固不料其為心雄萬夫之花墨黎也云。（註五）

三、馮自由「美軍人爭取中國帥印之一幕」

戊戌（民前十四年）清室政變後，康有為以保救清光緒帝名義，在美洲倡設保皇會，華僑之醉心利祿，渴望維新者趨之若鶩，故美國及加拿大各城市莫不有保皇分會。己酉庚子辛丑壬寅四年間（民前十年至十三年）康徒梁啟超、梁啟田、梁期杰、徐勤、區渠甲、陳繼儼請人時用起兵勤王及倡辦銀行礦物輪船書局種種美名，騙取美洲華僑資財在一千五百萬以上，是為保皇會全盛時代。當壬寅年梁啟超作新大陸旅行時，以澳洲華僑鮑煥為通譯，嘗極力向美人冒稱清光緒帝特派代表，有權在美國招募將官統領中國維新軍之說。有舊金山退職武官福近卜者，聞而信之

，遽向保皇會報名投効。梁啓超乃由中國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封福爲中國維新軍大元帥，且與福及鮑煥同拍一照，梁中坐，福鮑二人左右立。及遊洛杉磯埠，復有在野軍事批評家堪馬利(Hoverley)求謁，梁驚其盛名，亦以維新軍大元帥封。事爲福近下所聞，遂向梁嚴辭詰責，由是福、堪二氏各登報相罵，竟成一齣取帥印之話劇。福憤無可洩，乃將梁所給委任狀及三人攝影送交洪門致公堂機關之舊金山大同日報製版登載，下有梁啓超用英文親筆署名。同時香港中國日報亦接到福之委託書，及同式之委任狀與攝影等件而轉載之。自是康梁棍騙之證據日益暴露，華僑因而登報脫離黨者時有所聞。已而堪馬利亦知梁啓超所給委任狀之詐僞，宜佈與之脫離關係。時堪著「美日太平洋戰爭未來記」出版未久，風行一時，丁未年(民前五年)日人池亨吉嘗譯成東文，深爲彼邦軍界所重視。孫總理亦讀而善之。嘗與堪通信數次，彼此函商近代戰術，至爲相得。己酉(民前三年)冬十二月下旬，總理自美東紐約赴舊金山籌募軍餉，於經過洛杉磯時，特下車至堪氏村居訪問，暢談一日而退，及辛亥武昌革命軍起。總理于九月間自美繞道歐洲返國，先期電約堪偕行，堪挈其妻赴倫敦應之。嗣南京政府成立，孫大總統特委爲高等軍事顧問。南北統一後，堪乃返美鄉居。民二得病逝世。(按：荷馬李逝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民三黃克強遊美，曾至洛杉磯祭其墓。(註六)

清廷從袁世凱請，命召集臨時國會，以共和立憲付諸公決，由內閣迅將選舉法妥擬協定施行。

清廷諭內閣：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內閣代遞唐紹怡電奏，民軍代表伍廷芳，堅稱人民志願，以改建共和政體爲目的等語。此次武昌變起，朝廷俯從資政院之請，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條，告廟宣誓，原冀早息干戈，與國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爭疊起，予惟我國今日，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以何爲宜，此爲對內對外實際利害問題，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專決，自應召集臨時國會，付之公決。茲據國務大臣等奏請，召集近支王公會議，面加詢問，皆無異詞，著內閣卽以此意電令唐紹怡，轉告民軍代表，豫爲宣示，一面由內閣迅將選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九日

一一三九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九日

一一四〇

舉法妥擬協定施行，剋期召集國會，並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罷兵，以冀羣生而弭大難，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養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繼承大統，甫在沖齡，予更何忍塗炭生靈，貽害全國。但期會議所決，以國利民福爲歸，天視民視，天聽民聽，願我愛國軍民各秉至公，共謀大計，予實有厚望焉。」（註七）

袁世凱接唐紹儀來電後，曾約徐世昌密議，由徐、袁先後與慶親王奕劻討論推動召開國民會議方法，由奕劻在近支王公會議席上提出，使頑固親貴無法反對。張國淦記其事曰：

「據徐世昌言：『唐電到後，袁約余（徐自謂）計議，認爲國體共和，已是大勢所趨，但對於宮廷及頑強親貴，不能開口。若照唐電召開國民大會，可由大會提出，便可公開討論，亦緩脈急受之一法。乃由余先密陳慶邸，得其許可，袁即往慶處計議，當約集諸親貴在慶處討論（載澤未到），決定起由內閣奏皇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會議。次早，皇太后據內閣奏召集近支王公會議，慶邸首先發言，毓朗、載澤表示不贊成，然亦說不出理由，其餘俱附慶議，於是允唐所請，當即下召集臨時國會之諭。』」（註八）

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庫倫潛號稱帝。

哲布尊丹巴本日潛號稱帝，行登極禮，組織政府，稱「大蒙古國」，年號「共戴」，設內務、外務、財政、兵、刑五部，其幕後實爲俄人所操縱。蒙古宣佈獨立前，俄政府即已派兵入庫倫。哲布尊丹巴登極時，俄政府曾致送俄槍多支，以表慶賀。登極禮完全仿照俄國儀節，庫倫政府並僱用俄籍軍官四十人，教練蒙兵，武器彈藥亦自俄國購入。（註九）

吳敬恒自英國取道德國、瑞士、意大利回國，抵上海。

自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五月，上海蘇報案發生後，吳敬恒出亡英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春，孫先生文重至歐洲，在倫敦始與吳氏相識。後吳氏與張人傑、李石曾等往來於英法間，於巴黎組織世界社，發行「新世紀」，並組設中華印字局，廣印書刊，鼓吹革命。（按：新世紀創刊於一九〇

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刊於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每週一期，共出一二一號，與東京出版之民報，東西相映輝。）武昌起義後，孫先生由美至倫敦，吳氏代為處理函電，共商國事，並於倫敦唐人街率先懸掛青天白日旗。本日繼孫先生之後，取道德國、瑞士、意大利，乘德輪回抵上海。（註一〇）

註一：許師慎「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實錄」上冊頁六〇。

註二：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頁一七。

註三：同註二，頁十五。

註四：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國民公報」，引自渤海壽臣辛亥「革命始末記」，論說頁二十八至三十。

註五：同註四，頁二十八。

註六：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一八六至一八七。

註七：「宣統政紀」卷六十七，頁十一至十二。

註八：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頁二九四。

註九：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卷上頁八十，正中書局三十六年七月版。

註一〇：張文伯「吳敬恒先生傳記」頁八至二十，民國五十三年黨史會出版。

初十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各省代表會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會，選舉孫先生文為中華民國開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本日上午九時，各省代表會在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到會者十七省代表，共計四十五人。依照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得票在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始可當選。開票結果，孫先生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當選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代表會並推舉臨時議長廣東代表王寵惠，副議長浙江代表湯爾和赴滬，迎迓孫先生來寧。另決定同月十三日（中華民國元年元月一日）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

（註一）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十日

一一四二

按：代表會各省代表計：江蘇省袁希洛、陳陶怡，浙江省湯爾和、黃羣、陳時夏、陳毅、屈映光，安徽省許冠堯、王竹懷、趙斌，江西省林森、趙士北、王有蘭、俞應麓、湯漪，湖北省居正、馬伯援、王正廷、楊時傑，湖南省宋教仁、譚人鳳、鄒代藩、廖名楷，四川省蕭湘、周代本，廣東省丘逢甲、王寵惠、鄧憲甫，廣西省馬君武、章勤士，福建省潘祖彝，雲南省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直隸省谷鍾秀、張銘勳，山東省謝鴻燾，河南省李鑒，山西省景耀月、李素、劉懋賞，陝西省張蔚森、馬步雲，奉天省吳景濂。其中多非同盟會會員，而多數代表之心理對同盟會頗覆滿清政府，建立民國之主張，則顯已同情矣。

孫先生文致電袁世凱，勉其旋乾轉坤，贊助共和，當虛位以待之。

電曰：

「北京袁總理鑒：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爲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祇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尙不能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孫文。蒸。」（註二）

各省代表會決議組織參議院。

各省代表會致電各省都督府，每省派遣參議員三人，來南京組織參議院。電曰：

「現臨時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責任已畢，立須組織參議院。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參議院由各省都督府派遣參議員三人組織之，即請從速派遣參議員三人付與正式委任狀，尅日來寧，參議員未至以前，每省暫留代表一人以至三人駐寧，代理其職權。再：參議員須擇精通法政及富經驗者，特此奉聞。」（註三）

伍廷芳、唐紹儀在上海舉行第三次會議。

雙方議定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國體未解決前清廷不得提取已經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所

有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等處清兵，一律退出原駐地百里以外。山東、河南等處停戰。並討論清帝退位後之待遇，及滿蒙回藏之待遇等事。其會議條件如下：

一、現在兩全權代表會議，圖解釋羣疑，以安大局，特定條款如左。

二、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

三、國民會議未解決國體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經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

四、自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時起所有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等處之清兵，五日之內一律退出原駐地百里以外

，祇留巡警保衛地方，民軍不得進佔，以免衝突，俟於五日之內，商妥罷兵條款後，按照所訂條款辦理，其山東、河南等處民軍已經佔領之地方，清軍不得來攻，民軍亦不得進取他處。（註四）

會後唐紹儀電告袁世凱曰：

民軍要求條款：（一）國民會議未解決國體以前，清政府不得額外借債，亦不得運動借外債。（二）所有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全境內之清兵，於十一月十一日起，七日之內一律退出境外，民軍亦不得進襲，但境內之行政權，由民軍政府管理，其山東河南等處，民軍已經佔領地方，清軍不得來攻，民軍亦不得進襲。（三）國民會議由各省代表組織，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票之權。（四）到會省數有三分之二，即可開議。（五）開議共和問題，從多數取決之後，兩方均須服從。（六）開會場所設在上海城。（七）開會時間定十一月二十日。如允此七條辦法，可自十二日上午八時起，再繼續停戰。（註五）

附錄：第三次會議錄 辛亥十一月初十日

唐：昨夜得袁內閣之令，囑我洽商閣下，招集國民會議，決定君主、民主問題。

伍：如何招集？

唐：停戰期限將滿，請自今以後，彼此罷兵，今日須商量罷兵之方法。

伍：宜先定條款，以安人之心，今提出條款如左。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十日

一一四

唐：條款太多，宜分數日，第一條允，第二條請閱山西電報。

伍：太原之事如何，宜確保無其事否，彼此各執一詞。

唐：山西都督已逃，太原無人管理。

伍：所聞不確。

唐：所開七條，未免太多，不能於一日內辦完。

伍：君意如何？

唐：國民會議，將來必爲共和，今所商者，辦法第一條已允，第二條再商。

伍：何如？

唐：第二條改爲民軍、清兵於十一日起七日之內，一律罷兵，不可再生衝突。

伍：不如此不能安各人之心。

唐：宜改爲商量退兵之事，此七日內，一律罷兵，不可衝突，以後不必再有戰事。

伍：彼此駐兵太近，易生衝突，故宜退出境外，民軍不進襲，方可免戰。

唐：一律退出境外，則地方無人節制，如山西都督已逃，誰爲管理乎？

伍：停戰不如退兵。

唐：退兵須商之軍隊，問其作何退法，故宜於七日之內，商量退兵之法。蓋退出境外之後，無兵駐守，則亂事必起也。

那王爲二十四旗總代表，謂須隨皇帝爲去留，故各位宜留心此意。

伍：自然

於是議提案各件改定如左：

一、關於清皇帝之待遇

一、以待外國君主之禮待之。



- 二、退居頤和園。
- 三、優給歲俸，數目由國會定之。
- 四、陵寢及宗廟聽其奉祀。
- 五、保護其原有私產。

二、關於滿蒙回藏之待遇

- 一、一律與漢人平等。
- 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 三、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八旗生計以前，原有口糧暫仍其舊。
- 四、從前營業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
- 五、所有王公等爵，概仍其舊。（註六）

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奏請召開宗室王公會議。

袁世凱等，以革命軍力主共和，議和代表唐紹儀等請求召開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內閣不敢擅專，奏請召集宗室王公會議以定大計。略曰：

「自武昌事起，全國震動，東南財賦之區既失；庫帑告罄，購械增兵之事又難。乃從英使朱爾典之介紹，派唐紹儀與革命軍代表伍廷芳會同討論大局，一面互約停戰，冀可和平解決。近日連接唐紹儀電稱，伍廷芳言我方必先承認共和，彼方始肯開議，倘罷議則決裂，戰禍必起，度支無法支持，不如召集國會，採取輿論，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令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事關存亡，解決非閣臣所敢擅專。惟有懇召集宗室王公，速行會議諸旨裁奪，以定大計。」（註七）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總頁一〇）；「辛亥劄記」頁八六至八七。

註二：同註一，頁一四四。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一一四六

註三：「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頁，緊要電報。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五頁，新聞。

註五：「正宗愛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

註六：觀渡廬編「共和關鍵錄」。

註七：「內閣官報」，宣統三年十一月份，文海出版社影印版頁一三八。

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 孫先生文答覆上海大陸報記者，說明就任總統後之新政策。
並介紹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為世界最卓越之軍事學家。

問答如左：

先生曰：初十日南京選舉大總統，鄙人幾得全票，今已接受大總統職。日間將赴南京舉行接任式，並組織新政府。

記者問：中國此後尚須幾時能恢復舊觀？

先生答：祇須數月而已。國會必將贊成民主，固不容疑。現在伍、唐兩君之會議，已非議和，蓋滿清必須完全服從民軍也。全國商務即日可望恢復，尤以外國商務較為神速。

記者問：新政府成立後，外國商務可望加增否？

先生答：至少可望加增百倍。

先生曰：鄙人苦心經營革命事業，蓋已二十餘年於茲矣。其始無甚效果，至三、四年後，始漸有眉目。三年前已商定廣州、武昌、南京等處同志起事，旋以北京兵士尚未通聲氣，遂展期起義。迄至甲午中日戰後，北京政府自知兵力衰落，決計整頓陸軍，派遣學生出洋，學習陸軍，吾黨自問若不與此項學生聯絡，必不能達到吾黨之目的。遂即設法聯合，以便日後回國通連一氣。吾黨固已定期起事，然本不欲如武昌之急促。廣州今前兩年，曾兩次起事。故吾黨不得不乘機起義，不然恐無機會，是以有今日之現象，倘若待吾黨布置完備，依時崛起，即一呼可得廣州、武昌、南京三巨鎮，並可聯合大軍，直搗黃龍，不費戰爭，可定大局。

記者問：新政府擬須行何種新政？

先生答：請待內閣組成後，自有明文。南京新政府毋庸建設華盛宮殿，昔日有在曠野樹下組織新政府者，今吾中華民國如無合宜房宇組織新政府，則蓋設棚廠以代之亦無不可也。

記者問：李哈麥君（即荷馬李）之名望如何？

先生答：李君大抵可稱為天下最大之陸軍專門學家，歐美軍界均極尊重之。（註一）

附錄：黃季陸撰「荷馬李將軍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記得在過去和年長一輩的同志談起當辛亥武昌起義後中山先生由英赴英，由英經香港返抵上海時的情形，其同行有一位駝背、殘缺，長不滿五尺，像貌不揚的外國將軍。有人問這一位將軍為何許人時，中山先生對人介紹，便說這是一位世界最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美人荷馬李將軍。其後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訪問中山先生時，亦曾以：「荷馬李將軍為怎樣的人？」為問。他毫不遲疑的答道：

「荷馬李麼，他可稱為天下最大的陸軍專門家，歐美的軍事家都很尊重他的為人。」

從具體的記載上說，大陸報記者當時的這一簡短的報導，可能是目前關於中山先生稱贊荷馬李將軍最珍貴的一項資料了。他當時雖如是地以世界偉大的軍事家推重荷馬李將軍；但是在聽的人的感覺，總以為是一種普通應酬恭維的話。一是由於以貌取人的心理，看到李將軍那樣駝背殘缺的形態而不能見信；二是以為中山先生在利用一般人崇拜外國人的心理，而引借行的李將軍來壯自己的政治聲勢。其實呢，當時中山先生的話是真話，而一般人却有以不實視之的。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他的名著「無知之勇」一書出版於一九〇九年。他預料新興的日本將為後來的美國國家帶來災難。當時他的美國同胞並不相信。一直到了三十三年之後，日本襲擊珍珠港，侵佔菲律賓，一切都如他所預料而實現，他才見重於他的本國社會。中山先生遠在數十年前，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便推許李將軍為世界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當然是不易為我們當時的中國人所見信的！

同時另有一段故事，中山先生當時講的是真話，大家亦把它當作假話看，不料却發生了一種好的影響。當中山先生偕荷馬李將軍由歐洲返抵上海時，那時全國上下都猜想他由海外歸來，必定携有大批外國借款與海外華僑的捐

助。有了這筆大款必可充實財用、提高士氣、振奮人心，擴大革命的聲威。不料大家以此問他時，中山先生很直率的答道：

「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這的確是句老實話，而大家又把他當作是假話看。於是便產生兩種不同的心理。一是老誠一點的人的看法，以中山先生不應如此天真，即使是真的「一文不名」亦不可說出，使大家聽了灰心，民心士氣將因此而受到影響。另一種人的看法，也許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正因大家把真話當作假話看，在當時反認為這是一項政治機密，中山先生是不易隨便將秘密洩露公開的。因此，反而增加了大眾莫測高深的看法，視他的回國必定暗中擁有大量的外援，金錢和武器，來加強革命的勢力，促使革命提早成功！事實上，當時這種看法和臆測，的確壯大了革命的聲勢不少，實非他的本意所在！然則他所說：「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在我看來，這是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的一種警告！因為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當時似乎隱伏了一項危機，那便是一部分人把革命的成敗，完全寄託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而沒有革命大業的成敗建立在自身的奮鬥上面。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中山先生特地提出來以警告國人！

上述中山先生警告國人，不要把革命大業的成敗完全建立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並不是說外交運用的不重要，他所指的是革命奮鬥不懈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獨立自主的努力，才是革命成功最好的保障。當中山先生在美國丹佛城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本可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參加國內革命戰爭。他所以仍繼續東行，迅即經由紐約赴英倫的原因，亦正因為外交的重要，故乃立為決策。其時他認為：革命軍既已佔領武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純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衝國際樽俎之間，其所得的效力更為重大。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和他給予中山先生的幫助，當以在英國協助中山先生辦理外交，使英國政府暫持中立態度，並停止兩筆大借款，逼使當時的清政府陷於外援的絕望，財政的枯竭，因而不宣佈退位。這兩筆大借款：一是川漢鐵路大借款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之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為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的戰費，那末辛亥革命的形勢便又將不同了！

中山先生此次英國之行，除了斷絕了列強對滿清財政支撐之外，更使得滿清政治聲威亦隨之墮失。其他尚有一項重大的成就，那便是由於英國對中國革命暫持觀望的態度，因而影響了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亦不得不隨之而暫時審慎的態度。日本是最鄰近中國而最具野心的國家，日本的態度影響於中國革命者至大且巨。日本的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但是其時的日本政府則爲反對中國革命者。在日本的軍人與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持的觀點，認爲中國一旦改帝制而爲共和，必將影響及於日本所謂的天皇制度的保存。當武昌起義爆發，日本政府及軍人保守派間即已有直接干涉中國革命與維持滿清帝制政權之動向。由於日本與英國同盟的關係，英國對於中國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如能轉變英國的對華政策則亦可以影響日本對華政策之轉變。中山先生之急於赴英作外交活動的原因，首在掌握這一契機而獲得成功。否則當時日英兩國如果聯合以阻撓中國革命之發展，則辛亥革命便不會成功若是其迅速了！

英國之行是順利而美滿的。當時予以莫大之助力的人，當推荷馬李將軍。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說：「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威馬李，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任曰：我政府已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予中國，則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須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

文中提及的「威馬李」其人，即我本文所稱的荷馬李將軍。由於李將軍的名字在中國有各種不同的稱呼，有如郝門李、霍馬李、赫馬李、堪馬李等，我爲了方便及符合李將軍自己的原始意義起見，乃統縉之爲荷馬李將軍。因爲李將軍曾經對他自己的名字，有一引爲驕傲的解釋。由於他對世界戰略和軍事哲學的偏好，他有時描繪他自己爲維基尼亞李族之一員(The Lees of Virginia)，以表示他和美國林肯總統在一八六一到一八六四年，黑奴解放戰爭時的南方大將軍將軍是同一家系。這是否確實則有待於考證了。他曾經對他的老同學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我有兩種情感，詩的和戰爭的。我對於我的名字，含有一個崇高的詩人和偉大的戰爭感到驕傲，縱使有些不明事理的人把一個正當名字加以輕視。」「荷馬」Homer 是一位西方古代偉大的詩人、「李」Lee 是美國南北戰爭時

的一位偉大的將軍，他常常形容他自己和名字是「詩人而兼戰士的一種揉合」，儘管有人嘲笑他，而他仍是引以為驕傲的。他這種說法，有人說他是誇大；在我看來一位天才卓越的人物，往往是有不同凡響的一種自負的情操，荷馬李將軍大概是屬於這一典型氣質的人吧！由於中國通稱詩人 Homer 為「荷馬」，所以我把他的名字稱為荷馬李，既簡單而又符合他的原意。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是他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對中山先生英國之行的外交活動給予了很大的助力。在中山先生自傳當中雖然概略地提到曾由他代約四國銀行團的主任商談，把兩筆正準備貸予了滿洲政府的大借款停付，給予了滿清政府以致命的打擊；但是李將軍個人如何能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能夠幫助此事的成功，則是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在此我不得不參證各項有關的資料加以說明。

第一、荷馬李將軍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那部名著「無知之勇」，雖然未曾見重於他自己的國家美國，但却使當時歐洲的兩個巨人為之傾倒：一是德皇威廉第二，一是英國的羅貝爾元帥 Marshal Roberts。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一九一〇年，德皇威廉第二曾邀請他去參加校閱德國的軍事演習。羅貝爾元帥於讀到他那本書後，曾禮聘他到英國去為大英帝國籌商太平洋的防務。

第二、當他正在英國作羅貝爾元帥的貴賓時，我國適爆發辛亥革命，於是他即電中山先生赴英進行外交活動，隨即偕同中山先生由歐返國參加中國的革命。

就以上的情形推測，他那時正是在英國具有影響力的一位人物。他之能在對英外交上大有助於中山先生的活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我手中現有的資料來講，李將軍那本「無知之勇」一書出版後之見重於英國羅貝爾元帥，有如下的一封信是羅氏寫給李將軍的：

「……當我讀到此書時，我無法停下來，一直要到我把它讀完為止。我是如此之感動於你所描繪的疏於防備的美國人民以及我本國的人民……因此，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使你的著作能够廣汎地為此地的讀者所閱讀……我發現哈勃兄弟公司只有半打的版本……我通通把它拿走，並要求他們打電報再寄一點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一年，羅貝爾元帥曾努力於警告英國人民，如同在第二次大戰前夕，慕尼黑會議前後的邱吉爾一樣。羅氏被稱爲是英國的第一號「戰爭販子」。羅氏的軍事思想可能是受李將軍「無知之勇」一書的影響。李將軍之見重於羅貝爾元帥，可說是既深且厚；李將軍其時在英國之具有影響力，藉此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他之能有助於其時中山先生在英的外交活動是不無關係的。（註二）

黎元洪電賀孫先生文當選臨時大總統。

電曰：

「接各省代表會蒸電（十日），稱臨時大總統之任，先生當選，曷勝欣賀，先生識高千古，慮周全球，挽末世之頹風，復唐虞之盛治，使海內重覩漢官威儀，不獨四萬萬同胞之福，即東西各國亦莫不景仰高風，爲中華民國慶，專此電賀，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大總統萬歲。」（註三）

安徽都督孫毓筠，福建都督孫道仁，江西都督馬毓寶，廣西都督陸榮廷，四川都督尹昌衡，蜀軍都督張培爵，蕪湖軍政分府吳振黃，南洋庇能全體華僑，美洲同盟總會，舊金山國民會，葛崙同盟會，舊金山少年中國報，旅港商會商務公所，旅港番禺工商工所，旅港銀業行，福建商業研究所，江蘇臨時省議會，杭州總商會，浙江省議會，清江保安公所，通州各法團代表總司令長張謇，以及江北伐軍司令正長徐懷禮，各地軍事將領林述慶、柏文蔚、徐寶山、李竟成等，電賀孫先生文當選臨時大總統。（註四）

中國同盟會在上海開臨時會議，發表團結同志宣言。

中國同盟會鑒於革命成功後，部分黨人「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爲萬途。」甚至倡爲「革命軍興，

革命黨消」口號，槽於主義，不明乎利害之勢，乃舉行臨時會議，發表團結宣言，聲明服從總理領導，以貫徹三民主義，實現民權民生主張相號召。文曰：

「本會以異族僭亂，天地慘麟，民不聊生，負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緒不絕，太平之師不潛，則猶是漢家天下，政由己出，張弛自易。又羣治之進，常視其民品之隆污以爲之衡，故本會主義，於民族之後，加以民權民生。三者之中，驅於時勢，差有緩急，而所以繕美羣治之道，則初無輕重大小之別，遺其一則俱徹，舉其偏則兩乖。吾黨之責任，蓋不卒於民族主義，而實卒於民權民生主義。前者爲之始端，後者其究竟也。八年以來，義聲所感，智能輻輳，分會成者數十，吾黨足跡遍於天下。武漢事興，全國響應，匝月之間而恢復兩都。東至於海，南及閩粵，風雲決動，風下昭蘇。當此千載一遇之會，得馳驟其間，爲主義效其忠，爲社會盡其粹，豈吾黨窮歡極樂之時哉！惟吾黨之衆散處各地，或僻在邊徼，或遠居海隅，山川修阻，聲氣未通，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爲萬途。貪夫敗類，乘其間隙，遂作莠言，以爲簧鼓。漢奸滿奴，則又冒託虛聲，混跡樞要。當臨時政府組織之際，其禍乃大著，此皆吾黨氣恩隔閡，不能自爲聯合，致良惡無從而辨，燕猶同於一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爲害於本會者猶小，害於民國者乃大，則本會之造成靈敏機關，剔棄敗類，圖與吾軍政府切實聯絡者，此今日之急務也。今者漢陽復失，虜軍尚在，勝敗之數，未能逆料。設一旦軍心瓦解，民氣銷沉，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則冒鋒鏑，捐肝腦，爲前驅以爭其最後者，舍吾黨其誰屬？非好爲此不祥之言，以相驚恐，書不云乎？『兩軍對峙，心哀者勝。』亦黯弱之民見理不真，威信未固，無足恃耳。是吾黨當亟爲一致之行，操必死之決心，秣馬厲兵於鐵血中，而養其潛勢力以爲之後盾，鞏固基礎之道，舍是寧有愈哉！若夫虎嘯而谷應，風起而波湧，物類之善於感召，人則亦然。軍興以來，智勇之士，雄職之倫，與時俱起。廊廟之上，戰陣之中，所需正急。吾黨宜廣益其結納，羅致領袖，以闕其力。惟必先自結合，以成堅固不破之羣，勢已厚集，則來附者自多，密陰之樹，衆鳥歸之，大風之會，羣音湊之，必然之勢也。上遠數事，其端至淺，不必深思，遠識之士而能知之。是則本會之改造，與吾黨之聯合，固逼於利害，忍而不能舍者。而吾黨偏狹者流，乃倡爲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言，公然登諸報紙，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勢，於本會所持之主義而亦槽之？是儒生闖茸之言，無一粲之值。言夫其事之起，則此晚近之世，吾黨之起於各省者

屢矣，又何待於今日？言夫其成功，則元兇未滅，如虎負隅，成敗未可豫睹。即曰成矣，而吾黨之責任豈遂終此乎？中心未遂，盟誓已寒，義士所不忍爲。吾黨固操民族主義者也。尖聚人以爲羣，羣之盛衰，則常視乎其羣之人以爲進退，國之羣大於部落，亦猶是羣也，故國之興衰治亂視其民而知焉。國之藉以膠固者，其力常在於民，主治者其末矣。脆弱之羣，得賢明之元首，非不足以維持其態度於一時，然其敝也，則終至失其扶翼集散之力。西方之人其心目中自有天國，莊嚴華妙，而居之者皆天人。蓋欲造神聖莊嚴之國，必有優美高尚之民，以無良民質，則無良政治，則無良國家。吾見夫人極頹敝者，其民多萎靡，禍害倚伏，無出而絕。國之與民因果相環，往往爲常智之所忽，其端至微，烏可以語幽莽懸急者哉？則吾黨所標三大主義，由民族而民權民生者，進行之時有先後，而欲造成圓滿純固之國家，以副其始志者，則必完全貫徹此三大主義而無遺。即吾黨之責任不卒之於民族主義，而卒之於民權民生主義者，則固無庸疑也。外間謠諑，有謂吾黨將以天下爲己私者，不過嫉妒之言，已宜言以匡其謬，並使邦人諸友，知吾黨之真意，而祛其疑惑，引輿論爲一途，亦吾黨進行上不能已之事。今者總理歸來，本會因地之便，集滬居各省職員開臨時會議，舉如上所說，請之總理，相爲討論。謹因緣舊制，略事變更，定爲暫行章程，以求順乎時勢。俟民國成立，全局大定之後，再訂期開全體大會，改爲最闊大之政黨，仍其主義，別草新制，公布天下。於戲！崑崙之山，爲黃河之源，渾渾萬里，東入於海，中有偉大民族，代產英傑，以維其邦國。吾黨義烈之士，對茲山河，雄心勃勃，其亦力任艱鉅，以光吾國，而發揮其種性乎！銅像巍巍，高出雲際，令德聳聞，流於無窮。吾黨其勉之哉！」（註五）

伍廷芳、唐紹儀在上海舉行第四次會議。

本次會議，議定國民會議產生方法四條，規定每省代表三人，直、魯、豫、甘、新及東三省，由清廷發電召集；其餘各省由民國政府發電召集。其辦法如下：

- 一、國民會議由各處代表組織，每一省爲一處，內外蒙古爲一處，前後藏爲一處。
- 二、每處各選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若有某處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一一五四

三、開會日期，如各處到會之數有四分之三，即可開議。

四、各處代表除直、魯、豫、甘、新及東三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蒙古、西藏由民、清二政府分電召集外，均由中華民國政府召集。（註六）

附錄：第四次會議錄 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

唐：昨日之電，袁內閣回電云：漢陽一帶輜重太多，五日之內恐不能盡退出，已發退兵之命令，未知能如期退盡否？皖北電報不通，須託民軍代遞。停戰期內借洋款，不爲軍用何如？

伍：外人亦不能允許。

唐：有京漢鐵路可爲抵押。

伍：險。

唐：有軍隊五萬，無餉如何發付。

伍：可以解散，因今已不戰矣。

唐：今可不必解散，此皆將來共和國之兵也。

伍：有巡警可以保衛地方，且所謂兵者，果何等兵乎？

唐：漢兵爲多，惟第一鎮與禁衛軍皆旗兵耳。

伍：禁衛軍可解散。

唐：八旗軍餉，一個月內須三十萬元，卽此一端，可知無債不能濟急，君意何如？只借少數，不借多數，且兩方均須借債也。例如借債五百萬，兩方分用，一方二百五十萬，則彼此皆可作爲保全地方之用矣。

伍：軍隊何時盡退，宜有限期。

唐：須問軍人。

伍：續提議。

唐：會場在上海，蒙、回、藏全體反對，宜在北京。

伍：萬萬不能。如此，則無庸議。

唐：漢口如何？

伍：不如在上海，交通便利，會場易擇，行旅皆安，萬國消息靈通，且兩全權與各代表接洽亦易，故以上海為最宜。

唐：今者中國已變為共和政體，但無明文耳，故關於皇室之待遇，宜先宣布，以安其心。

伍：此辦法我早已研究，仿日本待朝鮮之例，何如？

唐：以外國君主之禮待之。

伍：可。

唐：如新中國定都北京，則宜以頤和園居之，有云熱河者，甚不便，因偏僻故也。

伍：請開條款。總之，清帝讓位，則諸事易商。若定都北京，有宜有不宜者，宜者，不使滿人得以窺伺，不宜者，

則使館等難遷移。

唐：若遷都南方，則有棄北方之嫌，今蒙、回、藏地廣且博，不宜使之自疑，且恐外國得窺伺也。

伍：此問題與今日會議無涉。

唐：若不遷都，則頤和園可令廢帝居住。

伍：北京可為行都。

唐：俄領事言，民軍欲定都南京，我答以不知，然此可見外人注意之意也。日本副領事ニリン氏來訪，言停戰之事

，我言彼此商量罷兵，曾有書致君否？

伍：我曾有書責成內田外務大臣云，前令領事，六國領事宣言，不願繼續戰爭，今又言阻止我國改建民主，有此

事否，如其有之，請明白宣布，否則將來戰事，皆貴國釀成之。

伍：續議國民會議之事。

唐：漢陽事，宜通知黎元帥。

伍：可。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唐：借款事如何？

伍：欲借幾何。

唐：兩方分用。

伍：我不須錢。

唐：君宜爲中國計。

伍：爲戰備乎？爲治安乎？

唐：爲治安。

伍：允我等派人往查否？

唐：可請派人往查，即知不爲戰備也。

伍：如是則可通融。

唐：會場如何？

伍：決不能在北京。

唐：袁內閣電，不願在上海，故我意欲往漢口。

伍：漢口不便。

唐：威海衛如何？

伍：無謂之至：(一)無會場；(二)無旅館，非善地也，不如香港。

唐：宜擇適中之地。

伍：香港甚妙，使北方人大開眼界也。

唐：烟台何如？

伍：亦不可。因烟台曾於全權時有人傷斃人命，如昨電云云也。

唐：威海衛何如？



伍：偏僻之地，無人注意，爲人所笑，不擇四通八達之地，而願在偏僻之區，如之何其可，故莫如上海。上海會議，和議數次，甚爲平靜，故上海實可安心之地也，袁何必過慮。

唐：袁意宜擇適中之地，且不近兵之地。

伍：香港更妙。

唐：香港更遠。

伍：與兵遠，不尤善耶？

唐：漢口爲最宜。

伍：漢口焚殺之後，人人皆有惡感。

唐：如是，則共和政體成立更速。

伍：漢口不近兵乎？

唐：無之，我料投票必爲共和，但形式上事耳。

伍：一家之事，何必如此執爭，今日之事，將近成功，不如以上海爲便也。

唐：第三條云云……宜先定地方……可以討論。

伍：第三條云何。汪答唐無詞。

唐：到會省分有三分之二以上，即可開議。

伍：此會議通例也。

唐：今爲特別之事，宜全數同意。

伍：不能以一二省之故，而不開議也。

唐：然則可以隨時開會矣。

伍：有會期也。

唐：三分之二未免太少，舉總統亦不如是艱難。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一一五八

伍：加（開會之日如）五字何如？

唐：蒙古不能謂之省。

伍：加藩字。

唐：山東、河南、蒙古、西藏，何以須兩面分電召集。

伍：因該處無服從清政府之意思，且已有革命軍佔領之區域也。

第一條通過。

第二條通過。

唐：山東、河南有兩巡撫，不如由清政府發電召集。

伍：通知諮議何如？

唐：可。（註七）

袁世凱致電唐紹儀，國民會議須在北京召開，並不同意代表選舉辦法。

袁世凱致電唐紹儀，認為北京為全國適中點，久為中央政府所在地，萬國具瞻，可昭大信。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應採各國普選法，始能收效。電曰：

「定選舉法，在北京開會，均屬必要，無論君主共和，皆以圖國利民福，永遠治安為目的，茲當解決國體之時，必須普徵全國人民意思，以為公斷，自應用各國普通選舉之法，選出國會議員，代表全國人民意思而議決之，始能收效，倘以數少之代表人，草率議決，實與專制無異，各省及各藩屬軍民，決不公認，必至再起爭端，殊乖和平解決之本旨，此必須定選舉法之理由也。如民軍慮本政府藉此為遲期備戰之計，則退兵條款，現已訂明，於五日內妥訂實行，斷無違約之理，至必在北京開會之理由有三：（一）北京久為中央政府地點，而民軍完全統一之政府，尚未成立。（二）按全國道里，以北京為相距適中之點，而蒙回各屬人民，遠赴上海未必肯去。（三）各國公使駐北京，萬國具瞻，可昭大信，非上海一隅之地，所能並論。以上各節，務望堅持。真。」（註八）

袁世凱致電唐紹儀，一切簽押條件須經袁認可始為有效。

電曰：

「真電悉，本日已迭次聲明，必須將選舉法妥擬協定，並由閣電聲明，討論權限，承示簽定代表人數四條，斷無效力，本大臣不能承認，請取銷，另向伍代表照迭次閣電妥議，以昭信用，內閣。眞。」（註九）

京津同盟會員凌鉞、白毓崑等，運動灤州第二十鎮官佐王金銘、施從雲、張建功等起義。本日在北關師範營部開會，擬推標統岳兆麟或通永鎮總兵王懷慶為北軍政府大都督。

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前因奏請立憲，招清廷之忌，命以侍郎銜安撫江南，改以潘榘楹繼任。旋潘內用，協統蕭廣傳調駐湯河，餘均分駐他處，僅留七十九標標統岳兆麟仍留灤州，其下管帶王金銘、施從雲、張建功皆熱心革命，會凌鉞等來灤活動，乃相結納。（按：張建功後復叛變，為清軍內應，造成灤州革命失敗之主要原因。）本日會議，因知岳兆麟、王懷慶等反對革命甚力，欲藉此餌而誘之也。

（註一〇）

清廷以軍餉無着，命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賣，以救急需。

清廷諭內閣：

「總理大臣署度支大臣片奏，庫空如洗，軍餉無著，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價充饌，以救目前之急等語。著照所請。」（註一一）

清廷准梁啟超解職，以曾鑑繼任法部副大臣。另以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暫兼署學部副大臣。（註一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拾壹——四至五頁。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一一六〇

註二：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頁九至十三。

註三：「黎副總統政書」卷三頁二十四。

註四：「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頁。

註五：同註一，肆——八頁。

註六：「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五頁，新聞。

註七：觀渡廬「共和關鍵錄」。

註八：北京「正宗愛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二版，國事要聞欄。

註九：同註八。

註一〇：羅正緯「濠州革命紀實」。

註一一：「宣統政紀」卷六十七，頁十四。

註一二：同註一一。

十二月（十二月三十一日） 伍廷芳、唐紹儀在上海舉行第五次會議。

本日會議議定國民會議在上海開會，日期定為十一月二十日。唐紹儀並允致電袁世凱，查辦違約破壞停戰之張勳。其決議內容如下：

- 一、山西、陝西由兩政府派員會同前赴，申明和約。
- 二、肅使允電袁世凱查辦張勳違約縱兵事。
- 三、皖、鄂、蘇、山、陝等處清軍退出原駐地百里外，民軍不得迫擊事，須由雙方軍隊簽字遵守。
- 四、唐使允電袁世凱關於伍廷芳所提定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召開國民會議事。
- 五、由南京撥來存上海通商銀行一百萬元中提出二十萬元為濟災義賑之用。（註一）

附錄：第五次會議錄 辛亥十一月十二日



伍使：提議山、陝兩處，宜由兩方派人會同前往，申明和約。

唐使：贊成。

伍：山西一人，陝西一人，此處派定後，再行通告，會同前往。

唐：昨日所論借債事如何？

伍：君意如何借法。

唐：先請言之。

伍：現時通商銀行由南京造幣局運來此款，兩方皆不能提，可由兩方同簽名往提，民軍三分之二，清政府三分之一。

唐：各取其半何如？

伍：欲取三分之二。

唐：君處錢多。

伍：省份多，故用錢亦多。

唐：北方非外國地，民國宜視同一律。

伍：只今尙相敵視，故不放心。

唐：今已爲一家矣。

伍：誠然，然清廷分界限甚嚴，張勳宜視爲匪徒，以其形同強盜也。昨得浦口來信，北段路既時時運兵，南段路亦時時使用，張勳以強力奪去車頭，及車數十輛，絕無情理。可說二百餘里之路，我軍用者，只九十餘里，奸淫擄掠，形同強盜，故不能不懲治之。即清軍亦不能承認爲軍人也，長庚亦然。清軍所需之款，可否開一清單見示。

唐：妄言，最重旗餉，每月須三十萬以上。

唐：清政府不信我，我只可辭職。凡我所答應之事，必清政府能爲之，我乃能諾，不然，我只可辭職也。清政府詰我何爲北軍退，南軍不退。我答言，南軍多本地人，向何處退去。每處三人，彼亦不以爲正式，囑與伍代表商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

量辦法。開會在上海，彼極不贊成。

伍：我等以用平和辦法矣。

唐：袁氏之意，以爲北方未肯承認，以此等爲非正式的辦法也。

伍：何云不正式？

唐：君須知我之爲難。

伍：彼此全權代表簽字之後，如再欲反對，是爲違理，爲天下所笑。

唐：我辦不到，只可辭職。卽如退兵，彼言尙未知會軍人，陳小石參我。

伍：我等派兵北伐，看他參否。陳小石糊塗人，前在澳國租界捕拿七人，殺一人，我與領事交涉。

伍：南京代表團來電，不認國民會議，故我亦爲難至於極地，然我有全權代表，卽可以全權行事也。我等所商量者，並非不正式，君既爲全權代表，彼不能不承認也。

唐：通商銀行所存百萬，彼此簽字，四六均分，今晚發電往問。

唐：大清銀行亦有存款。

伍：不可卽提。

唐：四十萬元一日卽盡，旗兵餉多未發。

伍：內帑甚足。

唐：八萬黃金已盡提出矣。

伍：各王公存帑甚多。

唐：殘局支持，尙須糊口，不然致斃。

伍：故望早日議結。

唐：大清銀行存款幾何？

伍：明日再查。

唐：上海彼不贊成，袁欲君等去北京，君不肯。

伍：上海城改爲租界何如？

唐：爲難之極。

伍：有何理由？

唐：彼以爲粗率。

伍：只求開會正式，不必上海粗率，北京卽不粗率也。

唐：袁來電，請彼此軍隊派人接收地方，因現時兩軍相距有在百哩以外也。

伍：有何爲難？

唐：須彼此軍隊司令官簽字爲據，此爲正當辦法。軍隊所駐紮之地，有電報所不能通者，故以簽字爲據也。

唐：日期太促。

伍：不從速了結，恐人心不安。

唐：馮夢華賑款不敢交出，因聞民軍要取去也。

唐：兩軍相距百以外，所以免衝突也，故百里以內，兩軍不能以軍隊侵入。

伍：未決國體以前，彼此猜疑甚多，故速決爲佳。

唐：所以問優待皇室之事。

伍：先決定國體問題爲宜。

唐：蒙古反動非所願也，上海會議，蒙古必不肯來，宜以何法招之使來。

伍：漢、蒙平等，有何不可。

唐：一個月內開國民會議何如？

伍：太遲。（註二）

唐紹儀請辭議和代表。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一六四

清代代表唐紹儀、參贊楊士琦等，接袁世凱十一日來電，對和議所定條款表示反對，特電請辭職。電曰：

「各電謹悉，此次奉派代表來滬，討論大局，原爲希冀和平解決，免致地方糜爛起見，到滬後，民軍堅持共和，竟致無從討論，初經提出國會議決一策，當亦全體反對，多方設法，方能有此結果，今北方議論既成反對，而連日會議所定條款，官保又不承認，饒等才識庸懦，奉職無狀，自明口始，不敢再蒞會場，除知照伍廷芳外，請速另派代表來滬，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唐紹儀、楊士琦、章宗祥、渠本翹、傅增湘、孫多森、張國淦、馮耿光、張謇、塞念益、侯延爽、關冕鈞、章福榮等同叩。文（十二）。」（註三）

黃興奉孫先生文之命自滬赴南京，要求代表會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無副總統之設，對臨時大總統之職權，無明白之規定。故孫先生派黃興至南京，向代表會說明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理由。本日晚九時，遂由雲南代表呂志伊、湖南代表宋教仁、湖北代表居正，向代表團提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經代表團決議如下：

- 一、原文第一章臨時大總統下，加「臨時副總統」五字。
- 二、原文第一條刪改爲「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皆由各省代表選舉之，代表投票權以一票爲限。」
- 三、原文第五條刪改爲「臨時大總統制定官制官規，並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各員，須得參議院之同意。」
- 四、原文第十七條全刪。〔按：第十七條規定行政各部爲（一）外交部，（二）內務部，（三）財政部，（四）軍務部，（五）交通部。（註四）

代表會（參議院）正式決議改用陽曆。

本日黃興自南京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曰：

「今日參議院決議改用陽曆，並以中華民國紀元，明日即爲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請公佈。黃興叩。」（註五）

端。

俄國駐北京公使庫朋斯基(Kroupensky)，照會清外務部，提出對外蒙要求五

照會要求中國不干涉外蒙內政，不駐兵外蒙，不移民外蒙，准俄在外蒙建築鐵路，外蒙任何改革均應得俄國同意。其條款如下：

一、中國可在外蒙古與庫倫訂約，聲明第一不駐兵外蒙界內，第二不移民外蒙界內，第三不干涉外蒙古內政，惟中國有治理外蒙古之權，仍設辦事大臣，管轄蒙人。

二、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俄人均歸辦事大臣管轄，惟中俄兩國，關於蒙古之交涉，則仍由北京政府與聖彼得堡政府協商。

三、中國如將來在外蒙古建設鐵路，應先通知俄國，並承認俄國有建設由俄邊至庫倫鐵路之權。

四、中國將來在蒙古，有何項改革，均應預先得俄政府同意。

五、俄國應飭駐蒙領事等官，協助擔保蒙人對於中國應盡之義務。(註六)

註一：「民立報」，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五頁，新聞。

註二：觀渡廬「共和關鍵錄」。

註三：「正宗愛國報」，民國元年一月四日，國事要聞欄；「內閣官報」，宣統三年十一月份，頁七九，文海

出版社影印版。

註四：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頁五二。

註五：「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三三。

註六：林唯剛「俄蒙交涉始末」，引自「民國經世文編」卷二十二，頁八。

民國紀元前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一二六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紀元前一年(一九一一)一至十一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二五〇元 美金七元
精裝 新臺幣二八〇元 美金八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一六一〇八
郵政劃撥帳號：一五三六九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二二九三六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八一

承印者：裕台公司興台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安東街二一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